

復

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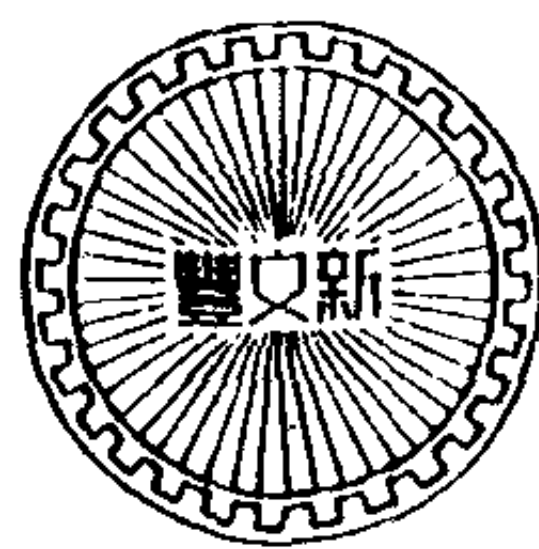
目

記

光緒丁亥六月
徐惟琨書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一八冊目錄

文學類



日記

復堂日記八卷(二)卷六至八	清 譚 獻撰	半 厂	一
復堂日記續錄一卷	清 譚 獻撰	念 劬 廬	四一
復堂日記補錄二卷	清 譚 獻撰	念 劬 廬	七一
尋花日記二卷	清 歸 莊著	小石山房	一二七
錢竹汀日記一卷	清 錢大昕撰	藕 香	一四七
五十日夢痕錄一卷	民 羅振玉撰	雪 堂	一五七

勸世文

戒殺文一卷	明 黎遂球著	檀 几	一七九
七勸口號一卷	清 張習孔著	檀 几	一八三
戒賭文一卷	清 尤 侗撰	昭 代	一八九
廣惜字說一卷	清 張允祥著	檀 几	一九五
增訂心相百二十善一卷	清 沈 捷撰	昭 代	一九九
戒淫錄一卷	清 姚廷傑撰	昭 代	二〇七
寵姬解一卷	清 沈 峻輯	屏 廬	二一三
小雲樓放生錄一卷	清 釋與楷輯	武林掌故	二二七
冥報錄二卷	清 陸 圻撰	說 鈴	二四三
果報聞見錄一卷	清 楊式傳撰	說 鈴	二六一

現果隨錄一卷	清	釋戒顯撰	說	鈴	二七七
陰騭文頌一卷	清	曹學詩撰	昭	代	三〇一
戒士文徵信錄二卷	清	劉鑑撰	有	福讀書	三二五
勸戒錄選十二卷	清	梁恭辰著	有	福讀書	三四五
慾海廻狂寶訓集說一卷	清	邵志琳輯	有	福讀書	六六七
好生救劫編五卷末一卷	清	常存敬畏齋主人輯	有	福讀書	六八一
婦女贊成禁止娶妾律之大會議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七二三
自由女請禁婚嫁陋俗稟稿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七二六

遊戲文

璇璣碎錦一卷	清	萬樹撰	昭	代	七二七
瘦詞一卷	清	黃周星撰	昭	代	七五五
聯莊附聯騷一卷	清	張潮著	檀	几	七六九
擬合德諫飛燕書一卷	清	吳從先撰	香	豔	七七七
古今青白眼三卷	清	徐石麒輯	傳	硯齋	七八一
傲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	清	張晉撰	山	右	八〇九
問蘇小小鄭孝女秋瑾松風和尚何以同葬西冷橋試研究其命意所在一卷	清	招招舟子撰	香	豔	八一三
懼內供狀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八一六
戲擬青年上政府請弛禁早婚書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八一七
代某校書謝某狎客饋送局帳啓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八一八
春人賦一卷	民	易順鼎撰	香	豔	八一九

wt95/08

沈芸閣太守同年以活字本中西紀事見貽為當塗夏燮
謙父撰沈憂耿耿憤發著書條理完密是非皆公所惜管
蠡一得篇尚無求賢之方刷恥之要如製船募兵之議茶
鹽提舉之法未必遂操勝算然傷心人別有懷抱斯文亦
若元氣也芸閣後序流涕而道恐折足之鼎所不願聞讀
既卒唾壺盡缺矣意欲舉六策之言申之正之恐當今自
芸閣而外塞耳者多

正月二十五日冷攤買得後梁九龍廟述碑拓本首云梁
癸酉蓋為友珪鳳厓元年末帝討逆仍稱乾化三年或號
命未徧故僅題甲子此碑諸家未見箸錄夏侯龜符文趙

日六

秦正書并篆額見未前十行官屬題名十一行書人名十
二行題九龍廟述四字十三行題撰文人名體例亦他碑
所未有文詞綺縟無體要書體略似李文墓志

自正月下旬至三月中校水經注卒業今年始合趙戴二
本校錄鄂刻官本之上蓋朱筆點記趙本黃筆點記孔刻
戴本也

水經注渭水篇趙戴二家讀定精審而後起者勝竊以為
創獲尤難近人汪梅村用此例改定穀水至沅水而溫水
篇移正尤獮雖未必為定論要為子細讀書子皆錄入卷
端朱謀璋箋為是書啟剔榛枯東潛修飾潤色而分別經
注大有功于後來東原氏雖研討益精難易稍殊趙本先

成而晚出行世或戴氏所未見梁曜北段懋堂門戶之爭
可以存而不論觀朱箋刊誤則校讐蹤跡具在精勤豈讓
東原造車合轍或有是理第自中尉以來皆有他書改本
書之失竊謂原本之可通者當存其本來羣書之引經注
者尚博識而慎取之至他籍之言可存其說不可遽滅舊
跡也朱箋刊誤最繁是非何以大典所錄與諸家先後校
讐十同七八則不能使人無疑經注雜糅固是定論但如
今本經文未免太簡恐不成書當以質之來詰董方立水
經圖說殘本以墨書補錄數則附焉

閱樂府雅詞陽春白雪趙立之去取有意似勝曾慥與四
水潛夫絕妙好詞比肩鼎足者其鳳林書院乎

日六

自杭州借高白叔藏歷代詩餘來排日閱之將以補詞綜
所未備如袁去華韓流竹垞所未見者具在予欲訂篋中
詞全本今年當首定之選言尤雅以比興為本庶幾大廓
門庭高其牆宇

三月初陳鄂士寄意林校本至如獲珠船高仲瀛寄鴻雪
軒紀豔四種來閱之使輒紅膏夢廿年如昨日也儻况久
之

校絕妙好詞往時評伯與近日所見義微不同蓋庚午至
今十三年矣

自四月下旬淫霖不已安慶六邑多被水潛山蛟發尤漫
濫毀城入市水高數丈死人如莽潛山令陳慎容涵川僅

以身免栖山岡三日不得食浮骸叢置蔽江而下暑雨怨
咨伐蛟典墜垂簪臨民上者若何怵惕以澹災卹遺黎耶
太湖懷甯宿松望江皆告災英山亦灌城數百里閒化魚
鼈者幾千人矣

後八家四六不知何人選刻于甬上張壽榮鞠齡序之八
家者皋文蓮裳仲瞿笠舫孟涂方立申耆金亞伯也予謂
皋文申耆不當入此集如甘亭山尊方彥聞沈西離姚梅
伯及近人顧祖香劉彥清王眉叔皆足名家似不能以八
家限也

陶子珍同年淮南許高二注異同詁四卷刻成寄將網羅
散失孱守慎言自是漢學家法子十二年前曾爲審定今

日六

刻跋語則不出予手當時有卷端隨筆數語已不復省記
矣

日本外史東國賴襄箸前假仲瀛藏本讀過今滬上刻錢
釋子琴評本語未離時文批尾曰科賴襄讀中書有意規
摹左傳史記雖虎賁中郎似在前明王元美一流之上曰
本世卿氏族家政陪臣頗與春秋時勢相近易于學左氏
也島上片土動稱天下千里共主直曰天王一何可笑

閱方植之東樹書林揚鱗持論近正然所舉皆漢學所主
而宋儒所未達于宋儒揚之恐不升于經生則抑之恐不
沈矯弊過中吾則曰漢學諸公在山過額亦有以召之
寫定復堂詞錄以唐五代爲前集一卷宋集七卷金元一

卷明一卷爲後集從歷代詩餘甄采補朱王二家詞綜所
無蓋十之二又從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中鈔得明季錢
忠介張忠烈二詞如獲珠船子選詞之志亦二十餘年始
有定本去取之旨有敘入集

奉遣旌德句當輪船至蕪湖遇長沙蔣徑秋垂白健談頗
拔俗至旅邸知胡履平廉訪內召宦海回瀾半載中與馬
佳方伯同此折旋塗中舟輿並進疲蘆短柳秋心黯然歸
舟有殘蟬殘蠶二絕句固有爲而言也

道中讀楚辭爲方展卿屈子正音本所定音協不爲礪論
提正異文亦不畫一又讀六朝文絜所取亦當惟無一大
篇頗似明季人習氣許氏原槩精美傳本甚稀翻刻小冊

日六

幾不可識

四

皖南山行巖泉秀發艸樹輝燁殆有靈栖或與凡隔將至
旌德一重一掩遙識黃山新安江上舊游如夢自旌德回
寓齋天君殊不泰然屢爲藩溷間想獨寢得無愧衾
桑根先生書來道杭州之游神往而傷和二絕云依然扶
杖問煙雨笠屐東坡誰寫真留題姓氏雪色壁明日游人
疑古人殘荷早桂香復香采菱剝芡忙復忙騎竹兒童不
相識青天一鶴來錢塘

高叔遲寄汲古未刊改說文解字至蓋洪都轉新校刻都
轉已被譴出塞矣

彗星如匹練不分穗杪非帚形當啟明歿既曙同沒蓋歷

數句去立冬五日雷電交作

楊思載寄其先公詠春先生遺墨楹聯一說文部目一分

鬱乎如出少溫手足使山民卻步可謂煥若神明者也

吏途錯迕書生蹇緩忽於歲晚檄權懷甯令局脊風塵中

行法行意兩無所施

以上王午

與盤屋路岬山甫別七八年正月鐙夕從邗江來下榻官

齋胥疏憔悴而湖海之氣未除二月十日郭晚香同年至

皖垂老握手舉杯談藪塵尾沒案亦不減少年金戟山人

文集盈三寸尙未有定本又欲募刻叢書三十餘種晚香

三日卽行山甫以二月十七日作鄂渚游矣

閱陳鈞堂大令同年郎潛紀聞三十卷蓋其官刑曹時所

日六

五

錄意在掌故之學

桐城張照蔡乙然撰畫母聯解足與朱豐芭聲母千文並

傳家塾

春晚爲池上題襟之集代州馮笠尉桐城方柏堂祥符周

涑人桐城方滌儕任邱邊卓存以疾不至者善化閩海姓

當塗唐子愉綠陰如語白水可盟城堞參差廊階曠奧雨

餘風日春服旣成酒半笑言古人如接亦一時風塵中清

集

丁潛生觀察案頭見宋熙甯二年李沆書邳州新田記拓

本八分績秀絕似白石神君孫夫人二碑展玩不敢褻視

不意得之唐以後也

鄭湛侯自黔入晉道出懷甯以遵義鄭珍子尹說文新附

攷說文逸字二書見貽新附攷中有稿見足以摧廓鈕書

逸字二卷中如六書故太平御覽所引尙未可盡信暇當

疏通證明之

常熟陸生作客天長縣癩年四十餘矣夜夢女子以丸藥

餌之醒則鬢盡落兩乳忽聳人道縮男變爲女矣

閱駢文類苑姚梅伯選本已逸四十餘首遂覺駢體正宗

八家四六外無多新篇惜謝夢漁續駢體正宗未行于世

王孟高岑四唐人詩滬上新印巾箱仿宋本翔雅可喜塵

容熟惱中誦一過如接古人如佳山水悠然忘俗吏之

苦

日六

六

池上題襟館招管才叔胡稚楓鄒墨賓方宗屏邊卓存周

涑人方雋叔爲迎秋之集瓜果筵開在萬綠陰中亂蟬聲

裏投閒談藪說有觀空客散庭閒梧月散亂今夕盃八間

七夕也

顧千里說文辨疑件繫不多語皆精確足爲嚴氏諍友

閱徐廷華子楞詩集六卷詞一卷詩華實具情文生雅音

也於其鄉足與陸紫對抗手陽湖武進誠才士林淵矣

中宵獨醒起坐移時澹月窺窗光景幽絕官齋山寺可例

視也一笑有悟

唐子愉以績溪汪時甫藕絲詞見貽清脆婉秀固是當行

蓋王眉叔之友也

無爲州吳毓麒驛仙漱雲軒詩摘句五言野雲連水凍積
雪抱山明小橋流水岸明月故鄉船風勁作秋雨黃華滴
碎金千觴豪客酒一醉故鄉心七言磨到干將留俠氣談
來劇孟快人情暮春絕句驕馬飛紅陌上塵一鞭花雨渡
芳津綠楊千樹鶯聲喚道是愁多莫送春落花絕句姹紫
嫣紅滿架新回頭猶憶舊風神上林別後春無主認得楊
花是故人吳生窮瘁年卅許耳予讀之振觸無端題詞云
毛羽天高出異鷹延陵才子氣飛騰故人只共楊花語老
淚無端灑作冰

閱馬國翰竹吾玉函山房輯佚書緯類就古微書及喬氏
緯擴校之互有出入馬書喬勤恪未見又閱子部可廣意

林也

碑客邵陽董引之以南漢地前拓本贈我行字順逆相間
亦一奇也檢李子長寄柳州廟殘字合裝兩粵石刻不多
南漢亦可附殘唐也以上癸未

榮成孫葆田佩南同年經生也部選宿松令文彙一卷清
深有條理可與道古私心喜過望矣風塵中忽得此共學
之友佩南有改定三遷記爲孟祠志刪正玉函山房漢人
經說重定漢學師承紀彙本

借湖海樓叢書校潛夫論一過懶粗未竟

借鄒雋之同舟至前江口待雷線安設記廿年前與蔡子
鼎論我輩童幼時信局尙少軍興而後乃如林立以旅人

日六

七

日多不安于家也不意今日電綫乃徧中國騁機鬪捷用
夷變夏無益實事徒亂人心以視信局豈非變本加厲者
乎

張樵野廉訪出精拓武梁祠畫象全本有汪孟慈何子貞
跋爲黃小松手拓題記精審可瑤也

廉訪亾友謝韋庵有白香詞譜箋彙本綱羅亦富所託未
尊不能追厲箋絕妙好詞也屬子校正付刻

閱通鑑輯覽至北宋季年噶咎作不禁有殷鑒之嘆
甘劍侯以何子青遺文寄贈予所爲作哀二士文者也乍

閱之亦未經意熟復之事事言言皆實文光黝然有可入
文粹文鑑者論文論學不必刻深而皆有心得涂轍甚正

使人穆然生敬

日六

八

閏月七日施口移舟抵泊廬州之官合肥檣燕迎人耕夫
釋耒入國問俗仕宦當與禮義交修傳舍有司友賢事仁
固不樂與陽鱗接也

閱嘉慶合肥志古今劇邑戰爭之世數爲邊疆要當以揮
霍開闢之氣御之未可尋行數墨然如束縛馳驟何哉

趙對澂野航小羅浮閣詞功力頗深心思婉密亦嘗染指
蘇辛不徒柔膩惟以兼治散曲聲味不無闢入韻雜律疏

未能多誦錄七首入篋中詞亦云識曲聽真矣族孫彥倫
懿士有雲無心軒遺彙詩律幽蒨琢句多姚合許渾家法

填詞不多亦錄一首

閱姚椿 國朝文錄多取說理之文氣茶詞餘不無皮傳
春木墨守桐城而方劉姚三家甄錄亦未盡當近時兩文
錄上高李祖陶囿于帖括姚選又節于理障皆未履承學
之心也庶幾其文徵乎

定遠方子箴廉訪流寓合肥年七十雄于詩文二知齋文
集卅四卷隨筆生意稱心而言不立間架不屑斧藻立論
亦可信者多

陶孝遜編修同年以建甯甄拓本見寄云今年三月山陰
人掘蘭于古墓得之尚有雁足鐙蓋枕皆為人攜去孝遜
云以籍考之其地蓋有朱雋墓云

閱馮敬亭中允校邠廬抗議四十篇斷斷鑿鑿若可見諸

日六

九

施行而所言保舉裁官兩大端皆欲用鄉董天下事有三
代下必不可復古者如士大夫居鄉一涉用入行政鮮有
不亂

購得吳天璽紀功碑裝冊有張翰風跋云畢氏小玲隴山
館舊物也又泰山廿九字一紙二碑子舊藏六舟僧本神
完口清皆勝于此徒以二石久燬人間拓本有日少之勢
既遇于目直不甚高故重存篋衍以自豪並得太和廿三
年造象題名漫漶往往錯雜列書造像人姓名諸審之皆
闕姓有印記云光緒庚辰潞河張翼訪得于昌平州石佛
寺

閱林鑑堂開闢傳疑四卷開闢古事詳徵三墳林氏固曰

傳疑唐虞三代意主竹書而采獲羣籍不別真偽非徒古
文尚書也如宏明集所引周書異記近世虛造與子貢詩
傳申培詩說皆如莠之亂苗烏可不辨至其節寫舊文裁
篇入錄無傷著述之例然尚書周志今稱逸周書本不當芟所

芟又不知何義甚有句度疑似者穆天子傳今本具載盛
姬死事林云失去不識所據何本按東哲所記盛姬錄別
合寫又若大書分注立例不純既在證明何取種複此猶

其小失也子初見林氏書以為于馬宛斯釋史如駢之靳
今究心其間馬書閱整超出尋初矣馬先生于國初尚以
閩百詩一言欲去偽古文書林氏當漢學大明羣儒輩出
乃猶依違俗學不離兔園海濱學士勤力而不明源流者

日六

十

歟紀年異同表後說武王克殷日記滅國五十考露鈔雪
纂吾服其勇

往年碑客以漢隸求售未審定也以為洪氏隸釋中無極
山碑今付裝褉稽之翟文泉隸篇為三公山神碑吳子苾
侍郎始得之元氏者從未著錄隸體渾穆篆勢初變者也
然則無極山碑固不可復見矣

玉函山房輯佚書湖南新刻巾箱本紙板不精孫佩南刪
定目錄索之未見寄糟粕芻狗居大半矣馬氏又自為複
種不得謂為抱殘守闕也偶出篋中張泉文易義別錄徐
璈詩經廣詁校之則玉函山房於近世經學家纂述之籍
多未對勘

行縣霜風砭肌下幃閉置自派河至三河隴畔叱犂屋頭
曬粉剝棉采菽人在陶風圖畫中然新麥已插晚禾猶黃
人事遲速不齊往往如此往來假鍾氏米肆小憩主人鍾
文斌夫婦同庚八十八四子十五孫六曾孫長者亦能屬
文矣老人耳目不廢不杖能行五里此福殆過人間富貴
也

校國語卒業國語白展卷欲校至今五六年矣甫以汪氏
明道本攷異騰入卷中也國語別行不當謂之外傳必出
左氏之前故爲春秋傳采獲或左氏得百國寶書提要爲
此書故世傳左邱失明厥有國語邪文字不出一手左氏
春秋傳亦不出一手姚惜抱疑爲吳起所述最多故獨詳

目六

七

魏事予觀左傳前後迴乎不侔雖曰文章變態而氣脈殊
別章句文質識議性情僖文以前爲一格成宣襄爲極變
昭定哀則靡矣

閱竹柏山房叢書春秋比事廿二卷卒業林氏合錄傳文
旁采不多大致可觀分卷卽違義例

閱續溪胡秉虔氏說文管見三卷其書不完所舉皆犖犖
大者非商量邃密者不能知其分量

徐學使以烏程張鑑春治西夏紀事本末彙本屬校將付
梓人此彙經汪剛木廣文審正必無多謬誤也

林春溥戰國紀年六卷閱畢跋云史記之采國策通鑿之
采史記多失本真使情事不具首尾衡決年月滑失矧合

參正有待後賢林氏好學而未能深思是編絕勝者正齊
梁遷就之年東西周王公之踳亂蘇張傅會之故實從約
先後之殊異亦可謂葦然矣而要刪舊文不暇謾審往往
失其曲折未盡其回復激射不獨本末凌躐遂乃文采黯
然非善讀書者也纂述之旨在信竹書以合孟子所見最
正不可沒其苦心

國策多寓言不必盡求以事實國策論事多雙照使左右
無間隙故彼我之懷俱盡其言兵也遂與左氏殊軌有奇
而無正世變也者天人合者也

長沙王祭酒益吾選刻續古文辭類纂卅四卷閱一過往
年不樂五子八家之說故日記有談學術一篇未及桐城

目六

三

家數若以近世學人所見必以不佞爲倚撫星宿遺義娥
矣少交袁鳳桐敬民嚴事邵位西丈入都以後朱伯韓王
少雀孫琴西馮魯川諸先生皆附文游之末諸君固學宋
儒之學傳桐城之文子亦究心方姚二集私心有所折衷
不苟同亦不立異也王氏辨正近日張南皮書目答問古
文流派之失謂陽湖之文源出桐城並非二派與子論正
同此編主張楚才要之曾文正公不愧作者四方名人則
魯通甫得韓最深選之不盡其傳出於潘四農亦不可遺
之龍翰臣以古韻傳文事尙不逮少雀何論伯韓彭尺木
秋士諸君溫恭篤雅文章統緒固當在此楚人之中獨推
曾文正爲作者正以其志在三通六書通漢宋之懷來洞

古今之正變文詞爾雅不事凌厲與其詩絕異竊謂曾公文勝於詩也偶于王氏選文發凡言之如此昨見楊彝珍性農選國朝古文正的亦主楚人互有得失

合肥王尙辰謙齋詩集七冊屬于審定訖謙齋早飲香名淮南文學有志節之士也與徐子苓毅甫齊名家世儒術銳意爲世用兵間與父育泉徵君號召鄉兵扶義禦寇廬州陷時尙從江忠烈助干掇之役也已而游諸帥戎幕勝保侍郎統師日遣說苗練降數年復畔廬州豪傑突起兜整貂蟬百十而羸謙齋以儒冠老故跌宕奇氣一寓于詩五十而後脫略公卿自附于曼倩之流知者猶以爲魯連先生也詩與毅甫皆學杜徐詩驚悍不參異己謙齋則蘇

日六

三

陸王孟時掇其勝近歲且慕高澹漸近自然毅甫沒無抗顏行者矣詩數千首落其實可誦者尙千餘篇

鄭湛侯蜀行日記有水經注意思題詩還之

閱林鑑堂竹書紀年集證究心汲書不同影響之談孔孟世表審正雜說辨史記家語通鑑之失殊多稿證第顏子生平孟子居喪齊人築辭數端終不免臆造

閱鄭珍子尹說文逸字二卷子知同小尹附錄二卷頗有金湯之固然唐人說字往往以字林爲說文雖陸氏釋文亦時有之要不能不別白

竹柏山房孔子世家補訂孟子列傳纂外書辨證采家語孔叢之失可言也信孟子外書則其蔽不可言也

褚書聖教序神如鸞鷲五德咸備百琲明珠不足方其光采字字尋其骨脈實亦融化篆分而天改自解不可方物與龍藏寺碑對勘乃知古人源流無不合又曰智過其師方能傳法也

林鑑堂博于聞而短于識勤恁著書陳恭甫而後閩之學者未之或先也閱竹柏山房叢書卒業

北窗望雪浩平有山林之思閱吳門七子詩十四卷當以吳企晉爲冠琴德西莊升之皆不逮其清深有韻閱國朝六家詩六家皆無愧作者聲情骨幹予于荔裳有偏嗜焉閱吳陋軒詩冰雪中如見其人此刻載詩序獨闕漁洋一文閱江左三家詩足與唐宋名家抗手非虛聲也

日六

四

李萼華純齋寄固始蔣子瀟詩文集來洲茂稿實經生之言盤拏倔強河洛間人物自異

閱後漢書諸經師傳家法畫然于春秋頗主張左氏言外可見

定遠方濬益子聽自日本來晤言東國新刻古籍有宋本公羊穀梁論語及玉篇原本殘卷以上甲申

除夕購南昌刻宋本十三經注疏元日整比之亦清課矣蔣子瀟詩門庭近韓而字句譎麗頗有出于長吉者雜文持論與章實齋相出入而服膺定庵深容甫不及章氏豈造車合轍邪抑避而不言也推崇東原則性習所近矣閱後漢書志至郊祀篇注中馬第伯封禪儀當非完篇漢

書王子侯表王氏讀書雜誌補脫文皆當从之

溫理漢書章實齋言史記圖而神漢書方以智求之紀傳尚微求之表志自敘諸篇則顯矣

聞陶子珍去冬死于京邸著書仕宦皆廢中道二千里外屋梁顏色猶在夢中弟畜灌夫長此終古哀哉

張藹卿農部貽子陳蘭甫東塾讀書記讀之頗通漢宋之郵也學術倚伏之理至今日必有此家數蓋源流將自分而合矣精純處可謂擇言於墨經得西學之祖奇而確病夫爲之距躍至于其辭大醜傾羣言之瀝液溫如有餘非叫呶以揭藥者也

日六

五

重尋老於征塗亦倦游耳與蓋往來何殊獨客吏卒呵從尙不逮蠶蝶之越其長也舍者爭席列禦寇天之人與甘劍侯主講六安書院寄鄧嶠筠督部雙研齋詞寫本來才氣韻度與周稚圭伯仲然而三事大夫憂生念亂竟似新亭之淚可以規世變也

偶見潘四農駁議云通人一刺雲書蜿蜒有司校藝活東滿篇足爲不明隸變好作古字者下砭

閱駢文類苑十四卷廿四冊畢姚燮梅伯選纂凌雜不逮曾賓谷吳山尊本書又不完闕四十許篇郭晚香嘗寫示搜訪不知目錄中何以不列張壽榮刻此書先成張皋文樂蓮裳王仲瞿王笠舫劉孟涂董方立李申耆金亞伯諸

篇坊間遂以後八家單行予審定隨筆校正譌脫誠如落葉似未付校勘急于印行予就其中不愧八代高文唐以後所不能爲者僅十五篇目列後

紀昀四庫全書進表 胡天游擬一統志表 禹陵銘

胡浚論桑植土官書 陸鍾弼吳山伍公廟碑文

吳兆騫孫赤厓詩序 袁枚與蔣苕生書 汪中自序

漢上琴臺之銘 孔廣森戴氏遺書序 阮元葉氏

廬墓詩文序 張惠言黃山賦 七十家賦鈔序 孫

星衍防護昭陵之碑 樂鈞廣檢不至說

徐學使書來云三月間當塗陶入取土陷入古墓多見殉

器弩機鎧塔分攜不可見有篆文碑碣僅一孟字可辨有

日六

二

司旋封土塞之未見拓本學使得斷駭一有鳳皇三三字當爲吳歸命侯時墓地當龍山或以爲孟嘉墓者傳會之

詞 長夏赴長沙陸蘭生無爲吳驊仙合肥王緝甫王衡甫梁

緝軒香花墩觀荷清集以予與謙齋爲客雲容下羃日氣

如桴蕩花紅白香遠益清翠葢擎涼碧蒲篩影青山一角

危亭接空帆度城陰望與之遠文字之飲滄勝聆善諸子

有詩中畫畫中詩不負此出郭尋幽也

閱孟晉齋集終以周列士傳爲不朽之言雜文明而未融

骨堅而韻短者也詩篇不多亦成章而非逸響

讀唐駢體文鈔十七卷海甯陳均受笙纂南海譚宗浚伯

裕校刻所錄意趣峻整頗避甜熟而開合動盪之篇較少如燕公之姚相碑鄭亞之一品集敘以及滕閣序別敬業檄武均不著錄恐未足以壓眾目審定卒業尙擬取文粹與四六法海補一二十篇而刪卷中之樸澁拘攣鄙猥諸文以續駢體文鈔之後

唐文上選目

太宗封禪詔 王績與杜之松書 杜之松答王績書

王勃乾元殿頌 駱賓王與博昌父老書 崔融嵩

山啟母廟碑 張說西嶽大華山碑銘 路敬淳懷州

河內縣魏夫人祠碑銘 李華言醫 呂溫藥師如來

繡象贊 李德裕貽太和公主敕書 李商隱爲濮陽

日六

七

公陳情表 梓州興道觀碑銘 司空圖成均諷 劉

响文苑表 韋莊及彖集序

讀國策取讀書雜誌校正訖姚本異同兩家各自成書同時並出不復逐寫鮑本更次處亦有義未必盡非即姚本恐亦非子政之舊耳

校西夏紀事本末刻樣偶檢沈荏子敦落颯樓臺卷二有宋神宗用兵西夏論深咎將帥之不得人子謂從事西夏者韓范皆誤國之臣也何論其他趙氏一代武功最衰虛辭講學華辭飾治文法拘牽必至於此豈非百代之龜鑑用晚聞居士集補校潛夫論用張歙山舒藝室隨筆補校管子

閱大興劉位坦寬夫疊書龔遺詩二卷筆意沈著字句深重得力于韓專暢亦有近蘇者頗與蔣子瀟近子敘之選定徐毅夫敦良吉齋詩集將與謙齋合刻鬱鬱莽莽刻意杜陵骨力意氣適厚多而韻逸少子刺取其蒼秀跌宕之篇固江淮間一作參張亨甫魯迥甫葉潤臣莫子偲季孟之間亦無愧色同時戴子瑞廣文詩未成家亦有生氣有真意也

周涑人寄湧喜齋叢書四集借觀潘尙書輯刻無巨編秘冊未足當拾遺補菴也閱竟記數則于後

沙南侯碑第三行辨爲孝廉苗邱烏埒長九字張孝達詩法

荀子成相篇讀法三字句二四字句一三字句一四

日六

六

字句二三字句一通篇一律其不合者或衍或闕云李

齋編 呂氏春秋先識覽辟遠箕子近姑與息尸子弃

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謀說與小戴異同左傳五年傳丙

之晨漢律麻志作丙子之晨同說文畦田五十畝也圭

卽畦之省同上然畦从圭耳 備是市僧喜通文備是俗吏

喜勒碑偏是惡嫗喜念佛偏是書生喜談兵 貧賤時

少一攀援他日少一掣肘患難時少一請乞他日少一

疚心富貴時少一威福他日少一後悔朱西生幽機尊

不當從莎音獻音憲讀如本字獻案矜从子从令爲矜

憐字先部矜从子从今爲棘矜字侵部兩字古今傳寫

誤伏其一 顏讐由爲子路妻兄史記與孟子合彌子

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一句讀 弁从火升聲故熊
从奔消聲 堯典僉曰益哉爲禹曰益哉之論禽古文
禹誤作僉 夏小正二月雞桴粥傳云粥也者相粥之
時也當作桴粥也者相粥之時也 壁中古文有春
秋與說文敘合 季蘭尸之蘭卽季女之名 劉書年貴
易經說殘

竹汀先生日記不信羣書治要以爲僞作亦是有見
平津讀碑記首列吉日癸巳此小篆也安得穆王時有之
已遂作已尤可怪唐刻瘞琴銘多心經實出僞造筠軒亦
未別白也

張靄卿農部傳寫戴東原經考子借讀之條舉件繫多采

日六

五

宋元人之說案語與文集諸篇字句微有異同爲戴氏手
稟無疑然未及莊述祖氏五經小學述載籍足徵錄爲有
家法也攷洪素人東原先生行狀記有經說四卷疑卽是
書與粵雅堂所刻緒言三卷皆出孔段接刻遺書之外戴
氏勇于著書勤恁不可及也

文獻徵存錄王菽原題名究未安不若從錢氏紀事之名
爲質實也

重九風日如春人意安善祓除愁病嘯侶登高乃有教弩
臺之集明教寺僧設伊蒲供客高臺舒嘯九日壺觴醉把
茱萸遙續龍山故事酒半題一聯贈通元僧云和上是唐
子歸來今日心如古井水居士早春婆夢醒十年浪作宦

游人

數年前合肥東郭有人掘地得古鏡謙齋得之以示予色
如綠玉紐旁十二辰外闌銘曰尙方作竟真夫巧上有仙
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浮游天下敖四海受做金石
長保二親子孫篆文麗茂惟省筆太甚然決非後世仿造
也

宿中廟待月月出臨湖覽眺白石詞千頃翠瀾盪入匈臆
姥山中流一螺殆如浮玉望焦然宅矣

十月廿一日夜星隕如雨唐景龍四年劉幽求之言可畏
也次夕恆星尙搖搖不定此月望後太会有黑子而輪隅
破裂十八九夕蒙氣蔽虧月光一白中不見山河影星動

日六

辛

則民勞尤可惕息

賭基山莊文集七卷長樂謝章鋌枚如撰枚如故人又甲
子同年也不相見十三四年矣文集刻成自江右寄至文
不分體似以先後爲序亦雜有駢俪數篇枚如尙友東漢
而文則浩浩自寫匈肌不立間架論議真稿所謂放筆爲
直幹深可畏愛子未忘修飾愧對之也論十三經注疏阮
本不逮毛本所見甚正阮本殆骨董家當子亦云然論學
頗持漢宋之平而歸于有用其言明且清矣

謙齋老去填詞吟安一字往往倚枕按拍竟至徹曉固知
惟狂若嗣宗乃爲至慎予自來合州與謙齋交改罷長吟
奚童相望兩人有同好也

合肥王氏詩徵者王清一甯世襲指揮死難建齋集詩一首明詩綜錄茂粹羽雛明諸生與湯若士同時脫胎集詩一首見廬江縣志召康熙優貢生豔雪樓集詩一首杏舒倚雲乾隆舉人官鬱林知州碎稟拾存一卷有沈著語跌宕語絲言如順治舉人黃州司李降裕州僉判年艸三卷詩筆奇崛尙近明末文翔鳳王季木一流網思齡順治進士與漁洋收仲唱酬官通政司參議貺鶴齋集二卷音節高亮寄託遙深舟泳思官太平知縣巴吟一卷朗壘近樂天綽又如順治舉人徽州教授夢游錄一卷情文相生四君爲昆季行絲子永閱社仲諸生鹿柴詩鈔一卷不主故常長於風諭永閱子袁石倉康熙進士商河知縣冰翠堂

日六

三

集一卷語多名雋夏夏生新袁子元齡九餘爲謙齋高祖邑諸生守澤居遺墨一卷詩篇雅令江左風流袁季子元登嘯門貢生編藉圃漫吟一卷穎悟絕俗元齡子會芸馥馥軒小草一卷峭蒨中致有爽氣其弟會龍珠庭乾隆舉人謙齋曾祖菰圃偶存一卷岸岸俊拔吐弃凡語會龍子運咸受虛貢生謙齋之祖愛吾廬賸艸一卷氣韻沈雄乾嘉老輩中殊足名家爲謙齋詩學開先運咸子世溥育泉貢生成豐初元薦舉孝廉方正謙齋父也小輞川詩彙一卷氣盛言宏具體浣花身丁兵革帆檠戎馬間詠歌奇桀成一家言名父之子如頤有瓌宜謙齋之大昌於詩也青浦金蘭生藏舊拓大達法師碑虛和勁逸筆轉氣靈絕

非近本槁木形骸誠懸得力在篆所謂銀鈎鐵畫皆與少溫怡亭三墳諸刻默默相通非此佳楊幾使印泥畫沙之妙埋沒庸手羶蠟中枯瘠不復有生氣非古人之不幸與十月初見劉叔孔所藏皇甫君多寶佛塔二碑舊拓歐碑清勁較近拓多百餘字鄰人爲之罷社尙完好可瑤也顏碑尙不逮子篋中之萬厯年拓本類記于此

歲除風日晴爽冰未全融迎春東郊昌丰和樂衣冠莊莊七拜句芒下考自書中年漸老春風被物白日盟心無薄宦之世情有故山之招我著書惟有論癡懷古真成頑鈍拙猶可守俗豈能除一物推排于士林人海居然老矣亦可以自署幸民敢云儒吏乎以上乙酉

日六

三

閱盱眙王子和蟻廬詩鈔清逸有骨淮上名家也閱亾友尹杏農心白日齋集文筆健舉敘事有法詩篇閱放不局趣所少者精詣耳固當頡頏朱伯韓孔宥丁巳戊午間游燕之作大都接軫彼此多散佚願祠屏幀二十餘人手書不知尙在人間否張幼亭篋中有朱緒曾述之續北山集寫本說經三十篇大旨宗後鄭有在武丁孫子解引湯孫爲句例其魚魴鯉釋鯉鯉同字昆窮足爲確證說不濡其翼致慨汗澤之得食小人之在位抑揚盡致文有義法可傳也

張藹卿貽我朔方備乘何秋濤願船箸精研輿地堅碕可信獻書乙覽復至廢隊僅而後傳縉帛一過體勢閱整

論以私家著述尚有可合并者圖方精密固是何氏專門
赴瀏河輿中閱西青散記何次蕭寥覺人游簪笏叢中神
魂不淡意識不親

將去合肥諸君餞于遺園藤陰薄醉春雨如絲悵悵檐花
數吟春酌古懷離緒遲暮徘徊矣登舟日衣冠走送大雨
沾塗晚晴客散行人黯然泛宅浮家頻年習慣鷗鳥騰笑
夕陽無言

舟中閱新序以著述當諫書皆與封事相發董生所謂陳
古以刺今

閱篆文六經縮印官本結體多譌偏旁安配有同虛造又
體類石經義取同文參錯處尤不倫周官寫人較精審

日六

三

閱洪子齡清則齋駢文家學不隊韻味少減

桐城方氏七世遺書後人昌翰宗屏輯屬子校正舟行風
雨滯淫乃得卒業 方學漸達卿性善釋庸言各一卷東
游記三卷侍御東林魁宿年輩在高景逸願涇陽之前是
時姚江末流昌披蔓衍東林出而支離漸埽持守漸嚴方
氏之學多證本體廓多悟途徑正而軌轍可循溫然其辭
不蹈語錄齷齪之習立朝風節亦高可謂儒有體用也
方大鎮魯嶽方氏所稱文孝公也甯澹居奏議持福藩賜
地四萬頃事錚錚于柏府巡鹽時論白糧水腳之弊甚詳
盡甯澹語二卷其講學之言也子潛夫跋則稱今語萬歷
季年王學極弊儒者多有切己近理之言粹語錄存人知

室西北隅之爲屋漏不知妻孥臧獲之爲真屋漏也又不
知大廷廣眾之爲真屋漏也 一與學人語而必存一段祕
密不冝洩露之意此機鋒金鍼之說也孔門無此教法

講學既久氣質自化今日屋漏既從容而自得異日彌留
亦可卜逍遙而無憾矣 三 居易之居兼行言險之行兼

居言 四 學以充其資之所近學以克其性之所偏 五 戰國
策皆狙詐之言然必本諸大義顯別是非必揣諸事情譏

切利害身爲儒者言或不近情亦或不必近義又在戰國
諸人下矣 六 驕語巖穴而不能兼善侈談經濟而不能獨

善非學也 七 澹甯齋遺文一卷語皆純樸不事深言棘句
尙非明季佻諺之文 方孔炤潛夫芻蕘小言似擬稟未

日六

三

奏上者語中當時之弊明末章疏多冗蔓葛張似此篇已
爲安詳不躁矣西庫隨筆記一時詔獄之冤漢唐以來所
無知生答問獄中從黃石齋氏論學可謂定識定力有夏
侯黃霸之風者矣職方舊艸前後兩任當璫禍之盛力持
正論而舉發林之蔭行賄可謂言行相顧然因此見明代
吏兵曹司寵賂滋章而寄以推用文武之權國烏得不亾
撫楚奏艸公贖獻賊撫而復叛路人知之撫臣苦口陳言
苦心布置終歸灰敗三百年後猶爲腐心流賊撫局最不
可恃近世川楚之勦可師豫捻之撫終不可爲訓也 方
張登午莊禧堂文集十篇可當絮靜之目 方以智密之
嚮言一卷當成于甲申乙酉有爲燕京言者有爲南都言

者言如著蔡文亦雄健勝寓信筆時桐城兵燹方氏僑白
下猶有承平游燕之風日記小書語多雅馴足備掌故稽
古堂文集彙黃之會文多偽體雲間以華桐城以樸差有
宗尙陳李之于東漢所得較多方氏志于馬班韓歐所得
尙少後來西泠十子陸儼胡輩出于雲間而駢儷之體日
雅戴田有方望溪輩大昌桐城而散行之體漸正所謂貞
下起元也 方中履素北汗青閣集爲其弟譽子讀史詩
序云是又春秋亾而詩作也溪山巖洞志樸摯時有言外
意後來劉才甫一篇膾炙文苑未必遠勝論聲韻以四方
之音爲字變歷代之音爲宙變亦新嘗爲古今年表首秦
以爲秦以後所用皆秦法曰秦者固後世與堯舜三代所

日六

五

由中分也素北遺民集中阮季子墓表懷甯阮濬季子吳
孝隱先生墓志安福吳甲佩韋皆逸民畸行不知佗記載
有二人行誼否記此備攷 方正瑗引除箸方齋小言關
中書說答問二種引喻說理卽小見大雜而不越有淮南
呂覽遺意亦郁離空同之流匹小言序爲古之心答問序
爲石能言疑皆託名也

王松溪自萬安令解組歸里舟過安慶與予舟同泊十三
年之別真意外握手也松溪書生本色應官稱儒吏宦成
拂袖且羨且慨絮絮清言如在聽園林榭間矣凡縱談兩
夕見其子孟承踰冠有文能讀父書尤可喜

舟中遙望小孤山如徐陵筆架也十年前借黃溥之秋宿

僧寮望山曾賦長律一首不意來作令長名山管領或者
如宋代奉祠邪抵宿松官齋一賦中秋修蛇赴壑宦情日
淡客夢非煙聽雨如秋真同蕭寺此閒吏舍固當年僧院
也

閱沈西離論語孔注辨僞說并有仁焉與子說同記張獻
山讀井爲阱大旨亦近

閱張忠烈公年譜順治辛亥公師次蕪湖鄭成功兵潰逃
歸海上公間道入閩往往不得其道里行蹤夙昔以爲憾
今得年譜注始瞭

張獻山舒菽室隨筆不識鯢鯨爲一字不及朱述之之說
攷古有三崩曠一爲說苑之申崩一爲刺客列傳之蓋聶

日六

五

與出公而三也語新而稿

日記卷六

日記卷七

復堂類集之四

復堂日記六卷訖丙戌五月方自合肥調任宿松在官半
季疾作請代明季四月歸里商量舊學還我青氈兒童長
大親友彫零有錢唐羅矩臣上舍曾於冷攤收得予闌中
同治元季壬戌閏八月至癸亥三月日記手彙一冊出以
見還適當已刻本之前一季正外生此別萬感叢集時也
是時讀六朝諸史取友譚藝差有忍飢誦經之風雅而存
之日記續錄託始於此

壬戌閏月自龍巖州至福州辭厲研秋學使幕解裝長沙
徐芝泉司馬寓齋司馬為前學使伯澂侍郎族叔結契甚
摯賓至如歸居末一月南昌劉覺岸司馬招游廈防同知

日七

官齋島嶼浪迹真成海漚鳥矣

閱胡元瑞詩數持議平正洞見真際再達一關通比興之
原矣

江子弼叔符丈雪樵均刻詩集伏敢堂集意主生剷吐弃
凡豔有木落秋空之氣卓峰艸堂集五古七律超軼沈著
絕句清婉高挹錢劉方今詩道總襍是為雅音弼叔序論
與予水火然實相成第江論於符詩不甚合也

丞廡有快園山石林木蕭森曠邈海光雲氣盪曾際眉桑
下之宿此為最勝

交德清戴望子高為銅士先生文孫陳碩父先生弟子也
聞聲相思傾蓋如故經術辭章涂徑略近海隅羈旅忽得

俊人所著臨谿集詩文修飭雅有渠度錢唐江別江庭云
握手一為別愁如江水長煙波風雪裏今夕度錢唐獨舉
傷鴻鵠行歌類鳳皇男兒身七尺空自負昂藏上虞酬朱
紹祖云四明山色接天台回望蒼蒼萬壑開列象似聞通
御氣降神願得拜軒臺鈞天鵝首酣秦夢橫海龍鱗笑魯
杯便擬乘風敏金闕攜君華頂采芝來

子高言聞之宋于庭先生老氏之學出于管子管子黃帝
之裔傳其遺書濼初崇黃老以此 桂未谷說文義證解
引載籍亾裁制大似類書蓋彙本未寫定身後刻者欲商
略校刪其子姓必欲全刻 王蘭陔有說文集解頗摘正
段氏 王棐友說文釋例句讀為自有許書以來弟一

日七

陳碩父徵君頗不善朱允倩說文通訓定聲

讀明夷待訪錄學校篇郡縣學官毋得出自銓除請名儒
主之自布衣至宰相之謝事者皆可當其任其下有五經
師兵法厯算醫射各有師皆聽學官自擇邑無二師之士
士之學行成者非主六曹之事即主分教之務大無不用
之人凡郡邑書籍每鈔印三冊一上祕府一送太學一存
本學時人文集非有師法有心得無裨實用亾補史學者
不許傳刻又曰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天子夫在弟子
之列政有關失直言不諱獻束髮以來夫欲尋求治亂之
本約之六經徵之萬物縱橫之千古之陳迹萬里之風會
出其所測識者擬撰學論大要四言曰天下亾私師天下

亾私書人材畢出于學國政皆聞于學而梁州黃子二百
季已箸此議箕子之德何以尙茲甚矣先儒之大也

閱嚴氏說文校議言許氏引書皆備書或尙書周書者今
所云逸周書也唐虞夏商周及增逸字皆出後人手予未
謂然如言某古文某皆校書人語則予夙持此論其議補
之重文多不必補重文見說解亾正篆正許氏氣體博大
處

閱銅士先生妙吉羊室彈改詩存八卷冲蠅夷愉有道之
言

買得萬玉堂太辛經范望注本予夙有志治彖以明易幽
憂多疾喪亂餘生正不知卒業何時耳

日一

三

潘少梅丈攜仲子鴻鳳洲過訪鳳洲英季颯爽方治九流
夫有志六書之學龍文千里望而生畏

治釋史馬宛斯師泐袁樞而作是書體大思精條件各有
意義殆智過袁氏矣采取極博不免蕪穢有志芟輯之所

必欲去緯候之尤刺繆者此是初見庚寅九月注六朝小說之傳會
者大者則古文偽書家語孔叢而欲附先正及近代攷正

古事之尤精確者於注至於爾雅釋詁釋訓釋言三篇要
當補入名物訓詁篇中管荀諸子醫經皆有應補者總理

此書致力尙易

借子高南臺佚史四十五卷原本閱一過李瑤據溫氏舊
文爲不完本大者如魯王亾紀及所補各傳乃原本皆有

之不知果未見原本耶抑見全本諱匿以噉名邪

說文聲類與姚氏聲系孔氏詩聲類相出入閱博過姚精
卓未及孔也頗欲折衷撰定疲病未措手又自汀州遇亂
失落說文五校手稟雖結習未忘已亾意成書矣

賈子新書截分陳政事疏爲篇詳略不同豈漢書有所點
定抑賈傳屬艸與進奏本不同耶新書非僞本則予夙同
盧抱經先生之論

閱諸史志漸有入處行季三十甫能讀志古人云史才作
志尤難豈獨作者難哉隋書志當別行仍還其名曰五代
史志有人持廢南北史之論然究不可廢南北朝各書我
見既深褒譏失實不安處不少

日七

四

讀陳書文體清裁微有筆削惜其大體不無利鈍

讀宋書文帝紀始末有架度文體周致以下諱飾迂曲語
多不具諸志意紹彪篇故具三國兩晉之文體歷精整可

泐樂志太繁天文符瑞五行殊可省併河洛北阻不爲河
渠作書刑泐治道之大晉宋錄苛及時賢議律之文何可
不備藝文典章之重斯文蠲續賴此流傳何得云非時之
要乎

宋書卷四十六全闕取佗史附入故張敷張暢重複牴牾
宋人校語似未審重複 殿本考證箸之

宋書自序有自注語索虜傳僉人謂換易爲博七字亦自
注宋書中闕字往往可據南史補之李氏多襲休文也休

文體清醇雖未澹雅亦是斐然其于合傳各有意義同
福其禍關國盛衰詳略之故不愧良史其大兵刑輒以始
末備之一傳餘文互見尚緒秩然可謂隱密有條理不克
尙友孟堅固已抗手蔚宗

讀齊書蕭氏家難尤劇子顯言之未爲沈痛稍通術家學
論贊屢述之未免蕪蕪太祖紀建元元季二季三書以褚
淵爲司徒而亾固讓不拜之文尋省本傳始得其故族史
帝紀往往有似此者

宋于庭先生論語說誼公羊專門之學由大義以通敷言
論語二十篇子夏等撰集先聖敷言大校明春焮之旨標
性道之教推變文從質之志知所損益則明堂定王制春

五

五

焮合天運皆具于此百家之弁冕六藝之總龜旁推交通
而亾餘蘊偉矣哉

孟子趙注補正粹于閻翟之書中引李申者說天之高也
節最核王者之迹熄而詩亾爲采詩之官廢而詩亾風雅
頌之體自有一定不得謂黍離降爲國風雅亾一義大不
得該全詩此解甚確

借葉清渠所藏呂西邨泥金書行楷冊襟臨諸碑一冊昨
在書院得西邨手拓漢鏡一紙曾侯鍾銘一西邨選于金
石不在伊墨卿太守下曾侯鍾卽阮氏所謂楚王鈞鍾也
蕭子顯齊書意存險側而文轉平夷喜其激射抑揚不爲
苟作志文簡淨高于休文紫身傳多表制度以兵爭始末

已具諸臣傳也全書贊語最爲蛇足惟于數人同傳以贊
表合傳之旨耳文章體格稍能變化於時風會不尙整栗
也

閱梁書帝紀始末可尋頗勝宋齊

珍執宦遺書夏時之學冠絕古今莊氏家學皆由春焮而
推董胡母之遺緒于是大昌

閱陳氏采菽堂古詩選氣體博大以情辭爲職志所見既
正說誼多人深敷

爆竹聲中客子已海隅五載矣干戈擾擾日月昭昭不知
明季當在何所以上王庚

偶閱制義叢語憶在竹崎舟中與伯徵分案閱是書抵掌

六

六

大噱此樂胡可再得耶

遇鄞錢允吉自言明季忠介公裔孫遺訓子孫耕讀不仕
至今二百季子孫爲博士弟子違祖戒入闈應試往往有
佗故異哉烈士之不朽如是

閱梁書卒業整栗而有事外之致當爲南朝諸史冠

閱陳編修尙書大傳定本嘉慶以來儒者漸講西漢之學
不佞少治毛詩不欲襍後鄭說治易苦孟氏之學敷尙書

一不幸遇秦燔再不幸遇馬鄭不爲十六篇作注三不幸
遇晉人作偽四不幸而伏生大傳北宋後殘闕不完區區

輯香大義亾失不少西漢之學誰其尋隊緒之茫茫邪前
盧氏後陳氏大止攷訂之勤耳

閱東越文苑傳始知汀州張孟詞駢儷文八十篇爲人取
不傳于世宜予亦之五季而不得見也

閱北齊書神武紀殊凜凜有生氣

北齊書氣體健舉辭旨簡切相其立幹似學班書而諸篇
或有論無贊或有贊無論或論贊俱無觀文襄紀後宋臣
校語知非完本久矣

予治史初欲隨筆條記闕失誤字疑義駁文然廿二史攷
異十七史商榷既有成編百一之補苴大非所急異日當
專爲表敷之學耳

讀北周書南北諸史多有闕佚甚至爛失數十行者

周文帝始終臣節慨然有制作之志規模宏遠材兼文武

日七

七

兩漢以來豈易得此護之扶掖少主不可謂非伊周之地
異時專政怙權但可謂之不聞道未遠有不臣之迹也

大誥入蘇綽傳九品官章入盧辯傳固以表制作才大以

見字文革故之迹權輿周道無繫魏政者矣今狐史才出

李氏父子上抑决所本舊文實爲簡要耶

魏書殘失齊書次然北史雖事等胥鈔體成文簿夫不可

廢矣

明日立夏春事已非浩浩白日悠悠我心寄慙埋憂何天

何地偶得二語曰薄醉易醒春盡雨所歡初嫁客中貧又

得二句云亂後妻孥遲對泣近時文字畏知音

閱十七史商榷王氏推崇承祚子夙論適合錢氏廿二史

攷異體例尤嚴論著述則錢託體高論后發則王爲功多
安得假三月之力取二書尤要者錄于諸史簡端然後推
尋其所未及前人云讀書關係福分誠哉是言

夢中得一絕句燭光紅炮鬢髮淪落人閒百不堪春燕
春夢似相識眼前風景是江南

十七史商榷於唐獨表王叔文之忠非過論也予素不喜
退之永貞行可謂辯言亂政以上癸亥四月以前

重九出南郊訪李太白讀書臺故址碑刻僅存荒臺已蔓
艸矣坐南臺寺望浮玉山俛清官潭風日暄暝絕亾焮意

黃鞠亾觴聊當登高曠展念公季教督臺之集風流雲楫
閱荀悅漢紀三十卷仲豫通春焮申鑒之作粹然儒者漢

日七

八

紀裁割漢書一以治要爲立言宗旨所以陳黼座正史裁

著論數十大義所繫陳善閉邪可謂因事納忠奸簡之

過未免失班書旨趣不特情事曲折之未周也王銍序言

不當以班書校所紀開有漢書所無

閱袁宏後漢紀六有氣甄殆過仲豫荀氏生東京末造文

恣卽于平夷奉詔修書故溫然而不敢放袁氏所見羣書

今不可悉攷采擷旣廣出以自運又不似荀之不出班書

一醕一肆義恣自殊耳

家語疏證推廓不盡錢馥跋云古家語廿七篇實在其中

以古文尙書例之似大可信竊以爲王肅必多改定矣予

夙論以爲徒亂人意大持之太過鄂刻當出明季本多有

從史記左傳改者而又不盡毛刻夫多譌效異同觸目而
是鄂本有與疏證所引宋本合者

方彥聞萬善藝室文六卷玉珊寄江西新刻方文密栗勝
董蘭石而貽宕不逮綺藻麗密而未盡簡質清剛者與竝
世有董固當拍肩挹袖顧祖香稍後起近方王眉未有幽
思近董姚選駢文類苑僅錄彥聞蘭石文序一首疑梅伯
未見此集也

溫煇莊先生味經堂遺書復記所見 易說深美闕約如
加王心焉可以當浩乎沛然矣 尙書既見精深而有遠
恩唐賢學溼文似未到此 毛詩說推見至要抉經之心
古人如面語也楚茨集釋推尋禮經定爲天子大祀一

日七

九

字汎設集傳公卿有田祿之言小矣 八卦觀象善言天
者必有諛於人先生當之辭子衡後敘闕著書之心能提
其要卦氣解則西溼淮南王東溼高密之言洞然無復障
蔀繫辭傳論依經立說旁推交通致用之學非經生之業
覬正羣言所當者自廢彖傳論門亂不亂有物有序而言
外之旨尤廣彖象論大義數言同條其貫而于用人之消
長官府之舉廢武事之張弛仁義之本末重言申明若重
有憂者古大臣之陳謬豈徒儒者之著書也哉先生之說
易也蓋深于禮春焮故典常之小大密于康成天人之原
本究于江都兩溼鉅儒始以兼美 周官說周官記不名
一家實事求是似條邈未完補冬官取裁羣籍未注所本

此後人之事纂錄管子呂覽以當義疏夾僅題子曰不署
本書唐以後著書自以標楊爲宜卿珊補輯後三卷倫序
尙簡率劄記之流不當名之周官說也 春焮正辭十卷
舉例要指先生書多未竟之緒正辭往往有目有文然而
皆可推說宗伯甘盤舊學老成典刑經說皆非空言可以
推見時事乾嘉之際朝章國故隱寓其中讀楚殺其大夫
卻宛篇於身後大姦脫距如有先見得無入告嘉猷有以
開明 睿知與立言之效于斯不朽讀先生書而左氏不
傳春焮之義益明卽公羊之偏至如衛輒父子之論何嘗
不講去其非以求其是乎墨守者可以悟矣 樂論二卷
蜀學夙未問津中有心知其意者亦冰釋而理順由莊子

日七

十

之言悟瑟弦之律吾故曰周秦諸子空言精神皆與六
藝通也 四書說盧牟六籍毋申四科不當以箋釋來之
章法完密起伏有神可入經師文鈔授學子讀
莊卿珊尙書攷異金縢以下未成大旨謂有夏書亾虞書
二十八篇而外佚篇不出于孔門文字亦取不甚再改謂
段茂堂之拘說文孫伯淵之信史記皆不爲定論大都得
之珍甄先生爲多然今古文攷證尙采秦誓卿珊以爲得
自民間不入二十八之列尤謹嚴矣釋書名源流晰正變
詳可教學子辨正秦篆靜及許書謂有秦隸有溼隸有八
分有章艸皆如金湯之固斷王次仲爲溼人持論大堅
卿珊文鈔扶質立幹自成經生門徑石鼓攷證出于嚙疑

而益暢其說汪容父氏之言遭其摧拉不得不畏後生而以書迹爲集字而成竟與予二十季持論昭合夫一奇也跋味經遺書有進御之文日富風論之隱益深家學授受固當觀于其數開州志序言治河主故道鄙論大合其與孫伯鼎書曰河患莫甚於南徙涉潔離絕淮黃交會皆受其病如疏小清河通于大清河以復涉瀆故道又疏馬頰徒駭諸河故道導河會于淇漳以入海則二渠之蹟復而河治河治不復南而濁流不混于清淮而淮次治夏菟及入淮之施肥合流趨巢湖以注江則古跡盡合而淮益治復何有湖漲堰危之險費數千萬億之訾于不竭之壑哉裴文達治河三策論河淮合流之弊治河宜復故道於無

日七

十一

妨于漕運一時經費浩繁省數百季歲修振郵之費廓千萬頃膏腴糧賦之地綜覈水道修復古人行水之利則溝洫田疇之治可以次修復舉行沈君溝洫圖具有其說雖小有齟齬而大體已賅足資采納云云

孫佩南同季宰宿松創問經精舍將謀人士以經術文藝未舉而太子爲續行之說經雖僅繙帛夾漸識門徑辭賦頗有佳者周生永濟菱沼焮柳句云人老西風又一季張生燦樞樹人句云詠絮仙才已嫁王均可誦也
會稽趙搆未作令江右刻叢書五集冠以臧鏞堂韓詩遺說由獻傳鈔足本又張皋文虞氏易事夫子與戴子高所訪得于福州者餘多宋窠之士叢殘之槩

許季仁太守碧聲吟館談塵記養生要語曰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動靜以敬心火乃定龍辱不驚肝木斯寧澹然無欲腎水始足

撰方存老輔仁錄敘輔仁錄者存之記師友之言爲書四卷多可觀感摘記于此 許鼎玉峰曰人有善名最不易

副 方士超魯生曰筍初出土便解釋亾干霄之望已樹初拱把便結實亾喬木之望已學問須循序漸進 馬三

俊命之曰人當立于風氣之先不可隨風氣走 甘盤愚亭詩曰男兒但要循天理餓死首陽是善終 張泰來瑞

階曰憤時疾俗終歸于薄 朱魯岑曰發潛德之幽光必卻如其分使外者有知亦亾愧乎其言誅姦諛于既外必

日七

三

務求其實使外者有知亾亾恨乎其言不然非諛則誣也 吳竹如曰王祥孝而不忠亾由全馮氣質未嘗學問祥氣質偏于柔善故用之父母之前則爲孝順用之君臣之間則爲諸媚 何慎修子永曰人之學問須於向來不足

處有長進若但于向來好處上長進恐弊病亾因之而長 萬斛泉清軒曰一日居乎其位必求一日盡乎其心一

日不克盡其心卽不肖一日居乎其位 程祖植曦之曰向覽隨園詩話恩當時士大夫之言論風旨歎宇宙之亂

機早呈露于彼時風氣中矣又曰儒者之言不必問其說之行不行當問其說之是不是 寶璋蘭泉曰氣稟所拘

終身如在桎梏物欲所蔽到處莫非巖牆又曰耐不住三

字是有事時的病閒不住三字是無事時的病 吳竹如
又曰講學而不切于躬行似于辭章中添出性理一門與
帖括何以異乎又曰文字應酬既害正學又損元神 敖
冊賢丹甫曰與常人勿談文勿論學彼以爲形其所短
楊仲乾曰細推名心夫只是利心忒亾清濁之分惟曾中
多一轉折耳 胡純伯良曰天下之苦孰有過於私欲極
枯時形局脊者乎又曰無聊二字躁動之根也又曰古人
禮文繇重今人率略古人多事所以省事今人省事所以
多事

日七

三

閱葉已畦原詩此沈歸愚尙書之師也所論精實者十八
迂淺者十二然一傳而後遂苦陳腐或者濫觴於其師之
主張理與事耶不必然矣
十二月謝病受代衣裳在笥印綬辭身文字詭癡性情抱
獨此後儻容寄傲監水爲盟佗率回憶登場搔頭一笑而
已 以上丙戌

閱七家文鈔七家不足盡近代之文此選不足以盡七家
之文望谿安雅而失雄健海峰整栗而病枵中梅崖峻拔
而苦蹶張秋士清削而傷單薄愴衰骨力音節足名其家
而曾次爲我法所拘若柯有韵味而少精神大雲有精神
而短韵味然皋聞溫然君子之風矣
閩劬炯甫選刻同時朋交詩篇曰篤舊集中多相知故人
今則塵有存者跋吟喟然掩卷而罷

正月之晦解裝安慶已決歸計真遽廬矣

校定桐城方宗屏虛白室集詩文皆得雄直之氣稱心而
言不來工於音節字句而志識卓然扶質立幹如其爲人
明季桐城姚康休那太白劔二卷皆論唐巢寇時事蓋感
當時流賊而作觀錢飲九序當日有刻本此寫本不知爲
何人傳鈔姚蓋史忠正幕下士目擊世亂奔走辛苦不獨
陳古刺今情事適合論議襍莊諧頗恢詭矣傷心之言宜
其過當也

日一

西

陳鄂士書告王松谿人日病逝臨危有詩題云病亟矣曾
中實無一事作詩畱別仲修知君性急數歸程君未來時
我欲行拖泥帶水尋歸路賞月迎風約再生笙崔九天皆
我侶鸞鸞三月待公盟皖公山下季來別記取千秋萬古
情讀之眼枯心碎
都昌李乘時秀峰妙香室詩才氣亾前奇情妙理甌北船
山能不卻步

佛滅度日江船展輪辰已閒泊上海不到春申江上十三
季矣填闔夏甚幻詐日多所異者鉛槧生涯書估竟爲大
宗爲意料所不及望日征人到故鄉矣
攜兩兒上豕後薄游湖水淪漪四山如妝入鏡靈栖亾恙
游侶已稀魚鳥親人鬢眉送老得不感槩係之

閱阮亭詩餘一卷與予舊藏寫本跋異嚴修能柯家山館
詞婉約可歌袁湘湄瓊館詞秀潤如秋露中牽牛等也

謁上元何青相先生自粵東解峩使任作寓公杭州八十
耆英聰明如少壯接襍論文如入古圖書見高宰平教授
五丈神明夫不衰

吳下新刻定庵文補遺於已刻之文篇目不同複見至六
七首似竟未尋檢可謂鹵莽矣

鄭小尹六書淺說平易近人未及胡氏管見之稿摯

曹仁虎轉注古義攷語無歸宿轉注之說曾文正得之然
夾漈已開其先

葉調生吹網錄溫若有餘想見斯人必有道之士

錢謙益跋波亭詞一往情深似謙眺柳惲詩篇也

元和沈四山人詩錄六卷甚高秀所謂山水清音大有道

日七

五

之言也蓋江陵叔之友

金石聚十六卷衢州張德容松屏鉤刻漢魏六朝拓本攷

釋文字大頗精宋學識中下未云詣極證石鼓爲古籀語

最確至婁山刻石定爲趙武靈王文字皆不類戰國時未

可信也近出之庶孝禹表道峻旣書執最古季地亦合紀

載之體疑非所疑卽楊暈買山記亦非後人所能僞造張

君以景君碑筆鋒如折刀爲精鑿所撫古蹟一以平方之

訊入紙間入鐵側古來渾穆適厚之澆殆盡夫可云妄作

人言太守於近世所出如吹角壩沙南侯諸刻皆以意增

入不可見之字以爲欺炫未免心勞日拙之誦

審定無錫秦大夫澹如虹橋老屋遺橐澹翁爲小峴侍郎

少子早飲香名翱翔幕府詩近中唐少壯經意之作皆已
散佚宦浙後季輩已老性本冲夷不失故步予悉心理董
大凡清越有笙笛之音文以論關政術者爲上卷譚藝紀
事爲中卷襍著爲下卷稍芟雜應酬率爾之篇以報卅載
文游之契

審定友石齋詩集古民先生遠師梅邨近接穀人而探源
於劉文房王摩詰志和音雅力洗蘇豔亢厲之習爾日正
讀樊榭集覺先生五七言古詩相左右紀羣之拜垂卅季
夙管諾責得以讀定遺文亦歸來一快心事也

審定夏薪卿在茲堂詩六卷畢薪卿逸才天賦少學韻語
寓意卽工予以咸豐六年客京師薪卿父子儀農曹世父

日七

五

紫笙中書皆在官又延吾友陳雲欽爲之師過從談藝亾

閒晨夕薪卿舞象之季以詩見質製題結調有成人風引

爲小友別七八季故里邁亂亂定歸薪卿開關自西安歸

娶已有詩數百篇予爲秀水學官有書規之已而薪卿弃

諸生官吳下仕旣連蹇縱飲疏放家又中落比予罷公車

作令皖中而薪卿遽卒在吳治水經注亦未卒業今年吳

子修吉士以予歸里出薪卿遺橐爲刪正箒錄三百餘

篇音辭高亮差有合於作者回憶當季裘屐之游雲欽以

兵紫笙客从子儀亦偃蹇需次府同知前沒薪卿名家俠

少才性過人一官落拓沈酒以終亟老故人何忍聞其忼

槩之歌哉爲序一首所感旣深其言絕痛以示子修乃曰

泓曄蕭瑟要亦不愧其言子修薪劑中表也

楊大令佩瑗葆彝刻大亭山館叢書未竟數種屬獻校正

張皋文先生握機經正義以經師家治古籍語多慙至篋中有明曹允儒集注本誕正文字張氏多與閻合劉海峰文鈔二卷亦張先生所錄取校海峰集新舊刻本字句異同往往張本勝豈有所點定耶

東瀛刻本古逸叢書校讀急就篇爾雅論語如佳山水游頗引人入勝也

讀劉融齋先生藝槩陳蘭甫先生東塾讀書記如飲醍醐二家皆當補師儒表通儒中也

審定蔡子鼎金石存略四卷子鼎喜蓄碑拓鑒別甚精虛

日七

七

僑之論一掃而空陳義甚正于魏受禪上尊號曹眞王基各碑多致貶雖品隳書甄而眼照古人絕不隨人作計予爲老友薙髮其枝辭長語稍正譌失當敘而傳之子畱是編案頭三閱月本欲盡出篋臧一一攷論類集中金石跋一種藉以脫稟乃瘴暑久病不能卒業小料理之猶未盡予懷也

校吳西林先生說文理董前編四卷後編六卷先生尙志著書朱霞白雀讀王蘭泉撰傳如見古高士童幼學詩私淑臨江鄉人非一日矣吹幽錄樂經蠶業不表于世理董遺編若存若亡亟莫得見此殘稟十卷乃知儒師卓尔獨照開先後來江戴王段諸大師其書滿家而引端開山約

略具此矣舊艸師儒表前不及西林後未及融齋蘭甫誠非定論也

碑客持各拓本來有一紙似溘刻文曰惟斯新政假貸貧人監護大夫齊人君卿方正散金義直恩周立石刻舜我里不亾陽文八分雖云石刻乃借磚文筆氣頗近孔宙新政云云疑莽朝而字體似東京也

同季爰孫彥清來以寄龕文存刻本見貽浙東羣英茹古力學子珍彥清爲職志彥清握手使子益悼子珍矣

借餘杭褚敦伯所臧意林第六卷補逸爲汪選樓校本在周耕厓以前此卷一刻於海昌蔣氏斟補隅錄再刻於貴

筑楊氏訓纂堂叢書而皆胎於此本今日遂寫入卷方與

日七

六

許邁孫謀刻成善本以貺將來馬氏去取有神指如入瑤林往往見瑤披文相質範性寫情正復取之不竭今日之溘儒通義比物比志也

前夕夢中有人論陸務觀可以從祀孔廟甚奇

褚子方太守丈維屋尺牘家書彙百數十通率爾命筆不

修飾而成文語皆由衷見三十季所歷數千里所設施可

當年譜可作語錄天性旣竺涉世又深此卷頗勝人閒斧

藻文字

胡獻喟和子詩有捷徑不爭同事諒名山有約室人知筆亾俗韻偏書獄鏡有餘光復照鄰老矣已成今作手假歸未改舊吟身語長鄭重殊愧其言

小住滬上聞宜昌楊守敬悍吾在此相見甚歡悍吾自東瀛歸積書至二十萬卷所得唐以前經籍卷子本及宋元難得之籍甚夥海內未易僂指王謙齋陸蘭生邊拙存太守皆得見於逆旅身程凌子與桐城蕭敬夫久客誠一時勝集矣

蕭敬夫三季前與予相見于方存老柏堂別後心目中以予爲髯嘗爲白未言之已而知誤今日以二絕句見投曰昨日人還自皖濱傳君狀兒一時新若非別有陳驚坐定是如來有化身故里詩人高逢夫關心搔首久踟躕爾來尺絮如相問先報尊容似大蘇此段可入詩話予瞻世以髯目有石刻自題畫象大斂有髯耳

日七

九

滬濱逆旅十日留中寒驟病決意馳牘移疾請去官蓋序補含山邑宰方檄莅官既罷皖游又東歸裝造化小兒日日以毘鷲成案見困芸生而已

安吉吳昌碩詩篇峻削剝落凡語有傳青主吳野人之遺風與故人洞庭秦檜之分鑣齊軌足當衙官屈宋之目檄之詩取徑中唐五言近錢劉七言染指蘇陸大體最近梅邨往季評爲山水清音無假絲竹者也

抵杭州郵亭曛黑入城喘喙回車無佗日之悔免意外之憂蕉萃誰憐沈淪自取入門幾作再生歌也

葉子奇艸木子八篇在繫著書辭氣不懟留心民物根極理要在在郁離子下無愧儒者之言克謹篇引貢禹言閱

之惕息貢禹曰攻山取銅鐵鑿地數百丈銷陰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水旱之災未有不由此也校新刻片玉詞盡記歷代詩餘艸堂詩餘詞綜詞律異同寫定攷異百餘事

友龔孝拱手定向書二十八篇逸書四十二篇斷書序爲僞視段莊所見尤瑰卓矣

邁孫新刻松壺畫贅畫憶錢叔美畫理甚深詩泐太白振響甚高所言深至可悟入學問文章匪徒藝事

檢全唐文目錄宋人譏文粹漏漳州刺史張登文賦今全唐文大無之故佚久矣文人之傳不傳有幸不幸向以總集爲尊於別集者正爲此耳

往在閩中得陳碩父徵君手校宋本淮南王書珍爲鴻瑤

日七

三

二十年中周季況戴子高趙搗未潘鳳洲陶子珍孫仲容皆傳寫一本子珍治淮南有季視學湖南日子音趣其刻行未果逡巡日月訪舊爲鬼同好日稀古學殆繇予謙官善病恐恐乎壽非金石計是書在篋中廿六寒暑當日與徵君手校管子同時收得而宋本管子瞿氏舊臧近季覆刻視陳校尤完予思仿宋寫定淮南刻成善本別撰攷異坵焉枯冬雪爽呵筆傳校卒業陳編卷中故人題字具在曷勝人琴之感耶大雪卻掃有君山之臥無安道之訪蕭然攤鑪游心於物之初緝帶羣籍見朱槐廬目觀書目頗有失諸眉睫之間者如半畝園玉函山房乾坤正氣集皆未采入甚矣纂香之難矧言述作乎

除夕卜一事縈心一人入室耳官漸廢肝木未平但塞
吾聽夫蠲怒之要久不作詩句中似有千言萬語要夾閒
言語耳縱筆書之自午至申成五言今體十二章乙亥就
枕意有未竟復成四篇改歲三日再賦凡二十首以上丁亥

龍陽易佩紳未子江蘇布政謝病解組以小除日至杭維
舟爲風雪阻道未入城以詩來約解裝俞樓後相見有干
春眼淚無乾處明日相詢此最先之句咸豐戊午未子與
莊中白送予廣慧寺三人相嚮哭失聲後未子與予書曰
廣慧寺三副眼淚可以干冰詩用此語振觸卅季舊夢老
懷何堪未子長子五季頽澤神充願漸疲病上元前日榆
園主人許邁孫招同王夔石侍郎汪子用許子社楊春浦

日七

三

高白叔有齧春之燕子遂拉未子爲不速客談諧百態豪
氣如管如長安酒肆中也上元夔老攜尊觴餞未子入此
歲來雨雪泥塗晴未五日昨猶大風今日煦如柳惠清若
陶潛梅萼未殘雪色如灑心目始有春意故人健在老謙
簪裾圓藤朱履居然畫圖夕陽影澹丁甯後期吾輩萍蓬
離合可識前緣正當眷此良辰不必重牽別緒

藍洲寄崇百藥齋集陳瑒說文引經攷證至祁生先生合
肥學舍札記溫粹入道之言左傳音義二卷家塾講受可
以單行陳氏書刻行未久雷浚有引經例辨已摧剝之矣
偶憶鉛山蔣氏樂府有淡月東昇日西陞鍼箱線帖消除
過二語可謂聲淚俱下矣

張樵野星使美國寄書千五百言隱軫回曲文體在鮑照
江淹閒

偶以羣書治要馬氏意林校淮南書頗有藏本宋本所不
逮治要節刪頗具數旨意林多改竄夫非率意爲之者

嘉定葛其仁鐵生廣文味經堂集選言不富而植體必繁
摛語必安叫囂楊槩之流當之自廢所謂使人意消者也
游黃山記殊有蕭寥之致廣文有小爾疋疏證又與彭爍
士輩游固知澹雅之士未有不以文會友宅心經訓者也
嚴蓉孫方爲人纂緝小學書時從予問故予又從蓉孫
傳觀曩詰治說文已刻未刻諸書聲音訓詁日益加密而
傳會虛造之病以起近日所見許夢西讀說文襍識珊林

日七

三

先生讀說文札記鈕匪石說文校錄王萊友繫傳校錄席
世昌讀說文記苗夔說文聲訂互有短長兩校錄最優聲
訂最劣今日又見江晉三唐四聲韻正入聲韻表古韻表
字母通說所偶古有四聲仍不免削趾適履所采夫不備
論入聲較有條理竊謂四聲通協晉二已自言小戎一章
再三改韻恐夫疆古人就我

審定詞律拾遺張韵梅校語精密固多凡說夫不少徐君
拾紅友之遺網羅敝失不無襲謬因譌且生澀俗陋之調
求備殆可廢也
亾友夏鳳翔子儀夔日山房詩四卷丁巳戊午閒京邸共
晨夕卽讀其少作題識猶在卷端已而故繩兵甲子儀轉

徙至關中改官山右往來河華間詩篇日富念亂憂生風
骨道上一權監掣旋又改歸吳下比亂定重逢徒有絛袂
奔走憂患善病遽卒子儀少席豐厚厥考松如先生爲東
軒吟社中人畱餘堂集猶是杭厲以來老成風格弟鸞翔
紫笙通疇人術業詩不多作高藝朗詣步武唐賢子儀意
在中晚間學東坡秀發中夾有奇氣令子曾傳詩通比興
居然名家夏氏三世知名家以遭亂中落紫笙客外南海
子儀父子仕宦不進語多鬱伊子讀君贈予及哀子陷寇
喜亂後再見之作怍焉心動哀感深矣
朱康壽淥卿筆彙四卷譚粹三卷筆彙記見聞近事譚粹
則商量文藝在說部中雅近宋人

日七

重

孫可之集顧千里校宋本有跋云道光丁亥曾爲文粹辨
證不知當時會刻行否予與許邁孫校文粹近一載矣當
徧訪之

孝拱撰詩本諛夏定小雅篇次云六笙詩本未編入漢世
固恆言三百五篇孝拱自敘云有作詩之諛有讀詩之諛
有太師采詩瞽矇諷誦之諛有周公用爲樂章之諛有孔
子定詩建始之諛有賦詩引詩節取章句之諛有賦詩寄
託之諛有引詩以就已說之諛其言實有金湯之固

閱詩古叢初刻本其言明清而毛傳明義弟二篇尤觀其
通魏氏此書粹美殊悔予夙論之莽鹵矣
許邁孫用全唐文苑英華各家別集詳校文粹異同予

則據義例覆校補以舊唐書及唐人別集二十餘家文粹
原本有意義者皆不欲勇改謂姚寶臣所據必勝傳刻之
籍且恐有裁制讀正者乃有寫人槩工之譌跋蹤跡顯然
刊正一二字不覺色舞又有文粹精當之字句後經凡改
倉卒莫辨者審正百十事益信三豕渡河彼方以爲實事
求是耳

校易林宋本居禮譌敝三課今本可從不少也陸勅先跋
云絳雲舊藏本有全注深愔其不傳

見舊拓偽周順陵碑明季石碎今世殘字僅存此本尙少
數百字楮墨古色完好得二千餘字卽非孤本海內當夾
無多孫伯州續古文苑著錄從汪退谷手鈔本後又見舊

日七

重

拓補校則汪所鈔非孫所校是海內非一本之證

閱江陰孔廣居說文疑語多馮朶所謂嚮壁虛造者矣
閱姚氏說文攷異臚陳諸本似鈕氏校錄爲有別擇也朱
士端說文校定本撮要行世語尙平實中閒遇从己之字
定己爲己古文言之成理而未稿

前日收得汲古閣本易林與鄂刻有小異乾之威女青以
富可知爲女清之誤今作女貴者由青而馳繆也

鄴陳餘山竹林答問說詩完密精詣泰興吳師最激賞之
夙未寓目郭晚香同年新刻見詒誠通津之筏也

光州趙月樵大令芷雲閣詩鈔五言如殘燈支支雨閣竹
使妖風七言只綠性冷詩纔澹偏到天寒酒不多男兒當

學萬人敵才子誰無一字師芳艸自隨人意遠好夢偏向夕陽明絕句憐儂不及卿飛起猶得隨郎上繡鞦

楊葵那

贈人

風日姓好有雲栖之游乘筍輿循江干一壘空明之趣入山望叢篁翠翠中一徑通幽精藍修絜八道場淪山泉滄伊蒲後拂竹意行坐山亭清語迤時憶亾友高昭伯喜誦郭頻伽直以一身穿萬竹忽然四面立羣山詩語以爲善寫雲栖之景此事卅年前塵罔罔

夏遂卿孝廉

會佑

紫笙舍人之孤也持紫笙遺詩春暉艸

堂集屬予審定少作差弱丙辰北行以後筋力于高岑出都避地憂生念亂成就于浣琴已而流寓嶺南吐音高亮

日七

壹

寄興溪湛而宮商絃會尤有琴笙逸響一家獻詠三世文

藻人各有集湖山有美數十季閒如夏氏者殊不多見

俗餘杭褚氏嘉靖六季張大輪校刻文粹正譌補苴足爲

善本然增減皆刊板改刻可見刊成後博采校讎必有以

佗書改本書者蕭敬夫書來云紹興九季宋本胡氏所藏

卽顧千里所據與金近園同撰辨證者也宋本尙在人閒

辨證成書未刻

購坊刻小字本易林出于士禮居而又有與黃本不同處

校畢乃知鄂刻百子本多可取而汲古本夾有精稿可從

佩瑗所藏愛日堂本注卦之複種最略閒有勝毛本之字

綜四本合勘去非亦是正不易易林多經師遺說直與

白虎通義相出入每當疑義不可不慎言陶心雲言丁儉卿釋文疏證中往往訾謗黃刻安得取以進退駁文耶越旬日心雲寄丁氏易林釋文寫本至矣

吳牧騶太守小匏廬詩話十卷隱秀庸峭所取不蕪襍可信其自爲詩可信其爲人

孟廬札記八卷嘉興沈銘彝箸談藝述聞泚筆安雅言外有潛靜幽愷之致庸閒齋筆記不中作僕卽冷廬襍識尙

遜其雋永也

海昌陳仲漁先生簡莊文鈔六卷樸至溫潤經生善士之

文正不易到聞說文正義遺稟尙在人閒

吳閩莊文言

寤寐亦

之矣

日七

美

錢禮部筮仙書來得吳門費念慈吧懷寄還予甲子季在

閩寫定董子書稟本此本戊辰春在上海示龔孝拱屬爲

審正逡巡數載而孝拱物故叢殘淪落不可知乃爲費君

收得輾轉歸楚人之弓大可異矣校治董子原本尙在篋

中佩瑗今季過錄一本既重得舊手寫本頗恩整比成書

矣卷帙子高題篆見之索紱

亾友江山劉彥清嗣子毓盤子庚有槿香館詩頗欲唾弃

凡近五古有近篋中集者尤激賞其詠蘭二語春夢遲算

逢三月心事馨香又一季

張稚樵悼亾詩有一首云海水難量記恨長悲君悲我兩

茫茫一枝會畫春山筆夾雨爍鐙賦悼亾

校駢體文鈔是書子二十八歲時初評識於閩中者已八
夫光緒乙亥再評于金陵貢院閱五季庚辰三評於金椒
官舍倘略是正康刻誤字未及發書校記各本異同也先
是戊辰己巳閒家居交武進莊仲亦傾衿談藝仲亦讀書
最精密校本盈數篋尤致力者三國志是書則與楊佩瑗
同校讀時二君客揚中丞幕府也人事勿勿久欲傳寫未
果分張十五季是書未嘗不在篋再三論文卒未一一讎
勘衰病歸休杜門息影稍理故業時仲亦官閩盜逝數寒
暑矣鄰笛酒罈徒有腹痛以同岑之好重與佩瑗游析疑
望益歡若當季戊子秋晚得假佩瑗舊校是編點勘研精
然否異同蠅頭茂密予先借易林禠校各本人事作較粗

日七

七

畢延壽書仍未寫定而已歲餘短景矣是書溫故兼旬卒
業老作長恩病滄特健聊書本末以識因緣冷淡生活憾
吾仲亦天上修文無復賞析聞當季楊雪漁授經節署夫
嘗逐寫一本不日黔陽使車歸來更當取以拾補
刪定陶子珍撰廬詩存二百餘篇高秀肖其爲人正不必
壞謫仙畫少陵也子珍幼學窮經逡巡宦達推蘭埋玉中
道無季展誦遺文心枯淚涌子珍詞彙刪存百餘章初學
姚大梅傷于碎澀庚午以來予力進以姜張詞格一變通
籍後一意清綺日趨平正有陳西麓方千里筆意似又一
變也

嘉定陳詩庭讀說文證疑一卷卷中精碩語皆王荦友所

主故王氏爲集成

褚貢士未寅同年未 廷試卒遺孤守隅年十九能讀書
方欲撰說文孳乳表張忻木以女妻之不歎爲未寅幸有
子也

鄧懈筠督部雙硯齋詞宋于廷序之忠誠悱惻咄嗒乎騷
人斐回乎變雅將軍白髮之章門揜黃昏之句後有論世
知人者當以爲歐范之亞也

劉子庚以影宋寫本淮南見借又彥清手校莊刻本顧干
里校宋本與陳徵君本詳略互見彥清博采梁盧孫諸家
校語足爲淮南第一善本羅渠臣欲撰淮南釋文得此已
十之八矣莊刻所舉御覽未盡可謂粗獷藏本真偽且

日七

天

不足辨茅刻本大可廢矣謀刻是書以竟二十餘季夙嗜
夫以慰吾亾友劉彥清氏之志也

山陽丁晏儉卿氏以士禮居所刊易林傳校宋本不甚可
信尋釋舊文實事未是撰釋文二卷稿信爲焦延壽撰最
善故事體兼疏證於西溇以後闕入不少然多可信文字
異同每從毛何二本不用宋本辨正顧千里翟文泉牟廷
相三家之說夾持之有故是稟頤志堂叢書有目未刻近
日南菁書院叢書刻之未見也

除日檢篋中先哲論淮南書之說杜門不出殊蕭閒也上
戊子

日記卷七

日記卷八

復堂類集之四

鄧太守笏臣空一切齋詩五言如茫茫瀝江水城上有高樓樓黃鶴官私都莫問煙月暗前汀開大廈誰氏居儼然逆旅客纍纍北邙山萬古人安宅北帆駛河流直雲溪塔影尖房池暝魚爭穴庭喧雀趁巢夕直率少媚嫵老亦愈個癸芳癸七言如粵景模蝕雲妒月鶴聲淒緊露零秋又月轉闌干嫌爽短風吹褰袂情人扶憶絕句有隱仙庵裏桂香正學祠前菊蕊黃落葉打門落一寸教人那不憶家鄉五古則勉旃篇七古則章臺吟真氣盤鬱皆無愧古作者矣

日八

一

王棻友氏校正鈕非石新附攷中言古人段啗有三例甚諦又曰古人皆以耳治今人皆以目治名言也
吳晉王太守處州筦榷回以李北海正書葉法師神道碑拓見貽追魂碑行書此正書未見著錄又謝靈運詩刻及宋人題名亦各家未載
許子曼同季自平度寄翟文泉易林校略至予亦之方殷可以推正丁氏之然否矣
予聞長白宗山歎梧郡丞名字由侯鯖詞五家中吳晉王為卅季舊交鄧笏臣俞小甫邊二潭歸里後譚執甚歡而宗書已前卒今者校定遺彙詩篇秀逸詞旨遙深襍著文外獨絕言之有味且嗣宗至慎頗有見道之語蓋心儀之

不識君九地精靈亦知有此不謀面之知己否

俞小甫瑤琴室詞雅令夷婉望而知其深于詩者無賦碎之習有繇會之音

見倪米樓嘉慶十九季日記手書一冊文采斐然想見南國承平湖海之士跌宕風流太自喜填習入妙有雲林菴習所未載者

課僮斫艸忽憶沈文忠公地黃歎以風時賢忽忽若前日事今所風者壽考鼎貴且當軸矣

南宋倪樸浦江人遺文一卷有擬上高宗萬言書與陳同甫善好言兵以居鄉得鼻徒鈞釋歸晚宋謝皋羽輯其遺艸今沈毅成刻入豫恕堂叢書

日八

二

雨瀟瀟時作時止秋意深矣予哀悄然記亡友朱廉卿言慘澹澹字淒涼涼字非此不足以形容老積唐益有味乎其言

魏邸珍碑金石錄後久不見於世唐狄梁公祠堂碑梁肅文胡証正書貞元四季立寰宇訪碑錄續錄皆未見類記于此蓋新購於碑客者

蕭山沈豫補堂蛾術堂集中學海堂經解淵源錄經解提要羣書提要持論近人可為初學導師似不以近代說經輾轉稗販蔓衍亡涯徒滋門戶之閼者為然

考市買得包安吳書懷室扁欲與舊藏張未未先生蓬室扁同張坐隅以寄蓬蒿鼠壤之慨

閱陶子珍吳縉齋日記二卷幼學佔畢程課如童子證經
討史條舉件繫詩文襍彙次虛旬腐心鏤賢欲與造化
爭欲與古聖賢人寤息必窮必為傳人然而令名不與壽
考期矣

葉槐生貢士績學善病著書未成研精校勘博綜羣書主
講上海相見甚歡以為鄉井耆舊凋喪朋輩大且闕宋槐
生新交足張吾軍今季悼亡歸里過從神情蕭索遽捐館
舍可謂有才無命矣此一陶子珍也挽聯云朋好已星
與子論交尋舊學人生若朝露至
竟功名幻景有才無命誤登科

俗高子韶滬上活字新印縮本圖書集成文學典作者列
傳至千百人學如牛毛成若磨角能廁此千百人已大不

日八

三

易矧不欲為此千百人乎我曹當謀有餘于千百人之外
字學典後附文房攷書人列傳次緜猥矣

秋日淫霖平陸成江浙東西哀鴻滿道矣

校鍾文丞子勤所纂定魯論語禘用諸本不純師法不若
徐新田魯讀攷為不溢不濫也

程蒲孫言中自有自定內外集寫定本在蒲孫所又言龔
孝拱有說文理董稟本在吳下又蒲孫方輯定龔先生季

譜云

校獨寤園叢鈔四卷永樂閒出使徼外記程並述各蕃部
形勢風土習尚今日西北洋猶是也後二卷王尚書瓊守
邊經畫之蹟不無夸詡然主守不主戰固以趙營平為法

後日熊王之失正坐不能固圍耳

嚴章甫者鐵橋廣文之弟著說文校議議云許氏所謂讀
若皆說段借非正音又云重文皆注中語不出篆文後人
依注增之又云陸德明釋元應所云說文作某皆說文自
有正字經典自用假借不得以說文改羣籍此其著書大
要

番禺葉南雪太守衍蘭介許邁孫以妹夢盦書屬予讀定
綺密隱秀南宋正宗于予論習頗心折不覺為之盡言

近日合學海堂南菁書院兩刻經解取石印本分經類次

先正授受州原淺深大小付後人探討耳然合觀之裨販

專輒二者尚彙可芟者十之四

日八

四

王夢薇撰說文逸字輯說大意謂許書說解中兼有隸俗
通用字不盡本字且不必盡有本字最為通論卷首論十
九文其字當有而不煩補篆可信也

嚴章甫又曰凡言夾聲皆本部首為聲以此為獨得而毅
然專決一一質言於是許書引經並師傳異讀而全書

重文皆可盡刪似非闕疑慎言之學惟言隸變通用字說
解不拘注中無正篆之字不必盡屬寫改亦不能據補佚

篆此意與王夢薇不謀同辭者矣

嚴氏又撰五音類聚十卷其言曰古韻字音即韻禮記
聲成文謂之音是其證古音莫備于說文凡言从某某聲
謂之形聲孔通也香芳也字乳也酉就也天顛也謂之諧

聲形聲之賅諧聲猶段借之賅通用或謂說文詳于義而略于音斯不然矣據其成業撰五音類聚以聲爲經形聲是也以音爲緯諧聲是也四語不安以形聲諧聲爲二六書爲七書矣但取許語以藉羣經重文讀若夾分時代未盡足取自生有部障有不備者偶一舉之羣經韻語大聊以濟諧聲之窮非端賴乎此也故以聲爲紐同聲相聚而音成焉五緯各屬不相混淆有正變亾通轉云云其目宮類東音第一商類陽音第二以上羽類支音第三支音支以下一司以下角類蕭音第一卷一蕭以下二徵類眞音第五乙以下一丁以下大略以說文四音以下二徵類眞音第五乙以下一丁以下大略以說文從聲分十部夾古音家之一流也

日八

五

宋本陶集汲古閣毛氏得之顧伊人相傳以爲東坡書者毛氏鈎刻後傳本不多鄂中覆刻毛本心雲購全板臧穉山艸堂印行海昌吳兔牀本陶集則湯注本文字案正如桃粲源詩敘之規往詠古詩之田子泰毛本仍作親作春不逮湯注本蘇書之說似未可信

竊願發篋中小學諸書依許書部序有疑義異說各取一則曰六書定論不能定者曰六書慎言大旨歸于簡要前日程蒲孫言許氏之言曰曉學者達神指今之餽飭毛舉之言如何可識古人之神指蕭山王氏說文訂補之說劉字庶乎知神指矣

張行字子中說文辨疑語多精確而平實可信孫月坡選絕妙近書三卷多幽澹怨斷之音可以當中唐

人詩矣今李游鄂交關季葦乃知集中有借刻名氏者庚寅八月記閩中聚紅榭雅集詩習倚聲倡揚辛劉之波惟枚如多振奇獨造語贊軒較和婉入律

漢軍文焯未問疫碧習持論甚高摘藻綺密由夢窗以歧清真近時作手頗難其匹

故鄉三除夕矣翁尙健飯婦不下車兩季後再遇壬辰藥店尙餘龍骨千載上壬子甲乙大樹且容蚍蜉以上已丑

改歲十三日南皮張師以武昌經心書院講席相延書院爲公視學日創構課郡縣高才生以經訓文辭略同詁經精舍及學海堂之制師及風期敬諾戒行

校高子容遺詩往答笑言酬對如夢如塵猶憶初定交時

日八

六

出詩稟見質如南飛此夾無身鶴東公長江有大風八千里外初歸客十一月中最冷天臨水樹橫臥吠人大倒行皆擊節許爲直到古人歎老相見猶語平生一旦分張遂有方回莫贖之歎

張樵野太常海外歸來過訪蕭齋傾談移晷溟渤風濤惟賴長牽身手持險得平與使者深言多可慨息

發舟過超山下萬樹梅粲春風亾恙廿季前諸老清游已成陳跡復堂喜句在蒼煙野水中矣

序南昌萬釗礪民礪龕詩艸諧鬯情靈興寄幽遠佻染蹶張之輩望而僵走與蔣幼節郭晚香酬和最洽遙聞聲而相慰異落同岑此行將握手海上夾勝緣也

同子長蒙未游范蠡湖落帆亭諸勝柳色依依迴黃轉綠
林亭疏野疊石靚秀泉壑迢遞筍竹映帶酒家於落帆亭
祀劉靈秀夙非酒人未能頌德茶話而行

滬濱接吳菊潭萬礪民吳滄石倪雲劬說劍傳杯傾衿抵
掌夾可云物外之游矣

吳滄石齋頭拊缶製古雷文致工今日目治之一張樵野
太常寓齋見繆幼岑使俄彙編今日目治之二鞠潭案上
見正書北極寺碑拓題鍾繇書未見箸錄疑是集字如周
孝侯一石然何處得元常正書千數百言供其擗擗鞠潭
廿季前得之李笙漁今日目治之三凌子與寓樓出凌忠
介公與子書墨蹟殉國時絕筆尙有別父書分授佗子姓

日入

七

不可蹤跡今日目治之四忠賢手跡如拜衣冠最爲眼福
再覽滄石元蓋寓廬詩稍雜一二支弱者竝世殊少此幽
清笳筑之聲也同人勿淺視之

俞成之來訪談海鹽張爾櫛撰畧林紀事甚精刻本傳世
絕少記此以末

輪舶風月凜寒過九江風小緩晴波曠邈黃州上下城鎮
絲絡形執攬結眺覽初接病懷少舒停輪漢口渡江入城
解裝陳藍洲旅邸雲門夾來語十八季離抱悲喜交集矣
吳澧園而在又將抵掌高談故人黃土有子溫文相對悵

悵
鄭湛侯皖山一別又八季矣見其三子少者在皖孩提今

已角升有文會餘庠校日月不居推排老輩湛侯久芬室
詩艸少作韶令皖臺多澹雅律詩作仄調拗體夾疏古游
黔入蜀又嘗赴山海關軍前入晉藩幕中一變而爲矯亢
之格近三季鄂督幕府心力稍積放矣

雲門近詩一卷才性竊深音辭曠逸相其輪困離奇非矣
梅之材可儷樊山習如彈丸脫手獨繭抽絲不膩不豪自
成馨逸

安研書院講舍當黃鶴山下訪者舊遺書得見溱川秦篤
輝榆邨警書三卷曰冒道篇比事篇冒道續篇論學論治
平實切近首言五倫配五行朋友如土寄王於四時奇而
頗礪其佗精語如改過卽天牖其衷怙惡卽天奪其魄

日入

八

天下凶所謂大善也小善積焉耳凶所謂大惡也小惡積
焉耳 未有家不理而治可移于官者也 教子孫當以
賢詰望之不當僅以科名望之 人人知我無可知者矣
人人不知我矣無可知者矣 舍平實而言精微不精不
微者也 讀書入眼易入口難入口易入腹難入腹易入
手難入手易入足難 心直者多疏君子每被小人之害
者疏而已矣心邪者多險小人每占君子之先者險而已
矣 管仲者周公之臯人也商鞅者管仲之臯人也王安
石者商鞅之臯人也 言有甚美而不適于用者言有似
偏而可救夫時者性情通達則艷處化處境之高才也心
气和平則血脈固卻病之要藥也 獻病五季矣 秦氏又

有平書

南皮師坐上孫中容同季談周官先後鄭之學新成周官正義六十餘卷條理完密專門之業也有人哆口左氏進退以據云換經傳疏證不信周官禮以為司空不掌百工凡三易六詩六書無不用其推拉遂謂孔子作易六十四卦不出文王謂言一至于此古曰飾六藝以文姦言今乃破六藝以張橫議回念疇昔信左氏不傳春秋今左氏春秋不當曰左氏傳漢以來師授受題之次非一人手定所謂五十凡者往往非本書之意百國寶書左右采獲何嘗依經發傳又何凡之可言邪茲事體大當博訪通人證成吾說

日八

九

闕而溫然粹然望而生敬敘事頗變化蹊隧目光不落舊唐書以下夾有鍾字練采近中唐人駢體者權奇自喜歸告朱又笏補入駢儷文林也

閱桐城光布政聰諧律元有不為齋隨筆十卷樸至充博兼綜四部此之謂細心讀書擬之其鄉在援鶉之上見張崇蘭漪谷悔廬文集氣體高潔語見真際卷首性說平義為孟郁郵人中以五德之偏極至即為惡洞心之言儷體三五篇結響道正志趣固澹容甫先生也有為人作譽語敘與子論有笙磬之同又見朱月樵詩刻叩玉之音凌雲之氣略近黃春谷道光中大江以北有此作者子夙咎繼未聞知然則平生揚扆之志豈易言髡識哉王句生

丈趙君舉李子衡莊中白皆未以此見告又何也右同日見於陳克劬子勤同季齋中子勤文自適已意以不達之辭為學平實故以虛鋒

東國刻會稽刻石夾徐鼎臣臨本宋時石本滅失元申屠駟跋又為後人磨去予得六舟僧所藏云孤本矣東人得雙鈞本誤以為秦石流傳覆刻于海外夾中郎之虎賁矣闕敬字是失鈞非禿失文字異同頗有足正史記者得吳鞠潭上海訃音人生若朝露豈不信哉

日八

北窗望黃鶴樓有懷約張子密同游樓于六季前被火登遺址眺覽氣象秀偉隔江望晴川閣裴回望古久之夕陽絢水春服既成浩歌不發崔李何人子密乃有琴臺之約上已光陰蕭然羣屐諸生接席伊吾絕似鄉塾不意衰遲尚為學究終非秀才耶鱗比疏窗分鏡走筆看諸少季馮几屬恩悅忽四十季前風味當時朋輩已無人矣少季為誰秦興吳守訓孝膺定遠凌培篤臣仁和周紹涑梁臣錢唐邵孝章伯綱

積雨旬日夾見新月表回庭階方喜姓而礎潤如汗雨意未已二更猛雨少選勢衰枕上閱洪北江伊犁日記天山客語終卷睡方酣聞空樓雨聲密灑霆雷如百萬軍聲急起已牀牀屋漏矣兩炊許時雷雨始息重展衾枕已遼明是洪先生出關車行三四十里時也

子密招同繆筱珊太史樊雲門大令凌仲瑗刺史三同季

出平湖門渡江琴臺登眺漢陽令君朱晦之後至集歛晴
川閣疏風澹日浩浩江流激盪古裏飄零壯氣千煉牙軫
一寸心灰同此襟靈付之陶寫莫季游跡殊覺客負名山
耳雲門又拉月琴樓買醉再持觴酌漢陽之碧樹畱人一
權煙波楚國之夕陽無限低昂片席想洞庭之波來空浮
雲被江城之雨茲游絕勝況遇故人蓋旗亭嘯侶適遇陽
湖陸彥頌已卅季別矣方牧沔陽州也

楊惺吾東瀛所得卷子本左傳昭廿七季夫鄆將師矯子
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諸本不疊三族字莊十九
季鬻拳可謂愛君矣注楚臣能盡其忠愛所以與各本斂
臣字隱九季衷戎師注以過二伏兵各本過作遇山井鼎

日八

十一

考文有注一本作過

張鷟民近詩登粵秀山絕句云珠江接滄海一色水如天
見有歸鄉客坐子來日船又孤棲綠鸚鵡慙對玉谿生紅
薇 誼士進言如諫果回甘憎在下場時李衛又手裏深杯

自在茶七言殊妙

王子裳比部同季函雅堂詩蓄思隱軫而吐音高亮可以
形四方之風洞當世之變者表海壯游開咎人未有之詩
境吾曹皆井爨閒語矣

浩乎亾涯者學蕃乎不靜者心此何爲也哉

吾輩文字不分駢散不能就當世古文家範圍大未必有
意決此藩籬也不謂三十季來幾成風氣約略數之如讖

枚如楊聽臚莊仲求莊中白郭晚香孫彥清褚未寅樊雲
門袁爽爍諸遲菊皆素交新知則有朱又笏范仲林近日
始見蔡仲吹王子裳之作所造不同皆是物也至趙桐孫
張玉珊沈蒙未張子虞許竹篔李亞白鄧石瞿則主儷體
吳子珍高昭伯王子莊董覺軒方存之方滌儻蕭敬夫顧
子鵬朱莘潛則主單行始未易通彼我之懷矣

五月下旬六日又上江裕輪舶江上雲山二千里皆如故
人祇恐樹石有知笑萍蓬之猶汎機輪俾盪狎浪欺風峩
舸猶震撼也

蕭敬夫貽予新安志羅端良南渡文雄不專一格此志爲
今存郡縣史之首若滅若沒復顯于世文體清峻猶唐人

日八

三

風軌而于爾雅翼鄂州小集之琢而又不同第八卷仙釋
宗白頭傳論禪曰第一不得依樣畫壺盧第二不得向古
人背後又手第三不得守株待兔第四不得無繩自縛我
釋斯言通于文章軌範學問門徑將錄示同志二三人

劉海峰詩从別漸欺初日諾長貧難作託孤人誦之涕下
見子容詒硯堂詩語手稟冠季游從彙舊言歡卷中當日
子所題識及子容采子少作覽之皆如夢如夢

自歸里後聞畿甸水潦懷襄千里天津入都水陸阻絕可
勝惕惴

沈毅成將重刻日本物茂卿海外新書寄予讀定錢泳初
刻傳名不雅子欲改物氏遺書是編辨道爲綱辨名竟同

自注不獨欲短程朱直已譏彈息孟大旨以孔子不制作
爲非聖人孟子道性善不如告子杞柳爲栝棬之說大本
偏激至此而所僭幸讀王李之書始指東國先詰非陽明
中孚也安天下之道指禮樂言卓矣又言禮樂主于得悟
則未識踐履之本末未足以繼顏習齋之書閱竟擬書後
以詒穀成非亾崙與海外人空言送難惟以宋代儒術固
流弊滋多鍼砭者不中險穴則變本而加厲承學者不可
不別白也

秦檄之以徐愛山小集見示雅音矜寵片玉特殊自序引
予題贈二律十季前皖中會合時作幾忘之矣

七月望後三日又攜瑜兒楚游別同人約歲晚相見滬上

日八

三

逆旅再與萬礪民吳滄石章菡汀章碩卿談燕追歡樊雲
門挈家北征解裝相遇得其晨夕淚眼離尊重理京蓀別
緒雲門待海舶未至乃於酒所取別送予登舟江水趨南
而子溯瀆與君揮手此會至近次十季爲期齒墮髮摧豈
猶是當日洛陽季少耶龔生懷西三鼓猶來輪舶送行念
鄂渚諸生又屈指相見矣

江夏吳光耀萼甫詩學韓孟多慙苦之音如滄百合如飲
滄酒爲加評識以韵味風骨進之文夾質而未綺糲而未
腴略近皮襲美羅昭諫吳生季未三十撰有五代史纂誤
補遺杜門讀書亾意于世予於文字目以狷者固未識面
揚雄傳河東賦灑沈蒿于豁瀆兮播九河于東瀕顏注蒿

古災字玉篇廣韻有蒿當皆本揚賦今官本溼書正文注
文皆作菑

宜昌有黃牛廟碑拓本分書十一行行廿一字卽流傳之
黃陵廟碑舊本諸葛忠武集有之王士緯已辨之文云蒙
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又云相拉總師書旨凡猥必出僞
造亂石排空驚濤拍岸語襲東坡醉江月習非坡公會見
此碑

長陽張榮澤子潤以行卷見質沈鬱頓挫蹈乎大方第稍
作意耳

楊惺吾自黃岡來不相見又三季矣清言踰晷方今日錄
之學聞見之博南北交舊無與抗手

日八

西

仲冬朔日戒裝渡江仍上江裕輪舶過安慶時許子笠太
守次來告予莊郎子仲云逝蒿庵遺育僅五齡一孫矣可
爲流涕

有人持叢殘故書百數十冊來售凌襍無序力疾繙帙整
齊之皆別集惟權載之集爲足本趙清獻集爲舊刻爾季
心目覺別集幾塞天地稍稍厭之又嘗風少俊嗜博涉者
曰諸君爭讀未見書益勿推燭已見書乎古人言讀天下
書外不可徧始亦此意

閱守山閣本宋陳舜俞廬山記云廬山諸道人游石門詩
序見匡山集寺中曾有石刻云嚮讀此文未詳所出嚴鐵
橋古文目夾闕今始得之次開卷有益矣又錢氏文子校

勘記斷爲文子襲淮南非淮南襲文子此不刊之論

上元何青耜先生壽終杭州季八十二先生在京曹時獻入都接席時祁文端以次名惠高文盈輦下今卅餘季淪謝殆盡先生官杭嘉兵備時充丁卯鄉闈提調榜後獻以弟子禮見而先生則以故交相接折輩行加禮比擢粵東使使獻已作吏皖中謝病歸里而先生先乞休作杭州寓公杖履矍鑠時奉語言推獎之辭不啻口出今季楚游暫歸時方徂暑匿景未叩起居歲晚歸來即聞公病樗衰藥裏中竟不獲再見顏色回車腹痛如何可言

許邁孫新得查夏重槐陰抱郝圖卷題者自竹垞而下卅人皆同時名輩查氏晚季又一注作者爵里英辭妙墨

日八

五

老輩風流殊令人目想神游已

歸安崔適解甫自菱湖投書以詩稟乞序未相識也愜敏好學詩有雅音有真氣不染輕豔爾來打油釘鉸之流當之自廢

除日晴好人事蕭閒不欲枯坐拉汪子用意行過高白未子韶同出錢唐門湖濱展眺羣山欲笑已含春意茶語踰時沿回水曲久之入城分道回尙未算故山獻侶又復一季大地回春依然前度得邁孫箋云但願二三老叟歲歲健在如今日矣有何求老物推排藉以自壯以上庚寅

學使者潘暉琴侍讀陳蘭甫先生弟子也徵文考獻方續輯輔軒詩錄以繼阮文達公前軌采聽虛車以校定見屬

兩月來自治者甯波湖州金華杭州之全紹興十之二嘉興十之三鄉邦藝苑使者采風不及百季波瀾莫二代興之祝慨當以慷

點定徐生仲玉行卷填習婉約有度詩篇能爲直幹駢儷音采凡近不見體執情韻則非所長也

子用招延壽客爲干齡之集姚震齋大令季八十二爲祭酒蔡殊圃孝廉八十高宰平教授七十八韓聰甫刺史七十六汪叔雅茂才七十四朱蓉湖大令七十二許益齋觀察六十八張子春茂才六十六高雋生大令六十五許子社司訓六十五汪子用大令六十三張寅伯廣文六十二何康來司訓五十九高白未中翰四十六高子韶員外三

日八

六

十五則末坐少季矣予季六十坐次十三都一千五十一歲越旬日爲文記之子偶言天不可知然有敦厚而不壽者無浮薄而高季者不可知而可知文中及此義當以質諸達人

訪梁星海於約園星海嶺表奇士弱冠入翰林以建言落職胥疏江湖季三十三虬髯繞頰如古畫圖公季獨居焦山蘭若經歲不與世通子贈詩云獨茲忘律呂集霰老嫗娟塵中同調在貧不受人憐又曰流水焦先宅疏風郭泰中推排成故事不必愧陳人矣稱心而言矣

移居黃醋園外丁亥四月歸里至今四易地矣無舟可牽與燕同徙畫叉之錢日少食指之列頗增不狀貧辛但期

頑健而陳書數十篋雖不讀大且充目繞剌四男兒雖不
慧聊勝於無如此遽慮不殊傳舍真可合眼處之猶必種
樹挂畫掃地焚香結習邪抑生氣邪不日出門二千里獨
客曠然不作塵慮悠然與物相忘可乎

星海語焦山風景使人意移星海始將與山中猿雀老矣
吳山文酒清集余筱甫邊竹潭張雨生楊古韞爲主陳煥
未明予泊高白未爲客坐抗峰高閣鼓雲澹日歎侶吟春
山水方滋肴蕞芳絜諸君皆有英辭妙墨未明齏尹季七
十餘嘗誼玉師堂五種曲行世近又成後五種曲索子序
之

行舟過嘉興留一日樂親戚情語也至大觀樓看許霽樓

日八

七

詩蘭多異種有蘭蕙譜滄芳挹秀騷怨盈襟移泊北麗橋
有月如銀邨人舞龍鏡列炬合樂今季未游上元鏡市又
於客舟補此景物聞今季禾中春賽頗盛有六十季一舉
者歌舞之費不貲肯日蒙未寄二絕句方慨息此事嘗客
憂時老去未嘗忘世也

輪舶閱朔方備築終卷諸卷多重見之文紀事又已陳之
述此三十季中非作者心目中北徼矣爾日俄王子將
游歷中土聲息招搖又一變故

小住賓陽門內地山東麓高觀書院馮高舒嘯超曠擊江
城之勝登樓瞻眺目窮百里江湖渺縣城郭鱗次遠廬煙
景大足暢畫意詩情矣馳書告秦棧之乃
爲作高觀山居圖

閱歸州牧長沙畢大琛離騷九歌評注彙州大旨謂離騷
作於懷王見疏時非將沈江時作故太史公言憂愁坐息
而作離騷云彭咸之遺則彭咸之所居皆謂直諫上洽古
人非以从自誓以从懟君也九歌十一章合成章法皆哀
懷王東皇太一大司命指王少司命指頃襄湘君湘夫人
隱寓子蘭鄭袖山鬼指讒人河伯謂懷王渡河秦人遮道
國殤指丹陽之敗王終客死於秦故以禮蒐終篇自新安
注屈漸亦平易洪氏集注得失相參林西仲李安諸人
大都以目論爲心得屈言日出數十百家如畢君言一意
求明白曉暢要夾言之成理

監利諸生革鳳翔來見初以爲希姓也示以明靖難忠臣

日八

六

黃公子澄事略乃知被禍時四子行遜長息元走監利審
圻汎之滄湖院築東西兩墻倒植二楊而祝曰楊無隄改
姓革楊若亾仍從黃乃更名革廷贊字士龍三百季子孫
蕃衍近以光緒十二季楊毀於火監利革氏告於邑宰復
姓黃當時又有改姓田明光宗班赦詔田經者已復姓後
人有黃表見明史本傳今箸籍咸甯又有從舅李姓者直
隸棗強湖北松滋皆是當爲息元弟息亨息利息貞後裔
云云記此以廣異聞

諸生課卷有賀汝珩送春詩云我與鸞花同作達人如木
石可長生誦之參欬
攝心自治二十餘季季且六旬不能制一怒字非徒傷生

夫且失行不久作此無味客吾意決矣

武岡鄧獻之比部季七十七矣著荻訓堂詩鈔一意學蘇而今體意境超雋頗近隨州東坡詩固源出隨州者也

甯鄉程頌萬子大在長沙聯湘社唱酬如二易何王英英俠少而吾友江夏鄭湛侯以風塵吏蝨其閒刻行湘社集

子大鷗笑集填詈婉密蠻語集詩卷才思不匱趨向夫正夜月大好不忍就枕隔院笙歌過江風雀皆在此涼輝一

照中也瀕江民教鬧爭有司苟皇矣

歸安陳容叔同季錄古近賢哲訓迪子姓之文數十篇手書刻行曰裕昆要錄自序雅馴簡遠可入朱又笏駢麗文

林之選

日八

九

今季數千里亢旱訛言四出中外多故亂端萌蘖吾鄉情事與楚北等聞蘇常閒鄉并有避地者矣

程蒲孫客游江瀨晨夕相見舊有瓊州記事絕句百首瓊厓小志也興嗟吏道網羅舊聞往往有言外意

歛葉韵生以故友仇傳柱月坡遺詩屬予讀定少俊耽吟生丁喪亂遂天天季幽憶怨斷之音多夫長吉鬼才之流

裔談者或日以藏園兩當則廊廡既狹襟靈不副非其倫矣好句如板橋眠岸闊竹筏熨波平夕陽依遠樹流水繞

孤城閒花笑比東山伎好鳥來如北海賓酒氣化雲歸海去劍光如雪倚天孤客來雙屐裏春雪簾卷萬山收莫雲

與君千里共明月別我半季無尺書七言單句有焮入戰

場粵不肥好山如夢渡江來皆工閱竟題二絕句濁水污泥山水童酒尊日在亂離中少季同調今餘幾零落人閒此變風鮑家詩句在焮墳蕉萃長攜避俗文落葉滿林天森森蚤聲如雨不堪聞

得李子長逝世消息卅季老友申以昏姻一別半季遂成千古一子成立饋粥從容而身後家事有可憂惕與藍洲

同聲一歎孟焮朔去鄂七夕抵家先一日過禾為子長腹痛也越日老友生徒沓來問訊忘形心契以視他鄉汎悠

酬對有自然勉彊之殊可以觀心可以通變聖前一日櫂舟赴秀州弔子長之喪解裝七日又叩舷而歌宿雨悲焮

衣波感逝勞勞折柳故人日稀垂老襟情何堪摧沮閱二

日八

十

日入禾城哭子長句畱三日雪涕言歸順風揚帆雨打蓬背夫竹山書料矣

潘氏功順堂叢書如周人經說說文古籀疏證廣陽襟記皆夙心願見者王氏經說莊氏疏證皆殘稟劉繼莊襟記

吾亾友戴子高傳鈔足本已廿餘季不到眼矣八月九日張小雲約赴真率會就許氏榆園列坐真率云

者看核無多枯朽不事饌畢縱譚乃闌題已喧傳無賴子之口與前戊子己丑略同鄉試關防遂至此可駭怪

汎高氏焮水杭赴白未豁廬之約雨中撥櫂山容如沐遠想元章近息石谷座客張雨生刺史丹青名家置身煙巒

雲水中當以自然為師舟入粵港樣豁廬粵竹隱秀亭櫺

不驚哦詩絮酒談諧盡歡坐無襍賓難得此雨湖清集

與二三友人談今季鄉榜異聞多可長太息

國家取士士所以進身之塗潰敗至此有道靈長必興大獄否則成法將廢絕或竟有不可言者

亾友龔孝拱遺書手彙襍用古籀爲今隸倉卒幾不可屬

讀一曰理董許書往往摧拉許書本注之形聲義有以爲

未重沿誤有以爲許沖改竄一曰象篇一之十皆以象形

爲制字之本始卽疇昔所謂形篇一曰詩三百五篇蓋寫

定國風正頌文字卽予所校刻詩本誼之學一曰古器文

錄一以鍾鼎古文分別部居一曰石刻文錄遼至隋一冊

爲上卷隸釋隸續中采獲一冊爲下卷一曰秦漢金石錄

日八

三

文一曰秦漢金石篆隸記誤一曰遼石刻文補遺一曰魏

晉南北朝隋唐石刻錄文一曰六經傳記逸詩周書音韻

表易韵表論語諸子屈原韵表其說韵分十二類蓋以六

律六呂爲次六類一鍾黃與類二呂大凶類三姑牛類四蕤總

類五仲侯類六林昌類七太水類八南君類九無著類十

應元類十一夾兀類十二夷龔氏家學推究遺經治古文

字未嘗無過高之論要爲洞明古學不讀三代以下書雖

米重大師亦當畏此誦臣以上彙本今爲高子韶藏弄璋

先友之遺箸也

嚴蒼孫客舛揚州盛季劬學性行又粹美也方期以饌箸

名家中道摧傷爲之雪涕

許邁孫觴同人榆園盆鞠百餘種四壁掩映邁孫云園中

等事春蘭秋菊歲歲剪榮而砌下牡丹數十本往往不

遂拔去之身與富貴終不爲緣老矣騷心坐中爍士委懷

適志如是云云中酒子先行回視廢園矮籬襍色菊數十

本在娟娟霜月中未使元亮笑人俗也

俗王槐丹生嘉慶十七季校評文粹本云原評出厲樊榭

徵君後道光五季潘蔚亭者又據王惕甫校紹興本補勘

予旣騰寫因附各跋於日記

子季二十餘忽讀唐文粹會有客攜此書至遂買之開

卷漫漶其中魚魯何止十一咎人謂讀書須耐誤字然

譬之游山者崎嶇險阻遇有茅塞未嘗不努力過之若

日八

三

跬步皆是則裹足返耳余杜門寡交游又無從得善本

以是塵封架上幾二十季季歸錢唐偶從友人錢唯

傳孝廉師曾案上見有是書丹黃爛如菊有太鴻小印

知爲厲先生校本然行囊所無無從對勘快快而已今

季春余自婁東來因攜此書適錢君歸自睦州相見懽

然余卽以爲言而錢君必欲招余過其所居又卒卒未

果四月旣望屢書見促余因挾之而往館我於江月松

風艸堂庭樹扶疏綠陰滿屋梅子墮地鏗然有聲校勘

之餘仍不廢詩酒凡十有四日而卒業雖大體不能無

憾然就其所錄已足愜心嗟乎余以進退維谷之身天

假之緣更讀二十季所不能讀之書不可謂非幸也且

錢君與余既左右之又成就之遂書之以識歲月時嘉慶十七年歲在壬申天中節後一日王槐跋

余校唐文粹詩自十二卷起至十八卷錢本初無丹黃云大旨用漁洋選本故不錄也既歸泮鴻館因反覆漁洋所選益當時欲足十種之刻隨意掇拾成書後夫不復校如長吉白虎行中白虎誤作白蛇其佗字句之顯非者夫俱未校正未可爲姚氏功臣又如孟郊游子吟張籍節婦吟之類不知何以不錄在吳興當日十取其一未免目迷五色漁洋則較易而尙有此失噫其難也余取向來所讀略加圈識仍不出新城所錄夫可謂墨守者已壬申五月二十有一日丹生識於泮鴻館

日八

三

此紹興九年臨安府重刊本後有知軍府張澄等十一人結銜吾同季友蕘翁所藏余讀是書三十季苦其訛脫於世所行嘉靖刻三本徧求得之徐焞本最善然終不嫌屢欲借校於蕘翁以蕘翁例不借書未敢驟請姑以色采之蕘翁慨然借我損其匣而不之惜也宋本中譌脫故夫不少然自有迴勝今本者如李萼含元殿賦寺人大伯大伯出左氏傳今本誤改爲巷伯宋之問泮蓮賦舟青翰誤舟爲丹張說開元樂章震震誤作蒸蒸是不知震有平音而誤易之也韓愈元和聖德詩烜威赫德今本誤恒威報德孟郊古意願分精與麓今本誤改麓與精以協韻不知精字複韻麓字轉韻而與上爐

字叶也張九齡龍池頌序大盜狃於得志今本誤盜爲道皇甫湜東晉元魏正閏論幽王之滅戲今本誤改厲王之居彘上以圮耿比羣胡此當從滅戲若曰居彘則失之矣凡此皆舊本之善非見舊本雖有好學深恩末由意揣而得者蕘翁以不肖借書見嘗同好然余無一紙之選枉蒙破例有足感者題其後而歸之

王鍊夫借黃蕘翁宋刊較正今本訛字如上寺人大伯等條洵爲必不可少之論因爲錄出所覽觀焉道光五年十一月晦蔚亭書

此潘蔚亭借覽是書鈔以示余者蔚亭旋登戊子賢書丙申成進士竟不及殿試以沒余翻及此不勝

日八

話

人琴之感云己亥夏五德如手識

臨桂況夔笙舍人周儀暫客杭州聞聲過從銳意爲倚聲之學與同官端木子疇王幼遐許子瑑唱和刻薇省同聲集優入南渡諸家之室夔笙網羅書家選本別集篋衍盈數百家秀水女士錢譽霞雨花盒詩餘子借觀洗鍊婉約得宋人流別附書語天殊朗詣又示予蘇汝謙虛谷雪波書寫本唐子實涵通樓師友文鈔附龍王蘇三家書今寫本多唐刻所未見蘇君超超始翰臣少鶴兩先生所不能掄予采擷入篋中書續此事殊未已也

十一月十七日友朋親串生徒輩爲予豫祝六十生辰憂患餘生馱居雪涕假仙林禪房觴客衣冠襟沓觸緒多感

莊仲亦遺文數十篇安徐組練文質相宣往時手校駢體
文鈔最爲詳審宜其述造雅有淵源序而歸於其子恩誠
黃元同來談六書轉注段借殊有真見元同著禮經通詁
五十卷論六書以證保氏之職

楊佩瑗朱又笏來斗室談藝移晷抵暮無一語可入世耳
佩瑗讀墨子經上下篇信東塾讀書記之言固勇行之詮
釋也畢校分句筆路耳次不可盡信今之西學實祖於此
安知非墨家鉅子避秦浮海以所學口耳授受二千餘季
而復流播中土而吾中土固有學深恩如鄒伯奇陳蘭
甫者讀書得閒漸有闡悟足以開異域之口而奪之氣矣
佩瑗將推明先哲緒言不佞病廢心力衰莫心知其意而

目入

三

已

歛程惠泉來告予程蒲孫中風不語暴卒旅中讀等身書
作諸侯客四方之游無中人產五十餘歲通進士籍庶常
吉士乃未沾一命之祿忽焉祖謝矣以爲勸學者勸乃至
蒲孫客舍榻前一惘咽不成聲

近日排類書篋大小八十具閱三旬而始畢凡萬二百冊
種複近二千冊然板刻不同校注有異者固可竝存唐以
後刻本通行綫裝平疊不必更以卷計宋刻已僞若干策
故周止齋晉略直以冊編次次時所宜有此萬冊子姓因
材探討四部九流綱要略葡非藏書家不可謂非讀書室
耳

繙閱潘學使兩浙輶軒續錄以兩季日月當兵革散失之
餘成此鉅觀希儀徵之前軌綱羅云勞矣不獨故人姓
氏卷卷而有往時歌笑恂恂前塵而所采列鄙人論述次
卷卷而有竟有不自記憶者天賦餘季流離憂患畱如許
閒言語供後人蚩點而已

歲除許邁孫以新得東坡名印索詩文曰蘇軾之印鑄銅
中空師鈕徑宋三司布帛尺寸四分弱篆執拙勁匣蓋銘
曰眉山蒼蒼大塊文章獸紐頭篆身跡中空無物何止容
卿輩數十景仁仲則甫方摩挲古物子用白未來拉赴豐
樂橋頭買醉塵中歲晚蕭閒五六人雨後意行支春別臘
復坐子用獨居子用家齋梅洗翠夏酌小園等樹茶梅弄色薄

目入

三

醉徙倚久之夕陽客散六街爆竹已是人家迎竈時矣同
集有關蘇生楊雪漁高子韶以上辛卯

日記卷八

復堂日記續錄



序

簡策之文莫或先乎日記。左右史記言動尚已。及學者為之。日富黃氏日鈔而下。享林一錄。最為平著。然參伍稽決。乃真。控名實實。節記為宜。未有詳燕處道俗之私。兼提要鈎卒之著。本子夏日知之。比古史起居之注。如晚近世所謂日記者也。蓋匪特獨坐之娛。抑亦雅俗之所共適矣。觀記所及。湘鄉會文。正常熟翁文恭。會稽李尊客侍御。湘潭王孟秋檢討。皆累累挾數十巨冊。多矣哉。前古之所未有。而仁和譚復堂大令獨能盡雅。人雖曰多乎。固可以少勝之。會公事業文章。鯨鯨春麗。即酬酢應答之微。想精神亦足以蔭映數人。願其書連篇累牘。語簡不詳。知人論世。未克兼喻。是以湘潭王翁欲學裴松之以注補志。而歎文字紀錄之不備。至

念劬廬叢刻

序

錫山徐氏輯錄

筆札惻惻無華。尤疑若與公生平學問不稱。古史尙質。此蓋其遺意歟。翁相才德遜乎會公。以言所遺。又為未逮。愷於羣小。盛感靡驕。然久筮樞要。為帝王師。四十年間。內廷之供奉。宮壺之禁約。親貴之庸。人才之濫。旨婉詞隱。時復一見。至如臣力已窮。徵女君之為衰世。居心叵測。諫長素之非純臣。胥足廣益陋聞。問執說口。又若同治光緒。再行婚禮。慈安毅宗。迭告大喪。事異尋常。有關國典。而皆躬與其役。瑣屑舉書。補會典所未備。拾國史之闕遺。綜一代典成一家言。藝事鑒賞。抑為未已。第此皆達官貴人。寶退隨筆。未若王李之作。能使窮士自娛其老。云王翁楚艷之侈。能以文字綠飾經術。收朋勸誨。化及湘蜀。乃所作支解無僅。雖運而無所積。與世為趣。不同會文正李悉伯之刺促。而多記博塞好進之事。學人之望。固勿如越縵之足以厚厭矣。

李生小心精潔。匪惟樵華。頗尋厥根。自負能為本末兼該之學。觀其故實紛

羅文詞耀絕。洵近世之華士聞人也。其書行世者既至五十一冊。閱而弗觀

者尙有二十一冊之衆。多文為富。日記之作。自來無此大觀焉。願猶時時徵

逐酒色。奔走公卿。如周酌叔所記為心難者。見。至以自累其書。未若譚

先生壽刊以去之。而情思嫵媛。首尾自貫。又異乎節記之倫。少以勝多。蓋勿

徒然若夫心飲九流。口噉千卷。益之以博。附之以文。庶相齊肩。殆難鼎足。兩

君同產。越中豈地氣邪。願即同籍異。又有數端。凡所云云。李承浙西鄉先生

之緒。癩崇鄭許。阿禁西京之學。以為不過供一二心思才知之士。自便空疏。

見日。譚則以越人而顛倒於常州莊氏之門。謂可遙承賈董。作師儒表。引冠

絕學。見日。邵陶子珍之流。為經生孱守。欲以微言大義相譚論。此譚致李書

念劬廬叢刻

序

錫山徐氏輯錄

記此學問徑途之大異者一也。譚既宗仰今文。而又信六經皆史之說。自有
抵牾。拳拳奉文史通義。以為能洞究六藝之原。見日。李則以章氏鄉後生。而
好言證史之學。鄙夷齊謂同宋明腐儒。師心自用。見日。此學問徑途之大
異者二也。李書於心好詆妄。人俗學橫被先賢。見日。譚書多褒少貶。微詞申
旨未符逸口。見日。雖或見理有殊。而此亦德宇廣狹之大異者焉。至於文字
雖同歸雅介。而李則祈禱齊梁。慮周漢密。譚則志尚魏晉。辭隱情繁。亦貌同
心異之一端也。譚記久已傳世。夷吾丈人者。為譚先生姻家子。手錄其餘。列
之叢刊。以為前記之續。索書而觀。苦其易覓。又以先生絕筆於斯。未如前記
之修飾盡正。然而性情所至。往往妙不自尋。蓋於是先生亦老矣。哀樂迫於
暮年。死喪萃于骨肉。訪舊半鬼。臣質多淪。經師如南海餘杭。纔見頭角。詞客

如樊山領市。方當盛年。視昔日固無復戴子高莊中白其人。視今日則康易諸賢。一時俱逝。章樊而下。僅有存者。則續記之行。不特視越縵二十一冊之尙。閱人間。爲能釋先生遺憾于九原而已。閱人成世之感。要當與天下之士共之。惟丈人高文綺如。恥爲小儒。周瑜荀彧。雖曰未能。復堂先生詩有周瑜荀彧或復堂同漢落周瑜荀彧笑檢伊云譚李之業固自不讓名山有書當成以漸而又身兼張文襄所謂刻書五百年不朽之業。于是乎爲不廉矣。承屬題詞。塞產之思。赴筆來會。不能自休。生本南人。或尙存膺中窺日之風。丈人哂之邪。抑許之邪。無錫錢鍾書。

愈劬廬叢刻

序

三

錫山徐氏輯錄

復堂日記續錄

仁和譚 獻稿

無錫徐彥寬輯錄

光緒十八年正月十四日。汪穰卿自鄂歸。往過之。趙刻湖北叢書全分百冊。携至。望歸。緝。謬。失。尙。多。然。便。者。網。羅。嘉。惠。之。盛。心。亦。可。云。楚。國。一。故。實。矣。夜。大。雷。電。雨。乃。散。夜。熱。虫。早。振。舒。而。不。潛。天。人。之。故。難。言。

十六日。今年兩兒子不就外傳。開家塾自課之。安排几案。雜陳句讀書。還吾四十年老學究面目。

十九日。校茹古齋詩文。張復子真撰。甲寅乙卯間。吾友高昭伯刻行。旋毀於兵。去年潘學使誦詩。得本于海甯邵氏。予見之。乃屬許子頌課書人錄。副什子韶將重刻。為校正。請別行付梓人。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錫山徐氏輯錄

廿一日。黃元同來談。喪子後。老懷不堪。相對太息。

廿七日。得陳藍洲書。邪獻之比部逝矣。楚國少一老成人。

二月朔。高生子衡從游。就塾自笑冬烘。仲英過談。云近歲有人掘地。得吳

越錢王金塗塔。四金明齋藏其一。色如綠玉。

二日。檢仿宋刻管子。與蔣氏駢補。隔錄仍有出入。又覆檢校本。意林。周勤

剛。緝治不易。然繁而不殺。轉失馬氏簡要之旨。

四日。雜檢羣籍。頗有校寫越絕。書用小萬卷樓本。吳越春秋。用武陵山人本之意。新序得鐵華館刻。尙有可補校處。與說苑。當據羣書拾補寫定耳。

初九日。夜坐至三更。兩兒赴縣試。忽憶兒時與伯兄慕僑。同應童子試。情事如昨。悽然幾不成寐。

十六日。繙得小學考石印本。謬字甚多。疑所據即浙局刻本。多誤也。

三月初六日。曾文正奏稿三十卷。閱畢。幕下張君房手殆過半。可選錄者頗

少。今全篇可傳者不及十首。餘稿舉其兵要治術。名論衷言。或數句。或一二

語。將以告尙友之士。翦燭讀淮南汎論訓。淮南文字。樸屬與微。至有分。遂

密與宏深亦異。今者溫燭。竊欲竟其曲折耳。

初八日。閱曾文正詩二卷。雖鑿鑿權奇。不免一厲字。讀淮南說山。夜讀說

林美言之所叢也。

初十日。讀淮南修務訓。秦族訓。粹然明德親民之言。

十一日。讀淮南要略。自廿五日至是。竟一過。猶粗陋邪。二十年來。欲翻雕宋

本。近日變計。又欲咨萃諸家。去非求是。以成善本。附釋文以表異同。讀定之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錫山徐氏輯錄

迹。

十二日。審定上元蔡比部子涵琳遺詩。曰荻華堂詩存。五古修飾而有勁直

氣。七古綺密而有清思。五七律亦檢點章法。熟南北史。運用有法。固不愧江

東之秀。成進士分刑部。數年歸。未至家。死。席帽甫離。荷衣未老。亦云蕉萃者

矣。詞合寫一卷。

十三日。審定上元楊復得春師山柳門遺稿。以古近體排次。為上下卷。步武

中唐。有似才調集一派。古詩有清婉。有健舉。七言長篇似學梅村。亦有似舒

鐵雲處。高於蔡子涵矣。憂亂伊鬱。而意言之表。頗有志於劬學。辱守。抑亦素

位君子。不為貧賤患難所奪者。

十四日。審定金亞匏秋螭吟館詩鈔。卷一曰然灰集。附以風懷詩。曰壓帽集。

燈下又審定其椒雨集之上。皆紀金陵陷後事。酸辛怒罵。不忍終卷。殆變風以來未有之詩境。老杜鬼妾鬼馬之句。尙不逮其奇慘矣。

十五日。審定亞匏椒雨集之下。殘冷集。登筮集。古體編奇。長於近體。而七律之婉約有韻者。亦是大雅。殘冷集卷中較蕪弱矣。故議刪者較多。

十六日。審定亞匏南樓集。奇零集。卷中前四卷秋聲吟館詩鈔。後二卷又曰來雲閣。予定名來雲閣云。爲撰詩叙。

十八日子用來談。訪得重浦先生墓。擬贖貨脩治。奉粟主西溪。與樊榭並祀。亦佳話也。頗從臾之。

二十日。屬文粹評本至卷七十三。舊評於釋道文字。輒連卷不加評點。予以爲中多雋密之篇。騰畢當補評。王丹生跋以爲此評校出樊榭。乃評語有明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三

錫山徐氏輯錄

著厲樊榭先生云者。則必出厲徵君以後矣。

廿九日。閱方植之漢學商兌。巨刃摩天。尙非徐夫人七首。

四月初二日。閱有不爲齋隨筆。有道語言溫粹。無塗澤餽釘之習。

初三日。閱吹網錄。瀟波餘話。此山澤間雅人深致也。閱沈銘彝孟廬札記。

喬木故家。頗傷淪落。男兒識字。憂患始終。烏衣佳子弟。老去頹唐。筆有秋氣。

所采篇詠。都無俗韻。

初十日。薛師母楊夫人卒於上海。訃音至。買舟往作弔客。越日登舟。

初九日。倚蓬閱胡石莊氏讀書記六卷一過。略校新刻訛字。此書與釋志同

撰而分序。似釋志爲提要。是書爲鈞玄邪。先生之學。亦嘗出入老易。未必不

染指釋氏。析理無邊見。篇中皆見此語。摘文何朗詣。明之文儒。殆無與抗手。

十一日。王江涇小泊。過訪施紹書。擁百於斜橋。庭院幽敞。花竹疎韻。几案間多舊拓古書。梨洲辨硯得一摩挲。清言頗有虛外意。贈予恥不遠齋文集。青

浦照純叔著。純叔賑飢豫州。以勞卒。文有桐城家法。亦姚青木之流。

十三日。過蘇州。與毅成痛談。毅成有去年未寄書。洋洋千言。談藝深創。不能

爲他人道。示章實齋氏乙卯節記。屬校。

十四日。蓬窗校章氏乙卯節記。知非日札。又論修文籍考要略。與邵二雲二書終卷。非碎義逃難。頗有深識微言。雖大旨不出通義。而推究本末。言各有

當。往往有之。引包恢敵帶稿說。詩如草木金石本無聲。有所觸擊而後鳴。若無所擊。觸自鳴者。則草木金石之妖。聞者疑爲鬼物。掩耳之不暇矣。又舉朱竹君言。忠義之性。雖優伶亦所自有。文人學士胸襟。固若輩所不識。以證劇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四

錫山徐氏輯錄

場搬演寫本別母。可以動人。而太白清平調。季常跪池。則絕少風流個像也。

論衆經目錄。極有條理。以爲隋唐之際。向歆略錄之書。具在。故二氏著錄。猶

得仿效爲之。校讐書傳。而簿錄亦無法矣。論張天如百三名家集。人有遺篇。

代有遺人。不見書知非卷中。泛詆容甫。頗中隴穴。可謂諍友。至曰聰明有餘。

真識不足。觸緒皆悟。大體茫然。駁正未婚守志議。誠後起者勝矣。駁論墨子

篇云。孔子未脩春秋以前。並無諸子著書之事。其言銳敏。而未釐然當予心

也。欲仿竹垞經義考爲史籍考。立十五例。多不磨之論。然難竟之功。以兼綜

方志別集官書也。知非日札中有言。儒生於大臣言行及功令諸書。不可不

留意。否則不異面牆。雖博通古籍。無取也。此亦不磨。此亦難竟。蓋章氏所學

之本末如是。訪毅成痛談。豫恕堂叢書。刻成三數種耳。未刻如東家雜記。

陳選孝經集傳。熊皇禮說及嚴章甫書趣。以次登木也。毅成樞書有六經農
用集傳有用書也。毅成屬予審正。乃携之行。

十九日。乘潮入黃浦。解裝客邸。

二十日。孫生謫人來。久談。甚有志於文筆之學。與談偶儷。原流頗悉。

廿一日。衣冠入城。弔薛母。見怡湖株生二孤于苦幃。不相見十餘年矣。見

黎繩齋續古文辭類纂。是揚經史百家文鈔之波者也。過凌嘉六談。嘉六

言。北宋本家語在蕭敬夫所。校本齊民要術在蔣輔生所。

廿三日。發舟回杭。

廿六日。抵家。

五月初六日。見朱曼君近詩。疏俊頗與爽秋同調。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五

錫山徐氏輯錄

十六日。審定諸運菊夫人鄧瑜嘉玉清足居古今體詩一卷。中多至性語。不
得以笄珈凡體小之。走筆爲作叙。

十九日。楊佩瑗來談。佩瑗撰墨經說一卷。稿具矣。此絕業也。

二十日。撰寄袁爽秋五言詩二章。次章言墨翟爲西學師祖。皆用佩瑗語。

廿四日。同白叔過興甫。見案頭有餘杭章生說經文稿。其一主荀子。祿緒謂

古者天子朱袞衣。諸侯玄袞衣。其一說嘉粟旨酒。謂粟爲量名。其一說蓬旗

爲錄旗之借字。其一說日云莫矣。寡君須矣。爲日曷曷且中之曷。非昏莫。誼

不盡。稿要爲得問。彙記於此。即大炎先生也

廿七日。補校淮南天文訓。錢氏補注本。多可依據。

廿八日。審定餘杭褚爽齋大令丈維壇人境結廬詩稿四冊。原本編年。未分

卷。爲分十二卷。先有張肖梅吳開莊諸序。以季孫懇款再四。爲撰書後一篇。

大令詩腴秀安雅。功力不淺。晚年志在沖淡。故多和陶之作。以文學教授鄉

里。咸豐辛亥。父子同鄉舉。里塾美之。公車不第。從軍皖北。得官。曾權來安等

縣。大府中有忌其才者。以吏議辭。中浮沈數載。大府死。乃乞假歸。時同鄉

舉長子成績。季常方宰吳縣。就養焉。年且七十。不廢屬詠。既手寫編年詩。付

成績刻行。俄而逝世。遂巡未寫定。少子成允。季孫嘗於兵間避地。挾乃翁詩

稿一囊行。壯健者脫之。覺而解示。始免。今署湖州訓導。將節畜學齋束脩。謀

刻。故來請予編次也。楊古輶來談。越游近章詩。遊峻不弱。頗有古作者風

矣。久欲就重定。董子本。黏近時刻本。重付寫人。今日銳爲之。

六月初二日。覆審董子。終覺手定數條。不逮錢澹亭張皋文之確。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六

錫山徐氏輯錄

十二日。檢宋本淮南關卷八九葉。卷十四之十二三兩葉。乃劉本及莊本寫
補行字均有不合。

十三日。補抄宋本淮南本經訓一葉。行字不齊。究不知異同。在本文注文。詮

言篇二葉。似無大出入。予錄此。用劉本。參用莊本。閱薛叔耘京卿出使

日記六卷。自庚寅正月至辛卯二月。所載能舉其大。於歐洲形勢及其所學

與船車火器阿芙蓉。均有確當之論。方欲要刪二三十則。入復堂日記。此本

借過孫書閱。竟還之。已函致孫生。購寄矣。點定鮑小孟安素軒讀畫集。頗

有可傳之篇。識語二百餘字。歸之。蓋其詩頗有言外意也。

十五日。撰董子目錄叙。卅餘年。始卒業。

廿日。作詩紀昨與錫青白叔諸君西湖之游。

廿三日白叔和詩曠遊子韶和詩俊快不虛此清集也

廿五日見子衡和詩亦秀發羣從風雅如高氏亦吾鄉之嘉事

廿七日借小雲白叔漢魏叢書來皆江西刻有異同小雲之練江小字本尤

劣校大字本少西京雜記論衡天祿閣外史而多列子傅子老子方言鄴中

記博異記世本

卅日撰鮑母黃家傳出過適孫寫鮑母傳有巨經幸適孫眼快指出改之

閏月初三日淮南釋文始事羅書件繁本擬日盡一卷或兩日一卷既舉筆

乃知不易竟大約非三月不能卒業

十二日樂臣來談述舊撰淮南釋文稿本在揚州詢其體制與予撰大殊以

說文玉篇正音釋義似非陸氏釋文成規不免蔓衍矣其書依藏本分廿八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七

錫山徐氏輯錄

卷多至四百餘紙亦似傷繁

十七日得毅成書歎美康君偽經考不啻口出此書暇日當持平論之

十八日邵生崇伯來與言位西丈禮經通論未完文孫當續述成書倘其緝

寫當助成之

二十日繆稱篇釋文畢許注本題曰閒話幸宋本存其迹也豈非千金一字

廿二日得葉蘭臺廣州書寄蘭甫遺書快雪堂法帖小端研一方蓋署復堂

先生脩書研

廿四日審定張韻梅續詞二卷不免老手頽唐之歎

七月初三日閱毅成師訓記三卷皆鍾子勤先生往反論毅梁補注直以春

秋與佛經同一義證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矣

初七日校文粹百卷都畢唐人文章深厚淵懿自然入人言理陳事往往心

得固自漢魏華乳而去齊梁巧構之詞無天水空衍之度今日偶讀李華與

外孫書舒元與貽從弟砥石命呼兒子指示之以為今日猶如著蔡也春

晴言夜見異星甲夜一人皆見之乙夜又一丁夜又一芒作作可畏

十四日又抄篋中詞續第四一卷已將十家矣此事亦未能卒業

十九日至戴園訪心雲出示蘭亭唐本窳異僧署字完好宗湘文觀察所藏

予持刁遵新舊本及魏代墓志精本又宋鄆州學田記以示心雲

廿一日展心雲稷山論書詩一卷絕句百首暢發南北分隸派別自注至數

萬言語多心得於予夙情亦多笙磬之同

廿八日淮南要略舉正畢以音義略而異同詳乃易名舉正較稱也卒業二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八

錫山徐氏輯錄

十一篇復檢羣籍庶無踳馳

廿二日羅拉蛾術編蔣侑石遺書之論淮南注者漏略殊少所據諸家自推

高郵為巨子為功臣然以徐承慶氏說文段注匡繆所列以他書改本書者

正不能無千慮之失予已刪削其傳會太甚者餘則羅縷異同庶幾好學深

思由此識古書之真偽且暮遇之夕適孫札來示我王幼遐書語及老夫

舊游悵惘適孫卅年前有湖上訪僧圖魏滋伯諸君題詞一卷失於祁門流

轉至江西為幼遐所收近來與適孫同聲相思乃以此卷題詞寄南適孫歎

躍以告文字因緣亦佳話也

八月初二日閱章次白梅竹山房詩詞并乃父章坤靜山桐陰書屋集次白

廣文詩安雅超曠是南宋以來杭州士風猶是浙西大家餘緒絕無僭父面

目詞亦秀腴如其詞于滋伯仲甫二老有同聲之應也。靜山詩簡遠有范陸遺風。此廣文學家學所自出。

初九日力疾檢校淮南鈔宋本脫失五葉以藏本參今本寫補而行字往往溢出不能銜接。宋本行字雖間有不齊然祇有少一二字無多擠若干字者。注文則今本往往少於宋本其溢出之故疑不能明。說山篇以提行例求之則溢出且二三行如茅本劉本之不提行。又闕一二行如謀重刻宋本此事亦費躊躇。

十一日循覽康氏新學偽經考一過行陳壁壘非方植之所敢望。然以當六藝干城九儒正統恐猶未也。今年歲餘尙思總理之。

十二日閱朱曼君文四篇骨格未峻器局尙整結調侈而不飲敷藻繁而有氣相其氣象未得徐庾衡其成就中唐權舒之流去盧駱固遠。燕許亦不止堂上下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九

錫山徐氏輯錄

二十日校舊庵文刻本五六兩卷誠足當曠代逸才之目矣。

廿二日東季苻來談以其師友試帖詩稿屬審定此事亦有源流正變門戶廊廡不離古今體法律而法律有出古今體外者。

廿三日爲季苻訂定寒松草堂試帖一冊選三十首寶月軒試帖三冊選九十首寶月軒者宜春字侍郎振所作侍郎已有蝶喜齋試律刻行爲景康

評本前年李亞白寄至以付琳兒頗有朗秀之篇亦有敷衍陳腐者今見二百餘首取其秀鍊脩整者已刻者不重登亦近時一名手寒松草堂渾健清超往往詩中有我不當以試體限之。

廿五日季苻來以予定兩家試帖詩太嚴復爲補入若干題。廿六日以衡論假子衡鈔因欲與共討論是書以俟施行於世。卅日撰心雲論書詩序不可謂非奇作。書友袁與甫來談携董子定本去有人謀刻也。

九月朔閱焦里堂易餘齋錄羣言瀝液曲直平心冰釋理明之言甚夥與過庭錄伯仲在蛾術編之上如辨柳生之證莊綺語之辨釋靈公昭后之童幼李訓鄭注之改過皆精心讀書不隨人作計至讀淮南而讀聖道之微言由八股而通著書之大義皆足以矜式學林開牖濶者矣。

初二日諸暨傅墨林書田老學究也身後有雜文二卷紀年詩十冊曰野松草堂遺著族子傅曉淵持以屬定留案頭半年插繙略覽卷首題識十餘行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十

錫山徐氏輯錄

文中有論朱買臣非君子陰皇后不得謂糟糠之妻亦爲細心讀書者詩佳者亦百十首不失爲鄉黨自好之士從前杭州施庭午一流也。

十三日偶檢守山閣錢氏叢書校尹文子慎子尹文名家完書文章閱頌先秦諸子無深言棘句而氣雄後賢不可廢且不可非慎子或出撥拾然亦言之成理。

十四日校慎子錢氏所錄逸文與他家相出入者未悉入卷端但鈔補治要所引知忠君臣五篇爲七篇耳。

廿三日高郵以文子校淮南吾願以淮南校文子文子是六朝道士剽淮南採竄而成不願文義者居多。

十月初二日審定蒙廬詩四卷畢清婉妙麗近年亦頗有峻健之氣意旨在

晚唐北宋間於近世亦鐵雲仲則之流矣。

初五日審定亡友沈子佩昌字泥雪詞錄存九十首選二首入篋中詞才人失職觸緒皆商音也。

十一日徐孝廉維則貽孫持季况函過訪貽禹陵空石題字唐經幢及新刻叢書四種談半响此浙東後起劬學之士也。

十四日閱守懷日記畢蓋會稽余氏福渭述乃父河南布政炳義官懷慶知府力守圍城咸豐二年六月初三日賊至八月朔日解圍凡五十七日屢瀕於危所紀戰守之迹備禦之具不獨盡守土之責亦可為後事之師前日袁

升甫持來審定屬詞簡勁文采蔚然可以行世徐貽孫將渡江來談貽以文粹又章實甫雜稿一冊即往年季况示予謀刻者今貽孫方求全稿刻入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叢書也座間適得章碩卿上海書亦及章氏遺書事

既望雜檢羣書益者近代叢書往往勝單行昨得周生得安書寄溧上題襟集一卷又雜文詞一卷文體有質至之長韻語亦安雅又言治荀子云哀

公篇無取措下注浙本有脫至二十字者據台州本補正徧檢各本皆同佚脫

廿四日心無所寄合蔣刻嚴輯古文目八代文粹凌嘉六校記勘正

廿七日袁欣甫來取說文聲律去云有人將刻入叢書固所願也

廿八日為孫生定文遂作書生以予前書論史記文選各有本末問何者為本何者為末乃告以藝文志列太史公書於春秋家者其本文章體例其末也杜詩云熟精文選理唐書儒林傳列文選學曰理曰學其本也文章得失

其末也

十一月十一日用守山閣錢氏校勘記校文子三卷畢事將據將刻徐靈府注本覆校文子今書未時舊本凡與淮南同者至十八九此文子雙淮

南非淮南斐文子得錢熙之校語逐節根尋悉發其覆矣

十二日過子用過徐坤生拉至其家出長沙程子大自廣州所寄書去年在鄂以填詞圖索子大題子大以屬陳伯嚴禮部其從者誤置他畫卷中子大以為散失故屬願承慶梅君別作一幅補題寄示其實子大別後伯嚴覺得

題詩見歸久矣此亦友朋鄭重之意可佩也

十三日閱子大所撰十健詞一卷甚有雅遠之韻乃見戶部君行狀淵粹有法度中紀釋用一文於近世學術升降大有推究為之發然覆校文子徐

靈府注本多誤

十七日過孫貽子趙掄叔悲庵文一冊皆酬應無味之言此商賈意所以言詩文須手定不可付不肖子弟也

廿二日覆校文子至卷十續義所引舊注有即徐注有非徐注而卷九續義乃與徐注同者四則屬難不可究詰道藏目錄又有宋朱弁注總之此書淪

於世俗黃冠之手久矣且屬竊羣書悉以歸于柱下即疑六朝黃冠所為故錢氏校勘記謂非劉班七略藝文志所見本其言可信也

廿四日又笏出示近詩旨選情暢結響清適屬為審定諾之

廿七日架臣來見所謂唐人寫經墨迹

十二月初三日王夢徵有綵鶴詞遺稿生硬非常家不足存也六橋粉雲

念劬廬叢刻

日記續錄

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庵詞清婉是其本色。淺直猶初入手耳。又關守典彝齋逸園詩刻三卷。一往疎雋頗有完篇。

初六日。昨今閱秦榆村平書卒業。平實切理。優柔歷心。但視警書爲曼衍矣。亦有瑣雜可芟語。

初十日。寅兒以已刻逝成婚五載。無一孩提。少婦泣血。何堪使老夫婦見邪。婦於危篤時已割臂。可矜也。

十四日。作論章公菲文書與春圃。自以爲忠告善道矣。不識少年人不足已。自封否。

望日。檢篋衍國朝文總集。又有補訂之意矣。有玉朱吳姚李數巨編。因足采。攝且旨不欲繁。竟不復刺掇專集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十三

錫山徐氏輯錄

十九日。吳清卿中丞古玉圖致有資證古石印甚精。守隅持示。把翫移晷。

廿三日。閱易餘籀錄。昨檢文獻徵存錄。焦循傳記。未及此書。

廿六日。得穰卿及楊叔燭武昌書。南皮公堅招仍赴鄂游。殊猶豫也。作答二君書。姑諾之。

廿八日。閱石印張叔未先生藏本金石文字。頗有精品。惜印太黯淡。不甚明畫。

光緒十九年正月三日。內予奄然竟逝。四十年貧賤患難。撒手長辭。茹蘖含辛。正恐鼓盆亦不成聲耳。差欲木石此心。不如坐忘於簡策。仍出小學書推賢六書以滄髮。終不能也。

日繙閱秋夢庵詞七十老翁。旖旎風華。不露頹脫。此翁自少壯以來。殆

專以倚聲爲寄者也。

廿日。閱袁爽秋浙江鄉人詩。以玄爲體。以質爲用。頗近篋中極玄二集。中唐北宋間。可參位置。惟病其存錄過繁耳。

廿三日。得金淮生常州書。寄陸劬聞氏金石續編。至前年陸彥欣告予。是書刻成未印。爲星農太史校定本。彥欣欲予重校後行世。乃久未寄清本來。今見印本。略一繙稍。唐以前所補甚少。爾來新出并續。訪碑錄亦未盡。陸氏是編。又檢於趙氏。星農附舉所藏。有予所未見者。亦有予所得而未具在者。深惜魏稼孫萃編補石之散佚耳。意行。遇雪濼。同詣高五丈。有所藏。研馬尾冰紋。蕉葉火捺。雖只六七方。頗各有勝處。

二月初七日。爲蒙叔定蒙廬詩。近作有論國朝人詩絕句百首。論國朝人書絕句七十二首。定爲外集。凡五卷。走筆序之。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十四

錫山徐氏輯錄

十一日。閱邱抄。見余侍御請屈大夫從祀孔廟疏。

廿二日。爲季况定近作。皆五言律。殊有木落秋空之概。

廿五日。登舟赴鄂。

三月初九日。抵武昌。

十一日。出謁南皮師。入見。久談。歸。范仲林來。傾懷談藝。不覺移晷。以詩詞日記寫本質之。並與陳伯嚴禮部商榷也。

十七日。審定星海近詩三十餘首作。梁詩如松石。清奇古怪。真氣不磨。四方君子。殆未易抗顏行也。

十九日。易質甫函來。貽詩。并示詩草一卷。叔于賢嗣。世以爲撞破烟樓者也。

廿日易實甫梁西園陳伯嚴先後來。茶談良久。客中得同氣數輩傾談。文行非他邦所得也。閱古文尙書私議。持矛刺盾。殆無以難之。昨與子勤書。爭古文者偽之亦不廢。信之亦不廢者也。

廿二日星海又送詩十紙來。點閱竟殊有高唱。

廿三日易實甫以近刻詩詞經義。藉讀經瑣記。老子札記相貽。又尊甫叔

子老子解義。函樓詩板排印本。王祭酒刻鹽鐵論。依張本重校。實屬有淮南

許注鈞沈。專舉慧琳衆經音義。與陶子緝輯本相出入。暇當補入。舉正。

廿五日又定節庵詩十葉。蓋已五十葉矣。

廿七日何石來。示青士先生遺墨書譜。古詩十九首千字文百家姓。草書

逸宕固超超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叢錄

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廿八日莊仲思以新刻述經珍義遺書各種見貽。蓋未全。葆琛先生考文孝

狀元仲淳學士虛齋集。則夙昔未見者。述經二說未刻者。周官記。周官說。四

書說。樂說及附刻之卿珊遺著。珍藝書之已刻者。多小正箋釋。附劉氏復時

等列說。又刻五經小學述。古文甲乙篇目。石鼓然疑。排印珍藝詩鈔。又宛鄰

古詩錄。予擬舉藏書莊氏遺書中未刻者。昇之全刻。

四月初三日枕上作答沈伯華詩來。詩有三朝人物推善舊。一代風騷就主

盟句。深愧其言。

初四日閱節庵第八次詩。有綠陰七言律四章。小孤山七古皆絕佳。

望日星海來。遠復堂詞錄寫本二冊。篋中詞續卷四稿本一冊。欲約同人分

治諸子通義。星海云。本有周秦經說之輯音。

十七日星海又校詞錄一冊來。欲補錄白石淒涼犯醉吟商竇裳中序第一。稼軒卜算子尋春作感皇恩。此可謂賞奇折疑之友矣。閱唐人說蒼頗有採摭會心語之意。

十九日黃鐵生太守來談。前鄂藩子壽先生之兄。為其子亡後。聘婦王未昏

適夫家守志。屬為記事之文。王蓋蓮生部印懿榮之女。

二十日閱新校鹽鐵論。桓次公之書。於今日頗切要。王刻是正文字。綜張

諸本講言其非。於盧氏奉書拾補。多有糾異。多可信從。

廿一日閱郭筠仙先生禮記質疑。往往糾正鄭注孔疏。新義頗多。可信可傳。

作與屠敬山札。鈔屈原賦注。汪梧鳳音義尾葉。將寄粵補完新刻本也。

廿二日閱屠敬山結一宦文詩儷體。麗密闔深。足為洪孫傳鉢。上窺孝穆矣。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叢錄

十六

錫山徐氏輯錄

雜體詩繩趨雅音。而奇弄間發。七言絕句之高者。足畫旂奇之壁。

廿七日得陶心雲書。寄遠子緝手錄。章氏書目一函。寄來拓本多種。有唐賀

知章龍瑞宮記殘石一紙。心雲題記一紙。蓋心雲所訪得。隋房山華嚴經四

十三卷。離世間品殘字二紙。心雲自北携回。越城可謂好事矣。齊天保慧燈

等燿道潤等造象題名一紙。道潤造象記新出土。歲題乙卯。北齊無乙卯。天

保六年乙丑。十年己卯。何以誤書。然非偽造。字體可信也。窆石殘字。云精拓

終不可辨。心雲又寄學則一卷。將以示潮州書院諸生。屬予審定。其言絕美。

未免傷繁。

五月十二日星海為予審定文續卷二札來。答之。

廿三日安陸郭仲侯來談。蓋即灤上題襟集中人。與高生仿青交者。年二

十八。幼學有文精舍中高才生也。携重定董子稿本去。

六月朔日。赴南皮先生之招。同星海伯嚴。獲卿香。聽集飲。自午正至酉初。談

譚始終。雖文酒清集。究非多事封疆之所宜也。出節府。至星海寓。話別。星

海明日。又歸焦山舊隱矣。

初九日。偶閱聰訓齋語。澄懷園語。亦有切近有得語。然富貴氣溢言外也。

二十日。得仲林函。贈廬山詩刻。四人各五十餘章。頗有擅勝者。吳道甫來。

罷官憔悴。予以揮霍談笑相對。彼方感服。究非忠厚之道也。清夜悔之。

廿五日。審定月樵所藏金石。拓百餘份。鈐小印。還之。

廿九日。見王壬秋評點四書義。所謂揚波汨泥也。

七月朔日。登江裕輪返杭。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十七

錫山徐氏輯錄

初四日。抵滬。換舟。

初七日。至杭城。

廿三日。為新安書院擇定書目。為購藏肄習計。

廿七日。閱陳蘭甫先生東塾文集六卷一過。先生文儲繁抱樸。不事深言棘。句亦無門戶之習。稱心而言。融治漢宋。深入理要。兼通治術。別集得此。誠與鄙人時昔之言。有實有用者。若合符契矣。

八月初七日。審定同卿龍泉札記八卷。冷齋著書。文字之福可美也。所記自經史羣籍。隨所聞見。拾遺訂誤。不為迂曲。徵文考獻。七八卷多龍泉掌故。舊聞。為志乘所資。亦不負此學官矣。

八月初十日。葉蘭臺屬選嶺南三家詞。為沈伯眉。汪玉泉及蘭翁。今日始就。

審定園識寫目錄。寄去。沈為榜華館詞。汪為隨山館詞。葉為秋夢庵詞。

廿五日。蒙叔贈食古齋詩文錄。吳江柳以蕃子屏撰。清才難得。山水流音。生

中唐北宋。亦當馳譽藝林。較傳書田。塵埃學究。正有上下床之別。

光緒二十年正月四日。節庵招集寓廬。觀明周忠毅疏稿五通一卷。篋江上

畫廳真象一卷。丁南羽洗象圖立軸。座客題名忠毅卷中。

十八日。金淮生寄玉臺名翰拓本。至。蓋術夫人至。柳如是各女士書迹。為葉

塞媛所得。以上石者。

二月二日。閱求實齋叢書。意在初學導師而已。

十三日。得常州劉炳照光珊吳下留園來書。寄新刻留雲借月詞五卷。索序

展卷。已有晉王曲園。淮生。孟蓋四序。又有盛莊二跋。又遠索弁言。是亦不可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十八

錫山徐氏輯錄

以已乎。

念二日。上江裕輪船回杭。昨葉南雪以詞緘寄示。鮮妍脩飾。老猶少壯。壽

徵也。予愧之。

廿三日。午泊九江。十數刻。望潯陽城郭。殊遠。念張公東。汪若卿。王蘭舫諸故交。倚枕閱平輿匪紀略。回想當年。此所經游。皆肉薄電轟之地。功宗血食。故惠燁飛。四十年來。都成陳迹。當如何愛養。整齊。有憂盛危明之意。豈遽云持盈保泰邪。閱紀畧終卷。雖不蔓衍。而儉節邱抄。傷簡率矣。

廿五日。抵滬。換舟。

廿九日。到家。

先緒廿一年正月初三日。藍洲以焚雲門新刻詩詞示我。蓋除夕寄至。簡藍

洲索序於我。縉帶略覽詩二十卷。詞二卷。晴文並至。略思才多。李純客與袁爽秋合評。品題悉當。無以易之。雪門庚午以後。殿與浙中同人切礪。故陶子珍。聖沈瀛。無間。京塵數載。師純客。友陶袁。予與藍洲。應求且二十餘年。近年鄂游。共所慕。益觀其深。文學吏治。蓋畏友也。子珍久遊。純客新謝賓客。吟筵山有韻之文。蓋禁黃鐘之哭邪。

四日。撰廖巡撫六十壽叙。同官於戒嚴之日。諛頌大吏。雖賣文生活。捉刀者亦非英雄矣。

六日。陳伯弢叔通兄弟來談。知子衡已渡海。年終至臺灣。破浪壯游。不審有風胡辭燭之遇合否耳。今日撰高宰平先生墓誌銘。稱心而言。走筆立就。自以為可傳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十九 錫山徐氏輯錄

日。彤伯札來。以明拓史晨孔庵奏銘索考證。與予舊藏缺尾葉。謄青鈞補者。伯仲之間。

十三日。閱吳督部脩餘老人叢筆二十六卷。餘筆八卷。略覽。朝奉國政。沿革人文。保奏持盈。懲前慈後。宮闈樞機。曹司侍從。以逮預聞軼事。條舉件繫。皆正史志表之端。委問有異詞。與他紀載不同者。正以備同異之考證。文孫子脩。屬為校理。竊欲稍芟習熟。及無謂者。而分類為卷。如盛典。聖德。掌故。沿革。異數。嘉言。宸翰。秘書。宮闈。禁近。六曹。行省。民物。詞章。佚事。舊聞。柱下之求。於是乎在。楹書之藏。得寓目焉。徒以戎裝將出。未能久留。鈞稽。明當還之。大略序意。以報他日。再致詳耳。

十四日。函過子修。還叢筆。略言大凡。子修謂予言不謬也。

十九日。登舟。

廿三日。抵滬。晤諸知好。張子遠來。八年別矣。乃云予髮皓如。幾不相識。為之一嘆。

廿七日。留致蕭敬夫一楮。蓋敬老病未能相見也。瑞安宋約禮燕生來訪。縱談時事。并有議稿。見質海內豪俊。無不以改法為救時。守故為失策者矣。旋過毅成談。携寫本徐果亭明末忠烈紀實二十卷。登江永輪船。毅成有吳紀功碑舊拓。欲予考跋。并約昨日晚飯。乃行人草草。竟虛此諾也。

廿八日。昨行時。聞烟台不守。臺澎有警。不知作何究竟。閱忠烈紀實。前車為戒。不意有若合符者。

二月朔日。抵鄂垣。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二十 錫山徐氏輯錄

初八日。張文伯以古刺水送觀。鎔錫闕。搖之有聲。刻識四行。永樂十三年。熬造古刺水一楮。淨重壹觔。錫鼓重式觔。

初九日。星海來取別。携家金陵。漸作歸計。合併之日。不可知。恨恨。秀水新陸。孫君翰香。搆別業曰小靈鷲山館。有留雲水榭。遶窟。嘯秋亭。香雪巖。倚月吟廊。在山泉。青芝室。藏暉閣。諸勝。舊居。鴛鴦湖。王載揚徵君。藻故園。燬於庚申。有三奇石。一翰墨林。王載揚題字。一秋蕉拱露。阮文達題字。一鷺君。郭頻伽題銘。今亦移植新陸。去冬介劉光珊索詩。今始屬高生。仿青代賦五言絕句十一首。點竄寫之。

十二日。見王文勤慶雲石渠餘記。類志掌故。多衰盛憂危之意。與吳仲筇督部修餘老人叢筆相出入。昨今評點仿青近日詩文。潔淨而未盡精微。撲

至而未幾厚為慊。

上巳日得葉蘭臺粵華書院寄星海函。屬予先閱。蓋以沈伯眉汪玉泉及南

雪詞屬予選定。將刻三家詞也。卷中先有張韻梅玉珊鈐小印記。選予繼之。

大同小異耳。遂即日加函彙封致衍若。屬達星海金陵寓廬。

初六日得沈萊峯札。以次郎景謨逝先遺詩屬審定。逝先好學有文。與予親

去秋北闈下第。回疾卒。予惋惜久之。今觀其詩。古詩有奇氣。今體韻逸。八韻

詩麗密。體頌性靜。無天折相。今乃從長吉游邪。蓋沒年祇二十八。益為桑叟

過章鶴汀談。章實齋遺書目錄。多所未見。而致子弟讀書作文法。目亦未

具。故予前撰家傳。特著之。借黔刻章氏遺書行。

念日。校金亞匏鏡詩百篇。語多風勸。可傳。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二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卅日春行盡矣。念亂髮生。家國蕭條。不圖今日只一荷字。何處有完美邪。

四月初五日。閱國朝古文所見集。休寧陳兆麟仰韓選。仰韓師姚禮部。附庸

桐城。正而不大。未離白科。

初六日。閱伊園談異八卷。陳六舟京尹纂。意存懲勸。筆兼隱顯。近時說部之

名雋者。相見時未以見。豈以小言為諱邪。

五月初四日。彼珊假予。歲周勤圃意林校注寫本去。來談。携所藏周氏書兩

卷。以下一冊見示。有意林附編一卷。蓋勤圃采摭羣書。子部佚書。緝香以補

馬氏書。予亦約借抄。庶兩家皆成完書。

念七日。校說苑。經校補闕前後十餘章。鄂刻皆有之。惟復思

於衛章未見。已寫入卷端。其各卷異鄂本。與經校多合。而羣書拾補所引宋

罪

本似非穆氏所見。往往錯出。今日緝帶一過。多寫穆本。訖事歸之。錄廬氏校

語僅畢三卷。

閏月初二日。見人間文字。有云非以今日為外患之終。而以今日為內變之

始。亮哉斯言。

初十日。偶涉書肆。見閣上級古本漢書。不知出何人手。卷末題記已墨塗滅。

殊可惜。購歸付瑤吾讀。

十二日。作札與彼珊。主皆借經世文續編。彼珊示盛刻。槩生示活字本。仍

萬輯滬本也。聞王益吾祭酒亦有續編。已刻未見。

念日。有人持文停雲山水。維兩峯佛象求售。皆名蹟。一頓索數十金。飽眼而

已。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二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六月初六日。見公車上書記。會試舉人千數百人。上書言時事。沮和約。安攘

大計。萬八千言。綱目畢具。為康祖詒長素撰稿。即著新學偽經攷之人。

初七日。檢所購舊本漢書。函點首尾一律。尋之亦有義例。校改字皆依官本。

頗有不必改者。注中間有漏落句點亦甚少。可謂細心讀書者矣。

初八日。偶以澹泊明志。甯靜致遠。論命。論作。因檢蜀志。諸葛傳。注無誠子書

文。諸家所引。未詳所本。作札與彼珊。借嚴輯三國文。乃注太平御覽云。覆檢

淮南主術。則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則誠子書。據淮南。亦小異

也。予校淮南。已及之。藝文類錄二十三。題作誠子。御覽四百五十九。續記。

初九日。借藍洲同過。陳容叔。清言至夕。容叔手鈔文選。漁洋精華錄。經世文

編。摘鈔先正事略。摘鈔珠璣。溢目久矣。近二年讀全史。又寫史文要錄。二十

冊月史記至宋史已畢。不獨于墨於秀。且去取文詞。皆要理淵懿者。與
爾爾先生漢儒通義體例有合。老吏劬書。文與切理。可畏愛也。

初十日。枕上偶憶春秋夏時冠周月之說。當有所折衷。起發篋檢諸家之說。
雖羣言非一。終當以周正時月並改爲確。

十一日。輕世文積戶政以上。緒帶畧。遠於彼珊。風疾漸入膏肓。方術已窮
之日。况庸醫難進乎。容叔摘鈔賀緝前編記之卷端。殊有意義。其次第不悉
從本書也。檢群書治要。將分寫入諸子書中。亦結習而已。

十六日。伯嚴函告易實甫。爲臺南乞援。奮欲與兵安危。實甫在北。劉撫部委
任亦殷。云而問赤嵌之戰守。非烈士歟。伯嚴又言。李季仙之孫。爲南洋巡官。
此二事。曾予詢之。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二十三

錫山徐氏輯錄

念二日。見新聞紙載有實甫諫和議奏疏。同人未有告我者。大都留中。或竟
未達。

念五日。得杜武丞學博孝感書。云將治今水經。以洪江北府廳州縣志內府
輿圖證明之一圖。後列一說。將折衷于予。則告以水道提綱。足以疏通證明。
戴東原本地記。原委件繁。正與所校水經注體例相輔。雖不完之稿。亦足取
法。

十月初二日。易實甫來。談臺南戰守事。壯而危之。相向而哭。藍洲來。携示
北海李秀髮羅寺二碑。舊拓標本。雲庵存字三百餘。銘詞殆全。果爲元石。誠
瑋寶矣。匆匆惜未詳審。

初三日。胡書樵來。一官酸澀。何苦乃爾。六十六叟。萍飄宛繫。此亦亡徵之一

毫髮也。實甫函示近詩。皆變徵之音。目曰魂南。亦好奇喪氣矣。爲題一律。
十七日。達縣吳季清孝廉來談。名子滿。家有老親。年未五十。多男。學業有成。
可羨也。

十九日。李僕臣來談。予撰孝女墓志。惺吾真書已勒石。工整腴潔。不似惺吾
向來書勢。賢者殊不可測。

念一日。爲惺吾酌定隋書地理老攷證序。惺吾年來所撰。脫稿自叙。駢體閩
博。

念八日。校說苑。屢羣書拾補畢。又用拾補本錢培名校本治申鑒二卷。
八月念日。易笏老自湘至。見過。縱談八年別矣。年正七十。豪宕猶不減。愧吾
疲病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二十四

錫山徐氏輯錄

廿七日。又閱陳先生東塾文集一過。學人之文。曠粹益人神智。撥屬示人塗
軌。此別集之難得者也。

九月朔日。丁乘衡扎至。送閱元同新刻文集。徵實之篇。爲多元同。不負當代
經師之目。予終愧汎濫無所成就。讓老友以專門。

初二日。中論校畢。羣書治要異文。多兩通。並有不逮今本者。

初三日。檢新序蔣刻宋本。就羣書拾補擇要記之。所引亦有小異。逸文尙待
考訂。別錄。鄂刻子部校正將編。既畢說苑。欲校新序也。

初七日。溫壽衡論。終覺言易而行難。

十四日。笏山游廬山回鄂。過之。長談。游廬山新詩。有絕佳者。攜其通鑑觸緒
回。僅刻十三卷。終於建安。持論行文。不讓船山。其論井田。頗可爲衡論作箋。

風烈振迅。柱牖欲飛。凍寒如枯。冬夜益甚。微集颯颯。候未立冬。肅殺之氣已動。今年恆燠。恒寒相為倚伏。中外政事。感召有由。五行傳不虛作也。

十六日。劉孝通。厥得沈彤歌。起騰何義門。馮已蒼評史通本在黃崑圃刻。訓故釋上。評語未必高於浦二田。校宋本異同。已見浦本十九。久欲校越。絕吳越春秋。發書檢小萬卷樓刻。錢顧札記閱之。

十七日。得星海鍾山寄葉。更南雪篆聯小字各體書扇面一。七十三篇手書。遠寄。予方廢十指。愧此神交。

廿一日。廣濟龍神廟碑。黃庭堅書者。金石萃編。續篇萃篇補正皆未載。

廿三日。得汪子用祖孫書。又為徐杭章生炳麟。枚叔呈羅文三篇。章生劬書善病。嘗撰春秋左傳。有志治經。前年揚春圃以所作文字質。已略指正之矣。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二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廿六日。為高香齡。審定寶研齋藏畫題跋。偶述從前閩陳氏所藏。與寬畫幅。題為漢畫者。感觸前塵。悵然久之。

初八日。易實甫來。一集魂南。遂為已成之獨狗。作溝中斷矣。

廿日。得蕭敬夫上海書。寄劉融齋先生持志塾言。藝概至。云塾言。劉氏。意之書。亟讀終卷。言言純實。與釋志讀書記詳要互證。承學之津梁也。警書為畧小矣。暇當熟論。

廿八日。評閱當陽王慶麟。竺杉孝廉詩稿。秀發而力不厚。嫻姚而思未沈。卷中多七言律。從婉篤入。不至落平直。方便不流。

十一月初六日。光珊寄陽湖徐佑成。涵生補恨樓詞。武進李祖廉綠茹懷青。

重詞至。徐李皆陽羨少年。好綺語。閱之有朝華未實之歎。

初八日。選定經心課藝始事。黃生翼之。玉樹長埋。遺篇在篋。有韵之文。無韵之筆。皆有可觀。采為之太息。

初九日。往年用群書拾補校劉。查新論卒業。鄂刻與藏本多同。偶覆檢一過。劉子之文。腴秀逸俊。南朝一作者。宜後世誤以為與文心雕龍同出一手。

廿六日。潤覽子家羣籍。意有所感。老墨二家。尤繫世變。又閱廣東康氏新學偽經考。此亦獨照者。但以假鍊行之。尚欲平情推究其本末。

十二月三日。閱管松崖。漕帥奏疏稿六卷。略竟。始終河運事。蓋以巡漕御史。遷歷卿曹。游任督漕。故奏陳漕政。而外謝賜物各表而已。在京曹日。論他事不及十篇。筠璽方來乞序也。得藍洲書。告沈毅成。六月一病。二目失明。西。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二十六

錫山徐氏輯錄

醫治之一。目有光。四方友朋。運蓬一轍。奈何噫嘻。

初六日。偶博淮南原道訓。其子為光。其孫為水。蓋以為無形之所出。此語亦聞西學。

十六日。致兼督譚敬帥書。辭還丙申關書。

十一月朔。章生枚叔來談。迫暮去。

初二日。鍾依生六橋同華亭沈惟賢。思齊來談。藝。思齊蓋約齋兄弟行也。思齊舊刻西漢匈奴表。方注新唐書西域傳。究心輿地。有志用世者也。

廿二日。楊建恂來長談。建恂嗜碑拓。收藏鑒賞。有先正風流。近游雲泉山流連水石。搜訪摩崖。得唐宋人題名二十餘種。多未經著錄者。有雲泉山訪碑記。

廿五日得朱寄洲書以新出永和元年甄一方相餉並留紫陽講席
十二月三日校雙研齋筆記寫本五卷畢此書傳之學人條理門徑裨益實
多

廿四日夜東南見異星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四日適孫以菴仙刻箋文曰得酒之歲考其出處札詢
予告以太歲在酉乞漿得酒然誤記為易林語繼得之袁準正書太平御覽
六十七引意林有之周愛業勤圃輯意林佚文補正書條下涵通樓輯佚子
書亦本御覽惟作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販妻鬻子則知災祥自然
之理今宋本御覽重出人間即予在閩為周季況以二百金購之陳氏故家
者尙當一究其異同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二十七

錫山徐氏輯錄

收燈日閱卷訖事年內外了甄別生童文字黃茅白草至千餘篇不獨為一
隅歎八股世界變相至此宜海內皆望變法也

廿一日見沈壽康九十自述詩有直筆擬彈前史事句語極奇舉

廿七日秦散之來談示所錄舊兩集寫本四卷皆朋輩詩

廿八日繙帶舊兩集一卷為林屋二卷為蘇臺三卷為鴛湖四卷為西冷予
與散老納交禾中故在第三卷中故交六七皆在卷內亦使我微吟生感欲
更為友聲集夙昔擬緝錄後篋衍集叢殘在篋寫定無期愧吾考友之勤篤
矣

二月四日歸安雀適懷瑾來談昔嘗序其詩今讀盟禘通釋大抵篤守鄭義
初八日登舟還鄂

十一日登舟四門過沈毅成毅成失明相對二睛如故蓋肝風成翳高談藝
學如往時以所撰大學順文又五言長律百四十韵稿見示回船燈上讀大
學順文稿未及半木官權拉補傳申太學之義又推明紫陽晚年修改定論
以為為學有序仕學同原近人郭氏大學質疑亦有相出入處當討論之以
答吾友他山之盛意秋雨詩一千四百言寄慨遙深兼賦比興之義自注多
所啓發亦必傳之作

十二日沈茂初來舟毅成以先世詩集刻本寫本諄原刪定并錄示見詒二
律甚工予略言切礎大略先屬茂初歸告并選大學順文稿以未完也

廿三日抵鄂

三月初六日架庵案頭携揚益豫工部筆談閱之甚拙然紀載多不虛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二十八

錫山徐氏輯錄

初八日念劬來談及俄國有注禹貢者證明雍田上有注史記者於紀傳
中戰地皆有圖考形勢求出入嚮方深辨是非又有考武梁祠畫象冠履衣
服行立於西州制度離合討論精審聞之慨然吾人之不能專心力於圖籍
以求實用愧乎不愧予久欲訂述武梁祠象拓通中西證今古不意海外已
有留心於此者咄咄復咄咄

十三日又閱墨子閑詁終以多改為專輯本文可通者不少

廿日今日土星開雷震竹山裂地出鐵錢有二萬貫

廿四日陶栗園來談吳下沈君學之賢貫通中外語言文字醫化機器諸
學方譯論行孝經撰盛世元音創一十八筆括書體正變孳生不窮海外學
成今年二十六歲立志不為外人用予聞聲近兩年矣中土有此豪傑為之

色舞飯罷。急出訪之。蓋栗園借來。將入蜀主書院教也。晤談溫克可敬。談時葉清兮。汪彝庵。鄭叔獻。皆在。方求益沈君新字法。君爲予診視。半身不遂。言皆入理。

十五日。重檢時務報所載盛世元音及重譯富國策。此皆有實有用者。餘光兼喻。得此能不動心。

廿六日。野獲編閱竟。秀水沈德符景倩者。累世仕宦。習聞業故。紀錄原第。不可知。桐鄉錢枋爾載者。割裂排類。時歷數代。已閱數年。然事有左證。則然論無偏黨。則門戶餘習。浸染亦不蓋免。末數卷。纖雜近說部。祠甚嗜禪宗。亦名士習氣而已。

廿七日。聞章生教叔與同事闕而去。此我所豫料。嘗尼其行。泰山子曰。修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二十九

錫山徐氏輯錄

之道。除嗜去欲。奮神抱和。所以無累也。內抑其心。外檢其身。所以無過也。先人後己。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也。善推於人。不善歸之身。所以積德也。功不在大。立之無怠。過不在大。去而不貳。所以積功也。仙傳拾遺

廿九日。得章生叔書。亂離瘼矣。士人不圖樹立。無端爲門戶之爭。竭心力而成戰國世界。冷眼一笑。熱心尤當一笑。晚應梁節庵之招。座客有丹徒趙森甫。君舉之子。桐城姚叔節。纂庭大令子。方存之弟子也。相見皆纏綿叙舊。

晦日。姚永概叔節來談。貽予家集。燕塢先生援鶉堂筆記。石甫先生中復堂集。乃翁庭棠徐待定詩刻。

四月初二日。閱姚石甫讀小錄八卷。寸陰叢錄四卷。粗畢。中多名言。暇當摘

錄。墨子節葬有混字。字典來收。畢云即空。

初四日。見湘學新報第一冊。以史學掌故學。輿地學。算學。商學。交涉學。爲六條。目序例標揭。意言平實。非時務報矯徇鄙倍之比。

初七日。校沈寶禾維宜丈忍默恕退齋詩二冊。以意甲乙。困識別之。丁未年一卷。最擅勝場。餘亦多深至權奇之篇什。作者之林也。又閱毅成秋雨長律百四十詩。一過。終有可省處。

初九日。校毅成大父曉滄先生切問齋詩七卷。墨詩味超朗。亦有紀災紀變風骨透鬱者。別集如此。足名其家。

十一日。孝珍來。貽徐刻漢學室文鈔。子珍文一意樸學。與駢儷詩詞華實直。到古人持意卓爾。獨到處。百年來。購與抗手。豈徒吾黨護能邪。孝珍去後。展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三十

錫山徐氏輯錄

讀終卷。喟然怙然。徐氏刻入浙東先哲遺書。譌字尙多。暇當校正。

十二日。閱報章有三語曰。合肥往矣。以云仁。和將何以善其後。吁。我以為每况愈下而已。

十九日。西青散記附文略閱竟。一過。嚼雪餐霞。味於無味。文章得山水之神。遇之於行墨之外。三十餘年。時時有故人之懷。非痴嗜也。

廿日。得藍洲函。寄雲門詩刻閱之。涓城高唱。本領心計。日進不退。但不免君患才多之歎。

廿七日。閱醒睡錄八卷。其九十兩卷未見。近事實錄。文字雅潔可喜。

廿八日。閱時務報廿七號。有宗室壽富一書。甚沈痛。得筱珊書。寄省志例目。

五月初七日。鄭國華子質來談。獻之觀察長子。述鄖陽盤陀山移事。壞舟數百。不見一板。傷亦千人。不見一骸。山間祠廟戶壁不損。墳塋碑石屹立。皆隨山而西徙。奇聞也。

初十日。子勤來。切脈處方。云已見代脈。勸予早歸。

廿一日。來江裕江輪行。

廿三日。達上海。

廿五日。換舟回杭。

廿六日。到家。

卅日。鄒景叔以陳思齋觀察淮南正誤。許學勤錄本三冊示我。無多精確語。往往論酌亦有牽合處。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三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六月十七日。高生子衡北歸。不相見已五年。慷慨從軍。跨海折衝。被劍甚勇。將帥誤機。不得已。發鋒藏鏑。已而南游白下。北撓津沽。意氣抑而識力壯。日望其奮翼千仞。為吾道光。得乃翁書。致伯父語。停雲之思。固無日不遐繫也。

廿四日。閱時務報卅二期。麥撰尊俠論。闕峻精妙。無瑕不潔。

廿八日。湯震整仙危言五十篇。閱竟。近年志士抗論憂危之言。以此為弁冕。亦綱目具矣。然言易行難者。十尚六七。竊願增二題。曰發憤。曰立威。其一一條辨者。當具別幅。

七夕。諸守隅來談。見劉懷民碑。字體略近龔龍顏。然味薄多矣。

初八日。青陽詹愛祺友石投詩見訪。將家子。好文章。年二十六。詩篇奇崛。無深情遠韻。將徐待其變。

廿一日。廬州人來。得王謙齋一札。寄懷一律。新刻遺園詩餘。詩集刻成亦垂老矣。閱謙齋詞。懷離歎老。泣然已涕。病中心緒。往往至此。

廿八日。安慶書來。云子英親家於二十日謝世。年未五十。五月廿一。薄暮江舶一談。遂成長別。人生若朝露。誠然。

八月十三日。閱中報。知葉南雪翁已歸道山。此十年來未識面之老友。因逆知彼此暮年。相距迢遙。無相見期也。

中秋。閱董東初讀書提要稿。又閱陶芑田翁園詩錄。約略刪存。將應索序之請。得前民書。言周季況閩獄迫債。款至十萬。籍沒淹滯。非歲月可了。宦海變說。震詫何如。

廿日。守隅來談。予新收魏印珍碑。未見著錄。近日羅氏昆季曾有論識。予檢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三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眼學偶得陸 所著書皆未及此

九月十一日。雜閱无邪堂答問。多深純語。

廿日。閱散老七十自述五言古詩稿。婉秀是其本色。

廿六日。曉淵諸君衣冠來。致聘關。訂總修諸暨志聘書。

卅日。俞曲園來談。七十七翁聰明不廢。結習未忘。天賦異稟。不能不生羨心。徐伯激星使留別。餽漢錢百。

十月廿三日。閱盜露詞。折衷南宋。亦深美而未盡闕約之量。方展冒鶴亭詞。愛其有得於幽憶怨斷之音。欲為論定。而魏孝廉汝駟札來索還。遂以歸之。

廿七日。閱湘鄉成權漁本樸樓真室文詩詞稿。文規格老成。詩才閎肆。倚聲婉秀。固雋才也。然文當進之深厚。詩當進之沈澹。詞當進之幽遠。如相見當

面論之

廿八日閱剛民中日紀事新樂府十六章體仿香山沈鬱頓挫有杜陵遺意

成本樸琢如過訪方接談間董東初來促坐談藝二子皆志學有緒琢如

弱冠有韻無韻之作可期深造稿本攜去留湘瑟秋雅詞仍屬審定

十一月廿八日世杰振之都轉見過而致聘書繼續修鹽法志事

除日新安書來紫陽主講始別延戚大令予得棄此為快事

光緒二十四年元旦日食拜年客來謝之惟章生枚叔入室長談

小年朝榆園送盆梅水仙來并示戊戌元日詩亦成例矣報箋云願再讀三

十首也

四日衣冠出賀正大都望門投刺世習應酬然衡之以禮亦不可少蔣氏師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三十三

錫山徐氏輯錄

門一入拜家廟與蔣世嫂談

日閱邵先生尙書通義遺稿殘本卷六卷七為召誥至呂刑中有當年

商榷語如周官禮同後世之會典此因風見與老成符合者也程鴻詔

傳寫歷久將付梓人與禮經通論並傳其人正不以吉光之羽見少

廿六日胡城寄到方宗屏計又失一老友矣

二月初九日擬續纂鹽志例目草稿將與同局商榷

初十日閱老老恆言五卷一過理語有可銘者

十二日閱新學偽經考康氏書持之有故不無周內史記中涉古文字往往

顯出此有迹可尋者

十八日閱建德胡念劬嘉問湘樓駢文初稿四卷刻本才清而婉無俗調

但力尙弱寫憂賦可誦書類序類持論多有真見非沿襲者

廿日康工部有為有五次上書為大僚所格未達九重原文傳布登滬上報

章展閱一週言有過于痛哭者扼不上聞固為沈篤之習然以此為藥即能

起篤疾尙不敢信

三月初七日許大夫豫生來談將赴蘇督館以近作八律稿見示詩頗沈鬱

憤悶得陶心雲書云方建東湖書院通藝堂以史學子學延師學士有碑

紀文寄稿屬審定汪柳門來談留乙未歲暮絕句四十首詩冊屬閱定益

罷官出都時也

初九日閱瑞安陳蚌志三治平通議并附報國錄畢墊盧匡時之論鑿鑿可

見施行團政可推鄉邦以及天下委曲立法先治本原改官制設留都皆與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三十四

錫山徐氏輯錄

鄙人夙論不謀而合徒河邊河六十致仕宜有商榷嚴刑賞為救時急著尙

可豐言課士策論當杜空言安得風塵相見作竟日談去非求是以待大人

君子見諸行事深切著明必有宏驗水運之昌拭目俟之但恐吾輩不及見

大一統耳

十三日三日来閱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一過於事理文章皆有闡悟後人

處

廿一日溫婦顏氏學記漢儒通義正相發明而學記師儒言行于今日人言

救時要故如廣教學改科舉汰冗官綱領無不具於此矣

閏月初二日善甫乞撰母韓六十壽序榻內之言實事不多敷衍篇幅兼顧

文字義法經營三日始獲成篇酬酢之文難於著述如此

初七日。繙索子史精華釋道二類。遡源流洞見本末。初學記太平御覽不足多也。

初十日。穰抑寄春秋董氏學六冊。繙帶一過。門日尚有條理。仍病其繁列于目。遂至割裂重複。口說一日不安。不若師傳爲確。以傳經表亘經說之前。尤失次著撰時雜佛家。甚至涉及耶穌。是何以當言必有倫類之旨。康氏有識有筆。露張日甚。傳會推許。至有康教之日。吾不知其稅駕矣。

十七日。閱康氏僞經考一過。畢竟非金城湯池。炫妍市怪而已。

十九日。繆筱珊來。一別又兩載矣。今日又走評詒常州詞錄卅一卷。局中送續纂綱運三卷來。約略訂校。此第一次課程也。一笑。

廿三日。閱朱氏无邪堂答問。精理名言。持之有故。此有用之書。頗思一一標識之。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三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四月初四日。欲詳校越絕吳越春秋。篋無單行本。因顧錢校勘完具將錄之。釋史卷中。大籍已具。且馬氏夾注。頗有佚文。校之十得七八也。

初八日。邁孫來。以新刻明賢尺牘成。蓋楊詠春太守棄臧舊刻欲傳之。晚付邁孫屬列叢書中。諾而未刊。今年銳意成之。商序跋以記也。

初九日。校新序畢。虛采逸文。有類書誤抄。有隨意刪節。不盡應補。

十九日。丹徒友人孝恩。綏亞伯寄陳廷焯亦軒白雨軒詞話附所作詩詞來。蓋嚴事申白。詞話中奉爲正宗。而以予附配以爲同聲者也。持論堅卓。自撰亦雅。約有神。惜年四十以乙科終。見其遺書。已不及遙申商榷矣。

廿日。作寄爽秋蕪湖書。昨與閻榘有勸隱雲間之論也。

廿三日。卜後日遷祖廟巷新居。今日書篋盡符先移往。董東初書來。云又游滬上。士人君子。輒無安居。此事亦關世變。

廿七日。閱邵子湘全集一過。吐音高亮。譚途愜。不傍門戶。固雅才也。詩勝于文。文亦不陋劣。

五月十三日。石印通鑑七十五卷。胡刻之十五六兩頁。乃割印時先後互錯。至不能讀。當標識以正之。

廿二日。閱胡嘉鈴叔衡所選國朝文棟四冊。所錄皆關繫世教。抑亦有實有用者矣。

廿四日。昨謫如携康有爲孔子改制考廿一卷示我。乙夜及今。首尾繙閱一過。略近似而不足亂真。不意靈言竟至於此。不暇摘論。但舉中府記非天子。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三十六

錫山徐氏輯錄

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則誣聖之獄已具。

廿七日。閱二十二史文鈔。塗徑正大。可入總集目錄。界畫駢散。如中山對問。而不采。不知於當日朝章因有繁慨邪。

廿八日。閱明史文鈔。竊謂當日正論。尙多於今日也。

六月朔。閱五代史文鈔。未采薛史。殊寥寥。予固不喜歐陽史也。

十二日。昨建恂示我建平二年唐媛淑造象正書。吳伯滔舊藏。北方俗尙梵字。日有新出。建平漢後石趙及燕慕容稱號數見。無二年。石勒則有四。年二年爲癸巳。以字體求。此當在慕容時。歲辛丑也。

十六日。閱齊夫文鈔。畢六朝史文。可入駢儷文林。尙不少。

廿日。鄧邦述仲璋來訪。以隨巢詞稿見。善解。督部孫笏臣太子也。詞

當行未出色。繼武家風。尙待進境。

廿三日。又閱無邪室答問精粹。審言外有無窮之慨。足以信今傳後。

廿七日。二十二史文鈔全閱畢。去取有意。持論明通。殊便學者。校讐疏漏。訛奪數見。史文具在。暇當隨筆乙正之。

廿八日。閱勸學篇。閱通純備。握機成務。言功可以同立者也。

七月初五日。趙按經鈞厚侃伯來調。詰會大父文恪公遺著三冊。文恪名慎。彫號送樓。筆記爲檢異雜識。云文恪尙有日記稿本。

十七日。閱經世文新編。採輯洋務論說。亦有條理。中有深中窳要。可見施行者。而醜益橫溢之言。大都出自外人。然而世變日亟。竟至於此。有悲憤歎歎。不忍終卷者。尤多。下江河。流極難返。二千餘年。蓬茲劫運。上下日講變。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三十七

錫山徐氏輯錄

法往往徒托空言。山野病夫。以身喻國。終不知稅駕矣。

十八日。今日聞有成官之制。山野間久持此論。而尤有小官多則治。大官多則亂。先入之言也。

廿六日。重閱陳亦峯詞話。以沈鬱爲宗旨。因人間精鑒也。

八月初二日。作題忠貞錄五古一五律二。並代藍洲也。老筆殊不成章。心力之類至此。忠貞錄志願處士長庚星伯于江甯陷日。不肯以順字題門。舉火自焚以殉。其第五女幼字袁。流亡無耗。不願改字。曾綏髮以誓。年三十五。矢貞病歿。子鵬後入吉林軍幕。將軍長順請以忠貞得卹。

初六日。欲采子部書類分精言。推之有用。此願亦落之久矣。古有意林日鈔。今有東塾讀書記。皆導師也。

十一日。駭聞震霆。獨處幾慄。彼暈暈者。將如之何。老夫避人安議。往往後事。悉中從此當棘台否。毋徒多此不祥之言。

廿二日。釋史載孫叔放碑文。見隸釋。而點畫有舛。愍作愈。皆作疑。更不可識。廿四日。檢函告苞仙逝世。目眇神悽。遂如枯木。比涕零已歷炊許時矣。既而審諦知殉以初九日。則近日駭詫之國故。皆未入斗室見聞。且爲之幸矣。

九月朔。錢念劬告哀書來。閱之隕涕。復嗜書盡五紙。以其商及葬禮及家事也。初十日。藍洲札來。屬代作宴日本退相伊藤博文詩。已撰二七律見示。走筆成五言古。并點定藍洲稿。作札復之。

廿九日。篋中詞未見之王西御秋蓮子詞。今甫寄舊本至。婉約有深約。當續采。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三十八

錫山徐氏輯錄

十月四日。子用家來報喪。久病果不能起。又失一老友。

十六日。昨古愚以中興別記十卷稿見示。全書百卷。蓋紀粵匪始末也。爲夢橋園叢書之三。又浙江海運見開略識一卷。爲叢書之五。繙閱之。可謂留心世事。不爲浪費筆墨。晤許古秀。携讀其雜體詩。才思清越。又法事論三力。主戰議。璋岸有條理。

十九日。古愚函來。述其叢書各目。亦容心經學小學。未易才也。閱郎潛紀。聞三筆一過。頗有益於掌故之學。偶有辨晰。亦多可價。

廿一日。念劬自蘇來治。下榻斗室。行作數日談。念劬奉召七月廿八日奏對紀言。頗無渣滓。

對紀言。頗無渣滓。

十一月初二日。閱碧聲吟館談塵四卷。許善長季仁太守筆記也。多可採擷。有資舊聞。

初四日。鄒謹叔來談。欲緝刻史學叢書。以目錄商略。

十三日。釋史獲閱一過。仍以校正本為討論之要。嚮來立例刪補。因未易措手。未必人心所同。晚歲病廢。將虛此志。以待後賢。

廿二日。邵宜仲同日本僧伊藤賢道號壺溪者。過訪筆談良久。留所作詩古近體九首。筆堅辭鍊。殊不率爾。

十二月初三日。胡右階貽彭甘亭繙潤筆記。懺摩錄新刻本。彭氏書校訂之學。詳審有扶擇。身心之學。溫清不因陳。先正以詞章名家者。往往讀書有原本。足以師表後來。右階方治駢儷。盛年寫文。洞見本末。傳刻遺書。其亦有淑艾之意乎。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三十九

錫山徐氏輯錄

艾之意乎。

十六日。又閱陳丹崖孝廉古雨軒詞話。推見本末。洞達正變。倚聲樂府。有此曠古之識。于流別一一疏證。與予夙論同者十之七八。蓋此君深契中白。推為正宗。因於復堂亦為不謀而之知己。一舉于鄉。蕉萃早世。年尚不逮中白。可悼歎也。檢篋中詞前後今集證之。陳氏所論多合。益惜未得接席深談耳。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初八日。閱閱微草堂筆記。童冠至今。數數閱之。說部之有益身心者。且可稽求掌故。并有論西學制器深識遠見之言。此小說列于家之後。登著錄而無愧矣。

十二日。閱滬上新聞報云。萬福堂十二月十八日病卒。駭歎掩涕。十年來文交唱和。文痛分張。奈何。

二月三日。守隅見貽齊天統元年張府君起墓志銘。唐元和游擊將軍典軍邵公才墓志。皆新出本。未見著錄。

十三日。閱孫仲容札。逐有補采入繁露雕龍卷端者。

三月初九日。閱與國朱浩文星源所著道說。天地動靜說。堅疑中學。確乎有本之言。時事六策。亦暢達可行。此卷刻于癸巳。似其人來游武昌。予客鄂日。惜未見之。

望日。夢庚由上海寄致翼教叢編。閱一過。有持矛刺盾處。頗可擊賞。然而沸騰相煽。終非好氣象也。

廿三日。丁廉訪卒於官。潘老家傑之士。晚景頹唐。終以不起。追念舊游。可長太息。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四十

錫山徐氏輯錄

四月四日。閱東塾讀書記卒業。從充實入精微。吾師乎。

浴佛日。閱東塾讀書記卒業。從充實入精微。吾師乎。

廿六日。吳耳似留所著聽虛稿五冊。閱一過。言情之作。亦曲至。間有激昂之氣。寄慨時事。殊覺波瀾老成。少年才士。進而不止。當自成家。

初十日。伯唐話我僑周長安四年合州惠林寺鐘題字。著錄未見。

十九日。曉淵來。堅約苧蘿之游。不能不踐夙諾。留曉淵一宿。蕭齋。廿日。束裝上倪氏諸暨船。久不問之江渡矣。廿一日。至新亭鎮。以上水落。航船不能遠城。止泊。廿二日。城中人與來迎。發裝登岸。入城。詣縣志局。晤吳亮工諸君。談志事。又見蓉曙所訂志目。

廿四日。假謫人行。篋天演論。讀畢。西學中之微言大義。殊有精邃。不敢易視。嚴復幾道。行文古厚。譯者古雅。諒作者善行之言。未必到此。然使歐洲人信從吾教。則智開而力將趨弱矣。閱黃芝半情居遺集過半。雅朗俊婉。作者之林。足居上乘。與蔡生青弋山人詩同聲。而不必同調。誠兄弟可並傳。可特立也。郭復庭詩文。疎逸。又各自成家耳。懿哉浣江之賢哲。頗以家學盼後人繼起。亦由士風敦樸。不競浮華。故所造者此。予纂縣志。當以此意著論。

廿五日。閱半情居集畢。填詞修潔。雜文老成。皆有師法。跋數行。並欲歸後撰序貽之。

廿六日。徐陶叟來話舊。且以節母之子。純孝之行。五年前曾游杭。過從。入于齡會。今年六十五。母喪十一年。以下葬未得地。至今不肯釋服。誠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四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攀至此。肅然生敬。午後與行至新亭登舟。

廿七日。晚到家。

廿九日。檢園札來。有刻諸家詞話之意。因檢聽秋聲館。芬陀利室。白雨軒及詞辨四種。將借之審定。

六月十四日。溫理左氏傳匡疏本一周畢。功業荒怠。記性日頹。往往不能背誦。老境一至于此。

七月初九日。黃曉秋以所著瓦缶雷鳴詩四卷。欸乃餘曲詞二卷。無陵積談一卷。見質。閱一過。詩篇出入中唐及明七子間。婉朗有才思。填詞超超麗俊。而有神韻。殊勝於詩。雜志條舉。持論峻雄。意仿子家。詩詞皆後勝前作。年方二十。進境正未可量。集名失雅。當諷其改定。

十三日。得劉語石書。寄近作詞五闕。多長調。此君於此事。可謂當行。

廿七日。楊芷旌錄刻駢體文略。於李鈔外。收休文撰賜謝朓勅一篇。似可不必不錄。彈劾與七連珠。餘則每類多或十許篇。少或一二篇。亦便學子。

八月初八日。閱讀書說。竟一過。并胡氏年譜。讀書說與釋志同時成書。分篇隸屬。通備之言。有體有用。足以信今垂後者也。

十二日。雪漁以所撰幸草亭詩一冊屬審定。淇深靜逸。抗志名家。語鄭重而韻流永。足當警嚴之目。同人中上乘也。欲本此義序之。

廿三日。檢吳選文徵。閱湯文正春王正月辨。明確不易。

廿九日。六橋來。詢悉駐防上書者瓜爾佳氏金梁字息侯。諸生。年未三十。昨舉孔子生日會者即其人。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四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九月初八日。閱文獻徵存錄及半。碑傳集中仍多未具。此宗大夫所以補苒李方伯所由廣蒐者。獻類徵也。

望日。檢園以呂定子遺稿詩詞屬審定。約略閱一過。詩格老成。詞筆婉約。皆可觀。

十六日。景陸昨以乃翁敦伯墓銘得石太小。乞予刪定舊稿。強為削減百十字。將來入集。仍用原稿。

十八日。檢園札來。商刻董子答之。

廿二日。閱六橋外王父裕貴乙垣禮部錄廬詩。讀詞。腹淨安雅。

十月朔日。偶閱常州駢體文鈔。中可獨造之文。可擊節賞。可折節學。者。初十日。粟香四筆緝檢訖。若與地形勝。若掌故。若中外。若小學新舊學。皆有

可采擬談其末也。

廿一日。益齋札告蒙叔病危。深憂之。檢野尤屬益齋寄致。

廿三日。益齋札告蒙叔十九日已大去。哀悼不可言。

廿六日。雪漁仲恕來。又知黃元同十七日逝於半山墓廬。酸心事相接而至。

願游九地。與老友同棄惡世。攜手無何有之鄉。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廿日。褚季孫持尊甫爽齋丈歷朝詩選十冊。國朝詩選

八冊。假觀。約略翻帶。去取殊矜慎也。

廿一日。悉陳六舟先生葬正月九日。壽終于家。知己之感。痛欲失聲。然而完

人若此公者。平生所聞見。殆絕無僅有者矣。

廿七日。笏臣來談。商刻雙研齋筆記。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四十三

錫山徐氏輯錄

廿九日。楊佩瑗自海鹽治所來談。將以予淮南舉正手稿刻入叢書。

二月二日。自元旦以來。檢帶九朝東華錄石印本七十六冊。一周。大略基必

有址。幾必有兆。被澤表微。不徒默識掌故也。

五日。偶挈兒女。閱狗鼠之戲。些小動物。導之如人意。游戲。然則人生何事不

可教。但無善教者耳。

十六日。審定胡右階靈芝仙館詩詞一過。其自言不以清廢麗。不以麗廢清。

志之所在。予將序言。亦勗其即以此為成就。為印證。填詞未盡曲折。可誦者

少。

晦日。閱鶴徵錄一過。前任貞下起元之運。後則教養潤澤之時。以才識篤至

論前自勝後。以趨合。嗣備論。後亦有超前者矣。

廿一日。閱平湖蔣元大始人範六卷。澹村文存一卷。人範究心宋學。今日之

浮器。當以此種語言為對病之藥。

四月廿四日。聞林杭州太守卒官。竟失此循良。實事求是。設施有本末。經營

森布。後來者循守不易。曷勝悼歎。

廿八日。今日溫帶禮記二卷。至文王世子。正義義疏均繕檢。

五月朔日。藍洲札告徐伯激總憲卒于位。貴壽考終。蓋臣正多遺憾。四十餘

年故人。後死無相見期。怵慟如何。

五月十六日。藍洲以荆溪徐氏子。姓貽予思樸齋詩集。蓋其先世明末官部

郎。曾典粵東試。出守黃州吉安。旋論宦困。國亡之際。服喪歸。遂不仕。以遺

老終。名懋緒。字復生。遺集重刻者。再閱一過。善學前後七子。格律莊潔。情文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四十四

錫山徐氏輯錄

老成。

七月初十日。閱左文襄與楊石泉手書二冊。數十篇。墨跡石印。素心同功。志

精勸證。可以傳之千秋。告後來學問助勢之賢。此之謂三不朽。

十三日。閱報章駭愕。冒熱出。過子韶。晤袁郎道冲。

十四日。藍洲札來。云許袁二卿。諍言刑辟。濟南電音有之。益駭愕。忠慨建言。

乃遭嚴譴。史乘紀烈。振古如茲。以待論定。特同世契。合畫傷無已。雖尙在疑

似。我已無淚可揮。夜月如晝。目不忍視而已。

廿二日。子韶來言。許袁大辟已見初三明降。成名而去。夫復何言。子韶脈我

謂有積滯。處方。我胸中所積。豈藥物所能去邪。

廿七日。閱求己錄一過。為陶方之次郎所撰。以內治為本。不驚外功。感時多

沈痛之言。陳古刺今。折衷鉅儒。少年賢哲之言。可陳當寧。乃至今日。則鉅砭痛切。更使人感涕盈襟也。

八月二日。近日仍溫治論語孟子。閱四書纂言一過。李刻稱精校。覆刊而譌字紫紫。今日又檢注疏本。

七月五日。蒲作英畫復堂填詞圖見貽。不以斜陽烟柳布色也。

十一日。至離志局。乃不見一人。研農未來。局成兵丁駐所。予臥室對屋。亦住哨長。悶悶即行。

十九日。楊筱旌函來。以鄂刻八旗文經六卷以下。刻樣屬校閱。鄂中則星海校定。

廿日。白叔來談許袁被害始末。凄然痛之。亦悚然敬之。十三日。保定有電。袁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四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眷出京行至矣。

廿二日。白叔來。借周僕送子衡室人。袁媛赴松江見母。成父服。爽秋妻孥回南。以松江為家矣。老友病廢。不能素車赴奠。痛念何如。

廿六日。子衡松江來。詳述袁重黎婦子言。使人激昂忘痛。

廿九日。藍洲來談徐氏乾學通鑑後編方議。以寫本付刻。有閻氏若璩校勘記甚精詳。

閏月初六日。大女自禾中歸寧。話許竹實家事。不及重黎遠甚。無子繼姪。二妾離心。袁氏多男長成。正室內主。雖遭巨變。不致渙散。重增慨息。

十三日。李幼梅大夫以家刻者獻類徵二篋。三百冊五百四十卷見貽。方尊甫舖堂布政撥緝是編。亦曾見商榷者也。

廿一日。踵玉來言。甬上方生欲來予門下。謀刻復堂詞錄以為贊。恐未必成。姑付之。

廿四日。孫德謙益甫不相識。貽書論學術。似送難。期折衷。愧之。

九月初七日。撰公祭許少宰袁太常文。欲言未得盡言也。

十二日。撰贈釋朗珠名繼海嘉興楞嚴寺住持序稿。脫文伯所屬。作不難而寫難。此手已不為我用矣。

望日子衡來談。有入中州軍之行。奮勇北游。從前臺灣之役。德惠之。此行婉阻之。蓋時事日非也。

廿五日。李秀峯過訪。秀峯與易實甫交。實甫近日有和杜秋興詩。秀峯乃與汪衡舫同游至杭唱和。兩月來有二十疊。跌宕沈至。頗可吟誦。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四十六 錫山徐氏輯錄

廿六日。話經精舍監院曹樹培送劉撫部延子辛丑掌教精舍聘書來。回憶

亂後重建精舍。于監院數載。前塵如夢。景老漁首肯。惘惘如何。孫益甫蘇州書來。又瀉瀉數百言。羅列四部綱要。竊以為炫富。不盡虛心也。

十月初七日。昨春園言集古作對。有尙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討武二語

十二日。傳曉淵諸暨來。知徐陶叟於九月十五逝世。獨行之士。不可復見。曉淵云。志稿年內刻。期告成。

十三日。聞鍾依生三多六橋已歸。差釋予懷。

廿八日。胡幼嘉來談。將往吳下。以知府需次。告予方刻嚴陵集。又云明年謀刻復堂文。以所為詩屬審定。為加墨訖。

十一月初六日。適孫來談。商刻定庵詞。

初九日。閱六橋近詩。安危一瞬。不忍吟諷。

十二月十四日。撰翁鐵梅母夫人墓表脫稿。不識馮夢華志銘何如。

十九日。袁郎道冲來。尊甫身後之文。如服官歲月。及京曹譯署。出而分巡政績之可考者。尙待嗣賢昆季撮舉綱要見告。至行文紀實。胸次已有規模矣。

廿二日。沈采侯書來。寄刻成乃父墓誌銘。張韵梅小真書甚工。今年七十七矣。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日。兩日溫蕪概劉先生言。一字一珠。不獨四方導師亦千載導師也。

十四日。許子頌來。談辭師之孫早逝。少婦仰藥殉烈。欲予紀實旌揚。不知何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四十七

錫山徐氏輯錄

日可捉筆。

十九日。檢校復堂文續始事。以右階議代刻也。

二月望日。汪柳門札來。欲貽予壽聯云。與南極一星同壽。先東坡二日而生。

子韶來談。始見袁太常三疏全稿。將要刪入家傳。

廿二日。袁京卿忠樞自松江來。擬廿四入城。廿五昭慶寺受弔。予委儻不能

出遣子代。閱興化李詳審言學製齋文二十八首。非必渾灑閱博。亦跌宕

昭彰矣。究心駢儷家數。已有準則。騷選之遺意。行撰序還之。

四月初七日。撰李審言學製齋文序成。走筆屬草。不能工也。

十三日。袁郎來。呈改定行狀。當力疾挽筆成墓碑家傳矣。期以十五日始。二

十日脫稿。

二十日。袁碑脫稿。將撰袁君家傳以完諾責。

六月七日。子韶來診。堅欲停藥。仍不能也。泄仍不已。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四十八

錫山徐氏輯錄

跋記

餘杭章炳麟太炎。漢學稱大師。治經尤長疏證。得高郵王氏法。自命其學出德清。愈趨曲。然文章之稱晉宋。問學之究流別。其意則本諸復堂者為多。余誦復堂書。其轍迹固有可尋者。而記於章氏前後六見。(一)記光緒十八年壬辰五月廿四日。過興甫。見案頭有餘杭章生說經文稿。其一主荀子。殊絕謂古者天子朱袞衣。諸侯玄袞衣。其一說嘉粟旨酒。謂粟為量名。其一說。蠶旗為銜旗之借字。其一說日云莫矣。寡君須矣。為日曠曠且中之曠。非昏莫。誼不盡。確要為得間。厥為章氏見知復堂之始。結言符賞。樹義銘膺。丈人偉其獨異。談士依以揚聲者也。其二(二)記廿有一年乙未九月廿三日。得汪子用祖孫書。又為餘杭章生炳麟叔呈雜文三篇。章生幼學善病。嘗撰春念劬廬叢刻。跋記

秋左傳讀有志治經。前年楊春浦以所作文字質。已略指正之矣。(三)仲冬朔壬辰。今日晴窗。章生枚叔來談。迫暮去。不記何年。前有臘月三日。至二十。六日記疑為二十二年之仲冬也。輸肱論心。奉手問業。一言投分。要以百年之期。數而成親。申之永夕之誓。奇疑賞析。足徵氣類已其(四)記二十三年丁酉三月二十七日。聞章生枚叔與同事闕而去。此我所預料。嘗尼其行。而博藏有章氏上復堂一箋。其詞曰。夫子大人函丈。滬濱拜別。神氣惘然。抵鄂後。未奉手札。想履道貞吉。吐言為經。定符私願。麟自與梁麥諸子相遇。論及學派。輒如冰炭。仲華亦假館滬上。每有論議。常與康學。抵牾惜其才氣太弱。學識未富。失恐敗績。時亦有之。卓如門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詆以狗曲。原註面斥。麟雖未遭謫詢。亦不遠於鞮鞢之遇。黃生康黨諸大賢。以長素為之云狗狗。

念劬廬叢刻

跋記

錫山徐氏輯錄

教皇又目為南海聖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巖下電。此病狂語。不值一笑。而好之者。乃如蝸轉丸。則不得不大聲疾呼。直攻其妄。嘗謂鄧析少正卯。盧杞呂惠卿輩。咄此康孤。皆未能為之奴隸。若鍾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經。乃真似之。私議及此。屬垣漏言。康黨銜次骨矣。會譚復笙來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賈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稱麥君。麥忤忌甚。三月十三日。康黨廣至。攘臂大闢。梁作霖復欲往毆仲華。昌言於眾曰。昔在粵中。有某孝廉。誣譏康氏。於廣坐殿之。今復毆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學矣。噫。嘻。長素有是數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惡言不入於耳邪。遂與仲華先後歸杭。州避蠱毒也。新學偽經考。前已有駁議數十條。近杜門謝客。將次第續成之。墨子問詁。新義紛綸。仍能平實。實近世奇作。麟頃已購乙通。前携至鄂中者。

念劬廬叢刻

跋記

二

錫山徐氏輯錄

望將書價運寄報館可也。原注每部二角。浙中風氣未開。學堂雖設。人以兒戲視之。老儒嚙啗。少年佻達。溺於瑣蟲。不可振起。前邪後許。實匙其人。鄂中地大物博。求友稍易。有可寄廬。俛求引導。為幸。握管煩懣。中心成痼。肅此恭請道安。即祈玄鑒。受業章炳麟敬上。首署夫子。自稱受業。尾署三月十九。按記復堂。以是年二月初八日東裝作鄂遊。二月二十三日抵鄂。與書中情事。月日均合。而書叙梁麥諸子。攘臂大闢。是則記所謂與同事闕而去。蓋在時務報館也。號冤師門。依仁有道。齟齬斯世。吾誰與歸。其(五)記三月二十九日。得章生枚叔書。亂離瘼矣。士人不圖樹立。無端為門戶之爭。竭心力而成戰國世界。冷眼一笑。熱心尤當一笑。所謂得章生枚叔書者。是則博所藏署三月十九之一箋也。細釋其詞。服冷心熱。如我佛如來。拈花微笑。乃得正法眼藏。

而惜乎金剛努目。滔滔者之不足與語此也。瞻言百里。唯此老成乎。其（六）
記二十有四年戊戌正月元日。拜年客來。謝之。唯章生枚叔來。入室長談。暮
年謝客。獨座輸心。師弟交親。可以概見。不審太炎文錄。何以遍檢不得影迹。
其別錄二與人論國學書曰。往見鄉先生譚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義。遽以
文史校讐二種教之。其後抵掌說莊子天下篇。劉歆諸子略。然不知其意云
何。則直字之曰譚仲修。冠之以鄉先生。而尊稱之夫子。自署之受業。胥歸一
筆鉤乙。而又詞兼談調。其意若有憾焉。豈章君治左氏周官。敦崇古學。而譚
氏誦說公羊。好稱今文。有如康成之於何休。今古學不同之所致耶。然吾聞
之也。鄭君古學之宗。受諸馬融。以爲本師。而從第五元先習公羊。著於本傳。
而鍼廢起疾。未嘗橫被師門。詩有之。轉益多師。是我師。章君獨不聞之乎。夫
尊其生而畔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奸人之道而背畔之心也。
於戲。師弟徒以死生。勢能施於問學。不圖逢蒙。乃在大儒。白圭之玷。吾於章
君無取乎爾。無錫錢基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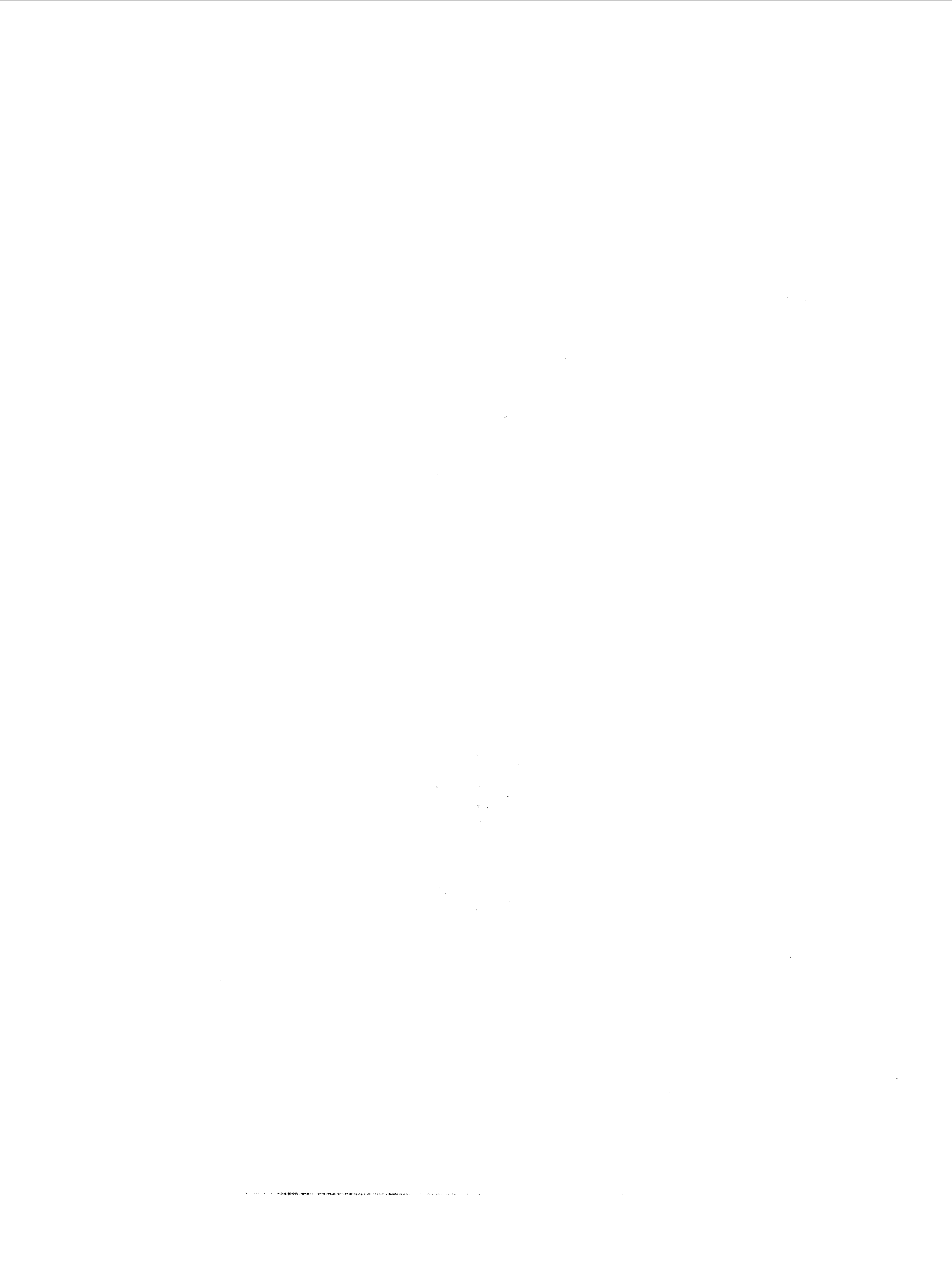
念劬廬叢刻

跋記

三

錫山徐氏輯錄

復堂日記補錄



序

仁和譚獻復堂日記。舊刻八卷。入半。丁書。而徵生姊氏適譚。因莫家藏得所未刊。汰蕪存英。為輯補錄一卷。續錄一卷。補錄者。讓清光緒十七年辛卯以前之所刊除也。續錄者。辛卯以後之所嗣筆也。始事在民國五歲。寫定於今歲之春。孜孜十年。菁華已竭。而徵生疾以革矣。嘗索為序其端。以最後復堂學術文章之凡。卒卒未暇以報也。尋而徵生長逝。化為異物。音微未沫。其人己亡。以此思哀。哀可知已。宿諾久不償。人將謂我死友也。故叙其梗概。追酬其旨。以吾觀於復堂。就學術論。經義治事。斬嚮在西京。揚常州。莊氏莊存與父子甲祖孫之學。類族辨物。究心於流別。承會稽章氏章之緒。惟通義徵信。多取周官古文。而譚氏宗尚。獨在公羊。今學。踐術攸同。意趣各寄。近人錢唐張爾

念劬廬叢刻

序

錫山徐氏輯錄

田孟邁著為史微一書。以公羊家言而宏宣章義。實與譚氏氣脈相通。譚氏論文章。以有用為體。有餘為詣。有我為歸。不尚桐城方姚之論。而主張胡承諾章學誠之書。輔以容甫注。定珍。於綺麗豐縛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取華落實。弗落唐以後窠臼。而先以不分駢散為相述。為回瀾。五十年來。遂成風氣。而餘杭章炳麟太炎。應運起以有大名。故其論文。以澹雅為宗。皈依晉宋。章炳麟文之所自出也。論詩。以比興為體。不喜黃山陳山。王闓運論之所略同也。至於誦說公羊。大言經世。則同闓運而不同炳麟。惟闓運以公羊言禮制。近接凌曉樓之波。而譚氏以春秋衍陰陽。遠承董仲舒之學。斯則學術文章之大較。可徵見於日記者也。若使墨翟之言有徵。宣室之談無爽。巫陽可招。魂兮來歸。莫逆一笑。期於夢寐。遇之時在中華人民造國之十又

九年十月十六日。是則吾徵生既逝之七十有五日也。無錫錢基博。

念劬廬叢刻

序

二

錫山徐氏輯錄

復堂日記補錄卷一

仁和譚 獻稿

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七日。福州城外觀賽社迎神。羣娃艷服策馬。先後數十人。殊令人憶中女隊也。

九月初六日。讀明夷待訪錄。摘其至大者。要刪入日記中。陽明之學。未流曼衍。至戢山而正。梨洲而大。王佐之才。讀其遺書。使天下後世不敢復以王學為詬病矣。所見樸實。平正。潛庵先生尙當遜之。亭林亦不及其振綱挈領也。得見此錄。承學之塗。益有標準。幸甚幸甚。

初九日。閱戴子高論語注。大段完善。尙妙精詣。賂采四則。以見一斑。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注云。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宰我晝寢章。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錫山徐氏輯錄

注云。腐木叢土。論世亂不可爲治。宰我傷道不行。故假晝寢以自晦其明。夫子謂天下雖亂。吾心自治。君子樂天知命。雖毀棄何傷乎。誅傷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注云。作君作師。上通天道。故曰君子。小人則務工作力。田野下達。物性而已。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注云。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蓋作春秋時語也。又一條。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注云。六藝四曰五御。五曰六書。車必同軌。書必同文。借人乘馬。所以善其御也。史之闕文。所以正其書也。其他亦絕無迂曲穿鑿。可傳也。

十一日。子高來告。行予錄生平師友數十人。與子高。子高求賢之志。真如渴也。子高尋以海舶未至。不果行。

廿日。借子高訪孫夢九司馬。閱其藏書目。予携文史通議歸。閱之前在京師。借讀葉潤臣丈藏本。洞然於著作之故。文章之流別。實自此書。孫氏所藏爲錄本。蓋當時尙未付刻也。視刻本少十之二三。又有論課蒙作文法二十餘條。似刻本所無。又刻本有校讐通議三卷。鈔本亦無。

廿三日。過子高。同游玉屏書院。管院人有故書求售。中毛刻十七史。紙版不惡。索直頗廉。慮其全書虫蝕。約再往查閱。

廿八日。赴玉屏書院。視十七史尙完善。途定議以十餅金易歸。

十月十九日。爲子高作文集序一篇。不爲唐以來文字者五年矣。及今庶幾小就。閱黃石齋年譜一卷。石齋於閩學爲別家。非晦菴所能掄。無論李光地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

錫山徐氏輯錄

廿五日。借得歸安嚴元照修能柯家山館詞一冊。讀之。能爲雅音。高處望見北宋。乃晚年復染指玉田。何與。修能負奇慧。文名稱甚。深于禪學。子高言。爾雅考名精核足傳。古文亦名家。惜其手稿一冊。先爲人取去。不及見。吾浙問學之事。浙東西截分兩途。東學樸實而近迂。西學隱秀而入瑣。吾於浙東推黃氏昆季。西河先生。不甚服萬氏。尤不喜全謝山。水經注之西學。舊推馮山公。盧抱經。子高言。湖州楊秋室最高。惜予未得讀其遺書。秀水朱氏之考證。海寧查氏之詩。吾固可折筆使之。近日得嚴鐵橋書。亦得失參半。若當湖陸氏。吾浙不幸有此人。陸之學。直與袁枚之文等。周季貺先生。殊筆評注。旁云。二語確尤不喜全謝山。句旁云。鄙意同。又盧抱經。殊筆。易以吳西。林若當。湖陸氏。吾浙不幸有此人。也。二句各加有一珠。圈。彥寬附記。

廿六日。閱莊葆琛述祖尙書今古文疏證一冊。七卷。子高手錄。莊氏之學。既

世方耕侍郎之春秋冠絕古今無二。珍藝宦遺書及其子綬甲所著則多無
瑋壁。縱心孤往。所造往往偉異。葆琛先生此書句讀文字有絕與諸家不同。
文字則多本古籀義例。別有說文古籀疏証一書。子高處有其絃目。予亦見
之。惜未得全書快讀也。尙書句讀時有與僞孔傳同者。亦不爲無見。焦理堂
之說以爲書傳雖僞。亦是魏晉間經師二十八篇訓詁章句。豈必絕無授受
專緒邪。此論明通。故吾亦不以莊氏爲過也。至如微子篇之亥子。願命篇之
舉。卒未敢從。惟審定周書中屢稱又曰。皆重讀上文省寫。語創而確。予深
服之。方耕先生尙書既見。頗調停僞經僞傳。與先生作墓銘。特爲推原其故。
曲體其用心。則葆琛亦裕蠶耳。不爲幹也。尙書之學。沈靈千載。閻氏筭路籃
縷之功。不無小疵。其書又曼衍。非說經家法。惠氏亦語焉不詳。王西莊後案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

錫山徐氏輯錄

方有成書。病在過拘。鄭義而兼采晉傳。未可厚非。江長廷失在雜用。載籍徵
引。改竄經文。疑誤來學。註疏闕博。不愧通儒。至于禹貢洪範之篇。尤爲卓爾。
孫星衍尙書馬鄭注。是編校之事。略可傳信。繼刻今古文注疏。則統繆百出。
乃至有意與僞孔立異。不惜下同蔡沈。寧不令人齒冷。段茂堂古文尙書撰
異。詳于文字。略于義訓。不輕改。不爲臆說。能使人思而自得之。但得送人斟
酌什一。則壁經文字。可以垂之國冑矣。至於微言大義。名物典章。不能無待
十一月十日。閱宋子庭先生論語述讀卒業。先生又爲歸藏之學。言歸藏
爲黃帝易。老子之書。皆述黃帝。坤乾者。以坤元凝乾。孔言一貫。李言得一。顏
子之不違仁。元者善之長也。仁者善之足也。仁足以長人。善足以長仁。皆是也。其言闕遠。雖當晚周之世。親承授受。度
亦無以遠過。條舉件繁。中間篤信。悉緯墨守。何休則不無利鈍。然而卓矣。子

高論語注。大專多出於此。

廿一日。晚閱宋書。至謝莊傳。人處亂世。殊不易。當時文武才無得免者。乃至
賢愚同盡。人之爲褚淵江總。亦不得已耳。此等議論。不可令宋人見也。

廿九日。季況索歸叔响東瀛草堂詞稿。叔响詞頗事生新。不爲大雅。不能窺
其年錫門戶也。然頗自負。

同治二年正月廿八日。閱梁書卒業。諸列傳不在蔚宗下。

二月十八日。閱陳頌父毛詩疏。深譏西漢途徑。然大體傷繁。又意在近人。不
免瞻徇。如受命作周。不能篤信改元之說。均爲可惜。閱陳恭甫東越儒林

後傳。至方邁傳云。其言秦誓。惟十有三年春。曰十三者。連文王九年言之。武
王自諸侯爲天子。前後不過十年而殂。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文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四

錫山徐氏輯錄

王殂時。武王已八十三歲矣。若十三年而後伐紂。合武王九十二年計之。已
死四年矣。夫文王受命之說。本出後人。推原或未必然。此語猶惟改元則於
事理皆未嘗繆。蓋自幽囚羑里以來。死生存亡。皆未可必。失國再復。後改元
年。三代以下。天子諸侯多有之。何獨疑于文王。若武王宜改元。反不改元者。
正惟文王已改。故武不必復改。非獨孝子之道。不忍忘親。亦以歷年未久。無
容屢更也。多方曰。天唯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則武王立五年而即伐
紂。其所謂十三年者。果合文年無疑也。若稱王之說。則夫子之言有之。周公
成武王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不及文王。非武王之追尊。獨遺其父。夫子之
援古不及於文也。已稱王故也。以上博辨明哲。不必譏漢人之家法。而闢有
合於大義。美哉。餘論無極。太極論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皆足以闢陋儒之

口而奪之氣。閩中學術。為李氏兄弟敗壞。不可挽救。若過者。誠豪傑之士矣。
論許世子弑君。用左氏傳。為說亦佳。

十九日。閱左海經辨。言秦誓非伏生書。所有兒寬所受於安國古文之大誓。

三篇錄入也。若夫安國之注古文大誓。他書絕無比徵。史記漢書皆不言安

國。注書豈獨為大誓作訓。案劉義慶世說新語注引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

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掾第六子也。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

射。特進。卒。東晉李長林尚書集注於大誓篇。每引孔安國曰。晉書禮志。隆安

四年。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孝武

太皇太后服。宋書禮志。通典吉禮。又引安國議。誦哈殷宗。通典凶禮。晉孔安

國。問徐逸。皇太子為新安公主服。案徐逸傳有之。是東晉時別一孔安國。亦通經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五

錫山徐氏輯錄

學李長林。東晉江夏太守樂安亭侯。宜與此孔安國同時。故得引其說。而孔

穎達誤以為漢之臨淮。遂無能辨之者。此條證二孔安國。事理當然。秦誓後

得。則亦信而有徵。大傳載入秦誓。其諸博士家傳益邪。陳氏文言。今文尚書

有序。其言似是而非。詩書序皆各自為篇。伏生大傳就所記憶者說之。不必

有全篇。故劉子駿云。博士以尚書為備也。若學官明明有序。則古文既有目

共見。博士雖欲黨同妒真。豈可得哉。孔叢偽書所云二十八篇象二十八宿

一事。則予舊誤取以證今文無序者。誠不足信。已隨處改正矣。周季况先生

眉云此說宋于庭略同而高郵王氏不以為然產寬附記

廿日。閱左海經辨。證紺緝之紺當作緝。緝字說文所無。論語古文不應有之。

孔安國曰。一入為緝。證之爾雅。顯為緝字傳寫誤也。又云。孔子家語。不知亡

於何時。他書絕無徵引。其與王肅所撰異同若何。自來無有能辨之者。予讀

春秋左氏傳序正義。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

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按嚴氏

者。公羊先師嚴彭祖。觀周篇者。亦家語有此篇名。而其文不類。然則嚴氏所

引。乃真孔子家語之一篇也。王肅猶見真家語篇目。故依仿為之。數千年疑

案獲一左驗。明郝敬曰。朱張即譚張。謂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

者。舉其目。曰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郝氏發明鄭讀得之。閱左海文

集中與翁覃溪一書。最明快。此類妄人。非關其口不可也。其作汪容甫先生

墓銘。文品於先生雅俗之殊。殆不可數計。編修於文事功力不深。又誤於華

編。於經生詞章二家。均無當。駢文亦無氣骨。未可與孫洪同年而語。詩平正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六

錫山徐氏輯錄

適成閩派。三日。緝閱編修書殆徧。留心漢學。亦有志之士。而家法不正。其

為康成車後塵垢。囊失尙小。乃至染指晦菴。下逮李光地。依阿同流。豈為豪

傑。校正伏生書。較可傳信。經辨多細碎。詩文皆庸。其於文亟稱朱仕玠。可知

矣。

三月一日。閱兩當軒集。世傳奇才易。清才難。仲則真清才中第一流也。今時

苻雪樵丈可與抗衡。

初十日。閱北周書。體勢整栗。情事激射。深得史法。諸合傳均有義法條理。獨

逍遙公附章孝寬傳。稍不倫。

廿日。借幼田十七史商榷來。意欲摘取王錢二氏書。尤要者。另存數卷。庶於

讀史事半功倍。然如新舊唐書糾謬等。均不可不備稽核。凡治一事。輒苦其

繁不知前輩博洽是何天才人力

廿一日閱十七史商榷南北朝諸卷平正無刻覈之迹不滿李延壽自是公言

四月初一日閱十七史商榷舉向於西莊頗不滿今檢其考史之籍自是學有原本且以經生而能用力於史西莊於竹汀為郎伯足以並美錢氏徵實

尤不為泛濫之詞王氏雖不無習氣然推崇范陳譏貶歐宋最為卓見矣

廿六日閱謝梅莊遺書詩文一冊自是豪傑之士而著述皆不成家

五月初九日暮以鮮荔清酒餅蘭焚香供二故人方寸惻澹欲賦一詞不果

原善孟子字義疏證附和前哲必推為集大成之賢其與升朱熹為十哲之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七 錫山徐氏輯錄

見相去幾何

十一日閱春秋正詞兼引程伊川胡康侯之說或亦詢於芻蕘之意與吾故不欲屏趙宋不得為代程朱不得為人致為方東樹所訶故於先生之言非必河漢往年為徐伯敬校朱子全集予曾更易原書面目分別部居究不失為有道君子之言第畢世未嘗通經其咎固甚于程也程氏於春秋於易亦有窺見大誼處得不償失則有之必謂一無所知非公言矣此尤非子高所樂聞子高治論語推究大義吾惟服之朱氏於論語巨繆以數百計垂之國

胃貽患無窮亟宜有以救正之也

十三日為內子瑟瑟授說文先書本文際之就繫傳本錄兼授命兒欲其早識小學門徑恨命兒質魯甚恐不能界以學術子高昨書來言命兒星命佳

可讀父書不可以聰明不如我而棄之然能久侍予側否尚不可知此中蓋有天焉非可強也

十四日閱潘孝子錫疇鐵廬文集堅苦之士惜汨于語錄大全之學亦欲由大學衍義推求經濟又曾為二十一史蠡測則非皮傅理學者也

十六日閱毘陵集二十卷畢韓愈創為叫囂之文風尚一變然會昌以後正聲不絕終唐之代文章師法未盡漓也至之雅才又夙深于玄學故靜深腴

暢

七月初四日鈔定庵文先生集當為本朝別集第一亦唐以來別集第一

初七日晚內子陳瓜果以祀天孫千古有此一種傳聞舊說亦復佳耳

初九日雜閱易堂諸人文開卷往往不解所謂此等文字其信當時而傳後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八 錫山徐氏輯錄

世可為怪駭然百世且怪駭吾論

初十日閱無錫丁紹儀所為國朝詞綜補詞綜補輯嘉善黃霽青已成數十卷海鹽黃澗珊繼之大都黃茅白葦門靡誇多第二黃尚能自運成章于此事小有窺見尚不至如丁之陋

廿八日閱升庵集畢有明一代博洽之士如升庵元美實未易才似在我朝竹垞諸公之上

學多由於舊本北堂書鈔及玉海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籍學士聞見豈不貴博

十月朔閱漢學師承記予嘗取學海堂經解別擇爲國朝經義表暇更當撰國朝經師別傳以正其失在阮伯元江藩之後出者皆在焉憾此事無可商定中白子高皆奉戴震爲圭臬者與予異趣其他更無論矣

初二日閱漢學師承記其謬論多可笑嗚然有一事吾甚愧之江明九章予則如容甫先生望之如洋耳

初六日閱雜書數種如錢可應輩窮年矻矻不知何事嘉定之學最無足觀宜爲管氏所訶

十一日閱水經注鄭氏於新莽更變郡邑名多載入注足補漢志所未備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九

錫山徐氏輯錄

廿四日讀李空同集六卷賦亦成章想盧次樞李川父不是過樂府詩實魏武以下所不能爲

廿五日讀李空同集六卷五古精實無悞響差病其杜習漸染耳末二卷有近阮者近陳拾遺者至於擬初唐供奉諸體汨汨多可誦山水詩直入謝室最擅勝場

廿八日讀李空同集五卷獻吉七言由杜入而超然蹊徑之外大而能化明星棄婦杜鍊師劉大司馬等篇古今無匹士兵豆莖之作學杜而智過其師至如題畫諸篇俗目亦或激賞其實詞義俱凡所託者然矣

廿九日閱空同集五言律頗傷質直故當小遜

十一月朔閱空同集長律整栗亦有支弱之習靈濟宮一篇高出松陵餘則

華嶽簡何舍人鄱陽湖諸作亦可誦七言律當時重推之今頗以學杜爲病殊有管議予于七古不錄七歌七律不錄秋興以示後人特標極界究而論之七律之高者亦僅到杜境耳五絕如獄中詠將諸篇奇特可喜是亦逸品絕唱如晚曉等篇予所選者雖口口李白何以尙茲

初二日閱空同集七言絕句境地絕高並能樸至爲可寶貴也

初九日閱空同集文筆體矯健甚可觀如三病等疏禹廟碑均於明代不可多觀

十一日作來孝女傳一篇文似不在西晉下也

十四日借蛾術篇閱之予嘗因先入之言不甚崇信西莊今年詳閱十七史商榷而知其學識之卓故欲取是編一究心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

錫山徐氏輯錄

廿一日校定子高詩一卷繩墨頗苛蓋欲以千古期之子高於詩志識高而才力薄未堪深論可傳者四五十篇而已

廿五日閱蛾術編至論六書語予獨歎服西莊之論最得古義論轉注云半意半聲此則于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不至爲枝詞長語矣而注青厓猶然舉戴段之說爲主與其信戴無實用良庭六書說矣六書爲四體二用創自戴震羣然和之不顧文義不識是非吾嘗恨之乃讀定庵先生家塾策問亦爲是言豈欲發難以待後人之正定歟注鶴壽乃曰自漢以來傳誤已久敢爲此言豈非無忌憚之人又王氏痛詆荆公而盛稱司馬君實史學亦非我所知論人卷中指斥文中子尤妄

十二月初三日讀董子實性諸篇深明聖誼孟子書遜其粹矣五行等篇論

陰陽之理。深明天人之故。德刑之原。觀其對策宏綱。皆在於是大儒之負所學也。

初七日。閱夢陔堂詩。黃河千里一曲。詩意似之。索解人不易也。其論漁洋詩曰。詩不有聲乎。非必其聲之至也。就其所自爲者之聲而叩之。而人亦罕協也。詩不有情與詞乎。非必其至也。就其所自爲者之情詞而叩之。而人亦罕適。漁洋則于其所爲而能協之適之。予即以此論春谷之詩。又有與人一書。言詩有古情今情之別。樹義甚高。

十二日。閱夢陔堂詩。凡卅四卷畢。斷爲乾隆後第一大家。

十七日。子高寄示所著書曰。微言者。德行篇。大誼辨宋人爲僞儒。爲非聖。論學以禮爲歸。源出荀董。情所見雖正。致力尙疏。未能綱舉目張。至於文事氣散而神不王。不爲貴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十九日。游書肆。購得黃堯圃校刻仿宋嚴州本儀禮鄭注。精刊可喜。爾來甚迫。促然遇舊籍。終有解衣之癖。

廿三日。閱南史數卷。實無史法。宜爲王西莊所訶。

除夕爲季況購得揚州本太平御覽。汗筠齋叢書。予購余蕭客古經解鈞。沈又假得介洲山人四部稿。亦歲事一中樂也。

同治三年正月八日。詣魏稼孫。盡見其部門及江北所得諸石刻。以中岳先生題字。般若碑。張猛龍碑。沈君石闕爲最佳。予借其北周華獄頌。又見吳讓之胡荻甫篆分書。胡號工篆。然究不及吳爲老成典型也。荻甫書尙出趙。爲叔下。

十六日。閱介洲文。奇桀自喜。其言充沛。不似滄溟兀臬也。紀事文尤蔚跂。彷彿史漢。第字句剝裝。往往不能帖妥。是其病耳。於明人中不易得。侯方域雖於明季負盛名。豈能勝之前後七子。不獨詩不可詆。即其雜文均有志法古。雖不無利鈍。尙不至以書義爲古文。如今之所謂桐城派者。

十八日。閱介洲續集。諸史傳甚工。足當三長之目。

二月十五日。閱包慎伯集。論事殊盡委曲。有用材也。文事所得殊不深。

十七日。閱唐書宦者藩鎮傳。情勢詳盡。爲勝疑多本舊文也。

二十日。爲季況市得阮刻復齋鐘鼎款識。予購得蝕爛重拓本西嶽華山碑。虎賁中郎耳。然又非揚州本。有林介人舊跋。又不言此本所自。當詳之。

廿一日。閱包慎伯集。言夷人數文。不勝憤慨。明白曉暢如此。而當事無肯從之者。此是關係國脈。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廿二日。閱安吳四種略畢。誠偉才也。吾服之。師友表中不能遺此君矣。

廿三日。臥雲來。同出詣各書肆。偶觀一舊揚華山碑。亦不能定其真贋也。然箸錄所言天下兩本三本之說。予素不信。

廿八日。午橋言董子中詩草一冊。在其所。遇亂流離。俛失。俛得。此冊本爲予所手定。午橋敦友誼如此。最可感。欲午橋以付予。徑授梓人。又予欲取吳子珍莊中白戴子高周季貺四友詩合刻。以爲他日篋中之先。子中或并列入亦宜。

三月初十日。閱隋書。殊較晉書爲勝。

十八日。購得秦泰山殘石廿九字。此碑存山頂碧霞元君廟一本。尙原石山

下岱廟一本爲重刻。又阮文達會摹刻於研石上。聞原石已毀于火。未審此本爲出何石。候審定。又購乙瑛置百石卒史碑拓本尙佳。又漢殘碑。所謂竹葉碑也。稼孫來索贈竹葉碑去。

廿六日。過稼孫不值。稼孫廿一日同予過帖。見天發神識殘字八九。予以稼孫先得一紙十餘字。因以此殘字檢與之。今日予得一本。有二百許字。自當以少從多。而稼孫便欲強取予所得去。稼孫嗜金石。是其一生最長之處。而骨董氣太甚。予於金石本無繫戀。而巧儉豪奪。亦是雅事。所可嫌者。市井氣耳。又稼孫最貪他人之得。而己之所有。輒珍秘以爲奇貨。同人中所由鄙之者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三

錫山徐氏輯錄

廿七日。稼孫贈予孔宙碑陰。予報以元朔鏡銘。前則以殘西門君頌。易得北

周華獄頌。以竹葉碑。易得嘉祥武氏宅孔子見老子畫象。

廿八日。閱金石萃編。考証之語。平實者多。精粹者少。

四月初四日。藍叔攜示鄭谷口隸書二十字。筆意適逸。然不得爲正宗也。

五月初六日。又讀明夷待訪錄。十年所學。遂能仰企先儒。與之闡合。此予所

最愉快者。予學論不成。當爲是錄作注。閱戴東原原善。孟子字義疏証。子

高服膺最篤。予徇其意。乃一究心。東原所學。校之俗儒。信有原本。而持之有

故。尙未足以推見天人之事。終不能附和耳。

十八日。閱居業堂文集。王崑繩文章精實。雖問架未忘。固已漸破八家牆壁。

誠豪傑之士。

二十日。過臥老。遇稼孫。同過其寓。是日議定。以文殊般若碑。敬使君碑。陰易

予魏祭比干文。以少室太室石闕。開母季度殘本。石門頌。白石神君碑。易予吳紀功碑。稼孫篤嗜。不惜心力。若去其近利之見。故是畸人。

廿一日。過稼孫久談。稼孫又以敬使君碑。面易予于孝顯碑。又孔元讓碑。

廿六日。以鏡銘致藍叔。屬標其文曰。角王巨虛。辟不祥。青龍白虎。神而明。炎

鳥。玄武。主陰陽。國寶受福。家富昌。長宜子孫。樂未央。紐旁文曰。長宜子孫。製

作精絕。與季賦所得新莽鏡。瑀誠漢物也。

六月十九日。稼孫以北齊天保年趙郡王高叡某等碑文。屬以審定。燈下校

正於稼孫錄本中。是正十許字。此碑如以樞爲條。以洞爲回。皆別體字。六朝

碑刻。多有此失。

七月廿三日。閱荀子。畢荀學子最服膺。其書則久未縱心。其始末也。夫豈子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四

錫山徐氏輯錄

思孟子之比。非十二子。籍卓爾不磨。世方以爲詬病。豈非下士之聞道。文字如精金良玉。無滓無玷。六藝而外。不可多得。

廿四日。閱管子。王氏校管子多粹。勝荀子書。予高校本詳密。中采宋子庭俞

蔭甫說多入微。可喜也。

晦日。購得朱拓尹宙碑。壽字全本。即以此本。易得稼孫朱拓壽不二字全本。

額銘字及碑中。四月四日字。名光名字。均爛失矣。附之縉雲城隍廟碑。始成

議也。又借稼孫唐昭仁寺碑。歸此碑。或云虞書。稼孫力主此論。疑當然耳。

中秋。稼孫來談。議定以近拓高貞碑。加以建昭雁足鏡。拓本易予精拓高貞

碑。又借予史晨碑。北周華嶽頌。去予以咸通經幢。贈之。又與以城隍廟碑。爲

裝張遷表手工也。

九月朔日。稼孫購得殘經十餘紙。推究本末。疑爲風峪齊人寫經。稼孫審視。決爲隋人書。若唐以來。當不能到。又稼孫舊藏佛說洗浴經一紙。淡拓大小相同。筆意亦近。亦是物也。稼孫以重見者四紙贈我。又購得魯公離堆記殘字。亦以重見者贈我。可喜也。

初五日。與稼孫同過梁蕙資。見張大鈞雙鈞夏承碑。文定故物也。又見明人祕戲圖。舊研數方。有西青洞花。然皆有病。惟一新石頗可用。未試墨。不能定也。又見山舟正書文定志銘墨本。雜見唐碑數種。有皇甫君。顏家廟。皆舊拓。可喜。梁氏之藏。大略盡此矣。

初十日。購得牛運震金石圖六冊。稼孫旋來檢視。乃每冊重見。計全書尙缺一冊。稼孫言某處尙有二冊。亟與稼孫偕訪。果得之。歸而審合。居然兩部皆全矣。亦一快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十三日。閱駢體正宗卷七。有容甫先生蘭韻軒詩集序一篇。不在述學中。固非絕作。宜在芟棄。然聲色情采。當世無兩。亦儷體之奇作也。先生此等文散在。人間不知有幾。安得搜聚爲餘集邪。

十四日。作札與稼孫。以手拓孟姜尊銘贈之。議定以金石圖易其孫秋生造象碑。閱舊唐書代宗以後帝紀。已稍蕪矣。

廿九日。得子高書。爲子選定詩九十一篇。甚精審也。得趙搗叔箋。見贈胡澍篆書檀帖十四字。曰爲著作材。天不禁。除功利念。世無爭。蓋搗叔集釋山碑字。意欲以風予。予直受之而已。

十月朔日。手黏魯峻碑。碑面維偉。漢碑中最健者。陰尤絕妙。篆法居多。筆情

恣縱。包盡六朝佳刻。誠鴻寶也。予論金石。不甚貴難得。及世所傳孤本。正在審定。耳目近物。得其精要耳。此與稼孫大同小異者。

初三日。桐城吳宜農來。談及張星伯侍郎。侍郎於予深。有知己之感。死事最烈。證文貞。正與其七世祖素存相國同。然而遭際懸絕矣。可一慟也。又談句生丈。亦殉難。非病卒。忘年至契。惻焉心摧。

十三日。藍叔夜來。携示金冬心先生自寫真。誠無上妙品。蓋寫贈丁敬身者。貌清腴秀爽。想見老成。

廿一日。昨東街寄古齋。棧肆火焚。稼孫所贈石鼓三紙。又荻甫書檀帖一副。爲之憤慨。稼孫過慰。又續贈予石鼓二紙。

廿六日。閱毛河右集詩話。中引張杉語。詆太白而尊子美。門外漢語。意者河右不欲自居此論。謬託南士耳。可謂妄人。河右詞章。予少最喜誦。今復審定。浮詭無義法。在當時第二流之下者。河右之學。河右之文。皆驚而不物。此後與子高又多一層爭端矣。蓋子高深服毛氏者也。閱屈復楚辭注。義雖淺近。頗有可取。似與蔣驥均不可廢。予近日。覺復堂古詩。唐詩錄。均當改定。古詩當廣采徐陵。郭茂倩。左克明之書。唐詩中李杜亦當散入。不必分卷。至宋詩錄。不可不補輯。乃不遺後來口實也。昨藍叔爲予買得一金星欵硯。頗佳。擬刻小象於後。爲復堂著書硯。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六

錫山徐氏輯錄

十一月初五日。以厚值得舊拓石鼓文一本。鶴銘廿五字本一本。皆梁氏故物也。但與稼孫欣賞之耳。石鼓雖非難得。然第三鼓校近拓多四五字。可喜也。

初六日藍叔來談得芝老書。粵撫郭筠仙予京師舊相識。期許甚至。乃向芝老言某使盛有誹語。而予於某使使夙未謀一面。亦一奇也。

初八日今日鈔補通典缺頁畢。借陳子嵩太守藏官本鈔之。其中文字異同。有不如舊刻本者。字體亦多鄙俗。故知當時校勘諸臣之虛糜廩祿也。

初十日星村以吳西林臨江鄉人詩贈我。內子為整理之。燈下展誦。別此書。十三四年矣。今得重逢。西林為吾鄉第一詩人。極不喜通志畧。章實齋先生極詆之。各有所見耳。

廿一日讀釋志大臣名臣篇。真宰相才。方有此言。非經生故紙堆中眼界也。梨洲老人洞見古初或勝之。確鑿可見施行。無少窒礙。則不及。無論亭林之囿於漢唐者矣。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七

錫山徐氏輯錄

十二月初六日。又為季況買得元刻通志之半一百廿冊。合之前日所得一百本。似尚缺二十冊。此書為梁氏故物。兄弟析贖。併此書亦各執其半。以故散失。可歎惜也。珠聯璧合。仍留缺陷。季况嗜古之篤。為同好僅見。予感其專摯。并以新得之宋本中說餉之。

十九日為季況購得能改齋漫錄抄本校刻本多至百餘則。有陳繼儒印一印。

廿四日稼孫來談。始定議以李仲璇修孔子廟碑。唐昭仁寺及蒼頡廟。鄭季宣。鄭固三漢碑。易子新得之武氏祠書象。隋趙芬碑。元魏道興造象。宋人重刻漢馮緄碑。新拓昭仁寺碑。曹魏上尊號奏。予以欲得二鄭及李仲璇久故漫許之。

同治四年元日。已起焚香吉神前。首祝升平。旅人還鄉。學道精進。多逢賢哲。十七日。薛子振以李申者先生舊藏褚書孟法師碑相借。臥老來同玩。褚碑有虛舟跋語。實是覆本。未足貴也。

廿三日。偶買得鄉人傅半村螺齋詩鈔。半村國初人。詩則道光戊戌。其曾孫所刻行。頗為雅音。其曾孫云。詩頗有借刻他氏者。不知稗販者為誰。閱稼書堂詩。雍容夷愉。所謂詩可以觀化者。當袁枚時。頗不染其惡習。信乎君子人也。少梅丈意欲予為叙。當即本此意書之。

二月初一日。閱篆學瑣著。至周氏印人傳。汪氏續印人傳。筆墨雅俗。不可以道里計。豈真時之限人哉。

三月初三日。作明詩一篇。贈鳳洲逆峯明詩者。予學論篇目。五年未成。今粗引其端。異時詮次之。入予書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八

錫山徐氏輯錄

十一日。登舟旋杭州。

五月三日。始賃居杭城淳佑橋。夔巷陳氏園室三楹。塵裝甫解。計福州束裝蓋五十日矣。

十四日。閱定峯樂府。質實之妙。可並野人。遜其宏麗耳。亦豪傑士也。

廿一日。閱蘇厚子重編張楊園年譜。此所謂支離無用之書。大地為架子。亦難安插者也。楊園之言。最謬者曰。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讀中庸。並祖述憲章。字義尚不解。可為笑柄。位西丈所為楊園傳。亦樸儻不成章。

閏月十三日。讀嶠雅重刻本。點畫益謬。念稼孫論金石書。以付梓人。楷寫為可久。照碑體書。傳刻必訛。此論不朽。豈獨金石書為然。予詩以手稿付工寫。

樣刻成之日數四警校其如落葉若一翻雕當不成字異日當重用世行俗
楷手書成編另刻以期傳後也湛若後人又為嬌雅箋注別刻則此翻刻原
本可廢

六月初八日自淫雨以來越中海塘決口漫衍人民田廬均遭沈沒年遂
成巨災而寒燠蒸悶陰陽舛互桂花大放又聞梅花木夫容黃梅華同時並
開可為駭怪不知何祥

七月廿日得天發神識文四紙整拓佳積裝裱為六舟僧故物由吳仲英訪
得之為歸里後第一得意事雖校全文尙少一段恐石毀後字內似此已日
少矣得錢氏舊藏秦碑合冊蓋舊拓泰山廿九字一本十字殘本一本宋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九 錫山徐氏輯錄

數上品也錢氏字叔蓋精書畫篆刻嗜金石名家殉難後遺男名式號次行
頗能繼起今以瘵疾死可哀也 稼孫自閩歸

廿七日閱羣經平議第十四卷刻本蓋言考工記明堂重屋者凡說經如此
類予皆目為無用之言

八月廿一日携德清江先生毓荃所著讀朱階梯十四冊手稿交丁松生松
生與高伯平游有志宋儒之學庶幾付託得人或授梓或傳鈔以不沒宿儒
心力乎

九月望日過桑農師同人咸在遂同赴開福居酒樓會飲集者薛師仲英芍
洲呈甫子虞蒙叔頌芝玉珊朱亮生許子縷與予十一人酒酣薛師題壁首
倡一詩予和之曰一倚危欄夕照秋拂衣長嘯此登樓季鷹莫漫思歸去無

浪無風且繁舟于是各一絕句師又成一詩予又和之曰白蘋風起漸成秋
無恙青袍共一樓高懸玉鏡青天外遙憶美人江上舟諸君亦再和先後共
得一十八章飲罷譙樓拆聲已四起矣與仲英踏月歸復賦水調歌頭詞曰

才上一輪月萬影起遙天碧空如水良夜前有幾千年留得青鞵布襪消受
金麟玉露高步不知寒失意等閒耳擲付酒杯間拂青衫澆墨塊酒家眠
晝殘往日眉嫵怕對鏡光圓浪說無邊風月便有無窮風雨影事記難全靈

樂終難竊憔悴玉嬋娟四更果大雨遂成識矣青袍二字今詩集作翠翠產寬附記
十二月初一日以左忠毅書一幅贈丁松生以般若臺石刻贈高伯平翁之
子名行篤號叔持者能為篆隸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 錫山徐氏輯錄

近不甚喜誦之

十二月十四日暮大雨雷電交作按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又曰教令擾
又曰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闔藏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多利
致災蟄虫出行不救之則冬溫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率幼孤振不足議
獄刑黃請罰災則消矣漢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
與竊以為陰不閉藏陽泄太早小則春多溫病大則郡國失刑政時去立春
五日占一方近以月當日五月之內官吏有非辜死者

十八日雪厚三寸按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雷電者陽不閉藏
也既發泄而逾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
稽大雨震電己巳夜赤氣耀于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

十九日立春赴高伯平翁之招。爲東坡壽。同集者高宰平。丈楊粉園。丈鄒典。三丁松生。吳仲英。魏稼孫。伯平翁爲主人。及其子叔遲。凡九人。文譔至中。自慰農先生行後。文酒之樂。此集最勝。殘雪在庭。晴日映麗。坐無雜賓。佳肴旨酒。致足樂也。去年在陳穎生寓作東坡生日。坐客落莫。遠遜今集。故鄉畢竟勝他鄉邪。

同治五年正月十三日。戴子高。竊予前年所得陳奐碩父傳校管子走蘇州。咄咄怪事。

二月初二日。蔣方伯來。方伯買四部書存詒經精舍。欲予稟設工役典守。又徘徊三祠下。欲予詳請補記阮文達公以下。皆盛舉也。

十二日。同呈甫諸君至孤山。見戴同卿諸人於巢居閣下。放鶴亭旁。養文昌。念劬廬叢刻。復堂日記補錄。二十一。錫山徐氏輯錄。

神唱南詞以侑之。王謝家子弟。奈何至是。

二十日。今日清明。以風雨未見上家人。記十六七時。有湖上題壁句云。冷落踏青人不到。可憐閑殺好闌干。亦雨中作。今則朱闌已朽。人何以堪。

六月初十日。赴高三丈招飲于小天后宮之嘉會堂。軒爽頗可納涼。聞大吏以千五百金畀估人。建此以爲會館。此千五百金。皆出于賅削商民之厘金也。估人之通聲氣者。釣而取之。東南之剝脂膏。以事無益而糜餽僧之求者。此爲太倉之一粟矣。與諸君論此慨然。

八月初一日。撰王中丞傑都護傳。自謂近舊唐書。

二十日。代中丞撰重建天竺法喜寺碑記。

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朱伯韓先生次子號小韓者來訪。初識面也。樸學守。

其家風。顧念韓丈完節危城。爲之雪涕。

六月初四日。過孫琴西丈談。晤文郎仲容。年二十。銳有志於學。可畏也。

初九日。赴義塾送開館。方伯以次均集。生徒濟濟。可喜。予自閩歸。三年中以兩學宮落成及復舉義學爲快事。以皆與聞其事也。

七月朔日。假得徐謝山說文解字段注匡繆閱。大畧多可取。意在切言段失。不無已甚。此下佚八月至十月日記一册。彥寬附記。

十一月初二日。點誦成容若飲水詞。袁蘭生選本。風格更高。出蔣鹿潭矣。有明以來詞手。湘真第一。飲水次之。陳其年朱垞而下。皆小家也。求其嗣響。殆蘅夢乎。

初六日。秀州市上冷攤買得韋應詩三冊。秀州三日留。所得止此。

念劬廬叢刻。復堂日記補錄。二十二。錫山徐氏輯錄。

初七日。誦韋應詩。天寶以後詩。讀之輒厭其多。讀韋應詩。惟惜其少。

十九日。見楊元熙諫同文館疏稿。洋洋七八千言。洞見窳要。而廷臣偏執矯誣。不恤國是。徒成直臣之名耳。楊爲忠武侯曾孫。不愧喬木世臣也。

二十日。過湖州朱氏園林故址。看蓮花峯石。又過蓮花莊故址。看三品石。爲松雪道人故居也。今片瓦無存矣。楊補香太守集句書聯見贈。曰。能文章。

尤好古學。知此人當成大名。太守真廉吏。文學甚懿。樂獎士類。可敬愛也。

廿一日。閱陸存齋觀察儀順堂集。庸惡而妄。可謂詭癡矣。書肆得舊拓張壽碑。爲孫伯淵故物。又舊拓鄒開頌。舊拓鄭固碑。又祁季虎舊藏手拓傳文數十種。一册甚愉快也。

同治七年正月八日。發舟北上。計偕同行爲張子虞。袁爽秋。

十日入嘉善城見子佩同遊梅花庵揖吳仲圭墓庵重修未畢工
十八日抵上海

廿二日偕爽秋諸君入城仿龔孝拱談又十年別矣孝拱昨先見過適外出
未遇

廿五日李蕪客自湖北來此相見於旗亭畧言近狀

二月初四日發裝上南潯輪船

初九日啟輪

望日輪舟入大沽口觀南北砲台形勢太息久之

十六日移裝上小舟午抵天津河北街旅邸

十九日買舟赴通州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三

錫山徐氏輯錄

廿三日抵通州

廿四日黎明即登岸以大車二載行裝分道行積雪泥濘迂回取徑比至東
便門已薄暮矣至仁錢會館解裝

廿八日黎明詣保和殿覆試午正交卷出

廿九日在廠肆購得隋大業五年寧越郡欽江縣正議大夫碑當是未箸錄
者又魏普泰二年路僧妙造像記一稱爲亡夫當是女子而稱清信士亦奇

三月初八日入闈與沈毅成同年同號舍

初九日自丑初至未正三藝稿脫至二鼓勝真訖

初十日晨出場

十一日入闈與張韻梅同號舍

十二日自丑初至申正五經藝稿脫二鼓勝真訖
十三日晨出場

十四日入闈與濟南毛叔清泗熙同號舍暢談甚樂二鼓策題下即舉筆
十五日巳正真草均畢

十六日黎明出場

四月初六日至廠肆買得佳拓藝寶子碑又得趙芬殘碑旅橐已罄猶戀此
冷淡生活可笑也

初十日晨起見全錄杭人售者六人諸知己皆下第同年生售者九人以沈
毅成乘成陶子方樓爲魁桀

廿二日出都午後至通州登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四

錫山徐氏輯錄

廿七日至天津次日上南潯輪船

閏月初三日駛行

初六日達吳淞

初七日買權歸杭州

十二日到家

五月初八日赴官秀水教諭檢行篋上船夜閱周保緒止齋文篇體清峻
終不逮晉略也著述各有專詣信哉

十一日抵嘉興

十四日游烟雨樓故址今惟新室三楹顏以清暉堂矣十年前同汪移山游
此壁間有蔣謫卿詩所謂夕陽紅上酒人衣者也滄海栽桑故人異物重來

觸緒能不惘然。

十六日。朝衣上官。是何蟻蝨臣邪。

十七日。偶閱越絕書。范蠡曰。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

不奉命也。秋順而復榮者。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今年北

行時。二月下旬。猶連遇大雪。迺寒。殆春肅邪。頃者長夏陰涼。積旬矣。亦似夏

寒。嘗見邸抄。統兵大帥未有聞命即行者。嘻。惑矣。

廿三日。回杭發舟。

廿四日。抵石門縣。泊偶步入城。看修城碑記。此間刻石文字多出許太守撰

書。文字規模略同。備百年後掌故矣。

廿六日。到家。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六月十四日。閱許海秋舍人玉井山館文。篇體安雅。不染桐城之陋。然駿而

不雄。柔而未厚也。

八月初二日。撰藤香館詩集書後文一首。非齊梁後人所知。

十一日。讀古近人駢體數千篇。畧悟古人多自然。今人多強勉。

九月初二日。讀駢體正宗袁文一卷。既已摘論其誤。因念予十六七時。即欲

正楊正錢例。為正袁數卷。已而謂袁氏聲光已寂。公是漸明。寸有所長。何事

吹索。旋毀其稿。其全集罅漏百出。世多達者。不待曉曉。獨其詩之失。大似明

季鍾譚。敗壞風教。鍾譚以冷。袁以熱。鍾譚以難。袁以易。總之。率天下人不讀

書。不求理。不師古。不循規矩。皆五行志所謂文妖也。鍾譚陰幽。近鬼。袁弔詭。

近狐。洪亮吉評之。良有懸解。鍾譚純陰。遂兆亡國。袁陰戰陽。亦兆東南大亂。

非文章細故也。

十一日。閱駢體正宗。精能如淵。如縣。麗如泉。亦何多讓。汪孔。皋。聞篇。少未入此集。要為遺珠。

十月初二日。閱船山讀通鑑論五代二冊。又閱釋志十二篇。至辨姦。凡三卷。

如王氏之駿。厲。胡氏之溫醇。固楚學之大宗也。

初四日。赴秦澹如觀察招飲。坐次觀所藏東坡墨竹卷。千里山水大幅。松雪

行書卷。皆妙品。

十一月廿日。閱南北史摺華。延壽裁割諸史。每至拙。一經採擷。益形兀臬矣。

廿五日。閱華陽國志。簡遠有文。別史之上選也。與陳志出入處。遂形固陋於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六

錫山徐氏輯錄

此知承祚之粹。

廿六日。閱蜀檮杌。叙事簡要有體。尚非南渡以後蕪冗之習。一行狀可數萬言者。緜金華子雜編。唐末文章有二體。其一弔詭。雕琢字句。始於皇甫湜。

樊紹述。若闕史是也。其一平夷。汗漫瑣屑無別。始於劉禹錫。若金華子亦其體也。至羅江東。譏書乃可通彼我之懷矣。燕將錄亦有法度可傳。

廿七日。緜寶藏論。惜其虛機。不識宗門實際。易傳燈徒揚先後天之波。獨開

卷天命人事二則。可取言春秋治已往之。事。易治未來之人事。義甚粹美。

然又烏知春秋固治未來之人事乎。公羊家法蔽晦。世遂以春秋為陳迹。然

而知易象春秋相表裏者亦鮮矣。緜鄭數文書說。趙善湘洪範統一。洪範

絕地天通。江長庭先生得其六七。若趙氏者。循文解義。一孔之儒耳。然曰箕

子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洪範一書亦庶幾于素王乎。此則洞天人之幾矣。
編孟子外書抄撮附會可笑。

廿八日閱唐史論斷。孫謙議深識之士。正義有文。可不朽。唐史記當可觀。遂以不傳惜哉。

廿九日閱采石洲斃亮記。敘事生動。書生得意筆也。

卅日閱靖康傳信錄。伯紀舉措不可謂非誤國。猶復揚己而歸惡邪。

十二月初一日閱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取裁簡要。持論平實。固是史才。舊無刊本。李氏得自張繡谷者。傳寫錯落。幾至不可句讀。記在閩為周季貺收陳氏書。似亦有此抄本。惜未暇展卷。不知優劣。以上假閱雲師函海諸集。後半喜刻升菴遺著及其自作。無可觀采。不復借閱。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七

錫山徐氏輯錄

初八日。去年在秦興吳師節署。偶語及織登科記事。未詳所出。時坐客為董仁甫。袁爽秋。張子虞。及予皆號強記。無能對者。師又令予以類發藏書求之。亦不得。今夕偶閱夷堅志庚集下揚州茅舍女子條。乃得之。洪文惠所記。往往傳聞異詞。不知更見他書否。記此以志開卷之益。而吳師已歸道山矣。哀哉。

初十日閱夷堅志畢。文敏喜記科舉小吉凶。宋時科目之蔽已深。士大夫役志於此。可想見也。

十二日閱彭二林測海集。著作之材。所惜平生禪悅。不免闌入。為失裁耳。
同治八年正月廿五日。過徐學使談。觀郭熙盤車圖。巨然淨梁秋水卷。范寬雪山行旅圖。皆絕品。

二月廿二日。閱晚間居士集。樸學無雕繪。登泉文先生猶未忘南豐面目。
三月十一日。撰武君妻王氏墓志銘。脫稿。走商施均父。為刪兩行。正與吾意同。

四月初九日。過許益齋。觀錢叔美改七鄰合臨劉松年毛姜煮石圖。甚秀偉。

二十日申時。高伯平先生捐館舍。大雨。着屐往弔。此老遂不起。東南儒者未見替人也。

八月十七日。金眉生都轉以白下蕭梁諸刻見贈。蕭憺碑校舊拓下半多字。蕭秀碑陰足證萃編之謬。蕭宏石柱。一左行。一右行。完好渾穆。正不減水牛山文殊經也。甚樂積雨枯寂。得此心神為之一暢。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八

錫山徐氏輯錄

十月朔日。閱望溪文集。不可謂非學道之士。而所見咫尺。殆不知世有尋丈。以範中材可耳。

十四日。選江波叔詩三數十篇。終是村裏逐鼓。可以動人。不登寶筵者也。

撰高古民丈行狀。文氣盎澹。絕近容甫先生。非世俗所能知。爾日。閱方姚文集。知桐城文極口義法。甚形塵空。姚實名家。性溫溫不欲自異耳。

十二月初八日。書肆購述學揚州新刻本也。方都轉潛願取汪孟慈本覆刻。據初刻及阮刻撰校勘記附焉。歸就原刻檢視。終不如舊槧為精。

十二月廿二日。過仲瀛白叔。同至小橋。尋開成經幢。蓋龍興寺遺址也。幢已碎裂臥地。仲瀛將命工扶植之。出錢塘門。至經房。繙釋氏書久之始歸。

同治九年三月廿三日。書肆市得新印龍威秘書殘本。易名藝苑摺華者。又

乾隆六十年。欽吳紹燦蘇泉選刻金雅集。蓋鈔自古至明歷代詩四千餘篇。後附錄聲調譜說。宋蒙泉通韻圖說。而全書版片散失。僅存序目附錄。因以單行于架上。搜得一冊。挑鐫歸讀。持論甚平。實絕勝沈歸愚。惜未見其全書也。

廿七日。過徐學使談。又見宋拓醴泉銘。皇甫府君碑。兩歐書精采煥發。流傳遠有端緒。亦眼福也。

端午日。過沈恒農談。稍見司成公遺書。予前數年收得黃鶴圖刻周官鄭注十卷。闕冬官二卷。後別覓殘本補完。楮色不似。頗以為憾。頃見此二卷在沈氏架上。丹黃悉合。即予書所闕也。喜躍因乞得之。殊有珠還之快。又檢沈氏藏碑。有校官史晨孔宙賈思伯陳思王數種。皆舊拓可寶。惜沾水壞爛。幾不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九

錫山徐氏輯錄

可觸。定武蘭亭題曰宋拓。楮墨和雅。似可信也。大觀帖十卷未檢校。亦是舊拓。令節得此。書志眼福。

廿七日。閱汪鈍翁文鈔。安雅有度。要自名家。

八月廿七日。撰文武公祭馬宮保文中。丞限以二十許句。力為刊落。定著二十四句。誦之。頗無不盡之辭也。

十月朔。恒農貽我學海堂經解。予為依經類次。重訂目錄。付工裝成。此十年夙願也。

廿一日。購得曹真殘碑。本此碑近年出土。未見錄。王氏萃編。孫氏訪碑錄。皆未載。

閏月初八日。校舊唐書二卷。后妃傳下。西戎傳。懼盈齋本。與聞刻本不同數

處。吐谷渾富家厚出聘財。脫聘字。黨項羌多而拓跋二字。上元元年。上脫後字。波斯國其王初嗣位。便密選子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後。大臣與王之羣子。共發封而視。奉所書名者為主焉。拂菻之林。開刻作菽。當誤。新書亦作菽也。后妃傳。代宗沈后德宗詔中。莫匪深衷。匪字疑獨孤后哀。詞軒缺珠。樓缺疑映。誤。文粹亦作缺。未改。憲宗郭后傳。車騎駢喧於南內。噫。當是咽之誤。新書作塗。

廿六日。校唐書三卷。舊唐書世所傳本。皆出開刻。傳寫不能無誤。又不可以新書改之。今日校王毛仲傳云。其妻已邑號國夫人。賜妻李氏。又為國夫人。號當為號字。

十二月初九日。北上計偕。登舟。同行為右軒叔寅兩同年。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

錫山徐氏輯錄

十二日。偕王鑄言同年鼎華同游曝書亭。南垞為泰興吳師修復。祀未檢討。北垞荒矣。後人皆力田。無為士者。繞屋舊種梅。今皆種桑。巷門夕陽芳草村。落竹垞翁舊題也。嚴藕漁書曝書亭榜。鄒谷口醜舫榜。尚存。亭上石柱刻阮文達二詞。朱述之司馬二詞。丁卯重修有許太守碑記詩刻。徘徊久之。暮抵嘉興。入城。晤竹實。同赴旗亭飲。

十三日。借得沈石渠詩錄。是書二十六卷。為張仲甫丈纂輯。以有用之言為宗旨。於詩教頗見其大。惜以冠蓋之力。始付手民。曲徇人意。分類碎雜。殊不稱其大體也。

十六日。抵松江。登岸。有二三書肆。頗多叢殘之本。大都故家兵火之餘也。收得姚子壽精察詩話。錢伯瑜存素堂詩話。詩話質實。學人語。故樸至。錢詩春愉。

承平冠蓋之言多有此派予昔序潘侍御詩已言之矣

十七日舟不行意行入城訪二陸故宅唐以後為普照寺也求忠書院祀方

正學殘毀矣書肆中求雲間遺文僅見松風餘韻及松江詩錄白龍潭老僧

導讀殘碑已為道光間有司壅塞矣西林塔正當機舟處金輪紺柱不巍而

秀南門方塔未及往遊

二十日抵蘇州入城晤何子貞丈俞蔭甫夏新卿張玉珊許子曼劉彥清吳

仲英及叔雲弟季孫又在子貞丈所遇潘玉涇丈同玉珊至其寓廬見新納

姬人仲英玉珊為予購得鄭文公碑有額拓手完備心為一快歸過吳晉壬

舟剪燭校渠行篋中本則額既失拓紙墨亦遠遜予所得矣

廿一日入城偕仲英訪高伯足心齋談回舟李眉生廉訪適來訪不相見已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十三年矣緇塵如夢不免泥憶之感

廿四日雨泊無錫北郭孟璋叔雲權舟至約遊惠山犯泥濘入惠山寺樹石

樓閣非復舊觀寺前舍宇闌檻皆未修復己午間游跡已成謝塵問秦張諸

園更無遺迹矣

同治十年正月初九日舟抵揚州偕子虞入城訪吳廉夫於北柳巷拜先師

像先師榴寶山莊集已刻成甚喜

十日莊中白自泰州來相見悲喜至其寓小坐出示近年所作詩益柔厚勿

勿不能悉誦也

十一日午過邵伯埭列肆繁盛蓋江北數百里未被兵也暮泊露筋祠下入

祠周覽籠燈回舟祠中米碑摹自寶晉齋帖中原石之亡久矣貞女姓氏不

傳有稱小字荷花而傳會漁洋門外白蓮之句殆不可信祠聯甚多以郭頻

伽江淮君子水山木女郎祠集句為最

上元午抵清江浦賃車定車直四十五金

十六日移裝王營賈氏逆旅理行裝明日登車

十七日辰初發申至桃源衆興集宿行七十五里

十八日四鼓起行卯至仰化集館正遇閩督學孫過境導從雖都終不似南

方送迎之盛未抵順河集行百十里

十九日三鼓發車甫辨色已抵桐嶧館復行過一小岡阜北來村集兵起時

均築堡若自守此間垣墉亦民間避亂時建亂定徙歸有流人三四百據若

作戎恒犯行旅官軍以千人克之揭首連數十里間始寧謐御者指以告予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云此時帖然如過枕席間至申抵郟城境紅花埠止宿行百廿里

廿日又三鼓發車行五十里過郟城縣時猶味爽也復行四十五里至李莊

館復行至沂州府城南宿沂州重城雄麗東國一重鎮也是日行百七十里

廿一日五鼓發車大霧前後行不相見黎明過山澗石路筆確人馬齊力始

得度險夷塗不一二里又遇崎嶇矣前行車覆幸無損同人惴惴九十里至

青駝寺館日正午也下晨復行奇石當道熊蹲虎伏輪仄轅危右驂又驚劣

勞人徒有神悚夕照中抵梁莊宿凡行百四十五里自入山東境堡砦益治

墩堞絡繹於此見丁撫部之為政者南丁者不堪作僕昨右望琅邪左望鄒

嶧縣亘千里今日望泰山嶺猶有積雪真王蒙畫意也遠峯若秀泰岱兒孫

都非凡骨

廿二日天暹明發。輒午抵蒙陰翁家城。途中石磴益奇仄。或度小澗水。殆十七皆險巖。御者言。邇年水涌壞道。車行多新開山徑。予憶戊午雨後過此。尚不至登頓。况瘁如是。過蒙陰城。蒙山秀發如畫。行岡阜。益播盪。遂借諸君安步。望羣山合沓。雄奇盤鬱。足擴胸抱。徂徠飛瀑。皓如鶴羽。過落陽欲止。御者貪程。前行五十里許。至翟家莊宿。今日又行百四十里。

廿三日五鼓開車。晨抵羊流店。謁太傅祠堂。圯後重建。新泰令沈善慶撰碑文。亦華贍。又有江氏兄弟倡和詩刻。尙合作。旁則李中丞祠。中丞名銜。字長源。漢軍人。嘗以賑事惠于東人。祠祀於此者也。黎明。同伴馬孝廉車覆。幸無恙。饋後復行六十里。至崔家莊止宿。是日計程九十五里。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三

錫山徐氏輯錄

程未遂。饋後入城游。城中岱廟道士出示溫涼玉圭。長四五尺。刻首案列。秘作蒼黑微溫。若人肌理。刻乾隆年製字。殆于闐貢珍邪。西有環詠亭。周以絛垣。宋元以來題詠諸刻皆置於此亭中。南壁則秦碑十字。自山上移置者。爲徐清惠公令泰安時事。北壁又有重摹二十九字。神采似不減阮刻。聞山巔沒字碑。昔人或秦或漢。未有定論。山下岱廟亦有之。古色深黝。負勢如困。上覆以蓋。度山上之制必同。實非碑形。亭林定爲表道。故史公言上泰山立石。并不言刻文。與始皇先後巡游紀載異例。今觀山下亦置一表。可信爲秦石。不必附會漢武。而外破石函。中藏金鎖。亦可斷爲曲說矣。論古貴目驗。誠哉是言。

廿五日五鼓發。山石瑩確如簾粒米。甚憊于墊。望饋申抵張夏鎮宿。歌者來。

皆面作敗銀色。可入道子地獄變相中也。行百十里。

廿六日四鼓發。山道漸夷。晨至杜家莊。饋。午後齊河待渡。歷一時許始過。申初抵晏城止宿。訪晏子廟。僧寺後一茅屋耳。土人云。舊在大道旁。風災毀祠。字乃遷此。今日行百里。

廿七日四鼓發。晨過禹城縣五里。饋。午風益甚。韃騎逆風行。益疾。未後抵平原二十里。舖止宿。是日行百十里。

廿八日四鼓發。黎明行卅里。晨至黃河沿饋。未抵留智廟止宿。問所謂留智廟者。則泰山行宮也。廟制巍壯。近亦殘圯。有明碑二。一爲王象乾撰文。一爲萬歷年立。撰人名已剝落。碑中皆不言留智名。義士人亦無知者。當更考之。旅壁有溧水濮青粗一律。甚工。今日行九十五里。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四

錫山徐氏輯錄

廿九日三鼓發。黎明過景州城。已至漫河。饋。午過阜城縣。未後抵富莊。止宿。今日行百三十里。

卅日四鼓欲起。聞前行楚人車過劫。惴惴不發。天明始行。過獻縣。已至高家林。饋。午後入河間府城。日下稷抵二十里。舖止宿。是日行百廿里。

二月朔黎明發車。行經任邱縣城。饋於南關。未過趙北口。柳色暹青。波光寫練。帆移木末。馬下水村。心目愴恍。畧似江南圖畫中也。至雄縣南關止宿。壁間有張芝浦編修丈題詩。婉約可誦。

初二日黎明發車。饋於曲溝。抵固安縣北關宿。樓堞甚雄。是日行百廿里。初三日未明發車。饋於黃葛莊。車行沙中甚滯。然車中人則如在衽席上也。薄暮抵黃村宿。是日行七十五里。

初四日黎明發車行四十里入南西門關者如鼠狗貪饑不能厭清晝搜金乃在盤穀所謂不容此輩何以爲京師解裝於西珠市口仁錢會館并福軒中。

十二日碑客來購得雲峯山刻石全拓總卅二事又購漢吳晉魏齊隋諸碑十四事翠墨古香雄奇峻秀各極其致雲峯天柱古刻日出此時沈趙諸君似尙未集有卅二種之富攜叔入都當補著錄耶郭休碑分書超秀奕奕絕似太公表根法師碑正書跌宕昭彰在張賈二使君之間在南皆未及見者十七日新得鄭義上碑著錄家皆知名未見者合兩分去復重得四十品剪燭作寄魏稼孫書。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卅日遊廠肆收得藝寶子碑原拓本此碑都門已有翻本矣見黑女志當是重刻本未審即出何氏否。

上已燈下閱錢管石甘泉鄉人稿題跋羣籍最有助於後。

初四日閱湖海詩傳不如文傳予論別見閱沓渚集詩稿本樂浪修鐫辛

涓著辛涓與翁山交契詩法亦與翁山信似國初遺老詩或傳或不傳多能吐音峻朗結旨遙深辛涓姓氏翳如而詞章警邁安得好事傳刻亦可名家。

初八日進場。

初九日薄暮稿脫甚不愜意。

初十日晨出場。

十一日進場有江右撫州某君扶病來面無人色扶掖入號舍心竊憂之。

十二日撫州生竟死四千里外終此浮名身殉矮屋雖病沒殆不得爲令終。

也。愧恨欲涕草草完經文四藝。

十三日補撰一義辰正出場陶子方同年自浙來散館相見快譚。

十四日進場五策題無甚條理。

十五日申正完卷與同號陳鈞堂縱談至暮。

十六日遲明出場。

十七日閱癸已存稿瑣雜偏詭所得甚少不如類稿多矣。

廿四日子輩將爲羣芳小集今夕先貽諸俗各一絕句。

四月十一日揭曉被放。

十七日與潘鳳洲同車出京出城二十里登舟。

廿一日楊村舟次補撰羣芳小集絕句稿別具於是羣芳小集定爲上品三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六

錫山徐氏輯錄

八麗品先聲四人繼起六人能品先聲四人繼起四人妙品先聲四人繼起

二人逸品先聲二人繼起無人凡三十人。

廿四日由 上山西輪船南旋。

廿七日午後輪行。

五月朔日未刻達上海即買舟回杭。

初七日到家。

六月初十日太白經天。

七月朔日偶閱姚蕪編修筆記二卷論文字甚有真見高仲瀛札來以

金陵新刻經論八冊見語揚州僧妙空倡刻經藏予亦任校字之役。

八月初十日殺成書來并爲校勘條例語甚閎美以蘇州刻陳工部鶴明紀

六十卷贈我予報書亦撰略例八則

廿四日偶取章氏說論通鑑紀事本末昔者推之尙書之遺予則以例國別爲書可續國語此論可補前人

十月十二日讀莊侍郎四書說一卷精實處且勝孟子字義疏證也

同治十一年正月七日閱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二十卷宗旨和雅持論近正蓋欲補詞綜之書涉獵頗廣其訂正朱萬之書校警謬誤多不標出處恐不免臆見參入

十九日作重刻舊唐書跋代湘鄉中丞作自申至成撰答全椒先生長律一篇雖不墮長慶終覺杜陵健手去人遠矣乃知坐論則易措手頗難

三月十四日偶閱俞編修懋所刻書說經繼繆偶及小學間可取其慧思小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七 錫山徐氏輯錄

言破道私智盜名謬種流傳經生有愈懋猶文苑之有袁枚矣若愈之詩文則又袁枚之興儘

廿三日閱釋史四卷穆天子傳所有奇字求之彝器古文必有可推說者

四月朔日得玉珊書貽吳叔平刻洛陽伽藍記附考証閱之竟文章爾雅有意外遠致與郟中尉如騁斬矣

廿一日閱戴子高論語注取之劉申受宋于庭者大半間有鄙說然皆不言所本殆欲後世作疏邪首題戴氏注可異也

六月初二日閱王弁洲嘉靖以來首輔傳文縱宕自喜足當疏放豪逸持論不免偏激大段近正

廿五日閱蛾術編王氏說多疏得廷氏拾補之然二君皆氣矜王意遂無戴

段廷又揚戴氏之波所謂齊楚交失而已

八月三日閱文徵中三魏及邵青門文皆當時之雄傑也如入村塾如游童

山殊少歡緒

廿七日過益甫談丐其平津館叢書殘本適予所欲得以補完甚快

同治十二年正月三日閱宋論十五卷卒業王氏史識精確不獨勝國之冠即本朝儒者未有能洞達深至如先生者宋論尤在通鑑論之上予誦之幾無一語虛設不知何以印合如此論趙普韓范司馬蘇氏王安石蔡京皆亘古不可磨滅如此宅心寬平持論樸實而人以為苛人以為創何哉

十一日薄游翠園花發校遲忽得春風來不遠明月照如空十字不知於子山何如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八 錫山徐氏輯錄

廿四日與秦秋伊諸君共爲禹穴之游訪碑陵廟竟不見宋以前物移棄何其甚邪

廿七日禾郡書肆得王文誥韵山堂集七卷韵山堂者今予居旁義塾是其故址遺幅尙存剝落殆盡其後人已絕予欲攜歸存爲掌故矣

廿八日偕秋伊諸君至七星巖登覽巖石摩訶如門如屋路旁一石立如古藤上作盤盂形可目之爲承露金莖也巖壁有彭侍郎畫梅走勢奇幻徐侍郎題詩亦絕高下潭水清極作紺碧色山巖皴皴皆畫家大斧劈法星巖

之奇有胡稚威一記寫狀精能不復措語復游蘿庵山寺甚小門前竹徑幽秀此間步步皆入圖畫應接不暇非虛語也

二月廿三日昨玉珊書來言沈韻初已歿臨終盡焚所藏金石友人亟請於

其母已煨三篋。謂初有漢石經劉熊諸碑。孤本遂付一炬。鴻寶盡失。此禍烈於涓橋。此君愚於昭陵矣。為之邑邑。

廿四日。夏新卿詩稿四卷。為予舊定。重閱一過。天才亮特。銳志學古。固未易才。惜其刻畫予詩。往往持摭太過。自得之趣。遂少。

三月四日。校沈端恪勵志錄。言亦不實。不免寡陋。

十一日。補正續古文苑各七八字。甚矣。讀碑非易事也。

四月初九日。偶閱南部新書。李翰言文章當如千兵萬馬。而無人聲。此語可與李贊皇言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長新。匹也。

十三日。點定同聲集。凡七家。吳彥懷廷鈔塔影樓詞。王季旭曠鹿門詞。潘季玉璋玉注詞。汪逸雲士進聽雨詞。王蓉洲憲成桐華山館詞。魯芍生承齡冰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九

錫山徐氏輯錄

蘇詞。劉莊年耀椿海南歸。撰詞。隄定庵自珍無著詞。以王季旭為名家。定庵為絕手。餘無譏焉。

五月六日。雪漁述王觀察改竄予撰忠義祠碑文。絕可怪笑。雪漁處適有原稿。始得一雪醜惡。士人以文字自飾。可廢然思返於真耳。

日。閱微草堂筆記讀畢。四庫書總目提要經進稱欽定。則是代言之體。而河間每稱予撰云云。恐非體。今人有陸心源者。特著一書駁難提要。獻管指為狂悖。然紀尙書實有以召之。予所見陸書。駁史部一卷。所言皆書估語。就文論之。亦仍不足服紀也。

日。閱元遺山文選。淵厚處真不讓歐曾。

六月六日。購得金陵局刻曹集詮評。閱之。殊不佳。評亦腐。丁晏之書。無足觀。

也。

十九日。撰漢鏡歌十八曲集解一卷。取陳允信。張翰風。莊葆琛。陳秋舫四家之說。略下己意。應藍洲之問也。自晨至二鼓。脫稿。揮汗走筆。如在場屋中矣。

閏月十二日。閱咸淳遺事二卷。畢。趙天一叙事多雜。駢儷。自是唐代文體。記咸淳事多載廟堂詔制。四六之文。而文事厚薄雅俗頓殊。亦可以覘變也。

七月初四日。檢彙刻書目。嘉道以來叢書日出。續錄正多。趙之謙有底本。秘不示人。可笑也。此羣玉齋活字印本。校顧刻補一卷。僅增學津討原。藝海珠塵。閱微草堂筆記而已。何其陋歟。

八月十三日。過爽秋。出近歲詩文見示。裨販與罔諍皆有之。然精處不可沒也。予平生之言曰。盈尺之綺。不以麻績。爽秋其績麻者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四十

錫山徐氏輯錄

十一月初二日。閱方彥聞駢文。所乏者淵致與亮節耳。故是高境。

初六日。閱董方立文一過。私衷服膺。董過於方。亦性所近耳。

十二月初四日。李輔室中丞見贈近刻。均不見工。所謂未離袍袖者也。初八日。見孫廉訪撰馬端敏碑文。於昌黎可謂形似矣。如新宅中畫鍾太傅也。

同治十三年上元日。偶繙釋乘。欲以遺教。楞伽。楞嚴。圓覺。法華。維摩。四十二章。金剛。華嚴。為佛九經。益以八大人覺。涅槃。心經。阿彌陀經。足以比十三經。廿一日。二鼓後大風。卷下如杯。如椀。勢烈烈如軍馬。聲屋盡漏。北門尤甚。遂如露處。辛未二月廿九夜。亦有此變。陰凝不舒。陽散不斂。擊搏而成災。殆政刑之應矣。

二月初四日登舟北赴禮閣

初九日達上海

十三日移裝上輪船名直隸

十六日輪行

十八日午後抵大沽暮泊紫竹林

十九日東裝入旅邸買舟北去即日發

廿二日抵通州東關泊

廿四日買車行四十里午入東便門解裝仁錢館

三月初八日入場

初九日已正首篇稿脫未正次篇稿脫中正三篇稿脫暮詩稿脫寫卷至二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四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鼓訖事信筆而成可謂以瓦注矣巧拙不自知耳四鼓後聞鄰號粵人言萬里之遙三年之久博此一夕又成唐喪矣其言絕痛使人不歡

初十日出場

十一日入場鄰號適晤長樂謝枚如同年不相見又三年矣矮屋促膝為樂

十二日既明起經義五道申初稿脫寫卷至二鼓訖臂痛大作春秋闡十一

試未有如今年之不欲戰者草草不可以告友朋夜月大好賦古意二章

十三日出場

十四日入場

十五日黎明起寫五策至未正終卷

十六日破曉出場

四月初八日為羣芳續集會者二十六人諸伶赴選者十六人監察者六人

以覺軒與予為選人色藝姿性都非諸故人之耦約畧錄遺珠二人續選十

人又續得二人稿草別具

十三日榜發被放

廿三日既昏慧見西北光已盛矣

六月朔昏時彗星光長欲射斗吁可駭也

七月廿八日卯起詣午門驗到京外大小共一百五十一人每月報有如許

官不知大地何以安插可歎

八月十二日寅初起入城辰正乾清宮引見

廿四日觀劇是日顧郎演西游記女兒國故事金貂玉珮替去巾幗寧知端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四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揆諸公即此羣雌世界可以風也

廿六日出都

九月朔日已過楊村去津沽尚一程三日舟中恭閱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

六卷謨訓洋洋至精至密垂法後王矣

初二日抵天津

初三日移舟卸裝於山東輪船

初五日駛行

初九日下稷達滬上

十一日回杭舟次閱羅臺山尊聞居士集禪語多其言紛拏殆不可理

十四日舟次讀武進管侍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去取有法門戶甚大為

唐詩選善本予所得闕五律三卷三年來加墨未竟于是卒業也自此下至十一月

句均附記
彥寬附記

十一月廿二日發舟 偶閱陸存齋儀顧堂集昨其弟寄至遂携入舟中跋

所藏舊本書語尙有足備考證者

卅日抵滬

十二月初五日上定海輪船次日展輪

初九日午抵安慶西門江城控扼今古兵爭要害吳越山川秀而不雄此間

吐納南北襟喉中年胸次海嶽而外始攬此境呼小舟汎小南門入城解裝

斌陞客邸

初十日遣人持手版各衙門稟到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四十三 錫山徐氏輯錄

十六日謁方伯孫琴西年丈時以廉訪權藩筭也。不相見五六年矣。談良久。

又晤仲容同年談飯後移履東門。

廿八日游迎江寺。足弱未登振風塔。吳方伯坤修及徐子荅二碑文皆可讀。

字亦端整。

復堂日記補錄卷一

仁和譚 獻稿

無錫徐彥

光緒元年正月元旦。大風陰寒。午微見日光。

初六日。大雪又作。偶唱二十字曰。縞素滿天下。江城如許寒。愁心何所似。併與雪漫漫。裂竹絕絃之響。豈徒變徵。不欲存入集中。

廿六日。過敬夫。並約鄭贊侯。同詣周星。警涼人。蓋季貺之兄。相知名且二十年矣。談久之。向孫仲容借得邵位西比部遺詩。中如賀楊性農孫琴西。

入翰林二首。吳仲雲輯書圖一首。皆曾為予書扇。尚有送龍翰臣任江西藩使二首。此本已佚。祇記有保障江淮會侍郎。即恐斧柯交手付二語。位翁於予。投分在師友之間。展誦遺文。一泣然耳。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一

錫山徐氏輯錄

廿九日。贊侯鈔示蔣鹿潭未刻詞十餘首。甚工。百年來真無第二手也。

二月廿五日。散步瀟湘雙槍軒。見前藩伯吳竹莊撰聯云。世事如棋。人原有術。爭先著。官場似戲。我獨何能作老生。

三月廿一日。閱普法戰紀。文筆有新氣。而力量仍薄。譯夷文輒有一種鷓鴣之色。此所以為弱也。終染帖括之習。文以藻詞。元者無義法。此所以薄也。

四月十一日。過溧人夜談。見所藏齊永明三年磚硯。其精。又有桓幽二字工。秀可把玩。又見周氏作博篆文。樸古。亦漢晉間物。有子孫字。

廿一日。閱華嚴色相錄。許筱澍為惠山諸尼作。如許君者。言愁欲愁。寄慨無端。大有身世之感也。記明儻。錄亦出此公手。可謂好事也已。

五月十二日。閱孫文定南游錄。言所見泰山秦篆。自盛德至制曰。可有三十

八字。而人問祇廿九字。何也。

六月初三日。書肆取詞綜續編。回續編成於海鹽黃韻甫大令。開創於黃霽青太守也。大令女夫宗子城太守。刻于武昌。二十一卷。選予少作詞五首。展

卷幾不自憶。惘然而已。卷一載丹陽荆指念奴嬌洞庭詞。即張于湖洞庭青草一闕。不知何以誤入。于湖此詞。南宋最有名。絕妙好詞。且首列二黃公必

非未寓目者可異。此書刻時。諸選菊同年任校勘事。暇當作書告之。十二日。聘調入文閣。啟下。

七月十四日。發裝上船。月上入迎江寺。徘徊檐下。敬夫相送。茗話江閣。扶闌看月。澄波玉映。江南諸山秀絕。微吟戀別。僅得江晚上明月。停空如不行十字耳。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

錫山徐氏輯錄

望日。清曉解纜。憶昨與趙敬夫司馬。鄭淇侯大令。江樓話別。予誦今月曾經照古人句。敬夫云。何日非今。何人不古。相與太息。

十七日。過銅陵縣後。北風仍勁。舟不能行。鄰舟皆赴試士人。或蓬底伊吾。或船唇盧雉。此皆國家待用之士。邪。胡可勝歎。

廿一日。過采石磯。想當時必有橫江鷲柵之守。否則江流數十丈。砲火且不。及片帆飛渡。何以過之。

廿二日。始達石城。泊岸西門。

廿三日。始泛秦淮。雖劫灰之餘。而山水古秀。目所未經。薄晚。薛師置酒李氏水榭。見曲中六七女郎。非復承平之盛。而六朝金粉。餘韻猶存。

廿四日。薄暮。借慕淮館。登清涼山。望江。可謂曠絕。所歷山水。未有雄秀如

此者。

廿六日陸春江亦以調籛從吳門來晤談。

八月初二日盛臨吳撫部考籛官文題官事無攝取士必得詩題不將今日

負初心得心字予以申初納卷回。

初六日至江寧府署候主試至午秋暑益燥人吏雜沓飢困不可言相率先

入棘闈又聚候至酉始見使者入籛行向暮矣上江入內籛者祇六人江蘇

六人有春江江寧六人有怨齋僕不與向晦掣得外收掌籤。

初七日上至公堂公見監臨固始吳公過午又上至公堂偕孫山陽雲同蓋

卷獄分松江海州二屬八百餘卷姓氏之舊相聞者沈祥龍而已大雨如傾

晝晦恐今年公道不甚章也江寧試院規模甚局至公堂不能當浙闈三之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

錫山徐氏輯錄

一。九月朔王夏買得曾文正遺書歸借雜著四冊閱竟公牘之言語姚金玉與

陳鎮言最深至水陸軍制可為法然公在時亦不能盡行其言也又略閱詩

集二冊亦欲為鍾鏞之響而失之憾亦失之矜未免學蘇黃而先得其短功

宗閔達非一世之人也簡篇流布燦若星辰之垂尺寸鰕劣猶時作蚍蜉之

撼亦各有所見而已。

初三日略閱曾文正奏議十卷補編四卷偉人長德何待言私議者則矜氣

未除黨援太重篤業之誠偏私之化尙有間耳。

初六日出院意行撥閱書肆中買初唐四家集等數種自朔日監臨出闈數

日來大吏均出絕無門禁出入竟不過問矣。

初七日遣人買得里乘十卷蓋深人嘗為予言之序事翔雅近人說部之佳

者附其所作虞姬碑亦頗不俗惟一則及李長吉張文昌杜子美之詩恐人

不知附抄於後殊可笑又許氏字叔平而十卷首十易其字皆取音同更不

知何所取義。

十二日送墨卷入內籛看寫榜晚寫閱字二十五號第六名副榜拆封本為

副榜遂易一卷則同考張紹渠問軒所薦張大令會中副榜亦以更換會中

副榜之人亦第六名因緣之小小者亦可記解元名萬人傑豈張四維滿朝

薦之流歟抑敬新磨李天下之比乎一笑甲夜微陰堂上正填前五名時層

陰解駁月出如畫而彌天雲氣惟絮南方則天空如墨界畫分明有同刀刻

是何祥也寫榜未終羣不速奔燭至督部典試諸公逃若獸散堂上倏忽明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四

錫山徐氏輯錄

晦頓殊亦咄咄怪事。

十三日撤棘出闈。

廿八日過偉堂出藏碑見示惟劉曜碑為予所未有又見戴文節庚戌四月

畫山水立軸樸厚得麓臺法甚精善金和亞匏來携子甚英英與亞匏談

藝頗得是日家人自浙買舟至。

廿九日束裝登舟。

十月朔維舟金陵西郭午後赴薛先生招漏斷言別呼城門出回舟內子舟

同泊為廿年客中未有乙丑歲自閩歸則同舟也購得時人傳為焦里堂

舊藏。

初二日發舟閱錢氏紀事王菽原名之文獻徵存錄意不以爲當也。

初三日倚枕閱文獻徵存錄十冊畢。著書意在儒林文苑。畧以類從。詮次未畢。蓋其書不完。不可究其義例。叙述篤雅。時有言外意。論亦持平。可傳也。
初四日閱王句生舍是集。憶甲寅乙卯間。先生客浙學使幕。過訪。欸欸談藝。折輩行與交。論詩之書。猶在篋笥。已而予從德化萬侍郎入都。比戊午歸里。尙相見於湖上。屬序其詩。時揚州已被兵。集版燬失。方謀重刻。又以雜文二卷付予論定。乃匆匆入閩。己未秋試。尙通一書。既而浙中大亂。先生倚其鄉人程觀察葆流寓杭州。城陷。題詩殉節。比予乙丑自閩歸。大府延撰忠義錄。雪涕爲傳。此集當時會以見貽。繼以謀刻。索還。逡巡十餘年。人事百變。復還舊觀。山陽聞笛之感。如何可言。
初五日倚枕誦會賓谷駢文。雖時墮宋調。而清剛可味。固是名家。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五

錫山徐氏輯錄

初七日過白馬司。有姚王廟。是南宋殉寇者。暮泊鯉魚料。有烈女祠。壁間題爲劉氏。同治二年。自吳下至此死節。里人葬焉。乃祠之云。
初八日午過銅陵。望十里長山。真如橫嶺也。記石田長卷中有此筆意。
十二日抵安慶。賃居呂八街新宅。
十一月十九日見齊永明桓塲文。曰齊永明三年。桓幽州八世孫之墓。
廿二日閱喬督部羅摩亭札記畢。雖略分四部。實由讀書掇拾。大都習見語多。
廿七日過笑逢。觀宋拓定武蘭亭。叔未先生藏本。北宋拓楊義和黃庭內景。經二林先生藏本。又邢子愿舊藏澄清堂帖一卷。皆精品。又舊拓鶴銘一卷。亦佳。惜有描失處。又有舊拓道因碑。與近時本絕異。

十二月初五日借仲容四庫書目校本來一閱。蓋從邵位西丈本過錄。予別有論。又借孫伯淵鑒藏書目二冊來。皆載宋元舊版本。不如祠堂書目之示人矩度也。

十九日過笑逢。見武梁祠畫象一石。有子路遇丈人程嬰杵臼象。分書數字。昔未箸錄。甚快觀也。

光緒二年正月十九日閱西游補。國朝董若撰。極奧曠之致。

四月廿三日復閱孟晉齋集。不免囿於石筍山房。稍遠於柔厚之旨。然而豪傑之士矣。

閏五月二日看賽會。鉦鼓聒耳。旌旛眩目。聞江濱多蛟患。故於盛夏以金鼓震蕩之。亦一說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六

錫山徐氏輯錄

六月廿七日閱船山詩經夕堂永日緒論語語精絕。葉星期原詩等書。可廢矣。
廿九日太白經天。
七月初三日撰陳潤甫夢辭序成。未及修飾。意境自不在孫伯淵下。太白猶盡見。
初七日閱明詞綜。明自陳臥子外。幾于一代無詞。擬略取數十首。列篋中詞之前也。
初九日借鄂刻論衡來。昭致篇仍闕。記在閩見陳氏藏本有之。此書已歸周季貺矣。
十九日閱續詞綜廿四卷畢。搜茸雖勤。舛漏不免。去取之意。漸求縝密。與王

氏之僅識江湖派者。稍覺後來居上。然宗旨不立。本事不備。使閱者無可推尋。又補人在前。不復別白。於體例亦未整齊。方伯委勘秋成檄下。

八月初六日。過莊太守。與唐子愉。孝廉談。商榷安徽通志開彫體例。

初九日。晨饌啟行。一出郭門。湫仄。學。至集賢關。荒落殆不及山東道上。大橋一滄。塵土塞喉。輿中展西青散記八卷。如木瓜。酸。如新來禽。此味非吾閩硬餅者所知。

初十日。路轉。已望見潞嶽峯頭。峻雄秀拔。不愧衡華。龍山回首。如搏土矣。與中讀杜集。詩至此。老真無一句無義。無一字不真。工處可學。拙處不可學。人間固不能有二。變化過於陶。精神過於庾。何況他家。復堂唐詩錄固可燒也。

下稷入潛山縣城。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七

錫山徐氏輯錄

十一日。赴蔣仙舫大令招飲。談秋成事。通境有收。惟泊湖水田淹沒。亦尚居上游。至虫傷甚少。雨後早淨。所種高岡。受旱猶屬以意為之。例災例歉。積習久沿。仙舫力不足以破除。予亦姑徇其意。僅視去年稍增分數而已。回寓判牘書諾。

十二日。上道入太湖境。松竹秀舒。淡竹葉花翠色娟娟。綠波被阪。尤可玩好。峯迎面。澌澌澗泉。有絕似柯山一角處。頗懷越中舊游。贊侯作宰。此山水窟。吏有仙意。抵暮。月下入縣廨。與贊侯別。半年矣。促膝深談。作吏之難。民情之幻。相與詫歎。已而談藝。遂至三鼓絕。贊侯編竹為寮。蕭然有野意。即宿其中。

十三日。上道。抵宿松縣。

十四日。借黃溥之大令大雲山房初集。閱黃司寇樹齋先生行狀溥之。即司寇孫也。司寇漏卮一疏。卅餘年大局之所繫。京曹皆如先生。封疆有二三林文忠。芙蓉之毒。已盡根株。海氛皇惑。何至有今日哉。為之憤慨。

中秋。又閱溥之尊人子幹大令秩林詩集稿本十卷。樸老無佻染習。可傳人間。匆匆未暇審定。邑人王廣文來見。言報災事。殆即所謂災頭者也。士風嚚陋。矯誣不修。禮教上為政治之益。下削農畝之生。例災例歉。箕歛自肥。圖抗催科。匪陳民瘼。擾組之民。亦何樂有此陽鱗哉。

廿二日。上道。與中閱樂天詩。老嫗解我不解。

廿三日。抵望江縣。

廿五日。登舟即發。下稷。遂東流縣。

廿六日。午抵省寓。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八

錫山徐氏輯錄

九月朔日。始校通志寫樣。

望日。見邸抄。知周星詒季貺被劾。有追繳巨金。發遣軍臺之譴。宦海風波。可為惕息。

十月廿一日。閱文獻徵存錄卒業記數行云。國朝學術精純。文章爾雅。嘉慶以前著作之林。蓋十得八九矣。循覽于是。足以識學問之原流。文藝之正變。儒者立身本末。師友規箴。歷歷可指數。儒林文苑。唐以上。漢以下。卓絕之賢。且抗顏。且讓美。錢先生吾鄉先哲。纂述去取。具有微意也。安得杜門發篋。為之增注補傳邪。又是書所采摭。崇獎敦樸之學。品藻柔厚之文。別白一尊。實事求是。皆可於言外得之。予所欲增補者。如莊方耕葆琛二先生。附以宋于廷。張皋文。傳附其弟翰風之類。宜補注處尤多。擬隨時籤記于卷內。

廷。張皋文。傳附其弟翰風之類。宜補注處尤多。擬隨時籤記于卷內。

廷。張皋文。傳附其弟翰風之類。宜補注處尤多。擬隨時籤記于卷內。

十一月初八日。叔明貽我魏武定元年勃海太守王偃墓志銘。光緒元年三月。陵縣出土。篆額畧似凝禪寺正書完好。絕似姜纂造象。

廿七日。過東柯。談贊侯事。爲之悶悶。吏道難爲。筆端宜慎。百密敗於一疏。今非行意之天下也。

十二月十一日。閱滬上新刻說部十許種。惟宜鼎子九撰三十六聲粉鐸圖。詠可喜。蓋取雜劇三十六。以山門始。以拾金終。各賦長句一首。名備奔赴。工於詩者。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九

錫山徐氏輯錄

光緒三年二月朔。閱馮氏金石索十二冊。畢。模勒精審。評跋亦無泛濫之詞。固金石家之巨子。惜不盡據拓本。雜用隸釋等書。乃及絳汝帖。似體例未純。至當時創見之本。今日已爲陳迹。日出不窮。此有待於後之好事者矣。

望日。又展顧祖香文。沈發密粟。幾不敢以友視之。周列士傳可別行。孰爲當字之獻邪。

十七日。同潯川。叔明過了田。生觀察峻。門下尙列健兒技擊爲戲。小公子皆握刀。學盪決入其室。圖書列前。花香滿屋。待其歸。出錢梅溪書冊十餘帙。甚精采。自臨張遷。亦跌宕有筋力也。此公可云間氣矣。偶過小書肆。見信州舍利塔已有翻本矣。

四月念七日。略插通雅終卷。雖甚駁雜。然頗博覽。亦有雋解。無空言。開本朝問學之先者也。

天中節。閱姚燮大梅山館集。造語頗工。篇體固不甚渾成也。要是才士。飲名稍過耳。

十二日。書客持盛大夫康吳門活字印行明嚴行與弟子談允厚撰資治通鑑補來。錢東生氏徵存錄。警石氏曝書雜記。皆歎想其書。憶錢辛楣先生養新錄。盛稱同時邵二雲太史之南都事略。卷帙不至如嚴書之繁重。乃爲時未及百年而絕無傳本。予癸酉年訪此書。度錢江。迄無踪跡。前年詢唐端甫於江寧。端甫曾見活字印殘本。則人間必有流傳。或者久而復出。如通鑑補乎。俟之俟之。而端甫化爲異物。終不及見矣。端甫名仁壽。海寧州人。警石廣文弟子也。

六月初七日。過書肆。始定購資治通鑑補。蓋以浙刻七經。鄂刻史記。益以二千而成。

七月十六日。檄權欽縣。新安大好山水。且近故鄉。差幸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

錫山徐氏輯錄

八月一日。之官登程。

十六日。過休甯城外。見程篁村墓道。棹楔如新。其族猶盛。

十七日。抵縣境。

十八日。丑接受道字三百七十一號欽縣之印。升堂治事。

十九日。閱城垣堵毀已殆盡。四門不能啟閉。張文毅公駐師府城。棄縣城不守。遂頽廢至此。聞朱霞軒令此邑。會計工須五萬餘金也。

二十日。點吏役名簿。一巖邑。有五六千差。東坡之所歎也。

廿三日。出堂受辭。大都浮僞而涉譎索者。且十之六。爲之矜歎。反覆勸導。僅一二人尙領意。冥頑狡譎者爲多。飯後錄篋中詞補。將竟之業。不欲輟耳。

廿七日。鮑子禾書來。贈名墨四。一程君房。一吳去塵。一曹素功。一汪節庵。

卅日撰小啓謝子禾啓云子禾尊兄年大人執事承惠名墨四錠耀目珠輝
襲衣蘭氣即佩堅凝之才性如攬馨逸之文章君房去塵之遺製三百年珪
璧同尊易水素功之良工十萬杵烟雲俱古同此磨墨磨人之感願矢如漆
如石之交什襲永珍百朋讓價新染書香此日幸窺秘藏敢辭墨吏異時竟
壓歸裝

九月初二日敬夫自屯溪來郡見過出新購得戴東原水經注稿本以詫我
又出舊玉數事皆佳談至三鼓并爲予定墨模

初六日寄洲以滄淵先生舊藏尺牘見示中間彈軒先生論駢體一札實齋
先生論讀史一札雲臺先生論辨賦一札又聽禪者談禪二札皆絕妙
鴻寶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重九登太白樓壁畫許李相見象有唐英一楮云第幾醉鄉甚妙下臨碑月
灘左望黃山風景勝絕得八字聯曰杯浮白也袖拂黃山

十一月廿九日大雪登樓望四山積素欲顏以聽雪樓或曰皓然孟子浩然
之氣古本作皓然取流無聲山皓然也

光緒四年二月初七日閱通鑑補唐紀粗畢嚴氏補輯往往重出原文又所
增減不及原文之精用力雖多不爲典要甚矣著述之難也

三月初二日學使詣學陪聽宣講支應處坐自持節大臣輿臺皂隸但見紛
紛來索錢耳一笑

初三日填詞長短句必與古文辭通恐二十年前人未之解也

初十日買得林文忠政書文忠奏議在閩時曾爲公後人屬校理未成此本

爲鉛字印行亦佳略耳 又買得墨林今話意在續畫徵錄有紀王蓬心太
守永州楹帖云豈易片言清積積遺留一息理殘書亦先得我心語

十一日閒餘杭褚叔寅同年計叔寅年少雋才偶涉筆爲駢儷小文輒近六
朝銳志科名以丁丑中禮部試失血不能廷試而歸未一年終不起修文邪
報榜邪亦可謂才人無命矣丁卯浙中同舉諸君經學文章各有門徑一時
稱盛許竹簣褚叔寅皆年少策名而皆有志於學術逝者已矣竹簣官翰林
久不進又頗有蜚語成就不知何如病懶久未通書也吾家科名不振儒風
淡薄先大父嘉慶戊午榜中如張叔未陳仲魚諸先生皆耆年宿儒惜後生
小子未得以年家末學撰杖老成每閱前哲詩文集又知黃春谷侯青甫兩
先生亦江南戊午榜並識于此不知更二三十年同輩之論予何如近四五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十年後來子弟又論予爲何如邪如雲如夢念之慨笑

廿四日閱通鑑宋孝武初即位中軍錄事參軍周朗疏陳得失其言百世可
行又有與予學論相發者

廿八日晨大雷電冒雨上烏聊山祀東嶽初生竹林數十百挺皆作花亦一
異矣

四月初十日閱二申野錄注云蝗是更貧殘所致頭赤身黑者曰武官蝗頭
黑身赤者文官蝗

廿九日閱疑耀二冊畢題李贊撰張萱序而卷中皆萱語且文法議論平夷
安詳絕非贊筆未知葛叟明人此種小書不足異所異者序即張萱耳

六月朔朱博殘石前年青州出土數十字隸體渾健足與河平三年巖季禹

刻石媲美。蔡子鼎雙鈎寄示。偶付工刻木成。因作書與子鼎。寄印本往杭州。七月初三日。自至新安。與寄洲讀碑品畫。所見如舊拓白石神君孔宙諸拓。皆精。畫冊有十洲九歌圖。亦稱佳品。寄老所藏前明及國朝名人尺牘扇面。甚富。名蹟不少。近日又於故家得見戴文進長江萬里圖卷。津秀超厚。直到元人。諫人亦絕歎賞。徐文長墨畫十七頁。天然入妙。真足爲老蓮導師。此冊方從鄂來。故有樊雲門題詩。今日寄洲於安慶。買得梧園秦儀楊柳冊十六幅。精妙有神品之目。以之消夏。亦可謂墨緣眼福也。

廿八日。寄洲以燕蘭小譜見示。二三十年未見之書。甚喜。作者題西湖安樂山樵。蓋仁和余秋室先生集所撰。惜在都時未與王小鐵輩論及此也。

九月十七日。聞春舫夫婦同逝。爲之雪涕。春舫固始老乙科。大挑作吏。至皖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三

錫山徐氏輯錄

六年。甫握一符。地方瘠苦。善病憂貧。竟以此死。宦途至此。真苦海也。予正受代。緡至二千金。後顧不知所屆。若杜門作老學究。豈有此苦邪。爲氣短久之。記十年前與薛師言。州縣富。天下將亂矣。州縣窮。天下無不窮矣。此即古人土崩瓦解之說也。

十月初六日。送印新尹。

二十日。得藍洲書。言陶子方治秦州。傾囊振饑。可敬也。又得雲門書。言南

皮張香濤師。近頗講理學。學術又一變。午得黃竹軒書。言初九夜雨中。都昌匪衆犯縣。擲火藥。未熾。兵役禽五六人。訊知約夥縣同起。皆江右之爲木石匠人者。前年景德鎮之闕。亦都昌人亂氛未盡。復遭飢潦。愚氓煽動。可憫可憂。此事予三月前已知之。與太守論及。即郡中亦有江西人形迹較異者。

也。作書答竹軒。稍以慎殺勸之。

廿五日。登舟待發。計此行得款石佳惡五。舊墨十許錠。新墨之可用者。稱是。至財物盈不足之數。正相當。所謂故我也。

廿八日。發舟。閱樂蓮裳耳食錄。文采麗密。稗乘中可取者。又閱粵人陳晏所撰。鄺齋雜志。則微樸澹矣。

十一月初六日。抵杭州。

十三日。自杭發舟。閱後蜀何光遠鑑誠錄十卷。文多儷語。持義甚正。晚唐

文士第二流之高者。

十五日。閱老學庵筆記十卷。放翁文士多瑣語。不足爲著述也。然吾師吳和甫先生最嗜此書。蓋才識與務觀近耳。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四

錫山徐氏輯錄

十六日。閱宅經。雖術家僞託。其言樸而該。亦非宋以後書。

十七日。翻揀朱子楚詞集注辨證。終不能易王叔師也。錢杲之及近時龔太守。離騷傳箋。皆有意爲新說。吳斗南草木疏。著書之心。有爲而作也。

十八日。侵曉。聞舟人言。虹見。雨止復作。天時良不測。亦殷憂矣。周書時測篇。言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天地閉塞而成

冬。虹不藏。婦不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母

后淫泆。今日去小雪二十日矣。

二十日。閱高彥休闕史二卷。藻采可玩。亦有正議。唐說部之雅者。

廿三日。閱酉陽雜俎。於古可方。西京雜記。於近代則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似之。

廿五日。閱客窗閑話十六卷。叙事修潔。文藻不及許叔平里乘。而噴薄之氣勝。惜其心目終爲蒲松齡所困。亦近年說部之佳者。其次則黃氏金壺七墨。差可觀。墨餘錄。桐陰清話等。諸自。若齊學裘之見聞隨筆。則陋劣不成文理矣。

廿六日。過錫山驛。郵亭修整。亦爲政也。閱燕子箋。曲子相公。僅堪與苦士作奴。

廿七日。過常州。至陵口。泊青人覽富春山色。曰。觀此山川形勝。要當再出一孫伯符。此間有吳大帝墓。亦江南阨塞地。書生遲暮。不敢作廣武原之歎。

十二月初三日。閱世說新語六卷略畢。爲東晉作耳。漢魏西晉甚賒。舊有論說別見。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初八日。閱尙書大傳。頗開永樂大典有全本。安得見之。閱韓詩外傳。此書

近代以趙懷玉亦有生齋刻本。爲善。聞泗洲楊氏覆刻。予求之未得也。

廿三日。抵皖垣。解裝舊寓姚家口屋。

光緒五年正月人日。檢懷芳記。此書喬河帥爲鞠部作也。前年阮霞青示予稿本。鄭洪侯錄。予爲補注。近日傳鈔者多。予謀付新安黃氏刻之。

十二日。閱徐維城天韻堂詩。溫厚得北宋法。

廿一日。閱漢學商兌。亦所謂鍼砭不中隴穴者也。

五月十三日。閱宜鼎瘦梅夜雨秋燈錄八卷。尙有拾遺記等遺意。詞筆穠麗。在瑣語雜記下。里乘之上矣。又閱志異續編。平易近人。文章多直致。偶

借笠翁一家言翻閱一過。鄙猥之言。蕪穢藝林。前有李漁。後有袁枚。杭州之

垢也。

十四日。閱夢花雜志殘本五卷。李澄練江撰。文致殊近魏叔子。

十八日。饒芷香以舊本禮泉銘示我。有願俠君小印。紙墨甚恬雅。予定爲明代佳拓。有朱書。與宋本對勘。語頗精審。

廿五日。閱息影偶錄四冊。同邑張挺雜輯羣書而成。分別部居。可以破睡。

三月十一日。送馬佳方伯行。臨歧烏咽。不徒離緒。亦有遇合之感。

廿五日。閱楊星吾編定楷法湖原十四卷。若得冠以目錄。論定拓本。增注源流。比傅小學。則更茂於隸篇矣。

四月十二日。黃襄男有姚鼎郎中評山谷詩。欲爲傳刻。贊侯溥之亦喜之。評點亦有見地。然於詩道何干涉。且恐魯直未以爲知已也。凡四卷。刻已六七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六

錫山徐氏輯錄

矣。此等書無可簿錄。仍目昧於時文批尾之學而已。予以襄男贊侯所屬。強

爲校之。山谷去蘇尙遠。并不能及半山。後人尊事太過。又以爲學杜正宗。烏知山谷所學。皆子美之糟粕。且其心眼。亦不專屬杜陵也。予別有論。

十九日。還諫人十錯認春燈謎院本。此書盛有名稱。其實無理取鬧。不獨文過之詞。閱劉大山匪莪堂集。質實之體。學道人未成章段者也。

廿一日。贊侯來。言彭帥劾罷彭懷寧。一吏之去留。白簡之是非。皆不足道。將軍跋扈。意氣蹶張。非國家好氣象也。此手一滑。侵官負氣。何所不至。非獨爲

彭懷寧呼替也。

五月十四日。奉檄署全椒縣篆。

六月初八日。之官發舟。

十九日抵縣

廿二日上官此下至光緒六年八月廿五日均閱彙覽附記

重九閱嘯亭雜錄十卷續錄三卷皆乾嘉間名臣言行軍政掌固殊有關係

魏默深聖武記李次青先正事略頗有取於此

廿四日閱文錄劉大紳寄庵謝振定籍泉陳庚煥惕園三家皆所謂時文變相耳劉有奇氣陳之地球說可錄

廿六日閱文錄彭二林先生名家妙悟有名理紀述有史法閱趙鹿泉文不免制舉面目閱蔣心餘文健舉整栗有北宋風格

廿七日閱藍鹿洲文振奇有氣但廣不溫馴如其人耳其言多可爲法戒者亦自成一家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七

錫山徐氏輯錄

廿九日閱劉才甫錢曉微文二公皆號名家才甫師法望溪竹汀不滿望溪才甫文人竹汀學者所見固不同也

卅日閱姚惜抱紀曉嵐文李氏不滿桐城于惜抱尤刺其虛鋒所錄幾不得

姚氏妙遠之旨而力詆其碑誌欲以紀尙書凌駕之實非公論尙書記誦之學叙事雖磊落使氣而未離說部故條豈有餘閱深不足未能與人爭衡予

亦目笑桐城而姚比部有道之詞雖約而不閎亦言之成理高者有逢原自得之趣正未可以飽釘吏牘之見繩之也校呂氏春秋畢高注是書不及

淮南之精呂覽淮南傾百家之瀝液輻九流之鈐鍵呂氏賓客猶七國之英桀也擇言既精不繆經教文章之事完密矯變尤藝林之瓊寶畢校是書多

取資於先友梁曜北先生畢刻行世先生復取贖義成校補二卷鄂刻劉本

無注頗草草予取畢刻及王氏讀書雜志梁氏校補中讀定正文者朱墨迤

錄卷端其謚正高注者未暇及也

十月朔閱邵子湘文記二十歲時借吳子珍青門旅稿篋稿讀竟洞駭折服於紀明末事如李忠毅閣典史諸篇不覺涕泗橫集回首前塵將三十載重

申估畢如遇故人平心論之青門文間架太多似提頓轉折皆豫設成心非所謂不得不行不得不止者也第夙慧劬學力崇正體雖蹊徑未化而縝密

鎔鍊往往有節奏可誦誦二百年間一作者也

初二日閱朱文端文平實有見道之言非文章家也
初三日校淮南天文訓讀書雜志雖言之成理究有輕改本書處錢澹亭補注絕似未見雜志者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八

錫山徐氏輯錄

初四日校淮南地形訓竊以爲淮南類書之鼻祖也

初五日閱孫文定文奏疏誠欵洞達敷陳之上體也南游記雖非文章高手亦見生平學識所謂有物之言一代有數文字但後來學之則可笑甚矣閱

蔡開之文師事安溪文亦安溪一流講學家差不腐耳閱金謝山文謝山文學子舊有論定適堂所錄又未盡所長所刪節亦不盡當晚校淮南覽冥

一卷類書之祖亦駢儷之祖也劉子新論規撫在此

初七日閱陳星齋文亦健舉可誦
初八日閱施愚山文有道之言似南宋人非如詩篇之翔雅也

初九日閱陳澤州文樸至無華詞杜詩所謂直幹也
初十日閱張文貞文安雅無佻染之習究爲弱材閱王漁洋文善自檢校不

必遠遜其詩篇。少時借觀全集。頗喜其叙事之文。以爲與鈍翁抗手。李氏錄之未盡。閱鄭靜庵文。清瘦秀雋。雅才也。然其高者。差似唐人小品。吾少時嘗謂人間有益景詩。此亦益景文耳。閱李安溪文。平生學師朱徵國。文亦徵國之文。整奕有道之言。由於學韓。浩瀚不及也。由於從制舉入手耳。

十一日。閱宋牧仲文。尙無袍袖氣。閱姜西溟文。予夙喜其朗朗。要是趨向正耳。閱金會公文。具體而已。

十四日。閱賀貽孫子翼文。賀氏著激書。包慎伯推爲宋人伯牙琴一流。隱顯激射。上追呂覽韓非云云。不知江南西道有傳本否。雜文氣盛。筆勢闊肆。李

邁堂以爲學蘇。予觀潔澗殆欲智過其師。錄中篇篇可誦。亦難得也。閱湯文正文。漢廷之儒。賈生而已。予於文正亦云。粹然純雅。有道之言。如公者。四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九

錫山徐氏輯錄

科備於一身。金玉其相。卓然有斐。此之謂也。閱侯朝宗文。比之花繡短打。非少林正宗。差可爭長。王于一。以門庭大也。閱彭躬庵文。躬庵手稿失於予家。刻本全集。前歲得之筱川。光勳而質。魏氏兄弟所不及。然以掃明季之僞體。而留張繁猥。變而未成方矣。

十五日。閱黃梨洲文。南雷文。予前有論說。茲不贅。然以爲真氣之中。不尙有僞體也。

十六日。閱陳石莊文。陳氏在鼎革之際。文名甚盛。就予所見。修潔不弱。以視震川。情韵不及。骨力似反復勝邪。改宋史文信國傳。仍非紀載之體。觀漢書

揚雄傳。可悟。閱熊次侯文。終是時文。改頭換面而已。閱顧亭林文。稱心而言。不屑描畫。浩乎沛然。不當以文士繩之。校淮南兵略訓。誠孫吳之精

旨也。

十七日。閱國朝文錄全畢。欲選錄其中數十篇。以爲復堂文錄壬編。當合吳氏國朝文徵抉擇之。

十九日。錄藏碑目。訖僅能三百餘通。然唐以前精華及新出土佳品。亦略備。廿一日。閱淮南子卒業。淮南王書。近時以莊刻爲善本。其實不然。王念孫曰。

莊氏所刊藏本。實非其舊。藏本是各本非者。各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不能厘正。並有妄刪改。恐學者誤以爲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舊本

愈微。故王氏讀書雜誌。條舉件繁。校正最詳。獻得陳碩甫徵君傳校宋本。珍之篋笥。同好傳錄。今以遂入鄂刻本。凡朱字爲宋本。墨字爲莊刻。宋本與莊

刻顯然譌誤者。不具錄。王氏雜誌校改。則標識上方。顧千里補校。亦墨識於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

錫山徐氏輯錄

上。并附他家說淮南數條。以備稽覽。

廿四日。閱獨斷。掌故之學。禮家之巨子也。

廿六日。閱國朝文徵。已竟四卷。汪鈍翁安雅有法。良不在歸震川下。叙事之文。如乙邦才。江天一。諸篇。予童子時誦之。流涕者。邵子湘當之。殊覺其偵盈矣。

十一月初四日。校山海經二卷。浙刻畢。本不知何人校刻。卷四壞失二三十

字。又有跳行誤連上文者。可慨也。

十二日。校老子。近人姚刑部始老子章義。持論甚高。憑臆讀定。不敢闌入舊本中也。

十四日。予十二歲得破書中莊子。因玩之。略可上口。家藏有南華經副墨。則

不甚嗣假高昭伯郭子玄注本則年已冠矣比客閩始得十子書刻本已而
又得明萬曆間蜀大字殘本郭注與今本異同頗可喜以貽長沙徐君自閩
歸得莊子臺縣本終以世德堂本爲完善浙刻據之與十子書同出而無卷
端評語之陋鄂刻無注附楊慎莊子闕誤似出明書吧本邪予五六年來讀
莊今欲盡此月治之釋文自有成書竊欲擇善而從王氏讀書雜志補所述
數十條先錄之

十六日讀莊子至樂篇采陸氏音義異文題卷端崔撰多奇字古文不必盡
以今本爲是也然崔氏與司馬彪本皆有今本所無之句以文義求之疑即
陸氏所云後人增足漸失其真者矣

十七日乙夜莊子卒業併及楊慎所錄莊子闕誤升庵所見舊本頗有可取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惜其未詳竊謂今本之闕誤當不止此

廿六日閱文徵李杲堂清峻名家浙西之朱未必足與抗手

廿九日閱文徵魏冰叔者可謂張厥外枵厥中矣

十二月廿一日雜檢入院以來六年詩百許篇吟諷一過不欲刪削留待後
賢論定矣明年當節齋付刻

廿八日閱史記至蘇秦列傳史記前爲戰國策別具鑰鑰當是平生得力處
也

光緒七年正月十七日校閱韓詩外傳大小戴記孫卿韓嬰皆聖緒所繁

廿一日重檢澤史點閱之少時酷嗜馬氏書嘗欲董理刪補盡收近代校讎

纂錄諸善本爲古書真偽別白定真以詒學子事繁未就而沈毅成亦持此

論他人未有同者

廿七日又閱闕史滄洲鈞詔事與段柯古異同可悟文章繁簡順逆之法

二月初四日黎明雨止涼寒起送孫學使於東郭回又雨午雪作至暮盈寸

使者乘輶不恤人力犯寒再經有司悉索供張小吏皮骨奔走不知於民生

國計何裨子衿城闕每歲收鬼瑣二萬人冒名教者又十之三四也誦願寧

人生員論可爲痛哭

初五日聞昨學使赴滌夫輦有凍死者烏乎作吏無狀上不能感召天和下

不能於全民命又不獨高遠夫詩所云拜迎官長心欲折而已

十二日校鄂刻列女傳據阮刻南宋余仁仲本勘正梁曜北警記有列女傳

補勘數十事蓋補顧廣圻考證所未及者予未見顧本以梁氏所校錄入卷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端其所稱一本則宋本多與之合故不悉著審梁說似顧刻僅據張溥本不
必與余仁仲本同邪

廿七日閱老學庵筆記放翁不立講學門戶而純實慷慨志行卓然南渡第

一流也詩篇大家老杜後一人而已雜文亦朗詣

三月廿八日西鄉三塔寺有牡丹一樹高于崇垣花時作二百餘蕊殆數百

年物今日特往訪之

四月十四日閱楚詞哀時命九懷子淵之作張氏賦鈔遺之然激厲作變徵

聲如七林之有何仲言蓋變格也

廿四日閱釋史荀子篇馬氏於諸子往往裁事別著當篇辭義不完然爲釋

史體例又不能不出於此也

廿五日。閱釋史呂不韋篇。取春秋之書。甚有條理。假有裁事別出。而不以空格識之。當由寫人之誤。非本書例也。明人刪節古書。則往往如此矣。

廿六日。閱文徵李穆堂之文。世傳其閱碩似未盡矣。

廿七日。讀釋史韓非篇。宋本多不可從。趙忠毅更定。亦有出於臆改者。韓非之文。極九流之奇勝。馬氏采獲於慎。完備循誦。誠益人智意也。閱文徵至陶釋衷經史說。如吾意中所欲言。多有與予學論相證者。汪韓門儻構園賦云。師者所以學爲君。子其猶遠古之民。二語精絕。

廿八日。閱文徵畢三吳之士。章布之徒。未免取之太溢。如茅星來。李果皆是。李天生常言。不讀黃河以南之文。承學者亦不可不聞此論。文徵錄謝山文盈一卷。而不及其外編。爲殘明諸忠節作者。豈當時尚有所諱邪。謝山喜記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三

錫山徐氏輯錄

事爲人表慕。大都非人所求。望漢喜自道。前人已有譏之者。謝山尤甚。甚至親串戚友。皆指斥其短。以自張大其意。以爲一入吾文。有如此信史。而其人必傳。則與望溪之用心正同。文人惡薄不足爲訓。予竊謂謝山文不脫稗官氣。且有似乎詛牘。善周內也。江南之文。正當溫雅謙退。何事於謝山。又謝山使事用事。信手拉雜。亦望溪斥虞山文所謂其穢在骨者。

四月朔。閱釋史。校夏小正。用畢本范本。莊劉之言。專門名家。不以雜入。如內民算類之。串本作篆。多從說文本字。亦近泥。閱文徵惜抱先生翔雅有音節。置之

北宋。亦足名家。不可謂非作者。海峯氣喘無餘地。固當藍謝青耳。

初八日。有孝於北東間。登樓望之。記咸豐六年八月。慧光最長。殆如匹練。子夜夜于齊魯道間。開車輒見。同治十三年七月。予在京師。慧見十餘夕。亦昔

昔望之光緒二年。金星過日。太白經天。又同治二年七月。隕星有聲。如爆竹。去年六月下旬。流星如火。天鼓鳴。其於五行事。應以時日考之。可推說。今星變。又見。能無杞憂。

初四日。閱文徵。羅臺山頗得力於諸子。所選不盡。毛澤溟者。小說時文。氣皆深沾肌骨。錄至三十篇。不得謂非鄉曲之私。吳枚庵好聚書。傳寫古近人遺著。未刻本最夥。亂後。杭人丁丙。湖州陸心源。皆得捆載。予往年在廠肆。亦見數十冊。大都說部別集。未傳則以爲奇秘。一經行世。非嚼枯蔗。即剪綵花耳。文徵所錄。多有出於傳抄。恕而在之者。予曾以爲寫刻說部小集。可謂雅嗜。不可謂爲學問。記同治初。高先生伯平。覽丁氏藏書之積。曰。十之六。亦可廢也。予深服其言。丁氏以廬僧挾貨。附會雅嗜。陸分巡亦巧宦焚貨。分其餘蓄。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四

錫山徐氏輯錄

以市名。又非吳枚庵文人之見。可一概相量矣。

初六日。文徵全閱畢。枚庵纂輯之旨。在節行幽潛。章布宿學。而於時賢流派。頗無主奴之見。但不甚收說經。樸至者耳。偏徇東南。前論已具。

初七日。校釋史。至董子三代改制質文篇。此爲六藝拾遺補闕之文。如日月江河者也。

十一日。釋史卒業。錄及彝器銘識。法帖書體。下及相牛相鶴之經。而爾雅釋詁。釋史記三十歲前。揚以雲舍人。指爲復堂腹笥。論四十歲前。吳和甫少宰嗜釋史。記三十歲前。揚以雲舍人。指爲復堂腹笥。論四十歲前。吳和甫少宰又云。譚百卷。師友燕笑之言。尙不敢當。以百家且多疏。况六藝具在乎。第飲食舟車。恆以自隨。蓋三十年矣。

十三日閱湖海文傳錄諸書序文最夥是其用意所在

十六日閱文傳王氏有意收有用之文然餽訂過甚者亦當分別觀之閱

吳山尊抑庵遺詩一冊分體寫錄又有改訂處似是手訂之本風骨未振意

境凡近恐溫太真於第二流尚非高者遠不及駢文爲唐人正脈足自名家

也

廿六日閱文獻徵存錄欲考其所本一一注之篋書不具而止然此事尙不

難也又欲治水經注此書未卒業蓋亦二十年矣按檢采菽堂古詩選論

陸士衡語稍苛後來包慎伯稱之又太過安得平心折衷之

廿七日閱汪梅村集三江廬江郡貴州水道跋趙校水經注諸篇語有根據

釋穀釋帛兩篇纂香之勞可取既近試場之帖括復多乞食之餅餅亦隱有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師法述學之意而其氣不清句次又全集李蔡下中而已然窺其自期待則

頗高也

孟秋月朔雷雨滿盈溝澮溢足回憶去年閏旱憂端今歲可釋此邑貧而情

民氣不易昌而易抑嘗與土人言上因少培養元氣之吏下實無興起恒心

之民而臨薄之士夫從而蝕之生殖教訓有難言者不才治此閱兩年矣燭

弊益瞭措手益拙急圖釋手以待賢哲與之更始

初二日得高叔遲書告洪都轉方刻原本汲古閣說文舊刻酌會舉要近年

小學善本似當會通毋申之時矣

十七日閱唐詩選串前以爲管選精審但古之三之一更爲警嚴今覆點誦

覺各體應補者尙可百許篇擬增注卷端

廿八日往年誦邵亭詩鈔與戴同卿交推其樸厲徹至予以爲次山孟沈之

流後見邵亭遺詩則山谷后山蹊徑未化轉不逮中年之詩抑或前刻鄭君

刪正有力遺詩稍泛濫邪閱蔣心餘評四六法海其言頗有隱刺簡齋之

意山尊推簡齋以六朝鄙意本不謂然

廿九日閱蔣評四六所定十等過繁何不以上中下目之

晦日蔣評四六閱畢若生之意尊庚太過幾欲盡廢齊梁不知開府之文側

調宕詞繁簡多失情酌風骨間有不逮孝穆處蔣氏所見究不及驛軒申者

諸君也

閏月朔得楊思載書寄陽湖方子永地理急就稿來亦可傳之作

十七日駢體文鈔兩年來重加評定往往携以行縣讀于村舍今日始卒業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六

錫山徐氏輯錄

一過以校乙亥江甯試院讀定本頗有異同所見固以時殊邪

初十日交印閱攷古質疑又閱撫言皆說部之有意義者

二十日代薛先生撰重建醉翁亭記

廿二日發舟閱望江倪氏新刻古今錢錄富而未精

九月初六日舟次閱莊中白遺集樂府二卷是其最得意者其中點竄古詞

竟有不易一字者乃揚李于鱗之波邪精能直到魏晉處誠不可及

望日夜抵懷寧東門泊

十六日入城解裝錢家牌樓宋氏賃廬

廿四日書肆購景宋刻管子重校趙氏水經注釋皆新刻佳書

十月十一日閱近人說部埋憂集筆尙翔潔

十一月初五日。是夕。李世忠正法。

十六日。過馮笠尉談。觀其游記。頗有蕭散之致。正可與孫文定南游記端疑者別出。

十二月初二日。閱春草堂書畫所見錄。榷場骨董。不登大雅之堂。

初五日。閱彭甘亭文畢。極學陳隋。能密而不能疏。未免墜李義山五里霧中矣。

廿二日。閱歷代詩餘。名氏與花間草堂多不同。如憶王孫之四時詞。作李甲太常引之作。元妓則斷為詩餘誤也。

光緒八年二月初三日。過方宗屏。索其經拓重幅。蓋永安鼓山摩崖。維摩詰所說經。大段完好。乃拓本一二紙為卷上。後二紙為卷下。正缺中卷。約畧尙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七

錫山徐氏輯錄

有二紙為卷中。乃持回覆審。中卷僅有二尺許一方。餘皆重出。不知拓工遺落。抑係山崖裂蝕。無從證之矣。

四月十七日。檢閱止庵宋四家詞選。皆取之竹垞詞綜。出其外僅二三篇。僕所由欲刪定篋中詞。廣朱氏所未備。選言尤雅。以比與為本。庶幾大厥門庭。

五月初四日。校絕妙好詞。往時評泊與近日所見又微不同。蓋庚午至今十三年矣。

十四日。子珍寄淮南許注異同話。至子珍治許氏問話手稿。予舊為審正。隨筆寄卷端。今子珍稍總理之。署予名作書後。此類著述徒耗日力。無益於古。亦無資于後。予所不喜。

廿四日。鈔詞。核者。知其隱秀。望敬美所謂隱處藏高。千秋毀譽。兩不得。

其平也。

八月初十日。自檢篋中詞。似不在鈞月公謹下也。

廿二日。黎明起看彗星。光如匹練。占者云在大火未分。疑歸離間有事也。

廿五日。聞胡廉訪內召。爾來言路窮。外吏相習成風。非必無瑕之戮。亦成好噬之風。漢唐黨事。將復見矣。

九月廿三日。得松溪書。寄趙馮叔刻楹帖。云上相大猷論語半部。司空家法。籬落一聲。咄咄怪事。

十一月廿五日。奉檄權懷寧令。

十二月三日。上官。

光緒九年三月初五日。閱陳鈞堂郎潛紀開初二筆畢。意在掌故而條理殊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八

錫山徐氏輯錄

少間有主文。亦非妙筆。雜采說部別集。皆鈔而已。文人小有規模。即思闖入儒家史才。要之為遼東豕也。

廿六日。閱陶晚間文集。簡樸有則。

四月初六日。閱柏堂集。不失為學人之言。

廿九日。出西郭勘洲地水患。沙洲漲沒無常。人與水爭地。誅茅墾土。散種豆

麥。雜糧。貪天為功。沈淪之年。亦成習見。特今舊二載。陽侯更虐耳。不必以滄

桑輿慨。竊以為洲不及五里者。常禁居民勿貪微租。坐視圓顛。方趾者。寢食

蠶匪之鄉。則可以任其生滅。無傷地利。無病民生也。

五月廿八日。從大吏後一見。衡陽大司馬。雖英風未滅。臣精已銷亡矣。

九月廿七日。過管才叔案。須携近人雙鈞篆。錄五冊閱之。為張容園宮本昂

筆皆精審似過楊惺吾才叔珍愛即歸之

廿八日復堂文續廿二篇鈔成清本自校一過頗以為澹雅可喜

十月初六日出城迎會宮保入見百戰健兒無復英英之氣矣

廿九日評點余鐵香文稿亦魯紫非陳碩士一流西江派固脩整

十一月廿八日得蔭棠書寄張觀察蔭桓撰康太夫人壽叙劬瘁堅鍊雖僞

體亦不易到冠裳中難得此才為點定四十許字

光緒十年五月十一日交印

廿一日登舟

閏五月初七日抵合肥

十七日接合肥縣篆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十九

錫山徐氏輯錄

六月初六日以絕句柬謙齋乞竹云先生嘉河多節目賤子刻劃合宮商請
分清絕十竿竹倘引遺園雛鳳皇謙齋和云萬竿蔽日閒消暑一葉吟風似
引商何幸籜龍新得雨分來隅谷嘯鸞皇

七月初二日攝繙二知齋文集惜條鬯而未芬芳

廿九日雨後赤氣又作自去秋至今將一年矣殆亦皆赤祥邪

九月十四日檢顏書離堆記及隋趙芬殘碑粘冊既並題云昔人云得古刻

數行終身臨之不盡旨哉斯言

望日檢北魏墓志手自剪黏為司馬景和妻李超高湛王偃皆有整拓標幘

故以副本粘冊四志書跡各有門庭以高湛為最工與瘞鶴銘鄭文公碑皆

消息相通也一轉而為龍藏寺碑遂開有唐一代風氣

十六日復檢北朝墓志如劉懿亦高湛之亞李憲稍側出矣蓋美人工而薄
時代為之

十七日又剪唐李文墓志附魏人四志之後以其體韻最近六朝也

十九日校正楊草庵白香詞譜箋四卷先改寫定詞字尚須陳書一一釐定

是書為張樵野奉常權皖臬時屬為正定付刻本非可傳之業以楊君身後

奉常將寄其哀逝之心也

廿八日又剪黏隋張參軍妻陶墓志書體極工

十月初四日閱劉孟瞻文集清愁無枝詞學人之選家世著述江東鉅師矣

初七日閱戰國紀年畢刪節處多不成章林氏可謂莽鹵前日致書葛理齋

德惠縮刻釋史以便巾箱馬書過林氏書遠甚不得謂後起者勝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初十日有估人持東園刻本書十餘種來售說經多講古義中土愧之

十六日購得王翰林先謙選刻續古文辭類纂意主桐城去取頗於慎也

十八日閱續類纂吳敏樹南屏者揚已太甚楚賢終推曾文正耳

見新理純健伯四體書去完白山人尙容數輩

廿九日閱續類纂姚石甫來女傳予客閱時亦為之未能過前人愧矣

廿一日閱續類纂畢主張楚才於詔太甚吳南屏氣懦而才悍不能漱六藝

芳潤選言非雅未始非一方桀驁之士未必登千載著作之林至周星叔彭

麗笙輩舉場變相繩以姚氏義法豈有合哉惟曾文正其詩雖不足觀而其

文固獨絕耳好言古文有吳大廷形雲者未經采及猶有公論

廿五日自懷甯至合肥紀行詩久未屬草今日仿錢起江行無題之體格成

五言絕句十六首於興中未必智過其師也。

十一月初八日閱四書拾遺畧廣村夫子見聞不足言撰述也。

十五日閱蔣子瀟七經樓文春暉閣詩開卷淵茂確實經生之上選也盤擊
佩強河洛問水土自異。

除夕江西餉員安別駕至知趙橋叔化去。

光緒十年正月三日龔生景章寄龔端毅奏疏小品填詞制義刻本至尙書
文詞未離明季之習不逮其詩也。

十八日方俊民有五言廿二韻見貽在退之山谷間雛鳳清聲存老未必為
老鳳也。

二月初二日金陵書來薛先生正月廿二日歸道山矣廿年師事襟抱交推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誼同休戚山頹木壞永無見期如何可言。

十三日點次王修甫詩卷謙齋次子也題二絕句于上仙子銀潢倚玉笙
覽裳學製試高清梅花楊柳非凡唱便是冬郎雛鳳聲點筆屏風寫折枝
棠花簾外雨如絲遠山處處修眉樣珍重粧成對鏡時梅花醞釀香纔發
楊柳疏狂氣未除卷中佳句也。

十五日將寄詩文回杭付刻稍整理之改詩數句從謙齋所定也。

廿一日晚招翻禮卿王謙齋麗南陳幹夫清集禮卿早慧晚世方連捷成庶
常而意氣亦有不平者豈知足之難與抑世路之艱軻雖膏梁猶養食也
上已閱漢書至地理志鄉人汪氏校讐成於陳碩父徵君采王段之長最為
詳甚。

二十日得周六皆書以李亞白讀騷閣詞屬選頗有思力趨向似在竹垞

浴佛日東塾讀書記十五卷卒業近世說經如魏源默深說音均如苗夔仙
麓一流無一語及之豈不見其書抑不屑與辨歟。

五月十六日新買平津館讀碑記又朱氏著書五種雷浚說文引經辨例皆
足資考證者也。

八月初十日閱說部水憲春囑於當代巨公皆有微詞然實錄也。

十四日閱滂嘉齋叢書第三函別雅訂皆芻狗語許印林遺著校說文義證
時與庸妄人辨耳鈕非石日記述所見舊本書遺文索然不可讀亦無精粹
炳燭室遺文江鄭堂著粵雅堂已刻其隸經文此卷無足觀潘氏刻近人詩
詞如第二函之越三子集所謂益景詩也孫蓮士陳珊士之填詞皆草堂之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下乘閱竟無可選者當時裙屐標榜頗負時譽所謂佻染悅者也王孟調
才氣較清風骨未遒此第二函中有馮己蒼懷舊集皆遺民耆舊之作馮氏
一序駢體雋逸言外淒遠卷中詩不能悉錄獨錄卷首顧雲鴻朗仲昭君怨
絕句云一閉昭陽一十春才瞻天表便胡塵由來錯道君王棄過眼何曾屈
一人可云創獲。

九月廿六日詣金烈女柩前燕香致敬烈女父某賈蕪湖受聘戴某未婚夫
死女有死志俟父歸矢志稟命後自縊以殉年二十六。

十月初十日金陵湯明林刻字人來篋中詞印本寄至。

十五日至小瀏河謁李筱簃制軍并晤新吾佑三兄弟新吾出所藏書畫見
示頗有銘心絕品奚鐵生臨古山水小冊錢梅溪蠅楷玉臺新詠序陳曼生

蠅楷錄王玉瑛長離閣七言古詩數首尤精美

十六日李亞白以歐書千文求售。此刻稼孫定爲宋元人僞作。予則以爲晚唐人善學磚塔銘者所爲。書勢秀逸可喜。

廿四日輔庭來談星變。云望後太陽有黑子。而輪隅破裂十八九。夜蒙氣蔽。月一白中不見山河影。微垣光開。北辰移度。恐不獨民勞星動之徵也。

十一月朔聞周諫人廿七日謝世之信。悼歎灑涕。平生故人。又與其諸弟通。縞紵在院十餘年。同官同差。同文字。飲新秋一別。無相見期。老妻拙妾。四子。皆亂蛇足。一官不堪設想。

十九日將赴省會。謙齋以詩稿屬予。携示方宗屏。又以王氏詩徵見示。繙帛。真不愧爲青箱家世矣。謙齋詩集七冊中。予題識殆徧。欲選錄者逾二百篇。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三

錫山徐氏輯錄

也。

廿日點閱釋志至兵略篇。向頗以紛臚史事。體同策對少之。茲三復之。自是儒者談兵。頗能自尊其說。刻此書時。諸君悉心警校。予與穀成總其成。以爲

譌誤最少。今隨筆勘正。尙卷卷有誤字。甚矣落葉不足爲喻也。讀古文詞。略誤字亦多。

廿五日選錄謙齋詩百十三首。訖謙齋早歲即從杜詩入手。故舉止老成。不免質直。中更兵亂。自在戎馬間。奔走皮骨。悲歌慷慨。遂與老杜時地相副。所

短者。天性峭厲。處境悲涼。遂覺一發無餘。尙少含蓄變化。亂定後。漸趨平淡。乃覺大雅不羣。近作尤多。弦外之音。王孟蘇陸。轉益多師。異時論定本朝名

家。自有一席。予去年讀定全稿。識以小印者。有二百餘篇。舟中獨寤。又復縱

心其間。乃寫完此百十三首。所謂擇言尤雅者。將來或合徐毅甫爲澠水二子詩選。或舍毅甫而入予復堂朋舊詩錄。獨爲一卷。與陳少香丈相次。蓋毅甫詩集已刻。予又未相識。不當登諸朋舊也。此行六日夜不賦一詩。而定此遺園詩選一卷。殆爲謙齋出矣。一笑。

廿九日得鄂士函。復堂類集刻成。初樣送至。

十二月廿八日。過方箴老夢園。坐古香凹。清言讀畫。觀張僧繇掃象圖卷。唐宋元人雜畫冊。有夏圭。李公麟。衛憲。戴嵩。真迹。徐青藤冊子。桃花紙。四十幅。

又金冬心花卉冊。陳白陽樂志論圖卷。又奚鐵生畫果。梁山舟書扇。李聽松畫毛西堂書扇。謙齋亦來。二鼓乃回官齋。亦歲事中清味也。

光緒十二年正月初三日。閱左傳杜解補正音論畢。語皆平實。但未詳盡耳。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四

錫山徐氏輯錄

後來推闡。此爲導師。

上元日。閱潛丘筭記畢。閱徵君之研經。可謂蘊路藍縷。且時雜方言。未免有不文之誦。斷斷好爭。最敬亭林。亦有微詞。最詆堯峯。頗似吹索。

廿一日赴箴公招飲夢園。坐中張謫卿。農曹有文在手曰才。

廿四日檢校詞錄。與周止齋四家詞選同者十九。與周稚圭詞錄同者十五而已。以稚圭喜收疏爽小令也。

二月初二日。偶出篋中師友投贈詩詞。先後新成八冊。卅餘年之縑素。散佚者不知凡幾。寫錄姓氏。存者已如晨星。曷勝慨歎。就簡中所有。凡百卅餘人。

亦有三五未識面者。何時并書札排比之。書札則多可汰去者。蓋隨手焚餘。尙多世俗酬酢。不足留棄。

十二日偶宿小劉河李督部潘州別墅。園壁嵌玉烟堂帖。缺數十石。致跋語自香光後已五易主矣。又有種石山房殘石數方。

十三日晨起。上賜書樓。所陳多官書。然能枕肱。亦成就經世之才。不能以為黃齋土鼓也。

十四日閱西青散記。筆墨幽玄。心光悽澹。所錄詩篇。頗似明季鍾譚一流。而視竟陵為有生氣也。

十九日張子開得北齊映佛巖祖徠山諸刻。假閱映佛巖文殊般若經。即水牛山刻一段。文同。字形徑六七寸。又一大幅。有般若經曰云云。後有王子椿等題名。字形相等。又五紙。其一曰大空王佛。其一曰般若波羅蜜五大字。經主二小字。其一曰強弩將軍梁父燕令王。其一曰中正胡賓武平元年。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其一曰武平元年。後有題造象人名。字體亦徑五六寸也。北齊書勢。獨關一宗。此與方宗屏所貽經名佛號可參觀。得由分入今隸之正軌。子開又有乾明元年比丘靜游趙巡等造象記。徧檢篋書。惟楷法溯原。列乾明元年造象。下注山東闕縣名。又徠刻石訪碑錄。未悉載。汪研山經眼錄有之。皆近時始出之品。又訪碑列徠映佛巖二目。而平津讀碑記。洪氏亦無跋也。

三月十七日閱亭林文集。所謂稱心而言者也。所謂理抉質以立幹者也。廿四日交印。

四月朔閱瀛海新論上中下三篇。粵人張君撰。文氣淵茂。持論明通。有識之士有用之文。中間論西學出於墨子。陳闕圃東塾讀書記即出於此。卓矣。初四日發舟。在城乞得梅平卿所藏朱孔彰寫刻林和靖詩集。閱之終卷。

誠山水清音也。

初五日閱孔叢終卷。佳于家語。反復勝邪。

十二日閱張南山詩附刻花甲閒談。中者頗有可誦。

十八日舟次誦篋中詞。終嫌太繁。數十年內。當必有刪定者。

廿九日抵宿松境。

五月初二日受縣印上官。

初四日脩之談湖口有碎石中得銅印章。龜紐純綠。徑漢尺六分。文曰薛曷私印。匡廓測敵。疑六朝印。當在唐以前也。

望日閱馬鶴舫說文段注提要。本名讀段札記。分別部居。要為有志小學者導師。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六

錫山徐氏輯錄

六月初日。心雲寄所刻篆字甚工。不減楊虞椒矣。

初五日閱九經古義。大都謾正文字。未及大義微言。于古義之目。未滿分量耳。

十二日閱禹貢錐指。胡氏補述水經。頗有功於桑郵。因出趙校郵注互勘。卷中補水。大都取資錐指也。

望日黏治書札畧。前後卅年。共廿四冊。詩篇亦十冊。

十七日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閱略竟。博辨宏通。意在通經致用。輿地之學。亦云體大思精。然擇言之功未純。於闕疑慎餘之意多。遂失也。于本朝經師。亦兼路推輪而已。

十八日閱萬氏學禮質疑。言曆法。祭法。宗法。辨殷商改時月甚確。以秦為改。

歲始不得爲改正亦是不幸欲用夏正而未能漢武乃復古言皆可信祭法論禘禮于惠氏爲陳涉邪宗法言兄弟有後同堂異室昭穆不殊此義尙俟論正論承重殊諱當鄙見則以爲士庶之家恐無重可言唐以後喪服日繁至本朝定兼祧之制一王議禮原于人心要當分別論之萬氏之時則此制未定也學春秋隨筆唐人說春秋日益蔓衍至宋而此經幾于淪喪羣言淆亂極矣萬氏雖未明家法而於左氏之謬說杜預之陋注差能辨正一二究爲儒者之言非破道之妄論也

十九日三年前袁生子永以汝帖新揭本詒我隨手置之頃兒子檢尋來叩源流予以爲虎賁中郎亦可寓目遂裁黏與肅府閣帖存備繙帙所謂賢于博奕也集帖至今日無可推尋用筆而結體究有可法亦予與魏稼孫夙論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七 錫山徐氏輯錄

如此

廿五日閱文禹門萍踪絮語殊可採摭

七月十二日閱淮南時則覽冥精神三篇文如古篆漢隸中鋒渾健董生相

如庶鼎足邪又閱本經主術二篇其言甚粹檢疇人傳欲校錢氏紀事王

寅旭諸君傳而採摭去取不同者多

十三日許子笠自豫章寄蕙庵遺集寫樣至屬校索鈔

十四日坐清心堂竟日校蕙庵賦六篇與予藏稿合樂府前一卷同予尙有

樂府二編一卷詩三卷與定本大異當以定本付刻而補之以他稿其中有

手刪者有必刪者詞二卷手稿寫本去留不同當詳加審正予所藏一冊爲

中白在時寄示有賦有詞一冊爲郎君信毅寄來手稿有樂府二卷詞一卷

庚午以後詩二卷雜文數篇一冊則自定蕙庵詩三卷倪元卿寫本最完但當續入庚午以後作一卷詞即以子笠寫本爲主稍畚遺篇爲樂府詩補遺

蕙庵詩補遺片石詞補遺各一卷可以傳矣

十六日手寫中白稿草前日欲撰蕙庵集序已成駢體百數十字酸嘶過甚

乃毀棄之今日走筆成篇靖節詩云此中有真意也又成中白象贊語不甚

工頗覺意盡

十九日點閱後漢記袁氏所據當多出謝成華嶠與范書殊異甚多文氣詆

宕暢以玄言亦未畢儒術苟豫境狹或者反復勝邪二紀脫文誤字警校不

易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八 錫山徐氏輯錄

廿一日鈔中白林蘭客館詩畢樂府詩二編多有點竄古辭如明李于鱗所

爲不免新莽金暎大誥之譏不知當時命意所在

九月初五日閱歸安吳紹箕文苑四夢彙談文小而潔

初六日閱蟬史亦近代說部之瑰異蓋出江陰屠赤水手又有六合內外瑣

言亦大略相似

十月初二日校方存之柏堂文餘編七卷其言切近平夷要爲上達爲己之

流

初三日校存之文補存二卷老年文字周密而不類唐存之文字放筆直幹

不盡用桐城家數也

初九日閱朱船芷汀古權堂文雖未成章段要爲稱心而言不事依傍亦志

學之士計年將八十矣

十一日得沈蒙叔書。不通問數載矣。寄紙爲四律。託意比興。不讓名家。稍發露耳。

十九日得方滌儕書。論予詩似不滿於六七兩卷。亦是有見。

廿日連日繙帙趙刻叢書殆徧。益甫自著僅勇廬閒話一種。蓋考論鼻烟者。比之衙蟬小譜尤孤僻矣。昭代叢書五百種中。往往有此類。祖龍不出行且塞滿天地。予少時與高昭伯論版刻爲著書之下流。今鉛版縮印爲版刻之下流。其勢亦必趨於此也。趙刻題曰仰視千二百七十九鶴齋叢書。自序託之於夢。蓋以嘗居達官之位。以屬吏縣令者有此數。益甫官江西令尹。未補授而死者。與予亦相交卅年。王元美所謂妄則有之。庸則未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三十九 錫山徐氏輯錄

晦日閱碧聲吟館談塵四卷。隨筆記錄。多有已見他籍者。閱兩般秋雨庵

隨筆。幽雋固高出尋仍也。晉竹多記憶之誤。頗欲糾正。稗說短書無足措意。十一月望日。莊郎子中自揚州來。蒞庵次子。年二十。英英露爽。相接次言念故人雪涕欲慟。

十九日爲莊郎改課藝一首。將以又明日行。話別以慎交擇言贈處之。

廿一日閱吳選唐詩鈔。所見固勝歸恐別裁集也。

十二月初日。閱唐人詩數卷。鄭滿侯每以中唐人目予。尙不知果到武元衡。權德輿否。不覺自笑。見省友函。知謝病得代。已定。

十二月初三日。閱同治以來中興奏議。即有論議可取。殊無文采足觀。

初九日。閱唐詩鈔八十卷。補遺十六卷。一過畢。約選一千七百卅篇。又取管選補吳選所闕百餘篇。暇日刪補定本。大都以千五百爲率。

十五日交印。

廿七日求得汪氏新刻樊榭全集。雖亦紮整。不及初刻已遠。

廿八日繙帙樊榭集。誠山水清音也。

光緒十三年正月廿一日。閱七家文鈔。惜抱往往有心爲提掇頓宕。不免鬼瑣。泉文力學。子居恢侈同于畫虎。此編陸薛去取之旨。似亦未精審。

廿四日成行。

廿九日舟抵安慶。

三月十一日。去冬姻家子金餘。以厲樊榭徵君山水畫幅寄贈。今日清明。裝成張壁。查蕭寥有遠致。中書康泰和詩云。前村水綠後山青。主伯駟牛學耦耕。日日農忙迷節序。不知明日是清明。句適巧合。亦墨緣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四十 錫山徐氏輯錄

四月初六日。戒裝登江輪遂發。

初八日抵上海。

十四日日出發舟。與觀察以鴻運輪船挽道使行。倚蓬閱定山堂小品。文格略近雲間。

望日未申間。抵杭入城。賃居故友王松溪宅。

十九日陳伯弢世講來。久談藍洲之子。皆俊發可喜。稱其家兒。

廿四日校畢日記樣本。言念松溪爲予審正。相知定文。遽爲異物。能不悲哉。

閱錢謝庵徵波詞。幽憶怨斷如聞洞簫。人爲傷心。幾學佛。真傷心語。

廿七日過慎卿同卿談。得見楊少師韭花帖墨蹟。誠希世之珍也。又見舊本醴泉銘。王虛舟題爲宋拓。張叔未跋爲明拓。予以張說爲允。

閏月初七日。鏘青新得鄒湛若天風吹夜泉研傳觀。質不甚佳。重其人耳。
初九日。過子用談。出王石谷畫。饒圃田居圖。卷子。鄒小山水。觀我十二
幅。冊子寫瀕黔山水。爲鄒君使車所經。又王虛舟臨褚龍蕩法師碑。江石如
花卉冊。皆名冊也。

十三日。閱吳牧騁小苑廬詩話。翔雅可觀。錄予哀吳文節詩一篇。而推許甚
至。愧其言也。

十七日。過邊竹。讀借丁杏船選詞綜補四十卷。歸閱丁氏意在備人補王氏
詞綜。黃氏續詞綜所未及。故佳篇不多觀也。

廿一日。過褚子耘年丈。叔寅同年。尊人年踰六十。婆婆健在。叔寅成進士。未
廷試。病卒京邸。遺孤守隅年十七。方應童子試。王父親課之。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四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廿七日。有人持碧玉版十三行。山舟老人書九歌冊來。與蒙叔鏘青共審定
之。十三行爲振綺堂汪氏舊藏。梁書自署丁丑九月第十本。臨米海嶽。

五月朔日。錄丁杏船詞綜補。凡王蘭泉詞綜。陶臬薌詞綜二集。黃霽青韻珊
詞綜。續編已收者皆不錄。用補人補詞例。搜輯至四十卷。可謂勤矣。惟以意

在補人。不無汎濫。予補入篋中。詞續集者數十篇耳。聽秋聲館詞話所采之
詞。亦有采入此集者。

初三日。讀浙西六家詩。畢。樊榭古逸。籀石迺峻。覺四家皆曹楨矣。

初九日。審定秦澹翁虹橋老屋遺稿。畢。澹翁詩近中唐。而蹊隧不免平熟。此
稿皆亂後所作。年輩漸衰。才力本弱。遂爾頹放。予爲悉心其間。存其清迥有
致者。亦頗可誦。已有何青稻序。孫琴西墓誌。當力止澹翁子姓刻行時。不必

更增他詩文矣。亡友孟蘭艇葬其先人衣冠。有俞編修墓志。蒙叔書之。未
刻。石今蘭艇死數年。嗣子稚無知許。適孫爲蘭汀親家。謀補刻孟公志。而屬
予爲文記其本末。乃撰書孟府君墓志後一篇。文章之事。亦以義起。不必前
人所有也。

初十日。沈蒙叔以舊拓褚書三龜碑見示。紙墨精良。視近拓多字百數十偉
觀也。

十二日。偕蔡公重同詣蒙叔。見八大山人明季所作畫冊。戴文節殉難前二
年畫冊。皆神品。飯于榆園。今日適孫爲張文毅忌日。設祭。可謂古之君子。

十六日。携琳兒出看元帥會。故鄉風氣。亂後始見。緣已官禁多年。近四五載
始復出。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四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六月初六日。閱唐文粹補遺。去取不苟。真可續姚武功。非廣文選比也。閱

沈西陲銅熨斗齋筆記。大都是正羣籍文字。頗有駁辨王伯申。臧府堂。殿鐵
橋諸君之誤者。陳伯弢冒大雨買書。回持以見問。以定去取。少年好事殊
不凡。

初十日。移居慶春橋東禹杭褚氏西偏廳事。及河樓。先安書篋。次問牀。几。家
具。雖可十車。家人篋篋。膏然猶昔。

十九日。定中白靜觀堂文十七卷。畢。刪定爲七卷。又檢篋中。中白手稿十二
篇。補入三首。

廿二日。審定褚子方太守遺文詩。畢。詩少佳篇。文筆殊健。且有真氣。撰叙歸
之。

廿四日撰夏新卿在茲堂詩叙所感既深其言絕痛持示吳子修曰泓嶠蕭瑟亦無愧其言

廿五日題錢武肅王遺象四律似未能度越程周量抗董浦也況古人乎

廿九日高子韶來鈔乃翁我飛遺草一卷持示與談昭伯舊年病狀余歎相向也昭伯遺文羅隱論原我與譚子論文書三篇翠螺閣詩叙六篇文筆渾健不愧昌黎家數持論亦堅至予少時化去堂集昭伯刻于湖上有叙文一篇當補入遺詩卅餘篇與崇福僧果軒倡和爲多絕無綺羅繡澤之態語多

深峰卓然學人之詩予篋中尙存四五篇可傳益於是揮汗撰七友傳

七月朔撰七友傳粗具其龍鏡持商蒙叔迺孫歸已二鼓

初二日重定七友傳補俞之俊士升而中白傳別出以諸君皆童冠時鄉黨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四十三

錫山徐氏輯錄

論交出游後取友則中白爲首當并子高汀鶯稼孫子縝柳生朱廉卿亦總角交死稍後亦入焉爲後七友可也

十九日西樓以眉月顏之眉月樓主予舊號也得小印二分許甚精十五年

失去予舊撰萃芳小集懷芳記註皆署此號今乃得腐樓實之已索陳某補

鐫一印矣子虞贈詩中齋廚近市東門菜水檻通船北墅一聯書爲楹帖

以張之

廿一日閱許鑿生重桂堂集詩學蘇黃大近心餘文頗直致似未成家然古

文彙鈔中亦何嘗無此等手筆予所以重總集也

八月初三日始見南菁書院續刻經解目錄尙不支離

初三日心雲以重出人間之郭有道碑拓本見示奇寶也以河中麋君表報

之郭碑仍取還

初五日閱何青相先生心齋詩冷洽清韵雅人吐屬也

十八日閱古文彙鈔二集遺獻之文往往鬱伊深至無牆壁去取不易

九月初八日與定孫來談述孝拱身後寥落可歎悼致錢范仙書招念劬來長談雖學不純美性又偏至而銳敏有才識固非凡才於錢氏爲鳳毛駒足也

初十日借得餅水齋詩話寫本一卷遂校讀之雖不見宗旨亦風流映發矣望日准補合山檄至徘徊廊檻殊不忍驅車再出尤惜別者數千卷書耳

十八日高子韶來談張韻梅子孟爲亦來談子弟循循商量學術老來樂事無過於此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四十四

錫山徐氏輯錄

廿三日閱秦散之詩草四卷畢託體中唐句格頗不雜糅七言長篇有似蘇陸者大旨得之梅村可謂清迥無塵滓五古有近大曆十子五律句法尤肖錢劉七律佳境頗似程孟陽要之山水清音無假絲竹固定評也

廿四日得心雲書知秦秋伊逝矣

廿七日寄王止軒書以研背小象拓入硯景

廿八日適孫有人詒之婁壽碑翻本蒙叔誤仍爲古拓汪子淵則知之矣予有謙敏碑翻本同一氣類世有馮緄靈臺夏承元平各種又鄒閣華山皆虎

賁也

十月初三日與定孫以公襄所撰詩本誼二卷稿本見示記弱冠時公襄曾爲予略言大旨也

初九日發舟。

十一日抵嘉善。入城訪舊。金眉老偶園以無主人不能游。亦不忍重經耳。

十三日抵上海。

十四日發上中丞方伯稟。引疾不赴皖之計遂決。

十四日訪凌子與于書肆。長談。子與在鴻文書局校勘。方謀刻西清古鑑。

十六日蕭敬甫來談。嬰鑠一老已成半人。

十七日緝閱蜀中新刻八代文粹。蓋嚴纂全文目錄刻布。有此搜香。鈔胥之事本無與于斯文。去昭明文選亦可謂終覺減色。予嘗校蔣刻嚴錄。注于李氏駢體文鈔下。有梁簡文戎昭劉顯墓志銘一篇。未詳所出。文粹本亦仍闕。如而又不書駢體文鈔。可見其了不異人。予于版刻刷印皆草草。殊不足觀。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四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劉顯墓志銘後自旁注見劉顯傳產寬附記 閱王闓運選八代詩鈔。前無序例。有樂章樂詞。

而無樂府詞名類。乃使繆襲以後擬鏡歌鼓吹詞。皆入頌德樂章。而漢辭入

于雜言。反廁於後。此紕繆之大者。謙齋與予別兩年。賦詩不多。稍類放矣。

示予訪碑圖。硯署竹初喬。當為錢維喬也。硯材中下。圖刻頗精。前日持示新

得龍氏鏡銘詞古逸文鏤甚工。誠可寶。磨瑩鏡而不見青紫。古意稍漓。

廿日為安吉吳倉碩詩稿題句。即仿其體。此君書畫篆刻兼擅。以簿尉吏隱

者也。錄其一律以見一斑。東隣西隣携酒壺。南枝北枝啼胡盧。綠竹滿庭

日。醫俗青蕪作飯。誰索租。眠展蕉陰葉葉大。坐聽檐雨聲聲。夢醒燈火逗

寒碧。城頭曙色翻雅雜。

廿一日登舟解纜。繫小輪船駛行。此來如鴻爪。如鶴落。稍不自決。又墮風塵。

然撥譏諫。諒不知凡幾矣。

廿三日抵杭州。

廿四日掃几檢書。從此作杜門想矣。

廿八日閱舒鐵雲瓶水齋詩。奇而軌于正。似勝仲瞿。

十一月初二日。校片玉詞。為丁氏新刻。西冷詞萃本。適孫校汲古本。是正脫

誤不少。予病中杜門。更為發篋。嘗對與適孫孫結習同深。

初三日。校片玉詞。盡記歷代詩餘諸書異同。徐誠庵詞律拾遺。記歷代詩餘

異字。有予所校本不異者。豈歷代詩餘有別本邪。

初五日。閱國語正義。規模方正。僅守通行本。所見稍隘。閱洪經畧奏對筆

記。斷以為近人偽造。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四十六 錫山徐氏輯錄

初八日夜檢樂府雅詞。陽春白雪。補校片玉詞。倚聲小集。警對異同。亦如掃

塵。旋去旋生。讀書真非躁心之事。

十四日。金桂生自梧州抄寄讀雪山房唐詩五律。闕目。求之三十餘年。始可

補完。欣快亦自引耳。

十七日。得金匱鄧謙似周四明書。藻辭斐然。寫情伊鬱。有六朝體格。鄧號石

瞿語及眉叔子珍。殆久客浙東者。言外得之。亦文士之失職者歟。附悼亡律

詩廿四章。亦在義山微之。近人中差近仲則。

十八日。閱古文彙鈔。湯文正。汪若文。王漁洋。施愚山諸家。卓爾大雅。不徒侯

魏多虛鋒偽體。又豈方姚以來所能掩邪。

十二月初三日。至宗文義塾。季課諸生徒。此亦十年磨跡。沈司業丈經復義

塾子實助心思耳目焉。人才雖未蒸蒸。要為鄉里間孤寒之庇。但當綿延不廢。必有一二拔萃之士。即以目前論。經書必能上口。拜揖必循規矩。究非人家童冠所及。

十六日。張少雲示予明刻淮南注。多刪節。而正文注文頗有與宋本合者。足資警勸也。

廿日。緡彭甘亭選六朝文鈔。簡而未當。評跋無精詣。板刻尤劣。訛奪滿目。

光緒十三年正月二十日。用四庫全書考證補校文簡選甚略。又不確。四十卷後闕如。天祿石渠以此塞責。何歟。

廿一日。嘯帽約為泉園之游。予先至園中。獨坐深竹中。觀亭梅未殘。從前手植四樹已失其一。舊游惘惘。名園日荒。感慨係之。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四十七

錫山徐氏輯錄

廿四日。閱陸祁孫合肥學舍札記。談藝之言。溫粹無鄙倍。所謂常州派也。予聞安徽通志成於陸氏。體例文采皆無足觀。因知公家言不無徇奪。恒不副其所見。近日杭州志事將以見畀。誠不敢任。不欲任耳。

二月初九日。閱高伯平丈續東軒集。樸塾無枝詞長語。所短者韻味耳。閱四六叢話。稱名與所采不悉協。

十七日。閱形聲類編。十干分合。未嘗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釐然有當。猶未也。所采諸家部分。似張皋文諧聲譜為善。而嚴氏說文聲類。苗氏聲讀表。或皆未出。丁氏所未見。

十八日。四六叢話卅二卷。閱畢。采摭甚富。而宗旨無聞。大都以宋人說部。擬釘裱。販其心光目力。及唐而止。駢儷之學。既知探源。騷選。而目曰四六。稱名

已乖。正不得以王銍為藉口也。

廿四日。撰亡友傳。竟終于高子容合之中。白蓋十九人。唏噓不可禁。過孫談。屬以審定。

廿八日。為蒙叔校定井華詞一卷。婉約可歌。亦二張伯仲間。二張謂韻梅玉珊也。

上已。得爽秋京邸書。論予日記甚詳。

初五日。蒙叔以雜文稿屬定。又書古今體詩蕉葉箋上。皆得意名篇。入予後篋。行集為上。關矣。

初七日。撰贈光祿卿鞏昌祁大夫墓志銘。鳳洲為其姻乞文。就狀屬草。疑非實錄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四十八

錫山徐氏輯錄

十四日。寫定去年詞稿。得十二首。送蒙叔刪定。

十七日。聞方存老訃。

四月十四日。點閱許學叢刻說文訂訂。顧氏辨疑。均有精詣。語可匹管見。

廿八日。審定吳子述中隱詩三卷。詞一卷。詩秀潤近。有句無篇。詞麗而不密。雋而未腴。詩詞多為悼己作。得爽秋京邸書。寄郭有道碑原石拓本至。

五月十二日。閱周太史日益齋札記。又閱郎潛紀聞。用意略近。亦有一二則相出入。見梁學士書多心經卷子。為倪茹粟藏。題跋多名手。蒙叔書吾輩

四五人同觀一行附焉。

十四日。三日來又閱郎潛紀聞初二筆一過。鈞堂標高揭已。裱版複經。不足著錄。惟士夫荒陋者衆。京曹贖元。似此薄有文采。鈔纂舊聞。尙不至割裂支

稚已可謂朝陽之風。至於行不願言。方以詐敗。此有吏議。有公論。尤不待貶絕矣。

廿九日。周季况不相見廿六年。自越來訪。悲喜相見傾談。嗣君雲將偕魏郎。頌良繼至。談至暮別。

六月廿一日。借佩璣校本李氏駢體文鈔。蠅楷整麗。措語精審。愧十年評注。為粗略矣。

七月初五日。晨山見示偽周順陵碑舊拓本裝冊。顛倒錯亂。予從全文校正。裝褱之失。凡缺一二字。朱識其下。脫至數十數百字者。記總數于旁。

十三日。出拜中元。杭俗之相沿者。蓋始於南渡。

十九日。銘王止軒集硯。硯曰石可交。影不失。我思古人呼之欲出。千秋之心在一室。

廿六日。紫緝長次二子詞元管元來。相見款款。念厥先人不置。携示紫緝遺集詩詞手稿十二冊。屬予審正。後死定文。胡能不歎。

八月初九日。閱趙月樵睡餘錄。蓋所作詩話。隨筆甄綜。無旨趣。

十二日。過考市。偶繙近日石印經策通纂。采輯不可謂不富。往往全部編入。亦一奇也。周易集解古易音訓姚氏學尚書今古文注疏薛氏傳義通釋禮記訓義儀禮傳義公羊通義儀禮正義胡爾雅義疏四書考異說文通訓定聲凡經類皆全書策學內四庫提要乾隆府廳州縣志實字訪碑錄等亦皆全入

十八日。詣孤山趙公祠。同人集祭泰和張宗伯壽亭夫子會者可四十人。數槃俎豆。筮仙監製於吳下。欸譏摹古。出於鏗青。一時來觀者頗盛。四方於是與感。蓋合丁卯同榜及年家子弟。又先師視學三年所得士集贊而成。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四十九 錫山徐氏輯錄

廿四日。坐潭以蔣劍人詞話見示。引馮柳東詞律校正語數條。因檢諸家校語。皆已見。惟周清真荔枝香近增一偏字。為新得。劍人論詞宗旨。曰以無厚入有間。此如禪宗多一話頭。亦不必可信。

九月初日。見曹氏所藏華山碑。缺一故字。持節作詩世。與青溪舊屋集劉氏所得本跋語合。疑明代有此翻本。存疑而已。邁孫心雲皆不能考定也。

卅日。定徐仲玉詞稿。年少才弱。有句無篇。然往往有清氣。

十月初十日。閱潘應生日記數種。庚申噩夢記。蘇臺麋鹿記。述吳門寇難游記三種。以西湖記游為雅。飲行日記黃山之游。頗於諸前人游記外。別有風致。

廿七日。過答祝安伯太守。四壁書畫可觀。非俗吏也。坐上看張府修輞川圖。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五十 錫山徐氏輯錄

長卷。沈石田畫松長卷。皆能品。蔣南沙花果冊子。可稱逸品。陸積祥山水冊。亦不惡。黃石齋出都詩墨迹。綾本。又宋迪山水長卷。似是元明間人。定武本。蘭亭。當是權塲宋翻本。壁懸丁南羽畫佛。成親王小篆。閱室詩皆佳。又在蘭生齋見郭蘭石小真書直幅工秀。今日可謂眼福。

廿八日。校丁氏詞綜補。已刻十八卷。未刻十八卷。粗簡閱竟。合前見之四十卷。蓋全書七十六卷也。意在博采。去取無義例。而舛午復重尤多。頗以為惡。札但記名姓而已。

十一月朔日。邁孫用文苑英華校文粹。予為審定一冊。乃知嘉靖本精處多。本英華也。徐仲玉來携樂府補題及予手批詞學集成去。

初三日。復校詞綜補。其例凡王氏黃氏已選之人。注補詞字。乃多漏注。又所

補即原選。復重無謂。中有字句異同。不知孰爲善本。至五十八卷以後。未刻之十八卷。則全未注。而與黃遷重出尤夥。殆難一一厘正矣。今日祝適孫六十五歲生日。新得蛾眉。未沾鶴髮。此老興不淺也。

初五日。安伯所得禊帖肥本。欲以常獨孤本。予詳審之。蓋宋翻耳。并非定武原石也。抑揚作跋。聊塞收藏家之意。

初六日。鄧太守以聯筠中丞詞稿見示。一卷爲妙吉羊室詞。一卷爲精進喜庵詞。寫定清本。則曰雙硯齋詞鈔。有宋于廷敘。似予庚申秋見甘劍侯傳寫之本。即從此清本出也。

十二月初六日。閱柏棧山房駢文。情深婉約。殊近彥昇季友伯言先生以桐城派古文名。乃駢儷成就如此。賢者不可測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五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十二日。笏臣來談。知明年又開慶榜。不知于行政有何裨益。前日陶心雲戲言松竹齋開設倫敦。則薄海內外無事。予應之曰。但恐天地合耳。

十六日。移居與忠巷。賃黃松泉編脩宅。

光緒十五年人日。檢篋中善本諸子書。竟以新得景宋淮南爲甲觀。予買得鄂刻子部書。銳欲校周秦兩漢之籍。各以近代善本。遂寫其上。今年將補校荀子。莊子。文子。列子。孫吳。司馬法。新書。申鑑。中論。新序。又欲校吳越春秋。越絕書云。

八日。子用示予授綺堂詩稿。振綺堂書目。巡孫又携示余澹心手稿。玉琴齋詞。有梅村西堂題識。又有顧千里孫伯淵跋語。皆手蹟。今年多見名籍。可喜可豪。

十一日。代許益齋跋玉琴齋詞。

上元。過白叔子韶留飲。皓月團圓。中酒先行。山河倒影。鬢髮禁寒。今日携硯得之亮之一眼。居中。圖如珠顆。目白月當頭。亮之刻。人生幾見。四篆字於側。片石因緣。良辰恰合。

二月二日。出祝汪肖彭生辰。衣冠雜沓。幾無坐處。幕客聲氣如是。非善事。

廿九日。閱諸運菊瑛齋集活字本。詩翔雅。詞個儂較勝。

三月初六日。過吳晉王太守長談。所居有水石之勝。小米峯最奇秀。有元祐字。旁一石。僂僕如拜。想見元章風采。暇當賦一詩詠之。

初十日。蒙叔寄示孔廣淵蓮伯兩部鼓吹軒詩餘。屬入篋中之選。詞亦朗詣。然眼光只在乾嘉間。于先輩頗近。居琴臨。審定張韻舫眠琴詞。於南宋名家頗窺門徑。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五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十三日。以六十一家詞選校復堂詞錄。略竟一過。頗有異同。毛本所據。殊多可取。

十七日。撰太和張公祠記。文不甚工。然得失寸心。以爲立言有體要也。

廿一日。得玉珊南昌書。寄駢體正宗續編八卷印本。至後二卷。多朋輩之作。去取不苟。以當會氏書。前賢不畏後生也。

四月初二日。過晉王快談。品晉王藏研有絕佳者。校藏碑。舊拓韓勅孔宙。皆明以前本。乙瑛稍遜。孔褒亦精品。二篆皆初拓。晉王貽我松花石一品。又青田新石一方。借二研回。一黃忠端公研。一錢桐人小象研。

初五日。審定鄧笏臣海棠箋詩卷。中多堅韌之篇。非苟作者。

廿六日見史念祖培之俞齋室文稿。不事牆壁。好爲大言。於文事所得甚疏。有聰明而無學術者。又見福清張惕齋春秋三傳定說。頗似元之郡氏矣。六月十三日閱輻軒語。真可當千金一字。閱定庵文補編論六藝邵居破九經十三經之類目甚確。不欲以周官爲經。亦卓爾。

十七日得馮夢漁京邸書。寄新刻王南陔說文段注補正十四卷來。胡雲楣觀察得說文集注百餘卷稿本。未出。此嚆矢耳。

七月廿日。毅成以鍾氏毅梁補注贈我。又寄鍾氏魯論語乙閱錄稿本。魯論語無說。誼正文字亦粗。不足當拾遺補藝。乙閱錄出入儒釋。決隄壞藩。吾不欲觀。還又笏鄂宰四種。天都黃氏本水經注。王棖友簡樸有義法。所著緒餘亦頗瑣實。可總理。黃本出於朱謀埠。所注校語皆出朱箋。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五十三

錫山徐氏輯錄

八月初八日閱乙閱錄一卷畢。稍次第之。度毅成好佛而信師。未必謂然。十六日借雪漁校本駢體文鈔。響對子錄本。互有同異。鳳樓本較詳審矣。嚴以盛琴士來。持示毅成手書。交寫刻各書。皆叢殘秘笈。與琴士談。所學似盧章流派。正不必以虫魚少之。

九月初三日。審定樊雲門樊山詩集。朗詣嫺姚。骨韻不凡。調出嘉隆七子。而情思不賈。不徒虛響。殆可接武中唐。

初五日。蒙叔寄示王四篋賞眉齋詞。云是周保緒弟子。以示俞少甫。不以爲作家。今日閱之。平直而入於鈍。蓋不欲爲側艷而實無才韻。得師說之皮毛者。

重九藍洲爲予畫填詞圖。寄至。筆情隱秀。當壓卷也。

十三日。楊古醒來。爲別殆廿年。歸三年。往還不下十次。皆相左。今自京師還。始相見。

廿五日。閱張嘯山舒藝室雜著。直而不能曲。樸而不能腴。不必以竹汀理初藉口也。律呂專家之學。畏愛而未能通其意矣。

十月五日。校董說隨筆一卷。遺民而爲浮屠。語太駢弛。不堪繩尺。

初八日。校魯論語。莽鹵非經師家法。

初十日。校魯論語畢。一涉騎墻。便同響壁。不意浙西舊學。有此悠繆之書。前鄭後皇。雜糅卷端。殊覺進退無據矣。

十一日。校宋胡澹菴周官解。甄綜羣言。推究世用。非支離之言也。

十一月朔日。毅成來談。所學習于禪。可徵諷。不可以力爭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五十四

錫山徐氏輯錄

初二日。閱汪仲連瑤松聲閣詩。承平世族。文采斐然。悠然若有餘味也。

初九日。撰莊仲求小傳。略似常州文格也。夜又撰吳蒼石元蓋寓廬詩存。文勢奇逸。殊自喜。

十六日。又閱說文補訂。閱雅而不免偏徇。

十八日。評定楊雪漁詩冊。可入後篋衍者五六篇。詩體清上。非院體書也。有數絕句及禰衡墓七律。皆作家語。

十二月十二日。偶發類集少壯詩篇。自誦數十篇。輒憶范蔚宗筆勢。詞精實。天下之奇作。古人夸詡。有先我者矣。

十三日。晝晦。

二十日。蕭山沈豫補堂蛾術堂集。閱畢。劬學有文。方圓未就。說經氣平而語。

項未見其大羣籍亦得塗徑。但識力未卓。駢偶之文。有陳隋章句。篇幅尙狹。情韵差短。詩篇婉而未深。文士之抱璞者。鮮濯磨辟瀆之功。實少振裘挈領之識。耳學海堂經解淵源錄。經解提要。亦尙無獨至之言。全書雜題瑣屑。殘于箚書義例尤猥率。

光緒十六年正月十三日。得散之函。傳示鄂帥南皮師電音。以經心書院講席見屬。并促速行。

廿七日發舟。

二月初二日。子長招擢小艇游落帆亭。近歲修建。小亭三五。高下錯落。疏而不整。有巖整意。近來吾鄉湖山間無此詩心畫格也。入城緩步。吾宗五經進士元孩先生子孫建宗祠。閔敬堂構。深刻家戒於屏。使人油然而生子弟之心。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五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矣。

初四日。審定戴同卿詩二卷。曰冷廬吟者。龍泉學舍作。曰警警吟者。安仁縣丞時作。同卿純摯而才筆薄弱。不能透練。好吟而未成章。間有佳句可摘。亦不能多。

初六日抵滬。

十三日。上江裕輪。

十六日。抵漢口。

十七日。渡江入城。解裝藍洲旅邸。藍洲二少子皆潮成立。溫文可喜。

十八日。入見南皮師。宜勞疆寄。亦駭尋霜髭鏡頰矣。

十九日。晤張廉卿中書談。

廿一日。莊思緘至。仲求長君也。俊爽不羈。可畏愛邪。又晤楊叔嶠。蜀孝廉南皮師弟子。

廿四日。赴樊雲門招集。携其詩詞稿本回。

廿六日。點次雲門樊山詩一卷。

廿七日。審定樊山詞稿。本朝家數。遂撮竹垞頌伽之長。

閏月朔日。移裝入講舍。

初五日。廖季平進士平來談。季平英英。志學方銳。成進士。以覆試停科。待補考也。

初六日。赴南皮先生招。仲容先在。已十餘年不相見矣。午集五福堂。仲容季平叔嶠雲門及予五客皆同門。座上仲容談周官有條理。季平談左氏進退。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五十六

錫山徐氏輯錄

無據成經傳疏證數十卷。嚮壁虛造。聞其本師王闈連本非束脩儒者。古曰飾六藝以文奸言。今乃破六藝以張橫議。吾與雲門寒耳不欲聞此不祥之言。

廿日。作黃鶴樓詩。並敢作七言律。可謂犯大不韙矣。改題武昌春望。

廿二日。雜檢洪北江遺書。上成親王書已補刻。與予所鈔本小有異同。

二月初五日。經世文編續集閱畢。南城饒玉成新泉雙峯書屏刻本。楮墨草略。采輯亦不盡愜。尙不逮近歲上海葛氏本。

廿三日。繆筱珊來談。藝久之。

廿五日。聞施均父凶耗。形神悽感。

廿六日。雲門送和詩。至長句奇篇。轉韵次和。如己出。以奇氣運。殆將三舍避。

之藍洲誦之亦為擊節也。

四月十二日見會試題名錄夏會佑遂卿掄元紫笙之子薪卿從弟翔步雲
衢華年妙選惘然益念薪卿不置。

廿七日得蕭敬夫書言郭筠仙王益吾二公謀刻古籍知予藏校宋本淮南
王書屬渠紹介索寄去。晤子勤談交養志居遺書序稿再頓首以謝可以
風世之為人子者。

五月初三日王子裳札來贈夾竹扇一握刻伏生象于上。

初十日閔子裳道西齋日記一卷丁亥三月至五月自歐洲歸遠游英吉利
美利堅日本所記大都以船砲制作為大宗風土道路次之似尚未逮繆柚
岑使俄日記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五十七

錫山徐氏輯錄

十二日校淮南書卒業尙須首尾覆檢此亡友劉彥清錄校顧千里本而附
以梁曜北孫淵如惠松厓諸家校語顧校真藏本固具勝莊刻所據而校宋
本亦有陳校所漏者蓋與顧父先生同出一本乃知陳氏有偶脫處矣。

十四日抄撰事總錄一過此仲求徐閑偶寄不足以傳仲求也亦無深意視
庭聞錄事增文省或有然邪。

二十日撰方柏堂墓志銘不無溢言脫稿殊不愜意文氣又背桐城也。

廿五日瑞安宋存禮燕生持宗湘文觀察書來訪蓋挾曲園尺牘來于南皮
公去鄉之士挾策游人間以冀升斗之濡苟伏案杜門豈不足與古賢晤對
勝軒冕萬萬邪然而烏不擇林姑告子裳屬為先容。

廿六日暫為歸計暮登江裕輪遲明啟旋。

廿九日達上海章石卿大令住此間久矣訪之談舊本源流大令嘗集刻式
訓堂叢書於鄂刻趙本水經注於蜀者談次出新得元刻本列子多譌誤尚
不如世德堂本又過錢桐軒見其岳忠武年譜稿本已成八卷。

六月初三日買舟即發。

初五日舟次閱四六叢話當卷序言多可吟諷采獲羣籍似頗主張宋人去
取條理不甚可尋究此本吳中近刻似羊同年辛楣主之觸手譌敎繼校尙
疏第恐孫氏原本亦非精采。

初八日入杭城。

廿一日撰駢體文林序脫稿此與陳先生遺書序皆今年最經意之文然亦
未必工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五十八

錫山徐氏輯錄

七月初三日泛湖至南屏小泊三潭印月亭彭公祠方庀工聞以二千金鑿
南山一石頑黝將植之亭前湖中或以舉事者為笨伯予曰此固工賑之意
二千金散之力作人亦善事邪。

十七日登舟回鄂以輪船挽行。

十九日抵上海。

廿四日移裝江永輪船子正展輪。

廿八日達漢口。

廿九日渡江入城至講院解裝。

中秋夕市上見羣兒持荷葉作燈插燭作碧琉璃色此向所未見之節物也。
九月初七日楊惺吾函來以所藏宋本文粹借校出而察之亦明本耳東國

人以為未刻。怪吾遂張之。不足信也。

初十日。為歐氏定詩稿一冊。有燈光礙月眠恒早。曉日當窗起不遲。句老境尋常。乃如吾意所欲出。

十月廿五日。督部招饒。午赴之。督部以談藝為息勞。實則勞于號令不時起居無節耳。

十一月初一日。登江裕輪船。旋里。

初五日。抵滬。

初九日。以飛雲輪船挽舟行。

十一日。下稷。抵杭州。

光緒十七年三月初三日。移居黃醋園黃氏宅。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五十九

錫山徐氏輯錄

十四日。回鄂。

十八日。抵上海。

廿日。吳倉石來談。出新詩一卷。屬審定。又以所刻印集。撫成譜。附友朋小傳。予亦在焉。予名之曰石交錄。楊見山改為應求集。予仍欲改名。嚶求也。

廿一日。上江永輪船。

廿五日。抵漢口。渡江入城。

廿三日。汪穉卿以常州駢體文錄示我。繙得首尾。正月在杭得莊思緘肇慶書。告我有此選。為吳翊宣孟秉與思緘同輯。吳君有序稿亦雅令。今刻署屠寄。靜山名。而莊吳入參校姓氏。茲事體小。度鄉曲傳寫。亦不必藉先哲以噉名。乃屠君一序。遠仿叔重。近學葆緒。似以當大著作。得毋齒冷邪。持校又

笏駢儷文林。或有當補者。

五月廿五日。撰李剛介碑銘脫稿。格不高。要為閱整。而有遠思者矣。

六月初七日。作楊輔卿康壽室記。輔卿會稽人。曾得斷碑。文曰永康元年八月。會稽山陰。楊以其書勢雋逸。定為晉惠帝時。又鄉人鄧海門贈永壽二年。作一瓶合之。顏其室曰壽康。予以二文。今日宜避乙之曰康壽。楊君有老母。故以寓北堂之祝云。

十八日。騰淮南校勘至十七卷。偶檢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條件分明。心目洞達。當冠其所刻諸書。要亦經義述聞總義開發之。

七月朔日。上江裕輪。夕亥開行。

初四日。抵滬。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六十

錫山徐氏輯錄

初五日。買歸舟。就輪船繫纜曳行。

初七日。抵杭州。

初九日。鄂士小雲。適孫諸君來談。忘形心契。視他鄉悠泛。酬對有自然勉強之殊。可以觀心。可以通變。

望日。閱頻迦詩話。揮靡清言。如入晉人之座。

十六日。閱說部笑芙蓉錄。所采多古本小說家。不盡鄙陋。

八月朔日。閱劉繼莊廣陽雜記。此書言外深至。襟寄深博。有數之述造也。

初八日。閱功順堂叢書中潘氏國史考異。又閱董覺軒同年詩文。又贅言三種。皆史牘也。吾黨後人。今為甬上耆宿。要為劬學有志行。不為漢斧之言。

廿六日。子用來談。以曼生刻隸字小壺。盧贈我甚精。

九月初日王謙齋自合肥來相見甚歡。

初八日讀定郭復亭東坡草堂詩十卷。籍體老成不墜塵俗亦有才思非僞體也。當爲作序以傳三十年故知。

十月初十日閱廣陽雜記將擷其中深語密語奇事逸事入日記。繼莊沈思。楚結殆度越亭林平揖梨洲矣。

廿日孝拱遺箬十冊以十五併金購得。

廿二日借王槐校評文粹本始展卷王跋云出厲樊榭徵君頗有勝處又附有王惕甫題紹興本跋語所采宋刻正誤五處並有予前校未見者亟補入卷并促邁孫於新刻補改然頗疑王氏所舉未盡。

廿九日爲邁孫審定新校文粹綴言。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六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十二月朔莊仲求遺文曰能懼思齋稿繙帶粗畢安徐組練文質相宜往時手校駢體文鈔最爲詳審宜其文有家數也。

初三日黃元同來談久之論六書轉注假借殊有真見。

二十日詣前皖撫陳六舟學使談畏慎清整君子人於予夙有知己之感。

尋花日記

一卷

崑山歸莊元恭著

洞庭山看梅花記

吳中梅花玄墓光福二山為最勝入春則游人雜沓輿馬相望洞庭梅花不減二山而僻遠在太湖之中游屐罕至故余年來多捨玄墓光福而至洞庭庚子正月八日自崑山發棹明日渡湖舍于山之陽路蘇生家時梅花尙未放余亦有筆墨之役至元夕後始及游事十七日侯月鷺翁于止各攜酒邀余至鄭薇令之園園中梅百餘株一望如雪芳氣在襟袖臨池數株綠萼玉盃紅白梅相間古幹繁花交映清波其一株橫偃池中余酒酣臥其上願水中花

尋花日記卷上

影人影狂叫浮白口占二絕句大醉而歸寓其明日乃為長圻之遊蓋長圻梅花一山之勝也乘籃輿一從者攜襪被屐過平嶺取道周灣一路看梅至楊灣宿于周東藩家明日東藩移樽并筆山中酒伴同至長圻先至梅花深處名李灣又至湖濱名壽止者怪石劣助與西山之石公相值大河之波激蕩其涯遠近諸峯環拱湖外既登高邱則山塢湖村二十餘里瓊林銀海皆在目中還過能仁寺寺中梅數百株樹尤古多苔蘚斑剝晴日微風飛香滿懷遂置酒其下天曛酒闌諸君各散去余遂宿寺之翠巖房自是日令老僧為導策杖尋花高下深僻無所不到其勝處有所謂西方景覽勝石西灣騎龍廟者每日任意所之或

尋花日記卷上

一至或再三或攜酒或攜茶及筆硯弈具呼弈客登山椒對局仍以其間閒行覓句望見者以為仙人足倦則歸能仁寺山中友人知余在寺多攜酒至待于花下往往對客吟詩揮翰無日不醉余意須俟花殘而去二十四日路氏復以肩輿來迎遂至山之陽明日策杖至法海寺歸途聞曹塢梅花可觀雨甚不能往遙望而已又明日往翁巷看梅復遇雨手執蓋而行二月朔天初霽薇令語余家園梅花尙未殘可往盡餘興欣然諾之薇令尙在書館余已先步至其園登高阜而望如雪者未改也徘徊池上則白梅素質尙妍玉盃紅梅朱顏未凋綠萼光彩方盛虢國淡掃飛燕新妝石家美人玉聲珊珊未墜樓下佳麗滿前願而樂之就偃樹而臥方口占詩句未成而薇令自外至薇令讀書學道吾之畏友願取余狂興高懷出酒共酌時夕陽在樹花容光潔落英繽紛錦茵可坐酒半酌一卮環池行遍醉梅根且醉且祝已復大醉每種折一枝以歸探梅之興以鄭園始以鄭園終以梅花昔稱五嶺羅浮皆遠在數千里之外無緣得至區區洞庭近在咫尺聊以自娛在長圻遇九年前梅花主人已不復相識蓋顏貌之衰可知矣而世事如故吾之行藏如故能無慨然昨為薇令述之薇令曰人生逆旅又當亂世九年之後尙得無恙復來尋花已為幸矣其言尤可悲也已復自念惟當亂世故得偷閒山中耳半月之樂勿謂易得也退而為之記

觀梅日記

鄧尉山梅花吳中之盛觀也崇禎間嘗來游亂後二十年中凡三至甲午非梅花時辛丑遇霖雨甲辰以同游者遺歸皆未盡致今年發興重游與友人約皆不果乃典衣爲費作獨游計以二月十二日自崑山發舟晡時至虎邱過觀花市舟小寓梅花樓蓋舊觀也夜獨酌薄醉步虎邱石臺時月方中有微雲翳之欲待夜深雲淨遣童子取羅扇寓僧以早閉門請遂不能久留吟二絕句而入臥詩曰鄧尉山梅是勝游東風百里送扁舟更愛虎邱花市好月明先醉梅花樓月午清華落泖池誰家樂部恣羣嬉名山不用喧簫鼓獨上高崖自詠詩余近來七言絕多口占無意

尋花日記卷上

三

求工殆康節先生所謂自在吟也十三日早起題夜來一詩于壁余去年中秋所題在焉遂繼其後小飲而入舟于花市買水仙蘭花一盆置船頭獨游無伴一樽對之殊不寂寞口占二絕云山塘挂席指胥門風利輕舟似馬奔西去煙嵐迷遠浦疎梅新柳度千村梅花猶待入山看花賞春蘭與水仙風至清芬爭襲袂灑塵露雲途遇舟自山中來者多載花頗疑入山之晚作訪二友人詩昭法云羨殺來船盡載花輕舸還喜路非遐欲尋徐孺爲遊伴迂道停橈問上沙徐介白云不見徐翁二十年狂夫湖海爾雲泉尋梅今日兼尋友好醉山花明月天先訪昭法舟子崑山人不識郡西山路過木寶始問津五上沙計

尋花日記卷上

四

行四十餘里後問土人乃知藉取道觀音山則路可減半也至昭法家以詩代刺昭法方作書遣人至崑招余入山相見甚樂適李文中自山中看梅還攜酒至余亦于舟中取魚蟹等物共酌已而徘徊園梅之下見花放始五六分知入山未遲殊慰也訪介白袖詩與之隨同至昭法家夜飲文中初欲入城以余至復留更于舟中搜括酒肴共飲遂大醉醉後步月園中取梅花嚼之芬芳滿口寢時已三更矣是日晤吳開奇及節在鏡菴二僧于座上吳生者叻友潘力生之弟吳赤溟之門人也二君以國史事被殺家徙塞外故生改姓竄于山中余見生傷其兄及其師爲之執手號慟生出諸詩古文相質才筆驚人志尚尤可嘉節在者宦國沈眉生之姪以其父僉憲公已亥之事遇害遂戒葷酒托跡空門能詞賦著述甚多鏡菴崑山人姓管氏與吾宗有親今爲靈巖書記十四日急欲入舟進山以宿醒臥不能起起則復小飲別昭法而入舟二僧及光福王公案同載遇逆風至上唵水波惡一葉舟不敢前依岸小泊舟中酒竭望山村酒帘遣童子沽一瓶二僧不飲取所攜枸杞子各啖少許充飢遊山况味如此殊自笑耳遙望山麓梅花林斜陽照之皚皚如積雪已而風勢小減舟始得前至光福將渡下唵下唵水更濶風浪尤甚思李太白橫江詞即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遂止投公案小飲同訪顧二音留夜酌以舟中遇厲風體殊不適飲興

不及昨夜之二三也夜宿黃有三家二僧同焉十五日有三出紙扇求書畫時酒未到唇筆興不發勉應一二飯而入舟至土墟訪葛瑞五瑞五自崑山挈家來居與其夫人同學道偕隱之樂心甚羨之瑞五偶出門堅閉復于其間壁訪李秋孫李南翔人居山中時不在家以其爲通家也呼其子出以行李寄之遂寓焉余因同二僧公案出步尋花至朝玄閣董墓皆勝地也以體倦先歸臥夜瑞五歸相邀同筇在過之其居面騎龍山四望皆梅花在香雪叢中余辛丑年看梅花有門前白到青峯麓之句卽其地也庭中壘石爲邱前臨小池梅三五株紅白綠萼相間酌罷坐月下芳氣襲人不止花影零亂如水中藻荇交橫也後庭

尋花日記卷上

五

有白梅一株花甚繁云其實至十月始熟蓋是異種同筇在宿李氏自是大抵食于葛宿于李云十六日早飯瑞五爲導余與筇在及茶山僧以靈隨之登馬駕山山有平石踞坐眺矚梅花萬樹環繞山麓左望下崦波濤浩渺沙山橋橫亘浦口光福塔遠矗雲際青芝鄧尉銅井諸山環列如障其東南最高峯則玄墓也覽勝久之而下過王僉憲丙舍及別峯禪院小憩還再登朝元閣過董墓董者宗伯公份也碑有申王兩相國文字讀未終篇而去之還過瑞五時梅花方盛山中主人絕少于是游屐麋集于葛氏之門吳開奇自上沙至楊起文自穹窿至王公案僧鏡菴自光福至余既苦餅罄又恐主人之酒不能給日增之客乃

以書畫托公案持去換酒夜命無殊亦至命吳江人久居山中日中訪之不值故以夜來晤是夜月不甚朗頗以明日天氣爲慮十七日晨起煙霧蔽空殆有雨色午前不敢輒出爲無殊起文作草書及匾額公案來報已有酒隨遣人先取一甕雖不甚美亦未是平原督郵也飯後同諸君出步瑞五導之遊石樓彈山之西小山也俗名石澗余謂山不當以澗名又平石拔起山半有似乎樓遂改之石樓前臨潭山潭山之東西村塢皆梅花千層萬疊如霰雪紛集白雲不飛有佛屋三間僧無聲居之無聲包山古如法師之徒昔年游包山時舊識也時天低煙合雨且至諸君欲急歸余以衰年多病怯于疾步乃謂瑞五我殆所謂馬

尋花日記卷上

六

伏波如西域賈胡到處輒止我獨留此矣諸君去後余聞茶山去此僅二里遂令無聲導而前中途雨作無聲云此間有吳居士家可避雨因從之入吳山村塾師爲沽酒酒味薄僅飲數杯口占一絕尋梅策杖茶山去細雨霑衣展暫駐便將村酒二三杯爲賞山花千萬樹留贈之而出天已向晚雨不止遂冒雨歸石樓其地多竹時春筍未迸無聲爲掘土出之作羹甚鮮洞室頗潔命童子汲泉水煖之浴而就寢枕上口占一絕頭陀去僧亦無幾足倦登臨便留此早嘗春筍浴清泉佛燈對照心如水平因不飲酒寐不能熟十八日五更卽起趺坐佛燈之下盡長香一枝而天明書枕上詩于壁遂策杖登山縱眺昨晚煙嵐四塞止見

梅花湖山之色猶在鬢髯間茲曉氣頗清極目百里雖東旭之光爲彈山所障而四山雲氣已豁左望太湖波濤萬頃漁舟數點如在空際前則潭山迤西爲蟠螭而西磧在右皆玄墓之支也而諸山之南爲東洞庭山又西爲包山皆浸湖中余舊游之地能指其處計其里其餘若螺若黛若髻若笠者不可勝數不知其名但知其在七十二峯之中耳因思潭山之麓有七十二峯閣下瞰震澤遙指羣峯閣上有李文正公篆額余二十年前來遊爆竹一聲萬山皆響及辛丑甲辰兩度至則閣已壞幾不可登匾額亦已失之今更不知若何矣覽眺良久還至石樓早飯遂同無聲游茶山茶山之景梅花則勝馬駕山遠望湖山則亞于

尋花日記卷上

七

石樓蓋馬駕梅花惟左右前三面茶山則花四面環而太湖及羣峯雖在望而山稍低不能如石樓尤爽豁耳徘徊久之惜不攜一樽以助游興遂復游銅井銅井絕高振衣山巔四面湖山皆在目而村塢梅花參差逗露于青松翠竹之間亦勝觀也菴僧進茶啜之而出無聲別去余獨步下銅井一路看梅而歸寓知瑞五攜酒同諸君候余于茶山而不相值余倦甚索酒飲二壺而臥夢醒天尙早同秋孫之子出步至天壽寺小憩而還夜諸君歸共飲與主人談偶不合相爭久之已而飲大醉于庭花下待月啜茶而歸寢是日所歷之處昔年皆有詩惟石樓今始遊焉作絕句翠微平石象高樓煙樹湖山望裏收千个簷簷翠

室梅花風信飄如秋十九日同諸君早飯出遊以無殊山中路熟邀之爲導上朱華嶺回望山麓梅花其勝不減馬駕山過嶺至驚魚澗澗水潺潺有聲入山來初見也道旁一古梅苔蘚斑駁殆百餘年物而花甚繁婆娑其下者久之路出花林中早梅之將殘者以杖微叩之落英繽紛惹人襟袖復前則梅杏相半杏素後于梅春寒積雨梅信遲遂同時發花紅白間雜如繡遂至熨斗柄熨斗柄者巨石臨太湖以其形似而名歛坐石上波濤衝激欲濺衣裾西望湖水浩無津涯與天爲一又前爲夾石泉亦臨湖路甚險同遊者掬泉飲之云甚甘余則扶杖遙觀垂涎而已又前至小赤壁眺遠之勝略同斗柄而路尤崎嶇惟坐臥平

尋花日記卷上

八

石欲濯足湖流而不能也無殊年六十餘而登高涉險捷疾如飛余僅踰艾耳而衰倦如此平日慕向子平謝康樂之高致欲遊五岳名山自度此願不復能遂矣是日主人初欲攜酒以爲半道有僧可作主及叩僧房則聞其無人歸路饑餉遂不能窮日之力歸寓早臥二十日與筇在起文同遊玄墓山途中所見無非梅花林也山有聖恩寺國初萬峯禪師居此故人名萬峯山先太僕公嘗讀書于此見文集中心崇禎間來遊嘗題詩于壁時梵宇猶寥落二十年來創新改舊規模宏敞金碧爛然欲尋余舊題已不可復得况太僕遺跡在百年前者乎住山寺者爲割石壁禪師時適在城啜茶于四宜堂而出筇在別去起文同

步至柴莊嶺亦別去余遂獨行遙望五雲洞一帶梅花亦可觀從梓里至光福赴黃人安之招尙早同其弟有三觀光福寺玉蘭蓋初放也夜無殊瑞五同集余以懶步遂宿有三齋中廿一日同有三至士墟拉無殊瑞五筇在同遊復登茶山遂上蟠螭至石壁經七十二峯閣至潭東蟠螭者在諸山之極西梅杏千林白雲紫霞一時蒸蔚石壁數仞巘屹碑碣前俯太湖長松萬株風至濤作聲與水波相亂倚絕壁坐長林瞰大澤亦山遊之快致也憶辛丑來遊含光法師爲沽酒飲于佛院之外余是以有松下壺觴避法筵之句惜今無是也古香上人求余書余卽錄此句然石壁時方迎新塑佛像至道場未散亦不望其破例也茶

華花日記卷上

九

而出過七十二峯閣見木工方支傾補敗庶幾他日猶可復登潭東梅杏雜糅山頭遙望則如雲霞至近觀之玉骨冰肌固是仙姝神女灼灼紅妝亦一時之國色也潭東有顧氏園故封君荀洲先生之別業其孫至今居之林花甚繁密遙望庭中山茶玉蘭尤佳主人他出令其闈人啓門入觀久之而出還至和豐樓瑞五已先命人具酒相待是日步行且二十里既飢且倦得之如甘露醴泉也歸寓臥久之而同筇在有二飲于瑞五將以明日出山矣廿二日過瑞五早飯隨別之并別李秋孫之子同筇在出土墟至光福一路皆花大抵梅稍殘而杏方盛間有玉蘭幾株初放登小虎邱石浪亭葦葦昔年顧封君實始闢而營之今屬

之葉氏其地多桃李花時當是盛觀兼有眺遠之勝惜屋宇小頽圯耳遂過有三稍爲作書畫夜宿其齋中廿三日擬出光福卽泛湖遊洞庭有三亦有此興無殊適至將擊同遊筇在欲至靈巖四人遂同載更取前草書所換之酒殊不佳先至白沙再過昭法其園梅雖有殘色猶堪賞也

有三攜肴余出酒共酌遂宿其家廿四日別昭法而入舟至木竇將易湖船以稍遲舩不可得又風雨作舟小不能渡湖以行李寄靈巖下院而登靈巖山主靈巖者繼起儲禪師余方外友也時入楚諸上人爭留余因登佛閣觀古井琴臺遙望采香徑欲尋響屨廊遺跡無殊指西南松林曰此古址也入至方丈庭梅二三十株雖枝幹未老而花

華花日記卷上

十

特繁玉牒綠萼紅白相錯如錦山頭惟有青松白石所見花獨此耳因思羅昭諫梅花詩有云吳王醉處十餘里照野拂衣今正繁夫西子遺跡多在靈巖吳王醉處當指此地也豈唐時梅花獨靈巖爲盛耶抑槩指吳中諸山耶夜宿禪院枕上作詩一首驟雨狂風阻我行靈巖雲木半途迎泛湖船換登山屐西子緣多范蠡情香徑界開濃霧色琴臺收得片霞明遠公飛錫湘潭去幾樹梅花伴磬聲洞庭之行既阻風雨遂無復遊興擬以明日遊天平華山而歸矣廿五日早起多霧登高遠望一無所見欲待霧開下山書記因以筆墨事請爲書五至堂額問以五至之義云係舊名以范文正公五度至此耳因憶余自壬辰始登此

山迄今亦凡五至余未敢擬前賢事固有偶合者諸上人
知余好飲以楊梅燒酒進午飯後從山後下將遊天平而
煙嵐亂飛衣袂欲溼頗愁雨至徘徊山麓者久之終不敢
前乃過石壁石壁靈巖之南崖也峭削而雄壯有泉冉冉
滴下戲以口承之頗清涼命童子于靈巖下院取酒至小
酌題一絕句絕壁巉巖倚碧天松根仰面漱懸泉山雲作
雨停遊屐畱得南巖一段綠傍晚仍上靈巖宿又作靈巖
山詩和高季迪韻緣登攀林到上方山頭騁望鬱蒼蒼忽
看梵宇雲飛棟更想吳官月滿廊石薛痕中畱古蹟梅花
香裏逗春光登臨縱目良佳事苦恨陰霾障太陽廿六日
首座墨應自城中歸復相畱余不可復酌楊梅酒一大椀

尋花日記卷上

十一

而下山無殊爲導有三隨之從敕山范墳而至天平敕山
爲國初詞人楊孟載所居奇石森列范墳則文正公之先
塋也長松古楓殆數百年物天平山石怪奇偉特卓立于
山腰者不可以數計以其狀類笏俗名萬笏朝天其上有
白雲泉口雲洞蓮華洞石屋皆奇勝石屋尤幽絕皆有僧
居之所過輒啜茶殊覺兩腋風生然玉川七椀終不如太
白一斗耳憶已卯歲會來遊其時文正公之後裔范學憲
因山爲園池館亭臺之勝甲于吳中每三春時治即遊女
畫舫鱗集于河干籃輿魚貫于陌上舉步遊目應接不暇
至今已二十有八年不惟園林有蔓草荒煙之感余舊遊
之處亦不能盡記憶無殊一一爲指點恍惚若夢嗟夫人

生能得幾二十八年乎秉燭夜遊及時爲樂古人之言不
爲過也停屐小憩成詩一首天平屹峙五湖濱宛轉橋邊
細路分奇石森羅眞似笏汎泉飛湧果如雲已無歌舞娛
高館惟見樵蘇上古墳壯歲來遊都不記閒聽老友話前
聞遂由隆池至華山自三門以下青松夾道奇石錯列華
山主人堞菴志禪師故黃門熊魚山也與余舊相識然遠
公竟不能破例爲淵明沽酒飽伊蒲供遂策杖登絕頂名
蓮華峯者華山固吳中第一名山蓋地僻于虎邱石奇于
天平登眺之勝不減鄒討諸山又有支道林之遺跡焉蓮
華峯尤陡絕天池亦小山之有名者從峯頂視之如在下
地坐臥久之于吳中之山有觀止之歎又自笑崑山至此

尋花日記卷上

三

僅百餘里今日乃始遊焉顧馳思于遠方名勝不亦空談
乎從蓮子峯下山蓮子峯者故處士朱白民居此所謂西
空老人者也善畫竹能詩文余少時猶及識之長鬚飄然
有林下風致宿于禪院枕上作登華山詩華山地僻勢崢
嶸千仞芙蓉似削成門得新蹊攀石便憑將短杖入雲輕
煙中遠近浮圖蘊湖上參翠翠嶂橫勝境精藍今有主不
令支遁獨垂名廿七日早飯別堞菴而出一路見奇石皆
鐫大字而朱塗之蓋來時足倦急欲休息不暇細觀今始
見之余嘗謂山川洞壑之奇譬見西施不必識姓名然後
知美今取天成奇石而加之鐫刻施以丹雘是黥劓西子
也豈非洞壑之不幸乎所鐫字如菩薩面夜叉頭之類又

極不雅。築菴素號賢者，不謂有此俗狀也。下華山道，遇王周臣，以展墓入山。周臣少，余數歲，以雙瞽入山湖山之奇花卉之豔，已不復能見。如余之年，衰于周臣，而猶幸兩目炯炯者，安可不遊山不看花乎？復從隆池至法螺菴，徑深曲，幾盤旋而後入菴之所，由名也。庭梅數株，花未盡殘。至化城菴，菴有絕壁深澗，名千尺雪。故處士趙凡夫所鑿也。僧家以石壅澗泉流，甚細黃，有三爲挾去，石遂成奔流。其聲淙淙，前至寒山，則處士之居也。今改爲報恩寺。佛閣猶其遺構，體製甚古。遂登支硎山，山有觀音殿，每至二月，士女進香者，雜沓是日。連陰初霽，遊女如雲，有三挈入酒肆，同無殊小飲。復至上沙，叩昭法之門，則薛伯清攜酒先

尋花日記卷上

三

在。因共飲，復婆娑殘梅之下。伯清長，余且十年，而興猶豪。攀梅而上，踞坐高柯，余則藉花茵而臥，相與藏鈎。伯清連敗童子，擎杯仰樹，伯清以手下接，如猿猴狀。一飲盡之，輒投杯草中，皆撫掌大笑。向暮，別之出。主人固留，伯清及吳生助之，相與追至。余與無殊有三疾，走得脫，同宿于采香菴。夜作紀遊詩三絕句。寒山云：寒山吳地一名區，泉石亭臺近代無。今日山僧喧梵唄，路人猶說趙凡夫。千尺雪云：高崖峭壁有餘清，澗水松風細細鳴。排石決流飛瀑瀉，松聲更不敵泉聲。支硎山云：覽勝支硎問酒壚，香車隊隊過名姝。惜無畫史仇英手，爲寫春山士女圖。是日途中見桃李，亦將放矣。廿八日遣人于靈巖下院取行李，雇船將至

虎邱與無殊有三別，有三欲。余復入光福山，觀桃李。余謂虎邱大，玉蘭不可不觀。君乃當同我往耳。有三視無殊爲前卻，以無殊與盡思返，遂止。有三韻士同遊數日，臨歧執手，殊爲黯然。出所書登樓賦，極得意，筆贈之，而別。臨入舟時，訪包朗威，朗威送至舟。次午間至虎邱，復寓梅花樓。獨酌微酣，亟叩三官殿，觀玉蘭。僧初閉門，強之始得入。真奇觀也。取蒲團臥于樹下，吟成一律，名花託古樹，百載蔭禪房。天半搖仙風，空中倚曉妝。潤難需墜露，光且趁斜陽。最惜將殘瓣，隨風落下方。取秃管，敗楮書以示僧，而出。至寓復得一絕。春山旬日恣遨遊，梅杏殘來更放舟。虎阜玉蘭如亂雪，醉眠古樹醒登樓。并前詩皆題于壁。下出觀花市

尋花日記卷上

四

向之水仙、蘭梅、曇數，十百盆者，今皆易爲海棠、人面桃，及蕙物候之變如此。時雖未，卽歸然遊事止此矣。是遊也，花則因梅而及杏、櫻桃、山茶、玉蘭、桃李，山則自虎邱、鄧尉、玄墓，以及天平、華山，其餘小山不可勝記。所主同遊往往皆騷客、酒人，道流名僧，無一俗士，亦窮愁中一快事也。所微不足者，酒有限，又不甚佳，詩有唱而無和，爲未盡遊觀之興。然亦可謂不負湖山花木矣。丙午二月廿九日書于虎邱之梅花樓。

尋花日記卷上 終

崑山歸莊元恭著

看牡丹記

余素愛花庚子歲欲刻期逐羣芳之勝會病阻辛丑二月
 體健與蒙遂先遊園墓觀梅花畱滯旬餘又醉虎邱玉蘭
 之下累日歸崑山則東西兩寺新綠可愛時時婆娑其下
 數候牡丹之信牡丹中州西川為盛江南不能及吾郡尤
 少名種願遠者不能至近地不可失也乃以四月辛巳旁
 死魄先觀於本邑人士家中始杜山人次馬進士醉于花
 前旋過鄭進士葉刑部葉秀才是日觀五家之花刑部園
 中為勝有二種約計三四叢花八九十朵壬午哉生明飲

尋花日記

卯酒出丙舍而西尋花於城中不問路遠近人貴賤交親
 疎有花處即入復出南門至裁接之家昏暮而歸迴環旋
 折約行二十餘里看花十有一處葉進士願王兩秀才章
 山人陸巴州五家為勝大抵皆玉樓春一種惟徐季重齋
 前有慶雲紅福州紫小桃紅諸種而本甚小開亦未齊栽
 接家每年境外之花畢集時猶未至余將更逐花于婁東
 練川不能待也癸未將東行而李光祿徐翰林兩家花昨
 未得觀復先後過之皆畱飲先是所過花主人畱皆卻之
 恐滯我遊屐也是日兩家花既勝為邑中之冠而光祿則
 廣庭疎籬古木奇石映帶參差翰林之園背山臨流嵐光
 樹色尤移我情不覺夕陽之沈也同遊者為徐季重夜遂

宿其家甲申天微雨乘小舸而東舟中作看花詩一律午

後至太倉先過郁儀臣道所以來之意郁遂導至其兄明
 經家看花花頗繁密約百有餘小酌而出復導之遊許氏
 李氏許氏花視郁差少而肥澤勝之過吳孝廉遂止宿是
 夜知婁東牡丹吳司成張給事許嘉興三家為勝乙酉過
 吳司成花計百數十而布置絕勝縱橫散朗俯仰高下皆
 有致如石家美人妝分濃淡佩別輕重又如宋家鄰女不
 施朱白不容增減天然妍麗主人畱飲花前各出新詩互
 觀難復推激風騷縱談文史而意終在花罷酒復徘徊久
 之而出過張給事門者辭以他往余曰看花耳何必主人
 又辭以無鑰固強之許少待乃先過王太學太學亦他出

尋花日記

直入其書齋齋前花百餘朵甚鮮美畱一詩而出復過張
 乃得入庭花繁于吳而布置不能及然有猩紅一種絕勝
 出則將過許嘉興而與之無交又聞其拒容謂得王中翰
 兄弟方闖入園門向開乃持一刺先以看花詩一首仍託
 中翰為介主人遂出肅客園花三倍于張約六七百朵有
 三種而玉樓春居多如巫山之雲千層萬疊至薄暮撒翠
 幕落霞斜映天影高臨光彩爛然有觀止之歎停杯口占
 一詩將畱贈之索紙筆久不至遂出是日賞牡丹之暇復
 看張氏王氏紫藤皆盛觀也同遊者為陸翼王陸以老儒
 授經顧遂狂客之後余得伴與益發夜仍宿吳氏是日知
 嘉定之南翔鎮頗有花丙戌將跨驢馳至嘉定以天雨仍

用舟先過王太常庭花晚發著雨殊鮮潤連酌數杯而入舟出東關至嚶塘登岸聞知唐氏有花遂入觀之主人折數朵以贈向晚入嘉定之北門宿門人張生家生言其兄太學園中花最盛因商明後日遊事丁亥雨不絕張蓋衝泥而行先過同宗彦容家花一叢百餘朵惜庭中湫隘託非其所逢人問牡丹顧城中絕少憶王公對孝廉園昔年嘗醉其下遂過之花有四種可百朵紫者已殘白者絕佳素姿淡妝儼然號國夫人也恨連雨色少悴耳中庭太湖石或臥或峙嘉木錯列堂中盆蕙盛開玉榭亭高二三尺餘芳氣襲人與庭中牡丹相對主人方置酒召客余遂坐上座壺觴之暇揮翰奕棋與會酣適夜宿真際菴戊子

尋花日記

三

復小飲王氏花前亟呼張生至與同出南門至張太學園園計二十畝榆柳千章濃綠環而梅桂臘梅天竹之屬皆數十株各自成林牡丹則前後庭二處約計花二三百前庭累石爲山花列其下紅紫相間以積雨漸向離披後庭十數叢皆佳種有水晶毬者色白大幾盈尺絳者紫者甚多主人不能盡名其種大抵粧殘倦態啼痕欲溼惜不及見其盛時也園中長廊高閣池館之勝爲一邑最林間雙鶴清唳入雲有五層樓巋然矗雲表不及登而出遂別張生獨泛舟至南翔偵知南翔寺有花先至喻公房窗前一叢白者佳然已殘矣復至惺公房惟玉樓春亦向殘時已暮遂宿焉己丑同惺公看張氏花花已翦入瓶中主人分

以贈又過王氏園花可百餘然不堪觀矣常年牡丹開過瓣墮地猶成錦茵今以多雨花遂泥爛枝頭昨南門張氏花已如將入井之麗華今南翔王氏華則如旣墜樓之綠珠矣可勝惋歎其園丁云三日前猶可觀且曰某某家有某某種今皆衰殘惜來暮耳既而遇張刑部于其叔子石席上問其家花亦以雨過未盡開而摧敗于是尋花之興闌矣自念去年發此興而不得遂今旣歷三州縣看遍三十餘家之花不可謂非樂事但昔人稱牡丹爲富貴花遊賞者必香車寶馬艷姬妖童十干沽酒一石亦醉乃爲宜稱余今或徒步或乘一葉舟倩友人家三尺童相隨雖所至不乏酒顧病後不能多飲窮儒看花景象如此然意興

尋花日記

四

則不減也且必待富貴之具而後恣其遊賞豈可得哉吾以爲三州縣三十餘家者其花石樓臺之勝服玩之珍奇歌舞之妙麗洵不可及矣乃若胸懷無累行止自由恐未有如余者也茲遊不可以不記雖然竊恐中州西川人見之笑我爲井蛙夏蟲也十一日庚寅逐花狂客歸乎來記于南翔寺禪房

尋菊記

余於花無不愛菊則寒姿晚香尤與幽人節士爲宜願半畝之宮無地可植秋淡遂發尋菊之興先是病胃痛猶未良已不爲阻也自初夏以看牡丹至嘉定及南翔偵知其地多種菊有名種乃以九月十三日己丑攜酒囊詩囊

附陳氏外甥舟至嘉定夜宿其家堂中有花數本此爲看菊之始始明移寓族第家窗前小石旁有二叢後庭菜畦中雜植他種木雖非佳種良亦勝無十五日辛卯以陳氏甥爲導訪菊于南門外之朱氏彭氏朱氏花約計四五百本五十餘種中品方盛開上品初放彭氏以主人他出僅見其堂中一列可二百本率皆中品聞其後庭猶多名種未得觀或云沈氏天竹奇觀也迂道過之則朱實離離成林被畝亦有菊數十本還飲于陳而歸寓其明日友人導觀金氏陳氏葉采臣氏之花皆有數十本惟葉氏皆佳種向未放謂須半月乃可觀尋至汪于梧氏汪新安人流寓于此所居一壘石爲山雜植嘉花美木甚多今年看芍藥麗春

尋花日記

五

畹粟曾過之知栽菊七八百本後苦夏旱多萎尙有五百餘本堂中列鶴翎西施百餘盆穠麗無比雜種則長廊曲室分布皆滿其名種猶在後苑未放主人出酒飲至暮而別作看花三絕句明日聞北門外陸氏多菊不憚遠步過之主人不在而館師則崑山人也延至前後庭遍觀爛然悅目約計且三百本悉辨其種得六十有四是日汪氏亦送花譜冊來計八十種余覽劉蒙菊譜序止三十五品史正志譜二十七品范至能譜種三十有六而云東陽人家菊圖多至七十種此爲最多矣而今復過之豈今人之好事過于古乎人耶抑造化生物奇巧百出愈不窮耶又聞近代王象晉家花譜則黃白紅紫各以類分合得二百七十餘

種按劉譜序爲雒陽劉氏作范史譜序皆就吳中言之豈天下菊種因多三君但言一方所有而王氏彙其全耶顧今陸汪兩家之花與古今譜種名多不同又何也今就兩家之譜具列于左

尋花日記

六

金紅松子	銀紅松子	黃薇	蠟瓣西施
月下西施	杏花西施	一名琅牙西施	金鶴
翎	蜜鶴翎	大紅芒刺	錦芒刺
刺	紫勝瓊	海日紅	麻葉紅
福州紅	紫超	紫剪	紫袍
娟	南京黃	早黃	早白
相袍黃	相袍白	銀幢	金幢
蜜彩毬	木犀毬	金荷花	錦芍藥
錦芙蓉	小桃紅	一名粉紅蓮	銀褒氏
粉荷花	二喬	老來嬌	倚欄嬌
宿袍	秋牡丹		
以上四十七種	汪氏陸氏俱有		
紫松子	桃紅松子	苜蕪松子	蜜攢
玉甲西施	血牙西施	紫鶴翎	吳江紫
紫雙勝	蜜龍麟	紫蘇桃	紫幢
荷花	桃紅幢	粉紅幢	一名銀芙蓉
粉團	杏花紅	一名錦堂春	普花
藥	銀荷花	金剪	銀剪
			鶯羽黃

一捧雪 玉龍麟 綠薇 老僧衣 金松

壳 萬卷書 麥粟

以上三十二種汪氏有

大紅毬 大紅獅頭 金鳳毛疑即金剪 銀鳳毛疑即銀剪

虞美人 水晶毬 銀盤托珠 太師白

蘇州黃 鶴頂紅 紫芙蓉 粉西施 蠟

褒姒 蜜褒姒 人面紅 碧玉幢 黃木

香

以上二十七種陸氏有

十八日甲午尋花至陳翁家今年不種菊而庭前天竹密麗鮮潔可愛隨過金公調堂中菊可二三十本皆中品其

尋花日記

七

上品多為人竊去堂之旁石坡小山余夏間看芍藥處也又過其別墅山池竹木尤勝金善醫合脈之書方而出午後候研德過寓欲觀汪氏花復偕之往幽興漸熟稍為別其同異高下循環低徊久之而去明日乙未出城南門附舟至南翔便道復過朱氏則上品花開者十之三四矣朱氏故裁接家以花為利故培壅得宜花視他家為盛行二十餘里抵南翔宿南翔寺惺公房余舊館也後庭種菊可百本以雨澤人功闕花小而不繁多偃臥畦砌稍佳者折入瓶中夜作尋菊詩明日袖之過張子石訊里中菊花知隣翁張氏為勝是日訪二三知舊或云陸彥彬家有花明日遂訪之陸君奉佛花數十本列佛堂中甚麗上品尤多

在後苑有名晚妝剪裁者紫色細瓣皆向裏有管而刺

其末如刀剪開足時厚寸餘今初放十之一耳大抵菊之

名剪裁最貴松子次之攢及薇又次之皆上品也西施鶴

翎而下其下者矣陸君雅好事每重價購之故多得佳種

種常以百計今家小落與闌猶存數種其種之中品與城

中略同而名松子者獨多剪裁種且絕獨能得之則諸家

所無也庭中天竹絕盛火齊珊瑚光彩照人益樹森列多

得宋元畫家筆意與堂中菊相對過迴廊曲檻復有山林

池臺之勝但小坳耳石臺有牡丹問知為大紅色今年盛

開余看牡丹時以陸君出門無繇得入殊恨失之二十二

日戊戌子石與其兄仲素挈往張翁家看菊每歲種一二

尋花日記

八

百本皆名種今夏亢旱灌溉力竭故花不甚澤開亦差晚有剪裁一二種蓓蕾猶絕少恐寒氣漸淡不復能開矣又過朱氏堂中列數十盆多鶴翎以下間有松子還飲于子石而仲素云其婿陳君家有花百本道差遠當具舟相迎明日仲素來相挈會江右徐君至徐君者名芳字仲光庚辰進士隆武朝吏部郎也聞中敗遂遁跡入山間以青烏之術遊于四方時侯記原載之相墓地道過南翔遂同來訪先儒云菊花之隱逸者也方欲尋隱逸之花而交臂失隱逸之士可乎哉遂辭仲素余與仲光各出詩古文互觀相為欣賞恨相見之晚惺公出伊蒲作供記原于舟中取酒共酌小酌為仲光作狂草數紙頃之別去余亦倦臥是

日惟瓶花相對而已二十四日庚子訪沈雨公不值而黃菊數千朵縱橫籬落間蓋甘菊也因思陶淵明東籬下者大率此種耳其言曰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若近世名種培壅稍失時輒萎安得主人久出而荒徑猶有存者乎又云菊能制頽齡謂采而茹之耳今之花極豐縟色態俱妍者皆未聞可食陸魯望采擷以供孟案蘇子瞻春夏食苗葉秋冬食花與根者皆謂甘菊也我將取甘菊食之以延年而他名種以供娛翫不亦可乎或告余三里之外陳氏有花攤伴往觀花可二百本高下品錯陳亦復燦然還觀陸氏花可百本而松子居三之一娟好可玩自寓南翔寺後凡看花六七處一鎮之菊盡于此矣聞去此四十里地名

尋花日記

九

嚴家角有嚴氏者每歲種菊千本欣然欲往作書問子石子石報云其家獨今年花不佳又無爲之向導者遂已于寓中靜攝二日兼料理筆墨事自念數日來吾郡人以橫征苛法一時震駭友朋相見皆疾首蹙頰余以無田故乃得恣意尋花良爲厚幸願獨無花主人其置酒相邀者家又無菊禪房瓶菊一叢終日相對而又禁葷酒惟一日諸僧盡出洞庭金君規知之餽酒一壺熟蟹牛脯二味得對花獨酌稍適興耳沈雨公來訪極言名種封植之難其先人常于滇中攜得大紅剪裁極力培壅二十年中止三見花耳人言剪裁凡有四種大紅與白爲上小紫大紫次之今諸種既絕不可得遂以晚粧爲剪裁耳然則余今所見

猶非其至者也廿七日癸卯仲素復來挈過張翁家看花則松子大放銀紅及紫者爲多其金紅色者尤爲希有晚粧亦放十之四五色態殊常有南國佳人絕世獨立之意其月下西施金銀幢等世稱佳種在張翁家已爲凡品委諸籬間耳仲素八十翁興乃不淺以攜樽未便留至其寓夜酌子石亦來因和子石疊韻詩子石故與里人有一品會遇佳時勝景各挈壺味會于一所余將以旅人參與斯會訂明日集于花前會子石以賦稅事入城不果而余偵知陸彥彬家花已大放又購得佳種是不可失乃作一絕句託人致之其夜有同宗餽酒肴置之別室移瓶花就之酌半酣而寢是日子石疾馳而歸明晨復約飲先過張翁

尋花日記

十

家花益繁茂席上又和疊韻詩先是已得八首矣露醉而別是日將過彥彬聞其他出園門鎖鑰皆自收無從得入而知城中汪氏花盡開復重價購葉氏花方待余至其賞翼日丙午晦早起了筆墨事復和疊韻詩留別子石遂買舟入城瀕行彥彬來邀過其園看花遂同往花果盡放佳種亦增數本主人畱余余亦欲少留而招招舟子機船河干久矣于是遂行彥彬追餽之花酒而洞庭金君亦餽酒及菊花露傍晚至嘉定城中仍宿族弟家旬日以還尋菊興豪不遺餘力顧見道旁楓林則想虞山之紅葉十里剝盤中橋實則思洞庭之丹苞千樹皆舊遊地而東西路遠未嘗不歎二者不可得兼也既入城覺體少疲乃宴息三

日十月四日庚戌復過汪于梧昔日之中品菊皆殘委棄
堦砌堂中所列皆晚開上品其晚粧二本得之葉氏金紅
松子一本購之他家餘數十本皆園中物時其家以醮
事齋禁方嚴一茶而出復過葉采臣則以恥爲汪氏所賣
花多剪葉惟存六本在密室延入觀之皆奇種嗟賞久之
以筆記其名後失之花絕豐綻較城中朱氏尤勝有松子
一本二花二黃一白如漢宮尹邢陳家張孔姪態各呈妍
姿悉敵今花譜有名二喬者每朵紅黃相雜而花甚薄小
實殊不副不列上品我謂此種乃當移二喬之名名之耳
采臣又言頃自往上海購得絕異種花僅一朵昏夜馳歸
花遂折惟存根萎然其意殊不恨以爲既得佳種花在明

尋花日記

十一

年矣其花癖如此五日辛亥訪南門外張氏天竹會主人
他適不得入乃復過沈氏前二十日至以霜氣未到天竹
實猶未甚紅今則真殊砂色矣聞品天竹者有五美殊砂
紅其第一也賞玩良久探囊中有少朱提買得一枝將道
西郊歸寓途遇徐大如擊過隣家看殘菊復攜酒同過護
國寺寺僧亦種菊多中品以人力少開稍晚故尙可觀也
遂宿僧舍明日陸翼王約往東郊看菊與天竹翼王者素
自號竹隱者也以天晚不果往明日又至寓相挈而汪氏
亦招看花乃同翼王出東門先過劉氏看天竹小飲又過
蔣氏菊已殘天竹僅一叢而絕佳復快飲至暮乃得入城
至汪氏前此來觀皆在清晝是日始見燈下花髣髴朱唇

玉面隱映屏間而花影零亂不止藻荇橫水底也來時雖
已半酣仍飲二更而歸寓汪氏以爲未盡興明日又相邀
午間卽往客八九人余獨先對花浮數大白書寒香二字
贈之又題一絕句夜復盡醉花前如寔石家金谷金包玉
聲應接不暇又如淳于先生醉二參時墮珥遺簪在前後
也尋菊之樂於是乎極矣明日將歸而無舟汪氏又折花
相贈明日丙辰始載菊花天竹以歸夜泊太倉西門太倉
故多菊然度已後時遂不復登岸舟中小酌賦詩厥明爲
月之十一日丁巳清晨到家則崑山栽接家邢氏兩次送
菊花作瓶供已向殘於是存其十之二三而以攜歸者添
入瓶自是度可尋月不杖不舟坐而對花矣余今年于花

尋花日記

十二

頗有緣春則園墓之梅虎邱之玉蘭夏則崑山太倉嘉定
之牡丹而虞美人罌粟薔薇芍藥又皆及其繁盛之時到
處追逐今又逡巡一月得遍觀嘉定南翔之菊而天竹亦
其土產兼得賞翫亦可謂一時之樂也賞讀仲長統樂志
論庾信小園賦白居易池上篇皆有花果竹木之娛而李
衛公之記平泉草木尤爲侈麗然以布衣之士生當亂離
欲求如是殆不可得吾則惟辦一杖一屐舉天下之名園
皆可到到則其中之嘉花美木皆我有也豈必我自育之
園自植之花木始足娛賞哉卽陶隱居之松王子猷之竹
林和靖之梅皆取必園宅所有似非能去物我之見者何
如余丙舍三楹庭無一莖草而他人之苑園卉木我皆得

而樂之也作尋菊記

看寒花記

十月中旬自嘉定攜菊花天竹以歸養之磁瓶娛玩累日
下旬至虞山則楓葉盡落惟寒林蕭颯而已遂歸歸而菊
以瓶水竭稍悴天竹則色大變不復堪觀蓋是物經霜乃
堅久折時霜氣未嚴故易變耳歸之明日小至度葉生家
天竹可觀遂過之書齋前二叢叢十餘穗穗數十百顆離
離下垂色如丹砂標映綠葉白石間余語生宜防鳥雀啄
網上其以護之乃可生笑謂無事網已令童子集鳥羽作
一大鳥如鷹隼狀置之枝頭鳥雀宜不敢近生之父與余
交厚昔年冬月嘗醉其下不勝物在人亡之感欲折一枝

尋花日記

三

而不忍也出過徐季重齋前天竹二叢朱寶鮮麗兩人對
酌至夜折二枝以歸十一月丙子朔冬至我接家送天竹
一枝蠟梅數枝至於是稍易去瓶中之殘者仍託之覓水
仙偵知顧仲莊家天竹葛毅調家水仙甚佳八日癸未先
訪顧不值取道山間寒山蒼涼遊人絕迹獨徘徊者久之
因訪葛葛園在北郊殊忘路之遠園中水仙臨池十數叢
花頗榮茂以連朝繁霜莖多摧折葉亦離披至于素姿凌
波冷香襲袂致殊不減也折取數枝主人復延至城中別
業看蠟梅入門香氣橫飛花皆磬口老幹叢生殆近百年
物因憶東坡詩有云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葉檀心兩奇絕
余二十年前以冬月遊西湖過萬松嶺絕不聞有蠟梅蓋

去東坡時已六百餘年此無足怪今此庭中花真所謂玉
葉檀心而又繁密攢簇寒條洵稱奇絕也登攬翠樓樓北
臨城堞西納山光花在樓前極映帶之勝樓中有書千卷
略覽其目花前對酌微酣持所折水仙以歸納諸瓶丹黃
白碧位置頗勝燈下影尤佳時餘醒未解不復飲而寢四
更夢醒思夜來瓶花未及賞大為欠事急披衣起取爐中
熅火暖酒對花獨酌太白獨酌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
人太白但自見其影故止成三余今燈前對花余有影花
亦有影即不數燈亦成四人均是獨酌較昔人為多酒伴
矣盡一壺即止意快甚因思寒花惟晚菊蠟梅天竹水仙
數種今皆得之獨少山茶耳誰能乞我一枝不惜以翰墨

尋花日記

四

酬之于是坐待黎明踏霜叩我接之門屬覓山茶而復托
友人訪問城內外有此數種花之處許賞玩之餘以詩字
贈之翼日乙酉過顧子豐看蠟梅樓前二株花頗盛而枝
幹多傷以主人病足不能下樓兒童婦女遂恣意採摘故
也過徐習生看天竹常年極盛茲以移植故小減而後庭
兩三叢脩斲密葉竟無一穗則以故非佳種亦不復護惜
之遂至此耳登其樓盆中水仙甚佳越三日丁亥呼德下
來言城外陳氏兄弟宅天竹可觀欣然欲往然謂不可不
賞遂薄攜酒肴同過之庭中天竹三叢約二十穗鮮華無
比堂中水仙二盆濃香素艷亦復可翫飲至秉燭而散余
問德下今人多名為天竹余見嘉定縣志載土產作天燭

未知孰是德下云本草名南天燭亦曰南燭草木亦曰草木王以其木本而似草也沈括筆談亦以爲南燭草木則作天燭者爲是是日知葉比部家天燭蠟梅水仙皆可觀先託友人致意明日將過之而友人不報細偵之則以主人未暇耳乃復過顧仲莊天燭在後堂之前客不得入強主人啟門從外遙望之一叢甚茂高可丈許約二三十穗絢爛溢目盆中水仙特鮮整而花高與葉齊問其栽法云非有他謬巧蓋花旣放截去其本盛以水筒埋諸盆而覆以苔蘚初非用泥栽也聞山間顧生家天燭頗佳再過之不得入云已盡爲人折去李生家蠟梅亦然越四日庚寅聞城南十餘里橫涇顧氏天燭絕盛爲一邑之冠將約友

尋花日記

五

人同往會以嚴寒風厲而止翼日壬辰顧露生招看天燭窗前一叢亦佳種但稍爲鳥雀啄殘耳主人頗好事聞余有橫涇之興欣然欲載余同遊卽席賦一絕句贈之以堅其意又爲作大字數幅醉墨淋漓頗可觀越四日乙未露生果載酒棹舟相邀同行者徐蓮生陳易思聞葛瑞五亦欲往而另棹一舟向晚抵橫涇主人甚俗露生爲其從兄弟勢不能拒殊非其意也庭中天燭一大叢高十餘尺約可百穗錯落照耀信屬奇觀頃之瑞五德下亦至復秉燭而觀露生出酒同酌余甚醉將過一僧舍宿德下扶余而行岸狹德下忽失足墮水額觸冰見血余顧得免兩人因遂宿主人之弟呂生家曉起復到天燭下朱實著霜朝曦

照之光氣欲然露生復治具呂生亦自城中至出酒共酌時天漸晚不能入城宿葛氏之莊瑞五語余李大行家天燭大佳余因思求之遠不宜反失之近李本同社故交以其貴而疎之大城會當一往耳蓮生言昔年同友人入蜀過荆門過山皆天燭高二三丈穗亦三四尺望之如霞聽其言使人神往明日歸燈下重整瓶花惟晚菊之已殘者去其一二餘皆鮮好如故因思春夏秋之花鬪艷爭妍踰旬則色衰態倦甚且有一日半日而謝者今此種花飽歷冰霜乃能堅久如是歲寒之姿所以異于凡卉也對花小酌瓶罄而止翼日戊戌偶過葉允文因延入看蠟梅窗前一株香韻自妍雷小酌而出越四日辛丑客導余往葉比

尋花日記

六

部家園園中蠟梅計十叢叢十餘幹花雖疎朗然欲如此成林者蓋少因縱步其園園爲邑中之最竹樹蔚然邱壑皆有致嫌亭榭少耳水仙被岡阜甚多青青如蔥薤花已放指之三三天燭則已盡剪無復遺白梅數十株一株獨先放早已漏洩春光矣徘徊久之而出主人不出余亦不必見也翼日約瑞五同往看李大行家天燭瑞五不欲往余以無伴嬾獨造貴人家且謂天燭耐久不妨俟異日後二日聞大行將入燕復命度主人意不在花木而大厦華屋又非可排闥而入者遂已而余尋花之興亦闕矣計一月中看水仙五處蠟梅四處天燭八處雖皆在崑山境內然頗得遊覽之娛檢諸書蠟梅水仙昔人皆有題詠惟

天燭無之不可使嘉木有寂寂之歎因約德下共賦詩余
得五言一律德下詩思頓發遂得十絕句草木有知得此
可以無憾矣十二月哉生明栽接家送楊妃山茶兩朶來
又見瓶中蠟梅已殘復持二枝至余喜甚立書大字一幅
與之而重整瓶花復于僧舍折得檜枝入之蓋歲寒之友
不得少此也意甚樂對之獨酌微醺而止寒花不過此數
種案上已皆備冰霜凜冽之日亦不復出門尋花然園墓
洞庭之梅已駸駸縈繞夢魂矣

舊跋

余嘗謂西京雜記載上林令虞淵花木簿排列名目使人
觀烏裊木弱枝棗輒興蒲桃盧橘之感不復點綴片語若
歐陽公牡丹志小小譜錄發揮出如許議論古人爲文或
繁或簡皆非苟然而作陸士衡曰故無取乎冗長此伐柯
之則也不然則甲乙帳簿耳何以文爲元恭今年飽看牡
丹菊花紀其遊最詳屬余評定歲暮偕塞卒卒未遑點筆
姑書此以復之然元恭看牡丹詩云亂離時逐繁華事貧
賤人看富貴花此二語可括紀遊十數紙矣辛丑長至日

日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竹汀日記

小一

此冊是先世父宮詹公日記 猶子繹謹識

戊戌四月朔日於書笥中檢出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

正月初一日壬戌

初七日戊辰 立春

二十二日癸未 雨水

廿六日丁亥 將之會稽 晚登舟夜行過母見子橋

為鄰舟所觸爭鬪久之

廿七日戊子 早過青浦縣數里至朱家角取道連湖

湖水浩淼一望無際俗云連湖三白蕩無風三尺浪者

也 晚抵嘉善縣縣人云青浦至嘉善由柳湖道楓涇

張涇匯水程八九若由連湖不過七九今舟人不識路

多回曲未覺其近也晤沈鏡塘孝廉金拱辰秀才 夜

泊安橋縣西門外

廿八日己丑 早飯金秀才宅即啟行卅六里至嘉興

府東門外繞北門過西門外至三塔灣挂帆西行四十

里許日已暝矣

廿九日庚寅小雨 去冬已來頗苦旱今春雖曾得雨

殊未霑足今雨竟日真可喜也 早抵長安鎮屬海州過

壩行卅餘里至臨平鎮有小山鎮西有安平寺寺門外

石幢八面意是唐宋時刻泊舟往視之其幢三層上層

為屋所蔽未及見中層則唐人所書尊勝陀羅尼經也

下層一面乃唐人所題文云唐大中十四年歲次庚辰

已缺止存大正月廿七日建口當造幢人陳丹都料宏

字謙宋刻補農楊榮吳郡陸宏書鐫徵事郎前行吉州廬陵縣尉張

襲慶壹阡文前饒州東平主簿夏從師拾錢壹阡文范

隋捨綾壹匹句當功德主宣達此七字其旁四面則宋

人所記重立寶幢年月其略云此寶幢始自鉅唐大中

十四年歲次庚辰正月廿七日於臨平市西長樂鄉界

永興院前建立泊乾德五年太歲丁卯八月中為年久

曠斜因修整而寡力致損動而傾摧日月寢深五十餘

稔今安平院住持沙門瑞明與同院徒眾發心施錢財

移于舊基東二十步漆續層口載崇樹之葬古佛舍利

口顯於龍柱海山之下時天禧二年六月戊申重立又

三面則紹興庚辰四月重立題記後列承奉郎監臨安

府臨平鎮稅兼煙火公事李穰等姓名自臨平西十里

至桐扣又西十里至赤岸兩岸梅花盛開閒以松竹雜

樹觀之盡日不厭 晚泊東新關

三十日辛卯晴 早入城泊段河頭往拜彭學使芸楮

邵大守閻谷邵編修二雲與王編修方川俱以修志屬

宗陽宮要子留宿因移行李到宗陽宮談至夜分方寢

晚汪進士二月初一日壬戌晴 金拱辰來早與二雲方川同登

吳山謁英衛廟次至西爽閣扁聯皆陳老蓮書少坐陸

孝廉筱飲聞予至來候蹤跡到此遂與同行至七寶山

三茅觀僅存殿三間殿內有明人碑無足觀出門左石

壁上有明建安李默培陵譚榮等題名又南石壁上刻

紹興二十年勅賜壽觀牒其後有明人刻字予方欲

渡江乃尋路向瑞石洞入寶成寺觀麻葛刺佛象石

龕旁有元至治中伯家奴題記旁有一石亦元人所刻

其文乃畏吾書今人所謂蒙古字也左方大字一行則

蒙古書今蒙古人亦不能識也又一石則明萬曆中嚴

調御所撰記自此下山還廩飯罷僦夫擔行李出望江

門俗名草至江濱登渡船江面約十里舟行甚緩登岸

到西興已薄暮小住楊二房店主楊朝宗來談屬其買舟良久舟始至啟行已一鼓矣過蕭山縣呼城門久之始啟連夜行

初二日癸巳 早過錢清鎮至柯橋館逆旅中即古柯亭也過梅市 午後抵府城入西郭門數里至府前

登岸有水則亭旁有成化中碑記啟閉之節入火神廟門外响巘山銘明安如山所摹也响巘亦有本晤秦太守

復山移行李住府解

初三日甲午雨

初四日乙未雨

初五日丙申雨

初六日丁酉雪

初七日戊戌驚蟄節雪止 午後又雪

初八日己亥晴 晚登府署東大觀樓城中煙火萬家

歷歷可數南望怪山如相拱揖東望王家山蓋即蕺山也

也由樓後盤旋而上過五賢祠廢址已鞠為茂艸旁有石螿小池水猶不竭厓上鐫龍湫二字又有嘉靖己酉

十二月云云視之未審又西更上數十步有碑康熙中

知府李鐸所撰百忍堂也今堂亦無存大觀樓上供關

帝象殆即明守南大吉所治龍首書院舊有吏隱軒在

大觀堂後今不可問矣

初九日庚子晴 由大堂後堂為俞守卿重建本名又

大堂築堂九楹名之曰思緣磴而上舊為松風閣今無

補今止存三間亦廢毀一椽惟石上刻晦翁書與造物游四字尚存又上一層

地亦平坦更折而上平敞如前皆昔人置亭館處西為

望海亭與此相值為廢牆所限不得往仍由向路而下

東為翼然亭舊供純陽祖師象今供大士象嘉泰志靡

之後為蓬萊閣遺址今不可問秦少游詩林聲撼撼動

秋風共躡丹梯上臥龍路隔西陵三兩水門臨南鎮一

千峰湖吞碧落詩爭發塔湧青冥畫幾重非是登高能

賦客可憐猿鶴自相容竊意松風閣即蓬萊舊址洪文

惠嘗模刻漢鴻都石經遺字於蓬萊閣今世無傳本過

此增人懷古之思 晚復上東山脚

初十日辛丑晴 復到松風閣故址見草中臥石有字

讀之乃明太守湯公紹恩述懷詩後署篤齋題而不名

十一日壬寅晴 閱府志知松風閣乃宋汪綱所築鎮

越堂之故址蓬萊更在其上綱自記云由蓬萊閣而下

凡三級始達廳事今松風故址則大堂後第一級也其

非蓬萊之舊明矣

十二日癸卯晴

十三日甲辰晴 秦公往餘姚公幹

十四日乙巳晴 出府儀門西緣石磴逶迤而上登望

海亭亭踞臥龍之巔四望空闊直北海氣微茫一綫縈

白東南則千巖萬壑青翠疊映西則平疇方野淺水通

舟纖悉可數小坐石闌久之乃下將訪碑城隍廟西南

取道過山陰縣廨後入停雲禪院又西即城隍廟入門

右為崇福侯廟記其碑陰則紹聖中重修廟記也吳王

仲尊左為昭祐公勅牒其陰則紹興元年賜額顯廟

勅殿前香鑪一明萬曆三十年所鑄周遭刻施錢人姓

名惟東閣大學士朱賡題字別為廟門外有照牆由西

出有碑亭亭中為明人碑亭左一碑嵌壁閒文多漫漶

首行題重修顯廟廟碑疑亦宋刻此廟向是唐宋遺迹

元時更立廟於山麓相去里許土人因目此為上廟廟

之北麓為包公殿神洲殿 晚雨竟夜

十五日丙午雨

十六日丁未晴

十七日戊申晴 秦公自餘姚回署 夜雨

十八日己酉陰

十九日庚戌晴

二十日辛亥晴 考山會二縣

廿一日壬子晴

廿二日癸丑晴 考蕭山上虞二縣 晚雨 春分節

廿三日甲寅雨 出第一場案

廿四日乙卯晴 考諸暨新昌二縣 夜雨 更餘出

第二場案

廿五日丙辰雨霰 晚雪 雨竟夜

廿六日丁巳雨 考餘姚嵊縣

廿七日戊午晴 早出第三場案 晚出第四場案

廿八日己未雨 寄信 竹太倉差人

廿九日庚申陰 初覆八縣童生 出儀門右旁有元

竹江日記

五

紹興路總管府推官趙承務及貢承務去思碑各一並
李節撰李中立書泰不華篆額明成化中重立又有紹
興府地圖碑則明成化中刻其陰則邱瓊山所撰水利
記也再登望海亭雨後山色益蔥翠千巘萬壑如披圖
畫亭後有徑石出大石林立多唐宋人題名其可辨者
云貞元己巳歲十一月九日開山其後續題云後三百
年元祐戊辰游臥龍山八分書殊有法其下則提點刑
獄呂升卿題名餘未及讀擬募工盡搨之皆郡志所未
載也仍至城隍上廟徘徊良久乃還復由郡廡後東行
過嶺望戴山艸射遙遙可辨此臥龍之北嶺也

三月朔辛酉晴

初二日壬戌陰 出初覆案

初三日癸亥早微雨 二覆

初四日甲子早微雨 出二覆案

初五日乙丑晴 三覆

初六日丙寅晴

初七日丁卯晴

初八日戊辰晴 早出正案 是日遊戒珠寺王右軍
故宅也寺門外有池池上石幢漫漶不能讀登戴山上

葉竹亭謁劉念臺先生及湯太守祠祠前為書院諸生
肄業於此山之巔有白塔俗稱王家山其東麓有天王

寺欲往不果出寺南行二里許至開元寺本董昌故宅

吳越武肅王改為寺寺門外有石幢當是唐宋時物次

遊怪山入清涼寺寺後浮圖七級所謂應天塔也登初

層倚闌四望目極千里了無障礙塔下有張元忬所撰

許公祠記元度官止丞相掾張記題為晉丞相此不學

之過也出寺門右折而下為寶林寺本與清涼為一今

各立門戶而應天塔迷屬之清涼矣寶林之西為鮑府

君廟與鮑郎山相直山庫小不足觀鮑君名蓋相傳東

漢人尸解去又西為大能仁寺與開元寺並古刹規模

尙宏敞而氣象日衰落矣出寺北行過教場還郡廡

初九日己巳清明節晴 出常禧門 卽早登舟西行過

何山橋沿亭山之麓而行水波清澈山光倒映人家上

冢者多以鼓樂前導或云新嫁少婦初上墳乃爾又有

龍舟之戲樺棹甚捷而無鼓吹皆他處所無也行數里

乃回至偏門沿城折而東過殖利水門稽山門南行五

六里謁大禹廟廟左為窆石亭石高不及丈下豐而上

削似秤錘然土人謂之秤坨石上有一穿右半隱隱有

字似漢隸旁有會稽令趙與陞來游男孟握侍十二字

八分書又有題名二行云員嶠真逸來游皇慶元年八

月八日出廟門左行有坊其上有碑亭大書大禹陵三

字又南行二里許為南鎮廟入儀門右有鄧文原南鎮

竹江日記

六

廟碑書法甚工大殿像設甚嚴其後殿爲夫人象兩廡
郡人祈夢於此頗有驗儀門左右各有夾室豐碑林立
拭苔一一讀之其可稱者於左得元碑一韓性所撰降
香記也於右得元碑四其一爲大德加封四鎮聖旨碑
其陰則監郡也先帖木兒所撰記也其一爲南鎮廟官
田記韓性撰并書碑陰則記田畝之數其一爲至元二
年代祀記烏馬兒撰其一爲重修南鎮廟碑素不華書
儀門之外東西各有碑亭東有元碑一至元五年代祀
記揭奚斯撰并書碑陰爲元統三年代祀記西亦有元
碑一至元三年代祀記也林宇撰并書日將暮乃登舟
沿東郭門至五雲門登陸入城回寓已暝黑矣

竹汀日記

七

祠又西爲天章寺寺門外修竹夾道蔥翠可愛寺僧以
竹篔引澗水入廚聲琤琮然四山環抱青松彌望足稱
勝地圖中所謂蘭渚山也申刻肩輿下山微雨至夜益
大
十一日辛未雨 午飯後登舟出西郭門黃昏至柯橋
連夜行
十二日壬申晴 早過蕭山至西興鎮渡江波靜風平
澄泓如鏡入望江門至宗陽宮王邵二編修俱不在厲
武林巷伏虎廟西開羅澄川教諭廡舍 午飯後登紫
陽山絕頂從天后宮入三茅觀仍從城隍廟前下山
晚大風
十三日癸酉晴 早出湧金門陸筱飲孝廉自造一舟
極精雅榜曰自度航番禹莊相國所題也乘舟到此相
待卽入舟中小坐解纜至六一泉小方壺周覽勝槩回

舟飯訖移舟至蘇隄復登岸沿途兩旁桃花尙盛爛若
鋪錦至小有天園觀南屏司馬溫公摩崖隸書攀緣曲
磴而上未至絕頂興盡乃下山步行過淨慈寺門至長
橋肩輿由萬松嶺入鳳山門回寓

十四日甲戌晴 溫主事芝厓來候卽與同至湖上由
湧金門外沿城至錢塘門轉入昭慶寺游人甚盛寺後
殿有石刻云古然燈佛降生之處不知何所據出寺門
登自度航與筱飲芝厓澄川談少頃登岸入大佛寺喻
彌陀所刻大佛頭卽秦皇纜船石也舟循裏湖登孤山
至放鶴亭及范忠貞公祠再登舟出西泠橋至湖山神
祠及金沙港關帝祠周覽良久泛舟歸泊錢塘門外仍
由湧金門入

竹汀日記

八

十五日乙亥晴 錢公維喬來候座主文敏公弟也甯
波教授諸君克任亦來候遂出拜巡撫王公味曠及錢
諸二君鮑上舍以文俱未值 午後由白馬廟巷登吳
山入雲居寺元中峰和尚道場也寺有石刻中峰懷淨
土詩趙子昂行書又外麓房僧藏有中峰象無舊人題
識疑非真本又叵藏芒屨一雙相傳亦中峰遺物又聞
有中峰手書大士三十二贊子僅見拓本寺故有十景
所謂振衣亭超然臺者今皆無存寺僧導子出門觀三
台石石上有象峰字欲尋一滴泉不果遂出清波門過
長橋入白雲庵卽 御題漪園者也眺覽久之筱飲與
余君大觀擊舟至遂同登雷峰至黃妃塔下乃游淨慈
寺寺門石香鑪一乃元至治二年所鑿首題杭州路大
興元寺云云製極精巧光澤可鑑由大殿登大悲壇閣
小憩乃自左廊而下觀五百阿羅漢象其南爲運木井
俗傳濟師遺跡也 晚飲筱飲舟中乘月再入漪園啜
茶畢泛舟過三潭印月亭至聖因寺前泊步月隄上自

平湖秋月亭至西冷橋時已三更天水空明萬籟俱寂
夜湖之游平生未之有也還宿舟中
十六日丙子晴 早過漪園啖素麪瞿澄川出城約同
游龍井飲以側室方就蓐姓一不能偕行予與澄川
及金生三人肩輿行過定香橋第六橋謁于忠肅公墓
遂入山登過溪亭上風篁嶺入龍井寺方圓菴有米元
章碑後人重刻又有董其昌二碑自庵左行為神運石
下為龍井泉水涌出涓涓流石罅間自此而上奇石森
立目不給賞周歷良久乃出逾楊梅嶺路甚險峻下嶺
為楊梅塢又下則上天竺也寺門外有汪某大書觀自
在菩薩五字寺中奉大士象極靈驗三春遠近進香者
肩摩成市出寺過中天竺下天竺俱不入至靈隱山門
游飛來寺石洞觀賈似道等題名次至冷泉亭次觀吳
越忠懿王所立石幢入大殿至客堂小坐寺僧導至借

竹汀日記

九

秋閣講之妙觀咸平中梵僧所進貝葉經兩面俱番字
又至松靄山房講之紫門榜松靄二字朱竹垞先生隸
書寺僧復出松靄山房六詠手跡行書亦老健日已晚
乃肩輿歸經集慶寺門外亦不入至花港觀魚亭小憩
仍過定香橋由湖南長橋過萬松嶺入鳳山回廊
十七日丁丑雨 鮑以文來談巡撫王公回拜約明日
午餞王方川編修來談 晚出候方川編修及石公太
守

十八日戊寅雨 晚赴巡撫署小飲
十九日己卯晴 午後秦太守來致江甯高相國札延
予主鍾山書院講席前院長盧抱經學士以母老辭歸
故也並致布政陶公易十府糧道孫公廷樞鹽道朱公
履忠會銜帖江甯府章公學帖隨作札復高公並回各
憲帖付江甯來人約四月下旬赴江甯 晚即開船泊

壩子門內

二十日庚辰晴 早出東新關過姚家壩抵大關五十
里至塘栖泊舟登清涼寺毘盧閣又行四十里天始暝
二更過石門縣連夜行

廿一日辛巳晴 早至斗門三十里至三塔灣金生辭
歸過嘉興府城揚帆行甚速又十二里至楓涇鎮又十
二里過白牛蕩至毛家橋天已昏黑又六里過白蕩又
小白蕩至章練塘泊

廿二日壬午 早過泖湖至沈巷又東至青浦縣
及西九自西門過北門卅里至白鶴江又三里為四江
口入顧浦十五里至望仙橋 午後抵家是日順風疾

廿三日癸未晴
廿四日甲申晴 穀雨節

廿五日乙酉晴

竹汀日記

十

廿六日丙戌晴

廿七日丁亥陰

廿八日戊子晴

廿九日己丑晴

三十日庚寅晴

四月初一日辛卯 早微雨 午後陰

初二日壬辰微雨

初三日癸巳晴 邑尊傅公招飲

初四日甲午晴 姚和伯招看牡丹 晚雨

初五日乙未晴

初六日丙申晴

初七日丁酉晴

初八日戊戌晴

初九日己亥立夏節 程斯年招看牡丹 午後雷雨

初十日庚子晴

應符往貴州寄宿昭信

十一日辛丑晴

高中堂札來即復書交來差

十二日壬寅晴

十三日癸卯晴

十四日甲辰早雨

中堂往浙過蘇

十五日乙巳晴

十六日丙午晴

十七日丁未晴

十八日戊申晴

十九日己酉晴

二十日庚戌晴

廿一日辛亥

風雨霽留泊

廿二日壬子雨止

良久晤瞿乘六

於澄川又寄信李南澗

廿三日癸丑晴

廿四日甲寅晴

批風抹月自由身穩住湖心一隻輪書畫久知倪瓚

富食鮭誰道庾郎貧獻嘲且任無名子行樂終歸我

輩人載酒拍浮日來往頭衙同署葛天民

手著書成已等身卻收蹤迹付輕輪壺中日月眞容

醉畫裏田園未患貧白眼不妨看俗客青山只合著

閒人露荷珠綴天然景可有新詞繼澤民

游三茅觀同王方川邵二雲陸筱飲作

託孫繩武寄信與鮑以文邵二雲

是晚啟行往江

過崑山晤柏漢猷父子

晚至夷亭大

到蘇州訪平確軒不值晤禮堂談

得邵二雲汪奐老杭州書即寄信

晚開船抵許墅關

午後過無錫二更餘過常

州

午過呂城

晚抵丹陽

筱飲造一船于湖上顏日自度航製極精雅即用其

韻

批風抹月自由身穩住湖心一隻輪書畫久知倪瓚

富食鮭誰道庾郎貧獻嘲且任無名子行樂終歸我

輩人載酒拍浮日來往頭衙同署葛天民

手著書成已等身卻收蹤迹付輕輪壺中日月眞容

醉畫裏田園未患貧白眼不妨看俗客青山只合著

閒人露荷珠綴天然景可有新詞繼澤民

游三茅觀同王方川邵二雲陸筱飲作

香火三茅舊樓臺七寶傳牒存丞相押額賜紹興年

題字苔全蝕積垣鼠欲穿洪厓相挹袂真有列仙緣

梅市

巫山山外市門前誰識監門有列仙不是冥鴻辭弋

者龔生那免天天年

岳忠武墓

唾手燕雲願力堅長城何忍一朝捐小邦誓表和親

日大將圍扉絕命年雪雉生還虛壯志金陀論定剩

遺編君王自戀餘杭樂不獨文臣解愛錢

宗陽宮

宿世漫傳錢具美今生已勝李從嘉金爐一觸知天

意此座當歸藝祖家

恬憺希夷性自然高居德壽儼神仙中年便釋蒼生

擔安富尊榮又卅年

越王臺

廿載陰謀國士參臥薪采蕺想難堪背城尚有五千

楯奉匱可憐一介男鹿走異時眞算失狐埋當日太

言甘南陽七術都堪試何事藏弓理未諳

齋西老梅一株盛開

雪後梅初放牆陰枝自橫色香全在澹人境兩俱清

獨樂宋司馬長年商老彭和羹非我事瘦骨自天成

假榻郡齋偶成四首東石公太守

仙居眞箇似蓬萊碧澄層層眼界開南鎮數峯排闥

至東谿幾派入城來青松都學王蒙畫奇石疑經懶

瓊堆恰稱風流賢太守詩題側理紙千枚

越州城內八芙蓉獨占玲瓏第一峯紺塔當前尖似

筆青山回抱矯如龍茂林修竹應猶昔玉室金堂或

可逢

許邁道王右軍書自山陰南至階下石泉清更

白酌來試點建茶濃

高閣崢嶸莫追嘉名猶記自微之風雲指顧仍千

里素少遊蓬萊關詩金翠橫斜想昔時張伯玉詩人

橫席上指顧風雲生訪古久迷希銑碣康希銑碑顏魯公撰并書述懷

祇剩篤齋詩松風閣故址有明太守湯公紹翠微不

憚經行徧或有鴻都漢刻遺洪文惠公守越日以所

雲霞四面翠屏張雪後春風入座涼瑞室擬營何子

李丹經欲受賀知章平生濟勝非無具此度尋詩不

朕忙便合烏篷呼小艇若邪谿水穀紋光

顯廟俗稱上廟城隍廟

龐公有遺廟來訪臥龍西剖竹功堪紀披榛迹未迷

爐存文懿款殿前銅香爐明萬曆中鑄額認顯題

千載牆隍古椒漿父老攜

登望海亭

孤亭直上與雲平北望蒼茫接大瀛曉岫參差堆眾

皺春田衍沃散千杆休譚霸越吞吳迹大有奇莊逸

許情孫嗣蘭亭會詩望巖石簣棲神無恙否詰朝便

請入山行

鑑湖

賀公善吳語兩命登近列一夢游鈞天翻然謝朝謁

黃冠返故居遂得不死訣供奉詩酒仙司戶書畫絕

天台與夜郎流離淚空咽誰能洞先幾惟公全晚節

賣藥戲人間鴻爪試泥雪如鑑一曲湖于今水猶活

禹廟二十四韻

天改傳賢局人成幹父名羽淵終有後石紐記初生

道與勳華大躬仍節儉并二渠能股引四載半泥行

手障江河漢身經岱華衡蛇龍三舍避穗稭萬夫耕

土任金銀貢心忘黼冕榮重瞳歸大寶肆觀到陽城

盡日卑宮坐終朝諫鼓鳴鈞鈴頭自戴參漏目偏明

石訝元妃剖觴辭帝女擊九疇會載錫一沐亦頻更

玉帛諸方會珠魚厥萊迎以休羣作頌不伐本無爭

越嶠攀黃屋稽山寄葛繡聖周難返葬化益未陪瑩

學步巫如見深耘鳥有情茫茫魂向響鐘鐸響猶清

廟食垂千載神功在八紘雖經履癸暴詎改建寅正

泣罪當年淚分陰後學程風雲長擁護軫蓋想平成

古壁岫嶺字空庭竹箭萌偏枯容髣髴試聽慕歌聲

石公以過南鎮詩索和卽次韻

雪後春山氣倍澈透迤五馬度連膾職方第一揚州

鎮文命千秋會計陵梅逗疏花香細細艸抽新甲碧

層層使君守土修禋事不比王猷興偶乘

元日檢篋得此冊距先生作記時已百年矣余於

癸酉正月自里中南行觀鄧尉梅花道杭州渡錢

塘館於蕭山湯氏遂泛鏡湖尋禹穴至蘭亭而返

再過杭州冒雨一游西湖而逆旅喧雜不得臥拂

衣去之亦無人識也游蹤與先生相類恨未一攬

形勢及搜訪古碑刻耳然雨中猶拓得禹陵窆石

殘字也此冊為潘伯寅侍郎所贈并記之光緒三

年歲次丁丑正月丁巳朔常熟後學翁同龢識是

日大風極寒

竹汀先生日記近滂喜齋刊兩卷式訓堂刊三

卷均摘鑑賞書籍金石之語海內未見真迹也

此戊戌正月至四月先生是年五十有一為紹

興守秦石公招游南鎮及蘭亭道出杭州復游

西湖歸途應兩江高文端公之聘主鍾山講席

共百十有四日集中得詩十八首文筆亦極雅

潔無事則記陰晴不涉瑣事日記條例略具一斑矣先生年及五十去官歸養游覽勝區訓迪後進文字之福幸際昌期斗山之名自臻不朽荃孫去官年亦五十後先生一百二十載主講鍾山而風塵瀕洞海水橫流講席詞林一概改作無論學不及先生即所遇亦豐尚特甚我生之後逢此百權諷詠是詩有餘恫焉光緒丁未正月元夕江陰繆荃孫跋於金陵寓廬之叢鈔堂

五十日夢痕錄



五十日夢痕錄

予自辛亥冬携家浮海瞬逾三歲朝市既非 松楸日遠

故國之思時形歸夢去年春返國擬展視 先人壟舍比

至滬上以漕渠水淺道阻而止乃以今春復歸祭掃又以

平生誦習孔子今髮垂白矣尙未得一瞻 闕里頻年考

究殷虛遺文而足迹亦未嘗至洹曲乃于展 墓後至曲

阜展謁 至聖林廟復涉洹濟洛弔殷虛登龍門仍遵

海而反東山廡廬此行殊匆促往返僅僅五十餘日開比

長夏忽已過半蓋返海外廡廬者又兩月矣追思此行山

川親故曾歷歷在目而倏焉已失固不異往昔之歸夢

夢錄

也因述此五十餘日中之聞見爲夢痕錄歲在乙卯六月

十有八日仇亭老民記

春二月二十四日携兒子福成歸國祭掃 先壟是日下午趁

汽車赴神戶寓西村旅館

二十五日辰刻登春日丸巳刻開行舟中校補殷虛書契考釋

卜辭篇

二十六日巳初舟入門司港午後出港驟熱且雨風急舟甚顛

簸幸眠食尙如常

二十七日風雨益甚舟益不穩早餐後乃假臥酉刻霧作起坐

二時許復臥

二十八日晴霽午初入吳淞口比登岸已未正矣主白爾路婦

弟范緯君家

二十九日晨起訪沈子培方伯 會植 距去年相見時已匝歲矣

予以歲首得方伯手書言近多食嗜臥記憶盡失欲將平生

文字作一結束予深爲憂之既相見則健談如昔爲之差慰

予前請將詩彙先付手民答書謂當錄本見寄但三年羈旅

和韻居多龐參軍殷晉安觸目皆是未免有慙唏髮耳至是

復申前請且告以此自有泉明先例在方伯乃笑而許之方

伯學行巍然爲海內大師長於予十餘年與予訂交在光緒

戊戌屈指十有八年矣宣統庚戌以時事日非掛冠誓墓辛

夢錄

亥以來僑居滬上冰霜之節歲寒彌厲讀書以外惟與竺典

相伴予避居海外蹤迹不得合併今再見無恙忻慨交集不

覺長談抵暮 予與王靜安徵君 國維 交亦十有八年君博

學強識並世所稀品行峻潔如芳蘭貞石令人久敬不衰前

返里過滬初與方伯相見方伯爲予言君與靜安海外共朝

夕賞析之樂可忘濁亂指案上靜安所撰簡牘檢署考曰卽

此寥寥小冊亦豈今世學者所能爲因評隲靜安新著謂如

釋幣及考地理諸作並可信今傳後毫無遺憾推挹甚至老

輩虛衷樂善至可欽也予問方伯滬上爲四方人士所輻湊

所識潛學未彰之士幾何方伯對以有吳人孫君名德謙者

爾雅能文章予曾於楊子勤太守石橋詩話中讀孫君序雅馴有法度灑然異之今方伯亦云然與予意正同惜行程匆迫不獲與孫君一見也

三月朔上午培老來談並約至古淪軒午餐坐客爲李梅庵方伯瑞清午餐後同至李君博生翊煊寓舍觀所藏宋拓淳化閣帖殘本三册後有宋人王淮跋並有中書省門下省尙書省三官印又觀王弼州藏本宋拓大觀帖三册均極精又見所藏文湖州山水卷後有山谷老人跋畫法從巨然出極佳李君爲春湖先生後人初以京曹改外秩國變後寓滬上以醫術自給可謂不媿門第者矣是日又聞王聘三方伯乃微

夢錄

三

胡樞堂侍御思敬近並在滬上隱於黃冠皆予舊識也予曩歲視學西江王方伯方守南康署齋寥寂如僧舍約予遊匡阜以雨不果方伯爲言官時有直聲樞堂侍御往在諫垣亦以悻直不容于僉壬乞養歸予曾作詩送其行今均遁迹江湖恨不得與之握手一話滄桑也是日遣兒子至蘇接程氏女及外孫家菲至滬程氏女早孀所遇至苦燈下相對慘然不歡

初二日夜子初趁火車赴京口中不得眠

初二日晨抵京口易小輪船赴淮安輪船左右小舟廣集皆山左避青島兵禍及被水災窮民也皆携家聚一小舟中人與

以銅幣一頃刻至千餘有已與而更强索者理喻之輒忿罵不已舟行乃免京口爲赴淮安所必經往年往在滬一歲或四五歸未嘗見此今民生日益凋弊民德亦日益喪釋氏所謂地獄餓鬼畜生諸景象一時乃畢現於吾目中可哀也是夜雨甚停輪數時味爽乃復前進

初四日夜子正舟抵淮安西門外關門下鍵已久乃呼門入抵城南老屋則已丑初矣

初五日晨興則姊夫何益三孝廉謙妹夫范湘谷文學雲諸君已在廳事去歲益三東游主予家逾月今將一歲湘谷則八年不相見鬚髮斑矣年已四十有九屢喪偶膝下僅一女

夢錄

四

惇惇可念無以慰之湘谷爲予外王父詠春先生以煦之孫詠春先生藏書多善本甲於一郡所著淮濼小記淮流一勺楚州石柱題名考皆言淮故均至精密其他遺著多未就予生晚不及見兒時曾見手稿數十册每册或手書十餘葉多者二三十葉皆隨筆疏記者中一册記崔立事蠅頭細書至五六葉其博覽可知先生受知於祁文端公嘗見文端與先生手札至多以先生擬何願船張石州今何張名滿天下而先生名不出于鄉里士之遇不遇相懸有如是哉當塗馬鶴船壽齡曾爲先生撰墓銘其稿本先太淑人藏之篋衍者四十年欲待湘谷長而付之今尙在予家因告湘谷可刻之

淮壩小記之端然馬氏所撰墓誌於先生學術實未能闡發
異日當別作一傳以章潛德 早謁姑母何宜人及李氏妹
何氏姑今年七十七矣去歲臥病數月不能興因就臥榻見
之姑勤儉有淑德姑丈竺卿廣文其厚中壽棄世姑中年得
二子長子子樞文學福辰尤賢且才乃先後喪今撫兩孤孫
遭際至酷歷更百苦故每見輒沈瀾今值國變且臥病念予
甚切相持悲慟不已予無以相慰爲之腸痛其長孫楚侯已
授室彬彬有故家子弟風此則差可慰者也李氏妹亦數年
不見有孫男女各一矣境遇至艱辛苦杖持垂二十年予同
母女兄弟六人今僅存此妹所遇又如此媿無以助之又見

夢錄

五

汪氏妹遺男二人曩別尙幼今均長大矣

初六日雨至南郊外五里松掃先伯兄及予首妻范淑人墓墳
盤頗塌卸墓柏亦遭攀折枝柯不茂聞是革命時取以紫綠
門故近郭塚樹多被摧折而予家尤甚嗚呼辛亥之變不止
傾危 朝社毒流蒼生且禍及墟墓矣豈不痛哉因戒守墓
者重脩墳盤約期往復看歸途過龍光閣東北展視幼妹墓
妹幼端孝如成人以光緒乙未冬卒年甫十六 先太淑人
時患沈疴妹侍疾三閱月昕夕不懈以勞瘁染疫 太淑人
幸無恙而妹竟夭折今且二十年矣傷哉午後謁 叔母方
宜人年已七十視聽不衰見從姊妹則轉斑白有老態有不

能相識者則予之須髯斑白固其宜矣

初七日掃 先王父通議公 王母方太淑人暨 先考通議
公 先妣范太淑人墓墓地在西黃莊距城七十里黎明乘
輿往抵夜乃入城 壟樹完好未得省視者八年矣今海外
歸來世事已非展拜之餘曷勝嗚咽歸途過田家灣展何氏
姊墓

初八日雨弔范弁英先生喪先生爲 先太淑人叔父今年政
八十無疾而逝予三十以前所遇至窮備承慈庇卵翼之德
沒齒不能忘今歸來則德音已渺展拜之餘感痛交集午後
詣朋舊答謁三十年前舊交大半不存其存者僅仁和姚又

夢錄

六

巢丈琛及其嗣君鏡芙茂才兆章邱章君庸夫傑等三數
人耳剪燭話舊有如隔世

初九日前歲爲 先太淑人十週忌年今歲爲 先大夫十週
忌年去歲爲范淑人五十冥壽爰延僧於三界寺補誦經一
日是日衣冠肅客至夜分 宋以來儒者每以不延僧誦經
爲有家法甚至謂誦經所以懺悔是認其先人爲有罪也此
說予不謂然古者遇祭日致齋致思今之誦經亦致齋致思
追遠不忘之意也且鬼神有無之說在今日雖尙爲疑問而
聖人則言之已明一則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再則曰視之
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夫曰如在曰弗見弗聞

其非確謂有鬼神可知而又曰體物而不可遺者物者事也謂微之人事而不可忽忘也蓋鬼神之有無於人子之心斷之使人子而有追遠之念者則無鬼神之說非所忍言也禮家言夏人用鬼器商人用人器周人兼用之所以使民疑也疑也者如在之旨也今之誦經必致祭奠所以用人道也誦經則鬼道也與周人兼用之意聖人追遠之旨未嘗悖也故予不以禁延僧誦經爲家法 二十年來吾國人非薄宗教太甚此亦非人類之福古聖人所以宰制天下者道德與刑法二者以道德立其本以刑法齊其末俾相輔而相成然頑梗不化之徒出於道德即入於刑法夫簞食豆羹得之則生

夢錄

七

弗得則死於斯時也父不能保其子君不得有其民必欲使蚩蚩之氓顧義而懷刑勢有所甚難矣予嘗謂人生最悲痛之境莫過于希望斷絕爲希望斷絕之人而造出希望使有所顧忌有所忻慕者則舍宗教家之天堂地獄輪迴果報之說未由也故宗教者實可濟道德刑法之窮而收互助之益于中人以下化導之力爲尤宏彼世之非薄宗教而必欲摧陷之者果能知宗教之微旨與其功用否耶

初十日晨出東門至黃土橋展汪氏妹墓返城後詣戚友致謝十一日約范湘谷妹丈出南門渡漕河至常莊展范氏舅及范氏妹墓午後赴河下答拜王研孫太史鴻翔前日來拜予外

出未得見也太史與予有姻好國變以後忍饑閉戶擬賣字作畫以贍其生予爲訂潤格並作小啓云研孫太史以木天之雋望際桑海之餘生管牀既穿陶粟屢空爰乞靈於管城代采薇於孤竹云云太史爲道三年中近事相對惟有嗟歎談至薄暮入城紆道至五里於復看墳盤

十二日啓行返滬親友多留行者予八年未歸鄉思至切此次與姻舊滄桑再見相聚愷甚日以酒食相勞除初九日蔬食齋戒以外殆無日無飲食之事情殊可感但以骨肉凋謝與夫民生之顛顛聞見之日非則又去之惟恐不速乃婉謝焉午詣船步戚友均來送情緒黯然而申初小輪船乃發夜間

夢錄

八

發熱咳嗽暗不能語 予隣舊多老壽有至八九十者惟貧窶日甚鶉衣百結日或不得一飽至可閔念因留三萬錢託李氏妹分給之

十三日午間抵京口趁汽車暮抵滬

十四日翁印若太守毅祺來印若爲吳憲齋中丞門生曩予在滬印若方設寄觀閣古玩舖於泥城橋故爲十餘年前舊識叩以憲齋遺箸未成者云有一種在王勝之同愈許不能舉其名問所藏存否對以遺物尙十餘箱其嗣孫某尙能世守云 夕靜安偕樊君抗父炳清來靜安與予有同遊魯衛之約先予返鄉祭掃約在滬相會今到此已數日主抗父寓中

談至夜分乃散 是日得陳松山給諫田消息於抗父抗父
言國變後給諫不能歸其貴陽故里有弟商于常德乃往依
焉鬻所藏書始得成行給諫博雅如乾嘉朝士在諫院抗直
不阿附爲權貴所側目庚辛間累疏劾慶親王奕劻誤國之
罪誓必得請乃已而國步潛移所志未遂又曩歲議京曹官
津貼時北洋大臣某欲以某官款爲言官津貼實欲賄買以
杜口給諫抗議力持不可而止其大節凜凜有古人風予交
給諫最晚每見談必移晷語及時局義形于色貧無以自給
亂後售其所藏明人集數百種乃其作明詩記事時辛苦搜
集都中無購者乃歸日本文求堂書肆予亟斥他物購得之

夢錄

九

倘給諫聞之當以得歸故人爲喜矣給諫介弟衡山大令會
刻影宋小字本文中子其雕板舊在都中予曾從給諫借印
給諫許之乃以亂作未果不知今尙在行篋否

十五日避風未出門靜安來談云病目已數日請其加意調攝
俾不至遊轍中阻燈下校補殷虛書契卜辭篇竟

十六日命兒子先返東寓趁春日丸行 滬上近年盜賊橫行
白晝殺人劫奪日有所聞前日靜安命僕赴市以鈔易錢爲
人力車夫所劫於時則上午於地則通衢也抗父赴越中返
滬晨僱人力車亦遭探囊奪金予往居滬上且十年未嘗有
此聞革命之際某紳主滬南製造局凡有肘繫白布者皆得

到局領銃於是浦東匪徒人人有利器又某國小商於商埠
密售短銃於是租界宵小亦人人有殺人之具滬上僑民乃
不得安枕矣

十七日外感漸退往看靜安則目疾又加劇已至西醫處診視
予乃擬隻身爲訪古之游屬靜安加意將息俟予由豫返滬
再連纏東渡西醫言病勢甚猛予不能放懷爰緩行期數日
以待之午間梅庵來談一時許爲予言辛亥之亂南京王統
領有宏 死難事云革命軍初攻圍督署時高揭革命旗聲勢
洶洶王君時領衛隊聞變徒手出奪亂黨銃先仆革命旗又
連發斃數人圍立解後以所部兵士至少卒以戰死梅庵謂

夢錄

十

王君人頗粗率而忠勇敢戰口操北方語情不得其鄉貫予
屬梅庵訪詢擬爲一文以表彰之又聞關中變作時渭南令
楊公元殉國鄉紳有武進士韓君有書者練鄉兵與革軍
戰戮黨首張士原而葬楊公後革軍屠至韓力戰死之又吾
浙革軍既焚官寺囚撫臣有撫軍衛隊管帶趙君幹階直隸
人與其猶子衛兵趙錦標忿甚各懷利刃謀刺黨魁某未發
謀泄慷慨就死嗚呼時至辛亥人倫之道盡矣幸尙有挽兩
石弓者畧存綱常於一綫若王若韓若趙諸君子者予將鑄
金辦香以事之 午後訪子培方伯以返嘉禾祭掃未得見
十八日晨詣抗父處看靜安目疾勢又稍進爲之焦灼午詣繆

藝風姻丈登孫丈聞予將編西陲石刻續錄以葉學使昌熾

所藏甘肅及新疆諸碑墨本見假誼殊可感午後張君菊生

元濟來談並約觀涵芬樓藏書期以二十一日午前住

十九日看靜安目疾仍未見減至梅庵處答拜

二十日送程氏女返吳門得培老手札言已自嘉禾返棹因訂

以明日下午往談 晚詣劉婿季纓季纓出其尊人所藏殷

虛龜骨相示選得一義字因弄之行篋以補曩藏之闕

二十一日晨看靜安目疾雖未減然勢不至增進乃定以二十

三日啓行午閒至涵芬樓看書佳本不少而宋槧通鑑考異

尤佳又有洪武本譯回回星命書藏書家所未有也下午詣

夢錄

十一

培老處談至暮 予欲撰段茂堂程易疇汪容甫王懷祖王

伯申諸先生年譜從藝風丈借得汪孟慈所撰容甫先生年

譜年表雜亂無法不得綱要因移錄一冊以供採擇又從培

老假得王文簡行狀乃桐城蕭君敬孚穆所藏敬老身後遺

書多歸子培方伯此其一也回憶十六年前敬老寓滬上曾

與予約他日將以所藏各種古地志歸予及敬老物化遺書

一時星散前約乃不可復尋今見所藏書如見敬老矣

二十二日培老約午飲坐客爲楊子勤太守鍾震在廷主政

約李君審言詳趙伯藏太守于密楊君往守江甯曾相見於

端忠敏公坐上別且數年矣品學端粹爲吏廉靜國變後居

滬上境至艱苦閉門却聘近著石橋詩話十二卷載三百年

閒遺文逸事至詳博實外史也震君曩教授文科大學諸生

時頗相見今亦隱居滬濱忍飢爲人校刊書籍以自活李君

興化人工駢麗之文所注汪庸甫先生文至精密相知已久

去年始相見於滬上趙君武林人邃於金石文字之學三十

年前即耳其名平生見其手拓金石墨本至夥相見曩甚縱

談不覺移晷 在廷言光緒間漢汾陰后土祠遺址土人耕

地得黃金板大如簞上敷朱砂數寸再上有古禮器十餘僅

一字筆畫至簡爲盛伯義祭酒所得此言古禮器故事者所

未知也惜在廷不能舉其器名及其文字耳 薄暮詣抗父

夢錄

十二

處看靜安目疾似少減意數日後當銳減矣因留抗父處晚

餐乙夜趁滬寧汽車赴浦口

二十三日晨興易津浦車發浦口天氣燥熱車中讀河朔訪古

記竟抵兗州下車寓實元棧已夜深矣 由寧至津之途爲

予平昔所未經車過滁州時岡阜甚多然率低平歐陽廬陵

謂環滁皆山是矣而又云西南諸峯林壑尤美以予之所經

過實未見一峯也知文章家賦物多不確大率類此

二十四日晨興入市閒覽過九仙橋入城荒涼如鄉鎮無可流

覽午閒趁汽車發兗州一時許至曲阜驛距城尙十八里乘

步輦行八里臨泗水鄉人負予而濟既渡積沙彌望人行沙

上至艱苦如踰小嶺矣下午入延恩門寓連陞棧晚餐後訪
勞玉初侍郎乃宜漏三下乃返寓侍郎與予有戚誼且與
先大夫有弟弟之盟予丈人行也同治丙寅勞丈過淮安至
予家予時生未彌月後勞丈宰近畿至辛丑始相見於滬上
則予年三十有六矣又十年辛亥冬任京師大學總監督學
部侍郎予則已避地海東此次劫後重逢不覺悲喜之交集
勞丈於亂後僑居青島青島破移家曲阜近於世情益灰
冷方爲女公子閱視算草以遣日但精神甚健云能行二十
里不疲殷殷詢予海外近況至可感勞丈言曲阜民俗
樸僿士夫罕知學術然數易代而兵燹不及物價亦廉此可

夢錄

十三

居也近來世家日貧鄉紳多鬻田宅者孔紅谷先生所居微
波榭今亦懸價待售又言寓此年餘罕可與言者近商雲汀
太史行將來此卜鄰可稍慰岑寂雲汀爲予舊識予監督
農科大學時雲汀亦監督大學附屬高等學堂國變後音問
遂絕今見勞丈始知雲汀初應德人尉禮賢之聘寓青島青
島陷寓青州今將由青州徙此其介弟藻亭太史行則在
德京教授東方學術是能不辱科第者也勞丈又言國變時
陳貽重京卿教以辛亥冬乞假歸瀕行諫止 遜讓言甚切
直今遜世不出陳君爲舫仙廉訪混之孫廉訪領湘軍有戰
迹今貽重峻然於濁亂之世可謂能繩武矣左文襄公之孫

子異廉訪孝同當江蘇倡亂時掛冠亟去胡文忠彭剛直劉
忠誠後人聞均有清操能自守諸勳臣有後亦我 朝待喬
木世臣有加禮之報也

二十五日辰刻詣勞丈徒步同謁 聖廟廟就闕里遺址立之
相傳創於魯哀公十七年初在曲阜城外十里明正德辛未
盜畧山東縣城燬詔守臣移縣于闕里築城並包之故縣之
南門即廟門城外神道長里許夾道古柏森然乃元時植也
入廟門詣 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禮禮畢瞻仰 聖象並
見案上置犧象山雷四尊上有漢元和貳年製等字小篆陽
識書二字作貳其雷尊上畫雷神形又以文字及書體斷之

夢錄

十四

確爲後世仿造非真漢物也案前復有一案以置乾隆三十
六年 頒賜之十器者案上刻十器名曰周木鼎曰周伯彝
曰周蟠夔敦曰周亞尊曰周册卣曰周寶簋曰周夔鳳豆曰
周犧尊曰周饗養甗曰周四足高陳列時依所刻之名列之
其器則藏於衍聖公府不得見也漢四尊之側有陶尊一相
傳是有虞氏著尊其制如圓筩斂口而三足今齊魯秦豫出
土者甚多乃秦漢間物亦非有虞氏制也廟廷屢災所傳古
器多非其朔矣因偏觀杏壇詩禮堂魯壁金絲堂金絲堂即
壁開金石絲竹之聲處明 聖蹟殿殿上刻 聖蹟殿
代脩廟已遷徙非初地 有二三石乃明代以棗版
拓本上石者今漫滅不可復 奎文閣閣爲歷代藏書之
拓流傳者又爲棗版本矣 所今不存一卷 故宅

井飲之已漸涸其 聖祖廟時尚汲水 手植檜檜色黝黑如古

石盤不朽腐相傳 樹於晉而復生於宋唐高宗時再萎宋

仁宗時再榮金貞祐問兵入曲阜廟災樹焚枝幹不存元時

復萌榮明弘治間廟焚於今復至同文門觀諸漢刻則每石

皆加封禁拓即 聖蹟殿吳道子所繪 聖象亦加封于肩

項間駭其無禮手揭去之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自古爲然

然不謂遂至於此爲慨喟不已他一門廡下有漢畫數石聞

係數年前治地時得之土中則尙未加封異日當遣工拓之

出廟門詣勞丈處午餐午後兩大作薄暮冒雨驅車返寓過

廟門時下車徒步足脛皆沒水中如徒涉然 本朝崇尙儒

術尊崇聖教遠踰前代自康熙甲子 聖祖躬詣闕里祭奠

行三跪九叩禮禮數之隆爲前代所未有並 命有司新廟

貌雍正二年闕里不戒于火發帑興修 命大臣專董其役

殿廡規撫悉準 宮闕備極崇奐至八年乃告成即今廟也

乾隆十三年 高宗東巡 躬謁 林廟厥後 親詣闕里

者凡八次所以崇 先聖者至矣故能成三百年文明之治

今名教式微邪說充塞彼曲學阿世者附會公羊家說以大

同爲孔子教旨此固不足以損 聖教之豪髮然鄭聲紫色

淆視聽而亂正學安得有以斯道自任如孟子者辭而闢之

生民之害庶可已乎

二十六日晨起偕勞君篤文健同至陋巷謁 顏廟廟中樹木

森然廟貌頗圯出廟謁 孔林出北門卽爲神道古柏兩行

至 林而止林牆四匝創于明永樂間入林過洙水橋洙水

今僅如帶前爲思堂 聖墓在林之中央周以短垣 墓前

有翁仲石獸爲宋時製 聖墓南爲伯魚及子思墓墓側爲

子貢廬墓處今有室以存故迹林中樹木叢翳其中楮木至

多其材可爲杖萌可茹子可榨油伯魚墓東南有古楮一相

傳爲子貢手植短垣外爲孔氏族葬處泰山都尉宙博陵太

守彪郡曹史謙墓皆在焉三碑則已移至同文門又有二冢

已傾損其制益塿爲墳如覆釜然塿外覆以土中空爲塿墳

內有隧亦以塿爲之棺遙在隧以內隧中必尙有室不可得

而見矣其一前有小碑半埋土中僅露篆文曰四十七世池

□□云云左側楷書小字曰公諱若初字公脊曾祖諱自牧

贈吏□□云云右側曰宗毅公元符三年登進士第享年□

□云云乃宋代冢也他一墳中有誌石及蓋蓋書宋故鄉貢

明經闕里孔君墓銘其誌字細不可辨聞曾有拓之者乃元

祐公年也二冢聞傾損久矣至今不脩整可異也出 林後

至元公廟廟尤圯廢殿後斷垣上有漢畫石一上刻周公二

字山左金石志曾箸錄云此石初在元公廟廢墻上今移至

四氏學故王文敏公漢石存目及近人山東省保存古蹟表

並謂石在四氏學不知其至今初未嘗遷移也入城過魯泮

並謂石在四氏學不知其至今初未嘗遷移也入城過魯泮

宮遺址積水清泚木石幽靜其地在 行宮之側聞魯靈光殿故址亦在此車過學宮至巒相圃觀二石人一題府門之卒者尙植立完好其題樂安太守廐府君亭長者則已斷折橫臥菜圃中爲之摩娑太息聞顏氏樂圃雖荒廢所藏竹葉碑燼餘殘石尙存以時旣晏未暇往觀與篤文同歸午飯篤文出古陶登斷截見示詢爲何物且云得之郭外某處廢隴中壘積盈數畝皆斷缺無完整者予乃悟其地當爲古之廢窰二十年前臨淄出三代古陶登及量缶等至多其有文字者陳受卿太史介祺簠齋中藏弄不少予所蓄亦數百陳氏不言出土之狀其地殆亦廢窰也惜不及與篤文同往郭外

夢錄

十七

爲今之士夫所爲也知予將爲中州之游因作書致汴洛鐵路局友以利行旅意至可感中途聞車中客互談北方近事謂都中賭風大熾某政客以一夜負萬金某某以半日負三十萬金又某某以一時間負二十萬金聞之駭絕此外凡不願聞不願知之事則皆聞之知之方寸爲之作惡下午車抵津門與研雲別寓河北中西旅館訪同鄉方君藥兩觀其新得古泉貨佳品不少有文在穿左右之隸書漢興及東周西周半畧等諸圖金又見一圓足大幣背文曰一羊與予所藏小圓足幣背文正同即李竹朋舊藏入古泉圖者半字有从羊作僅見于殷虛遺文從不見于吉金文字中不意曾見于古幣也又見藥兩新得銅權文曰官彙重一斤十兩文字甚精乃漢人迹也秦權無言幾斤幾兩者爲漢物無疑其形制則與秦同以前傳世古權量秦權以外有新莽權未見漢權是可珍也薄暮閱骨董肆見鐵權一文與方君所藏正同亟購得之又見漢殘碑墨本三乃近日中州出土者其一存字十二行每行存八字其首二行存七字末行存六字首行有賢良方正等字中有元初二年六月卯卒云云乃安陽學元孫殘石之上截墨本上鈐姚氏貴昉藏石六字印姚氏不知爲何許人也安陽殘石初不能曉爲何時立今知爲元初二年矣其一存字十六行末行及第十二行無字乃碑文下截行十五字首

夢錄

十八

行口朝侯之小子也云云上鈐愛古山房初拓印亦不知爲何人其又一則爲殘碑陰題名存字五行第一行存一字次行存全字一半字二五行至五行則皆云故吏某某均漢刻之佳者又一墓碣文曰故左郎中鄧里亭侯沛國豐張盛之墓分書亦佳以署沛國豐考之知爲晉石矣諸墨本索值奇昂不得已如其價許之往予在都中中州出土諸石均不肯售墨本予懸高價求之乃十得二三今乃自知拓墨雖索值昂究可稍稍流傳此近事之差可慰者也 骨董客某往在都時舊識也爲予言自予出都後凡發見之古物無過問者西人亦不能盡知購者十二三存者十嘗七八請予入都一

夢錄

十九

行予實不忍重見國門乃重謝之

二十八日藥雨來約午餐聞王孝禹觀察 瑤 以去年卒往日談金石學舊交也聞所藏書畫佳者鬻之垂盡諸墨本中則魏崔敬邕墓誌得之丹徒劉君者今以千金售之都中其餘尙存篋衍予往欲借觀其舊拓昭陵諸碑孝禹諾之然未果見示今墨本雖在津門而道途匆匆不能往觀至爲悵惘午後至骨董肆見老友高君翰生 鴻 裁 所藏六朝墓磚三一爲武定三年張定女阿蘭一爲齊天保八年高僧保一爲大業三年劉茂妻許存肆中求墨本不得因於肆中借氈墨手拓之翰生濰縣人嗜金石之學老而彌篤所集齊魯古印撰選擇

甚精辛亥秋始相見於都門比來海外書問不絕時以墨本互通有無所藏元大字本敖繼公儀禮集說聞至精未得一見藏古磚瓦當至富予輯唐風樓瓦當文字采翰生所藏多至數十品其藏磚則允贈墨本至今不能得安得至翰生家一一手自拓之耶

二十九日將赴彰德不欲經都門乃取道保定以往卯刻趁慢車午後至保定京漢車夜間始至乃入城閒覽往歲予視學至此曾留數日今則塵市全非舊觀蓋壬子春亂兵由京來焚掠殆盡詢之士人怨咨之聲盈耳於骨董肆中得專誌一曰安憲丞劉分書至佳又得博印一文曰博陵郡之印陽文

夢錄

二十

甚工唐官印也第以博爲之殊不可解然實奇物矣又得斷師比一矢鏃具鏃者一師比背有楷書真定二字書體似隋人師比有楷書亦罕見矢鏃之鏃多斷折鏃短者或具鏃長無完者周官考工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鏃十之今予所得全長得建初尺八寸七分刃之銛長一寸與冶氏文略同予往欲作釋鏃就傳世古鏃以證考工今得此具鏃之鏃爲玩弄不忍釋手乙夜京漢車至附之以行

三十日已刻抵彰德寓人和昌棧亟進餐賃車至小屯其地在郡城之西北五里東西北三面洹水環焉彰德府志以此爲河亶甲城宋人考古圖載古禮器之出於河亶甲城者不少

殆即此處近十餘年間龜甲獸骨悉出於此詢之士人出甲骨之地約四十餘畝因往履其地則甲骨之無字者田中粟稟皆是拾得古獸角一甲骨盈數畝其地種麥及棉鄉人每以刈棉後即事發掘其穴深者二丈許掘後即填之復種植焉所出之物骨甲以外屨殼至多與骨甲等往歲所未知也古獸角亦至多其角非今世所有至一鄉人家見數十具角之本近額處相距約一二寸許有環節一隆起如人指之着指環者然土人謂是龍角往歲曾於此得石罄三與周官考工所言形狀頗不同爾雅釋樂大磬謂之嚳郭注嚳形似犁鎔今殷虛所出與犁鎔狀頗似意殷周磬制不同郭注云似

夢錄

二十一

犁鎔者意是舊說乃殷制與考工所記異考工所記則與犁鎔異狀矣予曩又得彫磬斷片兩面及側均刻鏤與古禮器同宋人博古圖載古磬二甚類殷虛彫磬亦與周磬殊狀當日定以磬名殊精確予嘗與王靜安徵君言宋人考古之學不讓於乾嘉諸老如定古禮器之名其誤者固十一二其確者則十恒七八靜安亦謂然石罄其一也今於小屯更求斷磬不可得予舊所得又有骨鏃有象匕骨匕有象掃以骨爲之象有骨簡有石刀石斧其天生之物有象牙有象齒今求之亦罕見然得貝璧一其材以屨殼爲之雕文與古玉蒲璧同惜已碎矣爲往昔所未見獲此奇品此行爲不虛矣予久

欲撰殷虛遺物圖錄今又得此歸後當努力成之閱覽竟以天氣亢燥思飲亟歸寓少選復入城觀骨董肆得土偶四乃辛亥年磁州出土俗所稱曹瞞疑冢中所出朴而精遠勝芒洛所出隋唐諸俑今晨車過磁州見古墓如陵阜者甚多皆俗所謂曹瞞疑冢實皆魏齊王公貴人家也曾見一冢頂已陷又見一冢有商人所樹木榜告白邦人不知護惜古迹至此念之滋戚又得古墓專誌五曰萬攀曰武定五年相里才曰武平元年比丘尼道洪曰天保七年魏世佛妻車延暉曰天保八年口息奴子聞骨董家言古博誌多出彰德洛陽以南則無有矣逆旅主人李姓頗知古器物出土之地爲言古

夢錄

二十二

骨貝銅貝均出磁州講武城磁枕出彰德北關外顏家莊左近故窖中磁人磁馬磁狗之小僅寸許者出彰德西六十里王家窖二窖皆於土中掘出爲宋元間故窖宋元磁酒罈白地黑花者出山西陽城亦故窖中物連布出衛輝以東垂字幣出彰德古器物出土之地於考古至有關繫前人多忽之良以古物多得之都市估人展轉販鬻致售者亦不知所自出其尤黠者或諱言之如龜甲獸骨維縣范姓估人始得之亡友劉君鐵雲問所自出則詭言得之湯陰予訪之數年始知實出洹濱使不知所自出則殷虛所在未由斷定矣詳記之以告吾國之考古學者 逆旅主人又言彰德南鄉近有人家治舍得古冢

出古物甚多中有二小碑及甲冑等物載之盈數車懼人訟其發冢仍掩土中言若往觀者願爲之介予以行程匆迫謝不往而令購二碑乃至今無消息殆已入肆估手矣 逆旅主人少在軍中故辛亥殉國總兵謝公實勝事蹟知之甚詳言謝公勦賊至勤御軍尤嚴以前中州盜賊縱橫公皆躬自捕治窮其渠魁民賴以安其軍士平日兢兢奉職備禦至密公嘗冬夜私巡部下見某哨巡兵熟睡取其銃以去明日招失銃者詰質之惶悚請命乃嚴戒而遣之於是巡夜兵不敢稍怠其他事多類此亡友汪穰卿舍人康年曾作公傳在國變前公尙未授命也 遜國詔下公北面飲彈以報 先帝

二十三

可謂慷慨烈丈夫矣家弟子敬曾訪求公遺事當會最作傳以昭示來茲 予之知有殷虛文字實因丹徒劉君鐵雲鐵雲振奇人也後流新疆以死鐵雲交予久其平生事實不忍沒之附記其畧于此君名鶚生而敏異年未逾冠已能傳其先德子恕觀察成忠之學精嗜人術尤長于治河顧放曠不守繩墨而不廢讀書予與君同寓淮安君長予數歲予少時固已識君然每于衢路聞君足音輒逡巡避去不欲與君接也是時君所交皆井里少年君亦薄世所謂規行矩步者不與近已乃大悔閉戶歛迹者歲餘以歧黃術游上海而門可羅爵則又棄而習賈盡傾其資乃復歸也光緒戊子河決鄭

州君慨然欲有以自試以同知往投効于吳恒軒中丞中丞與語奇之頗用其說君則短衣匹馬與徒役雜作凡同僚所畏憚不能爲之事悉任之聲譽乃大起河決既塞中丞欲表其功績則讓與其兄涓清觀察步熙而請歸讀書中丞益異之時方測繪三省黃河圖命君充提調官河圖成時河患移山東吾鄉張勤果公曜方撫岱方吳公爲揚譽勤果乃檄君往東河勤果故好客幕中多文士實無一能知河事者羣議方主賈讓不與河爭地之說欲盡購濱河民地以益河身上海善士施少卿善昌和之將移海內賑災之款助官方購民地君至則力爭其不可而主東水刷沙之說草治河七說上

夢錄

二十四

之幕中文士力謀所以阻之苦無以難其說時予方家居與君不相聞也憂當世之所以策治河者如是乃箸論五千餘言以明其利害欲投諸施君揭之報紙以警當世君之兄見而大慙之錄副寄君君見予文則大喜乃以所爲治河七說者郵君之兄以詒予且附書曰君之說與予合者十八九羣盲方競不意當世尙有明目如公者也但尊論文章淵雅非肉食者所能解吾文直率如老嫗與小兒語中用王景名幕僚且不知爲何代人烏能讀揚馬之文哉時君之玩世不恭尙如此歲甲午中東之役起君方丁內艱歸淮安予始與君相見與君預測兵事時諸軍皆扼守山海關以拱京師予謂

東人知我國事至熟恐陽趨關門而陰擣旅大以覆我海軍則我全局敗矣儕輩聞之皆相非難君之兄且引法越之役法將語謂旅大難拔以爲之證獨君意與予合憂旅大且且夕陷也乃未久竟驗于是同儕皆舉予與君齒謂二人者智相等狂亦相埒也君既服闋勸果卒官代之者福公以奇才薦乃徵試于京師以知府用君于是慨然欲有所樹立留都門者二年謂扶衰振敝當從興造鐵路始路成則實業可興實業興而國富國富然後庶政可得而理也上書請築津鎮鐵路當道頗爲所動事垂成適張文襄公請修京鄂線乃罷京鎮之議而君之志不少衰投予書曰蒿日時艱當世之

夢錄

二十五

事百無一可爲近欲以開晉鐵謀于晉撫俾請于朝晉鐵開則民得養而國可富也國無素蓄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嚴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鑛路歸我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予答書曰君請開晉鐵所以謀國者則是矣而自謀則疏萬一幸成而萋菲日集利在國害在君也君不之審于是事成而君漢奸之名大噪於世庚子之亂剛毅奏君通洋請明正典刑以在滬上幸免時君方受廩于歐人服用豪侈予亟以危行遠害規君君雖聽之不能改也聯軍入都城兩宮西幸都人苦饑道殣相望君乃挾資入國門議振郵適太倉爲俄軍所據歐人不食米君請於俄軍以賤

價盡得之糶諸民民賴以安君平生之所以惠于人者實在此事而數年後柄臣某乃以私售倉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當君說晉撫胡中丞奏開晉鐵時君名佐歐人而與訂條約凡有損我權利者悉託政府之名以拒之故久乃定約及晉撫入奏言官乃交劾廷旨罷晉撫由總署改約歐人乘機重賄當道凡求之晉撫不能得者至是悉得之而晉鑛之開乃真爲國病矣嗚呼賣國以自利世所詬爲漢奸者且不忍爲而當道竟悍然爲之勢不至辛亥之變舉三百年祖宗之天下而併售之不止君既受竊鈞之誅而彼賣祖宗之天下者且安榮如故也然則莊生之言甯爲過乎至於

夢錄

二十六

君既受廩于歐人雖顧惜國權卒不能剖心自明于人在君烏得爲無罪而其所以致此者則以豪侈不能自潔之故亦才爲之累也噫以天生才之難有才而不能執政之過也懷才而不善自養致殺身而喪名吾又焉能不爲君疚哉書畢爲之長歎

四月朔晨束裝將赴洛鄉人及骨董肆以古物乞售者廣集得瓦鴉尊一罍一土偶一乃山西出土者三代物也予向所見古明器由隋唐逮宋元而止今既得磁州所出六朝明器又得三代土偶及禮器合以曩所得關中出土之俑歷代明器備矣往欲作古明器圖考久未就若隱有所待者爲之狂喜

又見瑪瑙一許以重價不肯售已正趁慢車申初抵鄭州
汴洛車已過乃寓大金臺旅館寓中挾瑟者比戶皆是徹夜
爲之不眠

初二日已初趁汴洛車赴洛午正至河南府寓天保棧棧在印
山之麓印山爲一小嶺遠觀蜿蜒如長蛇近視皆土阜也古
冢彌望有大家與館門正相值者司馬文宣王陵也午餐後
入城閱骨董肆古物寥寥洛人言都中某勢家子搜求古物
畜洛陽佔人數十輩於邸中掘邱摸金禍及枯骨猶誅求不
已嗚呼此亦古物之浩劫矣於會友齋得隋唐人墓誌十一
種皆近年芒洛新出土者又於骨董肆以厚價得女年九歲

步錄

二十七

殘碑一紙僅存三行分書極佳當在魏晉間出金墉城遺址
問石今在何許祕不以告洛陽人情頗傾詐此行所經保定
民俗最良天津次之彰德又次之洛爲下矣 予以辛亥秋
見周臣韓通及夫人李氏墓誌墨本于翰文齋書肆云石藏
一張姓家今方待價予驚名賢遺隴之遭發也欲至汴訪遺
址爲封樹之以國變不果此次到洛訪張氏于骨董肆俾遂
夙願乃僉云不知其人爲之悵惘無已

初三日晨卯刻賃車往游伊闕南渡洛水中途過 關帝陵下
車入謁廟貌尙完整殿後爲 帝陵周以短垣壁上有刻石
記庚子 兩宮西狩曾于此 駐驂 躬親祭奠寺僧爲言

往事相對慨喟午初抵龍門崖壁間徧刻龍象仰視既久肩
項爲之酸楚初至賓陽洞有營兵駐焉阻客不聽入與商良
久乃得踰闕洞中駐兵數十坐臥于是飲食于是並于象側
作炊象黔如墨數年以來名山大刹半駐軍士予過京口初
擬至焦山游覽手拓鶴銘並至海西庵松寥閣尋舊游之屐
痕探放翁之遺刻乃聞諸寺均爲軍士所佔廢然而止乃又
于龍門遇之游興爲之頓阻出洞後至老君洞石級高且淺
不能安足令導者牽曳而登佛象首多失去聞是廠估祝續
齋等以錢買乞兒于深夜私鑿以售諸外人前在彰德逆旅
主人爲言南北響堂諸巨象皆失其首亦彼等所爲令人目

步錄

二十八

不忍睹此諸洞者以累朝官私之物力越世數十而後成就
今爲肆佔一旦摧毀貿錢幾何乃忍而爲此欲至九間房因
風烈日炎路又高危而止乃隔伊川望香山寺頽圯殊甚寺
因山爲基其下像龕不少是時因目之所覩令腦中種種作
惡乃不復渡遵前轍濟洛而歸歸途便道入城與會友齋商
拓龍門造象全分二十部予囊以龍門造象墨本多至四五
百種而止而號稱五百品千品者皆以複品充數且無詳目
可稽故欲盡數精拓今徵之目驗始知無年代及僅二三字
可辨者文不可屬讀者幾居其半因與定約凡僅存二三字
者屏之其無年月而文字稍可屬讀者則亦拓之至薄暮乃

定議惟二十分期以三四月乃能竟予不能自携歸耳返寓已晚餐後凡游龍門者皆以監與予初不知以車往道塗傾危顛簸如舟駛巨浪中歸寓憊甚乙夜即就寢

初四日晨碑估問姓來得隋唐誌墨本九詢以藏韓通誌之張氏碑估謂是張十四亦不能舉其名但又云張藏尚有魏石夫人墓誌及隋唐誌已携墨本赴都中覓售其人今既不

夢錄

二十九

在洛則此冢仍不可蹤迹爲之悶損午後欲至存古閣畏塵畏熱而止乃訪隴海鐵路工程局長徐君端甫世章硯雲所介紹也面託以代收龍門造象拓本兼謀訪韓墓事端甫言洛人有林齊原太史東郊留心鄉土故實明日當爲介紹相

見于局中乃訂以明午往薄暮有持魏宮一品張墓誌墨本至者云石在白馬寺不遠近年出土若欲得此石者議價定卽載以至書體甚精乃與議價白馬寺距城十五里約乙夜以石至至丙夜尙無消息乃就寢
初五日昨售石人來言石主傭力至他處數日後乃歸故昨往不得石洛人多詐其言不可信乃一笑而罷購精拓本數紙午間見齊原告以訪韓墓事始知張固林之戚也謂此石確已入都乞售而墓址恐秘不肯言予告以初非欲究發塚事乃欲求埋碧之處封樹之耳費由予籌不以累地方且予瀕返國時東友有富岡君謙齋者聞予將訪通墓捐銀幣三十

以助封樹之費遠人好義尙爾望君與張氏協商卒有以成之又告以聞此石卽出張氏田中田中封樹佔地幾許其地價亦由予任之林君唯唯謂當有以報予及夜膳時端甫來言頃又見林君及此間當道已將韓誌事協商由當道購二石存之署壁並刻石述始末不許移徙再徐商封樹事云云于是韓誌事稍有端倪而全失予之初意予意首在封樹購石其後也今乃先購石恐封樹仍不可期予之初衷恐終將付諸泡幻矣爲之長太息洛下私掘古塚約分三類一曰貧民覬覦古物以質錢二曰勢家購人發掘三曰外人盜掘端甫言鐵道總督官歐洲某國人所得古物甚多得卽寄歸

夢錄

三十

不能知所得爲何物也聞司馬文宣冢亦爲所盜發盜發之技洛人操術至巧乃於近墓處爲隧道以通墓中故壙中已空而崇封如故人不覺也今文宣墓雖已被掘仍巋然高峙恐漢代諸陵亦不免罹此災矣噫劉估來出所拓碑版乞售拓墨尙精因令拓崇高三闕題字告以少室題字神啟以前尙有殘字神啟上一石亦有殘字二處共約十餘行予舊藏黃小松拓本有之箸錄家皆未知也又據黃小松嵩洛訪碑日記堂谿典請兩銘其言惟以下一石尙存二字令並拓之並令拓諸畫象與約拓三十分劉估曾手拓嵩少諸刻故與言頗明了此次洛游最減與惟此一事差可慰耳予所藏

黃小松拓本爲端忠敏公乞取今爲補牢之計不知能償斯願與否 近數十年間士夫藏石之風頗盛此非古刻之福也石入人家禁拓墨少流傳一也子孫不知愛惜或以鑲肉奠柱二也轉相售鬻移徙無定易于紛失三也然在公地若關中之碑林洛下之存古閣其制善矣而典守不嚴仍有紛失劉估言辛亥之變存古閣所藏之墓誌失去數石又聞李超墓誌曾爲某學官携去土人爭之乃得復反予在學部時丹馬人何樂模謀竊關中景教流行中國碑贊刻一石將以易原石同鄉方君者其弟爲何樂模通譯阻之不可乃函告方君方以告予予亟白學部電陝撫及學使由金勝寺移入

夢錄

三十一

碑林歐人乃運賈石以去然此僅千百中之一二耳其密輸以出者不知幾許予近時將我國古刻流入海外者爲海外貞珉錄已知者凡數十石其未知者尙不知何限可爲發深慨也

初六日晨林君以所藏唐誌石拓本二紙見贈索予所撰芒洛冢墓遺文允到滬寄贈之趁汴洛車赴開封端甫來送行並爲作書致隴海東路工程局長章君文通且謂由汴至徐路且通矣予初欲於游汴後折回鄭州至鄂江行抵滬至是乃擬改由汴徐仍循津浦路以歸車中見嵩少諸峯去人不遠恨不暇往游午間抵汴寓華商旅館詣同鄉郭君盡臣許蓋

臣出示乾隆平安南戰蹟圖及平西域戰蹟圖銅版二乃近得之都中者鏤刻精細畫皆凹入與日本所刻銅版同戰蹟圖人閒流傳至少當時惟近侍大臣得蒙 賞賜往歲在上海徐家匯藏書樓見之壬子春從恭邸許得乾隆時征小金川及廓爾喀道光間征回疆三圖平安南及西域圖則向所未見也諸戰蹟圖版及乾隆十三排地圖版均藏 武英殿同治初年值銅荒工部因諸圖陰刻不能刷印請以鼓鑄相臣某止之故至今尙存不知地圖版今在何許因憶宣統初元內閣大庫書籍奏歸學部時予曾至內閣閱覽見地圖盈兩架欲取閱某舍人言此舊地圖無所用待摧燒者予駭甚

夢錄

三十二

屬姑徐之亟言于部輿以歸後以皮之京師圖書館又於大庫庭中見題本堆積滿地亦奏明焚燬者予隨手拾取得阿文成公言兵事奏再閱他本亦然依年月類次頗井井皆重要史稿也亦亟告部中載以數十車權置國子監今亦不知所在此二者雖經予言得暫免劫灰然終亦且沈蕪散失而已念之滋痛

初七日冒雨游書店街得康熙紹興府志吾郡之志乾隆以後即未續脩乾隆本閒有傳者然已至少康熙志尤少予所藏有嘉泰志明張元怵志乾隆志但少寶慶續志耳十餘年前在上海時嘗與吾鄉徐仲凡丈 樹 蘭 言脩郡志事卒不易觀

成蓋仿四明六志之例先取宋二志明一志及康熙乾隆二志刻之而附以會稽三賦乾隆以後當爲續志前志有疏失則爲補志若至湘中刻之所費不過四五千緡耳徐丈欣然謂君如任校勘者予將任籌費予欣然諾之時徐丈方養疴滬上乃不久歸道山事竟不果至今日更無望矣姑附前說於此以俟來者 午後詣章君文通許章君在漢陽鐵廠二十餘年辛亥之亂章君尙在彼爲言當日情事及流離之狀有餘痛焉章君又言汴徐間僅數里未敷鐵軌現可趁貨車往晚間雨益甚是日初欲至嶽廟訪汴學石經中庸殘石以兩不果汴學石經今僅存周禮數石嶽廟一石乃近二十年

夢錄

三十三

出土者亡友蔣伯斧諮議曾以手拓本見詒云石在嶽廟今不知尙在否又欲往訪明代挑筋教諸碑蓋臣言今其地已成市廛碑石已無可蹤迹恐亦爲歐人載去矣 曩歲聞柯鳳孫京卿言磁州高盛碑下截已出土但未見墨本予遣廠估求之數歲不得也前車過磁州時不能下車親訪及至洛於骨董肆求之亦不可得今日在書肆中忽見一本且有碑陰爲之差慰又得隋唐誌十餘紙一骨董肆有唐誌石三求墨本不得因託郭君覓工拓之約拓成寄海外此行得芒洛新出墓誌凡四十餘種異日當校錄以爲芒洛冢墓

遺文續編

初八日午間趁貨車赴徐州蓋臣至寓來送行章君則至驛路相送車中風烈氣候俄變御三衿衣尙不支乃易以棉晚至距歸德府十八里之朱集路員邵君衡齋導入寨中一小店投止與邵君閒話知邵君之尊人與先大夫有舊故相款至殷

初九日味爽邵君送予乘小汽車至牛王壩易贏車行七里復易東段貨車車中人言昨土匪數千人與防營戰于此互有勝負匪所持皆新式快銃其軍械遠勝于防營故頗難敵語未畢見有兵士十餘人來登車又十餘人送之皆携軍械乃車甫發送者將歸則叢樹中銃聲大作此十餘軍士者亦以

夢錄

三十四

銃答之蓋又挑戰矣車行稍遠尙聞銃聲防營駐紮牛王壩意此十餘軍士者殆將殲於匪矣近日報紙不載汴中土匪尙猖獗至此惟日日歌誦功德謂白狼已就擒豫省久安謐而聞豫人言白狼固尙在不過其衆畧散暫伏處耳嗚呼自辛亥以來日以國利民福四字欺罔天下而所謂國利民福者固如是也車至礪山又易客車下午至徐州宿招商旅館遙望雲龍山色不及攬勝也

初十日趁津浦路汽車返浦口子初由浦口趁滬甯夜車返滬予自上月下旬發滬後至是易車已十餘次矣

十一日辰初到滬行李甫憩亟詣抗父處則靜安目疾十愈七

八起居如常矣此行日日轉徙靡有定居無從通音問雖逆料疾必日減而終不能去懷既相見乃大慰返寓解裝檢點所購諸物尙無損壞戚友廣至談至宵分

十二日晨拜趙伯藏太守太守則已束裝將送眷歸武林行篋旁午然堅留小坐出所畫花鳥見示書卷之氣盎然子培方伯言太守山水畫爲當今獨步惜不得見又出示宋龍泉窰器云近年龍泉掘地得故窰一時所出不少且以瓶一盞二相贈云將以一人再來滬手書通函處乃握別復詣楊子勤太守坐側積書如崇墉坐談良久爲言近滬上諸家刻書事甚悉予聞南潯劉氏所刊周易單疏已竣工購之肆中不能

夢錄

三十五

得託楊君爲予求之

十三日晨拜藝風丈爲言宋會要徐星伯先生輯本已由王雪澄廉訪乘恩許歸南潯劉氏將分類校寫付梓星伯先生所輯乃長編也又聞廉訪旅滬境况頗艱廉訪與予不相見者十餘年矣劫後聞尙健春間聞予殷虛書契考釋成乃亟訪予弟子敬購求之謂予所著書其行篋中無不備老而劬學至可欽佩廉訪富收藏近多出以易米欲往看以時促不果乃託知好爲致予意午後拜張讓三觀察美翊亦十餘年不見鬚髮皓然觀察爲人慈祥愷弟肫然如佛劫後從事慈善事業並留心鄉里掌故出續而上者舊詩及李景堂先生遺

集寫本云將贖資付梓予亟懇惠之予請代購求全謝山先生句餘上音乃慨然出藏本以贈此書予求之十餘年矣一日得之歡喜無量讓老並以之江濤聲一册見贈云是周君夢坡所撰載辛亥吾鄉事多爲予所未知亦今之有心人也復往謁培老時將他出乃匆匆致數十語訂再見約鄭重而別

十四日晨與靜安同趁春日丸憶去年亦趁此船返東老友楊星吾舍人守敬携其孫來送予予與舍人交至久舍人水地之學爲本朝之冠去年至滬本欲往見聞其將北上而止舍人聞予將行則亟至舟中以所著水經注序爲託予勸毋北

夢錄

三十六

行舍人言使者已在此容設法却之頗有進退維谷之狀予既至海外懼老卒入都殆不能却使者然尙投書陳此行乃謀刻所著書非以求仕仍申前請屬爲之序且云即足下鄙其人曷垂念所學乎語至慘切乃不及一歲而遽歿因與靜安追談往事爲之黯然異日必當爲一傳以章所學庶慰此老于九泉晚間霧作

十五日晴舟行至穩與靜安談游事已恍忽如夢中矣午後作書致諸戚友

十六日晨入門司港發電致家人

十七日晨入神戶港午後趁汽車下午至京都驛兒子輩已迎

于驛次及抵家日將夕矣

五十日夢痕錄

夢
錄

三十七

11/11/11

戒殺文

檀几叢書二集卷三十七

武林 王 焯 丹旆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戒殺文

翰南翁遂球美周著

殺之謂戒不俟余言矣。奈世人迷于殺運。幽為異端。則豈漁佃聖人真為戕賊之祖乎。吾欲令之語塞。不避言酸。爰贅左方六則。有生。意者。望垂察焉。

檀几叢書戒殺文

其一曰。舉動之宜戒也。啓誓不殺。先賢行之。不踐生。物。走獸且然。余觀世人。嗜殺成癖。如螻蛄蟲蛾。遇之。不加壓撲。充其一念。直可以囊而射。天剖腹視孕。夫殺之而無益于己。不殺而無損于己。亦將曰吾不得。不殺。恐同異端乎。持戒者請從此始。

其二曰。自養之宜戒也。食無求飽。聖人言之。士心惡。食未足與。議今人口享華鮮。以為得計。為己之生。致。切于死。豈知萬病之源。皆從口入。且味重者。其氣亦。重。七尺之軀。喉蔬飲茗。神思自清。乃必欲使一。副皮。

囊常袋腥穢。不亦惑乎。即或業成饑口。必得大嚼。然後快意。亦試究觀。珍羞滿前。入腹裏已如何臭濁。此皆殺後魂氣。攻報于我。何可不戒。

其一曰。讌會之宜戒也。古人烹享以時。非報成功。則享有德。故或不惜物命。然且以昭物力。亦非時不舉。成禮而已。今乃戕物之命。耗物之力。寒爐暑舸。輒命。庖刀。檀板花枝。皆其死所。未合賓主之歡。先泣羽毛之血。夫酬酢往來。亦人生難廢。然如世人者。不過欲借彼賓朋。暢我口腹。且廣列滋味。以親平生。其于獸。

檀几叢書戒殺文

畜豕交。有何異乎。王逸少曰。一觴一咏。亦足以暢敘幽懷。奚必多殺物命。以為敬客。倘客非王敦老賊。必當惘然。安足為敬。

其三曰。祭祀之宜戒也。歌之于禮。太牢少牢。厥有攸用。三鼎五鼎。厥有攸分。亦惟其人有功于物。故祭之以物報之。然猶四方獵較。不以之供。岳瀆神祇。不得。儲資。今士庶之家。輒用牲牢。且孝子不守忌日之喪。而羅珍筵。以資歡笑者有矣。愚民日行逆天之事。而設品物以求禳解者多矣。豈知煎烹肥膩。徒飾美觀。

致敬虔誠亦愈取罪毋曰麩爲犧牲之可笑也。倘知戒其非禮亦何至殺。

其一曰。養老之宜戒也。七十非肉不飽。故老子養親必有酒肉。然而亦有戒焉。如孟春之牝。不滿尺之魚。供之豈足爲孝。况苟非吾親。液嗜則五淨之肉。何不可養。故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豈知期頤遐壽。調理有方。物生親生。兩非相悖。若不問所宜。輒以供奉。是謂以己之好。殺陷親于不仁。敢不戒哉。

其二曰。相噬之宜戒也。萬物並育。原不相害。古人如犀象虎豹。蝗鱉之類。亦惟驅而遠之。不便加殺。今或遇一蛇一蝎。不思遠避。乃殺之。惟恐不及。是雖恐其害己。且能害人。豈知彼之于人。豈真欲得甘心。不過殺機相犯。時一遭之。且人人室中所不經見。如彼毒物。正有如許。而亦未必受其毒。害可見吾人機心不設。雖獅龍猛虎。狎如鷗鳥。如以殺爲意。恐未能殺。彼先遭彼殺。至于蚊虱之類。惟宜放之。遠之。且不能盡殺。何必殺也。

嗚呼。殺運不除。殺氣日張。不殺是佛。殺豈是儒。請作

偈曰。儒者殺不殺。佛不殺不生。殺一可生萬。學佛不學佛。戒殺爲衆生。學佛不學儒。不殺安得生。不生安至殺。生既不卽空。而殺則可戒。我觀殺生人。生生相殺故。

七
勸
口
號

武林 王 焯 丹麓輯

新安 殷 曙 日戒校

七勸口號

新安張習孔黃嶽著

五言郡幕僚山公著書一帙以勸世名曰山公四十八勸篇各有題多屬意長民者以居下僚而語不難取直匪曰勸也直求而已意固甚善然皆長老宿儒恒語世人聞之久矣久則厭而忘雖多亦奚以

益為且今日勸世之書十倍於昔而人心之壞亦十倍倍於昔此或勸非所勸也諺曰不策馬而策車車轍而行不加疾吾謂止須七勸足矣七勸維何一勸天二勸地三勸閻羅王四勸鬼五勸人父六勸人子七勸著勸世文者人輒不解厥旨因各綴數言祇欲通俗不避俚陋也

一勸天

古人之言天者善記不急性善記久不忘不急須後命試觀下古人遠報若明鏡孰善不啓後孰惡昌而盛

統計數百年刑賞終歸正此理雖不爽臣更求天聽人命有幾何何能俟天定滔滔勢要人酷虐過咸甯求多不饜慾撈掠法無剩夾脛與敲指苦逼自誣認冤痛裂心髓畧刻亦難竟氣急叫皇天高高若有應似言且忍耐不必煩爭競俟彼貫盈時吾自誅梟獍豈知受刑者當下陷泥潭苟有急性天即時白晝暝迅雷碎其械遂殛貪酷罄舉世肆虐者剪滅無一朕更不煩善記帝心亦清淨為此叩頭勸勿罪臣言橫

二勸地

管觀梟獍輩苗裔恒發祥丕彰植熊後師昭炎更燄下逮衣冠族市井白屋郎兒孫繁美者必自祖父強家傳好身手兼并肆鋒鋌驕奢意氣盛肥白着宇揚問之何因爾祖墓龍穴良亦有本分人硬硬守門牆固無為惡才方寸不忍傷晚得伶仃兒苗圃多羸延甚至艱守有數乳輒數殤行必亂所為弱草偏遭霜斯豈智慮乖葬法應不詳吾聞天祐善惟命不於常今何爽厥報斯意難揣量人言天雖近地理力更長地既主與廢天心豈能匡吾為勸地靈勿復憑青囊

善惡聽天鑒如國尊一王積善必餘慶不善必罹殃
俾彼郭璞徒息駕歸農桑

三勸閻羅王

法吏常退食對婦喜而林婦詢何所獲嬉笑滿顏面
吏言事多端今又行一善奸甲告良乙謂其謀叛變
刑考已誣服獄成不敢讞叛律誅閻門百口皆血濺
情知事非真刑牘筆爲顛喜其解我意暮夜有所薦
吾爲反獄詞脫去踵不旋分甘酬甲庸尚不及其羨
乙縱死而訴對簿理可援吾何知有乙惡伯奸甲

甲謂而我雪吾當膺帝眷沒我活人德神目在如電
請王坐首惡吾自無辜牽吁哉茲論巧似可謝冥譴
吾聞王正直聽斷左不眩苟非吏懸招奸民豈敢先
食祿職治民安可諉愚賤勸王張鐵耳巧語無容撰
罪魁惟誅心厥罰弗差綫倘有再生人幸傳爲里謗

四勸鬼

陰陽盤寒暑瘧癘流災屯不知四海瘴吾鄉疾何頻
疴瘳一以避氣體如絲塵臥榻彌歲月延染無余鄰
富者或得矣悲哉此孤貧一望衡茅間室室聞呼呻

吾素謹調攝苟倖安昏晨一瘳且兩月幾欲辭宗親
相彼勢要者炎炎赫如神日譙飲水陸宵軒擁蚊蝻
暑裸濯涼月秋祭仰哀憐癘疫滿閭閻從不沾其身

古言疾有鬼司疾閻閻巡周官招以茅堂贈詞重陳
今病亦覩鬼跳踉合怒嗔延巫陳酒肉金鼓家喧振
吾茲勸鬼聽鬼心亦如人災當準善惡何獨加災民
豈皆寒門暴不信勢位仁怪爾偏好惡乘心殊不均
側耳隱有訴憎愛豈吾因吾鬼事力小僅如丞尉倫
每觀赫赫者威焰變高曼吾嘗重門備况敢攫其鱗

吾言鬼謬矣汝氣而非真嗚然乘風入伺良朋美
任彼刀挺擊總如投空濤汝但視善惡善福權必伸
佐帝行賞罰帝嘉汝能臣佇晉大神階絕勝依壇滯

五勸人父

誦彼中原詩式穀祝其似勸即賢甥承親爲令子
無如末世人利欲心實侈生于甫數齡即令背廉恥
諛謾安苟賤損人務利已善獲即好兒弗問飭與屎
或至踞勢位親心快無已多方教巧搜老猾計偏詭
謂兔有三皮謂腦有二髓翻怪兒曹拙不能盡吾技

人性本易。流況乃庭訓。爾不知一朝敗。性命等羊豕。從來父子恩。孩提勤哺視。惟其疾之憂。淵冰戒臨履。壯長幸成立。顧乃趣之死。追思覆墜。因家教實。禍始。虎尚不食兒。葵猶衛其趾。我勸人父。聽勿效。褒充耳。

六勸人子

父母生我身。罔極恩難酌。欲報罔極恩。立德爲最優。下至世俗孝。服勞供饌。豈有勞父力。爲我効馬牛。世乃有愚父。摺摺圖財賕。吾生需幾何。祇爲兒孫謀。更有勢要人。身居得爲秋。剝取不知屢。作孽齊山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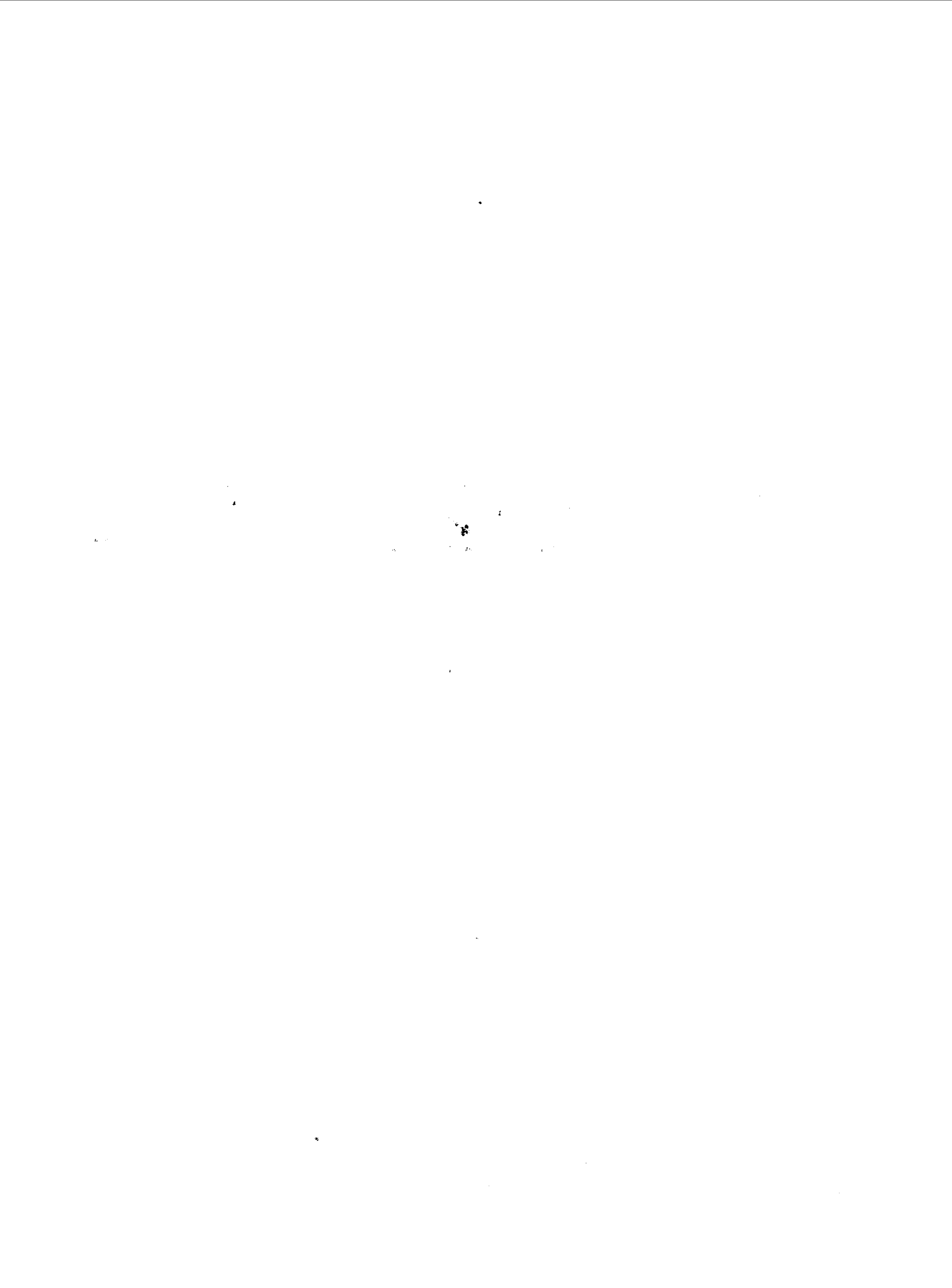
趨庭數執袴。攫攘無慙羞。助親陷不義。翻謂堪其裘。

吾今勸人子。而父如墮溝。何不曉泣諫。大人其少休。積金貽我曹。欲爲篋中留。不知忤人貨。名害爾戈矛。兒今願不受。棄去同遺溲。稱家具菽水。不至遺親憂。子能賤財賄。親感其少瘳。終將致允若。舜孝良其儔。

七勸著勸世文者

善類日以寡。善書日以繁。著書勸世者。各種難具論。所言報應理。灼灼事可援。懿行昌厥世。凶德殃闔門。獨其敘貪惡。慘毒驚心魂。或言與大獄。誣引成多寬。

或言刑考酷。五毒加彭煇。以致上天怒。凶報當身反。凶軀斬血嗣。天記果不謬。此書豈不美。巧吏翻可原。吾行未至是。罰不可同言。吾止刑虛喝。使彼心自捫。愚人膽智小。陰自鑽吾關。縱有欲不逞。不過鞭其臀。既與大酷別。家福差可存。吾勸著書者。過欲當除根。並列小惡條。戒貪及雞豚。况被虛喝者。驚哭頭搶垣。無田賣孤子。有婦離新婚。弱肉畏狼杖。鳩菹時欲吞。下痛上不省。譬如膺膺。屠庖雖云遠。仁術成覆盆。誰能作此書。萬戶蒙鴻恩。



戒

賭

文



戒賭文小引

風俗之弊莫甚于賭有以三子賭者有以六骰賭者有以打虎賭者有以馬弔賭者其所以爲賭者不同而其賭則一也數者之中在與僥賤隸則三子打虎爲盛在士大夫則馬弔居多晨夕過從既不能講貫德業裨益身心復不喜談說詩文增長學問勢不得不出于馬弔之一途庶足娛賓朋而消歲月獨不思人生幾何其能堪此棄擲乎哉近年以來工巧百出有力之家挈監奴數輩某爲百子某爲某極有其牌者卽立其人之後主人不待揣摩已知他人所有之爲何種矣余素不解此每同人醮集時羣賢角技余獨一人向隅覺滿座亦竟無不樂者余未嘗不以迂拙自媿及讀悔菴先生戒賭文則知先輩中固久已深惡而痛絕之矣噫馬弔之法創自弇州在當日文人遊戲未嘗不佳而其流弊一至于此殆如子思之後變爲李斯其可以子孫之不肖遂咎及先人耶夫世之溺于賭者第未識其利害耳今得此文讀之其不悔悟而思返者其人亦可知已心齋張潮撰

昭代叢書

別集

戒賭文小引

一

世楷堂

昭代叢書別集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林憲 翠嶺 校

戒賭文

長洲尤侗展成著

天下之惡莫過于賭牧猪奴戲陶公所怒一擲百萬劉毅何苦今有甚焉打馬鬪虎羣居終日一班水滸勢如劫盜術比貪賈口哆目張足蹈手舞敗固索然勝亦何取約有三費未可枚舉既卜其晝又卜其夜寢尙未遑食且無暇不見日斜寧聞漏下謹嗽碎寒袒跣消夏賓客長辭琴書都罷是日費時寸陰難借三人合力以攻一惚兵不厭詐敵必用強殺機潛伏詭計深藏左顧右盼千思萬量精神恍惚面目焦黃是日費心終必病狂一文半文千貫萬貫鎔銖必較泥沙無算贏乃借籌負或書券家棄田園祖遺寶玩怪者不吝貪者不倦是日費財困窮立見始作俑者公卿大夫退朝休沐譙會相娛點籌狎客秉燭監奴間同姬妾角技毘毘平章重事豈在是乎亦有儒生

昭代叢書

別集

戒賭文

一

世楷堂

厭薄章句博奕猶賢詩書沒趣引類呼朋攤錢爭注
赤脚無成白頭不遇文鬼誰憐脾神莫助富人長者
公子王孫珠玉滿室車馬盈門呼盧白日喝采黃昏
千金忽散一畝無存墻間乞食泉下埋魂至如商旅
間關萬里競利錐刀窺窬倍屣火伴誘人牙行弄鬼
囊破吳山身漂越水夢斷嬌妻饑啼稚子其下市人
肩挑步販體少完衣厨無宿飯脫帽遶牀投馬翻案
登場醉飽出門逃竄賣兒鬻女盡供撒漫最恨奴僕
全無心肝煖衣飽食游手好閒酒肴偷釀房戶牢關
昭代叢書 別集 戒賭文 卷十 世楷堂 藏板

強食老拳毒手性命相逼戒之戒之凡戲無益今有
貪夫開肆抽頭創立規則供給珍羞如張羅網鳥雀
來投蝸蚌相持漁利兼收更有險人合成毒藥躡足
附耳暗通線索彼昏不知束手就縛旁觀咨嗟當局
笑樂人之過也必藉箴規惟耽賭癖陽奉陰違父師
呵叱妻孥涕洟勇足拒諫巧能飾非貧而無怨死且
不辭及至悔悟靡有子遺嗚呼哀哉誰爲爲之吾聞
此風明末最盛曰闕曰獻又曰大順流賊作亂其名
皆應相公馬弔百老阮姓南渡亡國不祥先讖
昭代叢書 別集 戒賭文 卷十 世楷堂 藏板

聖王在上豈容妖氛敢告司寇宜制嚴刑天罡地煞
大盜餘腥誅不待教有犯必黜火其圖譜殛此頑民
聖人設教君子反經慢遊用傲驕樂當懲人心禽獸
何去何存借曰未知請視斯文

跋

湖上李笠翁作無聲戲小說有鬼輸錢故事所敘賭場情狀不減頰上三毫此雖其筆古之妙亦以此中人真有如是之不堪言說者前段戒賭後段專戒囊家描寫逼真令人生畏嗚呼今世之子弟以好賭敗厥家聲者不可勝數其祖父九泉之下亦安得盡如賭者者現賭人身而為說法乎哉梅菴先生此文所云三費真切中要害之言我欲于賭場中人贈一篇未知若輩能以規為瑱否也心齋居士題

昭代叢書

別集

戒賭文跋

四

世借堂
蘇板

廣
借
字
說

檀几叢書二集卷三十

武林 王 焯 舟 麓

新安 張 潮 山 來

同輯

廣惜字說

仁和張允祥吉士著

武王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甚矣筆端之禍為最烈也。子見邇來惜字紙。

文用有甚廣。印契字之會亦各騰。僧取拾無。

非。惜字紙。云爾。然人知惜字紙。

有字之後。不知惜字於未有字之先。子因取。

其意而廣之。列為十則。俾同人。擗管時倍加。

乾惕。則於世可以寡怨。尤於口可以杜虛枉。

於心可以全忠厚。其所以延齡惜福。寧有量。

哉。爰授之梓。以公同志。

一。案牘如山。為民上者。果以公心剖析。雖遇盤錯。亦。

將迎刃而解。倘執已見。淡文周內。則民之冤抑。必。

多。獨孤及日一字之加。勝於三千之刑。可不慎歟。

凡下筆有顛倒。是非使人銜冤者。此字當惜。

一幕客事。參機務。權屬文移。一字未穩。即成冤獄。司。

事者。宜詳宜慎。勿以屢駁而株連善類。勿以淡詞。

而殃及無辜。古云筆下超生。非虛語也。凡下筆有。

一時快意。他人永無生路者。此字當惜。

一。公門最易為善。纔舉筆間。即他人生死所係。昔定。

國治獄。而子為三公。安民持平。而子皆登第。人知。

舞文以受賄。孰如積德以遺子孫。耶。凡下筆有出。

入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一。善於山於情。惡於事。動於心。其解散。或即。或扶。

弱公道。獲伸何得。教唆以致傾陷。如薛敷以刁筆。

營生。積財巨萬。後家以火燼身。以水凶。是不論曲。

直。勸人評訟之報也。凡下筆有代駕虛詞。構人爭。

訟者。此字當惜。

一。夫婦人之火倫。或破人於未成。或離人於既合。損。

德莫甚焉。昔王固休妹婚。而全家暴亡。孫洪毀離。

蔣而仍復顯爵。皆前事之驗也。凡下筆有破人婚。

姻。離人夫婦者。此字當惜。

一。骨肉本於天性。見有參商。便當曲為調護。豈可借。

一。骨肉本於天性。見有參商。便當曲為調護。豈可借。

筆舌以離間耶。昔晉公政代償贖女。副都之尊。能非常費。無極。讓間父子。滅門之奇。殃最慘。凡下筆有離間他人骨肉者。此字當惜。

一孤寡乃人之最堪憐者。遇之卽安。矜恤。倘乘機騙害。孤寡暗受其侵陵。而天之報施。未嘗或爽。凡下筆有陵孤欺寡者。此字當惜。

一陰私人所隱諱。昔韓魏公爲相。每於往來文字中。見有攻人隱惡者。卽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陳翁公曰。好說人閨闈者。非存奇禍。必有奇窮。凡下筆

有屬人閨闈發人隱微者。此字當惜。

一體相不具。人生之大不幸也。一經品題。纖悉畢現。昔平原君美人笑。覽者而被誅。李昭言戲孫文懿而名愧。非前車之覆歟。凡下筆有詩歌譏諷犯人

所忌者。此字當惜。

一傳奇小說最易惑人。或寫情郎之纏綿。或描麗女之幽懷。在作者不過逞鋒利于毫端。見者必致蕩佚其心志。凡下筆作淫詞。艷曲。蕪人邪僻者。此字當惜。

以上惜字十則。不藉資財。人人可勉。不費工夫。時時可行。事雖在於舉手。功已極於靡涯。願我同志。觸目警心。不徒惜字於字。而惜字於心。斯字廣惜字意也。至由十則而類廣之。更有望於世之身勸力行者。

增訂心相百二十善

心相百二十善小引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一十六
 字雖屬術士恒談然其中實具至理不然幾何其不
 以陽貨為孔子虎賁為中郎耶無如皮相者多于心
 之慈而質之弱者咸相與易之軀幹豐偉氣足善談
 者咸相與畏之相心之說久矣置之不復道矣心相
 百二十善不知誰氏之筆沈大匡先生為增減而訂
 定之王子丹麓緘以示子盥讀一過大都溫厚和平
 誘人為善蓋所謂借相人身而說法者吾因思夫相
 昭代叢書別集 心相百二十善小引 一 世楷堂藏板
 之與命相為表裏術士咸藉之以餽其口然相顯而
 易見命微而難知若似乎許負唐舉之流其術易于
 取驗然其後多未能中大率與星士同譏此非相之
 果不定以定人亦未講于心相之學耳夫貌之惡者
 吾有以知其心之惡若失貌之善者吾何敢遽信其
 心之善蓋雖太姒洪詐之以類能飾為深清厚貌以
 欺武王亦及防穢次墮其計坤而彼猶儼然以善連
 自在者往往有之善妄能盡得善相心者如禹鼎之
 圖神奸乎哉心齋張潮誤

昭代叢書別集

歙縣 張八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琳惠 翠嶺 校

增訂心相百二十善

海寧沈捷媿匡著

立身師法當以古太忠孝為歸便終身韋布亦須堂

堂地做箇人 絕淫殺意惡

於拙態無根的景眼界看得淨守本份宜盡的事脚

地纏踏得實 愛日惜分陰

昭代叢書別集 增訂心相百二十善 一 世楷堂藏板

此心明鏡止水不可槁木死灰

得暇手不釋卷長養神智不蹈才多識寡

與天地聖賢上下神祇同其是非好惡

管操人定勝天之志勿被孔先生算倒

刻刻體天地生物之心愧此血月之軀翻不如草木

藥石有氣有性以救濟生人

人生雖是戲場須粧一脚正生不貽人非笑

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

物來須識破事來須應過

以妻子爲屋漏之史官開行若有嚴刑于苟

邱之禱久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

興廢有節灑掃克勤 一念之善可以及人

心如長者在家百役無不斂戢無疾風暴雨之怒

歷艱難知下情經險阻達物僞

識見如立高崗無遠不見

做人讀書行事俱要成片段

凡事不徒爲忍耐熟思貴得其情審處貴得其當

作事擔當知柔知剛有終有始

昭休叢書

別集

增訂心相百二十卷

二

世楷堂藏板

路值其窮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不屑徒貧賤節省醫貧苦心醫賤整作透發志氣激

昂

每懷范文正義田贖賑通族不負祖宗付託

遠大自期如百斛重器所貯時空其半

值來如意事但有料理更不煩惱纏縛

敬前輩慕勝已近君子砥礪成善

氣度嫺雅舉止端莊問事不驚張對奴僕無疾言恬

色

爲善不求人知每做一好事不屑屑形諸口躬行陰

德 與衆期不失信雖游觀小事風雨踐約

盡心爲人謀排難解紛不遺餘力

貧窮親友時時在念無米而急人朝飢

不改行易操 文章有首尾

言語有序當大語次不攙奪

不忘故舊人苟有一行之懿一字之美終身逢人說

頭 布袍負暄木牀就蔭

昭休叢書

別集

增訂心相百二十卷

三

世楷堂藏板

持重寡辭不輕忽言笑行年六世如老吃管子豈欺

我哉

對俗客嗒然無語遇學士有道譚說名理揚權風雅

不齷齪移晷令人不忍遽別

與物無競不好上人 不辱人以不堪

不憚人以不知 不傲人以不如

不疑人以不肖 衣履清儉面無愧色

悔過知非以慚愧爲鐵鈎自制非法

讀書有得不私其善輒引以告人期於同有

不輕信人譽命進譽者笑我定愚非恒責其過者勿

聽其譽

不輕駁人過語

見本家好子弟輒歎羨累日

滿稱教人必德與本家子弟談論皆認爲堦庭間

物

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

無益志難勿越

市井諱謹勿談

自足以當富做家不期事專完足

得意忘秋每易愚人當念目短乎自見

和氣格天之本筆墨中和之氣天地之福澤氣也

臨休養書

別集卷三

四

世楷堂藏板

事非親見莫說忌幸人之災傳人之死

讀史論事必先稱其所長并不輕責人以死

無災以當福

閒無事以當仙

不好侈靡鬪勝好生戒殺自身享用著一箇苟字便

安

默處淡飯著述

酒醉怕謹厚者發狂棋輸怕退讓者發怒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橫逆當前須有李沆不較狂生訕詈蒙正不問朝士

姓名手段若事干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

容姑息

門多士君子

不念舊惡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色和平

如說平常事

每聞紡織讀書聲

我雖有君子之操而不挾勝小人之氣更見包容

不貴機械智巧吾以漢陰丈人爲師

聞人談及閭閻不便掩耳當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

不識其人

喪祭循禮

不輕出詩文示不知甘苦者

不輕乞假于人必求仁者之粟然不當輒以鮑叔望

臨休養書

別集卷三

五

世楷堂藏板

人而以管仲自比至于盡情竭歡

閒中稱謂如對面有不可者背後不以稱謂

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

凡入人家不可窺看人文字

凡借人物不可損毀不還書籍必爲補治

凡喫食不可揀擇去取王文正公飲食不潔者但不

食而已

斗秤平準交易分明

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

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

制毒性以化殺機養喜神以延壽瓜

活千人者有封殺降者殃及三世

擇福之道不妨與正人君子同禍死忠死孝便是了

生死

男女無博奕戲詈

涵養韜晦與田夫野老一般漸喜不為人識

家居日用襍而不厭不必離境求清

平日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

然不留胸中

不稽遲服役人僱值

掃地焚香隱居危坐蕭然事外

昭代叢書

別集

增訂心相百二十卷

六

世楷堂藏板

男女婚嫁自有定分不為百草憂春雨

兒女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

留心教女為人家造奕世之福大陰隲事

子弟當以讀書通世故不可以世務分讀書

千人口宰相藪千人指無疾死

富貴暴集之客與生事惡習家人同為消長

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可憐世上金和

寶借汝閒看七十年試取兩詩參之是一是二

垂老著書悉當有關世道

青山白雲造物特為我設不為無益之事何以悅有

涯之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嘗使有儵然自得之

趣

兒童不拈蟲弄雀

慎風寒節飲食減思慮目前浮情佚氣汰而藏之皆

留為有益之用閭摩未喚不可先自押到

知人詐偽能含容不務淵魚之察

情恕理遣能知下人飢渴勞苦

不因細事輒躁擾不能耐

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

昭代叢書

別集

增訂心相百二十卷

七

世楷堂藏板

自己能站定脚跟作事不聽人唆阻議論不隨聲附

和

多蓄美藥以備急施

節省宴會浮費以周貧乏

子弟孝友謙謹能敬祖父親友

閨人謙婉人求見不輒拒絕

出必告反必面使父母尊長明知所在不貽其疾之

憂孝敬之中寓禮法防閑之意

使男女童僕以偷食說謊為恥可知閨門嚴肅

平心付物不助強欺弱

每見性格不通不近人情者惜其爲薄命之士輒喚

奈何

三世自成一忠厚家風

舉家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陽

數言少存儒者氣象半字不入浮屠恐爲行業不修

而詭云闢釋者藉口

昭代叢書

別集

增訂心相百二十善
卷三

八

世楷堂
藏板

做

貌不善而心亦不善者有之矣從未有貌不善而心
善者也貌善而心不善者有之矣從未有心善而貌
不善者也以是知貌之惡則表裏如一貌之善則內
外兩歧故必相其心而後定其人此不易之理也此
編非爲相人而設而吾以是推之可以爲相人之法
吾願讀是編者勉勉于爲善而可也心齋居士題

昭代叢書

別集

心相百二十善跋
卷四

九

世楷堂
藏板



戒

淫

錄



昭代叢書丙集卷十九

歙縣 張

潮山來同輯
漸進也

吳江 沈林惠 翠嶺 校

戒淫錄

錢塘姚廷傑升聞著

仕宦良箴

富貴之家多係祖宗積善榮顯之士或因夙世勤修
務必大培元氣不宜有損天良若嘗得意濃時耽情
風月致使人生快處頓隕身家天姿國色喪盡多少

昭代叢書

丙集 戒淫錄
卷十九

世楷堂
藏板

英雄玉骨冰肌斷送歷來俊雅傳聞嫉媚急欲一見
而神飛親覲風姿遂覺千思而夢結兩心既已繾綣
一旦冀得綢繆或以勢取或以力求或以財通或以
術誘出百計以圖謀不惜人言不顧名分不畏法度
不懼鬼神冒萬惡而營幹暫時估盡便宜誰知結局
報應絲毫不爽陽間任恣快樂當思陰律誅厥纖細
無寬色斧伐性慾火燃身擲金玉之完膚慘同瓦礫
利刃斷筋鋼刀斬骨對無情之鐵面怒起雷霆如疑
吾說之或誣豈無前車之可鑒艷曲淫詞屬文人之

綺語披肝露膽乃勸世之苦心聊獻芻蕘伏祈採擇

將帥宏規

盛世觀兵因珍小醜朝廷命將為掃妖氛除暴所以
安民出征無非戡亂若借勦賊為名因而傷殘善類
則其為害何殊欲矢報國之心先當保全民命庶於
國事有益是故不殺兼須不淫不焚更宜不掠上體
聖主之宏慈下存本身之陰德毋謂用兵之際宜以
愛兵為急不知愛兵之意全在輯兵之中身繫邊疆
生死爭於頃刻命懸弓矢禍福判在片時若能憐憫

昭代叢書

丙集 戒淫錄
卷十九

世楷堂
藏板

良民斷然感動天意勿拆散其夫妻勿分離其子女
蓋擾攘之秋家室魂驚草木軍興之日閭閻膽破烽
烟存亡無定聞鉦鼓而心酸玉石難分望旌旗而淚
灑以刃加之何事不從以死逼之何求不得是以皇
天震怒神鬼痛傷立令粉身碎骨即償雲雨之歡誰
思得弓矢仍落他人之手一命既殞黃泉後代亦
遭絕滅殊足悲矣不亦愚乎永求千百年之將士察
予一二語之愚誠行方便於行間嚴紀律於營寨出
一令而三軍遵其制正一身而萬姓蒙其恩為力既

易造福極宏定享侯封於奕禩守富貴於綿長矣

儒林藥石

士乃四民之首當以知恥為先更是行淫一事宜以不犯為主蓋自妻妾而外俱為牆外之花須知人獸之分却在淫途之惑豈可拋終身之事業博片刻之歡娛墮一己之聲名害子孫於數世品行有玷何顏入聖人之門陰陽既虧無計對閻君之面况乎潛心書史自多如玉之姿得意科名豈乏瓊樓之貯而必肆志淫邪甘為污下集現報於生前受冥誅於死後

昭代叢書

丙集

戒淫錄 卷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賓師令範

課徒設帳當成師傅之尊入幕稱賓宜立友朋之體或為貴客幫閒或作富家辛力或係同窗伴讀或緣親戚附居務必真誠慎毋詭譎何升堂而漸思入室

遂敗檢而頓敢踰閑倘事未成則驅逐猶其小者若

孽已作則殺傷豈不悲耶人尊我而我自賤賤起於

淫人重我而我自輕輕因乎色以雙親之遺體受三

尺之明刑其或小人行險冀微倖於未彰豈知天道

惡淫寧漏斬於已往嗟嗟盍思蘭麝香中雖能骨醉

燕鶯隊裏漸致形鳩秋波略盼旋教俊逸沉身紅粉

相偎卒使才人埋玉愛煞口脂芳潤玉津促冥路之

歸航貪茲滑膩温柔鴛枕是陽間之窈石即人未汝

誅汝仍自殺且汝壞婦節亦被婦傷積惡之殃皆由

昭代叢書

丙集

戒淫錄 卷十九

四

世楷堂 藏板

自已報施之案放過誰人

旅客要經

背井離鄉遠蹈羊腸之險餐風宿露常臨虎穴之危

得利則一家飽煖無貲則兩地焦憂或寄跡旅店或

投寓牙行或舟楫往來或寺觀棲止務必存心長厚

矢志肫誠蓋各處經由風俗不一豈無小窗賣笑紅

顏牽客子之魂亦有繡閣凝眸粉黛奪兒郎之志見

即心迷邪思不斷因而揮金如土必致入彀方休嗟

乎霜晨月夕妻則寂守空閨帶雨尤雲汝則酣情錦

帳倚他人與汝輩同心設故鄉與他鄉一轍是人之妻既與汝樂汝之妻亦授人歡言念及此能不寒心而况暗室宜注神目如電明遭王法之誅陰受冥司之極或入山而遇蛇虺或乘船而沒波濤種種痛心思之可畏為商賈者其聽吾言

黎民寶訓

農家作苦無分春夏秋冬惟望年豐可度祈寒暑雨村夫醜婦守過平生野草間花休思着脚况用力之夫當思日作夜息矧荒涼之室奚堪剝內醫瘡一有

昭代叢書

丙集

戒淫錄
卷十九

五

世楷堂
藏板

淫思便多浪費須知守分完糧永遠是太平百姓苟或踰垣私約須臾觸狼毒刀鎗每見山鄉愚懦命輕送於虎狼抑有澤畔癡氓身慘填於魚腹即在城市之中亦多災害之事或連累官非服拘拿而夾訊或忽逢盜賊遭黃夜之砍傷或受巖墻之壓或被祝融之焚或染瘟疫而長幼無存或墮危崖而屍骨盡碎據此貧賤之人何有他惡皆由暗室之內獨犯奸淫既蠢蠢而無知遂昏昏而莫忌蹈跡禽獸于怒天庭報應只在目前為禍更加酷烈凡人見此猛省回心

樂業安居身家可保戒之戒之毋忘斯訓

藝役警語

學手藝者論日計年銀錢有幾僱工作者算事給費絲黍無差稍積微貲當思父母妻子略多閑費難支衣食田園若竭一年之勞瘁思貪頃刻之迷魂或本主痛責而逐之門外或地方憤擊而告之當官輕則柳棒臨身重則囹圄禁體死傷之慘誠莫可言至於奔走衙門之人豈知法而反自犯法投靠官府之輩原求生而反以傷生為人僕從務守良規犯法遭刑

昭代叢書

丙集

戒淫錄
卷十九

六

世楷堂
藏板

誰為救拔非使皮肉之熬煎即遭身首之異處且有始則因淫而成盜繼則因盜而潛逃害妻子而害父母累朋友而累親鄰在在含嗔人人切齒究之杏臉桃腮同作青燐白骨荒郊曠野慘聞鬼泣魂號哀哉哀哉慎之慎之

方外真詮

托跡空門只可怡情雲水棲身寺觀豈容紊亂清規僧道之中最多匪類形雖出家身出而心不出號曰修行名修而實不修慾火勝於三昧火誰為冷水澆

身情根塞於六根中那曉當頭棒喝清磬一聲勾紅
裙而入夢木魚幾下隨綠鬢以魂消尼菴是方外青
樓菩薩作松寮月老誰知世網漏而天網不漏佛法
寬而王法難寬屢見緇流羽客披鎖帶枷何如滌慮
洗心超凡入聖知妍卽有殺縱色魔纏擾情若死灰
厝色卽是空任妖艷紛投心如鐵石從此苦海不入
道岸誕登地獄可無風流之和尙西方自有持戒之
黃冠如仍穢污清淨法壇定爾永墮輪迴苦劫須認
刀山劍樹都由玉齒朱唇因貪翠繞珠圍惹出夜叉
昭代叢書

丙集

戒淫錄
卷十九

七

世楷堂
藏板

惡鬼驚心膽而皆碎痛皮骨之無存原圖窈窕之同
歡無所不可也詎知神明之震怒專在於是乎以此
易彼何苦爲之惟冀猛省回頭身後無嗟悔晚

窰

媪

解

竈姬解

天津沈峻存圖輯

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致貪得他日居官

決不能清白

現在之祿積自祖宗受享不可過盡將來之福貽與子

孫節約當使有餘

入百錢費不百錢守己樂同富足進萬鎰出逾萬鎰求

人苦倍飢寒

人生天地間富貴誰不欲己力不經營日用安能足成

竈姬解

屏廬叢刻

立最艱難破蕩真迅速貧窮因懶惰借貸遭恥辱儉

用勝求人奢麗莫隨俗男若勤耕種飢不愁穀粟女

若攻紡績寒不慮衣服勿謂長少成光陰如轉軸男

大婚事迫女大嫁期促雙親有老病百費相繼續臨

期若副用閒時須積蓄勉旃復勉旃慎勿憚勞碌

儉之一字眾妙之門無求於人寡欲於己可以養德淡

泊明志清虛毓神可以養志刻苦自勵節用少求可

以養廉忍不足於前留有餘於後可以養福

受些清貧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著一苟字便

壞自身享川著一苟字便安

俗事有宜急了者有宜姑置者了之所以安心也置之

亦所以安心也不了又不置終日縈懷擾擾苦矣究

竟於事亦無益

食服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遞

坐多於行默多於語質多於文恩多於威讓多於爭介

多於泛閉門多於出戶歡喜多於怒嗔如此常食多

獲福自無量

居室如寄使僕如假啟處如在塗飲食如受乞即無病

竈姬解

屏廬叢刻

矣

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世之人

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猶以為不足不知鷄衣緇

袍者固自若食不過滿腹羅萬錢之珍猶以為不足

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牆

猶以為不足不知繩樞甕牖者固自安器不過適川

玉杯象筋猶以為不足不知汗尊杯飲者固自適惟

其不足是以心之放僻意之奔馳無所不至以有限

之年濟無厭之欲何時足耶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酒食勻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嘔故養生之道必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慾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斷耳

寵辱不驚肝木自甯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毋以妄想戕真心毋以客氣傷元氣

寵姬解

三

屏廬叢刻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更甚者譬之心坎自然涼爽此降火最速之劑

寢卧不得多言笑譬五臟如鐘磬不懸則不可發聲

夏月尤宜保輔當居虛堂靜室水次木陰潔淨之處自有清涼不可當風納涼飲食勿令太飽尤戒生冷麤硬油膩及勉強飲食渴飲粟米湯葶薏熱水爲妙冬月最宜密室溫淨衾服輕軟仍要煖裏肚腹早眠晚起以避霜威朝宜少飲醇酒然後進粥臨卧服涼膈化痰之劑其炙燂燥毒之物尤切戒之

君子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扼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諦觀己之情理有順有不順而欲人之情理皆順者非也又觀人之體候有和有不和而欲己之體候常和者亦非也反照對治是方便法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聲咳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無簾窺壁聽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寵姬解

四

屏廬叢刻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癡迷處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德

凡作事第一念爲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人籌算若彼此兩利或於己利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利己十九損人十一卽須躊躇若人已利害正平便宜輟足況利全在己害全在人者乎至於損己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共圖之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著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體他著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急之事愈宜緩處至大之事愈宜平處疑難之際愈宜無意凡人正當議論人時一團盛氣若遽阻他反不投機更伸其辨是增人之過亦己之過也且自絲他待他氣平方緩與說更於無人處私自化之尙可使改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語之曰天下事未有是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己一個不是即吾之氣平但說自己一個不是即人之氣亦平矣

竈姬解

五

屏廬叢刻

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盛要常培植爲來春膏液恐爲彫謝之漸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不能訴貧乏不能存而其人樸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力周助家富不施仁義豈非空人寶山才高惟習綺靡大是暴殄天物

天下無窮不肖事皆從捨不得錢而起天下無窮好事皆從捨得錢而作自古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也

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

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然當官尤甚

善爲至寶一生用之不盡心作良田百世耕之有餘

富貴之家嘗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

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幾千百人處渺

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以一席之地乎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看那有不慈愛的聖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的君子

只一個耐煩心天下何事不可了何人不能處

竈姬解

六

屏廬叢刻

寶見得是處便要斬釘截鐵脫然爽潔作成一件事不可拖泥帶水靠壁倚牆

作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眾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人宜慎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至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

事必要其所終慮必防其所至若見眼前快意便了此最無識故事有當怒而不怒當喜而不喜當爲而不爲當已而巳眾人知其一君子知其他也

僕隸小人昏愚者多而理會人意動必有合又千萬人不一二也居上者往往以我責之不合則艱然怒甚者繼以鞭笞則彼愈惶惑而錯亂愈甚若忍性平氣指使而面命之彼我無苦而事有濟不亦可乎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厚若切中人情入必難堪故君子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過非直遠禍亦以留人掩飾之路觸人悔悟之機養人體面之餘

宦姬解

七

屏廬叢刻

果決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餘累君子應事接物常贏得心中有從容閒暇時便好若應酬時勞攘不應酬時牽挂極是喫累底人情不便處即要迴避彼雖難於言而心厭苦之此慧者之所必覺也是以君子體悉人情悉者委曲周至之謂也恤其私濟其願成其名泯其迹體悉之至也感人淪於心骨矣飯休不嚼就嚙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擇就交話休不想就說事休不思就作

世閒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寬宏

有受川處彼局甚褊淺者空自懊恨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衝繁地頑鈍人紛雜事遲滯期拂逆時此中最好養火

決裂憤激悔不可言耐得過時有無限受用

常繁迫事使聾替人值追逐時騎瘦病馬對昏殘燈理爛亂絲而能意念不躁聲色不動亦不後事者其才器吾誠服之矣

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真子

宦姬解

八

屏廬叢刻

弟受父兄之責尙有所不堪況他乎

禍莫大於不體人之私而又苦之讐莫深於不諱人之短而又訐之

手段不可太闊太闊則填塞難完頭緒不可太繁太繁則照管不到

纔下手便想到究竟處

對愛人勿樂對哭人勿笑對失意人勿矜

卑幼有過慎其所以責之者對眾不責愧悔不責暮夜不責正飲食不責正歡慶不責正悲憂不責疾病不

責

疾言遽色厲聲怒氣原無用處萬事萬物只以心平氣和處之自有妙應

恩莫到無以加處情薄易厚愛重成讐

日日行不怕千萬里常常作不怕千萬事

仁人心地寬舒便福集而慶長事事成個寬舒氣象鄙

夫念頭迫促便祿薄而澤短事事得個迫促規模

觀世閒極惡事則一肯一慝儘可優容念古來極寬人

則一毀一辱何須計較

龍姬解

九

屏虛錄

處家制事遭一番魔障益長一番練達御人接物容一

番橫逆益增一番器度此皆動心忍性成身成德之

境不可輕易視過

細觀理亂繩知性躁者之害事

自家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

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忍是快活路世上少人行舌柔嘗在口齒折只為剛思

量這忍字好個快活方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愚

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礙只作耳邊風長

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遇事而能靜能忍其人必福壽何者靜忍則思慮宛曲

而事必成酬應安閒而禍不作福壽不亦宜乎先正

有言凡矜己忌人齷疏執拗及浮譽即作沾沾之態

小不堪即呈忿忿之色者皆薄命之人也蓋為此等

人事必不能成禍必不能免夫人而無成事之門及

免禍之道非命薄而何

凡有橫逆來侵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之法

順而受之不可便動性氣故遭一番魔障長一番練

龍姬解

十

屏虛錄

達容一番橫逆增一番器度

凡脾胃好處百物通喫得去見天下人可惡可惱處多

必其脾胃有不受者也我無知無能同於渾沌是謂

真土第一補脾聖藥也

讓古人便是無志不讓今人便是無量

去病至七八分即須止餘俟正氣復聽其自除若去病

至盡即正氣受傷國家治惡人革弊政正宜得此意

胸中不平輒要鳴胸中有得輒要說只是無量以容

處世不可太生揀擇麒麟鳳凰虎豹蛇蝎蕃然並生只

如一身清濁並蘊若洗腸滌胃盡去濁穢只留清虛
便非生理

自己杜門嫌人出路自己絕情怪人添杯自己喫素惱
人用葷只是胸中欠大

禍莫大於縱己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長時悔
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詭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
悔

追思往事自謂無失者過不改而善不進也

竈姬解

屏廬叢刻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無了如猩嗜酒鞭血方
休

卒然逢人怒罵之時一生病痛有父兄所不及誠師友
所不及規者都被和盤託出此際正須返觀速改不
可草草聽過

人到諸事沈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迴生之
靈丹千生萬劫不至墮落者全靠此

葬者藏也人子於其親之歸藏乃假為身家謀為後嗣
計一求風水再求年月各執房分而阻於卦例星辰

之吉凶各持年命而撓於支干龜筮之生尅生者禍
福未可知死者暴露堪置念乎

葬有五慮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
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舍五者之外
若斤斤然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以奉親為後圖
而以利後為急著豈孝子之用心

語云擇地不如擇心又云可遇而不可求地之吉凶皆
繇人之造作儻吾心有主則天意已在百千年造化
從茲定矣

竈姬解

屏廬叢刻

葬親者溺信風水至侵占他山伐人塚棄人祖父母骸
骨怨連訟結抵死求勝至於傾家敗業而地終不可
得福應尙遠禍應至近何其愚一至此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行數百
里閒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為事不
知自己一個元吉主人卻不料理心吉則百事俱吉
古人於為善者命曰吉人是此人通體是吉世閒凶
辰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即與

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爲草舍或卽此稍遠另卜穴或
避去此處另卜地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尙
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故甯須我費事無
遽攘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得眞
穴不更有佳地襲穴以葬毋乃不吉乎或營域左近
原有墳墓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鄰人葬有
鄰鬼其理一耳

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意使多聞多爲
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奧深而以齒如城唇如

龍姬解

圭

屏虛叢刻

郭鬚如操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認於言矣不爾
曷此嚴乎

著警勸善拔眾靈超業海雖細善應生兜率作綺豔語

導羣盲入愛坑任高才定墮泥犁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
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人生如守口語言當自考多知多是非少管少煩惱布
德反爲讐施恩成不好相逢但寒溫萬事皆默了不
必揚人惡切莫誇己善行人口似碑好友悉皆見祿

厚恐禍生言深慮交淺何如藏舌鋒彼此無欣怨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而
傷我長厚雖閨談酒譏慎勿形言

盛怒中勿答人簡旣形紙筆溢語難收

對人無可說話慎勿強尋閒話來說不是承迎世人求
爲歡悅便是自家無著落消遣不過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
不多言惟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

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覺言語多便簡

龍姬解

圭

屏虛叢刻

點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
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
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時最不
可指人隱諱及暴其祖父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惟
恐語之不深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入於
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俗亦謂打人莫打
膝道人莫道實是也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已無干

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毋取短而棄長論己毋
登枝而忘本交淺者毋與深言調別者毋與強言陰
刻者毋與言衷情輕疎者毋與言密事

言語之宜慎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

而諛之辭有知者未必感背後之議銜之者嘗至刻骨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
迹然對證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

不而斥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動其機亦是成物之智處
鳳凰終日鳴卽非祥瑞虎豹終日叫亦不驚人言雖至

竈姬解

去

屏風叢刻

當毋甯減之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人說好
那能使人不說吾不是只要作事十分不差心上無
愧便了

有以名利之說來者勿問大小悉宜應以淡心有以是
非之說來者勿問人我悉宜處以平心有以學問之
說來者勿問合否悉宜受以虛心此大受用寶訣

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
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對好色於密室逢千金於廣野遇大敵於忽然聞警人
於垂斃好一塊試金石

罵坐揮拳爲歡之酒爲禍枯精竭髓生人之色殺人故
愛惜精神留此身擔當宇宙昏懷志氣將何物報答
君親

凡夫迷倒有極可笑可愍者昏夜食猴糞以爲犬肉也
則食之而美及明而知其猴肉也則嘔吐夜飲餽餽
之水而清甘明而見餽餽也則大生厭惡一彌子瑕
也當其愛之則見孝親不見嬌駕見愛己不見餘桃

竈姬解

去

屏風叢刻

及其惡之則見嬌駕不見孝親見餘桃不見愛己其
人美也則一過之處有遺香一見之後有餘想其人
醜也則經用之器亦嫌坐卧之處必避男女之身一
也髮則欲其黦然而黑而皮肉則否皮則欲其皙然
而白而毛髮則否男人之中幘與女子之冠髻一也
當其高時則見低者而笑當其低時則見高者而笑
尊官臨卑是官尊非我尊也而我榮卑官奉尊是官
卑非我卑也而我恥同一進賢冠也在公卿之首則
冠美在尉丞之首則冠醜鶴與鷺同形也見鶴服則

作華想見鷺服則作不華想蔬食菜羹同味也出富
貴之庖則作美想出貧賤之廚則作不美想臭穢一
也遭之於路則嫌其臭穢或於男女則不啻香潔愛
身也則蚊蚋想其傷燈火想其灼迷於利慾也則刀
兵水火不顧熬煎油鼎甘心子女一也子則視爲骨
肉女或視爲路人兄弟與朋友孰親昵狎則朋友勝
於兄弟爭產則兄弟化爲仇讐以一念慈悲故則愛
惜肖翹如同一體以一念殘忍故則戕殺子女不及
肖翹愛則祝願惡則呪詛儼若我操造化之權阿所

龍姬解

屏廬叢刻

好則譽忌才美則毀豈論人全無人倫之鑒苦而愁
明知愁之無益而不得不愁喜而樂明知樂之無度
而不能不樂日出而作依然伎倆而夜來謀慮萬端
一息不來便無明日而刻下經營千歲迷惑種種聊
指出以示人

古人惜陰云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賣
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可
惜

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孰驅而置之地下

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孰引而置之此二門
者皆一入而不出者也

父祖作的便是子孫楷式主人行的便是厮僕效法非
禮之言切莫內談醉飽之語慎勿外洩

處富貴勿聽僕隸之言值貧賤莫信妻孥之計恐妻孥
之計短而僕隸之言貪且險也

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捨事以清心斷欲以甯神便是扁鵲醫不須請他明裏
不傷人暗裏不虧心便是閻羅王不須怕他有時不

龍姬解

屏廬叢刻

妄用無時守得定便是陶朱公不須求他葭葦不妄
拔雞犬不妄殺便是南無佛不須念他

人作好事不堪再說著說著便不中

欲止奢當念貧及欲止慾當念病及欲止忿當念禍及
欲止邪當念謗及欲止惡當念死及

千般營運不如淺種深耕死後披麻不如在生孝順結
義他人不如自家骨肉買命放生不如存心莫殺發
願修行不如還了宿債千般計較不如本分爲人

討便宜處失便宜此處字極有意味蓋此念纔思討便

宜便自壞心術自損陰陽大失便宜卽在此處矣不
必到失時見之也

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泥淖中脚起脚落須有超逸之
足始得絕塵而奔得意場中能長人意氣亦能消滅
人善根

讀萬卷不如識一字說千丈不如行一尺勤修百億功
果不如濟一飢渴窮民廣交天下英才不如近一篤
實先輩

居家爲婦女輩愛憐朋友必多怨色作官爲衙門人欺

電媚解

九

屏風畫列

喜百姓定有怨言

天下事無一件不是人作然必寬綽細膩眞實耐一

一從頭至尾節次調停方克有濟

完得道境後方宜世境涉世深無一可交之人乃無一
不可交之人鍊情久無一可已之事乃無一不可已
之事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恥可恥是賤而無
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
而無補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作的
閒中不放過忙處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受用暗
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少時不怠惰老來有受用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往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解官時
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此過去心未來心似不可
無

富貴之家其關人面目已覺可憎而主賓相對作勢利
談亦覺無味故士君子於此可以無求便宜少往所
謂甯令怪其不來無令厭其數至也

電媚解

十

屏風畫列

居富貴常憐窮困受快樂常恐災禍見在常思知足未
來常思戒懼冤結常思解脫衣食常思來處起念常
教純正出語常思因果逆境常思順受動靜常付無
心守此十常更無煩惱

春至時和花尙鋪一段好色鳥且啼幾句好音士君子
幸列頭角復遇温飽而不思立好言行好事雖是在
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

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暇而後讀書必
無讀書之時

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之

終日端坐略無勞事未飢而飯至未寒而得衣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室廬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爲善更且使性氣縱喜怒哀甚者造罪業豈不大可惜平常興此念久久自然寡過

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作底事報與人知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

竈婢解

羊 屏風錄刻

甯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凡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拾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地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一般利是取之於人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廢貨本不定分數不用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卻正大光明傳得久遠

怒時言語都忘體怒後思之自家鄙瑣肺腸全被人覷破了

云何是第一等人曰本分人是云何是本分人曰走江湖不如理田園鍊丹砂不如惜五穀結權貴不如樂妻孥奉仙佛不如歆祖考

勢到七八分便止如張弓然過滿則折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間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先者眾惡之鋒下者百祥之海貪者殺身之刃廉者保身之符峻利成家放利兒何會長世唯此修怨健訟于無不傾宗

竈婢解

羊 屏風錄刻

明而晦用之剛而柔用之此經世妙策也孫登謂嵇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涉世持身不可不深思此語

恃才妄作如救火披蓑守拙全身如操舟帶颶無以警隙而語盡無以新交而歡盡無以小人過誤而法盡無以順風使帆而力盡

苦樂無常境得失無定形秀才進學喜不了尙書不陞

惱不了有常境耶寒翁之失馬宋人之產犢有定形
耶人處苦境時望彼境以爲至樂及到彼境則相習
以爲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遞而上在在皆然諺
云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
又有挑腳漢人能常作如是觀則無人而不自得矣
寒風浙瀝雨滴空階雪霰敲窗孤燈清寂坐無煖氣一
念蕭然當此之際想念行旅修途孤舟遠泊雞聲茅
店人跡板橋又或百事冗集萬無措辦欲出門而打
頭連夜欲坐待而迴腸竟夕無不驚魂淒魄截耳攢

竈姬解

三

屏廬叢刻

心而今者幸得無事靜坐讀古人書晤言多名理鑑
有未死之灰牀有可擁之絮耳熱酒後茶沸鼎開卽
此享造化之福多矣而猶不自愛惜更生嗟歎抑何
不知足也

不求甚福乃所以善貧不求甚貴乃所以可賤不求極
樂乃所以免辱譬之賭者刻意求贏則輸隨之不賭
則無贏而輸何自來此谷那律所謂以瓦爲之則不
漏而相國寺道人賣賭不輸方但止采頭者也
學得一分癡呆多一分快活學得一分退讓多一分便

宜

見人不是處只消一個容字處已難過處只消一個忍
字

士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常帶得一分秀才氣方
是佳士

少必老盛必衰富必貧樂必哀此天地必至之事也如
何能從中挽回曰只是留他常有餘其實不曾增益
分毫以其常有餘故享用長久

飲酒不盡則有餘味出言不盡則有餘地居官不盡則
有餘榮受福不盡則有餘蔭

竈姬解

三

屏廬叢刻

凡人須是有堅忍不拔之操天下事方有幹濟堅忍不
拔俗所謂耐耐之義爲耐飢耐寒耐煩耐勞耐辱耐
窮耐心耐事耐官職總之曰耐久不耐則脆薄輕佻
風雨燥濕皆得侵蝕未有能久者也故識得此上之
爲聖賢定靜之學下亦不失作忍耐漢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莫不有不如意事小兒叫號
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老如意事常少不如意事常
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

如意處較貧人更甚故謂之缺陷世界人生世間總無足心滿意者達此理而順受之可少安矣

不蹈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處藏物之所非以避嫌亦以遠禍

淡得一分乃能勝得濃豔一分退得一步方能受得榮進一步

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豔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久一分

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

竈姬解

屏廬叢刻

遇處之無事矣

取人時饒得一分神明自謙說人時留得一句夢寐自

安

爭名利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妒忌之念撐門戶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攀援之

計

退一步前路愈寬緊十分到頭難解

行法到八九分使知警戒便罷漫言滅門刺史破家縣

令使風到八九分留些餘地更穩莫致臨崖失馬船

到江心

凡事宜從淡素食甘蔗先食淡頭曰漸到甘處若一時便要足意無論勢有不能此後亦無餘味矣

智者不與命鬪不與法鬪不與勢鬪以患難心居安樂以貧賤心居富貴則無往而不泰然矣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又以銳摧故至人貴渾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深

俗諺有淺水長流之說余深有味其言每見精神太用

竈姬解

屏廬叢刻

者無何而竭矣恩意太濃者無何而絕矣勢談太熏

灼者無何而滅矣受用太豐美者無何而歇矣進趨

太捷疾者無何而踰矣唐人詩一團茅草亂蓬蓬

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煖烘烘亦正此意

世閒事須留餘地有餘地即動轉自如如飲食小節若

過於醉飽使腹中無復餘地真氣不舒往往致病甚

至悶絕而死者有之世人事事欲盡興愛使滿帆風

一時豈不快心第憂其難為轉身路耳

能於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淒涼能於淡處求濃則終身不落枯槁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

交市人不如交山翁謁朱門不如謁白屋聽街談巷語不如聞樵歌牧詠談今人失德過舉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

世路風波翻覆莫測細思惟有讓人為妙讓則爭者息

宦姬解

毛

屏廬叢刻

忿者平怨者解天下莫大之禍俱消於讓之一字中矣此聖賢大學問常人得之亦可以免禍獲福

凡人有好爭訟者此不可曉小事開氣往往爭告累年不以是非為曲直惟以勝負為強弱甚有牽累至死破產殆盡傷情害理而不顧不恤者此愚人之極也昔有詩曰些少爭差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心喫打賠茶酒贏得貓兒失了牛最可念誦

見事敏捷應答如流案無留牘亦似可喜然忙中十有九錯還須以精詳沈重為先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脣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歡忻

世界原自缺陷能忍耐便補得一半自古成大事立大功者何人不從忍耐中得來語云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橋開居耐俗漢則忍耐之樂受福甯有量哉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然後故舊可保

人最不幸處是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失一謀而事倖

宦姬解

毛

屏廬叢刻

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後乃視為故常恬不為意則敗行喪檢莫大之患

冤家多繇夙世亦多結自目前欲知未來請看已往嘗見富貴之家大都寬仁每看貧賤之輩多山慘刻見食憎厭是福薄相隨寓而安乃有道氣

人生若行路前經險阻則後必通衢亦似園花葩豔獨先則零落必蚤是以達人甯為蔗境智士不羨華榮有兩人年月日時皆同而榮悴各異質之司命者則曰生富貴者受用過分應得落莫在貧賤者不曾享福

應得榮壽此天道損益之常理也

有僧多寶老僧借觀之畢拜謝曰未與何謝之有老僧

曰爾與我皆只得一觀我觀之爾藏之何異

昔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憤懣

形爲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顏色日澤旣而

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故語曰急行緩行前程只有

許多路逆取順取命中只有許多財

人方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貲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

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稍稍聚入益

宦姬解

屏風叢刻

眾而所求益以不給不知罪己用之不節而以爲求

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盍反

而思之夫向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

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此爲窮困人作一慰語亦爲

貪鄙人作一退語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

人此爲現在作一安閒語亦爲日後作一究竟語

天地有春必有秋潮水有來必有去人身一氣有呼必

有吸大英雄作事有放必有收此還是受造化陶鑄

處

天但生一物必有出頭時候草極脆嫩當出時卽巨石

亦壓他不住

快樂之家輒稱抑鬱抑鬱終及之富貴之子驕語貧賤

貧賤終及之所謂動乎四體天之道也

功名二字好了多人誤了多人其實得失不關巧拙命

運二字達了多人懈了多人此個委順實判智愚

事有機緣不先不後剛剛轉巧命若踏踏走來走去步

步踏空

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少壯時嘗盡艱辛未有自少享

宦姬解

屏風叢刻

富貴安逸至老者蚤年登科必於中年離離或仕宦

無離離亦必其生事窮薄憂飢寒慮婚嫁若蚤年宦

達不歷艱辛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多

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如此閒亦有始終享富

貴者乃是大福之人亦千萬中一二而已今人往往

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卽享富貴以至終身而又

非理計較欲爲其子孫計尤大惑也

人生穿衣喫飯所費幾何此外盡爲長物盡爲他人樂

天云故舊歡娛童僕飽始知官爵爲他人豈惟官爵

凡一應多積而此身無用者盡爲他人造業而自己
招報也佛經云萬般將不去只有業隨身旨哉言乎
任你極聰明伶俐賣得巧到底藏不得拙故伊川云凡
人妝成十分好不如眞色一分好

優人登場有爲唐明皇者下場便不肯與諸優同坐眾
皆笑之世間公孤卿貳時至則爲之與逢場作戲亦
復何異而盛修邊幅岸然於親故之中恐未免爲諸
伶之所竊笑昔沈慶之爲三公歸里鄉人見者皆俯
伏膝行慶之笑曰故是昔時沈公知是昔時沈公彼

寵姬解

三

屏廬叢刻

罄折之態可嗤此倨傲之容亦無味

世路中人或圖功名或治生產儘有正經爭奈天地間
好風月好山水好書籍了不相涉豈非枉卻一生
強項者未必爲窮之路屈膝者未必爲通之媒故銅頭
鐵面君子落得爲君子奴顏婢膝小人枉了爲小人
凡人燕會交接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相貌不
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
落以類推之忌諱甚多須用心檢點一番切勿犯人所
忌令人愧憤亦君子長者之厚道也

大著眼睛看縮著嘴頭說硬著脊梁擔放著肚皮納立
著腳跟做

邵康節會有四不赴謂官府公會不相識會大眾廣會
勸酒醉會又有四不出謂大寒大暑大風大雨有五
樂謂樂生中國樂爲男子樂爲士人樂見太平樂聞
道義有五喜謂喜見善人喜見好事喜見美物喜見
嘉景喜見大禮有四幸謂幸長年爲壽域幸豐年爲
樂國幸清閒爲福德幸康健爲福力有三惑謂年老
不歇爲一惑安而不樂爲二惑閒而不消爲三惑

寵姬解

三

屏廬叢刻

我無是心而人疑之於我何與我無是事而人誣之於
我何慚縱火燒空何處著熱風波洶湧虛舟自開
蛇虎非鷓鴣之讐鷓鴣從而號之以其有異心故牛豕
非鸚鵡之馭鸚鵡集而樂之以其無異心故是故疑
於人者人亦疑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

惱怒只害得自己何嘗害得人

人生墮地名位分數已定非他人能提挈亦非他人能
摧敗把柄在我進退有命小人枉用算計君子無勞
準備

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志不驕人面無德色氣能自勝面
無懼色量能容人面無怒色所務在內面無慚色故
曰君子不失色於人

世局棋新不著最爲高手人心兵險無求安有敵頭
人苟平心便覺有恩無怨徒知有我便覺恩假怨真
人生儘受福人自不知足思量事累苦閒著便是福思
量飢寒苦飽煖便是福思量病時苦健著便是福思
量危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監禁苦放著便是福思
量死來苦活著便是福也不必高官厚祿也不必堆

竈姬解

卷

屏廬叢刻

金積玉看來一日之閒許多自然之福只因看不破
譬喻一譬喻五行以分定知機便是福終日竟戚戚
惟是不知足本是無事人討得惱心曲本是溫飽人
弄得缺食服本是強健人縱得病拘束本是平安人
幹得危險辱本是無罪人惹得入牢獄本是長壽人
作得死催促世閒有幾人會享自然福我勸世閒人
不要不知足富貴非力求迷途空碌碌

風波境界立身難處世規模要放寬萬事盡從忙裏錯
此心須向靜時閒路當平處行便穩人有長情耐久

看直到始終無悔吝總生枝葉便多端吾生落落果
何爲世事紛紜沒了期少算人皆嘲我拙多求我卻
笑人癡庭花密密疎疎葉溪柳長長短短枝萬事欲
齊齊不得天機正在不齊時

屏之張也直則不可立必也回而曲之輪之轉也方則
不可行必也揉而圓之處世亦然雖然屏必有幅輪
必有軸屏雖欲曲不可不齊輪雖欲圓不可不正君
子之自處亦然

當樂境而不能享畢竟福薄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方

竈姬解

卷

屏廬叢刻

是大受之器

聽不平事徒惱胸臆接不平人徒減飡眠此沒身涉世
不了之苦海也吾安能以一身當之哉不聽不接自
登彼岸

友誼之薄緣訂盟之濫而責報之奢濫於定盟既視之
太輕奢於責報又視之太重兩情冰炭并用之一人
卽父子兄弟不能強其遂願况泛泛者乎

事有急之不自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
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能與善人居不能與惡人處畢竟是學力未到夫惡人如蛇蝎猛獸戾氣所鍾造物猶不能絕第當善待之使不能爲害而或介介疾視若旦夕不可容多見其不廣也

傷心之怨莫如攘利沒世之恨無如發隱發人隱私人誰容我奪人利益人誰甘我出爾反爾戒之哉

人世無一刻不是緣無一處不是緣無一人不是緣爲

世間人只好隨緣度日何必強生分別打破緣因四海和平之福只在隨緣一生牽惹之勞止因好事

龍姬解

畫

屏風畫刻

人有未可遽格者巽以入之事有未可易處者靜以制之效有未可驟致者安以待之

應事接物須是以靜待動以閒處忙如水流而境自靜

雲急而月自遲纔有無限光景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遊若常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刻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遊可也

人要有轉念轉念蚤則愁煩中可覓瀟散境界不然恐

俗障沓來祇徒憂而無益人要有餘地餘地留則馳

驟中可存從容趣味不然恐快心事過或涉險而難收

視天下事皆如飄瓦虛舟順逆偶然爲藤盡掃便令來去無心視天下人皆爲前因宿果冤親平等望礙都捐得了多少自在

遇事只一味鎮定從容縱紛若亂絲終當就緒待人無半毫矯僞欺隱雖狡如山鬼亦自獻誠

心無機事案有好書飽食晏眠時清體健此是上界真人

龍姬解

畫

屏風畫刻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裹之以紙人必拾之矣什襲而積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掩之人思檢之圍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

奇峰峻嶺止可偶一登之國都皆寬平廣大者

吾人身家之累思前慮後有許多未了句當此須以不了了之隨身有無隨家豐儉隨緣順應一毫不起非忘之想分外之求則身家之事一時俱了若只在身家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扣殺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交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有才之小人則又難待有功之小人則益難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己不可太峻

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

宦姬解

幸

屏風叢刺

人無所聞以發其怒

讀書知禮之人不可慢他年高有德之人不可輕他忠言逆耳之人不可惱他無父無君之人不可近他乍富欺貧之人不可作他不識高低之人不可採他輕諾寡信之人不可聽他對面兩語之人不可託他時運未至之人不可欺他談量人家之人不可惹他飲酒不正之人不可請他恃力放潑之人不可理他來歷不明之人不可留他貧窮性急之人不可告他凡有落難之人須可扶他

家業興於不足敗於太足故須常教有些不足處若十分像意便有不恰好事出來

正家之道宜痛絕閒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巧為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閒鄰里之忿爭皆此流構之也抑或甚焉或為賊之導或為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妻妾無妬則家和嫡庶無偏則家興奴僕無縱則家尊嫁娶無奢則家足農桑無休則家溫賓祭無惰則家

宦姬解

美

屏風叢刺

長

童子讀書先令蒙師逐字廝解不惟理明易熟大凡從幼識得便終身不忘大來究解行文亦自省力

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幽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詈罵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說聲也謔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

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雞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來乃從祖父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計便宜凡損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

不肖子不肯作家無論已至如肯作家者十分精緊一絲不漏亦不是好消息其家必有奇禍須是從寬一

宦姬解

第

屏廬叢刻

分留有餘不盡之意祚方祿遠

宦家子弟凡居室器用僕從輿馬之類俱貴雅淡不宜使俗氣撲人

骨肉之好不終只爲看得爾我兩字太分曉

不孝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父母憐憫過甚常順他性驟拂之則不堪常讓他便宜任他佚豫令之執勞則不習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子也子乃敢唐突其父文行藝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也子必欲父之出我下積此驕妒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

處展得出手遂真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

言羸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

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

復問其痛癢三日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

味薄人私室千般趣態映高堂而機望甚且明以父

子兄弟爲俗者矣四曰忘恩記怨夫恩習愈忘怨習

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見德習久則饜噉起一施感

恩常濟則多寡生一迎面見親累日則猜嫌重况父

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固然且有憂我而獲拂

宦姬解

第

屏廬叢刻

者矣有譽我而被厭者矣有強預吾事而怒眈者矣

眼前大恩恬然罔識况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

弱質驚魂之痛者哉故人情有至顛倒而不自覺者

子之於父母是也此數者皆近人情且其人未嘗無

真性也積久不知其誤耳是宜急急喚醒蚤蚤克治

時思沖下時念原本時時入親肺腑中其不爲大孝

者鮮矣

孝友如飲食衣服一日不足便有性命之憂其他如錦

綺珠玉有之足備觀美無之亦不甚害今人事事要

好卻於父子兄弟閒都不加意譬如樹木根本已枯
雖剪絲爲花能有幾日好看

射鶉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行市
則一市之狗皆嗥彼物豈甘就死亡哉而世之悍夫
忍人乃誣物爲無知何也

人生世閒愚濁者多而况婢僕尤無奈何便不稱意且
莫譴訶付之一笑心氣平和

賓筵苦醉飽不堪則何不攜杯盃一二以施之飢而欲
死者使足於半菽可生也何不以殘杯冷汁施之於

竈嫗解

望

屏廬叢刻

生平不知肉味者使其知人閒之有此味也

世人只爲體面二字百事勉強身心爲之疲勞名行爲
之墮裂試問供張應付費從何來饒者既匱贏餘乏
者遂虧產業若作宦則竊帑藏賸閭閻居鄉事居閒
恣漁獵護惜小體面傷大體面而不顧豈不大錯
取不義之財以供不肖妻兒妄費取不義之財以充權
貴苞苴取不義之財以設齋徼福皆謬用其心者也
陰德須如耳鳴甫作時蚤有功曹記錄隱惡種成心病
臨終日自然冤對現形

世人眼光短見善惡急於得報若一時未驗便謂因果
無徵不知報之遲速不出四五十年此數十年在無
窮中直一瞬耳此老無急性有記性人但辦一片忍
耐心長遠心打大算盤歸除到底久久定不錯也
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己不費力自謂巧
矣而造物尤巧焉我善暗箭造物還之以明箭而更
不能防我善借刀造物還之以自刀而更不費力然
則巧於射人殺人者乃巧於自射自殺耳

竈嫗解

望

屏廬叢刻

竈嫗解

昔白香山作詩令一老嫗解之解則錄不解則改易故
詞或近俚若醒世之文惟取警切無嫌淺近儻祇事引
據經典塗飾字句作者意爲詞掩讀者劔而思卧期其
有裨於日用事物也難矣先大夫嘗雜錄先正格言之
淺近者彙爲一編曰竈嫗解理本乎聖賢而詞通於世
俗盡人能解卽盡人能行固無煩探賸索隱而振發已
捷於朝夕以爲庸言也可以爲至言也亦可刊成因識
緣起於簡末道光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男兆澐謹跋

水
風
生
鏢

張大昌謹署



光緒丙戌
浴佛日刊

小雲棲放生錄

小雲棲放生記

楊曰禮

小雲棲禪院者同里諸君子結淨社廣放生而建焉者也先是謀於西湖之六橋以裏復放生古制願諸今巡撫阮大中丞曰可詎格於成議不果行會東城有餘庵初爲余姓所捨宅故名余後顧涑園孫恂士諸先生聯淨社其中梁山舟前輩爲書額易名餘庵庵固有殿有廡有文室有寮房周迴二十餘間且有池廣長三三畝住僧蓮印無徒而願捨者久之諸君子廉得是庵洵妙因也顧其地鮮曠牛欄羊圈豚欄

小雲棲放生錄

一

雞棲布置無所而普濟之心未已於是鄰有菴曰法華其主僧靜學德懷亦樂捨以成功德又有庵曰華嚴久廢供養其僧券而歸之當兩庵之間隔有他庵隙地亦購而聯貫其址又旁買民舍數間眎餘庵舊規殆已開拓過半爰圍以長垣通以石梁翼以水閣蒔以竹木獸禽之不可露處也補葺以屋水族之不宜類居也更闢以池舊者因之壞者葺之缺者增之經歲而落成遂名之曰小雲棲夫雲棲爲蓮池大師重闢道場專事念佛放生橫超三界復創上方長壽二寺於城中便放生者嘗讀其自撰碑記有云引而

伸之而又伸之汪然徧域中矣又云不知繼此而興起者更幾池也嗚呼無願願海如是種種二百年來絕無嗣響茲諸君子咸唱善來將使澌澌涇涇呶呶啞啞歌鳴安宅恍過五雲山麓瞻羣友馬將使禺禺囿囿發發洋洋游躍淳法如入上方長壽觀充物焉不穹其宇嚴潔是尙不眾其侶誠信是守時而緇白和梵朗澈東隅其面北復構軒三楹供奉師像豈非性相常住於以上祝

小雲棲放生錄

二

介公書題蘇州龍樹庵亦中丞跋而額諸院然當諸君子名院之時蓋未之前知也而適相合其華嚴庵則移龔居士募銀華嚴疏鈔板藏而寶之然當昔人名庵之時亦未之前知也而適相須推此而溯諸宋錢氏之創建雲棲不知有師之重興也師既重興亦不知諸君子復有小雲棲也無古無今因果之現誠不爽銖黍已而或者曰勝殺戒專放生此佛門功德非儒門事不知顏魯公隨所守郡縣立放生池至八十一所自樂天亦有放生儀而東坡集中多載放生詩是仁民愛物士君子之心與慈氏何異然則是舉

也雖本蓮池大師勸善之意而實即聖賢樂善之誠
安知不縣縣延延有繼小雲棲而興者或仍復全湖
放生之制者諸君子固不得而前知而因包果海果
微因源未嘗不可前知而俟之也是爲記嘉慶十一
年歲在丙寅仲秋既望

吳錫麒

嘉慶九年甲子之夏紫陽崇文諸生張洽等請於都
轉張公日捐膏火一釐爲放生善舉詳明鹽院延公
越二年丙寅敷文諸生童人傑等仿崇紫例請於監
司岳公詳明中丞清公紳士沈舒華等八人總司其
事每月在城東小雲棲寺買放延僧說法諷經上祝
聖壽祈雨晴時若用報

小雲棲放生錄

三

君恩市物如干會同給價登籍開本寺驗收印票歲
終造冊報銷永以爲例嘗考白樂天有放生儀真西
山有不殺誠顏魯公隨所守郡縣立放生池共八十
一所咸乞御示以垂不朽陋儒淺見乃目之爲釋老
豈不謬乎余樂與多士共登仁壽之域俾知
國家休養生息如是之至也因述其事以爲之記

江步青

好生爲儒者第一義易釋噬嗑上交謂惡積不可掩

罪大不可解朱子作小學終于敲菜根一語垂誠之
意深矣下士食關難破不日賜生必畜而日不廢鈞
七豈聖人現身說法微旨乎先德云業殺不如丐食
醫家藥肆賢於屠獵遠矣然率多不昌富貴之消亡
雖行義不救其咎安在斯會勸於沈君舒華其族弟
起潛贊之次年暮春崇文課士之明日講堂傾圮眾
無壓覆之患又明年歲則大熟理有固然書之以誌
同志

小雲棲放生會詩

劉壙

獨對梅花笑年來食更疏喜聞多士舉兼得遠公書

小雲棲放生錄

四

樂道真如見觀心惠物餘錢江久不至有願幾時攄

朱珪

行仁之樂學道之資無媿古德兼濟當時懔乎能慎
偉然成規眾子或以爲異大人皆以爲宜是蓋不止
躋於壽考進於顯融而士林時勉於斯

梁同書

焚香敲菜思高節被逮還將寺榜題箇願不隨沙劫
壞春風重播小雲棲

羞耽喫著誤平生間嚙葡萄大可人但得生機隨處
足鹿鳴魚躍起歌聲

汪志伊

聖狂介貴知撫阨常堅持不信罔者毀此志占泰否
偉哉天真定寸心能制勝行之足千秋徇人無柁舟

秦瀛

風韻春和賦此詩劫餘常在一編持好生我亦高流
輩新韭黃梁得過時

吳錫麒

吾慕太常齋鼎俎謝腥汁斷齋香自清招甲露猶溼
憐彼飛躍姿所樂生趣得物物各有情何苦煎太急
長養東里魚哺飼比鄰鴨池通活水環樹積翠陰羣

小雲樓放生錄

五

痾痕總一體愛護如保赤因推慈悲量重為我佛白
賤吏每放手居然岸儒憤可憐一路哭更甚過河泣
圓丁昨挑菜來補山廚缺適逢放生期作詩告諸客
福幸不唐捐有約早來集

潘世恩

數椽精舍繞菰蒲雲影天光水一隅蒼荷幽花栽淨
域輓轡深井浚名區忘機魚鳥依人靜到眼林泉託
興孤叢薄無塵生意滿青苔黃葉任疏蕪

苾茶居士示子作

沈舒華

忠厚由來說我家余家世居五杭鄉人長齋課佛產

靈芽先端恪公年十三參頌祖宗夙植菩提樹孫子

還開菡萏花裴相勤修因不昧日公結願畢差正文

晨興祝世世食祿護法後皆貴奉佛德門樂善真堪羨清白相傳絕點

瑕

循環六字總持門粉骨難酬古佛恩眼不識了能味

道心如種子自生根波澄月現祛諸妄水到渠成觀

至尊泣語兒孫牢記取莫耽五欲日昏昏

修持何故有餘殃饑口難禁物命戕士被春風多長

養人行秋令易消亡殺業慘報余見不寒雖一穢漫

比簞瓢樂萬行都緣飲食荒痛哭向人頭不點挪揄

小雲樓放生錄

六

還說我癡狂

儒為人需世教關如何肆意逞嘲訕譚禪詎外明心

性愛物原非異孔顏倔強昌黎鋒早斂如稱大顯外

勝稱馬彘刺骨血書佛經及須著人問比風流茂叔

夢問原道一篇未足信之屬皆悟後語也伊川先生以有高才三戒

先從筆舌閑

曾閱碩揆語錄知其成就端恪公者雖賢父兄無

以過之兼得金玉如嚴寶成諸大宗匠皆深入禪

理共相切劘以成一代大儒非偶然也再傳敬堂

先生暨配程夫人仁慈忍辱世所希有合嗣舒華

幼承庭訓與婦朱氏注心安養婦逝之日聖境現
前持名不輟咸目爲異事云嘉慶十二年歲次丁
卯仲冬上湖居士董雲標并識

後記

釋與楷

小雲棲之名何助乎嘉慶甲子武林諸大居士體蓮
祖遺發菩提願覓地開念佛堂初放生院商之東
城余舊住蓮印師而蓮公聞之歡喜讚歎遂捨其
舊址一切莊嚴復購左側華嚴法華二菴合爲一
院規模似雲棲而小之故名其時以僧寒灰司牲所
後有易人代之司常住督課誦者則僧宏明馬繼

小雲棲放生錄

七

宏公者爲怡南往歲怡公圓寂其徒普嚴權理一載
餘而以色力不支辭諸放生居士乃謀所以繼之者
以寺本承師祖昔日宏願故東隅特購辦蓮室三楹
供祖像而上年捐貲興復演法堂於水陸功德增牲
食銀三兩爲小雲棲解牲作養牲之糧原屬一脉映
貫與上方長壽無異也因議以小雲棲歸合大雲棲
延山僧兼理常住呼應捷而聲氣更通商之於衲衲
承諸君子厚愛維護種種雖山中事繁不獲辭遂於
十月十日直院竊自揣慧淺行薄恐不勝兼顧任而
勉爲承乏者以其衍吾祖遺派淨社之結已卅十年

惟願諸君子善緣日廣福德日宏有小雲棲以繼上
方長壽將來更多闢道場以繼小雲棲則上合師祖
自撰碑記所云引而伸之而又伸之汪然遍域中者
又與楷之所歡忻踴躍于無已也因附爲記

小雲棲自道光庚子四明海警當事就其地製
造火藥淨域清池化爲赤燦黑燄矣咸豐初年
粵西兵起蔓延及東南既議防守益事軍火迨庚
申二月二十七日杭垣初陷億萬生靈如釜中
鱗俎上肉有未生不得之慘時戴文節主協防
局事驚聞城破懼火藥轉爲賊用知林君桂山

小雲棲放生錄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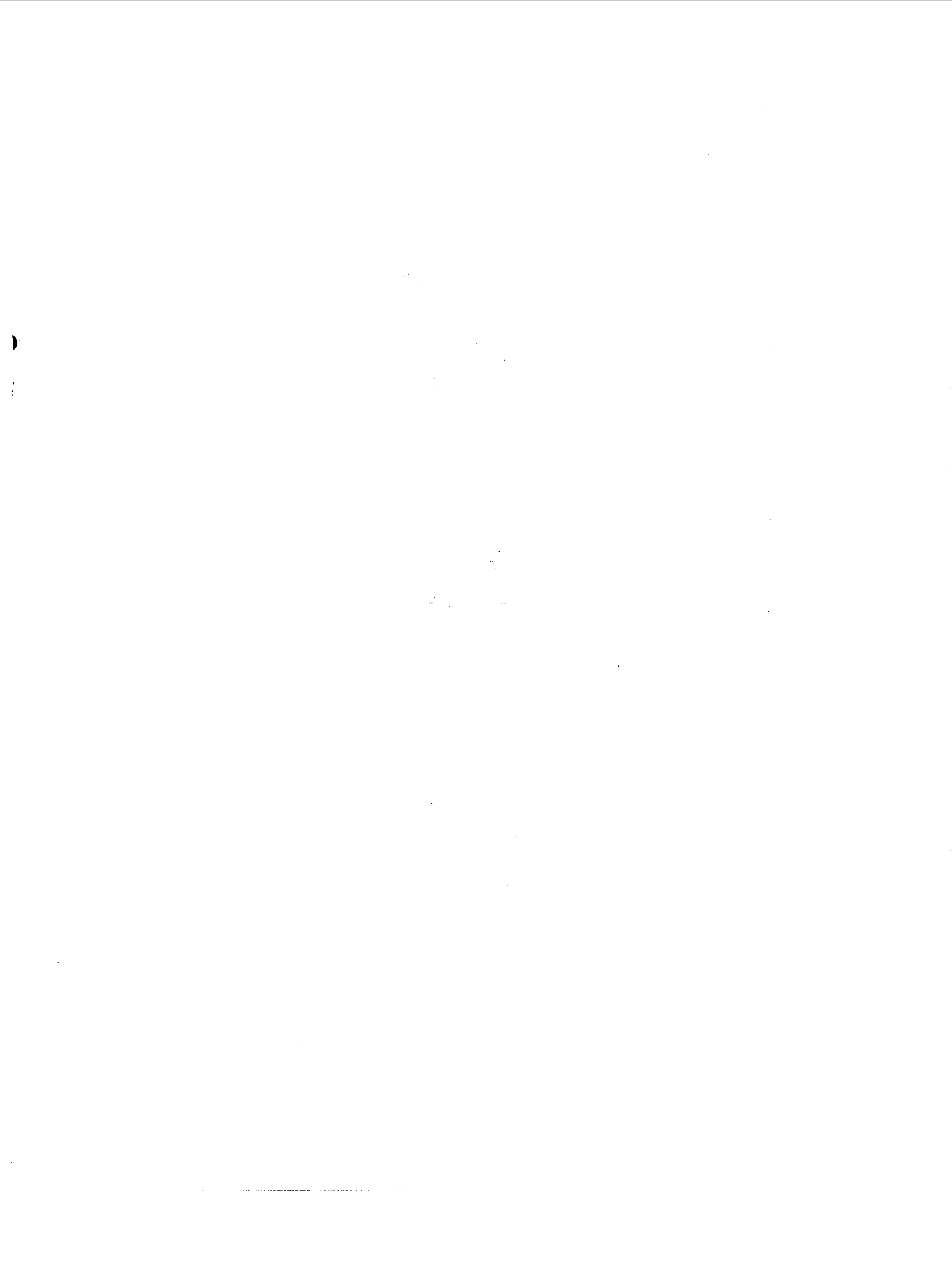
居近斯地急草一髮乞拋藥放生池中冀免全
城灰滅林君慷慨集眾夙夜舉藥悉沈之水已
卽逸出東城至同治甲子官軍再復省垣小雲
棲故址仍爲儲藥之所今且營構加廣焉光緒
乙亥同人議遷放生會於孝慈庵魚池豚欄重
復規模今文節早崇祠祀林君亦歸道山此段
逸事更有重於團社放生者因刊是錄表而列
之以志生遭離亂人物同殘安得不於時清道
泰之際而知所做省哉丙戌四月八日丁丙

小雲棲放生錄

冥

報

錄



李華宇

海寧縣西鄉石墩村有李華宇者其人務農樸實偶患瘧證見有二冥差從枕旁出一為蔡有成一為沈亮以牒票示華宇云汝有名當死但汝平生謹厚俟同牌數十人擗到最後來取汝平有成等去二日忽有一總角鬼亦從旁出華宇方昂首諦視枕而絕已繫頸間即被牽擇而去縛土地石王廟門前大樹上頃之見有成等絕引數十人袒胸而來詰責總角者汝何物白捕亦來擊人即劈面一掌總角碎而去因謂華宇云冥司法雖嚴然名猶後者猶得免巡規脫吾二人本憐汝未即行拘不謂此鬼先攝汝至我

冥報錄卷上

一

華欲遂請魂詣土地祈唱名俟事畢恐汝魂冷不得返奈何因移人家祈寄棺木板當風處曰汝幸避此間足相遮蔽比唱名完有成革即引華宇出曰露行還家恐魂又冷奈何因提其魂如一粉團狀以紙包裹納之袖中遂過華宇家賞棺者裸其間同歸至戶外遙擲之華宇方醒云急俯紙錢善飯有成革復囑後向華宇云吾二人終憐汝不欲挾汝去但我輩除魂每至勾攝生人時苦不得前必須陽魂為導汝能為吾導吾當全救汝矣華宇許諾此後每攝人二人必來華宇必帶絕帶至人家臨命終時多有親戚圍守陽火燭光高尺許殊難進近而時人有限因故作箱插屍後親戚分散審視索開箱取一曰有銀姓孝子三人皆壯丁恐其父死痛飲劇醉共坐土守火光高數尺大不數前不行之於空虛中推

倒大酒揮灑然作散拳起驚看而亡者甫得就擒其艱難如此又人應死者或初生另有地方嗣後移居不一冥司牌票必下初生處土地行平開至抱病處土地然後行拘死後魂亦先至病處後至初生處不相紊越又嘗見地獄中應託生魂靈率如湯園大青綠色每小鬼大盤捧出陰司祖宗捨子孫者或至狼藉滿地令其人猶在時時膜去為言禍福亦一異云

鍾過哉

仁和博陸村文學鍾過哉即子友陸驥武嫡母勇也過哉嘗言仙家有云人身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子昔年抱病死而後蘇始信此二語為不誣也按過哉於丙戌年往探其族鍾梅城於姑孰時梅城為姑孰太守過哉於署中代閱文卷暑月過勞感疾漸

冥報錄卷上

二

危即自見魂魄已離視鏡尺餘肅衣冠左腋憑亡母右腋憑亡妻向裏床拜請求生甚急此神之欲得人生也又見魄形白裸體散髮如本身長大喜其得死如釋重負意之所至輒得游戲嘗隨人往買棺見賣棺者索價若干又隨人入司李署中借貸送死之具并見二狗當窺而卧此尸之欲得人死也又云氣垂絕時即見魂起少腹丹田如湯團狀青碧色漸升新高至臍而氣急至胸膈而喘粗至喉間頭上時兩目上窺全塞於顛頂迫遂良久如裂石之狀而魂與體離魄與魂判氣竟絕矣過哉又思身死於此家人輩不可得知須托夢乃可緣來念間便已至家瞬息千里非若生前滯於形有反有隔絕之苦即見伊伯父漢石公及西席暨妻黃氏為言已死狀同時托三夢焉乃梅城數日前延一高醫醫以死不

至其時始來診脈脈已脫醫捫其胸次尚溫姑予一劑竟一滴落
喉間餘皆湧水入喉者涼沁心腑如六宅中得水雪一時頓覺快
微即聞耳自鼻中如風如霧從外墜入者不可勝數良久尺餘
小魂飛來腦耳間忽左忽右求入不待入見魄形亦覆身上須臾
小魂震天一鼓從腦際透入而魄已收還不復見矣從是遇哉得
生至今猶在至買棺爭價及窆旁卧犬三人同夢則又訊之家人
一一符合乃知死生感通之理非病中顛倒也存之以資要終之
學云

崔四官妻

萬曆末年湖州歸安六區里崔四官妻年可廿歲許於大雷雨時
往石坡口淘米被暴雷震死其夫負其尸於室中未逾時雷雨忽

就於其報錄卷上

三

又大作香氣滿室其妻遂甦問之則云雷神擊他怪誤中某身有
神授藥一丸因此得活蓋此婦年少有孝行者也

陳文學妻

新市陳文學妻年可三十許於癸巳年歸寧至其地行散忽驚
絕狀歸即有白鳥隨後於室中飛翔良久鳥去其妻即作刺船狀
并作鬼語云汝前生船戶也我乃客商負重貨被汝謀死吾於冥
司告准許我跟尋報冤歷有年所不意此地相值必不放汝文學
以年老無嗣而妻方有孕求緩其期得免身後就死無所恨異答
云彼作孽若是寧令有遺種且他人相見可俸級須臾耶數日後
竟耗

逆子逐母

平望之北有子逐母至姊家姊養數年一日子復至姊家姊遂以
斗米并責令歸養其子至中途推母下水未至家遂為暴雷震死
凶其頭其母從水中著淺處得不死忽見子頭含乳間而小入平
望王姓者被營丁誣陷為盜吊拷致死并破其家其母妻投神位
號竟甚切尋營丁亦被暴雷震死時俱乙未五月十七日有此
二事亦一異也

僧天香

湖州東林山明經陳太澤者於萬曆中過一僧號天香山東人年
二十餘隨解糧船而來寄居東林山旁勤修篤行太澤因為起菴
凡飲食衣服一切取給盡數十年天香嘗云我受陳居士供奉如
何報答後至七十餘復有一性空師掩關於天香禪室一夕天香

就於其報錄卷上

四

謂彼曰我昨夜夢得一都院與之分度抗禮性空曰汝念頭錯矣
遂感微疾忽一日將晚陳氏門前環列多人見天香徑入其門太
澤在中堂亦親見之即問師欲何為天香笑而不答直入卧內太
澤追訊之而其妻已產一子趨使人到菴問天香則已入寂矣後
陳氏新生子至余適日見渠道友平昔所厚者與銀一錠一徒為
平昔所怒者捧奉向之足驗其種性之不昧也後長大字聖遊名
廷樞中明崇禎己外鄉榜後於順治己丑舉進士授福建永安知
縣今猶現任云至其前生為天香時原無甚慧解惟日課法華經
不缺又供養客師務必豐腆自奉則糠覈麥飯頗甘淡薄今之科
名福報想有自来也

克自玉

杭州貢生沈自玉名鼎新寓津佑橋相國寺壬辰夏五月因病後
答拜一友登吳山過勞踉蹌即時若氣絕者自玉爾時覺身
輕舉如在半空魂隨上下歷境冥渺曰顧茫茫行百里而遇至一
大野更轉道左見紅塢粉界瓦朱門有一童子前導再進百步
則殿宇崇崇延袤數十里重門洞開兩廊廡俱署十三省各省各
有府府各有縣其往來奔走者皆青衣絳袍手各執簿雜選排擁
我不能前每到一門則有數十力士執戈揚盾攔阻俾細詰之
童子曰此武林善士沈鼎新也遂從交戟下俯躬而入第一門榜
曰乾坤一照見金碧輝煌異香從空中來又進一門其聯曰輪迴
生死地人鬼去來關入內陰森閃赫不敢仰視遂巡閱見左首有
杭州府門署後道遙遙到一大室見伊薄友王昭平先生宛如平

說於 冥報錄卷上

五

生致寒溫畢自玉曰余今病勢至此恐再無生理矣王笑曰否否
進奉玉帝之命每年五月十二月內兩次對簿考覈天下善惡諸
人今聞君查君善行正要加祿添年與海內百餘人同時旌異祿
壽正長何必過慮自玉曰得免罪戾矣安望其他少聞聞鳴鞭震
耳衆肅然曰此關君將升殿時也各署中官役悉趨而出自玉隨
之出見諸閻君垂簾高坐執牘諸人各趨殿下高聲念云某省某
府某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善事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
惡事某件對簿稍差閻君即加改抹約有款時而退次日考覈詳
明亦復如是階下油鑪火極刺刺刀山每置人於中糜爛無忍
現原身又受一刑悽慘悲號不忍聞見又有旗幟鼓吹迎送不絕
賞罰甚嚴歷歷可畏時見使侍公堂侍及家大行跪庭諸君聚坐

一堂自玉過而見之曰諸台翁如此風節世所罕傳諸翁白如翁
慈仁端介獲重閻君亦世人所少有也時王昭平先生從內出曰
弟輩彼時幸爾矢志少得無恙今俱作殿前之副矣君棄名謝世
亦可謂無忝所生皆冠帶龍服威儀甚都其自玉長君遠垣亦在
彼作記室遠垣沒時原有上帝命集八人少一人召我補數之語
自玉又聞每日考覈兩省須男子查盡始查女人今二十五日則
浙江省矣自玉亦冠帶龍服逐隊而前無何唱自玉名自玉從衆
中趨出見王陳兩先生及家鯉鹿皆旁坐第六殿閻君之側諸閻
君向昭平先生輩曰此非善士沈鼎新乎衆曰然閻君下行賓禮
坐賜茶皆紅磁鉢味香烈閻君曰查君一生孝友貞潔不淫一男
不破一女不交一妓事不虧心錢不妄取屢行陰陽不求人知所

說於 冥報錄卷上

六

以君之文與字俱有福於人間自玉曰鼎新日恐過戾多端方自
砥悔有何德能聞君笑曰正在此議加君壽永為衆式自玉蓋惶
悚不敢當聞君因以簿示自玉皆自玉自少至老行事無不登記
有一二方便事未向人道自玉亦忘之矣極蒙閻君贊賞閻君
因曰君亦知人有一生作善反得貧賤者乎正以功名不薄則殺
身不烈又有一生作善反得貧賤者乎正以功名不薄則身名自
泰此正賞罰轉移的微權如君勤學一生區區鄉榜屢得屢失止
以明經終者正泰君之身名耳繼之富貴電光功名泡影其中有
假色處皆空癡人不悟殊可痛惜但今賞不勝罰善不勝惡奈何
自玉曰方今殺運不止皆因人心不回人心不回皆由淫奢無度
想上帝亦無如之何了聞君曰誠然誠然君回陽可向諸人委曲

開謀要學做好人。總不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八字。須要念頭上做起。善惡果報。昭然不爽。此間然毫。不漏世人。百般裝飾。都無用。度君為生人。痛加鞭策。勿謂鬼神之可欺也。自玉曰。敢不承命。遂辭出。昭平諸先生。送自玉就道。時衆人問自玉。從榻上。忽連放口。曰。我要到相國寺去。頃刻果已蘇醒。此蓋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事也。自玉隨拈一偈曰。去時如彼。淨來時如此。明何生亦何滅。撒手可開行。漸即霍然而起。今自玉年七十餘。猶行步如飛。精神若少壯云。

凌氏女

杭州文學凌聚吉名萃。徵子弟。親庭同憲友也。住新宮橋南首。控崇禎丁丑生一女。初無疾病。至癸巳年。女長十七歲矣。七八月間。

忽遭奇疾。狀若中風。目眩頭旋。食頃始甦。言見一黑物。便頭暈欲倒。平復兩三月。忽又一發。漸漸頻數。遍訪名醫。有言風者。有言伏痰者。有言驚癇者。有言神氣虛者。有言肝虛者。有言已身藏神者。服諸藥無算。而終無一効。至今乙未四月間。年一十九歲。每發愈重。聚吉俟其發時。端加審視。微覺口中。碎碎作聲。聚吉始駭然。故與之語。輒忽應答。言談往復。殊有倫次。始聞有風世。究業之說。聚吉方知為鬼物所憑。乃專求治鬼。凡僧道巫覡。遺穢醮薦之法。無不畢修。確邪鎮鬼之藥。無不畢投。而鬼忽作語。云我係前世冤家。冥司稟白。而來任汝。等作法。終不去也。至聞其冤業所起。及何處。鄉貫姓名。輒答云。此時未言。以當自知。迨至五月廿五日。凌女見前黑面之鬼。復押一白面者。同來。且言。明日當降汝。說六月十三日除司牌。懸赴審聚吉。初不之信。至明日午後。女方坐。解人中。忽大呼二鬼。又至。已將我魂縛去。矣。遂復軍制。自此不須頭暈。輒見二鬼。押持。操縱。不可復脫。不復能飲食。眠睡。每令眼則二鬼與之爭。辨聚吉。筆與言。鬼便借女口。應答。而女如在旁。竊聽者。於是方知其索冤。始末。黑面者。言我本揚州人。名倪瑞龍。白面者。名袁長。儒與我。同里。俱係富室。兩相誥訟。言凌女。係揚州秦院姓劉。被收我銀若干。後焚我命。於獄。我。被毒藥。所害。故而黑如此。一魂舍。竟至今六十載。今來索命。無從他求。問其致訟之繇。則云。瑞龍有地五十餘畝。與長儒。未經了絕。而長儒。得地。即慮反。發。便投一大家。云。已轉賣。瑞龍。計窮。無可加。貼。繇。此。仇。恨。互相。計。告。今。長儒。已絕無。嗣。而。倪。有子。尚存。名宗。其。其。言。鑿。鑿。可。據。也。言。已。復。押。凌。女。

七

遊地府。凡人世。所云。刀山。寒。冰。刺。樹。鐵。床。磔。磨。白。確。水。浸。石。壓。等。獄。又如。鬼。門。關。望。鄉。臺。孟。婆。庄。破。鏡。山。等。處。無。不。遍。歷。且。言。漆。河。揚。僅。闊。八。寸。凡。入。磨。坊。者。碎。磨。骨。肉。片。片。作。糞。惡。呼。痛。楚。即。分。形。變。畜。如。虫。蟻。之。類。苦。不。可。言。大。蔡。始。則。大。地。如。發。墨。之。黑。以。之。中。又。歷。歷。可。見。又。或。遊。善。人。長。者。之。處。則。有。微。明。燈。燭。輝。煌。冠。裳。楚楚。又。至。一。所。則。竟。如。日。月。開。朗。池。中。或。開。紅。白。蓮。花。香。氣。襲。人。堂。戶。皆。金。碧。云。是。最。善。者。之。處。也。又。殿。側。大。廳。院。一。所。即。閻。君。賓。館。中。有。鄉。紳。二。百。餘。人。冠。帶。峨。峨。女。至。其。中。或。有。相。拱。揖。者。言。面。甚。善。云。是。昔。同。年。同。寅。輩。一。時。忘。其。姓。字。又。有。當。生。人。道。未。得。空。缺。者。此。類。最。多。總。聚。處。亦。無。善。惡。諸。相。又。三。堂。親。戚。中。或。有。見。者。或。不。見。者。或。有。與。言。者。或。不。與。言。者。又。見。前。世。母。氏。高。平。白。髮。倪。

說餘 冥報錄卷上

瑞龍詆之云此一箇老婆子凌女又怒云汝部民應稱太夫人鬼
子敢爾耶聚吉開之猶疑怪誕難可准信然又念報冤之說世亦
嘗有計惟訴之本府城隍正神求其判白是非控是以六月初一
日度往投詞大意謂果係真冤殺人者死負人者償夫復何辭假
令妖狐野魅故托妄言擾害無辜則祈神聽聰明立賜處決兼令
凌女拜禱觀音大士日誦三千殺求其解冤釋結直至初八日下
午女果見二公差至云城隍出牌初九日下午又來言明日五鼓
候審而袁長儒者如有恐慄之狀凌女方悟此獄或係此鬼所成
也至初十日五鼓差人果押二鬼至同凌女魂赴城隍署理候開
門升堂三人進跪堂下瑞龍先言伊在揚州作宦既受我賍役害
我命凌女因言據說我受汝賍如今不知有無但我既為官豈能

九

九

躬自詣獄來客汝命是誰持藥藥是何物須還明白我亦承認瑞
龍語稍寒城隍因言汝辯有理人命何與汝事但不應貪污受賍
汝既為官受朝廷俸祿如何私取民財難免罪過因指瑞龍言汝
作鬼六十年真字汝命者不知却去告伊念汝喪命姑賣五板因
指袁長儒令說長儒已自服稟猶言此事小人不知道城隍怒令
夾起來見吏卒上夾鬼便自招云尚有下毒家人因放夾責三十
板審訖城隍分付我衙門不定罪十三日仍應嚴裏審去如是遂
出自始至越約半時頃此則六月初十日五鼓審勘事也城隍紗
衫錦袍燈燭香案殿上諸吏俱帶外郎帽辦事階下俱是隸卒拱
立堂陞寬殿殊非人間廟宇也至凌女每對簿則仍方中葛衣朱
履有所稟訴即與倪袁二犯同跪稟畢即站立左旁其體與齊民

迥別又審後瑞龍來凌家維若慎憚然束縛稍寬強梁稍沮即其
同長儒索酒食紙錢辭亦稍哀矣至十二日晚二鬼又至言明日
已時三殿閻王掛審汝須准借諸事遂守定不去至次早聚吉用
好語勸解且許其審畢送女復還仍予銀錢兼設酒食鬼伴許諾
迨至辰刻俄見冥司二差至凌女向卧床第至此忽自起立索換
衣衫與家人作別不勝其慘言已就寢聚吉按視脉息但遲極不
竟斷絕手足俱冷而心頭微暖候視約半時頃但見微作淚容人
少頃微聞言此路極甚熱蓋其越時正赤日將中也俄又言汝等
定要與飯去言畢欠伸而越因言方去見者是三殿閻王側立司
善惡二判官階下俱小鬼欲卒掙奪可怖半頭馬面守門始聞唱
名黑面者名倪瑞龍次唱女名劉某按衆古自註其名不又次唱

九

九

袁長儒則白而者是也閻王廷訊二判持簿查閱瑞龍言女爭辯
亦如對城隍時語一判大殺指凌女言曰人命不干汝事但汝得
銀一千二百兩亦不為少汝罪過尚有不放汝回凌女惶急乞生
言我雖有罪但今世父母生我一十九年未曾孝養願且放回蓋
向之作泪者此也閻王因言汝既如此說我放汝回去但此去做
好人壽命可延如或不改仍來受罪遂發放回去倪瑞龍令其投
托人身以在生作惡仍責十板戒訓其袁長儒不責令收監受牢
獄罪十年仍令二鬼送還凌女遂從床起急急曉送紙錢銀兩以
贖其去又從前缺口教壇超度二鬼無甚應響惟集慶隱崖禪師
年已七十有九戒律精嚴至是將施食時凌女來據之夫有江平
修者雅不信鬼頗懷腹誹女即於房中云汝家何故令外姓人罵

我問之果然幸修即前惡伏罪又云今日施食極誠法師極有遺力故寒林親身自來但我輩既爾長往劉公必須一送女因親難胃兩出中堂坐視談口若無病者而江君親見寒林黑面吐火形見驚怖及拜自是之後二鬼絕跡凌女沉疴如失云凌女嫁後年百十二月天亡

按聚吉自序云凡紀籍所載前生宿世因緣果報之說聞之熟矣以是為釋氏之苦心警世之權語儒者所不道也豈知今日近出已身耳聞日見曾非影響事理姓名俱有對証雖欲不信不可得也故不敢隱謹述其事如左○人云予女自乙未五月廿五日至六月十三日計十八日粒米不進目眩不交常其去也則僵卧竟如死人及其甦醒安居仍如平日自始至終曾無

說於其報錄卷上

五

一語模糊其間幽冥警策之語甚多筆不盡載要不敢增飾一字以墮妄語之戒也因思世人或有恃其勢位負其才力者少得尺寸廣作不良傷心刺骨無所不至豈知現世所不報者即再世之後重泉之下尚有全完德壽願得而甘心焉者此其姓名揭其行事不能掩覆伊可畏也因將前後始末併載於紀或亦冥冥之中與羣蒙而肅官箴之意云

折按凌女之病發於癸巳距前六十年編查履歷止一姓劉者任淮陽巡按名應龍字在田湖廣寶慶府邵陽縣人中萬曆八年庶辰進士書二房座師余孟麟字幼堅江寧籍和門人任編修甲戌進士大主考中時行吳縣人壬戌進士副考余有丁卯縣人壬戌進士又查應龍鄉試八十九名會試一百三十九名

廷試三甲六十一名禮部觀政初任崑山知縣丙戌行取四川道戊子長蘆巡鹽己丑淮陽巡按庚寅丁憂甲午補河南道巡按山西乙未暮病庚子起江西道巡視南城巡按福建甲辰順天巡按乙巳陞南京太常少卿丁未暮病自前萬曆己丑係男身巡按至今癸巳女身見鬼通共首尾六十五年又今乙未則六十七年也但履歷止書姓名及字若無別號豈劉應龍字在田者後號玉臺也此外淮陽巡按姓劉者唯萬曆癸丑進士劉大受字貞白湖廣鄖陽府房縣人然任淮時乃天啟癸亥距今僅三十三年又與前說不符也容再考之淮揚表倪二姓及評陽劉氏家乘庶足傳信云

漏志高

說於其報錄卷上

五

漏志高錢塘縣太平坊人年四十歲健皮為業其人謹厚謹押聽頑識字乃抗俗古塘東嶽廟神靈最稱顯赫每歲三月廿八日生辰士民傾城焚香祀拜丁酉三月志高先於廿六日度說進香歸廿七日拜刻忽夢有人叩門呼志高甚急高應聲啟門見一方巾青布袍白髯者儼然土地也謂高曰少頃有人約汝講話訂汝在家慎勿他往即嘆氣一口於高而寒冷刺骨陡然而覺此身亦無所苦惟舌不能言矣高疑為痰燥索茗澆之但以手拍牀八歲女遺茗一甌不解家人驚怖延醫視之醫云鎖喉風也高心知其非索筆書云喉間快利無病偶倦於言詞行即瘥矣書畢乃夢前土地叩門甚急高復啟門見土地率一差官隨四健伴差官頭帶金盞身衣緋袍雲肩繡龍跨一大馬馬後二伴紫中金鉢頭圍花旗

原書闕(據筆記小說大觀補入)

二伴大開門一撒青衣五人形體皆粗壯倍陽世裏惡萬狀即擒高狀銀馬脚上械手仍從後樓推之其行如飛須臾下馬鎖置一小樓上且持珠票向高云奉本司命逮賊盜取犯十三名差官捉拿非比泛常汝正第十三也高見票上滿志高湖州德清人心竊疑之云我平昔守分何故有此奇禍且姓氏鄉貫不同得微有錯誤耶頃之鼓聲三遍畢差官云官坐堂矣即縛高去高見朱門碧瓦大抵如官府大第最為雄麗兩廊下披掛棍者不計其數亦如人間解審狀比縛高至丹墀下跪人十三犯隊中差官東顧西視志高已舉到高見層臺高峻殿宇朱紅比陽世尤加雄煥南面尊官坐殿三了拜年可四五十許鳳翅金盔蟒袍玉帶形體亦壯大倍陽世有官二十員皆紗帽紅圍領庭為專官答禮各官分坐兩旁想皆做期分司也又見西階上有善人十三人上坐勢勝男子十八女子三人男子中有一帶念珠者皆官亦與谷應和相問曰汝等皆善人深可嘉尚時高跪階下心甚憂懼以資用無一錢隣里無一人知者高一尊官或出拜或下若屬應即令解脫今夜亦無指處腹中似似可若何計惟引死早難痛哭屈辱官問難差官跪取印取犯箱高也敢官云擊志高上來汝既係犯何故喊屈高曰高木錢塘皮工守分營生不知何故得此及見鈔票擊者乃昂德情滿志高與某無干伏求釋放尊官遂取錢塘簿簡視果有皮工潘志高云汝作人頗有好處且陽壽未絕安得誤擊高問陽壽之說始得身到真司前此皆疑為院部諸衙門也因思此尊官或即東嶽神乃云前者志高茂誠進香也

九 實錄錄卷上 十三

明想亦鑒察歎神微笑曰我知之遂再簡德清籍果別有潘志高乃真犯也其珠票原寫潘字特以歛神珠筆點濃點却草頭遂誤潘字而捨德清而擊錢塘人則冥差之誤也即將四伴各責二十棍刑令一伴送高還陽誠云汝歸當作好事高叩頭謝恩而出須臾始覺清醒其妻子方環聚啼哭蓋自廿七日已刻死去廿八日辰刻方甦也高甦後乃索筆書東嶽華德清潘志高公差誤擊我今送還魂速併銀錢以撫送者家人治酒膳并以錫箔紙燒送乃冥司率重整潔銀錢一錠亦准得陽世紋銀五分若胡亂錫紙則如做假銀不可用也送者既去高口尚不能言隣里以冥差始則誤拘平民終則勒魂不放率議動一公呈赫之獄廟正高鬼問高忽見前四伴乘輿而至云為汝事使我輩受責兩腿腐爛難行今皆乘輿可速沽酒食謝我并每人十兩調理醫藥不可少又云我輩俱不茹葷只須素酒耳高家即與美飯忌談坐具四伴責之為技椅梳梳整潔實資數千一伴持布包收銀約共碎銀三四千金也出門後又來言聞汝隣里有一公呈赫燒去我輩必又受責可取束薪之榻前高如其言赫竟即見彼伴取此一呈并收包內而去土地雷面指高曰汝愈矣高遂應聲能言長壽地獄至今無恙(前行據筆記小說大觀補入)

九 實錄錄卷上 十三

黃景範

西陵陸 折麗京手編

平望黃景範生於崇禎辛未年今寓居南潯於壬辰年二十二歲時六月十九頭覺漸眩至廿二日清晨內室閉坐忽頭中大痛即時倒地昏暈中見一人披髮流血手持大刀喊曰還我命來有數十小兒勸解其人大呼口出黑氣如烟小兒俱被沖倒眼前昏暗忽見白光沖開黑氣光中有老僧端坐右手執杖左手持珠唱曰且住且住其人曰我受冤七十餘年今日相逢如何住得僧舉手云阿彌陀佛饒人是福冤冤相報有何了期其人曰是是素我心放不下如今不傷他命罷了遂以手取舌用刀割去僧曰罷罷遂

說餘 冥報錄卷下

他罷其人曰還便還且待我恨氣消遂持舌奔去僧將行顧曰你還認得我麼我乃當初雲栖老人也你如今不必忙百日內自有消息景範醒見眾人環立欲言所見不能出聲以手撫口舌仍在也惟喉與胸各有空痛別無他苦至夜獨卧恍惚見一女子意外叫曰你好睡也手撒泥沙覺遍身麻痛忽有武士持白傘來遮連夜如是至七月初一夜景範與其妻同卧武士以傘蓋身上掩鼻而去但其傘甚小止可覆自身泥沙着傘上即滾去有着其妻身上者隱隱如火光三夜如是其妻身發大熱景範心知之乃遂與伊外祖同卧武士又覆傘掩鼻而去其沙着伊外祖亦成火光二夜伊外祖亦發大熱自後獨卧武士復持傘來遮景範心想武士不知是誰武士忽曰我奉王命而來景範思不知何王武上人

曰我王乃覺王手中所持志但多般但羅也又思六字是楞嚴咒心平日常誦今不知何故或者宜誦咒乎明日虔誠持咒夜見武士持傘倍大次日又持但見傘不見武士明日又持至夜不見傘併不見女子遂每日黑持病雖未愈亦無奈何因遣去憂慮一心清淨省察過愆禍福付之無心矣嘗憶老僧百言之言以自慰故終日無悶至七月望日延僧禮懺景範手書問僧云我初病時見一僧自稱雲栖老人不知何人也僧答云昔有蓮池和尚在雲栖設教因為景範言蓮池故事景範心念之夜即夢見一老僧身甚長大來云呔你想蓮池莫學他閉門喫飯覺來不會其故忽胸中隔塞粒食不進者三日方思食唯喫淡物乃覺安和並酸不能食矣時母憂景範病不愈問諸卜人云有神明作祟兼有心願未完

說餘 冥報錄卷下

景範思神明見咎當齋戒省過不宜殺生祈禱反造罪業至于心願別無他事惟正月初曾夢一人云汝夏秋間有難若肯聽我書一蓮經可免此難曾與伊外祖言之欲書未果既發心而不行亦一缺典遂擬八月初七書起至夜忽夢伊父向之流淚景範亦悲感而覺因想父被擄未知存亡景範方欲書經願歸功父伏佛神力存則還鄉亡則起昇發此願更擇十二辛亥日是伊父本命日壽起限九月廿九日完乃于廿九日午後忽心痛大作吐血升餘一時困倦獨卧床中痛愈難忍更餘忽覺身墜床下見一老人鬚眉皓白高冠大袖手持一杖同一僧至僧向景範笑曰什麼來由慙這苦本你如今冤債已清可同我到至人處走走可憐心聽我誦經因誦金剛經余聞經歡心痛漸減一而聞其誦經其行路

誦完而心痛忘矣僧止步見一大屋當前門邊有一對云諸惡淫
 為首眾善孝為先僧謂景範曰東君在內爾可進見我在外爾待
 又謂老人曰爾同彼進去彼已受輪迴不復自知你可求掌簿人
 為他明說因緣遂入內庭庭中人曰今是朔日十五來見爾等且
 住俄有數人冠服執笏而進內中一人昂然挺首老人指曰此忠
 臣楊繼盛也已而十五皆出老人乃同景範跪階下見一人冕旒
 坐帳中身高丈餘而潤尺餘潔白如玉侍衛甚眾老人通說來意
 有一戴大冠朱衣者執簿至階下謂景範曰汝欲知因果可聽我
 言斗左右喚劉之麟上來俄一人至即割景範舌者朱衣人曰昔
 有劉大臣號公超家世北京生於嘉靖二年父祖皆富人大臣讀
 書納監為人有一口辯長大多力因祖父家業復自身有才與趙文

說餘 冥報錄卷下

三

華交厚引見嚴嵩亦莫逆遂為一方赫赫時倭夷入侵南直朝廷
 命張經等往討命趙文華督師文華私邀大臣同往既至江南大
 臣說文華曰倭兵甚寡若率本部兵先取之軍功可擢也文華從
 之大為倭人所敗文華欲轉敗為功乃催張經連夜進兵張經欲
 待兩路兵到然後夾攻不可輕進文華叩之大臣因曰不如速入
 京傷之文華遂入京上疏言張經玩寇決民既而張經與兩路合
 兵大破倭人南方遂平乃入京奏捷朝廷以張經矯竊軍功斬之
 於獄大臣有三子長子之麟金氏所生嘉靖三十八年正月生將
 滿月而金氏死三月繼娶陶氏至十二月即生之寶後生之茂及
 長父欲為之醮聘柳氏女肯臣欲相婿而配大臣以之麟貌惡
 乃以之寶示之及為之寶聘周氏女及二子皆成婚柳氏色美而

才周氏醜惡而杜於吳柳氏醜其夫之寶恨其妻陶氏性悍而智
 窺知隱情常與柳氏言之寶美麗一日乘之麟出遂於房中設酒
 杜之寶與柳氏共飲繼乃贈遺往來二月間遂成醜行時大臣知
 而不問也周氏恒有不平之言柳氏聞之遣婢送酒周氏飲之遂
 成腹痛乃疑有毒往訴陶氏陶氏素不悅之恐其將家中隱事洩
 露乃以好言安慰房中飲酒至夜半忽以刀刺其心埋之牀下
 明日乃伴尋周氏不見遂揚言隨人私奔去了周氏母家亦疑其
 女竟不之究之寶既亡妻與柳氏日厚之麟微聞其風在房詰責
 婢女陶氏聞之乃私謂之麟曰我近日聞之寶在你房中走動你
 知否之麟言亦畧聞陶氏曰此乃家法大賊人倫大惡這畜生非
 我親生今如此不肖不如無有我必殺之之麟受計而去陶氏又

說餘 冥報錄卷下

四

召之寶曰爾盜嫂事敗身命不保了之寶曰奈何陶氏曰
 善須微作惡亦須微做你可特匿我床下自有好算之寶從之陶氏
 乃謂之麟曰你今日伴為出外彼知你出必聚一處晚間柳氏藏
 我房中至夜深我與你各執器械進房殺之之麟乃伴言出外
 夜來到母房陶氏遣出婢女獨與之麟議擒之寶又將美酒固勸
 之麟徑醉陶氏忽扼其喉吐之寶曰下手下手之寶遂砍其頭與
 陶氏潛開後門扛屍至二三里外棄在街上明日路人多來相報
 大臣收屍歸墓竟不知其姦奴婢在房走動者之寶恐其洩漏或
 時中擊殺或毒藥害之後陶氏謂大臣使柳氏與之寶成婚既成
 婚後家中白日鬼行百般作祟禳禱無應將及三年之寶年二十
 五矣一日有僧手執鉢杖到門化緣柳氏素不禮僧道見此僧遂

僧即舉杖欲擊家人奔告大臣大臣出謂僧曰你何故在此傳
曰我要取一顆寶要折一枝柳大臣不會僧曰我要見你兒子大
臣乃命之寶出見之寶乃謂僧曰到到何幹僧曰我來此緣之
寶曰爾有何能敢到此化緣僧曰能消一切冤鬼之寶以僧言奇
異乃引入內問之曰我家多冤鬼師能治乎僧曰治鬼甚易先當
治心心為萬類之主心邪邪至心正邪滅乃問如何是正心之法
僧曰當存天理將天理人心四字明白便是正心之法又問如何
作為乃令天理僧曰但當平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寶低頭半
時僧曰我來化緣你若肯捨諸鬼齊休若不肯捨未有了期之寶
曰欲化何物必當從命僧曰不化他物惟化柳氏之寶曰柳氏乃
我妻子如何可捨僧以杖點之寶心曰天理人心你捨不得他人

說鈴 冥報錄卷下

五

如何捨得之寶大驚僧遂趨出隨出尋之已不見矣之寶乃首坐
自思深自悔過乃曰人未得道心隨境轉今偶聞僧言善惡與心
倘又聞人惡言便遭沉溺矣不如到五臺訪此僧求自新法遂火
欲往父母不許在家三月餘日鬼魅日盛坐卧不安之寶乃決曰
今日如此景界尚不奮發一旦命盡被黑業牽入地獄豈不大悔
今只宜成就正果救度二親若從一時之命苟且度日使同陷地
獄是小順而大逆也遂決意欲行京西山有慈雲寺其寺十僧二
曰碧岩一曰雲松二僧曾為之寶前母金氏拜斗念經亦與之寶
相識乃到寺尋二僧時碧岩已死惟雲松在乃謂雲松曰我欲到
五臺幸隨我去雲松曰爾方年少欲見明師我老矣雖死何恨遂
同至五臺時有幻余禪師主化徧觀僧象不見前僧因尋年餘聞

雲栖有蓮池設教乃與雲松往遊蓮池問自何來之寶備述前事
且求悔蓮池乃教之懺悔使行苦行三年被剃乃受大戒取名
大惠雲松改名大惠大惠既出家終日念佛一日問師云念佛欲
何為師云念佛則成佛又問云大惠念佛時成佛師曰時時可
成又問云大惠如今何不成佛師云大惠如今何不成佛遂有契
悟雲松死大惠獨住雲栖十餘年後至金粟窰雲問曰何來曰雲
栖又問平日作什麼曰念佛曰爾試念佛曰已念曰只恐不是曰
和尚自家不是曰尚須吃痛棒隨裏作發去後春乾屎飯未悟往
黎山結菴而住直至崇禎二年開窰雲在玄墓乃往問曰不入驚
人浪難逢稱意魚此語如何雲曰這里無水又無魚說什麼驚
稱意遂有醒悟曰至黎山二年而死既死未見閻羅天子判官議

說鈴 冥報錄卷下

六

曰少年雖造大惡終能悔悟出家未曾說法利人今去為人言
慧而無厚福大惠言因不敢期厚福但一生出家未得大成願得
長壽以成其志天子曰爾年止該五五今爾願修行其志可嘉地
為七七大惠又言我造罪累及父母害兄弟與妻我願救此數人
今不知皆歸何所願我托生淨坑于彼使得化導其心乃命判官
告曰爾前母金氏已托生沈氏碧岩已為其子爾父大臣以
平生之孽墮為女身因金氏一緣托生為雲松之女汝今再當為
其子陶氏受戒免報畢今現為驢身不可得免柳氏受戒免報畢
托生為猪又生為羊又復為猪方生三月因其食少乃讓與母食
而自飢死土神奏聞天子以畜生能行孝道使復人身今已受女
身與你尚有五年夫婦時判官言畢即遣托生今爾身便展劉之

寶害元之時萬曆八年六月廿二日也故爾今年有此難本當身
死以前生願力得免前妻周氏萬曆七年六月初七日受害舊年
曾來為禍但其受害非爾之故無深恨也你今妻戚氏前生以藥
酒害他成廢病其怨未消尚欲為難爾兄之麟寃氣既消亦將托
生以平生有孽墮為女身數該為爾妹之女明年癸酉日當生爾
今宿業既消但二十年來未曾精進今去當日自努力勿退初心
其為名利所敗莫為欲愛所縛莫為意氣所碍莫為妄安所毒言
畢與一童子取一金盒至開盒取一花辦置景範口即能言拜謝
畢遂問父親著落朱衣乃皺眉曰爾父死久矣景範乃言曾有二
書書信朱衣曰二書書信一是你外祖所造醫生史完白知情一
是爾同宗人所為爾今回去當設靈供奉休望他歸景範曰我父

說終 冥報錄卷下

七

何罪乃遭此難今其靈魂何在願得相見朱衣曰爾父遭難乃六
世以前之孽今生立心正直元歸神道三月間陞淮安城隍矣爾
但當存孝心修行正道日後得見今爾母即生前之父既墮女身
當勸他回心向善他因前生之孽當三世墮落今始落畜生一生
不惕快二世落賤主為奴婢三世落墮主為畜生畜生不修便有
大苦不可救矣速乘今生挽回爾外祖乃生前同伴今又受恩亦
急勸他回頭他在雲栖我曾教他金剛經千餘遍他往石門結願
德東高橋終日誦經每至五更眾人夢覺之初心清淨時乃高枝
攀柳念佛聞人善念故今生受福報得長生又其口信甚嚴故今
世言有帝帝訟得勝但所信不大善根亦淺年過六旬善不補惡
今生受報已非末生便落薄了又其積德不厚不能澤及後人除

却一人舉家之人皆非貧即夫爾回去教他速了自己正事無涉
他人閒務他因前生信力故早年作事賺人今信根已壞為人謀
幹不但無功又招仇怨爾妻以一念之孝頓消淫業得獲人身但
福力淺薄壽亦不永教他急速返本免來生重受畜生爾弟雖無
大成亦守家之子大畧如是言畢命童子引景範出外遊行奔走
如飛見罪囚數人至牢獄數處種種苦難今畧存之有一人反縛
兩手肩上插一小旗旗書犯人鈕德甫呼景範曰我與爾同鄉里
幸救我景範謝不能又一姓某言我當為猪以臨終盡心吃素一
月得為狗矣又一金某卧污穢中言我以平生貪酒至此又一沈
某自粘牆上埃中穿刀景範心發慈悲念佛教殺其刀自落又一
靈甚大牆中地下有刀箭飛出穿入人身壁書數人名童子指曰

說終 冥報錄卷下

八

此陳九思在此今已出王某當入此周化機陽壽未盡未來景範
曰陽人何以先書于此童子曰陰司考生人之罪當入何獄即定
其名於何獄若又造重罪更移別所若有善功即為削罪皆于生
時先定不待既死乃後至殿前拜拜同老人出僧在門外相待景
範即拜僧曰承師引我至此請問出處僧曰我乃雲栖大慶當年
與爾同事與大淨大善同爾四人往奉大智景範曰來時聞師經
教心痛頓愈此乃甚奇僧曰爾不知麼經言心不可得何可得痛
又曰此經爾外祖念成差誤又失一忍字爾何不言景範曰向不
知今去當言之又曰今去當行孝道孝乃人之本心若無孝行他
善雖多皆偽必不成德且神明忌淫又當除淫淫乃身心惡害若
除淫則諸惡無根修德易成此二字乃升降大關爾修行起手處

爾常行之然須求明師指點住深山養靜方好若在家被塵緣汨
沒便自誤了世間居塵不染的能有幾箇景範曰是我謹受教
正言間又人言大師到了景範仰首見雲中一老僧端坐待殊拜
求教誨師曰南無佛旁一人曰承師開示何不拜謝景範乃拜之
師伸手劈頭一下云記取景範忽驚醒乃天已明所病頓忘遂披
衣起與家中人說所見隨以筆記之時壬辰年十月初一日也

景範自註云諸獄中人細訪之皆係朋友親戚恐有不便故但
存其姓餘不敢妄一字又松陵錢德唯序畧曰景範父瑞卿名
古鑑邑庠生即所稱隄淮安城隍者也瑞卿贊於平望徐南川
家故瑞卿為平望人乙酉秋瑞卿遇亂兵被執以南景範年十
五矣號泣思父至恒血不食南川恐其傷生為作瑞卿書慰焉

說餘 景範錄卷下

九

朱衣人所謂醫生史克白知情者也初瑞卿存凶景範未審而
聞喪自朱衣人始南川則再來索松是也予里人吳文可實娶
景範妹即所云劉之麟為兩妹女明年癸酉日生今癸巳歲正
月六日癸酉始立春文可果舉一女孟足見其不爽云

蔣仁瑞

武林蔣仁瑞江干人移居蠟燭巷對門於壬辰年五月間嘗患
脹垂危半夜見有上四鄉賣石灰者五六人排戶突入云前生負
被債二千兩竟梓蔣出門蔣於是昏絕其家謂為已死即燒肩與
草人等類蔣便乘之以行此至鳳山門諸賣灰者云我等徒步彼
安得獨乘轎竟前檢蔣下地強推以去過江干資福廟即此地
門前見先亡母弟及僕皆在因拉諸賣灰者云汝奉何牌乘轎

繫平人耶我輩即當往東嶽控告收斂震驚判官姓鍾者詰問知
果無符檄叱即放還其母護送至家比覺時已刻兩手皆握沙
泥其家業去帳易衣然紙錢舍飯具矣越二十餘日又見前賣灰
者捧檄而至云已告准汝不得活於是遂阻

沈蘭官

武林官巷口東平廟巷姓沈小名蘭官者年二十二歲係竈丁於
甲午年十月初二日見一大黑貓過前欲以其皮為絛帽遂以繩
繫貓頭不死更用火刀刺喉乃死乙未五月初三日夢貓云汝既
害吾吾已告准令刀何在欲得作証耳其人覺而思之因急賣去
原刀更市一利刀於六月廿一日迎靈院歸即發狂云貓已入樓
矣又上梁矣又云非貓乃變鬼矣五七人來打我矣更作鬼語云
絕不能殺汝須用刀也至晚遂以刀自刺而死深入喉間一寸二
分

說餘 景範錄卷下

十

朱四

崇德十三都十四團營長朱四乙未年七月十三日入縣城中時
於萬歲橋上遇雷雨忽霹靂一靛直擊四身四昏絕時見三冠帶
人蔽其肩得不擊傷腰間猶有雷公爪痕五道累累墳起蓋四平
日奉三官齋精虔為神所憑教云

金三 乙未年七月十三日

崇德廿間屋地方農家子金三者於乙未七月得病垂危見有冥
差持票至則三宛然首名也次名范君晉三問曰君晉為予何主
何為亦有名字差即批其額曰母多言與汝何與耶彼陽壽止十

八箇月汝尚有陽壽刻許耳姑暫令還三魁此語畢奄然後逝

兗州婦

樓水胡衛公隱於卜以甲午七月就寓武林鼓樓外南首大街見一婦人年近五旬病勢已極併諸苦惱死而復生者數次云我痛苦萬端死見杭州府城隍神云汝係山東兗州人我處無冊籍是無主孤魂不便收繫婦人困苦已極其夫無可奈何因為寫本處卿貴作一呈求寄魂此處冀城隍見許書呈蒸之應時氣絕

陸僕

海寧接濟村文學陸元夫家僕背主誣訟不法別投越二十年乙未六月十一日舊主即君病故是月廿四日僕到墳墓採即君形見似撲其首者即舍皇渡水走路發熱叫呼兩目俱瞎

說餘 冥報錄卷下

士

周文學

海寧雄塘文學周某甲午病故止遺一子次年復天文學故名淡治家嚴正素不喜僧尼輩出入小祥後居旁有尼棹舟至宅以賄入勝會請文學母夫人拈香并及未止人語未竟忽仆地大呼大相公饒我噴血滿地後作文學語教以無故到家之罪又叩頭作乞命狀母夫人驚皇呼婢煎姜湯灌醒亟扶下舟歸巷口追薦不應迄今二十餘日咕嚕如故吐血不止

郭天生

海寧趙郭村文學郭天生於天啟壬戌年廿二歲時卧病昏憤見有四青衣圍帽如承差者踰窗而入持牌乘有天生名天生親為督學催考也即隨之去四人仍從窺躍而出天生亦如之曰願

本身猶偃卧在床也此至一官衙前甚壯麗而道寬闊數十丈四

人引至左首扉宇內周圍木欄如犴狴狀因置天生其中見投文

放告揭見會審者肩摩維密若如人間須臾恍惚便有號燈數十

蓋如貢院東西文場照曜明亮頃之間陞堂鼓九下四人牽天生

出唱名天生即見此身無中憤悵間已繫白裙矣第一門頤而督

者冠帶點名年序二十許第二門黑而髯者冠帶點名年可五十

許此至大殿前階級數十丈樓閣巍煥如帝室皇居逐人唱名錄

東階上西階下天生震恐歷階而上遙見南向聽政者冕旒綠袍

黑而天生始悟為閻君非文宗也因慟哭而前攀桌脚求生甚急

閻君曰取簿來有判官捧簿進閻君示天生曰汝數已盡試閱之

天生又哀懇不已閻君人云取卷來即見前頤督者履恭捧手

說餘 冥報錄卷下

士

本進閻君翻閱再三又呼取卷來又見前黑髯者履恭捧卷數

十冊進閻君又閱再三方肯用硃批簿上示天生云汝有陰功

再加一十八年書法鮮麗可愛天生喜躍而出至道左徘徊不識

歸路適與伊祖遇祖曰汝來安得路耶正躊躇間見有雁眉皓齒

以杖繫葫蘆者祖曰吾孫不得歸須君神藥煩為賜之老者即頤

三粒如硃砂色天生翹首見道旁大宅有天醫院三字然以渴甚

不能飲祖即向道上小兒焉其取水小兒取一瓷與天生飲藥

下即覺心目頓開精神陡復忽然而甦香氣滿室經日不散從此

遂痊至陰功一事余亦叩之則天啟間武林大火天生時寫信聖

觀至三元坊觀火過閻婦負一箱內皆重寶於人囊中誤計天生

天生思辨其非而閻俗不通杭語婦人遂去天生驚疑歸家仍

原處守候果見向婦倚一女子携手而來號泣尋覓天生令其女守箱倚其婦往路旁認夫邀而還之纖毫不染當是此一事云

餘杭秀才

餘杭生員偶於乙未夏月出城至庄佃處見有二青衣云有粟相喚其人錯愕以為追糧也當問之僕輩青衣云我乃陰司差人汝在生行善不應客死可速歸待我再催攝四十餘人方東勾汝其人遠走還家見二人已在門云汝差有信行為可耳其人即拜父痛哭并屏當家務薄菓果膜去至冥司四十餘人逐一唱名至其人應曰生員有冥司云等者非生員得毋誤耶問判官所掌簿知果差誤即鞭勾使三十云汝有善事可速還還其人出門苦求判簿一視判不得已為指示兩條云汝曾扶替者過橋又曾拾買棺銀一兩唯此二事為善此難時其家已將殮矣

孫伯謀

杭州官巷口孫伯謀嘗偕友入西溪樓下買肥魚過東嶽廟伯謀心敬其神云未嘗得一瞻仰是日起太早尚四更待飯未熟假寐即有人喚至一殿前榜曰森羅殿伯謀始知為冥司心惴惴不得已直前俯伏聞殿上喚陳自然云前生名也冥司因命判官閱簿有諸判累累而出皆青紅藍面惡狀淨淨絕可駭異中唯一稍智者持簿送閱乃淨放還皆者私為云我乃蔣堯卿也住武林門外賣陶器家汝死後當與我同官特相營救令代費錢一藏矣伯謀感謝而去為同行者推阻通身汗下不復更買肥魚竟與有與蘇武林門外問至陶器家果有蔣堯卿者為主人之父已死六年矣

伯謀蓋心惴歸即買錢一藏上題前生陳自然今生孫伯謀奉判官蔣堯卿收用當即熱燒後數年伯謀客京即傷寒病危見車馬如織口稱迎判官赴任力拜得脫蔣救有驗今伯謀猶在云

潘氏女

塘棲鎮潘因仲女嫁吳家堪沈愛民次子沈坦為妻蚤夭潘氏寡居其夫伯沈短日遂凌虐之氏歸訴其父因仲乃因仲原負沈氏千金改無抵償意欲借女一死可以賴債故激女投縲順治丙申十月女自經死因仲復詐得銀千金女竟不洩遂抱恨於父若死丁酉年二月初十日因仲長孫年十二歲頗聰俊無病潘氏附之口作氏塔云汝家賴債詐銀不與我伸冤我今不獨死欲得長孫甘心為妻祝之詞如出一口長孫白晝時時自經家人惶急防閑不敢懈至十二日早長孫索絕帶不得遂度端結喉立死通鎮目擊無不股栗焉

二烈女

乙酉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城破先一夕外攻甚急應式坐庭前建曙閣八十三礮發出視一礮穿城過人有執飲食者著其身上半復穿牆數重應式入急更衣坐忽有縞衣二人各長五寸許躍而前修騰應式膝上應式驚以袂拂之墮地後騰而上又拂之躍入積薪中遂不見時城破外難甚應式倉皇出一人頭懸隣舍門近視止有是日下令屠城三日隣舍果懸一頭而應式女淑賢伏節死外家卞氏女過舍相要以死其後人以爲二縞衣者殺即二烈女生魂南昌王于一先生云

馮南

海盜馮南為勢家馮大赫詐唐氏三百金已亥病死托夢於其子云我生前詐唐氏金令為大於其家受報甚苦其子往唐氏覘之毛形色狀俱如夢中所言因乞贖歸唐氏以必償三百金方得請贖歸之後人以馮南呼之此大搖尾而前至今尚在

陳敬泉

崇德陳敬泉為糧衙書手晚年皈依佛教文廟司香周祥字夢刻法華經流通於世敬泉為之領袖已亥六月間敬泉夢四差人至云有一事召君對質敬泉答云就去不妨但我領袖刻經此愿承了可遲幾時經完而行何如四差人諾而去敬泉次早對經字言之意甚快快至庚子上巳法華經刻竣敬泉隨于是夜得病初五日遂亡但不知所質何事也

說幹 冥報錄卷下

事

阮大鍼

阮大鍼以私隙殺雷縉祚於獄清師渡江大鍼迎降以國高貴從征入閩過青草嶺忽頓首曰介公饒我遂跌下馬死介公縉祚字也大鍼面惡奸邪禍人家國寸磔未足報辜而介公現形立刻殛死良可怖也

曹小蠻

曹小二蠻者澁浦人將情奸慝奕丁亥春應募為兵征江西戊子逃回辛卯七月初忽卧不起其隣炊食呼之午爰方起至水濱盥洗南南曰非我一人殺汝何獨弄我遂往屠家借刀屠者意其為博貨也故與之純者小二恃性水濱且屠且語見者故之皆歸卧

至暮任叫痛絕殺震隣戶政靡視之流血床簀袖刀刺喉以手作援筆欲書狀與之筆札書云我在江西殺二節婦今追至此因在彼時曾得銀二兩放活十人故得未死迺投血河中取刀投出曰爾可去尋頭目來越數日始知痛進勺飲殺啞啞如內豎詳述其事曰初破江西擄二婦其夫姓王亦孝廉孫小二沈之江以長戰擄之其二婦一妻一妹也長號請死以身奔江中不得掠置船底數日軍中下令不許留婦女小二恨其不受淫也與什長共起办之二婦忻然曰脫苦矣頃二婦視來云不識汝姓名故尋汝三年賴土地引至此又數日叫死

沈純齋

沈純齋仁和吏也渾名花椒末乳後歸老家中移居西湖為土工

說幹 冥報錄卷下

事

之有唐寅年存宗室云是十三王者神宗一筆也同長史某遊跡武林為當事所得械付市曹其長史妻買二棺併銀數百金與沈買其夫與王之頭冀得身首一處以圖入土沈得銀且責其棺將尸首棄之他所給之曰已埋某地矣居數日往岳墳飲酒晚歸將至家見二無頭鬼借其口疾呼曰還我頭來爾得我棺與銀拋棄我路旁今與汝去見閻王也即時暈死

王士彥

王士彥海寧人訓蒙為業遇觀音三官懺會虔誠禮拜二十餘年丁酉六月廿九日赴觀音懺會歸五鼓腹內作痛竟成痢症二十餘日醫禱無効時刻想念觀音竊冀誠心禮拜反罹病危七月廿一夜熟睡夢見一人頭戴紫巾身穿素服手執黃旗鳴鑼急走言

普門大士連奏玉皇憐准勅降城隍司大張榜文約千餘名彥德
得扶病緩步將近城隍廟見往來多人俱看榜文者走至廟前有
一青衣漢子攬彥看榜首名即是士彥漢子道汝有夥伴我領汝
去交付與汝彥行步迤邐漢子使彥搭肩而行出此門外約有片
時只見門閉有鎖漢子道站立門外在此候領漢子開鎖進去領
出一老父與彥相像漢子道將恁謝我彥云有銀四錢相送漢子
道誰要你謝你看這許多病人彥將眼看屋內這漢子倏忽不見
若人並立在此竟無言語彥揭衣一看只見大便穢血淋漓容顏
枯槁彥欲回家若不識路身傍老人又忽不見正在淚下遙望一
老翁來道欲往何處彥言原從葦席巷來不識歸路老翁送至葦
席巷引前而便是咳嗽數聲即覺乃是夢也伊妻調理月餘

去

果報聞見錄



果報聞見錄

古鄧楊式傳靈煙著

活婢全孀

順治壬辰年海賊圍漳州數月斗米至六十金民相食人肉價湧貴守兵每欲若干人出城例雷肥者殺而食之孝廉謝鴻奇携家出城夫婦相商無可棄者惟一婢年十四與一歲女孩可商去雷耳謝曰婢無父母八歲依吾至今日不忍棄寧棄吾女遂置女子地殺爪不絕是時同謝出城為兵殺食者甚衆獨謝一門無恙而遺姊一人未至少頃抱女孩來云頃見女孩在地兵指曰是爪爪者為肉幾何汝持去姊急携之出城骨尚十四口相聚無一缺者謝後登戊戌進士

說鈴 果報聞見錄

神罰凌遲

康熙五年北直廣平府永年縣舉人李司鑑積惡詐人連殺三妻問罪抵償監候處決一日解審過市中忽奪屠刀登城隍廟戲樓口稱城隍罪罰你不該聽信鄉黨是非令割去耳采即自割兩耳擲樓下又責罰你不該批手本發告示寫書帖詐人錢財令去其指即自割二指擲樓下又責罰你不該奸淫婦女令割去腎囊即自割擲樓下自己活活凌遲而死事見邸報

刀筆之報

康熙三年九月法師施亮生設黃籙大醮於蕪城固妙觀是日念九里人鄭大勳夢一牛跪而乞命自言姓殷明日當死乃下言有真人建醮惟君能活我天明果有牽牛入屠肆者牛見大勳口吐

俱跪遂約同社捐金買放社友周德新是夜夢黃衣人拜謝自稱昆陵驛前殿國禎以刀筆害人罰三世為牛今賴道法解厄且得度矣同里鄭士敬先生親見而為之記

禮懺不誠之報

崇明張洪時偕玉皇會康熙五年秋禮宥罪懺於家張之祖父魂附張之媳呼張云汝為我禮懺上帝非但不宥我罪且欲加汝以殃張驚不能語時有同會徐某在旁問曰洪時懺會安排甚謹何故罪之鬼曰彼借禮懺為會友招親計耳贖禮天神之地鼓掌談笑罪莫大焉徐曰僧道禮拜功過如何鬼曰夫人持誦誠心費財論功必歸之主者論過必歸之持誦者久之乃寤

文官好殺之報

許某于順治四年從大兵入粵遂校一令是時新附之民在城中者皆已剃髮而鄉村尚未知功令也適擒長髮十四人至實皆愚民非強盜也許某以盜中詳上司盡殺之殺之時為正午刻恰于是日許某家春到將中途過大盜盡劫行李殺男婦恰十四命亦在午時許某口述其事于諸生黃薦時黃受教職粵中也

武官行善之報

金光前正黃旗代子也起身戎伍目不識字然見善必為訓戒兵丁不妄殺入不淫一婦不撈一物不燒一屋其妻龔氏識字誦經順治癸巳冬隨征福建道出武林聞其德老和尚說法靈隱同妻參問親承開示自此念佛有得辛丑夏還京駐節錢塘江千金忽示疾龔為延醫光前止之曰我昔與汝親叩靈隱今正欲作轉

身之計求和尚證明耳何以藥為糞大笑曰不意光前亦得到此地位命造二棺曰妻與金公偕行矣稍遲為公畢後事耳光前聞之即合掌而逝冀遣使靈隱求為兩人秉炬併燭飯僧修懺至七日畢屏絕飲食晝夜不卧一心念佛又七日晡時視日早業覺身稍倦倚棺而眠少頃醒曰時至矣端坐念佛而化

全人夫婦之報

蔡公諱政傳號蕙陽德清人康熙庚戌科狀元也順治甲午鄉薦時尚無子夫人賢甚私蓄三十金為置一妻妻來垂泣不止公怪問故乃云吾夫以負營債故至此公乘夜往其夫家語之曰我為爾消釋此事然我今晚不可歸歸則心跡不白即謀被卧其夫家營至公曰汝輩違法今不汝較繳券即付金卒亦惶遽感動交券歸金公乃命婦歸還其夫即以三十金為贈然後歸後夫人即舉子公亦及第

三還中式

陸孝廉諱在新字府大蘇州人順治己酉夏至虎丘見一幼兒啼哭問之曰九歲揚州人姓韓過江為大兵衛夫陸即裹糧送往時僮尸滿道步至鎮江編覓韓氏舟還之其父母感泣是年陸父病篤夢朱衣神曰爾子有還兒之善增爾壽三十九年父病再愈陸又歸于他邑一日歸忽有館隣女婢泣奔舟欲相隨陸拒之婢將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并告其主速擇良配康熙丙午赴向容途中拾銀一包持畱旅店候失物者至還之是科場中閱至陸卷彷彿見陰兵無數又忽現金書三還二字房師異之即中式

圓融火化

圓融大師蜀人也少曾為兵性不喜殺見行伍中有妻殺者必救之淫人婦女燒人房屋必止之後出家為僧順治間掛鉢武林之金剛菴陸沉東中終日默默至康熙元年壬寅年六十八矣忽命造龕積薪其下七月初六聚眾設齋勸以積善念佛執香別眾道命煆骨不必塔藏當雜以麥糜拋作魚食日輪正午端坐龕中自放三昧火千人羅拜共見火熾時猶自從容拭汗竟從烈焰中解脫

家言

康熙八年六月蘇城過街橋傷店趙德甫有二豬索價二兩五錢未售十五夜忽聞人言吾兩人以犯淫至此今當就戮矣趙夫婦初疑為新上人語細聽救出結團怪之決意速售十六日一死復作人言今中元地官赦罪圓妙觀建黃錄大醮吾兩命若得免死同到西園修行去一眾曰吾願往圓基趙蓋狂談事遂喧傳其鄰汪俊思以銀一兩六錢買而放之十七日許孝酌與友府橋親訪得實

俗尼犬報

徐氏女於游野開徐家橋焚修積募銀七兩為其姪聘婦夢大士責之曰汝既為尼敢將布施淨資供俗家之用罰作犬子七日徐驚覺私告所親在疑信間偏入市一癡狗突來嚙其足視之一無損傷逾日又入市聞鼓鼓鼓腹痛仆地口作犬吠猶不止叫號七日備諸苦楚而死康熙五年臘月事官陸山朱選科述

灰中佛像

常熟浪澄新庄巷相近有陸家婦二十而寡至康熙三年甲辰年六十七去世平日持齋念佛與人無競亡後親族化其一衫二裙火氣既絕掃灰入棺忽見金光透露灰中儼然有佛像焉一時驚詫頃刻聚人千數無不親見像漸增多數之整整十尊焚香膜拜者編滿田間

衣上蓮花

常熟小東門外鄉間有蔡婦張姓奇窮苦守一心念佛却不揀淨穢即登廁亦念不輟後以痢疾而終遺下破裙一條即其平日所用曾無替換病時用以襯體汗穢不可近拋之河中即見蓮花一朵五色爛熳散布水面見者稱異始知念佛果往西方也將裙送

嘉慶 果報 則見 錄

五

中作佛座車因至今在馬順治年間事

夜重利

嘉定縣捕吉士于順治二年七月初四日避兵蘆葦中先有二百餘人在馬兵至被戮獨吉士食孫未斷明日復甦但苦蚊至皆過久飢不能忍欲取帶自絞而無力朦朧見土地囑之曰汝將來壽長何苦輕生明早即有人救汝但日後勿放四五分重債其間極怒重利懸人明晨果有相熟老嫗來急喚人扶歸得生時年二十六歲家道漸富謹守土地之語輕息救人今已五十六歲矣

放債延壽

常熟縣朱姓者放債致富忽一日見已故之僕至前驚問之答云吾奉陰司勾命之後吾主姓名現在勾中因受主恩特來相報可

速料理家事待他處勾完一月後將同去矣朱念一千甚勿而諸事未了遂將田地一半給親族借債中有不能償者還其文契能償者亦不取息為子延壽計靜以待命一月後其僕又至曰其間知主人還券事已增壽免死但吾淺漏天機將歸受罪遂不見此

二錢舊道

康熙癸丑春常熟橫海屠戶劉七買一豬價止一兩無暇操刀借人之夜夢豬變為人謂之曰汝若肯還一兩二錢表債已完可得人身今少化二錢入要投豬還之且汝若自殺我止吃一刀之痛奈彼不會用刀多吃三四刀之痛入托夢責猪人曰汝責我銀一兩尚少二錢我今要換一次人身不多時就令終仍要做豬還

嘉慶 果報 則見 錄

和

汝二錢責者曰我不要汝還矣豬曰汝雖不要陰司那許我不還汝做不得主但責猪殺猪俱罪過勸汝勿做此營生何如兩人互述其夢誓各改業

逆婦小惡死

常熟西北區有逆婦素悍慢罵其姑一日婦方切菜見姑在前即指罵曰恨不得即以刀斬爾頭俄頃雷電大作雷神捉逆婦髮擲曉庭中霹靂一擊其婦眉髮衣服焚燒殆盡而身不即死鄰有請仙者或叩以婦事仙云婦素不孝且有以刀斬爾頭一語故遭雷擊或又問不死之故仙云其夫好打鳥銃其婦屢次勸止一念好生故得不死使為廢人俾其此順治十七年事

天誅逆子

常熟西北區遊子某于康熙元年五月念三日在田柳蔭伊母向
住女家是日偶歸一看其媳迎之甚喜為黍款留臨去以米幾升
送姑隨囑姑速行勿使爾子見之途中母子恰相遇于便發喚指
米為盜母置米在途子竟携歸口中怒罵不絕忽雷轟大震此人
駭甚囑妻將大缸蓋我妻不從未幾提母至家口含母乳而其身
已擊死矣

天教孝子

吳二弟母至孝一夕夢神曰汝夙業明日當遭雷殛其以母老乞
救神曰汝命于天不可逃也吳恐驚母清晨向母云兒將他適請
母親暫往妹家母不許俄黑雲起雷聲聞關吳使母閉戶自出田
荷罪後雲氣開霽吳急歸視母猶未敢告夜又夢神曰汝至孝感

說錄 果報聞見錄

七

天已教風惡

放生善報

長洲韓侍即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喜放生之錢每早起持
簪掃兩岸螺螄盡放水中有時忍饑掃瑜數里如此者四十年不
倦隆慶丁卯侍即赴鄉試夢金甲神告曰汝祖父放生功大從此
累代貴顯當令汝入翰林官一品後任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
品服生曾孫治萬曆丙午舉人沐崇禎壬午舉人六世孫黃康熙
癸丑會元狀元

放生免死

康熙十二年五月衢州張龍甫販布得利數倍還經龍游見漁人
手持一魚張欲買放身邊銀已用盡呼船戶柴一取出給錢第六

號包內有銀十封張以銀二錢五分買魚放之柴一商之同伴說
言今日柴一生辰辦酒邀張大醉縛擲水中順流約數十里值數
漁舟方下網見有物流急收網起乃一死屍內一人駭曰此即午
間買我魚放生者解縛見胸微溫救醒張述前事方欲報官見一
船自上流至漁人識之同乘擒住柴一同伴無一得免駢斬于市

龍報恩

康熙七年松江黃浦漁人獲一大龜有徽商以銀三兩買放浦中
漁人窺見多銀夜即劫之船家及小僮悉被殺死商號乞命盜縛
其手足投浦中即若有物負之運流而上行二十里許天明有船
至大呼救命乃遇兵也見大龜負一人來撈起問故共發盜即漁
人竟順流下泉隨之至買龜所處投水中而龜身尚在分銀巡

說錄 果報聞見錄

八

犬報德申寬

兵悉擒之追出銀共四百餘兩不失一厘解盜松江府問罪商因
舟子小僮被殺難歸求太守起批知會同謀漁人立新無一得脫

犬報德申寬

康熙元年吳江平望鎮有徽商見一店家縛犬欲烹商以銀四錢
買放任其所之不意此犬隨舟而行至僻靜處有盜數人沉舟于
于河欲殺商商求全屍乃以人袋倒置商在內結口沉之于水盜
去犬見有後舟來如泣如訴啼號不止犬又入水口啣人袋捕起
舟人詳警之解開救獲商言其故至控于官先擒店主人物色盜
即賣犬諸人也一一得之犬亦隨商至公堂若為質證者然盜皆
棄斬無一得脫

義馬事

宜興陸某遠宅皆茂林修竹百鳥成集不許獵人彈射遇雨垂寒
泣之時取米穀散布林中以飼之順治三年一雉家以逆黨陷之
公衙門嚴訊時械係共千人衆詞積案忽百鳥盈庭喧噪震天及
訊至陸一鳥飛至案頭銜所誣首陸詞一紙而去群鳥始散問官
驚異刑訊陸之讎人知其誣而出之陸構義鳥亭于郡中以識其
異今在毘陵城中

五聖廟遺跡

康熙三年四月間吳淞所一守鎮官有銀三百兩放與一人其人
持本利來還遂託即去鎮官適為一友招飲留一童子守門同營
旗校即執童子取銀事露將弁審問汝既殺人盜銀何不走去校
云曾走三次其地有五聖廟本在一處不意昨夜走去之路四面
有廟橫亘于前竟夜狂走終不能脫遂驚魂驚隨不放也銀還鎮
官校即東斬

穩婆墮胎之報

光山穩婆范氏專為人墮胎未及一年一家十一口俱患異症相
繼而死范忽夢四青衣執牌云拿墮胎首犯送得疾日夕叫號告
陳入曰今日方知淫殺二業最重大家女婢為主人通通主母姑
忌必欲墮胎更有閨女孀婦失身懷孕尼姑亦所不免或兒女太
多或生產艱難俱來尋吾只緣貪財故手害多命吾做得幾何家
事替別人造如此惡業凡用吾者若非子孫滅絕定是家業凋零
供不得善報只有好善人家不用吾幹此事俱富貴昌成吾死後
無數冤對來尋悔已遲矣言終而死順治初年事

溺子女之報

歸氏長洲人曾淹死兒女四人最後懷胎過十六個月不產蓋鬼
胎也醫藥百端俱不效卧病經年乃死死甚慘康熙十四年初夏
事

枉死城寄信

鎮江人張大寓居揚州康熙七年五月病死見閻羅王王曰俱攝
矣汝既到此可寄一信于陽間命鬼卒引游一城區曰枉死見有
衆鬼拖舌尺餘云自縊死者也日日到此時辰必受上吊之苦見
有衆鬼身腫衣濕云投水死者也見有衆鬼或無頭或斷喉或七
孔流血云自刎死服毒死者也每至本日某時各照生前死法苦
楚萬狀諸鬼相謂曰吾輩在生時謂一死了事不意受苦如此悔

冤報聞見錄

十

恨無及張大曰此輩何時重得為人鬼卒曰不能矣大凡閻羅殿
前托生為人者十分難得好個人身却為詐人之具在陰司負其
王一番注生之恩在陽世負父母三年乳養之德一人自盡結訟
連年帶累四鄰凶身苦主俱各破家問羅王最怒此輩判入畜生
道不容易得人身也者畢來復冥王王曰汝回陽世可述此勸人
大教拘案忽疑

利死索詐之報

常熟新橋丁某妻魏氏乘隙朱婦為女一日將猪賣去謂猪圈已
空令朱養猪其中而私賣之得錢三千朱索之不得日相問作投
井以懼之丁罵其妻妻次早投縱丁與其媳見之不救但往隔壁
搶朱氏物約妻命已絕搶朱夫婦縛死人足報之官以自縊不償

命而朱已故家矣未及一年丁媳忽言頭上不可過鬼魂附之自
提自罵曰汝見我未死忍于不救汝不要我活我肯容汝活乎遂
死康熙九年事可見人雖氣極尋死無不望救况有以死嚇人每
每弄假成真可憫也

污穢厨流之報

順治初年崑山唐順泉其父已死十三年矣一夕魂忽歸家附其
第三媳云余今已為金神宰濟侯從者頗知其間事余家無大罪
近以汝母及童男少女或傾瀉器或大小便不洗手輒即上竈竈
神每于月晦之日上告天曹故特降茲合家疾症猶幸修醮少解
其德然污穢竈間之咎俱係汝母承當止有兩月在世矣至期果

說餘 果報聞見錄

士

竊犯竈神之咎

崑山朱裕先居于鄉一日雷雨火光繞室暈地如夢有神曰汝妻
產月未滿帶污犯竈以此素聞天曹罪應震死因汝曾勸善建橋
姑恕免死康熙戊申夏月事也

藥經雷擊

嘉定西門外三團楊巷徐氏子年十八康熙四年六月十四日白
日震死里人無不驚訝謂其素行淳厚而慘罹天罰豈其誤耶忽
見雷火颯發燄去其雨鞋之小底現出金剛經幾行方知徐氏子
以金剛經糊作鞋襯故也

慢經失舉

鎮上高天佑同二生赴金陵聞雞鳴山寺守源禪師有通行齋徒

謁之師曰三位皆當中惟高君不能矣以途中用榜嚴經作枕故
除名耳高愕然始悟經在匣中以匣作枕不知請出也此榜放米
如所言高後以明經官至州守

偷佛靈心抽腸

趙一嘉興人好賭致貧無以為生憤偷佛靈心一日腹痛至田中
大瀉脫肛忽有一犬過其前見肛門掩在外犬以口咬之而走大
腸盡出立刻慘死夜托夢其妻曰吾死已入無間地獄佛本慈悲
奈獲法神震怒有此惡報矣

毀佛焚死

江寧樊長子專造銅佛一日盜一漆金佛除計可得金六七兩有
人辱價買之不聽乃自鼓爐煨炭一日夜下金不及兩許三日三

說餘 果報聞見錄

士

投于火復得一二錢甚恨因飲大醉捲衣卧不知爐中燄火入于
綿襖至灼膚而後驚起衣帶不及解編體焦爛不勝痛楚有人教
以爐灰篩末塗傳痛定而奇癢日沃以沸湯皮肉脫盡至見白骨
猶手扒搔蛆蟲滿床洞見五臟而死長子妻賣爐內餘沙其人銘
出好金如長子除計之數

勸惜字紙

仁和舊馬頭沈姓者精堪輿術人亦謹厚但不知敬惜字紙康熙
八年壽五旬矣尚不知改忽一夜夢人追攝至公府殿宇森嚴榜
曰文昌殿堂懸一牌大書四句曰成人在字字在成人人不敬字
字不敬人旁一人唱曰知未遂驚覺自悔無及迷夢勸人未幾卒
無子

還金枚子

江南早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江浦人携銀五十兩其縣完糧
通于店中哈九追至江邊還之別後得銀者至江浦見大風渡舟
人俱溺水其人忽思譬如哈九不還吾銀且將此銀做件好事遂
呼漁舟回救得一人謝銀五兩漁舟爭救止救得一人問之即哈
九之子也此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事因還銀一念而兒子得
免于死天道昭昭報最速矣

還金其救

筆賈卜某康熙十年臘月念五日從外歸見其妻以向食款一肉
親乃卜素所憎者怒傾向碗案上供玉皇紙馬向汁汚馬明歲從
一書館買筆出拾銀包一個急入書館過問無失銀者忽見一人

說鈴 果報聞見錄

古

跟踏而至云頃間賣肉失銀卜盡還之至秋卜生一對口癖垂危
朦朧見縛至官府堂上將一簿御下有字云某月某日斬觸犯聖
駕犯人一名卜某方欲行刑忽一人跪下云保卜某者問其姓名
答云賣肉未三也堂上判准放小驚醒其癖已潰弄愈

假銀雷殛

無錫彭某曾在南山用銅為假銀二僕助之順治十年癸巳夏主
僕俱被雷殛死三尸卧河濱身形腫脹紫黑青紅種種慘目見者
驚相告云

假銀折壽

崑山鄉人張某家頗富子亦能文有教然好用假銀一日持銀至
嘉定買棉花幾百斤歸後客商以銀別處買貨踏出欲論三人

主人追踪至張家求換張不肯認主人夫婦號泣而去未幾張夢
神人責之曰汝子應早中汝少年封君也今為此此刑祿滅壽矣
張竟死年僅逾四十能文之子亦早歿順治年開事

惡口爛舌

常熟西門陸某妻張氏慣能捏造是非挑唆口舌受其毒者甚多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初一同夫夜膳忽自捫其背曰痛極那個割
我舌頭其夫曰人未見鬼舌頭不在口中耶張氏痛不能忍上床
而睡呻吟不絕次早大呼大呼夫視其舌已爛矣漸次吐盡爛塊
而死

罰咒拔牙

青浦李友梅好談開關極工賭咒曾借李敬雲銀三十兩未還敬

說鈴 果報聞見錄

古

雲身故孤寡往索堅執已還賭咒云若我未還說還當遣拔落牙
齒之報不半年病傷寒發狂詔曰我一生談人開關且騙人財物
虧心賭誓今即却楊老爺差役來拔牙齒矣遂以手握去門牙三
枚備現慘狀而死康熙十四年四月中事也

戒食牛報

秋浦優人合理做戲登舟將歸忽有自後呼之者視之則其鄰也
優曰汝已死何事至此鬼曰我因客死魂游甚苦欲附爾歸優素
相熟竟使登舟問語久之問陰司最重何事鬼曰最重是吃牛肉
吃牛之人古神避之惡煞隨之戒牛之人古神隨之惡煞避之優
忽曰我從今誓不食牛話未完鬼便大哭優問何故鬼曰本欲附
回忽見福祿壽三星擁護爾身我迫不得歸不成矣踉蹌登岸優

歸述此事一鄉俱戒牛肉

偷犬報應

順治十八年夏常熟市橋吳竹軒者偶有肥犬至其家其子打殺
沸湯將燬之犬伏土後活其子不知也抱犬入湯被犬咬去第四
指犬逃去無處尋其指用藥漸愈至二十七日腹中忽生小犬作
疼指上滴血淋漓痛苦萬狀而死

猪羊索命

陸寶角直南柵頭人貧無他業為人鼓刀凡角直各店猪羊死于
陸寶之手者不知其幾康熙十二年夏忽持刀自刺喉間旋轉其
刀宛如殺猪之狀其家大駭若有神附止之不能號呼三日血盡
乃死臨終曰取鹽水來今有無數猪羊在此索命觀者如市

龍錄 宋報聞見錄

五

木梳編體

振梅頗後初販賣此猪因致富所宰猪不令氣絕以鹽水灌入猪
心以木梳編體之每日如此康熙七年得疾遍身痛楚令家人
以木梳梳之少止又索鹽水飲之方快二日後不能自飲令家人
灌入口中如此三日夜將死謂五子曰鹽水我不能飲矣汝等各
代飲三碗五子跪而飲訖焉曰我殺猪業重死即為猪汝等幸多
作佛事度我言訖大恸宛轉如猪殺而死

淫寡變猪

崑山小瀝即翻如向鄉農索條銀債以二猪翻如欠其內兄沈伯
蓮銀亦取二猪轉償之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念八夜其弟即石式
夢在猪圈邊過一男子曰我奉其七生前淫一寡婦今罰為猪四

婦俱白者是汝兄欲取吾債沈伯蓮銀伯蓮吾債也汝可說明此
段因果切勿殺吾右式夢覺恰已執系于牢矣即大來兄弟親送
至安禪菴為放生猪至今尚在

持齋戒免受猪報

青陽吳六房家人吳毛平時持齋修善誠實不欺左兵渡江合家
避去毛獨伏主看守家產被賊七鎗而死家主吳毛後旌曰我
夙業當受猪身七次因今生齋戒念佛以七鎗散冤今佛來接引
往生西方矣語畢合掌而逝順治己酉年事

行善免禍

康熙甲寅冬大雪杭州江干人爭趨渡船皆滿載有一人後至至
款上船忽營卒撮其帽去其人即轉身進取渡船已開未半里而
覆死者無數其人幸免人詰其生平曰我惟勉強行善而已余曰
此非僥倖乃天遣救汝也因與營卒酌酒結歡而去此范公諱承
謨撫浙時事也范公因風濤淹溺者多建靖江亭每船人有定數
不得多載今永為例

龍錄 宋報聞見錄

五

犬報

桐鄉縣烏鎮人家畜一犬每夜犬必涉水至河南人家守宿一日
主人呼犬嘗之曰我食汝而為他家守夜明日必竟殺犬者賣汝
矣是夜犬見夢曰我曾負河南人家錢每夜往守償還其錢今止
欠十三文償畢即不渡河警報主人大德也至晚呼犬于前以十
三文擊其頭曰昨夢汝云云今往還之可免涉水矣犬垂首受誠
連卸錢往擲其家即不夜去矣未幾主人探女更深醉歸失足魚

池之內犬即號呼卸其衣袍上池岸跳至主母家前以首撞門主母驚起見犬往來池邊如指引狀搗火視之其夫尚卧池畔未醒也遂扶入室至曉語其故夫曰前夢犬云報我大德此其是矣越數月家中不戒于火舉家熟睡犬又以頭撞門且撞且吠夫婦驚起視之則火發竈前將及屋矣急救得熄主人因厚養此犬至死以棺埋焉康熙年間事

遷金之報

明鄞縣南鄉北渡有孫姓者就童子試展起往它山廟祈籤問府試取否行至眺江橋上見一包袱遂攜歸視之乃批文一角銀二百兩係奉化縣解府錢穀也生以告父父曰爾欲遷之抑取之耶生曰錢糧解差身家子係何可不遷父曰爾能如此府案必取何

說鈴

未報聞見錄

用卜為生遂復至眺江橋伺之至晚見一人踉蹌而來鎖扣號泣生曰汝得非失銀者乎其人曰我為本縣差解銀二百兩至府因天早步行負重勞頓天尚未晚暫卧橋上解包為枕及覺徑行到城方記已無及矣遂自投到府主差押追賠妻等皆死數矣生曰汝弗懼我收在家即引歸還之差曰既蒙見還敢煩同往回官生有難色父曰汝肯還銀官府必獎汝或因此獲取未可知也生遂同至府失銀解差備述其故府主即起立揖生曰汝能如此願汝世世榮昌汝歸肄業出案我必首拔是年府主即薦之入泮次年請薦貢出除王府教授後四世明經三為王府教授一為府學教諭至今書香不絕

奸尼之報

寧波府南鄉地名沙港口者有尼庵中小殿奉佛像前塑周將軍像尼師徒二人棲其後順治年間雨中有鄞縣兩差因催報夜過其庵求宿尼拒之二差曰此地離城四十里兩夜荒僻必宿此矣尼不得已且蔬食款之中夜竟入尼室各稱其老少奸馬天將明方整衣出門忽見周將軍舉刀一揮二差同患頭痛行未數里同仆于路行人驚掖之口中自供奸尼僧及周將軍揮刀之狀言畢氣絕兩頭俱折遂報官收殮

誦經免刑

康熙初年湖州府庠毛某學問頗優輒與上第偶至于忠肅公廟祈夢公謂之曰汝大限到矣尚望中耶毛懼虔叩之公曰應大辟耳毛又懇曰可得免乎公曰前生劫數無可逃也憐汝哀切可免痛苦舉案上金剛經授之曰汝日誦之有驗毛遂日誦不輟後為莊廷鑑史案波及問斬臨刑之前夜病死戮其屍焉

偷車變狗

湖州村民有父子操舟而往天竺進香者偶一夕泊村間其父見竹林低簷之下有水車一具私與子言曰此車材料既佳製亦堅固燒香回日與汝竊之子曰特來進香而乃竊人之物乎其父不應迨歸仍泊此處其父必欲竊其子固止之而去厥後竟私往竊歸子常見而憾之越二年父死失車之家輒生一狗見夢于子曰我以竊車之故冥罰為狗于彼家一時失見墮入畜生今甚悔恨汝可贖我子覺家與母妻言之于訪于失車之家果生一狗見其子至跳躍迎繞其家怪之子因修述其故因求贖還其家曰既

有此因果在我家所係甚輕在于所關甚重竟携之去豈待贖哉
于歸備禮謝罪并償車價主人固辭正遜謝間犬已躍入舟矣于
至舟中與犬言昔日拒諫之事且商所以待之犬則垂頭而聽似
有愧悔之狀舟抵家犬遽投河而死其子衣冠為樵葬焉此順治
初年之事

謀財之報

康熙初年武林有齊某即相貌平滿為人誠懇每日過一富翁家
賣菜其翁有三女而無子齊某即來翁在則與現錢翁出姬云且
待即靜坐門外候之不敢入窺探如是兩載餘姬偶問曰汝
家尚有何人答曰既無父母又鮮兄弟依叔嫂以居姬曰汝肯婿
我家乎即不敢應而心揣其言歸以告其叔叔曰彼家殷實豈無

說餘 采報聞見錄

尤

良配而愛汝身貧賤者乎不過戲言耳即不復萌此念矣又一
日姬又問曰吾欲汝為何汝不相答也即述叔語姬曰婚配豈
可戲哉汝歸與叔商之次日叔率姪見姬曰貴宅欲以某姪為婿
有之乎姬曰有之我夫婦無子汝姪誠實思得半子之養耳叔曰
家貧無聘奈何姬曰求婿非求聘也叔姪大喜遂擇日就親娶其
長女翁婿夫婦極其相得不復賣菜矣三年長女死翁私與姬曰
女婿甚佳但日夕悲苦情何以堪今次女長成若別擇婿未必德
性如是即若別娶我二人無倚蓋再以次女續配焉遂復婿其次
女又三年而次女又死舉家悲慟翁又謂姬曰六年而喪二女情
益難堪今少女又長豈復是其姻緣耶姬曰業已如此盡終與之
庶可借老我二人亦得所託矣遂又婿其少女三年少女亦死翁

姬與婿三人方聚哭間忽一老僧入門化齋姬屬教曰人家頗沛
如此齋僧何所望哉翁辭之曰三女俱死老年孤苦皆因生冤業
也汝且爾之坐我出市蔬齋之可也翁甫出門姬昏倦假寐夢此
僧語之曰爾夫前生舟人爾婿富商也齋重費以容誰揚爾夫
之舟爾夫謀其命而取其財三女皆搭船之客爾夫恐其事洩將
金三十兩故各陪枕席三年爾夫之財產皆爾婿物也何用怨尤
為姬覺而僧亦不見矣翁歸告之妻然若夫遂悉以家業付婿使
其另婚翁婿偕往出家不知所終然此翁亦便宜矣

不淫之報

明鄭縣陸世科為諸生時常館于烏鎮一富翁家時值黃霽令館
僮塔被館僮轉付使女婚之于主妻之房至晚夫帶主妻之鞋鞋
而出世科整被見之拋之帳頂之上後僮歸家主人入館忽見帳
頂要鞋即袖藏之不言迨世科歸館更深適妻密叩先生之門而
自操刀以隨其後世科問為誰妻欲報應之曰妾也世科曰馬有
昏夜而女家可見先生乎主人適妾再四懇之曰開門我自說
曰女家與先生有何可說即有說明日與主人同來如再無恥必
自取辱主人見世科執然難犯即應之曰小弟在此請開門相見
既入世科見主人持刀大驚主人曰先生無懼遂出鞋示之備述
所以世科曰幸我無私否則汗主人之刀矣明日因辭而去主人
深愧之後登萬曆丁丑進士仕至大理寺正卿是時人多附魏黨
公獨特立不阿以芳名終焉

說餘 采報聞見錄

于

厚道之報

明印有兩書生與我冠博帶者五人同行中有一富翁面有愧色一書生曰倘不
一書生詰之曰是誰曉竟不已富翁面有愧色一書生曰倘不
慎矣我得罪矣富翁心感之同行者次第別去富翁隨此生徐問
之曰頃聞洩氣似非先生而認之何也書生曰諸先生衣冠容貌
非庸庸者流偶此小失衆人佯為不知則亦已矣而致友欲詰明
之其何以堪富翁曰先生用慈忠厚真仁人哉方今認恩推過者
不少存心如此當于古人中求之固問生曾聯姻否對曰既少而
孤與孀母處家資讀書未成姻亦未就富翁曰某止一女欲贅君
以終天年足下不棄寒微小女敢辭其帚埽請太夫人過舍使我
夫婦彼此有賴也書生歸告于母竟移家而就婚焉富人為延名
師教之後成進士官至蘇州太守人曰書生一事之厚即有此奇

談餘 果報聞見錄

主

遇富翁善觀心相而得此佳婿人之處心可以刻鵠從事哉

為犬報仇

順治年間桐鄉畜差潘順溪者包糧為事凡軍需課役皆包攬焉
一鄉悉有田數畝潘為包管悉則索其麥米熟則索其米絲綿
布帛無不設法取之鄉愚不勝誅求飲恨日甚以致成病臨死曰
我必作惡犬噬之其家後以黑毡帽紫花布袍青鞋未幾其子買
一犬黑頭獨身黑脚子亦忘其父之言矣及犬壯而差又來索其
子之物犬聞其聲躍出當其扉不釋百計不能脫遂連人與狗置
之河中以為入水必放矣犬竟與畜差至深處人物俱斃地方聞
之于官且述此段竟報縣差自行收殮而埋其犬

炮警之報

杭州鳳仙橋一人以炮警為業清晨買警不拘多寡生後沸湯中
慘死之狀見者無不惻然既熟剖腸剔骨煎熬五味香及數家白
此獲利有年後忽染傷寒初日縮頸攢手足伏于床上數日伸首
爬安宛如警形又一日爬于房內漸出堂中家人禁之報欲噓人
將死爬至街市盤旋死轉曲盡警態來往觀者皆知沸湯炮警之
報也七日身體臭爛而死

奸處女之報

淮安吳州上地方有一老儒常自追悔而誠人曰我年少時在上
讀書相近有一女子色頗可人早晚閒步常屬意于我彼此目成
一日女與余言爾我相思非一日矣我家人多不能如願今屆清
明父母兄弟必去掃墓我託疾不行汝可來一會我時大喜許之

筆餘 果報聞見錄

主

是日至彼但見門戶局鎖我從壞垣而入見女獨坐遂相交媾情
濃興狂未免過暢女竟血崩而死我惶遽遁出旁晚父母歸見女
已死血流床席以為夫血卒死亦無他疑我徐探無事然心終不
安秋間應崇禎己卯鄉試初場文字頗覺得意正欲交卷忽見鬼
持血褲將卷一拂滿卷血迹次日貼出矣壬午入場初場得意無
事以為神恕我矣二場完卷後前鬼又將血褲拂卷又復貼出已
酉年復來應試頭場二場俱無恙我意以為禹筆之後前罪可釋
比至三場血汗如前自此之後自知罪重絕意功名貧老狼須神
氣索然凡遇少年每每不諱且相勸戒焉蕭漢雄言

枕經頭異

順治甲午秋伯父立可赴武林鄉試寓僧舍有客僧携經一包置

于凡上伯父因天暑疲倦取經包枕首而卧繼令服藥弗效或
合掌或盤膝或修眉或袒臂或執幡蓋或持杵杖其狀不一或驚
寤異之以語僧僧曰得非藥我三寶乎始檢視之知是諸經也伯
父素不信佛因此皈依敬奉焉

瘳神之報

寧波天寧寺旁小土室桌上供半尺泥塑關聖一軀香火冷落有
兩少年乘其幽僻輒就龍陽事畢神降二人責之曰何物狂奴敢
在我前淫穢俱當立置死地同更榜而狂叫于路觀者如市其兩
家父母至土室神前告罪許愿演戲酬神二人始醒神瘳者逾月

宰牛之報

鄞縣南鄉楊境地方有張宜祈者少時以宰牛為業二十年後始
改行修善然臨死時以作牛鳴為快又喜床頭羹薦為已即對七
日而薨可見雖已改行而二十年之積業難遣也此順治初年事

雷擊蜈蚣

餘姚地多田少民以種棉為業順治甲午夏熟時雷電大作震
棉花地數畝花俱焦灼內有數尺其花如故人異而掘之下有白
蜈蚣一條長尺餘背負法華經一頁始知蜈蚣為害天欲殛之負
經以見此經為上天所重如此人競取蜈蚣撲殺之

汗飯雷擊

海寧繡經庵相近有張姓者家貧母老妻病長于十三歲方執爨
其母令滌溺器予以洗鍋水帶飯在滌之時康熙丁未五月初八
日也日正午天忽陰晦雷擊死次子九歲見天神黑面黑髮黑

甲從家堂柱頭墜下以為盜小門驚喊而其兄已死窺前矣余同
周憲宇往視見此子肋下如針刺一眼血流不止滿屋唯聞火藥
氣而已家堂上揭去瓦數椽其柱劈開上下皆焦柱上貼許保德
觀音三官經三十卷十餘字其紙條依然不燬許經數字雷神歛
敬如此

仇殺之報

桐鄉有甲乙二人素相仇訟彼此訐告不已一日赴審甲與乙隸
商曰今日必打汝能一板打死我酬汝銀四兩隸許之及行杖
隸以一板擊乙除囊而斃逾年隸生一子滿月後除囊後生一毒
日夜號哭服藥醫痔無所不至將及一年家資俱費食不充口身
無全衣隸抱子而笑曰冤家汝受苦至此我亦家業盡盡亦可以

冤報

饒我矣子思慮之曰汝得我銀四兩一板殺乙今陰司罰我為汝
子受乙痛苦一年而死乙豈肯饒汝乎言訖大呼陰囊迸裂而死
隸驚倒至晚亦死家中訪甲已于一年前死矣

褻佛之報

鄞縣有一宦裔少年恃才狂放素以詆佛為能一日擊犬傷至一
蕭寺取木塑伽藍神為薪煮狗曰鍋中狗肉猶未熟伽藍再請一
尊來食畢行至尚書橋上忽然兩眼暴出掛于吳之左右鮮血淋
漓痛若醫濟罔效延至數月而死大凡有福之人一時未能
即報待其罪極福完然後通盤打其若福薄之人一時即報往往
如此

宰猪之報

餘姚江橋下有一家世業宰猪其子尤善操刀囊中頗充遂娶妻
致年無子身體日漸肥胖頭頸亦日短縮眼睛又俱深陷非肯俗
形忽染陽症傷寒時刻作猪吼聲至第七日發狂爬至橋上大乳
三殺投水隨流而去屍竟不得其妻坐產招夫改業謀生蓋累世
殺業報于一人而斬其祀奪其家棄其屍噫亦慘矣

工匠魔魁

明都給事中陸汝龍鄞縣人兩世單傳至孫無嗣以遠族繼焉有
江西術士至其家稱善解魔命主人備福物香燭書符念咒次第
焚一符飛看正梁即于此處鑿之得木刻太監一個故單傳之
後無嗣又寒族布政房自明弘治造屋以來時多禱禱帶開鑼鼓
之數後遭洪水破壁見有怪鼓一具又余家有店房三間每以質

我餘果報明見錄

幸

人不出三年貧乏而去甚至行乞後有貨者以窳壞拆修窳內拆
出破碗一隻竹棒一條故來貨者多致乞丐也修復貨者平安順
遂竟成吉宅矣此皆主人造屋薄待工匠或剋減工食之故貽禍
不淺可不慎哉

欺騙之報

鄞邑有一厚友平素長厚館于富孀之家比隣失火孀舉銀一箱
倉皇投先生復託以金飾數事此友見金銀心動携歸已家火熄
問之曰昨已為搶火者奪去矣孀忿恨欲死友隨辭去成富翁焉
未幾孀死此友向止一子年二十為之婚娶未及半年其子膝上
生人面瘡耳口鼻宛然女子日夜號呼醫藥所費不貲其瘡喜
貼指肉貼上浙清如人食然至一年而死家業已罄矣媳更適

人夫婦垂老貧苦異常及其死也為餘鬼而已矣若使此友臨時
不苟獲報必厚禍福之基轉于一念可不警哉

鼠索負

烏鎮殷實之家例于蠶畢收帳一李姓人買舟至鄉索適夜宿舟
中忽有鼠當其指李覺痛遂起撲殺之從睡鼠窺附于是人曰我
來索汝債反撲殺我汝必殺汝矣狂言至旦不醒舟人載還其家
其妻問之曰汝來索債請問尊姓曰我姓張我夫欠汝債幾何曰
三十兩于是設張公之位延僧禮懺七日齋觀其資費用計如其
數然後平復問其病中所言情然不知也

語使之報

明季李却有人一貧如洗口食不給僅有小花缸一隻欲售于貴

我餘果報明見錄

幸

介展起負缸至門意求易升斗之粟貴介者將許之旁有一門客
獻語曰今者年荒穀貴百物俱賤如此之物千百易得何必急急
買之耶貴介是其言其人飲恨問其姓名負缸而去出門即墮地
破馬蹄家見妻擊皆救放待哺計無所出因坐江干思欲投水適
有四五勇夫過而問之其人訴前事且以將赴水對勇夫曰均之
死也汝投江作餓鬼何如隨我等作飽鬼乎其人不解彼意因隨
之行至晚遂被拉行劫少分贖物以糊口未幾事露其人與勇夫
等皆被緝獲嚴刑拷訊不勝其苦遂招扳阻買花缸之人到官對
質再四鞫問堅供不移阻買花缸者亦擬大辟臨刑阻買者問其
人曰我與汝素無仇汝必誣我于死豈肯寬耶其人曰我即某
月某日賣花缸之人也

自活豈肯隨人作賊乎今我之死汝之故也皮宇容汝猶幸其逢
與群盜並受極刑為一方便即可免殺身之禍客不過一時
語說達主人之意而執知其禍一至此哉所以仁人用意不可不
厚君子出言不可不慎于此可以為戒矣

遺金之報

明慈縣王公福做為諸生時偶赴館過溪得遺金一袋計十七
封回不至館坐而俟之至晚見一人惶遽而來王問之曰汝有所
失乎曰我揭債作本得銀一百七十兩欲過江買米脫襪渡溪遺
失于此有拾得者願分半相酬王問其銀數物色相符曰幸我得
之舉以還汝若欲其半勿如不還矣其人叩謝而去是年即發鄉
榜中為解邑未進士由部屬歷官蘇州太守致政而歸享大壽

未報聞見錄

主

禮斗不敬之報

鄞縣西門外有鮑正賢者其母有病令婦子楊僧官拜斗禱儀每
夜三鼓時上壇禮拜以四十九拜為率以七宵而止拜至第六夜
僧官偶為不潔之事禮至三十拜時忽見極大靴脚一隻落香案
上大驚遂病不起蓋北極天之樞也至尊之所在也欲格天心必
須至誠齊戒倘居心不淨妄念一起禍即隨之求福得禍往往而
是可不懼哉

侮聖之報

石門縣東鄉水墩村有陳拱明者家事頗殷畧識幾字以農桑為
業康熙乙巳夏五入城賣絲畢乘暇游觀聖殿見聖像慈嚴遂登
其座而撫其額曰孔夫子你為何如此褻皮勃孫的說單是未下

座兩眼牽至右邊口牽至左邊數年不愈人或責之曰汝戲侮聖
像必被子路所擊答曰我道聖人仁慈不礙故撫摩之誰知如此
重應不可輕動也余叔祖越萬館其家親見其事

漁色折算

杭郡汪生娶妻顧氏中年無子親友相勸取妾其妻初欣然取之
未半載悍妬不容立刻遣去復又取妻三年之間更易五女子矣
康熙十二年秋初汪生患病死去半日至晚甦謂妻曰我到陰司
見冥判云我尚有十五年陽壽因貪色害五處女不但無子應減
陽壽一紀尚有三年可延以汝妬心甚重致我絕嗣今盡難免是
冬妻果歿不三年汪生亦斃見而陵吳備警心錄

曠能言

未報聞見錄

主

康熙二十年旌德縣十二畝劉惟一各英係按察司書辦向在寧
國縣放債因路途跋涉買驢代步行至東岸地方驢故遂行其僕
痛加鞭策驢忽人言我前世少債不多今將滿矣何必打我劉謂言即
下驢步牽之而走至寧國取討帳目俱各從覓歸途即於東岸造一涼亭為行人憩
息之所居家廣行善事今子孫俱入泮矣

原書闕（據筆記小說大觀補入）

瓊果隨錄

現果隨錄 凡現在因果係親見聞者皆入此錄

重隱梅山樵戒顯筆記

陳益修字玉筍山東濟寧州人為諸生時見回回教門楊生花等欲毀關帝廟擴大回清真寺陳公力訟之官得寢後癸未春流賊破兗州生花等集千百眾乘變圍練回回兵遠過陳公以前忿呼眾擗擊三楚之且刺去其兩目後瞳以灰擲屍於其舍陳公自見身魂止二尺許守其屍中夜忽見關聖降其家謂曰我分中亦不在此一廟只難為汝好心致喪汝命然汝陽祿運未盡應有功名分吾當使汝回生陳曰感大聖厚恩但吾兩目已去縱回陽世已是盲人豈能復請書作舉子業乎關聖亦沉吟少許乃曰無妨

現果隨錄

吾當請觀音大士來必能賜汝目言已便騰空而去須臾復至曰大士來矣尋見大士身披白衣如仙姑狀備極相好關聖指陳公代為乞目大士微笑曰此極不難乃向空中一喚俄見一童子手携大筐籃以荷葉蓮華覆上大士揭開乃皆羊眼珠也即手拈二枚令取酒一危吞之陳公強飲家客有聲懼然而醒而兩眶中已得眼矣關聖送大士去乃謂陳曰汝不必復思報仇不久 大清一至此輩無類矣明後年汝當聯捷果已酉舉于鄉忽一人遺之書轉贈其人己失所在書中但見陳益修關公點佑聯科九字隱語果中丙戌進士任戶部郎中權關荊州後生花作亂宗族十

三人寸磔於市 此事初聞之陳吳招先生寓余弟子顏伊人刻之武安王集者

七次黃梅令徐長午亦曰此余姻親也其事極確無不自見者但其眼珠微小直視而光外溢與平人稍異嘉善徐季方亦云陳任戶部主事時余于都中見之其目實羊睛也嗚呼陳公以好善誠心獲廟感此奇緣大士以千手眼轉替復瞻神通廣大神佛報應速於反掌可不懼哉

二

趙志清山東人以孝廉選河間府贊皇縣令居官三年廉明仁愛萬民頌德忽一日至凌聖功太守處告退太守問何故趙曰某以知宿世因緣故不得不歸太守益怪之問宿世云何趙曰某前生於某法師會下為聽經學者法師有定力能通慧余二十六歲以疾臨危師謂余曰汝通力未堅此去已入紅福以未嘗修大福亦

現果隨錄

不能登甲榜僅一孝廉知縣耳然止許三年若多一日大禍即至矣可急流勇退入山修行還得見我言迄遂終自入山母胎本性不迷歷歷皆驗今三年既滿決意入山矣太守勉白直指公李灌銘註不及放歸旋有劉姓者補其闕未半月賊至城大破全家被害余友河間太守凌聖功親說此事

三

麻城西坂劉某隨族叔劉仲至真定府固城縣為主文曾密救三人命後聞賊至城潰縣令出走避難劉君押其家屬回黃途遇賊兵被殺其神魂返麻城謁東嶽帝帝曰汝救三命應得善生帝令侍吏訪城中善門無子者吏以醫生趙鳳儀號時雍報帝令取善惡簿察之見趙君魯淹死五女法當絕嗣入檢善簿見某年於大

雪中曾施錢一文與寒乞僧僧乃菩薩假裝寒相試人者也帝曰此一錢功德甚大應與其嗣遂遣劉君託生臨行帝語曰汝去九歲當有孝廉贈汝妻某歲入泮某年補廩一生享厚福後趙氏生一子纔出母胎即呼云我西坂劉某也東嶽帝遣我與趙氏為後已不必言但吾生前尚有產業借貸彼此未明速喚吾妻子來趙特雅即請其妻孥至小兒歷數舊遺令妻子依券索之分毫不爽九歲果為鄧孝廉婿後功名出處一如帝命焉

此事余友梅憲運有紀事流布成戊冬余在黃州安園寺志脾疾甚苦遣張龍宇鎮臺請趙君特雅在署令整余疾應手而愈余問令嗣生下地即能言真否趙君曰千真萬真余詢其名與字趙曰特為此故名曰燕字弱言而東嶽冥中種種公案則皆

現果隨錄

四

夫舍徐成民序友季生之子幼持齋好善與友結社念佛忽奉帝命充冥官繼崇禎庚午年始盡為書生夜則判斷冥事每日至夜分中堂時坐體氣俱冷兩眼上撐呼鬼兩造判決如流奇響洪厲陰風颯然左右耳房置燈大紙筆記錄哀成大冊題曰妻東冥判州管內處處流通判善惡報應如照磨覽者不寒而慄此余庚午念佛會友也為人淳厚質朴木訥寡言除讀書外止知念佛忽受冥職奇吐萬言一字一句斬釘截鐵固已奇矣更奇者三教典籍從未寓目一當對簿則引經據史出入佛藏字字精鑿真不可解冥判中有數則公案出余手錄文不加點未

嘗增減一字如是者十餘年成民乃作自吉初為閩君分司死去乃實受職此妻東昔年一大異事余所目擊而身相與者也

五

傳聞通商熟梅里人中年持齋忽奉閩君批文命追攝生人初至冥府見頭門外有一井亭奉符者到彼着皮襖持大棍戴虎面而井一照身即騰空渡海穿山頃刻千萬里所攝人樣在棍上肩而飛行雖一二十人輕如羽也每五日一值班圓通心厭之百計求脫未能也乃出家剃髮為僧依舊供職迨至于乙酉冬同慧天師對宮墓剝石老和尚座下果受三壇大戒畢其後頓除永不克追魂使矣

六

某定一老儒名未詳平生方正不苟頗信佛老思一日見二冥使來請使相隨前行至一大宮殿知為冥府少頃聞君打鼓陞殿司門者報云東昌府知府進朱君聽是知府心遂不驚上至階閣君下座相揖賓主坐定問君曰公在任時判許昌秋母一案得無過當朱君一聞此言前世境事忽然現前對曰許昌實不曾秋母毒殺其母者惡妻也許昌外婦一知消耗即當點妻首官正罪方是孝子乃以情愛難割含糊隱忍猶同枕席是雖不親秋母而以春穢許世子不當藥趙盾不越境例斷之是與於秋母之甚者也斷曰秋母誰曰不宜問君首肯曰公言甚當乃憐今下階勸引過現地府方送回陽朱君由此長齋修行杜絕世事其子為父刊實錄請予作序故知其詳

江北僧隱圓參學天寧其年六月暴亡母在秦州報到齊已結席矣將殮復起細言前世曾作令某縣自侵庫銀嫁禍庫吏復討殺之以戒口吏恨極訟之聞君追攝對理真君勸庫吏云彼既出家為僧汝快意報復何如以法力超薦汝乎隱圓承旨遂立願三年日禮千佛懺夜放蒙山以釋夙恨吏首肯遂得回生因乞一冥使引遊地府到一大會處榜曰補經堂中有數百僧道乘光誦經須臾復時隱圓問何處所真使曰此陽間僧道包攬施主歲經難得財而經未誦故在此補也又問頃刻即時何也答曰以業力深厚不許便使補完故遲久光現現而即收使久處黑獄也隱圓回生三年酬愿畢復來學靈隱焉

靈驗 現果 隨錄

天寧靈應納子屢向余說情事皆同補經一款世間釋道視因果為兒戲孰知陰中一一不爽如此與其久處黑陷地獄不得補經孰若乘此日月三光之下為施主了此功德之為快哉稍一捫排靈勝何及矣

麻城一富僧瑤瑤曾捐百金助村民築寨保衛一方徒無窮欲受戒瑤不許使夜走至杏岩和尚處稟戒而回碧瑤一見大怒裂碎三衣撲破瓦鉢當晚方睡即見韋馱尊天震怒痛罵云汝是何人敢毀如來法寶耶立欲以寶杵擊之瑤叩頭求懺韋天曰念汝修寨有功姑去一臂以杵輕輕向右臂一點瑤狂叫而醒數日內忽右臂時消止長七八寸手拳如小橋懸肩上至今師徒皆在馬余

軍波一小民張斌住崔尚書廊房業織蒲鞋性好修行長齋念佛夜以蒲鞋剪下草鬚念佛一教珠即記一莖裝竹籠十海歲除夕焚地藏殿寶庫內已幾十年矣竣崔尚書患發背死至其府冥君怒目教其平日過惡崔公曰能縱我回陽一修福業以贖罪乎冥君曰汝所蓄皆作業錢此間用不着汝租屋民張斌反有金錢幾畝在此能易一萬來罪可解矣崔曰但釋我回此事極易第張斌赤貧何以致此冥君曰凡人齋戒至心念佛一聲亦注一銀錢張斌至心念佛以蒲鞋鬚記數積有幾畝耳遂放崔回陽立呼張斌告曰汝除府積有金錢可充一萬與我張斌力言無崔公曰汝以

此 錄 現 果 隨 錄

蒲鞋鬚記數燒地藏紙燻者是也張斌曰此誠有之若果稱用但隨尊意乃令書券以實銀一萬易之請僧焚香回向崔疾漸愈張斌曰吾年已邁無用此物矣乃以其銀造一大橋費幾千金復建一庵接眾至今號張斌橋焉

蘇州一小民姓吳業洗燭故以著名做居要門一屋子身長齋畫夜念佛以為人至誠吳關內外數十大燭舖皆爭迎洗燭以燭係供養神佛三寶必念佛數聲乃洗油一杓一生如此年七十餘忽語店王云吾積有薄資本為防老今以念佛功成至某日吾即去

世生善處無用此矣故以相贈主曰汝所積者乃眾店物非吾一家物也何敢受乎若必無用處請為汝作福吳君大喜乃以是物授主令至所居地奪取出約有千金主為分給蘇州眾大利齋僧及菴院接眾處皆分惠作福竟吳君如期合掌念佛端然坐逝吳門道俗送龕火化者千萬人焉

此崇禎甲戌年事也余館周恒中齋其僕陸送龕回稱述不已

十一

太倉上舍吳叔寶諱為琪家貧後學素好善預放生會然不甚通佛法六十餘自言欲脫世念沐浴念延隆福寺印初法師宣說三皈五戒竟大呼去者再合掌逆吳頃復翻目語妻兄王煙客先

七

七

華世自省平日何善乃獲此世人努力言訖索水自照中夜恍悟曰今生吳叔寶前生徐和尚後大呼快哉而逝有異香發于室佛法一也然臨行發願冥地念佛功必烈于平時者專與不專也平時散心念佛萬千未必得力屠者張善和十念遂得往生獵犬聞杖上鈴響一殺稱佛蓮華湧現者何哉蓋由死臨冥時獄火在日大怖切心更無攀緣更無審顧雖然佛號一聲如大震雷如泰山崩平時積業不常除靈逆散而紫卵粉碎矣尚何地獄不空而淨土不現哉叔寶以僧轉劫既有夙根臨行又稟皈依勇猛念佛蓮華湧現無疑者世人努力實乃至言也庚

十二

十餘曾同叔寶放生海印菴王奉帝父子皆有傳記見聞最確

吳門王建素行謹飭忽一日無疾盡死時青衣至冥府問若物助係是誤稱所應攝者乃山東王健也建由是得生小冥殿見地獄黑暗蔽空畢斗聲如雷吼三老僧踟躕大樹巖每獄人痛聲騰沸以淨水灑之聲即停寢建近前詢之則觀音普賢地藏三大士也建與報國茂林律師素相識見亦在冥府絮絮談錫如平時建自行回生記

十三

周秀才諱某素方正家極貧貧妻門韓家渾子屋一間拆舊窰底方磚下得二元寶妻大喜周君曰此不義財也豈可得乎取

八

八

中流而返舟子親見立呼漁翁投木模之漁翁藏銀別處詭言不見二人大開訟之太守太守欲加刑二人吐實乃押漁翁立取銀至見而有字命貯庫是秋鄉試周公竟中舊例本府小虎鳴宴每舉子有碑坊銀百金置而前書字銀二笏恰在周君前表共驚異後成進士

此所謂明白來也周公絕世迂湖成絕世方正使染指暗物福澤定止此矣安有後一段奇事乎人人知科甲為大利當小利現前人人忍不過嗚呼周公迂湖真大學問豈易及哉此周翼宣業師鄉友業師古君子也累為顯言如此

十四

崑山顧瑞屏先生諱錫時字九疇崇禎朝官大宗伯甲申國變後聞門悲慘誓以死殉父翁洲翁自餓死瑞翁後在溫州丙戌六月

十六日為同事賀君先祈寧沉之江華亭今張調出字太美公門
生也好請此仙忽瑞翁來降太美怪問曰老師何時登道山此曰
吾於前六月十六日被副將賀君先害我於江中矣張問賀與師
何仇此曰老夫前世乃天台一老僧也因在鉢而終遂巨蛇以杖
擊殺之賀即蛇後身也竟對相尋因米應受可語我而兒切勿報
仇張公立遣人至温州蹤跡之一一不爽後君先入海亦為人折

余已丑秋在吳中開元寺親友吳純祐來晤余以其曾為永嘉
令談及瑞翁事純祐曰此弟所身經而目擊者也丙戌六月十
六日弟與瑞翁老於江心寺月夜話別明辰散瑞翁被害弟召募
人捕之無影嘗夜夢瑞翁於水中余急命救之登舟瑞翁

曰余前世為天台老僧誤殺一蛇今抵其命承公厚意善我後
事者以公前世係我徒孫有方外一脈親故也明日但向某灣
尋之余即在矣早起詢漁人果有其灣一尋而獲乃力助扶輿
歸鹿祖塋馬純祐諱國杰庚辰進士公死後三年司理唐君啟
事亦遇公降此問賀因果公嘗詩云我昔曾為僧彼亦在山林
塔蛇當孔道山人皆為驚老僧提錫杖隨步出山門動地無名
火杖下化為塵風緣前已定從此樂天真三事一轍也張友蔡
君符親傳

十五
太倉張受先先生諱采事母至孝崇禎戊辰未發榜前有友夢會
榜第三名下註孝子二字生平不慕信佛獨信關帝乙酉元旦夢

帝送一乾坤正氣扁到家公大喜逢人說項先是州中豪傑火符
多結黨黨民公負性剛正白於錢希聲州侯案治其罪羣小銜恨
欲甘心焉是歲五月十三乘亂劫公於終羅至城隍廟叢殿悻
酷血肉糜爛有童子自外入見城隍神以身翼蔽公公僅仆不動
羣小謂已死也命丐者負公屍棄之小較場關王廟側夜分廟中
一僧謂同住者曰張公正人也屍棄於此恐有跌傷吾等當昇還
其家然無別物可成乃下一乾坤正氣扁昇馬到家以酒漿灌之
忽啓動得甦調養不半月而愈真神祐也明年捕兇黨駢斬於市
公係余諸生時業師也素不信佛獨敬崑山西寺空林禪師謂
是真僧戊子五月三十日乘舟歸命請至語曰吾儒書都讀過
獨未留心山典今命已去實靜思佛法一著最妙生死關頭斷

斷少他不得借無反宗生平以鮮見友有口業特請教借禮樂
識一為洗滌懺完吾即去矣故此亦別至首分問曰懺完未答
已完遂泊然而逝嗚呼師嚴氣正性動思濟世雖以竹葉小羅
難然自此以後絕跡人世不入城闕不面當事遊蕩于野卒侍
全歸焉天不以此玉成其志節哉平日雖與佛法無絲而臨行
悔悟其言大善豈非風有慧性現名士宰官身者耶昔頭頻侍
師側尚確古今文藝極蒙若愛一談及佛法便面赤貴讓及頭
以中中之變勵我別廟焚書小家師却極口讚歎南里許孟宏
居士請余開梅花暨為海歲卷師遺書獎曰原建以勝人宜居
勝地吾師乎惡知他生後世不為佛法中一大知己乎因相與
至深悉願未甚詳附記於此

勝地吾師乎惡知他生後世不為佛法中一大知己乎因相與
至深悉願未甚詳附記於此

太倉吳瞻樓晚年以家事付二千篤修淨土專注西方不離餘業
每日念佛幾萬外經則大小彌陀咒則往生觀則西方皆登簿冊
寒暑無間如是者一十二年七十餘定課不減西方聖境累現
目前親見懺金每格下視錦繡上堆妙果其架夫如田一畝床前
不時白蓮湧出大如石臼童稚皆見乃悟然脫化子孫皆以學佛
世其家焉

此頭前母外王父也其修西方每日記課似極拙鈍而又著相
登記十有二載長久不廢卒以此而得成功可知淨土一門貴
在積功累行竟不為諱言者相也

現果錄

湖州白雀寺弱菴律師嗣蘇州報國茂林和尚寺中建大悲殿少
塔石一苑主潘姓者捐二十金令完此公案師以東園未成眾僧
不便權借塔石作客後施主未見問故師曰吾已另作一好功德
再尋眾完塔也施主銜恨後弱師遷化後一沙彌忽發願主事者
以慈繩縛之反鎖一室明晨沙彌忽逸出人問誰為汝解縛開鎖
弱師曰弱菴和尚也眾疑誕妄弱師旋附沙彌口曰他非誕實
我也因我誤用大悲殿塔石作東淨真府常以大石壓我苦楚不
可說汝輩徒眾速為我起石淨洗供起集僧誦梵網經吾苦即脫
矣徒輩曰和尚何以附此沙彌乎師曰此沙彌已願願上無火
光吾得借彼傳信不然吾受苦無期也徒眾如命起石并集僧誦
梵網經師乃去學人笑那在白雀親見口述

黃梅石氏子牧一猪前二足五爪因請道士作醮乃以猪傳與屠
人取黃醮道士明晨將殺矣石氏之母忽夢東禪寺六祖誠曰汝
家所養五爪猪此猪不得者可急贖回不爾有奇禍母問師何人
祖曰我即六祖汝家連日在我殿上作齋醮道士無知其以三清
像蒙在我面前汝還不知耶母懼然而醒念果有此事方為歎異
是夜屠人亦夢一猪身服人衣謂屠人曰昨石氏責我在汝家我
非猪乃人也不信看我前二足係五爪汝殺不得者可急贖我
還本主送我至東禪寺修行去屠人夢覺大驚果不敢殺凌晨牽
猪還石氏互相述夢大為詫怪乃共語指云汝既有靈性任爾到
東禪修行去猪即出門望東禪寺投奔並無人引導也主人鐵壁
師命之曰夢修今不論親疎于夢修即應念乃與授三皈五戒焉
御甲辰年五月初三日事

蘇州孝廉戴星歸諱吳悅父宜甫從兄務公石房皆名士也悅生
而為慧父贊其功多子無業泐大師此判曰此子以工部終身及
長其年登賢書負性癡狂行多蕩檢大不利子卿黨共中呼為戴
癡既而受宰者眾羅其惡欺控之工部工部鞠得實加嚴刑亦
于繼忽本城某器七家人以身煖三日未殮已而復起告家人曰
速買一舟吾欲往嘉興去家人皆訝曰人雖死而語帶邪未為佳
兆也某曰吾並非邪前在冥府見一奇事急欲往彼一勘驗耳家
人問故某曰吾在閻君處見本城戴癡遠解至對簿閻君見其惡

款威怒主命付油錫殿前平地上即湧一油錫獄卒人懸下錫
戴厲聲呼南無喝囉但即多囉夜即一勾油錫散復為平地地
上湧一蓮華真君謂獄卒曰此人惡極法當加刑然再誦咒刑後
不成矣須訪一行惡之家令他託生自受報去獄吏奏嘉興一府
吏姓某者三世為惡遠打醮求子冥君即勅令去投胎限其時日
生吾去彼正其時矣家人不得已具舟侍行至嘉興果得其吏適
生子已三日賀客填門作湯餅會與冥中限日一一不爽所言工
卸終身者乃斃于工部以終其身也

昔金聖歎館戴宜甫香勤齋無業泐大師附聖歎降此余時往
叩之與宜甫友善見其子方成童美秀而文雅如秋水宜甫指
謂余曰此子他日必官正印而執知泐師竟成隱語耶然宜甫

悅餘 現果隨錄

事

篤信大悲咒故其子亦童而習之雖癡惡病狂而冥府油錫奉
以夫口誦咒而克嗚呼佛法神奇咒靈驗真煩惱海中火甘
露也

二十

傳其在俗時種園為業偶鄰家一猪食其菜怒以鋤播殺之後出
家往武昌北門外三官殿夜夢一黑衣人謂曰我止食汝幾莖菜
便害我命我今已變為虎汝縱往天上必報汝仇也傳寤而恐有
計思避皆非善地獨東門外有龍塔磯突出江心壁立數仞非舟
莫渡僧遂往栖止忽一日早起出門望江見一狀浮巨浪而來意
謂是牛也近前觸之忽躍起一虎當其僧立斃萬人皆駭係甲午
年除夕也

二十一

崑山王澄川先生諱永祚官郎陽制臺時買大楠木十餘株田崑
中有三株最巨長十餘丈夫人吳氏為好佛謂兒子房曰現有造
大佛殿處必捨此為棟梁乃浸在西關外濬園前大節被土公欲
遣水車船點兵丁取其木初百人增至二三百人拽之屹然不動
土公不信親巡至崑點兵五百人拽之復不動土公歎曰此神
木也杭州昭慶寺遺建大殿及天湧戒壇缺九架大棟梁僧徒往
子房告某子房曰此先母夙願也然土公會數百兵拽不動師能
拽之吾即捨矣寺僧遣四十餘人牽挽之立行今巍然架在兩殿
為兩湖巨觀子房在江陵護國寺為余親述

二十二

悅餘 現果隨錄

事

建黃梅汪靜峰居士諱可受官大司馬長齋事佛偶身涉此
色將晚忽見萬葉頂一木匣浮水面公命舟人撿起置於船頭一
夜繼踏有聲似有天人朝謁心甚異之早起劈開木匣乃一却策
書全剛經也三十二分每分各策文一種公立請書家洪公度策
勒刊板自作叙流通以係龍宮物也仍焚香頂禮奉還江流至今
刻本流傳於世焉

二十三

崑山魏應之居真義鎮魏子韶族姪也崇禎庚午春與子韶同榻
寢忽夢中狂笑大般若念佛子韶驚問故應之曰夢至冥府見曹官
抱生死簿至余問我在簿否曹官曰汝乃在一簿因索之乃在臨死
簿上名下註云三年後某日當自縊書察余笑而問曰我何罪至

此官曰定業難逃問何法可免官曰除非齋戒念佛精進修行庶
或可免遂語子韶曰姪從此一志修行矣遂持長齋晚夕念佛精
進者八閱月後文社友泉味曰此夢耳何為所惑乎漸漸意改遂
開齋戒癸酉春無故為書齋門經死屈指舊夢恰恰三年

終百余下惟子韶春祺堂中應之時來聚首忽一日袖一宋絹
蘇黃帖贈余曰此舊館范長白司馬家物也余不受應之固留
余案不三日其子披髮蒙面及報應之已縊死余大驚乃售此
帖與社友顧仲莊得二金易棺與之真大異事

二十四

麻城東郊外齊公王君長齋三載忽染惡瘡周身糜爛痛不能忍
生退悔一親友往問疾慰諭曰公持齋人也佛天當祐汝王

君曰吾持齋三載反招此惡報齋有何益乎友曰汝意不欲此齋

貴與我得不王君曰如何貴友曰莫一分一日三年當得銀十兩

八錢也王君大喜遂書券得銀明日將破齋戒當晚忽見二鬼使
一鬼曰汝以薄福十箇月前命祿已盡以持齋故延捱至今今

乃貴其命莫反汝在汝身矣立勾攝通行王君叩頭流血求緩一
夕當還銀券復長齋急呼親友索券友曰吾昨持券歸便於佛前
禱告焚化矣幸君悔恨立死

二十五

麻城東宜州市上有一福主神甚靈其廟向河隔河市人不知迴
避排數十尿管往來人渡溺恰對廟門忽一夜福主運神力使轉
其廟背河向野至今稱反壁廟焉

不論僧俗當修細行凡大小便利須擇隱處或西墻壁或僻竹
樹斷不可向三寶塔寺及大小神廟即虛空日月星宿等皆宜
迴避若恣意洩溺獲罪無量戒律部中極論此事觀反壁廟事
可悟

二十六

休寧趙朝奉合併走海洋回忽熱病死同伴棄之海山沙灘揚帆
徑返趙君被海風一吹復甦見海天浩蕩四顧無人乃撥棹弄塵
曲上空山嶽忽見平處中有大寺金碧輝煌喜曰吾得生矣乃
伏寺見異相僧四五百懇求收卹一僧引至厨下令充火頭一住
數月偶問一僧曰但見衆師早食至午齋都不見何也僧曰赴施
寺去趙君曰弟子雖未削髮為道人已數月可攜我一齋乎僧

曰可次日傍午老僧招至僻處告云我等皆羅漢也汝有夙緣吾

汝汝去乃令人編衫大袖中打坐立即騰空大海波濤聲甚洶湧

旋聞雞犬人烟知是城郭有一家道場衆僧環繞宣流云奉為
已故趙某府君修齋禮懺乃其子為父週忌追薦也趙君動念曰
安得一傳信與家人知我尚在乎老僧已知語曰汝欲傳信乎趙
君曰諾今出袖置屋脊上回頭忽失老僧家人驚見屋脊有人梯
視乃朝奉也一家喜踴趙君雖喜恨失羅漢又極悲苦乃畫海上
寺圖捐資數萬創一大寺額曰建初現在休寧城內乃明初事也
余已亥夏至寺見殿碑無數因悉頌末

二十七

御史王珙字大美號長石新州人官蘇松直指初苦無子以祈嗣

請於先師三昧老人老人運開建黃梅四祖寺因令創醫祖殿於
正位必保得子公篤信頓發苦心乃獨力創建備極壯麗甲於
中殿成公旋得子又關賊將破斬忽一老僧跌坐公門七日公出
見問何所慕僧曰不慕別事止化居士一門剃髮出家公曰吾忝
在宦家云何一門能剃剃乎老僧曰稍遷大禍立至矣言訖忽不
見公恍然大悟曰此必四祖現身說法也乃聚青黑衣帳幔慢盡
製為僧帽將百頂一家老幼皆剃髮忽報城陷遁入城北隅四祖
寺全家獲免

此余四祖現前公案也公建殿本為祈嗣乃一家九十餘口因
此得全所謂買錢得金也嗚呼曹謂佛法無靈而作福贖人也
哉

二十八

說餘現果疏錄

七

余崑山友孝廉張鴻乙諱立原曾祖虛江先生諱和憲任雲南御
史其父初操一小船為業忽一村翁來催船手攜一黃布袱問何
往翁曰余年老無子止一女在某處有田一項已變價攜往婿家
養老矣到岸已晚村翁竟去舟返原處次早掃船見黃布袱在手
提甚重張公曰此非老人養老物性命所繫也仍不違五十里艤
舟到泊岸處候至傍午見翁杖而哭至張公曰汝物在敬來還汝
也翁大感欲分惠公不受生子虛江先生登科甲為顯官孫魯得
乙且進士晉江令魯傳初任學博後亦居高位魯唯癸丑會魁歷
任至八閩方伯子孫繁衍所居地名張浦

虛江先生教養皆寄外家初預童子試有名欲就府試到舟別

父曰已出案欲往府父驚曰兒有何病出汗耶其慙模如此附
發一笑

二十九

已卯年余初館州署次年州侯錢希聲諱肅樂以催科勞頓大發
吐紅忽夢一垂髮老僧告曰汝欲病愈須受菩薩戒覺請余垂問
余曰現有三昧大律師在崑山曇華亭非奇過乎希翁急具禮屬
余款請余就道其夫人董氏最好佛每日佛堂燃大炬數十是夜
復燃燭懇禱曰若請大和尚授戒夫病得愈求現瑞相禱訖見佛
前數十炬上皆現蓮華佛像螺髻面目一一精細經時不壞次日
昧和尚至榻前希翁一見驚喜曰此即夢中所見也為秉燭授菩
薩大戒病漸愈

三十

說餘現果疏錄

本

崑山葛朗玉諱錫珣有子輝堅同心行善好刻勸善書布施集太
上感應篇廣疏法華感通錄刊板流通乙酉七月初六崑城破父
子俱匿後園草莽中兵衝入搜索獲朗玉朗玉狂呼雅堅憤思救
父從草間奮然躍出曰此是我父切莫害兵曰有金銀即不殺釋
堅疾應曰有引至梅樹下以所瘞一皮箱六百金與之兵感其意
反為守門三晝夜全家六十口無損

初雅堅以二書屬余作序余草就戲語曰為梓有此大異即有
大難無妨矣未幾果應

三十一

嘉善孫籀字雙英十二歲往嘉興府預童子試被叢人推門墜死

一晝夜魂飛空中經重德寺過見十八番僧以手牽挽復歸其魂
送還原處夜半復甦身在黃王廟也後登進士榜到重德見飛來
峰冷泉亭宛如昔所見乃悟番僧皆羅漢也任山西學憲回復至
重德達過建羅漢殿遂發心塑十八大像并懸扁豎碑以紀斯異
焉

三十二

康熙辛丑其德老和尚鼎新重德大殿少一石柱無從購見杭城
屠居士名成鳳夢我冠者五人降其家語曰汝家一石柱可施我
士問何用神曰助建重德大殿問尊神是誰答曰北高峰五聖也
夢覺到重德察探果然其家祖遺一大石柱在三板橋劉家園內
立施到寺今殿之西南隅一柱刻五聖尊神勸助者是也

遺餘 現果隨錄

本

三十三

乙酉適地屠戮克鬼充斥要東紳廉士庶屬余起薦余就大西關
外地藏殿建大水陸期場四十九晝夜後為淨土懺壇中堂誦華
嚴下堂禮誦維經懺并作法事余夜分親聞鬼嘯一夕焚流毒鬼
歡湧出聲市民葉華字瑞芝及庠友陶子安僕俱以不淨穢穢壇
場見神棍擊而卒

三十四

龔璋字爾茂杭州籍生長燕京性好善因曝書籍檢得梓潼帝君
勸行陰陽文讀而喜極即發願刊施流布為吏部當該因竭力
印施遍行諸省不下數十萬紙又博展勸化不數年計至二百餘
萬康熙元年於廳前印文處畫見帝君綠袍玉帶降在堂中因畫

像供奉各京感動凡有穰災瘵疾祈祠保壽者至其家許願印文
一經爾茂禱告無不立應乃至盲人復明願人頓愈神像首枯
樹垂葉種種異事庚戌二月龔公親為余說

三十五

撫州珠山白雲寺為匡仁祖師道場大殿上有各種靈異萬曆間
一僧中夜在殿門外經行香燈久暗忽現大光僧驚推開殿門見
泥塑散脂天王像立在傍別燈後以天明其僧指出是此位又一
孝廉在殿避暑張惟天王前裸形偃卧夢一神按劍呵曰汝褻慢
至此不念是讀書人當一級斬汝天曉時眼視之恰卧在仗劍四
天王前孝廉滿頭流汗懺謝改行

遺餘 現果隨錄

本

余乙未曾一宿珠山隔十年乙巳以緇白固請說法開建禪堂
知寺中異事甚眾青龍山倒栽柏為祖師手蹟龍王鑿石成山
大井半幅架梁淹覆五峰成白雲故額白雲寺永樂中賜內帑
建殿大盜來劫見四圍皆椽門內到天兵天明來探空竊無影
乃歸心道本禪師并捨賊船助建大殿今擁壁皆船板坐蓮葉
者經者即賊像其遺迹也

三十六

銓部李自春號瑤圃兩辰進士素不近酒北子皆天父敬泉沈
公第延華山三昧老人齋公從屏後一望驚曰此十五年前見夢
者也遂出欵款洽齋畢問曰師能代某祈嗣否昧老人答曰公家
福力大必作奇特大福方有感應公請作何事師曰華山大殿
方造大殊尊賢二大香像約費二千金公能成就保得子矣公諾

慨施出一千四百金師先為起一法名曰定智文殊像方就即生
一子乳名智即今卻聲也

公自滄桑後即杜門教子不面官府堅持一節年近九十忽見
空中旌幢羽葆儀從來迎冠帶怡然脫化嘗語頭曰吾經亂
破家地寧所歲搜括殆盡止有華山所修薄善是他們掣不去
底入曰與其昔年有家而無子毋寧今日有子而無家此皆公
見到而自得受用處也

三十七

李夢桂字伯馨即餘部孫剛公長君也有門下客號朱三鬚子與
僕輩通謀行事伯公極恨之欲置之死一日以一名刺命僕送縣
囑收朱三付獄僕匿利偽報云已付獄又一日以名刺發討朱三

說於現果隨錄

主

氣絕僕復偽報朱三已斃于獄未幾伯公病日見朱三鬚子來索
命家人以先共勝聽不敢言朱三尚在日為精神祭鬼伯公眼中
所見卒不能解竟被朱三捉死

佛經言一切惟心造又言三昧惟心萬法惟識所以成佛成聖
皆由自心縱墮三途亦由自心朱三儼然尚在伯公所見復何
物耶曰朱三雖生于家人之手而已死于伯公之心外竟可解
心竟不可解外鬼可送心鬼不可送伯公以自心之朱三作自
己之冤對竟至自傷已命非一切惟心造而何哉卒之伯公已
歸泉下而所謂活朱三者方為寇大袖操擺街衢不令人千古
絕倒耶祖師曰莫教心病最難醫所以儒者慎幽獨禪門絕添
漏為修行第一要著也

二十八

明太倉周孝廉以家貧不能上公平却翁頗富以百金貸之後孝
廉成進士授京官多年不還却翁催橫禍家道耗盡因成病久
卧床悔思念貸金心銜恚恨病久不能舉火恨益篤後周公回里
忽憶前事問家人却翁在否家人具言貧病狀公慶頤曰是吾過
也立以原銀外贈百金資至林前病人一見喜極咯然吐出一蛇
病頓霍

余至友慧天師從吳門歸竟泊舟真義時秋水澄澈見河底一
小蝦麻森作水氈泛起至水面一爆即成蜻蜓連爆數箇次見
一蟲泛起師戲以青蘆一頂而下墜又努力泛起復一頂而墜
連頂三次後此蟲竟不泛起乃橫爬上岸爆出便成蜈蚣一念

說於現果隨錄

主

之毒形骸立變真絕異事楊伽云衆生心識有不思議業則有
不思議變那翁以恨久而成蛇水蟲以毒極而立變皆心識中
不思議事所謂性具也惡既如此善亦復然華嚴曰初發心時
便成正覺不於此可廓然大悟乎

三十九

太倉錢炳字伯韞生平極淳善以明經授昆陵學博七十餘陞富
陽令慈愷越格一日鞠一大盜盜詐言冤家誣陷向公求活公作
色曰汝焚燒人屋劫殺無算法應抵命盜奮然躍起摸公案錫碗
向公胸一擲公痛仆地奪去攔盜毒毆公蹶起一手摩胸却一手
止更云莫打莫打我這寒不疼矣聞者絕倒後返里為志修行日
誦金剛經加以箋註深得義趣臨終心遂靈通草自祭文及偈頌

命取清涼水快飲洗滌腸胃問清涼水在何處曰放生池水也取
至飲訖合掌曰我以佛力徑往清虛淨妙矣熙怡坐逝孫三錫已
酉復雋

四十

太倉黃攝六諱翼聖字子羽素為蓮社中勝友雖貴尚博學修潔
篤好雲棲教一門精修以薦辟宰蜀之新都治民以慈惠政聲藉
著相傳飯僧縣堂躬行七晝佈觀施總以膜拜聞者怪之復獻賦
寇西川所過屠戮尸骸山積數千僧感公德誓登城擊板念佛中
夜佛聲震天獻賦怪問故土人答曰以黃知縣平時好喜飯僧傳
為打板念佛以守城也賦誠勿擾寂然而過雞犬不驚後歸田堅
修淨業已亥陽月疾稍至余與其內兄王烟翁衝突過其廬則四

聖張彌陀像為兩縣計矣乞余丙夜授菩薩戒余為極談惟心淨

聖

觀攝公曰吾神明愈健誓願愈堅自信生西方矣次晨與言別
剋八日必行扁期果不爽公亦為余親述之

四十一

太原先文肅公王錫爵號荆石明神廟前輔雖貴顯終身不二色
其立朝尚望建儲元勳載在國史該略紀者居鄉一二逸事也公
僕與人爭殿進前虜懇公必曰相府一大人猶另眼視况人乎必
先責僕公好植菊多至千餘本偶一里人向園丁乞菊丁曰明日
來明日人入園達公低頭對菊坐其人不知蕩拍公背曰老伯伯
非許我菊花亦公豈頭人驚仆公急諭曰莫驚莫驚令童子取後
本送出其厚德如此梵宇無大小皆書額護持晚年命工以金銀

汁燕大士像手書心經在上施人供養不記數子緝山先生講衛
亦榜眼孫奉常烟客翁諱時敏篤奉佛教增修世德倫為首倡
官米兼煮粥濟民請擬空聞谷大師至吳刻典佛法孝廉陸允升
字子訖夢至一大寺六人挑豆至黃豆中雜以蠶豆老僧曰此皆
烟客翁前生所積業也大善記一蠶豆小善記一黃豆凡六擔子
就過告人無不知者今于九人次子揆第八子揆次房孫原和皆
進士一門厚德榮祿未艾

烟翁全福世所希有堅修亦復希有每昧爽即盥漱禮誦聲琅
琅環戶外常語余曰吾十七歲持金剛經至今年垂八十未嘗
缺一日每日持誦有定課皆用鈴記非風世勇猛修習未頌再
來能有此乎余與烟翁蓮社同事四十餘年知之最深也

聖張彌陀像為兩縣計矣乞余丙夜授菩薩戒余為極談惟心淨

聖

四十二

常熟譚憲卿號扶風家頗厚年過壯無子合族聲言欲來析產憲
卿大服立誓曰吾寧修捨到赤貧決不為若輩分析乃資五千金
欲興大慈德壇卜地至玄墓見梵天閣後地敞而觀景致絕勝乃
陳願于割石老人老人許之遂以香泥築地創成精麗懺壇壇就
隨懺師禮四十九晝夜是年回家創室生一子衣脫皆白元配某
氏素不生產亦發心捐千金建一白衣閣于玄墓立願云若我亦
得生育即大士有靈矣未幾亦生一子脫白如初令伯仲皆遊類
焉

四十三

撫州金谿唐置縣初便有一神現身為青蛙稱青蛙使者至今顯

重其形頗巨色紺綠身負七金星有圓爪不類凡蛙今在水門廟
每端坐一小榻受人禱祝但降福不甚降禍有相犯者但多化蛙
亂集頭面或袖中被裡使人警覺時遇兵丁剝作二塊立成二蛙
投入沸水蛙遂滿鍋嚴冬日入淨水碗洗浴隱顯不常多寡無定
重異非一

余以九江文燈熾通翁說丙午春仲從珠山留心在訪初至水
門廟蛙不在七日後方歸主僧復初益而示我余置左掌與說
三飯五戒寂然不動說竟走豎壁如飛

四十四

黃州南門外安國寺舊有睢陽張公祠正德初太守盧濬橋毀神
祠張暴公于烈日中大守一與卒目不識丁神附其口罵曰爾以

說終 現果隨錄

重

我為何人敢爾肆傲耶命具指墨走筆書云

皇天生我兮男兒君王用我兮熊羆力拔山兮風雷氣貫日兮虹
霓月正明兮披鎗將劍星未落兮擊鼓旗搗賊室兮焚寨潯賊
肉兮充饑食馬草兮說盡後妻妾兮心悲誓與死戰兮身披鐵甲
願為馬鬼兮手執金鉞亦莫指我為張儀亦莫指我為張飛是張
巡兮在世與許遠而同時在東岳兮押案都統事兮陰司侍蓮葉
兮殿直任都督兮微推景佑真君兮人間封爵忠烈大夫兮天上
官資漫滿臺而染翰伴世人兮皆知太守觀此靈異慚愧惶懼其
性醜鼓樂拜而昇神歸座焉

余庚午六月在江陰科試親見一友單裙紗袿慢睢陽被神
擊死真君奇忠異烈日月爭光猛氣衝英金剛不壞謂神明而

可侮性豈智人也哉

四十五

余友徐亦史諱竊葵百孝廉校黃岡令蒞任次遭民間回祿火後
躬往編戶點名及二千家遂禁家中所挈二十金散民搭蘆簾棚
暫令棲止未久徵國課四千金入籍在衙明晨即起解大盜劫之
夜統五六十人從城頭突入衙內斬劈箱篋蕩無所有以救應賊
適次日呼解夫進衙銀乃在堂前露地以蘆簾覆蓋盜不知也

四十六

杭州俞春蛟因祈嗣立願齋僧十萬八千齊至四萬便得子某年
城中失火延燒四五里火已逼其門四僧來索齋俞曰家將燬矣
何暇作齋僧曰但去炊煮我為汝守宅保無事俞從之飯熟僧已
去反風滅火竟得無事俞大感歎復立願齋十萬八千

四十七

朱居士亦杭人也以母好善飯僧無虛日某年一僧交齋次索二
碗熟書字在內却對合封函以換齋主命供家堂待有難過方啟
一日杭城失火獨未合符全事過憶僧語開視之乃下一碗
書火字上一碗書水字也

四十八

嘉魚尹宣子諱民興號洞庭祖太僕卿諱相父因無子廣興福事
夢上帝付一僧為子隨行至中途僧頓足大悔曰吾昔修幾十載
本期出世乃竟隨紅福耶汝然欲返尹公苦言勸諭乃止未幾生
宣子中成辰榜進士初授涇縣令考選擢兵部職方因彈劾宰輔

未肯收付詔獄公見生死呼吸心懷危懼乃拉友十二人日夜懇
禱禮懺以祈佛佑餘同難者或放浪擣蒲縱意飲啖反笑其迂後
屈指禮懺諸公一一昭雪蒙恩釋放餘笑者多不免焉

又倪樸老諱嘉慶因工部註誤亦在獄公日夕精虔頂禮大士
禮懺誦經忽滿壁繡出蓮華不久得釋後出家浪杖人座下主
席青原號肅峰和尚信乎佛法廣大慈悲能救苦難真呼之而
立應也

四十九

三韓張龍字諱大治協鎮黃州時忽夢一坐相率駭持杵告曰汝
住華房我反住茅屋遂蓋殿與我張公問菩薩何處率駭曰安國
寺堂而立督人請安國尋至厨下果有坐相率駭在茅屋中傾側

現果隨錄

幸

欲倒大為驚異立發五十金蓋殿寺在臨幸街係蘇子瞻習靜處
頽塌已極張公曰神既示夢教當與典余時開法武昌寒溪寺公
躬造堅請重興安國余以戊戌秋經始創建殿堂成禪席考之
古誌南唐時捨宅建寺者名張大用今來復興者名張大治知必
前身後身也余因哀臨幸唱和集表明斯異焉

公總鎮崇川因一大士像海上浮來甚顯靈公請至而卸復出
典壽安吉剎殿堂後池沼後築金鰲山成大名勝非乘風願
力何能所至蔚建寶坊如此

五十

太倉衛汪指揮最善射施百戶最不諳射其憲臺素嚴恭巡方至
州施君憚之乃具牲醴酒醴乞神力于廟帝止求中二箭以免責

身方禱告汪指揮猝至大笑曰為甚白日見鬼乎但以酒肉請
我教汝射百發百中矣言訖即亂取神前酒肴大歡侮慢而出施
大惡之後憲司下操場汪首出射連三發皆風吹斜不中方寸遂
亂全圍皆脫施信手射九夫皆中施受上賞汪綱責六十捧幾斃

五十一

黃梅東山五祖係是肉身楚中初亂兵丁塗牆上山一兵欲驗肉
身真偽妄以刀斫下一指兵下階隨顛狂自殺指久失忽為一村
媪所得以示文學蔣素公諱文素公以重賞易之命漆工仍續上
完好如初壬午秋忽夢五祖謂曰念汝有續指之功命汝登鄉榜
當在八十名也已而果然素公由此篤信佛法力行善事修建平
波橋勸宣聖石像刻金剛經印施路口建亭施茶種種功德在人

現果隨錄

幸

平日

五十二

孝廉張其光蘇州蘇門人素好食甲魚崇禎丙子登賢書後夢一
黑衣人乞命曰明日吾到汝家必祈救我不抹有福醒以語妻
曰姑俟之遣一佃戶捕得一巨鰲狀如錫茲縛以稱賀其光見而
狂喜妻諫曰夜來所夢或此是乎勸放之其光曰物靈則能托夢
此靈物也焉有是乎立命烹之盛三大盆其光一日悉舖之當夕
連破腹發滿不三日滿死

五十三

太倉衛指揮王二初生下盆即能言隔世事言前生係山東某府
大御宦公子家累巨萬最好施予廣積善果但性兇惡後後僮僕

無救死見閻君罰於金陵聚寶門山城砌下為蛇身既大而性不
昏厥惡欲尋死乃夜以身橫城門下五更城破為眾車碾爛蛇魂
復見閻君閻君曰汝蛇報未滿何得自尋死乎當再為蛇抵除風
業余叩首哀懇懇陳不願閻君曰汝却作得有福當受福報惜以
惡性定業未消余又懇苦求免為蛇閻君曰也罷只得帶餘報去
乃命託生太倉衛為指揮家亦豪富但胸前有一蛇皮斑刺臙滑
長七八寸闊二寸每至暑月腥氣逼人滿座掩鼻時令家僮以盆
水頻頻揩拭恨切齒後死得襲職州人稱蛇皮王二馬余先
君時時提此以為訓誡

五十四

漢口僧號弘戒專化人放生一日遇屠者有撮一犬僧苦勸買放

現果隨錄

完

屠者堅執不允乃語云汝與狗夙世冤業吾不能救也令掌禮屠
者三拜是夜屠人宰犬手舉下鍋忽沸水濺心頭爛七日洞穿而
死漢口人咸動遂釀金建今放生菴焉余往來漢上特寓此菴

五十五

高郵三塚鎮一村翁養一母猪生育甚繁年久致富忽夢一人語
曰吾多年運汝舊債止欠一肩虛席覺而疑之偶報母猪死村翁
憐其有功命其子埋之於河畔掘坑忽一蘆席舡至問
埋何物子以死猪對舟子曰猪雖自死吾尚可啖也竟以蘆席一
肩易之子頂蘆席回父大嗟歎余西堂卓源親見言之

五十六

太倉蓮園鎮一屠戶業宰牛從江北買牛回已抵歲暮從妻索肉

食妻答無屠人奮然持刀割牛舌付妻烹煮自往房中坐向妻靴
繞索照而以刀修到眉毛幕地弔懸繩斷墜下頭劈兩開立刻命
殞笑人眾口傳述

五十七

金陵華山居道人不信因果米食糞庫物後溺死門前戒公池中未
幾夢達照開黎曰我已為鑑明日當至常住還債天明果然呼
居道人則疾走近前頻到庫房索物啖習氣如故也酬債幾年畢
仍死池中

此余華山典故一眾皆知因果灼然者豈不可畏

五十八

蘇州劉錫元字玉受號心城庚戌進士初為廬陵教授應真聘道

現果隨錄

幸

過黔中泊舟卸亭夢一長而偉人告曰某宋將曹翰也予在唐
朝為商過一寺見一法師登高座講佛門四十二章經余發心談
齋一堂隨聽經一席以此善因世為小吏從不脫官衣宋初升為
偏將軍名曹翰征江州久不下怒屠其城自此以來世世為猪受
人屠戮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第一受宰者即我也有緣相
遇願乘哀救劉公歎起呼僕視船頭果屠門也項門放棹一猪出
號聲動地劉竭買載回放之閭門西園內呼曹翰即應公刊因緣
遍布兼載於查偶存集中

猪業重性森何能現夢其能現夢者仍是聽經餘慧也余幸未
時同公聽講台教於即中堂公口述其事余至西園猶及見此
猪身好潔呼曹翰即應與人無異也然曹翰與曹彬從兄弟也

武惠行軍不妄殺一人勲業冠世曹翰乃慈意所成致墮畜類
累生酬債慈忍分途苦樂共報如此嗚呼能謂無因果也哉又
王丹麓居士遂生集載劉公夢中問曹翰平日見汝等受殺時
何法可救曰每當屠割時苦不堪忍惟聞念佛音聲遂解其苦
望公凡見屠殺割裂經湯獲熱食時乞念阿彌陀佛或準提咒
不獨解苦且有脫苦之益言訖悲涕謝去

五十九

吳江南倉橋世宦沈氏有帳船若干命僕輩詣鄉索租適一數商
附舟偶見屠者縛一大將殺商即解皮箱銀贖之不覺露白沈僕
起害心遂縛商人入大麻袋沉之河底船徑去矣所放火中吟河
岸乃退縮數十步奮身躍入中流叩袋一拖即奔上岸如是者數

說鈴 現果隨錄

幸

次袋漸近岸往來舟子駭絕以爲一探即得麻袋見內有人為解
放制去水人漸活袋上有沈府二字人皆知為沈宦家物也由是
引商率大攜袋獻之沈府主人命歲之客室不幾宿帳船歸點麻
袋獨一船少一袋主問故僕曰偶風吹落水矣主命閉宅門呼商
與犬出同謀僕六人皆頓口伏辜乃鳴官釘之板門塔笑焉此余
弱社時事也

六十

王公諱某選蘇州府同知道經句容將近丹陽忽見羣蛙數百在
公輿前叫噪跳柳公停輿告曰果有蛇指我處所衆蛙遂羣集一
處公命人掘下得一死屍口中塞一軟柄上有柳夫名在丹陽一
詢而獲立賜縣令拷問乃一商買蛙放生露白而被柳夫害也立

為抵命兵人因呼公曰田雞王馬先于庭訓著道及

六十一

儀真王曉江縣太學校邑佐偶朴一候吏忽猛省曰吾以富致官
而後以賄賂故刑人豈不顛倒乎遂棄官學道家資數十萬悉以
檀施傾之四十不再娶暮年豫斷一巨棺置房中夜充牀榻年九
十餘坐化棺中頂如火熱者累日

余新安友吳伯兼親見口述榜嚴載人死驗其餘熱生處立見
古偈云頂聖眼生天人心做鬼腹旁生藤蓋裏地獄脚板亦楷
定格則也蓋心存禪寂則輕清而內凝情滯愛憎必重濁而附
物輕者飛越雲不下沉重者淪墜石不上舉積之一生末後自
驗曉江居士以五十年修鍊而頂上火熱非墜聖果必生淨土

說鈴 現果隨錄

幸

矣非曠世大達人哉

六十二

一貧客係遠東人路拾一小銅佛像大一寸餘繫禪帶上每食時
不論魚肉必先抹佛口吐曰佛爺你先喫同伴皆笑之忽途遇大
盜竄家被殺斫三刀身雖流血竟得無恙檢出腰間佛身有三刀
痕貫人大哭叩頭高叫云佛爺救我也靈隱道源監寺親見口述

六十三

江寧廬府巷有一俗僧好賭博衣物蕩盡止存銅彌勒佛一軀高
二尺許質與四子得銀三金四子夜昇像至家以大鐵錘擊佛頭
擊破不動迸出火星四子曰想頭頂銅厚乃擊肚腹彌勒忽開口
出鼓大笑四子驚倒叩頭謝罪明日香花鼓吹送還本巷主僧旋

適得惡疾而死金陵僧俗口述

六十四

揚州一癱子泰興人病癱數十年一日捱到池塘洗澡摸着一磁觀音像遂供養屋每五更東隱菴打鐘即起禮拜勤苦五年忽夢一老媪以手按摩其體呼令起來答曰吾癱已久何能起媪曰不妨今能走矣醒而立地頓能步履東隱一僧為披剃男女驚異授金錢供養者頃刻得五六十緡江都令君母夫人施以重資遂用建菴曰存濟今供像其中焉伊日侍者與維揚衆僧親見口述

六十五

明末一蕪人姓汪僦居崑山王澄老對門持齋三載擬至普陀進香其年元旦已往東門王龍橋下船矣忽店旁起火急報促回汪

說餘 現果隨錄

主

君曰吾齋三年方赴南海豈以一店易吾志乎縱被燬吾不歸矣竟揚帆而往香畢回竟見四面店屋及王民間闕大門都焚盡汪店樓房獨存萬人驚歎此在崑山目擊

六十六

癸卯余度夏安國七月望日黃州城內外四祿錯綜亂燒不捱街巷黃岡縣庭一塊墜火燒去其半赤壁江心一船亦飛火被燒獨齋公數十家如揚雲峰任季先等皆火逼險極竟安無損甚至有齋公住茅屋在大心者亦跳越過不燬

六十七

蘇州北寺鐫彌勒銅像爐方燬一貧女過解少小所佩一錢杖之蓋花欄除廢也像成錢現于殿之正中對去後現

此雖一錢難于富者千萬則所甚愛也華嚴知識婆須蜜女亦施一寶錢供高行佛竟登妙果嗚呼苟發大願則向來佛執謂一錢少哉

六十八

順治丁亥年堯峰一行僧夜竊韋馱前燈油口出異俗俚語云莫管他娘次日僧忽自反縛跪韋馱前呵云汝前日在玄墓偷喫一盤麵我姑宥汝今又竊我燈油且口出惡語罪死不赦令院僧驚懼代禮跪陳懺悔乃曰若非開聖垂慈解勸立拜死罪旋定香一炷香符完束扶掖上禪單又呵曰尚有香二寸在灰內依舊反縛跪床上衆揀灰內香果二寸香單乃放縛虛白老師親見為余說

六十九

說餘 現果隨錄

主

余丁未二月將下四祖赴靈隱忽一僧伴四人遊昆虛塔暮見中懸一人急解下乃常住大頭也問何故自縊乃曰見三鬼押我父索債繫我于梁也問何債曰我父吉安人名淦十八為糧長先收此三人銀三百金別用去後遺害此三人故來索債也言訖仍震掉發顛余為領眾灑淨誦呪復放斛食借眾房敷大紙鏡焚馬僧見鬼拍掌領去遂立醒

七十

福州孝廉林選王元升累上春官不第心甚憤憤一日醉往梓潼廟見帝君像指而罵曰今不作汝矣何為復在此受祭祀乎同上神座盡力推像踏跌粉碎二人回家大發熱帝君附體痛罵曰汝二狂生前世上作幾小福上帝報汝以孝廉且家資不薄已過

分矣何為狂妄放肆毀壞吾像惡至此極乎交付地府鞠治家人
驚悸連夕埭起聖像卒不救而死丙午余在閩親聞此事

七十一

麻城二孝廉一信佛一慢佛同讀書地蒞殿忽一親戚饋狗肉至
信者麾令去曰莫見戲慢者曰大人不見小過信者倉皇避至門
外慢者反上佛座欲夾肉戲獻菩薩繞梁至空中忽一推榻地倒
仆立死少頃門外孝廉亦死同至冥府見慢者拷掠笞撻百刑皆
受以頸陷枷枷上火起適體燒爛冥君向信者曰汝信心不應來
吟汝來者証知彼受苦俾示人世耳勅令回陽遂甦否崇文浮和
尚及廊門西堂親述

七十二

建昌府南門外一小民姓王素行不孝乙巳七月某日買牛肉就
淨土寺僧錫烹煮王與小兒手刮豚爪小兒忽見一緋衣婦人項
負一大鏡入戶以手指王王即跪下旋見一雷神以推擊之大火
二噴隨出外發聲王身面俱黑立死背有字一行一人不能識余是
秋適在建昌景雲寺去淨土寺數武侍者無不往觀

七十三

天峰塔在寧波城中其年九日款俗子攜酒肉歡呼其上一人即
於塔之淺弱時秋空正朗忽霹靂擊其人墮塔死杯盤壺罍星飛
餘人盡擲之塔下塔隨而禱今復修整又四明尊者法智大師塔
在延慶寺眾舉子較藝寺中一生就塔遺溺旁有駭者曰塔靈不
可穢生曰僧去數百年遺骨既朽何靈之有溺竟震發狂悖引刀

自殺同伴掖之登舟復技水死錢希毅州侯昆仲述

七十四

余州中門人錢登九一僕名陳祥日入內充役時地屠狗余朝夕
苦口切勸卒不改業一日食新河豚毒發痛悶欲死醫人勸食糞
漿可救陳祥蛇行至廁邊大噴糞卒不治作狗枝哀叫而死

七十五

崇禎丙子科無錫顧秀才因鄉試寓長干報恩寺僧舍偶晝寢忽
夢作白鶴飛翔空中心甚快樂飛至雨花臺畔見一人家堂房嚴
麗扁對精雅一一悉記飛入內庭見教女人擁一婦分鏡鶴忽眼
花遂墮盆中合家稱慶鶴驚念曰吾本來鄉試若為人後吾必死
矣乃絕叫而醒則僮僕圍哭矣次日秀才錄扁對命僕尋訪一

七十六

二儼在乃中年無子一富翁也翁聞悲愴到寺識認厚饋秀才曰
因老身薄福招不起相公耳痛哭而去余亦在南中預試見聞歎

七十六

嘉定黃韞生父中年艱于得子力行善事勤誦白衣經忽夢大士
抱一孩兒送曰念汝勤苦誦經行善尋得一絕好秀才與汝須善
養之初名金耀為名士次改洋耀中癸未進士乙酉感憤世變乃
棄名律公同縊于北門外佛殿中

幸昔余於試地頻頻見韞生真金玉君子後成名進士而大士只
曰好秀才古云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如韞生者才品高出志
節凜然真好秀才也

七十七

吳鍾樂字樂穉號震舟昆陵人素為名宿六十餘歲進士初任長興令累遷至粵西司臬中百問因經國變適至周山輒自念曰吾門人李仲達同窓馬素修皆死節今年垂八十倘一旦病歿不幾負二人乎吾當尋一死所明白乾淨以見知己時公在周山城內寓文廟中先聚薪為龕中設高座聞城陷即抱聖牌登龕座命僕縱火頃刻而盡未幾降虜于昆陵張濬知家言焚身後神明上升為玉霄宮青衣使者作詩數首存世有八十焚軀總為君念及至今猶涕淚之句余丙午八月與公季子公及同寓虔州東漢寺見紀實刻本

七十八

狀元史大成號立菴前生為寧波某寺僧號大成為寺收盡接眾飯桶若淺必至史家取滿回寺以此為常不記年載史封翁素積德蓋一巨器成飯供佛後用作盥飯已五世矣一日忽見大成僧又尸索之無跡遂誕立菴印名大成持胎齋雖中大魁戒行如故前生一僧為道友尚相攜作伴

七十九

蘇州石湖民姓楊初以赤貧為穿窬知一老媪薄有所蓄黑夜穿墻入房見媪燈下操紡乃匿床後伺之忽見一青面鬼數以圈套其項媪即停紡歎曰何苦為人不知弔死遂起身尋繩穿梁作圈登杙子上弔鬼推倒杙子以雙手掣墜其足盜狂駭忘己是盜大駭高叫曰速救人媪有三子齊排闥入倉忙解救母得不死甲首

謝盜曰恩人恩人然如此黑夜若何自來乎盜聞言猛醒曰何呀何呀我實是歹人也因貧極為小盜希圖活命適見青面鬼害汝今堂不覺絕叫乞赦我罪放我去足矣三子曰汝救我母命是大恩人必圖報德乃謂宿款待天明以十金贖之勸做好人盜感悟改行以金作本經理貿易致家千金石湖稱小駭戶焉此明末年事也石湖僧俗屢述甚悉

八十

金剛吳生篤信呂祖日往神仙廟禮拜莫得一二見戊午四月十三夕夢神告曰明日祖誕冠紫陽巾披藍練道服者呂祖也子勿差過吳生早往候果然乃叩首懇苦求度祖初堅拒最後引至城頭余閉目左手張傘右手持祖衣袖立即騰空少頃聞濤聲洶湧張

現果錄

卷

爾偷視似在大海面浮空飛渡呂祖曰汝果欲求仙乎可跳入水生猶豫祖曰原來是俗骨基頭一推而墮乃在洞庭湖灘上生乞丐三月方達吳門

求仙求佛皆用第一念為之稍一躊躇必然退縮二祖立雪斷背靜雷法師因唐武滅教挾腸挂樹稍落第二念能為此乎吳生求仙過而不遇非第二念為害哉友王孟和居士親見而說

八十一

蘇州御陽縣路口一井亭旁有一荒墳庚子六月一商進亭飲水見一冥命替者與引路童子在內遂令一推冥冥訖商開挂箱取銀相酬連解幾包並無碎者乃取指頂大者酬之商去不數十步替問童子曰吾一生冥命從未得此塊大銀此人箱中有多少銀

耶童子曰連開幾包皆整錠其銀正多耶林遂絕叫商人云來來吾揣骨相如神更為汝一相商返至亭林者即與過身揣摸資贊美漸揣至猴頭薦以雙手緊掖抵死不故商立刻氣絕乃與童子拖獅荒墳叢草中正欲攫挂箱去忽軍兵一隊亦下馬入亭飲水一兵見草路有痕疾往一探見一死屍通身火熱高叫云此飛僻處更無別人必尋者二人謀死乃拔刀迫脅童子曰汝為甚謀財害命乎童子驚悸指尋者曰是他所害非我也眾兵遂亂砍斃人立刻作肉泥取箱去押童子到府亦杖死

其命非殺人之術尋者本無殺人之心一聞多金殺機遂動殺機一動遂即成身可知人生世間生于善死于惡生與死存乎機周子曰誠無為德善惡機之可畏一至於此可不慎哉余法

說金現果隨錄

卷

嗣九屏鵬子住鄒湖親見末雲居說

八十二

吳氏濟寧人隨夫唐某至松江初性極剛暴獨好佛千四十三歸休米鏡律師遂持長齋晝夜持誦金剛經不下小樓者六載至四十九忽告人曰吾某日去矣經云金剛不壞身吾去後可男身三年若果不壞經方靈驗遂說傷曰風捲雲霧散明月碧團圓了然無罣礙池內現金蓮遂命削髮跏坐而逝越三年放窰果不壞頂髮長半寸提督梁公遂為珠身建卷供養頌曰坐化今在府學

宮例

八十三

桐城方氏以事獲譴至寧固塔閣門虔懇歸命佛天朝則持準提

誦金剛暮則禮斗姆祈保生還一夕禮斗次燈已黑禮拜起燈忽自明又一深夜室中忽發異香未者急呼閻君皆跪祝曰此俱望生還者若得滿願再求賜香言訖異香復發三祝之三應旋蒙恩釋果得生還方與三兄癸卯在黃州口述

八十四

余友許自復字子位嘉定籍癸卯同在黃州謂余曰弟前生乃天師寺檢字紙僧也余問何據許曰聞中夢身是僧號房前置一筐一竹夾旁見同邑友吳靖元字順禎亦僧服前懸一腐袋自言前生在某寺打腐供眾也取其卷揭開內有字二行云吳某欠許某米一石三斗銀一千兩登賢書後二事皆驗于位庚戌榜中會魁第六

說金現果隨錄

卷

八十五

餘杭縣玉霄宮一道士每日對龍潭誦度人經忽一龍神現身曰老師誦經極妙只弟子一家坐立不安請至殿上誦吾當每日供乳二斤自後供養者十載忽教日不供道士依舊對潭誦經龍神復現道士問何以近日不供乳龍神曰此乳原非吾宮中所存因郭民董七以十四兩秤賣乳吾得抽其羨餘供養老師教日前董七已死今其父管店用十六兩准秤吾不能復抽故不來供非敢失信也道士大感歎

八十六

崑山王燕字廷符戊午孝廉選楚中隨州知州因流寇大至度勢不支乃死節州堂隨身一僕踰城逃難慮夫兵過夜匿城下亂屍

中夜間忽見緋衣判官借教鬼吏張燈至點死屍一一唱名登簿鬼吏報王僕名判官曰此人前世曾積善陽壽未盡尚得還卿何得亦死於此乎竟不登簿鬼使去僕復走因貧病不能便抵覓其妻在家初誓堅守後因絕耗親屬勸之改嫁人衆臨門已登轎矣僕忽到相與吃散迎眾復得完聚焉。

八十七

太倉潮音菴僧允修三際警法師之徒也在家性惡好毀妻妻臨死立誓曰我死必為蛇報汝允修嘗奉以語人且曰今為僧年久離鄉又遠必辭矣一夕法師手摸一蛇呼眾驗出勿傷他允修卧榻恰在法師單後次日夜半燈火猶在允修絕叫云蛇來也眾排戶視之已斃矣

說餘 因果隨錄

聖

自知有完對惟修行進薦方可解冤允修但以路遠年深謂可俸免業報一至嗟嗚何及哉

八十八

泰州一僧號其隨侍三昧先老人有年為某處地藏院監院性頗慳不浪用一錢遷化後每中夜人靜殿中兩禪單僧報見監院現形初為兩單僧整鞋而似慈苦次登上佛座以手摸地地聲冠履復嬉笑而去眾白先老人老人曰此業障必有遺物在華冠內故繫戀不捨也令舉梯上探果有銀八十金立命修齋作進薦法事訖自此永不復現先老人屢為顯口說

八十九

杭城市民王仰泉初為宰羊行首屠殺無算後因病見羴羊索命

心懷怯懼遂翻然改業長齋事佛親誦金剛經三藏晚因禪師故迪復並夜禮拜法華年八十一先見符使來追抗碎拒云我待佛來纔去又過五日果見大身佛現垂手接引乃怡然而逝見聞莫不感歎

此所謂帶業往生也然張善和止臨終十念而此則積修數十年縱有重業如多年暗室被赫日照破矣世間造業者此屋皆足孰能如此君斬截改過勇猛修行也哉有此榜樣足徵佛言不妄矣庚戌五月總賢師說

九十

鎮江京口渡一徽商附漁船過瓜州見網一巨魚遂開箱揀銀貫於中有整銀不覺漏洩漁翁遂計誘商云欲放此魚須至無網船處放之乃揚帆北向至無人處暮以大網裹商人擣之江中網順流而下出沒波濤至守汛地處其中兵丁忽見大魚浮空一擲就來攔網解出乃人也尚未氣絕向兵丁白其故立拘漁翁解至將軍府獲之銀仍歸商人此即庚戌二月事也世一揭微二公自鎮江來目見口說

九十一

江北沈生幼廁糞宮恃才妄作讀書蕭寺中見六祖壇經妄舉殊筆塗抹回家暴亡示夢於父曰吾以塗抹壇經現在地獄身帶火劫苦楚難忍父為我到寺讀書處尋出埋經洗去塗痕庶可脫苦父悲痛不勝入寺搜訪果見原本急洗去舊痕併發心重刻一部流通為子懺罪

平湖給諫馬嘉植字培原甲戌進士操行清正內外淳潔奉差任
外時因某衙門解欠糧陳明甫二吏至囑扑死馬公從之元旦掃
墓忽見二鬼陳寃馬公曰此某臺意非我也鬼曰此罪我二人偶
為替身原非本犯若老爺賜一駁問我即辨明以雷霆之下不容
置辯故負寃而死今我二人雖不索命老爺不久亦當謝世為蒲
圻城隍矣馬公聞言大惡之遂持齋戒禮靈寶石竒老人披削法
名行且號傳祥清淨修持已十二年時寄靜東湖化城菴與主人
慈岸師友善忽一日以小恙食雞子夜分復見二吏現前告曰老
爺以破齋素勢不能留某日當赴蒲圻矣馬公悔恨至期日見候

光緒

學

陰騭文頌

陰陽文頌

歙縣曹學詩震亭著

文昌帝君勸行陰陽文云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
名姓曾懸上界仙偶從宦海降塵緣梓潼百戰干
戈國吉甫千秋孝友筵現出宰官頻說法修成密
果始朝天化書歷劫流傳遠接引蒼生種福田
未嘗虐民酷吏

慈雨和風灑訟堂奎光執簡奏循良曾留撫字琴
邊韻忍裏飢寒杖上瘡五袴憐民歌愛日一錢斬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陽文頌

一

世楷堂藏板

吏慘飛霜誰分天闕甘棠影化作桃花百縣香
救人之難

魂飛羅刹慘肌膚忍惜羊腸隻手扶鼎鑊保全由
口舌死生呼吸轉須臾何妨複壁藏張儉自向重
關脫子胥祇此衆生猶可憫况憐豪杰困危途
濟人之急

嗷嗷十口泣溝渰仰面監門貸斗糧漂渚至今傳
一飯麥舟曾見助三喪叩門陶亮言詞拙閉戶袁
安傲骨僵想到漫天風雪虐歌筵舞席定徬徨

憫人之孤

雪撲麻衣五尺童珠擊掌握未曾終最憐避難逃
荒塚誰念歸田匿故官榻下撫兒悲莫極巢中望
母恨何窮垂髻備歷伶仃苦孰是張堪俠烈風
容人之過

豁達江湖量自深搜瑕索垢最難任憐人恐爛翻
羹手拔士寧存食卯心要使焚書安反側何妨解
網縱浮沉由來一肯休輕棄奇杰還從跡弛尋
廣行陰陽上格蒼穹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陽文頌

二

世楷堂藏板

金闕莊嚴袞冕躬當年積行本無窮恒沙誓願都
圓滿帝座馨香始感通一念好生彌宇宙萬神仰
聖拜齋宮掌持祿籍三台重誰識真修動太空
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

靈臺運寸本無多效法應須仰大羅惻隱一腔通
造化嘉祥萬念釀天和監觀赫赫何曾爽積慶綿
綿自不磨見說箕疇稱歛福焚香清夜竟如何
於是訓于人曰

一片婆心覺萬靈空中天語自丁寧赤文綠字輝

三極玉檢金函比六經指點迷途分黑白流傳汗
簡照丹青潮音灌頂真無盡試聽松風響鐸鈴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幾年冤血野田焦狂狴陰燐一旦消東海已空新
貫索南薰不愧古皋陶花廳帶月歸珂里甲第連
雲出絳霄始信好生陰德重綸扉累代冠金貂
寶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淳風瀛海頌燕山庇士曾聞厦萬間縹緲鳳雛連
翼奮婆娑蟾影比肩攀分次盡化華胥國舞彩都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騭文頌
卷二十六

三

世楷堂
藏板

聯玉笋班七寶玲瓏修已就天香分向月中還

救蟻中狀元之選

老鷓初從壤垤啼巢空穴潰笑醯雞誰憐苦海均
堂北曾渡慈航弱水西花萼樓頭宣紫誥槐安宮
裏報金泥遙知兄弟登魁首應有蚍蜉賀榜題
埋蛇享宰相之榮

虎乳孤兒出海濱空山曾記斃修鱗昂頭毒霧愁
腥血蛻骨蠻烟化野塵鉏暴安良留厚德毀家紆
國見名臣祇今令尹忠勳在優孟何須歎負薪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膏腴莫羨水雲遙子種孫畊寸地饒一粒金丹藏
樂土百年生意護靈苗胚胎善果原無盡醞釀天
和自可招願爾滋培勤種藝掃鋤稂莠豈容驕
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

善念堅修到白眉何妨芥子納須彌循環要使同
天運圓滿寧容與月虧證果真心隨地盡焚香清
夜畏人知錙銖積累休嫌小一簣曾為太華基
利物利人修善修福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騭文頌
卷二十六

四

世楷堂
藏板

物與民胞痛癢關菩提片念豈容慳曾將血肉憐
蠕動忍使恩膏吝寡鰥碧藻衝開龜負印黃花飼
飽雀啣環試看濟度功成日多少飛昇玉籍班
正直代天行化

扶綱振紀肅臺端殿上霜生繡豸寒請劍何妨金
鑄膽埋輪直以錢為肝焚香清獻通仙闕執法閭
羅作宰官但使此心如皎日人間安敢有神姦
慈祥為國救民

和風善氣自薰人縹緲慈雲古佛身濟拔蒼生歸

樂土挽回元氣答鴻鈞百靈默賀無私雨四海同
歌有脚春最喜兵刑俱息盡番番黃髮救時臣
存平等心

世界三千佛眼窺空虛芥子納須彌還將骨肉憐
童僕敢向卑田笑乞兒蟻食何曾分貴賤蛙鳴豈
必辨公私胸中畦畛俱消化到處襟懷自坦夷
擴寬大量

海濶天空氣可吞人情一任雨雲翻面甘受唾何
須拭腹自能容不待捫破甑已忘當白晝絕纓直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騭文類
卷二十六

五

世楷堂
藏板

宴到黃昏馬前笑謝書生訕相度休休孰與論
報答四恩

兩造君親保太和師門苦口費磋磨生成已覺恩
施重教養應須感變多每歎涓埃無可補未知報
稱竟如何但能循分酌高厚電火微軀莫浪過

廣行三教

教化真同覆載含乾坤鼎峙已成三六經道煥星
樞北二典功流震旦南豈爲求仙思姦女非關佞
佛禮瞿曇遺文澣誦勤宣播要使羣靈佩服詰

忠敬君王

食毛踐土感恩膏况復登朝擁節旄報國赤心曾
默誓鞠躬黃髮敢辭勞風雷自覺臣心謹天地寧
容大義逃咫尺天威長在目肯將諧媚負官曹
孝順父母

入室金身古佛存哀哀難報百年恩悲歡孺子留
啼笑喜懼慈親入夢魂一飯豈能忘乳哺三公寧
肯換晨昏白華朱萼琴音在鼓向蓬門愛日溫
和好兄弟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騭文類
卷二十六

六

世楷堂
藏板

大被連床夜不寒關心肥瘦喜團圍何妨灼艾分
餘痛自向推梨想舊歡拊背曾憐人易老焚鬢每
歎病難安試看風雨原鴉急顧影雙雙振羽翰
信交朋友

割宅高風世所敦流離最感故人恩三生自可盟
千古九死何曾負一言寶劍黃墟悲舊墓素車白
馬泣荒原從來金石傾肝膽試弔空山烈士魂
或奉真朝斗

肅肅靄旗靜捲風角冠星月夜朦朧三清秘笈通

黃簡七宿瑤光入紫宮壇上步虛聞磬歇山中注
籍待棋終遙瞻司命真君出絳節霓旌下碧空
或拜佛念經

慈雲一片落伽南濟度羣生大藏函灌頂潮音聞
梵唄低眉花雨禮瞿曇馱經白馬流沙遠說法青
貌寶氣含試望紫金光聚相妙明淨性有誰諳
說道義而化奸頑

風雷大義肅心胸敢惜青蓮妙舌慵一語驚聞塗
毒鼓萬靈悲涕涅槃鐘豆樹忠孝留問語卜肆神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陽文頌 卷二十六 七 世楷堂 藏板

仙盡動容要使奸人毛骨悚何妨玉塵倚孤松
講經史而曉愚昧

魯壁遺書已渺茫白頭轅固水雲鄉龍門藜火三
更照鹿洞松風萬樹蒼剖腹靈丹開蘊奧點頭頑
石悟興亡河汾見說絃歌盛金匱瑤函聚講堂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

豫且魚服脫重淵潑刺求生最可憐升斗自堪甦
尺鯉泥沙忍使困橫鱗枯鱗入肆神魂泣勺水分
波性命全自古窮途皆似此桃花春浪莫遲延

救危如救密羅之雀

決起枋榆控地飛無端豈獵遇危機翠毛凋落哀
鳴慘黃口啁啾喘息微但使一羣寬漏網何妨三
面祝開圍生靈觸禍堪悲憫多少巢中望母歸
矜孤恤寡

伶俜隻影自堪矜骨肉飄零恨不勝最怨履霜欺
破屢應憐聽雨泣孤燈衣蘆曠野肌膚凍畫荻深
宵血淚凝要與乾坤填缺陷熱腸莫使冷如水

敬老憐貧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陽文頌 卷二十六 八 世楷堂 藏板

鶴髮原爲上界仙鳩形亦復待矜全皈依古佛應
無量接引窮兒更有緣悲憫須教離苦海顛狂莫
怪不長年耆英自昔尊鄉里忍見枋榆冷爨烟

舉善薦賢

網盡中原麟鳳深肯容奇杰老山林彈冠自待休
休量補牘長懷懇懇心棧道一鞭追國士檻車三
沐感知音拜恩私室曾無意舉黨稱讐最可欽
饒人責己

萬頃江河浩蕩胸和風善氣盡銷鎔迴車避巷容

廉頗閉戶思愆有繆形橫逆何妨三自反猜嫌頓
使一朝空但能修省無瑕玷石借他山玉可攻
措衣食周道路之飢寒

他鄉漂泊孰呼號温飽寧誇一室豪誰解綈袍憐

范叔自應餽粥設黔敖翳桑最望壺殮賜衣葛那

堪風雪遭敗絮殘羹延喘息朱門可忍吝恩膏

施棺椰免屍骸之暴露

荒墳誰護百年身掩骼埋胔惻隱真忍使泥塗拋

白骨何堪陰雨泣青燐入腸螻螿爭藏土啄肉烏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陽文頌
卷五

九

世楷堂
藏板

鳶亂逐人無數觸體宵戴月泉臺已感化陽春

造漏澤之仁園

纍纍荒烟盡亂墳誰鋤一片北邙雲青山到處能

埋汝白骨何人不感君但使松楸封七尺須將蔓

草讓三分梨花麥飯知無主杯酒猶堪奠夕曛

興啟蒙之義塾

吹回牧笛著漁蓑貧薄何由脩脯多要使垂髫知

禮讓須令比戶習絃歌農桑不惜勤延聘玉石都

堪受琢磨童子尋師花裏屋醇風自可釀天和

家富提攜親戚

嫺姪崔盧誼最濃女蘿力弱倚喬松朱門但使垂

青眼白社都教化素封分潤河流通百里待炊爨

火遍三宗義田贍族高風在忍獨豪華擅鼎鐘

歲饑賑濟鄰朋

蒿萊彌望最堪憐飢雀哀鴻噪野田願與九州供

飯甑忍令百竈冷廚煙枌榆且洗生塵釜秬稻頻

通泚粟船留得溝渠殘喘在好將耕鑿待豐年

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陽文頌
卷五

十

世楷堂
藏板

章程畫一本昭垂適市成童敢或欺豈忍錙銖藏

詭秘室容糶糶逞姦私低昂取利人難測刻剝存

心鬼自知見說陰謀多後禍子孫蕩費盡無遺

僮僕待之寬恕豈宜責備苛求

休憎役使性庸愚此亦人兒痛癢俱劍擔琴裝供

靜室霜鞍月鏡效前驅煩勞最厭王褒約答詈何

堪穎士奴但願包涵留大度慈雲遍覆自歡娛

卽造經文

靈鷲馱來白馬勤金身古佛現慈雲緡經不惜青

蓮舌副墨誰傳貝葉文一卷梵音花雨墜三乘大
藏妙香薰天魔地釋都歡喜散遍恒沙震旦聞
創修寺院

風飄碎瓦雨摧垣鐘磬何由報佛恩揭諦已虛傳
法座須陀孰捨給孤園修成突兀琳宮壯造出莊
嚴寶相尊五百阿羅幡影靜黃金布地與誰論
捨藥材以拯疾苦

龍宮肘後繫仙方悲憫應師大藥王但願結廬隨
董奉何須入市問韓康膏肓望救寧容緩痛癢相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騭文頌
卷二十六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關未忍忘見說青囊能壽世神農百草自堪嘗
施茶湯以解渴煩

赤日炎炎正滿空解鞍人喘驛亭中瓊漿試飲神
先爽甘露初嘗氣自融縱使一身拚逐日何愁雨
腋不生風勞勞多少征途客最愛清泉汲未窮
點夜燈以照人行

山深日落亂雲平路暗揮鞭尙問程茅店但能分
夜炬板橋何必怯宵征遙知斷澗殘星滅自有郵
亭候火迎飲馬寒塘人未倦迷途不待水螢明

造河船以濟人渡

舟子招招竟若何盈盈一水隔烟波誰知斷岸蹇
裳望已喜慈航載客過鴉逐殘雲雙槳穩馬嘶斜
照亂流多柳陰尙有行人歇遙向蘆花聽棹歌
或買物而放生

忍看金裏泣殘魂一點腔中惻隱存谷口投弓歸
野鹿橋頭解網維靈龜同胞自覺多憐憫異類誰
知亦感恩但使慳心俱破盡願留飛躍遍乾坤
或持齋而戒殺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騭文頌
卷二十六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一羊未忍喚庖官怕見魂飛湯火殘霜韭剪堪供
夜膳露葵折可給朝餐應知甘脆腸多腐何似清
虛胃自安下箸萬錢戕物命誰憐腥血已盈盤
舉步常看蟲蟻

撼樹蚍蜉最易驚百蟲號野報秋聲簾鉤自愛蠕
蠕動屐齒還應緩緩行願與幽人尋素履須爲造
化惜微生倒拖花瓣牆東去好結槐安夢裏盟
禁火莫燒山林

鬱蔥佳氣滿神皋鼎沸誰知烈燄遭石裂挂猿藤

已斷烟迷奔鹿澗空逃那堪一炬焚巖壑正值三
春蟄羽毛試上陸渾山頂望忍聽爛額盡呼號
勿登山而網禽鳥

悅性山光紫翠交啁啾競聚白雲均張羅忍使無
完卵縱獵何堪見覆巢已愛羽毛欣有托誰憐骨
肉忽相拋願留解網仁風在依舊呼雞密樹梢
勿臨水而毒魚蝦

浩蕩江湖自可忘清波勺水亦堪藏潛蒲最喜能
揚尾飲醜旋悲盡腐腸已歎生機戕丙穴何由樂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騭文頌
卷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意滿濠梁涵淹卵育應憐惜活潑都歸一鑑塘

勿宰耕牛

叱犢春田力已疲啣刀乞命最堪悲釜中尙泣烹
餘肉鞭罷空留瘦後皮紅杏雨飄筋骨憊綠楊風
靜寢訛宜如何百穀登場日延頸翻教鼎鑊炊

勿棄字紙

鳥篆遙從蒼頡開須知珍重比瓊瑰銀鈎鐵畫輝
三古壁彩奎芒燭九垓滸濯宜焚地後墨飄殘忍
散劫餘灰零星拾取泥塗裏宿世應爲大辨才

勿謀人之財產

問舍求田不少閒勞勞晝夜費機關鯨吞自覺心
偏毒蠶食難窺術最姦百計牢籠藏巧秘多方鈎
餌誘愚頑誰知沃雪消都盡天道由來本好還
勿如人之技能

英賢排擠恣陰謀口蜜誰知腹有矛奪稿生讒憎
漸尙焚書溺士笑齊邱名高絳灌多招忌交絕孫
龐易結讐願化褊衷爲大度憐才相量自休休
勿淫人之妻女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騭文頌
卷五

四

世楷堂
藏板

名節何堪受玷污貪歡枕席只須與蛾眉窈窕寧
容羨紅粉骷髏未足娛任使東牆窺宋玉休從南
陌誘羅敷迴頭試向閨房看果報昭彰定不誣
勿唆人之爭訟

化盡睚眦力易勝一言頓使孽端興觸鬚競鬪蝸
兒國蚌鷸都歸漁父罾偶爾魑夔潛煽動紛然雀
鼠互爭凌激成兩造陰收利利口由來最可憎
勿壞人之名利

鼓盡如簧毀謗加蘭憎蕙妬恨無涯營蠅自古能

污壁短蛾于今易射沙頓使黃金成沃雪還令白
玉起微瑕冤誣每出讒人口瓦裂難全最可嗟
勿破人之婚姻

誰向銀塘拆彩鴛鴦媒多妬恨難全釵分白燕何
由合鏡碎青鸞不復圓洛浦空留遺枕夢秦臺莫
續舊簫緣赤繩願與長牽定保護楊家種玉田

勿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

積忿無端蓄毒腸孔懷從此頓參商曾因貝錦讒
同室遂使荆花怨閭牆析箸總緣工下石操戈何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鴻文頌
卷五九

五

世楷堂
藏板

忍鼓如簧分梨讓棗宜調護但願歡聯聽雨床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恩深毛裏本難離萋菲能傷烏哺慈巫蠱禍端因

趙虜地墳冤訪白驪姬霜寒綠野孤兒泣瓜摘黃

臺怨調悲誰識讒人奸險甚偏從骨肉簸南箕

勿倚權勢而辱良善

貴倨炎炎衆所趨米山傾倒在斯須低頭詎可輕

韓信拉脅何堪虐范睢莫說豪門誇炙手應知國

士隱鉗奴由來履滿多驕泰折節終能亢悔無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朱門漫詡鼎鐘開忠厚應從積善培豈有乞人甘
噉蹴那知餓士恥嗟來銅山縱可驕藍縷金穴終
須化劫灰數馬醇風傳萬石謙和纔是保家才

依本分而致謙恭

冲澹曾師道德經謙光自覺夢魂寧温温集木詩
人訓抑抑循牆考父銘醞釀醇醪和可飲磨礪圭

角德長馨高風願接荀陳會太史遙知奏聚星

守規矩而遵法度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鴻文頌
卷五九

六

世楷堂
藏板

飲水居鄉愛讓廉典墳終日誦黃炎方圓願比圭

璋潤尺寸寧踰禮法嚴翠竹清修原自直芳蘭氣

味本來恬羹牆到處師賢聖靜夜焚香告玉蟾

諸和宗族

百忍堂開孰與齊家規還羨浦江西淳風遍感同

牢犬善氣潛通待乳雞仁里卜隣欣合爨義田贍

族好扶犁桑麻綠滿桃源洞黃髮垂髻共杖藜

解釋冤怨

報復仇讐閔汝曹人間蝸角鬪如毛但期黃蘗婆

心悟敢惜青蓮妙舌勞虞芮自今安揖讓越吳從此息弓刀天風鼓盪仁魚出已覺鯨鯢靜海濤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于身心

直諫良朋可樂羣琴書願與接殷勤好從夜雪門前立自有春風座上薰密室黃瓊消鄙吝仙舟郭泰挹清芬但開三逕延三益求仲花邊踏夕曛

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于眉睫

莫向權姦說盍簪應虞阿黨禍端臨饋門詎肯交陽貨割席何妨拒華歆最畏豺狼能反噬寧堪蛇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騭文頌
卷二十六

七

世楷堂
藏板

蠟結同心薰猶臭味原難共匿跡雲山恐未深

常須掩惡揚善

匿瑕寧礙瑾瑜名察察從來忌太明百斗留歡吹

燭滅一言合道降階迎容茲反側書應毀表厥幽

潛宅可旌大度包含同覆載英才同日感生成

不可口是心非

真宰靈明詎許寬美言可市未爲難江花漫說生

喉舌秦鏡終須照膽肝要使丹心懸日月休誇妙

語倒波瀾醇修表裏須符合一片冰壺瑩微看

常記有益之語

片詞珍重比瓊瑤盟罷薔薇露未消苦口自知同藥石書紳寧敢忽芻蕘還應警目銘刀劍豈止虛心問鐸鞞高論箴規長誦法湯盤孔鼎未爲遙

罔談非禮之言

榮辱樞機不自由須知慎默杜愆尤三緘力守金人戒駟馬難追玉塵羞莫以詆諧誇雅韻休將戲謔逞風流願君且閉懸河口出悖來違易名譬

翦礙道之荆榛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騭文頌
卷二十六

六

世楷堂
藏板

路歧已恐惑東西况復藤梢橘刺迷屐齒踏回愁

詰曲衣稜牽後隔高低誰鋤坦逕開松樞莫使行

人據蒺藜最喜荒蕪芟削盡白雲樵斧澗中攜

除當塗之瓦石

頽垣斷甃恐周遮古徑秋風日易斜叱馭渾如經

九折鞭牛何自認三叉黃泥路掃樵人屋青粉牆

通處士家沙磧已空成坦道行歌好踏雨餘霞

修數百年崎嶇之路

危途曾歷幾冰霜葦石誰開蔓草荒兎窟已欣成

坦道羊腸到處化康莊何須風雨愁函谷一任烟
雲險太行不待五丁填缺陷遊人快意縱鞭韁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津梁豈必待龍鼉雁齒初成利涉過斷岸一鞭驅
巨石長虹百尺落清波櫛風沐雨謳歌遠擊轂摩
肩絡繹多擁蓋自來題柱客入雲華表已嵯峩
垂訓以格人非

點頭頑石豈沉冥聳曠應須急喚醒燒葉著書傳
讜論拈花微笑誦道經長從癥結通三昧要使提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陽文頌 卷二十六 九 世楷堂 藏板

斯覺萬靈接引迷途生感泣敢辭苦口代箴銘
捐貲以成人美

功虧一簣詎能全力薄何由種福田最恐艱難頽
末路須令踴躍振前緣黃金願濟功修滿白璧纔
教願力堅助得衛公勳業盛虬髯俠氣古稱賢
作事須循天理

翼翼常存事帝心規行矩步始堪欽迴頭大地防
蹉跌舉足穹蒼寔鑒臨正路須從緣督合危途休
向覆車尋由來履蹈師賢聖非禮應知凜四箴

出言要順人心

莫將口舌逞波瀾善氣迎人沁肺肝最愛吐詞清
似玉何妨吹氣淡于蘭折衝樽俎紛爭息剖斷鄉
鄰曲直歡語到和平纔藉藉由來輯懌自爲難
見先哲于羹牆

遺韻流傳通德鄉蒼茫風雨魯靈光一杯似飲鹽
梅量數匱如登絲竹堂彝鼎周旋新禮器章縫揖
讓古冠裳遙知私淑心長在目想神游未敢忘
慎獨知于衾影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陽文頌 卷二十六 十 世楷堂 藏板

暗室森嚴指視生無人窺處返觀明青綾被息行
雲夢白玉環敲弄月聲罔兩踏回鶯可認希夷醒
後鶴堪盟此心愧作都消盡清夜焚香告玉京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人獸分關只兩途薰蕕擇地好前驅逡巡荆棘叢
中避猛勇梅檀國裏趨斬斷邪魔須慧劍修成正
果入仙壺萬端淑慝知難盡照膽應懸孽鏡圖
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

胸中醞釀太和春自覺精誠感玉真焚惑一言曾

退舍祥雲百道已隨身定知含譽環脩士豈有羅
睺崇善人翠蓋霓旌司命降德星堂上願爲鄰
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

仁風自可感天閭積慶疑休未易量鸞鷲一身能
召瑞鳳凰五世卜其昌躬登蓬島仙緣遠手種槐
陰德澤長作善原無求福想由來遲速聽穹蒼
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陽中得來者哉

真修培養在心田上帝偏探激勸權溼渚神駒爭
躍地曼陀花雨漸飄天幽潛定證瑤池客忠孝都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陽文頌 卷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歸玉籍仙多福自求知不爽箕疇歛錫已完全

原跋

陰陽文之行於世久矣閭里小夫謂藉是可以買
福也大書深刻持諸十字街口執人祛而贈之與
臺臧獲之不擇雖萬紙可立盡然而盲者得鏡或
以蓋卮至乃取而拉襍摧燒之良可歎也香雪老
人抱覺世婆心懼寶訓之流傳漸同芻狗爰吐青
蓮妙旨爲之作頌證鼎古今恒幅道義分章局句
文約旨該洵善域之梯航詞壇之琪璧也今因舊

本漫漶復爲開雕完好俾予之者無濫斯受之者
彌珍吾知是書所布定聞諸天讚歎以香華散滿
其上處處有祥雲擁護也懿夫茂士晨夕取而諷
之不勝於龍樹十萬偈柱史五千言耶並山居士
吳珏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陽文頌 卷二十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戒士交徵信錄

戒士文徵信錄上

靖海令滇人劉鑑冰如著

帝君曰今歲取士不止一端

昆明諸生趙師普力學士也屢困場屋遇神祠輒禱焉夜讀假寐夢入一第見帝君上座旁一人命拜階下帝君顧吏取冊示之俄吏捧冊至凡五束一福命姓名籍貫列右一孝行一陰德一祖德一禍報五束俱無己名遂寤以所記數人錄而藏之後福命者登顯位禍報者雖由科第得官竟賈奇禍趙亦以諸生老焉

沁水孫六狼戾成性其兄暴亡見一官解懸榜問之曰天榜也皆新貴名分爲十科首孝弟次正直次陰德餘皆善行終列文學者數人而已榜尾大書永不中式者若干人

戒二文徵信錄上

首日暴戾恣睢孫六兄遂甦私與妻子言之是科果復見擯後以事誅

薛公玠弘治壬戌登進士第先一月夢父同二老一半小一絕小同謂之曰汝只說中舉中進士容易要先考我們陰隲途間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顯達吾兒尙積陰德以遺子孫也公問二老爲誰父指半小者曰汝祖父也絕小者汝會祖也公嘗言之以戒人云

要在得人以副眾望

羅倫少時郡守奇之周其貧乏不受三十舉於鄉赴春官試至蘇州夜夢范文正公來謁曰狀元屬子矣公遜謝文正公曰某年某樓之事已感動上蒼矣公憶昔拒奔女於

此樓夢當不妄又宿山東旅舍僕拾一金釧匿不言行兩日羅憂無費僕以金釧告公怒返而還之僕曰往返恐誤試期倫曰此必婢僕所遺倘主人拷訊致死是吾過也盜不及試毋令人死不瞑也竟返其家果婢傾盆水而失主母笞之婢數尋死夫又詈妻妻亦欲自盡一門如沸公出釧與之合家感謝觀者以狀元期之抵京已二月初四急投卷入試果大魁天下

宣德中曹鼐以貢授代州學正不就願得劇自效改授泰和典史因捕盜夜宿驛亭從者睡熟有女子甚美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焚之達旦詢其母家領回後由典史登第大廷對策風飄片紙於

戒士文徵信錄上

前有曹鼐不可四字文思沛然狀元及第

一以陰功孝行爲上

弘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糧戶因事至省夢縣尹到止一青衣捧馬謂糧戶曰汝可隨我至會議府因從行至一省府州縣官皆集俄有符使賈文書置案曰天降山西新舉人榜至開榜旁一官唱名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爲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卽和順縣人縣尹亦起應曰其人遵父命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舉放私債逼死二人中座者舉筆名上打一义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弟爲人傭中座者又义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捏寫詞

訟害幾家死幾人中座者又義唱畢論各舉所知眾凡舉二十五人中座擇九人寫訖付符吏而去糧戶醒記之次日回遇陳告曰公中第六矣因述其夢陳不信榜發果然燕山竇公禹鈞事母至孝三十無子夢祖父曰汝無子又不壽早自勤修禹素長者由是益力於善先有家僮盜錢二百千慮事覺自寫券繫其十三歲女臂曰永賣此女以償遂遠遁公命善撫其女長擇良配嫁之僕聞之還感泣謝罪元夕於元慶寺得金三十銀二百候於寺失物者泣至曰父犯大辟貸此求生昨因酒失去父不能生矣公驗實還之復加贈焉宗戚有不能舉喪者公爲葬之凡二十有七不能嫁女者公嫁之凡二十有八貧無業者擇其子

戒士文徵信錄上

三

弟而貸以金帛俾求生理活者幾數十家四方賢士賴以舉火者不可勝數治家儉約無金玉衣帛之飾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師訓人由之貴顯者頗多後復夢其祖曰上帝以汝數年功德浩大名掛天曹延壽三紀五子俱大顯後爲洞天真人矣又告曰陰陽一理善惡之報或現世或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功官至諫議大夫年八十二卒五子俱登第儀尙書儼侍郎侃左補闕偁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八孫俱貴顯

次以處己謙和爲賢

江陰張公畏巖甲午鄉試不中大罵試官旁有道者笑曰

還是公文不佳張叱曰野道烏知之道者曰文貴心和氣平公心氣如此文安得佳張屈服因請教焉道者曰命若該中文不工亦中命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己做箇轉變始得張曰命不該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物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功而又加意謙謹以承天休何福不可求哉張曰予貧儒行善積功如無力何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竝不費錢公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感悟折節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見試錄一冊中多缺行問之旁人答曰科第三年一考較中所缺者原該中式新有薄行而去之也指後一行云汝三年來改過自新當補此蓋一百

戒士文徵信錄上

四

五名也及發榜果然
句容笄巡按重光氣象謙和世有隱德未第時夢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宮某道士身上覺而訪之訂交焉及順治辛卯闈中卽此道士填榜試官拆卷至笄名訝其姓欲易之而道士方唱名時已直書其姓名矣遂得不易
趙裕峰光遠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三尹隨之官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怒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

苦學者則酬其勞

豫章吳士謨少孤母孀居家無以治生爲人牧羊挾書坐草坡而讀主人詈之曰汝欲亡吾羊耶士謨嘆曰大丈夫

肘後不可無金印腰間不可無綠綬乃棄筮而歸晝則織履奉寡母夜則讀書後竟登第官至列卿

宋梁灝八十二始中狀元謝表有云皓首窮經尙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已多太公之二年

明孔侍郎傭爲諸生家貧養殮不給每詣學買二餅充饑

五聖閣道媪憐之謂曰吾家日有齋夜有燈秀才肯僑居此乎公從之遂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媪已卒公服斬衰送葬

送葬

滇楚孝廉李璋姿質魯鈍幼讀書日僅三行長爲諸生鈍

亦自若古文制藝俱於先師位前跪誦三年不輟性忽聰穎後登辛卯鄉魁

戒士文徵信錄上

五

昔人屢試不第嘆曰愈讀愈不中我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我何因潛心力學風雨無間後竟獲售

高才者則遂其志

張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嘗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窺之則儼然斂膝默坐對簡編若神明後舉進士第一爲名臣大儒

黃裳嘗有魁天下之志自序云余家劍潭之濱斗牛之光上下相映風龍之迅有時變現元豐中南劍州譙門一柱忽爲雷擊作詩云風雷昨夜破枯株爲問天公有意無莫是臥龍踪跡困放開頭角入雲衢次年果魁天下王沂公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文穆公云而今未問和羹

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公云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矣後果然

范文正公少有異才有鎔金在爐者見公合賦之公立就中有聯曰如令區別媿妍願爲金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後果兼將相之任

滇楚孝廉李珏幼聰明穎悟博學高才一目數行俱下初落第深自砥礪或曰君才必高第李不謂然後舉鄉試第

一

傲忽者未免黜落

唐宋濟性傲慢德宗微行西明寺濟方抄書上曰茶請一杯濟曰鼎水方煎可自取之上問姓名答曰姓宋名第五

戒士文徵信錄上

六

須臾聞呼官家濟惶恐上曰宋五坦率也後禮部放榜濟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

王文成公曰今人痛病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生傲之反爲謙謙卽對證之藥然非徒外貌卑遜須是中心謙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

輕薄者姑示勸懲

項副憲原名德棻夢已爲辛卯鄉科以汗兩少婢被主科名神削去遂力行種德事痛自改過刊廣善書十餘年且拒奔女二人後復夢當中第八後中會榜第三殿試二甲第五合之果八數

孫侍郎洪少遊太學同舍生得父寄書云昨夢至一官府見登科錄汝與孫洪皆有名但孫名下硃批示某年月日不合寫離書當除名生以示孫孫愕然日向過某州見夫婦如雛相詬求離倩子寫之實無他意不謂受譴如此及就試同舍生果中而孫下第孫急訪其夫婦尚俱未偶述前夢復勸合之索離書毀焉後亦登第居官力行善事有離婚必婉轉調護歷官侍郎

文章假之以定其去留

台州舉左蹕赴會試卷甚佳房考擬爲第一忽夢神告曰此台州左蹕文也頃居鄉受賂若干爲請託致有枉法而死者陰遣減折祿算幸勿取遂黜之及榜發對原卷果左

戒士文徵信錄上

七

蹕也未幾蹕客死燕山

餘杭趙昕嘗爲主考云己酉鄉闈閱卷時已二鼓偶一卷起句便不慊意遂抹之忽怪風驟起窗開燭滅疑而就寢卷置案上明晨起視夜所抹毫無痕跡異之因拔置末卷乃淮安許致和也渴欲一見竟不過晤未知何緣得此康熙癸酉秋海鹽徐容赴試詣于墳祈夢神問曰汝祈何事曰請問秋闈中否神顧吏取冊閱之曰汝中式矣示以冊上批清晰二字又曰歸告汝祖吳三桂事當報汝甲第榜發果中硃卷批詞竝無清晰二字乃主司刻進呈卷取其經義一篇果批清晰歸告祖問吳三桂事祖亦不記久之乃曰向有僕姓吳婢名三桂因姦汝曾祖治之吾力

勸以三桂配吳已三十餘年貽福於汝誰謂無陰果哉容字个臣丁丑進士

神明司之以公其子奪

宋歐陽文忠公將知貢舉自恃眼力誓拔名士一夕夢金甲神來換其眼珠修駭問答云以俗眼換卻慧眼好去場中閱卷及入闈取文人格者常覺後座一朱衣人點首始疑侍吏及回視了無所見俄又復在故俗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撒棘後夢神將原眼來換及閱所取文俱不愜意

眞宗時陳州郡守母病召道士作醮伏壇奏表終夜不動至五更方醒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十守問何去之八日天

戒士文徵信錄上

八

門放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詢狀元姓名曰姓王二字名下一字塗黑旁註一字遠不可辨次年榜發乃王拱壽御筆改拱辰

人不自省明示訓言

明季有召乩請仙者言多中人爭以禍福叩之求詩文無不立就諸生以大比在卽擇潔地延卜之俄降乩乃文昌帝君也遂判訓士文一篇留傳於世

嘗謂惟士無能苦學爲能

五代桑維翰縵衣襪褸穿結類平鳳尾人謂之鳳尾袍嘗赴試主司惡其姓桑與喪同不許入選維翰鑄鐵硯堅其志曰硯做則易業後卒及第致通顯

宋范文正公蘇州人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讀書蘭若砌下見埋金一甕約數萬金仍掩瘞之三日煮粥一盂晝而爲四日啖其一食無蔬惟嚼齋數莖而已後舉進士真宗朝參知政事寺僧以公會讀書於寺赴京師求修禪院公無所贈告以砌下埋金僧不信歸啟之果見金寺爲一新

居貧不富成名卽富

甯越中牟鄙人也家貧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其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遂爲周威王師

戒士文徵信錄二

九

李景讓母鄭氏早寡性嚴明家貧子幼身訓諸子小過必撻之景讓雖貴不免捶楚嘗治牆得錢一窖婢妾奔告母焚香告天曰但願諸孤學成名就此財非力掙義不敢取命掩而築之

士無分於貴賤

李宗諤父文正公秉政時遠嫌避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異一日途遇貴人前駟不知爲公子遽叱辱之嗣後每見斯人必自引避恐其知而自愧也

楊守諫以洗馬乞假歸驛丞不知爲何官與之抗禮笑問曰公官洗馬日洗幾何公亦笑謂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報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跪而起居丞乃蒲伏階下脫御

史他顧向公百狀乞哀公笑而頷之毫不較焉

王章爲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不已妻呵之曰京師雖多尊貴在朝人誰踰仲卿者今當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抑何鄙也後章仕爲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前言固是此則非女子之所知也

台州應尙書初讀書山中夜聞鬼語曰某久客不歸父母逼嫁其妻妻縊死於此吾得代矣公因賣田得銀四兩作其子書寄銀回父母得書謂兒無恙婦遂不嫁未幾子歸夫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應秀才壞我事不得代矣旁鬼曰盍禍之曰上帝嘉之命爲尙書矣吾安得禍之公

戒士文徵信錄上

十一

由此爲善益力歲饑賑濟親戚有急事輒助之遇橫逆反躬自責官至尙書子孫科第不絕

人在切於勤勞

順治年間糧驛道熊高少年由詞林外轉時嘉興令高登雲語同僚曰因果之說勿言其妄今熊道臺卽予從叔再生也熊與高同里世爲姻婭從叔積學不第一生勤苦年八十而志不衰一日見二青衣入門掖之往熊宅時熊無子妾將產堂中親友聚飲從叔曰吾爲二役持至此諸君不爲我解耶飲者不答二人掖之入內見一婦方臨盆二人共一推不覺已在盆中周視嘆詫熊家以爲怪惡之從叔遂閉口不言至七歲不語一日隨眾遊至前生高宅適

其婿在門兒即捉其裾責曰相別六七年不一顧我耶且見婦翁而無揖禮可耶眾大驚始知其老儒後身自此能言讀書過目成誦十八舉於鄉十九聯捷出爲監司公亦不自諱嘗以告人曰吾所以名高者此也

滇省科甲石屏州爲盛士子結社講經課文維日不足篝燈夜讀滿城聞絃歌聲偶不讀書鄰右必問曰郎君何恙夜不聞書聲子弟咸恥之相戒勤讀每科榜發石屏中式獨多讀書三代未有不登科者

凡大比先較德業之短長

金陵朱之蕃爲人愿謹未第時夢一神人語之曰來年狀元當是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黜之汝家世陰德與

戒士文徵信錄上

十一

彼相等次當及汝但彼三世不食牛肉汝父子獨未戒此但能早戒狀元屬子矣覺語其父父笑曰夢境渺茫應天府前牛肉遠近聞名可不食耶及夜父夢亦如之大驚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明年果狀元及第

明錢所初習舉子業從張節之遊其外祖思菴吳訥作詩遺之曰阿昕近喜習科場百里從師日夜忙老我曾聞前輩說一憑陰陽二文章後登正統乙未進士仕至知府故有司始定文章之優劣

休寧儒士程學聖師事洪甲立心無詭中年後神遊冥府爲雷部判官言事不爽洪深服之洪素與潘靈公祝石林善潘洪皆積學不第洪以之問程曰潘中癸未榜祝尙未

定癸未潘果中洪又令爲祝稽之程曰天榜未定至戊子冬又命查之程曰祝中己丑榜然冥中論人不止月旦評平生爲善一念忽惡神即惡其穢平生爲不善一念忽善痛自改轍神即鑒其馨至科第專屬文昌雖祖父善惡皆比較去取祝雖有分恐猶有那移揭曉乃定己丑祝及第蘭谿胡僖全活水族無算省試寓潘園蟻數十萬童子將焚之僖救而止入闈三書義甫就蟻集筆端不可逐久之思忽涌發四經義俱成蟻遂不見既中主司謂其經義有神助公心知爲蟻報益力於善不可謂前定而不能力學

戒士文徵信錄上

三

袁了凡先生諱璜訓子曰余童年喪父母命棄儒學醫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一藝成名爾父夙心也後於慈雲寺遇一老修髯偉貌飄飄若仙子敬禮之語予曰子仕路中人明年進學胡不讀書予告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數學當以授子予試其數悉驗遂立心讀書孔爲予卜數縣考十四名府七十一名提學九名明年赴考名數皆合復卜終身休咎言某年考某年補廩某年貢某年選四川大尹在任二年半當告歸壽五十三八月十四丑時當終正寢惜無子予錄而識之此後凡考較無不立驗獨算子食餼九十一石五斗當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即准貢子竊疑之後爲署印楊公所駁至丁卯殷宗師見子備卷嘆曰五策皆奏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

士老於窗下遂批准出貢連前食米計之果九十一石五斗予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淡然無求矣貢入燕留京一年歸遊南雍訪雲谷禪師於棲霞山對坐一室凡三日夜不瞑目雲谷問曰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無一妄念予曰吾爲孔公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無可妄想矣雲谷笑曰我待汝爲豪傑原來只是凡夫子問故曰人生信有數但凡人則囿於數若極善者數不能拘極惡者數亦不能定汝二十年被伊算定不能轉移豈非凡夫子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立福自已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教典中言求名得名求壽得壽求嗣得嗣求富貴得富貴夫妄語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

戒二文徵信錄上

三

誑語欺人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予以實告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甲否應生子否予追省良久曰否凡科甲中人皆有福相子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且不耐煩劇不能容物才知凌人直心直行輕言妄談皆薄福相也豈宜科甲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子好潔宜無子一和氣能育萬物子好怒宜無子二愛爲生生之本忍爲不育之根子務惜名節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三多言耗氣宜無子四善飲燥精宜無子五徹夜長坐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六餘過尙多不能悉數雲谷曰汝既知非卽將不登科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禮再生之身也義禮之身豈

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孔公所算不登科不生子此天作之孽汝所可違今充廣德力行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作之福也安得不受享乎易爲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則吉何可趨凶何可避耶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猶爲明白示人汝信得及否予拜受其教因告天將往日之罪盡情發露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予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予初號學海是日改稱了凡蓋悟立命之說思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此皆悠悠放任此後有戰兢兢厲景象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

戒士文徵信錄上

四

容受明年部考科舉孔公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悞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已至己卯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復起求子之念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汝儼子行一事隨書之汝母用鷺毛管印硃圈於歷日上一日有至十餘圈者癸未八月三千數滿又起求中進士念頭許萬善未及滿丙戌己登第授寶坻令到任後置空格一冊名治心編凡行事纖毫必記夜焚香告天汝母謂予曰居家時日日可以隨事方便今公餘閉門無事可行深以爲憂予思居官行善極易極大卽錢糧一

節若細心清檢其善無限因力請上司清查侵牟飛詭滅
至大半又因時潦教民浚築水不災更畱心刑獄辨冤救
死全活甚眾日久仍爲萬善夜夢神告曰君減糧一節萬
善之數已滿孔公算子五十三歲有厄子未嘗禱壽是年
竟無恙今六十九歲矣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惟命不于
常皆非誑語凡人世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若謂禍福惟
天所命則非矣子之命未知若何卽命當顯榮常作落寔
想卽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卽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卽
學問優長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
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
邪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卽一日安於自
戒士文徵信錄上

三

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
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耽閣一生雲
谷師立命之說皆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汝其熟玩而
勉行之勿自曠也子儼後亦聯捷

豈可以宿緣而自怠操修

廖公德明朱夫子高弟也少夢一神題其謁刺曰宣義郎
後登第果授是職因思前夢恐官止此遂不欲行朱子諭
之曰人與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琴止能爲琴
不能爲劍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人則不然虛
靈知覺萬理兼備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有惡人而齋戒
沐浴可祀上帝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

言也今汝赴官起心動念當廣充德性力行善事自可挽
回定數前夢不足芥蒂也廖頓釋所疑慮心行事一如師
教官至侍郎

名雖曰士初無士行之寸長

廖冲廣西臨川人初爲廳掾以犯法被笞遂勵志讀書入
泮頗有文名然性多奸狡武斷鄉曲數易其妻人皆薄其
短行未幾竟登鄉薦眾謂惡報不果越數年冲舟次柳江
感時疫熱不能勝自入水死聞者稱快

蘇州歐某積學士也每課文諸生無出其右者爲人不務
名節任情自恣聲色貨利猶所篤好每試名輒殿後逢大
比必點額而歸鬱鬱終老識者謂有文無行所致

戒士文徵信錄上

六

身雖曰儒徒爲儒服之觀美

李文節公廷機有仲弟布衣也公旣相弟入都候公方巾
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暄慰勞後訝其巾服因詰以所
自曰遊泮乎納粟乎三考乎皆曰否否公曰旣不出此則
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乃衣冠服乎詰以原帽何在
曰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徇俗也弟隨易之了無難色
山陰諸生羅某有文名鄉里咸重之羅亦自修飾儒冠儒
服循循然若言行不苟者每應試入闈輒手痛不能書或
懵然不成一字一友怪之察其人頗多失德
不敬天地

趙清獻每夜焚香若有所祝者或問之公曰吾自少迄今

日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以自防檢欲知所畏懼不敢出諸口者不至見之行事也公舉進士仕至參知政事

胡昂落魄不遇以屢舉不第灑酒罵天一日出遊中途忽見一幅黑紙飄落馬前取視皆黃字天篆昂素精篆籀讀之皆上帝責昂之詞怒曰何浪語也扯碎擲之躍馬而去俄雲起雨作霹靂震死僕夫急奔前店則仍風清日麗矣蘇黃門書陰君之言曰晝之所爲夜必記之於紙不可記者不可爲也

不信神明

鄧都有閻羅廟山側又有九蟒御史祠傳有御史遭蟒而死土人祀之甚靈嘉靖間祠旁有楊生者每過必下馬

戒士文徵信錄二

七

揖偶因急務騎而過夢神責曰爾前過我必步且揖今乃騎豈簡我耶爾欲中除非日月倒懸楊謂神尤已悚然自失凡遇神猶加敬禮已而秋試經題如月之恆如日之升遂中式

狎侮老成

吳江一士敬老如父母見長於己者肅然執弟子禮後大比入闈同號見一老鬚髮皆白病臥坐席爲之覓治湯藥殷勤服侍且以所攜人參授之老人稍愈方入席作文已過午矣老人起視題提筆疾書七稿方成病益甚生往候之老人曰予文已就頗慊意病不能書無福所致也承子厚意今以相贈必獲高第士受而錄之扶老人出榜發竟

中魁

輕慢前輩

正統初常熟楊浩然常爲縣學生齋詔至三山巡司例有款贈銀五兩同行二生皆高年取其金止以筵品送楊楊以其前輩心雖不平而無言向江濱獨步而去二人躡其後楊濯手於江笑曰巡司齋詔豈志哉願此輩常享例贈也二人聞之從後推楊入水楊兩手下拒入沙中持一物起視之銀也白光如磨重亦五兩二人駭異楊後登景泰五年會魁兵部觀政上書救章綸除安州知州

杜一元與常允恭爲生死交常爲兵部主政沒於九江其母張氏年老無依至金陵訪一元而一元死矣子杜環以父好友之母畱與同居呼妻子出拜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張性褊少不愜卽出怨言環戒家人事之益恭居十年病將終舉手謝環曰累君已久願君子孫蕃盛榮顯環殮葬如禮後及第官至太常卿

戒士文徵信錄上

六

違逆父母而逸樂度日

太原沂州生王用子與友俞麟同社俞素以孝謹稱正統庚戌除夕用子齋戒宿文昌宮甫就枕聞帝君升殿不覺身起出視見諸神抱冊立柱前王潛問何冊曰鄉試榜送帝君書押耳問有王用子否曰無問有俞麟否亦曰無俄而帝君披閱有押有不押神退聞呼王用子入見帝君曰功名至祕因汝至誠十餘年如一日故召汝析之汝註上

榜鄉科因汝平生遇神佛輒求功名如意妻楊氏白頭相保孀母在堂竝未所佑一語以此遲兩科在下榜五十三名因叩問俞麟命查之云俞麟應得一科因事親用腹誹法故斥之王問何爲腹誹曰父母語言舉動麟心不以爲然但勉強順之真性日漓僞心相與視親如路人最櫻神怒子須慎之

王龜齡年四十七歲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

王祥事繼母至孝弟覽繼母所生勞苦與祥俱母以酒毒祥覽知先取飲之母驚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均服役卒

感其母回心後九代公卿

黃士俊廣東人敦孝弟赴試途聞兄病嘆曰豈有急功名而置兄之生死於不問哉遂反丙午北上丁未狀元及第傲忽師長而放蕩無時

杭州鄒達自恃聰明受業塾師多以古字微文問其師不能答卽去之凡事數師皆謂師莫已若詔詔自矜年四十年第鬱鬱不樂日放蕩於西湖山水間不復以舉業爲事友諍之鄒曰吾不屑科第耳遂以諸生終其身

錢塘都姓者姿頗敏受業張某每逢課藝師直筆刪改都私計曰偏我文不佳耶腐儒依我輩爲生我若歸彼又闕脯脩數金矣捲書徑去翻卷不識一字後竟死於非命

戒二文徵信錄上

五

宋彭汝礪受業倪天隱及官保信卽迎天隱至署執弟子禮甚恭天隱死母未葬明年妻亦卒公葬其三喪嫁其女於同年進士宋渙

試不遂則罪有司之不公

明稽山章禮以文章名於時屢困諸生棄之走燕得入試主司甫閱卷有巨蟹鼓甲而前主司異之寘第一眾以冒籍攻之聞於世宗問何謂冒籍內侍曰他省人以順天籍中者名爲冒世宗曰普天下都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試題舜有臣五人一句上詰主司曰此卷何以當元對曰各卷但言五人之賢惟此卷言大聖如舜原足治天下又得五人所以益治深得尊君之意宜首薦上大喜冒禁遂寢

戒士文徵信錄上

三

榜初張則謂庸流之濫得

滇省一士觀榜謂同列曰第十名者吾知之素不能文者也今亦見售耶語畢其人亦至顧已中式垂淚涕泣或曰君已高列不喜而反悲何耶答曰嚴親注望求一第不得今雖微倖親不及見是以悲耳後訪其人最有孝行

宋黃鏞景定中爲泉州試官校一卷不佳遂棄之忽體倦假寐夢一老嫗哀告謂其孫今歲該舉城隍司令妾入闈護卷今被黜請收錄之遂以所棄之卷呈案上夢覺見其卷在案細視復黜之夜又夢嫗告如初且言其夫嘗活二罪囚故其孫預鄉薦幸勿逆天早起弔後二場論甚佳因取之揭曉後閱其卷則論亦無甚高也

責人者不能責已

浙江一士素以文行稱屢困不售祈夢于忠肅公廟夜夢神責曰爾好疵議人敢望中耶士曰某素能謹言竝未道人長短神曰爾於古昔賢人及當世知名者好求其短而評騰之文之佳者汝必求其隙而議之徒自快其筆舌而不知含冤抱屈者不少尙敢謂其無耶士悚然驚悟後痛自改輒以貢終其身

議人者所以議天

張璣若好訐人陰私雖至戚亦遭其媒孽正德乙卯行過南教場空中飛一石彈丸正中其額還家流血斗餘舌出數寸而死

戒士文徵信錄上

三

康熙中江南榜發羣論譁然某生猶道之最詳曰某某以賄中也某某不能文也某某薄於行也凡遇人無不告之一夕夢金甲神責曰某某先世積德某某事親純孝某某有隱德汝皆毀之豈神明之不公耶汝名已注下科爲此不特科第無望壽亦不久醒後猶謂夢境渺茫閱數旬竟以舌病死

或恃己之見而過人之能

江陰縣修志一廩生有才與焉有二節婦無實蹟可考遂去之城隍廟道士夜聞二婦泣訴云某等一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生不訪聞而表之反削氏名神云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當削其祿道士告之生斥其妄明年考劣奪廩

憤憾而死

或銜己之長而攻人之短

周師厚與張商英素交好師厚有所餘官酒托商英賣之商英奏於朝周坐貶後商英以舉子某囑舒直直曰是嘗許周師厚者亦繳奏其束奪商英官

令狐絢爲相時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絢以爲訕已無學遂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坎珂終身有詩曰固知此憾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

或矜所學而忽略一世

沈承字君烈高才博學聲聞藉甚而矜才傲物一鄉達先

戒士文徵信錄上

三

生以所作詩文請教沈閱畢盛稱其政事鄉達曰某以詩文請政而君稱政事何也沈曰知公留心經濟那有閒心檢點及此鄉達默然深愧沈屢困場屋年三十二病癩而死

萬曆壬辰袁黃人覲見夏建所爲人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告友人曰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慧心一發則浮者實肆者斂夏公濫良如此天啟之矣開榜果中鄧至爲師至誠教人不敢稍有忽略神宗殿試進士長子綰爲翰林學士侍班俄唱名至其弟績綰下殿謝又唱至二孫綰又兩下殿謝上顧而笑王恭公奏曰此其父至誠所致也上嘉異之

或恃一解而輕視眾人

雲南一士會試同號遇黃輝首題知及之一章七藝已就輝來閱其卷曰雲南蠻子亦知重仁守耶後與輝同榜爲其父母官輝之母舅犯法竟坐以死輝母亦痛絕

陳山毓素不能文同學皆輕之然世多陰德萬曆戊午夢神語曰成不成平不平綠水灣頭問老僧及科試竟置劣等徒步歸過蕭寺少坐一老僧捧茶進曰解元請茶陳忽憶前夢問此何地曰綠水灣已而果元方悟成不成平不平爲戊午二字也

立身不正則以曖昧貪饕爲能

嘉善徐生少負時譽而武斷於鄉多行曖昧嘗讀書光德

戒士文徵信錄上

三

菴一夕夢神曰與汝今科解元文七篇在座下可熟記之明晨果有文在焉朝夕記誦無遺及入場題果不爽和墨思之一字不記信筆終場出闈仍無遺忘揭曉遂落第覓元卷閱之卽所記七篇也生寥落以終

明江州朱原虛有詩名父亡時二弟幼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二弟流離居外屢試不售偶召仙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藏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惶恐召二弟均分勸勉之後俱登科嘉興金子白康熙癸酉夢迎天榜一朱衣者迎入文昌殿前子白隨入見一一唱名至張某帝君曰此子不當中擇下科應中者易之朱衣曰此子應中榜已定奈何帝君曰

如嘉興學修文昌閣此子侵用物料以修私舍卽不敬矣竟易之及往覘張友三場甚得意自詡高第榜出竟不中至今尙困青衿

用心不臧則以機巧變詐爲勝

崑山鄉人張某家頗富子亦能文有聲好用假銀一日持銀買綿花數百觔歸其客用銀爲他人識出欲訟其客客追跡至其家求換張不肯認客夫婦泣而歸夜夢神責曰汝子應早中汝少年封君也今爲此削祿減壽矣未幾張死子亦隨天順治年間事也

寧波郡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爲李循模李素乏行檢多機變以計攘得之王弗較也李入京就選資緣入嚴嵩門求

戒士文徵信錄上

香

得順天府司訓未掛榜卽至府學窺伺眾呵之李詈曰吾數日後至此卽治若等罪眾譁於吏部前選司大駭卽易一廣西小學快快就仕與其子俱死於瘴王因得順天訓導

較短論長而不從公道

李熊以文行著名妹婿何時亦能文有聲李有疾不起時揚言曰此郎素負能幹今日如何未幾時亦死康熙中有落第士揚言曰文之佳者弗中中者弗佳眾皆嘖嘖嘆息夜夢神責曰汝欲奪造化之權耶文之佳者其行未必善德之優者不必責其文故主司之棄取正造化之權衡也汝自揣汝行事果盡如文乎士悚然驚覺自悔其妄

奪彼予此而弗恤人言

陳所有幼弟三人慮其長而均分田產乃先取田私典與毛烈弟長以見在產均分後以錢贖所置田烈受錢而不與券所憤訴之東嶽二人皆死既而所甦述其對審時烈維持券爲證王指其心曰券何足憑止憑此心耳烈乃伏罪付重獄所以兄剋弟滅祿耳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而嗇每置產各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以微價取奇貨常買一別墅與售者反覆減直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少增數金兒輩他日鬻之亦得善價也彼愕然而譽背毀而求苟合於人

戒士文徵信錄上

三

楊詢性巧媚善迎人意以得其歡丹陽尹楊開性暴橫與詢厚每事訪之開偶於盛暑杖四十餘人二人死詢明知其非不敢忤猶爲稱快詢夢金紫者責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應同罪數日二人俱死

宋尹穉有名譽士論多歸之及仕附湯思退力詆張魏公遂除諫議人皆惡之後貶嶺南追悔前事謂周益公曰吾三十年名譽一時不審遂至破壞掃地悔無及矣周嘗舉以告人

口是心非而絕不容於物

庾道季困厄不第久病不愈設醮祈禱夢神告曰汝平生爲人心口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罪惡已定死在旦夕

佞神求免得乎數日果卒

外貌雖慈祥徒巧言而美語

唐李義府貌極柔恭每與人言嬉怡微笑然陰賊無比人號之爲笑中刀後竄死於溝

蔡元度對客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親厚無間言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後亦不得其死

中情多忿很好潛賊而陰謀

浙江米信夫奸狡便捷里有大家兄弟二人父死爭財因唆弟訟兄復助兄訴弟結合官吏破其家兄弟俱抑鬱死信夫由是富後招誣謀叛牽連到縣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罄其貲沒焉忿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其兄復抑

戒士文徵信錄上

三

令招承與妻女子媳八人俱死於獄

乾道間省士劉生與同里徐生同社課文在棘院中互相檢察劉見徐卷勝已乃佯擠人叢中墮於地給徐曰已失矣徐泣而求之一吏出諸袖中還之曰頃有人擲之遂收置耳是歲徐登科劉終身不得一第

不擇乎友而交不義之朋

萬歷中關白未靖吳人戒嚴王鳳洲子士驥與秦方伯耀弟澄喬憲長敬懋子相俱自負責介士驥能文章澄善談相工書翰各有時名互相往來時有奸人趙州平引諸公子自重佩劍相隨凡酒樓博場皆與俱州平乃投刺諸富人貸金曰吾曹將平倭立功暫借充餉富人或貸之百金

或數十金否則怒目恐之曰爾爲我守金不久我且剿若
矣富人懼轟言州平及王秦諸公子謀叛巡撫朱洪謨擒
治之聞於朝下撫按勘問州平及澄問死士驩戍相配
不和其室而淫非己之色

劉以平初聘邑關處士長女未笄而女病廢及婚乃以次
女行合卺之夕劉疑詰之媒實告劉悵然曰吾聘者病女
也棄之不義且恐速其死然次女歸吾家無復還理卽爲
吾弟以寬室更迎病女女果涕泣求死兄弟同日畢姻後
登萬曆庚辰進士女病亦愈

江寧庠生郭某康熙己卯入場未放榜一楊生謂曰我近
爲陰府判官知君該中五十七名因汝某年月日江北收

戒三女徵信錄二

三

租與一田婦苟合於星月之下又汝家一婢爲汝收用而
受氣不得其死屢來赴告勸之不解以此除君名矣郭聞
之慚愧榜發後閱原卷已呈堂謁同考官言主司已取五十
七名後得一卷更佳因不獲售

康熙乙亥冬福府林生名濤少年美貌下鄉取租宿莊甸
家偶出而歸見案上蘭花一枝不知所來明日見一少女
出窺問之昨書案上花枝何來少女曰吾姊所贈問汝姊
年幾何曰十六矣曰可一見乎曰試問之俄出口於東廂
相候至晚而出林一見魂銷因共談約明夕從屋後入內
房焚香瀹茗以待林如期往室甚清雅調之亦不拒林忽
念曰我有妻彼未嫁亂之傷德科名何可望乎一念轉移

如冰雪澆體婉言辭出連夜入城絕跡不至聞女思之病
林亦不顧丙子遂中

太倉陸文量公容少美丰儀天順中應試館人女善吹簫
夜奔公公辭以疾與期後夜女退公作詩云風清月白夜
牕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
如明日托故遷去是科卽登第

姚三韭本姓卞博學善詩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卞不顧
一日晒履於庭女作詩納其中卞得之托故辭歸怡杏翁
作詩詠之有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句卞答
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諶及曾孫錫皆登進士歷顯官科第
不絕

戒士女徵信錄上

三

舍己田耘人田失云多矣

弘治中南京龍霓善爲文中壬子經魁乙卯代都御史金
澤子達入試浙闈又中第八及會試復代作同中甲科時
人爲詩以刺之盛傳都下二人遂不容於清議今科場辨
認士子面貌自此始
萬曆丙辰吳江沈同和倩同邑趙鳴陽代筆沈中會元趙
中第六爲言官所劾逮問褫革有丙辰會錄斷么絕六之
謠

蘇州某生聰穎有文名下筆數千言不起稿每入試輒爲
人代筆科歲試無不利大比之年倩之代筆者無不中式
而生卒不售無何歲試代筆爲巡吏所執督學重責枷號

革去衣衿

作無益害有益損孰甚焉

陳良謨遊學廣德本庠張掌教謂曰歸安武大尹今秋必入簾吾導君拜其門場中當畱意公唯而出私念窮通有命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不往是歲恰中武公門喜曰當時誤一拜則彼此俱無以自明矣

戒士文徵信錄下

靖海合滙人劉鑑冰如著

預鄉薦者自謂志得意滿不復進修

高汝白幼時叔父教以舉業及登進士叔以書戒之曰此何足喜正憂汝從此不免墮坑可置一簿記每日過差寄我汝白自謂我終日侍叔父何不相信如此試問其僕答曰比在家漸不同矣因此懼置簿過不勝書益懼刻苦用功後漸少久之無過叔方喜

入省闈者則曰功成名遂直可唾取

嚴學思高明平步村人弱冠補秀士意氣傲岸謂掇科第如拾芥而久困棘園年四十始舉於鄉又復自負謂南宮之捷唾手可得未幾下第由此惘惘若失厚自損抑聞洪

戒士文徵信錄下

一

聖廟甚靈往禱夢神告曰汝欲成名須俟麥而炫乃同榜驚寤徧訪無其人偶於城東塾師館遇一童子問其名曰麥而炫學思佐其膏火越十餘年炫舉於鄉復資以行李偕入京同登崇禎辛未進士

恃才傲物

越州僧處默賦聖果寺詩云路自中峯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羅隱見次聯詫曰此吾胸中句也乃爲此僧所得耶聞者鄙其輕狂羅終身不第

山西郁從周能文善言與王用子結文昌社求名王夢神告曰郁從周生畀異才二十六歲應成進士三十餘仕至中丞四十五進司空司農五十四以少保致仕六十九善

終因爲諸生恃才傲物諧謔譏彈語多湊巧冥司錄其口過已二千四百七十餘件若不知悔過滿三千條將奪其算矣汝輩慎之

挾長欺孤

雍正癸卯科二場霜字號一生縊死於席閱其卷不成一字同號者意其人必不能文者愧憾死也及出闈其戚友乃道其詳曰其人高才博學蔑視同輩族中有弟最富年三十而殞遺一子已五齡矣其妻以有子誓不嫁此生心豔其產令嫁不從日遣媒婆往來其家邪言嬉語以動之婦竟他適子已八歲牽衣泣諍母終不從母去此生爲主其家政八歲子忽以疾終母聞子死悔失節夜亦自縊死

戒士文徵信錄下

二

生之死殆爲是歟

常交貴結援而每誇等流

彭伉湛貴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尙復何顏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先是伉常侮之報至伉方跨驢遊郊外家童馳報湛即及第伉失聲而墜

以隻字片文而蔑侮同輩

李賀字長吉年少能文章元稹聞其名願與交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稹慚而退未幾制策登科稹爲

禮部議賀父名晉不得舉進士賀竟不第

在市井則和合貿易以觀其所有

漢口一士聰明善言入書林閱其書歸即錄出下筆多新
穎同學者咸推重之然家貧覓蠅頭惟往來於行肆間爲
人說合日有所獲家稍裕猶貪利不已或諍之曰以君之
才得潛心力學科第特易事耳不聽日以利爲事與人言
無非貨利年五十餘猶爲諸生康熙末火災生平所積俱
爲灰燼悔而讀書非復向之強記矣與人言輒流涕
洞庭山消夏灣蔣舉人屢試春官不第遂棄去日夕執籌
居奇算利雖至親不拔一毫不數年積貲漸高忽被盜擄
掠一空盜喜赴小雷山神賽願山在湖中斷岸無人居盜

戒士文徵信錄下

三

祭畢酣飲恃邏兵莫及不虞舟師截纜去盜無所歸嚴冬
凍斃無一存者

遇州縣則鬪合爭訟以滿其所欲

休寧一蒙師家貧力學兼喜讀律村中有兄弟爭產者其
兄將厚儀求寫訟詞辭曰吾讀律爲他年判獄地耳豈肯
爲人興訟備述手足至情相爭共販之事以驚惕之兄感
悟其弟亦來亦正訓之弟亦感服歸家和悅事兄愧吐
所侵遂歡好如初俱以富聞後兄弟同販木木上刻蒙師
姓名兄弟共驚異貨其木歸以價奉生方食麥粥貧不
能應試二人持金至不受其父勸受之往應舉遂登鄉薦
居官教化大行

不忠不孝

岳飛志在恢復秦檜忌其成功一日發十二金牌召班師
以遂和議飛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遂回京檜
子孫絕滅

明兵入燕京危素與黃暉音許約共死難暉投井死素走報
恩寺亦欲投井僧挽出之謂曰公死是死國史也由是不
死太祖仍命爲學士然心薄其爲人常呼曰危狗一日上
御東閣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朕謂是文天祥耳何不赴和州守余闕墓去蓋闕忠
於元不屈陳友諒而太祖嘉其節爲立廟祀之故遣素往
作司香以愧其心不逾年以憂死

戒士文徵信錄下

四

平陽周震恃才無忌甫秋試日者謂其必中震偶語父曰
吾貴子非汝所生父忍之已而雙目俱盲作驢鳴而死
溫嶠初詣建康求名母崔固止之嶠絕裾而行旣而屢求
歸養朝廷不許後母卒不得奔喪終身抱憾朱子謂嶠毀
滅天性

甘心冒法而喜爲

宋楊丙所居近河歲積蘊菱幸河決賣以取利因誘奸民
隙隄郡官趙昌言知其事值秋潦隄吏告急昌言命吏取
丙家葛以充用將丙送獄及勘伏罪

浙中一孝廉有友窺某妻色殊欲計得之孝廉爲畫策飛
語入其夫耳謂妻有淫行某欲出妻商於孝廉復力主之

爲作離書既脫稿其夫手錄去適賣筆者至購選毫以脫稿納管中越二年爲順治戊戌會試攜筆入闈亡其脫稿在內搜者得紙以功令故荷枷杖責革去舉人非禮非仁

海寧茶磨山史擣康熙丙子欲赴鄉試貧無資商於父曰孀年少而寡恐終不了何勿嫁之父以爲然囑媒嫁於農家而鄉俗再醮者里中皆得染指史僅獲五金挾之登舟妻卽病狂作叔語曰汝夫求功名乃爲此滅倫事吾必拆汝夫婦怒罵不休父爲求禱不應擣入闈精神恍惚兩場俱見其叔罵曰吾殺此無行禽獸也歸至寓病不能進三場買舟回離家十里死訃至妻病愈

戒士文徵信錄下

五

常德附生羅元科字席珍娶婦吳氏連生七女皆溺之癸卯鄉試入闈夜將然燈忽有無數小手持其手不能動遂驚悸成疾以白卷被黜

直情徑行而弗顧

明鄞縣有兩書生同數人行中一富翁洩氣一生譏之富翁甚愧一書生曰偶不謹慎是我得罪矣富翁感之眾別去翁獨隨此生問曰頃洩氣非君何認之生曰睹先生衣冠容貌非庸庸者偶小失佯爲不知已耳而傲友詰之其何以堪富翁曰先生用意忠厚真仁人也方今皆認恩推過君存心如此當於古人中求之因問生曾聯姻否對曰少孤家貧與孀母居讀書未成姻亦未就富翁曰某止一

女欲贅君以終天年如不棄竝請太夫人過舍我夫婦俱有賴也書生歸告母後移家就婚富翁延師教之成進士官至蘇州太守

遊畋無度

宋滄州節度使朱信以軍功起家繼晉聚斂於京師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在不敢自尊厚息貸於富室券中俱有鐘聲纔絕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一瞑目卽還也於是私募僕夫十數輩飾以珍異袍帶令伺宅旁俟其出擁掖而去鞍馬服玩備極華美日會京師眾無賴樗蒲酣酒嘗言盡此逸樂者惟我而已至信卒時家財已去什之六七其弟甫四齡乳母抱之詣府陳

戒士文徵信錄下

亦

訴奏於朝餘財悉付其弟竝除供奉班籍遂貧困無所依乃代獄卒搖鈴警夜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獅猴爲戲供奉委質焉公侯之裔一旦至此悲哉

沈康富家子也靈敏能文師友皆以大器期之康不擇交日與匪類相往來非遊山玩水卽博奕宴飲父責之終不改秋闈入號夜夢朱衣神呵之日子今科榜首也忤逆嚴父令伊終日鬱鬱上帝已黜去功名矣尙望中耶康寤慚沮不能成一字白卷貼出

博奕廢時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好奕棋每令奴執燭或倦睡卽加笞楚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日

夜奕棋豈赴京之意哉琛慚悔力學遂得通籍

丁湜應試遇一相士謂曰君氣象極佳定奪大魁卽書於壁上今年狀元是丁湜後丁延同榜二蜀士賭博勝獲六百萬又數日相士見之驚曰君今氣相大非前比得非設心不良有負神明乎丁悚然以實告曰然則還之可乎相士曰既發心冥冥已知果還之尙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丁悉還蜀士後唱名徐鐸居首丁湜第六

萬歷間京口張生有文名七試不第禱於文昌夜夢神怒責曰天罰至矣尙望中乎汝歷年居館束脩頗厚汝不能教其子弟反爲改作文字欺其父兄悞其終身爾資用服食皆取給於人亦已足矣猶聚賭博破人身家爲師者

戒士文徵信錄下

七

當如是乎張驚寤方圖改過忽其徒至洵洵報曰某生因賭而鬪爲某生毆死矣張株連訟庭刑辱不堪財盡怏怏而死

耽飲而自喪其神

滇楚一生力學能文而性耽麪葉每夜讀書攜酒一瓶漏下數十刻不倦酒後爲文益覺高華典麗雖宿學亦推重之年四十不第益放飲不羈竟以酒醉死

浦江鄭氏家規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沾辱有沉醉者捶之奉賓客惟務誠謹不强以酒婦女不許共飲年過五十姑從其便故能累世同居

逞威而乃敗於德

陳良謨曰正德乙卯謨北上至郭縣王家渡同泊數舟皆舉子俄聞毆碎聲則余家童與人鬪余責家童論遣其人去坐中一同年新淦人也前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船行劫反謂我舟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頭哀乞乃叱去在坐皆稱其能新淦公亦自得語余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天理人心四字用不著矣余憮然不答其人後爲紹興司李惟憑胸臆虐民以考察降調疽發背死無子

致屢困於場屋安敢望於榮華

李登年十八魁鄉薦自謂狀元不難後竟沮滯十餘年因詣葉靜法師問終身師爲上章良久告曰適至天門問諸

戒士文徵信錄下

八

判官言君生上帝賜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右相緣公鄉薦時窺一鄰女事雖未成而繫其父於獄坐此降爲二甲二十九名又侵兄屋基降爲三甲三十名又長安邸中淫一美婦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削去祿籍今又挑一室女爲惡不悛已除壽算何望登第登聞大慚沮愧憾而死

長沙國學生吳岳字志南博古能文猶精刀筆家貧屢困場屋遂就幕席人爭延之家漸裕雍正壬子應試卷頗得意將出忽作失驚狀取磁碗擲破持犀利者刺喉鮮血淋漓仆地人皆謂其刀筆誤人云

況三年初無伏案之功而一旦遂萌登科之望

宋秦檜與中舍程山字子厚善一日邀至府第入內閣一室蕭然獨案上紫綾繚一冊寫聖人以日星爲紀賦後書學生鄉貢進士秦墳呈文彩豔麗程獨坐靜觀反覆成誦酒設問勞沓至及晚檜竟不出乃退程回測後差知貢舉始大悟卽以此命題惟此賦擅場墳遂首選未幾天死程干清議得罪死

南昌李孜省有寵於明憲宗爲太常卿江右巡按出都孜省饑之以壻糞正弼爲託曰吾壻素有才名閣中幸爲留意御史許諾故事各省試臨場御史有堂考遂拔正弼第一實爲正榜地也及入闈唱名正不至御史傳呼遍索無踪越二場將晡正弼踉蹌歸人問之曰初赴闈恍有人引

飛士文徵信錄下

九

至城隍廟像後凡禱祀者我見之了了而口噤不能言足痿不能動竊記今日已過二場默禱求歸始能舉步耳稍無成直歸於命運

明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同發解一就鄂州教授一黃州教授無不相同未幾任黃州者死任鄂州者祝曰子與公同命同官應同死而公先死何也其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了公生於貧賤未嘗享用故死有不同耳福建二人同年月日時生一貧困一家富讀書登鄉薦爲顯官迥不相同獨其鄉舉之年貧困者亦於秋間爲官吏略似耳

黃岡王同道少落魄不羈鄉人擲榆之遂發憤讀書再試

不售爲文禱於城隍夜夢神曰汝志固可取如命運何同道再四懇之神曰性有一事可通融汝命中有二子若減一子可得一榜甲榜不可得也又懇曰所願在甲榜誠得之雖無子無憾次日復詣廟禱之後中萬歷壬戌進士入爲御史巡按廣東罷歸竟無嗣

纔有力專務於禱祈

岳州楊大方性耿介好學負氣紹熙三年赴舉過一廟入謁致禱擲筊以資得失三擲皆陰筊以爲神不許神側塑善惡二判楊被酒指惡判鬚批頰叱曰汝判略無靈驗虛受香火何似請我爲之引其足撲之去行十餘步忽蹙仆呼之弗應掖赴人家少憩移時方蘇謂僕曰酒之累人如

飛士文徵信錄下

十

此吾入廟實無禮被二卒追去將責治幸善判力解云伊是一好秀才前途遠大只爲一醉所誤若置大罰恐過當不如允其請使充判官庶得謝過上帝聞知亦爲用賢也王首肯再三願二卒押出暫得回我殆不免矣急索紙筆作書與妻子付其僕擲筆而逝

不知天憲之難逃

崇禎時東昌某進士父某翁以假銀致富子登第翁悔曰吾家富而子成名足矣奈何仍蹈故轍遂誓不復用無何進士病目盲家亦漸落翁恚曰安所謂天道哉向用假銀乃日富子且顯今易之乃日貧子且盲遂復用如初逾年進士目漸愈謁選得秦中令翁大喜挈家隨焉秦寇起於

是闔門遇害

隆慶癸未禮部會試舉人葛楚輔與江陰顧待問連號試後顧來訪葛曰吾見春榜矣葛問之顧曰昨夢至仙府見榜末有顧待問而墨塗去叩所以一真官曰好食牛肉姑示罰耳方窘迫間旁一人曰盍禱之予卽謝過曰自今以後不敢再食真官喜取筆仍註姓名因借榜細觀覺而忘之惟記君名在我下耳榜發果俱中顧謁房師言初薦時主司已登草單後忽汰去後閱一卷有疵乃以此易之失而復得一如夢中二人自是戒食牛

深恐人心之愈惑

嘉善一士素不信神其子病禱於里中小廟許病痊酬祀

戒士文徵信錄下

二

未幾子死士卽毀其廟忽病死至冥司知爲廟神所誅冥府查簿云此人陽壽未終且生員不便施刑命鬼判於其掌中書記責十板四字命放回遂甦視手內字跡宛然摩之不滅又數年歲試劣等果領責如數手內四字方滅李蟠字仙根徐州人孝廉時夢神人衣冠甚偉付一盒子中有黃金絲結如字形視之乃狀元二字康熙丁丑果狀元及第

劉子壯字克猷崇禎庚午舉人生平力行功過格制行不減古人順治己丑赴會試入京居黃岡會館夢神人自空而下如魁星狀連呼狀元劉遜謝驚醒是科果狀元及第仕至少宗伯卒時命家人洞開戶牖曰天樂迎我吾去矣

出處語默之際天必察之

閩士李元應試過衢州店主厚款之李問故曰昨夢神告我李某當登甲第李聞之喜夜思妻醜不堪作配登第當更娶明晨店主尤之曰夜夢神言公月下休妻今不中矣李果薦而不售

餘姚王華陽明先生父也館於宦家宦多妾無子夜深一妾奔之公峻拒妾曰主人意也出一帖示曰欲乞人間子公署於後曰恐驚天上神遂辭去明年宦家設醮拜章道士久不醒問之曰適天門放春榜故以此遲緩問狀元爲誰曰未見名只見馬前彩旗題曰欲乞人間子恐驚天上神明春華果狀元及第生陽明世襲伯爵

戒士文徵信錄下

三

進退子奪之間神所司者

松江金維盛康熙丙午孝廉也戊辰會試初場交卷天未明於明遠樓下遇宮詹沈繹堂先生曰先生何以在此曰吾以生平無過上帝命爲文昌錄宰司科甲之職忽不見而主考徐健菴先生取令嗣宗敬卷於夢中亦見繹堂嘉善孝廉陳巖乂老於公車康熙壬戌會試北上其妻夢神語之曰汝夫數世不葬家中累十餘棺今科本當首選因此削其祿矣是科果擬元以微皆見落陸宣公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文公卷黜不取次年宣公又主試仍命是題文公書舊文一字不易宣公驚賞首薦

豈容倖取

崇禎中劉克猷登鄉薦夢人告曰朱之弼做房考爾方中進士及到京時偶出見一童抱書甚秀與語閱其書上寫朱之弼大驚隨至其家贈以筆墨數事後遭流寇不赴春官順治己丑會試朱公已爲禮垣分校得首卷卽克猷也康熙壬戌金德嘉在楚作教不肯會試夢劉以門弟帖拜之因北上朱果爲總裁金中會元科第之前定如此

戒士文徵信錄下

三

遷兵部耶果遷兵部侍郎

興化李石麓春芳幼時初入村塾一負薪者偶憩土地祠門闕忽聞廟中云今李狀元上學當灑掃街道負薪者起視廟中無人遂復坐頃之又聞曰李宰相來矣忽疾風吹街衢潔淨俄而一人攜一童捧書而至遂同至學中問姓名深相結納以女字之後爲縣小吏縣令異之令與子伴讀應試入泮人有諷其解負薪之姻者李堅拒之登魁選位宰相子孫科第不絕

明歙縣人凌瑄未第時夢人謂曰君主司袁元峯也旣寤不知袁爲何人嘉靖乙卯領鄉薦始知袁爲詞林心自喜屢上春官皆不第且袁已歸不勝咄咄迨辛酉入都袁以

詔起典會試果登第

弘治中徐經等賄主司中式給事華泉等劾奏俱斥革不可計求

一生科舉詣于墳祈夢夢神以始生葫蘆示之落第後每應試輒夢葫蘆漸大落第已七科後應試又夢神以人大葫蘆示之生不悅及入闈夾號兩少年一胡一盧放榜俱中蓋初夢時二生方生待其長方同中式耳

一生每試必夢油漬其首輒落第後試畢放榜之夕恐復有夢偕友人飲酒達旦其僕睡而大叫眾問之曰方見一人提油壺注我主人頭上夢與之爭故叫主聞之大痛俄而哄傳中式吏人不戒填榜時漬油點於其姓上向來之

戒士文徵信錄下

古

夢始驗

太倉顧寧人言夢入文廟見豬一羣幾及千數押之者烏紗大帽若廣文狀中一豬獨人面近視則其姊夫孝廉某駭問何以至此泣曰生前因行賄得中累罰爲豬以祀先聖同行者皆吾輩也

苟有行業之可書奚患飛騰之不遂

同安劉望齡武進巢震林俱博學篤行世有陰德劉中鄉試三十四名鼎革後革去順治辛卯復中三十四名巢於順治壬辰中一百二十六名爲讎家所忌磨勘革去後乙未科仍中一百六十二名

萬曆辛卯江西鄉試陳幼良與同舍友二人皆失曉不得

入試相與啼泣院前道送水菜畢監臨從門內封鏽三封而庭鶴三啄去監臨詫曰豈外有遺珠乎命啟門視得幼良三人視之皆佳令藩司給卷入試榜發幼良解元一第三一第七十

董大參樸居家適直指爲公門生監試秋闈時密封經旨授公公發書焚之曰上欺君下妨人才吾不爲也是科子竟中式

邇者營業相傳之後屢有聲名

仁和趙汝楫營業人也康熙壬午上元夜夢登山遇一老揖曰汝非趙子乎對曰然曰汝勤儉起家不私己有一生不愧孝友二字天榜列汝長子名矣食報不止此尙勉之

戒士文徵信錄一

五

趙叩姓氏曰余葛仙翁也言訖不見望山下燈火燭天下山而寤是秋子殿最果中癸未成進士追憶夢兆率殿最登葛嶺與夢境無異瞻拜仙翁卽夢中所見

儒冠世守之家反被黜落

歸安茅鏡鹿門先生子也逸才曠世微有驕矜偶同諸友談及傳奇鏡曰世有一人百遇皆妙屢更奇及借閱鏡曰兄以春缸沃我當奉觀眾期明日鏡實無此書暮歸卽鳩工匠及書寫百餘人危坐廣廈列火炬或以口授或以手授隨筆隨刊百回竣而天方曙序目評次裝訂俱備諸友觀之曰此風流之董狐也相與嘆賞不置後訪知鏡一夜作成無不駭服然鏡潦倒棘圍終身不得一第蓋口過所

致云

不知營業之子安分讀書無形顏色

明侍郎王瓚少貧販鹽爲業嘗讀書開元寺寺有芙蓉五月盛開弘治丙辰及第歷官少宗伯性仁厚善體人情仕後每歸鄉時與鄰曲盃酒慰勞及某人問以生理云遠不及前問何故曰公樓坊有礙公笑曰此易何不早言次日卽毀之子孫科甲不絕

每見儒冠之後自恃名族多有驕矜

李西涯子名兆先字貞伯有一目數行之姿性好聲妓西涯題其門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兆先卽續題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主

戒士文徵信錄下

未

試者注意取之竟不中尋天死西涯無後

萬歷丁丑張居正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懋修又登鼎元有人揭詩於朝門時論譁然後俱削籍

神明公取專激勵於輕薄之流

宋南豐劉徹累舉不第祈夢於神神告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平生竝無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令死杖下非虧德乎徹以弟不肖爲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獲爲善之報矣徹覺訪軾曰向見械繫者云欠青苗二千五百余憐而代償之不意神明已知軾三子皆貴陸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隨師邱某至京對門一女甚美

仲錫與其師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汝往禱當有合否遂禱之夜夢與師俱爲城隍所追大加訶責命查其祿位陸名下註甲戌狀元邱某下無所有神曰陸某當奏聞削其祿邱某抽腸夢甫醒而館童報邱先生絞腸沙死矣陸以貧賤終身

天道左旋用獎子於純樸之士

趙彥霄兄彥雲好遊生業廢半彥霄諫不聽遂求分產五年而兄費盡除夕霄置酒語兄曰弟初無分爨意以兄不節特爲兄守先業之半亦足供朝夕請歸仍主家政卽取券焚之更出所蓄以償兄債次年霄與長子同登鄉薦張士選幼失怙恃叔存待如己子叔生七子一日分產叔

戒士文徵信錄下

七

分爲二選日不忍諸兄共得一分請爲八叔固辭選固讓竟以八分之選年十七應試一術士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耳同行笑之術士曰文章非所知但少年滿面有陰德氣故許之耳後果登高第

若能自悟晦迹韜光

唐李泌七歲能文賦長歌言志見者嘆賞張九齡戒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泌感悟泣謝遂不復自衒爲時名相

吳許升不修名節詡詡自矜妻呂氏勸之務學少有差失輒涕泣進規升因之感悟閉門力學自勵後竟登第

欲望有成勞心苦志

唐天寶中有趙生者世業儒兄弟四人俱進士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不解其義年壯不偶隱晉陽山閉戶讀書晝習夜思不憚勞苦忽有翁造之日子居山讀書豈有志仕祿乎如心胸蔽滯何生日僕自揣老且無用故讀書自悅雖不甚解庶幾不辱先業耳敢希仕祿哉翁日子勞心苦志何患不成老夫雖無能亦有補於君幸一訪我趙詢其所止日吾段氏家於山西大木之下言已忽不見生怪之往山西尋其跡見一椽樹甚大生日豈非段氏乎掘其下得人參長尺餘有人形遂食之忽明悟覽書自能窮奧後明經及第

曲盡陰功之事

戒士文徵信錄下

六

宋郊宋祁兄弟同業太學胡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當科甲又十餘年春闈後遇之僧謂大宋曰公丰神頓異似會活數百萬命者郊曰貧儒安能如此僧曰凡物皆命也郊曰前水侵堂下蟻穴子編竹橋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固當首取公亦不出其下及唱名祁首捷章獻太后謂弟不宜先兄郊改第一祁第十

蔡公啟傳德清人康熙庚戌狀元也順治甲午鄉薦時尙無子夫人賢甚蓄三十金爲置一妾妾來涕泣不止公怪問之曰吾夫以負營債故至此公卽至夫家宿一夜明日還其婦以三十金贈之後夫人亦舉子公及第

蘇州孝廉陸在新順治乙酉夏至虎邱見一兒啼泣問之

九歲揚州人姓韓過江爲大兵衝失陸卽裹糧往送還其父母是年陸父病篤夢神曰爾子還兒之善增爾壽三十九年父病卽愈陸又館於他邑一日歸館鄰女婢泣奔舟欲相隨陸拒之婢將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竝告其主速爲擇配康熙丙午赴句容拾銀一包候失主至還之是科場中閱陸卷見陰兵無數又現金書三還二大字房師異之卽中式

明鄞縣陸世科爲諸生時館一富家冬夜令館童烘被童付使女焙於主人妾房晚爽妾之睡鞋出世科見之拋於帳頂偶歸主人入館見之袖以入世科來館主人逼妾夜叩其門自操刃隨後陸問誰妾曰妾也陸曰昏夜豈容相

戒士文徵信錄下

克

見妾再四懇之曰開門有說曰女客與先生有何說速回如再無恥必自取辱主人見先生毅然難犯卽應曰小弟在此請開門相見旣入陸大驚主人遂出鞋示之道所以陸曰幸我無私否則污主人之刃矣明日力辭去後登萬歷丁丑進士仕大理正卿不附魏黨以芳名終

河南劉理順鄉薦後久不第讀書二郎廟聞哭聲甚哀問之乃一人出外已七年其母老且貧嫁媳圖活得遠商十二金夕卽去姑媳不忍別耳劉急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有納糧銀十餘兩明日交官矣劉曰速取來官糧再爲借當遂假其子書言離家七年獲利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先寄銀一十二兩等語姑媳得銀

信告於商還其銀商取銀去越十餘日子果歸書中所言皆合子聞言駭甚曰此神人憐我也合家謝天劉公是年會試卽中狀元其子後知公所爲往謝之公竟不認

浙一士館於外得束脩八金歸過渡見一夫婦投水亟止之夫言歲暮債迫欲賣婦婦不肯故同自盡士惻然盡與八金其人泣謝爲負擔以歸抵家妻問所有士言遇夫婦投水婦曰何不周之士曰悉與之矣妻亦喜及除夕妻治鰕酒小飲士口占紅鰕聊汁爨清酒水來嚮夜夢至一處如瓊樓玉殿一聯云門關金鎖鎖簾捲玉鈎鈎明春仍赴館主人延地師葬母士以二親未殯泣下主人囑師卜之至一鹿眠地記曰此金鎖玉鈎形吉地也士憶前夢甚喜

戒士文徵信錄下

辛

遇前與金人至問之卽其地也卽邀至家厚款書契與之且助工營葬數年後士聯第官至都憲

會稽陶石公張芝亭同遊見鱖魚數萬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弱兄盍倡募成之張曰諾遂先出銀一兩眾湊八兩買而放之至秋陶夢人云汝下科方中緣陰功大得早中榜發果然嘆曰爾時得芝亭方贊成功胡獨歸我數日南京錄至張亦中知者謂陶之隱德甚多

務存忠孝之心

宋神宗慎於選士前一日焚香祝曰願得忠孝人中狀元及唱名乃得鄭獬爲人素忠孝故謝啟云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

宋御史中丞黃洽質直端重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
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必求福祿哉

朱榮經湖北人性至孝康熙庚子緣事爲本縣詳革問罪
逃至省值鄉試或勸之應試場中取爲備卷填榜時八十
三名卷或失去隨抽一卷卽朱榮經也遂得中式

康熙甲辰會試有四川舉人楊某寓四川營石芝巷場事
畢候榜一夕與同年飲偶出忽仆地舉入室移時始甦叩
之云甫出戶見二卒強之行至一公府有王者南向坐文
昌帝君坐其側頃之有吏引楊父母至王者問云今年汝
子某合中進士汝願之乎其父拜謝母獨曰不願也王者
叩其故母曰此子不孝昔避寇入山距城甚遠主一親故

戒士文徵信錄下

三

家主人館餐甚厚令子暫歸視家室適部檄催謁選遂赴
都中途稱病而返比歸而身已死含殮皆主人經理之至
今飲憾泉下故不願也帝君顧吏取簿籍檢之良久語王
者曰以高氏代楊可也及榜發則高宗礪中式楊果黜侍
郎李仙根嘗言之

返乎上古淳樸之風

曹州于令儀性長厚家富盜入其家擒之則鄰子也令儀
曰何以爲盜曰貧耳問需幾何曰得十千則衣食足矣卽
與十千既去呼回曰恐爲人所詰畱之至明而去盜感愧
竟爲良民令儀又延明師教子姪之秀者子孫皆舉進士
衢州范元之貧士也一日盛暑浴於江岸旁拾遺金一袋

歸語其子曰世人以財爲命往往殉之死匿之不忍明日
攜金待於岸見一婦悲號而來云夫繫獄將死昨嚮產謀
出夫罪急遽失金夫其死矣元之驗實而還之次年父子
俱登第

無流末劫偷薄之俗

趙方崖祖次山公嘗家居一販夫以贖銀三兩易穀去越
數日公以數銖買一豕旣而別有所售方知其贖亟命訪
鬻豕者以良金如數償之並索假者投之江曰勿畱以誤
他人鬻豕者來謝公曰吾方懼汝之憾我也又何謝公享
年八十餘及見方崖舉進士官御史累封贈至二品

戒士文徵信錄下

三

黃粥藥負之登廁晝夜十數次玆痊同登進士

自然詩禮傳家科名復舊

何某浙江人其祖鼈爲刑部尙書媚嚴嵩陷椒山先生子
孫能文者多吐血死或入試輒見椒山卽墨污貼出傳至
某絕意功名遂就幕席從周召南巡撫楚中決獄詳慎全
活甚眾遂入籍靖州順治甲午舉於鄉仕至知府

長洲韓侍郎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喜放生每早起
持帚掃兩岸螺螄入水忍饑掃踰數里積四十年不間隆
慶丁卯夢金甲神告曰汝祖父放生功大從此屢代貴顯
汝官至一品後仕至宗伯使朝鮮賜一品服世代科甲六
世孫莢癸丑會狀亦至宗伯

雪州朱承逸爲孔目官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偶聞哭聲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哀啼叩所以云負勢家錢三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護以歸見債家悍僕羣坐於門朱以好言論之曰汝主以三百千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亟歸告若主彼無所償迫之何益吾代還本錢可亟以原券來債家聞之惶懼聽命如數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之後值歲饑作粥救貧曾孫名股熙寧登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

謙和處己氣象如初

明慎楚周進士氣象謙和初赴春官試與同年遊僧寺有

戒士文徵信錄下

圭

書生三年默坐足不踰戶眾往致禮書生閉目不答眾惡其倨周獨留虛己訪之凡三致禮書生見其誠起敘問勞則田一雋也命題課藝題爲湯三使往聘之周立成田抹之命再構凡就六藝俱抹之曰湯三使往聘之題重尹能致湯之聘君六藝從湯著筆此所以誤也周大悟益敬服因詢會試擬題田曰今科題爲由誨汝知之乎一章周精思爲文田批抹如前凡就五藝曰君文可售但名數低耳田以會元自負抵京入試果前題榜發田中會元周中二百名外

萬歷辛未袁了凡同袍十人計偕惟丁賓年少謙和袁謂費錦坡曰丁兄必第費曰何以見之袁曰惟謙受福丁兄

恂恂款款不敢先人恭敬承順小心祇畏受侮不答聞謗不辯人能如此未有不發者開榜丁果中式

袁了凡李霽巖與馮開之同在京會試李直諒益友面攻馮過馮虛懷順受無一言相報袁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君謙德如此今年必第矣已而果中

天不負人人宜力學凡爲士者各宜勉之

海昌祝翼模積學苦志年三十餘不第康熙丁巳開北科祝由廩捐國學入場試前投詞杭州府城隍願減算求第以慰老親之望是科復不售至庚午辛未聯捷人往賀之祝愀然告此未幾果病旋卒於京

明廣信費文年五十餘館於蒲圻二年方歸登岸聞婦哭

戒士文徵信錄下

圭

甚悲問之曰夫負官鏹將賣妾以償妾去兒失哺必死是以悲公詢所負共十三金公曰吾募之同行者可完此也返而問同舟者皆不應公捐兩年束脩盡與之未至家三日糧盡眾皆謂之或憐而招食公不敢飽比至家語婦曰吾忍饑二日矣速爲炊婦曰無米奈何公曰借於鄰婦曰借貸已多候君歸償安可復借公告以故婦曰如此可採山蔬充饑也攜筐採苦菜歸煮同食既寢公熟睡婦念明晨無糧終夜不寐聞牕外呼曰今宵採苦菜作飯明年產狀元爲兒婦呼公醒曰神明告我也夫婦同起謝天明年生子宏十九舉於鄉二十中狀元官至宰輔公生受封少宰

餘于陳生善醫有貧工病怯幾危陳治愈不責報後偶宿其家姑謂婦曰爾夫出彼活無以爲報爾往伴宿婦夜往陳曰如尊姑何婦曰姑意也陳曰如尊夫何婦曰夫身君賜也何有於我陳曰不可婦強之陳曰不可不可坐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後幾不自持取筆連書不可二字最難達且辭去後陳子入試主司欲棄其文忽聞呼曰不可復閱又棄又聞呼曰不可不可最後絕意去之忽又聞連呼曰不可二字最難主司因取之榜出問之乃知此故子聯捷進士

光緒庚子年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勸戒錄選

勸戒錄選序

福州梁敬叔先生孳孳好善萃四十餘年耳聞目見
實筆之於書垂為勸戒次第編成九錄錄凡六卷都五十四
卷共一千三百廿餘則洵足以振聳曠而警愚蒙其有神於
世道人心也非淺鮮已余於廿年前寓京僅睹四錄十年前
在甬獲窺全璧愛不忍釋時欲選刊以俗冗忽忽中止今年
夏偶值餘閒披覽之餘稍事刪汰臆分勸戒各六類每類一
卷訂十二卷選八百卅五則刊入有福讀書堂叢刻續編閱
是書者分類參觀或以篇帙尚非繁多弗生厭倦是則余區
區之苦心殆不至有違敬叔先生好善之雅意乎

光緒壬寅年秋七月儀徵吳引孫謹序

序

勸戒錄選目錄

福州梁恭辰著

儀徵吳氏選刊

卷一 勸忠正四十六則

卷二 勸孝友六十七則

卷三 勸廉明三十九則

卷四 勸仁慈一百九十八則

卷五 勸貞潔三十七則

卷六 勸敬信九十八則

卷七 戒貪詐八十四則

卷八 戒忤慢四十三則

卷九 戒暴虐一百五則

卷十 戒忌刻四十七則

目錄

卷十一 戒淫邪五十三則

卷十二 戒褻侮十八則

共十二卷計選八百卅五則

二

勸忠正四十六則

山陰史漁村先生

致光

原名步雲字鄰師乾隆丁酉選拔官

廣文登鄉薦後始易今名其祖母周太夫人早寡喜行善事族人因有爭葬墳山幾至釀命太夫人聞之即質衣飾出資為之解和事得寢先生於乾隆丙午科登北闈鄉榜丁未入禮闈先一夕夢神語曰爾祖母救活人命陰德不輕故列爾名於榜首以示果報汝若再能謹慎承家則前程不可量矣揭曉有名及臚唱果第一先生性極恬澹雖敷歷中外而循循如書生後由雲貴總督內召總憲入都時家大人為荊州知府接見於郊外行館因請教居官之要先生曰我輩勿論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京外但須做二等官切不必見好一見好即有不好伏其中願高明人審之家大人深佩其言踰年家大人擢淮海道時先生已引年子告出京復見於清江浦殷勤握手曰猶記荊州城外絮談之語否家大人曰謹識不敢忘先生曰我昨亦以前語告蓮翁竟似如水投石可若何蓮翁即張蓮舫河帥

文滂

先生之戚也是冬高堰失事蓮翁出塞於此見老成典

型瞻言百里未可掉以輕心也

栗恭勤公

毓美

為河東總督歿於工次郵典優渥有持躬端

謹辦事實心之褒近年河臣中所僅見也嘗夢入河神廟見三神並坐公問何人廟祝云中為某大王左為某大王其右一神朝服便頂尖鞋以帛蒙面問之不答旋有人語公曰爾

勿到胡家屯

工次行館也

公唯唯而出行至胡家屯見一片波濤

洶湧遂驚寤後逐年防汛來往河干總不宿胡家屯庚子年值有星使赴河東查料公隨行工次各行館皆已備星使供帳不得已小住胡家屯方午食忽嘔吐痰壅遂不能言時隨行者惟二僕一弁倉皇無措公執弁之手自指其衣弁知其欲更衣也亟開行筭檢之朝服悉具時方奉大行皇后國諱且工次亦無用此禮服似公預知其不祥而備之者於是便頂尖鞋僅用朝服一襲而斂蓋昔日夢中所見之相即公之幻相也踰年祥符口決城垣岌岌將圯忽有少年大呼曰當拆南城樓甄瓦填塞某處如法行之見金甲神湧大溜改道旁走人皆謂公之靈佑公生平治河得力於甄工故身後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顯靈仍令用甄也家大人曰治河用甄前無所承自公躬行實有裨於修防而不利於料販於是多方阻撓眾口沸騰朝議幾為所奪丙申余由京赴任粵西道出開封公從百里外策騎訪余於旅店時公方以甄工在危疑震撼中知余在南河時頗不為牙儉所惑且欲探知中朝輿論何如余告以東河甄工即南河碎石工南河有石可採東河無石以甄代之有何不可黎襄勤公初用碎石時亦眾口交攻大半皆為料販所使襄勤嘗早起於船頭見一對聯云秦始皇抽梁換柱黎世序碎石填河襄勤一笑置之浮議旋息此余所目擊之事今去襄勤已十餘年碎石並無流弊東河傲而行之正所謂前事之師君但堅忍持之勿為瞽說所動利口所搖可耳

公聞余言乃歡然曰余志已定君貺我實多遂鄭重訂交而別終公之任甄工亦並無流弊即今東河屢決糜帑無數參官無數未聞有一言歸咎於甄工者則公亦可含笑九原矣相傳黃河工次金龍四大主每幻蛇身出現河上官民皆能識認近年有栗色者各官環拜或免冠於地跪禱曰如公有靈即上吾帽乃盤旋於帽少頃即不知所往此衆目所共見者蓋如公聰明正直其歿而為神也宜矣附記於此以諗後之治河者

姚伯昂先生元之嘗述其同年張琦者為山東館陶令死即為館陶城隍將卒前一夕其子請以身代焚書於館陶城隍廟無一人知者署中惟一灑掃夫素為走無常者知之云我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

太爺陽壽雖未終無如舊城隍已升濟南府城隍只好請太爺前去陽壽另有處分也張到城隍任後忽於演戲日擒一生員跪神像前於是衆目不觀戲而觀城隍則儼一張太爺也生員常以唆訟受責於張者七次縣中皆有案可稽是日蓋責其怙惡不悛云 按前熟聞家大人言官山東臬使時有張漢峯琦者最為循吏古貌古心善於聽斷學問亦好當時甚賞異之每舉為諸令長欽式初不料其歿後為城隍也聰明正直其為神也宜矣

廣東東安縣梁國平一生忠厚正直急人之難多所矜全歿後見夢於其戚曹盈中者謂蒙天監為他省冥官死生路隔難忘故情特來作別云曹醒疑信參半踰歲又夢與國平晤

敘如平生歡云復荷上帝加恩遷擢甘肅靖遠縣城隍已於某月日赴任矣曹問前任之神何以更替國平言舊神亦係同省高州府信宜縣人姓雷名鳴邦新升甘肅都城隍故我得膺是選臨別作四詩為贈記其二云聰明正直始為神囑爾諸昆好敬親從古吉門多衍慶和平終屬一家春處世須成大丈夫無驕無詔是真儒田園世守詩書業耕讀人家澤自腴詞雖淺近而義關勸勉此嘉慶戊寅三月廿五日夜曹所記第二次夢也

湖北韓某本營伍中人道光壬寅奉調防堵至江南途中有同伍曹某者夜見草屋中有燈光則少婦獨居也推門而進勢將為強暴之行適韓某過聞婦人呼號之聲入門見曹如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四

此大聲疾呼曰若敢無禮定斷汝頭曹畏而釋之後韓竟以軍功授職今且專閩矣

岳州雷某富有家財道光六年病篤時知其子不肖密以黃金百兩交其鄰李某代收平昔至交也李某貧甚布衣蔬食不改其素後雷某之子果蕩廢無人狀李召雷子至家責之問以知悔否雷子伏地悲號自陳愧悔李即以存項付之原封猶未動也今李子旋登甲科司銓部李某躬拜榮封楚人每嘖嘖樂道之

湘潭孫某與文某至交也孫某之父貿易漢口令孫某在家奉母而母病甚危適得漢口來信父亦病篤孫某欲赴湖北則母病難離欲不往視則父側無人心心如割商之文某文

愴然曰於此而不助一臂焉用朋友爲且我無父母家無他累可以代君前往遂附舟而去舟過洞庭遇風覆舟死文某忠於爲友此行衆所共知而偏獲此報皆爲惋悼不已孫某猶未知也一日忽夢文某綸巾鶴氅而來曰余以前生罪孽至重已應覆舟之劫今日之死分也然以區區一念之忠於爲友上帝憫之已證善果登仙籍矣子亦孝於事親子父志已愈可無慮子其勉之孫後得漢口家書果如其言

廬陵王茂才家貧訓蒙爲業盡心講貫手口交疲惟恐誤人子弟雖親族中有冠婚喪祭諸事悉浼人婉告之不親慶弔寒暑不輟疾痛不廢自十九歲課讀至五十九歲四十年如一日雖大比之期亦惟恐有荒館政不肯赴試人多笑而迂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五

之所授徒入膠庠登鄉薦者接踵相繼不踰時其家亦皆相繼以科甲起家今且有爲顯宦者先大父嘗舉以誨人家大人亦津津樂道之

陝西胡某幼從學於陳某之門陳終老一衿胡由舉人官知縣洊升郡丞引疾歸里適陳某病危胡親侍湯藥陳子早沒僅一幼孫陳沒後族中有欺其孤寡者胡力爲保護並爲經理殯葬籌計薪水令其孫至家就讀親爲訓迪其孫已能文胡督責不少怠一日其孫出游偶未告胡胡引至陳靈前重責其孫繼以大哭篤於師弟之義如此踰年胡子登賢書第一陳孫亦同榜舉於鄉

揚州城中百貨殷繁咸萃於轅門橋道光丙午余到邗之前

一月轅門橋忽被火災大店高樓悉成焦土而中間一雜貨店巋然尙無依附相傳火勢正熾時街人皆望見此店瓦上有無數黑旗擁護火不得入火熄後詢知店主人係汪姓已開張三十餘年店中叟約六十許人眷口均先行避出店貨亦不過稍稍搬移毫無所損鄰里老幼咸稱此店別無奇異但與之聯居多年從未見此叟作一欺人事出一欺人語也嗚呼是宜獨蒙天佑矣

山右栗恭勤公年十七狀貌英俊氣度從容家貧將廢讀業師明經某賞其慧卻脩脯而留課之與其子共讀明經有女甚端麗屬意於公舍之未發也比鄰富戶子某亦請業公與明經子同房異榻而以對屋舍鄰子鄰子窺見明經女欲聘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六

爲室明經意久屬公拒不允鄰子慙辭歸一夕公與明經子飲明經子醉臥公榻撼之不醒遂易榻臥鄰子以拒婚故出自公思殺之未得間也是夕越牆操刀入徑奔公榻斷頭去次早公起見明經子臥血泊中駭極而號明經起視大痛疑公殺控之縣令以公不類殺人者一時無主名獄不能具長繫焉鄰子瞰公入獄仍以厚幣求婚擇日迎娶琴瑟甚敦年餘生一子一日醉後微泄其事女研詰之不肯吐女曰但實言今旣諧伉儷恩義並重何諱爲鄰子遂以誤殺告女乘夫出絞殺兒赴縣擊鼓鳴冤事白論鄰子如法女卽公廨自刎死公得釋明年補博士弟子立主祀女焉公貴後占夢多奇驗初以縣令需次河南病數月不愈夜夢白鬚翁手挾兩龍

騎一羊于于而來至曉某太守薦醫至問何姓曰楊住雙龍巷觸所夢服其藥立愈按獄滑縣夢神告之曰此非福地盍亟行明日遂以公務進省登輿見地內騰黑氣高尺許異之呼問從人皆不見已而有李文成事滑城破強忠烈殉節及督東河祥工決口大梁城不沒者三板居民見維堞懸燈千萬皆總河部堂粟官銜城卒保全開封民尸祝之按公東河德政已見續錄茲則少年逸事係其弟毓杞向余所述因並載之

湖南劉雲房相國之祖家貧嘗業農人極循謹佃種主人田數年來從無挂欠以好行善事而愈貧逢母喪貧無以覓葬地知主人山最多因往懇之適主人與客爲菓子戲問何事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七

答以母喪無力買地求賜一山營葬主人有諾意諸客從旁從恣何不指一山與之主人問爾欲何處劉答以欲求韓家坡因送鷺一隻酒一罇以爲山價並乞主人給一字免致將來口實主人遂書一紙與之曰韓家坡韓家坡給與劉公葬劉婆子孫不得有異說收得罇酒一隻鷺葬後二子相繼入翰林卽相國之伯父與太翁也相國少年科第官至大學士其韓家坡葬地對韓家湖水退時露一塊土形方如印左右青龍白虎兩沙拱起真吉壤也相國爲于蓮亭觀察庚申座師嘗以此事述之觀察觀察轉述於余云

長白麟見亭河帥因道光壬寅歲河決挑工被議發東河效力隨鍾雲亭河帥同駐工次夜夢黃衣武士持牌如校尉狀

召赴試卽乘馬隨之至一處朱萐黃瓦類帝王居宮門外約集二十餘人有孫給諫素所相識相與屏息以俟俄聞啟扉唱名以次而入殿廡下列坐矮几如廷試然題爲毋自欺論各就席構思論成繳卷退出門外一時許聞鼓吹開門一朱衣人擎榜出所取三人第一孫次某部郎次乃麟也繼而傳呼雷動數力士掖孫入須臾出某部郎次入最後麟入跪丹墀下仰視上坐頰面長髯者爲關壯繆傍坐一人豐頤偉幹鬚白如銀勉勵數語令暫歸俟命麟遂出既醒異其夢不知何徵及以京堂需次都中偶憶前夢往訪孫聞人以病對登輿欲行忽聞人急奔出曰家主已知大人至有要言請就臥內面談麟入見孫曰頗憶同考事乎我先赴召君當繼至麟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八

叩攝何職曰七殿閻羅也問向所見白鬚者爲何神曰明代孫白谷先生也次日孫訃至不一年某部郎卒麟又越二年而逝

福建汀漳龍道文秀壬子年任浙之甯紹台道以迴避浙藩椿壽到閩按部甫四月廉正有聲郡縣咸慶癸丑四月初九日海澄匪徒破城入縛諸樹將殺之罵賊不屈力竭殉節且日任殺我一身毋傷我百姓鼠輩上干天怒吾將爲國家掃滅妖氛也陡然府堂大樟樹墮折一枝壓斃匪徒巨魁十餘人二日後餘匪有自戕者有跌倒者有自縛伏誅者有血湧立絕者皆曰文大人來矣我輩不死何爲旣斃千餘人越十日城中肅清民人卽以所折之枝刻爲公像焚香迎神供奉

於三忠祠表至敬也。比年靈樞出郭，哭聲轟轟，與人誦之曰：我汀漳龍矯矯文公，日星正氣，山海英風。

蔡東軒英外翰戒子弟云：做人以居心寬厚，氣度和平為主。讀書限於資質，不可強能；而做人則人人可學，處處可學。學得氣質陶鎔變化，此是讀書第一。真實工夫，終身受用不盡。須將古人之平氣大度好樣子，時時懸為榜的，則自能日有進益。此一路上，我自身經歷過來，深知其中好處，非以空言教人也。須學到他人無故犯我，我能談笑應之，此卽是我本領過人處。不是我不及人處，又凡市井粗鄙習氣，切須用力除洗，去鄙俗一分，卽勝俗人一分；能除他人所不能除，能容他人所不能容，能忍他人所不能忍，方能到他人所不能到，方能勝他人所不能勝。自古大英雄大豪傑，都有此種本事。上等之資不學而能，中等之質力學亦無不可，其能惟庸愚下流，祇知與俗人爭小意氣，動輒出言爭鬧，揮拳相毆，此種道理當與後生人時常警戒可也。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九

汪龍莊曰：州縣一官，作孽易，造福亦易。天下治權督撫而下，莫重於牧令。雖藩臬道府皆弗若也。何者？其權專也，專則一則事事身親，身親則見之真，知之確，勢之緩急，情之重輕，皆思慮可以必周，力行可以不惑。求治之上官，非惟不撓其權，抑且重予以權。牧令之所是，上官不能意為非；牧令之所非，上官不能意為是。果盡心奉職，昭昭然造福於民，卽冥冥中受福於天，反是則下民可虐，自作之孽矣。余自二十三歲

入幕至五十七歲，謁選三十餘年，所見所聞，牧令多矣。其干陽譴陰禍，親於其身，累及嗣子者，率皆獲上股民之能吏。約三十四五年間事也。其嗣子有羅辟者，或流落浙中，為農氓乞養，甚為富室司閭人，猶呼某少爺，以椰榆之。至遺樞不能歸葬者，不一姓名，尚在人口。余不忍書而守拙安分，不能造福，亦不肯作孽者，間亦循格遷官。其勤政愛民，異於常吏之為者，皆親見其子之為太史，為侍御，為司道，卽如檢討二李公調元 驥元，海甯令諱某子也，侍御一戈公清源，歸安令諱錦子也，司道三一故浙藩孫公舍中，秀水令諱爾周子也，一楚藩孫公玉庭，錢塘令諱橫圖子也，皆由翰林起家。一四川道劉公清，吾邑令諱復仁子也，海甯秀水錢塘蕭山四公，余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一

皆親見其為治，至今民不能忘。歸安公去官，余幕江南，未及身，遇已四十餘年，頌遺愛者與四公無異。天之報施捷於影響如此。

羅將軍思舉，四川東鄉人，少時任俠，負氣以事，拘禁嘉慶初

川楚教匪，竊發東鄉，縣侯張公備陽奉上官令，招集義勇，張

侯深悉將軍忠勇有幹才，乃出之於禁，並出將軍所有案卷，

盈篋悉舉而焚之，囑令辦義勇，勦賊將軍感涕受命，輒立奇

功十年，閒位至總鎮及各軍凱撤，張侯已故，將軍思有所報，

不可得，擇日設筵，上供張侯位，牲牢酒醴畢，具將軍灑淚祭

奠，忽解佩刀割臂肉一大瓣，就火炙熟，匍匐薦之，血盈襟袖，

侍者莫不震驚駭絕，淚汗交流，而將軍從容成禮，若無所苦。

初將軍爲偏裨時率鄉勇百餘人逐賊於老林窮追數日賊竄無蹤山徑紛歧時已逼暮視所裹糧又盡相顧躊躇遙望一峰高插雲漢攀藤附葛力竭纔半途喜得有茅菴可免露宿甫入一古衣冠叟出迎鬚眉皓白狀貌甚偉羅前致敬叟曰山中無盜賊虎狼將軍可暫宿此旋出包穀一筐曰荒山無菽麥聊以充飢命衆分食須臾立盡將軍食其一腹亦竟果及曉將行叟謂之曰將軍不久建節從此荷三十年封疆重寄當爲一代偉人勉之因指示曰由此出山且得大捷叩姓字曰徐庶將軍時尙未識字卽菴前插箭誌之下山遇賊生擒渠魁賊平將軍駐老林要隘以緝餘匪覓土人導往舊宿處則人菴俱杳建廟祀之又聞將軍爲大理提督愛恤土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十一

卒衣食與同嘗與家將賭跳爲戲某地有兩崖對插雲漢一崖略見人蹟其一壁立萬仞無徑可登一日將軍令卒荷三百二十斤鐵戟視人蹟所登取路直達崖巔少憩將軍卽解襪出鐵尺二委之地一手持戟聳身至對崖掘坎植戟仍跳而過率衆下山焉後將軍調任別省出已節縮廉費銀六千儲藩庫以備公用雖古名將不是過也

仁和唐沛蒼公諱琳以孝廉揀選湖北應城令擢武昌司馬移廣西桂林司馬攝郡守歷仕二十年卒於官囊橐蕭然士庶助歸葬時乾隆丙寅也有二子長邵祖次振祖一孫曰偉邵祖出也邵祖遠館四川長媳郭在家病劇適廚舍二僕角口嫚罵忽皆暈仆房中病者遽起坐謂其子偉曰偉來前余

爾祖也上帝念余居官清正救爲武昌府城隍今有公事之山左歸經故鄉暫回家見汝母病勢瀕危廚下僕猶肆爭鬧使竈神不安是何家規偉與叔振祖均知爲祖來示靈矣跪受訓飭并求救護病人曰斯婦勤儉賢而好善余因思挽回之然亦不能徇私姑商諸竈神汝先至獅虎橋喚妻媪來病者遂靜臥不言振祖招妻至妻卽杭俗所稱活無常也問此病汝能釀解否曰我奉冥司句魂時限已迫何敢縱今且俟城隍爺來如何言謹唯命問爺此時何在曰方與竈神說話卽又往冥府去矣逾時病者復起坐曰冥中念斯婦生平無大過惡見貧苦人輒施與不少吝且持大士齋甚謹已許延壽一紀若勉爲善壽更可增因命妻去冥司銷差振祖跪請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十一

云父旣爲神應預知休咎兒孫輩將來窮達如何公厲聲曰做好人行好事自有好日何得預問我去矣病者自是漸愈廚下僕亦遂蘇後郭持齋益虔好善益篤壽臻七十三乾隆丁未卒距病時所增壽二紀有奇按沛蒼公爲 廷綸 曾伯祖余攝守紹興時 廷綸 爲府教授故得悉其詳如此

于蓮亭曰黔省袁鳳階太史嘗主講貴山書院余官黔時常相過從相得甚歡後太史由御史擢守甘肅平涼不數年遽聞仙逝黃印山來金陵言其成神事甚詳印山嘗受業於鳳階言辛丑會試闈中晤一平涼孝廉述太守嘗蒞吾郡居官廉謹待士尤爲肫摯每月課終日坐講堂批閱不倦兩年來合郡士民無不感戴庚子年護平涼道篆冬初無疾而逝卒

之夜同城都閩某方就枕卽聞傳呼擺隊送耒陽縣城隍上任都閩戎裝領隊出郭外見儀仗嚴肅都閩唱名叩送舉首見輿中卽袁護道私揣文武不相統轄且鳳階太守平素謙抑何以若是之倨正在疑訝忽聞叩門聲驚醒則傳報袁道臺仙逝大爲駭愕由是喧傳袁公歿而爲神不數日夫人繼卒署中人咸夢珠旛寶蓋迎夫人到任云

蒲城王文恪公鼎以大學士直軍機十餘年遇事無所避天性峭直儉樸雖貴爲相國猶是書生本色不得以矯情干譽日之道光廿二年奉命督治南河適被疾聞命卽馳往時方隆冬滴水成冰公日坐河干監視隄工已成八九寒風凜冽時雪方晴河道及廳員以上無不豐貂公一一睨之大府河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

帥同在工次見公僅披羊裘各以貂裘致餽公卻之曰彼河兵夫役非人乎如此嚴寒赤足立水中辛勤畚鍤夜以繼日工不敢緩稍息則鞭扑隨之余服重裘雙手縮袖中而猶寒乎蓋已目覩貂裘者之多而深恨工員奢侈也將晡以燕窩進勿食曰余辭之屢矣何必此珍物耶顧河壩市麪饅炊餅者命取數枚食之左右曰恐不堪下咽公曰天下之口相似只須食之能飽人可食我何獨不堪耶旁觀皆太息夫役益踴躍用命剋期合龍大功告成矣旣歸覆命值海疆厭兵上勞之語及和議公垂涕操秦音爭之強旣退撫案不食斷辯樞府中旁若無人憤發或大罵同列不悅 上亦若無聞一夕公暴卒卒之前一日公自爲遺疏置袖中多所指陳

或曰此疏未及上中外惜之一日靈案前奉帛公至家人泣叩求書無一字久之則上下左右皆作二小撇爲十餘人字中作二大撇爲一人字書畢亂筆一揮燭爲之滅觀者悚然湯文端公性儉樸爲三品京堂不畜車入朝則賃諸市一僕跨轅而已京官子弟多從閱文一日退食後至某徒所談文稍久爲具小食知公不喜豐肉一梓胡餅數枚公問曰食肉乎曰然問幾何曰不過一斤公攢眉搖首曰此胡可未免費矣有緩急求助者視親疏量爲應之其權輕重之數必浮一二星日甯稍贏勿絀也最惡裝飾來子庚觀察入都見其冠有飾故問何物答以寶石公曰寶當藏之於心不在冠也以協揆致仕咸豐甲寅重赴鹿鳴年九十餘卒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四

道光初督撫中具經濟略而又公正廉明謙和寬厚則葉健庵中丞可屈一指惜在位日淺未得多見設施耳中丞名世倬江蘇上元縣人由乙榜大挑令躋開府一生未嘗挈眷初分發浙江補海鹽令丁憂改發四川游升知府准升來閩自言由邑宰至握道篆家丁限數祇用八人服役日久故八人皆頗有囊橐不致意外希圖射利合署除幕友外上下十餘人而已自奉日二百文爲率黎明卽起二更屏息門內清閒一如學署其在蜀中多舊政典郡龍安十年民情樸茂少盜賊命案惟文風衰敝國朝無列鄉榜者茂才祇寥寥數十人亦無書院會鄰省有苗警一夜出巡見陋巷破屋中一燈熒然三人共讀問之曰生員也視其所讀則各守殘缺啟悟集

一帙索閱舊藝各呈數篇皆短幅不及四百字在可解不可解間師所改削處亦庸腐不堪曰此間有名老廩貢某也明日招之來示以國初諸大家文詫為未見與之講解亦稍能領悟為選二十篇各手錄一冊令舍舊讀此熟後再選三月後又招之來文果讀熟命題試之覺稍有進於是另選數十篇囑其朝夕潛心誦讀並將五經溫習不必旁驚他書三人皆領命惟謹越一年鄉試三人中居然一人出房由是彼此相招時來請業公事本不煩得以不厭不倦太守兼作教官矣更為之延名師重興書院定考課肄業章程又越一年則破天荒中式一名薦者七人內堂備一人合城驚喜若狂共相鼓舞遂爭向學計十年中得孝廉三人副車三人可見文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十五

風不振皆地方官不能教育之也中丞常向人述之猶津津有喜色云

蔣勵堂相國歷任封圻最久待屬吏恩威並用舉劾公明尤善訪察細事任川督時有大挑令數員需次無事輒聚為菓子戲客過訪之恆拒不見一日值常參各員晉謁畢相國獨留諸人令少坐笑語曰諸君無案牘勞以菓子偶爾消遣未嘗不可然頻頻為之則傷財失業作無益害有益且因此疏慢朋友來輒拒之似更不可諸位行將握篆與其為無益有損之事曷不先將律例留心觀覽乎今與諸位約俟一二月後余將問焉能對者方委以民社否則未敢以地方公事漫為嘗試也諸位以不佞之言為然否皆面色如土唯唯而退

從此不敢葉戲矣兩月後謁見擇一二端以問能對者即委缺以去其茫然者又諭之曰必能詳舉數條方予委署否則終身不用也從此咸講求例案無敢嬉於博此亦大府整飭吏治之一法也

陸心蘭方伯言為先伯父己未同年又與先大人同時外宦頗交好故知之最悉其為御史時參劾本省巡撫學政科場舞弊巡撫乃其座師降編修學政遣戍由是直聲震天下出為運河道以不諳河務為河帥論劾左遷知府來守漳州清廉耿介不特僚屬聞風而懼上游亦加意檢束幾如楊綰為相在朝皆懷懼及莅任贊儀節壽並弗辭遠近譁然曰陸心蘭亦受陋規耶公聞之謂人曰余在長安本有夙逋今又添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十六

長途資斧且查本郡辦公費不少故暫取一年明年即有受有不受矣甫一年擢充沂曹濟道以去嘗自言終身守一儉字作秀才時景况甚苦爾時教讀館金僅卅六千文益之以三書院膏火及遙從數子百零千仰事俯育頗不乏翰林俸優於秀才然常形不足自為外官廉俸雖更優而人事應酬縱不甚豐亦不能不酌量從眾至里中親友貧乏求助者亦不能不應之是以每思格外撙節乃籌計一番實無可減省祇有余晨起小食日必百文似覺過費屢思稍減而幼子童孫伺余食皆爭來親媚或背誦書或以小拳競來撻毆背余顧而樂故仍未減也並言在漳不得已受陋規事因曰漳稱優缺者因多陋規也若卻之祇養廉二千餘金脩脯火食船

工捐款應酬皆出諸此欲事事無闕非另有點金術不可所言皆爽直率真非不近人情者世俗事事皆取吉祥元旦爲一歲之首仕宦者一物一事占驗吉凶尤多留意然有不可憑者公左遷漳州太守時值元旦五鼓朝衣朝冠自內出將赴萬壽宮慶賀過辦事處室內向懸大玻璃燈一盞製爲蓮式花葉離披焚膏重十數斤公適過其下繩斷燈傾碎爲數段衣冠被污從者咸失色公恬然不怪向縣令借衣易之二月報升充沂曹濟道年餘游擢汴藩廉俸益厚公於足用外皆存貯爲地方工役之需及彌補州縣之實在因公賠累者通省皆稱其公正廉明兩年餘忽一日晨起索衣冠甚急聲稱城隍升任余當代親來交印望空作遜謝拜揖送迎狀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七

無疾而終守廟者於是夜聞騶從呵殿聲云迎新城隍莅任矣
乾隆丁酉八月初六日子二十九歲因泄疾猝死書館見鬼役執票攝至城隍司過點有二青衣童子引至一峻閣扁曰文昌上宮堂上呼名入跪階下帝君端坐隨聞呼傳研泉責以平生如何做三樣人命童子以善惡簿進善簿上注有小具靈根四字惡簿上所載閨房衽席之言動作細微之事無一不備視之慙汗交流帝君曰汝第一樣人自十歲起至二十歲止罪惡深重不可勝言姑舉大者論之十六歲三月十三母命換米不去母怒推汝汝乃反手掌母面頰注三千惡十九歲十二月十六母命將稻蓋豬欄汝不依命反肆毀罵

更欲逃走他方賴汝友鄧國平勸止注國平三百功汝惡共注五千至二十歲汝妻黃氏悍惡母怒撻其背黃氏將汝母小指咬齧汝雖未在家然平日見妻無禮默怒而不能教誨今日之咬母卽是汝之喝令也當時天雷已發要擊死汝夫婦適速報司奏汝夫婦有悔罪心故收回天雷寬三年容汝改惡自新注汝二十三歲惡死於道汝妻產厄而亡死後化作畜類永不超生後緣汝又做第二樣人自二十歲後得人所施文昌孝經及勸善諸書讀之翻然悔悟立志遵行袁了凡功過格又讀孝經無故溺女爲大不孝作有戒勿溺女歌又孝經云不惜物命於孝有虧作有戒勿殺生歌又作有不聽婦言歌又作有感應辨論見諸善事者母不欲舉汝汝私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六

救二妹不陷親於惡比救他人女其功加倍又聞土中有嬰兒聲與友國平同救起後雖養至數歲而亡於汝等好生之心無媿也又汝不信命書八敗鐵掃帚碎破等邪說救人女五命又族鄰聞而感化因而不溺女者八命雖非明救卻是暗援及汝善簿上注救諸蟲蟻頗多庚寅四月二十日汝母將火焚蟻汝力爲勸止共救一千三百二十四命不忍損親之福功不與尋常放生同論又戒不食牛犬鰍鱔等物每筵席上不食爲五功他如戒淫行敬字紙謹口過雖多勉強然亦修身爲善之基故注汝二十五歲入泮以獎汝悔過自新之功自入泮後忽又變第三樣人物汝在親朋處飲食便破戒食爲我特殺之雞已一十六隻此外注惡甚多語淫口過

已滿三百條病根總由不書功過格故此猶是滅其福祿
獨於某日晚飯時父因索錢者急迫心焦怒將請酒簿折碎
言不請客汝乃逼日父不請酒可發一誓父欲杖汝汝避往
書館明午猶未還父大怒汝不孝將所供元天上帝訓及陰
騭文經版劈破焚於竈中汝陷親不義卽此一惡便當橫死
死後墮地獄受罪但因汝滅妻子口腹使父母諸弟得以維
持家計此心略可告天又母病虛弱服寒涼藥不效汝百計
思索告醫云吾母口愛食熱恐是中寒醫悟換以溫劑得愈
姑以此二事折贖注汝今日虛脫而亡云云子涕泣叩首以
家貧父母無依求再還陽服事父母以全子職帝君不許又
固哀求願到陽間將此段公案告之衆人夫婦情願請父母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九

到祠堂上受責使世人咸知敬畏久之帝君乃諭曰凡屬不
孝之罪本無可消我姑開一悲憫門放汝返陽但有數事苟
能遵行或可減罪第一件世人謬撰異書誣天神降生及仙
妃下凡淫穢等事茲降雪穢行化章汝當熟視謹記以便刻
行曉諭第二件因世人藉設壇降筆擅自刪改聖經如子文
昌孝經化育萬有改作胞與萬有自妊及字改作自字及妊
或將六章改作十八章或將原韻改作艱深俗調甚將全經
寶呪刪去不知幽明感格非誦此呪不可汝下凡其惡知之
更有如文昌本願經應驗經首尾皆有寶呪今竟刪去無一
存者豈知吾原統儒道釋三教汝等既有信善心不宜又生
疑貳心何爲顛倒錯亂此等罪惡非輕各宜醒悟又如關帝

心經本文是孔明竭忠盡智天樞上相成神今閩省益智堂
改刻孔明智巧太過幽明不奉爲神是毀聖與謗賢也諸天
帝君聖經如元天上帝勸世垂訓東嶽大帝聖訓太上感應
篇三官大帝經文及予太上救降大同經延嗣經救劫章陰
騭文俱有刻誤錯落顛倒難以枚舉上帝屢欲責罰此輩但
念善信施經人稍寬一等自後總宜依原本字依正韻爲是
又文昌孝經內有朱衣真君所演慈孝鈞天大羅妙樂見者
多生羨慕但此仙韻難以強學汝甦後虔誦本願經及孝經
各一千遍自能喉開五音聲中六律不拘善男信女皆可不
學而能惟真心皈依文昌教孝者應驗甚速若疑信相參雖
日誦無益也又汝入泮三代冊上有二不孝一是親脈曾祖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十

傳文季有狀告汝忘恩背本一是汝取名有僭越犯分處汝
試思父名澄子便可名研泉乎又汝讀書不盡心經史惟有
一篇井田析疑論頗議論明白夫士子讀聖賢書當思聖賢
所說何事不徒在口頭誦過方是大人明心見性功夫自不
同腐儒計功責效小兒何世人論善惡報應皆從眼下及外
貌上較之豈知積區區寸善消以前罪過已難尙敢望其速
報汝但將簿中功過事實刻傳宣揚自知其爽也言畢命青
衣童子引子回陽子遠甦已夜半矣觀者數十人莫不慶子
再生子亟歸家以安親心將所授雪穢行化章一一記之俄
而疑以爲幽冥神鬼之事恐涉幻杳且隱惡亦有不肯對人
言者延至九月初一日時覺神昏體倦見一金甲神將子攝

去死在歸家路上後問諸觀者皆云足不在地其疾如飛子見帝君升堂大怒

曰赦汝回陽何為敢食言子叩首云恐人不信帝君曰汝未言人誰信且汝身歷猶疑夢幻何怪人不汝信我問汝汝不孝忤逆果為無罪乎為善不終果屬虛事乎畜生汝怙惡不悛當令陰雷擊之條見雷從屋角而下頭上痛楚異常哀號乞命帝君云汝惡恐人不肯宣揚不由汝不肯言再令三尸神打汝一百方許返陽汝三尸神在已數罪打汝矣打畢將子一推忽驚起醒來但見父母哀悲兒女號哭頭頂腫痛首額叩碎觀者問所言罪過所受杖責迷昧不曉子始痛悔食言之罪始信帝君之威靈赫赫誠非不孝者之所敢犯也爰急將此段公案詳加筆記將帝君所授諸章廣勸親友醮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十一

金刻施以勸世子雖不孝見責於冥猶望世之君子鑒子之罪毋蹈予之覆轍則子之罪庶稍減乎光澤縣十三都豐瑞坪傅研泉謹記 謝恩焜曰傅研泉與予同邵武人子家建甯每考棚必聚首相視莫逆自回陽至今茹長齋人如木雞無時不懷神鑒稠人廣眾中每出言必謹慎不輕放坐必端正人咸敬之以為盛德君子云時道光二年元夕後三日傅君已七十四歲也

湯敦甫協揆之封翁嘗載貨往來南北雖隱於商賈而輕財好義有古俠士風偶自都門歸止於荏平逆旅聞鄰房有少婦泣聲詢之寓主有老翁攜女入都至逆旅而病病久喪其資斧將賣女以行女不忍離故哭翁惻然命寓主喚之來詢

其邦族亦蕭山人將攜女入都依其親之為部吏者問何以賣女曰久病負欠窮途無計不得已為此耳翁因解囊子以百金曰若攜此去償寓主餘作行資女可勿賣也老者驚喜過望亟呼其女來曰蒙湯恩人子我多金汝從之去彼此皆鄉里不似是間舉目無親也女趨叩拜視之二八佳麗也翁正色曰吾此舉特不忍汝父女分離豈欲汝女耶汝攜女至都當為擇佳偶耳父女皆叩謝感泣詳詢翁之家世而去時協揆已補弟子員應秋試矣甲寅場前協揆應試至杭忽學師傅去密授以關節曰監臨傳主考命也協揆置不視曰此當誤生與主考無一日之雅安得有此且生亦甚不願以關節中學師固子之堅不受試畢即歸榜發竟領解報者至邑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十二

令亦至傳監臨命促赴宴不得已至省謁座師時主考為南匯吳宗伯見即謂日子文本好但和相國囑也速入都三元可得協揆艱然曰生鄉曲下士何由見知相國且以夤緣進身義勿敢宗伯默然及出監臨復召之去詢曰尊公於荏平道中曾救一窮途父女否曰不知也撫軍曰歸詢尊公當自知是女入都復為其父賣入和相邸寵專房以尊公大恩告相國而言子當秋試也故相國以囑主考場中覓子卷不得填榜時至徧拆落卷彌封又不得復尋之中卷始知已中榜首此中自有天命然相國於子固拳拳也子宜速入都勿逆其意協揆婉辭而出歸詢封翁始知其事然竟不赴禮部試及己未始入都是年中進士入詞館如封翁高義其有後也

固宜至和相當國時炎災之勢炙手可熱凡士大夫希榮慕寵者孰不恃爲終南捷徑而協揆以一諸生獨不爲之屈立品之高如此數十年來正色立朝夷險一節爲海內宗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協揆之謂矣卽彼一女子能亟亟於大恩必報視世之冠紳而負義者賢否何如哉

伯兄吉甫公道光乙酉秋試文爲主考激賞卽翁文端心存師也擬元已數日以五策稍短改置第二揭曉往見頗蒙器重每謁多留絮談師累世寒素雖通籍後貧如故常熟宅隘常居吳門世兄藥房中丞鄉薦最遲貌魁梧器宇闊大謙謹可風余兄弟會聞中屢見之卽私議其日後不凡及伯兄官吳師愈貧無以自存以己屋賃諸伯兄卽今盤門吉慶術屋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

也常自述先世苦况故知之最悉蓋文端封翁任某縣廣文一日夢客來謁名片曰心存生子遂以命之適水災發帑賑濟大吏委封翁襄辦邑令欲分肥侵蝕封翁不可持之力曰此何事也而心存何地乎由是悉以事委諸封翁任勞任怨舉動掣肘跋涉水潦中數月旋以疾卒邑令銜封翁甚多方指駁誣以短欠官項宜繳故文端幼時貧無立錫以館穀自給而猶時受咨追之累文端後得某省試差其地多富人緣文端之師某欲通關節師迎於途極力聳動但一允諾累萬可致也文端婉謝之曰師此來大約爲貧窘故差竣後當解囊以贈前所諭自是戲言耳師慚而退及揭曉多知名士輿論翕然是夜遂夢獨坐廣廈中前楹大繳一柄正躊躇閒見

繳中落大魁字數枚小魁字無數公駭愕遂從後戶出見其額則養濟院也公乃自念若萌貪心子孫必入此院矣益自策勵立朝剛正無私爲權貴所陷幾不免今子孫皆大魁新得第宅適與養濟院爲鄰亦奇驗也

道光甲辰江梅卿時官儀曹偕同輩數人在松筠庵每晚扶乩一日王小秋因其父秋卿侍御病痢未痊竭誠往祈乩忽大書曰此何等事不與人謀而與鬼謀大謬汝父行愈矣可速去又書曰梅卿汝來前汝係讀書明理之人何竟入此魔障我適過此見妖狐淫鬼羅列於庭不速撤禍不旋踵梅卿悚慄叩留名姓乩草書定九二字始知爲蒲城相國

漢陽宋翁佚其名道光辛巳孝廉正直好義世居漢口鎮人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

多仰之鎮多外來大賈持重資競蠅頭利劣衿猾吏每伺其隙有事到官必多方魚肉視之翁素落落鄙眾所爲往往持公論脫人於厄有粵東黃姓者因事被詐禍將不測翁過市適值其事爲持平之論事遂寢翁去不問賈何許人也賈深德之翁後遷武昌適與賈鄰壬子冬髮逆陷鄂城翁閉門將舉家以殉賈穿壁謂翁曰寇亦粵人我爲粵語保無恙否則自裁不晚也翁姑聽之賈派粵夥爲翁守門用是無擾翁從容於幽室爲複壁藏家人並收匿戚屬未兩月粵逆棄城遁翁家得全於複壁中皆賈力也翁子亦登賢書大挑知縣現宦山西

江山節婦林氏監生王耀南之妻也幼讀書頗知禮義年二

十四歸王門六家赤貧而林氏妝奩甚厚無驕矜色事姑以孝聞不數年夫死無子氏守志靡他戊午賊竄江城氏胞兄教職林實森闖門殉難僅遺幼弟甫七歲被賊擄去氏聞耗盡鬻妝奩金珠詣親戚范某家哭訴曰林氏闖門殉難僅遺一藐孤今復被擄惟君入城能贖此子以續一線之延范慨允竟以重賞贖得之後氏姑棄世氏竭力營喪葬事姑遺一幼子氏撫養之復攜養某氏室女數年後爲叔成合登禮林王兩姓宗祧皆賴氏手存之平日清操苦節闔邑周知氏室前有大古柏參天邑乘載明季有鶴會棲其樹女自號柏鶴居其清介如此

自古用兵將帥畏蒞亦所恆見未聞有咸豐三年揚州之異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五

者粵匪甫至九江各處防兵皆聞而退走揚州書備江壽民竟與賊通允送犒師銀數十萬兩設席百餘卓請其入城宴飲許以假道絕不擄殺其時江北防堵之大員某不但不將江壽民正法且欣從其議漕督某亦慫恿其成某爲防堵二三品大員竟出乎此且面諭遷徙之百姓爾等不必驚慌長毛賊不過一過而已試問一過後何所往耶 朝廷土地竟可容其一過耶律以叛逆情眞罪當竟得保首領以歿幸哉賊入城後所有運庫之銀義倉之米以及紳富資財不下二千萬胥爲賊有所被愚之百姓死者計十七萬有零助逆賊之鳴張損 國家之元氣莫此爲甚某死後其家直有未可以言語論者報應已甚於孛戮矣

廣東都城隍廟有二星士一陳士子本三水諸生家貧掉三寸舌賣卜度日後登賢書賣卜如故一胡姓者其名尤噪俗所謂金吊桶者也歲久積有贏餘於城東買田築室子孫繩繩焉然細叩二人技非眞精於星學者特祿命偶然奇中人遂傳爲今之李虛中矣惟士民爭訟往問卜以斷吉凶二人必飾辭排解冀兩造息訟乃已與人談五行嘗云生來者不足恃當修其在我以培補之則福臻而壽可延若恣意妄爲雖命逢三合削祿減算亦難乎免矣指陳之際歷舉前人軼事以昭勸戒娓娓可聽聞者動容多賴以化導嚮善是殆奉君平遺教以其業惠衆者宜其立名獲利也挾一技之長亦足以善及人其食報且如此上焉者可以蹶然興矣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六

道光庚子科第二場場中淡字號有歙縣鮑君於黃昏時坐號中忽有婦人舉帷旋去因思場中焉有婦人必鬼也遂出尾之婦人見其相逼而來遂入號底糞房內鮑亦直入婦人無可躲避面牆而立鮑呼之曰爾必鬼也舉我號簾胡爲者婦人不應鮑以手拉之婦人曰君既知爲鬼何相逼若此舉簾是妾之誤祈諒之鮑曰尋我爲誤想必有不誤者在此號中何妨告我爲爾排解婦曰干卿甚事鮑強之曰妾夫以木工爲業與某爲鄰某向處館一日夫以銀十兩託某帶歸不意某生乾沒妾一子二女全靠夫之接濟是年水災米薪騰貴寄銀不至家遂斷炊夫亦於是年卒於外音信杳無久之妾餓死一女亦餓死如此害我能不報乎鮑曰爾尚有子女

乎曰止一子一女鮑曰何在日日行乞耳鮑曰以君之怨不過索某之命足矣於爾子女何裨據我看如以子女屬某使其領養俟爾子女成立方許卸責並囑某爲爾做道場立木主焚金帛豈不較勝索命萬萬耶婦曰如君言豈不大好但某負心至此安能忽動天良鮑曰某雖不肖能不要命乎有我代爾排解且看光景如何鮑遂引之以行由底號向前且行且呼某生姓名至一號聞呼而出婦見之怒氣勃勃有欲得甘心之狀鮑生攔阻乃止遂以婦人索命告之某生叩頭求救鮑以其子女相屬某生自任惟命是從婦曰口無憑某生乃書之於紙交鮑轉交婦不接曰須焚之乃去是時夜深他人文俱成鮑自知多事回號收心養氣預備作文忽又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七

見婦人來前鮑曰何又來擾婦曰爲君報喜已獲中矣鮑曰我不信婦曰誠然凡索命必奉神旨令方能進場事畢仍當繳令昨日妾領旨時本欲索命神見妾如此繳旨神異而問之妾以君排解爲對神乃嘉君之善適今科一百零七名以惡當換乃將君名填寫在上故來賀也鮑曰汝妄言之不足信也是時場中傳聞甚廣均記之以待榜發及閱題名錄鮑中一百四名想揭曉以前又有被黜者故鮑又上數名耳栗毓美山西渾源人曾官東河總督居處出入必攜一木主一楮衣自隨主無名稱但書恩太太初栗少孤貧富室某翁相攸得之招至家令與子讀同室臥起兩無間然居數年將合牌一日盜忽殺翁子栗醒呼衆集視則室局如故無迹可

尋羣疑栗栗既不能辨翁痛子甚鳴於官官亦不能爲栗辨論抵有日矣女固有才色同里富人王某先嘗求婚於翁翁以意屬栗弗之許至是復請婚始以女妻之婚數日王某意甚得因謂女曰若弟殊可惜余以前絕吾婚不能無憾乃以重資募劍客本欲殺栗不謂誤中若弟今幸栗將死法若又因是得歸我願已償矣奈汝弟何女聞亦自若翌日婉告歸甯則竟入縣署號陳王某語求雪栗冤官卽提王鞠之某以詞鑿鑿有證不復能隱乃出栗於獄見女於公堂女泣語之曰吾所以忍爲此者以君之冤非吾不能雪也今旣白矣身已他適不能復事君仍歸王則冒殺夫名何以自立於世計惟一死耳卽對栗自剄栗感其義遂苦志力學致位通顯然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八

以女故終身虛正室又以女與己分已絕而名無可正因特謂之恩太太立此木主奉之楮衣當時囚服也夫女不忘栗宜也至女以萬難白之冤而卒能奮不顧身以伸其枉信所謂奇烈哉按女之事奇而不詭於正者也栗固宜事女矣而主僅書恩太太則非蓋女於久居甥館婚且有期之栗禮雖未行分已定矣翁以殺子之故控栗而改妻王卒之殺人者是王非栗則栗之婚翁固不願絕也且王以圖婚之故欲殺栗而誤殺翁子致以其所疑似者陷栗而娶女此固翁父子婿女之仇也在女雖誤委身於王然與劫盜何異不必謂之夫也夫固有栗在也而首仇人以雪夫冤奇在業陷身於虎穴耳其事固甚正也然則女可無死乎曰直可無死譬如女

爲盜劫失身於盜不得以盜爲夫也王亦一盜耳可謂女夫乎女惟未達此一閒故言仍歸王則冒殺夫名粟亦有所未達故謂分已絕而名無可正我不知其所謂絕者果孰絕之王絕之也在粟諒不思矣女亦謂粟未絕之故挺身以雪其冤使絕自女則粟如路人既絕分於粟必將正名於王夫雪路人之冤好義者或勉爲之若致夫於法以雪路人冤則何貴有是女乎故曰女之事奇而法者也粟之祀女則是其不書聘室而僅書恩太太則非 又按此事前錄已見此則情節微異故兩存之

無錫余晦齋自幼力田中年始知向學以訓蒙爲活遊庠後尊甫棄養卽清齋刻苦淡於進取謂生前未盡菽水之歡天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九

地間一罪人耳何營營名利爲且古人言學必曰存理遏欲飲食爲人生大欲卽以此爲遏欲之一端何不可者嘗有詩云各行志願各修持於世多違我自知一樣春花與秋月持齋何礙太平時其命意概可想見又嘗謂近日訓蒙者皆墨守成例不以講解爲事讀書二三年全不與講一點做人道理致子弟終身夢夢習於下流此直可謂之教書匠耳按律定罪當墮啞地獄故其爲教雖初學童蒙必日與講孝子悌弟及善惡果報一二條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師道不立宜乎惡人接迹也家無僱石喜集刻善書所刻皆俚俗常言謂我鄉里人只會說家常話高文典冊性理經義自有當代名儒主張大局我何敢再贅一詞故其書雖爲世俗所傳布

而自顧歉然嘗以能說不能行虛名失實適滋內疚爲歉又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衰然後閻王之說作夫詩未嘗亡詩而無當於勸懲則不亡而亡矣如此論詩亡二字似較直捷春秋褒貶尙爲中等人說法若下等人不顧流芳百世不怕遺臭萬年雖春秋亦無如之何也曾口占四句云春秋作本爲詩亡今日春秋道又荒賴有輪迴參筆削那堪更說沒閻王又嘗以江蘇多溺女之俗卽於所居鄉仿蘇文忠公黃鄂救嬰之法量爲變通倡行保嬰善會始以三百六十文爲一會一時樂從者衆先後集捐田二百餘畝凡鄉里之貧戶生女力不能留養者準每月給米一斗錢二百文以五箇月爲止五月後如萬不能養方爲代送嬰堂全其性命實則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下

五月後小兒已能嬉笑非特不忍再溺亦必不願送堂矣其所定保嬰會規條刻有成書曾爲前大府檄取數百本通飭各屬一體照辦一時遵行者甚衆又嘗以鄉約勸善人多厭聽因勢利導莫如演戲而近日梨園每習爲誨淫誨盜諸劇傷風敗俗不忍名言卽有忠孝節義等劇又大都帝王將相名門大族比擬太高以之化導鄉愚藥不對證奚啻隔靴搔癢遂作勸善新戲數十齣詞白淺近一以王法天理爲主集成一班教諸梨園子弟學習試演一洗誨淫誨盜惡習雖非陽春白雪頗爲鄉里所樂觀費及數千金幾致不能顧其家而君冥如也又嘗因保嬰局勸禁溺女演戲自題戲臺楹聯有云演幾回舊舞新歌試看善勸惡懲現世洵多真果報害

一命驚天動地若使有男無女收場那得好團圓又有一聯云你娘亦是女你妻亦屬女胡獨你不肯養女他生也何冤他死也極冤只怕他總要伸冤嘗於演戲時衣冠登臺講說溺女果報大聲疾呼以期感動有句云一日絃歌同振鐸百年風氣此迴瀾又云老我面皮三寸厚願他聾聵一齊開又云休嫌海內知音少從此人間話柄多皆不事彫琢直寫胸臆者每與人言子生平有四大願一復小學一行鄉約一燬淫書一演新戲因作自贈聯語有云自晉齋頭銜木鐸老人村學究羣誇新手段淫書劈板曲翻腔若得四願圓成萬戶侯不願封也因計所刻訓蒙各種竊自附於小學之支流講約頻年舌做唇焦人皆有木鐸老人之誚淫書則已奉大憲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二

奏準通頒禁燬亦已躬逢其盛樂觀厥成新戲一事實係世道人心大局擔子太重非區區寒賤窮儒所能獨任只好仍俟仔肩世道大君子一肩挑去永定章程垂為後世法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其議論往往如此語甚近俚而其心則良苦矣

帥仙舟先生 承瀛 清名冠天下用人各當其材亦各曲遂其欲而明察如神屬吏私語嘗若有鑿之者緝次園太守言公撫浙時已令石門嘗謁見問公事之暇作何消遣對以或看書寫字或邀人鬪牌公慰之曰君在彼甚好地方無事游戲尚自不妨但勿過耽好耳否則徇於所嗜雖經史文章其為廢公則一也因笑曰某次收局曾失一牌否對以忘之遂探

手出一牌曰此君家鄉物也三百二十文一付識之否視之果然又某次入闈簾內諸房官聚談有同事某言作官利術甚詳比出闈已登白簡矣後乃謂人曰己則不廉而導人以貪是麩糶也烏可容之其惡惡如仇率類此

李武愍公即紅樵公長子 孟羣 也咸豐四年紅樵官湖北按察使城陷死難停喪百二十餘日面目如生 賜諡愍肅武愍公年十八領鄉薦次年成進士官粵西初蒙靈川有政聲隨大軍討賊即以戰功顯既而金田事起奉檄會辦自是馳驅嶺嶠及湘楚江皖間所向有功後授皖藩攝巡撫事以偏師扼長城糧盡援絕被執不屈偽帥陳玉成 即四眼狗 卑禮勸降公厲聲罵之求死不得遂絕食既念弟孟平亦被獲如可救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三

不妨暫緩死乃告陳知陳為徧查各營至第四日遣人告曰公弟已尋獲釋之歸矣乃作絕命詞四首有生無將略酬時望死有忠魂報主知九泉拜父應含笑兩代清名萬古垂之句會陳邀與其食公遠持盃擊之遂遇害時咸豐九年二月公生年三十有二

蔣叔起廉訪 超伯 揚州人其封翁存心忠厚素服賈與西蓮和尚友善西蓮曾存千金於封翁鋪中生息未立券越數年西蓮卒於普陀崖封翁知其歿遂至西蓮庵中覓其法徒某問之曰爾師父在生與人交財有帳簿否對曰一字俱無遂囑其徒約其師叔等輩來朝會談於庵翌日封翁攜帳簿銀票到庵會諸禪友詢其法名皆屬西蓮同輩遂對諸禪友曰

西蓮在日曾存千金於小鋪今西蓮已歿其徒無知故約爾等同來算帳交還存款於是出示帳簿照年分本利一併算清還訖親授其徒而去隔一二年生叔起前一夕夢見西蓮來無語入室因知叔起廉訪乃西蓮後身以報封翁盛德也揚州王小汀徐嘯竹皆與子言如此

趙景賢 浙江湖州人故刑部侍郎趙炳言之子也由舉人選授宣平縣教諭改官內閣中書未及供職咸豐三年奉旨

籌辦本籍團練遂專湖防之任三解圍城每戰輒數晝夜殺賊不可數計先後奪獲賊船以千計分兵四出赴援杭州協勦嘉興並克復安徽廣德州及浙江長興德清安吉武康孝豐等縣以功累擢至福建糧道咸豐十一年冬杭省再陷四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

面皆賊湖郡勢成孤注趙誓以死守賊既屢受創銜恨入骨覓掘其父墓而益糾大股合圍困之運道遂絕猶時時開城出擊奪賊糧以濟食於是賊相戒不與戰移其糧屯遠處而圍攻益急同治元年加布政使銜三月以後糧餉軍火俱盡民剝樹皮掘草根以食尚能擒斬奸細禁止擄掠忍飢耐戰五月初三日力竭城陷距賊圍攻已五月餘矣城破後遇賊趙抽刀自砍被譚賊奪阻執之至蘇賊始則極肆凌辱至批頰流血欲摧折其盛氣已復謬為恭敬百端誘脅趙漠不為動賊遣人多方看守之趙作絕命詩四章有云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又云厚貌徒為爾孤臣矢靡他偽忠王李秀成有遣之之意致書於漢壽亭侯歸漢為言趙答書以為擬不

於倫並有歸我者之知己不如殺我者之尤為知己云後有播言趙句結內應將襲蘇偽王譚紹洸於二年三月十八日招飲酒次詰曰汝通妖兵耶答以我本官兵何得謂通汝獻蘇城耶答以蘇本清地何得謂獻又曰汝今死期至矣趙仰天大笑曰求之一年而不得者今何幸也遂遇害其長子深彥年甫十二歲聞耗服毒自盡事聞 諭照巡撫陣亡例議卹並子謚立專祠長子附祀事蹟付國史館立傳次子五人濱彥潤彥滋彥溱彥洙彥均俟及歲時交吏部帶領引見軍興以來大臣將帥殉者眾矣茲所載僅就聞見所及偶一登之奚啻存什一於千萬也然累朝培養之恩士氣民心固已略見一斑矣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四

郭太守 志融 字藕船廣東清遠人道光甲午少年登科後出為太守生平正直自勵莫能干以私嘗曰讀書萬卷不如先正一心君子小人之分只在公私之間而已初公之未遇也在省城捐修虎門礮臺時縣差何孖二等在縣西門外濠基開設白鴿票廠日收票卅餘萬白鴿票者賭票也勝者給票赴廠取銀折扣甚重無敢與爭有友談賭風甚盛公曰我必稟究友曰公何言易也彼等廣通吏役牢不可破積習多年驟難轉移公作色曰此害人之尤者較劫盜為甚村愚無識見利而趨入其機中若知風不可革而任之是縱虎傷人矣郭某平日讀書既知大義今見風傲若是何忍坐視乎當日通稟大憲布政使公立拘何孖二等到案重辦縣主梁某撤

參捕廳紀維鈞革職地方一時肅清至今廿餘年未有敢開白鴿票者公之力也公禁票廠後甲辰年在省城捐辦義倉一日往濠畔街見相士李希賢李曰公陰騰紋大見前程必大顯矣勸以作速計偕時不可失公自思無大善事何至遽見陰騰紋且義倉事未了時已臘月中旬爲期太促意不果行適有候選官葉基願接手承辦遂稟明大憲批准給吞作速就道乙巳果登進士清遠一邑自順治至今二百餘年未有發甲者郭公之捷洵有故焉後分發四川補大邑知縣大有政聲累薦升知府去任之日士民立清官亭誌之咸豐二年官安慶府九年任蘇州府十年二月卒年已七十矣聞者咸悼之夫設局聚賭害人之阱也貧者莫能償往往自盡夫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美

以資產償賭債妻孥無所賴亦多自盡者故誘賭之人凶於劫盜蓋一縣中未必數被盜盜之行劫未必遽死人賭之日陷人於死而人莫悟故嚴懲之當首及者何孖二不遇郭公地方官畏事者多愈煽愈盛後不知死幾許人郭公此舉功匪淺鮮宜陰騰紋見於面也

武林張朗齋軍門隴由軍功起家保至道員復改武職在豫省轉戰數千里豐功偉績彪炳一時旋隨左爵相出關疊復堅城威望頗著並辦新疆善後事宜井井有條百廢畢舉軍民交口頌之昨有友自關旋述軍門威名數千里聞之無不股慄俄人與回黨畏之尤甚憶軍門於十數年前曾經回杭居下城賀衙巷汪宅日與鄉父老閒談恂恂然有儒者氣象

杭人相傳軍門爲漢時張桓侯後身尙未深信惟近日杭垣衆安橋下重修岳武穆祠有入而瞻眺者見神座前有原任浙江臬司蒯士薌廉訪楹聯並跋語讀之不禁瞿然夫蒯廉訪碩德耆年官居風憲當必不肯作妄語況形諸筆墨間懸諸神明之側乎爰將其聯語並跋錄之云光汝荷神庥七十日固守巖疆幾經戎馬關河颯馳電掃溯自賢豪夢錫保衛中原臣節懷春秋互古丹心懸日月湖山新廟貌數千里蕩平巨寇共賴精忠偉烈浪靜鋒銷迄今舊址重尋敬瞻遺像宋官埋草露獨留正氣滿乾坤跋云謹按忠武記王志在春秋服膺聖帝固始終得懷純臣之節憶自咸豐歲閒蕞丁外艱奉命墨經赴光州任時逆氛方熾過湯陰及朱仙鎮謁王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美

祠夜夢王延入後殿高坐者爲張桓侯王指謂孫曰汝內姪張曜乃桓侯後身界以助汝是時賊圍固始七十餘日力戰解圍曜有功焉先後在豫二十年轉戰數千里皆曜當先信陽刺賊望風盡降生全者廿餘萬凡曜所過郡邑皆王昔日力爭之地夫以王誓清中原固無在不昭靈矣况在南都受命之區乎孫於辛未年陳臬是邦署卽王兔園故址也近於王家廟初地復建忠顯廟以祀王落成謹誌遭遇之奇志在生民俾奏膚功者皆神賜也蒯賀孫謹識觀此則軍門實爲桓侯後身廉訪之夢正神欲示以端倪耳

甲與乙爲善友甲貧乙富甲將遠出貿易託家室於乙乙諾之甲去而月妻以食用不給遣子往乙求助酌給之逾時又

往少給之未久又往乙冷笑曰曩與而父言特戲耳若眷口
多人將仰給於我來日方長若坐享之銅山亦易崩也請別
爲計子聞言缺望不得已又哀懇之乙拒益力子怏怏歸返
命於母甲妻歎曰今天下所謂金蘭友者類如此矣米罄薪
絕舉室愁對計無所之忽乙老僕來妻數其主人之非僕亦
義形於色且曰人情反覆如此焉用友夫人第請息怒老奴
自有妙策老奴聞夫人一家皆精女紅曷不以鍼黹生活乎
甲妻曰汝言固善奈無貲何僕曰果爾老奴常爲會計各店
頗蒙取信可以取物俟鬻物償貲可也甲妻大喜遂央僕貸
得鍼線布帛等類日督妾女子婦諸人刺繡不肯少休每成
一物僕卽攜去代鬻而乙家賞其精巧不吝厚價甲一家賴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七

以不乏久之漸有贏餘舉家甚德老僕而益不道乙乙自甲
去後亦絕少過問甲出門三年容囊充裕既歸見家室無恙
衣食豐腴意是乙所賙恤妻唾曰君休矣君若徒恃金蘭之
友則一家之骨不填溝壑也幾希乃痛數乙所爲並頌僕德
備述親縷甲不勝詫異乙見甲歸大喜執手敘闊情誼殷拳
甲忿不能遏作色曰別後以家室相累今幸不致餓殍今無
須君惠矣乙笑曰君恨我耶然我代君家經營者皆暗中籌
畫也一切問老僕自知鄙意如夫人暨諸弱息皆在妙齡君
既遠出舉家無主若使坐食偷安反恐逸蕩生事故藉鍼黹
使之作苦閑束身心不有以難之則有所恃而業不專又高
其值而利誘之則更有所貪而忘倦我之爲君謀者忠矣豈

空需繡飾藏爲玩好者耶乃使左右舁一箱至見頻年所購
各物堆積其中燦然如新顧謂甲曰我留此實無所用請仍
攜歸俟女公子迨吉小助妝奩可也甲至此始知乙用心之
深用情之摯把臂痛哭再拜謝過歸述於妻妻子女始各恍
然無不感激涕零嗟乎如乙之於甲謂不愧爲友矣安得今
天下真謂金蘭之友者盡如是耶或曰此道光初年事

山塘橋汪姓者本世家子少習舉業天分過人咸目爲偉器
庚申避難申江忽得五日一死之病初亦茫然也後漸能言
死後事言氣絕時但見一條白路黑衣人引之行至一官署
見一貴者中坐引之使一揖戒以毋拜跪毋言語揖畢引至
旁室二三楹設十八座若六部司員之座狀引之坐第七座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六

案上皮官封數百套一面曰人部大堂封一面曰同治某年
某月日時封發某縣令某開拆囑其按封標硃標畢導之歸
如是者數次心竊訝之一日試啟其封黑衣侍其側急止之
又一日欲與鄰座通姓字侍者又急止之後與侍者漸稔始
告以所判者爲投生人世之公文并言此間惟句魂及標投
生之封均須生人爲之藉其陽氣也叩其輪迴之說曰生人
有十分外人氣者便成聖賢仙佛有十分九分者來生皆大
富貴八分七分者死則爲神期滿之後留任投生聽其自主
矣投生亦不失爲有印之官六分五分者來生皆不失男身
四分者來生尚不失人身惟從童生和尚道士出身者雖無
一分人氣來生總不失男身其有功也富貴壽考其有罪也

轉生卽死然後按罪孽之多寡定轉輪之高下若三教之外別從一教者以齊民視之惟四分以上之人總使其轉世先爲三教中賤人或爲三教之奴人氣有限使其皈依正道自贖迷途再按其人氣之多寡分別使爲之至投生江浙者較之投生邊省之人人氣已加出一分矣故各省城隍江浙人最多以其前生人氣必較他省人爲多也陰司諸事與人世相彷彿惟治罪與人世迥異陽世論迹陰司論心刑罰則陽世殺一人與十人者無二致陰司則按次以抵故有十八層地獄也汪姓正居上海卽舉一他國人詢之曰此西牛賀州十分外人氣之人故得流寓江浙猶中國十分外人氣者來生得爲聖賢仙佛也醒後好以炫人遂成瘋疾五日一死如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三九

故也詢之侍者曰不能使子之不言故使子有此疾以使人不信子言也汪生回蘇後瘋癲益甚逢人說你不過幾分人氣弗要希奇哉或戲引一方正之人見之卽五體投地曰十分人氣之人也一似有真知灼見者余聞竊異之拉其親串往見之並詢之曰吾有幾分人氣便正容端語曰好好能去做人未哉做到幾分就像幾分做十分外亦弗難做得一分無得亦容易箇隨便你去做未哉白白能問我退而思其言癡者不能言之不癡者又必不肯言之其癡耶其不癡耶吾不得知之矣以上係蘇省不妄語人來述余按汪生之事雖寓言八九未必實有其人而其勸善懲惡之心要不可沒故亟錄之藉以警世聊作暮鼓晨鐘耳

張生行六忘其名湖南甯鄉人在巡院充書吏有戚在甯邑四都每年公事之暇輒探之咸豐二年粵逆正竄湖南省城戒嚴逆黨遣探分布有弋獲者訊供賊探均有暗記或刺字或刺圓圈或刺花紋無論手足肩背有此者皆暗記也大令如是懸賞有獲奸細者賞銀若干役貪賞分頭躡緝圖索近省鄉俗凡少年嫖蕩賭博及吸食洋煙經父兄嚴責挽保悔過者輒於皮膚間自刺存心痛戒等字以儆之鄉愚往往有無罪死者五月間張適探親回省將及河抵魚翁市輿夫息肩店中一席數人痛飲有素業草屨之老漢鎖繫店外樹間時有蟲蝕松葉墜下沿徧頂踵見張下輿大呼曰六老爺救我張故識老漢問曰爾因何事拘繫答曰某少挑脚患肩疽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四

醫者以鍼蘸墨周圍刺之愈後墨迹不滅頃赤膊作活差役見之以爲賊探繫之若帶入城則皁白難分有死無生矣張知老漢頗有資蓄差蓋爲詐索起見遂呼差與語曰我張某見充巡院某科書吏經過此地二十餘年習見此老終日搥芒織屨足不出戶果有好細爾輩稟覆有我承之差詢明店主知張非誑遂唯唯聽命已而詔差曰我與爾輩均公門中人苦差難辦今日爾輩之酒我作東可也乃出行篋青蚨兩串以遣之復謂老漢曰我知爾有蓄此地輿馬絡繹幸遇我爲爾遣去若不速遷恐垂涎者正不止此也是年七月間賊驟至直撲南門城外男女紛紛逃命張之家眷適居城外碧湘街張與長子均在城家惟妻與一媳一女及小孩二倉忙

聞計無所出攜帶幼小前赴河邊相約有船則渡水以逃否則賊至即同投水誓不受辱及抵水濱船俱滿載遙見一舟攏岸張妻即大呼相救駕長者曰此刻生死須臾宜多給船錢張妻許之俟過對岸厚酬及舟至江心駕長問爾等何處人往何處去答係甯鄉審提街夫張某在城未出我輩婦女倉猝出逃前路茫茫過岸向乞指示駕長乃大喜曰爾乃六奶奶耶六老翁我恩人也當竭力救之遂備述魚翁市一節後再有風波遂改業漁船度日今早因賊至人多舟少船戶有一朝發富者我亦謂乘機可多得錢耳不意得逢恩人家眷正天使報恩之日也渡過對岸安置粗就以賊警陸行防有疏虞因換船順水送至靖江進口泝流而上抵陀市又聞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四十一

小河水淺且上流梗塞未欲前行渡岸間觀見有巨宅詢爲蕭姓固素封也老漢謁其家訴避難之由並商借旁舍兩間作暫棲計蕭領之遂舍舟就焉翌日張妻率女媳入謁房東內眷談次極相洽蕭見張女幽嫺貞靜尤愛之彼此恨相見之晚由是朝夕過從無間一日謂張曰余有子年十七矣見頗聰慧論婚多不就詢悉令愛尙待字尙蒙不棄能結姻否張亦曾見蕭子人材倜儻遂許之訂盟後迎入內室月餘即擇吉成婚先是張某在城聞賊踞城南絕城由間道歸及抵家則門戶蕭寥惟向之守房者在焉家眷則杳無消息時以行人路絕無處查訪終宵悲悼念不欲生幸族黨更番守勸得不死迨冬月間賊已下竄方欲仍返省垣忽一日船戶來

報知家口無恙且得佳婿不勝驚喜即日接歸並留養老漢以酬之始知向救此老者適以自救也天道報施何如是之巧且速也

吾邑方復菴封翁孝友剛直樂善不倦四十無子父命助遣秋試金陵在媒媪家見一婦人舉止嫺靜頰燧而淚異之研詰媒媪乃知此婦欲質身殮姑無貲贖身故時隕淚封翁嘉其志爲出貲贖歸其夫越歲生子即麟軒太守也夢神告曰汝救江甯孝婦今賜汝子他日當爲江甯宰至道光己酉太守果宰江甯封翁年已八十家居寇至以刃脅從厲聲叱曰我家世受國恩豈降賊耶以杖擊賊賊怒虐報之罵益烈賊魁歎爲強項義而釋之旣而太守擢太倉牧迎養任所以壽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四十二

終初太守宰江甯時會封翁病劇以身祈禱夢神賞其賑災有功增父壽一紀恰符其數生平忠義大節爲里黨所稱大府上於朝建坊旌之太守名錫慶曾知松江府事

陳子莊云吳少村中丞

昌壽

少負奇氣蹈厲風發魁頌類武

夫與余居相距不里許晨夕過從相與角藝論文間有不合必反覆爭辯時或攘臂大呼驚動鄰里遇契合相賞處又復爲之叫絕當鸞湖書院課時每與沈西澗筆山昆季及余釀錢數百文至酒肆飲噉杯盤狼藉必罄盡以爲樂如是者有年道光甲辰余銓金華校官少村亦成進士以知縣分發廣東自是不相見矣有人自粵中來者傳其政聲卓然有吳青天之號比擢撫河南時百姓號哭罷市製萬民繖相送至干

有餘柄卽乞句亦爲製織好官之名滿天下然余懶於作書二十餘年不甚通音問同治丁卯余以州牧提調松滬釐局適少村奉廣西巡撫之命來上海附輪舟赴粵是日余在寓中僮僕皆他出忽聞庖人於門外若與人斷斷然呼之問故則曰有一類武官者欲求見向索手本名帖又復無有但言與官是多年前好朋友余急令延入庖出曰官喚汝遂引之從側門入則少村也相見大喜少村謂余曰足有風疾請長揖不拜可乎余戲之曰豈有令中丞叩首之禮少村笑曰呼之入走角門豈有不行叩首禮者遂彼此大笑日本欲卽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訪帶來三僕方打疊行李不合隨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又笑曰卽攜拜帖而廣西巡撫手本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四三

亦未具也縱譚良久余問其在廣東何以得民如此日無他伎倆惟實心任事不要錢耳別去之際相訂年逾六十卽歸里同作洛社之會乃抵粵未半載遽爾騎箕國家失此寶臣朝野惜之相傳少村歿後其幕友紹興俞君方家居正欲午餐忽拾箸起立若爲接物者繼又作折信狀戚然曰吳中丞書也中丞以任所公事殷煩仍邀我前往襄理然昔在南方帆檣甚便今非我所習奈何其家人曰中丞歿矣安得來請日中丞今已爲冥官家人曰何不辭之曰不能也日盍禱於城隍神請其代辭乎日渠官甚尊非城隍所能企及然我往必得某廚侍我耳是夕俞君卒次日某廚亦無疾卒嗚呼如少村爲人儻所謂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者非耶又云錢

慎庵名德承浙之山陰人居心仁恕律身廉謹胸中肫然粹然不設城府以簿尉起家歷官州縣所治有惠政同治二年今相國李肅毅伯方撫吳中以循良薦舉 特旨擢知府數年閒署松江常州蘇州江甯鎮江府事賢聲噪一時辛未三月由鎮江得代來蘇臥病邸舍時余自新陽調攝上海以邑太繁劇意不欲往慎庵願以大義相勸蓋慎庵季女乃余長子婦也五月余將赴上海任慎庵以病劇歸里六月慎庵卒七月兒子至紹弔喪還縷述其臨歿情形余爲之驚歎不已初慎庵以疾甚歸歸後疾日以平第精神疲乏未能出戶耳六月初旬晨起謂眷屬曰帝命我作總管神有差官四人來迎赴任可速具筵款之家人聞之疑信者半乃設羹飯祀之

勸戒錄選卷一 忠正

四四

大門外大門距內室遠慎庵室中忽怒日四人皆官遠來接我奈何待以野鬼之禮促向中堂設席以享乃可衆懼從之祭訖屈指計日廿日太促廿二日辰時可矣越一日又言山會二縣城隍神爲之饒行待以上官之禮辭之不得云云自是十餘日舉動如常亦無病狀至廿二日辰刻呼諸子令催合家眷口齊至榻前訣別諸子惶遽以爲疾作將呼醫則怒日我且死豈醫者所能活乎比家人齊集舉目周視一過汨然而逝與半月前所剋之期絲毫不爽於是蘇人日錢公作我郡城隍矣常人亦日錢公作我郡城隍矣今松江常州二府思其舊德皆呈請祠名宦焉先大夫嘗言閩中同官言可樵司馬朝鑣臨歿自書一聯云始笑生前徒自苦耳既知去

處亦復陶然以爲去來自如嗚呼若慎庵之自定死日可不謂之去來自如耶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勸孝友六十七則

吳中徐少鶴侍郎 題 其封翁蘭石先生江南名下士性尤篤孝中年孺慕不衰值母病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及病亟涕泣無措計惟願減已年以益母算乃刺指血寫疏焚於竈神前求其上達母病頓痊先生尋沒年纔五十人方痛孝子不永年也無何少鶴以嘉慶甲子舉於鄉乙丑聯捷成進士榜眼及第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乃知孝子之不永年者天所以成其志而至性所感不旋踵而報即隨之矣相傳江南甲子闈內監試張古餘 敦仁 夢古衣冠人告之曰今科有山東卷汝須中之張自揣監試非閱卷者且山東之卷安得至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江南意良不然次日同考某合薦一卷主司賞其淵博已收之某合以卷中所引用故實多非經傳數見語爲疑適張登堂預觀亦悅其博與一一爲之數典卷遂定及填榜乃少鶴也某合蓋山東人云

江南河帥黎襄勤公

世序

言其鄉有村翁其子出外貿易留

媳於家媳素賢日以織紵佐炊翁坐享之無所事事每出與村人賭博負則取償於媳習以爲常媳亦不較也一日媳小病停織語翁曰我手力所入有限以資菽水則僅可以供博負則無餘翁以後可稍節賭否翁默然是日微雨飯後攜傘徑出至夜不歸媳疑之既三日不返媳愈疑慮乃向鄰里告以故囑代覓之值連日陰雨河流暴漲有鄰媪來告媳曰頃

聞河裏有一浮屍旁有破傘去往驗之媳急往視則六十許老人居然翁也乃呼號欲絕觀者憐之代爲撈起殮殮適里中有監生某虎而冠者也知媳家固貧媳外家頗殷實思藉此嚇詐昌言於眾曰此事能不報官而遂了乎里中無應者某素習刀筆乃以媳怨言逼翁投水鳴於官拘媳嚴訊媳不慣受刑遽誣服案遂定棄市日其翁適自外歸仍攜舊傘沿途聞其媳將以冤死亟奔法場已無及矣遂痛哭赴官自陳縣乃據實檢舉以監生抵罪縣亦視職鄰媪有夢某媳冠帔來別者云已爲神矣此家大人官淮海道時聞公所述如此公羅山人述此時但云其鄉前數年事疑即羅山縣案也蘇州吳焄甫先生 鍾駿 庚寅辛卯間余隨任蘇藩與仲兄同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二

受業師也藩署書屋故窄小仲兄與師隔屋余則晨夕筆硯相親者二年有餘見其器度渾涵絕無疾言遽色聚談時間有戲謔未嘗不軌於正生平無他好惟喜聚書至借貸以購居常手鈔弗輟師本壬午舉人丙戌會試得謄錄自云如不中進士將來由此途去矣有相士者余兄弟私叩之云貴師學問甚好而外貌不揚或可得教官耳辛卯冬師將計偕北上遂辭館出家大人賞其行無何師之兄於歲杪物故家無餘財又逼歲暮幾至不能成禮遂盡出行貲斂之而索屋租者旋至窘迫困苦之境無以自存余兄弟在署不知也新正師入署顏色慘沮余兄弟驚疑詢悉其故師泣然曰計偕已無望館地又已辭斷生計將絕可若何余亦怏然時先母鄭

夫人歲暮畧有所賜俗所謂壓歲錢也余兄弟議以此再助之同受業者尙有余姊夫邱藜輝林慶祐兩君聞之亦欣然樂從因集成洋銀一百圓因此得行四月廿九日遂得吾師大魁之報其事遽聞於外吳中以為美談余謂由因而亨理固宜然未有如師之捷如影響者脫使靳其所有不以斂兄雖得行未必捷雖得捷未必元也甲午師以修撰來闈典試乙未又典試湖南丁酉遂督闈學近已由大司成晉官詹閣學近聞又視學浙江天之報施善人正未有艾矣

本朝以三元及第者自長洲錢湘船公繁始為諸生時初名起因功令避前代名賢之同姓名者易今名幼以孝聞其母高太夫人病篤刲臂肉和藥以進應手而愈大魁後以修撰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三

直上書房敬恭匪懈值和珅當事欲羅致之堅不為奪和銜之故詩文楷法並精屢司文柄終無由進一階和敗後始連擢至內閣學士時諸近侍黨於和者皆有所望礙公獨儵然事外時論高之

袁簡齋先生新齊諧中載裘文達公典試福建心奇解元文榜發後急欲一見晝坐公廡聞門外喧嚷聲問之則新解元與公家人為門包角口公心薄之疑其貧禁遏家人索詐立刻傳見其人面目語言皆粗鄙無可取心悶悶因告方伯某梅取士之失方伯云公不言某不敢說放榜前一日某夢文昌關帝與孔子同坐朱衣者持福建題名錄來關帝蹙額云此第一人平生作惡武斷何以作解頭文昌云渠官階甚大

因無行已削盡然渠好勇喜鬪一聞母喝即止念此尙屬孝心姑與一解不久當令歸土矣關帝尙怒孔子無言此亦奇事未幾某亡

同安潘文巖封翁振承少孤家貧附估舶泛海遇颶風飄蕩不知所之死生已置度外惟念家有老母日夕哀號而已越日風忽轉數刻間遂泊番禺又越日前舟再發復遇風竟溺獨君以戀母不行獲免所齋貨適騰貴得利數倍人以爲孝思所感由是以貲雄嶺海閒廣州饑捐米萬石助賑會大疫施棺五千餘具修華園書院及紫陽祠增餐錢供遠來學者他義舉多稱是乾隆中以勦金川助餉敘軍功加三品銜卒年七十有四嘉慶末自嶺南歸葬同安子七人皆有位於朝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四

孫多登科第者同里陳恭甫編修為之傳

浦城張陟菴孝廉翹祖墓為江山黃姓所佔已創棺棄體矣張合族中子姓控於郡郡伯趙某受黃賄勒張誣服張堅不從至熬刑夾骸暈絕不少悔時值辛酉鄉試張求赴省應試郡伯不肯丐人再三請勉從之曰看他到省中解元去是科吾聞主考為姚文僖公至八月杪尙未得元一日睡中聞堂前履聲索索又聞嗟歎聲起跡之實無人時同考官皆披衣起因飭各覆檢落卷有同考官丁曰恭者是夜夢有人偷其印心甚惡之丁每閱卷錄取者必蓋用道心惟微小印為識適得張卷講中有道心惟微語大笑曰此殆偷印之徵乎急薦之姚一展視即大激賞先將張卷別錄一紙徧示同人曰

此我擬作乞諸君子正之諸同人曰若得似此精理名言真堪壓榜矣姚乃出袖中張卷示之即日定元揭曉後郡伯以事罷去訟亦得直於是浦中人皆稱爲張孝子未幾張之從弟夢魁張之子廷書相繼登鄉薦皆當日同在訟庭受威嚇者也此事姚文僖公爲張之封翁作壽序曾述及之夢魁廷書皆曾在南浦書院受業於家大人者故聞其詳如此

德化縣女林長娘及笄未字父鰥弟幼家資累萬父遽疾彌留憂子幼長娘泣曰父無憂弟雖幼兒不幼也父瞠視之矢終身不嫁以保弟保家父遂瞑弟既長授室夫婦德長娘欲厚嫁之長娘聞之怒懸父影神於中堂跪泣曰兒何忍食言責弟曰而姊有不肖爲弟所窺耶何敢議此弟夫婦泣謝不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五

敢曰姊天人也弟以人測姊罪當萬死後長娘卒死於林家其弟上其事於有司得祠祀焉嘉慶丙辰邑大水祠中壁牆四倒長娘神龕不壞人皆神之

浦城史華庭秀才文邦言道光二十二年其子某在建甯府季存仁典舖內夜夢與素識連弟者遇於大市街詢何往曰我到城隍廟投公文即趕回水吉去詢到水吉何事曰我有小血食在彼某初不解血食二字爲何義恩恩不暇細問別數月後回浦城見華庭始知毒於上年以微疾逝問何爲小血食華庭曰聞死後託夢於家人曰我往水吉作土地小血食者殆卽村間宰牲燒紙之謂也按其人生平以謹愿聞別無表見惟里黨間嘖嘖稱孝大德也沒而爲神宜哉

秦晉園修撰大成幼失怙事母純孝先意承志母稍不悅長跪請罪家素貧躬嗽藜藿奉母必甘旨比長授徒某氏距家四五里晨昏定省寒暑無閒以是母忘貧而樂子之賢也時吳縣張西峯先生書勳亦以孝聞於鄉乾隆癸未元旦張母某太夫人夢金甲神謂曰汝子孝行素著今春當大魁天下但嘉定秦某之孝尤篤且貧甚當先秦是科禮闈張文已中第三主司嫌孟藝後路太率欲易之忽獲秦卷大加歎賞遂黜張中秦廷對果大魁次科丙戌張亦臚唱第一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六

湖州戴氏子自幼失歡於父被逐出外流傭積年少有貲蓄踰冠能營生娶妻矣父窮老無依聞之來探且冀收養焉至則其子作白眼謂不我子而今欲父事耶忍置之不留餐宿父喪氣垂涕歸已閱時矣一日其子忽具舟迎父叩首悔過自是骨肉完聚奉養無稍懈始逆終順若出兩人有知其事者言父歸後值四月四日邑人奉城隍神出遊子方倚門觀蹶然倒地口誦誦作官語繼復呼痛乞恩了了可辨似其已故之祖以忤逆乃父訴諸吳興冥司邑神准移適攝魂而懲責也及甦詢之雖諱不復承然觀其率然改行而爲父子如初者衆目昭昭陰陽相證知其悔悟爲有因矣 按戴氏子忍於所生乃父不首於官而祖代訴諸幽陰卒使其孫爲順孫不爲逆子冥冥中挽回非猶是生前一腔慈愛耶世人於親族稍疏者每謂去祖已遠視如陌路豈知由子孫觀之枝分葉散由祖宗觀之一本同源也後嗣於賢不肖有異視先

代於後嗣賢不肖無異視也觀此可油然而生孝弟之心矣
嘉慶壬申廣東新甯縣某村兄弟二人有妹已適人兄四十
未娶弟曰兄不娶將絕嗣盍鬻弟娶婦兄曰得婦失弟不可
爲人不如無婦也村中有富翁聞而義之語兄曰吾正需傭
今與若三十金若弟爲我傭而當其息弟得食若得婦不兩
利乎他日有金可贖也從之新婦入門久之竊疑夫故有弟
今何在夫泣語以故婦曰得婦失弟不可爲人不如無婦也
婦謀諸父輾轉得三十金藏諸笥將促其夫贖弟既而索之
亡矣憤自縊葬日其小姑哭送之忽雷震棺開婦活小姑死
金擲諸地蓋小姑歸甯知嫂藏金處陰竊之嫂不疑也遂以
棺葬小姑以金贖其弟事見吳鴻來孝廉 應遠 雁山文集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七

蘇州城隍廟向有道士住持乾隆間有袁守中者杭州春圃
方伯族裔也工詩詞善小楷其徒皆敬畏之有某徒私出游
山半夜始歸不敢叩院戶卽坐殿上假寐逾時聞一鬼曰奉
牒拘某婦乃戀其病姑念念固結神不離舍不能攝取奈何
一鬼答曰精誠固結以戀病姑此孝婦也與強魂捍拒者不
同不可率夜去宜稟請東嶽帝議延其壽慎勿孟浪語畢
似偕入內殿去卽寂然其徒惶懼急叩院戶而進朱焦圃曰
世人未有不思延壽者孰知孝之延壽蓋有不求而得者哉
徐樹人觀察官泰安令時家大人陳臬山左曾以循良薦舉
觀察遂執贄稱弟子並述其先德甚詳蓋其封翁松門先生
名 蔚 年十二而孤值母陳太恭人病篤封翁侍奉湯藥封右

臂肉入藥奉之乃瘳入書塾中不能作字塾師責之及歸太
恭人又責之託言瘡疾終不以語人太恭人壽至七旬有餘
封翁始入庠食餼以母老多疾一弱弟已殤因絕意科名授
徒里中以便侍養及門中成秀孝者至百十餘人皆封翁培
植也嘉慶年間海門廳沙民與通州爭學額求撥二名各自
立學歷呈督撫學三院封翁率同人力持之卒未能奪至今
士林感之觀察於嘉慶庚辰成進士其仲弟宗勉以是年廣
額補諸生殿於末在補額二名之內一時輿論咸謂封翁爭
學額之報也宗勉旋於道光乙未中副榜癸卯中舉人闈中
皆夢封翁至號舍中訓戒之觀察又言其母季太恭人最信
因果觀察兄弟三人幼時自書塾歸有寫完影字一本必索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八

焚之日毋使留存致爲婦女夾花樣婢僕糊窗拭桌也仲子
宗勉季子宗祥先後補諸生其坐號同爲果字四號戚族咸
以爲惜字紙果報云有僕人夜閒啟櫃竊米將鎖翅用線束
住偵而知之次日請領筭鑰仍舊與之而以他事卻之去曰
我自不用耳何必暴其惡使之無路謀食也觀察嘗迎養至
泰安縣署署中惟一老嫗夜不遣使或自取攜嫗曰何不喚
我日爾老矣吾兒若非做官與爾一般耳又曰家慈兄弟姊
妹本十人今僅存干城舅氏一人 桓 因外祖母哭子女失明
善茹素求母目復明一日舟行至焦山邊暴風大作將舟柁
撞破舟人皆哭束手待斃舅亦昏昏不知所爲忽夢中有匠
人一手執三角木尺一手執斧踏浪而來以木尺架於船尾

日念爾三十餘年不食葷腥保全物命甚多以斧擊柁頃刻舟隨風入港是日潮沈者甚多獨此舟無恙人皆異之舅氏亦不言其故也

嘉慶間吾郡嵯商好行其德者首推薩露蕭農部茲閱王木蘭避暑錄中又得一人焉其言曰乾嘉間吾鄉論孝友好施品行端謹者羣稱閩縣何氏翁翁名蔚然字秀巖生六歲而孤母教之學家貧無書借人閱市雪鈔露纂右手胼而弗輟作文無速藻嘗與陳滋田太守同應郡縣試有何通宵陳達旦之日乾隆乙酉冠郡試籍諸生是秋舉解後因食指繁勉就離館代館東承受商名後遂獨任奉母與兄極孝友愛某生恣其所欲折閱計萬金恐櫻母怒默不敢較爾務中雖便

續東錄卷之二 孝友

九

繁冗夜必歸視母膳母年九十二卒凡母所嗜物皆不忍食三兄皆早卒撫從子慈篤備至門多雜賓三黨故舊賴以衣食嫁娶喪葬者數十家素不相識者浼人求助無不如其意居城西築西郊草堂購書十萬卷進郡中寒暖與諸子同硯席飲食教誨之多得科第以去歲大饑爲粥以食餓者與工作以資民無業者所全活無數西湖書院瀆水易圯翁三度葺之他若坏城垣修廟學成橋梁所費多貲而樂爲之不倦自奉如寒士不買妾不嗜酒不耽博奕並不營生產嘗語諸子曰吾本天仙人暫謫人間忽來忽去不能爲子孫計也年六十八無疾而逝子岐海 治遠 孫肫邁 廣惠 相繼爲名孝廉天所以報善人者遠矣家人曰薩何二家之好施皆余

所目擊薩以素封繼志何以寒士起家何尤爲其所難而詩書之澤較遠今郡中何嘗無嵯商而此風杳不可追幫務商情亦日趨日下此可爲浩歎者矣

卓海帆閣老云聞吳中某封翁者五歲時爲伯父嗣後嗣父寵婢連生五子遂憎厭封翁庶出子居長者更狡險娶妻某氏尤極兇悍陰毒日事讒構封翁事事掣肘隱忍受者數十年家本殷富析箸時諸弟俱擁厚貲封翁所得不及每股之半家漸落封翁素節儉生平不妄用一錢嗣父及後諸弟益肆淫蕩禁之不止遂覓屋異居後諸弟與人構訟累年已耗家貲之半長者夫婦暴卒子四人連天其三餘亦死喪疊見生蕭蕭然封翁兩子俱登科第官清要夫婦齊眉孫曾林

續東錄卷之二 孝友

十

立知其事者咸嘖嘖於天道不爽也
杭州有某甲病魂離舍至冥司遇一吏乃其故友爲檢籍蹙眉曰子忤逆父母法當付湯鑊獄幸壽未終且去俟壽終再來甲惶怖求解吏曰此罪至重我何能哉甲泣求不已吏沈思良久曰諺云解鈴還要繫鈴人得罪父母亟以孝順父母懺悔或可挽回耳送之反汗出而愈即向父母備陳所遇從此婉容愉色侍奉惟謹并戒妻溫清無懈頗得父母歡心及父母故喪葬如禮後年逾七十壽終想緣孝順挽回也
姚舜賓無錫人忠誠篤實鄉里目爲長者家貧而孝母年七十訓句讀以養極婉容愉色不敢懈缺菽水乾隆五十年歲大饑生徒既散日不給餽粥焦勞拮据未幾病死不能殮瘞

於屋後隙地次日見土上忽生一草形似山藥結子累累香甘而糯妻採食之終日不飢遂以供姑晨採午生取之不竭草長四五尺母撫而哭即伏地搖搖如拜邑中播聞觀者如堵皆嘉其孝各出甘旨以贍其母孝心所感生死不回此經所謂不匱也

吳中屠者劉四有膽中年積貲數千金遂納監列衣冠雖放下屠刀未能成佛日與諸惡少飲博惡味無所不爲士林羞與伍也然事母孝一日其徒語及郊外某舍有厲鬼人莫敢居遂與劉四約如敢止宿當饋酒食以啖劉四欣然獨往眾恐劉爲鬼因率伏戶外以護霧色蒼茫月光黯淡烏啼鬼叫方共備備戰慄草木皆兵忽聽有人高唱蓮花落前往推戶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十一

一鬼忽從人衣袂下突前止之曰劉孝子在內我輩只可露宿杯酒尙未溫子速歸休唧唧數聲而去衆更駭牽衣奔返羣鬼相逐塵沙染衣有墮道旁溷者

嘉慶丙子歲吳中歲歉南濠李文壁父故廣延僧道修醮拜懺一夕伊父憑孫女福全語文壁云爾固孝我但當此荒年有此錢財何不施濟飢寒較爲有益延酒肉僧道禮拜經懺非但於我無補更加罪愆若肯施濟貧窮功德比經懺勝百倍也李從命惟謹日施飢人每人錢一百廿文共用七百餘千未幾伊父又憑福全語文壁云爾之孝思已動幽冥冥府已加增福壽我今亦往生富貴人家去矣

乾隆間河南彰德府有一馬軍名曰馬皮條以孝聞家有寡

母奉事惟謹一日禱於關帝廟曰貧無以養願神賜之力是夜夢神命周將軍拍其肩背遂勇力絕人於是馬皮條之名大著市豪泊綠林無不避其鋒者有一人郊行遇二盜其人僞稱馬皮條盜旋逸去適與馬皮條遇二盜轉疑其僞以械擊之始笑而受再擊之乃怒曰始吾以汝爲戲耳乃擒甲乙盜對撲之一舉而二盜斃矣後母死力頓減如初時家大人曰神非可妄干力非可驟假乃爲孝思所迫神亦不難徇其所爲迨母死復初神又未嘗漫無限制孝能感神固如是哉余隨任粵西時權首邑者爲同鄉黃壁菴進士 文瑄 有循良之目久之知其先代有隱德蓋壁菴所居爲甌甯龍灣距郡城百里壁菴祖處士公名孔行者耕讀爲業雖不應試而禮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十二

賢重士如不及遠邇翕然仰之生子甫彌月手植杉樹於隴首語家人曰俟吾子成名用作華表歷卅三年子歲貢果以此樹爲棋杆於祖塋上舉一子卽一軒廣文 榜書 少與從兄同居共產從兄分爨時計所積贏不下數千金欲均分之一軒力辭不受只收回本業所應得者合鄉稱善讓旋以歲貢司鐸侯官初一軒十四歲入庠後長子 文貞 亦十四歲入庠次子 文申 三子 文瑄 四子 文登 及孫曾若干人無不少年入庠者 文瑄 且以名進士出宰歷任繁區皆有政績今已擢直隸州家大人嘗語余兄弟輩曰黃壁菴不特爲循吏其一家孝友實足以風聞其昆季文貞文中二君來署見壁菴坐衙用刑輒不樂屢阻之不得喞然曰我不料老三近日如此很

心我沒奈他何只好接老母來此訓飭之兩人同回閩鄉試
壁菴以百金賞之又嘖然曰由此至閩不過數十千錢可達
何用如此多金此老三由三木中得來的我實不忍用此很
錢兩人僅挾四十金去近聞其太夫人至署以不慣聽敲扑
聲即要回閩壁菴不久亦將乞假奉母回去似此一門孝友
求之古人中亦難得宜其家門鼎盛也

吳門蔣氏科目最盛然發必丁年自光祿少卿文淵舉康熙

丁巳科禮部主事文清舉康熙丁卯科此後孫曾逢丁年成

名者踵相接至乾隆丁酉順天鄉試蔣氏一門有三世同榜

者時少司馬元益自江西學政任滿還朝朝士賀之公曰

此吾高祖母一言種德之餘澤也或請其說公曰我先代副

憲公改葬貞山時堪輿家云此穴誠吉惟大不利於長房時

公家媳盛夫人聞其言即呼子榮祿公之達告之曰子姓至

多若僅不利於我無妨榮祿公素孝即以母語達各房定為

副憲公改葬時盛夫人弟侍御公符升曰此一言已種陰德

堪輿之說且將不驗論時日生剋當於丁年發長房後果如

其言

余家與長洲彭氏世有友好三叔祖岱巖公薄游吳會與尺

木先生紹升以禪悅相結契四叔祖九山公官翰林與鏡瀾

先生紹觀以學問相切劘三叔父曼雲公與遠峰先生蘊輝

同年同入詞館家大人官京師時與修田先生希澤為道義

交又與葦間先生希鄭同入儀曹談藝最相得余兄弟與詠

我副憲蘊章更稱莫逆副憲又與家大人先後直樞廷敦紀

羣之好故知其家世最詳聞其隱德亦最悉家大人嘗在吳

門購得扇面彙冊中有彭瓏一幅字極挺秀舉以歸余不知

彭為何許人偶示詠我副憲副憲肅然曰此余先六代祖也

字一菴又字雲客嘗舉京兆試謁選留都忽心動急南還父

病正篤聞五晝夜而沒人以爲誠孝所感服闋補長甯令潔

己愛民以民事與上官相爭被誣幾不測于南叻公定求聞

難赴粵焚香籲天事得白公脫然回籍殯葬父母畢懸親遺

像於書室中寢興出入必拜告終其身後南叻公中會元狀

元先曾祖芝庭公啟豐亦由會狀官至大司馬三傳至今科

甲簪纓不絕皆一菴公遺澤而世鮮有知者故因吾子之問

敬述之如此按彭氏惜字之報余已詳載錄中此一菴先

生逸事世所鮮傳因更錄之

心齋云李鐵橋廉訪未遇時有所用工人王文虎廉訪既仕

稍潤助之初與其兄文龍就市頭設地擺攤賣果菜繼積資

漸裕賃鋪屋販京果南貨迨廉訪歸里復貸千金遂置業開

行居然稱富賈山陰城中有神廟久頽圮文虎獨力修建

落成於道光八年秋維時兄弟二人開張三大行店曰萬祥

曰大有曰恆記鼎峙於城中大江橋街是冬回祿各店鋪皆

被焚且有隔河延燒者獨王氏三行店屹立不燬或噴噴稱

其獨修火神廟之報余聞其人雖市僧頗誠懇重然諾且兄

弟極相友愛然則所以獨免鬱攸之災者非僅獲報於修廟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丰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西

矣

道光廿七年七月雷賜嘉興農家孝子米一專傳播一時言者失其姓名謂是張叔未先生佃人也極貧苦孝子與母妻止三人食常不給因與妻謀以飯爲母養與妻食粥如是有年至是母飯亦偶不給以粥進母性卞急不食傾於厠俄而雷殷然作母懼跪於庭子婦趨視之詢得其故亟如厠取出以水潔之相對食訖隨同跪叩引慝爲母解免俄而雷又一震自天降米廿四石堆積院中村鄰環睹驚歎天之哀憫孝子如斯也驚喜既定孝子視米囊所書字號卽叔未先生因倉之物也驚而往告其主欲返歸之先生曰此天賜孝子者非吾物也堅不受人兩義之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五

武林胡氏女名淑娟爲總憲文恪公曾孫女敘庭觀察女孫循陔離尹第五女也離尹任揚州東臺場道光十二年丁觀察憂歸治喪憂勞成疾女聞父病劇願從母返里未得請遂密疏城隍神祈以身代臨登輿囑家人曰我去後請從節省眾莫解但唯唯旋歸入門面色如紙直奔寢榻眾謂中暑進痧粒女第仰視須臾血透重襟揭衣視之胸際若然而佩刀猶在手也急敷瘡藥僵臥四晝夜忽甦泣曰父豈真無濟耶昨有白衣人以楊枝灑余胸曰從爾請爾母已三日抵杭得見爾父命在不可強也次夕夢父衣冠來曰爾母及兄弟各無恙爾且安焉女牽衣哭失聲曰父真無濟矣越六日凶耗至女瘡自合初女許字於錢塘名諸生朱鼎華爲室朱母聞

而哀之乞完娶女曰吾不能如兄弟奉湯藥視含殮獨三年喪不能居耶越半載姑病劇女始從母命歸朱衣不解帶割股投劑病卒不起夫婦異室服闋乃成禮逾年生女一壬寅歲朱生游邗上遭英人亂不得歸傳言揚城已陷女不自安遂得疾臨危執婢手曰教爾平日讀列女傳孝經諸書吾有替人矣垂玉箸尺餘而瞑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六

章邱陳孝子以磨鏡爲生天性誠篤年四十二家貧未授室只一母年六十六孝子以磨鏡資爲甘旨奉先意承志母忘其爲貧且老也一日母犯股疽徹夜呻吟孝子號泣籲天願以身代終夜扶持衣不解帶者年餘醫者以此症無藥可治惟吮之痛可稍減孝子每日卽口吮數次不以爲穢因母病廢業貧無以爲生除甘旨供母外日食糠粃數合後母登上壽家亦小康孫且登鄉薦矣

金陵周石生廉訪先代皆孝友廉訪高祖忠厚樂善施與不倦昆弟凡三人嘗推財讓兩弟每歲暮檢白金自數兩至數十兩纍纍盛以囊親挈之策蹇出遇有窮迫不能卒歲者叩扉授之不告姓氏而去數十年如一日家業漸替再傳遂貧乏嗣誕生其祖中翰公幼岐嶷聰穎年十二卽遊庠十六食餼未幾登拔萃科乾隆三十年恭值南巡召試授中書直樞庭中翰公有二子長爲甲寅孝廉官縣令者次卽廉訪封翁年二十登己酉拔萃科以體弱早世時廉訪纔五歲太夫人守節撫孤賴舅氏家庭師訓讀教養成立道光癸未以第三

人成進士入詞館歷科道出爲監司擢按察使居官慈祥仁恕當更有以善其後論者皆以爲先世厚德之貽慈闈苦節之報也聞縣令公嘗語廉訪曰吾生不及見曾祖而幼爲大母所鍾愛挈與臥起一日夜寢偶覺瞥見榻前一老人倚案立目有光奕奕如兩竿竹隨目以運愕然問大母曰彼立者何人大母叱曰深夜間童子毋得嚶語遂不敢言其人面目鬚眉歷歷猶在日後度歲時懸供先代像瞻會祖真容如曾經見者熟思之卽曩夜見之老人也彼時雙眸光炯炯遠射殆歿而爲神矣

桐城方氏因南山集一案遣戍者十餘人格敏公父亦在遣中恪敏閒歲至塞外省親恆隻身徒步往返萬里嘗流轉至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七

浙往甯波訪戚某比至歲已逼除某公門前諸奴皆貂帽狐裘甚豪倨自顧襪履不于不前乃於其巷中賃屋以居欲往投刺恐遭訶逐遲疑未決顧以資斧將盡進退兩難日於門檐下探聽某公居鄉若何對門一屠見之奇公狀貌展詢邦族並問來意屠搖首曰我與同巷二十年未見其恤一親族去恐無益公聞言深悔輕至屠問先生既係士族必能書算公曰略諳之屠曰時將度歲我有帳目煩先生結算代開帳單以便索欠寒舍不遠便請下榻何如公見其意誠遂往屠呼妻出見款留甚殷爲之握算持籌半日已畢屠出索款三日得錢較每歲獨豐除夕具酒肴延公上坐與其妻分坐左右作守歲宴屠女五歲亦隨屠婦側坐元旦公欲行屠曰雨

雪載途願小留數日已囑荆人製絮袍相贈庶長途可禦寒公爲勉留五日至期屠捧絮袍婦攜襪履至奉公服訖見公帽破碎乃脫己氈笠易之并贈青蚨二千遂別去至杭閒步西湖見數十人圍星士談相星士瞥見公撥人叢出揖曰貴人至矣公疑其揶揄曰我不求相何遽相戲星士上下諦視曰此非深談處遂收卜具邀公同入小廟延坐曰子某年爲何官某年至總督惜不能令終今官星已露可速赴都圖機遇公曰無論罪人子無仕進路卽有機緣徒手何由北上星士曰此不難開箱取廿金贈之曰速行勿遲并出一名條囑曰他日節制陝甘有總兵遲誤軍機當斬千萬留意拯之此報我也叩姓氏含混以對遂行至直隸行李爲人篡去至保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六

定訪素識某行抵白河大雪凍斃古寺旁寺僧啟戶見虎臥白主僧出視果虎偪之乃公僵臥雪中扶入灌救始甦頗相契留數月始行先是寺中老僧蓄金石極多老僧圓寂後無講此者因悉出所蓄澆公鬻之捆載至保定就督署前設肆制府出前導曠公收肆遲叱加鞭扑公憤甚棄去赴都至東華門拆字以資旅食適平郡王輿過見招帖善之呼問知爲公書延歸掌記室甚蒙禮遇久之藩邸楹帖盡出公手世廟臨幸見之詢何人筆王以公對卽召見賞給中書從此受知由監生至建節不過十年公既貴招屠至贈三千金令改業並爲其女許嫁士人遣人至白河重新古寺總制陝甘督餉嘉峪關外總兵某違誤軍機當斬力爲開脫星士乃其

父也公思晚節不終之語恆懼不免及總制直隸迎星士至署求解免法星士曰定數也惟大善士救千萬人命或冀感動彼蒼公徧查案牘見直隸通省報流民路斃者每歲多至數百起思設留養局以拯之方定見而未發也早旦往見星士星士賀曰公滿面祥光必已爲莫大功德不特獲免刑戮并可望累代貴顯果何事而致此公詳告之遂奏行焉後陝甘軍營事發兩督撫一將軍皆罹法公亦應坐奉 特旨原免 按公家世已詳前錄今則備載其出身原委並遭際困頓及直隸功德之盛正可與前錄互相發明憶余童時隨任家大人淮海任時有老幕方鐵門 爲公堂弟嘗縷述其家事甚悉並言公掌封圻後蒙 高廟隆遇曾賜以宮女後得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五

子嘗出入禁中 高廟置諸膝玩之曰此一小總督也卽爲其子勤襄公 維甸 公之猶子諱 受疇 者亦爲總督一時三總督萃於一門實爲寰宇所罕見迨傳字輩者若傳穆傳稔傳和皆以科第登顯秩其後雲祚簪纓相接正振振未艾也董文恪公 教增 之父名以學字敏修上元縣廩生安貧厲節殖學工文伯兄 以道 遠賈折閱歸而臥病仇家誣以非罪控諸邑時邑宰某號嚴猛差役執銀鐺鐵鎖至其家欲於牀簾間強曳之去敏修乃請於母願代質邑令坐堂上大怒曰爾恃衿抗法耶詰不數語卽詳革褫衿納諸囹圄敏修在獄日誦周易因爲易學報貞二卷典史某知其冤欽佩其學願受業執弟子禮凡獄中諸 皆問 易敏修曰易云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云君子以遷善改過諸囚聽之有感悟者逾年邑令某去繼任者爲藍公 應襲 乃循吏也日吾獄中奈何辱孝子悌弟申學使復其衿廩時文恪生八齡失母藍公有義女請爲敏修繼室以撫孤且曰是女吾曩宰某地於鄉邨敗屋中聞呱呱聲得之今十八歲矣擇配無如董君相其人必生貴子匱贈千金敏修以已年長力卻之藍公曰易不云乎老夫得其女妻況君年未老也敏修曰吾弟子某年相當執柯可乎藍公拜且謝後其弟子貴顯女贈淑人敏修以明經授贛榆訓導躬教文恪成名登乾隆丁未科一甲第三人進士官至閩浙總督贈敏修如其官藍公多德政子孫簪纓不絕其褫革敏修之邑令某旋以他事劾罷諸子居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五

金陵窮困幾絕炊敏修及文恪時周給之曰某公雖褫我衿逾年不定案決罪是猶有德於我也諸囚得聞易藍公多末減其罪出獄爲良民敏修年九十餘以壽終殯葬日有墨經三人泣送曰我輩曩日之囚學易者也耶縣劉氏事姑孝夫出姑病噎醫藥莫能療氏刲股和粥進姑食之愈旬餘復發氏仍九股肉奉之旋愈但疾必間旬作氏默禱願以身代醫憐其誠謂此非凡藥所能治若得人肝一片根可除矣氏信之卽以利刃刺肋下肝長數寸許垂於外斷之遂暈仆恍惚有老姥撫其體曰兒苦矣以丸藥敷傷處遂甦烹奉姑疾頓瘳姑見氏舉動恆以掌護脇下屢詰不答薄而觀之創痕宛然惶駭問故具以告姑慟日子以我至

此我心何忍哄傳遠近觀者踵相接氏深匿不出族長呈邑
令李君集欲驗視氏不可曰妾因姑病篤故不惜餘生非希
表揚無煩過詰真偽也李肅然起敬聞於大吏請旌焉乾隆
己亥六月事

程喬年光椿東陽夏腔里人年十八登鄉榜母宜人孫氏久

病不痊博習醫書聚同胞九人商曰治病之道分任則疏易
致誤事獨任則專可望見功親病惟我是問汝等各事其事
可也調理數十年不少衰父母俱登上壽子毓蘭大鯨克承
先志家如懸磬常終日絕粒怡然進饌甘旨無缺父母不知
其絕粒也里人稱爲色養毓蘭子春嵐銓嘉慶戊辰擢魏科
甲戌會試場後夢神告曰汝已中第三名蓋汝祖父二代孝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三

友之報也果成進士由刑部郎中官至藩臬以內閣侍讀學
士終今其子茂冲知山西祁縣亦頗有政聲

仁和胡司農學士敬繼母丁太夫人性至孝其在室也祖母

以老病困頓牀蓐扶掖須人家貧無婢媪凡盥櫛漱濯縫紉
抑搔悉力任之者九年嗣以壽終父聚源公因治喪積勞感
疾瀕殆孝女晝侍奉湯藥夜焚香禮斗冀延父命一夕忽痛
哭暈絕羣趨救踰時始蘇泣然曰適拜禱時恍惚見祖父立

我前語曰知汝心誠但汝父壽數已終毋徒自苦故不覺哀

痛至隕耳學士太翁葑唐公適斷絃聞其孝遂納幣焉既歸
以孝親者事舅姑以友於兄弟者和娣姒復推孝友之誼佐

葑唐公投縞贈佩調貧恤寡歷卅年如一日身則布衣蔬食

宴如也壽至八十三齡學士視學皖省時板輿迎養色笑親
承諸孫繞膝者七人任滿復命乞養歸侍猶眼見諸孫登賢
書捷南宮遊泮水獲福之厚亦純孝之報也

曹孝子名美謹母孕時父出遊十餘年無音耗母食貧撫養
年十四見鄰兒婦父墓問母曰父安在母泣語以故卽流涕
欲尋父母憐其幼阻之孝子中夜嗚咽而起祝竈告祖慰其
母拜而別母持之哭孝子跪曰兒或弗見父歲必一歸慰母
心雖穉齒獨不苦步年日長力且日增東西南北皆天地也
母素食貧兒無慮兒之歸必與父俱於是短褐芒屨肩薄裝
徒步金陵歷吳越淮揚夜則和衣涕泣遇老叟告以宜北行
乃渡黃河過濟南資用久絕日或得一餐枵腹投逆旅無容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三

之者暮行曠野臥霜露中夜則望北拜焉淚枯津涸跣足無
履至河間府遇雨叩土屋有頌白叟聚徒教授見孝子操土
音驚問爲言尋父至此相問里居姓氏則父也相抱哭見者
感其孝爭助之贖父年已五十餘將至家孝子先報其母曰
父歸矣嗚咽悲喜後廿餘年父歿孝子隱居不仕年九十餘
無疾而終

乾隆丁酉七月十九日大風雨海沸十餘州皆沒海陵有跛
媳衛氏姑虐之獨負姑走避水水及胸捧姑於背倚槐飲泣
不仆有榻浮至乘之得不死媳方受笞血痕在背未平也姑
有三媳寵其二水至號二媳不顧升於垣垣崩皆溺死姑病
將死持跛媳手告諸婦人曰爲姑慎毋有偏也救我者乃在

破媳乎

金華程廣文并告余曰蘭溪東溪民人杜有餘者與姪同居欺姪弱私其產姪與理論不平並控縣姪路憩鎮亭見一蛇上樹下拖數尺旋墜地少頃又上樹墜地如是數次身束變為巨鼈心訝之比入城叔隨至攜一巨鼈即鎮亭所獲也固知叔素嗜鼈急阻勿食并告所見叔不信姪遂偕至訟師家將鼈尾釘柱上試之半日鼈身復長陡變為蛇叔驚感撫姪自責曰我本欺汝占汝田不意汝不恨我反肯救我我何對汝哉遂息訟回盡出田產還之和好如初

侯官楊穀堂茂才錫善誠樸而孝出必告父或父方寢即友

以急事相召不敢遽出其至性純慤如此夏清冬溫歷卅年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三

如一日朋輩以其迂多訕笑之楊不顧益自勵家貧甚以館穀供甘旨外悉以行善汲汲無倦意道光甲辰課蒙於西關外某家館近義冢年久尸骸暴露為風雨侵者比比甚至為狗豕所食寓日慘然卒無謀掩之者楊奮然曰是吾責也每課餘輒持筐往將暴骨檢歸納之灰桶久久積至十餘桶之多繼而某家多見鬼知其所為告楊棄之不允某家促之急遂出脩金買山瘞焉時楊尙困童子軍越年應試甫入場倦甚隱几臥題出久矣未醒忽有人撫其背曰時不早尙戀戀黑甜鄉耶遂驚覺見題難且非素長大失意乃一提筆文機湧發疾書不已若有神助心竊喜出文示同志見者詫之疑其宿構楊因縷述場中情狀羣謂積善所致必售也未幾果

入泮

金陵東花園側有地名五塊輒陳氏居焉灌木擁翠書聲一樓陳氏兄弟六人伯兄克廣字容園乾隆戊申舉人官江華知縣江華俗悍鄉民挾仇聚眾械鬪容園捕兩家為首者置於獄太守訛聞以為叛欲與大獄諷容園張大其事以為功容園曰兩家相關誰為叛乎拒不聽太守怒劾罷其官然叛案竟不能定仍以私鬪結案容園灑然歸里以教讀自給諸弟皆有文名次克明嘉慶戊午舉人善事其兄值會試年伯兄偶疾不赴試日論語引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人不違事父母其兄孟皮有疾聖人之家政莫大乎事兄雖在魯不欲仕吾乃越二千餘里而干祿乎三克讓四克家庠生五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三

克廣嘉慶丙子科舉人以教諭升國子監典籍亦不赴六克順曰諸兄俱老吾最幼宜習醫諸兄或有疾謹湯藥晝夜不解帶容園年八十餘諸弟先後撰杖白鬚朱履望者以為洪崖偃佺也園中有紫荆六株春風爛漫又有丹桂三株秋香紛郁朱幹臣中丞桂植扁其樓曰桂遺荆茂之樓若溪鈕氏先世多隱德聞之未詳不敢妄述第知其數代以來忠厚傳家而已近日科甲迭起諒不虛也松泉殿撰太夫人尤慈善六十誕辰諸子謀所以介壽者太夫人聞之笑問曰聞爾等謀壽我果以何物侑觴博我一笑乎諸子噤嘴未對固詰之則曰已備二千金為祝嘏費將往吳門召名優張樂開筵半月徧饗捧觴壽客願郡中鮮佳殺亦擬往虎林選

覓必內外賓客盡暢而後已太夫人曰嘻此我所以爲之躊躇不已也夫費二千金供耳目之娛誠不少矣惟開筵半月必戕物命縱肥甘悅口采色娛目亦不過霎時過眼繁華必不可諸子曰然則往杭州靈隱淨慈天竺諸名利各建水陸道場飯僧十日可乎太夫人曰飯緇流作佛事固善然僧眾未必急於得食佞佛邀福尤愴怛難憑孰若以二千金製棉衣分授寒者使有挾纊之樂不更善乎諸子謹受教太夫人僅許設悅日宴客各一日夜前後數日均託病不出諸子乃不多糜費卽此一事可徵母德矣又其家每於冬令日以米五斛凌晨炊粥以食勺者夜中前後戶待食者恆滿故從無穿窬之患道光辛丑英人滋擾鎮江揚州茗中震動鈕氏擬

勸戒錄選卷十一 孝友

孝

遷徙匪徒百餘人將乘機搶掠賴勺者力保全之事畢酬以酒食錢物歡聲雷動而去
何寅士中丞太夫人性慈善勤儉中丞任閩鹽道時太夫人年六十餘精神康健服役僅一小婢一老嫗喜與人話家常大約皆戚黨中父慈子孝庭幃聚順康樂和諧可師可法佳話從不作雌黃輕薄語幕中有眷屬者三四月必往還一次和藹可親毫無驕貴之色平時恆衣布且親自浣濯或勸其節勞笑答曰在家常紡績若食飽無事四肢不運動易生疾余本寒素家風操勞習慣不以爲苦且彼婢媪各有所事不稍予以暇稍代其勞衣敝履穿將何時補綴耶聞者咸太息嗜茗几設一瓦甌躬自起斟曰如此方有味耳雌署廳事宏

啟紫荆一樹花時爛漫滿庭時且久中丞扶持出觀笑語歡恬過諸幕眷小語一刻而去睥然和氣有他人所不及者年七十終於廣西廉使署跌坐口宣佛號無疾而終

錢塘汪明府潤之號聽舫秋畬先生之孫也世有隱德聽舫

復以孝聞聽舫夫人山陰潘石舟刺史女孝姑敬夫罕有其匹長於詩夫婦時相唱和多勉戒語家素貧佐夫課子甚嚴乾隆己酉聽舫發解北上時夫人送以詩有臚唱須聽第一人之句後其子患病夫人寄外詩有回思慈母老何以報深恩之句又有我因兒女累君爲利名難之句後入都同夫子守歲詩有須勤辛苦然藜志莫負艱難晝菽慈之句潘夫人孝敬慈和於斯畢見其他淑德見於行事者尤多宜其相夫

勸戒錄選卷十一 孝友

孝

成名教子並貴坤道如此真史所稱梁妻歐母者矣聽舫於嘉慶辛酉成進士入詞林官至詹事厥後長子同懌次子懷三子炳恩同榜中式道光乙酉科順天鄉試懷卽於丙戌連捷亦入詞林迨辛卯四子陛恩亦登賢書五子承慶見官河南經歷英賢俊父會萃一門殆由先世之德聽舫之孝夫人之賢相積而成其盛爾

某孝子忘其姓氏家杭城東園以肩挑謀生母年老病廢而瞽娶妻生子女咸豐庚申春賊竄杭城將陷之頃某語婦云吾將負母渡江避寇恨不能揭眷同逃以子女累汝生死非計也婦泣諾母亦以身旣老疾死可無憾等語哭斥其子令攜婦孫偕逃某不願違負母行母齧其背冀負痛釋手某忍

而馳將至望江門遇賊隊十餘人忽一賊呼曰爾非某耶負者何人某遽諦視識爲當年同業染者遂以負母避難告賊云後黑衣隊厲至嗜殺人奈何某泣求於賊遂率黨護之行某竟得與母安然渡江流寓蕭邑越七日張壁田軍門收復杭城某聞信急回見牆屋已毀意妻子必不免因撥瓦礫覓遺骸聞井中啼哭聲某遂發覆則妻與子女俱無恙引之出詰其故蓋賊至時婦以子女累不能走知無全理家故有井先驅子女入而已亦溺焉時天久雨井水漲婦入井後水漸涸得借子女伏處飢則食井泔無所苦屋傾時樑橫架井上以是得無害迨某撥瓦子女故得號而出焉似有陰庇之者殆孝德所感歟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老

江邑潭源姜孝子諱駒乾隆末諸生也後母病癱家貧在近村教讀適館時每飯自甘藜藿舍肉遺親攜歸以承歡焉將去囑細君晨夕潔膳其妻亦善養志唯唯聽命越一二日又攜肉殺歸始終如一數十年孝養無間其母得孝子賢婦仰事遂忘其病癱之苦一日步月自館回見路旁淺泥中忽騰光燄視之滿瓶白蠟也手歸起家五子俱致巨富登武闈者數人孫曾輩聯步膠庠迄今簪纓不絕噫孝子之後必昌其信然歟蓋孝子一生懿行詳載家乘未獲全窺卽所聞者而爲之志

貞烈女者江山北鄉鄭壽喜室女也戊午四月賊搜山捨壽喜將殺之女在棘叢中突出以身救護父僅受一傷賊見女

反怒爲喜手攜之不從甘語亦不從恐嚇強拉仍不從賊忿甚故以刃輕傷其手女無懼色端坐父旁父受傷撲地賊提刀欲戕其父女抱父首罵不絕口賊又撫摩勸誘女終不從賊夥俱怒交斫數刃斃命賊退父帶傷回令家人掩埋女面色如生嗟乎惟孝故烈惟烈克完其貞所謂庸德之行也其此女之謂乎

吳蓮芬曰三伯父奉政公幼極貧苦以本生祖父故後家中落時伯父年十九棄儒業爲餬口計竭蹶數十年僅免飢寒一生涓涓悶悶無計較心坦坦蕩蕩無歎羨心大伯父後饒於貲不之顧三伯父亦如無聞見也者性愛潔每日必親自畚埽晚年手一編不釋史書極熟其子舉秀才孫潮成進士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夫

入部曹年逾八十無疾坐逝孰謂天道憤憤耶

海昌祝仰山茂才名嶸明孝廉殉甲申難開美先生之後家貧假其戚偏廈授村童子讀以去家可一里晨昏得奉母焉生平硜硜自守取嚴一介族某監司南河每於士之貧不能自存者投必厚遇之并有拂拭爲博一秩者聞茂才行誼亦深契之有勸其往茂才曰封鮒之豐不如菽水之儉吾不能離母以行道光丙午春母病卒茂才視含殮畢一痛而絕婦名嘉名爲雨生將軍女工詩畫適某貳尹方北上依父居金陵癸丑春賊逼城父促家人走獨婦不忍去旣而父躍池死婦從遺命藁瘞之乃赴水死

江邑汪秉乾自述其伯母事後姑至孝姑病痿據牀性急躁

少不如意輒暴怒不可遏伯母孝養維謹見姑怒發每伏地請罪甘受扑責絕無怨言同伴見如此私問曰汝事姑可謂盡禮矣又甘受扑責何耶答曰姑患沈痾困苦已極設逢彼之怒其氣鬱不舒不更苦中加苦乎甯受責毋使老年人心不快也其養志如此聞者憬然久之姑亦允若遂相安無事而家道從此殷實則天報之也

江都某生少與鄰女有嚙臂盟既而負之女賁恨歿生懼爲崇絕意進取後生子某少聰慧冠卽遊庠某科鄉試初九夜三藝已脫稿忽有人揭號簾視之二八女郎怒目視某自念生平無虧行事乃正容莊坐以覘其變女忽舉手批其頰某憤曰余與汝素昧生平何妄來作祟女厲聲曰某秀才非爾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五

父乎爾父薄倖背盟致我飲恨以終我俟之廿年不意伊竟絕迹場屋我無從報復不得不取償於爾某固微聞父前事因急起立曰然則我娘也娘要兒死不敢不死然肯容兒一言否女色稍霽曰爾試言之某曰兒年幼實不知詳細若早知之娘嫡母也春秋享祀生辰忌日皆應致禮然父半生辛苦惟兒一人今既知有娘敢詢樞停何所場後卽迎入先龕敬立神主兒苟有寸進當博封誥以報娘恩娘若致兒於死於報怨誠得矣然於娘並無益處女默然良久曰爾言亦大有理果如是我又何求但恐爾亦似乃父有口無心耳某指天自誓且延之入號曰旣爲母子可無避嫌疑外閒冒風露娘儘入號小憩女許之瞥眼間已在號內左右對坐號舍寬

然某復細詢姓氏里居親族及停紼之所女一一告之某隨書於紙女離坐欲起曰話旣分明我去矣慎毋相忘某留之曰兒有事相求娘在冥間知兒今科得中否女曰此有王者二場爾於明遠樓側呼我告以坐號我當來坐號太多我難尋也言已出號忽不見某出場遽以所見函稟其父請亟爲立主於家俟歸而迎柩稟旣發卽焚其稿及二場如其言於明遠樓呼之是晚女果至有喜色蓋已見所焚稟稿也因謂某曰爾尙誠實我昨至冥司求銷案且詢爾科名冥司謂爾應中在三場後嘉爾能幹父蠱適今科有除名者將爾補入但冥間不無費爾當爲我籌之某曰已爲攜入遂舉所帶冥鏹悉焚之復留女入號依依如眞母子雞鳴而去三場復至及揭曉果中歸白諸父母其母固賢淑促生父子訪其家所言皆符乃迎女柩歸諸先壘次年某復中進士女竟以嫡母受封焉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五

閩縣陳封翁 敬成 子胞妹婿春卿學博 延誥 之祖父也生平廉介於非分財一無所受家貧爲至親司京果店帳務素得略血疾無力服藥醫家教以紅棗泡米湯常服封翁每日晨起向店中取棗二枚必投一文錢於中其不苟如此封翁父諸生中年逝世封翁每遇忌日編素致祭哭泣如初喪至卒年拜跪不便必扶掖將事雖日庸行亦人所難能也詰嗣蘭鄰年伯 徵芝 少年登第任浙江江西州縣多年喜聚書無他好封翁尤儉約身不衣帛食無兼味不異寒素親友見之咸

咤歎稱羨體氣素弱年至九十神明不衰無疾而逝孫曾擬
巍科登仕版至今書香勿替非封翁貽謀之善耶子甥 樹材
參軍述其先德因錄之

丁世才秦州關子鎮人後家於鞏九歲失怙母何氏績紡度
日撫子成人娶王氏夫婦皆孝謹母臨終謂曰我以多病累
兒今辭世兒可安枕矣又曰墓閒荒涼夜來怕人丁對曰母
勿慮兒當爲母作伴葬之夕負杖出城家貧不能造廬曠野
孤身衣雪餐風拱立墓所終夜誦經天明方歸又作餽口計
也自正初至四月凡百夜邑孝子朱照齋聞而嘉之因爲講
說字義漸知書有道者李姓居蓮峯山丁訪之授以醫術獲
小康子亦入學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三

路先生 朝 蓋匡人問生太史兄也友愛甚篤每食蠲命弟取
黃而已嚼殼曰吾所喜也久之弟亦以爲兄所喜後弟病先
生獨食不覺取黃棄殼弟北上先生同車已常居內謂坐臥
可自便遇風雨則又使易位曰吾悶甚一出豁目也先生卒
太史爲之狀其事聞有此云牛省齋曰瑣屑之事一日千古
豈必在大哉先生愛弟而泯其迹弟知之而傳之嗚呼不可
以風哉

王肇基監生秦安北鄉榆木川人性孝嘗怒其子罰跪久而
不釋父聞之大怒披衣曳杖往曰吾孫犯汝何法如此寒天
半夜在地吾今爲汝替跪矣生急不知所爲投狀委地頓首
無數曰阿爹阿爹我不得活矣翁起生扶至臥所而視之寢

遂跪其臥所久不起翁遣之生日兒今非爲父跪也兒此番
罪孽不比尋常父容我連跪三日夜不知可消折否翁復慰
遣之乃出私跪門外又潛跪己房中凡三日夜可謂孝矣

孝婦某灤城縣屬之寶寓村人灤邑當夏秋交有廟會數百
里外商賈雲集孝婦隨姑往觀之日過午見頭上黑雲如蓋
婦謂姑曰速作歸計少遲雨作姑曰諾遂攜婦曳杖行至中
途忽而雹大者如斗小者如卵如栗倉卒之頃婦懼姑被雹
擊無以爲計以己衣衿袖或左之或右之障姑以行行二十
餘里抵家姑與婦俱無恙是日廟場被雹擊死擊傷者男女
老穉無算馬牛羊豕擊壞者尤多平地厚尺有咫數十里內
一望如銀洵非常慘變也噫茫茫大劫中孝婦無恙誰謂蒼
蒼者無皁白也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三

張制軍 之 號子青丁未大魁直隸南皮人任漕督時太夫
人病禱之清江普座寺大士前堅跪不起太夫人見大士來
前身披白擎手執柳枝灑水汗出病愈因亟令人喚漕督歸
告之故于實之刺史所述特書之爲天下爲人子者勸
何如璋貢生漢臣名傑曾祖也兒時卽有至性父好博每質
其褊璋不爲意旦晚供食服事勤謹久之同賭者曰若有兒
如是猶與吾輩同業耶遂拒不納璋既長由負販起家嘗借
客人康姓三百緡錢康回家而死十餘年其子來璋具本息
歸之其子以無據不受爭論不決白於官乃還償焉妻亦賢
長子出痘已危醫者曰必服葷乃有望耳以重賞購煮之姑

誤觸藥具傾倒無餘姑遲遲失措妻曰姑勿驚阿翁來言兒已飲訖不可耶姑無奈從之須臾痘色頓好醫曰淺力乃如是耶何氏子孫繁盛衣冠不絕至今爲秦邑大族云

牛樹梅曰道光癸巳二月在京有一孩可四五歲持瓢乞食憐之問有父乎曰有在何處曰西邊去何爲曰要飯問有母乎曰有在何處曰在家有病既而生徒盛飯一盃食之不食受之以瓢問何不就食曰回去媽媽喫余爲泣然與之數十錢而去又道光四年八月歲大祲餓孺相望隴西汪家術有乞兒年十二歲從父乞食後父病臥破窰中遂獨乞以供父一日正向人家乞食忽同伴報曰汝父歿矣乞兒擗踊哀號人憐而與之食皆不受曰吾父已死吾何生爲急趨歸抱足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聖

大哭一慟竟絕

咸豐三年九月賊匪至天津當官兵初敗之時賊匪從後追趕鄉勇中有王萬年者事母極孝傭工得錢悉以奉母雖極餓時母不食不敢先食也逢人爭鬪多方勸解嘗代人陪禮人多笑之亦有感化者性仁慈見貧苦必資助之遇乞句必給錢時萬年雜同隊中二人奔逃賊七八人追之斫翻二人將及已忽見一老母扯其袖向東行右手指賊向西一揮四賊一齊跌倒及賊起老母不見萬年已走遠賊不追而返錢新眼見述其事

休甯程士英平日存心慈善雖蟲蟻微物不忍傷之嘗買雀魚放生自悲父母早亡每逢忌日及已生日痛哭流涕更勸

人及時盡孝曰堂前父母卽活佛也能盡心孝養比朝山進香更好菩薩最喜孝子暗中默佑保護人或侮之輒自解曰我見茶館中寫的是和爲貴忍爲高也時賊至徽州槍礮震天士英不及逃一槍子適從耳邊擦過一槍子將帽頂打落又一子正從英頭上飛來卻得一樹遮而免之人望見煙罩其身以爲必死而士英竟無恙謂非暗中神佑而何

定遠縣書吏某發疾昏去見冥役牽至閻君衙前待訊忽聞閻君將延孝子入內堂書吏私忖閻君尊禮孝子如此但不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聖

知孝子何許人留意俟之須臾大開中門閻君親出迎迓乃一乞句也俄頃句出書吏因跪句前哀告家有老母無人侍奉求其到閻君前緩頰釋放回陽句始難之躊躇再四乃勉強復進衙見閻君出語書吏曰情已上達汝速去毋少留書吏叩頭謝復詢句姓名里居曰我懷遠縣某庵前乞句也書吏回陽後卽到懷遠某庵詢其人庵主曰此孝句也事母至孝乞食奉母母食飽方食殘食夏日暑氣甚惡句先負母至庵前樹陰下安息然後沿門行乞乞歸事母如孺子然母死葬庵前大樹下哭母哀痛以頭搶樹尋亦歿士人重其孝葬句於母冢之側題碑曰某孝句墓書吏聞言祭奠句墓而返夫貧賤至爲句尙能生養死葬極盡孝道哭母以終人重其孝而題其墓神敬其孝而待以禮視世之爲人子者生不能養親死不能葬親而反忤逆親者此孝句之罪人也書之以爲有父母者勸

山東福山王大幹 孝廉會試及於都門同人以七品服殮其

家未之知也一日妻與子方聚食有纓帽布鞋一人來問此王老爺住宅否未及應孝廉入蟒袍補服直至書房坐平日讀書處妻子以其官也笑問之不應亦不語方駭怪都中訃音至并將衣物及詩文寄回家中人急返問徧覓不見先來之一人亦不知所之未數日黃縣城隍廟廟祝告曰孝廉已到任夢中屬問各物有無錯訛仍有字帖一本存同鄉某人處後訊之果然聞孝廉人本樸誠事親極孝宜其歿而為神也

周自立山左萊蕪人也頗忠厚嘗負販至濰陽界遂家焉生子二大周性狡猾娶妻杜氏以悍名自立夫婦相繼歿二周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善

尙襁褓大周遂襲父業作小經紀以自存置二周於不問鄰人憫二周無依抱而養之既長瘖不能言會鄰人遠去二周無以爲計將行乞大周欲收之迫於閻命終不能決或招至家與以飲食輒遭婦怒擯斥二周於門外百端詬訾大周亦無如何自是兄弟竟成陌路焉然二周雖瘖心點甚苦不能訴於人每見大周御已無狀常銜之會冬夜大雪二周凍餓甚欲懷刃弑其兄已登屋脊將踰垣忽憮然曰兄雖不仁骨月也骨肉相殘不祥孰甚況兄以不仁御我我今弑兄是我之不仁較兄滋甚幡然自悔又恨無口勸兄蹲而痛哭踰時緣牆而下覺喉際奇癢有物突然大吐而出脆骨如錢試語言覺刀匕之新出於剛無此爽利也大喜款門呼兄兄問何

人及見面乃其弟備告以故兄嫂驚喜皆愧不自容惟向壁飲泣翌日徧招鄉鄰兄願以父產悉歸弟弟不受願以歸兄鄉鄰乃代爲析之昔以瘖而不娶後乃爲弟納婦同居夥爨自是弟有事必商之兄兄有事必謀之弟弟一日無兄不歡兄一日無弟不樂娣姒並號賢淑兄弟稱友于焉

許叔平日邑諸生左泰年少才貌雙俊苦無行鄰翁某走無常性方正喜規人過嘗謂生日昨至陰司竊覘吾邑士人祿籍君貴居極品壽享期頤子孫昌盛以會挑某寡婦致失節又與某處女有私干怒冥王已鐫錄秩二級減壽二紀君宜自愛後福尙未可量也生聞駭懼迹少斂未幾故態復萌蕩檢益甚翁見之愠日前老夫爲郎君言將以爲妄耶又見君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善

籍不但淫惡甚多且又唆某甲健訟某翁傾家兼斃多命冥王大怒鐫君五級壽僅花甲不速悔痛改之不可挽也無何又遇翁於途責之曰君不聽吾言冥王以積惡多端罰僅以布衣終子孫亦不能顯達是真不可救藥矣生俱漫應之既又遇翁直唾生面曰孺子真不可教今死期至矣可若何生始大恐跪叩其繇翁曰昨見冥王稽君籍令鬼吏權衡功過吏檢君惡籍每惡以寸紙書之紙片纍纍堆積如山冥王立叱句攝君魂削君壽祿且斬嗣續吏稱左某尙有善籍可抵王領之命稽善籍須臾呈寸紙大聲唱曰左某生平奉事繼母至孝僅此一善王令試權其輕重見吏持一天平至將惡籍紙片數百張堆置於左復置善籍寸紙於右權之輕重

相埒王色頓齋曰孝之爲德如此其盛乎旋命吏但削君祿壽於某年月日時句撮結案姑念事繼母孝留一子延宗祀生聞報汗如雨自言願痛自改過尙可挽回否翁曰悔已晚矣掉頭不顧而去後生果如期卒三子僅存一焉

黃仲鸞觀察封翁名

棣生

者幼服賈公正寬厚爲鄉里所推

地方有大興舉必諮訪之咸豐丁巳創辦釐捐延爲紳董從事十餘年不告勞不言祿當事廉其爲人亦不以薪水屈之生平尤純孝性成終身孺慕蒸嘗祀事不輟與家人言先世輒泣下數行數十年如一日壬戌夏腰患巨癰俗呼腰搭十分危險姊翁謝蕪如良醫也延之診視私誠曰患生輒肋之上消之則毒深攻之則膜破不可爲也闔室跪求療則謬以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三

當緩緩移至硬處然後治之可也明日復診甫開視卽拍案大叫曰是何神也昨乃設詞相慰耳今果移矣癰在硬處較從前部位差數指許色甚紅計日可愈非有大陰騭不至此當明以告我公曰無他夜夢先人羅列徧身撫摩耳醫曰此君之孝思所感也愈矣不數日果愈閱六載以壽終又其夫人勤儉持家克盡婦職事舅姑並得歡心舉一女後不再索觀察患休息痢纏綿不愈夫人盡心服役禱天願以身代親驗糞色以爲輕重之候朝夕無間乙亥冬因侍疾過勞感病甚殆羣醫束手昏瞶中忽語夫曰我當至閻君處求壽二年得見女嫁事畢矣以其爲譎語也置之未幾病倏愈丁丑夏來浙途中復以侍疾故舊病復發延至十一月謝世果符二

年之期去女嫁廿六日也

王旭初曰余友陳璧巖孝廉名鍾錡其父心田太翁天性純篤內行克敦生平以訓詁授徒勤於教督璧巖少承庭訓遵循維謹事親以孝聞道光己亥璧巖與余同赴省試聞其述夢云本年七月朔夜夢在試院考試堂上坐數十人東西兩廊各坐百餘人渠號在東廊聞人語曰坐堂者已取定坐廊者尙在去取之間正欲開卷作文見彌封甚固有巡綽官至曰卷不可開今日是不考文章評語已在卷後矣翻卷閱之果見評云孝友傳家尙有玷行鄰號亦晉江同庠士所素識者見其卷評云屢次受罰口過未改不覺悚然驚悟當璧巖述夢之時亦自謂所夢評語先揚後抑難望獲雋及入場文章亦不愜意榜發竟中式可知孝友大節冥中最重雖有玷行亦不苛責也

勸戒錄選卷二 孝友

三

杭州樊介軒宮允 恭煦 微時值赭寇陷杭城介軒奉祖倉皇奔避途遇悍賊將以刃加其祖介軒跪哀告曰願殺己莫殺祖賊若不聞卽舉刃斫介軒以身障祖賊怒連斫其頸深寸餘又以刀割其鼻介軒抱祖益力賊去時介軒已昏良久比醒視祖無恙喜甚裹創而行若不知痛楚或其中得神佑者明年壬戌 毅廟登極開科介軒卽舉京兆辛未成進士入翰林出督陝西學政今已擢左中允介軒子亦於癸未入泮誰謂純孝無美報哉按介軒之太夫人與先慈爲中表姊妹介軒又與伯兄子通鄉會同榜余會親見其頸鼻傷痕宛然

勸廉明三十九則

湖州姚秋農先生文田為曼雲公己未同年是年元旦其同郡某夢至一官府聞喧傳曰狀元榜出矣朱門洞開兩緋衣吏擎二黃旗出旗尾各綴四字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醒後不知為何語及臚唱姚第一人有以此夢告者先生思之良久瞿然曰此先世高祖某公語也公提刑皖江時獄有二囚為怨家誣陷死罪公按其事無左驗將出之怨家獻二千金請必擬大辟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得金而枉殺人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旗尾所書得無是歟嗚呼公庭片語天聽式憑百年後卒使雲初享大科之報司民命者可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以興矣後先生歷官至大宗伯諡文僖

屠琴塢嘗語人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然有時出人擬議外而亦未始不在人意計中記得庚午冬月儀徵任內有湖廣回空糧船夜出瓜州大江三更入儀徵境被盜余連夜赴舟踏勘即就本船水手究出端倪旋將水手可疑者三人帶回署中鞫訊遂得首從主名八人蓋即本船水手通同勾引也儀邑捕役懈弛已久余到任後捐貲自募健兒數十輩遇有要案重賞緝捕無不立破至是乃選自募者八人以一家丁一捕役領之不分畛域凡糧船所過西至蕪湖太平南至蘇松杭州迄無所獲復折而北始於邳州宿遷沛縣濟甯先後獲四人又於直隸武清獲一人其一起水逸去其一甫被縛

各糧船水手圍擁數百人方將奪犯適漕帥許秋崖先生至停輿查詢命中軍協擊眾始散於是招解到省蘇臬發首府督同首縣覆審長洲某公忽欲改盜為竊竄易供詞具稟臬司詳巡撫飛札調余晉省會審案情甚重若誤入數人死罪未決則黑龍江之行已不可免家人咸咎余辦事太拙本來有級可抵雖不獲盜亦無礙今以兩年之久往返數千里重賞緝緝賠累二千餘金案雖破反致獲咎奈何余笑曰人人能似余拙天下無患盜矣若顧慮後患吝惜捕費誰為國家任事者遂赴省會審相持至一月未決同官有為余二人調停者謂將案情改作起意行竊臨時行強則余與長洲皆無處分蓋起意行竊則長洲翻供為有因已可出數人於死罪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十一

余次日即以此情面陳大府且自認原辦情節太過大府遂命余且回任家人復咎余案情既無可疑奈何不力爭而遷就乎余笑曰曩盜犯到案即伏以盜定案是盜死於法今有人必欲活之而以避處分故必致之死是不死於法而死於心矣死於法公也死於心私也書曰罪疑惟輕今余不疑於案而疑於余心之介於公私也故從輕後月餘省中信來知臬司過堂盜仍吐實臬司大驚復照原招定案蓋巨盜惡貫已盈不能倖逃國法過堂時供出實情有若或使之者可見稔惡者雖已出死入生仍不能倖免也然死於法死於心二語竊願刑名家詳味之

仙游縣有王監生一案時縣令為嘉興宋某素性方嚴以包

老自命某村王監生姦佃戶之妻嫌本夫在家乃賄算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遠遊他方庶免厄本夫信之告王監生王遂借貲本令貿易四川三年不歸村人遂喧傳某佃戶被王監生謀死宋素聞此語欲雪其冤一日過某村有旋風起轎前迹之風從井中出遣人淘井得男子腐尸信爲某佃立拘王監生與某佃妻嚴刑拷訊俱自認謀害本夫遂置之法邑人稱爲宋龍圖演成戲本沿村彈唱又一年某佃自四川歸甫入城見戲臺上演王監生事就觀之方知其妻業已冤死登時大慟號控於省城臬司某爲之申理宋知縣以故勘平人致死抵罪仙遊人爲之歌曰瞎說姦夫殺本夫真龍圖變假龍圖寄言民牧須詳慎莫恃官清膽氣粗此家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五

大人讀書仙遊書院時聞邑諸生所述蓋乾隆四十年間事曹懷樸謹河南解元寶應朱文定公及陳恭甫編修所取士作令吾閩有循聲爲吾鄉近來第一廉能之吏宰閩縣時值新廉訪莅任故事閩縣與侯官分辦署中瓷器侯官費至洋銀千圓曹以百圓了之閩人不納且毀其器之半曹乃懷器單及各碗式親呈廉訪曰以大人上下人等計之無論侯官所辦若干卽卑職此一單已足敷廚房茶竈之用今爲閩人毀其半亦願補行送入若必求多且精只有取之於民非卑職所敢出也廉訪無如之何轉獎慰之一日於途中遇兩人爭辨執而問之其一人曰某拾得銀一封約重五十兩持歸家呈母母曰銀數太多倘此人急需此項失之恐有他變亟

應守其地歸之某因到此守候果遇此人尋至卽以原銀還之其人熟視許久曰尚有五十兩汝應一併還我蓋其人卽欲藉此訛詐也曹詰失銀者曰汝所失銀實是百兩乎曰然又語得銀者曰渠所失係百兩與此不符此乃他人所失今其人來汝姑取之復語失銀者曰汝所失百金少頃當有人送還可仍在此候之其拾銀者持銀竟去失銀者嗒然不能復置一辭途中圍觀者咸稱快曹之斷獄明決類如此曹面貌枯槁少鬚眉相者謂終身無子今五旬外已舉一子且擢淡水同知論者謂廉明之報云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四

曰吾見館閣諸君一出學差無不面豐體胖今君如此清癯半爲校士清勤半爲官廚冷淡不愧吾門下士矣在粵西時值乙酉選拔之期有某生爲巨公婿挾權要手書諄諄相託得書立焚之不置一辭榜出其人竟不與闔屬翁然按試各郡約束丁役無額外糜費比任滿代者以地方供應事釀成大案竟罹重辟撫臣劾奏學臣某按臨之處較前任學臣葉某多派人夫至七百餘名在安徽時年近七旬大省卷帙繁多無一篇不過目嘗夏夜校閱盡屏僕從惟畱一幼僮在身後揮扇忽扇風滅燈飭僮取火宮詹每閱卷必據大几將卷居中央取者置左不取者置右當滅燈頃宮詹以兩手各壓兩邊卷上乃暗中有一卷飛壓左手背及燈至覆閱之則未

過目之卷其文實不佳乃將此卷另行批抹循示幕客不言其故於是署中驚以爲神平生凡四任學政皆弊絕風清心安理得四十歲外始連舉丈夫子七人長與三皆以優行貢成均四與五皆以舉人大挑知縣二與六與七並成進士二以榜下知縣分發廣東六與七皆入翰林洊出爲監司郡守孫數十人有由翰林歷吏部出爲監司者其成進士舉人拔貢者尙指不勝屈吾郡管纓之盛一時莫與京也同時吾郡出爲學政者不一人而清操雋望惟宮詹與瓶菴吏部爲伯仲之間吏部督學四川時總督某廣納苞苴值其壽辰公手書楹聯爲祝不受公以已署雙款爲言仍不受且云並非整壽他處送者悉不敢收不能不一律相待公卽日攜一椅坐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五

總督頭門外凡各屬有送壽儀者悉爲簿錄而卻之曰大人並不收禮我送微物且不收何況所屬有混行饋賂者我必立揭部科凡堅坐三日而去於是總督亦爲屏息至今蜀人能道其詳蓋非公壁立萬仞不能如此同時有督學某省者雖滿載而歸不數年卽罄盡則等之自卽無譏矣

陳望坡尙書

若霖

本吾閩盛族世居閩縣螺洲江流環抱沙

土華滋生其間者每多巨人長德而公尤傑出數歷中外數十年皆以樸誠結主知以仁恕孚人望嘗語人曰吾儕生當盛世循分供職有何奇才異能惟能以人事君則收效自遠又曰吾儕治獄不能惟明違云克允惟念唐虞之世以堯舜爲君以皋陶爲刑官而一則曰罪疑惟輕再則曰寘失不經

其不敢自信可知而寬嚴之間必有道矣當陳臬楚北時勸辦秋錄以失出十五案爲部臣所指駁奏入 上謂陳若霖刑部老手何至失出十五案之多坐降四品頂戴拔去花翎或有以此誚公者公曰此我平生第一心安理得事君何尤焉長刑部日尤以汲引人才爲務鼓舞作興無一人不樂爲之用近年刑曹中推能手其外任司道掌封圻錚錚有聲者皆出公夾袋中也吾鄉俗傳老於刑部者鮮能保全終始後人亦多不振今公進退以禮克永終譽又享高年其次子景亮在兵部爲長貳所倚任又中庚子南元三子景會以拔貢作令山西孫承寬亦登己亥鄉薦皆有蒸蒸日上之勢則公之食報可知又聞公早年困於童試至廿八歲春尙應歲試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六

仍不售乃決意輟業爲商結伴同往蘇州販布已登舟矣螺洲距省城卅里舟至洪山橋必小泊值連日大風不能解纜忽見岸上急足到爲公遞家信云昨學轅牌示卽於月內趕辦科考囑公速回應試公笑曰此所謂蛇足也漠不爲意其同伴皆促之回亦不動乃數人掖之上岸將行李拋置路旁時風已轉徑揚帆去公不得已怏怏入城旬日間遂入泮是爲乾隆丙午科九月舉於鄉次年三月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刑部甫補缺卽丁憂歸家居八年始再出公之澹於榮進如此公貌簡口訥不喜趨承在刑部時惟日坐司堂理牘堂官從不識面公亦不求人知時和珅初伏法其僕劉禿者已擬遠戍故事凡遺犯由提牢官點交差役解往順天府衙門

發配司官弗與聞是日適公當月念此係重犯親身押往索
取順天府收文回旋有科道叅奏遣犯劉禿聲勢尙赫臨行
夾路餞筵擁擠不絕以致發配三日尙未出京 上震怒立
召刑部堂官斥以所司何事各堂官噤無以對碰頭出卽聯
騎入署立傳各司官詰之司官亦皆茫然時公方買買入司
堂問何事喧嚷有老書吏告之故且請公上堂堂官查出是
日當月之員已厲色相待見公至大聲曰汝於某日當月乎
曰然曰劉禿之事發矣汝尙不知乎曰頃適知之但咎在順
天府與本部何干與當月者又何干劉禿於某日出禁司官
卽於是日親身押交順天府衙門並立取本日收到印文爲
據尙何懼乎因就懷中出一紙呈上各堂官皆驟然曰是不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七

難覆奏事遂解於是合署上下無不知有福建陳老爺附錄
之以見公之遇事詳慎有益公家如此望坡尙書亦常勸人
惜字每言其無錫同年顧式度 錄 入禮闈時夢見一人來索
卷大書一惜字而去覺而惡之題紙下三藝援筆立就及騰
真又自嫌首藝太短場後意殊不慊榜發竟中會元始悟卷
中惜字乃其封翁勤於惜字之報其族人皆異口同聲也望
坡尙書撫滇時其夫人卒於官署令長子景福扶襯歸閩瀕
行帶一副杉木壽板爲公所見飭之曰汝帶此回去何用景
福不能對公笑曰以汝身分不配用此自然是爲我預備且
問汝直以我爲能終於里第乎果爾則如天之福吾閩木材
亦不惡何必多求如當終於督撫任所又何難得一美棺乎

因舉一故事論之曰昔有張翁最精心計年六十時自備一
棺旋嫌其材太薄訪有貧家治喪倉卒不及辦棺者借與用
之約還時但索加厚一寸以爲利息如是展轉數次居然棺
厚九寸藏廂房內一夕鄰家火起恰及廂房急入打取其棺
業已被焚忙投之水塘中火旋熄拖起刨之依然可用但尺
寸之薄亦依然如前張翁乃歎曰此我命中祇應得薄棺也
夫棺之厚薄尙有定數又何必費無數之貲求美材於萬里
外乎聞者皆服其達觀

永福江心葵邑侯 景陽 於余家爲世交以乾隆己酉舉人大
挑分發雲南補宜良縣官聲甚好值檄委運京銅離任紳民
皆依戀不舍合製一楹帖贈之云不負國不負民不負所學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八

能爲父能爲母能爲人師紀其實也銅差竣仍回本任候陞
有一命案死者之家勢弱而兇手饒於財欲賂以免心葵不
爲動值臥病其親暗納其賄遂以誤傷結案而心葵不知又
數月乞養歸起造園亭就山伐石令其親督工竟爲大石壓
死心葵慟甚有所親知在滇納賄顯末私歎曰此人死晚矣
爲心葵所問不能隱其事乃播於外而心葵之痛亦遂紓矣
會稽梁文定公 國治 其封翁某嘗官刑部司獄向來詣獄者
獄官輒有所索遇官犯所索尤賒公獨屏不受一無所染督
獄卒灑掃潔清一切可以方便者必多方調護之數十年如
一日洵擢刑部主事一日就亂壇詢宦途所至批曰司獄有
功前程遠大曰然則可外擢道府乎曰不止然則遞升兩司

或開府平皆曰不止然則內躋九列乎曰尙不止封翁大笑曰然則拜相乎則批曰眞者不能假者可得後誕文定公由狀元起家官東閣大學士封翁果贈如其官

長牧菴閣老

麟

巡撫浙江時訪得某邑令頗著墨聲一夕微

行遇合於道公直衝其前導問將安往令降輿答以巡夜公曰時方二鼓毋乃太早且巡夜所以察奸今汝盛陳儀衛奸民方避之不暇何以察爲無已其從予行乃悉屏從者攜令手偕行數里至一酒家謂令曰得毋勞乎且與子飲酒遂入據坐問酒家邇來得利何如對曰利甚微重以官司科派動多虧本公曰汝細民也何科派之有對曰父母官愛財如命不論茶坊酒肆凡賣買者每月悉徵常例錢蠹役因假虎威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九

加倍勒索是以小民殊不聊生因縷述某令害民者十餘事不知卽座上客也公曰據汝言上司獨無覺察乎對曰新巡撫號稱愛民然一時不能盡悉小民亦何敢控訴公笑飲數杯輸直訖出謂令曰小人多已甚之言我不敢輕聽汝亦勿怒也復行數里曰我今夕正可巡夜盍分路往令卽去公復回至酒家叩門求宿酒家對以非寓客處公曰汝今宵當被橫禍我來此非爲寄宿蓋護汝也酒家異其言遂留之至夜半聞剝啄聲甚急則里胥縣差持朱籤拘賣酒者公出應曰我主人也有犯我自當之與某無涉里胥不識公瞋曰本官指名索某汝何爲者公強欲與俱遂連拽以行酒家喪魄不知所措公慰之曰有我在無恐會卽釋汝至則令升座首喚

酒家公以檀帽蒙首與酒家並館鎖登堂令一見大駭亟免冠叩顙公升座笑曰吾固知汝必逮酒家耳遂懷其印以去曰省卻一員摘印官也

山左吳邑侯

敬森

知貴州桐梓縣因案進省與幕賓劉某者

同住楊家客寓一日吳赴飲遵義縣署二更時歸寓甫入門聞搏擊聲疑誰與劉幕闖也推其寢門視之揮拳如雨脚亦飛揚捺之使言嗒然若喪固詰其故則曰某氏率其女將與我爲難也先是桐邑有童生某贅於岳家衣服飲食皆資於岳於是婦有驕色雖生女已三齡而反目之端已非一日某日其妻虐遇之生恚甚持鋤柄擊之死其女哭而呼之並一擊而死案到官吳以其寒士並壯其志氣欲加憐恤劉爲謀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十

刪去其女俾得稍從末減劉正繕此稿而冤魂隨之耳夫人命至重律案難誣劉不過以一念好生僅求末減且受鬼譴况以賊私出入人罪者乎此貴筑周石藩際華目擊之事林于川先生自西域釋回人益輕健仍在福州授徒講學日與家大人過從談藝並旁及時事之可驚可喜者一日語家大人曰乾隆庚子予公車北上附王總督寶眷船由衢至杭有一僕守船予偶問大人有幾子答云止一子初生甫數月因述大人原有兩子巡撫山西時有縣令出適一騎前行前導呵之不下令揮檢之其人卽抽佩刀以拒刀爲前導所奪詢之則轄下武進士合以刀誣控大人遂論死臨刑其魂卽到巡撫署內大詬滿口稱冤扼殺大人長子又欲殺其次大

人懼懇曰我爲令誤何不仇令而仇我乎曰令何能殺我殺我者汝也我必絕而嗣又扼殺之曰我今且殺令遂到令署亦大訴稱冤謂令曰汝冤殺我我必殺汝令伏地乞命久之乃曰汝行當獲罪姑饒汝遂去無何令果以罪去官遣回家眷甫出郭門令之妻女忽發狂自褻其衣至盡赤體呼冤萬衆駭觀其爲厲如此以傳載伯有之事觀之非不可信也予嘗述以誠人及余到新疆同事王君篤祐全椒人有才學與予同寓州學官舍唱酬甚洽談次余爲述及此事王獨默然予又述其事於河南李君時景李曰汝未知乎此卽王某事也予橋舌久之曰甚哉世路之仄也予向固嘗爲王君言之噫予之聞是事也固不知爲誰何之人而漫述之以爲戒耳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十一

孰知遠到萬里外邂逅相遇偶述數十年前傳聞之語乃適親爲其事之人乎益知事不可妄爲言不可妄發王君之事往矣乃我面暴之以觸其所諱我述王君之事屢矣乃適述之於王君而悔其所難追甚矣言行不可不慎也然非李君言則亦不知爲王君之事矣此中若有天焉以戒王君並以戒予也

余於甲辰春應禮部試闈前以制義質馮景亭

桂芬

先生因

受業焉景亭師言日內新到一大令孫公渠有一大因果不

可不記因爲余述曰孫蘭皋

翹江

貴州黃平州人乙未進士

癸卯十二月選授直隸肅甯縣於二十日履任視篆甫三日

覩一白衣女子相隨不離晚卽暈仆於地久之始甦時各幕

友聞之羣趨入視孫泣言曰是殆夙業也女子爲阜城人許聘某家因患腹痛墮家疑孕辭婚女故烈遂自經女父母訟於官余前生姓黃亦爲肅甯令以腹堅竟斷爲失節貞魂含冤相尋五十餘年矣幕友勸孫訴諸城隍神孫作牒焚諸城隍後於廿七日夜又暈仆如前蓋女鬼自被牒後訴諸府城隍攝孫生魂對質神亦爲孫排解言孫過出無心前世做官甚好今世事親頗孝不犯淫戒未便索命且查祿籍官至四品今將所得官祿全行削抵姑准改教以奉雙親餘年女鬼不得已而允孫醒後卽促幕友作改教文書幕友遷延未作鬼知之來促孫自作稟稟成後又以驛中壓滯未發鬼強孫同往河間府守河間者爲熊虛谷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廉明

十一

士孫晤熊以情告熊曰渠不過欲表揚名節我輩雖不能聞諸朝廷然爲之作傳表章亦可傳諸不朽以此勸之或可解釋君甫到任何必遽行改教孫商之鬼鬼不允曰汝仍戀此一官是不遵神判予今仍索汝命卽授以黃帶追其自經孫卽作自縊狀衆人婉勸始止而孫公頂髮已揪去一縷黃帶亦現在人皆見之鬼曰若不速改教仍索汝命孫因偕熊同見鬼鬼附孫體稱熊爲大人熊復面爲勸解鬼曰過雖無心若非神斷豈肯饒他請問大人此案若陽律失入應得何罪豈止改教已乎熊詢其何以稱大人鬼曰大人他日當開府惟武備須留心並有一鬼詩語甚俚熊不得已遂爲轉詳改教孫在署檢得乾隆五十一年一案與此恰符官果姓黃署

中有老吏能詳之 附錄稟稿云敬稟者江前世亦爲肅甯
令有良家女子誤擬以失節致伊抱不白之冤茲伊冤魂特
來纏擾口稱係北直人已請命於上下神祇必不使江復作
此官去歲十二月廿三日夜江與伊對質於城隍神前蒙神
擲冊示江云查江生平稍知盡孝頗不犯淫注江教授終身
准免飢寒之苦而已嗟乎誤在前生孽隨隔世雖已當場出
醜並非今生之愆牧民者慎之哉現在合眼即見一白衣女
子或笑或罵以手按江便自不能言語若許以不自此地形
影即消伏乞大老爺迅賜委員往攝肅篆江實不敢回署恐
有性命之虞江家貧親老如蒙大老爺即日代江出詳改教
職俾得稍遂仰事俯育之私感且不朽並祈將此段罪案發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十三

刊示衆庶幾慰彼冤魂恩同再造大老爺將來位至開府最
宜畱心武備江在下風敢布腹心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肅甯
縣知縣孫翹江謹稟 又一稟云哭稟者江昨夜二更後神
情恍惚眼能睜而口不能言倏見冤女以手提江頂髮言曰
好了你好了你你不在此爲官我又何多求江隨詢其姓氏
並示以大老爺之意要與你詳達上臺題請旌表以慰貞魂
而爲天下後世聽訟不慎者戒冤女搖首云我事迹早已明
白無勞熊大人如此費心且我來意並非求名江又許以誦
經超度女又云我非求和者爾前生以不明不白之事誤我
我今亦以不明不白之事誤爾言畢怒目相向實在可怕須
與退日我去矣江此番情願改教求升斗之祿以奉親伏乞

大老爺格外成全不必飭江回任恐此後神氣憤亂辦公錯
謬雖逃陰誅又遭陽譴反辜負大老爺一片培植慈心也江
到任數日一切倉庫錢糧詞訟均未經手統祈俯鑒讀書二
十年奔馳七千里上有父母下有妻子痛哉余謂此段公案
衆目共見衆口喧傳可戒而兼可勸一以見讞獄之不慎雖
隔世而無可解之冤一以見小孝之感神雖夙孽而亦可從
未滅也

霍邱縣民范壽子者家貧父爲別村雇工范贅於某村顧媪
家爲婿媪惟一女家亦貧賣餛飩爲生范入贅幾一載次年
正月十四日忽不見媪使養子楊三及鄰人各處尋覓無蹤
范父疑其被害屢至媪家尋問語侵楊三爲楊推跌遂列詞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十四

控縣縣令王某集訊數次未得其情適署內雇一乳婦至卽
顧媪同村人也詢其知媪婿事否曰知之聞之鄰家似是因
姦致命王因此有成見在胸日以重刑嚴訊據稱范顧氏與
楊三有姦楊起意與其母女將范壽子殺死滅口詰其屍所
在則云當下將屍支解入鍋煮化潑入土坑將骨剉碎以期
滅迹數人異口同聲案情遂定招解至府亦無異詞是時秉
皖臬者爲夏邑李書年先生 奕疇 提勘時見犯供皆順口而
出若默記熟誦者屢詰駁之均矢口不移然不能無疑因此
不敢詳院首府因逾限請詳甚力否則請仍發府審先生不
聽因另委高青書太守 廷瑞 復訊並囑云此案據供肉煮骨
剉而肺肝腸肚尙無著落似可從此跟究或另有端倪高從

之犯果愕眙皆稱不知語甚支節先生又命提原差嚴行拷訊據供初奉縣票查尋范壽子時知范有兩家親戚先尋至其姨父陳大鳳家據云既係正月十四日被害何以十五日尚在我家喫元宵又尋至其表伯母家亦云伊十八日猶在我家住歇何以稱十四日被害彼時小人已疑范壽子不死擬回縣即稟明此節值案已問明私告之司閩者反遭斥罵謂小人不應混稟因此不敢多言先生已微聞之慨然曰此案真有冤斷不可詳院矣早作夜思惟飭屬責令范父再行追尋案遂延擱不辦者半載時嘉慶十二年十月事也嘉慶十三年十二月某日突有人至臬署大堂啼哭喊叫自稱范壽子從前因賭欠債被人逼追潛逃外省昨遇鄰人告以家

勸戒錄卷三 廉明

五

難故趕來自投先生即親提確訊再三無異置於別室隨提獄中三犯隔別詰其謀殺情狀并諭以明日即招解上院爾等皆當伏法三犯仍各自點頭並無戚容及召范壽子與之相見衆始錯愕范顧氏首先上前扭住哭云你到底是人鬼一向在何處累我們至此哭聲震天顧媪曰我已拌一家性命斷送汝手汝今日又何必生還一慟欲絕惟楊三仰面哈哈大笑一時堂上堂下無不爲之掩袂竊視先生坐堂皇中亦嗒然若失不發一言久之始詰三犯曰既係如此奇冤前過堂時何以並無一語翻異三犯齊聲泣曰小人因此案歷過府縣堂已十餘次諸刑備受此供悉是縣差所教並云倘上司因翻供駁審一回汝等悉照前此多受苦一回小人

心膽已碎惟望早日結案何敢再求伸冤乎先生正在嗟歎忽見府縣兩人踉蹌自外闖入伏地嗚咽曰惟大人救我先生乃好慰之曰君等平日但笑我多疑不斷今亦知此案恰係我多疑之力乎若悉依君等所爲則顧媪母女及楊三皆應伏極刑范父誣告府縣失入皆應擬抵合計應死者六人而撫臬遣戍又其小矣時沈冤驟釋城中萬口稱頌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以爲是大陰德必有厚報是年先生五十餘矣尙缺嗣次年舉一子名銘皖以地誌也後又連舉數子共六人銘皖中庚子進士現任刑部主政銘舒中癸卯舉人銘霍銘榮等皆有聲庠序論者謂是獄平反免死者六人而先生得子之數適相符合果報昭然天道不爽如此豈不奇哉先

勸戒錄卷三 廉明

六

生本乾隆庚子進士銘皖恰於道光庚子成進士是科先生年八十餘父子先後相隔六十載而作進士同年藝林佳話舉世無兩先生以重宴鹿鳴重宴瓊林皆蒙 恩賚駢蕃晉銜官保天之報施善人正未有艾也按先生由詞林改官儀部家大人俱步後塵先生巡撫兩浙時家大人曾謁見於武林節署已微聞先生有平反盛德未得其詳今歲余觀政杭州與先生令弟見齋邑侯 道融 晨夕相見見齋爲余備悉言之因謹著於錄以誌欽仰云

熊鉛山先生語家大人曰理刑貴明尤貴斷然惟明然後能斷兼之者惟吾友金蘭畦先生相傳先生官部曹時有同僚夢至一所燈燭輝煌侍衛森列正坐者爲金旁坐者二人不

相識門外有數千百人呼冤之聲俄擁一龍至階前訴曰孽龍行雨漂沒居民無算求伸理旋有一吏趨進曰據天條當斬金不應旁坐者曰然則依例乎金拍案叱吏曰行雨因公漂沒過出無心法當流徙吏以例爭金怒曰汝等舞文宜斬命卽釋龍龍忽躍上天去呼冤者羣詈金金推案起遂寤寤後同僚以此夢微諗金金但笑而不承踰年金以公事渡江驟遭暴風舟將覆俄有一金龍翼其後梢浪頓平頃刻達彼岸矣

黎襄勤公世序宰江西南昌令時有李姓控其子出就外傅被師謀死集兩造訊之則老青衿租土地祠設帳授徒李氏子與焉每屆年節歸省其家率十日至館此次逾期老衿使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七

人問之李姓以節後赴館如常期彼此相執久覓不得遂與訟黎公熟視謂老衿性似迂執然無害人之貌詳問李姓居址與土地祠相隔里數備誌之將老衿暫行發學懸案以待李姓者先世操舟爲業及身爲農家小康只此一子頗聰穎望其讀書既失去痛不已屢呈催一日公赴鄉勘丈詢所經地則土地祠與李姓居皆必由者勘畢將及李居飭儀從先行過土地祠里許以俟公率一茶廝便服偕行過李姓門將循徑至祠半途有一尼庵在焉遂入之一老尼數少尼中有面黃腹膨者茶廝問之忸怩入室老尼代答曰脹病也公復至土地祠令守祠者指引李氏子讀書處徐視壁罅得半尼數粒恍有所悟歸署命所雇本地僕婦飭爲富家狀攜銀錢

往與面黃少尼款洽既密邇遂得其寶緣李氏子道過此庵頻見少尼悅之彼此目成遂相暱就竟以暴病卒於庵老尼以己之壽枋殮埋後園尼亦孕數月矣傳至公堂一審而服公問幕賓曰此案應如何辦幕曰有法在何難處置以尼發官媒俟其分娩凡姦生子女例得歸宗此尼折贖杖罪發官賣黎公曰法則然矣而吾欲仿東坡法外意參用人情李姓四世單傳李某老年夫婦得一子十五歲卒於尼庵今尼有孕苟得遺腹子亦可延宗卽或生女尼克盡婦職亦可養老且此尼五歲入庵今已十六雖事涉溘消然伊願守節於李氏亦屬從一而終遂具文移學開釋老衿以孕尼給李姓領歸完案尼孕及期果生男其家呼公爲恩官迨公升景德鎮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十八

同知進京舟近鄱陽湖口忽大風驟起巨纜折斷顛簸中一時不得入港見遙岸兩老人一少年執斷纜牽入小港乃得安息公與其僕馬升似夢非夢見船首一少年跪言曰大人斷案情法兩參使我有守志妻又有延嗣子今是以報執纜之兩老人一我曾祖一我祖也及嘉慶二十年間公已爲南河總督河溢不能合攏公親往督工湍急無策竟投水中其僕馬升入水抱主而登黎公得生馬升在水中似亦有人扶掖之者回視卽李氏子少年也人咸以爲冥中兩次報德云按余隨任淮海時黎公適督南河先君常述其在南昌斷案盛德一事未得其詳今此節得之沈子璞子璞之弟卽公之婿常在其書讀書或傳聞尤確馬升亦沈家薦去之人最

誠實依公幾卅年屢爲子璞述其盛德如此

張曼生大令同福曰謝春臺刺史官名時和浙之餘姚人入直隸豐甯縣籍由乙科令關中歷任繁要廉正有聲以丁艱歸起復後改發安徽奏補鳳陽令地瘠民貧清苦素著邑當九省通衢供張籌芻貽累不資蒞此任者向藉辦賑以資補苴上憲亦卽以賑爲調濟蓋已歷有年矣公曰官爲民父母豈有忍視子弟餓殍而自享溫飽之理吾不食賑吾不食子孫飯也力挽頽風親歷各鄉查勘戶口設廠賑濟比竣事尙餘數百金卽備文繳還藩庫分毫不染同城文武以印官認真辦理亦皆不染指有生員高大川者素恃辦賑爲務出而撓之公卽具詳確其名他皆震懾畏服不敢言邑民實受其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十九

福歡呼稱頌咸歌來暮公又廉得渠魁王大維等十人羅而置之法地方由是肅清久之大吏察其賢密以奏聞升補無爲州牧調署宣城縣令時公年已六十二矣一日身偶不爽聚家人環坐笑談忽而兩鼻玉柱下垂視之已逝有餘姚邑紳周備堂明府任來安令夜夢其邑通衢驕從旗幟人馬喧填詢問何事曰迎新任城隍謝某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公之蒞官居心行事彰彰如是歿而爲神信不誣歟

蕭山名幕汪龍莊輝祖嘗撰佐治藥言學治臆說諸書一時

卿大夫奉爲圭臬幾於家置一編心竊嚮往之及余權守東

越龍莊之晚子繼豫來謁晉接之下得悉其家世之詳龍莊

天性淳篤事母至孝幼秉兩萱閣之訓守身如執玉非禮勿

蹈也初因家貧以讀律爲治生計幕遊幾三十年平反冤獄不可勝數館平湖時閱定獄中多可疑遂囑主人多方覆訊內誣服者八人得以昭雪而正盜旋亦就獲是科歸應鄉試其母先感夢徵言其必售果登賢書旋成進士出宰百里繼擢州牧所至有循聲今其子若孫皆以科第文學顯矣人率謂習申韓者多積孽似此則獲福無疆實足爲凡爲幕者勸孽云乎哉

汪龍莊曰朝廷廟祀之神無一不當敬禮而城隍神尤爲本境之主余向就幕館次日必齋戒詣廟焚香將不能不治刑名及恐有冤抑不敢不潔己佐治之故一一據誠默禱所館之處類皆甯謚館仁和則錢塘多獄館錢塘則仁和多獄其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二十

後館烏程歸安亦然當事戲號余爲福幕自維庸人庸福荷主人隆禮厚精所以蒙神佑者大矣竊竊甯遠亦以素心誓之於神凡四年祈禱必應審理命案多叨神庇而劉開揚一事尤衆著者謹畧書於左以著城隍神之有益吏治云劉開揚者南鄉土豪也與同里成大鵬山址毘連成之同族私售山於劉氏大鵬訟縣且令子弟先伐木以耗其息開揚慮訟負會族弟劉開祿病垂死屬劉長洪等負之上山激成族鬪爭則委使毆斃爲制勝計比至山而伐木者去長洪等委開祿於地開揚使其子閏喜擊開祿額顛立斃而以成族毆死具控余當詰開揚辭色可疑繫焉已而大鵬詞懇辨未毆而已終不知毆者主名因并繫大鵬同至城隍廟余先拈香叩

禱禱畢命大鵬開場並叩首階下大鵬神氣自若開場四體戰栗色甚懼余更疑兇手不在成氏矣然不敢有成見也相驗回時已丙夜復禱神鞫兩造於內衙迄未得實忽大堂聲嘈嘈起詢之有醉者闖入爲門役所阻故大譁命之入則閨喜也開場大愕跪而前曰此子素不孝請立子杖斃余令引開場去研鞫閨喜遂將聽從父母擊開祿至死顛末一一吐實質之開場信然長洪等皆俯首畫供燭猶未跋也次日覆鞫閨喜投縣之故則垂泣對曰昨欲竄匿廣西正飲酒與妻訣有款扉者呼曰速避去縣役至矣啟扉出一頰而黑者導以前迨至縣門若向後推擁者是以譁夫閨喜下手正兇也牘無名而其父開場方爲屍親脫俟長洪等供吐拘提已越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三

境颺去安能卽成信讞款扉之呼其爲鬼攝無疑也殺人者死國法固然情味如余得不懸案滋疑則神之所庇不信赫赫乎到處有鬼神洵然

民命至重名節可貴遇案苛求者固非欽恤之心若惑於救生不救死之說死者含冤生者倖脫亦非持平之道山西平遙縣宋曾氏一案尤可舉爲戒宋曾氏之夫宋鶴慶其母舅王久忠俱富室宋鶴慶素行不端屢被王久忠訓斥心懷不甘起意將其舅致死以五百金雇一幫手一日王久忠趕集路遇鶴慶欲邀王至家王許以趕集回再去迨趕集回以不得暇覆之復遣幫手邀之遇諸塗兩相口角其幫手卽持刀欲斫王之僕卽趕回家糾人來救則王已斫死矣比到官

宋初供王久忠欲與雞姦起意謀殺官以王年七十宋年三十餘情節不符又無確據駁斥之宋遂改供王久忠與伊妻有姦前後供既不符復思蟻妻滅罪情已顯然乃承審官郡守傳宋曾氏到案逼勒供姦不認則非刑熬審蓋爲救生起見也又曾傳其父曾某勒令指出其女與王某通姦情節並斥其不能訓女痛責之宋曾氏以憑空誣陷受此非刑又見其父被責受屈無伸卽袖刺刀劃喉自盡其實情如此承審官竟以疑姦具詳晉撫某據情入奏並言山西婦女往往當堂自戕爲挾制官長地步等語時御史謝方齋閱邸鈔見此案情節支離種種疑竇因思嘉慶年間閩思虎一案梁侍御曾具摺伸冤今乃云挾制是將從前貞烈婦女一概抹殺尤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三

非所宜因具摺層層指駁有云宋鶴慶改供毫無確據難保非避重就輕宋曾氏與王久忠如果有姦平時不知廉恥豈肯臨審輕生且承認姦情亦罪不至死何至當堂自戕若實無姦情該婦心知名節爲重因而憤激捐軀安知非逼勒認供所致如惑於救生不救死之說憑該犯一面之詞恃宋曾氏已死無可質證卒以疑姦定案是死者男女含冤而復各污名節貞邪出入所繫匪輕而宋鶴慶因此得以輕縱尤不足以昭信讞等語 上以原摺付晉撫另委升任臬司馮桂山 德馨 審訊全行翻案依原摺審辦宋鶴慶置諸法宋曾氏請旌案乃定夫該婦名節已爲表揚貞魂可稍慰矣後有從晉省入都者向謝御史談及此案晉省大吏疑本處人走漏

消息不然何以御史所奏洞見如此不知當局者迷旁觀者
清都下奏駁距晉撫所奏不過十日何由知消息也又聞承
審者前府某卽御史同年宋曾氏請旌後署中猶示現鬼形
吵擾不安太守一日暴亡兩子潦倒無以自存可見貞魂烈
魄其冤雖雪猶有餘恨也聽訟者可不慎歟

皖之望江縣濱大江地衝而瘠凡宰是邑賠累辛勞無一年
者嘉慶初年黔中截取舉人桑明府金榜選得此邑父子二
人襍被出都在路自策蹇驢子荷擔相從布袍草履不知其
爲宰官也抵皖後先赴藩垣稟到繳憑其子於小祿中出畫
布蟒衣補服爲父衣之門役輩方知爲邑宰少頃晉謁方伯
見其樸陋之狀不數語令出次日方伯語中丞望江衝地差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三

務繁多新選桑令恐不勝任不若改官司鐸正所以成全之
也中丞固讀書世家以貧寒出身者曰余正喜其悃悃無華
且令到任果不相宜改未晚也於是遂莅任延友二人一司
刑錢一司書啟徵號等席僕從祇四五人因揣其不能久故
願往者少合署不過十數人錢漕本書吏包徵包解歷任皆
另派家人管理明府獨不派曰何必多此一番周折羨餘若
干書吏親自交進各書喜無家人剝削應交之數反不忍相
欺明府自立一簿將逐日出入實數一一登載每日自辰至
成就公案披覽案牘遇有訟小事宛轉開導勸令和息命案
輕車減從卽日詣驗立拏兇犯審訊斷結毫不拖累頗覺政
簡刑清大吏過境父子躬至驛舍親爲伺應皆身服布素往

來奔馳大吏見其克勵如此又聞其操守廉潔不無格外體
諒雖供張不備車馬不敷反戒諭從者一切將就不得滋擾
好官故大小差務較他人節省甚多居瘠地而能免虧累實
從來所未有在任三年不求調劑不言瘠苦上臺將保舉調
繁明府力辭曰予以寒士一行作吏於今三年幸免隕越今
筋力漸衰祇堪向田園中尋討生活庶還我窮秀才本面目
余家本小康三年薄宦少有所得黔中尙儉好度日也遽引
疾歸若明府者可謂知足知止急流勇退善刀而藏者矣視
戀位殉財者奚啻霄壤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三

因我子祖庇之使其多錢習爲奢侈予不以爲德也其子遂
少優差偶借咨追差赴皖意欲稍助薪水中丞以係奉公來
不令寓內署其子遂不敢輕言求助事候父出署於母處乞
得百金回吳其嚴毅如此一生最重操守矜名節慕海忠介
爲人由監司至開府所歷各任大堂有不字禁約八條曰不
收門包不受餽遺不取平餘不通請託不薦幕友長隨不赴
無名宴會不呼梨園不准署中人等私自出入其關防慎密
又如此但人多以怪癖目之予不以爲然以視近之貪婪輩
放誕自恣奢侈無度者相去霄壤若中丞者實可風矣門包
之名由來已久各省皆有之凡新莅任者司閭及各項人等
必索甚至有雙分者或一明一暗者合多處併計之已數百

金矣未抵任而先有數百金之累冰清玉潔難言之矣收此陋規者皆以爲散之僕從耳夫瘠人肥己仁者不爲瘠人以肥若輩智者豈爲之乎無怪此種不農不工鮮衣美食游手好閒欺主殃民者日見充塞也惟吾閩來子庚錫蕃觀察居官清廉尤不肯出門包先爲石牛巡檢歲入不及百金擢貳尹代理將樂縣篆赴任各署索門包書四語示之曰石牛無毛可拔將樂地皮未刮所有各署門包祇可隨後開發後竟不與亦無如之何在任年餘不名一錢交卸日鄉民十數輩各攜米一石送之欲勿受鄉民曰今歲倍有秋年來稍有積蓄皆公賜也委諸舟中歡笑而去孰謂閩省無好官哉孰謂閩省不能做好官哉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三

吳蓮芬曰余官園子監時同官法朗阿助教言伊威官刑曹會定一案一宦室奴與婢通主人見之逐奴後奴與婢定議開門納奴手刃其主先是問官以奴爲罪首法威執婢爲罪首議以凌遲案遂定數日後法威回宅甫入門即昏跌夜半醒云下車時見一隸持帖向請即不知事隨隸憤然前行至一官署簾內官云某案係汝手定何以定婢爲首法威答曰婢不與謀必不開門婢不開門主何由弑主死奴抵皆婢肇之釁也冥官是之呼原告來見四人舉一巨籬肢體腸胃紛貯其中一女首置其上嘵嘵爭辯冥官叱之令押入無閒獄飭隸送法威歸法威醒後即具呈引疾曰刑官安能無一舛也按是特據情據理斷以罪首其不服已若是若徇私斷之

其怨毒不知何如主獄者顧可存一毫私意哉即使絕不徇私而見偶誤斷稍偏亦必有報此刑官不易爲也

今之官箴不外清慎勤三字清者廉介官本不應貪錢慎者謹飭官本不應大意人皆知之至勤之一字動視官爲可樂而自便於逸者多矣豈知只此自便一節其造孽已無窮余謂不官則已既官必先除卻嗜好振刷精神做一日官即任一日勞縱未能造福亦斷不可造孽語云半世爲官百世愆誠有所見而云然也余需次杭省己卅二年每於夏秋觀省會首邑監牆外拖屍不勝計惻然傷之省會且然何論外府縣撥其原皆積壓案件之故官不理事罪有攸歸幕享大俸高坐衙齋忍心害理厥罪惟均奈何羣泄泄以從事不知所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三

變計哉試思一案到官羈留多人一爲審結何等清爽其爲行方便積陰功孰大於是當官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宜三復斯語耳今之積壓案件大率藉詞人證不齊遂至拖累班館私設不究監屋破敗不修隆冬凍餒失所盛夏則炎熱逼蒸其不輾轉瘐死也幾希而盜案拖斃尤多向使勤於審斷所補自非淺鮮余自咸豐紀元來四屆握篆統計約二年餘行之本屬即已不易事權一過何能爲力若彼久於其位者斷當求免此罪過耳其爲大案求審無由則度日如歲其爲小案兩造願息則望眼欲穿無如官若幕每醉飽安眠日復一日毫不動念遇有上官札飭小民呈催亦知代爲轉行每批一候字一宕延閒又置之度外經年累月疲斃獄

中居多勿論吸煙酒輩不宜爲官卽好葉戲好奕棋好詩畫者亦恐廢時失事自謂享福冥冥中已造孽耳彼未久於其任者尤有詞可藉大半存五日京兆見矣然則無法可施乎曰有既不費力亦無流弊卽使一向惰者一行此法卽不能不自勉但令照雨水糧價式按月一報某日審某案某日結某案某日審若干案某日結若干案或某日直書未審案斷無連日多日不審案者或連日皆書審此案斷無連審積審不結案者同城縣丞教職等官責令同報其刑友姓名籍貫並曾就館若干次於履任時先須報明臬署於去任時查其結案若干該管道府按月卽其新收舊存銷除實在四項覈之考其勤惰行其賞罰似此則清簡缺案無留贖必可自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三

了其煩難者或派一二幫審之員以分其勞將見日日做官日日行方便日日審案日日積陰德矣此事惟在臬司信賞必罰一意主持蓋專掌訟獄州縣之孽皆其孽也以一官之孽分其三成亦如藩司之代賠虧項以七十三外縣計之誠擔不起巡撫爲臬司上官其孽自不減於臬司居上官顧易易哉今居官者多好逸惡勞能以此令咨行各省做爲可望政平訟理固園空虛官民長享無事之福所裨實多處得爲之日操有爲之權敬以此爲勸

居上官者往往以不參屬員爲和平以不提控案爲省事養癰貽患不但民不聊生甚至身受其殃邗上有爲粵西方伯者其生平迂謬無識之事指不勝屈引退後僻居鄉間終日

坐閭室中量柴數米其子早經淹斃孽孽無已殊可憐亦可笑也咸豐六年正月病歿二月聞粵匪有復來揚州之信遂趕緊淺厝乃逆匪至儀執土人詢方伯何在對曰已死墳何在對曰不知卽殺土人不得已告之逆匪剖其棺戮其屍而去不知何以結怨於彼若此後有自賊中逃回者細詢始知該逆曾受縣官冤抑奔控方伯方伯仍批原縣該逆愈受捶楚始跳身入賊使當其受控時卽親訊其是非判其曲直官如不職劾之以警其餘或其人不至爲匪卽少此一股賊衆矣乃但博和平省事之名而貽害已死之身何取乎爾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六

近閱上海新報云李德泉南海南鄉人居心正直爲按察使掌案吏精熟律例深明治體多平反冤獄歷任官皆器重之一夕理秋審文書至四更未臥新任梅臬司更爲國愛民往往疑案必虛心考覈是夜偶步出外各處俱熟睡惟德泉房有鎗遂微步其窗隙望之見德泉危坐凝思左坐一翁背立一婦人臬使細思渠輩亦有眷在此忽德泉秉筆疾書久之翁有喜色又另取文書觀之塗抹再四婦亦甚意得臬使遂排門入將詰其何以挈眷及入則德泉一人耳問頃所定二案一案乃香山人因爭田水毆傷回家得病致命苦主告以故殺必欲償命拖累多人德泉以誤傷經風致命擬爲首者遣罪餘勿問一案乃順德縣寡婦守節族惡叔利其家貧強逼改嫁婦不從凌逼過甚自縊身亡惡叔復捏稟因姦畏羞自盡德泉知其冤故直定爰書科以惡叔重罪云據前所見

翁乃首犯之先人婦卽完節鬼其相歎異可知下筆間常有鬼神鑒察特有知有不知况人命至重者乎聞德泉之子已於前年丁卯登賢書矣

張晴湖開雲直隸南皮人以舉人令湖北嘉慶丁卯需次省

垣會安陸大旱百姓數千排闥入署擁官求雨並令跣足行赤日中及壇所行禮以柳條蘸水打官首民情洶洶勢將爲變大吏謂非具有膽識能當大事者不足資彈壓特檄公往攝篆各寅好謂去恐不測曷弗辭公毅然曰盤根錯節所以別利器稍遇艱阻卽行推諉天下事將誰屬乎星夜就道至則敷陳大義諭以禍福立懲倡首者數人民情帖服遂將地方災荒情形稟陳請賑大吏因先以豐年入告此前令所爲故民怨入骨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三

未便准行三上三駁公慨然曰目睹凶荒如此安忍坐而視其死乎因普勸捐穀先自捐八百石爲之倡設廠賑濟是年麥秋大熟民始有更生之樂前任積案如山數月閒清釐殆盡署中時虞斷炊公惟急於公務毫不致念百姓感活命之恩致送米薪爭先恐後並有應城縣紳士齎金三百託儒學代送不見一人而去卒亦不知其姓字也去任之際百姓哭聲相屬如嬰兒離慈母有前被嚴懲者亦復焚香道左叩首泣送縣治所屬均供有長生祿位居官若此可以風矣宜乎其子以翰林繼起後嗣科甲至今不絕也

楊余田先生九嶷浙江慈谿人嘉慶己卯榜眼靜甯士民與吏役有大獄時公任慶陽府與各官會鞠各官以事經京控

忌同投鼠仍欲袒胥役公執不可獲成信讞衆忿以伸地方積弊亦剔後公自省赴都過靜甯士民遮道攀轅擁隨不捨公爲畱別詩慰之詩曰二月春風拂錦鞍滿城士女馬前看長官身樣書生面箇裏婆心畫出難從來爲政切民艱幻迹浮名一例刪曾笑王喬仙去後空畱鳧鳥在人閒漫云折獄信持平敢徇私情負爾岷畱出本來真面目不須更寫鐵錚錚殷勤謝爾送行旌四野丁男半在城望到一犁甘雨透莫因好事誤春耕詩云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公其有焉書此爲居官鞠獄者勸

李復齋先生文耕雲南人生平莊敬自持言笑不苟壯年喪

偶以其同苦不獲其甘也終身不娶始任山東在官廳斂身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三

端坐與人寡偶及輪補鄒平以舊有虧帑辭不就上官不許乃告病筆耕度日至無應門僕或勸之起病仍補鄒平苦節以彌其缺食無兼味衣垢如漆其愛民也疴癢相關每單騎下鄉所至父老兒童奔走而聽其教或有所爭就地剖決縣庭虛無訟者人呼爲李聖人王定九相國出使道經鄒平採其風以聞早有京信至省其大吏乃亟保之上批云朕知其人久矣今爾保升膠州足見公正云由是游升至貴州臬司仍以不合上臺去官在家杜門卻掃督撫以下來拜者罕得見焉所著有喜聞過齋各種皆粹然儒者之言後入鄉賢諸省名宦祠按李復齋官山東都轉家大人適陳臬茲邦同寅極相得故知其梗概最詳云

池籥庭先生生春雲南楚雄縣人道光戊子典試陝西年未
三十人稱其言笑不苟取與廉介未幾授廣西學政於陋規
一無所受訓士先德行後文藝特取小學舊註參互損益手
書刊發提撕肫懇多所興起未終任病卒身後貧窶之狀見
者哀之其鄉人士云先生童時有富紳置義學嘗以散錢撒
地令童子爭取爲紙筆費因以爲樂先生獨端然不動云按
道光丙辰家大人撫粵西池爲學政同官甚得頗推重其耿
介告余輩曰此近今學臣之僅見者也

粵東楊徽香榮緒同治閒前後兩任吳興太守清廉不苟人
所共推與紳士亦相得於本地紳周觀管學濬尤相契一日
謂周曰吾年十有五嘗夢至一處溪橋幽雅戀戀弗忍去忽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三

見一老僧謂之曰汝將來必到此今尙未也叩以何時再來
則出手五指示之又示以三指醒而夢境歷歷如繪意謂五
十三歲必將死矣而竟無應今夏得病知不起囑後事甚詳
家人問之曰吾十五歲時僧卽示我以五十三非其時乎吾
其不起矣後果然臨終遺囑成一對附於訃後其詞云此後
眞成大自在他生須略減聰明則於所出處亦不甚得意耳
於予有一面交實近來瀕省僅見之清官也周觀管述之金
少伯少伯轉以告予可知人之生死早已數定至大善大惡
或脩或短卽有不能必者矣少伯又曰人咸傳其爲湖州城
隍理或然歟

錢塘張東甫之果知泰州事十年愛民如子兩袖清風政聲

四播咸豐三年揚州失守泰城土匪謠言賊至居民奔散十
去其九張公乘小輿獨自巡城查出謠言土匪三人立斃杖
下由是謠言遂絕居民漸自回家公嚴督兵勇日夜守城城
存民安皆公保障力也是秋公積勞成疾遂卒任所民哀之
後一年城隍廟祝夢公爲城隍神紳士亦有同夢者公之德
政民不能忘宜其爲神矣沚蕪大令卽公哲嗣也爲人正直
能詩工詞出爲民牧定能振厥家聲善人有後良然

方伯嚴樂園先生諱如煜湖南澁浦人醇儒名宦也嘉慶初
仕陝爲令教匪之亂辦糧臺者四公其一也三人者報銷所
餘皆十數萬入橐公亦有所餘皆入藩庫主者以不便入公
也爲別貯之已而憂歸領千金治喪藩垣怪其少公以爲多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三

並潤給族親之貧者服闋以同知署漢中府屬員某某皆以
辦公虧挪爲數甚鉅將有參追之命公爲具稟藩垣劃所存
銀如數抵清餘銀終未取也公嗣子振基號仙舫亦以縣令
起家不數年觀察粵西旋擢豫藩曩三人者一故絕二淪落
距糧臺時未十年仙舫在粵亦辦餉嘗述其事勉勵僚屬云
劉蓮舫衡江西南豐人牧忠州時鄰境有民出外貿易歷年
寄銀於其兄置產契券咸入兄手後弟歸兄賴不以分訟經
累年有司不能決弟徑詣州訴於公公曰爾非吾治奈何來
此投牒對曰民冤非公不能白是以來也公曰如此且耐之
當爲爾理焉公乃移檄鄰縣謂兄某人爲巨盜所扳關提既
至峻詰其家產所自來叩首曰某良民不窩盜有弟貿易某

處節寄多銀故起家較速問爾弟安在曰尙在某處問寄銀有帳否曰有未帶能記否曰記得公命開單以呈既具呼其弟出曰爾識此爲何人耶因斥其賴產事其兄俯首伏罪嚴訓之斷分其產焉又觀察爲巴縣時有夥盜六人役捕獲其一公熟視之曰此人頗似良善其人稱冤再三問終不承盜役跪抵實公怒命杖役慰其人曰汝良民被此誣累誤汝一日生理矣賞錢數百而去密令一人躡其後數役隨之有五入迎問相慶卽以其錢置酒內正飲閒掩捕盡得之公笑謂役曰汝數日得一賊吾頃刻得五賊矣按此必先問獲盜情狀而知其同夥不在遠也公故後曾入祀四川名宦生前政蹟固赫赫有聲矣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三

汪調生曰許玉年先生余伯母舅也博學工詩畫性復仇爽無城府急人難如恐不及尤愛才見人有一善譽不容口以道光辛巳孝廉出宰甘肅環邑調敦煌升安西州所莅地皆處極邊其民多誠樸無內地刁健習先生治以靜穆遇訟事卽日判決無滯獄持已極廉暇則進士之秀者爲之衡文校藝又見地多桑特於家鄉雇蠶婦往教之養蠶繅絲法所至頌聲大作去則民咸尸祝之年甫五十以疾卒於安西官舍先是敦煌縣城隍廟道士某所爲多不法先生作令時驅之出境及去任道士復負緣爲廟中住持不法如故一日道士晨起忽捲其行囊欲遁色甚倉皇或問之道士言昨晚睡後夢中聞殿上鼓吹呵殿出視之見新城隍到任威儀甚整方

在旁窺伺忽聞堂上傳呼速拏某道士二役持鍊鎖至城隍前仰視之卽前任本縣許邑尊也厲聲叱曰汝經我驅逐出境既窺我去任潛回卽應安分乃怙惡不悛今日本應促汝命姑念係在任之初量子薄懲卽飛籤下責竟叱令卽日離廟毋再逗遛取死遂命卓隸驅我出及階傾跌而醒兩股痛不可忍今不敢復居矣竟攜行李踉蹌去時敦煌人尙未知先生歿後探之則道士見先生在任時卽安西易簣日也正直爲神豈不信哉先生長子彥直爲余堂姊婿作令粵東次子緣仲現任江蘇泰州有循聲已擢廣東肇羅道三子潤泉五子治金先後舉於鄉官部曹知先生遺澤孔長也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三

尹公下車江南爲微服循行郡邑至嘉定城隍廟靈苑中時方春遊士女雜遝公踞坐磐石冷眼閒觀鏡濤適至遇婦女則側身避之有遺釵者鏡濤拾得亟訪其夫還之其夫感謝且叩姓氏不以告拱手遙去尹公追而摩其祛曰先生一舉有三善不目色一也不拾遺二也不微名三也觀子於微知非矯飾所致某閱人多矣未有高誼如先生者遂與訂交已而延之幕府尹公總督兩江賢聲大著章奏悉出其手 聖眷特隆後以大學士建節兩江十餘年間禮遇有加惟尹公能以心相故邂逅中遂見器重如此

許榕皋 乃大直刺史緣仲胞伯令上海時頗著循聲治獄尤神有黃浦江船戶呈報其兄及姊夫聲在舟被殺詞列夙仇

十餘人皆邑中殷富公往勘驗屍傷各止一二處公以既殺一家二命其仇必深何以屍傷均少且屍親無哀痛狀心疑之摘提所控數人到案略一詰質齊聲呼冤公亦知其罔因集訊於邑廟夜訊令各役作醜醜聲燈燭易以火酒色皆慘綠先提屍弟及其姊嚴鞠奠神禱其魄也更深時果陰氣襲人真有冤魂欲語者二人股栗不覺盡吐其實蓋姊與人姦甚密賄屬弟使殺本夫適兄與其夫易榻臥弟施刃後燭之始知其誤因再殺其姊夫耳詰以凶刀已棄於水泗取之驗與傷合遂拘姦夫並置之法閩邑稱神明焉

滇南張靜山觀察其仁由進士爲蜀中令所至輿誦洋溢計典屢膺上考道光乙巳夏以蓬州牧擢新安太守甫下車有

勸戒錄選卷主 廉明

三

兩姓爭墳互控者稽核舊牘自嘉慶甲戌年與訟至是已卅餘年矣公詫問書吏何遲久不能判斷書吏對謂此案每新太守莅任例來互控綠兩姓俱無契據無從剖決只合置之不理公叱曰天下豈有卅餘年不結之案立命傳諭兩姓五日後登山驗看聽候判斷翼日公沐浴齋戒祈禱城隍夜宿廟中求神示夢五日後親自登山訊斷兩姓俱至一姓係望族其人納賞以郡丞候選衣冠華美容止甚都一姓係老諸生年已七十許貌甚寒儉公大聲諭曰汝兩姓爲祖與訟歷久不懈孝思可嘉惟聞自經具控彼此阻祭爲汝祖者毋乃餒而汝心安乎兩姓皆伏地稽顙唯唯請罪公笑曰吾稽舊牘見汝兩姓各執一說皆近情理所恨兩無契據耳既思天

下事有一是必有一非有一真必有一僞非求神示夢究不能決昨特沐浴齋戒禱宿城隍廟中果見神傳冢中人至自稱爲某某之祖被某某誣控求我判斷我已許之矣顧一經明白宣示真僞既分是非立決此後是其子孫方准登山展祭非其子孫即不准過問吾憐汝兩姓皆係孝思勞苦多年孰真孰僞孰是孰非皆當別祖過此以往不能並至此隴矣汝兩人以爲何如兩人皆稽顙對曰謹從尊命於是闔拈老諸生居先郡丞次之老諸生乃勉整做冠次且走伏墓前草草三叩首畢起身乾哭顏色忸怩口中喃喃不解所謂公笑謂郡丞曰渠已別墓次當輪至汝矣郡丞聞言涕淚泫然乃側身伏拜墓前大聲泣曰子孫爲祖宗與訟多年不辭勞苦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三

今郡伯禱神得夢一言判斷究不知真僞是非可否不謬倘所夢不實爲子孫者此後不能與祭與念及此能勿悲乎言畢痛哭臥地暈不能興斯時觀者如堵見之無不惻然太息公笑謂衆曰觀兩人別墓情形真僞是非汝衆人當共喻之尙待吾明白宣示乎衆人等羅拜對曰微公言小人等皆喻之矣因共贊郡丞爲真孝子而不直老諸生公命衆扶郡丞起拳拳獎慰老諸生惶愧俯首默無一語公謂老諸生汝別墓情形衆目共見撫心自問尙有何說老諸生汗流滿面自稱知罪公笑曰汝既知罪吾亦不汝咎但自今以後憑衆剖斷山歸郡丞毋得再訟汝心甘乎老諸生唯唯聽命誓無反覆公乃親筆書判令兩姓畫押卅餘年難了葛藤一日斬絕

眾口稱快蓋此山本郡丞祖墓老諸生偵知其久失契據意圖騙占初與郡丞祖與訟至郡丞已歷三世歷任太守皆意郡丞家爲望族未免欺老諸生式微咸有矜憐左袒之心孰知腐儒叵測以樸陋文其奸詐向非公巧以神道設教黑白何由昭晰耶是年秋公舉行郡試延子襄校試卷公固善飲酒酣嘗爲予述之頗自得意予叩公所夢城隍究竟果得夢兆否公笑曰此姑妄言之耳吾思兩姓既無契據只合令其別墓以察其情形果係真子孫自有纏綿難捨之狀否則出於勉強倉猝間難以掩著矣大抵人卽無良於稠人廣衆之前斷未有甘心厚顏真忍以他人之祖爲祖者天良未盡怙亡祇在此刻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吾懸揣此情姑託言神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美

夢以微察之不謂果以此而竟決是非真偽也合座聞之無不歎服予特筆而識之凡畱心折獄者遇疑難事亦可以此爲法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又未可泥而不化也

王萃華先生

耀辰

由翰林出爲福建鹽法道道光初年履署

泉篆有邵武府光邑女德姑者年及笄將嫁其繼母與伯父通惡其窺見陰私共殺之以滅口女叔父貴潢訟於官邑令張君夢蘭係初任驗訊詳報以傷供參差爲大憲所駁萃華探度情形卽決其非自刎邑紳高雨農中翰時因修志在省訪之更得其實於是密稟大憲提省審辦已而卸泉篆首府暨委審各官竟以自盡定讞劾張令相驗不實落職張恚甚於府堂自刎幸卽救甦萃華先生恐沈冤從此莫雪復具稟

論其事前後凡十數上得檄會各司道提棺開檢時閱數月兼值炎天而德姑面色如生比會審突有五采蝶光豔殊常飛繞庭際其妹大呼曰吾姊來矣諸兇悚然悉吐實讞乃定張令亦得開復吁蝶其女魂歟不然胡堂上見爲蝶堂下見爲女也奇矣此吾閩喧傳事又長興張小軒閣學與萃華先生垂髫交視學閩中時過從甚密一日學使署忽有舊僕詣其前伏地不起問何故僕囁嚅不能語固詰之曰昨望見署臬憲王大人頗戰栗恐再來必不我宥故求援耳咸以爲此顛狂語越日萃華先生往學署僕竟拔刀自刎後察知其人素有隱隱鬼域不敢見正人殆有先攝其魄者後相傳萃華先生爲吾閩城隍余及見其人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美

汪道鼎曰包丈巽權子內姻少隸諸生籍後棄去挾申韓術遊豫章者十餘載二月杏花八月桂久度外置之道光丁亥客贛州縣幕有盜數人爲前令捕役所誣將貰其罪營汎規脫處分沮令將爲所惑包引義力爭竟昭雪之明年戊子正初忽夢觀天榜有己名以春夢置之越兩月復夢見前榜旁有人曰天榜已定宜速歸醒仍置之越日令忽來促之赴試包訝曰君與巽權交有年巽權棄舉業君宜諗之何忽爲此言令笑曰余非不知先生抱高尙然疇昔之夜余夢若至文昌宮行香者有吏導余入廡下見牆頭張榜人名甚衆各分省會吏告余曰此本科秋榜也余諦視所立處上書浙江省第一名馬姓先生名在三十餘余亦念先生向不赴試安

得中榜吏曰是因上年辦釋盜天特報以一科余瞿然而醒
故敬來勸駕包聞所言名數與己夢合意不能無動而猶狐
疑令素精六壬復爲之卜得吉兆曰此占必中先生往返川
資及半年脩脯余請獨任之何如包不得已遂束裝返然荒
疏久不復能爲八股闈中三藝皆散行房官已棄不薦忽主
試者以所薦無散行必欲取以備格徧覓得包卷主試以爲
音節入古竟取中名數與夢同解元爲馬昱中包後大挑一
等官閩中某縣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勸戒錄選卷四

福州梁恭辰著

儀徵吳氏選

勸仁慈一百九十二則

吾鄉伊墨卿太守秉綬在刑部日以寬恕稱有後進請教者

必舉阿文成公故事告之文成未貴時父阿文勤公克敦方

燕居文成侍立文勤仰若有思忽顧文成曰朝廷一旦用汝

為刑官治獄宜何如文成謝未習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

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

輕重公大怒罵曰是子將敗我家是當死還索杖文成惶恐

叩頭謝曰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

人矣夫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

尚足問耶其後文成長刑部屢為諸曹郎述之太守蓋面受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其說云按文成子那文毅公彥成家大人受知師也長刑部

日家大人以軍機會審事常到部每侍談文毅會以此語相

勸故余得轉聞其詳庭訓官箴一以貫之宜其柱石相承簪

纓未艾矣又聞家大人曰乾隆年間有馮廉訪廷丞者嘗為

大理寺丞大理為三法司主平反自刑部權日重大理不得

舉其職馮在官於罪名出入數有糾駁多所矜恕諸司皆怒

適大學士劉文正公總理部務獨心善焉後馮亦由刑部郎

游擢至江西按察使入覲大學士于文襄公問馮以治獄之

要馮曰夫獄者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情法兩盡文

襄嗟賞其言告諸曹司以為法此與阿文勤言正可相印證

也

乾隆五十餘年春巡畿甸突有邨民犯蹕手攜兵器為扈從

侍衛所格立被執詰之曰直隸人 純廟震怒曰朕每年春

秋兩巡累及近畿百姓固應怨我然兩次所免錢糧積數十

年計之亦不為少竟不足生其感乎是殆有主之者矣時總

督方恪敏公觀承已於卡倫門外接駕一聞此事飛騎追上

而乘輿已前行公疾趨伏道旁大聲呼曰臣方觀承奏明此

人是保定村中一瘋子也 上聞稍回顧而乘輿已入宮門

甫降輿即傳軍機大臣入對 上曰頃犯蹕之人據方觀承

奏是一瘋子不知究竟如何軍機大臣碰頭奏曰方觀承久

於直隸據所奏是瘋子自然不錯 上曰既如此即交爾等

會刑部嚴訊作瘋子辦理亦可軍機大臣碰頭謝出即日在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行帳中定案當時眾情危懼不知此案將如何株連乃以恪

敏公片語回天其事驟解如浮雲過太虛真所謂仁人之言

其利溥哉今恪敏公子勤襄公維甸亦繼武為直隸總督國

恩家慶其原有自來矣此事將礪堂節相為家大人所述並

云恪敏在直隸功德甚盛此其逸事行狀墓志所不載我輩

宜筆之於書也

吳穀人先生錫麟初通籍時其家適以七月放孟蘭會事畢

老僕搬攜雜物進內有供寒林大士一半桌尚置門外偷兒

乘閒竊負而去僕出求桌不得詢諸家人先生默坐廳側應

曰適見一人負去僕曰何以不呼先生曰其人已負去呼之

奈若人何於是舉家竊笑先生為不了事先生負儒林重望

此其一端小節已與青氈吾家故物同一風味後傾成均享耆壽詰嗣或登鼎甲或入樞廷謂非厚德報哉先生與先叔祖太常公爲乙未同年家大人以所聞太常公者爲余述之如此

儀徵阮芸臺閣老余先伯曼雲公己未座主也兄之師弟例亦稱師故家大人亦執弟子禮道光壬寅余隨侍家大人寓邗上三閱月閻老方予告里居時來燕談余得從旁窺窺道範因私詢家大人云似此福慧具足一代偉人其祖德宗功不知若何致此家大人曰汝未讀吾師聖經室文集乎集中載吾師封翁有昭勇將軍者名玉堂字琢菴以武進士起家侍衛內廷外擢游擊乾隆初以湖北苗疆九溪營游擊領九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三

溪澧州洞庭常德四營兵隨征湖南叛苗身先士卒轉戰皆捷會總督張廣泗檄公進勦南山大箐屯賊公以正兵佯攻於外自率奇兵由間道攀藤越嶺入遂大捷餘黨八百戶退據南嶺糧盡出降總督慮賊詐不允公力辯其誠以死任之保全無算後又進勦橫坡搜獲男婦數千人總督欲盡誅之公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請曰壯丁能執兵抗拒者戮之婦女及男十六歲以下者必宜宥免所活又無算九谿有北山周數十里向爲兵民所仰給有明季指揮豪姓子孫認爲祖傳舊地委官勘訊幾爲所奪公慨然入省垣力陳大府之前曰地卽豪姓地亦前代事今久爲數萬家葬窆樵牧之利一巨奪歸一家如數萬家何大府乃省悟此非武弁分內事公

能冒不韙爭之卒得挽回其利民之事類如此公身僅以游擊終今以孫貴享八座祀膺一品封門下門生徧天下其食報大矣家大人曰兵凶器戰危事然必化凶爲吉轉危爲安方於國事有濟若徒逞殺邀功於大局毫無裨益國家焉用有是舉天地焉賴有是人昔人言軍旅閒可濟者惟仁恕最爲有味漢飛將軍李廣誘殺降羌八百餘人坐是不得侯廣後以失道自殺至其孫陵且以降虜致族與昭勇將軍事二千餘年遙遙反對天道有何不可知哉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四

夜見廳事前有匍伏黑暗中者燭之鄰家子也忸怩言曰某不肖好賭博負人纍纍今除夜索逋者甚急不得已欲乘夜行竊既被獲乞饒命翁憫之曰若干得了諸負曰十金翁曰何不早告我命之坐出二十金與之曰以半償負以半作小經紀願汝戒賭勉爲安分良民我誓不以今夜事告人也其人泣謝去後十餘年翁入山相一墳地未知爲何氏產就村店沽飲店主拜於前卽前除夜所見鄰家子也蓋其人得金後感翁德來此爲旂亭業頗獲利娶妻生子矣見翁大喜款留下榻翁亦喜因詢以頃所卜地則曰此某所買欲以葬先人者恩人以爲佳請獻之翁不可再三懇允乃厚償其值而立券焉堪輿家見之無不以爲狀元宰輔吉穴葬後不數傳

榕臯鐵華兩先生先後成進士至癸丑芝軒先生得大魁乙卯榕臯之子世瑛探花及第今芝軒先生子又登科甲彭詠莪曰芝軒先生爲人寬厚僕有過惡宜驅者不面加呵斥但黏一紙於僻處令其自知辭去余謂卽此足徵相度矣

趙甌北翼曰尹文端公節制兩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者在嚴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以腳費爲名率一斗準作六七升公初巡撫江南奏明每石令業戶別納兌費錢五十二文斗斛聽民自概有遺粒在斛之鐵邊者謂之花邊令民自拂去後桂林陳文恭公撫吳胡文伯爲藩司皆守成規弗使絲毫假借有某令戈姓者每石加收一升五合輒被劾坐絞漕務肅清者四十年皆文端遺惠也宜吳人思公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五

至今不替云家大人曰文端公清漕被澤者在江南而文端公治獄被澤者且在天下後世凡強盜律不論首從皆斬自分別法無可貸情有可原兩條免死者遂不計其數余在吳中與程梓庭先生清釐盜案先生深以此條爲非以爲自有分別辦法而犯案者益多非正本清源之道余謂此例實發自尹文端公仰蒙 高廟允行至今遵辦數十年合計各直省免死之人不下千萬此天地好生之德國家寬大之恩我大清億萬年景運之延洪未必不由乎此尹文端公一家章平繼起珪組相承卽此已見其概斷非後人所當輕議矣無錫孫春臺中丞永清平叔宮保爾準之父也爲諸生時入廣東布政使胡公文伯幕中值土司以爭廕襲相訐告驗之

皆明時印璽總督將擬以私造符信比叛逆律當斬株連者尤衆公先具私稿袖以見胡曰土酋意在承襲無他志豈宜妄以叛逆坐之胡曰是督撫意且限迫安能倉卒易稿公乃出所具示之胡讀竟大喜陳於督撫從之得活者二百餘人及公巡撫廣西時安南諸大校莫黎鄭阮各姓相吞噬久矣先是黎氏殘莫氏據其國其臣鄭檢尋篡之阮惠復誅鄭並逐黎氏乾隆間黎維祈敏關求內附時朝廷已遣福文襄王總督兩廣將議討公密陳曰黎阮相吞噬外夷之常聞安南深懾天威可以折箠使也文襄然之未幾阮惠果悔罪自陳乞効職貢 純廟嘉阮惠恭順准入覲賜名光平並賜改國號曰越南皆公成其美也公由舉人中書入直樞禁出掌封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六

折常以未登甲科爲憾今平叔宮保由詞林登制府受美諡宮保之子又由進士出身則公之貽穀大矣吳門董个亭封翁琴南觀察國華之父也觀察與家大人爲素交亦昔年宣南詩社舊侶後家大人官吳中復時從觀察採風問俗往來無間稔知其家世積善爲鄉人所稱嘗以款歲見農夫無力卒歲以耕牛售諸屠肆乃倡義邀紳彙集費於城外關一圍如所售價買牛牧之春作時聽本人取贖每歲活牛無算觀察旋成進士入翰林轉御史爲郡守監司次子國琛亦登賢書人皆謂封翁應得此善報也 按道光癸未吳中大水泔饑吾鄉林少穆先生適爲廉訪亦以冬買牛春聽贖次年農事藉以補苴遠邇頌之其法蓋仿自董氏云

錢塘屠琴鳴傳負文望有吏才以嘉慶戊辰庶常出宰儀徵官聲甚著儀徵渡江赴龍潭向只小舟猝遇風往往覆溺屠莅任捐貲製二舟仿鎮江紅船式以濟渡人咸賴之丁丑六月屠以引疾赴金陵請咨即乘此舟午後抵黃天蕩暴風陡作時尚在北岸即泊舟繫纜下碇以為萬全矣俄頃雨益驟風浪搏擊纜中斷舟漂出江心大溜中如箭箬脫鐵鹿亦浮舟人僕從皆號泣屠危坐艙中祝曰余造此舟濟人即以此舟溺恐不足勸善若有神理幸返吾舟祝甫畢忽見水手及輿夫五人躍入巨浪中竟曳斷纜瞬息抵岸復下碇舟始定時浪高於山一起伏可數丈舟人曰少緩須臾此舟散矣詢之五人咸稱躍入巨浪時各不相謀昏昏然若有人掖之者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七

夫造舟濟渡非為己謀而適以自救信報施不爽哉後屠丁憂回籍道光初由本籍奉 特旨擢守九江

余隨任桂林與水部郎李芸圃先生秉綬過從最密芸翁先

德直誠封翁本江西臨川人少時極貧困嘗除夕避債族人

家值其家為獻歲之供就其歲盆温火為奴輩所斥負氣出

以一祇一傘謀食於粵西稍得贏餘素性任俠隨手輒罄所

有後隨客輾轉至交趾市肉桂歸售於兩粵間往返數四得

八千金而歸途遇太平郡某丞素所善也見其顏色慘沮詰

之泣然曰我權某縣時因公挪移庫項八千金今為新任所

揭被檄至省行將參革監追身家性命恐不能保翁曰吾所

攜橐中金適符此數君可將去無戚戚也丞曰君半生辛苦

始得此金今素手而歸我何以安翁曰我無此金可圖再舉君無此金身陷不測將有不忍言者矣竟委金於丞疾馳而去丞得金事遂解翁歸乃改為猗頓之術不數年富甲一郡連舉丈夫子十餘人芸翁其最少者其長孫春湖先生宗瀚早歲成進士以翰林出身官至侍郎嘗典試吾閩督學浙江儒林丈人天下仰之

吳江有顧老紹者以釀酒為業一日見酒缸中死一赤練蛇心知酒已被毒飲之當害人而吝惜資本不肯棄去仍與其夥嚴姓者分開十餘甕置牆下將出售矣忽震雷擊酒甕盡碎無一存者人俱無恙顧始大悔每向人言之以為倖逃天誅也夫酒甕不以他故碎而赫然碎之以震雷使人不疑為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八

適然偶然而後發其微懼之隱酒未售人未傷此人原可不死且必留此活口以證其事之根由又以見事雖未行而一念不仁已上達天聽天心仁愛陰律森嚴胥於一事寓之亦奇哉此係十餘年前事甚近且確家大人聞之黃霽青太守太守聞之潘壽生眉壽生博學多聞即作三國志補注者家大人多採其說入三國志旁證中

朱酉生孝廉綬在家大人幕中為余言其友葉某嘗在某學

使署中閱卷有一卷文甚佳葉失手汗墨幾半學使見之不

知為葉所汗也竟置四等葉恐學使怒其粗率不為剖辨聽

之而已後傳聞考四等者自縊死密訪之知其家甚貧藉授

徒餬口自考四等後生徒皆散去幾不能自存遂怨憤而成

短計也葉自是甚咎悔後凡鄉試兩次皆有所見皆以污卷黜逐不敢復應舉每語人曰此余無心造業無心結冤而銜恨已如此當日何難一言自認爲此生解免哉

道光戊子己丑間余隨侍江蘇藩任時署中書記友爲湖州

沈巽帆茂才一咸嘗述其族祖沈東甫先生炳震一事云公

嘗晝寢書齋中夢青衣者引至一院立鏡高丈許請公自照前生則方巾朱履非本朝衣冠方錯愕問又請照三生則烏紗紅袍玉帶卓靴又非儒者衣冠有蒼頭闖然入跪叩頭曰猶識老奴乎曾從公赴大同兵備道任者也以文卷一冊呈公問其故曰公前身在明嘉靖間姓王名秀今日青衣召公乃地府文信王處有大同在內五百鬼訴公請質問耳老奴

勸戒錄選卷四仁慈

九

記得殺此五百人非公本意此五百人本劉七案內敗卒降後又反故某總兵立意殺之以杜後患公曾有手書勸阻總兵不從老奴恐公忘卻此書難以辨雪故袖此稿奉公耳公亦恍然記前世事與慰勞者再青衣請曰步行乎乘轎乎蒼頭呵之曰安有監司大員步行者乎呼一輿二夫甚華掖公行數里許前有官關中坐王者冕服白鬚旁吏絳衣烏紗持文簿呼兵備道王秀進王曰且止此應先喚總兵旋有戎裝金甲者從東廂入公視之果某總兵舊同官也王與問答良久語不可辨隨喚公公揖王而立王曰殺劉七黨五百人總兵業已承認君有書勸止吾亦知之然明朝法總兵亦受兵備道節制君今之不從平日愼惡可知公唯唯謝過時總兵

在旁爭曰此五百人非殺不可况詐降復反不殺又將反我爲國殺之非爲私殺也言未已階下黑氣如墨聲啾啾遠來血臭不可耐五百頭拉雜如滾毯齊張口露牙來噬總兵兼晚公王拍案厲聲曰斷頭奴詐降復反事有之乎羣鬼曰有王曰然則總兵殺汝誠當又何曉曉羣鬼曰當日詐降者渠魁數人復反者亦渠魁數人餘皆脅從何可盡殺且總兵意欲迎合嘉靖皇帝嚴刻之心非真爲國爲民也王笑曰說總兵不爲民可也說總兵不爲國不可也此事耽擱二百年總爲事屬因公陰官不能斷今總兵心迹未明不能成神去汝等怨氣未散又不能託生爲人我想以此事狀上奏聽候玉帝處置惟兵備道所犯甚小且有手書勸阻爲據可放還陽

勸戒錄選卷四仁慈

十

他生罰作富家女子以懲懦弱之過五百鬼手持頭叩階曰惟大王命因命青衣復引公出又至鏡所呼曰請照今生不覺驚醒汗出如雨見家人環哭云已暈絕一晝夜矣家大人官儀曹日適金溪楊適公中丞護由浙撫降三品卿堂再降部郎入儀制司同官知其素精風鑑羣聚叩之公微笑曰此自少年狡獪尙且離合參半今老眼昏花已甚敢復自欺欺人乎家大人詰之曰君在浙撫將離任之前曾攬鏡自相乎公曰我明知此案既發必至失官屢對鏡揣摩並無咎徵晦氣不知何故家大人曰以封疆艱巨之任忽弛重擔仍還清班豈得謂咎徵抑亦有何晦氣然則先生眼力仍不差矣公拱手曰足下此論甚精誨我多矣足下既明此理何

必復論相且相隨心改命由心造本非一成不變之局亦何可刻舟以求吾儕但當強善以迎之居易以俟之而已時孔荃溪方伯昭度在坐瞿然曰相隨心改屢聞其事命由心造竊所未明願先生舉其說公曰命與相相連而及未有相佳命醜亦未有命好相乖者也君不聞李敏果公衛之事乎李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尙計較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脚所掃墮江死李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再拜謝救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君貴人也遇厄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十一

軌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卽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生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生才朝廷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歸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君其識之後李常述此語戒人又山東國中丞秦嘗扶乩問年壽若干乩判曰不知問仙人豈有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則不可知修短有數常人盡其所稟而已若封疆重鎮操生殺予奪之權一政善千百萬人受其福壽可以增一政不善千百萬人受其禍壽亦可以減此卽司命之神不能預爲註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頌誤殺二人減二年壽婁師德誤殺二人減十年壽乎然則年命之事公當自問不必問人矣此言皆鑿然中理與前說正相發明也

家大人與溫朋梅學士敬鵬同官儀部申之以婚姻溫本山西太谷巨富近稍減家大人偶詢之曰山右多富族如君家者尙有幾姓學士曰余家不足言吾鄉所稱本以太平縣王姓爲最相傳其先有一諸生言信行果家極貧教讀鄰村歲暮撤館歸輒將所衣藍衫質之典鋪以資度歲新春必贖回披以上館歲以爲常一年持藍衫往質店夥嫌其做不納生具道春間必贖年例如此試查故簿自知店夥仍斥之生歎曰我若開典鋪有可濟人急者雖死屍亦必受當乃負氣披衫而返途中爲棘刺所鉤衣破益悒悒行數步忽思歲除在即此地來往頗多恐棘復鉤他人衣乃返脫衫徒手拔棘棘堅不可拔因拾道旁樹枝刨土挖根根盡其中有空坎白金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十二

見焉檢以歸正月焚紙鏹其處以謝坎中藏金頗多盡取之乃開小典鋪於前所質鋪對門開張日仍披藍衫祀神聞店前喧爭聲出視之有人裹一死孩來當店夥呵詈其人爭曰汝家主人曾親口許當心知爲某鋪所爲乃云語實有之欲當幾何答云一兩如數給之店夥無不怒且笑者生持人後園中掘坎埋之坎底粲粲皆白金也因以致富甲於通省遠近悉稱爲太平王恤窮周乏終身不倦子孫皆守其訓聞至今波藍衫尙存

嘉慶戊午吾閩鄉試適新城陳鑑亭先生觀以鹽法道在貢院頭門點名並監視搜檢有應試廣文某懷挾一包裹被兵弁搜獲獻之先生時衆目駭觀咸爲廣文擔憂廣文已敲棘

無人狀先生取包裹置坐椅之右大聲飭兵弁曰既有懷挾應仔細再搜兵弁不敢違復將考籃及衣裝重複檢視跪稟曰無之觀察喞然曰汝既說有懷挾如何又言無之仍飭再搜如初復跪稟曰實在無之觀察目廣文曰既實在無之汝不進去何待於是廣文領卷徑進兵弁乃睽視無一辭旁觀者皆暗地稱頌不置夫科舉搜檢自前代卽有之然功令不得不嚴而奉行者不可不存寬大之心以全朝廷待士之體以養士子廉恥之原如觀察者可謂知政體矣後觀察歷躋顯秩官至倉場侍郎按江西新城陳氏先世極寒微有在富家傭工者樸誠直諒爲主人翁所倚任人咸稱之爲陳長者厥後子姓繁昌家道大起如前少宗伯石士先生用光前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三

少司寇鍾溪先生希曾前侍御玉方先生希祖今大廷尉子

鶴先生子恩皆鑑亭倉侍羣從行也當乾隆末年吾聞虧空

案發自督撫至州縣無不獲咎由京揀發道府十六員到闕

補用時撫署有老幕容精風鑑每於屏後伺十六員來徧相

之私語人曰新到道府率多刻覈之才鮮渾涵之度其精明

兼渾厚將來能終保合名者僅三人而已謂慶蕉園制府保

李蔭原藩伯長森及鑑亭也而鑑亭最稱仁恕云

鎮江鹽商支姓者其家雄於貲然富而好禮余隨侍家人

寓居邗上時錢梅溪源主其家蓋鎮江揚州各有一宅余與

梅溪爲忘年交數相往來於揚州宅因識支見其純謹敦篤

絕無豪商習氣時英警屢報鎮江紳富多先期遷避莠民乘

機擄搶者不絕於途支家方擇日令婦女帶輜重將爲江西

之行有莠民百十人約屆日擄門劫之支於上塗日始聞其

事欲請官彈壓已弗及矣有乞徒三百餘人攘臂登門將莠

民驅逐淨盡俟眷屬行李盡數登舟始各散去蓋支家平日

恤貧爲務待乞徒尤優有求無弗應者故終得一日之報云

廣西陳桂舫錄余丁酉同年也余於榜後卽到桂林省親故

三次計偕皆由瀟湘泛洞庭至汴梁渡河北上每談及洞庭

桂舫輒怦怦色變或笑膽怯曰非但膽怯幾乎膽碎幸有天

道也因述前數年隨叔由河南歸路過洞庭因風不利泊同

泊船不下數百適有流民小舟十數隻舟中人多死於病桂

舫舟中帶有藥丸如藿香六投之輒效於是求藥者不一而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十四

足後藥所贖無幾有不能徧給之勢叔曰藥原救人斲而不

與非義也乃傾所有給之計救活者已數十人次早風轉各

舟不約同開波浪掀天四望無際傍晚離湘陰尚有十餘里

風忽息衆心稍定船戶惴惴然謂恐轉風也勉強趨行約離

口岸不及半里逆風已起俄風力漸猛兼以船大招風不能

攏進不得已約衆水手及全船人由小舟登岸用雙條大纜

牽之船戶囑桂舫將舵握定勿令偏向衆甫登岸而颶風怒

發船一起伏約高丈餘人力難施竟有飄至中流之勢正在

倉皇忽聞山後一簇人喊曰快來相救七八十人隨纜而泅

一吶喊間船已收口矣衆方慶再生詢之卽昨日流民也蓋

流民船小未起風時早已到岸此若有神使之者救人卽以

自救良不誣也

家大人陳泉山左時考課濼源書院有海陽佟生者文頗佳異其姓因詢家世則讀書舊家其父佟符者會中解元並述父來省赴試時途次遇夫婦二人攜幼子哭甚哀詰之將鬻子償富家債者佟乃計其數傾囊與之入闈題爲孔子於鄉黨句屬思未就忽夢一老人告曰此題若作兩鄉黨必元驚覺卽以宋魯分股出闈後遇一人泥首於地視之卽將鬻子人也堅請過其家甫入門見壁懸繪像與夢中老人宛然無二詢之謂其父遺像也榜發果首選

吾鄉數十年來紳耆負重望足爲國人矜式者莫如孟瓶菴公超然公掌教菴峯八年家大人及諸伯叔皆從受業公家

勸戒錄選卷四仁慈

十五

世寒微封翁某充藩署書吏醇謹有士風祖傳戒殺之訓奉行惟謹兼勸僱偶多信從之署中譙客廚下宰殺無數封翁必遠避不但不忍見並不忍聞方伯聞而喜之亦以此化導家人爲之滅殺無數封翁知公善讀書加意培護之公每往友人家會文日未晡封翁必篝燈候其門並囑出入人毋使某知恐擾文思後公自知之每會文輒不待晡而畢鄉試揭榜日封翁隨官入內簾繕至解元名不覺大笑衆官詢知卽其子乃各起立拱賀先送之出公聯捷成進士入翰林改吏部典試粵西督學川中封翁尙健在甫報政還朝卽乞養歸子若孫皆聯翩舉於鄉公守先志至今合族猶以殺生爲戒云

福州會霽峰刺史暉春以進士官州牧其祖本寒儒嘗與戚

屬某姓爭墳地地故會物爭辨莫決將斷諸官而某戚頗有力預製墓碑先一夜瘞諸地次日官至掘得墓碑遂勒會起棺改葬焉會隨亦聞其計無如何也後歷數十年兩家科名仕宦皆相埒風水之說固不謬矣今某氏顯者漸替子孫亦寥寥會氏則繼起書香愈盛長子元基乙未舉人次子元炳己丑進士三子元海壬午進士廣西學政四子元燮戊戌進士現官主事五子元澄辛卯舉人魏麗泉中丞製五子登科扁旌其閭孫兆鼈旋登庚子進士科名之盛一時莫之與京可知人不患爲人所欺但求爲天所佑耳又聞會氏自刺史父又盤公新戒殺已歷三代百有餘年抑亦好生之報歟

勸戒錄選卷四仁慈

十六

閩縣廖氏積有陰德先母鄭夫人常稱之先母爲廖家表姪女知之最悉每談舊事述廖氏兄弟之父羣稱廖太翁者曾於臺灣充郡署吏書於某年私焚海盜案一冊活人以千計生平又敬惜字紙每自背一籃於窮街僻巷檢之其受汗穢不堪著手者亦必拾回洗淨焚化行之數十年不倦蓋文人學士之所難者其累代待婢女甚寬恕恆及時遣嫁凡俗所爲試妝回門禮皆不廢人問之曰婢女亦女也忍異視乎其厚德又如此此皆乾嘉間事先母所目覩者彼時廖家尙未發祥今則兄弟相繼登科第長鴻翔嘉慶戊寅舉人廣東知縣次鴻禧道光乙酉舉人次鴻苞嘉慶丁丑進士江南同知次鴻藻嘉慶己巳進士江西糧道次鴻荃己巳榜眼現官尙

書鴻苞字竹臣鴻藻字儀卿鴻基字鉅夫三人皆由翰林出身亦近代所希有矣

侯官許蔭坪進士德樹自述先代本籍晉江曾祖母鄭孀人

湖北巡撫魚門先生任鑰女也巡撫罷官留修湖北省垣孀

人捐田產衣飾合得白金二百餘斤助工費巡撫因得歸遂

攜子女從父居侯官棄田廬之在晉江者盡與夫之兄弟泉

州守義之書門日巾幗君子家日貧偶念族中有男女二人

流落異鄉者力措金寄贖之值其絕糧已數日矣子端木崇楷

乾隆己卯舉人山西翼城知縣孫繼之懿善乾隆辛卯舉

人廣東陸豐知縣皆以治譜相擅有循聲陸豐君尤闢達好

施與姑某氏貧生二女將溺之收爲己女時君家已有五女

勸戒錄選卷四仁慈

一七

矣又某氏姑有二女因貧將鬻爲婢公復攜歸代爲撫養婚

嫁婿家皆各能成立時城中稱女貴者必推許氏曾孫鶴齡

冠瀛先成進士入翰林蔭坪亦成進士又慶瀾繼登鄉薦家

大人與蔭坪少同受業於鄭蘇年先生之門癸卯回福州訪

蔭坪則蔭坪兩子兩孫皆方以秀才應鄉試書香之盛同輩

所僅見也

楊雪椒光祿嘉慶甲子登鄉薦至庚辰始成進士是年以公

車過蘇州因乏行資枉道至乍浦因鄉誼集得洋銀五十元

還蘇小住旅店見鄰有賣女者哭甚哀一念不忍出洋銀廿

八元贖而完之有同鄉憐其貧復湊集十餘金遂孑然抵都

拮据入場竟得中式觀政刑部爲大司寇陳望坡先生所賞

識不數年得京察一等以郎中出爲監司旋陳泉湘中開藩
歷下復入爲光祿卿此事雪椒先生並未自言江蘇有刊本
勸戒近事輯畧一書載之吾鄉人始知其事云

孫補山公士毅先世有業農者家小康鄉之虎而冠者以其

愚弱有財謀所以傾陷之適有盜案攀入其名拘訊屈招定

死罪矣乃有鄉人僞爲矜憫救援狀向其婦曰雖斷死刑尙

可謀贖婦方哀夫之不赦請託無門也聞之大喜盡鬻田產

付之數日後業農者釋繫出禁踵門謝之詢所以解脫之故

答曰將爾罪嫁與某人爾方得生農駭曰我俸以有救得生

渠轉以無故致死是可傷更甚於予況渠代予死可不謀救

之乎懇再爲設法其鄉人曰非財無以爲也農歸與其婦謀

勸戒錄選卷四仁慈

一八

復將祖上祭田並住屋盡棄之爲營救資不知悉飽鄉人橐

也其忠厚惻怛甘受人欺如此後公由進士出身內歷翰部

外掌封圻晉封公爵賜諡文靖其勃興也宜哉

孫平叔先生久宦吾閩有遺愛由汀州守游晉連圻身後亦

諡文靖故世稱數十年間江浙有兩孫文靖公有無錫幕客

吳勗亭者言公有二子尙無孫時二子亦日以得子爲急欲

以慰乃翁心然以公之德性卜之其必有後無疑也相傳公

未釋褐時鄉鄰有老嫠婦不戒於火延燒十餘家嫠婦以無

救焚死家之餘丁燼餘之屍任其暴露其十數家被燒者旋

復營造將殘甃破瓦悉堆砌於嫠婦遺骸之上公見而傷之

獨出數十緡令匠人移去甃瓦起出遺骸買棺斂埋之又值

邑中荒歉糧價騰湧餓殍載途官方議行平糶而富戶各出穀互相推諉公時家中落將古瓶一對售得數百緡於前後門各設一廠平糶由是殷實之家感愧競相設廠開糶藉以存活無算次年公遂成進士入詞垣

開化戴簡恪公敦元家本貧其封翁年五十無子僅有田三頃值衢州河漲溺斃人口無算翁以地契質富家得錢若干

救活者頗多事過而田已去其三之二逾年生簡恪五齡能寫大字書籍甫過目即成誦時號為神童翁攜之杭州時齊息園先生家居稱博雅者宿與之談藝不能相難早登科甲值出痘未殿試次科補試入翰林改刑部丁艱歸居天竺寺十年儀徵阮宮保撫浙敦促入都簡恪之先德人鮮知者其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九

同郡余朗山侍御本敦始為人述之

甘泉羅茗香茂才告余曰君前集載吾師雲臺公之祖昭勇將軍以不殺降功德篤生平章甚足勸世不知公本身功德亦復不淺從前蠶子數皆言公壽不滿七十必為樞廷宰相此係卅歲許所推後公撫浙督粵澤被東南從前浙江災歉並無辦賑之案浙賑自公始其時一賑所存活已不下數萬人後撫浙者踵行之又不知存活數十百萬人今公壽屆八旬精神彊固雖百歲可期即未入樞廷而宰相固已得矣此亦可補入勸戒錄也按雲臺閣老在浙功德尚多其兼筦鹽政凡鹽務陋規一概不取責令補苴舊欠行之數年浙鹽日有起色督粵時撫馭洋商機宜悉協一塵不染十年宴然今

英人追恨前政語多齷齪惟公無一字牽涉非足以服其心何能致此又聞家大人言嘉慶十九年江北旱災流民充斥道路公時為漕帥由淮城催漕至袁浦中途有飢民萬餘攔與乞食勢甚洶洶時漕艘銜尾而北水淺船遲公立發令箭傳諭各押運文武官令每船添派二十人幫緯適江南十餘幫在境恰有五百餘艘俄頃間萬餘飢民皆安插得食歡聲雷動此所謂猝然臨之不驚者處置裕如已隱成莫大陰德他人當此鮮有不張皇失措者矣又公有表弟林報曾者為中州末僚言閣老封翁湘浦先生信善人也履行陰德不可殫述有友人買一龜重數斤方欲宰而烹之翁適往見龜畜於盆昂首視翁者良久異之謂友人曰此龜值若干盍為予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十

轉買乎友曰汝喜可持去不必論值翁曰予明日治餐相邀即以此奉敬翼日翁以紅線紉龜足為記詣江放之他日語友曰予已烹龜食之不獲奉邀恐罪乃償其值以歸越數日翁復見紅線龜懸諸市仍買放之越數月又有持龜鬻於市者翁熟視紅線猶存復買而遠投之深淵是夕夢有黑身戴尖帽者稽首於前曰予奉命巡江三次遭劫幸蒙數救賴以生全今脫難矣後當相謝及聞老告退時心切救人嘗創製紅船多隻護送渡江者活人無算一日閣老往鎮江遇颶風折桅舟幾覆正倉皇莫措忽一大龜帶數十小龜擁舟至岸而免此其所以報歟

道光乙酉家大人在淮海道任督運淮南漕漕二百萬石時

連平顏惺甫先生檢為漕帥日有交涉公務無時不晤接漕

帥嘗撫吾閩其弟某又與家大人同登甲寅鄉薦本相契好

燕談之頃述其祖德甚詳蓋顏氏本由吾閩龍巖州遷居粵

之連平州其始祖秉亨翁年百有四歲羣呼為百歲翁素精

堪輿術距城廿里土名鴻坑有人送墳一穴百歲翁用錢數

千買之因葬其祖臨時掘土數寸即見一棺翁曰此地前人

已葬何忍遷移使前人暴骨急命掩之夜間夢有古衣冠人

來謝曰掘土見棺者即我也我葬此不得真穴致有此厄其

真穴在左畔汝何不擇某字向葬之念汝見棺不遷仁人用

心特為指示但使我墳能春秋附汝祭掃無闕受賜多矣翁

覺如所指葬之仍樹碑於右畔立約後人附祖塋春秋祭掃

不絕厥後翁家漸起至元孫澗亭中丞希深由同知起家仕

至貴州湖南巡撫中丞長子即惺甫先生由拔貢仕至河南

福建巡撫閩浙直隸總督再起為漕運總督今先生子魯與

先生伯熹由編修仕至雲南巡撫繼為閩浙總督其旁支之

成進士入翰林由縣令歷牧守者踵相接相傳百歲翁尚見

澗亭中丞為臬司云粵中國朝二百年來衣冠之盛未有如

連平顏氏者也

孟蓮友茂才經國曰潘芝軒相國祖某翁業離家裕每臘月

中旬後取白金二三百兩各稱小包三五兩不等身被舊褐

衣走鄉中僻巷察其無計度歲者量與之人不知為誰也奉

行感應篇終身不倦嘗獲吉壤地師謂必發鼎元翁乃語人

曰風水在心不在地感應篇即風水書奉而行之無不可期
子孫昌大也

孟蓮友曰茹古香尚書茶尊人三橋先生為縣令時設自新

所專羈邑中竊匪按名日給口糧一升鹽菜錢三文以典史

總其事不時親往稽查或提至訟庭諄切開導十年如一日

多知感悔審擇為良民者不可勝計古香由大魁官一品其

食報也隆矣按聞春臺太守人熙與尚書為同鄉親誼嘗

語家大人曰三橋先生素有隱德嘗在京中遇某異人相得

甚歡將南旋往別之某忽問曰君得子否曰我有天闔之疾

不作此想久矣某曰相君神采煥然滿面陰隲紋發現不但

得子並應得貴子因詢水陸行途先生曰我缺盤貲擬搭運

河長船歸去某拍手曰得之矣君登舟即靜坐行左右轉睛

法每日無論數千轉愈多愈妙比抵家必有效驗如其言及

到家陽事忽舉遂誕尚書然止此一索止矣

蕭山湯敦甫閣老金釧為先伯父曼雲公已未同年又為家

大人甲寅同年與家大人以文章道義相切劘雖在禮部有

堂屬之分而略分言情交誼最篤嘗聞人述其先世寒微曾

大父某翁開一小店於鄉隅生意微薄而勤於何應客多樂

就之一日有客遺銀包而去檢而藏之久不來取因啟其包

約有數十金偶借用之輒得利旋積足其原數封貯之數年

是客復至詢悉奉還之並告以借用得利積足歸完之故客

大喜譽之曰不還不足以為仁不用不足以為智子所為殆

仁且智也如此大才豈區區所能盡其量復付以三千金俾得擴充其業翁恐倘或失利數大難償再三卻之客不允竟委金而去十餘年間遂至巨萬蕭山學額本廿名乾隆間恭逢皇太后南巡特恩加增五名以部費無出未得奉准時翁家雖稍豐尚無子弟應試見紳衿退縮不前奮然先題千金爲倡其事始得舉行時翁以家計漸充謀營屋宇爲鄉里無賴子所阻撓至吹求無所得乃造言生事謂上梁時日必歸鄉者定擇梁上須貼十惡大敗四大字庶無礙一鄉風水翁一一從之適其日邑尊因公下鄉輿從過其門邑尊素諳陰陽選擇聞刺啄聲知係上梁以是日時辰極凶怪而入詢之見梁間字益駭翁據實以對邑尊立拘日者詰責之答云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三

時雖破敗有文曲星降臨得以化凶爲吉文曲星蓋暗指邑尊邑尊聞而釋然謂翁曰有大度者必有大福固非凶神惡煞所能災也孟蓮友曰湯氏世有隱德敦甫閣老督學江蘇時其封翁令在蘇捐貲設局施藥計三年所活不下萬人當時藥局事務皆以鄞縣名醫張又新主之人多不知爲學翁所施後封翁年踰八秩膺一品封

家大人曰余初官禮部時大宗伯爲通州胡西庚先生

長齡

相待頗優蓋先生與吾鄉游形自侍御爲己酉同年余初上公車與侍御同寓遂得親炙侍御嘗私語余曰此人必大顯我不知相術但見其耳白於面如歐陽公語耳審視之果然時先生方爲修撰不數年遂躋九列余嘗詢先生於同官李

雪巖 芳梅 李曰此公家有陰德宜其貴也蓋其封翁某嘗爲州吏承行盜案犯供糾衆自大門入已定讞矣某知各犯皆因貧苦偶作竊非真巨盜也言於官曰此到案卽承認盜情必非平日慣爲盜也慣爲盜者無不避重就輕今此案用不論首從皆斬律似失入矣官以招冊皆已繕成上臺催督甚迫無暇更改爲辭某請於大門大字上添一點爲自犬門入且言某仰體恩憲平日好生之心並無一毫私弊官悟從之得免死者十餘人卽此一事已應食報於後人矣後聞徐樹人 宗幹 觀察所述同此李與徐皆通州人當得其實也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吉

嘉慶間蘇州某商挾重貲歸舟行遇雨見有冒雨呼搭船者衣襟淋漓商憫許之引入艙易以溫袍給以酒食其身外無長物恣意飲噉商亦畧無厭倦數日後忽有盜十餘人持械登舟肆劫舟人皆哭計無所施惟束手待盡忽搭船人大呼曰有我在毋恐也躍出船頭連擊數人落水盜遂引去其人珍重一聲瞥然登岸不知所之桂林周熙橋孝廉目擊其事作俠客傳紀之夫客固俠矣而某商之遇險不險者則不忍之一念爲之也

余前錄載徐辛菴侍郎與其族兄科名互換事時浦城令郭少汾邑侯與侍郎爲兒女親家尙未知有此事頗以爲疑茲余復從福州聞浙人述侍郎事情狀又異因並錄之其足爲勸則一也浙人云今少司空徐辛菴先生嘉慶戊寅科浙省解元也秋闈前偶與族兄遊城隍山適有婦人入廟求籤以

籤文求道士指示道士令請教先生先生詢其所問何事婦人曰予夫病重醫言須服人參方有轉機予家貧不得不重息稱貸以爲參價計夫病能挽回償債自易否則累上加累身實難當故決之於神相公爲我剖之先生以好言慰之而去其族兄忽於神案旁檢得一布包解之有銀約廿餘兩笑向先生曰今夕不患無酒資矣先生曰此必頃婦人所遺汝既聞其言忍取之乎族兄以爲迂談竟自攜去須臾婦人踉蹌復至尋覓不見銀包號咷大哭曰予此物遺失與吾夫性命俱休矣先生解之曰物已落他人手不可復得汝告予言予深知汝苦予不能力止人之攜去是予劣也今願代賂汝在此候汝汝可告我姓氏住址我下山爲汝設措下午當如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三

數送至汝家婦人始不肯信後思無可如何只得先回侍郎立向各親友借湊成數親送其家付之是科發解次年己卯會試連捷入詞林躋九列壬午科主試江南本年又作會試總裁江南學政不可謂非厚德之報矣

吳江有漁者李正所居一港甚僻一夕得魚沽酒獨酌俄有一人立門外李曰子何來曰予鬼也溺此港數年矣見翁獨酌欲分一杯可乎李曰子既欲飲可入坐鬼遂對酌後因常至越半月鬼謂曰明日代我者至我將去矣問何人曰駕船者明日伺之果一人駕船來並無他故而去及夜鬼至李曰何以不汝代日此人少年喪父養一幼弟吾害之彼弟不能生矣故釋之又半月鬼又曰明日代我者至次日果一人到

岸邊徘徊數次而去其夕鬼至復問何以不代鬼曰此人家有老母死則無依故釋之李曰汝如此存心豈入墮泉下者哉又數日鬼曰明日有一婦人代我我特來告別次日伺之傍晚有婦人臨岸意欲下水復循岸去鬼又至李曰何以又舍此婦曰此婦懷孕在身若不阻之是喪二命予爲男子沒水濱數年尙無生路況此孕婦何日超生故又舍之任予魂消魄散於水中誓不敢喪人二命也潸然淚下別數日鬼忽緋袍冠帶侍從甚衆來辭李曰上帝以吾仁德好生勅爲本方土地言訖不見按此條載感應篇旁證蓋嘉慶初年事後評云甯自忍不忍人一再再而三此心不變善根定矣墮鬼道者猶能格天況生人哉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三

浙中盛陶村 唐嘉慶乙丑進士相傳其祖越湖封翁在杭開鹽廠一日有相廬諸生投之初不相識留住數月始知其被讎陷害緝捕將至封翁急挈之歸家藏夾牆中年餘其妻子亦遁逃繼至封翁並收之聚居年餘事平始送回而陶村得館選矣

金陵有數十人共一舟渡江者中流風驟起忽聞空中語曰黑額人中有黑額者自思空中既指我何爲累人遂跳入水舟隨覆無一得免者惟黑額人先附一巨木漂水至岸獨不死

嘉善縣城隍廟神座旁分塑書役像皆生前肖形所爲有庫吏張南珍者亦廁其間一日以事偕友入廟友指像戲語曰

爾尙未當差耶張曰老爺不見喚耳散後越日張于倦倒枕
瞥見阜衣人來若促其趨公者起隨之行至一衙署穿石牌
樓過池上平橋越廳事到後堂不知爲何地也佇立良久阜
衣人曰官升座矣見矮身白髮藍袍短袖頂戴者據案坐旁
一吏傳張膝跪叩頭官問爾張某耶爾謂我不喚爾當差今
來此何如張始悟爲城隍神以昨戲言故也意頗惶窘復叩
頭稱願執役但有心事未了願懇寬限神詰何爲張以三世
尙未葬訴神頗似不憚曰爾年已七十三此事不應早了耶
張復以家寒無力訴神旁顧吏捧巨冊進略一展帙遽色霽
點首日爾尙有一點好生之心合多活十年屆時來當差可
也麾之出遇故隸馬丹書者謂之曰爾何不速歸耶拍其肩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三

遂醒僵臥已三晝夜妻子環泣以心頭尙溫未卽棺殮耳張
爲人和易筦庫日有蠹吏夥造僞串冒徵事發曾爲設法補
苴額求當局多方開釋卒免駢誅得從末減蓋其力也神所
云一點好生之心其謂是耶

乾隆五十三年蘇州荒疫飢民路斃者徧道路值溽暑淫潦
血水橫流有李連玉者捐西郊高壤百弓爲義塚以瘞之工
甫竣一夜自鄉催租歸不及進城姑泊舟近港夜半忽有盜
三五輩登舟搜劫公然行強持刀相向方危急間岸上有
數百人叫囂詬聲聲羣盜驚疑復退而遁其實叢莽蔽野無
一人也心知爲義塚鬼報德異日具酒殺赴其地酬謝之
紹興某以部吏考滿爲京城尉夏月以事出城休於道旁樹

下見一騎西來亦息此詢所自曰奉帝命將往攝人出牒示
之尉名與焉驚曰殆攝我來耶曰未也首城東老人次爲山
左人三爲女子君其四也言已遂失所在尉踴躍歸以告家
人詰旦至城東見一老人方啟門呼買菜踏於地不起乃信
前言不爽急歸飭家人辦喪具翌日復至郊外聞哭聲甚哀
尋其蹤見一輿尸撫之哭者少婦也就問之曰吾夫世居濟
南家貧訪舊京都不過反暴死無以斂故深悲耳尉惻然曰
我爲若殯乃導輿之空地悉以所備喪具賻之且贈金卅兩
令扶柩歸婦泣謝去尉歸家復飭辦喪具如前盥沐更衣端
坐而俟人定後忽聞叩門聲甚亟啟之揖以入坐語移時再
拜去入謂家人曰余不死矣上帝以予本日行一陰德增算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三

一紀此人頃來相告耳後果無他

福州省城舊俗凡同文課友人遇有入泮登科者例須捐喜
金若干稱家之豐嗇爲同會被黜者聚飲解悶之資所謂會
例也被黜者當新貴簪挂前後之間將此捐金覓一清曠處
所羣萃暢飲藉消抑鬱之懷故俗又謂之避氣侯官陳星垣
經郡丞嘗言其昔年應童試不遇赴西湖書院會例之謙偶
閒步出院門見有牽牛者以牛不肯前行鞭撻不已郡丞就
近往視牛淚潸潸下知其將牽往屠所爲之惻然問其值曰
十五緡乃退而與座中諸友議曰例金尙有贏餘何不以買
牛放生同諸君作一陰德事乎中有不樂從者謂若此便無
消遣資矣郡丞諭曰此事頗闊陰陽消遣不過一時若愁簪

挂日無譙豕資我當獨治具延諸君於舍間小酌可乎眾不
得已應允乃將牛價交割送牛至百禪寺放生並將餘金付
僧囑其隨時照料歸即謀諸閨中典衣飾爲簪挂日宴飲費
以錢前言次年郡丞卽入泮旋登鄉薦由大挑知縣升海門
司馬加知府銜權守蘇州云

四明袁道濟家貧乏貲不赴秋闈七月望前猶在家有戚友
贈以三金勸之往乃行路遇一棄嬰莫肯收養啼飢垂斃袁
惻然卽以三金託豆腐店夫婦善撫之至省同鄉友憎其貧
不納獨舊識一僧勉強留之僧夜夢各府城隍齊集以鄉試
冊呈文昌帝君內有被黜者尙須查補甯波城隍稟曰袁生
救人心切可中帝君命召至見其寒陋曰此子貌寢奈何城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元

隍稟曰易耳可以判官鬚貸之僧寤駭甚次早正欲告袁及
相晤見其向本無鬚一夕間忽兩頤萌動笑吃吃不止袁問
故僧具言之與袁夢合互相驚歎後榜發果中式 又沔陽
王烜家赤貧遇考試輒賣卜於市妻張氏性慈善鄰有生女
欲溺者強抱養之如是者再乾隆甲寅春同鄉某生夢神告
曰今科本省解元是有嬰醒以爲異及揭曉領解者王烜也
某生細詢烜恍然於神示不爽云

桃源縣秀才陳宗洛秉性慈善家極貧其鄉舊有育嬰堂因
缺資久廢陳欲募修就里中勸捐有一守財虜不特靳解囊
且對陳謾罵曰一介酸儒殊不量力我等之錢豈是銃打來
者肯與若修五臟廟乎陳氣忿歸對家人曰愧吾志不能行

於一鄉願一家中妻妾子女及弟姪等體吾志行之皆應曰
謹受教陳曰自吾父派下男女世世子孫共守今日之誓凡
得人遺棄之女必收付有乳者養之若有乳者懷中已滿不
得已付無乳者以蜜餅飼之蜜餅養成者已七名且體氣充
實非若俗說欠乳者多孱弱云
至週二三歲時有貧乏而忠厚者或願取作童養之婦聽之
只要將本姓上加一字曰陳某氏蓋欲如陳氏所出約此女
長成仍要分乳不育之女是以縣縣滋蔓救活甚多陳舉行
時年三十六前年九十壽誕子孫富貴雙全所稱陳某氏者
都如親戚稱觴膝下已有一百七十六名陳對客大笑曰古
云爲善最樂不信然乎人情愛拜乾兒女能如寒家所稱陳
某氏否惜當時罵我者已死卅餘年欲拜謝其激成之恩不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三

可得矣客曰前罵君者自係謹守之家未知今其後人尙能
保富否陳曰說也可憐此人五十外三子盡天疾病死亡訟
事盜賊接踵而至家財耗散貧乏不能自存某年余館綠蘿
山因與同鄉乞爲館僮余亦不念舊惡憐而收之卒之不甘
爲人下至十月而去後竟沿門覓食客曰尙當時反謾罵之
意轉爲樂善之心後雖貧乏君亦必謀所以全之陳曰不然
夫富者天所以助人爲善倘此人樂善天必不奪其富又奚
待余全之客曰非君見不及此願長持此說勉人法陳君之
貧而富無若罵陳者之富而貧也

湖州鈕氏世有陰德樹槐封翁之瑜壽逾八旬樂善不倦里

中義舉無不竭力首倡累代施衣棺放生戒殺各善事不勝

故舉其曾孫平齋儀部芳治始中辛酉進士平齋弟詣津芳

題賡雲芳圖先後登賢書晴嵐明經芳鼎精岐黃術貧不能

醫者恆不吝重貲合藥濟之邑文廟傾圮獨自承修積德樂

善克承先志其子松泉福保遂以戊戌得大魁屢典文衡昆

季輩甲午榜同捷者二人己亥榜同捷者三人松泉子承筠

又登癸卯賢書或又傳其先世有爲藩幕者遇鄉民巨案株

連千餘人隱爲裁減卷冊消弭全活無算至今雲初繁衍甲

於浙西咸謂食報由此云松泉得大魁時嘗語人曰豈吾之

學問足致此哉乃阿爹所爲之事發覺耳遠報在兒孫諒哉

余於甲辰會試後往謁彭詠莪京兆適其族弟名蘊煒者亦

在座新科會試者也京兆告余曰去年吾鄉鄉試余弟寓中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三

有罄其女償債者余弟爲之惻然因竭資助之其事得寢詢

其祖秀才也後榜發余弟中式第四名人謂救急之報云

湖州蔡君遇龍壯歲游幕遠方與東人春司馬極投契未幾

司馬卒於官司馬係旗籍家京師眷口俱未隨任身後僕從

星散柩不得歸君獨毅然身任不憚數千里送柩回京晚年

家小裕性好施濟開一米肆盡以其錢米貸給鄉人不取息

有鄉民負君錢數十千一日君偶至其家鄉人喜容可掬曰

今歲豐收家有餘穀可先償君十餘石矣坐未定忽有鄉豪

數人亦來取債者將其家所有藏穀傾筐倒篋而去鄉民舉

家號咷君惻然淚下即將自己帳簿勾去並將己家所收租

米周給之觀者皆爲感涕其行事大率如此後壽至七十六

次子瀛升已登庚子科鄉薦矣

錢塘許溟生尙書家四世科第每屆鄉會試支屬羣從必有

人登科第者相傳其封翁樂亭先生爲申韓老手卽溟生尙

書會祖也初就幕陝甘兩省後督部方恪敏公厚幣延之公

辦事情敏時平涼慶陽數府游饑臥殍相屬封翁聞而憫之

私具一摺稿請公入告並請發帑銀廿萬兩賑濟平涼等府

飢民遲之數日摺尙未發封翁卽襍被餅館公親至問故曰

待先生並無敢慢今忽辭館想爲請帑廿萬之摺遲疑未發

耶封翁曰此摺果發必不辭館公諾之卽日拜發去後公意

終惴惴謂所請過多恐不能邀准一月後奉回 硃批乃大

蒙嘉獎並以廿萬兩恐尙不敷加賑廿萬兩公大喜過望卽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三

詣封翁謝過於平涼等府數十萬生靈得免轉溝壑不數

年封翁詰嗣卽領鄉薦文孫學范學會均接踵成進士迨乃

字排行益復昌盛人謂許氏陰宅甚佳詎知封翁功德會活

數十萬生靈所致哉戴君槐谷爲許氏姻親所述如此當得

其實也

吾聞臺灣林爽文之亂福節相康安來平之隨帶軍機章京

二員一爲方葆巖維甸一爲范叔度藝節相倚之若左右手

命方專司訊鞠范專司文奏收復諸羅日在番山中搜出逆

民千餘人節相欲盡真之法姑付方訊錄供詞方逐名細加

研鞠則皆被脅從者欲併釋之節相不可方持之益力後竟

得盡活此後搜山所得悉仿此辦理所全殊多時論謂方之

功德甚大宜有報後果敷歷封圻終於直隸督任謚勤襄家
大人曰葆巖兩世爲直隸總督其父恪敏公積厚流光嘗以
片言釋保定瘋民犯蹕之案最著人口事詳前錄又聞姚姬傳述
公五十外尙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金陵買一女子公之女
兌送之至杭擇日將納矣公偶至女兒所見詩冊有相知名
問知此女攜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時與此女祖以詩相知
安得納其孫女乎卽還其家助資嫁之時公年六十一矣是
年室中吳太夫人卽生葆巖今復爲尙書總督繼公後嗚呼
此恪敏公陰德人鮮知者聞勤襄公嘗言家門鼎盛乃皆不
由翰林出身爲憾今公子傳穆已由詞林出守海權監司矣
鄱陽胡果泉克家先生爲家大人乙卯會試薦卷師相待極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三

好初擬揀發吾閩道府相訂同出京謂有還鄉省親之樂也
旋放廣東惠潮嘉道乃命家大人留京夏課不必出京在刑
部以仁恕爲主不肯稍涉私心得觀察謝恩之日夜起尙早
坐而假寐見一青衣來請入署胡曰頃當進內不能去青衣
曰去來不誤因命駕輿答言已備不覺出門登車疾馳而去
過一門黑如漆而有光再進則光明綠瓦大殿矣入則中坐
者三見其來皆起而拱先生上前揖畢階下跪一人兩脣潰
爛上坐者曰此人當暑應緩杖控言未緩而決因傷潰死是
否胡答以杖罪係某照例審斷決則某已病假不知也遂檢
查冊子其時果在假中又一人捧首而前罪當緩決誤入
情實胡答以斬緩係我所定情實則堂官所改於是上坐者

乃命設坐好語勉慰之既出仍登車回路遇舊吏某乃數日
前死者輿前叩首稱某母老家貧殯不能歸書室字紙簾亂
紙堆中有銀卅兩乞檢付其家人又某吏曾用銀三百兩以
相好故無券無利今將不還求飭其速行歸結時先生忽憶
遞摺誤矣吏曰有人已爲奏請病假無慮也先生乃醒次日
自至吏家向紙簾檢之果得銀卅兩更召某吏至語以故某
吏大驚不數日卽將前項籌還具具固不可欺非先生仁心
爲質亦不能整暇周至若斯也先生由外臺敷歷開府皖中
每爲人述前事如此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三

彭詠義宗丞云吳中鄉飲大賓彭揚齋諱正乾者芝庭尙書
卦翁也嘗因造屋間有礙東鄰風水命匠人斷柱木各短三
尺其屋甚卑不稱巨室里人稱其盛德後膺一品封夫婦皆
躋上壽閱數十年而東鄰之屋盡入於彭爲其子孫所分居
矣 又云吳中朱廣文應潮之父名宏基者居楓橋貿易嘗
有偷兒入室視之鄰舍某也其人懼執跪求免朱出白金十
兩給之曰持此自覓生計毋再作賊其人竟改惡從善朱亦
終不言其姓名後應潮於乾隆乙卯試順天鄉闈房官已擲
其卷恍惚夢一人云請再看房官覺勉強覆看仍不愜意擲
卷就寢忽有人推其牀曰起起再看卽驚醒隨收卷加圈次
日呈薦主司卽取中後官桐城教諭

江山縣紳戶近日以王家爲最盛相傳其先人某居貧門外
只有茅屋一間爲其祖業一日早起打掃茅屋見有小包裹

一個檢視之內有五十金知爲過客所遺堅坐門首待之俄有一人踉蹌號哭而來詰其故卽遺金者自述金係假貸而來緣其戚爲人誣扳入獄擬以此金分賂守者始得釋今不得金某戚行將斃獄妻與子皆無以自存我無以對某戚又何敢獨活此金實關係四命故如此倉皇耳語畢復哭某卽出前物還之其人詳詢姓名拜謝而去逾年某葬親屆期扶柩而行距穴地僅半里許適大雷雨水暴漲柩不得前卽安放中途隙地而兩愈暴水愈大走視墳穴已被水衝破不堪葬不得已卽就隙地累土成墳逾年其家驟起入泮宮登鄉薦者接踵而來僉以爲某還金之報今已成城中巨族矣凡人煙輻輳之區遇吉日嫁娶恆十餘起一日兩家俱嫁女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美

一巨富一極貧至中途相值兩甚至昇者各以絲輿置郵亭中四散爲避雨計貧女於輿中哭甚哀久之富家女亦心動遣媵婢問之曰女子適人離父母遠兄弟誠大苦然何至傷慟乃爾貧女曰我母家故窮所適又乞人子明日卽不知何若以是悲富家女爲之惻然俗於嫁娘兩袖中必置墜重物謂之壓袖富家女袖置荷囊二各緘金錠一約重廿餘兩乃出使婢納諸貧女之懷語以萍水相逢無可爲贈持此謀饋粥或不致遠凍餓貧女受之正欲問姓名適雨霽與夫全集兩兩分路去貧女嫁後出所贈金俾其夫權子母逐什一利遂臻饒裕乃行大賈家驟起廣市田園然所置產田必兩莊屋必兩所本資與所獲利必相埒衆莫解其意所在性好施

予一鄉稱善人願艱於嗣息逾十載始生男視若掌珠擇乳媪哺之媪來時諸婢僕指示屋後樓三楹云每清晨主母盥洗畢卽捧香屏從人詣其上汝慎勿登違必不恕也問何故衆言我輩來此有十餘年者皆不知但謹守條約而已媪所哺子漸能行走忽攀躋欲上媪阻之號咷不得已從之登入其中空洞無物惟設香案南向一龕障以幕媪揭視久之不覺失聲哭衆聞聲告主母爭訊之媪伏罪言小卽欲登恐其踉蹌忽促問不及細思致干犯應如何示罰惟主命問何爲哭媪又揮涕曰適見其中所懸荷囊與我嫁時壓袖者相似是日行至途中並所置金贈一嫁娘爾時母家夫家皆極盛初不介意亦不知其可貴也不圖今日落魄至此語罷復泣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美

諸婢喝之止主問汝嫁爲何時媪以某年月日對問是日遇雨否媪曰不雨則我之荷囊固在也主聞而默然亦不之罪但尋其夫來媪以爲將遣己也益悲不自勝次日主家張燈彩召梨園若將宴貴客者并召族人皆至屆時堂中排二席設兩坐旁列二几推簿籍高尺許媪之夫在外廂命四僕引入四婦自室中擁媪出令各按二人上坐勿使動主人主母倒身下拜拜已起而言曰曩蒙贈金者乃我賤夫婦非媪無以有今日藏庋荷囊示不忘也日日頂禮冀相遇也財分爲二不敢專利也今伴天假之緣不致負恩沒世此田產簿二分願存其一以一歸翁媪並示族人不得有異說翁媪慌遽惟同聲連稱不敢不取而已主乃促坐定奉酒卮筵開樂作

至二鼓挑燈送歸所居東院宿凡几案衾榻與主居無少異
翁媪本富家出身亦安之若固有媪初生女寄養他人而身
出爲傭至是迎歸後長成遂以字其所孔子兩家世爲婚姻
如朱陳村焉世或疑翁媪坐享其成幾於倖獲不知皆其贈
金時惻隱一念所感召也貧女暴富卽矢圖報心宜天陰相
之矣造物豈妄予人福澤哉

吳縣許也秋進士大鑑以進士需次在籍見親戚中有買妾
者日以肩輿擡女到家視一日見兩女有大家風詢之父係
貢生某兄亦孝廉爲之心惻乃贖金以贖認爲義女先後擇
士人嫁之事在道光庚寅年再踰年也秋子達泉源卽領壬
辰鄉薦丙申成進士出知某縣已大著循聲矣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三

伯昂先生云舊友楊天玉嘉慶丙子秋赴金陵錄科前一歲
丁本生母憂是時降服已闋學官未申明格不能試附船歸
及燕子磯風浪大作舟覆同舟十四人皆沒於水江故有救
生船因浪大俱袖手坐視潛山柳舍人際清寒士也時爲諸
生赴金陵應試適見之泊舟懸賞募救者獲起七人楊君與
焉柳爲之解衣贈路資七人由是得生柳之試資已罄竭蹶
至金陵稱貸以畢試事是科獲雋連捷成進士授中書柳之
釋褐在救人後實陰陽有以致之也 按柳後以中書改就
知縣在廣西頗著循聲適家大人爲巡撫奏調宣化縣並專
摺奏薦以州牧擢用實嶺西一好官也
上虞顧華亭大年初在戶部則例館忽遇一似舊識者謂曰

子壽不過卅六今止四五五年盍早歸摒擋家事欲與語倏不
見惘惘如夢心甚惡之迨館滿議敘揀發福建年正卅六途
中患病危於呼吸醫者咸縮手日夜瞑然若死但四肢溫軟
魂搖搖不定所見多冥中狀恍惚有人撫之曰嘻億矣亟服
白虎湯遂自呼家人速市白虎湯來以其數日噤不語衆皆
大喜醫者又謂是湯與脈症不甚宜以其呼之急姑調劑以
進卽漸愈乾隆間尙官汀州竟無恙聞其先一年有梓鄉某
應禮闈試落第館京師娶妻生一子家有母屢欲歸苦囊糶
後某死妻將自鬻爲人妾以贖遺幼子歸依孀姑有人以華
亭與鄉故乃以子託之華亭卽往告其妻曰果欲子歸延宗
嗣奉適姑則非不能守節者毋自鬻也母子扶櫬歸里之需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三

余當肩任之其妻大哭曰天平未亡人豈不知禮法哉因無
父母兄弟自維年逾卅多病恐不久溘朝露彼勞勞孤子流
落數千里外不爲僕隸卽填溝壑天實爲之聽者莫不酸鼻
華亭以己將得官雙親在京方欲先送南旋遂慨然白於父
攜其母子并某旅櫬返里更周卹之有此盛德宜天增其算
矣
錢塘王翁逸其名家雖貧樂善不倦年五十無子里人有伯
道之歎清明埽墓歸夜坐室中忽見故父杖策而前謂曰我
德薄應絕後賴爾廣種福田向鏡山寺求子可得也言畢卽
不見因如其言次年果得一子幼穎慧十二入泮十六舉孝
廉再試禮闈不第有戚官部曹者留之讀書一日忽語戚曰

吾鏡山寺僧也修持戒律大道垂成惟心豔少年登科未盡
華富之慕尙須兩世墮落明日吾當託生富家了結業案乃
作別父書囑戚寄歸其畧曰兒不幸客死數千里外又年壽
短促遺少妻弱息爲堂上累然兒非父母真兒孫乃父母真
孫也吾父曾憶昔年與鏡山寺僧茶話乎兒卽僧也兒與父
談甚洽心念父忠誠謹厚何造物者不與之後一念之動遂
來爲兒兒婦亦是幼年時小有善緣鏡花水月都是幻聚何
能久處父幸勿以真兒相視速斷愛牽庶免兒罪戾云戚勸
慰之答曰去來有定障限有期問轉生何處曰順承門外姚
姓也明日鼻垂雙柱而逝訪之姚家是日果舉一子姚翁富
甲里開樂善好施晚年得此子竟如天賜異哉貧而樂善不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美

倦富而慷慨好施何患晚歲無兒自有高僧奪舍也

安溪龜塘鄉張某翁家素封樂善好施乾隆乙卯年大饑貧
家鬻子女以易食甚有絕粒死者某愴然軫懷思一急就計
周濟之附近鄉里歡呼共指爲續命田也初諸家禾稼尙介
青黃生熟間惟某一派腴田已成熟至是分里諭知約於明
日齊赴田間刈穫每人攤分粟十餘斤自行取去鄉人賴此
數日糧得果腹不死是年其孫際青遂登鄉解

同安諸生楊宗潮爲人誠篤可風尤倦倦誘進後輩一時遊
庠食餼者多出其門同里有曾姓名德基者家極窘性嗜學
楊一見物色之招人館中受業資以衣食俾得肆力文章由
是學業日進遂入南靖邑庠旋登道光乙酉拔萃科廷試考

授儒學皆謂楊公相士有識云晚年上郡渡江時有某溺水
楊疾呼曰若救得此人謝銀四元衆爭救之某得不死一日
病篤時年六旬矣夢入冥遇一判官謂楊曰汝壽數應盡幸
有陰德可救卽將冊子付閱見已名下硃書云曾救一人增
壽一紀閱完被判官一推而寤病漸差後果如數善終

吳天爵字愧尊南安龍水人爲人誠實慎取與家貧舌耕餬
口乾隆六十年歲大祲外出覓館拾遺棄於路內有五十金
重重破布包裹知爲貧人所遺坐俟之須臾見有夫婦號哭
至者問之曰某惠安人歲荒負債不能償賣女於某鄉爲婢
至此失之天爵遂偕至某鄉詢問不爽出銀還之主人驚異
問先生何處人何因至此答以覓館主人因留課子弟府試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卑

屆期教讀如故主人知其乏貲未應縣試乃代納縣卷促就
道其年遂入泮覆試日有同案者病不能完卷囑代筆其人
謝金適符五十之數云

黃明經文自曰建陽梁藝圃家本素封好施與遇人急難輒

贊助之每年臘底取數百碎金分爲小封見貧苦人路過者
潛擲路旁欲令拾去有廉介不苟取者遂於黑夜陰置其門
下務使窮人普得之而後慰年六十餘苦無孫祈夢佛寺夢
一馬生二角及覺愀然曰馬頭生角其必無之兆乎以告友
友曰馬長角馮字也姑俟之後爲子娶婦適馮氏女得五丈
夫子遂開大族今子孫蕃衍且賢貴世其家不替云

黃廣文文登曰甌邑西鄉張某夫婦好善尤不輕殘物命一

日有獵者驅一鹿走至其家張婦急以舊衣覆之獵者尋三不見遂去張婦見獵者已遠因放鹿走鹿似有知首肯數四而出次年春忽見是鹿走入中廳將張幼子用角倚去張婦跟踰出逐至田坪中瞥見鹿將幼子放下而鹿不見張婦始抱子回方疑此物不知報恩且不知此鹿即前所救否甫入門見家中屋棟被屋後大樹壓倒牆頽瓦碎雞犬皆斃而是婦母子以逐鹿而存可見一念慈祥雖微物無不知感矣

黃廣文又曰吾鄉迴龍村葉煥金家好行善事生平撐渡爲業於人衆往來隨其給付概不刀索素習水性每有溺水者輒赴撈救活人無算不索謝亦不居功一日溪濱坊遭回祿火勢炎熾雖峻牆之屋皆被焚燒而葉屋桑戶蓬樞救火者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聖

但見火燄至葉屋壁便覺有數十人澆水救之火熄後四鄰皆成焦土而葉屋獨存

費炳文曰吾聞近年稱富貴舊家者首推安溪李氏永春黃氏不知其先代積德之報非偶然也安溪李文貞公之祖還商江南罄其貲本佐官賑饑又借官庫繼之事畢委員同其回家取銀歸庫其實家無餘資正躊躇到家如何措置乃其嫂於數日前園中鋤菜已先獲窖藏遂得立還官鑑今百餘年來科甲不絕筮仕者接踵於途也又如黃鏡塘之祖黃公常在永春販布經營適州中大饑公將所帶資本呈官助賑行將空手回家矣主人觀其罄本施捨必非負心之人自請將布賒公販回其時一路饑民搶劫奪食喧傳黃公罄本賑

濟貨非已資羣相約誓縱其來往不劫而他商一概斷絕販歸一次買盈三倍輾轉數次間遂成巨富以子貴得二品封天之報施善人不爽如此一貴一富豈無因哉

吾鄉廖氏以陰德發祥前錄已詳述之近廖鈺夫尙書由京旋里過浦城與家大人譙談之頃復述其祖母王太夫人本貧家女歸吾祖隨任臺灣飽歷風濤之險時時以濟物爲心家居每訓子姪以莫作自了漢後余表兄鄭蘇年師每述此語以授門徒謂出自王太夫人遺訓也平日嘗謂家人曰汝等怕雷我獨怕風衆莫喻其故然每遇非常大風太夫人必齋肅長跪庭中口喃喃若有所祝即深夜寒宵亦必披衣肅跪默祝不輟直至風息始起家人有竊聽者似云儂家內外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聖

親串現在並無求利求名浮江泛海者而在江海舟中因風驚恐死生呼吸者天下定不乏願風神及早息怒以全人命云事後問之亦不言所以蓋行之數十年如一日家大人聞之肅然曰此真聖賢立達同人飢溺由己之公心不謂於女流中得之漆室魯女之憂不是過矣不再傳以科第起家簪纓輔世宜哉

仁和汪姓世業離家道殷實一日爲子完姻親朋咸集三鼓客散閉門主人持燈赴各處照看火燭至二廳廂房聞門橈中悉索有聲移而視之有人藏焉燭之茶司也其人惶急無地家人皆云縛而守之明日送官究治以儆將來汪君曰不可渠不過爲貧故偶爾小見送官則終身不可爲人其人叩

頭而已默無一言汪君又曰若天明放汝回去眾目共覩亦難見人我給汝大錢千文以救汝窮將來斷不可復蹈故轍事可一不可再且未必人人如我也其人感泣自誓汪君卽給錢令歸且囑家人毋漏言數年後所娶婦生子冬日樓居以銅火爐烘焙小孩物不料火多銅化燒穿樓板落於廳屋一家睡熟絕無知者前所放茶司在別姓家筵散而歸路經汪宅見大門未閉並無一人亦無燈火不解所由大呼管門人詢之茫然不知何以忘卻關鎖也茶司云夜已深矣恐有小人藏匿卽以所持燈籠偕往各處查看至二廳見地上炭火一堆甚旺仰視之樓板猶紅乃大聲疾呼舉家驚起急救滅之汪君細問原委不禁驚歎管門人之忘卻關門茶司之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聖

適經是路殆有鬼神否則不先不後能如是巧合耶一念之善一事之厚福及一家擴而充之道在是矣

某甲素封放債私質頗事盤剝年六十餘妻妾既喪僅一幼子病亟瀕死漏三下有人持蠟贖物怒其貧夜剝啄人曰迨天明吾物不得返虧折數緡錢吾故羅雀掘鼠以副限期某甲慨然念兒死焉用多金悔剝算籍沒之病民也明日悉舉各家所質田產衣物召而給之債券亦焚去兒既死夜半猶撫屍飲泣突見一人排闥入識是負欠者謂某曰勿悲此討債者債償自死念爾無後吾蒙焚券高義請爲爾子以奉餘年忽不見兒竟漸蘇病旋愈訪之某家某乃是夜死知借軀託生也此福建南平諸生姚格亭學信所言吁結怨施恩皆

人自作一念之悔遂使已絕之嗣復續討債兒去還債兒來

卽在一身借因結果善惡之報捷於影響如此

劉士可封翁卽寶樹高祖也樂善好施每隱其事不欲令人知嘗於歲暮遣誠實家僕周歷僻巷中探訪人家有無急迫不可解之事適某甲負某乙金甲謀諸婦欲鬻妻以償婦抱幼子終夜泣甚哀僕歸以告翌晚封卅金使僕僞叩其戶以金擲其戶闕中某甲啟戶見金僕已遠去由是夫妻仍得團聚於償債外尙多十餘金以謀生云生平所爲大率類是後其子爽齋廷楫著材廷梧兄弟相繼登賢書著材聯捷成進士擢刑部郎孫雪堂由進士入詞垣慧生雲光又相繼登賢書爲浦城甲族云又其子澹菴明經源遠亦以濟困扶危爲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聖

務每於歲暮將通年租穀所入之金內有零件不計多寡輕重別置一盤俟臘月廿三夜祀竈將所置之金默禱諸神以明周恤貧乏之意祀竈畢分作百餘包每包二三兩不等用紙封固察看往來行人有窘迫無以卒歲者將包暗擲戶外拾者見金有執而問者恆答以不知此事行之廿餘年遂至闔邑周知蓋恪守土可翁家教今寶樹以孝廉歷宰浙東西厥興未有艾矣

太倉李氏科名鼎盛蘅塘太史精制義時操選政藝林奉爲圭臬授徒甚廣藉此掇巍科者不知凡幾或謂其先德式微至太史始振殊未覈也錢梅溪履園叢話中載太倉李學字仁山父維德以清儉起家力行善事仁山有父風見人緩急

必周濟之尤能推誠相與以積德行善相勸人多化之延師課子必敬必恭生五子長卽蘅塘名錫恭中嘉慶丙辰進士官翰林次錫信乾隆癸卯舉人錫瓚己酉舉人錫惠錫晉又於嘉慶辛酉同登鄉薦今推爲江南望族然則培植家風積累已久梅溪及交仁山所言當不妄矣

吳縣東洞庭山嚴氏明季以貲雄於鄉順治乙酉以賑濟難民傾其家至其孫嚴曉山者家業又裕乾隆乙亥歲大疫曉山倡捐穀米同諸善士放賑四鼓卽起始終經理其事從不假手他人忽夢神告曰汝家乙年種德當於乙年受報至乙未歲曉山子福中會元入翰林乙卯歲福子榮亦入翰林官至杭州太守道光乙酉歲榮子良裘又中舉人良裘胞弟良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哭

訓又於辛卯壬辰鄉會聯捷入翰林今良訓已陳臬甘隴矣安化陶文毅公以巾卷寒門驟致通顯余前錄中但述其微蕤另婚一事而於其先人隱德未之詳也後閱于蓮亭觀察克襄聞見緣始知其積累之厚不可不詳載之以勸後人云文毅太高祖伯含公多陰德當前明之季鄉里多嚴自衛有縛竊匪就溺者適公過賊哀呼曰公救我我誓不復爲賊公爲請釋於衆已慮其故志復萌乃施小舟於渡口使濟人以安其生終公世施舟八其人俱改行爲善公每出攜小筐遇碎瓷瓦礫必拾之以利行人及卒之年空室所積碎瓷瓦礫與屋齊矣又其曾祖文衡公亦長者嘗有雪夜入室盜米者跡之得其居乃其所素識者寂然而返終不言其人沒後卅

餘年其配彭氏太夫人偶舉以示子孫始知其事猶隱其姓名焉康熙戊子九月鄰舍不戒於火焚燒悉盡而其宅無恙其倉在鄰舍中者亦獨存隔江來救火者見有紅衣人長袖持扇立牆上扇之故火至牆止牆且爲之燦彭太夫人盡以倉所存與諸被火者又其祖寅亮公性淡泊無所營家中落一日偶步江濱得遺金俟之終日見一人倉皇至面色如土俯視砂礫中不勝其戚詰之則曰傭工未歸數年矣家有老母今積數年身價將歸養而盡失去是以悲耳叩其金數悉合遂盡付之其人請分半公曰吾分若金吾不俟若矣笑遣之其人叩頭去至其太翁鄉賢公黃江先生義舉尤多具見官保文集積德宏深故有此福報歐陽文忠謂不於其身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哭

必於其子孫信哉

吾鄉孟瓶菴先生家傳戒殺一事已載前錄中前年回福州復聞其封翁軼事甚可勸世也封翁出身本寒微饒有才智手邊積貲不過廿餘金而急人之事如已事惟殷殷以濟物爲念一日偶以事宿某鄉店聞店鄰媪媳二人哭聲甚哀封翁私詢之得悉鄰媪有子某數年前賈於外去時約以三年必歸後無音耗今過期又三年矣有傳其已死者媪之母家欲奪媳改嫁之刻日事成卽迎娶矣媪與媳不忍離媳亦誓不肯嫁計無所出而哭耳封翁因詢悉其子作何生意賈於何所何年出門遂僞作其子家書並以十金封入函中云三年屆滿正擬收拾行李因生意正旺未肯遽歸茲因某人經

過之便特託帶家信並銀十兩家中如有負欠俟我秋間歸來易清也是夜將信親送其家即避去其媪得書示媳媳母家聞之前謀頓寢不敢復言另嫁矣是年秋仲其子果歸在外作賈事悉與書中語符合母語及此書及寄銀事其子茫然不知所謂母歎曰此神人暗中保全也因合家望空泥首以謝踰數年封翁復以事過某鄉則舊店已易主店與正宅通宅極整潔中間有小龕龕內有神位其家人日日供香燭每朔望合家人俱來拜禮甚恭封翁偶問何神主人將神代作書並送銀事敘述一過封翁莞然曰此非神也乃我一時作用而轉受主家如此敬禮折吾福矣恐其不信爲誦書中語一字不差請速撤去神位主人始泣然泣恍然悟急請其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聖

母呼其家人皆出口恩人在此矣咸羅拜之蓋其子歸後家道小康遂買客店併入己宅封翁不知也次年爲乾隆己卯瓶菴先生遂發解踰年庚辰聯捷成進士由翰林改銓部歷司文枋引疾歸封翁尙健在迄今家門鼎盛科第蟬聯爲福州望族大約皆食封翁之報矣 按數年前余聞李石舟觀察國瑞言其鄉儀封張清恪公微時軼事與此相仿佛清恪公事在康熙年間且所言不詳瓶菴先生家事則家大人所及見也故舍彼錄此

顏軍門鳴皋 粵東梅州人性豪雋喜讀書時有相士謂其他日當以長槍大劍取功名顏嗤其妄攻苦益力年屆卅歲急於進取居父喪禫服未終應試入學爲鄉人攻訐被斥或謂

曰相士之言驗矣觀子骨相魁梧奇偉異日爲朝廷寄閩外任無忝也安事窮年咕哩爲顏臆其言棄所讀書習騎射越歲即能穿札超乘一試冠軍遂登武科公車北上舟抵維揚夜泊聞鄰舟鄉語喧呶過訪之皆南越應武會試者因同行有番禺朱某病劇垂斃議舉而棄諸厓所慮者他日歸鄉朱之親屬索屍棺結訟耳顏曰此大不可公等與朱君同鄉里忍棄之原野飽犬豕腹乎眾曰君獨非同桑梓乎盍過君舟或者起死人而肉白骨徒爲局外人議論無當也顏遂毅然挈朱歸舟親視湯藥越日捨舟登陸朱病益甚破於車中途次無以爲殮旅店已死者不得入遂以帕蒙死者首託言符中惡恐車中顛播負之行卅里晚入旅店主人勿辨次日擇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吳

士殮埋封識而去比入場顏固文士武備非夙嫻而策論則洋洋數千言場中莫與埒同考官以其小場僅列單好姑置之夜分假寐恍惚見案上發奇光起視之顏卷也挑燈細閱不覺擊節曰此人異日爲將祭遵羊祜之傳也薦於主司劉文正公并述其異遂登上第後歷任海疆至福建臺澎鎮署水師提督以功名終

錢塘許氏陰德前據許之姻親戴君槐谷所述樂亭先生游幕陝甘賑災一事已載三錄矣茲余需次浙江奉家大人僑寓西泠重訪君家之事則先生曾孫許季傳廣文所述先生在楚省幕中一事陰德更大亟補錄焉據言樂亭先生諱堯堂乾隆初年於湖北某府幕司刑名值教匪事起太守緝獲

逆首數人並搜獲同黨入會姓名總冊以屬先生敘稿造冊
通稟上憲先生閱冊蓋數萬家皆鄉愚無知被誘脅從者惻
然傷之欲救其難寢其事籌思竟夜毅然而起竟取冊焚之
詰旦以告太守太守聞之始則怫然繼亦感悟遂命但以逆
首數人通稟懲辦其難遂解未幾子石蘭公鉞中乾隆戊午
舉人官至司馬孫學范中乾隆戊子舉人壬辰進士官至治
中曾孫乃來中乾隆癸卯舉人官至直隸州崇祀廣西名宦
祠乃大中嘉慶辛酉舉人官江蘇海州乃濟中嘉慶戊午副
榜庚申舉人已巳進士入翰林由肇羅高廉觀察入爲太常
少卿乃毅中道光辛巳舉人官敦煌縣乃普嘉慶癸酉拔貢
丙子舉人中庚辰一甲二名進士入翰林值樞廷值南齋賜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完

紫禁城騎馬今已官大司馬屢掌文衡乃釗中道光戊子舉
人乙未進士入翰林今官侍讀乃恩中道光癸卯舉人卽季
傳廣文也其兄弟七人並科甲而鄉科始自前癸卯終於後
癸卯傳爲佳話故杭人有小郭汾陽之稱海內言科名之盛
者又有錢塘許乃固始吳其之對而乃字輩以下科名尙未
艾也乃濟子桂身道光乙酉舉人乃普子彭壽道光甲辰舉
人丁未二甲一名進士入翰林乃釗子培身道光丙午舉人
乃來孫之瑞乙酉副貢其列膠庠縮簪絃者更指不勝屈皆
樂亭先生本支之裔也又聞石蘭司馬於乾隆庚寅歲歸里
覓地葬親有精青烏術之李浙山得地於裏桐鳴不得其穴
所在遇顧君善卜告以某月日清晨有紅衣人立此地上所

立處卽穴也屆時李君蚤起候之果有紅衣人至乃鄉村新
婦至山拾取柴草者相所立處果係吉壤因葬樂亭先生於
此而先生弟華濤公諱整及石蘭公昆從諱鑑諱鈞皆合祔
焉故鈞之後如藕船庶子乃廣敬齋廣文乃裕菴園孝廉立
身金橋主政謹身蓮甫孝廉葆身鑑之後如吉齋太守乃安
聽樵孝廉乃寬科第亦不絕 許季傳孝廉又言石蘭司馬
旣擇地桐鳴矣同時又得一地於赤山埠爲族中無力者葬
其先術家言其地更勝不如易之石蘭公曰彼我一體也倘
得更吉何分彼此卒不易族人葬後其裔入籍粵東名其光
者與錢塘乃字輩兄弟行中道光丙午科廣東經魁亦盛事
之由於盛德也 又言尊公京兆公初官滇南雲龍州州城
外山壁夾豎中有迅流急湍艱於涉濟此岸產鹽必於彼岸
貿易趨利者多覆溺公於石壁間施以鐵鑿聯以鐵紐覆以
土木遂成懸橋自是往來無患時公長子以大挑赴粵舟覆
鄱湖尾洪濤巨浸中浮沈十餘里竟得無恙蓋有默佑之者
矣 又言公作牧黔西時其處之鹽課於有司常有子衿輩
受鹽於官弗償厥課身被扑責甘受無辭相沿成習弗怪也
公曰我子孫亦有讀書者豈可以蠶序中辱同阜隸每寬其
責人亦感激樂輸無虧鹽課以上三則皆其家乘所未及載
者並爲記述足見君家世德相承積善餘慶不勝紀也 又
言乃毅以孝廉出爲甘肅知縣初任環縣沙漠不毛之地瘠
苦荒寒以辦災之法治之并捐廉爲之經理鑿山得煤浚井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平

得甘民賴其利有訓俗十八條皆信之地方日阜記訟日簡繼任山丹開渠得地百頃勸民墾荒九處繼任敦煌亦教之於水利農田所泄之處邊民咸受其賜以勞歿於任歿後其弟慎生於西江學署中奉札知君已為敦煌土地神矣江南黃某家本中資樂善好施不少吝惜偶因久雨新晴借友人散步郊野見古寺中積樞累板破骨露者甚多為之惻然遂捐高田廿畝施為義塚兼出資勸人營葬凡年久無力者皆葬之各為之立碑記備人尋覓共葬四十六棺似此掩骼高義澤及枯骸義舉甚多後其家科甲蟬聯冠蓋不絕人爭頌之 按此見寄雲書屋因果錄是錄所載但書某姓概不標名然此是南昌黃俊民觀察家事觀察名中傑係家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至

大人壬戌同年其弟範亭編修 中模 其姪在會太守 維烈 皆

同時由甲科官中外皆與家大人摯好故早聞其事頗詳

錢梅溪曰乾隆五十年天津有徐北山者以醴務起家後漸中落嘗除夕避債巷聽黑暗中有人哭聲甚慘以火燭之一寒士以負債無償欲自經者北山告之曰余亦負人無償者爾何必遽尋短見問所負若干曰二百金探懷中銀適符其數盡與之其人叩謝去後十餘年北山貧如故而長子瀾次子淮中文武兩進士三子漢中嘉慶戊午舉人孫文煥中道光戊子舉人今為津門望族矣

錢梅溪曰吳中夏源泰者居齊門西匯開木行家道甚殷其先本成衣匠開一店店旁有茅廁一日在廁中得遺金三百

兩待其人還之乃木商夥計也其人歸喜告其主主奇夏為人乃招之家中令其成衣數年亦作商夥遂發財傳其子若孫至今猶盛

錢梅溪曰無錫縣東門某姓居克寶橋素患膈證鄰里呼為膈翁一日偶入茶肆拾得包裹開示之皆金珠也竊自念曰吾死期將至安用此為因不攜回家坐守之少頃見一老嫗踉蹌來且哭且尋問其故乃還之感謝而去回至家中忽目眩惡心吐出硬痰一塊堅如牛皮以刀斷之旋合為一咸驚異蓋自此膈證頓瘥後以壽終家道亦漸起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至

私託其用重板者石鳴咽不能聲曰吾不忍為也如是者五十年至今尙在年九十五矣四代同堂兒孫繞膝陳海霞為余述之

劉秀才名天佑字約齋長洲人累舉鄉試不售所居在察院巷城守署之西署南有高墩明季兵燹後瘞塚累累乾隆間城守某將盡徙其遺骨而築照牆天佑聞其議為之惻然而容於力因告貸親友得數金就其骸之藏於瓶者倩人善埋之註埋一百十具而金盡矣天佑雖憐之無如何也是年秋應胥試仍薦未售益鬱鬱不樂臘月廿四日夕天佑祀竈神具疏自道其平生雖無大陰德然掩骼一事當可挽回造化何神聽不聰也辭色頗不平越夕夢至城隍廟中神升座呼

有循吏名奉諱後絕意仕進掌教暨陽書院者廿年大江南北翕然人望家大人任蘇藩時常相過從有文字交悉其先德甚詳

段鏡湖廉訪曰吾邑隘口莊羅姓富而好禮澹邨觀察其親房也其先人每置田產不甚與賣主較值嘗言曰吾今日置業使賣主多得若干錢異日吾子孫賣業或可多得若干錢也其子弟皆讀書循理毫無浮華氣習每應試輒數十人赴省花街柳巷總不見有羅姓一人憶家兄入泮時認保即羅金鏤先生次年赴鄉試先君子與之同舟因問曰一家飽煖千家怨君家久富而鄉里無怨聲是必有道先生曰然吾先人有言分外之財不可欲分內之財不可足先君子曰噫宜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三

君家久享其富也夫分外之財吾輩讀書人豈有欲之之理而分內之財亦知其不可足焉是即布帛之有幅也其保富不亦宜乎

安徽樹林冲尚書李錫民

振祐

先生其父木三先生由傳臚

仕至方伯且父子俱掌文衡錫民先生之弟

振鈞

海初己丑

殿撰也其時已一門九進士矣先未發科第時一門食餼者居一邑之半梁相國衡文安徽時見李姓廩保之名皆有聲字問曰李姓廩生皆屬一家乎有廩生名聲振者前揖而對曰俱至親伯叔房兄弟相國贊之曰好箇人家糊其封翁家富好行善舉翁恐在家善舉無以及人以公門中好行方便乃至省買一院房書缺遇事極力周全陰受其惠者不少偶

遇鄉里大荒挾資出外運糧以濟是年適家有公山堪輿家呼為虎形族人議葬其穴定價若干而堪輿家所定為真穴族人又不許翁家添葬翁乃用一道士言適葬得真穴當日堪輿家與族人所不用者也此中蓋有天授云

儀徵厲氏自順治乙酉開科烈士公士貞中式江南踰二科成進士公性恬淡不樂仕進築室城東為讀書所親課子弟雖家無儋石寡如也百年來多列膠庠未有接起者公四世孫孚若封翁朝容邑諸生五子家清貧就館邑西郊某氏諄教子弟化導邨氓排難解紛里中有義方之目一歲於祀司命日放館將歸營歲事囊中僅二萬錢未至城三四里小憩於素經邨店有以鬻粥為業者生計淡泊負城中豪錢萬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三

二千經十月子息無歸責以歲暮為期如負約必以閨女為質女已受聘於前邨某氏子亦公所素識者惟時鬻粥者夫婦作愁歎聲不絕公異而問之以實告泣曰彼以我女為質者將以占我女也屆期恐三人將有不能同活之勢公聞之悽惋因慨然曰爾所者不過萬二千錢耳他無能為力此尙可為爾償也爰解囊如數與之夫婦泣謝曰公寒士舌耕餬口今以多半施我公家仰望又何所敷用耶公笑應曰我城中親友多殷實者自往貸之子毋為我慮也言訖而去明春重過其處夫婦與女歡迎於門曰得公所施幸無事一家皆賴公救也留以酒食親送三里至女之夫家告之皆頌厚德銘不敢忘公得此名館中就學者日增一鄉中皆以善人

魚作詩末句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頗得意後入鄉試詩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苦結語意不佳忽憶自作放鯉詩因以末二語作結主司嘉賞遂中式

仁和吳築巖編修福年爲諸生時於道光乙未年四月初二

日清晨由所居缸兒巷行過水漾口河干見老婦方投水急

喚與夫二人自水中拯起救醒詢之以與媳不睦口角輕生

以言勸釋出資喚與送歸是年即膺秋薦旋成乙巳進士一

甲第三人入翰苑丙午主試貴州

莊南邨先生柱爲其封翁繼室董太夫人所生甫彌月前妻

子出痘太夫人以果餌哺已兒以乳哺前子家人駭之太夫

人曰吾尙年輕子失可復得前姊僅此襁褓物痘後家貧又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妻

乏淺芥調理節乳與食冀早得復元耳太夫人五子四登進

士一以明經貢成均南邨先生殿試前呈第一後改二甲第

二時有幾乎狀元及第也算五子登科之諺其後方耕本廩

兩先生兄弟先後一甲第一二名太夫人親見之至今科第

不絕觀存心之厚知其後起熾昌未有艾矣錢鑄庵先生人

麟莊中表也莊官浙之溫處道適所屬大荒人相食莊蒿目

災黎稟請發帑十萬赴臺灣買米平糶賑饑大府駁斥謂臺

灣遠隔重洋須候潮汎往返稽時萬一船多飄沒帑歸何著

正深懊悶適鑄庵先生來訪莊心緒惡劣神情索寞錢怒曰

至戚遠來未必分潤官橐何遂無中表情莊告委曲即求良

策錢曰然則君固身家念重而視民命輕也既爲監司大員

視有便於民者能辦則辦何必拘拘稟白君果能出庫項我

當爲君赴臺君既不惜功名我亦何惜性命莊計遂決啟庫

出銀錢連夜起身泛海去莊移宿城隍廟禱於神曰幽明同

有民社之責如不忍數百萬哀鴻就於死地願賜帆風俾米

運到起此溝壑果未半月而錢返米十數萬悉集所屬賴全

活似此功德甚大食報自豐正不但太夫人存心厚道已耳

錢後生文敏公亦以大魁出仕其雲初至今簪纓相繼與莊

同稱盛族

常州三河口李賓賢先生樂善好施鄉里推重歲正旦天甫

明翁起過廚下見數人方酣臥趨視皆朱墨塗面不可別識

喚訊之則同里無賴子乘夜共商竊劫適見酒饌羅列大肆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妻

飲啖遂醉臥不知東方既白也翁贈錢數千悉縱之去終身

未嘗言其人鄰有處女已訂嫁期夫暴卒女欲往守母阻之

女嚙一指自矢期年夫之翁若弟以女美謀鬻之女微聞麻

衣哭祭其夫自縊柩側翁傷之獨力爲請旌表其隱惡揚善

類此者甚多子第庭封翁壯歲補博士弟子員見義勇爲一

遵庭訓居室後有長溝直達深港每天陰路滑行人往往失

足淹斃歲周甲戚友欲稱觴翁卻曰吾以資購石築隄不逾

於無益妄費乎隄成十餘里凡費千金至今人猶頌之孫申

耆先生兆洛甲子入闈第庭封翁夢一淡妝女贈以一蟹無

足告之曰有足爲蟲無足爲蟹皆爾翁數十年培養所致是

科以第一人登賢書聯捷成進士散館改知縣令鳳臺一時

天佑謂之曰汝讀書人豈不知功名富貴遲速自有一定何得自矜埋骨一事妄瀆神聽若再不悛當禡汝衿矣冥中念汝究有善根苟能行善不怠何患不登科第耶天佑唯唯而覺自此不敢稍有怨尤越三年中鄉榜百餘名後官中書舍人

高郵蘇某夫婦年皆四十祇一子愛同拱璧一日小婢抱出外廳因雨滑足將兒跌於階下頭破而亡蘇某見之即囑婢速逃回母家自抱其子入謂係已失手跌斃知其妻性急而暴也迨其妻急尋婢而婢已不見未幾蘇某復舉一子按此事載因果錄中昔年家大人官京師時曾聞之朱文定公士彥公本揚州人嘗述其鄉里美談未竟其緒今亦不知蘇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五

氏子如何以理度之必昌厥後無疑也吾鄉前明馬恭敏公森亦有是事係除夕婢抱兒在門首游戲兒誤搶投鄰家爆竹盆中死恭敏之父亦令其速逃遠方向妻婉轉寢其事兒身故有疤痣後一年復生子疤痕宛然知爲故兒投胎再來卽恭敏也恭敏以戶部尙書致仕家居嘗以數言定民變屢紓鄉里之難事詳徐興公榕陰新檢中然以今蘇氏子縱不能如馬恭敏而其父厚德則與恭敏封翁同將來亦必有所表見於時吾將洗耳待之矣

揚州賭風最盛近日有搖攤之戲官與商每合爲一以貲財角勝負意氣自雄南北委員往來是邦者鮮不沈溺其中樂而忘反甚至有誘賭之局外張筵席中蓄裙釵名曰擺攤盤

尤爲人心風俗之害聞此數年來此風益熾竹西歌吹之外局面又一新矣近有商夥某甲者家設攤盤誘人子弟破人家資不可數計其子爲秀士正應秋闈一夜忽有喜報到門人多不信翌日取題名錄觀之居然某甲子也衆皆謂似此人家有此善報天道殆茫昧不可知余亦聞而疑之一日晤羅茗香告余曰某甲家喜事人皆詫之而某甲近事人所不知也某甲於攤盤中每年必購一二少婦居中作餌去年購一中年婦人入局初到時覺其神色不怡細詰之知係宦家婦其夫曾官邗上死後家無丁口不能自存故隱忍到此然自入局後經今數閱月頗能自持並無所染也某甲忽動矜憐之心立送之入清節堂並極力爲之道地俾得其所此婦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五

亦甚情願較在攤局中竟判若仙凡矣余曰善哉此事功德甚大有此一大善則衆不善自可消抵其獲善報也宜哉吾聞鄉諺有三代不養貓全家無病噪之語聞福清有某與者臺山相國後人也素憫鼠不畜貓年四十餘忽於春日患噎證至冬益劇薄粥不能下咽自分必死長夜不寐燃燈枯坐適几上有炒米半瓶羣鼠欲竊食而不能入口俄有一鼠銜一箸植瓶中以口咬箸又一鼠銜其尾而曳之瓶遂倒羣鼠爭就食嘯呼爲樂葉叟觀之不覺大笑略出一赤物如新生小孩之拳頓覺胸前清爽遂能喫粥旬日全愈又四十餘年考終按此事甚小然不可謂非適逢其報也

吳門周生 存喜放生每次放生輒以小詩紀之嘗因放大鯉

稱之未幾公長子長年謂彭乾隆甲午舉於鄉次長森以武

生官松江衛千總次長青長松長庚皆入邑庠謂彭公長子

杏芳庠生孫恩官庚子翰林擢監察御史今官充沂曹道長

森公長子同勳以庚午副車由兵部郎中擢廣東廉州知府

孫雲官以庚子舉人官湖南衡州府清泉知縣今以勞績升

直隸州次子同治以武生官江西衛千總長松公長子秀芳

以壬午舉人謄錄議敘官山東武城知縣在任六年修理文

廟建絃歌書院捐廉置田助諸生膏火創節孝總坊重修縣

志政績循聲上游引重因親年七十乞養歸里今子寅官已

入邑庠次子信芳亦官衛千總毓芳庠生長青長松兩支其

子孫入膠庠者甚夥簪纓繼起皆由孚若封翁一念不忍之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李

心所致也因思陰隲之事不必多費金錢當時不過萬二千

錢富者視之曾如一毛自公以寒士出之慷慨無吝色為人

計曾不爲己計是以爲功尤大獲報之厚且遠又何疑哉此

儀徵吳梅孫鑑孝廉所述梅孫與厲氏比屋而居其見聞故

確也

湯芷卿曰萬封翁望乾隆某科孝廉嘗偕友陸孝廉以甫赴

禮部試道出山東陸病不能行止旅舍萬亟覓醫藥既而陸

病益不支恐萬久留誤試促之行萬不可陸且死泣曰受君

之惠今生已矣願矢來世遂卒萬貨裝爲治棺衾攜櫬歸竟

不赴試時萬夫人年已望五忽有娠臨產夢陸入室而荔門

方伯生甫以故人轉生不甚督責性絕慧凡音律書畫及彈

棋六博略試涉歷無不精妙年十六七頗好遊蕩萬心憂之

見於顏色方伯心動叩之夫人夫人曰皆由子不肯嚮學故

兩大人深以爲憂耳方伯遂詣父自投由是閉門攻苦明年

補博士弟子員連擢科第入直樞府守開封日始奉諱歸時

封翁及太夫人皆八十餘矣余遊大梁時舉此事問方伯方

伯笑而不言陸二孫皆在署仍論世交呼方伯爲世叔云

段鏡湖廉訪之祖僅六歲曾祖母撫之成立其祖母朱姓富

家女也然勤儉持家常親手縫紉拾諸孫衣履之敝者以水

浣洗補綴如新冬日以償鄉里貧乏者嘗勸人戒食牛肉每

謂傭工佃戶曰耕牛農家之命也夏夜必以烟驅蚊蚋冬夜

必使園中乾淨又自備一倉所儲糧食名雖零賣以備一己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李

私用實則陰濟窮急諸孫每應鄉試回家必問曰今年刊刷

善書送人否人有以善書送爾等否年八十四無疾而逝廉

訪父夢齡封翁忠厚與人嘗有吳姓佃戶夫死子幼自料不

能再佃段家之田封翁囑之曰爾但安心撫幼田仍歸爾佃

可耳其後子亦成立婦年至八旬外舉家感之封翁於道光

辛卯正月初十日卯時無疾端坐而逝自云銅陵縣有人來

請余往視事當時不知其何謂也廉訪於乙未年中式聞報

前夕夢銅陵署中差人至家報喜云已中式卅名其家猶疑

與銅陵縣素無往來次日報至中式名數適符及廉訪將至

京會試親友至園中占卜占仙判云夢齡公自銅陵寄詩來

送廉訪赴都中有一聯云歌樓對客休呼酒旅館逢春莫看

花間之乩仙始知封翁已爲銅陵縣城隍矣然其家猶在疑信之間乙巳五月廉訪至皖城領咨來浙一日在首府署中赴席適有新委署銅陵縣事王君在座廉訪即囑其至縣探訪銅陵城隍果何神也後王君有信來云某年月日銅陵人皆見新來一官儀從甚都至城隍廟內不見某年月日即其封翁去世時也所遇新官形像即封翁在日形像也生英及靈接王君來函益信封翁持身清儉食不兼味冬不重裘夏不細葛氣甚和平不與人校常訓子姪曰爾等讀書人正氣原不可無暴氣必不可有每見爾等與人相接氣具胸中稍不如意非氣形於言即氣形於色是氣之發不以心爲主也吾願爾等戒之其盛德如此宜其歿而爲神矣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李

通州珠媚園主人王如曾有子無孫家資頗厚見一勾將一錢放地口中念云開眼求你來閉眼帶不去頃之勾忽不見王因有悟力行善事嘉慶十八年里中大饑捐萬金助賑育嬰堂嬰孩失所亦獨捐萬金以全幼穉不數年生孫二人功成名立遂爲通州望族

北平湯芷卿 用中 曰刑獄至我朝欽恤備至無枉濫者願往往輾轉駁詰由縣府司院定讞幾經歲月罪名仍無出入案外拖累死者不知凡幾丁酉冬某太守攝開封余爲入幕之賓承詢通省要務有益百姓者舉三事以對一濫派夫馬須設法禁革以杜州縣官役分肥欲使大吏過境所需車馬有數而州縣按里科派折價入素胥役駭時方一積欠應豁免者亟宜清釐以寬小民敲朴嚴追

積欠河北三府州縣有仰承意旨追徵全完者大吏以爲能起權之而民斃杖下鬻田產者多矣一暫繫待質平民宜專員設局經理其事並寬爲捐給口糧以免無辜拖累太守於前二事多見施行惟暫繫一條謂兩造皆官爲養贍是導之使訟非息事安人之道余默然適王澄川參軍在座閱稿善之攜去後余來兩淮事閱十年太守已歸道山前說久已忘之今夏聞太子子孝廉某遊淮安失足落河死方痛良吏後不振如此扼腕久之月前太守戚薛君道出邗上細詢近狀薛愀然曰太守遺櫬尙留大梁長君眷口羈京邸半家星散因述其夫人曾夢太守自言生平居官清正閒有偏執功過相抵惟駁湯君所論冥司責其見善不爲罪罰甚重今王澄川已將此榜俸梓汝速印萬卷流播八閩庶少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李

救墮落薛不知所論何事舉以問余余檢篋無存稿郵書河南錄得一通附記於此畧曰國家以民命爲重幾於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有犯必懲明律具在而於平民暫繫待質未有專條伏思臬司爲通省刑名總匯倘案情重大司不親提研鞫無以昭公道而服人心惟案經提省則一案千連人證不能不與之俱來此輩或情節牽涉或挾讎誣扳非皆有罪之人其在本邑已被胥吏追呼里保逼勒迨至隨同批解冤苦填胸羈管公所既不能營趁自給又無人爲之送衣具食所恃每日官捐之十數文此十數文入腹與否尙未可知惟聽典守者恣情剋扣非意陵虐夏則人多穢積疫癘熏蒸冬則啼號切膚飢凍交迫有目不忍觀耳不忍聞者試以

遊蹟所到言之於杭仁錢二邑縣門不時有屍擡出初以為
獄囚詢之始悉其故計一歲瘐死者不下四五百人至院館
臬署每過懷甯橫屍待驗或二或三大約與浙上下及入保
定刑獄尤繁歲斃且七八百河南稍善然亦不下二三百人
誰非赤子乃令無罪而就死地如其眾耶我朝祥刑普
化從無枉濫惟此等死者大吏不知本官莫問案內正犯或
且事雪生還待質者旅殯孤魂長填黑獄嗚呼冤慘極矣國
家每歲大辟不過數百起今以目覩情形合各省計之拖斃
者奚止萬人其何以慰 聖主如傷之隱乎按罪囚入獄例
有衣糧病則醫藥死則殮埋孕則停刑令典昭然有加無已
而此獨聽之地方官捐辦具文坐令困阨至死無冤可鳴無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李

傷可驗或屍親領回或就近瘞埋從無告發之事首府縣及
委審諸賢亦遂習而忘之余以為其弊有四一由於臬司審
斷不速結一由於州縣解犯不齊全一由於捐辦經費無正
項開銷一由於司事官役無責成考覈蓋審斷不速壓積必
多提解不齊重淹歲月經費絀勢將敷衍刻剝苟且塞責稽
覈弛甚且禁卒蠹役高下任情果能案提到省臬司隨卽審
結遇有牽連無關緊要之人立時省釋卽由臬司明定章程
凡解省人證遲至一月不齊作何參處至經費宜從藩庫撥
款酌定數目按季支銷仍派委同通一二員專司其事月具
清冊詳載舊管新收開除實在 一有疾病立卽醫藥取保猝
有死亡詳院司年終覈計多寡以定功過督撫定議入奏仍

請通飭各直省一體遵照 聖明在上無不允行事非難成
而生殺人之轉移在是矣嗟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士大夫
抱己飢已溺之忱居大有為之地操能挽回之權果能起而
行之造福不公且普哉

旗兵豐昇額童時當逆閫既殄隨都統駐防西安大難初平
戰骨翳莽豐心傷之壯歲閒居日以掩埋為事數年遠近郊
絕少暴露未肯稍解也初豐負陝客銀廿金不能償時將裹
糧入山盡埋遺骨適客來索負且肆辱之豐曰勿輕視我我
縱貧有四子在勿憂也遂呼四子出拜雖皆童穉而魁梧奇
偉不類常童客奇之不索負且勸令就塾助膏火焉豐遊及
山遇諸髡輒瘞掘土漸深見一洞以石封口試舉錘撥之石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李

隨手落黃白滿中運歸漸置田產不數年富甲秦中四子以
次入仕皆登八座豐年九十餘無疾而逝今尙簪纓累葉皆
豐積德所基也

溧陽縣焦某刑書也立心正直排難解紛為鄉里所愛敬鄰
子某少年好勇鬪很焦常左右之心甚德焦一日焦籠燈自
外歸遇鄰子於河邊就水磨刀霍霍然焦覩神色有異問深
夜磨刀何為鄰子曰頃從友人飲酒歸不意吾婦與左鄰某
秀才共坐調姦為我所執已縛閉屋中欲斷兩人頭耳焦取
刀視之佯喑曰此何能殺人設殺之不成兩人或逸其一為
禍非細我有苗刀係先世所遺血人無算借子何如鄰子喜
偕歸焦出酒令少飲以壯膽氣密使其妻入鄰子家解二人

縱之比鄰子操刀入室寂然無人知爲焦所紿盛氣奔回焦笑曰癡兒何爲其坐並未成姦殺之且抵卽幸獲無罪殺一婦復娶一婦所費幾何今汝婦行爲如此留之無益視其稍有姿色何不鬻之旣可得價爲再娶資且免辱門戶計亦良得鄰子氣稍平納其言適有西賈欲娶妾見婦美以二百金購之鄰子亦別娶事閱十餘年焦已忘之後借其戚幕遊陝西適川楚教匪滋事焦挾資南歸中途遇賊劫掠一空流轉至晉境經一巨鎮見佛寺方賽會焦匍匐寺外冀乞些少錢米救飢忽有健奴數十騎鮮衣怒馬高呼夫人至羣僧袈裟出迎見卸車至門婢媪數十簇擁一麗人入聞號救聲回眸睇視覺甚熟問係何人曰溧陽焦某麗者驚而熟視曰胡爲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李

至此亟喚其蒼頭至耳語囁嚅不可聞已而蒼頭掖焦至鎮中一大宅呼入客房具湯沐易衣履進酒饌款接甚豐焦窮途一旦至此不解所以夜分兩婢攜紅燈導麗者至拜伏不起焦錯愕亟跪請故麗者曰妾卽昔日所救刀下人也當日與妾共坐者乃前夫之夥前夫好疑非有他故也妾改適夫姓霍曾爲京卿擁資數百萬無子得妾連舉兩男適嫡妻卒扶爲正室今兩男長者十六已成孝廉少者十四亦遊庠矣遂呼二子出拜問曰夫歸婦詭焦爲叔云少失父母賴叔撫養成人大厚酬之慨贈千金焦喜出望外捆載欲歸婦夜出以二箱助裝灑泣而別抵家發之珍玩燦然嚮之得值鉅萬由此營運遂爲素封其子挾資遊漢陽醉後誤推一客跌地

適觸燭錐殞命已以故殺擬抵在獄中廉訪某公親鞫之審其語操溧陽土音細詰籍貫及祖父名諱遂以誤殺定讞得釋歸卽當年所縱之秀才也焦以無意活二命卒兩食其報冥冥中豈真無臯白耶

嘉慶己卯紹城大路口有勾船停泊河邊內老嫗與子媳及孫兒女共五人皆登岸行乞旣而歸舟忽大哭衆集詢之老嫗曰余年老將死恐無棺以殮每日將所乞之錢強省一文冀積資易櫬三年來蓄積千餘文用破襖包裹密藏船中平日兒輩往乞我留船看守今天朗氣清偶爾借往不意被歹人竊去今已矣何生爲語畢投水子媳救起復奮身自投子媳知不能救亦投水衆雖不忍其展一簣其地有施某者貧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李

且病兩子皆未成立婦爲人傭是日力疾至主家負工錢二千以歸見而惻然曰起起錢已返矣遂呼衆先援老嫗次援子媳皆起傾囊與之曰千錢不足買棺今有錢二千可遂汝願矣嫗率屬謝之不顧而去時久雨初霽陋室多坵是夜施與兩子共臥至四鼓睡正酣有自門外疾呼其名者施令幼子啟視忽兩扉如鑄力竭不少動長子往啟亦然施無奈自起門旣闢與兩子共出視之聞無一人方駭怪聞忽響聲甚厲住屋傾矣施病旋瘳乃悟向呼其名者救人三命鬼神亦救其三命也報應不已捷哉

山陰縣柯橋融光寺殿宇壯麗道光辛巳燬於火未燬前數日寺僧夜見赤面紅鬚人在寺相度知爲祝融因大殿有前

明湯太守紹恩所書扁額相傳太守係水神凡越中有惡蹟

處從無火厄遂將扁移置山門以為外火無從燒入可保無虞不意火從大殿起延及各屋皆燼祇餘山門而已時寺旁民房悉成灰燼惟小屋一間巋然獨存乃打鐵店某翁嫗也鄰人云翁嫗甚貧生平亦無他善惟地當孔道行人輻輳每夏常挑清水煮茶餉人數十年不倦夫柯橋富戶多矣巨商亦多矣而善舉獨出自貧民故卒食其報云

孫淵如觀察星衍洪穉存太史亮吉未遇時同客陝撫畢秋帆先生幕中適有長安縣生員某揭咸陽縣生員某偽造妖書陰結徒黨捕置獄中搜得妖書名册幕中刑友德憲奏辦窮治之二公聞有妖書就請借觀皆勦襲佛氏福利之說為

勸戒錄選卷四仁慈

七

誘有敏錢計並無悖逆字樣各册乃編造門牌底稿也時方擁爐對飲悉投諸火次日白之中丞中丞坦然二公旋夢一神贈以目珠一顆醒而不解後皆以第二人及第始知為兩榜眼之兆云

乾隆末有程郎者少時負籠為業往來布坊人以其誠也入櫃無猜櫃有銀三封封十金忽失其一司櫃九人疑程追之至指櫃曰爾坐此十金安在程默良久愧謝曰吾智短起意借為母耳頃已盡請三日償之市人皆訕及三日籌措償如數一日整櫃有物落地即前所失舊封識也一市大驚曰陷程郎矣延程叩頭謝且咎曰何不自明程曰吾思之爾輩皆重客我白必有不自白者爾我不白白諸公耳九人皆泣程後

大富九十歲終子成進士云

江西劉廣文某夫婦年逾六旬無子積俸錢數百緡將為歸計既就途以雨阻久羈旅店夜靜聞鄰居哭聲甚哀以詢主人主人曰鄰某者母子媳三人子鬻食物養母婦佐以鍼術相依度日恆若不贍茲迫歲暮計償逋須廿貫乃逋固無償母且不得食夫若婦計無所出婦曰計惟鬻妾可救夫急且活姑命母子固不忍為此舉顧念不如此則又無生理已求媒說合於某家子然終不忍相離也故互相痛哭劉亟詢知其身價因與妻商曰我與若均老且無子蓄財何為盍如數與之俾完聚如初妻領之即晚召鄰某與之錢事遂已越日雨霽就塗車過牌坊下忽聞空中呼曰已免劫急下車過而

勸戒錄選卷四仁慈

末

牌坊倒矣劉夫婦咸感歎自是力行善事後婦忽經通逾年生一子夫婦壽登九秩無疾而終子為顯官今且子孫蕃衍矣惜忘其里居名字

湯芷卿曰從叔湘南司馬景以遊幕起家生平俠腸古道赴人之難惟恐不及次孫昆生年十四忽出痘危險異常暈絕一晝夜而甦云恍惚至一處殿宇巍峩雕檻碧瓦頰王者居中一人據案坐金冠絳服白鬚頰頰氣象威猛見昆生至檢案頭簿籍曰汝本應死於痘念汝祖年來懿行甚多特放回以為樂善者勸汝果立心做好人行好事功名富貴不汝靳也遂蘇蘇後其魂往往自竅脫出一日遊行至巷口遇朱衣禩頭者駭曰汝何為至此粹之歸擲堂上即往乃祖齋中連

呼不應見方展十六國春秋第十七卷默記之及歸寢見已
白身臥乃大驚極力附之始得合遣人至齋中探視所閱果
十六國春秋十七卷也痘愈後改字再生親爲余言

揚州會館在都門菜市口創始乾隆初年有歙人鄭公某人
籍儀徵績學能文南闈不售入成均就京兆試將十科年五
旬矣因慨然與同鄉居京職者議一會館願捐金二千以爲
倡鄉人允諾各有所捐仍以公督其事庀材鳩工經五月餘
粗有規模公因以勞瘁致疾遂卒於館之蒼屏樓同鄉代爲
含殮未幾輿榭返南矣館既成鄉人春秋試者咸如歸焉無
不歎公之義未數年公之弟姪與孤及同族中名棠名槐名
士柏名兆洛名玉繩者接踵登科甲矣近如名煥廷名杰名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堯

士達亦登賢書猶方興未艾焉或謂公近支遠族皆由倡義
一念所致不但同鄉者食其福也信報之遠哉或曰樓爲公
當日厝櫬之所今於鄉會試有鄉人獲雋者公必有顯異處
鄉人亦以爲祥不以爲怪云

儀徵有兩刑胥一趙某年踰四十一周某年卅二素相朋比
趙屢生子不育周之婦從未解懷二人間議爾我所爲或有
未合天理者宜戒之從此遇事不生非分之想道光廿九年
邑大水漂沒田廬難民甚多因稟於令爲搭棚棲止之所又
見有漂流棺槨枯骸無算遂鳩集同志十餘人設普澤局專
爲檢拾掩埋之事不憚辛勤頗爲誠篤踰年趙生一子周亦
生一子今皆茁壯長將入小學矣天蓋嘉其悔悟之速好義

之敏故報亦速且敏也改過自新聖人美之有以哉

上舍生某家貧棄帖括入幕矣就皖撫幕頗自愛尤好行
方便其年值鄉試六七月間夢父謂曰兒今歲必中宜回里
秋試某無志已久醒後自笑胡有此奇夢漠然置之越數夕
復示夢曰兒讀書一場竟甘爲幕賓終老耶若不應試今科
無元矣某以兩次入夢心大異之俄中丞來議公事談畢某
笑述之且謂凡夢皆生於想余於此事絕意已久乃不想而
夢何也中丞正色曰功名遲早得失原有一定君好行善事
今科想應高捷故太翁有此夢示且君年甫逾卅原不應名
心頓淡既有此佳兆不可失也並引同年某某亦因久困場
屋意念早灰後爲同年苦勸勉強再踏槐黃今已捷南宮爲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堯

部曹可見科名一事不由人計較思之不得不思反得者比
比然也君果願應試現在地方安謐並無緊要案牘請以兩
月爲期託某兼辦可也某頗心動既又沈吟日稍爲摒擋馳
歸恐錄道不及奈何中丞曰貴省學政爲余同年至好當爲
君函託補送即日治裝齋中丞札由徽河回浙七里瀧阻風
五日抵錢塘江口已八月初三夜閒又大風不能解纜忽聞
鄰舟有哭聲窺之文士也旁有書箱考具疑而問之答曰余
衢州生員館於閩因回浙秋試沿途風阻迨抵省文宗考遺
已畢呈懇補考胥吏索卅金余以寒士遠來焉能措此不得
補錄旅費無多又被竊垂橐而歸是以悲耳某因慰語之曰
君勿憂余亦應試者當爲君竭力一謀其人收淚亟問曰今

又遲二日恐更不能辦胥吏倘再多需索余又何敢累君耶已矣君自爲謀可也某笑曰君請放心但得風止渡江余自有妙法因將學使處函託密語且曰函係未繕之稿將君名添入此方便事余將來與中丞言之亦無害也其人乃大喜須臾風息二人同舟渡江日方午遂同寓繕函投遞學使備文移監臨以兩人續送三場竣事榜發某僅中副車衢州生員竟得元始悟不赴試省無元之說鬼神已明明示之矣衢州生員感某甚遂訂生死交未幾成進士入詞林某後就職州別駕某生員已登清要某入仕後頗得其力擢至司馬此亦科場佳話惜述者均忘其姓名

方敏恪公逸事前錄已再及之有續聞者今補之公未遇時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七

曾聘某太守女貧不能娶適太守壽公往祝見其襤褸寒溫數語而已迨坐席置末座同席者問及太守曰此故人子也公不終席而出無何在城隍山測字一日大風雪薄暮無所歸趨至一家門首衣薄發寒顛居者一老婦聞敲門聲急啟戶則頽然倒者公也老婦駭問曰汝何人公曰余測字城隍山因雨雪所阻願暫駐於此老婦憐之商諸子乃留公下榻室湫隘公安之曉出暮歸習爲常適撫署某以公善測字識公薦諸上虞令掌書啟脩不過數十金鬱鬱不得志署中有術士施姓者善相見公狀貌曰君非久困者他日必大貴但宜北行乃有機遇公曰手無寸鐵何能行相者曰無慮取所藏金百兩以贈然須君一紙書公曰謂何曰君某年任經略

有武弁誤差法當斬拯之卽所以報也公以相妄言姑妄聽之付以書遂行至山左一日宿旅寓天未暝聞哭聲甚哀詢之乃姑媳訣別者其子久出無音耗姑欠豪家錢貧無以償豪奴逼索不得已賣媳以解此厄公罄囊代償事乃解公固囊無餘錢仍測字作路資抵蘆溝大雪餓僵雪中有寺僧見火光燭天急出戶見公扶救乃醒比公貴時尙無子所親以多金爲購一女美而醜晚公入房女羞避諸牀後公見几上竹筴開視之上書爲某某款公異焉呼女出詳詢之女曰箠上父書也父歿貧不能歸賣身爲母作歸計公曰某係汝父耶余貧交也余豈可辱爾爾以余爲父當擇婿嫁汝女泣謝之移榻外舍人咸歎服後此女爲擇武弁嫁之亦作一品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七

夫人公所聘某太守女另嫁富豪不數年中落悔恨以死任經略時有武弁某羅法當斬武弁執公當年所書紙以獻乃脫其死任浙撫時招老婦子畀以數千金其子改業營運居然成富室矣任直隸總督時有事入都過崇文門門者攔輿索錢公曰汝等皆吾子民何得強索曰凡官員過此無大小均須錢官愈大要錢愈多公曰若干曰四十千公曰身邊未帶許多錢乃命從人向順天借取至則官役枷杖俱來卽命每人各責四十並枷號示眾次日見上並陳門役不法狀上曰打得好自是門者索詐之風稍息公會孫某任上虞令見公昔日爲書啟時下榻房依然如昔乃謹誌封鎖焉嗟乎公爲一代偉人世固企羨公遭遇之奇亦知公存心之厚

行善之勤有如此者此正可與前錄所引大同小異互相發明也

六安徐鏡溪司馬啟山曰壽州有諸生趙翁者素好善一日

在道旁見一客臥地呻吟問之不能語至歇店詢之店言此人進店月餘房飯資罄病已殆矣恐有後累令夥扛出趙翁向店主言孤客無親可憫煩即扛回令夥調養飲食等費我為代理可也旬餘稍愈能扶壁行店主告客活命之由客求店夥扶持請謝翁亦喜甚問何許人客言家在口外來謁包孝肅公蕪湖覆舟遇救家人行李俱失單身至此病莫能興非翁無命矣翁留住令家人何應客固壯年不日全愈翁好手談客亦喜奕於是禮為上客贈數十金以行並遣人至廬

勸戒錄選卷四七

七

求孝肅像與之蓋口外尊奉孝肅如內地尊奉關公客此來並求像也越十餘年翁因報災聚眾鬧署案有名株連斥革充軍出關後不及站無處宿見有大門問解役即思在門外借宿聞人出逐之翁曰我江南壽州人無處栖息求方便聞達主人主人聞壽州人令問姓名翁告之少頃中門洞開見少者藍頂出迎肅入老者寶石頂候於門內揖讓升堂按翁上坐少者伏拜於下老者旋行賓主禮極口稱謝翁倉皇失措凝神諦視其少者即前客也款留宅內致信將軍即算已到戌所給文與解役銷差三年赦回贈五千金時翁已中落得此復振子孫昌熾有振巍科者報應之神天作之合奇矣此亦桂丹盟為余述者

秀水京兆姚思仁一日患熱病五晝夜不蘇魂竟離體任步

而行見城郭車馬人物一如人世惟陰霧無光氣象慘淡至一宮闕前多罪人桎梏遂闖入宮門歷階而上鬼卒列階左右姚上堂至殿見是閻王冕而上坐長揖未拜王舉手拱之姚因請為己校勘善惡王命主者持簿示之姚名下所注惡即一念之動皆書姚曰此並未為何書王曰未為為過已為即為罪不可解矣幸子生平醇謹無大過惡及閱善簿其大者如題山左水災中州開鑛奏疏一一具錄至某歲畿南大荒姚上疏請世蔭賑濟列為大善姚謂王曰此疏仁僅具名疏稿乃質燥然筆也善當歸賀王曰疏出君名萬一得罪賀當之乎歸君為是姚索賀籍王曰賀無子今與子足報之

勸戒錄選卷四七

七

矣王即揮之使去姚遂醒次日起居如常賀久無子來歲果舉一子

桐鄉蔡蛟門太守封以名進士出宰丹徒愛民重土隨處留心尤不輕用刑嘗言刑者有司訊奸民猾匪不得已用之也可漫為嘗試平方局試童子軍有幼童年甫十三四善作文畢加面試不爽置之前茅且決其必達唱名時閱三代冊白所也惟父在因誣其名一日里胥呈欠糧冊請照例嚴比父各在焉諸玩戶各量予杖擊幼童父獨未杖呼近案前問曰幼童某為爾子耶對曰然太守曰抗欠國課久不完納本應杖以爾子故免其速將欠項交納倘爾被杖將來爾子發達輕薄者必曰爾曾以欠糧故受杖豈不大玷家聲其人感泣

叩頭去越一日即將欠項全數交納太守復面諭曰爾既有子務勉為好人毋作惡孽殃及此子也其人唯諾連聲稱不敢再三叩謝出其子果於是年入泮越五年鄉會聯捷入詞林迨太守典郡正定已游升御史執弟子禮甚恭太守三子長次皆官郡丞季子以甲榜為郡守人以為不輕用刑之報魏健齋先生贊卿太僕襄之父也精岐黃術為人治病遇貧者每贈藥貨一日赴鄉治一大戶子婦疾枕邊有金簪亡失疑魏次日魏至家人迎問之魏問是何式樣重若干笑曰實我取因款式特佳借去仿製忘於告白耳歸覓金製如式付之婦固知非己物疑其故匿舊獻新耳未幾婦病脫體理牀攀金簪宛然大慙入城還簪並謝旨味乾隆乙巳歲大饑封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妻

翁積米不過百石即門前平糶以數升為率頃刻而盡眾譁然封翁指囷示之曰此特行吾所安耳一夕有移屍懸其門鄰人謂此某所為及官驗翁默然事畢翁語所親曰予與某無仇怨累我特十數緡耳又何必更累以移屍之罪證佐牽涉耶比鄰不戒於火翁居獨無恙子以乙丑成進士得膺褒封年八十四卒

全亞伯廉訪先世業饒頗富後因虧課賠累家中落其封翁性好善有告急者即匱乏亦必典質稱貸以應之能償與否弗計或告以某人近況頗裕昔假於君今久弗歸是有心相負也盡索諸翁輒置之不問求者益多無吝色家愈貧某歲除夕至不能舉火畜一貓向其妻嗷嗷求食妻歎曰人尚忍

飢焉能餉汝貓遂去少頃銜一釵來珍珠纍纍值數十金鄰有質庫翁曰此必庫中物當藏以待詢不可累守者搜索敝衣數件質錢勉強度歲久之竟無問者鄰庫亦不聞有失釵事乃貨得五六十金附其族人業饒者小為營運二年獲息三倍更於戚好中稱貸漸為擴充未十年竟復其舊時廉訪已十餘歲聰穎善讀少年成進士入詞林屢掌文衡出為直隸臬司乞病歸自此銜釵之貓日以魚飼之冬則以絮為茵孳生不已不肯與人聚至數百杭人稱為金貓兒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夫

秀水唐益庵曰平湖張熙河誠孝廉席素封之業專意詩書登鄉薦後棄去帖括放情詩酒與諸名流游性好佳山水嘗挾貨徧謁五嶽歸而就家園中疊石為五嶽形名嬰山小園生平放蕩不羈於錢財尤膜視之游五嶽時道遇窘乏傾囊助之無少吝居鄉凡有施濟不令人知謂人知之即有意市名也造嬰山小園有工匠某時屆歲暮憂形於色操作少懈孝廉詢之曰歲務迫人安得卅千完債過年乎孝廉默然潛出卅千一票置匠人工作處匠拾之喜甚孝廉佯代稱慶他如以洋銀潛置暗處故為人竊去者不計其數親友中咸目為癡云孝廉歿後其子笠溪補任先以南巡召試蒙賞大緞復中嘉慶己卯科舉人孫五人長海門金鏞道光乙酉拔貢本科舉人辛丑進士入詞館升內閣侍讀視學湖南次仲山毓汾次葆甫萊桂次鹿仙炳莖亦由甲科官翰林院編修次某由供事議敘縣佐不願仕進以醫學拯世其書法在

兩兄太史之上咸豐己未海門之子憲和又登賢書累世科第方輿未艾嗚呼翁豈真癡耶蓋將以施於前者獲報於後也余與張氏爲舊交故知之悉其旁支居官多有善政茲不具贅樂述之以爲發祥之非偶然也

益庵又曰咸豐癸丑臺澎亂余佐徐樹人觀察裕子厚太守操籌軍務迨首逆就擒南北路以次奠定余將理歸棹時小刀會匪倡亂漳廈舍弟升菴均以上杭知縣隨瑞仲文瑣都轉率兵平廈門心頗憂之適有輿夫四人舁一巨龜求售先至經歷廳索價洋銀四元經歷張君給半值不允舁至余寓余適外出內子給價如張輿夫舁之走而龜淚落涔涔其體忽重似不欲去者內子憐之照原價留之次日雇小舟運該

勸戒錄選卷四 七

七

實僕人方姓者赴海口放生龜似甚輕兩人舁之出門因向龜默祝云汝固靈物耶我弟在瑞都轉軍前汝爲我銜得一信來庶無負我買汝放生之意時九月八日也至海口投巨浪中龜回顧者再似作謝而去越一月弟書至則九月八日發也夫昂藏介物雖係蠢類而其形巨則性亦靈其始下淚也因憚死乞憐其繼之體輕也以得生就舁一紙家書而時日適合沿途無阻安知非龜受我默祝隱有以致之也較之古人雁帛傳書不尤足異乎述之爲放生者勸

蜀有鄉人子十二齡家貧砍柴赴城市賣之中路見牆根有鮮菌一叢割取之售與一富室得青蚨六十文而歸歸見割菌之處復生菌矣訝其生之速再取之姑撥開其土則一赤

練蛇盤繞其中始悟味之所化也急入城告富室勿食並還其值而富室已付金幣矣詰得其故試以銀器色果黑餉貓貓斃於是重賞鄉人子合家慶生全感不去口遂時來去其家逾年富室病革無子族人無可繼者富室長歎曰我命固鄉人子所保全也田產廣有與其付託非人盍思所以報乎召鄉人子及其父至榻前將簿據悉行交託告以故鄉人父子固辭不獲姑諾之而富室遂奄逝噫向非惻隱一念曷由易貧窶而驟享豐饒其難在十餘齡童子而能具此大知識也此嘉慶年間事孫啟東旭齡明府常爲人言孫誠實人令蜀廿餘載所見蜀事新奇者甚多當非虛爲此說也

勸戒錄選卷四 七

七

楊太常四孫之祖忘其爲高若曾也力田起家饒於財凡拯饑施藥捨棺放生諸善舉靡不爲有楊善人之目鄉之頑悍者以其良懦輒陵侮之不屑較也善人手舊竹煙筒一枝素珍愛之一日立門外突有人奪其筒折之並肆罵焉善人避入門內見其植立不去乃徐出謂之曰爾此來必有急事何不可商者邀入坐茶訊其貧乏無以存活取銀付之其人流涕欲急去曰吾已服毒將死矣善人留之亟爲調治得生並爲之籌畫一切其勇於爲善奮不顧身大率類此今後人科甲競起非積善之報而何太常於戊午年主試吾聞有知其先世好善舉以質之其自述大概亦然夫煙筒被折而避其善於忍辱已不可及更付之以銀可謂盛德之至得不逢凶化吉乎

吳門吳蠡濤方伯之封君販鹹肉爲生雖瀕迹市販而樂善好施孜孜不倦衣食外稍有餘卽以施貧乏者鄉里咸稱爲善人生二子皆登甲科長卽方伯名俊次樹萱由部曹典試陝右仕至監司孫慈鶴入詞林官至侍講封翁屢受覃恩蓋盛德之報云

蔡小霞先生屏藩陝右屬令某以老疾乞休虧正項三千金爲後任所揭時功令甚嚴挪數百金以上卽籍沒監追限滿無償罪至死合居官廉不名一錢又耿介寡交游同寅中無可通緩急者惟靜聽嚴參束手待斃蔡公聞而憐之翌日召令入屏人謂之曰君所虧三千金吾知君無力繳完可具一解批來當爲君掣批完案令愕然不敢應公笑曰非戲君也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无

我憐君廉介且因公被累欲以應得養廉爲君彌補然事非一日能了故欲先掣批迴免君羈旅累耳令出不意感極不能言頓首趨出卽具批呈送公手自填註收訖月日鈐印歸之令具冠服入謝叩首大言曰某荷公再造恩今生老矣圖報無從死後當乞生公家以報大德遂歸後十餘年蔡公亦致政歸里晝坐廳事矇矓間忽見某令入無異疇昔公念令歸久矣何以來此正惶惑間某令逕趨入內公驚寤則內室報生公子矣公曰是再來人也當振吾家因名振武字麟洲未冠卽冠童子軍以丙申進士入詞館觀察粵東有政聲屏藩開府指顧間事也

龍山顧氏世有隱德每遇歲除視鄉里之貧而有行者輒攜

錢米伺天暝人靜陰擲其戶內而去有蔗村翁者好義尤篤鄰叟某貧而死爲棺殮之並資助其後人一日翁獨坐中宅時方午隱几假寐見鄰叟入急蹤之不復見未幾壺內報分婉得男矣

馮介庵觀察曰蕭南渚大令名鴻運黃陂縣南鄉望族世不涉訟事鄉居時爲無賴子所辱衆代爲不平密屬公曰君姑聲言鳴官向非行十里我輩計出矣德憲再三公始勉爲衆行十里翹足以待衆攜無賴黨與俱至作追挽狀公遙謂之曰待久矣來何遲也衆啞然無賴黨與亦感歎君之厚德遂相與和解後公由穀城廣文升保知縣年八十餘一子克承其志孫良城癸巳翰林歷任浙江主考湖南學政侍講學士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无

曾孫延福丙申庶常世代簪纓不絕

錢塘袁公簡齋由翰苑改授上元縣令風骨錚然不阿權勢引經折獄有儒吏風時民間娶婦甫五月誕一子鄉黨媿笑之某不能堪以先孕後嫁訟其婦翁越日集訊於庭兩造具備觀者堵牆公盛服出向某舉手賀某色愧俯伏座下公曰汝鄉愚可謂得福不知者矣繼問婦翁汝曾識字否對曰未也公笑曰今日之訟正在兩家不讀書耳自古白鹿投胎鬼方穿脅神仙荒誕固不必言而梁嬴之孕逾期孝穆之胎蚤降有速有遲載於史冊總之逾期者感氣之厚生而主壽蚤降者感氣之清生而主貴主壽者若堯年舜祚爾等諒亦習聞主貴者不必遠徵卽如僕亦五月而產雖甚不才猶得入

掌詞垣出司民牧謂汝不信令汝婦人入問太夫人可也某
唯唯卽命婦抱兒入署少選兒繫鈴懸鎖花紅繡襪而出婦
伏地下曰蒙太夫人優賞許螟蛉作孫兒矣公正色謂某曰
若兒卽我兒幸善視之他日功名勿使出我下可耳繼又顧
衆笑曰爾衆中有明理之士幸諒予心勿以前言爲河漢也
衆齊聲附和於是兩家之羞盡釋後兒讀書食餼於庠奉公
長生祿位朝夕供養不衰

某宦少時貧甚常累日不舉火里有日者推算精確謂本年
白露前當死於非命某宦深憂之試期將屆同學數人邀與
偕行某以日者言不欲往辭以無資有王生者富而尙義與
某宦素相得力挽之行且曰彼日者言何足信若憂空匱弟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全

請任之因手持十金以贈曰以此作安家用行李之資予取
子求無患焉某宦感之遂偕行至金陵聞承恩寺有相士談
休咎多奇中某宦與同寓六人並往相士徧視六人或廩或
附或具慶或永感歷歷不爽中惟一人本科可得副車餘並
言不中至某宦先問家何邑距此幾程復屈指曰速行尙可
及異而詢之乃曰子貌枯而神浮天庭晦紋已見法當後五
日死於非命宜急歸王生及衆皆駭曰先生試再詳審之或
有解星否相士曰生死大數非大陰德不能回天倘六日後
此君尙在人世某不復談相衆默然歸寓某宦謂王生日蒙
兄力挽死固非我所懼然死於此諸君受累不淺不如急返
冀得斃於牖下同寓皆以爲然王生憫之爲具舟楫復遺之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全

十金曰留此以備緩急某宦知其意笑謝曰此君助我殮費
不敢辭死而有知當乞冥司俾君高捷以答厚贖遂別衆登
舟江行十餘里風急不得進維舟株守瞬息四日風益猛默
念期將屆而舟不得發道斃之言驗矣是時一心待死萬慮
皆空因上岸閒眺信步獨行迤邐里餘忽見一中年孕婦攜
三穉子左抱右挈且行且泣若不勝悲交臂而過去已數武
某宦忽念江岸曠寂四無居人婦將何往急追詢之勿應尾
之行且曰果有急難幸一告我婦曰吾夫屠者性暴戾恆受
鞭撻日必出外有兩豚謂我曰得價十金乃售旋有人來購
果得十金計二錠至銀肆估之不訛及歸其人忽嫌價昂索
銀去俄頃復來仍請以前銀易豚視其銀無少異遂以豚予
之不知是銅也復向銀肆估之皆曰銅念遭此騙局歸必受
鞭撻死均死也不如死於水三子皆吾所生將攜之同死勿
令受惡夫狼藉某宦聞而惻然審視其金實難辨時王生所
贈金亦係二錠自念將死需金何爲因以己金潛易之謂婦
曰金未必偽彼銀肆或欺汝女流耳若與我同往必不敢復
言銅遂復同至銀肆出金視之不訛歷數家皆曰銀婦大喜
曰幸遇先生不然幾誤致謝而去某宦亦行返舟時已暝色
蒼茫行未里餘不得路躑躅間忽見有屋數楹頽扉敗壁知
爲枯廟不得已棲廡下待旦默思曠野無人倘遇狐鬼來攫
得無卽我死所乎無可如何旋即睡去朦朧間聞呵導聲出
視見殿上炳耀光明兩傍侍從森立中有王者據案坐隱約

辨爲闕帝忽聞帝君言今日江津有一救五命者宜察其人
子之福報卽有紫衣吏持一牘啟曰頃已據土神申報係某
邑士子某帝君命檢祿籍復有繡衣吏持冊上曰某祿命俱
絕應今夜子時於本廟爲牆倒壓斃帝君曰似此何以勸善
是宜改註祿籍昨准桂宮知會本科江南解元以淫污室女
除名其卽以某補之復有人言某金係王生所贈輕財尙義
使某得成善果王生亦宜見錄帝曰善命檢籍王生當中之
科五十三名繡衣吏前請曰本科五十三名某生以口過應
罰停一科尙未定人請卽以王生易之帝君曰可正傾聽聞
忽耳畔疾呼曰出出大驚而醒身仍踣踞廡下四顧黑暗一
無所睹但聞牆上泥簌簌墜地驚而起甫趨出牆遽倒正壓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全

所坐處及明瞻仰果闕廟肅拜而出回船默念神言如是當
必有驗因謀諸榜人仍返金陵順風揚颿逾時卽達衆異之
某宦但言風阻不能行因復來此衆問五日情景某宦託詞
以答同寓者皆言今已七日而君無恙蓋往誚相者之謬排
衆而入相者目某宦訝曰君非吾向者言當死者耶衆曰然
相者曰不死矣數日不見骨相大異氣色亦頓佳君必有非
常善舉故能挽回造化某宦曰先生何言之謬也余貧賤若
此何能爲善相者曰爲善人亦好說假話今滿面陰騭必掄
元必聯捷由詞館官登一品壽在八旬外又笑曰事非偶然
半月前相一秀才學堂光彩殊常決爲今科解首昨復見之
光采頓隱是必有大隱隱削除祿籍不意君當代之蓋僞銀

者卽其父也又指王生日君面亦有陰騭當與此君同捷矣
王生笑曰吾友吾勿知至吾則不煩奉承也相者曰唯無所
爲而爲故爲陰騭衆羣起誚其遁詞某宦曰妄言妄聽可耳
及歸某宦密謂王生日彼神相也具以語之是科某宦果發
解王生亦捷後同人詞館

江山富室王少山平日樂善好施年已耄耋臘月除夕見街
頭有人倉皇走入巷內形迹奇異少山疑而隨之其人將躍
入井少山從後急急止問泣告家貧無以卒歲因索妻首飾
當得些微銀兩旋又失去不能歸求一死耳少山隨與銀五
兩慰之速歸越數年少山以無疾卒其子跨驢偕堪輿觀山
偶至一村見前面山水有佳景卽其處遙望老嫗倚門因渴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全

求飲嫗問姓名驚曰君乃我家恩人也急呼其夫出見始悟
伊父前年所救投井之人也因款留止宿繫驢屋後是夜大
雪驢失所在循迹覓之見山上一處獨無雪驢臥其上堪輿
共異之少山之子隨手折彫枝插山上祝之曰此地如該吾
父也枝當榮花迨交春復至其山見手插彫枝放花五朵因
商主人買之主人首肯不受價且云此山吾呂氏先人以五
兩金買之昔君先人以五兩金救吾命今何敢再受山價子
遂以父柩葬之子孫成進士者二人點侍衛者三人舉人茂
才十數人爲善獲報信有徵矣

江山北鄉大陳地方汪氏聚族而居其族長卓夫先生富而
好施老而彌篤於族中貧苦者尤加溫恤江邑素有溺女力

風先生力勸鄰村貧戶勿溺女每育女嬰一口月給錢六百文以廿四月爲滿自是鄰村竟無溺女者平日施棺修路一切善舉方便時行弗怠邑自庚申兵燹各姓祠堂被燬先生常念祖宗靈爽無憑耿耿於懷爰倡捐數千金重建祠宇鳩工庀材悉心竭力汪氏祠宇煥然復新江山近有望風而造祠堂者皆師先生敦本錫類意也先生年逾周甲身體康強尙艱子嗣同治三年嚴郡桐廬建德等縣皆被蹂躪後飢民垂死甚多江山同善局紳董稟奉上憲辦米賑饑向浦城廣豐各處勸捐集腋成裘先生慨捐數百金愆憑迅速往賑全活飢民無算同治四年十二月先生繼室居然生子時年六十七矣先生平日陰德甚多茲舉其大略以耄年得子可爲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全

艱於子嗣者勸

嘉善地瀕水多支河斷港偏僻之區莫喚印須藉瓜皮小艇以渡艇無槳貫一索以達兩岸索以草爲之閱時卽朽往往舟覆中流救援罔應有黃退菴封翁者讀書樂善行方便事惟恐人知每於隆冬風雪時自製新索詣各處易之歲以爲常其他類此者正多嗣君霽青觀察名安濤亦有至性嘉慶丁卯鄉薦己巳傳臚入詞館出守江右粵東游至監司所至政績炳然人以爲退菴先生樂善之報云

高某家嘉善世里鄉有田數頃歲以所入租故廉其價於所居設肆以售遇貧困告糴者必數倍其值以與之以是業日微或止之高笑曰亦行我心之所安而已不如是其如一鄉

之貧困何道光甲午科鄉解名錦者其後人也

余於壬子權守東越嘗與陶堰諸紳來往已聞其多行陰德事未得其詳後於其鄉人轉述以聞因並錄之云會稽陶堰村邑庠生陶補雲先生諱辰生平濟困扶危好行其德在村中設立義塾培植寒微其善行更僕難數最足異者道光己丑暮春爲幼子納采攜百金夜舟入城道出皋步村已二更矣遙聞村婦哭聲遂命榜人泊舟登岸獨行勿令僕隨至村尾茅舍數椽乃哭泣之處卽而聽之莫解其故遂推門入見貧婦攜一穉子相對泣且有屍橫陳大駭異急詢之婦曰良人素習君平業既鮮親族又無弟昆僅遺四齡弱息前日忽病逝無以爲棺衾計鄰婦遽爲作媒力勸鬻身殮夫明日將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全

往矣陶聞之不勝歎息因傾囊金儘數予之曰此款爲爾夫殮葬外餘貲尙可養贍勿再嫁也婦率子跪謝問姓名不以告舟中僕久待滋疑往覓之潛至戶外耳其事爰登舟命返擗僕以其主舍己從人心竊異之不敢言次日卽春明禮闈揭曉時也越數日得泥金報其次子廉生太守諱湮成進士翔步木天一時里巷傳聞咸信果報不爽云

陽羨蕭荔門方伯之封翁彥齋先生爲諸生時家甚貧方正不妄取而勇於爲義遇人有急難必委曲賙卹之雖自汗勿顧也嘗館鄉間歲除步歸途逢一婦行且泣異而詢之婦不答固要之怫然曰行道之人各有心事何暇逢人絮述公見其詞厲色哀慰之曰我非漫然相問果有急難試告我或能

爲爾謀婦乃曰吾夫里正也虧官銀卅餘兩禁獄追比日受
箠撲前往探視夫言被箠憊若復違限必以刑死家有幼女
囑我運賣以銀交官我從夫言以女託媒乘我急抑其價
僅得錢十千念失女而夫仍不免沈思無計將賣身以益之
吾痛吾夫之困於刑也吾女之辱爲婢妾也吾身之不能自
保也轉盼間一家星散是以悲耳公曰卅金亦非大事汝夫
豈無親族知好可告貸者乃至出此下策婦歎曰先生何言
之易也彼親族輩貧者自給不暇稍有餘貲者求一面不可
得言已嗚咽卽行公止之曰子無然我雖寒素卅金尙易辦
第汝女已賣得金尙可贖否婦曰倘蒙哀憐女未立券交銀
可立取歸公因出懷中十二金遺之日子先持此去明日俟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七

我於城中某處婦出不意泥首泣謝詢公姓氏里居且日明
日往取女歸當送至府服役公笑曰我憐爾骨肉分離非欲
爾女也不告而去行數武復謂之曰明日當早來毋自誤婦
泣應曰諾遂持金去公歸至家夫人索脩銀易米公囁嚅曰
白費卻一年辛苦山路崎嶇傾跌數四人幾墮深谷中遑暇
覓銀乎夫人知其好周人急晒曰若果傾失之尙易覓取恐
又從井救人耳公以實告夫人固賢淑無怨言且懲慝之曰
此亦大善事然時迫歲除卅金何從措辦第君已許之不可
中止家中尙可與質度歲君但速爲彼謀毋憂內顧也公喜
而出貸之戚友得十餘金尙不足數邑有放利債者非以物
作抵雖至親不能通一錢默念事急矣舍此別無所謀第倉

卒鮮可抵之物公素主宗祠匙鑰竟舉祠中卓倚門窗向其
人質十金次日持金往婦已先至出金界之遠歸婦潛尾之
遂知公姓名居址未幾卽與其夫攜女至叩謝請留爲婢公
視女未十齡然頗姣好因謂之曰此好女子可爲擇佳偶速
攜之歸毋陷人於不義堅卻之羅拜而去及元旦族衆入祠
祀祖見祠中洞然咸大驚疑被盜翁亟對衆自白歲暮無貲
暫借質錢乞俟到館取贖族衆咸讓之公默然旣無作色亦
無怒容時有族長某翁素知公長者好周人急疑必有他故
勸衆暫歸俟三日後再議族長獨至公家密詢諸婦人得其
故喜曰此亦大好事今秋必捷然擅盜祠中物不小懲人將
效尤遂集族人告以盜抵之故且日是宜暫革出祠秋期伊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八

邇俟泥金報後准其復入衆皆曰諾公夷然不以介意及秋
果捷領鹿鳴宴歸族長爲之開祠受報公後官通州學正生
二子次爲荔門方伯人以爲好周人急之報
嘉興于氏巨室也市房甚多有朱某者販魚爲業租于氏屋
屋卽在府旁爲于太夫人贈嫁產每歲抄太夫人遣婢來徵
租不假手僕隸朱便而安之朱雖小負販然性豪曠能急人
之難嘗於市中遇男婦二人攜一子約十齡相持而哭朱詢
之曰淮安人遭水厄流亡至此聞今歲大稔將歸而無資欲
賣妻志旣不可奪欲賣子情又不忍離徘徊無策飢火中燒
故相持而慟朱詢其需錢幾何曰但得二千文足矣朱不忍
如數給之其行誼類是者甚多禾俗歲暮祀神恆多市紙鏹

實篋篋中兩人扛之入內力若弗勝者宣言曰今日掘藏矣以是爲來年富厚之兆然特閭巷小民行之士大夫家不屑也是歲朱夫婦祀神甫畢適于氏徵租婢至二人延之飲日祀事方竣財神卽來來歲定當大發請飲此福酒再持房金去歸以實對太夫人當不而責也婢笑曰我比已再來矣初來正當賢夫婦掘藏時不敢驚動歸以告太夫人行年七十金寶珠玉常見未見藏銀欲借觀之以新耳目故令復來暫假卽歸幸弗吝朱笑曰此禾俗過年口采非眞獲藏也安所得銀奉太夫人婢艷然曰若眞小家氣太夫人豈肯昧汝一錠銀者而飾辭拒我朱夫婦力辨其無婢大怒曰此屋本太夫人產藏銀出此屋中汝何得據爲己有歸白太夫人當令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允

司事者問汝拂衣竟去朱夫婦相對驚詫有頃婢復將命持元寶二以予朱曰太夫人知掘藏者忌驟用則易盡今請以二易一爲若將來營運獲利必倍之兆幸毋再卻朱尙欲有言婦視之以目謂婢曰既承太夫人諄諭何敢終祕但請飲盃酒當取以奉獻遂招夫出予以一錠銀曰速鎔火漆和泥塗之如其言色黝然黑土色斑爛望而知爲出自窖中者舉以予婢曰太夫人銀本不敢留顧俗忌既爾敬當暫領婢喜攜之去旋復來曰藏銀太夫人留以示子孫矣命以二寶及今年房租爲贈朱夫婦皆大喜過望旣意外得五十金遂棄販魚業將設小雜貨店以自贍因持于氏所贈寶開單赴行批價行主卽于氏族見而哂之曰汝大財星尙作此小買賣

耶還其銀十倍其貨以予之辭不獲命願念計亦甚得遂別賃門面擇日大開店則存銀者附本者合分者紛至沓來應接不暇竟不費一錢而百事俱集所居貨獲利恆數倍不數年富並于氏

乾隆丙午江南大饑天中節蘇州粥廠告竣衆善士設醮於葑門外文星閣扶鸞長春邱真人降乩因問吳中各廠諸董紳士功過優劣真人曰昨同諸眞校閱蘇州粥廠諸冊乃各府縣城隍會同嶽府糾察司上奏諸眞磨對各廠功過大約以九功一過爲最上至六功四過而止此由策未全善故亦無全功蓋粥廠雖有救人之功其中亦有九害筋力已衰龍鍾就食一遇擁擠昏眩隨之不死於家而死於廠其害一也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允

童男童女或依父母而來或附公婆而至一到廠前男赴男廠女赴女廠各不相顧因此掠賣無處找尋生則淪落卑汚死則輾轉溝壑其害二也大兩淋漓雪風凜冽泥塗躑躅寸步難行雖得一餐已同九死其害三也男廢耕耘女拋縫績偶因本年秋歉兼釀來歲春荒其害四也飢傷帶病之人跋涉不勝其苦而粥又溫寒不等遲早無時不能救飢反以速死其害五也懷孕婦女或因損以墮胎或滿月而將媿飢傷血暈湯水誰憐感冒風寒終身致疾其害六也日候關籩夜棲孤廟風簷打盹溼地權眠穢氣薰蒸染成疾病其害七也或有無識婦人遭逢浪子旣喪名節且致拐逃悔恨莫追遺孩啼哭老母悲酸夫歎斷絃妻同覆水其害八也蟻蝨滿身

垢膩偏體散處已堪掩鼻合聚更覺難聞惡臭不堪染成瘟疫大荒之後瘟疫流行其害九也爾等未得善法故未能邀全功耳眾叩盡善之法眞人曰人心不古纔過荒年農家忘水旱之憂市井忘饑饉之苦併紳士亦忘賑濟之勞道人雖熟籌有三策恐未必能遵行也然甯可言之而不行不可因不行而不言第一未雨綢繆策凡府州縣各有鄉都圖甲地方大小煙戶多寡不齊每圖舉殷實老成者爲董事一人副董十人同心協力捐辦倉廩除五六分年歲不捐外每夏秋兩熟豐收之時副董查有實田十畝者起捐每畝冬米四升夏麥二升實田五畝租田五畝者每畝捐冬米二升夏麥二升其收米麥若干登記明白貯倉封鎖如遇青黃不接之時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十一

出陳易新或做社倉例出借有田之人酌量起息無田者不准情借若遇大荒查明實貧飢口造冊毋稍遺漏五日前發票注明村戶大小幾口大口日給麥六合小口日給麥三合麥完大口日給米五合小口日給米三合十日一給米麥足敷五月之糧則從十一月半給起四月半爲止僅敷三月之糧則從正月十一日給起四月初十日爲止卽著首副董事司其事其有窮鄉無告鄰近富圖務須協濟如此則男不廢農婦不廢織旣免九害并獲四益矣何爲四益 聖上愛民如子每遇偏災 特旨輒發帑金數百萬兩民捐三百兩以上者概准議敘其百金數十金者給獎有差較之捐職納監其榮倍之其益一上帝好生凡救人者其功大於救物救宗

族親戚者其功又大於救人獨至救荒不論親疏遠近皆爲莫大陰功況乎綢繆未雨更爲上契天心後起榮昌尤堪預必其益二每遇荒年局捐圖捐俱不能免官吏催呼紳士勒迫因而賄求情囑以冀少捐不惟無功最爲造孽況彼已遇歉勢必取盈捐多嫌少力已竭蹶此乃豐年而數有定額積少成多力尙有餘其益三每遇荒年飢民結伴成羣強求勒索非特無心獨飽抑且禦侮無由若用此法則貧富俱可兩安雍睦積成風俗其益四爾等何不勉而行之第二臨渴掘井策或逢大歉之年紳衿善士鈔錄設廠九種之害呈明府縣知縣傳諭老成練達書役告以神鑒非遙實力辦公子孫榮貴先令該房查鄉圖城廂完糧細冊及有無生理並密傳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十二

各圖廂保不拘士農工商呈報上中下三等殷戶選舉公正董事協同地保查各圖各廂實在貧窮飢口勿稍遺漏註冊然後出帖邀請各廂圖三等殷戶並請諸紳士於城中設局勸捐或此圖捐戶多而飢口少或彼圖捐戶少而飢口多總須畛域不分有無協濟以廂圖大小酌舉正副董多寡或錢或米五日前給票十日一給發滿日彙冊呈縣覈存則飢民免九害而沾實惠官吏紳衿善士俱準全功第三捨子留母策須大力好善者爲之昔旌陽許眞君富而好善每遇豐稔糴米數萬石約三年以陳易新如遇大荒減價平糶貧者私給米票每口給米八合遇稔乃止後遇譙母元君授以大丹晉太康二年八月初一日全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今天下

殷富者不乏其人各量力爲之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或數千石數百石卽三十五十石俱可行此法所費不多爲功甚大也道人籌此三策爾等刊印流布敬謹奉行普濟無量自然百福駢臻若不能行此三策則於城中每廂設粥擔以廂之大小爲擔之多寡桶上設蓋每擔可給飢口二十名備大盃二十隻用過洗淨醃菜一小桶兩擔同行此擔未完彼擔已熟鄉村亦照此法亦可免九害而濟然眉否則熟視飢民輾轉而死與其忍心害理爲鬼神深惡痛絕之人毋甯仍設粥廠雖不免九害尙可有功也道人與爾等有緣坐談已久爾等能自修自證功成行滿焉知不同作十洲三島客耶勉之勉之若疑此語難憑則負道人一片婆心矣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九三

李封翁 悅禮 順德上村人在佛山昇平街開大生染房性慈祥正直樂善好施所染布工伴或錯交與人而後來取者要回原色物卽賠償之並無爭辯嘗誤接銅銀十兩遽投於水曰不可以此復累人也或曰彼混來我混去亦事之常公曰各行其志安能每事依人如果混去如受者何真能學喫虧者也一日往大滙墟近晚歸夕陽西墜矣見一婦坐水邊哭極哀公問之答以賣布得銀四圓乃銅洋也家貧無以爲活苦極欲自盡公惻然不忍探囊以好洋換之婦起謝去公運途蹇滯所謀生理多不遂後入陳某一股合伴貿易每爲陳某所欺公生數女子嗣多艱晚年生子 文田 卽若農先生也年十七以案首入泮中咸豐丙辰歲補行乙卯科舉人已未

會試登進士探花及第時二十四歲也現官侍講同治丁卯典四川副主考庚午典浙江副主考旋任江西學政按公心仁慈而人以爲愚也公性誠篤而人以爲養也謂爲善得福何以求財不利得子之艱若是當時親友皆歎息之莫不笑爲無用矣豈知醅樸之至積久而大發其華有子克家如李公者當亦九泉含笑矣

郭階三

大翁一生存心忠厚不與人競同時五子登科人爭

柏蔭

仁恕爲懷循循孝友尤能克振

家聲光緒元年二月以病乞退來遊西湖一日絮談甚久子乘閒請曰行善事以何者爲最則對以施棺助葬最好據云其弟薦秋孝廉於咸豐九年大病入冥昏迷之際見其太翁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九四

諄諄以施棺助之醒以語兄故中丞深信之從此捨棺不輟又自述道光戊子正月偶因祭奠見道旁無主一棺多年朽壞幾露屍骨甚不忍問墓客此棺似此暴露葬之需錢幾何墓客告以五千文卽可營辦因向親友處湊集已亦以千餘文合成持付墓客家故貧而樂善不倦大概如此四月時有本族中叔姪不睦姪將完姻叔毆辱之已成仇讎莫解之勢中丞向其族兄婉勸開導代爲排解又赴姪處告以叔姪名分自在斷不可不睦以傷和氣一日中丞正在其姪處相勸而族兄忽到蓋動於中丞之言也先向其嫂陪禮卽其姪之母嫂卽相說以解從此兩無違言則中丞排難之功大矣是年八月初九寅時正酣臥號中忽見有戴纓笠公差數人持

紅燈籠來向其號曰此亦宜與以一燈並示以題紙即持向紅燈一照題爲說之不以道三句心中輾轉遂驚而起並無題紙亦不見有紅燈遂步出號頭題紙正下而未分亟欲翻視號兵不允因乞其稍示首一二行果爲前題益異之天尙未明過鄰號然燭先是挈入白燭二十枝又紅燭二枝其插一袋遂私祝曰此次若中則抽紅燭及得燭果紅又私念廿一枝燭中祇一紅燭矣若再抽得紅燭必中無疑又抽得斯科果中壬辰成進士入詞林轉御史授甘肅甘涼道未久以失察案去官家居十餘年掌教餽口直至同治初年保薦還朝未十載游升開府迭署總制天之報施善人爲獨厚矣郭中丞又自述在鄂撫任內嘗出城拜客歸時見儀從中雜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萃

一豕相隨初不爲意比入城豕在輿前及返署豕亦同入輿至大堂豕亦欲直闖夫役嚇之遂由旁進直至二堂豕墜跪不動逐之亦不去中丞向喜放生因思署前有放生局遂命將此豕放之如有來認者以三千文償之令夫役挈去仍不動遂令武巡捕以土音告之豕躍然而起此時事已喧傳豕豕者入署領賞叩謝夫豕乃畜類至蠢者而畏殺相隨至撫署事有異矣

袁筍陔侍郎 希祖 浙之上虞人僑居湖北漢陽城十三歲時其封翁病篤招表姪倪姓來屬後事並令侍郎從習買言訖而瞑越二日家有十齡小童忽於靈前仆地作封翁語謂太夫人曰兒當令讀書勿習買太夫人曰家寒如是何以供讀

曰筍中有某借券四百金此人素敦古誼雖力不能償可按月付息以期兒成太夫人問讀書成否曰是在兒矣果爲善顯仕何難吾櫬且勿歸可殯月湖廣善庵其方位詢之老僧後當葬於大別山又云吾壻後日可抵家惜不及一訣言畢童已蘇太夫人卽檢筍中果得券以告倪倪曰習買爲表叔易簣時所親屬不能信鬼語太夫人曰鬼語誠不足憑當以吾壻歸期卜之時長壻丁君赴浙歲餘無音耗應期果至一家皆驚遂奉旅櫬於廣善庵老僧謂庵前有吉地指示殯之持券詣某果以歸息爲約至侍郎入庠時某始亡侍郎往奠焚其券後舉丁酉鄉薦丁未入翰林戊午冬已陟少司徒先是癸丑聞兵警請假歸漢已卜葬封翁於大別山封翁多隱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萃

德靈識自當不爽杜小舫與侍郎同客漢陽郡幕侍郎向小舫自述如此

蔣變堂號梅村西洞庭山人服賈湖南往來吳越間一日舟泊九江夜聞舟子呻吟長歎聲問其故舟子曰我好賭欠鄰舟人賭帳五十千文明日期到身無一文萬難過去只得死了之蔣曰勿死我明日代爲排解償欠庸何傷舟子感謝不作死想蔣早起過鄰舟爲舟子講賭帳代償卅千文了此一重公案後數年舟子時運大好發財生子遂以卅千錢還蔣此道光初年事也其時蔣未生子迨至道光廿年蔣子芝田年已十九歲挈眷奉母移居長沙時逢大水五閱月始抵漢口川資已盡思往漢陽會館告貸時值狂風喚渡不應正

喧嘩間忽來一船戶揖芝田曰君姓蔣乎曰然曰君之尊人可是梅村曰然芝田怪之曰子何以知我姓與父名請明以告我某曰君之聲音似尊人故此知之因述前事芝田始知其顛末遂告以川資罄缺渡漢借錢舟子曰無須渡漢錢米油鹽一切奉上後到寶號算還可也言罷遂以錢十千米數石油鹽魚肉一一送至芝田舟中芝田得以抵長沙見乃父述其事父曰小子識之救人之急即救己之急也後數月舟子來長沙緇緞莊蔣感其意倍償之時為同治七年戊辰閏四月事也

李士震南海華平人祖父皆好善家中落公性尤好施讀書明大義弱冠寓居佛山棄儒習貿易嘗歲暮持一金歸遇季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九七

弟於途告之曰不食兩餐矣公即傾所有與之嘗借貲販運於湖廣湘潭廣西鬱林等處稍獲餘利多分給宗族貧者又建造始祖祠房祖祠動費盈千其他橋梁道路必倡捐修整不惜心力為之乾隆丙午丁未廣東大饑公日嗟歎家人問故公曰如此米貴將來必多餓死人也常鬱鬱不樂未幾佛山衿耆集眾捐貲請官給牌照告糴鄰省或曰湖廣多米但無人往眾以李公路途甚熟且誠實無欺其推舉之公早起適得信喜甚正欲起程因感疾舉動頗艱而事急不得已遂以長子芳代往且告眾曰某多貧苦親戚願自捐銀二百兩因佛山牌照順附買米歸來以賑親族不敢自私請誓於神以明心迹眾義而許之先是鄰穀封江禁不出境芳捧官文

運到廣西湖南暢買之急歸賑饑救活甚眾公親族亦多賴焉公生五子次可端嘉慶丙辰進士翰林檢討任湖南主考三可瓊嘉慶乙丑進士翰林編修官山東鹽運司四可蕃嘉慶壬戌進士翰林編修官湖南糧儲道一時傳揚有同胞三翰之名五可美增貢生芳以弟馳封翰林院庶吉士公以子貴累贈至中憲大夫可瓊子應棠官池州知府孫宗岱官山東布政司嘗觀鄉村之間有發一秀才而不得今同胞三翰更斯世奇逢公以平日好施積至大福當日風霜跋涉無非為利經營既得財而又與眾共之觀公於米貴憂人餓死真有悲天憫人之意民胞物與之懷滿腹慈悲一點心可食無窮之報吉祥花發蘭桂騰芳捧誥命而疊受榮封想在天之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矣

靈當亦撚鬚一笑也

梁省吾主政 葆慶 廣西崇善人自言癸未北上湊資六十金太翁又固遣一人從之賃舟起程同舟有客二三人又有夫婦攜二女長者十一二歲幼者十歲許過南甯夫入城訪友比歸則夫婦及二女相抱痛哭一人怒色其旁問之乃知夫婦本甯人向在太平經紀已而大窘質二女於其人至是又思以重息稱貸而贖其女詭言本鄉有產及親友可靠令其人從已同來取償今已至甯而計乃無出其人逼取二女母女相持將為投水計耳梁告之曰且勿哭容躊躇乃背召債主聳以利害勸舍之其人執不肯梁憮然為問曰易也改質直幾日十二兩解囊與之取其券付夫婦太翁聞之曰吾兒

此事生平承歡第一事也今年其中矣及既中太翁寓書曰
汝常存南甯船上心較汝中進士吾喜多矣

婺源西鄉李節保橫行鄉曲劣迹多端一日聞行見藍布袋
袋中有錢十四文遺於道左拾而懷之少頃有小兒可八九
歲哭奔而來徧尋布袋不得便欲尋死李見之問故兒曰我
是孤子後母遣兒持袋並錢十四文上市買米半升袋亡錢
失歸難見母鞭撻之苦不可當也不死何俟將欲投水李憐
而還其袋與錢兒叩謝雀躍而去越一年村中行瘟死者甚
衆李亦病危夢寐中見閻王坐堂審事李到堂王呵曰汝在
世積惡匪淺當責而銅之李曰我雖不端好事亦做不少如
與人成會與人排難解紛將功抵過或可免罪王命稱稱功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九

過功輕過重秤終不平俄有老翁持一籃布袋投下功秤頓
重大勝於過王見之遂宥李罪加李壽十二年李病遂痊心
知投袋老人即孤兒亡父口述其事爲世之拾遺者勸此同
治五年丙寅四月廿二日事也

鎮江鄒公眉觀察少孤太夫人青年守節教子成名賢母之
名無間遐邇觀察十一歲時鎮江大旱府尊請城鄉富戶捐
輸賑濟鎮江最富者二三百萬金觀察家財僅一二萬金太
夫人命之曰兒日後能成人萬金亦可度日倘不成人雖百
萬家財亦奚以爲今乃荒年正好行善今日到府尊處輸銀
一萬兩可也觀察唯唯及到府廳以童子居末座寫捐時羣
相推遜久之不定以觀察幼童姑令先寫捐數遂貿貿然寫

捐足銀一萬兩咸詫之府尊曰聞君家財不過二萬金今寫
捐一萬毋乃謬乎觀察對曰奉母命安敢誤寫府尊不信眾
均以爲疑遂同觀察造門著門上老僕稟知堂上寫捐到底
若干其母著老僕出回復府尊捐銀一萬不誤於是合郡稱
鄒太夫人盛德大度不置因此各富戶踴躍捐輸皆鄒爲之
望也後觀察官至淮揚道太夫人年逾七十孫道源 祖培 家
產數十萬金湖北行鹽余於道光廿六年寓邗上與觀察時
相過從尊酒論文暢談書畫咸豐四年西寇犯鎮江其孫道
源全家得脫虎口避地江北家道中落而人口平安非太夫
人福庇何以臻此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十

山東福山縣古峴村王 隨 尙書母太夫人入門時大腳步上
門中石石頓斷家人以爲大不祥咸勸其父封翁退婚封翁
曰勿爾換一門中石何難之有成親後伉儷情深歲逢大荒
飢民五人門前乞食家中只有穀三斗封翁欲將三斗穀分
濟五人太夫人曰三斗穀能活五飢民乎不如蓄之家我夫
妻二人日出採薪挑菜售之亦足養活七人矣俟來春年豐
可送五人回家封翁諾之於是養五人過冬來年送歸皆係
大族之後村中有張姓服賈關東妻在家與人私通有娠夫
回家知之欲殺姦夫淫婦來請封翁助焉封翁勸曰君服賈
何患無妻饒他二命免受污名豈不大勝於殺耶張然其言
遂不殺復往關東另娶成室焉封翁與太夫人一生行善不
可枚舉略舉一二概可知矣自尙書以下科第繇縣大官顯

爵代不乏人現其孫王西泊太守兆琛于六區離尹姑丈也口述其事故特書之爲行善者勸

許叔平曰徽州黟縣余公夢巖名毓祥徵時授徒館穀甚菲歲除無貲祀先夫婦枵腹愁對太息公身僅著一做縕袍一舊羊皮短褌雞鳴而起擬趁早墟貫短褌可得三千錢市牲酒薪米之屬聊以卒歲獨行五里許路經一嶺隱約見樹林中有人影叱之不答固疑是鬼迫而視之一男子投縲樹杪也大駭急解縲放臥地上移時頓蘇詰其自經之由其人恠恠泣對曰小人負個租若干主人迫索倘不急償便攔取妻相抵妻去兒在襁褓失乳必死小人既不忍妻之生離又不忍兒之短折左右思維不如先填溝壑爲得也問租值須錢

勸戒錄選卷四仁慈

車

幾何日三千足矣公乃以短褌付之曰速將去貫錢償主人其人崩角在地叩問姓名公麾令速去勿多言吾不責爾償問姓名何爲者其人叩頭起攜短褌去公日晡歸家夫人問衣已貫乎曰否吾不自慎爲人竊取去矣夫人亦無怨詞反以笑言相慰時夫婦年俱逾五十尙無子未幾夫人竟有娠生辛伯司馬兆元是年爲嘉慶丙子科公領鄉薦丁丑聯捷成進士觀政禮部擢郎中在官有政聲生平不苟取予不輕然諾鄉人以賢者稱之後投縲男子貿易小阜欲報曩德苦不知姓名徧訪鄉黨懸揣非公不能姑備儀詣謝公峻拒曰若誤矣我無是也公年登大耋告歸林下易簪時辛伯叩問是事曰此盛德事吾何能爲大抵鄉人以我平日迂方或擬

議及之子與辛伯交最昵問之果然嗟乎觀余公已事歎造物試驗賢者可謂至巧至酷彼索逋者必須錢三千若暗中計短褌之值恰以相抵少一錢不可多一錢亦不可在凡人處此豈能一錢不留竟如公慨然持贈空拳而歸直行所無事乎夫人聞之絕無怨言反以笑語相慰亦可謂難矣世謂行陰德事不使人知余公有焉後吾友漢軍徐公可司馬同善言其尊人鐵笙觀察爲孝廉時歲暮存館金卅兩歸家途中值索逋鬻妻事價恰符館金之數亦慨以相贈徐公平生樂善不倦筆難盡述以此與余公相似故連類書之徐公諱榮丙申進士由縣令起家游晉福建汀漳龍道抑子聞之我朝黟縣進士自余公始廣東駐防漢軍舉人自嘉慶丙子科

勸戒錄選卷四仁慈

車

徐公始余公五十後始得子且多孫焉考終祀鄉賢名宦等祠徐公居官善政不可枚舉其最著者守紹興時創修墻堤活數十百萬生靈萬世利賴公嘗曰吾所在有功德於民子孫必昌信然公督兵新安殉難黟縣之漁亭 賜卹甚厚凡建專祠尸祝者數十處今長子伯安慮善權浙江金華知府次公可同善卽選通判加同知銜次春漪傳善現官四川會理知州孫十人皆能以詩書世其家按余公未及見徐公則余任紹興正與交手誠循吏也

湖北漢陽皈元寺門外有放生池廣數畝畜龜鼈以數千計遊人飼以餅餌爭出噍喋池面爲蔽道光十二年二三月間每日輒浮出龜板鼈甲無數莫測其故適離商姚氏作道場

飯僧一僧自外來貌眇小操南音告主人曰檀越知池中介屬將無噍類乎當亟救之乃令具大籬長繩繫以鈴僧坐籬沈池內半晌鈴動起籬則僧踣巨龜立其中大如五石瓠戒曰是不可殺當縱之江中問師何名住何刹笑不答齋罷竟去

南通州孫遜庵進士存心仁厚知某縣事除夕內衙家宴甚歡曰我等家人團聚豈不快樂牢獄中犯人誰無父母誰無妻子獨處獄中誠苦惱遂令放囚罪輕者還家過年約明正月初三日歸獄及期少五囚未到上游知之孫因此撤任後雖齊到已無及矣後人非遜郎中廷元知縣銘恩翰林侍郎安徽學政登瀛翰林郎中五代進士其仁心積善之報乎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三

張伯約贈翁名維陝西醴泉人中年艱嗣以百金買妾頗有色翁寓客邸去妾家不數武聞哭聲念母女訣別未之訝也嗣聞哭甚哀若重有痛者驚問媒妁辭無他密探諸鄰知女家負某人錢責償急鬻女不足方貨屋俟女夕出閣晨即撤屋耳翁聞之默不發語召媒妁及鄰令溫諭母女願寢前議還婚券不責原金並出奩償屋價眾堅請以女歸翁不可曰吾非惡此而逃惡夫乘人之急而利其色吾去矣好為吾謝母女也竟弗置妾終舉四子三子允中以拔貢仕山東武城令翁得贈如其官孫景齡景漢皆官四川因得聞其詳云慈谿馮氏浙之巨富也相傳其先世僅小康而持身極厚祖翁某尤好善曾挾三千金往豫章營買次玉山縣休於逆旅

值夜雨不成寐聞鄰婦哭甚哀夜不絕聲次晨往詢哭者為嫠婦其夫素運海貨以囊空向土豪貸銀千二百兩約一載倍利償還置貨後遺夥附船出洋遭風飄沒夫聞之嘔血而絕有姑八旬餘子三歲正苦無以度日而豪來索逋窺婦美欲令為小星逼脅萬狀婦義不失節而債又不能償計惟一死故與姑泣別耳翁聞之惻然傾裝助之償豪銀如數焚其券餘以贈婦令依親故遷他處免眈眈者別肇豐端婦家泣詢姓名不告而去後遷居郡城購趙氏宅每夜恆見一白衣老人出院中家人懼翁以既不為患聽之次冬浚荷花池忽得窖鏹巨萬始知白衣人為藏神自此營運成巨富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四

女來者傾囊與之雖忍飢不悔也後為眾妾所譖失愛於夫每月米一斗無閒錢氏自勤紡織而周濟如故生子華精於文年少遊庠官訓導孫保民道光丙午經魁曾孫薦齡咸豐辛酉舉人連捷進士蓋林氏好施使眾妾能承其意丈夫亦與同心如取如攜行之甚易惜也不為將伯之助反為庶子之憎樂善不倦其用心良苦矣宜其子孫科名踵起至今頌賢母不絕云

鄉渭清觀察仁溥云此皆家鄉近事的確可信者同治壬戌秋淮軍由蘇進攻無錫賊踞縣城未能竟薄城下去城十里外紮營其時官軍雲集髮逆不敢四出打糧故各鎮貿易頗稱輻輳北鄉長安橋一姬將自織布一疋赴鎮易錢鄰寡媪

亦懇附售布二丈皆將易薪米度日者嫗固老悖給以銅洋而不知迫持洋購米米主以其偽而不納嫗反之布肆布肆主曰此非子故物速將去毋廝混嫗進退無主哀哭於途適一武弁乘騎過問之嫗曰子與寡媪皆恃此洋以生今若此何以復寡媪寡媪不得錢易米必死吾不得米亦死吾不忍視寡媪之死行將先死耳武弁心憫之以一洋易去其贖物曰嫗無苦也嫗喜而起拜問客姓名弁晒曰速持銀易米去罷竟策馬而逸後數日與賊戰槍子中其腹竟無恙回營時解視之不禁悚然蓋弁常以布兜裹腹前日所得假洋因無用便置之兜中不料槍子適中洋上得不大腹噫弁以洋救三命天卽以此洋救此弁報應之巧不誠昭然哉此武弁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頁五

親舉以告人者

咸豐八年全椒金笛生茂才避亂居深山中夜聞婦人哭甚哀開戶視之一婦攜少女坐巉石間詢之爲良家眷屬寇至逃於此無所歸欲覓死金令妻延入供養飧託人尋其夫俾攜以去甫半月賊猝至金逃竄榛莽間回顧火光火起喊殺聲漸近復越嶺狂奔一晝夜約去家已百里外妻子不相顧迷路不得出適嶺畔有一莊虛無人遂居之遺有宿糧藉以療飢逾數日望烽煙已熄逡巡尋路將欲歸而莊主已返攜一婦一兒至卽金之妻子相見各痛哭失聲莊主大駭蓋莊主葛姓亦避賊遠出遇金妻子於路憐而挈歸將代爲覓金不意金適避其莊也葛先寄挈他處迎以歸卽留金教其

子遂同居焉金全人妻女葛卽全其妻子食報之速無逾於此自咸豐兵亂以來慈祥很戾各受其報捷如影響比比皆是特人自不察爾

齊子治曰余卅五歲時住釣橋陳氏廣宅夜夢身坐大廳見五人席地坐階前其飯有一高腳牌靠在中門牆上心知其陰差下堂看牌上名正面無我名翻轉見頭名署齊承裘三字上有硃筆一點退至堂中五人食竟差頭來前余謂之曰汝五人來喚余去者耶曰然余歎曰世味都已嘗徧去世也罷但上有老父下無一子難爲情耳差領之子向求策旣而曰罷罷我爲汝去回一牌說汝安徽籍人已歸無喚處或可了案余曰設移文到徹查出實情再喚奈何差曰無多言獨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頁六

不知人有可延之壽乎去去遂負牌而出余目送之乃寤雞已明矣從此立意戒殺放生以期延壽一善念起冥感鬼神爲人子者可不慎歟自今思之倏忽已歷卅年矣人壽可延其言不妄

江西新建程太封翁性耿介躬耕自食其力娶太夫人某氏并曰親操家業蒸蒸日上後漸致富夫妻益行善事所製升斗俱有複底糴則加板一層糴則去之晚年盈貲累萬兒孫繞膝雙慶古稀是日戚黨畢集太夫人受賀畢忽入房端坐含笑而逝時方暑月舉家惶惑無措以天熱不能備禮草草殯殮又慮被人口實倉卒葬於田隴後有形家過其地見之歎曰此吉穴也必熱葬易於得氣子孫發祥乃速且貴不可

言不數年間其孫晴峰先生喬采辛未進士官至兩湖總督
憩棠先生林采甲戌翰林官至浙江巡撫壽亭先生吳采庚
辰翰林官至江蘇藩司兼攝巡撫其他曾孫科第仕宦至今
不絕益知其受福有自也按晴峰先生與家大人同官京師
又同外宦相交甚密家大人蘇撫後任卽爲晴峰先生兄弟
在京時嘗自述先德之賢宜其報之速也

齊子治曰族祖夫舟公積數年之穀賑饑不足又買田米賑
濟而家遂貧此乾隆甲子年事其家人丁衆而絕少書香其
曾孫康卽以嘉慶甲子登賢書旋成進士子孫繼起天之報
施善人固不爽也

秦爾泉修撰大士初其父某曾爲刑房吏年半百無嗣已絕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百七

望矣邑有某甲坐法論死其妻少艾有姿伉儷慕篤欲失節
而救夫謀之秦曰妾夫不幸罹死罪倘能救之妾不揣陋質
當夫之秦未之對婦以秦拒哭不能仰秦見而哀之曰汝姑
去當竭力圖之其濟則已不濟亦有以報命婦去秦力爲謀
其夫竟得活又年餘釋歸夫偕婦往謝秦並欲留婦踐約秦
正色曰吾救汝豈利婦乎力拒之遣與俱歸邑人聞其事相
傳語曰刑房刑房救一成雙何以報之生狀元卽明年生大
士其少時氣宇已自不凡迨大士及第秦年已八十餘卒爲
封翁數年而沒孰謂公門中無善士哉按秦殿撰事前錄已
見此則另一情節故並錄之要皆足爲勸耳

光緒四年十月有西商某懋遷到滬棲遲逆旅貨售楚蕭閒

無事聞邑廟有精風鑑者四人結伴前往相士次第品評談

言微中至商不發一語固請終不言三人默詢之曰此人數

日內當死非命焉用相倘吾言不實吾不復談相矣三人支

吾數語而返半途實以告商曰修短有數聽之而已回寓料

理帳目並修書貽其子夜半聞鄰婦哭聲悽然動聽詰朝詢

之鄰屋負人八十金逼於追呼鬻妻以償已書券矣婦不忍

別是以哭也商曰吾可代償其債汝輩踵門告之移時偕夫

至商遂如數給之並另付數十金俾作小經紀其夫婦欣然

領歸還債焚券告妻曰承彼大恩沒齒不忘今夕盍先備肴

酒以申意方酣飲時忽聞轟然一聲同座駭聽不辨何處席

散西商返寓見中梁傾塌適歷已壯衆聚觀相顧失色是夕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百八

借宿他所多日安然無事已逾相者數日之言矣同夥遂以
再生相慶夫死期在卽百念俱灰而能從容解囊完人家室
可謂盛德之至宜其逢凶化吉見佑上蒼也備筵相招非其
具中使避此厄耶惜述者忘其姓氏

道光庚戌三月大颶風和州之晉魚背泊三十餘舟悉遭覆

溺一舟獨存客爲劉姓貿藥材眷屬十一人據云風起時均

已昏暈恍惚見舟首有繡甲神持金牌書一兔字遂得無恙

范子彥參軍 檳 次日過其處親見其免難情形詰其家必有

厚德云無他惟素不殺生余謂充其愛物之心施仁必溥戒

殺止一端耳

張海丞 擴庭 晴湖公子也以翰林散館令蜀升同知敦本務

實所至有循聲初至四川時囑匪方橫彭縣密邇省城尤爲猖獗匪徒嘯聚動輒數百人劫掠四起行路梗塞大吏特檄公往公選集兵役並調鄉團旦出暮歸設法擒捕民間公至亦人人自壯協力用命旬月間渠魁殲盡人獲安枕矣其去任也如太翁之去安陸海丞嘗自述曰丁酉吾在籍長子葆謙鄉試未回兒輩扶杖降壇者著名湖北安陸縣生員張安問以試事批中字問何由知云適自闈中來問入闈何事云報乃祖救荒之德先君放賑一事已隔卅餘年兒輩幼小均未知也爭來問余曰湖北有安陸縣乎曰有之祖父曾任安陸乎曰然在任有救荒事否余遂縷細告之兒輩欣然曰大哥中式矣爭以乩語對揭曉之期漏已三下又請張仙降壇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百九

仍批中字兒輩以此時無消息尙可冀乎云卽到乩甫停報錄人至矣又述云吾母王太宜人天性醇篤內外無閒言幼時常患心痛年廿五歲一發四十餘日寢食俱廢咸謂不起鄰邑有東岳神甚著靈異每春日結隊發駕徧行村落聞其夕宿門外廡下僕婦就禱焉宜人恍惚見古衣冠人入室曰子之病蟲斂心也授黑色藥末少許令服之頓覺胸中作惡吐出紅白蟲一盤皆七八寸許其人曰愈矣遂寤病若失此後亦永不復作矣又宜人六十二歲時肚腹膨脹飲食日減兩月餘矣一夕夢攜幼子蘭孫至一處竹木蔥蔚山鳥互鳴東向石扉雙啟北向一室老人鶴髮童顏趺坐藜牀上前安鑪鼎兩耳貫鐵索懸置梁間鼎上藥膏滿貯每熱氣上騰輒

滾出紅丸粒粒一童子收貯之老人見宜人至以意授童子遂取膏藥三匙刮置盤間宜人受而服之入口輒融清心沁骨尙有一匙未服童子遽接盤去出門踏石板傾欹驚而寤覺餘香在口腹中空快無比朝進飲食頓倍曩時蓋宜人屢獲神佑信而有徵始知作善降祥之說不誣也海丞先生因

此仙事癸丑仲春又以紀

夢二則見示故並錄之

前錄其口述

鐵嶺楊杲樓先生書續忠厚慈祥嘗聞其官大嵩時衙署瀕海魚鮮之屬不絕於庖一日忽聞門外人聲嘈雜往問之乃漁戶網得一大魚四足有尾獨無角耳重數百斤衆議市無可賣欲殺之熬油先生命扛之入署聚眷屬觀之時夫人方有娠見魚乃謂之曰汝雖非龍然亦當是神物何不自慎而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百九

困於豫且今則性命莫保奈何語未已此魚兩目汪然出涕漬地斗許先生固喜放生者亟出十金畀漁者而縱此魚於海魚入海乍沈乍浮至中流震雷一聲風浪大作一回頭遂振鬣去乃龍種也未幾其二子簡侯能格生官至江蘇布政使先生之孫名霽者近又以第二人及第官廣西學政子孫蒸蒸日上盛德之報也

李封翁文安道光戊戌進士世以忠厚起家生平篤於天性躬行君子也其先本許姓出嗣嘉慶間屢議回宗復姓未果

故族人向不與許氏議婚而與李姓不同宗者世多姻戚俗例然也娶李太夫人其父騰霄公公正篤實爲鄉里推重太夫人生自寒素幼失恃事繼妣以孝聞洎來歸封翁逮事祖

父母廿餘年而封翁以少子蒙鍾愛並愛太夫人之賢祖母
晚年臥病牀蓐太夫人井臼之餘晝夜侍養親滌廁踰凡事
先意承志封翁天性孝友事諸兄必盡禮太夫人視兄子女
如己出早年家口卽浩繁上下將滿百焉雖食貧作苦一家
和鬻鄉黨交稱內助之力居多生子六長爲彼荃制府次爲
少荃相國諸弟亦各躋顯仕女二人皆躬自撫育當制府兄
弟幼時就傅夜歸封翁篝燈夜課治家以禮御下以寬盛德
所感內外肅然封翁爲人廉介好施與喜賓客通籍後服官
刑部提牢時例各囚每飯一勺封翁散飯必期滿勺生熟必
親嘗又自捐米煎粥以濟晚飯後收到人犯多獄中瘟疫易
作懇切爲文禱於神囚病俱起又預制藥材以濟急夏則捐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真

頌葵扇每秋各司捐棉衣於每所更添棉被十二件以備病
犯發汗養病之用蓋其居心最仁厚也封翁著愚荃做帚二
種上卷貫垣紀事後人果踵而行之功德真非淺鮮所謂好
生之德封翁有焉按封翁子於戊戌闈中相遇適有同號徽
人語余曰此吾鄉李善人也他無所異但見其善氣迎人耳
此屆中額甚窄封翁售焉太夫人經理內政量入爲出自奉
儉約無錦綺珠翠之飾而營重闈之喪葬完兒女之婚嫁以
及親朋往來饋遺慶弔豐嗇適宜封翁在京謀置廬郡會館
廬鳳二府義地將捐貲爲倡苦無從措太夫人質簪珥助之
其他義舉凡有濟於人者無不爲固由封翁好義亦賢內助
有以成之也軍興以來封翁奉命辦團誓期滅賊未竟而殞

而制府兄弟能讀父書各以科第起家不十年致身通顯竟
爲國家埽除諸寇洵克承封翁生平之志矣制府身長而軼
麗在浙頗青眼於余其長子十二稱神童浙中有與談文者
多爲所窘相國余未謀面聞饒有相度樂獎人才出於所性
兄弟不待葦蓋而同時兼圻似此家勢優隆勳名鼎盛實開
國二百年來所僅見也憶咸豐八年廬州再陷賊氛徧地太
夫人挈眷由京歸里諸子奉板輿倉卒遷避開關烽火屢瀕
於危而竟化險爲夷蓋太夫人福澤有以致之迫制軍伯仲
皆任封圻太夫人鬢髮甫霜康健如昔就養各省人皆羨爲
盛事而時以盈滿爲懼每誠家人仍守寒素家風誠有福有
壽之賢母也現有孫男廿餘人均以書香世其家己巳二月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真

初三日爲太夫人七十大慶余正蒙筱翁制府委署衛巡呈
以長聯約二百言上聯就各兄弟說下聯就太夫人說皆紀
實也從此相待益厚是年冬大巡未竣卽擢督兩湖次年七
月爲制府五旬大壽又製送長聯亦二百言寄到鄂城制府
甚喜前年太夫人八旬大慶又寄呈長聯制府回書道意諄
諄余以一官需次又十三年職守所羈無由逕赴鄂城相見
爲悵耳

道光庚戌四月廿三日首逆李沅發就擒生致逆匪一百七
十餘人交社小舫錄囚皆直供從逆無一狡展者愚民被惑
至死不悛可哀也夫內一清江苗年廿餘面目黧黑搏頸乞
命言被脅從纔月餘父已亡家有病母不知存亡淚落如雨

小舫察其情非妄許以生則叩頭謝因收之外禁夜半小舫
睡醒覺露廚外有人影披衣揭視則一苗跪牀下時殘月熒
然衣帽可辨轉瞬旋失度此苗感恩或生魂來謝也抑或苗
父樂其子之得生而見形來謝也余謂幸而許以生若稍不
措意而殺之則冤魂將何如鞠獄者慎之哉

許叔平日吾皖望江倪封翁為濂舫方伯之父次郊大令之
祖也嘗客金陵有星者善觀氣色決吉凶多中相公面謂氣
色晦極不出月壽終促早歸部署公聞之殊不信薄暮舟歸
過蕪湖棹舟江濤登岸見一少婦抱嬰兒垂涕意欲投水者
公問汝欲尋短見乎婦拭淚曰妾生不辰良人嗜博昨賭敗
將鸞妾以償博徒妾上難捨姑下難拋子展轉思維不如一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墓

死公問身價幾何曰言定廿千矣公曰此亦細事汝第抱子
回家我明早攜錢給汝夫償債可也婦猶豫不決公力誓不
誑並問姓氏及里居知甚近公歸舟戒勿遽解纜天明懷數
十金訪至婦正盼望見公至大喜願謂姑曰此即江干所遇
人也公急命其夫招博徒來為償其賞且戒以後勿再同局
免生意外僉諾諾公又出銀卅兩付其夫曰此給汝聊為生
計汝好為之庶不致凍餒汝婦賢孝子愛而敬之願寄為吾
女歲常上下往來過此必來問訊也一家聞之環拜地下叩
公姓名公笑曰久自知之後公過蕪湖必往探之舉家奉公
如神明其夫已戒賭善權子母居然小阜矣越歲公再如金
陵訪星者詰其言何不驗星者驚曰公陰騭紋滿面不惟延

壽後福且不可量問作何善事公默思豈即蕪湖救婦是耶
再十二年乃終年已八十矣次郊大令為子總角交嘗歷歷
言之最詳按濂舫嘗官江蘇糧道家大人時正撫蘇余曾見
之知其父曾行大善事後於同治戊辰五月在輪舟與筱巖
中丞相遇中丞曰此同伴者即濂舫子也聚談連日中丞與
濂舫交厚挈之同行代為謀官云

葉春者幼讀書不成改習武凡習武者多以為食牛肉能助
氣力春見勸世文有戒食牛犬之言遂誓不食并勸人戒食
又刻戒食牛犬文施送生平正直嘗排難解紛遇賊匪三人
圍之春見勢不敵脫身欲走三賊追來忽道旁一牛突出將
三賊撞墮河中春得走脫乃知牛報恩也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墓

溫侍郎 汝 號箕坡順德龍山人乾隆甲辰登進士殿試後
一日天未明聯班入內聽候臚唱有同科進士楊邁峯江西
人同鄉友知其善相戲問曰今日狀元是何人楊徧觀曰無
之有頃眾曰畢至矣又曰無之時殿角有一人面壁而睡眾
指以問焉楊以火照之曰在此矣須臾傳呼第一名狀元茹
菜即面壁人也此事已見前錄溫公深服其術暇時往楊處
拜訪叩以終身前程楊曰君一生官階文學侍從名場順利
當以四品歸田溫公信之後授職編修丁憂回籍值乾隆甲
寅年桑園圍崩決桑園圍者枕南順兩邑表廣百餘里廣東
至大圍也數十年來多遭水患公居龍山鄉在圍中目覩流
離知修築非易向例稅畝起科公曰不必盡依前法婉勸順

殷富格外捐資帥同人合力完築全圍鞏固永無水患復在鄉創義舉濟人無算服滿進京楊一見訝曰君回鄉其多福田乎何以骨格大異也可得二品矣公告以故楊笑曰相隨心轉前程不能限也公後入上書房行走再官侍講侍讀歷任廣西四川山東主考又爲陝西甘肅學政屢司文柄洵至兵部侍郎後歸田復請大吏奏准借庫銀八萬兩發商生息以備水患至今除還庫款外永得息銀作歲修利賴無窮焉公所生子承傳道光丙戌登進士入翰林官刑部主事按溫公嘗告人曰吾母太夫人任氏事吾祖母區太夫人凡飲食甘旨之奉出入扶持之節莫不小心勤謹曲意承歡區太夫人甚愛重之嘗訓汝等曰自吾見汝母而知吾家忠厚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夏

積善以昌其子孫非偶然也昔汝曾祖惺庵公有活嬰之德汝祖適齋公有睦族之誼汝父又能好施每歲捐米數百石賑其族黨凡族之孤寒無告者月賜之粟歲以爲常今族中孤兒寡婦賴以成立者甚眾蓋至是五十餘年矣汝父終鮮兄弟晚而子孫蕃衍服習詩書非明驗與迨後汝述中嘉慶庚申舉人官登州同知汝進中嘉慶癸酉舉人汝遵官詹事府主簿公居第六庶出也任氏太夫人慈祥寬厚常拜鄰之觀音甫出轎被搶去金簪眾追之太夫人呼曰骨簪耳無庸追也後常戴骨簪人稱爲骨簪二太每訓子孫孫婦等曰汝等生長高門珠翠羅綺習以爲常豈知吾家一燈紡績苦耶至於恤寡憐貧力所能爲者未嘗少吝厚施而薄享於心稍

安耳又謂婦女閒事賭博誠非所宜閨門有賭風卽敗象也願子孫永戒之

陳體全南海河清人家素貧性純孝早失父事母極誠撫愛弱弟嘗因母病且奉湯藥夜則走往西樵山星露跪禱其四十夜凌晨遇採藥翁謂曰君有憂色何也公以母疾告翁曰君有孝心吾採藥與汝并授以書一卷轉眼間失翁所在異之持藥歸母食之愈展視其書皆丸散藥方治病所用疑翁必是仙人其方定多效驗遂精心如法製之以濟人自此陳行賣藥矣一日由省渡回家渡中一客並坐彼此問答客自云李昇佐與君鄰近者也亦以藥材貿易渡到岸陳先起行到家方悟失銀一百遺於渡處卽走問李有拾得否而李已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夏

攜銀來送復矣留飲盡歡竟成知己遂合伴開張號陳李濟此其由也二公以世情多詐藥丸製造易涉欺瞞誓不稍假相處以敬相待以誠平居怡怡如骨肉也卽有錯處亦不介懷及李公棄世陳公召其二子泣謂曰昔叔向有撫孤之仁晏子篤久要之誼吾友雖沒敢忘斯義乎爲之延師訓讀俾至成立田園廬墓皆代爲經理嘗對人曰吾非以邀名但以慰吾亡友耳陳公年九十無病而終自開創至今兩姓子孫男女不相拜契不結金蘭不相嫁娶序分昭穆誰有尊卑或以叔姪相稱或以兄弟同派秩然不紊兩姓婦女不通來往有大喜則送酒四席而已兩姓子姪如有虧空數目亦僅在股分攤扣決不在將股分項與外人故子孫不至失業至鋪

中捐貲恤孤寡置祭田濟貧窮賑乏絕置水車爲街鄰之衛
設文會爲作育之方種種善舉又美不勝錄焉今兩姓子孫
中舉者有人食餼者有人遊庠者有人俊秀挺生正未有艾
其獲報亦綿長矣

東莞新沙何氏代有積德乾隆間有又泉翁者性仁厚樂施
捨承先人產貿易虧本負欠累累誓不負欠盡變其家財償
之絕不求減也贖數十金仍作小經紀人嘉其信樂與交焉
於是生理日盛財用日裕歲遇饑荒則攜銀米暗置貧者門
不使人知也遇善事必多出貲其不敢先發者密囑他人倡
而已爲之助生子景瞻能體父志翁既沒景瞻以尋葬地因
病棄世遺二子幼瞻妻吳氏精明慈惠行善弗倦大有丈夫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更七

氣鄉鄰爭者每藉其一言而解素惠及於人人服其德也教
子以先品行後文藝及二子長成而家又因長子鑑謙和孝
友睦族敬宗不幸早沒次子鯤亦遵母訓中道光辛巳科舉
人以正風俗扶人倫爲已任邑中貞節者爲之表揚患難者
爲之排解邑中仰如山斗鑑生二子長仲山以府案首入泮
授訓導次仁山中道光己酉科解元仲山子慶修中同治壬
戌科舉人仁山子慶裔復以府試冠軍一門中男婦老幼六
十餘人循循焉以禮文相率至今尙未析箸蓋祖德流芳者
遠矣按名鯤者官粵西明府有政聲家大人巡撫粵西時頗
賞之其先世積德亦其所自述者余聞而記其大略如此
婺源戴福元娶妻有年未得子其母苦節長施乞勺以米一

日有帶陰差戴某向福元說昨夜陰曹點簿註汝絕嗣不久
於人世矣吾與汝善故來告其母聞言忍而不哭夜靜背人
膝行至村廟神前禱告願以身代兒死求免絕嗣以存祖宗
香火越二日帶陰差某奔告福元曰昨夜陰曹因汝母禱求
以身代子死免子絕嗣陰判細查汝母積年施舍長生米其
善可嘉其子可免絕嗣遂責我漏洩陰間事情痛責數十板
又以我在世行事無善可取令替汝死特來告別數日帶陰
差無疾而終福元今有二子四孫衣食頗足此同治丁卯九
月初事余日一施米之善足以補絕嗣之過況博施濟衆其
德報爲何如哉書之爲世之樂善好施者勸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更七

木業於泰州城北咸豐十年販鹽七船過江泊句容茅山下
適髮逆下山逐童婦投河甚衆張見之急命以船就之救出
投水婦女兒童廿七人是夜飯難民飯苦無薪張命船戶劈
船板以炊當以新板償童婦德之次日船至鄉鎮鎮上局董
某孝廉來查船疑其爲盜指揮殺鹽販焚其船已縛張並船
戶將就戮有垂髻女奔呼某舅爺此張客人與船戶救我們
投水者多人斷不可殺某孝廉聞呼聲知是甥女口音問故
甥女卽訴原委孝廉因請張入局款以酒食頌盛德不置並
遣鄉勇數名持局護票送出江是役也鹽獲倍息而船戶男
婦卅餘人皆免受害若非一念之善則次日焚船戮取何以得
免天之報施善人何如此之顯且速也噫張年已五十一身

健如壯年一子三孫家雖不豐而天倫足樂知其昌後之未艾也

張耿堂新會人孝友樂施歲饑出粟賑濟鄉閭多賴以存活告貸必應甚至變產以救人難志不求償遠近皆以義稱之生子偉仁中康熙癸卯舉人能承父志慷慨疏財初雷州有黃三者攜家眷往別邑經新會妻女爲賊搶去索金許贖黃三無以應知先生仗義踵門求借後以爲金償之先生不知也久而覺之亦不復問或曰君待以義而彼以詐負之能忍此乎先生笑而不答某年土匪嘯聚結黨成羣恣行劫掠鄉民畏其鋒威傍徨無措賊更無忌憚先生忿然起曰鼠輩何敢爾卽集鄉老呈請督院剿捕地方得以安居先生力也先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夏九

生心最慈氣最壯遇貧難救之遇凶暴鋤之嘗謂及門曰吾人幸列四民之首又得爲鄉紳當思所以自待者何如半生中不做三兩件好事濟人終日呶呶亦屬無爲平時讀書鄉里望吾成名無非冀其有用耳若旣得志猶是庸庸作自了漢不負朝廷拔擢意乎其自勵如此生子成遇顯遇同登康熙己卯科舉人成遇聯捷進士入翰林顯遇由中書任英山知縣不貪財賄革一切陋規遷修學宮創三城樓賢聲卓著成遇子天民邑庠生孫大福中乾隆科亞魁爲河間知縣其後嗣之繼起者靈源中道光甲辰科舉人炳星中同治丁卯科舉人梓材棟樑廷光國光區祥等俱中道光間舉人翼鵬同治戊辰武進士

番禺劉封翁古樸厚重事親極孝販米起家乾隆丙午歲大饑翁有穀數十石俱賤價賣與貧者同鄉某欲納翁婢爲妾已出百金而鄉中有傭工者聞婢善欲娶爲妻止得廿金難與翁言託婢之父母言之翁慨然許諾或笑之翁曰多此數十金不過隨手用去今此婢得爲人妻又與父母相聚豈不較勝爲人妾耶有房屋租與所親租銀久欠翁偶問及所親反以惡言相詆翁不校而去後生二子一子入泮一子中嘉慶丙子科舉人連登進士官顯秩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夏九

陳孝廉元實直隸清苑縣人任青縣學博初其父某翁年五十無子買妾入門泣不止細詰之知己字他人因母家與婿皆窘甚商而轉賣之也翁大驚遂送女於母室黎明呼其父母及婿及媒責之皆以實對且曰事出無奈公不受亦將賣諸他人耳翁曰吾不要若償銀卽具妝而完婚不亦可乎父母及婿皆泣謝挈其女歸次年翁夫人生孝廉孝廉生子友棻亦以選拔任學博同年清苑王治峯述之治峯又曰孝廉旣歿庚子鄉試屆期吾姪德溥諸生也夢孝廉來問所自日奉文昌帝君命查諸生善惡且日幽明一理也尋有紅帽人至與孝廉問答則門斗狀也姪以科名自問曰不必說君家須添丁進喜醒而異之時家有孕婦姪曰必男也已而果然

梁溪鄉人忘其姓氏遠道訪親戚戚家議殺雞以待某知之急謂主人曰我食三官素無煩殺生主人待以素餐而返河

千過渡已登船岸上有白髮老翁呼曰船上有假喫三官素者勿渡之眾互相詰問某自言我並不喫三官素者爲親家要殺維持我我故託言喫三官素耳眾推之上岸毋許同舟某上岸覓白髮翁不見回視船中流遇風覆矣僉謂救一雞命得脫水厄蓋好生心切所在皆是豈沾沾一雞乎哉

許叔平云吾鄉張玉常觀察曾屬大學士文端公曾孫少司空諱廷琰孫也未達時赴金陵秋試舟次牛渚見上流一女屍赤體浮水面觀察惻然亟命榜人援置岸上以紅氍毹裹之又出錢市棺殮瘞義山樹碣識之而去是科房官某公與典試官在閣每夜聞卷畢就寢甫交睫即見一紅衣女子立帳外口誦且士林有氣節而後朝廷有功名二句及閱觀察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稟

卷開講恰此二語首題乃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也房官典試官俱竊異之聞其文通幅稱是意是名手且係盛德君子故一經呈薦卽拔冠多士旣揭曉房官典試官話及前夢彼此相符歎爲奇事及觀察謁見俱以所夢詢之觀察沈思良久意是葬女一事因具以告惟以此等善事所謂易如折枝人人能爲張南畊大令言先是有懷甯縣宿儒趙汝諧者前科落第以來歲有慶榜決意不歸僦居蘭若下帷待試除夕夢至佛殿聞數人聚語姑伏暗隙偵之聞一人言明秋江南鄉試名數定否一人答曰定矣日十八魁何人日第一名解元桐城縣張曾鵬後歷數至十八名其第九名則係趙名心竊喜之又聞問日闈藝何人所擬答日擬者係方望溪先生

及某某諸公曰頗識之否曰頗能識之首藝題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迺應將所擬十八魁文一一朗誦畢趙澄心定神一一默識忽聞寺中鐘鼓聲驚覺見東方已白詎爲奇夢亟披衣起濡書第一名文卻一字不復記憶惟記得第九名一篇始錄藏之及入闈果是此題趙大喜爰走筆錄就時號門未開不能交卷偶至第幾號見其人正繕首藝以後二比有出無對思索殊苦趙覘卷面籍貫姓名恰是桐城張某又窺其文前幅果卽夢中所聞第一名之作以有所觸後幅遂復憶得因撫其人肩曰公何思之苦耶其人怒曰我自苦思干卿甚事趙笑曰此文小子彷彿識之索筆揮就張讀之愕然曰公眞知我心也頃構思正復如是但苦又忘耳趙附耳密以夢告並戒勿泄張亦竊喜揭曉果然由此觀之足徵科名自有定數豈人力所能強耶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稟

咸豐己未秋粵寇尙竊據金陵暫借浙閩舉行江南鄉試發源余鏡湖太史鑑時爲諸生寄居如皋資斧無措幾難應試賴各友醪助始克東裝就道將至浙省停車河畔待渡見前舟渡人甚多半是赴試者中流大風驟起溜疾舟重遂致覆溺太史惻然亟以手指車大聲呼曰我帶路貨甚豐有人拯一人上岸者酬白金百鎰瀕河居民多習泗水時方秋穫農人貪財咸輟業從田中趨至爭脫衣下河所溺之人盡拯置岸俱慶再生眾向太史索酬太史又笑指曰我貨俱在車上爾曹自取可也眾展其襖被惟銅錢十餘千文又啟視箱中

舊衣數襲破書數本而已眾索然失望問曰君賞何在曰我
貨具在此不汝欺也曰然則一人百金之說何謂也太史笑
曰我姑妄言耳爾曹如謂我食言所拯諸人具在生死惟君
既援之上岸再推之下水何如眾譁然曰君慎也耶天下祇
有救命那有戕命之理太史笑曰若然爾曹即當行一善事
請不必再較錙銖矣遂取錢十千給眾曰茭茭薄敬聊以塞
責眾相視無可如何瓜分其錢而去是科太史登賢書第一
名

江浦吳解元家楨有女年十八于歸有日忽下體腫痛臥不
能興翌晨自以手捫之忽然變為偉男也庸通和尙飛錫處
濱會親見之時年已及壯且娶妻生子多年矣並言其兩耳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夏

尙有釧孔兩足纖瘦不能納履終年但著吉莫韡中實以絮
大不過五寸許子聞而異之謂非作大善事不能致此後聞
解元家因臨江行人來往恆苦無渡乃倡捐於兩岸各製舟
楫創設義渡永占利涉萬口交頌時解元齒已垂老殊苦無
子一旦化雌為雄足見天報善人為不爽也

元和石蘭士廣文竹堂殿撰第五孫也幼隨父敦夫太守歷
官浙皖夙秉庭訓樂善不倦咸豐三年髮逆陷金陵蘇常震
恐遷徙靡止適川沙廳寶蔗泉刺史與廣文有舊延致幕中
遂攜家川沙之趙家村居焉時紅巾賊小境芝方據滬城勢
欲甚熾有趙某者亦趙村同族素游蕩不正至此入紅巾之
黨未幾小境芝滅官捕餘黨甚急先是某姓與趙氏積不相

能竟以合村謀叛聞於大府以屬寶公寶公密商廣文廣文
力白其誣請以實情上達寶難之謂案關叛逆即不必盡法
窮治亦應將軍內為首數人塞責廣文乃索名單閱之作為
大意舉手剪燭引燭花墮紙竟焚其單寶公駭愕又未便復
請於上其事遂寢而趙村終不知廣文亦即遷去廣文有子
四人皆能讀書庚申歲江南大亂長子在都候京兆試次三
四皆避難至松江擄入賊中妹一女五覽覽野田豐草間若
不可支乃各解繫帶接結為一各縛左臂投江以殉欲屍身
不散失也八水未久有近鄉富豪張秋江家佃戶經過見而
援之甫救一人五人即隨之俱出力勸勿死昇至張家張固
仗義又饒於財詢係世家女另舍舍之遣婢媪服役時張倡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夏

辦團練悉出已貲鄰近鄉民俱樂為之用故頗有聲勢賊竟
未至其地不數日被擄兄弟先後逃出二人尋至張處賀再
生之慶其第四子年甫十六隨賊之豫之皖兩年後轉徙至
淮徐間脫後亦得官同知卒於皖次子鯨以鹽經歷仕浙三
子祖芬以縣丞需次東甌自述其家在蘇城殉難自伯父嶽
生孝廉峻華以次男女十餘人獨廣文一支屢瀕於危而幸
保全未傷一人謂非陰德之報耶

湖北大治合林佐虧短庫項鉅萬業經撤任正查辦參追聞
廳省三方伯際雲由鄂臬擢湖藩甫交替柏篆行將去矣而
與林君向無瓜葛憫其決裂身家可虞國帑仍歸無著首先
仗助白金兩竿似此勇於為善不多觀也同寅聞風踊躍為

集腋之舉竟獲瓦全誠莫大陰功也傳聞鄂省江行每遇神沙湧塞船必沈若舟子能預防其害用大板壓下或可無妨龐方伯攜眷赴任坐船至江心忽爲神沙所困危在呼吸適林君追送趕到請方伯喬梓過林舟方伯坐船旋即沈沒鄂省向設救生紅船惟相距已數十里緩不救急倘方伯無此善事林君公私交迫之際未必追送江水滔滔情形尙堪設想耶彼蒼報施之巧且速未有過於此者真可爲行善之勸云

秦隲齋茂才向以教讀爲業去冬滬上諸君措資邀同江北辦賑茂才樂與偕行半載以來實心實力旋復往山左賑濟於五月初五日由沐陽起身同伴十一人共三套大車三輛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夏

雙手車十餘輛轎車二輛秦君坐三套大車上裝銀九千兩並有行囊食物等件車上坐共三人約重千有餘斤行抵陰平地界秦君未諳乘車正行間卽下車小便未及停車率行跳下爲邊驟索絆傾倒車輪從背至肩而過在車諸人無不驚駭面如土色車夫亦毫無主見眾人意謂九死一生趨卽停車下視秦君竟安然無恙據云倒地時輪由背過彷彿有人將車擡起毫不知重身上亦絕無損痕豈非神明默佑乎足見賑濟事不獨爲國家所最重冥冥中亦默有神佑也樂善者盍鑒諸此光緒三年夏間事

銅陵大通鎮前濱大江商賈雲集鎮奈姓巨族也有奈翁設旗亭於江畔過客就而啜茗日繁有徒一日客散後翁於座

上拾一布囊內貯白金三百兩知客所遺姑藏待之少頃一客遽還而來東西尋覓翁問客胡爲者得勿有所失乎客曰然頃遺一布囊內有白金若干兩翁見之否翁以其言既符笑曰君言不謬幸是老夫拾得理合奉還遂攜囊出並請驗封識件數而後歸之客曰翁真長者願分半相酬翁堅辭不受客感激拜謝稱歎而去將渡江適遇大風見中流一舟簸蕩欲側勢甚危急客惻然心動以失金幸返不如捨此儻來物作一善事迺手持白金大聲呼曰有能救來舟之急者當重犒之岸檣漁舟甚多貪利爭破浪往將來舟眾人扶登漁舟來舟載輕得以無恙既達岸客出金分犒舟人同聲稱謝內一少年挈客袂曰小人危急脫不遇君子斷無生理請至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夏

舍間當使合家拜德稍伸謝忱客再三辭之不得及至家少年亟呼父出見客其父非他卽余翁也翁年六旬僅此一子向非還金已葬魚腹矣還金而救子戾天道亦巧矣哉

余生育北方直至十九歲始返閩應鄉試頗留心人物並及官場聞有最肯喫虧者江大令錫謙浙人任南平年壯才明立志爲好官毫無習氣而精力又足副之生平不畏難不取巧在任甚得民心誦如父母南平爲延郡首邑地當孔道差使過境者絡繹郡城高居山脊春夏間常有上游大水驟至故行舟有時每繫於雉堞行人可跨而過城也道光十三年大水大令本爲程梓庭制軍所重知其必能勝茲煩劇至此大水爲災大令振刷精神一面稟陳大吏辦災並請發帑施

濟城上飢民留宿者已滿日夜聞叫號聲飄流之屍觸目皆是婦孺嗷嗷待哺者已數萬餘日將舟渡餅餌以救濟苦不足且勿論各轉溝壑行將搶奪釀成大變大令目擊心惻不事趨避未候大府批准竟開倉發賑救活民命不少費至一萬餘金事後大吏皆不以爲功詰何以不候批示擅動倉穀雖不卽加參劾而官若不與聞其事令其自行彌補噫冤極矣此時尙賴有此實缺官可以籌畫巨款未幾新任方伯鄭公福琛至大令爲其妻舅例應迴避方伯固引嫌者一派官話謂不候批示總是你錯我無可爲力只有認賠一事我代從旁贊助一面張羅一面交卸大令交情頗廣多方借貸竟得勉強賠補而家計已中落矣時有糧道托墨山托軍交情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七

最深代賠千金大令奉部改掣廣東幸以責任迴避尙得以官餽口惟大吏遇此等官不能代爲設法令其得以便宜行事而覲然人上竟使好官終於賠累勿怪巧宦之善於趨避而泄泄從事之比比是也後其子清驥善讀書文筆敏瞻精篆隸克承先志以名孝廉官江南觀察署廬訪辦軍務筦糧臺得花翎晉二品銜並軍機記名而觀察孝思性成以養親告退可謂不戀利祿獨行其志者長孫歷任直隸州縣次孫出守山東克振家聲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江氏福報正未有艾也安見非南平賑事喫虧受此美報哉

同治初年蘇城葑門外同里鎮有醫生嚴姓字惕庵素喜放生每見龜鼈之屬不惜杖頭錢悉數買放一日鄰村邀往看

脈舟行甫半風雨狂至泊船以避憑窗眺矚偶見菱蕩內一龜浮於菱葉上菱葉滋蔓固結忽如刀割四面散開浮龜洄入深處嚴醫悟其理必係龜溺菱葉因是消散憶及凡食菱角傷醫經不載並無專治之藥雖大黃芒硝枳實檳榔亦不能剋化因目所擊默識之相隔數月鄰鎮有富室女病延諸名醫皆莫識何疾投以消導之劑劇轉甚訪得嚴醫出重賞鼓棹相近臨診六脈無病遂於四字訣中專求問之一字盤詰左右得之小婢緣此女喜食菱角不論生熟非大飽不止一日飽食後倦而假寐醒覺飽脹異常便飲食不思慷慨一病至此其父母初不經意以爲女常食之物疑有他病醫詢其換觸悟前見索龜取溺加以荳蔻砂仁末令病者一吸而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真

盡夜未央腹痛大瀉力不繼進之以參天明痛定瀉止稍爲調理其病若失由是醫名大噪雖謂醫有十年運然亦未始非放生之報也

山陰安昌鎮易君之濬治岐黃家言曾述有中表沈景福邑之雪川人從岳家居馬牽向在唐樓吳姓染坊生理東人素奉此仙一鄉稱善士賊退時積尸盈野糾貨掩埋命景福董之福竭盡心力至觸穢患痢痢後轉瀉瀉久轉脹時發時止如是數年至丁戊益劇不得已回里養病腹堅如石骨瘦如柴滿腹青筋飲食不下臥牀半年僅存一息九月間濬往視疾自言已無生理且家無餘石尙存祖遺屋數椽已變賣成契價洋百七十六元十六元爲埋葬費卅元交族弟存息代

理父母祭埽卅元與妻嫁守聽便百元擬作晉豫賑捐之意
病中囑語但勸靜養而已至冬至日竟翩然惠顧曰別後自
問必死由局將百洋寄上海捐局越二三日夢中有人語曰
爾疾可治只須烏魚一尾由顯中審去賜雜納大蒜數片陳
茶一撮不去鱗外用酒壘泥和醋包裹以桑枝燒炭用炭煨
熟食時嫌淡用醋蘸之愈後宜永戒烏魚量力放生初不爲
意次夜復然遂如法製食胃口稍動至五鼓大瀉數次遂覺
神爽連服二尾飲食漸進不及二月竟能行動同時同患者
依此方獲愈不計其數按烏魚健脾去風溼黃泥運脾得醋
能軟堅平肝肝平脾自健運又妙在用桑炭蓋桑得箕星之
精去風通絡內外兼治洵爲神方又沈君自病愈後人服其
篤善競爭聘之昔爲一小夥今則當手矣家業之興正未有
艾天之報應豈爽也耶

勸戒錄選卷四 仁菴

見

晉江李孝廉逢時道光庚寅家有一婢病甚篤爲延醫調治
躬爲熬湯藥使他婢手以進婢病累月始終無倦及歿厚殮
之擇地以葬越年辛卯李入闈屢見婢侍左右榜發中式
吳縣吳惠崇字柳溪以居積起家誠於爲善嘗隆冬遇一人
側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裘衣之扶歸救甦是夜夢神曰
汝虔心救一人命當付汝兩貴子後生長子俊乾隆壬辰進
士山東布政次子樹萱庚子進士四川道孫慈鶴嘉慶己巳
進士官侍讀

仁和宋小茗咸熙其尊人茗香先生大樽樂善好施於救難

濟急矜孤恤窮諸事無求弗應至產落境貧恰如也鄉薦後
官國子監助教後小茗應丁卯鄉試夢其尊人送考云速去
將封門恐不及進場又於二場內夢曰全憑陰騭不在文章
是科果中式小茗爲桐鄉教諭數十年獎誘後進體恤清寒
承先志也

霍生恆康南海人嘉慶庚午科闈前越月偶過青樓聞女子
哭聲淒痛入詰其故女云夫已病沒親老家貧朝夕不給不
得已鬻身養姑孽海茫茫不如死耳非堂有老姑早從亡夫
地下生詢鴛母婦之來此地纔二日悲啼不食生憤然曰天
下安得有此志節婦人哉問身價六十金生如數交婦自償
婦感泣而還是科房官閱生卷更闌欲寐甫登榻聞聲有
物礙命僕燭之無有也及寐復然如是者三考官疑此卷必
有陰德許以薦復寢悄然次日薦其卷果中式

勸戒錄選卷四 仁菴

事

陳孝廉國棟字楚材晉江人與其友某爲莫逆交友無兄弟
妻子嘉慶庚午友病累月楚材爲延醫調治湯藥皆親奉之
始終無倦色友臨終時以首叩枕謂楚材曰感君大恩死後
當爲結草銜環之報及歿楚材又爲經理喪葬是秋省試房
師閱楚材卷不愜意棄之後以篇幅太短爲闈中所罕見者
姑薦之而三場策卷誤入他房房師以前場卷本不甚取遂
不檢索迨各房卷薦畢有某房師端謹人也以其房中多一
卷徧詢同事楚材之房師乃曰此卷乃我所失因首次場所
已薦主司不調取後場卷知必見黜故不爲意某房考日功

名攸關何得如此玩忽正惟前場既薦則此卷不能不薦也房師謂遲之久矣不敢往薦某房考為邀各房偕往主司見十一房齊到合薦一卷意必有因檢首場卷覆校已批駁矣既疑此卷或有關節即使央各房師代求情亦彼該中也乃勉强換批取中焉報未至楚材母與妻皆夢友來賀喜及楚材晉謁房師知取中之由益信其友之陰為力者後楚材每自述以告人云

同安周解元濱海而居嘗延堪輿家擇一穴將葬其父及掘地先有舊葬棺在焉或勸移之別處周曰地理還須憑天理不信之事吾不為也仍以土掩之既又念是穴會言其吉安必無食其吉而遷之者遂為修築立碑曰周氏故人之墓並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十一

歷年為祭掃焉嘉慶癸酉聞題君子以義為質一節周在號舍夢一丈夫告之曰是題宜重頓君子周意中以為題首本是君子重頓君子但恐局易鬆散尋思良苦及晚未成一字不覺神倦復夢其人曰我周氏故人也感君盛德特來相告今科掄元必須首頓君子主司有成見矣周醒後知其來報德欣然從之援筆立成三藝不加點若有神助榜發果領解變逆時有甯郡某甲忘其姓名亡命鄉間夜伏積屍中忽聞呵道聲竊睨之有古衣冠人隨數吏逐屍點數以次至某皆詫曰此江邊徐七麻子手中貨胡在此音已不見某自知名在劫數中意欲他適然不過江則他處皆賊窟且數定難逃不如就死為得因趨至江邊天氣尚早先有男女數口望洋

號哭詢之云我們一家欲雇渡回鄉川資告竭舟子居奇將餓虎口是以悲耳時某囊中尚有卅餘金自念死在頃刻與其充賊囊何如救人命遂舉以贈其一家急呼舟近岸敦促某同往某再三辭俄四面塵起請之愈急某仍不顧不得已告以姓名居址揚帆自去某靜俟河干日晡大隊鷹集賊首一人身壯偉面黑麻執戟先驅某甲以為即此是矣因大呼曰徐七麻子我待汝久矣何遲也賊若勿聞也者又連呼之賊回顧微笑探懷中擲一手巾包與之縱馬竟去俟賊過後檢視之內有包金釧一副並英洋十餘枚遂買棹過江尋至前一家家故巨族留與同居養之以女至今以販運成富室矣此事係鮑太史寅初先生存曉為沈太史筱暉先生成烈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十一

言之如此此人以一念之善轉禍為福可知人生斯世何地不可為善亦何劫不可消釋哉惜彼橫臥道旁者不及知此耳

陳子莊云新昌俞君煥模貧士也道光己亥科鄉試俞欲往而窘於資因憶往年曾為某材息訟事姑往謁之至則材人歡迎爭為設饌贈以廿餘金且作投轄之留俞無事閒遊村市見破屋停十餘椽將朽腐詢之皆無主者俞惻然盡舉所贈為掩葬焉親視舂築至暮歸歸途於小肆中見鈔本文十餘篇以數文錢購得之囊裝既罄踉蹌赴杭寄食友人處比大試闈題為季康子問仲由一章適鈔本內所有因稍加改削錄大竟得解元最奇者文係如題三比原本每比末句曰

此官才之一法也俞以官才字音類棺材改作官人不知卽是掩葬棺材之應自來作善獲報未有若斯靈速者原琴齋是科中式第三與俞同年俞告之甚詳琴齋又與余兄弟已亥同年在杭嘗相過從轉以相告如此又云前浙江學使吳和甫先生存義同治丁卯考優閱至仁和姚燠卷忽假寐見羣鴨飛鳴座前似若乞恩者然醒而異之疑此君必有因果遂拔取之榜後來謁詢其所因云已三世不食鴨矣杭人聞傳爲鴨兒優貢云戒殺茹素近於佛教然未始非君子愛惜物命之仁心如此一端姚君已食報至癸酉又舉孝廉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喜

酒綠敘羣紀之交甚篤聞庚申變四月十二夜四更時分髮逆已入城費阿玉聞至韓室從牀上曳出水關逃難過江北寓居海門茶店內逾年疾終費阿王者槍船之頭目也初費得罪坐法當斬韓力救之得免於死臨危之際費亦救韓而出難知恩報恩中有天焉韓之家屬存亡則不得知矣京口劫餘生云平生碌碌無所短長惟戒殺放生垂數十寒暑今已五十歲前月初旬夜間忽覺腹痛不得已起如廁甫出戶外牀後輒墮卽倒因思此中有若或使之者爰卽湊聚百金交直賑公所以贍飢民亦行其心之所安而已錢塘沈文忠公名兆霖道光辛卯鄉試卷入縣令疏篋房疏爲甘肅人閱其卷不甚愜意未擬呈薦遂閱他卷而此卷復

列在前仍卽棄去移時又得是卷漏三下燈火黯然隱隱有男婦數輩環侍案下意其有陰德隨草一薦條主司何文安公得卷奇賞之列第二名揭曉後進謁垂詢前狀謂非無因文忠憤然不能答疏令旋因公禩職病歿浙中庚子冬文忠視學陝甘試及蘭州將竣心念師門繼起何人問之郡中無知者道里遼闊勢難親往正躊躇間有遞衙名請謁者卽疏公哲嗣也大喜延見留宿道舊疏君備述當年扶櫬歸後家產盡絕課蒙餽口是以兩世未葬無可爲計文忠惻然分千金與之屬以早營窀穸並置屋畢婚此君泣謝以去始悟聞中所見疏氏先靈冥中早覺而文忠高誼尤薄俗宜放法云鍾笠雲聞葛植初司馬云其祖母年七十餘性仁慈喜放生

勸戒錄選卷四 七 慈

喜

一夕夢小孩六皆著花衣戲於庭忽皆登堂跪乞饒命不解其故詰之彼但言惟望乞與生命而已姑笑諾之復戲如故晨輿談諸家人衆亦莫解有云昨親眷某有饋石鰾來者與似雞相姑數之適六箇相與訝異悉放之去向聞石鰾善遁且善化蛇其能感夢乞命者尤異矣子耳許星臺名久矣知其家世之隆科名之盛爲海內冠顧以各仕一方未得聚晤今春赴吳門一見莫逆遂訂交焉次日蒙移樽飲之並賜書籍多種情意拳拳迥異恒泛譚談之下並悉祖德之厚蓋其祖拜庭公廣屬者爲穎園公第三子黃太夫人所出夫人壽八十三親見元孫炳燾生五代同堂七世同居一門男女丁七百餘人蒙 恩賞七葉衍祥扁額

銀緞人榮之拜庭公生而卓越少時才器異眾析產時黃太夫人謂公曰我知汝能自立何必分產公仰承親意悉讓各房勤儉維謹家漸小康他房乏者公必資助如未析爨又數年家益起會海盜張甚公慨然曰上繫朝廷南顧下爲井里憂者其海盜乎夫兵貴隨宜今水濱之民老於海視營卒其生熟相萬海艘利於涉視戰艦其精銳又相萬所以久無成功者官兵官船不得力耳制府百文敏公知公能進公問策公意在多集紅單船廣募水勇文敏命其主事其年敗賊於大洋未久盜寇自縛獻者千百數海氛遂平無何洋米不來米價騰貴洋米不來由洋船少至故事洋船載米入關者不稅然其去也亦無利以故洋人相戒無販米者公白大府請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夏五

蠲稅仍聽其貨之出永著爲令由是數十年來洋米大至粵無饑饉公之德也道光十三年山水暴漲北門不沒者三版凡居者避閣上搖蕩如舟一日中推牆倒瓦聲與哀號呼救聲不斷公急募船救渡從窗櫺引出千數百人廟廊爲滿公曰此正可行善矣日炊米十餘石全活無算此功匪小公龐眉廣頰有道之貌見者肅然與朋友交有面諍無私毀尤以至誠待物用人不疑無拘小節離務倉場用人數百歲納課餉數萬而公種花養魚庶務井然惟篤愛菊綴菊爲屏編作香分三徑色占九秋八大篆集諸名流賦菊花字屏詩公道然笑曰陶隱士何嘗無富貴象耶有子十一人次子祥光嘉慶己卯舉人道光壬辰進士至光緒己卯父子周甲登科七

子登科廣西鹽法道升廣西按察使子裊光咸豐壬子舉人廣東徐聞縣教諭孫廿八人長孫應驥道光己酉兄弟同科舉人刑部郎中三孫應鏞道光癸卯舉人癸丑進士江西贛南道現任江蘇按察使六孫應駮道光己酉兄弟同科舉人庚戌聯捷進士愿充福建浙江正考官甘肅學政庚辰科會試總裁現任吏部右侍郎九孫應鏞同治甲子舉人湖北知縣候選知府十孫應鑾同治丁卯兄弟叔姪三舉人同科十三孫應鏞同治庚午叔姪同科舉人十八孫應鎔光緒己卯同懷兄弟同科舉人曾孫四十四人炳燾咸豐辛酉補行戊午科叔姪同科舉人兵部郎中江西候補知府炳暉同治丁卯兄弟叔姪三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夏五

舉人同科戶部郎中炳杰光緒乙亥科舉人工部郎中炳章光緒丙子科舉人內閣中書元孫二十一人業儒來孫四人一門男女丁口七百餘人七代同居此誠海內無兩者星臺廉訪與夫人同庚膝前子女及孫男女曾孫男女外曾孫男女共七十人時正周甲初度俞蔭甫同年賀以聯云聚兒孫內外得七十人登堂共拜生辰昔日汾陽無此盛合夫婦唱隨成百廿歲轉瞬再周花甲今年吳會是初筵星臺夫人於十七歲舉長男後連舉二女又得一男又連舉二女自此三四五六四男皆一男二女相間而生得男六人女十二人其如夫人二人各生男女四人共得男十人女十六人蔭甫又誤此聯壽之云奇偶合陰陽算一男二女相間而生得十有

八人每歲必添丁其餘蘭夢分占各弄四回璋瓦富貴亦壽考從六旬初度遞推而上到百又廿載大年再周甲長此華堂聚順坐看七代雲仍附記於此後當統入聯話中

樓子云夏子松少宰同善弱冠通籍未強仕即躋鄉貳今

上登極奉 懿旨 在毓慶宮授讀清德碩望海內仰之事繼母以孝聞官翰詹時太夫人迎養在京長安居素不易少宰獨能先意承志太夫人好施與雖當極窘迫必多方拊擋以應無何太夫人病卒少宰哀毀骨立忍痛之情有非尋常所可及者督順天學政時值杭城乍復貧民半多失業故鄉戚友無家可歸多往投依者少宰盡力資助有病死者葬其柩恤其孤夫少宰以半生清苦甫得學差不為身家計而為窮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喜

乏籌養葬宜其身享隆名蔭垂後嗣今其長子庚復以己卯庚辰聯捷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次子敦復以廕生授刑部主事少宰卒後復蒙 恩賞舉人幼子楷復奉 旨俟及歲時帶領引見書香簪笏正方興未艾云

張益生臨川人家寒微以力田爲業十餘齡從族人某學錢號生意勤謹篤誠某甚愛之某年老有二子俱業儒生意無人經理遂付益生開設而年必贏餘以爲某合家事畜費某二子讀書亦賴以成不數年錢號益起色久之獲厚資歸里廣行善事本支外貧老孤寡無不賙恤合村受惠遇戚友告急無吝色他如造橋修路立廟葺城助義學增考棚有來勸者必出貲又育嬰會係李松麓司馬倡首賴益生累年助捐

經費得垂久遠計十年中養活幼孩約三千數百餘人漸及省會凡助賓興盛典給士子卷資及一切善舉俱慷慨從事又如直隸山西暨各處荒賑或捐數百金或捐數千金每隱其名聞益生常立願云每年儻獲萬金之利必以大半行善目下家號素封並不置產又信各種善書必身體力行之同治某年間曾合夥販油卅六船赴湘貿易一日過洞庭湖遇風舟盡覆惟益生油船數隻無恙大得其利殆冥冥中有佑之者益生於此行善益力信心益堅現年七十有餘授員外職步履不啻少年生子五長子以郡守分發福建四子以員外中北闈壬午舉人此外讀書者不乏人孫曾蕃衍後起餘延錄此見修德者不必求報而獲報必厚云此由蔣幹臣觀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東

察寄示者據云此的確不虛事亟應載之從來爲善莫要拯貧拯貧必期徧及然博施濟衆自古爲難推食解衣常憂不繼聽之不助助之不能則於無可籌辦之中酌一變通之法誠莫若借錢局之善矣揚州借錢局之設其法與印子錢相訪其意與印子錢迥殊總期便於貧民而已凡貧民以小業爲生苦無資本者果係勤儉安分無吸煙游蕩氣習局中訪察的確酌量借與資本自數百文起至數千文止每錢一千文按日收回十文五日一繳以百日爲滿但將原本收回不取利息在富者還珠合浦不須多貲在貧者借水行舟已能度日法良意美惠及無窮出錢出力均有功德計自開局以來將及三載凡來借者大半鶉衣百結藍

縷不堪乃皆如約歸償從無遷延短少等事且暗訪輿情頗為稱便是雖所借無多竟有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之意世道艱難可為浩歎當創立之始同人湊集一千串先行試辦現已愈推愈廣借出四千餘串而實本僅增至二千串蓋以每日收回之錢循環流轉故也以現在借戶計之共有二千四百餘戶每戶作三口約計七千餘口所費者不過每年局用四百餘千文以四百餘千之費養活七千餘人真可謂惠而不費矣尤奇者今正有意停借數月略試其心及收至三月除病故兩戶少去七百五十文外餘皆如數歸還不少足徵貧民具有天良可無借而不還之慮茲特將一切章程刊布或由一邑推之四方或由暫行傳之永久遠近舉行庶貧民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百九

各安生業不至流為匪類地方宵小亦可漸化為善良不獨為周急陰功也並附稟稿云為設法濟貧稟請立案事竊以小業貧民本貧無措不得已以重利借貸俗名印子錢往往困於盤剝更有肩挑手業貧苦不堪者雖出重利告貸無門強者流為匪類弱者斃於飢寒尤堪憫惻等目擊心傷濟施無力爰聚合同人湊集制錢一千串設立借錢局其法與印子錢相仿其意與印子錢迥殊總期便於貧民而已凡貧民以小業為生每苦無資本果係安分無吸煙賭博游蕩氣習局中訪查的確酌量借與資本自八百文起至五千文止每錢一千文按日收回拾文令其自行送局五日一送以百日為滿但將原本收回不取分文息錢議立章程權行試辦

儻有窒礙難行之處亦可停止誠恐無業游民恃強硬借及有借無還等情當即指交地保赴轅稟辦為此鈔章公請出示嚴禁滋擾並飭差常行彈壓以全善舉深為德便上稟

附錄局規十三條

一 公同湊出錢一千串權行試辦僅以此數輪轉儻有窒礙難行即止

一 此舉專為小本營生而設不取利息借一千文者每日還本十文五日一送以百日為期收清為止不准延期拖欠拖欠者止

一 借錢之數自數百文起至數千文止看其生業大小需本多寡酌量借與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百九

一 借錢之人須要有家有的保或有居住一處者連環互保互借均可先行到局掛號將姓名住址生業及保人姓名住址生業說明註簿司事詳細往查的確實係在本地向做小本生意者方准借與初次做生意者不借防其以不甚愛惜之錢姑為嘗試也若兵勇丁役及游蕩賭博吸食洋煙抵債不習正務等人概不准借無家室者不借無保又不能連環互保者不借 限地之外者不借 僧尼道士不借 屠戶不借 瓦木石匠不借 剃頭修足不借 如開店者須要妥保若在浴堂須要開堂者保似可借與 日日飲酒者不借 裝水煙者不借 著名不孝親者不借 局中有三人同不謂然者不借

一按日送收本錢加收字戳記收入帳簿並立摺亦加收字戳記交借戶收執以免訛錯

一司事薪水每月以二三千文為度每於初二十六兩次分支

一諸君有事出外必註明帳簿幾次以便查核如晚間不回局住須註明免得守候每日定於辰開戌閉

一總理者最難其人須要不徇私情不辭勞怨逐日整齊嚴肅督率諸人認真辦理使窮人均沾實惠庶不愧總理之職也

一管帳者帳目逐日逐清早間將上日所繳之錢復行申串過目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臺

一查戶者逐日將所查之戶良莠虛實是否應借及錢數多寡註明號簿以備稽考凡開張小店來借三五千文者必須考較妥保訪查的當方可借與若借數百文至千文者無庸十分拘執以示體恤之意然亦必須看其為人習正不習正耳

一總催者將上日過期之戶逐日催清不得漏催一戶如過期之戶設因疾病陰雨等故情有可原者即將號簿上加一有故之戳一則以備滿期再借便於查覈二則亦可從緩催取不得私自徇情袒護

一收錢者須將送來之錢逐日收清串頭封好不得多少分文簿摺號頭姓名均須逐一寫清勿錯免得司內漲者

掣肘

一百日滿期還清再借之戶如未有過期遷延等事則前借一二千文者准其酌量加借數百文設有過期遷延等事亦須看簿中有無故戳或有故戳仍照借與不得加增如無故戳再看遷延日期多寡有無不端等事或減數借與不借均宜細心酌覈總之毋濫毋苛

附借字格式

字第 號 家住 向係 為業今因 無本總借局中制錢 文自借之後遵照局規每天 還本錢 文五日一繳憑此簿加印收字戳儘一百 天還清不敢延期拖欠倘有此情甘愿送官究治無辭
光緒 年 月 日立借帖人 家住

憑保人

家住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臺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勸戒錄選卷五

福州梁恭辰著

儀徵吳氏選刊

勸貞潔三十七則

浙江某科有温州某生在號舍中遇女鬼索命甚急鄰舍生頗負膽畧往詰其故某生噤弗能語鬼附某生代應曰我本無邪念彼百般挑我正撐拒間為夫所見大遭詬辱實未受污彼不但為剖辨反以風流自命故作得意狀使我無以自明遂成短計鄰生曰此人誠可惡但能容我一言否鬼曰我自索命彼自抵命與君何干鄰生曰我平生專喜解冤釋恨凡事總求有益於人鬼之情狀與人當不懸殊徒以抵命為快又何益乎鬼曰然則君將何以處我鄰生曰汝有子否鬼曰我有一子今年十八又問彼有子否則曰彼有一女已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十一

及笄矣鄰生曰今我令彼將女許汝為媳汝願從否則曰此固所願但此人無良難保其不翻悔此次若放他去則再遇又不知何時鄰生慨然曰我願以一家保此事如有翻悔汝即向我索命可也鬼沈吟良久曰姑從君命切勿食言鄰重而去某生頗疑鄰生告之故遂滿口應承惟恐鬼復至也是夜鄰生甫就寢即夢前鬼來謝曰蒙君為妾調停此事已達神聽彼生本應此科中式今已移與君我特來賀但一出閣即當急了此事勿因循也三場甫畢鄰生即尋至兩家各述顛末數日之間遂成吉禮未幾榜發鄰生已高標矣蓋鄰生素在温州各屬辦理刑幕亦微聞有此事而未得端倪今既力為擔承如果翻悔不難以訪案竟其獄耳此事為郭蓮渚

比部所述時比部方隨任浙中也

晉江陳筍湄太常大珩為諸生日里中有婦陳衍娘者夫出獨居中夜暴死太常廉知為不從某甲逼脅也語其夫若鳴諸官吾當為爾具狀其夫懦以無左驗不能行復語諸衍娘外家已受某甲賂太常忿甚久之至福州告分司某某亦以事久不能為力也信太常語書火烈冰清四字扁送其家尋甲辰鄉試應舉首題為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太常素豪爽不喜作理題構思甚苦越日晨起見有揭其號舍簾者一婦人衣藍布襖曰吾陳衍娘也攤卷不覺文思沛然是年中式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十一

鄉交誼最篤家世忠厚初以開煥章號緞匹店發家城內外皆稱為高煥章其同懷弟霽亭封翁騰尤質直好義凡里中有善舉無不與者霽亭子鴻湘中嘉慶己卯舉人孫鏡洲明遠年甫弱冠於甲午乙未聯捷成進士眾皆謂厚德之報又聞鏡洲完娶後房中有一操作之婦頗有姿欲去之白霽亭霽亭曰心中無之但留何妨鏡洲意謂留之終覺未妥乃再請於霽亭竟去之少年遇色即以禮自持宜其早登科第矣當霽亭祖母在堂時鏡洲已生羣謂五世同堂世所希見今則霽亭健在鏡洲得孫又居然五世同堂此不但為吾鄉美談即薄海內恐亦不數見也

道光戊子科順天鄉試首場有拔貢某者入號後垂簾偃臥

不飲不食詰朝題紙下已久日且高春亦無聲息號軍及鄰舍疑其病也更迭覘之見其歛起撤所臥板移矮杙向內坐始誦誦語不可辨繼自批頰號軍慮不測稟巡綽官入號看視其軀言貌如常官去仍垂簾寂然矣有頃伺之已自絞死所縊繩兩端懸於壁釘絕無圈結僅絡項而已而項間則爪痕稠疊深陷若遭痛掐者然時有識其人知其事者云生幼孤寒伶仃無依拾馬通換胡餅以延喘而質頗聰慧時於村塾間聽羣兒讀輒能依樣記誦其鄉有某翁者家小康憐而異之招至家給其飲食具束脩命之就傅且以女年相若遂許字焉生成童遊庠及冠與拔萃科聲名雀起生與女素不避面得意後乘間偷合翁不知也嗣入都久翁信問婚期生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三

自負才名不患無富貴良姻而顧與田舍翁締婚乎竟萌悔意覆書言其女不貞難怪背盟之語翁接閱恚甚詰責其女遂吐實復挽媒宛轉而生堅不可回翁無奈煩噴於室女竟銜憤投繯此其辜恩負心之報乎

家大人曰江南任幼植先生大椿為禮部前輩禮學小學俱精記誦博洽一時無兩翁覃溪師稱為畏友以乾隆己丑傳臆浮沈郎署晚年始得記名御史未拜即歸道山本朝死二甲傳臆鮮不入詞館者人皆為先生惜先生自言十五六時偶為從父侍姬以宮詞書扇從父疑之致自縊死其魂訟於地下先生遂奄奄臥疾魂亦被攝考問閱四五年冥官親鞫七八度始辨明出於無心然卒坐以過失殺人減削官祿故

仕途偃蹇如是紀文達師嘗言冥官治是獄者即顧郎中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遇彼此如舊識時同在座親聞其追話冥司事幼植對之猶慄慄也 有客問顧郎中以冥王果報之事曰陰間判獄仍用王法乎抑用佛教乎顧曰不用王法亦不用佛教但憑人心人但問心無愧即冥中所謂善問心有愧即冥中所謂惡公是公非不偏不倚幽明一理儒佛無分按此說平易近情天堂地獄原聽人趨避也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四

千五百餘人之多微特世所未聞亦古所未有也時家大人在江蘇藩任襄辦其事因念法屬創舉慮各直省不克周知請宮保將此全案付梓咨行各直省照辦復慮各省雖奉咨收掌仍在吏胥未必能家喻戶曉並囑各牧令照刊一冊廣為分送乙未重過吳下果有曠典闡幽錄一書通行為之欣慰不已夫各直省待旌者不可以數計寒閨發婦編戶為多國家慎重科條維持風化法良意美至深且遠而胥吏即藉為需索之端一婦得旌費須百餘金視所頒坊銀加至數倍窮簷苦節其何以堪今則普天下官府閭閻各有此冊紳士牧令即可據此册照案請行不虞吏胥阻隔將見兩間無鬱而不宣之氣名節日尊風俗日美則此册功德詎有涯哉余

侍居浦城適周芑源廣文啟豐亦總建甯府七屬貞孝節烈

婦女雷李氏等二千一百餘名口合為請旌如江南例余亦勸其俟奉覆後即為刊冊廣頒蓋總祠之成總坊之建皆尚需時日而祠中牌位既繁坊上姓氏尤密殊不便於覽觀不若壽諸棗梨俾得人人寓目因備述此事緣起以示之廣文性好善事合浦邑千萬人中所熟視無覩絕口不談者不憚采訪筆墨之勞不惜州府吏胥之費以獨肩此義舉聞廣文年過五十無子自舉此事踰年即得一男其亦可以勸矣江鐵君又言江南某科鄉試某生聞鄰號誦聲視之一生碎盤翻面流血滂然某問其故則有鬼附其體言妾夫婦貧賤攜子備此人家此人窺我色屢調我不遂陷我夫客死復陵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五

逼我我遂投繯今來取其命耳某曰然則烈婦也可敬若子今安在鬼曰我死後丐於路耳某曰若取其命而子丐如故恐不免溝壑奈何苟貸其死命以田產若干結爾子俾娶妻生子死者有祀生者有後可乎鬼曰如此甚善但彼未必從且我奉冥牒但追命也某曰彼畏死必從我為若成之否則仍取命可也鬼曰甚善君為我要之鬼去其人遂蘇某問之信且告之故其人唯唯既出闈至其人寓其人作一議焚之曰我歸即辦此事俟君來證也某三場甫終卷忽見前鬼現形明靚有喜色謝曰賴君一言死者得所生者得安才德士也妾為君請於神早登兩科今即捷矣勉成吾事可也某歸詣其人家則已求得其子分產授之且成其家又合窆其夫

婦某是科果捷明年成進士此亦王明經樹穫壬申年為子所述俱有姓名今忘之矣 按此與前編所錄浙闈與鬼說情一條相類但彼是浙江事此是江南事彼是乾隆間事此是道光間事可見天下無不可解之冤也

有孔生某者在黔中為梨園子弟時周石藩館於太守趙蘆州幕中值署中演劇見之駭其姓因詰之據言祖籍山東其先代官都閩沒於黔遂家焉門庭漸落因歲歉鬻身價青蚨一千四百文今十四歲矣恥隸是役欲脫無緣言次涕淚隨之並求教之以字石藩憐之惟念廣文冷宦欲從孽海航人大不容易姑叩其贖身之數非百金不可乃述其事於縣尉陳君復廬陳亦心動許以五十金贖之班長不可急挾之遁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六

滇中適昆明太守見而異之並得其顛末慨然曰百金易事耳呼班長立致之班長又欲倍其值太守怒白大府迫之以刑乃得贖制府伯公以屬通海令使課之蓋其山東同鄉也有明經張君者自薦不取脩脯而為之師期年即讀竟四子全書並朱注悉熟又三年旋黔從蒲孝廉學為文亟謁石藩執弟子禮石藩又為達於遵義令張君代菴張月給三金資薪俸復陳前狀於胡梁園學使 枚遂入泮制府伯公喜甚飲之千金為購薄產癸酉已登拔萃科矣石藩曾記其事或曰是不可記恐為孔生玷石藩曰渠始十二三如赤子入井少長即恥求去其志氣已足千古記之所以哀其志幸其遇也何玷之有子曰此生以克自振拔不辱其宗正宜急述之以

爲人勸諸君子所以扶植之者其功尤不可掩今石藩家門鼎盛張明經蒲孝廉皆已成進士不必言果報而果報在其中矣

沈秀才成言昔年自京來杭訪親途次武清旅店月色甚佳獨出散步遙見一小招提門外有十餘人席地賭博隱聞喧嗽聲俄招提內似有人提燈出望博者卽鳥獸散時萬籟俱寂四夜蕭寥有三四人奔來互告曰何處不可開場要鄰近倪節婦一曰彼處開場久爾等不喧嚷倪節婦亦不出來相距咫尺語畢倏滅知爲見鬼遂返旅舍次日詣招提訪問乃一尼菴果有尼之祖母倪媪寄食菴中夜聞人聲嘈嘈疑有火警因出視無影卽閉戶安寢倪媪自言卅歲而寡舅姑欲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七

嫁之以死自誓卽遭怒逐攜二子一女織草笠度活流離困苦慘不可言幸子女皆已婚嫁而子若婿又皆不才賴女孫度爲尼乃依棲於此年已八十雖雞皮鶴髮猶耳聰目明也嘻匹婦矢節無賴惡鬼猶知欽敬如此惜其湮沒蓬蒿不能上邀旌典也

廖儀卿先生曰凡作地方官殺人不可枉而有關婦人名節者尤宜慎之余爲江右監司時某縣有本夫告妻被殺並述妻將死時言與某有姦拒之被殺云夫有姦何以拒之曰本夫在家也旣因本夫在家而拒之至奄奄將斃時又安肯直言無隱其中情節大有可疑後其姦夫自縊身死案亦議結萬一此婦人守節被戕卽據本夫言率定爰書是此婦人不

冤沈海底乎聞某縣令出詳日卽病故開缺日余嘗批駁以明有王法幽有鬼神云豈知已爲鬼神所極耶

呂農部某道光乙酉舉人丙戌進士有袁大尹俊爲其鄉試同年春闈前袁兄夢一老人知其爲祖也有客來訪坐謂其祖曰有事相商肯乎祖問何事客曰肯而後言祖曰必肯客曰令孫今科會試當中然只得一缺當中者二人有呂某兩代苦節請讓之其兄聞言急詢客姓名欲歐之客以湯某對其兄亦久知敦甫尚書名卽不敢歐祖送客去其太夫人素奉神夢在神前上香爲子求功名香將上旁有一少年擊墮之而醒榜發聞呂某中若干名母問呂年歲方廿餘憬然曰夢中擊墮我香者卽此人也及謁房師告曰汝卷已爲蔣總裁棄去湯總裁極賞識乃得中此中豈有緣耶袁以己丑成進士果後一科冥中重守節如此但呂母孀居時年近卅歲推其祖歿時年方四十餘朝廷例不與旌冥中卽以苦節稱之甚矣守節可貴也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八

山陰陳某逸其名赴省試舟泊蕭山西興驛忽聞街市火起登岸往觀見避者紛紛火光中一女子身無半縷蹲伏於地羞懼無以自容陳急取一袍擲與之女得衣蔽體而家人星散號泣無所歸哀陳求救陳使宿其舟之頭艙終夜不交一語晨起訪其母家掖之歸陳卽渡江去及入場題紙既下文思甚澀一字俱無正窘迫聞鄰號呻吟聲窺之見一生病甚篤謂陳曰余病矣文成不能寫惟交白卷求出場子其爲

我檢點考具感且不朽陳爲之料量畢生問君文如何陳告以故生日余文已無用感君義卽贈君陳旣受文遂扶生出歸號全錄其文揭曉竟中式亟訪某生無知者久亦置之後陳以大挑分發安徽晤一候補令似曾相識諦視之卽向日患病某生也各敘往事乃知某卽蕭山人是年出場後病旋愈次科亦獲雋昨甫到此陳謝之偶一回首見簷下有曬衣則前贈女子之衣在焉不覺屢顧某疑而問之陳言其始末且詢得衣之由某恍然曰信哉君所見女子卽內子也遭回祿時尚未嫁及歸余箝中見此衣內子爲余言昔遭火厄幸遇一士子擲一衣得蔽體而歸彼此恩恩不暇問名姓衣亦未還每呼負負故夏日必曬而藏之將以報也蓋君遇我我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九

贈君悉君陰德所致冥冥中假予手報之非偶然矣語畢呼妻出謝從此來往如通家此嘉慶初年事

顧小韓方伯 學潮 言楊乘時 溥 無錫諸生文名甲於邑奈屢

試輒落孫山年過五十所有非男閨中但有五女因娶妾焉娶之日賓客讌賀者未散主人入房見新姬嗚咽鏡篋次慰之不止詰其由乃曰憶兒家阿父爲南潯通判時嘗置多妾後爲阿母不容鞭箠極楚逐出後甚有流爲娼者阿父聞而不忍使蒼頭持金嫁爲廝養婦或送空門今不幸父兄俱成黔疆母妹早年喪失子身異路遭媒僮居奇侍巾櫛於君子撫今追昔不覺悲從中來楊爲之泣然曰毋泣我之祧嗣有命存焉何忍以宦家女爲媵妾爾其爲我女當爲擇一佳婿

女再拜遂命與諸女履隸姊妹行出謂客曰君輩且留不意今夜復得一女請再作湯餅會具述前事眾客頌其盛德明年夫人舉一子臨暮時公坐堂上慕見二隸導一官進方欲迎迓官遽趨內室與二隸俱不見覘其面貌女謂酷似其父也公年九十餘終天滿名孝廉諸壻俱顯貴義女壻後亦得官馳贈公爲中憲大夫

林爽文滋擾臺陽時有鳳山陳氏女爲賊所掠逼之不從鬻於鎮卒復堅自守有軍官義之時方釀金贖難民知陳女貞羣欲得之忽其友某贖一童子至詢之卽陳之議配夫也翼日贖一嫗至乃陳之母也繼又贖一嫗至則陳之姑也俄有兩老者覓妻踉蹌至門卽陳之父及童子之父也兩家骨肉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十

一時團聚遂爲之合香辦裝而歸

嘉應州顏提督 鳴漢 祖母楊夫人年廿而寡守一子紡績度

日足不出戶限其室北窗外有荒圃亂石堆積聞明季土弁於此爲殺人地每當天陰雨淫冷風一起石隨以飛交擊空中碎訇可駭楊夫人出手窗外麾曰勿如此驚我孤兒寡婦石立寂然一日其表妹來值石復起擊表妹昂首窗外詈曰是何妖怪當聚糞火燒之言未已空中擲一石下傷其頰移時不能蘇楊夫人聞鬼語曰吾以爲夫人止我不知是爾村婦大膽耳速奉一千大錠來乃饒爾如數焚之乃甦夫人聞後每日吾家當有興者後兩孫皆貴鳴皋爲臺灣總兵鳴漢爲福建提督

同安李姓寡婦某氏家富累萬金性喜施濟勤儉有度常端坐詞色無所假失所天時兒纔八閏月及長娶室次年弄孫氏始有喜色時氏四旬矣一日蚤起觸見族人某潛蹤內庭蓋某飢寒迫體冀以剽取儲粟也氏驚愕叱問某始愧而繼以實告氏心戚之有留爲供役意因與語某辭曰幸蒙宥罪茲復畀我生路焉敢方命但某壯歲鰥夫倘日近侍婢有不可言處某有虧行事爾亦蒙不白之名氏憬然爲改容卽命某出明日遣其子往贈卅金勸其營爲正業某果赴廈門置貨渡洋其地適值瘟疫諸夥折本求售某獨以藥材擡估及黎棗什物多爭購之獲利無算而歸遂致富往謝氏時氏六十餘矣臨終顧子婦曰寡守三戒一不可令外戚出入次不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十一

可畜奴僕三不可自暇逸遊寺觀汝曹其傳之斯言簡而切中有關世教故備錄之夫全人名節祇此防微一念然則某有善心應享善報氏亦女中人傑哉

丁虎臣上舍 廷樞 言縱楊殷孝廉 翼 未第時其家每值元旦

必向黃公山祀黃侍中一歲廟祝謂其先德曰汝來欲卜長公子科名乎吾夜夢侍中填榜長公子已列名旁批云殷翼以紅線繫蛋暫停一科今秋當不得第也其先德歸怪問孝廉孝廉自述前歲館於某家其主人婦孀居與殷約俟得間當以紅線繫雞卵食汝以是爲期越日果然殷初甚喜轉念以爲不可遂逃歸一念之差孰知冥冥中已詳記之使非轉念豈不自棄青袍乎可知神道亦終與人以爲善也

嘉定秦簪園先生前曾詳其因孝致大魁一事今又聞其厚德一節因並錄之先生少時貌甚劣質直無文合昏夕新婦悶坐垂涕先生詢之曰余雖不才忝各庠序家雖不豐尙可溫飽今日吉期何爲若此情狀新婦云幼已字有壻家父母嫌其貧遂悔初盟先生詰以何人新婦爲述其姓氏乃同學友也先生立卽避出並遣人將同學友招之來告其故且謝誤娶之罪幸未成婚卽以己之洞房爲同學友洞房次日將匿飾衣物悉行贈與同學友而送之歸嗣於乾隆癸未科登禮榜當未傳臚時前十本已知爲褚廷璋蔡履元商衡李調元吳霽董潮程沅馮丹香齊翀張秉愚其第一名褚公乃長洲人與同郡某宦素有隙適諸城劉文正公將所定前十本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十二

進呈某宦思欲中傷之因語文正公云外間早已迎新鼎甲矣公本公正無私不知機詐聞此言勃然曰難道我有弊乎既有此言盍改諸遂將第十一至第二十之奏大成沈初章謙恆董誥孫效曾費南英祝德麟李家麟孫良慧曹焜十本進呈而簪園先生竟大魁多士

嶺南患大痲瘋雖骨肉不與同居防沾染也南海有巨室子某年甫十五六翩翩似璧人忽患是疾另構山寮居之家人間日省視所聘室係邑中巨姓女父母欲另字人女泣曰未婚而壻櫻惡疾女命可知且從一而終婦人之道也義不能他適與其養老閨幃貽父母憂不如相依於棲風苦雨中少盡爲婦之道以畢餘生兒之願也堅請再四誓以死父母不

能奪其志遂卒歸某氏爲婦未幾女亦沾染成篤疾空山中形影相弔聞者傷之一夕明月在天四山清絕露坐松間石上其夫撫之曰以卿麗質而狼戾至此我之罪也女則毅然作色曰早知有今日其何敢對正在淒然相對間忽見溪中有一物翻波浴浪似兔而小趨視之竄入松林而沒女拔頭上簪誌其處明日發土視之則千歲茯苓知爲仙品剖而分食之甘香沁入心脾不覺宿疴頓失瘡痍全消其父母聞而往視不啻一對玉人相映於蘆葦叢薄間喜而迎之歸重爲合香成禮莫不歎爲貞節之報此事家大人聞於同年謝禮浦太史蘭生謝固南海人蓋目觀其事云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十三

布以資生理鄰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嬌豔絕人常以布來換棉花焜常多與之女子亦微覺然兩家並無他念也不二三年焜本利虧折遂歇閉慨然出門流落京師十餘載貧病相連狀如乞丐一日行西直門外忽見車馬儀從甚盛有一綠幃朱輪大車中坐一女珠翠盈頭焜遙望不敢近其女見焜亦注目良久遂呼僕召至車前曰君何至此也焜已不識認渾如夢中唯唯而已遂命從者牽一馬隨之入城至一朱門大宅見女進內宮門去蓋某王府副福晉也頃之召焜進謂之曰余卽鄰女某人向與君換棉花感君厚德故召君因認爲中表兄妹出入王府三四年焜得數千金上館充膳錄官以議敘得縣尉旋陞內黃縣擢直隸河間府同知署太守

印篆此紀文達公所述厚德之報家大人謹記之

仁和趙鹿泉總憲作五歲失怙其母潘太夫人長齋以十指

供蚤夜資力兼教養兄皋思公年廿以瘵疾亡太夫人左目

爲之失明益勉公力學公甫弱冠卽名噪文壇嗣蜚聲翰苑

一生任衡文之職

睿皇帝御極召見垂詢家世歷任有爲人正氣辦事小心

學問不苟之恩諭著有清獻堂全集並文稿海內幾家絃戶

誦天之憐憫苦節成就孤兒者誠不爽也子介亭公日照以

廕生任江南州縣有循吏才特擢江西臨江太守孫祖玉錦

均官兩淮曾孫效曾領辛亥鄉薦其遺澤正未艾云

裕忠愍公諱曰道光甲午余奉命陳臬江蘇甫下車卽廉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十四

得貞婦王氏事獄具爲之請旌於朝旣又立石墓所以志顯末貞婦丹徒人嫁同邑趙維興之子星彩姑陸姬與道士潘致雲私通趙利其財陰縱焉致雲見貞婦少女與姬謀欲汚之姬以語貞婦貞婦泣誓不從姬怒日肆虐見貞婦志堅乃假他故出婦母憐其少欲使改適婦矢不二年餘姬陽爲好言謝貞婦仍復歸一日致雲私匿婦牀側俟其寢突出犯之貞婦大呼奮擊致雲懼走姬益怒刺以錐培擊無算貞婦度不免乃乘閒閉戶沐浴更衣衣裳三襲皆縫紉檢維興平日所蓄生鴉片吞之立斃姬佯以急病聞其家婦族懦雖鳴諸官終莫能辨會有調人遂罷殮婦時甲午八月十九日也余旣訶實密遣幹員捕得鞠如律嗟乎一鄉里弱女子耳非有

禮義之訓漸漬於平日而能儼然於污泥中以自完志節可謂烈矣余觀貞婦所爲與歸震川所載張貞女事相類益以歎人心義禮胥本於天理民彝之正卓然自守者甘受荼毒至殞身而不悔蓋古今同一揆也貞婦死於羣奸之手爲稍異然張貞女之死眾目昭著而官吏反覆行賄舞文久而後定豈若茲貞婦之死獄無異詞也哉抑臬司雖爲刑名總匯往往卽郡縣已成之獄爲之詳審定讞鮮有獨得其情者貞婦覆盆立雪非余之能察殆貞魂不泯亦神靈有以默啟之耶因思天下窮陬僻壤如貞婦之獄恐或時有必待訪問而後知則訪問所未及者將若之何予用是滋懼特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聽斷者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五

乾隆五十七年揚州轅門橋有歙人程姓者開洋廣貨鋪其同事汪生年甫冠而文秀性誠樸一日程將購貨於粵挈汪同往至惠州境將市貨暫寓客邸程詣各行顧視汪獨在邸因散步於閒靜處未半里至一樹木亭榭之所意謂必大戶之園也繞垣而行後戶開焉竊窺之見一少女甚美光彩奪人偕一媪遊戲花下忽見生也遷亭角而去生悵悵遲留須臾有老婦攜數婢出笑迎之曰貴官何處人因何至此生告以鄉貫姓名並至此之由婦曰客舊家子信不俗我亦此閒紳宦也吾有息女待字久矣幸遇貴官願締秦晉不識可否生惶然久之曰吾乃異鄉窮旅安敢高攀且吾有戚長同來亦不敢自主婦曰無慮不須聘禮聞得堂上人俱已仙逝君

之戚長吾來日告之咎不在君汪語塞適已見其女美遂心動默不置辯老婦見其意尤大笑曰此天緣也是夕卽張燈綵備酒饌邀親友諧花爛焉生竊喜得此奇遇卽贅老伊家亦所甘心客散後入新室女背燈坐一老媪侍見生不甚禮媪殷勤奉茶請安息反卸扉而去生久之近女悄語曰夜已深可卸妝矣三促之女始轉顧曰聞君舊家子父母已故無他兄弟如爲宗祧計君之家鄉自可娶婦如愛妾略有容色天下多美婦人何必貪一時之歡喪身數千里之外爲君計不如早遯爲是然今日之舉妾已屬君三年後妾必死願君立一某氏神主於先公姑之側感君不朽言訖泣下生悚然不解所謂一腔欣喜之心渙然冰釋因究詰何以喪身何以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六

必死之由女正色曰君不知有過癩之語耶惟吾惠州瘴氣之毒尤甚凡女子犯癩疾者無論大戶小家必先私與一人合而後親友聞其已經過癩乃爲作伐議親其與私合之人不踰年毒發始而身體作麻木繼而生疥癩漸則生水腥臭不可近其卒也滿面溼癩眉髮脫落雖不卽死無復人形縱有名醫名藥僅保殘軀而已豈非喪身豈非必死哉吾恥爲此不貞之事亦不忍害君故歷歷直告耳生恐懼求策女曰吾適已言之妾身旣已屬君誓不他適惟有重贈於君而去可也旣而曰屋隔數重放君不易待明旦見吾母時君固請攜眷回揚吾母不許再固請固爭必厚贈君可坦然而去也雖然爲君謀固善何以處妾妾不過三年必死君待妾三年

後再娶君之姓名住址及鋪之名號親書一簡與妾既爲將來絕婚計亦爲異日尋君計也言訖嗚咽生撫之曰敢不如教遂寫一簡付女女搜篋中出金釧一雙曰此重五兩餘可攜回稍助資本二人遂和衣而臥明日生求去母留之生固請攜眷回母不可遂厚贈而去生還而程以老且病喚子來揚命生輔之未幾程沒子信任生生亦出資協力生計日饒將三年有友勸之曰君今當室而舊約已償可謂無負此女矣生乃娶某氏婦亦賢淑且勤儉相助又踰年突有一句蓬首垢面氣味螿人質質入鋪仰視久之手出一簡問鋪中老者此人可在否老者見簡詰所由來適生自外人老者指句與簡示之生視句不辨爲女女已呼曰郎君幸在此不枉我

勸戒錄卷五 貞潔

十七

數千里辛苦也生始知爲女爲之泣下急導入內內卽生妻住室也生先以告其婦婦聞之卽出呼以姊女赧然不及答生告以三年之約昨纔納婦耳女唯唯既而曰妾今之來只爲身已屬君就君以棲殘魄耳此後無多累君但求別一室白兩頓而已生體其意使一老誠嫗侍其起居日爲洗盥疏剔漸復人形女性嗜酒晚餐必多置始快鋪自貫京江紹興與揚之士酒積蠱累每晚任老嫗自取無禁也室角有一巨甕已開頭而加以覆司酒者因前歲見一烏稍蛇蜿蜒而入以酒多不忍棄而亦不市於人故特置間處嫗不知也每取酒乘便以供女女飲而甘之半月來無恙忽一夜覺渾身浮腫面上痂厚處漸裂猶涵水而腥襲人女驚泣使嫗呼生

至告以必死生視之亦悲啼寬慰再三而去自是日必屢至踰數日女覺腫消痂乾額面裂處逐手而墮細視落處宛然好膚前之眉髮復生新茸矣生聞來視雖喜不知其故有告以日所飲者蛇酒也生卽命傾甕以覘其異則一烏稍蛇曲於中未兩月女痂盡落眉髮已復猶然好女子也生婦請擇吉與生重行合卺禮強而後可婦事女甚敬呼以姊尤加禮焉後女生一子一女婦生二子互乳無猜極相和順生鋪亦日漸充裕與程平析爲兩各理其業程子亦賴生輔佐世業復興焉同時邗人有善填詞者譜爲鳳樓亭傳奇以勸世之貞女義男者鳳樓亭者卽生與女初晤面之處也雖事經一甲子詞本或未徧傳故錄其大略以備勸誠云

勸戒錄卷五 貞潔

十八

蔡浣霞太守名某頗自矜名節守身如玉平生所歷無事不談嘗自言十六七時翩翩少年封翁正定郡伯蛟門先生故後無力買屋借居族叔園中叔年老買一妾年甫十五六有姿色顧影自憐對鏡長歎以少隨老心甚不甘妾臥室距太守書齋近小門可通常來園中摘花觀齋中所懸字畫或有人至回眸一笑恩恩遂去若有意若無意然初不之覺也一夜叔赴酌未回自秉燭出面微帶酒容假問字名近前百般引逗不禁爲之心動一時把握不住隨之入室已登其牀間不容髮之際猛思平日敬誦陰騭文及遠色編等書何爲奈何一旦爲冶容所誘作此干名犯義之事不覺毛骨悚然邪心頓息遂蹶然起託言小遺疾趨而出急掩其門且加錠鑰

俄聞撼門聲乃偽睡作鼾呼狀復聞恨恨悄罵而入次日稟太夫人言貓夜捕鼠由門隙至齋傾翻燈檠徹夜不安門不可開且須嚴杜其隙乃呼匠重加扇鑰焉從此非叔在家不往有時遇之怒容切齒似以薄倖爲恨叔捐館後妾遂竊賁歸母家今思之猶覺當日可險也或曰太守非有此懸厓勒馬手段烏能少年黃甲哉太守並歷舉同窗某某皆翰苑可期乃少年不檢潦倒一衿深爲惜之

洪節婦者居衢州禮賢門外吳頭塘母家六都楊氏讀書舊家也頗稱殷實節婦生而失乳父母覓乳媪不得惟鄰洪婦有乳洪貧家也與之商洪氏曰能與我爲媳則可否則吾乳將以養兒不能爲人乳女也楊父母思女不得乳必死洪雖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九

貧苦不猶愈於視其死乎遂諾之及節婦長美而慧父母悔之索女歸家洪不肯曰既許我爲媳今撫育十餘年而悔之必不可父無奈與之田十畝以助女焉無何父死母以愛女故終不舍復召洪婦及女至家商之洪終不肯母乃謂女曰汝願歸家衣綺食肉乎抑願歸洪氏做絮藜藿乎是時節婦年十四遽曰兒既幼許洪氏固洪氏婦也貧亦命爾母禁不使返數日伺閒逃歸俄而母又死兄弟七人以門戶故殊不願召妹至家時方夏節婦粗布做衣而往兄嫂爲之易服留不遣閨家勸之節婦終不移至冬歸洪之意愈堅兄嫂怒曰汝既願歸洪氏勿再入吾門所服不得將去也節婦度不破顏面終不得決去遂解衣擲牀上服原衣而歸其姑喜曰吾

以汝爲絕矣而仍歸耶節婦曰我生爲洪氏婦死則洪氏鬼耳不逾月翁病姑曰恐有不測不如卽成婚且使彼兄弟息念遂命節婦成婚是年年十有五次年舉一子不久姑亦病死及年二十一而夫又死遺田十畝節婦乃刻苦操作自理農務閒爲人作鍼帶得值以撫孤子子長取婦生一孫子又死咸豐八年孫甫九齡髮賊至衢避亂者紛過其家俄而賊已集門矣節婦急攜幼孫及媳挾蓑衣三領米二斗帳一具做衣什物數事而奔賊若弗見也者當是時節婦不自知其何以出亦不自知其何以能挾諸物也回視後來者多被賊戕矣先是前一日節婦量去見一老人鬚垂至腹引節婦至門外手指右而示之則刀豆一堆又指左而示之則絲瓜三枚曰汝明日慎毋往刀豆處行往絲瓜處去可也言畢忽然不見恍惚如夢次日左行遂得脫力走七八日匿深山中媳孫具獲全今節婦年六十六孫名新有年廿四種田八十餘畝頗自給焉余至衢聞其事因歎節婦之能爲其難而天固有以相之遂書之俟採風者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十

上海城隍靈威最著道光丙戌邑有採訪節孝之舉凡無力請旌者彙其名上之有司建總坊焉方事之始設總局於蕊珠書院以紳士數人董其事衆議是舉爲風化所關不可少參私見乃舉城隍行像於局中司事者皆於神前設誓以期一秉至公一日有舉報節婦者詢其家世則穩婆也董事王生笑曰安有穩婆能守節者衆以爲然是夕王生夢爲青衣

喚入邑廟花廳見城隍便服端坐厲聲責之曰後生小子不辨真偽信口雌黃誣誣貞節宜卽示罰姑念事出無心詰明至文廟傍有堊而擁篲迎門者詢之可得其詳後宜慎之再若此不爾恕也王叩首伏罪神命前吏引之出及門而醒卽披衣起坐以待旦天甫明急詣文廟前果見一老者持帚掃地視之文廟齋夫也生因以穩婆守節事訪之老者瞿然曰相公幸問我他人勿知也此真烈婦真苦節我四十年來與之比屋居其家世業收生婦有姿色少寡無子翁姑父母勸之改適誓勿從以姑年邁不能爲人接生婦承其業以養翁姑頗盡孝嘗爲巨家接生巨家子豔其色逼姦之誓死勿從以詭說歸巨家子復以多金啗其翁姑翁姑皆勸之婦割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三

耳以獻始得自全吾與比鄰多年自少至老未見其與男子戲謔似此節烈未知應得旌表否王旣聞其詳急至局以夜夢及老者所言徧告同人而登其名於冊節婦爲神所敬若是可不重哉

烈婦梁氏象山人年十七嫁慈谿金某爲繼室居城隈無比鄰夫爲人貨漁常出外姑龔氏素淫穢與質庫湯姓者昵湯豔婦色三年不得遂乃啗其姑番銀百餅囑誘婦弗從固強之婦乃斷左手中指以示決姑憤裸其身毒肆鞭撻仍不屈乃密營地窖布以瓦礫赤婦身跣足寢其中上覆板僅露首以鐵索鉗之貯飯於旁使一手可攫食日夕以火爇鐵杖焯其身婦惟日誦彌陀佛號忍死不從自五月至八月備受諸

慘辱終毅然不爲動姑無如何謀速之死中秋前一夕將以沸湯沃殺之有乳婦爲哀求會天陰欲雨雷聲隆隆作懼而止乳婦出白諸人各憤然伺其姑他適集鄰嫗闖而入視婦已蛆生滿身臭不可近奄然殘喘詢之尙能言爲滌而衣之昇以板扉詣縣署鳴之官觀者如堵逾時婦死時咸豐三年八月廿日也邑宰宋檢尸徧體火烙焦灼痕鞭筆傷痕瓦礫破痕蟲蟻噬痕已糜爛無完膚矣立拘龔氏刑訊堅不吐實乃置立桶曝日中差役舞弊日飼以飲食夜則置諸榻屢訊終不得實供邑中紳士訴諸官乃斃之杖下遂各出資爲烈婦請旌表葬其柩於城北湖上崇封歸然豎碣建坊題其樞聯曰慘境萬般嘗問烈火燄中幾箇鬚眉傲巾幗貞魂千古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三

在看清泉石上長留風月伴松楸嗚呼婦雖死不死矣公道自在人心貞淫之報不顯然昭著耶湯某雖暫漏法網其能逃天譴乎

朱烈婦江山人原任臨清協副將朱紹榮蓬室也咸豐戊午春賊氛逼近江界風鶴之警一日數次烈婦恐賊至爲所擄私市鴉片食之病作家人予以解藥堅不服囑其夫及家人曰我死速葬我遂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越數日賊至氏已葬矣又有黃烈婦者張村儒童黃茂英之妻戊午春賊驟至英率屬避兵去甫里許賊騎追及之氏告賊曰妾遇大王誓不遁請先釋氏夫妻家去此近願借至故廬而委身焉若欲野合有死而已賊信之相隨至家氏復囑賊族於外僞云妾更

衣卽來賊待之久不出遂入視已縊於牀急以刀斷其索氣已絕賊歎息而去倉猝間具有萬全之策可爲難矣

婦王姓忘其氏山陰人居紹郡試院西偏辛酉秋賊陷郡婦與其夫某匿閣下屢囑夫自爲避賊計以存家室夫漫應之婦於是時已有死之心矣越數日夫被擄婦隨向賊涕泣求脫夫賊不從踵至福祿橋近賊館婦知不免投於河賊倒戟救之猶仰首語夫早爲行計語畢自沈嗚呼烈矣

烈婦上海陳家巷人爲童養媳於某氏操作勤慎能得舅姑歡咸豐壬子秋始成婚會木棉登場烈婦從其姑捉花於野日晡姑餒甚先歸烈婦以花捉未淨獨留惡少某甲與其徒乙丙三人同行過其旁見烈婦少艾乙與丙戲謂甲曰能與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三

之野合當釀金置酒相賀甲笑曰是何難哉遽前抱婦調以遊語婦出不意大驚狂呼甲見四無應者遂摔婦於地碎其裙婦暈目大罵聲益厲甲怒以土塊塞婦口將去其小衣婦竭力撐拒移時不動撫之僵矣乙丙懼而奔甲亦將遁屢起屢撲初不知辯爲婦所持也有同村人過者見之驚告其家其舅姑及夫偕至觀者一時屬集執索將縛甲見其辨猶在婦手劈之不開舅與夫泣而祝曰某甲不良致汝死於非命今我等皆在不能遁矣盍釋其辨當鳴官伸汝冤而請旌爾烈祝訖手不劈而自解觀者咸謂烈婦之靈雖死不爽遂縛甲送官復捕乙丙至三人皆論如律

于蓮亭觀察居官多善政湖北人至今稱道之官刑曹時尤

以慈祥爲心解組後愛西湖山水寄寓杭州與予多晤談庚

申之亂觀察已先歿眷屬避難惟一子抱孫得逃出一女孫

年十三爲女僕張姓所拐至次年鬻於上海倡家始勸之繼

逼之終加撻伐一日倡以烙鐵示之曰如不聽話當燒此烙

汝肉女自思爲清門女何忽罹此不如僞應之拚死以告人

或猶知吾不辱門戶也因允見客倡家喜適有貴客來飾女

以出飲食雜進笙歌聒耳女私泣而言曰吾非張也年十五

矣實亦官家女爲奸人所騙如有能相救者當實以告或代

致兒家死亦銜感因袖出剪刀以示決計羣起止之又詳問

顛末此日客固皆官座中有陸銘九者與于氏世好亟與之

歸倡家無如之何並告縣官查拏張姓適觀察族姪官江蘇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三

來謁院司衆以告卽接回將與論婚展轉未能定又二年于

氏有在京者同席遇程賡廷詳問觀察並及此女始知爲女

也翁者敘談之下憐而敬之同人釀金遣子就婚以成其志

夫以弱女子陷入穽坎堅苦自持保全名節臨危遇救復使

之邂逅夫家殆亦觀察居官積善有以致之歟

儀克中番禺人道光壬辰科場前有友邀飲妓館俗所謂潤

筆也座中四友而妓僅三人少頃來一少婦云是今日新至

者傍公座甚羞避與他妓殊酒闌就寢婦掩袖泣公問之答

曰妾命薄若亡夫在亦結隊潤筆矣公愕然問爲誰答云亦

秀才作文嘔血而故身後家貧母老子幼負債難償不得已

到此耳公卽趨出呼友重酌至天明命輪送歸陰隨其後至

文明門外某巷婦甫入門姑曰汝回來得好是呱呱者待汝
久矣公入語其姑曰吾與汝子友善奈何令其妻淪落乎姑
具述債迫苦累公問所需幾何曰百十金可矣又問有親串
在此否曰橋脚賣檳榔者我姪也公呼至為證脫臂上金鐲
質銀復與友借貸以足其數召各債主至羣感公義願減收
了結公臨去謂姑曰汝姪亦在此此婦合立券賣與我姑錯
愕公曰吾非取汝婦吾慮其復失節既賣與我無他故矣姑
感其周旋備至寫券與之及入閨寒熱交作昏昏沈睡自分
遞白卷矣夜半忽有捲簾入者自稱鄰號生與茶一甌公飲
之病稍減復授以文詩而去公昏迷中謄之次日覓謝徧問
號軍無此人場後偶與友談及有友曰得非此婦亡夫陰報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五

乎公往其家詢子狀貌姑曰我子混名存指誰人不識公恍
然悟蓋其人以稿交付時見其枝指也榜發果登高第夫花
柳場中臨崖勒馬勇也全人之節委曲捐金仁也恐再失身
要其寫券智也三者而一事兼得之公自作文亦必中式鬼
以文與不過盡報之心耳

錢塘沈兆霖應道光辛卯鄉試卷在武康令阮公房閱視不
甚愜意忽於房中有所見亟呈薦王司遂中第二後謁房師
備悉前事歸告其母母曰汝祖母一生苦節汝父為官治獄
多陰德今報在汝矣後兆霖登丙申進士入翰苑

餘姚葉母徐氏青年守節無孤成立孫重午於道光甲午場
前夢赴考點名在八十一名卷面寫欽旌節孝徐太夫人八

字揭曉後中式果如其夢中點名之數

晉江楊雨菴先生諱濱海秉性恬退內行純篤嘉慶甲子赴
秋闈寓省邸漏下三鼓有人叩門視之一女子也自稱鄰女
直入臥室先生峻拒之越早移寓他所夜夢神告之曰汝有
善行宜登科第是科中式戊辰成進士子慶修道光乙酉拔
貢丁酉舉人孫炳銘亦已遊庠

黃槐森字植庭香山人丰姿韶秀賦性聰明家貧授徒為業
咸豐十一年六月縣內有一學堂延乩請仙問秋闈在卽今
科中式何人仙云香山中得無情鬼此語喧傳遠近莫解緣
由不知所謂公之館僮聞之知公必登第初公設館某處時
鄰有少婦知公英年美貌心甚悅之私問館僮爾師愛食何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五

物答以愛柑次日以柑託僮餽公公以事起無因訝其唐突
辭不受婦繼餽公亦卻之婦乃剝去柑皮裝飾鄭重挽僮慙
慙獻之公令僮至其家語少婦曰女重貞節士重廉隅汝與
我師無親何為頻頻來獻我師非無賴之徒汝若再來彼此
無顏矣少婦羞慚無地皺眉齧齒曰無情鬼無情鬼其後不
復餽柑感公嚴正遂從此矢志改行矣是科辛酉入闈赴考
英氣勃勃榜發果中次年壬戌登進士入翰林授編修然後
知無情鬼三字出於少婦私忿之言而天地鬼神共聞其語
矣世人感於情之一字以為男女私合彼此纏綿謂之有情
不知此是浮情風情柔情私情非聖人所謂真情深情也人
有至性然後有至情淫亂之污失其性矣情安在哉今日無

情鬼此婦怨恨之詞也謂吾殷勤致意買柑奉汝而汝再四推辭無情甚矣惟此少婦也同枕有夫食夫祿任夫家用夫財享夫福忽見他人美貌而起邪心厚待私夫必背本夫矣待私夫情切對本夫何以爲情是天下之最薄情最無情者此少婦也尙責人之無情哉余謂人孰無情惟其用之當耳陳子莊云嘉慶戊寅福建鄉試聞藍樵先生充同考官題爲既庶矣一節至司閱文合意者少至十八日猶未定元藍橋適得一卷薦之至司大喜以爲獨得驪珠傳集諸房考示之合座傳觀咸嘖嘖贊賞內中一人獨曰文甚好記從何處見之至司駭曰是必鈔刻不可中矣然此文君究從何處見來某凝思良久無以應聞乃前謂之曰每科必有解元我房中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表

卽不得解元亦必房元然君無確據而以莫須有一言誤人功名未免不可耳某大慚因向至司力白謂其文劇佳讀之有上句卽有下句故似曾經見過實則並未見過也至司又令各房官於刻文中每加搜索竟無所得遂定解元比放榜後某公於落卷內隨手翻得一卷卽已前所見者與解元文一字不訛共相驚歎謂此君必有陰德繼乃知其母撫孤守節卅餘年子又甚孝其解元固天所以報節孝也

王旭初云康生方禮順德人慷慨好義弱冠時遊肆招妓飲酒一妓相對默然康曰卿已在此何必作此無情面目妓潛然康曰爾有隱情不妨直說子非登徒子流也妓曰妾本良家夫亡子幼翁姑老不能度活被奸人勾引來此正恐一墜

塵緣不知流落何許是以悲耳康曰卿所需幾何妓曰妾得廿金可以度日以數金爲薪米資十數金放息妾工鍼帶得餘息湊合可無飢矣康曰果如是吾不汝污遂以廿金與之妓泣謝曰相公何姓名令妾知之異日高中當遣兒子爲僕以報大恩嘉慶癸酉元旦康夢有人謂爾中五十四名當由書院進身其叔得夢亦同後來康遂赴考粵秀書院以圖科舉八月初八日頭場號舍中復夢一鬼跪告曰吾以報恩特送喜信相公今中五十四名康曰吾何恩於爾而言若是鬼曰全吾妻子志節九泉不敢忘也康亦不知所謂榜發果中式如夢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表

勸戒錄選卷六 福州梁恭辰著 儀徵吳氏選刊

勸敬信九十八則

余以公車抵京始屢晤彭詠菴菴章蓋詠菴與吉甫伯兄爲至交故與余兄弟皆契好稔知其累世科第甲於吳中間詢其家門鼎盛之由詠菴曰吾蘇彭姓與武進莊姓世皆稱爲積善之家雍正丁未科余曾祖芝庭公諱啟豐與武進莊公名柱者同榜莊母太夫人夢三神人議是科鼎甲一神曰論先世陰德莊與彭相埒惟本人惜字一節莊不及彭一神曰果爾卽改彭爲第一可矣臚唱後始知莊本擬元而芝庭公以第十卷改爲第一此事當時熟在人口莊因此益專意惜字後兩子俱中鼎甲長爲方耕侍郎存輿乾隆乙丑榜眼次

覆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一

爲本瀆學士培因甲戌狀元此余兩家惜字之報可據者如是世人不察輒謂子家專奉文昌得鍊筆錄之術遂於科第如探囊取物余家自國初以來虔奉文昌則信有之筆錄事近渺茫本非可以爲訓未敢爲吾子告也按彭芝庭尙書雍正丁未會狀其祖南畝侍講定求先爲康熙丙辰會狀祖孫以會狀相繼者海內無第二家其後嗣科第尙蟬聯不斷僅就余所稔知者如修田侍郎希濂曾典試吾閩葦間太守希鄭與家大人同官禮部遠峰編修蘊輝與曼雲公爲己未同年今詠菴亦成進士入樞直擢少京兆其少子又於庚子中北闈副車知其先世積德之深食報之遠似尙不僅惜字一端也

家大人觀政儀曹日與歙縣程澂江先生世清爲同官先生

科分最早嘗於乾隆己亥偕大興朱文正公典試吾閩先外祖鄭蘇年先生出其門以故與家大人尤相篤厚喜談舊事自述乾隆己酉與陳修撰初哲同典試秦中已取定廿五卷送陳覆閱內某號一卷疵謬頗多陳欲去之以備取卷頂補忽聞鬼聲四起徐至窗外長嗥等入室擲掄擾至黎明乃去陳意考院久無人居疑狐爲祟亦不爲怪造余商酌去取余不覺心動謂陳曰憶先君子皓首文場三次獲雋皆以正副主司意見不合抑落孫山之外由今追昔不覺感傷至此卷疵累愚亦見之其去取原無成見第以愚念及之情不能禁或可格外錄之陳勉從所請榜後來謁一村學究祝振聲也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十一

余與陳歷言其故詢以有何陰騭祝自陳春夏務農秋冬訓課不惟無暇爲陰騭亦不知何者爲陰騭固問之乃曰幼受文昌陰騭文廿八歲時每晨漱口焚香拜讀一過今五十八歲行之已卅年不倦生平惟此事他無所知余曰汝能讀之卽能行之卽此已是陰騭矣踰年公車到京見其人樸誠無文吶吶如不出諸口其言或不誣也朱坎泉者錢唐諸生客游他省有某官延課其子見其居民不知惜字糊窗抹桌踐踏穢污惡習相沿恬不爲怪乃力勸居停捐貲收買或有不潔之紙必手自洗滌焚之逢人勸諭竟移其俗不數年間所收之字以百億萬計及其歸也長子名瀾以嘉慶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次子瀛亦以其科登鄉薦

夫一人惜字爲善有限能使人人惜字則其善大矣宜其獲報之隆也

蘇州吳太史廷珍幼聰穎喜讀書苦惟怯十餘歲時夢神人

語之云子無功名分且恐促壽雖讀書無益也吳泣請曰數可逃乎神出金字陰騭文示之愕然而醒自後日課功過格不敢稍懈辛未探花及第癸酉典試滇中

持誦金剛經之靈異自晉宋以來備著傳記至唐益顯段成式家世持誦歷受其益有金剛經鳩異摭拾至廿餘則皆當時目擊情事非子虛也余少隨侍京師見翁覃溪先生年逾八十猶每年於先人忌日必用精楷書金剛經全册分送各名利及諸交好家人時在蘇齋談詩亦乞得一册每疑先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生素不佞佛何以亦矻矻於此先生嘗言金剛乃佛家木強之神黨同伐異有呼必來有求必應全不顧理之是非曲直也故佛氏坐之門外爲壯觀禦侮之用

里中寡婦某氏家極貧以女紅鞠二子素持大士齋甚謹初其次子病日久不愈勢將替矣婦日夕禱所供大士前一日夜夢一嫗曰汝欲兒愈盍誦大士救苦經乎婦以不識字對嫗教之念醒而了了不忘明日誦以問人果救苦經也遂日夜持念子目漸愈由是持齋益虔然日中有所爲夜輒見金甲神譙訶之嘗過鄰家見其烹魚魚躍釜外婦從旁曰盍蓋之是夜夢神盛怒責之曰人家烹魚爾不勸之放生罪矣又教之加蓋罪若何遂於牀上起跪兩手反接哀號痛楚若被

杖狀良久乃蘇後其子漸長能營生嘗於齋日買油一斤熬熟沃瓜食之是夕甫寢即聞神大詈曰爾稱持齋有如許受用者乎即摔婦髮以匕取沸油澆其項痛不可忍號聲徹於四鄰其子力呼而甦首尚痛不可耐稍定復寐則見神將復擒治乃急走之草間伏焉旋見白兔數十成羣爭舐其首不覺爽然項痛盡愈徐出視則神已去有一老嫗立其旁指成羣者曰汝知此何物乎婦以白兔對曰非也此白猿吾驅之來救汝也自是不敢他有所嗜然偶有言語之過輒於夜間受鞭撻日以爲常今猶健在不知其究竟何如也按此林樾亭先生雜稿中所載蓋乾隆末年事未詳其何里何氏先生早歸道山無從質證然足見持大士齋者甚非可率爾從事矣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四

家大人曰葉健菴中丞世傳由吾閩監司廉訪游晉巡撫道光元年入覲京師於宮門外待漏時與余晤談良久舊聞中丞持誦大悲呪甚得力因叩其說中丞曰余廿許歲時嘗患瘧甚重其寒熱交戰時苦不可言醫言下次當更重憂懼幾不欲生忽見書架有大悲呪一卷自念持誦或可稍減病苦且藉以卻瘧鬼遂發心次日焚香禱誓佛前攝心虔誦瘧恰以是日頓止於是連日誦之瘧竟不發故自通籍以來數十年持誦不輟按大悲呪列於密部即陀羅尼經屠琴鳴曰觀世音菩薩告梵王言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無爲心是無染着心是空觀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是無雜亂心是無見取

心是無上菩提心是菩薩已將八十四句呪義詮釋明白持誦者須將慈悲平等無爲空觀等心十句細心尋繹身體力行卽可到應時身生千手千眼地位極之八萬四千陀羅尼手眼皆不出此十句妙用故曰當知此呪猶如妙藥名阿伽羅一切諸病無所不治也今人多信奉金剛經而不敢輕持大悲呪輒謂此呪妙諦眞詮在語言文字之外持之不謹反恐致殃則亦未嘗篤信力行之過耳

吳中江鐵君沉 良庭先生子也始棄儒爲僧後復返初服家

大人藩吳時與爲文字交嘗聞其雜述數事一爲婁東王明經樹穫言其鄉人某闔門燔死少長無遺並來未半月之煇亦與焉鄰里以其生平無橫暴行不測其何隱惡而天罰之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五

酷且及婢之初來也適有請乩仙者以其事叩之乩示曰其家散棄五穀太甚縱小兒女食且弄嫗婢亦共爲污穢每擲棄之上帝爲其無惡也擬俟其後以小灾警之十年矣而狼藉如故乃付雷部雷部覆奏以爲輕又付瘟部瘟部亦如之遂付火部婢本不在劫中三日前主與殘食拋窗外落糞舟中而祕不言故並殛之 又言有書賈周某端且謹出納不苟一日語予曰某賈書市中有儒生攜一少年求小說所謂肉蒲團者某正色言曰君讀書人所攜者非子弟卽學徒也奈何問此何以訓後生何以作士子乎吾雖市井不屑售此也君勿復爾其人愧甚揖謝曰某失言謹受教當書紳也跋踏而去予曰此人聞法言而受必改過矣亦善士也因憶有

朱姓者以鬻書家漸起後忽自刻小曲售之予謂之曰爾鬻書因與我輩往還若售此則與負擔廝役往還矣後毋如是朱曰我貪好價耳予曰爾貪目前之利以此壞人心術必有冥誅可速改之不聽未及一年其子竊資淫於外乃爲之娶而分室界之子旋死幼子亦然家遂罄肩殘書鬻於市旋死街亭 又言慈溪北鄉有瞽者貪欲遣其妻妻不可瞽者曰若去則俱活若不去且俱死矣不如我先死若自可去遂欲自死妻不得已改適謂其後夫曰瞽者無所賴吾當月再往爲之縫紉洗滌不宿卽歸也後夫許之瞽者因得賣妻洋銀以其贏夜弄之有聲旁塾童子豔之盡竊去瞽者遂縊越日其婦至驚哭亦縊後夫次日往視之痛人與金兩失也赴水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六

死其母聞之又縊某日天大雷雨震死塾中學子十六人蓋與聞其事均分其銀者塾師不與知故免時道光庚寅某月也 又云勸善懲惡之言或書本或單片流通於世功德無量卽有棄擲或輕棄者得一人奉行便燈傳無盡一人驚覺便轉敗爲功曾聞有中表兄妹俱爲舊族名門才貌雙絕各有慕悅之意雖得數面俱有尊長在前不能達也後值演劇盛宴堂設珠簾屏隔內外其表兄避酒潛探後堂見其表妹不在席乃東西散步到一書房值其醉憩小榻頰然粉融脂散喜極暈近忽觸壁間小軸墮地取視之乃戒淫文也語言危厲讀之悚然汗下疾趨而出雖此少年本有善根亦全賴此當頭棒喝矣

廣豐徐伯舫吏部謙奉持觀音大士經呪甚虔嘗輯海南一
勺內外函數十卷備述靈感之迹中有近事數條尤信而可
徵茲特錄出如云海陽周武堂明府嘗言高王觀世音經及
大悲呪遇難默誦即能免厄嘉慶六年八月初八夜余偕明
府從陸路兼程進省至惠陽始登舟舟人滿挂蒲帆從月色
昏黃中行至番禺鹿步濬適狂颶覆舟余墜深淵覺水底有
物託余足而上明府及同舟者亦俱墜而獲救其衣服文書
全行溼透惟所藏高王經外溼內乾吁亦異矣 又云桂林
栗孝廉楷之父某客維揚以七月七日渡江怪風驟起時同
行舟半覆溺其舟亦蓬轉江心某惟默誦觀音寶呪不絕並
設願印施一萬二千卷俄而飄住關口得無恙自蘇旋揚時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七

寅十一月其里人俞宗妻忽寒戰譫語云我婆媳兩人行路
經此飢甚必以酒食餉我喃喃不已審其音無錫人也邀其
鄰醫郁在中就視診之無脉曰此不可藥治疑有祟蓋延觀
音堂僧誦經解之俞即延僧爲誦心經大悲呪金剛經甫一
週卽聞病者誦讓云我初不肯入汝必欲來此今何如偏體
皆飛刀刺我痛不可忍其速去媳唯唯已而寂然乃不復寒
戰惟神氣稍呆越宿而起則已愈矣
長洲朱生兆庚自述其妻程氏素有肝病上年正月疾大作
兼病暑時作鬼語乞子誦大悲神呪以資超度子爲莊誦七
遍病者神氣稍定子問鬼與病者有夙冤否曰無然則病無
妨否曰無妨至誠念佛可卽瘳耳異日余赴塾爲友言之疑
信者各半余爲晨夕誦大悲呪氏病竟痊今歲八月初旬前
疾復作仍譫語然病至廿餘日水米不入口氣息奄奄而口
中仍喃喃念阿彌陀佛至千百徧氣盡力竭不敢少休延至
九月初五日酉刻忽發狂叫云人喚我去矣船已在門前矣
奈何遂不知人事惟念佛不絕聲良久自言曰此何處卽復
作老嫗聲口應曰此東嶽也遂作進見禮拜狀形色股栗須
臾又至一處復作老嫗聲曰此地少立且俟開門旣又作阜
隸喝道聲鳴鑼放礮擊鼓聲頃之又言南面者登座矣冥王
冕冠紫袍兩旁判吏自堂上排至廊下皆長桌子階下軍隸
站班者約二百餘又見書架無數上置簿子幾萬本另有卷
案似陽間手卷式審問事件甚夥審畢將案卷發出所審第

一起係秀才著藍色衣腰挂秋香手帕從中門進俄而出衣衿悉褫垢面蓬頭偏身皆血體無完膚問之吏乃云秀才好食牛肉故受拷掠第二起是一乞丐攜斷竹破籃下體僅遮做席一片僵僵上堂略問數語卽下笑容可掬口惟念佛蹶空而晒旁一吏云是人以夙業生前罰爲乞丐平日不食葷酒常念阿彌陀佛夢中不絕聲冥王嘉其篤志將歷劫罪障悉除茲徑往西方是以喜形於色第三起見四人昇肩輿至中坐一媪冥王出座一揖而別輿後有鱈魚十三擔又田雞螺蛤蝦蟹無數旁吏謂諸犯曰此婆婆年八十三歲自廿三歲念佛持齋至老不倦隨輿者皆生前所放物命也第四起見羣羊腥羶難近一人裸身而前羊齊嚙其足吏云是人在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九

生爲羊販者每審一案形甚慘號咷之聲震於外氏私問吏曰今日所審何只問殺生事其餘不孝不慈及謀財害命等情豈無一人犯者耶吏曰他案各有掌管衙門不在此審訊且忤逆劫盜陽律可畏犯者猶少惟殺生一節世人肆貪口腹恬不爲怪但嗜己之肥甘誰顧物之冤苦豈知一到此間生前殺孽絲粟有報汝若還陽須將今日所見一一說與人知候至第十六起始喚程氏乃從第七層階前跪下自稟程姓翁已故姑六十二歲父母俱亡夫業儒年卅二五月生其日時全不記得堂上者喝曰已知之不必多說見案上簿子長三尺餘闊二尺餘字如人世洋錢大所注朱門程氏名下有五行半大字紅圈二個旁黑面判官曰汝幸少殺業故案

簿上字寥寥數行自後照常爲人尙有好處冥司最重金剛繯及大悲呪縱有罪孽亦可懺悔汝記之慎勿隨衆殺生造無量冤孽也尋命起而下階不知所審何案亦不見質審之人心惶急欲歸家奈鐵柵封鎖有一人領至刀山見刀劍插空刀上人穿胸洞脇血肉淋漓且皆無耳氏不忍視急趨而出小憩青石上回望東首都是慘慘可憐人因西向視之則皆游行自在多歡喜容又見中庭堆衣如山旁人謂此剝衣亭也臨終衣服如係僭越不論有罪無罪至此必剝去少頃遂開柵門擁擠出者紛紛小路有千萬條有一人領之從西邊排衙走入黑暗如漆走出卽見停船所仍下船歸家而醒從此何處起至此醒後問之皆了了與昏憤時所言無句止皆病人口說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十

二時漏下三鼓矣遂索粥飲卽睡至曉寂然病勢亦漸減此子與薇卿五弟及女子僕婦同在牀前歷歷在余耳中卽不啻歷歷在余目中因序其顛末不敢增減惟願善信者悟陰陽一理惕果報難逃痛戒殺生之孽免墮輪迴力行念佛之功往生淨土卽以真游確記名其篇徐柏舫曰此道光十三年_的的實實新果報是年予客江蘇林少穆同鄉招之節署其門下士劉秀才嗣龍貽此帙朱與劉同年友也因亟錄編中俾世人共見共聞之

林少穆先生則徐曰余友錢塘屠琴鳴太守於辛巳秋得危疾醫者悞投藥幾殆自誓以利人濟物爲懺悔地他事一不繫懷一夕觀音大士應感入夢謂太守夙世爲楚中某官遇

事公而刻殊傷仁厚雖無私亦減祿位又多戕物命宜得短命報幸病中誓願堅固念念以利濟爲懷無毫髮怨尤冥中以他福德折除當可益算陰律惟放生可延生且加祿當益勉之寤後遂舉家戒殺且買物放生是冬疊拜袁州九江太守之命卽蒙起用邀不次殊恩明年春病亦頓愈太守念佛法以自利利他爲大願欲人人咸獲戒殺放生福報而又慮人人不盡徵信也故爲放生錄一書後一篇第暢明吾儒不殺之理而於感夢一事未嘗及之其於立言之體固當而於覺世之意或有未盡余故復爲詳述之使人知感應之故非荒幻也近時風俗奢靡無故飲食酬酢刀几必赤惟歸寒張蘭渚中丞獨守此戒前撫吳日嘗爲戒殺文註釋以勸吏民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十一

有議之者曰大臣行政以己飢已溺爲量煦煦之仁似非急務聞者疑之獨太守折之曰惟仁民者乃能愛物未有愛物而不仁民者吾方以中丞爲師法何疑焉蓋太守篤信非一日矣余又聞太守先德封翁中年始得子卽立願戒殺放生冀其子以文學科名顯太守果以翰林起家今太守復於病中感夢大士蓋福德種子有自來矣願覽其文者人人勉行之則於變風行太和翔洽於世道既有裨益而文學科名之報與夫延生起疾亦正有如響斯應者在也 按此條見徐柏舫海南一勺中

長洲毛春門吏部 鼎亨 之父琢軒封翁六歲而孤家素奉闕

帝像甚虔封翁因貧棄儒依舅氏習布業念孀母守苦節積

勞成疾期早自振拔以寬慈懷乾隆己卯春赴閩門外普安橋關帝廟叩終身苑枯得第九籤有望渠消息到長安句廿餘歲挾貨商於鳳陽懷遠等縣虧折過半尋丁母憂歸因戴星而行霜露侵肺患痰哮至十餘年醫治罔效於是發願誦觀音大士呪覺世真經宿疾頓愈信奉彌堅卅一歲始得一子卽 春門 吏部工書翁令書覺世真經廣施復刊板隨時印送吏部在官因無昆弟急欲迎養祈籤正陽門外關帝廟亦得第九籤翁悟籤旨允迎養於壬申六月抵京見其子泮升郎中受正四品封壽至八十四一日預戒治後事無疾端坐而逝

彭尺木先生 紹升 曰近十餘年來現優婆夷身虔修淨業者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十一

淮南濠鏡智道人汪姓歸李景禧爲繼室年廿六而寡發出世心以菩薩戒倡導鄉里嘗刺舌血寫法華經阿彌陀經梵網戒品各一通年卅八病痢一日起沐合掌跌坐念佛而逝時乾隆四十九年也後三載同里何氏女病熱見其亡叔某赤體披髮言在生種種作孽死後拘黑暗地獄八年日受惡鬼鐵棒近幸觀音大士降臨跪求慈拯忽得離暗而出適有道人自西方來爲冥王師卽上年念佛坐逝者也因與吾家有舊乞暫放還急爲我修福俾得生人道兄子性三爲持佛名一萬仍許請僧誦經薦拔乃去是夕初更何氏女忽聞絕至三更而蘇言有羣衆執紅燈以大轎舁我去路迢遙詣一大廟出轎趨殿下見一靛面王者中座傍有小鬼各執

銅叉銅錐左右立便命取錐打我慌惘之際忽見金童玉女持旛幢自內殿出中擁道人離地丈許握白拂躡雲履嚴潔無倫視之卽萬年橋李姆也往嘗一宿其家髣髴可識然光彩迴絕矣姆聲言止止王遠釋我姆垂手援我引入內殿光明洞然几席靚整案上供佛經合設茗果餉我果似蘋婆香甚烈云從西方來引我歷觀地獄先見血河浩渺無涯有諸女人或倒浸河內或蓬髮上指或側身橫睡血流徧體復見刀山高矗雲霄百萬雪刃互相撐拄中有罪人橫斜刀上旣死復活活而又死更令左右攜燈照我入黑暗獄見衆鬼皆盲頭大如斗頸細似管鼻液長尺許若醉若寐從黑獄出見旋磨中血肉下墜雞鴨啄食黑風吹餘肉復變爲人鬼卒寸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磔其肉重磨作粉化蠅蚊蟻子一一散去我心酸淚下問姆何不救之答曰罪大障深安能卽出汝知怕否人身難得可勿持戒念佛求生西方哉汝能一心念阿彌陀佛吾當攜汝直往西方汝意云何我未及答姆曰因緣未到姑俟異日來此已久恐家中驚惶可速歸好好持齋念佛一意西方時至迎汝勉之勉之仍命轎送我蹶然而覺翼日汗出病良已性三親聞其事述於予爲書而傳之徐柏舫曰此姆苦心望人同修淨業諄諄如此慈悲化導眞天人師也地獄罪苦諸囚若生前各早回首安有刀山血池之設哉

南豐武舉章開元嘉慶廿五年以騎射課徒三月十九日試期赴教場爲徒發馬用力太猛仆地衆扶反寓呻吟牀蓐見

一吏執硃票銀鑄而負挺者突前曳之方倉皇無措忽身後一人挽而呼曰勿爾此人奉行敬信錄持觀音經甚虔嘉慶廿三年曾於敬信錄內摘出易犯者數條抄寫十餘本給人解說且許心願刊印若仍短命何以勸善役曰奉上官命安知其餘曳如前而挽者益力役釋手怒甚以挺掠章足而去宛轉呼痛莫辨晨昏甫交睫役又來曳身後人復挽而爭心念挽者何人得無神明垂救乎回顧則或左或右不可見役旣去謂章曰渠雖去明日係廿八卯期必又至汝其殆矣吾指汝到南海求救大士章慮蹣跚難行曰但合掌端坐誠心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寶號倘觀可好者切勿動心章如教覺身如風籜飄空而起未幾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四

見深巷當墟者並佳麗爭來勾引冥情弗顧則又無所見而奔濤接天海立眼前矣海上有島往來皆道路了了可辨章伏岸傍宣佛號良久見兩三白髮叟攜一人下山貌肖己身後人謂曰此汝魂也速禮菩薩叩謝前役又至掠章足而去身後人曰汝勿悻今蒙菩薩赦宥矣盍游陰府徧觀善惡兩途遂導至一所見無數瘋癱乞丐及人面獸身者內有數人爲章所熟識又至一廳中多鶴髮翁媪握念珠趺坐逡巡開俟至大宅堂上皆貴官冠帶尊嚴階下披枷帶鎖剖心拔舌備諸慘刑最後一舍有童男女環走身後人言此爲善此爲惡此爲無善無惡此爲罪大惡極汝今歸去當堅持前念自修以訓人毋怠厥志章唯唯頓覺奔波神疲遽然而甦身

仍在牀一燈如粟鄰雞喔喔矣天明卽披衣步門外足疾頓失同舍咸驚異不日精神如舊然終不悟挽而救者爲何神也

永福黃琴農義爲余言其祖海濤封翁係莘田先生猶子隨同懷兄心菴邑侯在江西高安縣署料理一毫不苟心菴引疾回閩封翁將所挾餘銀購東茶奉兄其友愛如此嘗製一大袖布袍飯後卽出沿街檢拾殘字日以爲常污穢中有字尤必細檢回家親自洗滌常檢有銀物錢票等件仍以易錢雇人幫檢值李方伯廣芸莅閩呈請嚴禁靴鞋中貼寫字迹大蒙嘉獎自江西歸時年方五十無日不以惜字爲事壽至八十二而終蓋卅餘年如一日也未幾其子養九公由舉人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圭

大挑一等改教職壽亦至七十餘兩孫均遊庠一卽琴農余延在家授讀所述如此 琴農又言福州惜字社最多而緣此獲報者指不勝屈其尤速效者如介石社首事林星航錫家甚貧每賃物雇人檢拾字紙並力邀同志鳩集工費每日以收得百斤爲率不及數必於次二三日力補足之行之僅三四年而星航卽於癸卯科登鄉薦甲辰科連登進士方入鄉闈時有某友知其失館貧困爲之指引爲某生捉刀因號軍阻礙不果冥冥中若有主之者同社內如楊姓吳姓方姓亦先獲雋云 琴農又曰吾閩永福縣文廟久破損道光戊子閩邑捐修甚崇麗報部後邑令加級董事子弟多人席者壬辰癸巳乙未三科連中進士三人一黃姓一林姓武舉

一榜共中三人蓋吾邑從無此盛事更余嘗隨宦連城學署親見該邑鼎新文廟辛巳鄉榜中至六人道光初蒙 賜聖協時中扁額有童姓者獨力精製金扁懸挂卽於乙酉科得拔貢生可知敬聖者一人獲吉卽閩邑亦與有榮嘗見有力之家每於淫祀野廟無不勉力捐修爲求福計獨至義舉當爲之事推諉不前宜其子孫不振欲求一衿不可得也

姚伯昂先生曰門人湯海秋侍御鵬之夫人唐氏以產難殁是日適有摺差回湖南湯作家書時迫草草數行致其外舅不及敘病之顛末其外舅鄉居去城遠得書痛女甚悲而不得病原是夕設乩問焉少頃乩動女至言海秋前生爲四川綿竹令渠爲幕友賓主極相得曾用主人銀將及萬今世應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共

轉男子身以主人銀未還而情未答也特現女子身以報今緣盡當死不可留也病之原委敘之特詳此道光甲午年事也世謂人世妻子有還帳者有索帳者余因憶前有妹五歲痘危呻吟甚哀數日夜不絕聲張太夫人謂其何不早去乃大言曰尙負八千文未曾償清我卽去耶先贈光祿公遺余告之曰必以此錢爲之棺殮再加千文爲焚楮鏹是宜速去何茹苦乃爾余告之是夕卽死然則還帳索帳之說不爽也 又曰河南彰德營參將忘其名得奇疾醫不知爲何病日惟自語詬詈若索債者其屬穆守備齊賢有口才往解之病者大呼曰我前世爲四川總督某爲總兵負我萬金不償物色之數十年今始述得之某負心實甚不能解也必索其命

穆曰參戎負債不償無怪大人之怒但隔世事今參戎一貧至此焉能償卽索其命去於大人有何利焉不如令其備具錕如數焚以奉償可乎病者許諾乃購其錕焚之病者曰銀色太差平亦太短不能抵也穆乃集貲購金銀箔屬衆摺爲錠焚之病者曰此次銀色大好惟尙短平若干穆請再補病者曰不必君此番亦辛苦短者卽以酬勞道謝而去參戎病亦愈然則冥錕其可抵真銀乎

盛孟巖中丞 悼崇 言某鄉有某甲幼子爲鬼所憑索酒食冥貲無饜延道士符呪不能禁某家擁金百萬人目爲財星因邀以制輒被穢詈適有老儒過其門進詢之鬼避舍去老儒出鬼復來或以問鬼答曰老儒雖淹蹇寒衿已五世爲人三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七

魂六魄俱全若某豪初輪迴人道吾何畏之近世孽生太繁魂魄全者甚少故愚蠢乖戾者多凡蔑三綱夷五倫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甫脫毛角者也讀書少卽了了乃前生讀過今生温故而已或又問梨園子弟數齡卽能演唱殆亦前世習之乎鬼曰鶯歌燕舞非其本質欺言雖惡謔理或有之可見人之秉性善惡實由本來面目也

蔣味村 承培 杭城人言某甲種菜爲業小有家貲平生惜字遇街路牆壁所貼告示招紙爲風雨飄搖欲墮者檢藏回家彙焚惜字社洪爐中年九十餘不倦一夜遇祟迷路奔走三更輒遇牆阻諺所謂遭鬼打牆也摩摸間似有紙飄搖卽揭取之頓覺手中發光隱約知是村中社廟因得循其門而扣

之遂止宿焉夫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何等鄭重某甲手揭字紙卽鬼不能迷豈非顯證嘗聞太上垂訓惜字十萬延壽一紀彼種菜者年逾九十謂非惜字之報歟

杭州長慶寺靜緣和尚金陵人自言未出家時嘗山行失路宿一破廟半夜忽見一僧來與語相對神卽惘惘少頃漸覺百脈倒涌肌膚寸裂腸胃中烈火燔燒徧身痛如割割良久稍定凝神審視月光射窗則見腰間絲帶已作雙纒自縊欄上忽前僧來爲之解纒大駭曰夙無仇隙身畔又無財可貪何遽謀害僧答曰佛家無誑語身實縊鬼本欲以君替代回念生前自縊時苦楚萬狀惻然不忍故復來解救毋怪唐突也言訖不見乃探首出纒再拜佛前惕然慮鬼又來擾忽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六

聽前僧在地下曰我以一念之修伽藍許從解脫君夙業沈重但自懺悔可不墮惡趣姑安寢且毋多慮也至曉回家終無他異以是因緣遂薙髮報恩寺云

嘉善潘深泉孝廉 棟 悼亡後其妻厝棺於田數年矣嗣筵室得子艱堪輿謂厝地不吉因決意改卜及拆亭 吳下洋厝者每築數椽庇棺亭 則棺下有一坎雙鯽潑潑於中意得地氣之靈也悔

之欲仍舊顧穴已洩露雖佳無益竟他徙焉深泉美而多文齒方壯踰年亦亡同輩咸惜其才而咎地師之言之妄聽也黃霽青先生曰潘孝廉修文赴召或限於時命不得專以移厝咎之況暫時渴葬終須入土爲安耶顧以艱於嗣續而欲乞靈朽骨未免惑耳予夙聞家笑士先生言小華殿撰與閣

學諱騰達叔姪也譽擅竹林雲衢聯步依流平進鼎台亦意中事乃以青烏家言謂祖塋挪移數武遷改某向公卿可立致如其言未幾竟相繼徂謝云近時湖北陳秋舫狀元暨大雲御史兄弟並登甲科對掌華近此人世希觀之榮也乃秋舫旋以風疾殞大雲繼以左官卒說者亦謂其遷葬所致槩之陰地宜靜而不宜動魂妥佳城神棲幽宅陳人安則生人亦安卽謂貴賤貧富壽夭衰旺係乎風水亦旣通籍顯榮則其吉可知居易俟命焉知來者不如今乎狐埋狐搨人類訾之試思閻若牛眠巍然馬鬣夜臺長臥方謂安且吉今而乃歙攫泥松楸拔本抉黃泉而見白日此舉果奚爲者更張覬覦談者固妄聽者實愚矣況平奔視先人之骸海量後昆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九

之福是謂悖德天下焉有悖德而天降之澤地效其靈者乎噫噫怨恫誰知方作啾啾之哭昏癡若夢猶冀欣欣之榮以順逆推之必無是理前鑒具在盍亦反而思其本矣

海登陳天簡慷慨好施爲人傭賃藥材生理其主家亦陳姓富甲一邑乾隆間紳士謀新文廟諸同事以陳某巨富囑天簡向某勸爲捐首天簡詢以公酌數應若干衆以千金答天簡卽請冊署某名白諸某某惡其爲人誑愚且自專決不坐帳天簡不與較論慨然改署己名自罄物產如數交清遂以第一名勒石是年科試其子入泮明年登賢書羣以爲敬聖人之報如此其速然自是家日窘諸富室素耳其爲人鳩金四千有奇使爲北上覆客有汀郡故太子某扶輓回江蘇

沿途或前或後或同止宿由是與天簡相得甚歡其中途忽止夫馬天簡問故某以囊金盡告天簡聞言卽以黃白湊合四百金付用及抵家邀天簡道謝并還璧始知某爲巨富家適京師有庫獲三箱發賣民間天簡念本短有憂色某偵知之悉爲納財結清天簡束裝回閩時獲價昂甚爭市之除繳還江蘇某項及諸主家外尙獲利十倍遂暴富現家漳郡城子孫繁盛同時遊庠食餼者多至卅餘人夫敬聖人本萬古同然之理乃一念眞誠食報若此可以勸矣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辛

之事且疑其誑也元以本心告曰善願由人曷可拘拘貧富間耶衆義之是科秋闈報捷今年六旬餘其子經復受知於學使者游邑庠家計亦漸裕矣 又道光庚寅彰化重修文廟梁濟時以重賞倡首修葺完繕是年卽劉次白觀察主科試時與其選先是彰邑揭正場榜時文以額滿見遺明日覆試時方嗛然不言而戚友勸慰者貿貿然來也日已西倏飛報至一座錯愕問之乃知時升補革號皆爲轉喜驚賀明年辛卯時中式第五十二名夫至聖咸知尊敬然至揮金倡義每觀望不前此關參不破到底非福人又何善之能爲耶吾邑有木匠陳姓者素樸誠以小藝積有薄資年四十餘始授室生子七延師課讀陳以自非讀書人於上學日一見師

面卽他去非有事不敢入也師頗好客某故敬師因及客每
伺師有客到卽命家人治酒食備極豐潔去市頗遠每親提
竹籃往市如是者數十年弗衰厥後孫曾同時與小試者十
六人邑侯爲武進楊清輪循吏也每獎譽之拔前茅者四五
人一時以爲盛事翁沒時年八十餘四代同堂子孫登賢書
者二人入泮者五人現與試者尙有十餘人家亦小康人皆
以爲敬師之報云

百菊溪先生百齡與先大父資政公及先叔祖太常公爲乾
隆戊子鄉試同年在春明時有唱和之雅家大人於嘉慶初
公車留京過夏曾以年家子禮修謁一見而已迨公揚歷封
圻以公事鑄秩賞六品頂戴發吾閩交督撫差遣時家大人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由京員乞假里居與公寓館祇一街之隔過從始密家大人
在張蘭渚中丞幕中公與中丞敘同宗之好家大人嘗疑之
公曰汝不知我本漢軍張姓乎我先世係江西人自元以來
積德累世人無知者某公精堪輿嘗卜一地葬其先人葬畢
歎曰吾子孫如不墜先業後必出三公有鄰某私聞之謀佔
其地以祖骸裝一小罐偷瘞墳前公知之語鄰某曰分我美
蔭所不敢辭但願稍遠而偏使兩家並享其利則幽明均感
矣鄰某感公盛德一一如約而行其家人有誚讓公者某公
曰此大風水地恐我家不克獨當必有暗分之者庶幾其應
愈遠其發愈長耳葬後生子五人長曰振次曰賢曰昭曰簡
曰鐸分居五處其一居湖廣後爲江陵相國居正諡文襄其

一居四川入本朝爲遂甯相國鵬諡文端其一居江南爲

京江相國玉書諡文貞其一居安徽爲桐城兩相國英諡文

端文端子廷玉諡文和其一居長白山入漢軍卽吾先代也

按公於嘉慶十八年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諡文敏合計

一支五房出六宰相江陵一房最先發長白最後起最盛者

爲桐城一房今尙科甲蟬聯卿貳接踵其初亦以盛德坐獲

吉壤世所傳爲竹立城者事已詳諺云福地福人來信不誣矣

蘭州秦曉峰先生維嶽乾隆庚戌進士由翰林御史出爲監

司其弟某亦由孝廉官山西知縣其封翁某自幼出門謀生

爲某中丞所器使掌出入日積月累家頗饒裕年過四十無

子忽自省曰吾以家資數萬將與誰耶遂攜萬金至京將捐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道員又自念曰官場如戲場一朝下臺皆非我有不如不官
之爲美也盡以橐中金購買書籍捆載而回一到家先立義
學以教鄰里不能舉業者每朔望親詣學舍輒以筆墨紙研
給與諸生以鼓勵之並立行仁堂以濟貧乏凡施衣施棺施
藥之事靡不周至未幾連生二子長卽曉峰先生後年踰九
十親見簪纓繞膝也家大人官甘藩時親悉其事時先生所
居距蘭城尙卅餘里家大人以館後輩禮往見采風問俗相
得甚歡情封翁甫於數年前考終但熟聞其嘉言懿行而已
鬼神情狀不外一理其感格不外一誠佛教有孟蘭盆施食
法俗名放盂口最爲顯應主之者不可不虔佛岡直隸同知
治大埔坪本清遠英德二縣山僻交界地爲盜賊逋逃藪嘉

慶十八年奏割二縣十三堡六鄉專設廳治民社之外兼轄營伍故衙署甚寬敞有東西兩箭道爲訓練考拔之所其三堂五大間左右廂十二間亦頗軒豁惟下多古塚居之者輒病死相繼道光十三四年間合肥王君世麟巴縣王君大受先後以試用通同署篆皆病不數日死丁酉春余戚龔韞山來視事前任劉持正提告以勿寓眷口於正室宜居東偏之說龔從之惟初履任幕友跟役甚夥他屋皆滿獨三堂空閒遂令親隨十餘人萃處焉竊謂陽氣盛則陰戾消既而病魔者頗多甚有白日見鬼者羣疑莫釋龔因自詣焚香默祝以此地既爲官衙使鬼而無知則魂升魄降早應自忘形迹使鬼而有知則幽明各別更不宜混處此間與朝廷守土之臣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事

爭舍宇嗣此倘能斂迹俾居之安則每屆中元時當爲若延僧施食否則當牒城隍盡行拘治祝畢而病者漸愈家人亦自是不復訛傳鬼怪矣是秋七月卽選戒律僧設壇虔酬此願次年仍循舊設壇值風雨首座僧微有懈意忽燈燭皆滅頭痛不可忍比下壇歸寺此僧復半途無故傾跌其供獻器具皆磕碎臥病十餘日乃瘥蓋以不虔而爲鬼所擲掄也按龔戚名耿光字韞山吾鄉海峰郡守之孫余姑夫小峰邑侯之子祖父皆循吏韞山官廣東能繼家聲聞余方輯勸戒之書手錄數條寄示皆粵東近聞也

嘉應李肖巖秀才

汝舟

言道光戊戌渠館粵西容縣楊梅墟

有國學生孔三者名學傳福建汀州人在墟業菸賃店屋四

進挈小妻居焉嘗送子弟附李館讀書賓主意甚洽次年新正孔以春鴈招客李亦與焉坐次序齒適與孔同年生因戲以求見同年嫂爲請孔欣然諾呼其妾出見妾居第三進屋甫出至二進廳前而三進屋轟然壓下主客皆驚倒趨視之三進屋樑因年久蠹蛀而塌也閣上積貨室內匱函皆雜殘輒斷瓦間狼藉滿地而孔妾適出無恙孔向坐客述其妾常虔奉大士狀謂房中掛像一幅朝夕必淨手焚香學膜拜偃齋期必跪誦觀音經萬徧閉門獨宿今日使非李先生請見其不斃於巖牆也幾希殆大士假手李先生示顯應歟於是奉持益虔墟間婦女知其事者咸爭誦觀音經矣 杭州張仲甫中翰嘗語余曰先大夫倉場公素敬奉觀音自言嘉慶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語

十年莅任蘇藩時在清江浦舟中聞談韜華觀察組綬言上年出京在天津鹽政珠隆阿署中聞珠自述其先世奉觀音惟謹母氏奉觀音呪尤虔余亦持誦無間寒暑前在廬鳳道任內因宿州戕官巨案親往督拏身被刃傷數處又被矛戳喉右方戳之際自問已無生理猛誦觀音大士呪矛傷竟未透膜醫治旋愈至今瘡痕猶可指也是日單觀察濬適同到舟亦述伊祖母奉觀音最篤家有狐患禳除罔效一日有婦人叩門約年卅餘自言能治邪祟持清水徧灑牆角而去狐果寂然別時問何時再見約以十二年因於門後黏紙條書記屆期亦久忘之一日忽有老僧來化齋齋畢卽不見始悟前後皆大士化身也

粵東酬神演劇婦女雜選列棚以觀名曰看臺又曰子臺市
塵無賴子混迹其間斜睨竊探恣意品評以爲笑樂甚有攫
取釵釧者最爲惡俗屢禁不悛道光乙巳四月廿日廣州九
曜坊境演劇搭臺於學政署前地本窄狹蔭棚鱗次一子臺
內因吸水菸遺火遂爾燎原燒斃男婦一千四百餘人焦頭
爛額斷骨殘骸親屬多不辨識官爲攢殮焉先一夜梨園掌
鼓者看守戲箱假寐場上見有數紅鬚赤面人又有無數披
頭折脛人叱之寂然甫交睫復恍惚如夢又見有似差役頭
戴纓帽手持鎖鍊者卅餘人擁入戲棚捉人驚懼而醒心知
有異質明以告掌班轉請於司事欲改期演唱司事弗許及
金鼓甫作大鼓忽震裂掌鼓者覺全身發熱如坐甕中汗出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表

不止適扮加官優人亦言其戴假面登場時視臺下看戲人
面目皆異常焦黑二人遂相與託疾去未幾士女如雲肩摩
踵接不移時而災至矣是日也西關有王姓者家小康翁媪
素忠厚爲族黨鄰里所稱祇一子已授室矣忽告翁媪欲入
城觀劇囑其婦某氏爲之櫛髮婦於櫛頂分四縷辨焉甫出
門遇友人約往佛山鎮置貨初猶以他故辭不欲往強之乃
偕行比災作是子已在佛山鎮而翁媪不知也聞戲場火發
亟率婦往視烈焰燼餘有屍似其子者哭而殮之招魂設靈
於家其婦自往視至畢葬竟不哭翁媪皆訶之謂其無夫妻
情婦第順受不與辨未幾其子與友自佛山歸翁媪愕然稱
其婦智因詰其何以確知非夫也婦言當日係四縷辨髮誦

審灰燼髮痕乃三縷故不敢哭然究不知夫所往疑慮莫釋
晨夕淚痕浸漬枕席間亦不敢言耳使非翁媪平日忠厚是
子不及於難也幾希是日之火起於看臺被焚之慘由於攤
館蓋署前多奸蠹包庇開場聚賭者吏莫能詰彼時適有南
海縣文武約會查拏機事不密爲若輩所覺預將東轅門關
閉火發時衆皆由西轅門走避擁擠踐踏而斃者約二三百
人居中被焚之屍有挺立不仆者有似油炸蝦者有爲灰燼
堆塚不存人形者約千餘人其逃出之人有燒去半頭半臂
者有燒去一手一足者近或至家遠僅至中途又約斃百餘
人使當時東轅門不開南出書芳街東出九曜坊所全活當
不數贈近於盜林少穆先生爲總制時嘗嚴其禁不料贈聞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表

於火也如此聞是日男婦闖入學政儀門由考舍扒牆逃避
者尙千餘人意或不在劫數內者乎更有奇者番禺長塘街
有寡婦某氏夫死無子撫六歲幼女守志甚苦是日此女隨
其媪母觀劇其媪母已燒斃某氏度其女亦及於難也廿一
早備小匣往收屍屢尋不見忽聞其女呻吟聲出自數重屍
下駭極倩人將屍逐一移去其女尙有氣息祇燒去半邊了
髻抱負而歸詰其所以女言當時并不知火發祇似睡熟夢
覺者然覺身不由己弗能轉動醒而號呼耳
彭詠我副憲繼室朱氏連生五女八年不孕副憲固多子皆
係原配所生故望子甚切性仁慈尤敬重字紙隨京宦多年
見有以字紙包茶葉等物輒隨手棄去甚至爲人指責者因

出錢計斤收買遇有汗穢者必洗淨焚化行之有年及四十餘因病延醫診脈則云有孕而天癸已年餘不至斷無受胎之理不以爲意已而腹中轉動始信是胎得一子夫惜字善事也得之於巾幗中尤爲可嘉蓋婦人知惜字則下至子女奴婢均知奉以爲法所得不益多乎得子雖奇要歸於惜字之報可耳

常州某學究者以課蒙館爲生有子纔三歲其妻忽死乃攜子於館舍中哺之至四五歲卽教以識字讀書年十五六四書五經俱熟亦可爲蒙師矣每年父子館穀合四五十金稍有蓄積乃爲子聯姻正欲行聘忽大病垂死大呼其父之名父駭然曰我在此汝欲何爲病者曰爾前生與我合夥負我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七

二百餘金某事除若干某事除若干今尙應找五千三百文急急還我我卽去矣言訖而絕此真世俗所謂討債鬼也大凡夭折之子無不是因討債而來特如此分明說出者十不一二爲人父母者反爲悲傷不已亦可嗤矣

乾隆末吳門有韓生某能文章其嫡母有所愛僕婦新寡與他僕通欲嫁之嫡母主其事無人爲作婚書命生代作生以恐傷陰隲辭母固強之不得已爲創一稿令他人代書時值秋闈生有婦歸甯母家未幾婦父夢神告之曰汝婿今科本當鄉薦以爲人寫婚書除名矣醒以問女女曰無之後歸家與姑言之姑始告以前事婦曰休矣是科果貼出不得終場後數應試竟不第知此事冥罰亦至重也

蘭州民張家畜一驢善走日可二百里然好蹄嚙生人惟張父子三人乘之調良就馭他人莫能乘偶行醫趙姓者欲應狄道人延請姑試借之帖然馴伏遂騎以行旣歸趙夢黑衣人語之曰我張氏家驢也前生借君錢三百未還今當補償昨乘我至狄道界往返纔二百八十里尙未滿數速借我再騎二十里則吾事畢矣問汝欠張氏錢幾何頻蹙曰多不可說趙醒而異之果復借以他適旣而忘之去路稍遠忽奮躍掀趙墮地計程不止二十里矣趙益異之攬轡祝曰吾知其故矣但今距吾家十里不乘汝如何得達歸當以十錢買芻秣飼汝何如驢視良久復馴伏就騎嗣後趙故欲試之甫據鞍作欲乘狀卽蹄嚙長鳴矣夫變畜還債見之說部甚多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八

此家大人在甘藩任內聽署中書吏所口述近事可徵信也李石梧宮保言西蜀有張臻者巴縣人陶雲汀先生庚午典試所取士戊辰年春閒張往田閒閒步遇一田夫迎謂之曰相公今年高中矣張不信田夫曰吾夜夢見天榜相公名在十四張一笑置之旣而放榜不售又遇田夫斥其誕田夫曰是有故張詰之田夫曰我又夢入一大廟見文昌帝君坐而籤榜旁有一人唱名自一名唱至十四忽見一神參謁曰張某家現充社長捐穀濟貧自認出穀六十四石書於簿並未捐出應除名文昌再四躊躇曰其過尙小可遲一科仍中十四名張茫然不知歸家後向其父述之父大驚曰我充社長曾允捐穀六十四石未經捐出不料冥冥中已加譴責急取

穀捐入社倉張果於庚午仍中十四名張爲人誠篤自是跬步必謹不敢少肆後宮保任四川廉訪張年已七十餘以廣文來省驗看宮保留入署中盤桓數日乃去此事卽其所自述也卽此可見人之一舉一動鬼神時時默爲監察人自不覺耳

儀徵程伯華 光治 告余曰吾家素奉文昌帝君陰騭文甚有奇驗今舉平生親歷靈著爲君言之余年近四旬乏嗣發願誦陰騭文寒暑無間並重刊陰騭文善本行世甫三載連舉二子隔年又舉一子宗祧得以繼續一驗也又余先伯父中之公年八十四戊戌歲病痢垂危延醫罔效已不治矣虔禱帝君座下願施陰騭文千部裝釘甫成勿藥自愈迨後身體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康強壽高九十二驗也尤可異者壬寅秋余修葺門衢掘幾丈有石出於宅門階下端平完好拂拭讀之乃康熙壬寅所鐫陰騭文也筆法圓靈秀逸惜無姓字可考歷三甲子閱百八十年而重顯人間適爲余所獲其或神靈呵護待人顯彰與抑或以篤信肫誠堅余恆久之念與爰將所獲石敬嵌於帝君殿西壁以垂永遠並鐫獲石記以誌緣起云 按伯華與余爲世交丙午年在邗上時相過從見其持躬不苟和平有度誠得力於陰騭文而奉爲圭臬者宜其獲報捷而遇合神也

乾隆五十九年霸州蘇家橋渡口有小梨園一班驥舟待渡末一人攜幼子附舟忽驚哭不肯上問故云船上坐一判官

赤鬚藍面見人登舟卽叱鬼卒繫其頸舟人以爲兒語不之信也未幾船至中流沈沒廿餘人無一脫者

閩楊自謙曰嘉慶庚辰漳州大疫病輒死無奇方余積慮成夢見一黃衣老人告之曰子欲覓辟瘟奇方盍往圓山頂上求之夢覺鄰雞三唱徒步陟圓山至頂山光寂寂樹色蒼蒼俯視下方惟有牧豎樵夫三五成羣人如豆大兀坐至午了無所見正欲言歸忽見一老人白髮蒼髯卽夢中所遇也因趨而跪叩之老人曰子知瘟所由起乎世人不知陰騭不信因果以小善爲無益以積惡爲無傷罪犯既深劫運難道與其辟瘟於既瘟之後何如辟瘟於未瘟之先自古瘟疫不入積善之家茲授爾一書廣布流傳真辟瘟奇方也言訖乘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風而逝時夕陽欲暝恩恩就道意書中定係靈方旣歸披閱乃未本玉歷鈔傳警世卅六張卽釋典中所載宋時淡癡曾入陰司賜傳冥事者也夫遷善改過本吾人自盡之功是書彰輝惟嚴毫釐不爽老人其有心民瘼者乎不然何提撕切也人能推黃衣老人之心信受奉行將萬福來求又豈獨辟瘟已哉

山陰劉學潮於乾隆丙申挈眷赴京候選途中白晝見一緋衣婦人言我在生欲印玉歷百冊爾堅阻我無益累我死後陰律難追劉駭視之卽舊時僕婦鄭媽也驚歸臥病屢見鄭來纏瀆劉妻姜氏禱許加倍代印分傳學潮作鄭媽聲曰或仗佛力超拔亦不可料姜氏卽如數印訂分送寺院半月後

夫婦同夢鄭媽拜謝曰藉此善書行世幸有四人懺悔已准僕婦往生且將功德分歸主母在後好報無窮矣夫婦醒後夢事相符到病遂愈

江甯裴復初父母在日奉養甚孝妻亡獨子大榮亦頗孝順但不信有鬼有地獄乾隆壬子春往蘇貿易得玉歷一本與子同閱復初言稱荒唐遂置高閣大榮每捧誦甚敬信欲覓印傳送恐父責中止甲寅復初病篤向子歎曰覲面奇形異相之鬼叢集戶庭作祟今知鬼實有之其地獄亦必有悔不敬信玉歷大榮聞父語遂立願印送三百冊復初聞鬼語曰他雖應死竈神在他額間已寫順遵兩字又云玉旨即到吾等可快散去免受冥罰病果霍然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江西壽某以申韓術餽口自言夜則治冥獄每夢青衣者導之登輿去至一公廡巍煥特甚入大門徒步而進案設廳事側有卓隸數人伺立旁一老者陳冊簿疊置案上遂詣座執筆判斷知流不假思索或但以筆點名自有所有可否醒而不自知其所爲也嘗舉以示人曰果報歷歷不爽惟負欠錢債一事陽間以爲細故陰律譴罰甚嚴至有投生六畜以償前逋者所不解也又曰夢中數見廳事兩旁懸挂楹帖一聯擘窠大字記憶甚清其聯云百善孝爲先論心不論事論事貧家少孝子萬惡淫爲首論事不論心論心字內無完人撫州貢生祝士榜名天柱慙直樸誠無欺人語日課功過格歷十年不少懈一子家珍年十七已游庠矣篤實嗜學每挑

燈誦讀至四更就寢書舍一日士榜晨起見內外門皆虛掩

惟子舍扃如故疑夜遭偷兒檢點器物無所失隔窗呼子不應推寢門入失子所在徧求不得士榜慟甚七日家珍隨族叔某歸言疇昔夜坐窗前見一古衣冠叟持小詩箋置几上詩曰星斗旌旗光炯炯蛟宮龍戶路悠悠從今汝好騎鯨去不食人間煙火愁吟咏一過欣然隨老人行家門戶初無隔閡既出大門聞見皆生平所未經信步而前旋覺月朗風清碧空無際又里許洪濤巨浪噴激如雷正惶懼間忽見金甲神向老人曰祝家珍來乎曰來矣曰適奉敕此子陽祿已終宜歸水府惟其父善人也善人不可使無後今且仍護之歸倘能修德福壽可增老人遂相引復循舊路至一所示之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曰此青嵐湖也西去七十里爲進賢縣汝得問歸途矣恍如夢醒身臥水涯衣履盡溼時東方既白因憶族叔曾名進賢遂附便舟之進賢投叔叔故借之歸
儀徵程榕門大令 實名 中江南甲子科鎖榜舉人 時以未名中式爲鎖榜
其父渥楚先生 培 以諸生教授鄉里諄諄惜字每出必攜一布袋跬步留心見字必拾儲其中有污穢者以清水洗濯曝而焚之灰積大甕中滿時載以小舟傾於洪波年或三四次雖至老無倦也大令於甲子科入場因天氣尚暖食物致腹疾數暴下無暇構思三藝皆以簡短取便此科主試謂諸同考曰江南人文淵藪極逞才華空疏苟簡之文毋薦也大令卷以十七日入某公房嫌其簡置之夜夢一蒼髯叟手攜

一袋謂之曰公日中所閱短文何不薦應之曰文太短主司不喜叟曰文雖短字字皆金但薦必中某公覺而異之晨起復閱再四欲薦輒止仍置案側夕又夢叟來曰文何不薦應之曰究竟主司不喜叟曰公加以佳批特薦之必中此文文字皆金不可棄也次晨某公果如言薦之主試視其文甚短不悅曰前所言者君不聞乎豈江南兩省無佳文而必取此乎某公以再次得夢告主試曰君取彼二場卷來某公急取以進主試者曰氣充詞沛理解明通此人宿學非以簡短文其固陋者定榜時遂爲後勁闈墨中刊其三藝焉大令聞報赴金陵謁見某房訊以有何陰騭告以夢中叟狀大令聞之曰如公言正某故父也某公欽其惜字之報贊歎久之大令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子小顧 愷 中己卯副車迪之 恂 邑諸生孫蘭陔 晚 亦補博士

弟子員云

感應篇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種種皆有罪惡聖人風雷之變卽此意特常人忽之耳儀徵城爲人煙聚集之所塵市相連比屋而居毫無罅處嘉慶十七年間一日不戒於火延燒數百家中有一小舖以市枕席絲線麻索等本資不踰百千屋亦甚陋內有以蘆荻爲隔間者自前至後三進巋然獨存火滅後家人尙在後園中團坐以待火至將啟戶出也人皆異之訊彼有何陰德而感神如此舖主乃一叟并妻子女五人曰吾窶人有何陰德但吾家自祖以來每傾淨溺器不敢向日光處及婦人小兒褻衣洗濯後必於有

風處晾乾亦不敢面日耳眾人相謂曰止此一事人所忽者叟能謹之其獲此報宜矣余因思丹桂籍所載持繖叟求雨一事某邑令因大旱禱雨不應夜宿城隍廟夢神示之曰明旦西門有持繖叟入城求之可得雨當挽之勿誤也既曉卽命吏偵之果有持繖叟貿然來令邀請求雨叟曰吾邨氓也焉能幹此令以神夢告叟欣然諾之遂登壇張繖須臾雲集沛甘霖五寸矣令異而訊之曰吾自幼知敬天凡遇便溺必以繖蔽之或在此乎噫匹夫一念誠敬天神感之况大忠大孝大仁大義有不能回天者歟是可勸矣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重慶祝春海孝廉生而能言八歲盡十三經九歲遊庠十四舉於鄉父母欲爲論婚堅辭不願固詰之曰兒前身實山左

荷澤丁時鄉也年十八以刻苦力學嘔血死妻真氏年十七世家女美而賢臨死誓來生仍爲夫婦今兒臂上朱痣妻所誌也父母駭曰果爾妻年倍於汝且世家女豈肯改適祝曰容俟計偕便道訪之不諧再議父母未能強試事畢詣荷澤訪丁見家中人細詰往事無不印合真避不肯見令婢持一楫出問曰試言之祝手書願矢來生仍爲夫婦八字付之果丁臨終時手筆也真乃大哭祝倩冰人媒合遂爲夫婦如初真年雖差長望之猶似十七八女郎有兩世緣傳奇行世王蘭溪 維垣 孝廉秀水縣新塍鎮人本非士族至其父藉微資經紀而已並無他善德獨好尊師延某課子讀特加禮焉通鎮不乏富戶凡延師必計較束金多寡供膳亦薄王每食

豐潔無少懈束脩外別有伙助一時爲師者以不得館王氏爲恨後蘭溪中嘉慶庚午舉人今其子小溪亦登咸豐閒鄉榜居然世家敬師之善獲報如此

咸豐戊午科浙江鄉試中式九十七名舉人王濟泰字湘舟會稽縣附生先是其佃戶於本年夏夜夢天日晴朗空中懸黃紙一大幅上多字迹旁有人指示曰此今科浙江鄉試天榜也佃故識字見榜上多名不知誰何榜末一行大書第九十九名舉人王濟泰會稽縣生員心甚喜次日適有事入城遂詣生豫賀述其夢湘舟大笑曰浙榜祇九十四名今有九十九之夢是孫山外第五人矣叱其夢之妄自歎今科又無望矣詎知浙省因捐輸踴躍奏准加額五名榜發湘舟中九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十七名不知何故升前二名必新有罪惡者黜落二名故提高二名也湘舟家計不甚寬裕好行善事倡舉惜字會糾集十八人出貲寒士居多年約費一二百千湘舟主其事章程內刮磨資器字迹最難湘舟竭盡心力爲之不倦今十八人已中六人矣謂非惜字功效哉

汪雲鵬原名日章衢州開邑人幼弋縣庠以醫自給道光十三年年五十四歲是年四月十四日染疫證不省人事至廿一日昏憤中夢見一吏纓帽袖衫乘肩輿至指所挾空輿向鵬云請速去不得已登輿隨行頃刻至一署先見大門聯云陽間作惡人盡道沒有報應我者裏早定下遠報近報順報逆報暗室虧心你且喜密無知覺那時節已難瞞天知地知

神知鬼知鵬心甚疑又見階下兩邊松柏森然烏鴉亂噪陰寒之氣悚人毛髮因出頭門四眺見左右石獅分鎖二犯近前諦視左爲同邑十四都音川朱璣璣右爲璣店夥徽人王樹滋驚問璣爾何爲璣對云胞叔龍光與某準鹽倉黃鳳義未經到案所以不能完結忽聞堂上喧鬧因迴至儀門向內窺視見無數鬼役獐頭豹額披髮赤身從地中起各執叉棒無一善狀心驚肉顫魂魄盡失忽又闕若無人正恍惚間前吏出引鵬向大堂右廂進堂懸扁額聯柱甚多不及省記徑造宅門上署出入無時小額楹帖題云元宰公侯於今安在妻財子祿到此皆空心知已死隨吏進宅門匍匐案下微睨之上坐者年約六十許廣額豐頤白面長鬚服本朝冠帶呼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跪案前厲聲大罵曰惜哉惜哉汝自暴自棄乃至此哉汝前世是江南徽郡歙縣篁墩醫生程贊成在生施捨膏丸存心濟世輪迴時註汝今生四子二女中道光乙酉科四十三名舉人七十三歲壽終詎汝今生無行倖博一矜恃才傲物逞志欺人不信因果不敬字紙貪冒於財恣情逞慾計淫過已犯七十二條且性多刻薄口才便捷每與朋輩談論譏訕流俗誇己才能發人陰私所犯口過又不可勝數更有大干陰德者專習刀筆包攬詞訟交結書差魚肉鄉民種種罪業擢髮難數陰律云貪淫者得絕嗣報子孫淫佚報貪財者得窮乏報災禍報已將汝子嗣科名盡行削去特念爾祖尙有餘德留爾一矜仍將爾壽算除去十年鵬尙欲強辨上坐者大

怒命掌責突見鬼役從地中起手提皮掌長約尺許掌上細釘密簇側面受一掌痛徹骨髓右車牙打落二箇因伏地不敢辨上坐者曰此處不容強飾命將黑簿擲閱見所犯淫過逐條註明句姦某婦何日起意何日遂欲所犯貪過逐條註明或借或騙或索或吞銀錢米穀一一備列鵬自覺無顏細閱將原簿呈還上坐者喝云可將所犯各款朗誦總算大小罪過若干鵬此時驚愧無地承命讀畢總計貪過淫過口過共三千五百八十五款上坐者曰罪至一千卽爲貫盈汝溢三千五百有餘罪不容誅且汝更犯殺人重罪汝知之乎鵬泣訴無之上坐者冷笑曰汝習醫卅餘年不肯濟人緩急一殺也緩人收功二殺也醫分貧富三殺也延汝入門卽便危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善

言恐嚇以圖利活則居功死則卸責四殺也避寒畏暑不以救人爲事五殺也藥不見效不使更延他醫耽誤病家六殺也措人夫轎累人重費七殺也自詡盧扁詆毀他人八殺也方脈不明以藥試病九殺也眞方假藥索財代製十殺也犯此十殺罪與殺人取財者等天下殺人者豈必持刀割人之腹然後爲殺乎鵬叩首哀告曰生亦知醫可救人奈貧苦何上坐者笑曰財祿有無視人善惡而定世上貪財之徒視錢如命百計營求損人利己至親不顧後來結果究何如耶且凡人罪咎貪財之過居多地獄中亦無非財色兩種人色犯少年爲甚財則無論老少直貪至死不知佛家以施捨爲根本仙家以清淨爲眞修能施捨則視財一空能清淨則見財

不愛人能於財字看破便可成佛成仙大則利世濟人小則隨緣施捨父子兄弟不起爭端親戚友朋互相調恤利心一動但利己不肯利人居官則貪贓枉法富室則重利剝民窮苦之子忍心害理昧己欺人或明瞞暗騙或詐死賴生強取強求毫無廉恥仁義盜殺穿窬無所不爲種種惡業皆從財字釀成者也查該生卅年來所取非義之財已累三千餘金如果非義之財得有受用該生應已作一小富翁矣因汝齷齪齷齪得來仍叫汝乾乾淨淨送去妻亡子喪得不償失自作之孽於人何尤言訖命驅之獄鵬時驚惶無地哀號乞命曰罪生實因不知因果自取罪戾倘蒙赦宥普革前非如再不悛願甘陰律言之又言頓領無數良久上坐者顧判吏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善

曰查該生可有善行否吏檢出紅柬呈上上坐者閱訖露顏曰汝亦有善行五次嘉慶十三年逢民廖一梅控楊世清霸女不還嫌貧悔婚汝從中勸息助貲完娶錄汝善事一次嘉慶廿年張映川無後婆媳雙寡汝爲理論其本家立繼延嗣錄汝善事二次嘉慶廿一年正月以舉火之錢一千文助華田寶買棺殮伊故弟華七寶錄汝善事三次道光三年募棺殮埋九里橫塋倒斃挑夫余大生屍骸保護擔質布帖招認錄汝善事四次道光十三年在七都孔山莊倡捐置土名八仙墓山議立義塚錄汝善事五次因將紅柬遞鵬自閱鵬曰前四事生偶行之後置義塚緣山主捐難未成焉得爲功上坐者曰陰司定人善惡在心術不在事迹汝倡捐義塚雖因

山主指阻然汝一點善心不可隱沒故亦錄汝善事一次如汝黑簿上所記罪過三千五百餘條豈盡事事爲之惡意一萌陰司卽爲登記汝今果知悔悟暫放回陽速將本司判語及汝半生罪過毋許自文徧告同學遇愚頑者廣爲勸說俾知陰司報應一絲不漏從此誠心向善便可消除舊惡再能堅永修持老來仍有一子一女行之十年原壽可復如敢怙惡不悛則不測之殃近在眉睫矣汝其勉旃鵬叩謝出復召鵬近前曰汝以我爲何人我乃汝業師遂安汝南鄭琬錫也仔細一睇鬚眉宛若生前鵬轉驚爲喜又以師生禮叩見頗疑先生庚子副車何能遽膺此秩先生曰我家三代良善我一一生守己外無二色謹言慎行惟以舌耕爲業上帝嘉余謹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完

厚命掌浙省都城隍陰陽不得輕洩念汝前生有善根又有師生之誼前奉東嶽考校合省善惡行文見汝列名始知汝卅餘年未能修善故特召汝來此誠勉鵬復求庇護先生曰不能此黑簿上罪款是汝三尸神所奏簿有三本一本案存天曹南北二斗是司查人善惡註人生死一本案存地府東西兩嶽所掌考校善惡分別治罪一本案存余處以便承辦三本黑簿案均符合無能易也鵬猶哀求不已先生曰汝苦求我何不一求汝自己乎鵬遂請自求之法先生曰汝可記當年課業時乎余每日清晨盥手端坐淨心虔誦文昌陰騭太上感應等書一舉一動必時時檢點身心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怠忽自壯至老始終如一此余自求法也汝今還陽須

要一心向善邊走一切濟人利物事力量能行的卽速行之卽力量不能行的亦必殷勤懇至婉轉倡導務使一團善意圓滿周足切不可預設一不能心凡有財物交關甯人負我勿我負人此皆自求之法汝能依此奉行久久自獲善慶言訖轉指左吏曰此吏汝識否鵬未及對先生曰此汝窗友劉起鵬字翔雲者一生品行端方少時出就外傳卽能堅拒女色吾保舉司吾左判與子聯牀友誼此會不易得也卽命劉送鵬出劉謂鵬曰兄今還陽望轉囑次男在邦令其早退縣胥回心守分如若不聽災難在卽勿謂父子無情也出至頭門見十餘鬼卒鋼叉鐵鍊帶進鬼犯二名後隨一名視之皆七都孔山人一係余雄才一爲余世貴弟媳徐氏其後爲余成成無加鍊驚問翔雲曰此三人均係七都人所犯何案翔雲曰他人之事君莫與焉促鵬上輿歸鵬霍然驚醒見家人環聚牀前曰君昏憤不省已六日矣鵬初寤便述所見家人共深駭異越五日扶坐堂上歷憶所夢不敢隱諱據實以記願四方傳觀者以鵬爲鑒則鵬大幸也鵬於是年八月造音川與璣堂兄字佩卿者述此夢大爲駭汗因言堂弟璣璣偕叔龍光在杜征莊鬻油票楊華鎖鹽倉黃鳳峩桐油十石盡被店夥王樹滋侵漁道光庚寅璣催取票項樹以不能償雉經死莊保葉某稟縣璣懼波及亦駭死二人拴鎖石獅之夢合次年正月十六龍光病故佩卿益信因果修德不倦此一驗也又余夢中見拘余雄才數人先與鄰右及硯友徐丙陽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完

言之共相驚異未幾雄才染病五日死八月世貴弟媳徐氏繼亡余成病數月不愈久之霍然此二驗也又夢中晤劉翔雲囑伊次男在邦速退縣胥於十月初三日詣在邦家婉勸邦不之信次年二月至音川又以所夢告戶房張瑞成託伊轉勸邦復置若罔聞八月邦在戶房繕寫徵冊若有人背後奮擊回寓嘔血數斗百藥不效至十五年正月十八日午刻血湧而死此三驗也鵬夢受其責右車二牙並落血流被面續妻徐氏爲言病憤時扶至牀上見余口屢哆以手探之握出大牙兩箇右車瘡潰與夢受責時合此四驗也鵬夢中聞扣除道光乙酉科舉人之言嘉慶十九年課蒙音川二月間續妻病故自思家無內顧欲重理舉子業未果同友朱佩臣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聖

受業於楊涑川先生之門五月初三日涑川先生夢報馬齋單報門人汪日章中道光乙酉科四十三名舉人醒時大爲欣喜次日向余與朱佩卿兄談及因道光未及改元逆意鄉闈題目恐有道字光字也囑鵬仍改日章原名時以爲先生噩夢不敢深信道光七年佩卿兄忽向余曰道光乙酉於今驗矣促余同束裝應試余以學業荒梗詎敢以先生之夢爲然又不能不行由今思前先生之夢與已夢復合此五驗也謝明谷曰余姻親丁默耕嘉慶十五年六月十五日未時病篤而死初覺魂升於上凌空中有金甲神握其臂呼曰爾知前生爲河南人姓王名勉乎係一廩生十九歲死孀妻二子現在今已有孫緣爾今世生父子震好善刊布感應篇達

生編諸書功德頗大故令爾爲他兒原註十九入泮廿登賢書壽八十五歲因爾不悅父母故爾削去科名減陽壽五十年今年卅五歲是爾死期也丁懇神救拔云有老母奉事未終決死不得神曰我安能救爾且問爾有欲造文昌宮之意否丁曰有之神曰昨文帝上奏玉帝有丁某欲造文昌宮之事果有是心爾便當迅速起造吾力保奏還爾五十年陽壽并爾科名丁極力承任神開手將丁一推墮下空中驚呼而醒家人慶其再生丁卽擇日鳩工庀材不久廟貌巍煥丁旣援例納粟晉秩觀察今四十歲矣丁與余素好余在西江聞有是事往叩之爲余詳述如此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聖

山陰顧某平日不信經卷病危目瞑而氣未絕復開目曰頃到陰司須用錢不少我問某娘借錢呼某娘至則其姪媳素行善事者也曰我問汝借錢十五萬某娘曰余赤貧從何辦錢顧曰汝錢在木匣中某娘知爲六字經南無阿彌陀佛計之適得十五萬蓋其平時念佛所積也允之目乃瞑於此可見念經之力世人見喫素念佛行善積德鮮有信者故其爲惡每不關心不知人當將死之時雖榮居極品祿享千鍾家豐無價之珠室貯傾城之美悉皆拋下非我有也所有與之偕行者平日所作惡孽而已萬般將不去惟有孽隨身世人終不悟可哀也

浙江戊子孝廉某自述改過獲福記曰余自十五歲出考後凡淫殺口過無所不犯至廿八歲小試九黜一日於舊書中

見敬信錄一本知善惡之報慄然自思功名無望矣及閱感
應篇見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久久必獲吉慶等句於是窮
而思反誓改前愆時道光乙酉五月初三日是夜又於竈前焚香立誓由
是孝父母戒邪淫寡口過放生生命丙戌歲試即僥倖戊子鄉
試前就于墳祈夢竟夕不寐俄聞座上呼名余即起視見一
藍袍者端坐視余曰爾命本無功名兼獲罪已多將以貧天
罰汝因汝見敬信錄即改過從善上帝嘉之倘能不倦何須
預問前程言畢將袍袖一拂余遂驚醒乃知呼名起視已入
夢中矣是科又僥倖獲中故錄此以告四方同志者切勿以
勸善諸書置若無觀如果能時時展看敬信力行縱有前愆
可望科第又况素無虧行者耶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聖

錢塘陳岱字魯望為諸生時著陰騭文句解以便童蒙誦習
講說嘗謂童子未讀四子書之前必須先授此篇可使善性
不失善根易培陳於嘉慶辛酉科中浙江解元次年聯捷進
士選授衢州府學教授聞陳公未中之前詣于忠肅公廟祈
夢以卜科名乃夢人持一人頭相示兩目直生遂驚寤及發
解方知為萬人中之首後選得衢州教授係兩目在其中所
夢悉驗

江都錢大尹

國珍

號子奇與予相識於京人甚誠篤嗜學辛

亥子至邗上訪之未晤戊午在浙相見自述家中兩次被難
甚悉其事略云咸豐三年春賊竄揚州予父預令子媳避鄉
自與陳太恭人守家論三四兩弟云爾等讀書有志將來可

為國家用予老矣雖無守土責而世食舊德且奉諭董團練
事無去理吾將率眾堵之兩弟泣求同出堅弗允遂陷城內
賊屢脅以降不從迫以刃不從終投井殉難余母并五弟相
繼殉焉此咸豐三年事時予在都應春官試次年二月回籍
竈安甫安詎意廿九日賊復由儀徵奪瓜洲三汊河等營官
軍潰是日清明予及三弟適出城掃墓日晡偕返中伏賊起
城外賊匪乘勢竄入城大肆劫掠初一日賊入予家刃傷予
婦幾絕予三弟婦楊氏被脅罵賊賊怒刺喉死嗚呼烈矣四
弟婦懼匿牀下自經死遂擄次子兩姪而去予婦甦後念及
穉子被擄無耗以為無生還理癡望禱於天日誦高王經將
及三萬遍矣久之予由京分發浙江六月過家門余婦淚泫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聖

泫無乾日有瞽者至呼入推算備言年來應離母目下難星
滿不日可得佳音以瞽者言置之忽於十八日有人云予次
子在金陵雨花臺營中疑不決姑冒暑由棲霞道中徒步循
鍾山至皋橋憩焉入營探之有王弁名仕裕為湖北漢黃人
實救余子由鎮江出者惟是日子子鴻謨不在營中越日午
後予在皋橋市有解餉來者隨行甚眾或指謂予曰此隊中
跣足穿短衣戴竹笠者識否予曰未識或曰此即汝子也盍
追之子驚疑聞急呼其乳名三呼三應予喜曰果吾子也及
覲面語不能出惟淚眼相視子固識予予幾不識子矣爰請
諸王弁王故豪爽少年頗有俠氣慷慨許之子方喜子之得
歸而轉悲夫姪也詢之鴻謨云鴻賓姪早溺於水鴻吉姪在

鎮江猶兩見後不知何往矣夫以數齡穉子陷鋒鏑中展轉流離猶能於三年後認之以歸固吾宗之幸亦遇之至奇者已非神默相能若是乎

歛縣程道平^坦少習舉業不信去而學賈生平最敬字紙每行街市輒注目四顧恐有字紙棄地也人以爲癡程樂此不疲倡惜字會雇人助拾砌爐焚之灰則附舟至江沈之如是五十年八十餘歲無疾而終歿後旬日託夢於其子曰我前身乃文昌座下白驪也宿根不昧惜字成癖今往浙江託生爲士人早掇科第食其報矣特使爾知此一段因果耳此乾隆五十九年事

姚蔗田曰高王經或云僞未列藏經或云真內典未爛姑勿

勸戒錄卷六 敬信

異

深辨子奉持廿餘年親驗者二道光癸巳長子冬兒出痘危甚一夕交四鼓大作鬼語予就牀頭朗誦末三徧兒大聲曰勿擊也彼已逃矣後雖殤命也越四年丁酉子挈眷由省赴芝城春水漲甚沂流而上舟滯不前過黯淡灘洄高丈許水悍急狂奔舟用雙股蝦鬚纜繞舵後十數人挽之行至灘半纜一股突斷舟退如箭巨石齒立水中略觸之齏粉矣舟子已呼救家人面色如土灘頭匪類河內小舟咸打號叫呼棹衣襖臂將乘機搶掠矣子急誦高王經妻孥輩亦齊聲朗和萬分危急之際忽巨木一枝橫浮灘面當石前閉定舟倒駛至此勢遂緩舟人左右可用篙撐至石旁釐定絲毫無恙重繫纜得過灘木於擾攘之中亦遂不見既不知其何自來亦

不知其何所往謂非經之力與又予三女皆逾笄未字每屆誦經之期予卽虔誠禱願早得相攸禱未一年皆許字得所此尤效驗至速者也聞遇家人輩抱疾禱之亦驗惟不可妄思求財此則經所不應也又予昔聞雲棲致虛上人云一切經呪雖極鄙俚毫無文義者持誦之人果信心誠篤無不應驗如神若將信將疑淺嘗輒止非經呪不靈乃信道不篤雖誦猶不誦也此說予頗然之

蘇州潘太傅長子功甫先生^{曾沂}丙子孝廉不樂仕進一心

向善其所得者深也家大人任蘇藩時接見知之余與其諸弟同應春闈常相過從知之最悉潘公生長富貴不喜繁華道光間每勸其父罷官已尤積德惜福戒殺放生靡不爲王

勸戒錄卷六 敬信

異

子春知蘇州將旱早在各處開掘古井數十口及秋河涸至是人受其福羣神之且來去了然自知死期於壬子十二月廿日沐浴坐化次年正月朔託夢其戚淡然生說世人有大災急須改過立願淡然生亦善士好施濟者夢中見有青衣人引至一處殿宇極高兩旁堆積冊簿辦事者多人上坐者卽潘公縹眉曰俗尙繁華衆生孽重大災將到奈何淡然生問可解救否潘公拱手曰應當發願改過爲善淡然生細思應當發願四字乃潘公廿九年查災記略封面題籤係彌陀經中語便問當發何願告以有力者出錢無力者出言如是而已又言今日之災天地震動非比尋常我 皇上尙且日夜焦勞凡食毛踐土者孰不當爲國分憂亟速立願改過或

可免難若仍縱情放蕩任意歡娛全不知摸摸心頭發箇善願只說他人長短不顧自己罪惡日復一日毫無悔悟遇數難逃真可憫也正說聞見一官員捧冊置几而去潘公曰已過者不妨知之此湖北省被難冊也數以十餘萬計各有條款除忠臣孝子義夫烈婦正氣彌天另用標籤死後成神其餘大抵罪孽所致其忤父逆母者為最重之惡各憑因果注定年月日時各樣死法淡然生更問江蘇簿潘公曰看不得此地不可久留千萬回去救世遂仍隨青衣人而行回頭見兩邊有聯云地可弭災到此始知為善好門開立願幾人肯自把頭回正中一扁為生死權衡青衣人拍肩曰快走罷遂驚醒知是一夢甚奇因將所歷細憶錄出傳告四方云當三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聖

年二月合大江南北遭難者不知幾十萬人試思一樣江蘇百姓一樣有父母兄弟一樣有妻女兒孫此數十萬人偏遭此大苦並非地方風水不好全是平日不知不覺自造許多罪孽良心不好負義忘恩不孝不忠姦淫邪盜奢華太過不信因果所以罹此災殃禍到臨頭悔之晚矣其中竟能逃劫者亦復不少孫先生一事為最著孫先生者名雲際居金陵聚寶門內年五十三一生忠厚正直三年二月三日飲戚家倦而息於城隍廟前但見廟內燈火輝煌人迹不少遇一老者向孫曰來得正好遂挽入跪神前神曰日內造冊甚急煩來相助孫暗思此間莫非陰司何可來此神似已有所知者著查孫母壽卽在本月因其子至孝格天為母求壽已准延

壽六年又查孫壽上帝嘉其孝心已救南斗六司增壽二紀死期尚遠神曰既如此暫助我七日待城未破前三日送其一家秣陵關避難可也此七日中自有值日神護衛斷不有礙凡身耳忽然而醒身坐盤陀石邊所持燈燭依然頗覺奇怪忙到家向老母稟知情由分付家中不必驚慌七日還陽神必不我欺也是夜睡去果不醒孫不自知何時已入廟矣但見冊子高堆已聞判官高聲點名令孫對冊因將冊內之人細看注明某地某人為作何惡孽應該遭劫在某年某月某日某地身死於某物惟死於水火並餓死者多中有已經查報注銷免災者均用紅筆圈去寫明現為何等善事善心免災云云正在校對忽報各方土地來啟事惟見各呈冊於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聖

几神一一親視親批又再三詢問而退各神散城隍向孫曰此次大劫不關國運實為下民作孽太重所以魔王大起刀兵以應劫冊早造定因東嶽府總冊房監察主者潘公接辦特懇上帝開一線生路將目前劫運減輕十分之三行文各府查辦如有改過立願之人悉准註銷款目甚煩請速校錄孫曰潘公是否蘇州人神曰不必問遂日夜不遑按簿考校其中相識人姓名甚多難以徧記惟閱一城北土地稟內云該境有陳三慶者業煙店不惜飯粒不敬字紙已注合門十二日同死於水幸伊常以父母為念想到時勢不好如何扶他逃難每憂形於色因此為神所覺又聞得眾人傳揚潘公託夢免災之說遂合家齋戒自今後如遇飯粒字紙不敢輕

褻又以煙包字記易於作踐邀集同業在文昌宮勸約惟大包用店號兩字小包約用花樣似此發心向善兼有孝心應請免災城隍已批准即著土地神於二月初十日託夢其家囑到滄波門外避難又水西門土地神稟中言該境有張安齋者向充府書吏心地險惡溺愛妻子近日亦為潘公託夢所動會率子天福在關帝廟叩頭立願印送公門修行錄一千卷並常行方便永戒殺生更勸其至戚兩家一同立願惟其妻林氏素嗜肥鮮不肯戒殺常強其子同食鱗鱗應如何發落城隍已批定張安齋父子二人著巡察神化作老翁於十三日引其出城到棲霞避難聽勸之二家待該處土地神稟到再行發落其妻怙惡不悛著巡察神令其病走憚行逡巡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兇

城中被殺孫看到此一陳姓是親戚一張姓是朋友心中代為暗喜難得他兩家早能省悟免此大難實為可幸此外免劫之人尙多至第四日據各神先後稟報城中已約有數十百家城隍批准注銷後均著本地土神保護或託夢或引路多使死裏逃生後又看到一稟乃清涼山下一蒙師名高敬字慎齋在文昌宮邀集廿七人同為蒙師者孫本亦以教讀餬口因係同業大半是相識者因此格外留心高為閱訓學良規倡言近世蒙師只知教兩句呆板書全不教以做人道理至孝弟忠信等事則自己懶講只說蒙童不懂至其稍長又謂其已知日復一日不加講究至入於下流為非作惡誤其終身是誰之過歟而好出門曠功者尤屬貽誤子弟功過

格云曠館課一日為五過此五過但為不來館者言之若日在館戶位素餐其過不知更當何如惟瞞心昧已我輩尙不至有此若曠館課恐均不免但以廿日計之全年已得百過諸君各自捫心可也人以毫無知識子弟付我我以不甚輕重待之我輩後人亦想發達否乎我輩無大錢可作好事又無大力可助善舉曷不趁此時修些不費錢不費力功德言未畢同人均已覺悟遂各跪神前立願如有怠惰依舊誤人子弟者願甘遭劫土地稟報現在文昌宮已經記名不日卽有札諭關照城隍神批准候文昌宮示諭飭遵云云孫看至此自念我以後益當勤慎喜而且歎又聞到城外土地神巡察諸神各稟乃專言瘟災劫數一為孫外家一為舊日東家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平

所以記之外家在下關其村素兇惡無人理齊心抗糧欠課如有先還者卽先拆其房屋已發陰司神於七月大降瘟災罰各家破財為首者全無天理良心罰其合家瘟死中有三人不願與名一錢姓一朱姓一王姓雖是種田人卻極講道理此次三人均云人生在世總要講理我們不怕拆屋斷不合夥城隍批三人存心頗為難得著土神於三家門首各插一旗上寫瘟司免進其一在燕子磯地方土神稟稱該境小民多以屠牛打銃搗鱔取龜為業習為殘忍因逢世亂多想乘風打劫已著瘟司降瘟其地有蔣大法者獨安分耕種常不以殺生之業為然喜向人說好話常向亂民勸諭其遲遲未發者亦卽感動之故也又有女人周梅氏勸其丈夫不可

想發財隨人打捨財之多少有無自注定也其夫周阿玉爲妻所感自此有少年來引去鬧事總搖手曰犯法事不可做轉說多少好話勸人此夫婦二人本應在數今如此存心應請免劫城隍批蔣大法不做殺生之業尤能說好話勸散衆人准延壽四年周梅氏以女人能以好話勸夫更爲可嘉著土神保佑亦插青旗其家並賜生五品貴子周阿玉肯聽妻言已賜有子統歸免劫可也此外免災者頗多不能悉憶比及七日孫念老母是晚卽向神告辭神言目前不可洩漏一句事後方可傳揚神又囑曰此閒事本不宜洩惟劫太重不能不稍使人知也君返後卽將所歷默記一番並速作出城避難計已備金甲神護送矣此時但覺通身板重微聞家中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人聲不覺醒來卽高叫母親家人早已環伺竟日各相疑慮悲切至此大喜隨卽取筆將所歷者一一憶出祕而藏之一日卽料理出城竟到秣陵關親戚家避難直至金陵城陷後方舉以示人云此咸豐三年二月事近有刻潘公免災寶卷與此大同小異耳

陽湖東沈姓者夜夢其友蔣某亦吏之已故者謂之曰烏煙局現造劫冊簿籍煩多乏人謄寫我已薦君代充是役君可隨我至局辦事遂偕行至一公署正殿琉璃瓦高接雲霄殿上並坐五神或古衣冠或本朝服飾正中一人白鬚冕旒儼然王者階下列巨缸千百中貯黑汁諸鬼紛紛入輒令酌少許而去沈私問缸貯何物曰迷膏也卽世稱鴉片煙凡應在

劫令飲少許入世一聞此味卽成癮冥中因國家列聖相承政平人和已二百年地廣物博滋生日繁恬熙相習人心日趨澆薄從古無久治不亂之理若盡降以刀兵水火恐傷好生聖德故藉此烏煙劫潛消陰陽疢癘之災使淫蕩者促其生驕侈者破其業流毒數十年剝極而復生民經此惡劫創巨痛深自當洗心滌慮重趨儉樸世道可冀一變今劫運初開名冊浩繁日集三萬人書之尙須三年而畢因導沈歷諸司見數百屋均滿貯冊籍中有一樓貯巨冊用紅黃標籤曰此皆王公卿相入劫者故另貯之沈欲抽看蔣不可曰子可速歸料理後事某日當往奉邀此事辦完可望得一優獎授職地下無苦也沈遂醒急處分家事一日暴卒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溧陽馬孝廉 豐末第時館於西村李家鄰有王某性凶悍素捶其妻每絕其飲食妻餓莫忍竊鄰雞烹食之李告其夫夫方被酒大怒持刀率妻至門得實將殺之妻誣雞爲孝廉竊爭辨莫白羣曰關神廟素著靈異同往擲投卜之卦陰者婦人竊卦陽者男子竊如其言三擲皆陽王遂投刀放歸其妻從此頗厚待之孝廉以竊雞故頗不理於人口失館數年他日有扶乩者自稱關神孝廉記前事大罵神之不靈乩書灰盤曰馬孝廉汝將來有臨民之職亦知事有緩急輕重耶汝竊雞不過失館某妻竊雞立死刀下我寧受不靈之名以救生人之命上帝念我能識政體故超升三級汝屈抱不慙自有意外好事償之乃遠憤憤耶孝廉曰關神封帝矣何級之

升此日今四海九州關廟以數千計焉有許多關神分享血食凡所立關廟皆以鬼之正直者代司其事真關神在帝左右何能降凡耶再叩之寂然矣自奉此此後羣知孝廉仍不失爲正人且將來有官可做不但館無虛日卽凡所謀無不如意孝廉常語人曰神明畢竟神明

甘泉宋大令登紫未成進士之先道光丁亥冬患寒證纏綿半月病愈而兩骸不仁直至戊子正月未痊十三日俗所謂上燈節將晚家人輩在外設供祭祖宋一人偃臥在牀見二人入房坐凳上其一人手牽一繩繫繫焉繫死鼠十餘枚其一人趨榻前曰二先生猶識我耶審視乃其醬坊中司事蔣姓已死數年者宋訝問君胡爲乎來蔣指坐者曰渠奉差來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五

拘先生吾恐先生受驚故偕來語訖出封函一如俗文書狀惟紙則黑字則白有似碑帖上書卽刻拘舉人宋文榜聽審宋曰吾不良於行奈何蔣曰無妨也恍惚與俱由揚州便益門外進城沿南北河下街至鈔關向西路漸寬亦非熟徑矣約里許見一官署蔣令宋坐門外一室屬曰少頃卽見官宋曰吾未著衣冠太不成事蔣曰已替矣宋反視居然濟楚坐食頃聞內傳呼蔣率宋由西角門入沿西廊至北首第二間上坐一官問曰宋文榜汝因姦致死人命一節可供來宋愕然傍見一婦屍其狀係淹斃者又一枯瘠男子跪於側宋曰屍與人皆不識其男子曰我舉祥也你因姦我婦不從推入河中尙推不識耶宋曰汝舉祥耶是可言矣因詎曰舉祥乃

跟隨吾父之僕爲賭博逃去記得其婦係貧苦自溺吾父尙捨棺殮之彼自懷疑耳且勿問吾有姦無姦其婦死時吾僅十一歲何能圖姦何能推他入河官曰此事本已了然原告固執不得不令汝來一負耳令原差送回十九日再來過堂悠然而蘇開目見家人環哭知已死半夜十九日約申刻聞廚上銅環響聲不絕心甚悻悻已見蔣來拉與俱出絕非前路似走鄉僻小境甚捷未幾已至前署仍沿西廊而上見一官立公座後東隅諦視乃前甘泉令王公塚也但唱名一過其枯瘠男子枷鎖而出宋出署見其故父立門外偕回至臥房前拍其肩曰可歸矣卽蘇時已三鼓自是骸病亦痊然則鬼在陰司告狀信有之矣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五

吳門向稱重師不獨科第世家卽尋常士庶力能延師者皆然嘗聞某氏婆婦撫獨子不惜重脩訪求良師課讀其子年十二三粗解作文師教法既善母亦毫無姑息是以竿頭日進五經三傳三禮誦畢入股成篇師息吟血需遠渡半兩配藥婦出之無吝色師請藥肆照時價抵算脩金婦堅止脩仍照送師病旋愈感甚每夜漏三下讀勿息冬後嚴寒一日講解甚久婦屏後靜聽僵凍難支師笑曰此時安得白酒醬腸一飽禦此寒氣乎又刻許罷講忽見婢捧出熱酒一樽醬炙豬腸一簋熱氣熏騰香味流溢師大喜猶謂購諸市肆繼思時已深更未必有此詢之婢果出家庖自釀蓋其家本畜豕婦聞師語卽潛至廚下督飭婢媪執半甕刃咄嗟而辦也師

慚愧不安次日即肅衣冠虔詣 至聖先師前焚香矢誓曰
某所不盡心講授致誤人子弟當爲覆載所不容神其鑒諸
後二三年徒益精進旋入泮師乃辭去婦猶挽留師曰賢郎
已成之學可以自讀遙從閱文可耳後五年師徒同登鄉榜
未幾先後成進士噫巾幗中能如此尊師洵不愧賢母矣惜
談者不能舉其姓氏

婦人遭遇寒儒不耐糶貧比比然也然亦當安命守分忿怨
不形於色否則即不致效買臣妻而困苦無聊嗟怨抑鬱亦
易傷生迨至藁礎一朝發達而已作泉下孤魂福讓他人矣
余葭葦親某氏其父生三女氏其季也最聰穎貌秀婉極
愛之兩姊一適相國姪某司馬一適候選能尹以其皆貴耶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妻

也不甚滿意必欲爲季女擇一佳婿異日非甲科不可方官
滇南一日有詩酒之宴座有少年將冠器宇不凡賦滇池懷
古百韻頃刻而成文不加點衆皆傳誦詢知未議嫺將其詩
質之學使大加許可且決其他日必登翰苑又邀至署面試
之詩文復大佳遂挽冰人作伐招爲贅婿留署讀書其父乃
吳人寓滇爲記室越一載回籍小試冠軍採芹乃鄉闈不利
屢北而年及壯矣氏父旋罷官作古諸子析產婿父亦不久
逝世萬里奔馳拮据扶柩藉課讀養母氏不免辛勤作苦兩
僚婿方宦途得意榮悴相形益嗟命薄更兼兒女成行縫浣
不輟料量衣履尺布寸縑有時匱乏從此燈前擁髻窗畔含
愁雙靨啼痕常露於寒宵刀尺時矣婿多方慰勞之迄無歡

容有時微言諄諄婿惟笑顏受之乃猶終日情傷形容憔悴
疾作不肯服藥悲恨而卒甫踰二年婿遂領鄉薦聯捷成進
士入翰林旋視學雲南授觀察使因念槽糠之室共苦而未
同甘不忍續娶僅納小星噫豈非氏之福薄哉記之以爲婦
人躁妄不能安貧者戒

粵東連平州李阿崇者精岐黃爲人誠實人咸稱長者家小
康設藥肆於州城年七十餘尙健視聽不衰道光癸卯春其
友顏培高一日於州衙後途遇阿崇問曰阿崇先生何往答
云往江南邛北廳耳培高回家旋聞阿崇已故因悟頃所遇
者莫非李魂乎適有江南之遊即便道往邛北探訪則邛北
通判顏爾懋側室於前月是日正生一子始知阿崇之魂往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妻

彼投生也

宜興吳生知名庠序試屢薦不售其姊婿某於除夕夢邑廟
牌示生爲次年解元旋復易去驚詫閒傍有吏曰是將於新
正爲一大惡事故除其名某曰尙可挽否吏曰當求主者引
之入見城隍南面坐某匍匐爲生代求神擲一册下上載吳
當三元宰相以口筆孽盡除之所載本科事亦如吏言某叩
首哀乞且曰往者已矣未來事尙可防某願以全家性命保
其不爲此事神領之命吏引出則牌懸如故矣醒將以語其
妻妻正大呼如夢魘推之醒叩其疾呼之故則見有報其弟
解元者旋爲人奪去曰吳某已除名勿誤報因而驚喚某亦
以夢語之彼此驚異謀所以處吳生者妻曰是無難吾弟方

鰥居無子塊然獨處若誘之來家扇之空室而告以故宜可
以警惕而保全之詰明某卽衣冠詣吳拜年後証以姊暴病
思一見弟挾之至家姊語以夢急引至密室闔其扉而加鎖
焉吳詫曰意誠有之然尙未爲鬼神遽示罰耶姊夫婦曰室
中動用俱全吾弟可藉此攻苦勿出也及試期始啟門郎舅
偕至金陵除入場外跬步必與同行揭曉果中元

某廣文曾司鐸石門一日語友曰此次余與太倉城隍司造
報册徹七晝夜而成甚憊友愕然叩其詳廣文悔言洩曰此
妄言也越十日以無疾卒又十日太倉復矣蓋同治癸亥二
月事

鄭元麟云嘉慶癸酉麟省試買舟歸遇蒼然古貌者詢知王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君

姓上饒東北鄉人年七十餘王因言某自弱冠應童試今歲
蒙學使王省崖先生拔取半生憔悴一領青衫而已麟爲慰
慶比聞本科年例適符 恩賜副舉人乙亥麟授徒饒邑北
鄉館距王家十里餘詢之諸生僉云王先生固最惜字紙人
也書案側嘗皮一瓦瓶每檢字卽貯之滿卽焚化埋淨土或
訓蒙遠村則挈瓶以行將散館時必躬埋字灰而後去如是
者有年見人污棄隻字力爲勸止老而食報豈偶然哉別來
十餘稔遠忘其名爲歎然其惜字不懈感應不爽固灼然昭
人耳目間者

嘉慶己卯春三月倪孝廉延壽僑寓金陵報恩寺有老僧談
冥間果報事甚詳其談閻羅審訊不惜字紙輕棄飯粒兩案

尤奇據云嘉慶十二年七月在四川重慶府時病甚恍至一
處殿宇崇深見故徒曹福在焉曹見其來訝且喜曰我職司
判官知師壽未終明日當送師歸今日王審案盍隨往觀須
與聞傳呼而來王升殿殿前衣青衣者帶領九人跪階下王
向左曰汝二人竟將字紙作還魂紙有時賣與箔鋪爲紙花
婦女不知一時乘便指抹污穢罪莫大焉利息雖好終受惡
報人財兩空何一愚至此今汝知悔乎答曰知悔王曰果知
悔姑放汝還陽可別謀生業儻更能留心敬惜字紙許贖前
愆且使汝富若仍執迷不悟必遣火部神將焚爾居蕩爾產
子孫爲贅語畢又向右曰汝二人爲人收字紙何得貪利賣
與奸人作還魂紙明知故犯誠居何心本應剷汝心姑念初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表

犯且放汝回去自後不將字紙竊賣又知敬惜必獲好報至
後五人係平日糾會敬惜字紙者王霽色向語曰公等皆好
善君子知敬惜字紙卻不知收字紙者賣與賤丈夫作還魂
紙亦是失察今擬從寬宥令公等還陽可徧告人將字紙親
自焚化積久灰多收貯潔淨器皿中送諸巨流壽爾父母顯
爾功名昌爾子孫種種善報絲毫不爽毋疑毋怠九人退出
余悚然懼慨然歎曰世間或用字紙糊窗箔簿或裹糞包煙
剪襯鞵底或燃成燭心或窰戶細書盤上或於盤饌輒貨鞵
鞵木套上刻字號或濫刷招帖於便溺處或婦女用字木夾
鞵樣或用神前有字帳幔爲衣種種未知敬惜較之作還魂
紙者相去幾何正躊躇間忽紅光一片從西北方來見衣絲

衣者二人幢幡引一老者至王拱立以待老者上殿余細視
卽左鄰孫某向有善人之目王曰公一生無他善惟敬惜飯
粒歷久不怠常分付女眷不時至厨下察看見有贖飯卽給
與乞勺或餒犬飼貓或置屋上飼雀不令厨下任手拋棄上
天感動賜公子孫良田千頃公厨下惟何某一日將公幼女
一口贖飯拋在陰溝公知之乎對曰未也王曰此人已發在
乞勺道中矣顧青衣者命之來未幾見蓬頭跣足者一人來
向老者求援王曰此人輕棄五穀罪難末減卽公亦因此人
輕棄一口贖飯冥中減公五日祿陰律甚嚴子不敢私老者
遂巡而退王亦倏忽不見回視故徒曹福仍在殿前曹曰頃
兩案師見之乎作善者如彼作孽者如此師歸後能廣爲傳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五

播不但延年必證佛果余方欲再叩忽復啼聲劇瞿然而醒
病亦尋愈

同治四年冬十二月廿八日如皋東鄉雷擊死一男一女震

活一嬰兒初聞其事不知其故今年六月五日聞高善生述

趙芝林 定邦 太守從如皋來見一奇事云如皋東鄉某家有

田百畝有錢千貫夫婦二人一生行善膝下無兒過繼猶子

爲嗣嗣子成室嗣父年五十餘嗣母年四十餘忽有娠將分

婉嗣子往百里外賄穩婆銀五十兩囑謀害嗣母所生子歸

告嗣母曰某處穩婆最穩當兒已倩之嗣母不疑嗣子有惡

心曰好後數日嗣母分婉穩婆收生墮地無聲男孩氣閉埋

之田塍嗣父憤極赴城隍廟鳴鐘伐鼓哭訴城隍某一生行

善五十餘歲纔得一子生而不育天道無知神心何忍還我
靈應心始甘休日夜哭訴不休第三日片雲纔起雷聲大震
穩婆手捧寶銀一錠與嗣子並跪田塍同時擊死震活嬰兒
呱呱而泣觀者如堵牆卽乙丑十二月廿八日事也余曰貪
財害命生者殺之行善得子死者活之善惡之報呼籲之靈
如此昭彰特書之以爲世之行善者勸作惡者戒

梅某甯國宣城人也當髮逆竄擾時舉家陷入賊中某單身
逃寓如皋幾於乞食迨賊氛肅清卽回本籍昔之屋宇一片
焦土無力起造遂賣其地基於戚家得其所所有作小經紀於
九江蕪湖間數年來頗爲順利自顧年近不惑形影相弔且
數代單傳一線之延有關宗祀急謀續絃一日於九江謀之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六

友并云但求宜男面貌門第皆弗計友曰事有適值其巧者
適有人欲鬻一婦年約卅許貌僅中人聽其口音似君同里
身價不昂盍往觀乎苟合意納爲小星未爲不可某聞係同
鄉姑往見之卽其妻也相視默然不作一語友從旁觀之曰
是合意矣代爲主持身價銀卅金交訖肩輿載之歸復爲夫
婦如初悲喜交集同人置酒爲賀席中有一友自漢鎮來問
某有子乎答曰有一子失時已五歲今當十六歲矣友笑曰
天下奇事恐萃於君一門也予在武昌城中某餽鋪內見一
習業幼童狀貌頗肖君問其姓亦宣城梅氏得非君之血脈
流落他省耶某聞言心動擇日與友買舟往訪至餽鋪認之
形軀雖長面目尙約略可認細加盤詰子亦恍然憶是其父

相與抱頭大哭店主憐之囑某帶回某嗣以金不受由是父子偕返九江半月間夫妻父子共慶團圓人咸謂梅某有隱德之報此同治七年冬月閒事友人言之鑿鑿諒非虛語況亂離之後此等事亦所時有也

戶部主事簡宗杰雲南昆明人同治壬戌進士甲子年正月廿九日偶感寒疾延同鄉友人診視方內用麻黃三分清晨一劑汗出如雨惛然罔覺夢見二隸以練繫其項而去至一署門上懸都城隍理事廳額入門即見兩婦人各撫掌笑曰來矣再進數門歷級而上遇刑部主事葉守矩簡君壬戌同年也一見即向前慰問旁又見刑部主事吳養源顏色慘沮默無一語簡頗感葉之熱腸深訝吳之冷眼也葉與吳皆本

勸戒錄選卷六 敦信

空

朝衣冠忽殿上一人來微鬚短視年四十許藍袍圓補冠烏紗無翅簡即以無辜被繫告其人云當上殿查之尋下殿持一冊來翻數頁見一行書軍功六品頂戴簡泰良湖南岳州府人簡即大呼曰我名宗杰非泰良也其人曰誤矣遂掩卷命去其練則一紅藍布兩面帶子紅一面墨圈無數圈內皆有簡泰良三字其人問簡籍貫官階曰然則是廣東司前後輩君已未年到衙門宜我不及見也簡亦叩其姓名則曰姓路異日自知之耳即命隸送歸不復見來時門徑矣恍然夢醒時已日晡查檢所服藥料方知藥肆以麻黃三分誤付三錢調養數日而愈二月初九日葉守矩之母壽辰簡君往祝守矩卽是日下世矣聞之大駭卽訪吳養源亦四日前病故

憶夢中相遇之日葉初病吳尙未病不意其魂魄先已在冥府訪戶部同事並知廣東司昔有路璋丙申進士貴州畢節人頗正直與堂官肅順不協告退旋故殆歿而爲神與

揚州會館蒼屏樓相傳有狐居其上霜導道裝每逢會試士子羣集則避去屋空又來已歷年所絕不爲人擾咸豐二年壬子科鄉試會館居者寥寥七月望聞三鼓後更夫巡更至彼聞樓上兩人共談曰今年館中無多中式者惟方鼎銳中五十名耳更夫次早告人後果不謬

有庖人郭陞者閩之惠安縣海濱某村人其家積慣爲盜親丁男女十餘口陞頗不善其父兄所爲十數歲逃出爲人司爨後歷事幕中久遂善烹調且敏速辦二三席毋庸人助主

勸戒錄選卷六 敦信

三

人愛之傭值既厚又友人時借往治庖頗有所積乃爲人計誘一旦盡耗於賭無心刀七技亦拋荒歸家仍入盜黨盜術未精被獲就誅陞自言其村百餘家不耕不織專以劫掠爲生每冬初西北風作估客鬻貨載貨回卽挂帆出洋以捕魚爲名名曰討海遇巨商大賈羣駕小艇圍而攻之無得脫者有時並據其船假其牌名爲盜拒則殺之或縛而投諸海如是數次登岸瓜分無物不有從此安居無事醉飽嬉游約一年所擄財物將盡至冬又相率出洋習以爲常覺盜外無事可爲亦無有樂於爲盜者遇巡洋舟師嚴亦捕獲多人殺之梟示海濱而其徒黨恐不畏死一夥誅盡一夥復生焚其巢穴不難營立官兵亦無可如何蓋其人自幼至長所見所聞

惟此一事不知其他有戒以不當爲者羣起而譁爭矣此眞聖賢不能教仙佛不能化刀鋸加之而不畏雷霆擊之而不驚不知是何戾氣生此一種凶惡之徒閩粵沿海各郡鄉村大率類是或曰此等人轉世仍爲盜所以生生不已予曰輪迴之說理必有之若在生爲盜縱被誅戮已苦少樂多轉生仍爲盜似太便宜曰然則不入輪迴耶予曰縱輪迴未必人身凡世閒水陸所產一切禽獸鱗介昆蟲及至微極細之蛙蛤蜊螺供世人口腹難逃宰割烹醢之慘者必此等遞降而轉生也其人陰惡無異於盜甚且浮於盜者所罰亦同此科斷恨無有知冥法者將此理質之耳若能將此等因果報應明白宣示儆戒一番庶人世盜賊並種種作惡之徒或稍能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猛省耳

餘姚張石蘭方伯 志緒 未第時延星士推造略排四柱矍然

曰此大貴格本年必捷容細推驗餽以貲不受榜發果中賀客滿堂星士送命書至自入泮至館選 月日次皆備並何

時生男育女何時秉臬開藩言之鑿鑿至末頁則以巡撫督師陣亡時封翁方聞而索觀方伯忍貽老人憂隨手將末頁裂去後入仕升調及子嗣分毫不爽道光八年由四川藩司入都陞見 召對時已升晉撫不意跪久麻木不能起傾跌

三次遂以原品休致優游林下多年英人犯餘姚公年八十餘尙爲鄉里籌防堵未幾考終星士之言何以驗於前不驗於後命之理微矣哉或謂星士推造固精而必遲數日送命

書至則以果中否爲斷蓋果中則時刻必準更陰以鐵板數附於其間故尤爲精驗其以巡撫僅止方伯似林下優游之福足以抵之以陣亡改爲考終則仍其自爲之者所謂理可奪數也按方伯與家大人同時外宦稔知其平日戒殺其免難而得考終也奚疑

同治庚午秋七月兩江總督馬端敏公新貽於督署教場閱兵訖還內署爲賊所刺賊亦當時就擒公傷重不能言頃刻遂卒事聞中外驚駭 上震怒悼惜賜諡並命入祀賢良祠安徽浙江等省公所在治者感念舊恩爲公建立專祠賊張文祥河南人嚴刑訊問無一實供 上命刑部尙書鄭公來江審辦僅據供係浙江海盜餘孽前來復仇他無一言遂擬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陵遲完案所奇者伊自供出妻女所在毫不隱諱提到妻女嚴鞠亦一無供詞時江甯府錢慎庵太守極欲究出實情爲公雪恨乃殫精極思研訊兩月之久卒不得要領而外間謠傳愈多尤奇者是月有湖州人費君以畫師流寓上海患瘧疾甚劇公被刺次日上海卽得信而未知賊主名其同鄉沈姓爲布捐局司事者往告之費瞿然曰賊必張文祥也沈問故費曰數日前瘧作昏憤之際忽見一隸手牌票上書一百廿年前之事今當完案所有人證合行拘提云云共計一百五十餘人首名卽馬總督我名亦在內方擬細視忽妻持藥至隸遂不見彼時自思與總督無一面之識何以連及殆噩夢耳今乃有是事我其死乎數日知賊名果張文祥費亦旋

卒噫此夙因耶

光緒元年三月蘇省招商局福星輪船裝運江蘇漕米七千石赴津內有江蘇海運委員補用知府蒯君等廿一人浙江海運委員石君一人暨董事僕從等數十人行至山東煙臺地方天起大霧靛面不能見物猝遇英國澳順輪船相衝福星船竟被撞沈於是委員董事僕從人等共溺斃六十五人其遇救得生者僅江蘇候補知縣江君等三人而已事聞李爵相據情入奏朝廷震悼死事各員均加銜照陣亡例議卹廕子並命於天津上海二處建立專祠董事僕從等咸得附祀江蘇大吏復籌庫款各予死者家養贍以十年為期英國官員亦罰澳順船賠銀作恤死事諸人既厚邀國恩復得中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奎

外優卹存歿均無遺憾矣就中有候補縣丞長懋一事最為奇絕長君係滿洲人以佐貳需次蘇臺久矣光景困甚上官憐之給予津運一差俾得薪水以顧其家長君奉委忻然別妻子去去未旬日其妻晨妝竟出戶操井臼忽倒地大呼作長君語曰輪船失事我已死矣可速延我好友某某來友至則緬述船破事始末時蘇城尙未得信也眾皆大驚長又曰我死後已得差使心念家貧子幼故曉夜奔馳而歸因囑某友曰我子年甫十歲無人養贍乞君念交情挈之去譬如家中多用一小僕耳言訖淚下某亦哭而允之長復曰我妻如此命苦在人世亦無好處當與之同赴冥間於是眾爭勸曰爾子尚幼若非有母撫育如何得以長大請勿作此想長思

之良久乃應曰諾遂作謝辭別而去其妻乃霍然醒問以附魂諸事皆不知第謂出戶之際覺冷風一陣吹向身上遂不省人事矣越二日乃聞惡耗可知鬼神信有之矣

戴醇士先生家居時過從頗密常以書畫相質一日語予曰君喜言因果因果者人為之天定之特人未之知耳凡事之一定者皆有先機往往見於夢其實於本事無所損益蓋造物者亦莫之為而為即可知事有前定也道光辛丑在京師直南齋住澄懷園近光樓祁春浦先生新奉命入軍機暫居樓下是日以奕經為揚威將軍至浙江辦理洋務黃侍郎樹齋同年致祁一函中有夢兆果應之語予問之先生曰予去年與樹齋同為福建欽使歸至常州忽夢一吏呈白摺書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奕

奕山奕經二名予問何事吏曰奕山至廣東奕經至浙江遂醒次日語樹齋前以奕山為靖逆將軍至廣東辦理洋務矣今日又得此旨故樹齋云然又御史盧毓嵩於壬寅元旦夢吏呈一冊問曰御史許汝恪汝字應寫水旁耶盧曰人名自應寫水旁因閱其冊見已名問何以有我名吏即攬去曰既有都老翁名勿閱驚醒語妻與軍機章京彭詠我妻兄弟也賀年以語之彭因傳其事予時在澄懷園亦知之既而都察院團拜於鐵門文昌館許御史正觀劇忽欲歸同坐者留之不顧而去御史住果子巷去鐵門一牛鳴地途中促車夫驅車已而自執鞭驅車已而下車疾走到家直入臥房纔脫一衣氣絕矣由是都中盛傳此夢馬比部吉人同年請客

盧在座客方共詢夢盧言次忽似凝神而不聞者諦視無語就之氣絕矣 按許盧二君一在觀劇一在赴席絲毫無病頃刻而死則俗所謂上時不知下時事者誠然

福州薩虎山者翰林薩龍光之兄也薩氏爲福州巨姓世業嶮虎山舉孝廉大挑得知縣因總嶮網遂不赴補虎山人極平正慷慨喜結納官紳多與交好一日聞有人言其死去與交好者往探其喪至門寂若無事姑入焉而虎山儼然出衆愕然虎山笑曰諸公以某爲死耶衆不能答乃曰死誠死矣生暫生耳因言昨午坐而假寐忽見一吏似相識詢之故曰少待自知之俄頃神升座隸引我入神謂曰有一事須爾對質某年月日送一私販到龍溪縣杖死尙憶之否言未既則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空

鹽販跪階下呼冤索命回思之對曰彼時某在鹽公所鹽快緝一私販至某呈送到縣事實有之然並無囑令杖斃之事夫鹽快緝私販例也公所呈送私販到官亦例也其是否應杖斃當問彼時之官神曰固知爾無此心但冥律必須兩造對質乃能完案前因爾壽數未盡故遲之今爾數已盡是以傳來一質案已結君可休矣迴視私販者已不見我乃知應死遂前懇曰某有二事未完神問何事對曰一則友人託孤於某已撫養長大須爲之畢姻一某薄有資產人欠某債者券盈匣然其中有能償者有不能償者惟某知之若不爲別白將來子孫一概索之則無力者受苦矣願乞二日期了此二事神鑒我心准予給假飭吏送還至夜半而蘇今日遣人

追友人子來爲之料理婚事並檢券之不能償者召還之二事已了明日可死矣衆問君死後當如何曰我已問之吏矣爲人若無罪孽生何等人死卽何等鬼與陽世等曰若不轉生乎曰我亦問之吏矣今世爲何等人來世亦爲何等人若作善則來世勝今若作不善則來世遜今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此理絲毫不爽敬告諸公其各勉之握手鄭重而別次日果卒按薩蓼蕭翰林於先中丞爲父執其家與吾家望衡對宇厯世結姻其兄臨死事早習聞之今予孫女卽其曾孫之室前歲早得鄉薦能世其家以予好談因果嘗爲予觀述之與陳子莊刺史所述大概相同子莊太翁當時官福建卽往探其喪而親聞虎山自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空

述也可知鬼神報應之事信有之矣可不戒哉章桐門相國 昆季五人公最少四歲時獨臥一樓適比鄰不戒於火舉家驚避甫出門憶公尙樓居亟倉皇奔救而煙燄四合不可復入逾時燄息視樓巋然獨存家人謂烈燄熏灼度無生理涕零登視公酣睡猶未醒挈之下一炬復騰樓仍焚如後日台輔其兆於此夫咸豐八年四月十五日桐廬縣弟子等齋沐祈鸞敬求神聖救劫之方維時表文焚後衆伏在地誠心默祝忽聞沙盤震動鸞筆飛舞大書曰善哉善哉爾欲知救劫之方乎吾乃觀音大士也今天下兵戈四起瘟疫流行水火盜賊紛紛不已凡諸衆生父子兄弟夫婦男女肝腦塗地莫能相保號泣悲

哀耳不忍聞死於刀兵死於水火死於餓莩聞或免彼終莫
逃此悲哉悲哉此莫大惡劫也惡劫之來皆由世人不行善
事不信報應種種惡言種種惡行種種惡念以惡召惡釀成
惡劫此時猶不知悔悟是自速其死亡也欲知解劫莫如悔
過遷善四字一善可解百惡百善可消大劫吾在江西曾降
救劫勸善文今復降筆於此爾等眾人若能遵守從此力行
善事自然惡劫可免更能印送勸化於人則逢凶化吉遇難
成祥縱急難之時吾必尋聲救苦暗中保護也胡不勉而行
之救劫勸善文曰 敬奉天地 禮拜神明 孝順父母
忠於朝廷 敬兄信友 睦族敦鄰 矜孤恤寡 安老憐
貧 救危濟急 利物利民 捨藥施茶 不貪不淫 解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究

紛排難 勸善樂羣 惜字惜穀 拜佛念經 累功積德
崇儉習勤 時行方便 正直公平 不欺暗室 不履
邪行 勿貪口腹 勿殺生靈 放生戒殺 魚鼈獸禽
捐資成美 垂訓詳明 胸懷仁恕 心氣和平 回心向
善 改過自新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此文在處 神
鬼皆欽 人能遵守 可免刀兵 更能印送 勸人遵循
消凶聚慶 福祿來臨 現前果報 如影隨形
書已沙盤復大震又書曰悲哉悲哉今惡劫已成吾憫眾生
再申勸戒吾救苦救難尋聲感應靈應久著而世人猶有不
信報應者此狂悖之夫死不足惜卽如現在惡劫刀兵瘟疫
人皆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也又曰惡人帶累好人也而不

知皆非也雖當此干戈擾攘冥冥之中自有昭昭之報善惡

兩途禍福攸分絲毫不爽如有一念之善一事之善生平無

甚大惡者雖處萬分危急之中吾必尋聲救護俾脫惡劫如

不信現有江西陳鳳儀鳳來弟兄二人身穿藍布衫在門矣

問之可知時友人張泰來者方出門果見二人坐門外衣服

如凡言出問曰各係江西陳姓弟兄乎二人訝曰吾弟兄初

到貴地何以卽知吾等姓名籍貫也泰來曰室中正在祈鸞

佛旨批示也請二位進內去尙欲請教二人遂與俱進卽焚

香默祝叩頭有聲少頃復見鸞筆大書曰爾二人更力行善

事不可始勤終怠方不負吾垂救之婆心也勉之 與鳳儀

同船者有浦城縣人程懷平日敬惜字紙愛惜五穀腳痛得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七

人傳方治好卽照方製藥施送嘗以格言善書念與人聽其

殷殷勸善如此咸豐八年二月賊破浦城焚屋殆盡程懷時

病臥在牀忽見火光冲天自料必死不意鄰牆與己牆架成

人字形人在牆下竟得無恙夜約四更忽見一老婦人至牀

前呼其名曰速隨我走卽拽其左手行走如飛約二三里放

手指前途曰從此走可保平安矣定睛看時老婦人已駕雲

而起方知是觀音大士現化也望空叩謝畢頓覺身體健旺

病患若失正愁未帶盤川覺懷中重墜取視則素日所積洋

錢十五元不知何以帶在身也念誦佛號不絕遵所指之途

前進逢人問之去浦城已九十五里矣

吳縣陸其才者亦在徽州其人信奉感應篇買賣公平從不

欺人一日路上拾金三兩洋錢四十元卽坐其地自早至晚
等候失物人來還之酬以金不受又嘗施送藥材約人共立
施棺會救生船義學義塚諸事時與一弟及相識五人同被
賊匪十餘人迫趕將及諸人聞空中語曰賊徒不可傷陸善
人忽旋風塵沙大起賊徒眯目不能追諸人得脫於難皆感
其才之德

咸豐七年賊在鎮江時有太倉人李榮者平日常念陰騭文
每以禍福報應勸人人多感化遇人急難雖典當衣服必救
人得所而後已時與鄰居王姓者同行王姓素日曾暱一寡
婦榮知之多方勸戒王不聽二人奔逃之時忽遇賊多人將
二人捆綁在地殺王姓而搜其銀錢正欲舉刀殺李忽見一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神自空而下賊眾驚走榮亦昏迷不醒官兵遠見之大爲驚
異近前解其捆榮漸醒皆稱歎神靈護佑焉

咸豐八年賊擾衢州有徽州人王永清者自四月返徽於威
嶺麓渡河失足落水然身落水心不亂見兩岸無人自必
死忽記起金剛經時身在水中飄泊幸頭不入水念經至第
十八分佛問須菩提如來有佛眼不須菩提曰如來有佛眼
突有一黑影將清託起置沙灘上距落水處已五六里更奇
者身伏於趙清獻公祠內神案前耳邊似蜂聲云汝鈔馬兩
繖不失旣而人來報信鈔馬兩繖在灘上離此廿里猶得取
回真叨佛天之護矣其所以然則不知耳及至徽叩徐村洗
心壇蒙九天應元雷祖天尊命雲天尊神降乩云三卷金剛

法力多任他隨浪又隨波始知佛法真無量履險如夷彼岸
過方知前日是觀音過命金剛神救之故一時在灘上也

道光癸卯海氛初熄清江浦治善後事宜於小蘭寺設局製
火藥夫役數十名日夜不輟鄰居櫛比一兒約三四歲其父
常挈往遊囑二月廿二日復往兒驚啼不絕聲歸詰之云局
中夫役皆鐵索拘攣旁有紅衣人狀復猙獰可畏羣謂其亂
語耳不之信是夜藥確火發轟斃廿九人始知大劫有定數
非偶然者局之前楹爲神殿屋瓦齊飛神座無毫髮損亦奇
同治四年宜興東鄉卜瀆張鳳岡養豬賣與屠戶得錢數千
文宰剝後見豬耳上有范天球三紅字詢張姓有欠債人名
范天球否其家一舊券果得范天球欠錢十千未還此事陶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

士寅親眼見之

五穀無不知惜獨至漿洗衣服之麥粉則否何也習而不察
耳試思普天下禁用麥粉漿衣一年中民間卽可積麥數十
萬石昔有鄰里失火延燒數百家而一家獨存究其故則數
世不用麥粉漿衣者因思巨家大族每一漿洗所需粉漿盈
盆盈盎卽編氓小戶亦然夫以盈盆盈盎之麥粉而傾棄之
誰不曰罪過獨不思衣服穿後再經洗濯此麥粉水又誰不
傾棄於地何非罪過乎且婦人女子裏衣裏服無不用漿此
尤造孽之甚或曰洗而不漿服之不便而余一向之衣非惟
不喜漿且最怕漿偶遇誤漿者必使落水重洗夫不漿則布
較柔軟何反不便於穿卽漿亦不過一二日結燥耳豈能久

乎嗟乎粵匪再竄杭城餓死者不少斯時求麥粉充飢從何而得平定之後又復浪費不惜恐非積德迎祥之道然則禁之當何如一家必有一主其主躬先倡率所洗衣不用漿後及僕媪隨時勸戒一店必有總理之人亦先躬自倡率交人洗則明告勿漿後及夥友後及學生如是由一人至千百人一家至千百家一店至千百店所省麥粉甚鉅不致造孽矣麥居五穀之一本各知惜漿洗一事特積漸爲常無有警覺之者遂拋棄不顧耳再有粉細漿布及有一種絲細名曰粉胚兒貨本稀鬆用生熟小粉塗上以炫買主看似細白一經落水便形稀薄此不但利己欺人有虧天理其暴殄天物又孰甚焉粉細用粉猶微漿布粉胚兒造時竟須桶計豈不作

勸戒錄卷六 敬信

著

孽戒之當自機上始買者勿爲所欺使絕消路此又因漿洗而推類相勸者也

杭城某翁富埒王侯艱於子姬妾甚衆卒無蘭兆翁年逾半百自念無嗣何需多金遂矢行善事且不求人知逾年某姬果舉一雄方頤豐下質者羣稱英物翁心頗慰兒七歲就傅徇齊殊衆愈珍愛之無何兒環脣生七疔痛徹心髓證甚危凡精岐黃者皆羅致家中翁署券患愈酬白金三千鎰諸醫涎其賞商權立方卒無效創且日甚水漿不入醫謂疔疔最毒難治此多至七枚徧稽古書皆無此證羣謝無能相率辭去翁愁思無策惟率諸姬環榻相向而泣兒僅存息一絲坐待其斃而已忽有媪勾於門闥者以少主垂危譙訶之翁聞

之如常給媪媪合手稱謝見翁淚承睫詰知兒疾曰老婦有兒幼亦患此曾遇異人謂名七星攢月危證也惟十二歲內小兒所下虻蟲百條擣餅疊敷之可治今公子得遇老婦合是有緣敢爲翁喜如媪言懸格徵求凡有小兒者咸以藥下虻蟲爭獻求賞敷之果愈先是翁聞媪言入諭於衆比出延媪不知所往而所給物固在或謂翁素虔奉天竺觀音此蓋菩薩化身以旌善人云兒弱冠成進士事親不仕生子五皆讀書成名至今科第不絕尙稱素封焉

勸戒錄卷六 敬信

著

嘉興錢岱雨參軍宦蜀嗣子某爲長安令病劇忽其曾祖附身卽籙石侍郎載也言因公過此視其病有仙人偕行令供淨水一尊於廳事代乞符錄服之卽瘳家人稟問何往公言江浙人心巧詐有大劫往稽冊籍再詢之不答而去此道光廿八年事也今江南浙江爲賊匪蹂躪死亡無數竊計冊籍中人當已蒐羅殆盡天心厭亂其在此時乎

仁和金參軍某嘗入冥歲或二三次昏然睡去數日始醒家人習以爲常不之怪冥中事祕不肯宣咸豐己未春入冥忽見一冊係兵劫簿揭其首頁杭城遭劫者十四萬餘人次頁蘇城遭劫者廿餘萬人方揭第三頁忽聞冥官傳喚恩促而去醒後向其戚張懌齋言之懌齋以爲怪誕不之信也庚申二月廿七日杭城失陷七日而復蘇人往杭收屍約計十四萬餘人懌齋始以爲異且恐蘇城之禍亦不能免迨四月十三日賊入蘇垣男婦老幼死無算則廿萬人之說亦信

夏子松少宰名同善丙辰翰林仁和人立朝有風概性純篤推誠示人周人之急惟恐不及坐此常不自給時議多之其直毓慶宮侍 今上讀誘掖獎勸不以嚴厲爲能庚辰歿於江蘇學政任所其僕張某憤然言曰主人一生厚德不獲享大年何必做好人行好事耶是夜僕夢少宰來言爾旦晝之說大錯我卅九歲時病幾殆惟其做好人延壽一紀語未竟張僕同房一僕忽狂呼張僕驚醒問之其僕云適見主人進房不覺驚悸而呼兩人各述所見同張僕每舉以告人足堅人爲善之心矣此金少伯員外所聞於人者後少伯質此事於其子某某曰此事誠然次日蚤起卽聞兩僕所述如此某又曰張僕者來未十年其一僕則又後來者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妻

太倉張誠一以販賣骨董爲業初至南翔知交頗寡儼居森羅殿一日忽發寒熱汪少府燕石夢伯往視之張臥亂柴中旁立一獮鬼迫視蓋泥塑者汪爲之悄然以數語慰藉而去張瞑眩中見一曹官南面坐貌頗白皙卒役盡如常人無一醜形者曹官謂張曰冥間官吏悉陽之正直者爲之貌與生日無異自宋玉造爲地獄變相於是貌必極險惡刑必極慘酷其中竟成桀紂世界其實地府境雖幽暗理卻明決更有塑爲牛頭馬面之形恐牛馬而衿裾者惟陽世有之我輩之上尙有冥王僧道家竊取地數十之義造爲十殿孔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土之上無二王土之下有十王耶今陽世一縣一宰佐者二人故事權統一設以二人爲之議論必

多齟齬行事亦復掣肘况更十人有其理乎惟兩京十七省及海外諸國每處設曹官數人此冥官非冥王也分司水火瘟疫窮餓殘疾官刑絕嗣諸報遲或在後人或在轉世從無漏網者此卽地獄也更有施報司專司大恩大怨之事雖數轉輪迴報復不爽者至若輪迴一事氣盡則死氣聚復生亦猶冬日草枯至春則萌芽復發其來世榮瘁悉視今生培植何如耳世人所傳轉輪殿向上則成人道向下則成畜道須知人人方寸間有箇轉輪在何須冥中特設哉予乃江南省疾病曹官汝後尙有財運今日之疾可勿藥耳張自此漸愈後以燕石力至吳門積賞饒裕報燕石頗不薄曰無俟冥間施報司註帳也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妻

許叔平曰合肥趙梧岡孝廉鳳舉住西鄉大潛山與吾友王謙齋善謙齋嘗過訪趙小極見之喜曰君來大好我正有要言相告謙齋叩之曰昨在陰曹至一公廨一吏捧册請畫諾謂目下公務旁午冥王已派予司事恐不能久與諸君相聚矣謙齋慰之曰小極何遽若是嚙語曰非嚙語也並見公廨東西各列公案數十每案皆有一官稽册册堆積如山尊公東序西嚮坐見予略一點首予就問起居尊公舉足示予謂犍做煩寄語家人急爲更製且事太煩劇須某來爲我分勞予叩某是何人尊公笑曰此五兒乳名君不知耶五兒乃謙齋也予驚曰自公去世謙齋仔肩綦重何能至此尊公沈吟久之曰無已七兒來亦可恐君之七弟亦不能久存矣時謙

齋尊甫育泉徵君下世已二年謙齋乳名固無人知聞之毛髮森立又強慰趙曰君言固爾安知非妖夢之幻何遽認真趙笑曰我亦豈願認真如五日內胡二水無恙便是幻夢君試識之胡二水與趙同里相距里許五日內忽無疾逝衆益稱異謙齋迺謀於衆曰據此趙君之祿已盡我輩不忍坐視試聯名具疏焚諸司命各請減壽以延其算或可禳解僉曰諾聯名具疏者凡十人謙齋七弟預焉就竈焚之不以告趙越日趙謂謙齋曰諸君雅誼假年情殊可感如能過某日某時或可無慮然七弟大名固可不列尊公相需甚殷已定命其某日前往矣衆聞之益驚至某日某時同往視趙趙晨興談笑自若及至其時忽起立別衆曰時已至矣請與諸君永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老

訣便命家人爲具冠服拜別太夫人謂兒不孝不能事奉以終天年善自頤養毋以兒爲念又謂其繼室曰結褵多年尙稱靜好惟未得子女未免抱歉此後尙煩爲我奉母課子吾目瞑矣母與妻相持慟哭趙強笑而慰勸之又命其子當善事大母無違母教又徧託諸人言訖拱手端坐榻上衆試探其鼻已無息矣迨至某日謙齋七弟果卒此謙齋爲子言者按咸豐紀元吾皖合肥王丈育泉趙君雲持廬江吳丈蘭軒舉孝廉方正赴省同寓館舍趙係故人時相過從因識王吳兩徵君旣粵寇起吳以團練殉節功在桑梓王趙亦相繼徂謝今王丈已膺秩吳丈與趙君當俱執事天曹聰明正直謂之神直其然乎

七和尚者紹郡一無賴子橫行里閭無惡不作獨於女色則毅然不敢犯咸豐初年忽投大善寺削髮爲僧以所積貲交主僧爲衣食計不誦經不禮懺日則坐茶坊談人穢褻事夜則跌坐禪牀習靜而已人謂之曰汝已出家家人不作妄語何可談人閨闈事曰余所戒在色談人正所以戒人或聞吾言翻然改悔是亦佛家迴向之意數年後積貲漸罄主僧命自食其力從此閉戶靜坐口誦經卷若素習然他僧驚問之曰我入定時有佛來傳教也而遠近善男信女爭向七和尚買經因以所積除衣食外概施乞勺辛酉秋紹郡被陷大善寺燬於火七和尚不知所向同治紀元克復紹地七和尚偕一老道工住戒珠寺琳宮梵宇半已彫殘爰剪荆榛禪關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老

靜守醫友孔有翔來投止宿七和尚夜坐觀音閣有翔從旁闚視見其坐處空中有二明燈高照因謂之曰我師慧光已出泥丸不久當證佛果應曰汝能見我慧光亦非凡人自是不飲不食周十四日天色黎明老道工聞異香撲鼻登閣則幡幢圍繞七和尚鼻垂雙柱圓寂坐化轉瞬間幡幢昇空七和尚跌坐蓮臺冉冉入雲而滅無何孔有翔死老道工亦死此說得之周君緝香曾與七和尚講道者也第七和尚以一無賴子改悔爲僧居然得成正果殆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耶噫異矣

海鹽徐小雲鴻臚用儀初官戶部主事困於場屋咸豐己未鄉試與錢子密吏部應溥同寓場事畢錢索閱其文小雲以

屢次被落心志甚灰不復默出固索弗予一日錢笑謂之曰
子文斯不吾閤今吾乃熟誦子文矣因默背起講提比無一
字誤小雲大驚固詢勿告索盛宴允之乃言曰吾前夕夢至
一處宮闈巍巍大殿上設公座五氣象森嚴吾不敢登其對
面一殿亦有公座三座上人皆絳衣紗帽前朝服色若闕卷
然吾因歷階而升潛從其後窺之見中座者手取一卷卷面
則君姓名也閱者執卷吟哦吾亦將君文強記之閱竟見取
筆圈點訖乃反其卷面上批曰第八名忽回顧見吾詢曰爾
何人答曰亦鄉試者則曰爾不中指門外一處曰爾卷在彼
吾因下階至其處見卷皆以紅紙束之方欲取卷突有數人
叱曰爾安得竊視吾因指殿上者曰是伊等命我來其人曰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先

爾不必閤將來自當送與爾閱也遽揮吾出遂醒醒而君文
歷歷在目君必售矣比榜發小雲果中第八卷中校勘圈點
與錢夢中所見無異錢則挑取謄錄其卷由禮部咨送吏部
果是送來閱者亦奇矣哉子密夢事其姪伯聲太守歷爲人
述如是

杭州汪渭字熊臣幼跛一足非杖不行庚申粵寇圍杭奉母
避難紹興苦無肉食家蓄四雞欲烹之母素奉佛戒勿殺不
聽適逢母齋期以亂離尙何齋戒竊笑母愚背母啖雞意甚
自得四雞尙未饗盡賊猝至被執刃傷其頸者四恰符雞數
賊以爲已死委之而去賊去遠乃匍匐歸取帛裹創處以
避亂無處覓醫藥檢所攜鈔方謂龍眼核去外黑衣研極細

未數刀傷可止痛試之果然誠仙方也又言方被執時心甚
了了賊所斫四刀惟先一刀若然有聲力最猛後三刀較輕
亦不甚痛楚素誦高王經創時嘗夢一老媪謂之曰汝欲創
愈必虔誦太上感應篇方可徒誦高王經無益也爰加誦感
應篇創漸愈遂自號曰再生子後逢母齋期一遵母教惟謹
子游燕臺與熊臣訂交於灤州署中親爲子歷歷言之如此
嘉興朱栗珊先生品端學粹今古詩文無一不工尤精小學
由名孝廉官諭訓廿餘載道光季年任景甯時金華府城隍
廟有老道士潛真修養道行頗高其徒忽夢神召諭曰吾將
上升天曹繼吾職者景甯朱老師可告汝師速帶同人前往
繪圖塑像並言履新吉期醒告師師以妖夢置之復夢如前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先

仍置之三夢則赫然震怒杖臂百云如汝師再不奉行當以
責汝者責之既覺滿臂青紫臥不能起師始畏懼急延畫工
塑像匠偕往至則學署正張筵饗僚紳着示離別意聞人
稟白公卽命進見曰吾已奉上帝誥敕升授金華郡城隍司
本卽履任因吾子遠在海鹽已諭令兼程馳來料理後事更
申請上天展限一月云於是摹形團像畢肖如生而去令嗣
簪香茂才得諭馳至屆期公衣冠謝闕羣不爲意無何氣絕
是夜金郡廟內喧鬧兩邑士民聞傳殆徧寇亂時郡城告警
一紳夢公語曰大劫將臨在數難逃寇氛甚惡吾將避之汝
等昇吾像至西鄉置復壁中可免卒如其言蓋公聰明正直
歿而爲神靈爽昭然固其宜也惟簪香四旬不祿未及顯揚

先志耳其孫丙壽太守登甲乙榜分授銓曹由主事陟郎中
外放廣州遺缺知府補潮州知府政聲卓著有召父杜母之
稱勳業功名蒸蒸日上非公厚澤所貽曷克臻此按此節海
鹽陳康齋廣文以余樂言因果轉以語余據云乃咸豐初年
的真極確事並非涉影響縹緲者誰謂世閒無鬼神耶

王旭初曰侯官郭遠堂師名柏蔭累世長厚福州稱積善家
太夫子諱階三嘉慶丙子舉人太師母亦湛深經術能爲詩
詞文章平日以批點箋註代女紅師兄弟五人讀書皆太師
母親自課督後皆登科第師性淡品高好誘掖後進道光甲
辰掌教清源書院主講五年日課詩文詳加評點得業諸
生情意深切於寒士尤愛惜之加意培植泉郡人士多被教

勸戒錄選卷末 敬信

半

澤至今成心香敬祝焉師嘗言道光戊子應鄉試初入之夕
夢分題紙見題爲憲章文武夢中亦不悟中庸句爲次題也
詩題僅記有一好字寤後已五鼓同號皆起因徧覓題紙不
得始悟爲夢正與鄰號言之而號口喧傳題紙至師情急親
至號口索一紙甫到手卽見憲章文武四字詩題係月色隨
處好因題紙橫摺亦但見一好字是科師遂中第五名經魁
旋登壬辰進士由編修擢給諫出爲甘涼道師又嘗言其兄
辛卯鄉試於黃昏後見有人持燈掛其號前心喜爲吉兆旋
聞又有人曰子誤矣此是後科者是科果不售次年壬辰乃
中式信科分有定也今師子毅齋大世兄名式昌已登咸豐
己未正榜與余爲同年矣

晉江南鄉丁姓有販蜆爲生者於道光甲午四月十五日挑
蜆至南安學口忽見天門懸榜字凡尺餘大書第一名林廷
祺第二名吳文下一字渠不識歸卽徧告其鄉人丁不甚識
字故不能詳述及秋闈榜發果解元福州林廷祺第二名南
安吳君文璧也天榜之說信有徵哉

南安李葵南誼伯名崢嶸嘉慶庚午孝廉官雲南同知道光
丁酉分校滇闈閱一卷不愜意已批少切實發揮時夜已四
鼓神疲就寢胸中跳躍不止因念此卷或有屈抑起書明日
再閱四字黏於卷上遂得安寢越早覆校覺詞旨明曉度
端疑亟換批條薦之中式後來謁爲昆明鄉澤誦其有
德答云祖籍江西祖父來滇貿易少有積蓄見人有意

勸戒錄選卷末 敬信

半

死葬事傾囊相助以此罄其所有初鄉嘗夢至督署前看榜
名列其中然向來鄉試榜皆掛撫署前卽督兼署撫爲監臨
榜亦仍掛撫轅是科伊文敏公里布兼署撫篆忽命掛榜督
轅鄒怡中式與夢相符誼伯和文敏公聞中卽事有詩云更
關不寐搜羅徧迷目場中有鬼神蓋語此也
周槐山曰咸豐辛亥吾閩鄉試二場有閩縣某生患痰病昏
迷不省人事不能完卷比出場至龍門邊問巡綽官曰我家
在水部門外姓某名某曾誘某室女爲侍婢偵見我賜殺二
人汝知之否巡綽官駭愕逐之出遂登藍榜王旭初曰許少
山同年名祖醇世居晉江萬厚里積德相承科名亦相繼有
諱謙吉者以舉人爲江華令有惠政孫世模亦登賢書卽少

山高祖也少山之祖諱繼元復以名孝廉樹鄉黨望事節母以孝聞開館授徒喜成就後進其子爲萊山年伯諱邦光自少聰穎過人年十四爲諸生文名大噪由嘉慶辛未翰林官至光祿寺卿人品學問並爲世所推重年伯母龔夫人極敬神明年費香火資以數百金計少山同年亦年十四遊庠旋登道光己酉拔貢考授刑部小京官咸豐辛亥應本省鄉試初八夜在號舍中夢天榜其名在第六陳同年隅庭名亦列其中最後逆數第二有與其名同一醕字者餘不能記憶少山初出場卽徧告同鄉諸友及榜發少山果中第六陳同年亦中式最後逆數第二乃范君希淳也夢之奇驗如此

江南壬午科解元林介弼榜發後謁座師許星叔少司寇言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幸

是年元旦其叔某夢至一所殿宇深邃復又登樓見案上有名冊一本詢之旁人曰此本科鄉榜也其叔亦諸生因諦視之並無自己之名第一名爲林介弼復問旁人何以此三字獨大答曰此卽本科解元也又問旁人何以我名獨無答曰尊名在對門廟中可自閱之下樓出門果見一廟廟內牆上掛一榜榜內有林某名下注某縣人年五十餘歲忽然驚醒次日告其姪曰汝今科中解元矣我雖終身無望然尙有十餘年可活亦足以歡林君亦不甚信之至七月間林君患瘡甚劇擬不赴試其叔復夢登樓名冊仍在案頭第一名上蒙有薄紙問旁人何故答曰此人近因患病欲不赴考尙須斟酌耳醒卽走告其姪曰汝病必無害促其登程及抵金陵病

果大愈是科竟中解元可見功名得失冥冥之中早已預定約毫不能勉強也

扎拉芬者漢軍百文敏公冢嗣也墮地授官成童取妻某氏年齒相若伉儷綦篤文敏薨後公子廕襲秩躋卿貳十九歲甫生子賀客閭閻湯餅溢座詰旦公子忽起頰漱具冠服向北九拜畢令左右請太夫人至延諸上座自伏地稽顙曰昨夜先公命之矣兒本上界星官今既有子合歸舊班不得久戀人世但兒不能奉母終天年且以此呱呱者一塊肉累老母教育兒罪實甚此子骨相是富貴中人異日定能代兒盡孝此皆天意母亦毋庸戚慟傷懷又起坐徧諭家人等善事太夫人共撫孺子好理家政我去矣言訖瞑目含笑而逝初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命

公子以妻新媿戒家人勿遽以凶耗告太夫人痛子愛婦恐傷厥心遂如戒祀治喪事及妻審公子僉託入直爲辭三問三如之乃不復問兒旣彌月妻忽晨興命婢具湯沐穠妝束珠冠霞帔向北九拜畢令左右請太夫人至延諸上坐自伏地斂衽曰曩夕公子命之矣妾本上界女星夙與公子有緣今旣有子合與公子各歸舊班不得久戀人世但妾不能奉姑終天年且以呱呱者一塊肉累老人教育妾罪實甚此子骨相是富貴中人異日定能代妾夫婦盡孝凡此皆天意姑亦毋庸戚慟傷懷又起坐徧諭家人等善事太夫人共撫孺子好理家政我去矣言訖瞑目含笑而逝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戒貪詐八十四則

錢南園先生 禮 劾山東巡撫某公賄賂通行穢名彰著 上

命和珅馳往查辦和與某素相比欲化其事爲子虛奏請與錢借行沿途備極殷勤錢弗爲動比至濟南以衆證確鑿不能不據實奏覆和益銜之錢旋出爲湖南監司和密囑本省大吏媒孽其短久之不得閒最後浦霖爲巡撫亦與錢齟齬乃以鹽務陋規附會成獄褫錢職卒於京啟殯南旋路過柴市正僮浦霖押赴伏法之時靈輿與囚車相摩擊而過竟若預刻其時而巧使先生親見者錢之交好爲筆其事於書云前兩江制府安化陶文毅公與家大人爲壬戌同榜進士同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十一

官京師最相契厚兩家內眷時有來往先母鄭夫人嘗語余輩曰陶家年母右手背有凸起一疣問其故蹙然曰我出身微賤少常操作此手爲磨柄所傷先母亦不敢追問其詳後家大人聞於楚南知好云文毅少極貧初聘同邑黃氏女有富翁吳姓者聞黃女姿色謀奪爲其子繼室以厚利啗黃翁黃頓萌異志迫公退婚公不可黃女之母亦不願而女利吳之富意已決又其父主持甚力遂誓不適窮生家有養婢願以身代女之母許之文毅亦坦然受之初不相疑卽今之膺一品夫人誥命者也後吳姓恃富又佔曾姓田兩相讎鬪吳子被毆死吳翁亦繼卒族中欺黃女寡弱侵吞田產殆盡時文毅已貴顯以丁外憂歸里始悉其顛末憐黃女在窘鄉贈

之五十金黃女愧悔欲死日抱銀號泣不忍用旋爲偷兒竊去忿而自縊聞文毅今尙每年周恤其家不倦云按此事傳聞情節小有歧互而大致則同意文毅與家大人同官吳中時朱文定公 士彥 由浙江學政遷都亦壬戌同年也舟過蘇州同官演劇公觴之文定令演雙冠誥文毅至淚承睫不能忍文定私語家大人曰此我失檢忘卻雲汀 文毅 家亦有碧蓮姊也是日上下觀劇者百十人無不目注文毅者衆口喧傳其事益信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十一

華憐之令停船相待舵工搖手曰此地匪人最多免累爲幸華固欲相待船工不得已迎客宿後艙將抵丹徒客負囊出曰余爲訪戚來今已近戚家可以行矣謝華去頃之華開箱取衣箱中三百金盡變瓦石知爲客偷換懊恨無已俄而天雨且寒風又逆舟不得進華私念金已被竊無買貨貨不如歸家拊搗再作計乃呼篙工返櫂許其直仍如到淮之數舟人從之順風張帆而歸過奔牛鎮又見有人冒雨負行李淋漓立招呼搭船舵工覘之卽竊銀客也急伏艙內而令水手迎之其人本不料此船仍回天晚雨甚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躍入艙見華在焉大駭狂奔登岸失足落水衆以篙築之遂沈華發其行囊原銀三百宛然尙存外有珍珠百

十粒價可數千金而華從此富矣

平湖徐辛菴侍郎士芬以嘉慶己卯進士入翰林躋九列未達時偕族兄士芳同應戊寅鄉試逆旅中檢得一包裹知爲過客所遺驗其物爲婦人首飾辛菴曰此宜守而還之意外之財勿得也其兄漫應之詭謂辛菴曰弟但行吾當守此辛菴信之不疑遂先行其兄卽挾包裹竟去先後至省辛菴問之設辭以對無從質證其虛也既兄弟同入場辛菴文不愜意已絕望矣及填榜日其兄士芳卷已擬中方寫至芳字草頭忽燭花適爆落卷面亟拂去已焚去一角羣謂此人必有惡業盍易之或謂榜中姓名已具如何監臨曰此卻無妨可以洗補乃急取備卷易之及拆彌封則辛菴卷也於是衆皆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二十

喜曰是直無事洗補於草頭下添寫一分字可耳善人獲報之巧如此

江陰俞生乾隆末鄉試入頭場於初十黎明卽裹具欲出鄰號生知其未膳真也怪而問之色甚慘沮力詰之始告曰言之醜矣先君宦游半世解組而歸彌留時呼予兄弟四人泣囑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千金冤殺二囚昨詣冥司對案法當斬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得留一子單傳五世貧賤終身吾地獄之苦已不能免倘或子孫妄想功名適增吾罪非孝也汝兄弟其各勉爲善人言訖而瞑後兄弟相繼死惟我僅存鄉試二次悉污卷昨三更脫稿倏見先君揭號帘指責曰汝旣不能積德累功挽回天意違吾遺

囑致吾奔走且重獲罪隨以手械一擊燭滅硯翻遂失所在予三登藍榜不足爲恨所痛先人負疚拘繫九幽行當削髮入山學目連救拔亡靈耳衆聞咋舌同號陳扶青作歸山詩送之

山左李舉言

毓昌

卽墨人嘉慶戊辰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蘇

奉委赴山陽縣查賑至則徧歷村舍覈實稽考殊多浮冒侵漁將據實通稟已具稿山陽令王仲漢大懼使閩人包祥以多金啗李之僕李祥願祥馬陞等說其主且許重賄李堅弗從事甚急仲漢忽謂包祥曰此事期必濟聽汝輩爲之包祥遂與李祥等密商於茶內入砒夜深進之李君毒發顛撲狂吼尙不卽死李祥等復以腰帶扣頸懸牀上作自縊狀遂絕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四

淮安守王穀者本貪酷吏有王老虎之號先以賑事得伸漢金竟以中惡自縊驗報具詳返其柩於家人亦無復疑者數月後有李君同學荆翁者老諸生也一日於郊外見李君儀從導引前來遂憑附至家呼家人具言受害狀且云已得請於上帝憫其清正強直死於民事授棲霞城隍神家人痛哭環聽啟棺視七孔血痕猶可驗於是李君之叔士璜赴控京師事遂上聞將王穀王仲漢等俱拏解交軍機處會同刑部嚴審先是仲漢堅不承一日熬跪倦極忽乞茶飲命左右與之伸漢執茶杯瞪目良久遂吐實王穀亦款服獄具奏上李祥發李毓昌墓前凌遲處死餘皆棄市 睿廟有御製詩卅韻潤毓昌加知府銜 賜其子舉人一體會試天下聞者皆

額手稱快 按王穀先任德州知州時有二童子一年十二年十三在塾中戲相雜姦爲人所見兩家父兄羞憤互控穀竟問實律凡姦十二歲以下無問男女皆論死十二歲以上僅科姦罪於是十二歲童子以薄責發回十三者論如律瘐死獄中後數年十二歲者已及冠出赴試爲十三歲父兄所控阻以爲彼嘗受污於我子我子已問罪如律彼何得復玷膠庠十二歲者羞不自容竟自戕死其實兩家童子當時皆知識初開不必果有其事兩家父兄迫於人言嘲笑憤而具控亦不樂官之證實也使當官者以兩兒嬉戲驗訊無據呼其父兄自行領回訓責不爲縱法所全不已多乎蓋穀天性刻薄如此時孫淵如先生星衍爲德州糧道目擊其事甚爲不平後聞山陽案發慨然曰若王穀者雖無此事死亦晚矣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五

揚州卞竹辰方伯士雲云乾隆間江都某令以公事將往蘇州赴甘泉李令處作別面託云如本縣有屍傷相驗事望代爲辦理李唯唯已而聞其登舟後夜三鼓仍搬行李回署李不解何事探之乃有報驗屍者商家汪姓兩奴口角一奴自縊死汪有富名某令以爲奇貨命停屍於大廳故不即驗待其臭穢講賂三千金始行往驗又語侵主人以爲喝令重勒詐四千金方肯結案李令見而尤之以爲太過某令曰我非得已適欲爲兒子捐知縣故耳現在汪銀七千已即日兌往京師上庫署中並未藏一金也未幾其子果選甘肅知縣擢

河州知州因贓私案發處斬兩孫盡行充發家產籍沒入官某令驚悸疽發背死按此事與吾閩廈防某丞事相仿而其報更烈矣

道光辛丑家大人在上海防堵與黃霽青太守安濤相遇昔

年宣南詩社舊侶也太守喜談因果述其數年前魏塘所居

鄉有周蘊超者死時徧身青腫作拷痕陰囊腫如斗大自以

錐刺潰爛若蜂巢如是多日垂斃手足俱合如桎梏狀口呼

冥卒及地保包爲榮名哀號泣憐作悔恨聲不絕室內外鎖

鍊聲琅琅然其居與余鄰余亦聞之詢其戚黨是生前究

作何惡業有人附余細語曰是不可枚舉第就一二事言之

可知其人矣里有姑嫂二人皆孀居稍有薄產周初誘而姦

之數年後復將二婦誘賣兼吞其貲二婦皆鬱鬱死數日前

周已自言爲二婦所控拘魂就鞠矣又一尼菴有田數十畝

尼亦粗有姿色其田爲乾隆初施主所捨勒碑殿門外周陰

使人磨去施主名而易己祖名外塗泥沙以掩鑿迹旋使其

姪誘尼姦自率無賴數輩密掩之遂以不守清規逐尼奪田

墓碑呈官冒稱施主子孫官亦無以難也其他事率類此欲

不受其報得乎太守又曰包爲榮者生前曾充地保人尙樸

原未嘗魚肉鄉民不意其死後仍充是役也

泗州某生薄游粵之瓊州府寓僧舍中先有一客在焉詢知

爲江西劉某與新太守有舊因新太守未至暫寓以俟偶題

詩壁上牢騷恹恹泗州生頗有憐才意邀之小酌相見恨晚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六

因與晨夕晤對唱和甚歡未幾新太守已下車促劉往謁踟躕不去疑其衣敝履穿羞顏于謁即假衣冠僕從從惡其行至午後去而復返詰其故慘然曰旬日來深感知遇之厚屢欲誠告恐駭聽聞事難克濟尚須鼎力成全不敢不陳心腹余訪太守實欲雪仇耳太守前因挂誤虧帑余爲之借貸彌縫復罄產爲之捐復既得官零陵令余往理索頓遭白眼不但不承前欠且以惡言相逐使我進退無路瘠死他鄉數年來屢欲得而甘心奈渠出則吏胥爲之排護入則門丞戶尉爲之訶禁君若肯僞作抽豐客試往一拜余當藏身扇匣中但得進宅門即無阻矣泗州生大爲不平既而驚曰然則君其鬼矣劉曰然試於燈前月下驗之時已薄暮即秉燭相照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七

果無影泗州生大懼枯坐神喪默無一言劉慰之曰勿怖日來蒙惠垂青孤魂藉以不餒頃復求仗鼎力豈敢崇君良久神稍定許以所求明日如其語進謁片刻即出次日忽喧傳太守暴疾終矣泗州生恐洩前事構禍亟他去劉亦不知所之

吾郡城隍廟本屏山地層繁而上形勢巍峩香火最盛余周歷各省所見廟貌無此壯觀也少聞莆田縣有王監生一案王素豪橫見田鄰張姬田五畝欲取成方造僞契賄縣令某斷爲已有張姬無奈何以田與之中心甚憤日罵其門王不能堪買囑鄰人毆殺張姬召其子視之即執以鳴官誣爲子殺其母衆證確鑿子不勝毒刑遂誣伏將請 王命登時凌

遲矣總督蘇昌聞而疑之以爲子縱不孝毆母當在其家不當在山野間且徧體鱗傷子毆母必不至此乃檄福州泉州二府會鞠省中城隍廟兩知府各有成見仍照前擬定罪其子受綁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爺我家奇冤極枉而神全無靈響何以享人間血食哉語畢西廂突然傾倒當事者猶以廟柱素朽不甚介意及牽出最下一層廟門則兩泥塑阜隸忽移而前以兩挺夾之不能過於是觀者大噪兩知府亦悚然重加研訊始白其子冤而王監生伏法城隍香火從此益甚頭門兩阜隸前進香者亦不絕此先祖資政公目擊其事爲家大人述之云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八

閩縣陳瀛仙 廣元 戊辰進士選山東臨邑縣陳本豪士縱情詩酒又不善理財遂以計典去官短交倉庫正款至萬八千餘金應擬大辟已收入府獄中道光五年家大人陳臬山左與陳爲素交日思所以解脫之濟南府鍾雲亭 祥 爲陳戊辰同年家大人與之極力拊擋縮其數至一萬以內實虧九千餘金若能限內完繳便可免罪且准捐復原官而妙手空空別無計策時方伯爲訥近堂 訥爾經額 新撫軍爲陳心畬中丞 中孚 繼鍾爲濟南府者爲家大人同年楊蓉峯 惠元 中丞方伯皆與陳厚而楊則陳之姻也數人同心極力爲之部署適濰縣缺出僉商接手之人家大人乃謀諸撫藩調署一人令其於半年內補苴臨邑虧數濰縣爲通省第一優缺於本人毫無所難而陳大受其益且帑項不至久虛一舉而三善

兼眾皆以爲至妥適中丞選一某令並面告之故某令極口
擔承謁家大人及諸上官亦無不再三諄囑之並無難色無
何家大人擢蘇藩訥近堂擢漕帥楊蓉峯回泰安任陳中丞
卒於山東某令已莅任半年餘見原議上官無一在眼前者
頓翻前說一毫不拔陳遂以限滿無完照例議罪卒於府獄
同官知此事者皆爲不平而無如何也未幾離縣以逃犯故
將某令奏參革職逃犯本不必卽去官蓋上官聞陳事惡其
虛詐故因案去之耳踰年某令始捐復改發南省過蘇州藩
署修謁家大人徵及前事某令羞慙滿面至不能置一辭云
嘉慶初有進士作令吾閩者貪與酷兼才復足以濟之初任
晉江縣適大吏以巡閱過境距縣尚數十里卽有村間民婦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九

提筐跪獻道左者問其何以知我來則曰小民那知有大人
過此昨聞本縣官將到官愛我等若子又素不受饋賂計惟
田園中所有蔬果可藉以展芹忱今適遇大人因思縣有好
官皆出自大人之賜理應先獻大人後再補送縣官也大吏
笑領之如是者絡繹數十起乃悉令隨輿至城中領賞及至
行館見某令大獎異之因籌所以賞提筐者某令已代備銀
牌百面隨傳命分給之各歡聲雷動而去大吏又大稱快而
不知皆此令所預爲也不數月卽擢廈防同知爲吾閩第一
優缺莅任日適報一命案有本轄富紳捐部郎者因起造園
亭親督工匠自坐一圓椅旁置燈火以供吸食鴉片煙之用
俄一匠亦攜潮煙筒向燈吸火富紳叱之甚厲匠負氣去乘

僕從不在側攜斧劈其背立斃匠旋被執送官自認不諱卽
收禁牌示明日早堂聽審夜遣人語匠令供指使者翌日匠
供主人之妾某氏籤拘某妾晚堂聽審某紳急使客以萬金
賂得免復使人語匠曰某妾不肯到官恐指使有別人明日
覆訊當另供又越日覆供事出某妾而其意實起於其妻籤
拘某妻復使客加賂萬金案遂定蓋受篆甫三日已乾沒二
萬金而於案情並無出入於是人皆畏其貪酷而亦羣服其
才大吏益賢之旋擢守泉州後屢緣事復遞降爲令蓋歷任
所爲率類此終至輾轉褫職有所任幹僕陰記其前後所入
不下五十萬金皆隨手散去罷廢之後兩目旋瞽兩子皆納
貲爲郡丞者亦相繼亡遂至貧無以自存竟佗僚客死俗所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十

謂人財兩空者此令之謂矣
廖儀卿言其家舊在城北之夾道坊對門江西人開茶食店
一日有人裝束類衙署長隨入食食畢息息出店主人斂食
器案上遺一小布包解視之當票二紙錢票五百餘千密懷
入內少頃其人踉蹌至徧覓上下顏色沮敗謂主人曰我本
某公館家人今晨本官付我皮箱二隻命我質錢我在長生
當店中質得錢五百四十千並當票包在白布手巾中忙遽
還此求主人賜還沒齒不敢忘德主人作色曰此地人山人
海知誰檢去其人泣且跪曰我若不得此物將何面目見本
官惟有投水死耳時觀者如堵咸注目主人主人指天日誓
曰我若拾得不還亦必死於水眾乃釋然其人起垂涕逕去

主人以其資稍稍營運販漆器於延平往來大獲利踰歲攜其子罄所有置貨往延平貿易滿載而歸過南蛇灘舟撞蛇頸立碎片板無存父子並溺死水之言竟驗

孟瓶菴先生云吾鄉乾隆己亥鄉試首場有三怪事其一入首場交卷畢忽發狂出棘闈入市中遇人輒搏擊其一入甫領卷入號舍忽狂叫曰我只能爲呈辭使人相攻陷胡強我作八股藝爲尤異者推字號泉州某生日將夕大叫疾趨出號舍號軍四五人挽之不得但呼曰覓汝五年今始獲遇汝汝不得他去既乃奔出庭中監臨命以水沃之如故尋跳躍不可制則縛之守於二門內門閉乃移於貢院官廳目直視兩手與鬼搏盡腫余兒子與鄰號親見之歸以告余且曰大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十一

人舊稿中不有癸酉筆記平余曰閱廿餘年已失之矣因憶癸酉第二場余亦坐推字號甫入號號軍相與偶語微怪之次日將出號軍曰昨欲告官人恐驚懼也首場有外郡人已完卷忽據案攤卷危坐若作校閱狀者某視其神色有異曰卷已完可以出矣不應濃墨自圈其文訖尋又塗乙之愈益怒則拍案扯破之奮然出若有驅之者此非鬼爲祟而何夫作不善者方自謂無人知覺幸免刑誅孰知冥冥之中乃於大廷廣衆顯示其報可畏也

丙申春仲兄挈嫂祝氏由省垣歸甯浦城嫂氏多子女故所帶乳媪亦多有江氏者其夫江國寶亦隨行途中病卒仲兄出貲使二役買棺斂之二役者卽閩縣所派護送之差也將

其斂貲侵吞過半棺既惡薄並其隨身衣服剝去殆盡余兄與嫂皆不知也二役本當回省故國寶之柩卽與之同回未到省時一役之父夢見國寶云汝兒很忍己極渠所著套褲子物也子當訴之地下矣國寶父亦夢其子云兒已死惟二役忍心害理必有以報之國寶父得此夢後卽來余家探問及差回知其子果死矣一役見父詢所著套褲何來不以實告其父曰子早於夢中知之國寶在地下候汝汝必不免役始惶恐隨於是夜發寒熱卒其一役亦於旬日內相繼亡此事子家內外皆能道其詳其事至小報應最速也最顯此鬼神幽明之道確然示人以可見者亦可爲下流說法矣或曰天下劫奪人財者不乏此何以必宜死余曰觀此一事二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十二

役良心早已喪盡其爲素行不義可知非卽爲此事而死此事特其一端耳

吳江金文簡公 士松 少日寒苦恆隨其封翁外出讀書翁嘗

館同邑某氏一年至除夕始放學主人訝其遲翁曰明年正月下旬爲子聘婦恐稽時日故於今歲預補不足耳又曰寒士舉事不易納幣費實無所出欲探支明年兩月束脩可乎主人如言付之歸屆期備禮延賓冰人趙某舊交也飲酒歡甚齋幣至女家徐姓號素封見趙色變憤然曰幾爲君誤今而知金氏亦貧吾女奈何適寡人子乎趙謂君業已許之豈能食言徐堅不允詞氣俱厲趙無奈還白翁時賓朋滿座見事中變成默然翁慙甚謂趙君作蹇修而事至此奈貽笑何

趙俯思久之乃曰我與君舊交家有息女年與郎君相若卽以締姻何如翁喜諾立浼座客執柯以幣納趙應期成禮焉後文簡官至大司馬趙封一品夫人而徐女不知何往矣吳江舉人周某者素無賴陽施陰設噬人以填其慾壑者不知凡幾某年冬將爲人都計邑令慮其生事餽金勸駕可成行矣未幾得風癩疾縱飲歌哭舉止改常家人防閑之久而漸懈一日曉起於屋後見浮屍撈視周也頸上隱隱有紅縷若刀割然究莫知其死狀若何先一夕有縣役於初昏時聞聽差傳呼聲意邑署比較也往返趨視廳事寂然及諦聽則聲出自城隍廟囚赴廟遇素識術士於門搖手止之暗中共闚見堂上燈火照曜階下鬼影叢叢神視事處分茫昧不可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圭

辨繼聞呼周某名鬼卒掉一人前銀鑕殷耳神拍案怒遽命曳出斬之覺陰風颯然拂面而過冷沁毛骨而堂上影響滅矣駭異歸比曉聞其掩斃先是富家某姓正室死有疑其妾致斃者周與某姓素無交誼因是往弔以危言驚其座人某姓惶懼浼餽以塞其口顧聲聞四播從而覬覦者衆被誣人官及檢驗無故事得白而家半破又某氏婢死不明周爲之強制其親屬致有銜忿自沈者就此二事其被冥誅也宜哉乾隆間福州某甲震死久之或傳其在逆旅嘗負鄉人客死者千金之託致其舉家對死此雷所以報也同時同郡甘蔗洲民某乙弟病瘵利其貲賂醫藥殺之醫度其弟疾本必死而賂可計取也乃請緩圖而謬其證與藥以愚某乙弟死醫

如約責賂既而醫偕某乙入城舟行傍江潯有虎躍登其舟啣某乙去而爪敗醫面醫所得賂求藥乃愈客或以此事告家大人者曰使天所顯戮成若是雷是虎天下孰敢爲不善惟其不盡然也人乃疑之耳家大人曰人世議獄固有獄具輒刑不俟奏報者如重案請王命卽行正法者是也有奏當報可而後刑者如 殊批卽行正法者是也有遲之又久而不刑之者如緩決減等者是也而矜疑之獄八議所寬者亦時時有之彼遭雷虎顯戮者其不俟奏報卽刑者歟其他報有遲速或疑其爽安知非遲而有待而報之終爽者又安知非如人世矜疑八議之比冥漠中別有權衡者歟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西

汪銘甫明經 壽 曰浙中有某甲善用銅銀其子甫七歲於除夕忽驚啼告母曰有青面獠牙人自天降下以小旗插爺頭上而去未幾雷震甲死於通衢猶手執用贖銅銀親鄰有知其事者緣郊外某農以雞蛋售於市爲卒歲需甲以銅銀向買農子貪其價貴孰知無可兌錢歸被父責投河自溺蓋甲雖未殺農子而農子實由甲死國憲不及加天雷殛之耳嘗聞父老言被雷殛者陰司先有小旂插其首曾有人因晨起盥沐見盆水中頭插小旗大驚時欲藥死孤姪而吞其產乃亟棄其藥而愈善撫其姪後竟獲免此可見陽律有自首之條天誅亦容人懺悔王法或幸可漏網神目則如影隨形也

徐觀察曰泰安有某生文才極優而工刀筆衆皆呼之爲狀

師入場之日神思昏倦憑號板而坐燈光下忽見魁星立於前日爾來年狀元也伸手令寫狀元及第四字生欣然濡毫方寫一狀字魁星遽以手翻印其卷面因被貼此後遂不復應試以潦倒終其身或曰魁星即冤鬼幻相也

福建漳州府城隍神相傳即李許齋方伯 廣三 威靈甚顯戴

昆禾太守 嘉穀 知漳州時延刑名友沈小隱紹興人相處數

年極稱相得及戴調福州要沈同往沈不可戴頗愠之一日語家人輩曰沈師爺幫我數年甚好我待之亦不錯我今調

首府事更煩多自以相信者同往為放心乃竟不肯同去殊

為可惱有一家人徐答曰沈師爺不去主人之福也戴愕然

問故其家人乃以所知得贓枉法數事對戴密訪不誣及啟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五

行日戴潛於書房書一疏自咎誤用匪人並白其一無所染

之情謁城隍廟焚之是日沈尚未移寓也晡時即病其家以

為虛弱所致煎高麗參湯飲之不效更延漳之名醫某診之

某至甫及門遇一人自內出卒然問曰汝來醫沈某耶曰然

其人曰是人不可治醫之若效爾即不利某惶然熟視不見

某知其不可治入診之不為立方其妻急欲煎人參飲之至

外室見三人一頎而長二微短其長者手執鐵索再視則以

紙為者其二人一持牌一持扇逕入內其妻急反而燈驟滅

沈已卒始恍然所見三人即閩中所謂走無常也神之不緩

須臾如此

山西解州關帝廟在西門外靈應異常廟中舊存香火捐資

銀二萬兩有胡州牧者知是州假用三千欲不歸矣及罷官

新任者至胡移居館舍夜有人扣門問之答曰西門外姓周

者向官索欠如是者三夜每夜如是者三胡心知其故而終

吝之瀕行前夕又至且曰此項將有公事須用宜速還否則

未便辭殊委婉胡懼乃如數歸欸未幾劉松嵐 大觀 觀察河

東將莅任行至平定夜夢關帝至前有紅旗大書漢壽亭侯

劉俯伏前迎神謂之曰河東吾鄉里也行將有難汝宜善視

之劉寤不知所謂歲甲子乙丑丙寅間解州大旱劉請於上

司設粥以賑賑廠即設於廟前公費將完欲請奏益又須時

日心甚憂之夜夢周將軍語之曰賑費不足何不借廟中存

款耶劉覺乃借廟中存銀三千備用即胡州牧所還原封也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六

人乃悟前索胡欠言有公事須用即此劉因修廟作文勒碑

記之夫人不可欺而況神乎債不可負而況香火資乎周將

軍可謂處置盡善矣俗傳周將軍氣多剛猛於此事辭氣委

婉殊不類其生平世人冠帶以索欠而負氣相對反目成仇

者亦可愧矣

蘇州史家巷蔣孝廉 東吉 有子娶徐氏伉儷甚篤一日忽欲

坐視其死一日行醫鄰縣中夜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

以航利之故誤人九命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九世服砒死

今將赴轉輪我賂鬼卒來以解砒毒方相授君為我活一人

則我少受一世業報若得徧傳利世君更獲福無量言訖涕

泣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則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並無他

藥南城鄧葵鄉異談可信錄又載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
幸善知識心存普濟也

錢金粟學士林每年常入冥判事眾所共知道光甲申嘗與
同年宮辛楣洗馬煥閒談宮方以大考爲慮錢曰無慮也考
得著卽妙後官至七月物故九月始大考當宮病時錢未往
視及病亟始至臥榻前袖出一紙焚之而去宮之子從火中
攫之只存燼餘外籤有某時封三字宮卽以其時沒也大考
擢官後又有聞其入冥者問之則曰只八月廿七一度耳問
何事則曰勾人名耳問何所據則曰憑其册注大抵昧財者
居多然亦昧有至盈千累萬而不勾者問何故則曰亦不自
知但其時覺其可不卽勾耳閱册時有吏在旁指册中二人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七

應勾者余惡其多言復疑其有弊獨不勾事畢有衣冠顯者
據案收册者因獻以册其人閱畢言所勾極合惟漏卻二人
耳卽前吏所指也余請補勾顯者曰奉旨請爾來辦此勾由
爾饒亦由爾不能補也時家大人與程春廬先生同文同在
盤山行帳中親聞學士述此是冬學士卽歸道山矣程曰疑
吏有弊獨宥兩人殊不知卽墮此吏計中也然則幽明殆無
別歟其所謂昧財至盈千累萬而不勾者當必別有大處分
不第以一勾了事也吁可畏哉

吳中郭鳳岡言有某甲負其千金持券往索甲醉以酒而竊
其券越日甲遽言債已還鳳岡知醉酒竊券也乃誓曰吾雖
失券若債已收而復索則世世妻女當再醮甲亦誓曰我若

負債則妻必爲娼以償月餘甲妻死不復繼娶知其事者以
爲天道無知竟至漏網也逾十餘年鳳岡薄遊白門適有妓
黎雲者豔名噪譽爲煙花冠烏衣公子日拜石榴裙下鳳岡
一見傾倒互相愛悅黎雲絕不以潘郎鬢絲爲嫌卽出私蓄
千金密贈之約向鴛兒買爲妾鴛以爲錢樹子執不肯黎雲
遽無疾而逝鳳岡懊喪卽以贈金營窰參封阡樹碣極其美
煥一夜忽見黎雲來謝曰兒家某甲妻後身也所蓄纏頭原
爲某甲償債今蒙澤及枯骨當又結後身緣以報矣倏忽不
見嘻古人以誓明心近日狡獪之徒比比以誓爲飾詐文過
之實孰知報應昭昭無不與誓脗合者倖免今世不免後身
如甲誓妻爲娼以償債或其父有隱德不應有爲娼之媳婦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六

乃速甲妻死以其後身應爲娼之誓彼蒼者天豈憤憤哉
嘉慶年間永春州有賣小豚者至一孤村有婦人以二金買
兩豚已付金忽聞兒啼聲入室抱兒出賣豚者徑去婦追呼
曰若取我二金奈何不與我豚其人佯答曰豚兩頭欲賣四
金二金不賣也舉步如飛婦追不及路側有水確卽其小姑
視春婦置兒於確室復追之小姑方篩米聞言未及接抱兒
爬至確下春如泥須臾小姑回視見殘骸委載狼藉驚悼欲
絕哭曰我何以見吾嫂哉遂解繩自縊嫂還方歎恨財物兩
失忽見兒死確下小姑懸梁上驚地不知其由亦縊於確室
賣豚者行未數里白日無雲爲迅雷震死矣

江都史望之宮保登賢書後文名噪甚曾爲揚州珠太守

伊幕上客一日在家午寐恍惚一青衣持帖并昇輿來請夢中以爲太守也遂乘輿同往至一公廡有官降階相迎古貌古衣冠乃一素不相識之人私計既到此未便遽退古衣冠者執禮甚恭堂設一席遂分賓主坐定有不豐美而甚冷話甫畢遂有司籤者請主人出廳事問案古衣冠者曰先生請少待某有公事暫少陪幸堅坐毋妄動也官保口雖唯唯乃潛躡其後以偵之瞥見一老婦襤褸蹣跚而進手持一紙若投狀控告者語不甚了了古衣冠者在堂上拱立有敬意久之但聞堂上者云此事交與我處分老婦退堂上者乃復坐俄而聞鎖鑰聲兩少年至匍匐階下殼鯨萬狀視之乃鄉榜某房師一子一姪也子服秋葵色夾衫姪服玉色夾衫心異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十九

之以爲如此服色何狼狽若此有何罪犯而鎖鑰又若此忽聞堂上古衣冠者擊案大聲呼堂下衆役嚴刑并下官保不忍卒視退歸少頃古衣冠復向官保云先生前程遠大幸自愛遂醒覺後夢境歷歷在目官保頗不自安又未便上書某房師詢探此事時某房師作令吳中官保因藉請謁之名兼訪此夢由遂駕舟渡江前往甫至署門司閽者云史老爺來得甚好主人因少翁姪少翁同時暴病而亡心甚憂悶正可與主人排解官保奇之入見房師云世兄臨終時是秋葵色夾衫否房師云你如何得知官保備述夢境時日并同寃不解老婦控告何故某房師因詳細稽察乃知有一富室節婦請旌少翁姪少翁勒索重費數次批駁不准致未獲邀旌

表官保於是代爲詳請并列入志乘焉官保長君頌生大令丙榮 囑羅茗香茂才 士琳 代撰官保行述故知其詳茗香爲余轉述云帝君曰勿壞人之名節況於其中取利乎宜報之速也

乾隆中吳門有顧某者南雅先生遠族也曾官河南商邱縣邑中有富室寡婦族人謀其產誣以姦情且云腹中有娠前縣官得賄欲據以定案寡婦上控委顧某案其事既不能平反而又得賄以護前官寡婦自知冤不能白竟於上堂時取所懷匕首自剖其腹立時殞命顧某以此削職歸數年安居而已有齊門外楊姓者貿易蘭陽路過一村卽寡婦舊宅也宅已售他家開張飯店店後有大樓三間素有鬼人不敢居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二十

是日天暮楊急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然大樓又有鬼不敢留也楊自恃膽壯遂投宿未二更果有一女鬼乍然而來問客是蘇州人耶吾有冤欲報非禍君也楊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鬼曰倘能帶我去必有以報大德楊曰惟命是聽其如何能帶幸示我也鬼曰但於君啟行時呼我一聲及一路過橋過船俱低聲呼我至蘇州日以傘一柄我藏於中到顧某家一擲其門中足矣鬼又曰我所以久不離此樓者有金珠一篋值千金藏於某處今卽以報君言畢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楊如其言尋之果獲一篋遂回吳顧某是日方演劇請客楊從衆人雜遝中持傘進門人不覺也顧方與客讌飲歡笑忽見一女鬼手持匕首鮮血淋漓立堂下顧大呼曰冤家到

矣眾客驚愕無所見是夜願自錄此案顛末一紙黏於壁間遂自縊死故吳人至今皆能道其事南雅先生亦曾爲家人述之

山陰沈曲園游幕河南爲光州陳刺史所聘甚倚任之光州有老貢生某一子遠游數年不歸媳少艾有姿色育一女僅五齡翁媳相依紡績度日其子出門時曾貸鄰某錢若干久未償鄰某窺其媳美書一偽券言以妻作抵狀託署州吏目朱景軾夤緣賄囑具控本州曲園判以媳歸鄰某貢生不從發學戒飭辱以夏楚憤甚遂自經其媳痛翁含冤身死也知必不免先將幼女勒斃亦自經越一年陳刺史擢開封守去朱景軾遂習州篆曲園亦別就杞縣周公幕又爲朱景軾謀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三

幹勒令杞縣尉戴師雄告病以景軾補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曲園夜見一戴頂者攜一少婦幼女登其牀教之咳嗽旋吐粉紅痰自此三鬼晝夜纏擾徧身扭捏作青紫色或獨坐喃喃自爲問答時有知其事者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黃昏曲園有大小兩僕取粥進瞥見牕下立一長人身出簷上以巨掌打大僕其小者亦見之同時驚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僕面黑如鍋煤莫不駭異十五日署中正演戲曲園在房大叫一聲而絕其尸橫撲椅上口張鼻掀鬚皆矗立兩目如鈴見者無不反走朱景軾爲買棺殮殮寄西門觀音堂不一年景軾二子一妻俱死又以風癱去官杞縣尉仍以戴師雄坐補

陳漢題 國柱 抗人白手成家其子寶齋於廿五六歲時患病

兩月餘終日臥牀不醒時作囈語愈後自言前生爲某縣城隍忽有城隍來拜言有一案係君任內事須往會鞠不覺隨之俱往案乃一孀婦生一子家巨富有夫弟二人欲謀其產詭稱婦不貞例應斷離婦控縣邑宰拘其夫弟同訊案無指實夫弟某行賄五千金宰納之告其妻妻曰此昧天理事不可爲極力諫阻宰大怒詈責妻自經死宰受賄後將婦斷離婦憤懣卒子爲叔害死其產歸夫弟瓜分婦歿後控於冥因宰陽壽未終案未結今案犯俱歸冥奉帝命會鞠宰與婦夫弟二人俱論斬婦轉生爲孝廉官邑宰宰妻爲其正室婦子仍爲其子其姓名居址俱不肯言蓋冥中不許洩漏也寶齋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三

年近卅恂恂如處子現尚讀書此足傲世之貪酷不仁者銅陵張禮南先生自言其祖在日有對河居住之佃戶癯瘠三年忽呼家人曰吾非病吾負章宅銀冥罰作他家豕以償其貸吾雖爲人實乃畜也爾等往請速宰此豕以了前愆或可冀轉世爲人耳其妻詣章門訴以原委章翁曰家畜肥廩留備大事鄉鄰負吾者不少詎必獨於某負而施報乎然聽其妻言念是佃因病之年與畜豕之年相若冥報殆非無因吾當宰之宰之日豕就刃大啼佃在牀亦大啼儼同豕音澆湯刮膚豕不啼而佃又大啼且身起白泡恍如湯火傷分鬻時佃又大號須臾聲微斃矣世載冥報者多矣大半在影響之間惟此事身猶生養於家魂已變豕他所世之得財喪心

者猶云假貸不同訛詐負亦無傷其亦鑒此而有悟哉

張某者六安人年少美於才又富於資有鄰家王姓者羨其
貲才以女妻之但此女前已許貧士高某張未之知結縭夕
見女哀泣詢其故女云吾前已許高姓今又許子是二夫也
嘗聞烈女不事二夫君其謂我何言訖遂尋帶自縊張力救
得免卽於是夕覓得高某拉至其家爲之合登次日高某措
得聘金送還分文不受後家愈富饒次年張遂登鄉薦踰年
復捷南宮鄰某王宅不戒於火家業一空論者謂王氏奸詐
幾敗其女名節其得此報宜矣

山東傅某年卅餘矣十應小試未得入泮遂欲納監應鄉試
苦無資因念有族叔母李氏經營力作積有二三五金李少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三

年苦節勤力撫孤者也其子尙幼傅告以淮北票鹽利息甚
大李惑之賣田質產得銀二百兩交傅爲辦票鹽計傅得銀
卽赴省報捐監生回里李屢問本利傅一味含糊後問之急
傅以翻船淹沒爲詞李大失所望因哭訴於縣城隍廟夢神
謂曰汝族姪本應中乙榜今若此當削其籍並奪其算矣是
年傅初入闈三場俱得意而闈中卷已入選忽爲雨漏漬毀
臨時換他卷未踰月傅果暴亡

揚州趙氏女素以孝稱父患哮喘女年甫十四朝夕侍奉衣
不解帶因是得寒疾恆秘不令父母知道光辛卯歲年十八
病益篤四月十一日方午倚枕危坐忽曰孰與我言汝尙在
此者家人愕然詢之已昏矣喉間呼吸作痰聲逾時而甦自

言前世由科甲爲貴州某縣令邑有節婦宋王氏里豪思漁
其色啖令以金誣蠹之節婦遂以身殉談次女忽厲聲曰來
矣卽瞑目作愁苦狀醒而復述者數四十三晚女忽狂叫騰
擲壯婦數人不能制是夜列炬如豆女作呵殿聲呼痛聲乞
憐聲少時又作擲掄狀痛楚狀情景不一而於公庭決獄胥
役擾攘之事無不逼肖次晨女頰赤腫臂肉盡腐女昆季有
不信因果者詰以何再世而後報曰先世根基甚厚次得男
身今始爲女家人爲代乞節婦貸其命當永奉香火曰爾等
親見自然代求歷久保無廢弛予已歷訴冥司奉牒尋至此
今不能汝宥也言旣舌引如蛇家人力護得無恙自後齋醮
女悉知之就牀作頂禮狀旣而曰此等大冤終難懺悔俟六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青

月四日人齊結案矣歷五月其父母仍以藥食調治遇珍貴
物輒委於地曰汝罪人安得食此偶談禍福事皆驗並囑其
昆季曰我今世本無惡以前生一誤歷劫至此惟兄等善事
父母勉爲端人可也至期奄奄而歿

徽州霍姓亦巨族家有節婦賢而懦往往爲鄰族所欺凌從
弗較也城中有胡某者酷好堪輿術技亦不精饒於貲偶見
一田地以爲中有大穴詢之則霍節婦產也買之不可遂僞
立賣契捏造中證投牒公庭霍節婦懼願以此田歸胡而以
夫無葬地爲辭胡欣然以瘠田數畝易之而不知其所謂大
穴者無穴也其所謂瘠田者眞靈穴也霍節婦不得已遂卜
葬其夫於瘠田中而卅年內子姓科甲連登矣胡某自卜葬

大穴後家漸零落費盡心機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豈但技不精之咎哉

高州馬瘍科術甚精遇有患者先用藥潰成大孔再與議價有不滿欲者置之不治以此殞命者不一其人馬家積資幾及萬金忽患人面瘡自不能療展轉以死其妻無子僅一女妻醜而淫以多金博諸惡少歡門庭如市淫瘡徧體女年十七醜如其母亦間倚門焉夫母女俱醜何以其門庭如市若非多金之故何至如此宣淫哉自是城中業瘍科者咸爲短氣云

萬藕船

青藜

侍郎於咸豐二年視學浙江余適權守東越初次進謁卽極款洽敘年誼甚篤迨侍郎丁艱寓居杭城余亦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幸

需次省垣常相過從燕談侍郎曰君所著勸戒錄五集諒又有稿本余家居時曾聞得的確一事從知天人感召之理斷不誣也因爲余述曰鄉居有夫婦二人者家道僅堪餬口豕豕一口待賈而售久矣一日夫他出有二人來議價輾轉出錢八千婦諾之交錢後二人卽繫豕去婦入室匿錢於被無何豕忽繩斷逸回二人趕入並呼婦助繫豕見其主亦遂馴服遂重牽之去比夫歸婦告以原委夫曰價亦良得恐其中小錢多矣婦曰否汝試觀之及往取則烏有矣婦愕甚夫曰置他處而誤記乎婦曰無之徧覓不得夫熟思良久曰是矣此必汝繫豕時房中無人被竊去也婦恚甚夫曰我亦不汝咎失財命也夫何尤婦心終不自安明日歸甯向父母告知

其事母曰我家與汝比鄰今汝夫出汝適鬻豕安見非汝私於我而匿豕於我家乎且安見非汝詭作被竊而匿錢於我乎婿其終於無疑乎是殆不可知耳婦默然比歸家反覆思之愈不自安夜竟投繯死比夫覺已無救夫亟奔岳家白之岳家固知婦死由自取也相助市棺殮埋而已未數日夜大雷雨夫睡中聞剝啄聲甚急審聽之婦音也夫大懼呼曰汝自尋死與我何干而讎我乎閉門不納婦曰汝以我爲鬼乎我並不死亟開門納我雷雨中叩門愈厲夫戰兢終拒之相持至天明夫方啟戶婦竟倉皇闖入夫卽逸去急叩岳家門告之曰汝女大爲厲來擾竟夜今已入我家矣羣隨壻觀之女果在焉侍人多且天已大明不之畏並責以不宜如此相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幸

讎女曰兒並不死兒於夜閒爲雷雨驚醒而身卻在野地是以回家避雨不解我夫以我爲鬼而不納也衆大異之亟奔瘞尸處視之棺已震裂有二人各負四千錢跪地而死背有字蹟則買豕竊錢云云夫爲惡昭著者未必遭雷此陰惡而人不知者故雷殛之此道光十餘年間事的真而非誣者惜忘其地址姓名耳

姑蘇閭門五方雜處行路肩摩作市大街有眷口則別居冷靜處是謂淨店亦曰寸金地焉乾隆年回祿時以人煙湊集火一晝夜不息有青蓮室紙鋪五色名箋價頗貴先一夕主人已歸留人值宿兩僮住樓上夜半未睡聞屋瓦作聲疑爲盜從窗隙窺之見朱衣人導從甚嚴手執丹筆似巡察狀須

與冉冉往鄰家屋上去兩僮駭甚詰旦俟主人來具以所見告主人訶小子無妄言心知有祝融災亟取鋪中佳貨徒於家至夜火果發青蓮室燬焉主人自以佳貨具存創不至鉅出金起造舊鋪更新取所徙紙捆啟之每捆中悉有燒痕如杯蓋大直透千層一文不僮矣又有潘鳳梧者盛澤鎮人也其父以販紬爲業至蘇郡投趙姓行未幾得暴疾歿資千金俱爲行家中飽鳳梧年始弱冠聞耗來迎父喪棺在破寺中訪既實乃索遺資於趙趙不承將告官而苦無據姑賃居破寺傍更求良策焉是夕火起距破寺不遠急往探視見勢已燎原撲救者人多於蟻街坊水滑足不可停忽見一女子手捧木匣倉皇而來失足蹉跌卽有人欲攘奪其物鳳梧狂喊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七

其人遽奔因扶女起擁衛以走至所賃屋中坐少許喘息稍定女子整衣言謝諦視則芳容旖旎豔可撩人問其姓答言姓許鳳梧乃烹茶煮粥慰藉良殷出戶遠眺其燄益甚幸所住荒僻可免延燒無可爲計仍闔戶與女對坐細訪家世女又言幼失怙恃依舅氏居詰其舅氏姓名則趙某紬行負生債者也鳳梧錯愕良久女子因轉詢其故具以實告女子曰舅氏性素貪此事容或有之今君拯妾於危歸家代訴舅氏必當有以報命也生亦言謝款語既深兩情彌洽鳳梧拂榻讓女少眠女不肯曰妾驚魂未定睡亦不穩君切不可以妾故致受宵寒推讓久之因復促膝共話雖語無狎昵而綢繆懇摯盡露真心天旣明引望則燄灼如故鳳梧炊黍作羹與

同飯訖下午火始滅鳳梧出外探聽知趙氏居已燼共傳其親屬數口悉皆被焚無一活者蓋人並不知女尚存也女聞之不勝痛楚鳳梧曲慰之女收淚言曰妾不逃必死逃不遇救亦死今已熒熒無歸竊願委身於君婢媵無悔鳳梧曰吾固未聘妻得娘子唱隨曷勝欣慰家中惟有老僕嫗可免漏洩之虞不如呼舟歸去再來迎父柩女諾之更令問舅氏尸骸被焚之家官已悉爲殞殮矣鳳梧乃買棹連夜返里修飾房櫳安頓已畢再至破寺扶柩回籍窀穸事畢然後誦吉成合香禮焉女出售匣中金珠得財盈兆家以豐裕再吳中舊例凡失火後每家以竹籤表所居地址五金之鎔化者各就其中披瓦礫求之毋許越界爭旨有黃姓兄弟共開糖行分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七

居雖久而屋固毗連兄爲人極良善諸事爲弟所欺客商投止者弟悉邀去以故弟日富兄日貧是年火兩宅並焚及插籤搜括兄於基址中掘得白金五千兩蓋其弟積資小樓樓塌適倒入其兄院內弟以爲己物欲與爭衆咸以爲例不可破卒歸於兄由是弟漸貧兄漸富矣嘗聞大街孫春陽店其先世作室時築牆俱七八尺厚或問之對曰吾家人手雜慮有火焚此間人居稠密倘殃及鄰家吾不忍也嗣後每遇回祿惟孫氏宅如魯靈光殿巋然獨存生產亦隆隆日起可知一念之善堪保百年之家而營營者剝人肥己惟日不足究之一炬之餘終歸焦土可哀也哉

乾隆丁亥鎮江修城隍廟董其事者有嚴高呂三生員設簿

勸化一日早雨有婦人肩輿來袖中出銀一封交嚴曰此修廟銀五十兩拜煩登簿嚴請姓氏府居以便登記婦曰些微小善何必留名煩記明銀數便了語畢去高呂二人至嚴商如何登寫呂笑曰登簿何爲無人知者瓜分何害焉高曰善嚴以爲非理止之高呂不聽瓜分之越八年乙未高死丙申呂繼亡嚴未嘗與人談戊戌春患疾見二差持票謂嚴曰有一婦在城隍案下告君我等奉差拘質問告何事答曰不知遂同行到廟至二門見一帶枷囚叫曰嚴兄來耶視之高生也向嚴泣曰弟自辭世迄今四載受苦總皆陽世罪譴眼前正在枷滿可以託生不料又因侵蝕修廟銀兩一案拘此嚴曰此事已隔十數年一旦發覺想是彼婦告發耶高曰非也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五

彼婦今年二月壽終凡鬼無論善惡俱解城隍府過堂彼時城隍謂之曰爾一生好行善事上年本府修署爾獨惜費何耶婦曰記得當年六月廿日曾捐銀五十兩係一嚴姓生員接去自覺些微小善册上不敢留名故尊神有所未知神隨命痺惡司細查原委不覺和盤託出因兄有勸阻之言故拘兄對質耳嚴問呂兄安在高歎曰渠生前罪重在無閒獄中不止爲分銀一事也語未畢忽二差至曰老爺陞座矣嚴與高隨差立階下有二童持紅彩旗引一婦上殿又牽一枷犯卽呂也城隍謂嚴曰善婦之銀可交汝乎嚴一一從實訴明城隍謂判官曰事關修理衙署宜申詳東嶽大帝定案可速備文書申送仍令二童送婦歸二差押三人出廟過西去一

路見有男著女衣者女著男服者有頭罩鹽蒲包者有披羊狗皮者紛紛載道耳聞人語曰乾隆卅六年儀徵火燒鹽船一案凡燒死溺死者今日業滿可以轉生二差謂嚴曰難得大帝坐殿我們可速投文已而疾走呼曰文書已投可各上前聽點嚴等急趨立未定聞殿上判曰所解高某竊分善婦之銀其罪尙小應照該城隍所擬枷責發落呂某生前包攬詞訟坑害良民照擬枷責外應命火神焚毀其尸嚴某善士也陽祿未終宜速送還陽嚴聽畢驚醒身臥在牀家人皆已挂孝曰相公死已三日矣因心頭未冷故爾相守嚴將夢中事一一述之家人不之信後一年八月夜呂家失火柩果遭焚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五

蕭山汪龍莊官道州時有別縣民匡學義者本陳氏子爲匡誠乞養迨誠生子學禮授學義田八畝令歸宗後學禮病不起又贈學義田五畝囑以家事學禮遺田二百畝子勝時妻李氏勤儉持家歷十七年增置田百餘畝歲息日阜一日田主贖產會學義他出李氏令子檢契則載李氏與學義同買各契皆然詢之學義堅稱產原公置租亦公分詳記租籍李氏愬縣不直愬府發零陵亦以產契租籍爲憑愬本道發先生提訊先生以學義爲李氏治家田皆學義交易李氏執契而不識字契載自不可憑但舍契以斷不足關學義之口且分租有籍李氏不能以口舌爭因亦照契斷爲同買李氏再三哀剖先生麾之去而獎學義善經理學義忘先生爲鞠事

矣問其家產曰有田十三畝歲入穀卅一石得米十六石問其丁口曰一妻二子三女問其生業曰某代李氏當家惟長子方能力田先生曰據汝言食尚不給何外人皆言汝有錢耶曰自苦自知耳先生拍案大怒曰然則汝與李氏同買田之資必由竊盜來矣命吏檢報竊舊案曰某盜贓銀甚多尙未就獲亦陳姓也殆其汝乎學義大窘叩首曰某未嘗爲盜價皆李氏契實僞書同買欲俟李氏物故與其子勝時爭產故歷年租入並無分文欺隱先生呼李氏慰諭之契塗學義名毀僞籍產歸李氏李氏求究學義先生曰學義誠可惡然汝夫頗知人設所託不當原產且廢安能續置倘逐年乾沒租入私運至家汝亦無從跟追惟其貪心甚熾僞爲同買契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三

據意圖瓜分田產卒至事敗一無所獲天道惡貪亦足懲奸矣乃免其罰勒令歸宗

程仲蘇有本家名宗號廣庭道光戊申官金陵南捕通判自言伊岳家楊氏寄居宿遷素稱富饒其岳母楊太夫人有銀十萬兩黃金千兩均存地窖上年因家計漸蹙命家人掘窖各缸金銀俱化爲水於是堆積院中適有傭工求二缸醃菜許之傭往移缸頗重因覓多人擡出及出門二缸水忽化爲銀傭馳告主母令家人復出觀之仍化爲水於是任傭取去及到家仍化爲銀廣庭之僕僅得工銀一錠於傭于蓮亭曰金銀化水之說予習聞之然皆渺茫不足據今觀廣庭所言乃其目覩者可見財物皆有定數如其家當貧則有者可

化爲無人奈何終日營營不肯少休哉觀此可憬然悟矣

前錄載天賜孝子米一條爲嘉興張叔未先生佃人不知又有失銀一事爲先生哲嗣穉春慶榮發解之由尤足紀者穉

春先食廩餼與同里諸生陸某友善各有文名道光丙午場前一月偶偕陸某茶肆鬪茗忽見一人踉蹌而來穉春識之爲已佃詢之言父欠官項拘縣多方乞貸佐以典賣得洋銀廿一圓將入城完欠贖父此手巾包中銀卽是也因與之茶坐談良久而去遺手巾包於几不知已爲陸某所匿穉春未見也未幾佃人返覓銀不得面色慘沮陸某不承索之肆夥羣曰已黏貼錢物自管謹防扒手字條矣佃人氣沮哭哀穉春曰此係要事將奈何且過我家徐圖打算因挈佃人同歸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三

俾一飯卽出廿元貸之喉令速入城句當我爲汝婉探陸某蓋亦心疑陸某當時見其不承未便道破隱情也次日詣陸緩頰陸仍誓稱無有只得置之陸父忽於一夜夢有朱衣神訶之曰汝子本科應發解以廿元賣與張姓矣醒而大疑正欲呼子告之至廳事見穉春與子適論茶肆失銀事卽將夢事祕之而責其子言汝果拾此銀不妨交出此亦遊戲之事張兄汝至好必不繩汝短也陸終堅口不承乃於送穉春出門後嚴詞責之並告以夢且曰看試後放榜如兩人俱落孫山我不汝責設汝黜張雋不汝貸也陸有悔心猶以夢事虛無置之迨事後揭曉張果第一陸無名矣其父恨極欲治之賴親朋勸止至今爲老諸生

桂丹盟觀祭云嘉慶初年幼時聞吾鄉有村農周姓者生四子二女長女早嫁以幼女許汪汪挈子往浙種山十餘年音問不通女已及笄有陳監生子欲續絃利其聘金許之娶有日矣一日周倚門立有少年乘小車來問其名云我汪某子周某是我岳父今攜區區禮物來成親事拜見後出布帛聘金等陳之周與諸子商謂陳監生一鄉之豪也焉肯退婚即肯退婚又須還其多金奈何父曰我幸獨居山中汪來人未之知飲以酒醉殺之乃可無事於是傍晚灌醉送而臥諸前室父子五人在後堂議夜間如何殺如何埋其女竊聞之自思本許汪姓今致之死地於心何忍乃密往前室喚醒云現要殺爾尚酣睡乎汪子驚問告以故汪子求救女云出山十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三

里有我姊家可暫避與子同往可也時已四更遂亟行周父子至夜深持刀入室不見人尋女亦亡去料女知情同逃其父曰女不知別路與姊好必到姊家速往追之女偕汪子回顧見火知已追及云不可往姊家去矣登山伏林中女見父兄多人持燈疾趨如狼虎狀與汪子並戰栗失色乃踰山背而遁見山下三四里閒有人家遂趨之迹似拐帶爲更夫所獲縛而送之卽陳監生村也羣傳一女一男女本鄉人男異鄉口音顯係刁拐監生查問知女卽聘媳解其縛並汪子好言慰之細思女已與人偕行且其原夫現在不便強娶姑藏在家以規動靜周力農亦頗殷實藉以索詐爲得也周父子追至姊家塢外出女私一僧在牀叩門遲遲不開以爲逃者

果在此矣僧甚肥大無可避強匿之櫃始啟戶其父云爾妹何在其男子又何在曰未來父命徧搜無之見大櫃固鎖命開不許扣之則空舉之則重曰得之皆在此矣因思見面翻多不便乃命子扛回大女哭拉不放父拽開大女四子扛之而去至家啟櫃一死僧也父子惶遽無措長子獻計云二人此去自不敢出頭不如買棺連夜殯殮詭言女死可以覆陳還延和尚懺禮爲證父稱善計至陳家監生曰女既受聘是我家人必我到方斂乃無話說遂帶多人往兩家爭執陳固謂空棺命開之及揭視爲死僧陳姓人大駭誦經和尚審視之乃其師事聞於官究出頭未按律詳辦父子擬絞時朱文正公撫皖提義婦賞之並給文一路護其夫婦回浙向使周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三

姓憑中調處或請官斷以女歸汪以禮還陳何致家破人亡李倬者福建人乾隆末以貢生赴京鄉試路過儀徵有並舟行者自稱姓王名經河南洛陽人赴試京師求李挈帶許之同舟言笑甚殷出所作制義亦頗古雅惟篇幅稍短耳與共食必撤飯於地每舉盃但嗅其氣無納喉者李疑之王亦解其意謝曰某染膈證致有此病幸勿相惡既至京師將入門王長跪請曰公勿畏我非人也乃河南洛陽生員累列高等當拔萃爲督學某受贓黜落憤激而亡今將報仇於京師非公不能帶往誠恐城門有阻需公低聲三呼我名庶無礙也其所稱督學某卽李座師李大駭有難色鬼曰公黨師拒我我只有與公爲難非我無良不得已耳李無奈何如其言入

寓後卽往謁座師其家泣聲達戶外座主出口老夫有愛子
年十九頗聰秀夜閒忽得瘋疾特奇持刀不殺他人專殺老
夫莫召其病年兄此來少招呼耳李心知其故請曰待門生
入視郎君言未畢其子在內笑曰恩人至矣吾當謝之然亦
不能解我事也李入室握郎君手相得頗歡旁人駭之李言
其故於是舉家求李代爲關說李向其子曰君過矣君以被
黜之故忿激身死畢竟非吾師殺君也今若殺其郎君絕其
血脈殊非以直報怨之道況吾與君有香火情獨不爲我地
乎其子語塞瞋目曰君言雖正然貴師當日得贓三千豈能
安享吾敗之而去足矣指某室有玉瓶價值若干者爲我取
來至則擲之地又呼取某箱有貂裘數領至則索火焚之事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美

畢大笑曰吾無恨矣爲君故赦此老奴拱手作去狀其子病
霍然矣李是年登第歸行至德州見王君復來前驅魏冕冠
帶尊嚴告李曰上帝以我報仇甚直命爲德州城隍尙有求
於吾子者德州城隍爲妖所憑篡位血食垂廿年我此去彼
必抗拒吾已請神兵三千與之決戰公今夜聞刀槍聲切勿
出視恐有所傷邪不勝正彼自敗去但非公作一碑記曉諭
居民恐未能示信耳公將來爵祿亦自非凡與公訣矣言畢
卽轉瞬不見是夜果聞爭戰聲五鼓始寂李連夜作成碑記
詰朝往城隍廟焚香其道士早已相待云昨夜大王到任託
夢教相送也李爲鐫石立碑今猶存德州大東門外
廩生某建州翹楚也工填詞妙解音律容貌俊雅談吐絕俗

制義書法俱可觀咸以翰苑期之家本舊族裙屐翩翩居然
烏衣子弟兄某爲汴中令族姪某因貧往依之留司筆札性
謹儉二三年積五百金將歸忽病某適赴汴省兄姪病加劇
自知不起聞某不久當歸垂危伏枕涕泣叩頭以積金求帶
回爲母妻養贍某諾之姪旋卒迨抵家匿其金僅以衣物歸
之妻泣曰夫未死一月前信回云有金五百求叔帶歸今敝
篋空空金烏在某叱曰爾夫以筆墨依人歲得硯租僅百餘
金連年已陸續寄歸安得復有多金且兄方負官項縱有金
亦官物也並詈其不知攜帶篋笥之勞反肆誣賴婦女懦弱
無能嗚嗚飲泣其母隨以凍餒終會某以他事懲僕僕乃自
汴偕回者恨之洩其事某大怒送官責處其事愈彰年餘後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美

某偕二三友游武夷登仙掌峯峯高數十仞下視不測某攀
蘿捫葛欲窮其巔同人止之不聽自恃年壯賈勇登臨方及
半失足蹈空狂呼求救同人奔往已墮落深崖之下明日繞
道覓其屍野獸食之過半矣

嘉慶丁卯王利南私雕假印盜用庫銀一案州縣伏法廿餘
人此畿南一大獄也王利南者藩庫吏貪而狡詐作奸犯科
不一而足歷任方伯倚任之馭法營私家資巨萬與某令本
嫖賭交結爲婚姻令侵蝕官項三萬奉文提解逾限卽挂彈
章商於利南利南爲畫策先解五千金再求展限每月三限
解五千金每限一千六百餘金解時具兩批兩詳一批一詳
隨銀投交一批一詳蓋用藩司假印帶回附卷其銀數任意

混填以少作多二三萬金之數已足其存司批詳於發房時利南隨時可以改換其假印則利南西席吳人陶某所雕陶素謹慎畏事一日利南向之長跪問何事曰遺失要稿本官索之急懼干嚴譴非先生莫救我卽出懷中方硯一枚故贖一紙日照式雕之昇我一用可無事陶大駭曰此大辟罪也胡可爲利南曰事出萬不得已且惟君與我知之用後卽毀懇不已並出五千金爲謝陶貪利允之刻就堅囑一用卽毀利南曰當碎而投諸井勿繫懷也利南初意原只爲某令一人而不肖州縣聞而各思效尤漸有定價予利南五百金可得千金批回從此辦者愈多利南膽亦愈肆未及數年吞蝕正項地丁不下數十萬有藩幕老友頗有所聞且見利南家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毒

計日裕開質庫放利債起華屋娶美妻子弟五六人皆援例疑其一旦何以驟富如是其如何舞弊處則未深知也適新方伯莅任友行蟬聯一日賓主談及吏胥之弊方伯曰庫吏王利南聲名甚大子甚疑之友亦以所聞具述方伯在戶曹久精於會計乃曰其弊總在批解錢糧恐入庫數有不符耳於是取各縣批迥與庫收簿覈對數年中批數多收數少者廿餘州縣嚴訊利南弗吐實適某縣有僕被逐來省控其主人如何與利南勾通作弊侵吞地丁蓋情傾吐監提利南夾訊水落石出實共盜庫銀四十餘萬籍沒財產猶不敷廿餘萬數年中花消已過半矣一面委員四出提解州縣有某令知事發數日前自縊者此案州縣存者正法查抄沒者子

孫滅等問擬歷任失察藩司均罹嚴議而雕印之陶某事未發覺時已旋里門提解赴直卒於路利南子弟均被罪妻妾有流入青樓者

揚州徐叟家小康二子一女長子從母來歸從姓徐氏次子及女皆自出次子甫冠好嬉游父常切責之道光乙酉春父爲女製嫁衣三月朔旦次子手擊銅鏡口喃喃作誦經狀父惡其不祥次子不遵教訓父以手奪鏡固持不釋兩手相奪誤以鏡觸父額父益氣惱罵詈次子逃出哺時方歸適其父方飯見子來投箸遂罵並欲加以箠楚子避杖投父懷求免不意父甫果腹積有忿恚登時痰湧氣閉逾時死其兄素黠父產乃賄其姑之夫並餌其妹許以贈送匿資共誣徐二殺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毒

父狀鳴於官甘泉朱某勘驗無傷惟額有擦痕研鞫再三屍戚及女皆力證次子本頑蠢不能置辨遂定讞解省臬司發蘇州府會審於滄浪亭次子呼冤朱令徬徨無措乞於蘇守另日復審仍喚其戚及女對質皆矢口不移乃以擦傷定案凌遲處決矣未幾其戚歸家暴病見徐二來索命旋死其女既出嫁不一月亦見徐二來驚悸成疾而歿朱令旋卒任所而其役隸潘某促畫供者亦同日暴亡其兄及嫂皆以惡瘡徧體皮肉潰爛而死所得家資早以訟事用罄鄉鄰均知爲徐二在陰冤冤相報也夫徐二不遵父訓罪有應得但以異父兄希圖占產賄囑干證使罹重辟心何能甘故冥律亦在所不宥也

王樞三茂才言仲姓把總管理高郵各閘時陶文毅公初莅任訪求熟悉河道者仲因言七閘口通江宜以木易石開閘導水入某河可達江陶公信其說遂拆七閘閘工最堅固相傳爲青田先生所築仲姓因以石易木隨時啟閉既潛賣石於人而年年修建可以獲利不一年大水作沖去民居無算仲姓已於拆閘年犯邪自投於水蓋早已伏冥誅矣

道光初閩省觀察某有優待幕友之稱人多樂就之惟性情豪侈善揮霍清俸入不敷出研租多不給或探伺其寬裕時透支數月頗亦不吝第匱乏時多有餘時少幕中遂不免有藉於苞苴者觀察欲禁之不能特詣城隍廟默禱自言守土數載小大之獄無絲毫苟且倘幕友不守廉潔或顛倒是非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堯

徇私廢法枉縱命盜有心出入致負冤愆請殃及其身官不受過也時刑友方抱病禱之夕卽加劇鬼語驚人冤魂不一自夜達旦銀鐺聲徹屋上聞者震悚日將午而命殞矣刑友子仍習父業亦頗有羅致一日肩輿拜客爲道旁巖牆壓斃井及輿夫二人此則不知其父餘歿未盡抑子自作惡業耶按是時有錢穀某友素有劣名偕其徒二人受聘龍巖州主僕五人同舟夜泊適村中防寇團練演習鄉兵誤以爲盜齊跳避入水僅一僕得生未幾另有刑友年踰八旬懸車數載一日自煮豚蹄火作夫婦並懷孕媳俱焚死故當時有一聯云就龍巖主僕五人同罹水厄燒豬肉祖孫三代共被火災或曰刑友嘗惑妻言薄待後母自殞其身人皆不知宜受

此慘禍也

道光年間慈谿令傅某貪污鬻獄謗聲載道數年調署定海一如在慈谿所爲未幾病卒殮以富陽石灰藉以衾篋尸腐血漬污灰灰中火發焚燒尸棺姬妾多而無子一一從人而走存歿均不能歸故鄉其受報慘矣

同治辛未聽鼓杭垣時剛夏五卽酷熱非凡望雨倍切忽於十五晚得兩雷震次日卽聞雷擊一人事後細詢頭末因備錄之以資懲勸蓋十三日華光巷口大街有某姓子奉母命持衣赴質庫得洋六元過酒肆小飲而去洋竟遺酒家爲酒夥拾得旁有一人亦備知而不告也某子歸家始知洋失母責之復到酒肆理論酒夥堅不承而在旁知情之人亦代爲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四

支吾不得已而歸其母仍痛責之已而無以爲計卽投河死母只此一子痛甚亦自縊此十五卯時事也迨時及午雷將酒夥擊斃又將代爲支吾之人震裂其脣久之而蘇向人說其情節如此後聞破脣者口不能食不久亦亡

吳蓮芬曰乾隆間有甘泉令某巧於貪婪時淮鹽正盛某令參養不逞輩數人日事羅織凡商家每一舉動必百計驅之陷穿爲生財地揚州徐甯門外河東有一寺其僧素以富名一日一少婦豔妝肩輿而來僕從如雲僧見之恭敬有加少婦入方丈坐定曰供獻未來且少憩僧側坐陪侍正坐間突有大漢擁進曰和尚藏妓在密室何其樂也僧曰毋亂言此某商家太太也大漢曰此某妓也何太太之有再覘其輿夫

僕從皆無矣遂以索共牽之官某令如得奇貨僧厚賄之乃已因又傳詢商家何妓不別姓是託而特汝是託可見平時有婦女入廟之事商又賄之如此者不一其事故有剝皮混號在官以暴疾死家口流寓揚城未數年室如懸磬未適之妾尙有二三人并其兒媳室女相率爲倡此光祿公親見其虐而親見其報者嘗述以爲戒云

華亭戶書張明德奸巧善舞文夤緣爲漕胥益肆行無忌鄉民良懦者橫遭吞噬與人有睚眦怨輒中以危法以故皆側目視之弗敢抗有阜役陳大忠者性伉直明德積不平思有以中傷之王寅春漕事將竣明德以糧串數百石囑大忠赴鄉催收折色時每石折收洋錢五元六角大忠旣行明德遂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聖

白官增其價至六元三角及大忠回如前數收繳明德遽曰是尙缺三百餘元得無汝中飽耶大忠艱然曰我行時祇五元六角城中驟增價我安得知與之忿爭而散明德竟以大忠侵蝕告官官拘大忠責令賠補抗不承遂下獄坐侵用官銀遣戍河南大忠有屋數楹田十餘畝盡賣之爲安家及行資已署券矣明德聞之往告買主曰大忠侵蝕國帑其產應變價償官爾等私售犯產當與同罪買主懼厚賂之請計焉明德故爲躊躇曰價已付平日未也曰未付尙可挽爾速取契及買價來我爲爾呈官大忠來索價令其赴庫請領則爾無患矣買主從之盡以價與明德大忠之遺戍也已預報家產盡絕聞之怨憤而已竟不敢領價是冬大忠赴戍號痛出

城哀動行路當時大忠身負奇冤千里赴戍一家星散自問還鄉無日抱恨終身而明德徒以大忠禮貌微嫌旣入其罪復罄其貲意氣驕橫自謂得計更無有與之爲難者矣會豫河決口道阻遣戍者皆奉文還本縣監俟水退再往大忠於癸卯二月十二日復反華亭監未旬日而明德難作先是華邑兌丁費重民間折色遲緩漕總先籌款墊給不足數則船先發而留丁以俟歷年遵辦無誤是年邑令劉公新莅任明德思有以挾制之預白官新漕須俟幫費清始開不信則日嗾幫丁水手入署曉索令知其情怒責明德明德因服生鴉片至門房意謂以覓死圖賴令必將活我而別籌款以給運丁船旣開則官項可任意侵蝕矣司閤者見其鬚有生煙大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聖

駭白令令下明德獄入獄門已昏瞶矣凡服生鴉片者忌熱茶大忠在獄聞明德將入喜極預儲熱茶以俟見明德入迎謂之曰明德汝亦來此乎手捧茶勸之明德昏亂中遽飲之飲竟卽撲地死死後其家欲攜尸自監牆出大忠與同監者不可曰必反我售產資而予同監者千金乃可當明德在時恃其巧詐凌轢同類人咸疾之大忠之事人尤不平及其死也莫不稱快至是竟無有爲解紛者凡千二百金尸始得出蓋距大忠之還僅十日而明德死死又兩月大忠復赴戍瀕行以已及明德先後獲罪下獄始末屬人敘其事而鐫之版徧送四方報施之巧且速無逾此者天豈專爲一陳大忠償其冤哉特大忠一事其險惡尤爲顯著耳陰謀積久自墮網

羅君襄君予古今一轍陰險何益哉

浦江朱氏始以積穀起家稱巨富翁媪皆上壽生二子長黠次愿父子累代忠厚受欺弗能校也二子先後授室和睦無閒雖妯娌閒後稍齟齬以媪御下嚴明弗爲患翁以長子有才幹令出貿易且以長已得四孫次未生育因以次主家政次忠厚極公允一家安之無何翁逝長以奔喪歸遂令長主家政次本身弱天性極篤痛父而亡媪以晚子最得歡心痛極切遂愈憐妯娌亦極盡孝道迫媪老年妯娌漸多不一家知之不敢白媪也媪微有所聞嘗語妯曰妯幼寡可憐此苦味吾深嘗汝宜善視妯諾之實則漠不爲意耳遂擬將產析爲四一爲己膳一爲諸孫一爲長一爲次均以爲允長弗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聖

願且曰一經分析母膳誰承弟媳誰代主持甯歸兒一人勞耳媪信其真而不知媪意也此後媪受制於妯者不一而足媪以孤寡無可告訴遂鬱鬱有心疾妯固視若贅疣長亦置若罔聞其多年含忍不發實以媪尙知大義頗知盡孝恐媪不歡耳媪母家故貧暗有些微周濟妯偵之遂以白媪媪曰誰不知有母能孝母乃吾媳也此茆茆者捐吾家幾何況卽其本分應得縮以與母也汝輩勿太迫人妯愧甚於是益銜媪外似甚和暗則無不媒孽其短矣方次病革於諸姪中有素愛者媪知之命繼爲後媪又以媪太寂令歸媪撫養冀日後能孝其母此正辦也長亦以母言爲然妯故難之因曉媪曰吾子固繼汝特汝命太苦防尅兒媪曰吾命固苦旣尅夫

何至尅之不已今旣將兒繼吾果何日來繼也妯曰再商之於是年復一年有繼之名無繼之實媪以年高未知底蘊相與因循而妯勢日盛媪勢日孤媪嘗曰吾名爲富家婦實一苦人耳何樂生爲不久抑鬱而卒卒後家中切切私議代媪不平媪亦有所聞頗悔析產不早也一日妯暴卒口中喃喃致辨旣而長歎一聲甦矣人環問之則曰爲媪訟於金華城隍神以吾欺陵又隔絕其母子並貪其財將有惡報吾無以辨媪益恣肆不服神向媪曰此前世因也汝前世與妯爲姑嫂汝譜嫂於母逼嫂逐歸母家隔絕其夫婦者二年更負兄嫂八白金不償此所以報也惟妯施於汝稍過耳向妯曰歸可勉爲孝婦或免報向媪曰汝節孝可敬速轉生去勿種惡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聖

因也妯自甦後變爲純孝每告人曰神亦敬寡婦吾等切宜留意恤寡勿似前之憤憤任意也杜小舫曰揚州某甲於江陰下游一縣爲司閭本官擢任高郵州甲以病歸里病中作種種異狀初似被人勾攝繼則張口呻吟似受掌責問之堅不吐次夜又作款客狀所應對似一尊客一儕輩竝呼童具茗具食物喁喁私語良久作送客狀旋自歎曰案中人已盡至且奈何再詰之仍不吐問茗物供何人則云自啗是夜交手作被桎梏狀匍伏號呼若受重杖五更氣絕矣家人爲之含殮冠服整潔納棺時首忽左振帽已脫落帽絆二宛然刀截揚俗專治盛殮之人各司殯匠相顧駭歎詢之云此受冥中大辟象不知何所據也甲病時

延比鄰助守余僕與焉諸狀悉目覩但知有惡業而不知其詳後遇某甲同事者述之憬然曰報應若斯不爽哉邑中先有謀財害命一案甲與幕客某家人某受番銀二千八百餅爲之上下營謀設計縱其凶某某旋先後物故今以其狀證之殆此案發覺矣余謂得贓枉法令死者含冤其伏冥誅宜也且一息僅存尙不肯稍露惡蹟其陰險爲何如此咸豐年事

觀察某公年垂暮矣監司省會公私應酬不遑刻晷每黎明卽起二鼓方息退入內室自言辛苦勞瘁筋力不支幼女甫八齡依依膝下撚父鬚言曰爺既如此辛苦何不告老回家婢媪等曰作官豈不大家快活何言告老女曰大家自然快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聖

活獨爺一人太苦大家何不替爺辛苦耶父聞言撫其女淒然淚下年餘後滿洲某制軍莅任不喜衰老屬員勸令休致此所謂知進不知退識見反不如幼女也後此女適士人由詞林出爲太守年將六旬卽引疾歸急流勇退善刀而藏或亦出夫人之意歟

王和尚者京師無賴小人奸狡百出要案漏網遂披薙黃緣鑽刺得出入公卿之門大僚有佞佛者被其蠱惑共相推重致有活佛之稱凡大小京官宅中專織悉皆知故信奉者愈衆自大學士至司坊各官願共締交者不下二三百人其版依座下稱弟子者四五品翰詹京堂居多朔望皆虔誠叩謁和尚高坐參拜者紛紛皆合掌閉目受之不答禮但云勉作

好人毋庸向我膜拜云云翰林某亦在弟子之列家貧忽得某省學差喜甚夫婦臥榻私語云聞此缺尙優三年任滿除清逋負外贖取典質若干餘可買屋置產矣次日以得差往謁和尚卽見怒容滿面厲聲訶責曰爾以寒士今蒙皇上恩畀以文衡重任不思爲國求才以圖報效昨與爾妻所言全是一片私心恐儒佛兩門皆所不容今姑薄責示懲如能速卽懺悔佛門廣大勉爲姑容尙再執迷我亦不能救汝也言畢下座親取界尺責手心十下翰林毛骨悚然伏地不敢仰視叱去之乃蛇行而出又合轉回大聲訓飭曰爾如不遵吾訓誨卽屏出門牆從此勿復相見翰林唯唯聽命面色如土舌撻而不得下聞者益加敬服餽遺絡繹惟恐弗受和尚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聖

令藏之庫曰余方外人何須此某處巨利傾頽僅存基址昨蒙我佛示夢曰非爾不能鼎新余已遵命應允惟工程浩大非數萬金不可今未有半尙須大慈悲者慨解義囊庶能仰副我佛慈命耳於是捨者漸多日積月累和尚遂暗擁厚貲而人不盡知也時嘉慶丙寅丁卯之際川楚白蓮教盪平未久和尚既蓄多財遂動彈冠之念謂諸大老曰余以撇卻紅塵不復攪心世事惟佛家總以救拔衆生爲心今觀三楚地方教匪雖滅戾數未完不日餘孽復興仍有刀兵之劫非余親往以國法治之佛力除之不能消弭此尙須假以方面威權庶可相機行事自念世外閒身亦徒有此心耳言罷深爲太息諸大老深信其言起立拱手致敬曰吾師惻隱爲懷

垂救一方民命功德非小某等自當努力玉成以副吾師宏願和尚俯思良久乃曰承諸公共以救苦爲懷同一盛意祇可勉爲出山惟修刹一事須待二三年後歸來再了此願於是遂蓄髮還俗一面衆爲集貲援例捐納知府候選復函囑兩湖督撫奏請揀發道府和尚遂出守楚中旋補襄陽署武昌聲氣廣通又有被其熒惑拜爲師者矣御史石公承藻本深惡和尚詐僞以庇之者多且未得實據未遽彈劾迨和尚赴官後訪其劣迹知有徒在京刺探時事乃設法誘致之並多方暗訪悉知其飲酒宿倡無所不爲特秘密耳至各官宅中大小事無不知者皆不惜重貲買通婢僕隨時密報故雖夫婦私語亦能聞知並得其往來私書數函乃臚列種種款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七

迹密摺參奏 睿廟震怒立發星使審訊不誣革職查抄本欲罪擬縲首因僅詐誘取財賒混捐納尚無傳教等情從重問擬遣戍永不釋回和尚遂死於戍所石侍御旋因案鐫級乃衆人恥受和尚之愚遂遷怒而排擠之耳此事徧見邸鈔迨癸酉年姚美溪入都戚友老於京者縷述如此故得其詳或曰和尚倘不動凡心未必卽敗其禍乃自取也然而小人詐僞終有敗露之時和尚旣富而又圖貴故其敗尤速耳世之不知止足如和尚者豈少也哉

浙江富室乾隆時首推趙氏本仕宦舊家多田積穀後更廣開質庫益見豐饒質庫多在蘇松等郡貲本皆二三十萬有十餘處又善居積故日增月盛有子八人女十六人一子生

則以二千金權子母取一分息積至千金又加之母比及冠笄可萬金矣婚嫁多未見損也後八子分析各廿餘萬生齒日煩自爲京外官家業託人經理不善且服食漸趨奢侈不若老輩儉樸出多入少至曾孫輩已蕭索不堪矣嘉道以來在鄉則蔣氏在城則許氏許以鹽務蔣以力田各號稱百萬論者皆以爲商易消而田可久乃蔣之子弟不安田舍家風而慕城中華麗棄其耕鑿專事嬉游又好與當道往還通融假借不吝解囊未及卅年祖父所遺悉歸烏有許氏雖素習豪華而家長操持有法每日黎明卽起料理內外各事井井有條奴僕多人不能作弊懈玩漏下二刻卽關鎖門戶不准無故出入子弟家人有要事出外至夜不能早歸者必先告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七

之否則不納賞罰公明衆心悅服平日用財不濫亦不刻其尤不可及者待人接物禮貌謙和毫無恃富驕矜之色亦無市井猥鄙之形至今百餘年子若孫守成不敗商之中最久者也聞其平居常訓戒子弟曰欲知人家興敗當看子弟勤惰欲知子弟勤惰須看臥起早遲歷觀數家其方盛也合家男女上下無不早起早息其將衰也合家無不晏眠晏起迨其衰之甚也主人眠起皆遲奴僕眠起早至婢僕眠遲起早而其家不可問矣此言確有道理姚蔗田嘗曰自天子以至乞乞未有不當早起者或謂帝王百官士農工商固當早起乞乞無事正可酣眠何必早起不知入廟燒香清晨者多句欲乞錢不早則讓他人矣子與氏曰雞鳴而起爲善爲利

皆然既欲爲利自宜早也予又嘗訓兒輩曰試觀禽獸其稍具靈性者無不天微曙即起猿與馬且不睡惟豕則終日臥最蠢最惰人奈何效之耶先輩有言多食令人病多睡令人昏此不易之論也昏則諸事無所用心清明之氣既已枯亡故不能爲善亦不能治家一生悠悠忽忽委靡不振身體與草木同腐家業與冰雪齊消若此者視息人世甚無謂也閩中孝廉某才華倜儻弱冠以第二人登道光戊子科鄉榜會富人某爲豪強所傷幾與大獄富人不惜重貲求助於工刀筆者以期必勝人滿一室孝廉與焉公議一詞孝廉不以爲然授以己意衆以其幼也忽之詞上而當事提之急禍且不測不得已如孝廉意易之訟立解自是膽愈大術愈工名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完

愈噪求教者戶外踵接計頻年所入不下萬餘金旋即以意外耗去而受其傾陷者不少也晚歲方爲人捉刀靜坐構思燈光忽縮小如豆旋放大光明一金甲神見於前數之曰子某年入詞林某年得試差某年出外任計今已登臺閣矣因孽削除殆盡每年所入厚則損人多祿籍所削亦多因子福澤較優故至今若無事焉現祿除盡若亟悛改尙可考終否則不得其死矣言訖所執筆忽劃然中分爲二遂惕焉輟業後得教諭以終瞑目之先呼其子曰我以少年不檢潦倒一生悔無及矣遂歷述神語囑子必以此言宜於衆能勸改一人卽爲我消除一孽此幹父之蠱非證父之過也否則我魂魄知有餒而已不來享矣恨恨而卒咸豐某科秋試第三場

邱容帆與其子同號舍四鼓卷竣後閒談因果其子歛歛述之如此

咸豐辛酉粵賊擾浙之際有蕭山某州牧自四川引疾歸以道路不通取徑上海雇岱山人劉某船數隻浮海至甯劉固岱山販私鹽者行至橫水洋風色不順泊舟島嶼中數日乘夜啟某箱籠取其貴重盡易以石某君不覺也比至甯舍館定啟箱篋則十年官橐盡羽毛矣遣人至岱訪問其鄰里皆知之不代爲謀某與甯道張觀察景渠素識也亟往訴之觀察嚴拘提抗不能得乃遣弁勇捕獲之而劉願狡甚堅不肯認方研鞫聞賊已蕪至甯郡失守劉遂脫歸於是起華屋置良田弟與子姪均娶婦添海船爲販私計岱人嘖嘖羨之蓋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五

所攘獲不下數萬金壬戌秋劉及弟若子姪各司鹽船六艘至蘇松海口售鹽易米滿載歸至橫水洋陡遇颶風六舟盡沒無一生者家中諸婦聞之瓜分所有均別抱琵琶去頃刻閒灰飛煙滅此陳康齋寓岱時所目擊者岱人咸嘖嘖以爲有天道焉第不知蕭山君於甯郡陷後何如耳

河南汝甯府居民有寡婦某氏爲索欠一千三百金欠戶強吞不還因而結訟將借券呈之某太守訟久不結一日太守勘實卽代收本利而寡婦無與也寡婦無可奈何投繯死後一年太守昏迷自言貪汙各事發了分付家人快擡到毛大人刑照欽差營中去審行至頭門曰來不及矣有多人已動手打我共見太守渾身紅腫立斃是咸豐年間事噫貪官汙

吏現報有如是夫吾願天下後世爲民父母者當以汝甯太守慘報爲戒

江西葛菊人言太湖西洞庭山有村曰後堡人煙輻輳多以織絲紬爲業絲紬以繭網爲之謂繭面第一層茸絲其薄如網也先是有湖州某叟每年蠶熟輒舟載繭網至後堡販賣村有某媪其子外出傭工家惟孫女十二歲外孫女十四歲相依過活道光十三年六月某叟來販繭網擔貨到村子十三歲留以守舟二女恆至舟與叟子戲日久益密無猜叟售貨既罄將歸以風逆不能解纜斂佛番十二元納囊置舟中仍攜揀廢殘網到村賤賣訖旋舟索囊不得怒詰其子鞭之幾死岸人僉爲緩頰咎叟疏虞不能專責乃子與無詞含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至

淚刺舟怏怏而去是月廿四日某媪將午炊以石敲火不得出門乞火忽烈風暴雨雷電大作村民某甲見媪宅火起趨報媪媪罵曰促狹兒無妄呪我敲火不得始出求火家中那得火發甲曰此何等事故作誑語謂予不信可自覘之媪急冒雨趨歸果見火焚屋內哭央村衆撲滅火頓息雷雨亦止入視二女手扶資鏹踞死院中兩太陽穴各洞如鍼孔血水涔涔然流出面不改色衆甚訝之媪故盛爆豆試共發之則豆下叟之囊實存焉村民多與叟善急遣人馳送湖州至則叟與妻已於昨夜投縊死矣蓋叟歸途復痛責其子偏迫投河到家妻詢得其故既痛子死又以失貲無以爲生夫妻交誦半夜俱自經云村人回始知雷擊兩女爲有由也吁可畏

哉

皖城懷甯某媪孀居一子年弱冠某甚樸愿爲某官僕從服役勤慎能得主人意同治七年三月十八日夜漏二下其子啟戶爲主人淪茗忽暴雷一聲擊死僵踞戶外媪聞之來撫屍哭曰吾兒素樸愿天乎冤哉何罪而遭此慘也雷又震震有聲戒媪勿妄語干神怒雷乃止後有人言其子曾盜販陶器某甲錢五百文甲夫婦訴怨無以營生俱投縊死事已隔一年雷始擊之尙是怨也吁以五百錢斃二命天怒之烈不亦宜乎按此子盜某甲錢豈其母不知耶觀母之呼天鳴冤且言無罪是其平日貌爲樸愿不惟欺人且匪欺其母矣而以五百錢斃二命致干天罰諺謂雷憤擊老實人信然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至

沈旭庭自少幕遊四方爲諸侯賓客年四十有四客吳陵宗湘文源滂太守館中湘文與汪琴川太守在小閣上扶鸞時旭庭赴友招飲回館云沈某來曷不到壇宗遣价邀之至乩畫鬼面眉低齒露惡狀難看云沈識面否沈答不識乩畫刀云識此何物沈曰刀也何用乩云將以殺爾以雪吾冤樓上不便動手下樓以待宗與客俱代沈求解冤不許財帛不貪齋懺不要祇要索沈命耳宗與客度請土地詢其姓名宿冤顯未代爲排解土地去半時復回云鬼面姓曹名天喜山西介休縣人業屠沈前生爲介休縣令時天旱祈雨禁屠曹素爲人所憎惡紳董賄銀五百兩於令誣曹犯禁曹遭杖斃冤未克伸不樂轉生今與沈遇先報訴城隍神神批縣官得

賊罔民者當殺准曹天喜取沈某命曹故執意索命無法可救此事非求城隍不得了結試稟城隍再看分曉去二時許來云可喜可喜城隍聞稟即著判官細查沈今世行藏幸無罪過因勸曹另法處置免其一死曹因說既承神諭安敢不遵速著沈當壇誦心經一卷此後排日誦心經五十遍五月爲度虔寫心經五十卷焚之吾始甘心否則仍取其命毋多言沈誠心遵諭當誦心經一卷而散明日敬書心經如數焚之又日誦心經五十卷因事煩誦經稍懈半月後許蔭庭與宗載之扶鸞土地降壇畫刀示沈云認得否汝允曹念經五閱月以解宿冤我匿曹刀居中排難今汝負約怠不念經曹復索刀取汝命我還刀汝命休矣沈拜謝懺悔誓償前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聖

約決不敢爽從此虔誦心經不敢懈云

某明府以進士宰當塗性庸闇縣濱大江衝煩難治凶歲倍形拮据某履任恰值大水田畝漂沒殆盡官庖突煙垂絕而飢民日塞署前嗷嗷求哺某書空嗟歎謂幕友曰我貧甚矣自謀不暇何能顧及若曹幕友笑曰公何太迂大水民困若此誰不知者據實上狀請賑大吏必許可得四萬金何憂貧某大喜稱善亟具牘申請大府果發帑金四萬某半侵肥己囊以半分犒合署幕友暨紀綱人等而飢民沾惠未及十分之一死者枕藉於道慘不能狀某視之漠如也無何某父子與幕友俱病疫死所吞蝕賑金耗費無存某之子婦與二女並幕友妻女俱流寓當塗竟不能扶櫬回籍典質既罄無以

爲生始則藉緘備聊以餬口繼爲奸媼所誘覺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矣道光丙午德化萬鰲峰夫子官斯土招予幕府邑紳蔡翁招飲以予少年喜談風月謂某之雛女甫破瓜豔而善歌將召侑觴予亟止之曰君休矣此女流蕩不偶固乃翁居官作孽使然然物傷其類小子雖不肖實不忍與見也蔡點首曰君言是也乃止

陳子莊云報施輪迴之說豈無憑哉先大父毅堂公嘗爲子孫言高祖勇南公諱鑣官雲南首府時總督某公貪暴無藝稍忤意旨即登白簡諸官奉令惟謹一日飭雲南守購金二百公承命向肆中買金每兩十六換齋金開價投入總督不受自是指瘢索垢訶責多端已擬即挂冠矣會總督爲言官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聖

列款糾劾奉 旨命諸城劉文正相國來按是獄公迎謁相國以首府必總督私人拒勿見而使緹騎圍督署搜索得通賄簿某若干某若干朗若列眉而於雲南守名下則大書曰某日送金二百開價十六換發還等字遂大重公總督拘於請室昔時趨附輩無一人過問者公乃爲之納囊餽供衣履比奉 命鎖拏進京又餽白金千資其行總督大感愧搶首於地曰某無眼不識君此行若得生必矢報倘罪不赦來世爲子孫以報君比入都則賜自盡越十餘年公以養親歸里久忘前事矣一日坐書室假寐忽見某總督來方起迎之總督已至前珊瑚冠蟒玉如故狀向公跪曰來報恩正掖之已直走入內室驚而醒疑訝問報生第四孫矣即先大父也彌

月後乳嫗抱之出見卽莞然笑公撫其首曰兒他日不患不作官但不可再貪耳卽噉然哭先大父自言平生莅官行法膽極大獨一見貨財則此心惕惕然或懲前世之夙根耶南公晚居石門見近鄰二童子奇其貌招之來家俾與先大父共讀卽陳學士萬青侍郎萬全也故名大父曰萬森又述先大父嘗言少時讀論語每不服孔子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二語謂人老則一切皆淡何須戒得比官滁州時年逾六十有獄事以萬金餽者已峻拒之去向者每睡就枕卽酣臥是夜忽輾轉不寐初亦不解己乃自批其頰罵曰陳某何不長進若此遂熟睡如初旦語人曰我今乃始服聖人言也其居官也清謹自持道光元年權泗州事州地處下游每年夏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季

秋閒城外半成澤國例請賑卹然當賑卹之地民皆轉徙無可稽覈悉以虛冊報銷故皖省有南漕北賑之謠公獨不肯辦觸怒上官幾致參劾遂解州事人皆以爲愚公但笑應之而已嘗謂余兄弟曰我雖不得此錢而以清白吏子孫五字貽爾等不亦厚歟此事通州白小山尙書載入公墓志中前年余代理新陽縣事吏胥有請少報熟田多徵米者余曰祖不喫賑孫乃喫荒可乎戒得可忽乎先大父年登八秩嘗言服官數十年閱歷十餘處見官貪墨者其終未有不潰敗者也然總無逾於侵賑報應之速且酷也彼敗露而膺顯戮若王伸漢輩者無論矣卽倖逃法網大都必以急病死以惡疾死子孫亦俱絕滅再不然爲盜爲倡作眼前報者尤不少其

人固可屈指數也蓋貪賊枉法害止一人一家侵賑則害及萬衆賡民以富而謂己身及子孫可長享之有是理乎其於賑務能加意者享報亦必豐則舉二事可鑒焉廣東顏中丞希深乾隆時官平度知州因公事赴省適遇大水爲災低區盡沒民皆登城以避顧無所得食哀聲嗷嗷太夫人聞而惻然因命盡發倉穀糶米賑濟全活者數萬人巡撫以不俟報聞擅動倉穀特疏參奏落職高宗覽疏怒曰有此賢母好官爲國爲民權宜通變該撫不加保奏反加參劾何以激勸乎乃特旨擢希深知府母賜三品封爲淑人天下羣頌聖天子之明焉後希深官至巡撫子檢由拔貢官直隸總督孫伯燾由翰林官閩浙總督其孫曾至今蕃衍科第甚多稱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季

巨族焉湖南蕭狀元錦忠之封君道光時官直隸知縣會秋月被水已逾報災期限不能奏准封君乃將徵存之銀悉以賑撫其未輸者亦焚串免徵民大感戴而封君則以虧帑監追上司憐其愛民被罪令通省官代爲設法彌補比額清出獄而錦忠狀元及第之報至矣此二事皆果報彰彰在人耳目前者天道甚邇可不感動警畏哉又述曾叔祖雲巖公諱孝昇性慷慨喜交遊弱冠時手散萬金結客官甘肅平番令揮霍益甚置驛延賓有鄭當時風會有某都統以謹戍伊犁道出公境公憐其遇厚待之復贖其行都統感甚然公於此等事甚多不之記也作官十年虧帑鉅萬落職待勘適都統復起用游擢陝甘總督未抵任卽遣人往詣公公已忘前事

驚不知所出司道者官聞之亦驚既悉其情乃爭出資爲彌其缺總督既至待公如上賓疊加奏保隆隆驟遷不十年官至雲南布政使公自勉愈甚人有急難求之無不應者錢塘陳香谷中丞桂生時官某邑令欠課五千計無所出欲覓死公聞之召令入見訶之曰五千金細事耳乃欲以性命易之乎袖出一紙給之則五千金藩庫實收也陳感激涕零以其曾祖句山太僕與文勤公同朝通譜誼遂以叔事公公雖喜結納獨不肯阿權貴時和相國勢張甚公不與通相頗銜之會福文襄郡王出師征苗以函取庫金廿萬公與之而文襄薨未及補贖大吏劾公浮銷著賠和遂追公赴部對簿不得辯在獄兩年嘗受恩餽贈盈萬公度所虧太鉅不能償悉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著

以所贈者周同繫之人其慷慨蓋天性也未幾沒於獄時和已敗乃得援赦免追後香谷中丞撫蘇招公子赴署中待之同兄弟人亦重中丞能報德焉余弱冠時見中丞親爲余言猶以不能如某總督脫公於厄爲歉也

朱福保舉人吳縣人日以詐騙橫行包攬詞訟爲事道光廿年間被人告發革去舉人長禁獄中咸豐元年大赦出獄故態復萌無惡不作吳人憂之庚申之變蘇城失守朱爲賊羽翼設計害人同治二年蘇城克復朱逃至東洞庭山山人見朱來駭甚聚衆擒而殺之投屍太湖中吳人快之

江南少年某隨官服役於西粵獲貲頗豐悉供遊博未幾官歿某以道遠乏貲不能歸久則典質殆盡蒙袂輯履貿貿於

途偶遇一老翁稍周之逾數日忍飢如故翁復過而問曰困頓如斯意欲何爲某頓首自悔哀求拯援願爲廝養以報翁攜之歸日供兩餐視如客居數月忽謂曰觀汝已悔艾余有寡女願贅爲婿以侍老夫婦餘年汝意若何某驚喜逾望搏顙以謝遂倩鄰老爲媒即日成禮每使其婿到各店購物頗誠篤以故遠近咸信越數月翁以夫婦年老擬豫製附棺物付以數十金令往某肆購綉絹某照數買歸翁喜甚次日付縫人量各短數尺大恚曰相待不薄僅此一事相煩况爲飾終之衣何染指我價而少之耶與媪交詈不止某無以辯愧忿欲死妻勸曰如自問無欺赴店理論當不難取償翁媪怒少解次日黎明即欲往理翁止之曰且早餐去不得償勿歸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美

也具食遣之某至店計較店中稽帳無所短斤爲圖詐某與忿爭踴躍呼叫氣厥仆地扶之已死店主將報官翁即奔至抱屍大慟謂止此一婿將倚以終老不圖爲店中所斃幾不欲生即日報官店中浼人以千金賄和翁赴官攔驗言病發自死遂爲完案越兩年餘官調任鄰封復有一案與之相似傳訊屍親即翁也名姓雖易令固識其面大疑傳視其女無戚容因加嚴鞠始知女爲青樓中人與翁合謀共分其貲激婿往理早餐先已置毒忿躍時毒發死後無大形迹耳令廉得其實照謀財害命例悉寘法嗟乎世情險惡愈出愈奇始周之繼婿之厚誼如此即善疑者亦不料其賣我孰意哉其生而因以爲利哉事終敗露益信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耳

常州陽湖東洲村任兆敬者爲縣役年卅餘賦閒家居咸豐二年忽發羊癲瘋病三日見女鬼索命云是前身騙伊銀八百兩并負絲羅結好之約謂之曰汝真負心人取汝心以雪我恨剗心而死庚申之變衆人在任金寶家聞其口述如此兆敬卽其從兄也

邵伯民有伯仲析炊而同居者伯素樸愿病瘵瀕死召仲泣謂曰我病殆將不起矣先人遺產不憂餓殍奈無子息何願汝嫂賢弟所知也今將產男也佐嫂善撫之成人必教之讀書女也亦善視之爲擇一快婿不使失所汝後日子多當分嗣我佐汝嫂守節吾目瞑矣弟如重骨肉情須識之勿忘仲慰之曰兄弟安心調攝當不至若是萬一不幸敢不如命伯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堯

點首再不日尋卒仲爲治喪殊草草嫂雖不嫌猶以奢不如從儉曲諒其無他也是夜嫂分婉視呱呱者儼然男也心大快慰仲亦慶兄有後兒狀甚英偉但苦善啼乳之不哺百方呵撫之不止延醫諦視指紋僉謂無病而哭則未嘗一刻輟也嫂甚憂之甫次日竟以不乳殤嫂抱屍慟泣幾不欲生戚黨再三勸慰乃啜泣召仲謂曰亡人寄託之言歷歷在耳嫂所以忍死須臾者戀此一塊肉耳今已矣復何望哉汝如重骨肉情必厚其衣衾棺槨待此藐諸孤以成人之禮俟殯殮畢吾亦將從汝兄地下所有貨產壹以付汝汝如不違我意我夫婦九泉亦必默佑也汝意云何仲不得已允之爰市美材殮兒權厝兄墓側嫂復延僧唸誦經呪所費不貲仲心快

快不敢言事畢嫂遂絕食粒米勺水不入口終日嚎啕慟哭血淚俱枯鄰里聞之無不寒心時方冬月朔風怒號黑雲四合氣象愁慘忽霹靂一聲天頓晴霽人言伯與兒棺均爲雷擊聞有二人踞墓側不知何故嫂聞亟力疾趨視見伯與兒俱生而踞者則仲與鄰村某嫗也急令人舁伯自抱兒從與俱歸進食進乳居然各慶再生矣先是仲以伯既死慮生兒不能并其產以某嫗素爲人接生重賄之曰女也則已男也則爲計戕之願以五十金爲謝嫗初不肯請倍之嫗利其賄乃諾之爲嫂接生時悄以花鍼納兒臍中而他人不知也至是仲與嫗被擊各手持元寶一枚臍鍼則拔插嫗額其半入骨血縷縷猶未絕也噫誰謂彼蒼者憤憤哉衆議以伯與兒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李

棺殮仲嫗卽同葬其穴後伯夫婦壽至八十生四子憐仲無子以一嗣焉後舉孝廉此咸豐二年事
世間父兄教子弟必寓嚴於寬使子弟無一事無不稟商庶可就此鍼砭若馭之太嚴適長其欺一至潰敗不可收拾是誠洞達人情之論揚州王翁其一證也翁止一子愚而蕩家頗殷實拘之極嚴偶有急需不敢白諸父私向鄰人呂七袁大貨銀二百兩呂袁挾其短立券後另書券二百金言如愆期以此爲息王竟受其愚踰數月以情告母措銀送還卽索券呂謂其妻歸甯券在笥中他日檢還可也王欲攜銀歸呂叱曰吾以二百金相假汝一紙不相信耶王不敢爭與之後屢索券不還不敢言諸父也一日呂袁二人持券詣其父索

四百金父召詢焉子備述顛末呂袁怒曰汝兒非孩提豈肯加倍書券又豈肯還銀不還券者翁知子被愚因曰生子不肖尚復何言但此中有疑慮請誚神明銀券互易可乎二人曰謹如教因訂翌日同詣郡廟焚香致祝呂袁設誓曰如有欺誑即得急病死翁遂如數付之焚其券甫旬日呂七無疾驟亡袁始懼一日方午餐忽停筯曰七哥來耶遂斃此道光廿六年事余在邗上揚人常述以爲戒蘇明允論易曰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誇後世耶蓋無死生之說以神天下人之耳目則我虞爾詐之風將更有不堪問者矣

光緒六年五月胥門內某姓鰥居無子止生一女年已及笄月初爲之擇婿過東所受聘禮悉交女收藏未及信宿失去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空

禮物兩事皆金飾也翁以女室既無穿窬蹤迹亦無女伴往來憑空遺失非其女懷他志即係女有外私盤詰未已繼以扑責女含羞懷忿無可置辨乘閒方欲自縊忽風雨驟至雷電交加同室某氏媪自室中趨跪庭心手持金飾自言金由我盜今原物尚存願即交還勿枉死人家性命也言畢媪則如夢初覺翁與女俱得完璧亦即不更深究惟當時見者以爲天威咫尺毫髮不爽云

余以書局事癸酉赴邗上聞喧傳江都令暴亡一事知鬼神顯赫無處不彰彰也據云鎮民某聘烈女未娶而卒烈女矢靡他父母勸不從遂如其意過門守節某家業染固素封也烈女入門後恪守姆訓無閒言某姪女年長未嫁與染工王

姓者通頗爲烈女覺時規之女患之與王謀並通之以緘口而烈女寒心鐵面知不可犯意用強一日王先伏房夜深就之大呼不從女人助拒益力遂以被蒙殺之而以麗死計其家父母控之官官爲杭州某君驗時有血迹心頗疑之未能決比回署輾轉閒其子受重賄以游詞多方說某竟以病死定案人多不平越日江甯省城隍廟卜者夢城隍神升座有江都縣女鬼呼冤神大怒僉差捉人俄頃囚至則江都令也卜者驚醒次日告人人莫之信未幾江都縣報病故文至於是喧傳省中後任官復提全案研鞫事遂白女與王並擬斬決而烈女請旌焉某君人亦恂恂長者爲惡子所誤遂隕其生又言某卒之次日其子亦暴病死想地下無漏網也惟卜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李

者云夢中詢神姓名則曰是宋丞相文天祥此同治十一年事

咸豐五六年河南陳州一帶賊勢蔓延鄉間各自保衛小村各立寨大村隔里許必有一寨專爲盤詰奸細其有形迹可疑搜出印布不法各物即時縲首某大村稱巨富者家有三房寡婦共此一子年十六偶至遠村即被他寨所獲疑爲奸細不容分辯遽殺之時有賣油者知爲某大村子無可如何置之不理無何某大村向他寨構訟告至府縣並至省垣各大憲且有委員來查某大村固強有力者於府縣兩處花費不少而誤殺人者亦集貲賄官堅言的係奸細郡伯聽信幕丁進言與縣中夥同一氣委員亦飽得所欲同口一詞遂以

奸細定案未數日委員死於中途府縣兩署死者不少均云見鬼來捉郡伯當未死時每言有人告我時正夏令自去其褲令人敲扑無敢應之言之不已姑以葵扇扑之未數下臀肉墳然青腫或云郡守並未得錢想係在陰間審之也凡在兩署預此案者大半死亡更無論中途委員郡守雖不得錢而迄不能代為伸冤故同受罰也

沈茂亭言渠鄉富人精於權算有鄉人某借錢十二千已還忘未取約遂重索之某不得已即再還之越十餘年富人死某家生一豬甚肥願將宰而貨其肉是夕屠人某夢富人哀訴云我不合重收某家錢十二千冥請為豬償其債明日請君往殺之豬白質黑章者即我也乞君勿殺告我家往贖之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空

感且不朽次日某果邀屠殺豬屠至驗其豬毛色果信遂不肯殺某觸前事忿且喜即牽豬呼其名謂之豬人立而啼某大驚仆地病月餘始愈傳聞遠近富人子遂備價贖歸

金少伯云錢塘西鄉葛某平日務農有兩子其鄉近地有項氏墓久無後人葛某私賣與朱氏為塋地朱氏不知竟葬焉時為光緒五年未及半載葛某兩子故七年春葛某亦亡地價僅五十番而葛氏坐此濫盡朱氏無恙足見有心之惡天必罪之朱氏無心之失故得免禍也

齊子治曰宜興王少枚明經善古文宗姚惜抱早年好為刀筆年近四十始懺悔前愆生二子皆能讀書作文有二女著有文集百餘篇行世世居鍾溪橋余於咸豐三年避地宜興

和豐橋芙蓉園因馬小楮孝廉始識少枚少枚曾為先大夫作墓表刊在先大夫集中又曾為余作詩序庚申之變宜興失守賊擄少枚命為鄉官令斂錢收稅鄉人恨之俟賊目歸城便聚眾黑夜到少枚家先殺其妻與二子繼殺少枚辛酉人日余從陽湖東洲村買小舟回宜興探弟妹消息舟過鍾溪泊岸訪問少枚蹤迹土人言其遇害如此有文無行或好為訟師之報云

蘇州某氏女賣為巨室妾暇日其妹往省之見姊妝奩旁有元寶一枚乘無人時竊以歸而告母母恐累及其姊促令還之其嫂從旁止之曰是不可還還則自承為竊矣乃已巨室索銀不得疑僕婦僕婦無以自明遂投繯死不數日雷電交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空

作震死其妹并斷其嫂之一臂而事乃白此丙申夏閒事愷卿言之又言徽州有人貿易在外家中一母一妻一子每冬底寄銀還家必另有所寄於母乙未冬其子甫十齡伺開函時竊取之其母不知以為姑已攜去迨卒歲不敷向其姑索之姑以未有告疑其吝反唇相稽至新歲猶勃谿未已姑無以自明憤欲捐生初五夜忽雷聲殷殷撼婦窗櫺不止婦懼并聞外閒屋似有人喃喃語急起瞻之見此十歲兒方伴其祖母睡不知何時長跪竈前謂爺實寄佛番一枚來是吾竊以買爆竹今用尙未盡也婦駭走告於姑姑亦悔為之代禱於天而雷始不作下擊之勢天亦漸霽夫此事雖細然不為之別白必至釀成大故古稱天道遠人道邇由此等事觀之

亦未可謂遠也

潮州上水門有鄭秀才歲試拔列前茅散步至市見衣鋪繫一線縵袍藍色鮮妍愛而驚之值學使簪花著以應名出至校士館身重急歸寓所脫袍置諸帳內至更深人定忽聞窗外窸窣聲問之莫應遂就寢正在朦朧間聽戶外吟詩問其姓名答曰姓吳名新廣西人也幼業儒幸列膠庠家貧親老棄舉業習經營往來洋面已五載矣行抵臺灣被盜劫財斃命孤魂無寄聊附藍袍君今收買祈推同類之情送至篋瓢之室朽骨雖沈渤海汪洋之境殘魂得依祖宗邱墓之鄉矣鄭半睡半醒似夢非夢因思此冤魂也不與寄歸則魂終附此袍矣廣西不遠所費無幾吾當決此一行以副所託翌日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奎

出省訪至其家只一老母因子久客不歸積憂成疾常親牀褥鄰里有持湯藥進者日一過之而已鄭將藍袍託鄰付其母並贈以銀是夜夢吳謂曰蒙君帶某魂歸家並承厚惠君本大器來科當中高魁會試連捷授職編修閱二年放福建學使時有黃蘊奇持刺來謁即斃予之盜請君留意鄭鄉試中式第五名後會試亦高魁閱兩載果放福建學使按臨三日適巨商黃蘊奇來謁鄭以並非科甲鄉紳敢來謁見將欲嚴飭因憶黃蘊奇名乃數年前吳君所告者傳之使見鄭正色危坐黃進跪叩曰爾作何業曰當商曰幾年矣曰四年矣又問由何業起家曰作水客鄭厲聲曰汝即在臺灣劫財斃命之黃蘊奇乎我已知之久矣認則作白首免罪辦不認即

送法司拷榜研求黃聽言事皆有因知難隱諱即伏地叩頭一一承認鄭即咨中丞拏送按辦並一一面敘買袍附魂夢中訴冤情事中丞將黃蘊奇依律正法籍沒家貲入官念吳新母老無依賞給銀五百兩咨粵西中丞飭領完案

陳子莊曰盪寇營水師參將戴兆熊字夢璜湖南人辛酉余於富陽江上識之兆熊爲人質直勇壯屢督礮船與賊戰未嘗敗北嗣杭城陷軍潰散走爲賊執不屈被殺兆熊嘗爲余言伊戚趙副將因病入冥見大廈一區列坐者數十人皆僚友陣亡者也詢其何以羣居於此衆答言凡力戰死綏者忠勇之報大率爲神我等雖得神道而以平時侵用勇糧故須聽勘校羈帶之苦所不勝言趙蘇後每舉以告戒統領等官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奎

兆熊緣此故與士卒同甘苦不敢有所私云先大夫嘗訓余輩謂農夫服田力穡沾體塗足終歲勤動所積不過錙銖之贏獨士大夫居則高堂大廈出則結駟連騎衣錦繡食梁肉與若輩苦樂奚啻天淵即令盡心民事不敢怠荒已恐折福况復驕奢淫佚貪饕無厭廣積金帛謂可遺之子孫昭昭在上決無是理觀戴兆熊所謂戰死沙場者冥司尙勘校其侵冒則安富尊榮而貪賊虧格之人恐未必能逃閻羅老子之一算

費宏國行三餘杭東鄉后楊橋屯上人隸軍籍管運杭三幫漕糧時以領款支絀父輩竭力承運家計中落宏國接辦善於營謀漸覺生色行年四十管運北上道出山東因事趕前

另雇小划獨坐艙中覺坐下有物礙股取視乃一帳包中有濟甯京錢票一千串意必前雇船者所遺急往該莊照票如數取回孰知遺票在濟甯紳富夥友沿途跟追尋獲前船問得後雇船者確是費姓竟造杭三幫指詢宏國直承不諱再四情懇願分其半宏國曰失票運蹇得票運亨我亨君蹇亦數定也何分爲夥友畏勢不敢置辨悻悻而歸東主數責慙恨交集抑鬱而亡宏國得此意外之財營運倍廣利益倍獲杭三幫稱巨擘焉而滿極懼盈日久悔生每於神前喃喃嗷語懺悔無何妻孕臨產夫若妻各夢操山東口音者請作東道主醒卽誕兒名曰阿互自幼小及成人嬌弱多疾父母愛如拱璧百般依順不遂其欲不已年至十六爲其婚娶延師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李

訓讀冀其跨竈忽一日先生解館阿互在書房以髮辮繞椅自縊死費嗣遂絕及今河運雖停杭三幫中遺老猶舉此爲戒云太上感應篇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當夥友向宏國索票之時慨然如數給還一念轉移造福無量及身不食其報子孫必得厚蔭乃見利忘義徒以巧言取禍後雖自悔亦無及矣身殞嗣斬豈非孽由自作哉

同治甲戌湖州荒於旱嘉興某賣其女與富家爲妾女不願縊而死父母心悔之然不以之尤富家也已而學中忽有數劣衿訟縣謂此女之死由富家強逼之父母懾於勢不敢言縣令信之遂親至女家驗之並詢其父母涕泣自陳不得已之故案遂結不數月一劣衿病此女忽附之言曰富家因無

子故而娶妾吾父母因無食故而賣女俱無可恨吾恨吾命薄遂自投縊耳何與汝事乃因索詐不遂而令吾出醜公堂乎吾銜恨次骨行且盡索汝輩命矣閱數日死可知相驗到女屍得已則已耳

徽州富商某爲父母營葬挈其婿寓墳親家老翁有事回城以匙交婿囑曰各匠領銀開箱取與少頃婿因家病須回延醫以匙付墳親俟翁回轉交墳親私開箱鎖見箱中元寶有四私竊其一藏之迨翁婿復來翁啟箱失一寶婿故貧意必婿竊蓄疑不發事畢回告其女並囑勿宣女不自安告婿婿因是鬱鬱無以自明日禱於龍神廟忽一日雷雨大作龍垂雲下露一足攫婿親箱擲路旁箱中元寶滾出喧傳至城翁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李

方知寶係某人所竊婿始白此同治年閒事也

戴蓉塘言壽星橋有夫婦二人年俱五十外平日持齋奉佛頗有善名忽於某年六月同時震死人咸疑之右文館旁有七十餘歲老人一夕於街上納涼少年數輩談及此事咸謂天道無憑老人曰汝無以此疑天道也其人少時貧甚曾於此開點心店與我比鄰而居一日我猶未起聞其人詫曰若何恩忙至此乃遺物我店中而不知也當俟其來還之旋聞其婦曰若所遺何物已而唾其夫曰此天富我也奈何還之遂細步上樓去迨日將午忽有人狂奔而至曰吾清晨誤遺腰纏於此中有佛番五十枚君檢得否其人已爲婦言所惑對以無之失銀者曰吾措此不易且有急用是時店中尙無

他人君如檢得乞卽付還此莫大陰功也吾必有以相報懇
之不已其婦在樓上大呼曰汝食畢卽去卽有所遺吾店中
來千去萬安知不爲人帶去顧乃以此誣我乎失銀者初猶
哀懇已乃惘惘去後其人移居他處漸以小康今乃遭此劫
則其致富安知不藉所匿之銀以爲營運而彼失銀者之於
去後又安知其不有憤恨輕生之事乎老人之言如此始知
此人後來之向善亦非無因特一念之差已入大惡區區小
善固有不足自贖者耳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勸戒錄選卷八

福州梁恭辰著

儀徵吳氏撰

戒忤慢四十二則

鬼之情狀與人無殊可以情動亦可以理遣也浙江某科有趙生應鄉試既入闈飯後假寐一婦人揭簾入曰誤矣非某人也言畢倏隱趙生默記其姓名時點名尙未竟趙乃倚號口柵欄逢人詢問旋遇一人與所記姓名相符語以故且諷其出其人初不省憶久之復問婦人年貌衣飾趙以所見對其人乃曰果此人吾弗懼矣曩吾家有一輿夫甚懦爲妻所制日被毆辱弗敢較一日見輿夫被毆敗面吾怒斥之曰汝夫綱不振一至於此彼毆汝汝獨不能毆彼乎輿夫以一言激動還毆其妻其妻大恚以爲天下之大有妻毆其夫而已

勸戒錄選卷八

忤慢

今乃反是此天下大辱也哭詈終日至夜自縊此婦可謂至愚極悍倒行逆施者矣吾持公論以斥其夫並非迫此婦以自縊乃欲執是以讎我天豈容乎於是同號士子聞之共起爲文向空焚之剖說其理使悟而自去且曰如再夜出爲祟當同詣明遠樓訴諸關帝押汝入無間地獄也是夜竟寂然林翰雲先生楚中乾隆甲寅副榜於家大人有同年之誼後以甲子舉人大挑二等歸時家大人陳臬山左邀留署中授余兄弟輩讀工時文善講貫聽者忘疲惟瞻過性尤懼雷一聞號號聲卽神色俱變獨坐室內戰兢而已若在稠人廣衆之場必跳往空處立衆詰其故笑曰我卅歲前尙不至如此之懼一日由福州至連江坐一舟同舟者十餘人中有父子

二人相詬詈者繼子聲益厲其父遽走後艙避之尙啾啾不休同舟者相怒以目忽一聲霹靂從船桅下擊其子立斃桅爲之斷舟旋轉浪中幾覆時余已驚絕半晌始甦自是膽爲之碎其所以必跳立空處者尙恐爲人帶累耳

吳人衛某少貧其鄰郁翁者年老無子愛其俊秀以家資千金畀之曰吾無他望惟歿後求不爲餓鬼而已郁翁死衛謹祀之後補弟子員家漸饒忽渝初志謂我衛氏子安得祭郁氏鬼耶自後鬼爲厲於室無一夕之安延道作法驅之乃止越數載讀書側廂恍見郁翁自外入妻卽於是日舉一子時衛累貲巨萬惟以乏嗣爲憂得兒喜甚及長恃愛耽博不能禁數年之間家業蕭然矣嗚呼得其財廢其祀謂死者可欺

勸戒錄選卷八

忤慢

耳乃不轉瞬竟什百償之死者其果可欺乎竹葉亭雜記云卓某漢軍人以資爲太守分發廣東貨一洪姓財數千兩許其人司閹隨之登舟一夕其人登跳板大解舟子撤板其人墜水羣趨救之得不死卓慮其受寒以己衣衣之羣謂主人過厚也舟至高郵小僕及婢在舟中方侍夫人食雞子忽聞雷聲從空一震僕婢皆昏仆及醒卓與妻俱死矣舟子先亦震死繼而蘇乃言某之墮水係卓以百金賄我死之也言訖復僵或謂洪尙未死其罰似重比聞卓夫婦皆不孝卓舊爲佐領有母在堂先於本旗冊檔將己名改竄於伯之夫妻俱歿名下爲異日匿喪地也將行向一戚稱貸云爲留其母日食資得財乃陰作假票與其母去始知天譴

蓋爲此不爲彼矣若舟子者實有貪甲之財必致乙死之心蘇而復死亦誅心之罰也 按此事記在道光九年閒時余隨侍家大人蘇州藩署初傳聞至蘇衆皆莫測其故以爲未履任之官何至有此重罰卽負財害命一節何以夫婦並受其殃及高郵牧至蘇謁見向家大人言之歷歷如繪皆出諸僕婢之口乃羣喟然曰此人之死晚矣高郵牧之來爲鳩賻資故得悉其詳

家大人在軍機日熟聞富陽董蔗林閣老家一老僕王某性謙謹善應門數十年未忤一人嘗隨公齋宿署中月夜據石納涼遙見一人倉皇隱避一人邀遮止之捉臂共坐樹下曰以汝生天久矣乃在此相遇耶因先述相交契厚次責任事

勸戒錄選卷八 性慢

三

負心慝數某事乘我急需故難其詞以勒我中飽若干某事欺我不諳虛張其數以給我乾沒又若干凡數十事一事一批其頰怒氣全涌欲相吞噬俄一老叟自草間出曰渠今已墮餓鬼道何必相陵且負債必還何必太遽其人彌怒曰旣已餓鬼更何還債叟曰業有滿時則債有還日冥律凡稱貸子母之錢來生有祿則償無祿則免爲其限於力也若脅取誘取雖歷萬劫亦須填補其或無祿可抵則爲六畜以償一世不足抵則分數世今夕董公所食豚非其幹僕某十一世身耶其人怒畧平釋手各散意叟是土神也程春廬曰此事記得說部中有之似是文恪公事擬乘暇面向閣老質實其事思恩未果而閣老遽騎箕去矣家大人曰文恪文恭相距

不過數十年此事無論孰前孰後均可爲戒也

廈門道署有一客陳某暴厲居心善權子母一出十償以是成家有老母年五十餘某叱咤指使若奴隸然稍不如意輒罵詈百出不可名狀母泣然背泣者屢矣鄰友聞之爲諷刺曰母也爲子者顧如是乎某不答仍訑訑不爲怪一日有事晏歸腹怒如供食稍遲怒目側視厲聲曰炊一頓飯尙不能不死何爲言訖忽天黑風雨驟至一聲霹靂聞者膽碎某已震死面有小字云不孝極惡之報此道光八年四月事也夫孝可格天則不孝斷不能追天怒况如此極惡乎

勸戒錄選卷八 性慢

四

一日自外醉歸渴呼茶孫故聞之不至且隔房叱曰爾欲人事爾耶其如爾子亡矣且爾孫媳爲爾刻責而歿爾又何揚氣爲某聞之忿極因焚香當天跪訴曰某若有不孝於祖父應獲此不孝報某何敢怨某若無不孝之事雷而有靈請立殛此孫某不惜也言方已大雨如注電光閃然霹靂自空下孫懼面失色誓改前愆匿母懷求救其母代爲懇於翁翁念似續之故且以其孫知懼怒稍緩復禱天求免而雷聲漸息此道光廿四年五月事夫雷神物也無端可請之使來又可禱之使去抑亦真誠所感耶向使其孫怙惡不悛其被殛必矣及其悔罪亦卽赦之皇天誅惡不加悔罪之人觀此益信于蓮亭聞見錄云潤州錢爲林孝廉乾隆年間設帳某紳家

某弟子甚聰慧不肯讀書錢督之甚力弟子曰某如石火電
光明年卽當歸去讀書何益錢驚詢其故答曰某本係菩薩
侍者以過謫人間不久當仍歸本來矣錢因問爾旣自能
知我否時錢未有子並詢以何時可得答云師前生乃明季
周介生今生應以孝廉作邑令命中本不應有子如能廣積
陰騭可得二子一孝廉一拔貢也次年某弟子果不祿錢自
後遇有善事努力爲之不少意後選山西邑令邑在萬山中
崆嶒險峻爲虎狼出沒之所錢後因事下鄉息與山中與夫
俱熟麻道旁忽見白鬚叟執一小旗插某與夫首錢怪之潛
取匿懷中少刻有一虎咆哮而至似有所覓不得遂去老人
復來又插旗於與夫首錢又去之虎復至含怒意徧嗅各與

勸戒錄選卷八 性慢

五

夫似欲有所搏噬後竟去錢急喚與夫醒告以故與夫亦言
夢見虎欲食狀甚可怖錢因促返署至則細詢與夫有何罪
業與夫自言曾經毆母錢怒曰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命重杖
卅杖訖與夫叩首言求主人賜以百金爲養母資伊卽出家
爲僧矣錢如數應之與夫卽飄然去後錢果生二子長名之
鼎赴京鄉試時錢已歿未揭曉前忽有一行脚僧至求見闔
者不納僧言有某姬相識聞者呼姬出卽脫厄與夫也因與
之見之鼎言卽君今科必中然有失德不能成進士須力行
善事方可延算語畢遂去之鼎果獲雋後壽竟不永其弟某
以拔貢終均應其弟子之言嗟乎錢以夙世奸慝宜得惡報
轉世猶得以孝廉官邑令其從前根柢之厚可知乃命應絕

嗣以行善獲二子可見彼蒼許人自新也至某與夫者不孝
其親罪莫大焉一旦悔悟遁迹空門竟獲前知非其中有所
得而能若是乎

嘉慶年間封圻大吏才猷卓著者首推百文敏公當時朝廷
稱之曰能身後諡之曰敏非虛美也余少時隨宦荆南屢聞
公宦蹟而未得其詳昨從漢陽友人偶談一事已不愧神明
之譽兼可爲勸戒之資矣因亟筆記之云方百文敏公總制
兩湖也有江西客民在漢口經紀數年積有餘貲回家置產
漸臻完美因年踰周甲思終老於家以免奔馳之苦有一弟
在家誦讀僅博一衿誰知弟心不良恃田園契據盡在手中
將兄遞年產業作爲己手所進一股全吞致兄垂老蕭條無

勸戒錄選卷八 性慢

六

可控訴不得已挾其微資重赴漢口爲賈遲延數載生意甚
微鬱悶吁歎無以自遣熟聞百公精明屢伸民間冤抑遂作
詞呈控訊出其祖父寒微一無遺蓄弟年甫冠向賴兄撫養
得以讀書成人情事時公已洞見此案大概收呈後不加批
發卽手交江夏令諭令設法辦理江夏令以案關隔省旣難
傳人又無從察訪延至數日莫展一籌轉求救於制府公笑
曰此易易耳卽在盜案中列其弟爲窩家斯得矣江夏令因
遵諭具詳公卽飛咨江西中丞刻日嚴拏其弟到案不由分
辨卽押解至湖北歸案質訊公隨卽親提至大堂厲聲呵斥
曰秀才家應守名教乃敢作盜窩家致富千金其實可惡法
更難寬速令供招定案時其弟魂不附身只求苟全性命指

天誓日供稱家產係兄作賈所成實無與盜通窩情事問以
兄現在何處答言現居漢口立傳到案質訊明確斷定革去
生員薄與管罰即將家產仍歸兄管聽兄隨時贍給不准分
外妄干弟亦俯首遵依完結毫無異議案關兩省事閱多年
不過數語間而真情畢露頌聲載道冤氣全伸非甚神明孰
能與於此乎聞近日陳望波先生次子貫甫邑侯景會作令
山西即仿此斷結一案大著循聲使天下折獄者盡如是也
上以是勸下以是戒又何秀民之能容於世哉

羅茗香曰道光九年在京師閱邸抄有部選雷州知府某行
至高郵遇雷震死滿洲人禮部司員出身因詢之禮部主事
劉申甫文據云此人係同僚死晚矣初選知府時惟挈妻出

勸戒錄選卷八

許慢

七

都置贖母於京師託言資斧不足俟到任即遣人迎養且言
所住屋已給房租三年並有經摺可向某錢店按月取錢數
千爲養贍其贖母無如何亦姑聽之乃去甫一月而房東即
來催租某錢店亦不復發錢始知房租僅給過一月錢店亦
止存錢數千也母飢寒交迫晝夜哭泣此等逆子不死尙有
天理乎及南旋過高郵詢之舟人知某尙有山西債客同行
至高郵湖某令僕商之舟子令擠債客於湖中許酬以錢舟
子不可某又商之水手水手許之是晚將下手而雷忽至先
提知府出船擊死並燒其婦之身僅未死一舟惶恐舟子始
吐實以告山西客山西客仰天焚券並於淮安府雷神廟演
醮三日酬神而去鄉間雷擊不孝事甚多始則出於二千石

且所選適值雷州是天誅早定即無謀害債主之事不第諸
高郵亦必擊諸雷州也 按此事已載在三錄實卽一事而
顛末微異故兩存之

秦心齋

守恆

云會稽陳中丞

大文

里第對河有小民張姓母

子食貧者其子賣錫以養而母以縫紉佐之積有微貲娶一
婦冀代母勞孰知婦驕而惰屢欲出之以母諭留且經有孕
而止一日婦產兒值子外出家中乏米其母以工資十餘文
易米爲粥和錫以飼婦婦斥其不具厚味厲聲呵罵之母屏
息含淚出婦怒猶未已竟傾粥於淨桶中斯時天氣清朗忽
黑雲突起霹靂一聲攝婦出房跪而擊斃於中庭淨桶亦擲
擲其前粥粒雜糞汚焉雷神以入產室故觸穢不能去集於

勸戒錄選卷八

許慢

八

陳中丞旗杆斗上似雞非雞似鷹非鷹觀者如堵直至所擊
產婦彌月之期始大雨雷電騰空飛去此道光三年七月事
吳門蔣榮祿公塋道在陽抱山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
大風潮墓前華表倒地中一逆子腦卽時殞命公會孫古愚
封公曰先榮祿生平純孝見重於湯文正公歿後猶不容此
不孝之人偷息人世也

乾隆己酉十一月常熟東南任陽鄉有不孝婦欲殺其姑者
置毒藥餅中自往他所避之其姑將食忽有一乞人來求其
餅姑初不肯與乞人袖中出一綠綾衫與之換去及婦歸家
姑喜以衫示婦婦又奪之初著身忽仆地姑急扶之不能起
忽變成猪鄰人咸集視之婦猶作人語曰我本應天誅以今

生無他罪過但變豬示人耳言訖遂成豬叫獨其前脚猶似手也 又同時山東定陶縣一農家婦素虐其姑姑雙瞽欲飲糖湯婦嘗不絕口乃以糞置湯中姑弗覺也忽雷電大作霹靂一聲婦變為豬入厠上食糞一時觀者日數百人歲餘猶不死

陝西城固縣鄉民有不孝婦平時待其姑如虐奴婢非一日矣嘉慶庚辰正月初一日早起婦忽向姑詈罵喃喃不絕口姑不理而往別家拜年有頃不孝婦入房關門而臥久之不出但聞房中有聲如牛馬走追姑回欲入房視之而不得急呼他人踏門入惟見此婦臥地一骸已變成驢矣越數月方死

勸戒錄選卷八 性慢

九

山陰秀才某年卅許入鄉闈文頗得意至三場剪燭對策同號生聞有婦人呼某名者某獨不聞呼之數四號軍大聲曰呼某者究竟是誰某乃聞呼而驚旋見一婦人走入號舍曰爾可認得我否我是爾母答以我母現在何復有母答曰我是爾嫡母爾是繼出爾何忽忘爾有姊孀居貧苦爾謂非同胞所生全不相顧爾於心何安我畢命時爾父不仁不與繪像令我遇祭祀不能入座旁立以待其餘爾何忍哉答曰姊氏失於周濟咎無可辭至母像今無從繪起且陰間之事亦不得而知曰我雖沒而爾姊尚存與吾形甚肖可就其形繪之俾我與享又須類類恤姊我始釋爾我為嫡爾母為繼爾讀書人此等名分豈有不知乃日懸爾父遺容而獨遺我毫

不省憶此得謂之有人心乎自今爾能遵守我言方合道理否則休想功名矣某於是叩頭悔過一一泣從倏忽而婦不見矣次科某始獲雋因復昌言其事於眾俾家有嫡繼者咸凜知焉

河南房芝田為浙江仁和典史東吳朱錫璐為布庫大使同官為婚朱子房女遂締姻焉道光某年房以監犯越獄鑄職鬱鬱以亡身後蕭然妻子無以自存時朱已引疾歸里居於洞庭山家饒裕房之妻以貧困攜二子一女往投告急并以力不能營婚嫁送女於朱聽其及期配偶錫璐太翁憫之囑錫璐取百金以贈錫璐剋減夫半以四十金使其子貽之其子即房壻也又剋減廿止與廿金房夫人大失望計資斧且

勸戒錄選卷八 性慢

十

不給再囑壻謀諸其父父復以一券付之曰此揚州甘泉令某假吾三百金之券可持往索之即以助汝資斧之外有餘蓄矣房妻不得已取券而行途中資竭又以其幼子質於人乃得至維揚即命長子持券赴縣縣令並無負朱銀之事以為無賴詐怒加詞斥呼吏役將繫縛之駭奔告母方知其券偽也念已無生路即自經死其長子痛母又無計處此因以刀劔指血書冤狀寘於懷亦自刎逆旅主人報縣甘泉令驗屍見血書大驚始悉其受給慘害之故即攜血書至醫命吏敘稿備案將移咨長洲查辦吏方繕稿未竟食頃不見血書疑他人取之而查詢並無見者羣相驚訝亦遂置之逾旬傳聞洞庭山朱宅一事即於吏錄血書之日錫璐方飯霹靂

一聲擲血書於其前卽捧跪庭中雷楫釘其兩額其子趨出又釘其足並擊死蓋瞬息間神取血書越數百里而去報應之速不終日而千里應之可畏哉此道光廿七年四月事太湖于某年六十二歲種田爲業家僅二子長子年廿八次子年廿四貧甚皆未授室于某適病痢甚篤長子孝甚日侍湯藥不稍離次子性游蕩漠不關心延醫立方囑須煎好後承露一宿次晨飲之立效長子日侍父側並無刻暇因將藥煎成露於院中囑弟守視弟與鄰婦有私是日鄰婦之夫外出潛就宿焉不料藥爲蛇虺遺毒次早其父服藥卽中毒死其父死雖非子殺然當父病急篤之時尙作爲淫惡之事以致藥有蟲毒父以毒亡則不孝孰大於是後父喪尙未出殯

勸戒錄選卷八 性慢

十一

次子已爲雷殛死矣

吳門沈某居葑溪家本小康其叔擁厚貲而無子死遂立某爲嗣某數無賴不善事嗣母又日浪游全不顧家及嗣母卒草草殯殮停棺不葬者至十餘年並歲時祭祀亦忘之一夕鬼嘯某秉燭出忽見其叔祖母以挺擊之大呼逃避復追之立時死家資蕩然又常熟諸生有鄭宗臣者生一子年纔十五六習爲不善宗臣惡之子亦苦父之拘束也乃取墨匣改爲小棺捏泥像置其中題曰清故邑庠生鄭宗臣之柩埋於庭前其僕見而諫之不聽埋甫畢兩足忽騰踴痛哭不已一彈指間氣遂絕此二事皆家大人在蘇州時聞諸蔣伯生邑侯因培者天誅逆子未有若是之速者也

戊申六月余由温州守任因公進省叩謁廉訪周石生先生開並將近著勸戒錄呈政廉訪温厚和平尤喜講因果頗與余同契越日叩辭燕談之頃廉訪云吾鄉有一事甚真確余所目擊者當爲爾述之因云金陵城內寡嫗某姓者老而瞽僅一子一孫子娶婦某氏兇悍異常人皆知其不孝孫亦娶媳頗知禮義常不以其姑爲然無如何也其子與孫時以小經紀出外家中惟婆媳三代三人並應門僕及竈下婢均無之悍婦固虐待其姑者一日因事口角婦恨極逼姑於暗地踰時竟被勒殺婦意謂外人固不知也其孫媳難以相瞞因告媳曰我有一要緊事告汝但汝須終身勿向人言言則於汝不利媳見神色不妙亦微知大概素畏其悍只有首肯

勸戒錄選卷八 性慢

十二

而已因告以故媳噤不出聲並囑以翁回問及但言得病身亡可耳因此一家內外絕無知之者踰月悍婦忽夢被攝至大殿綠瓦高費堂上神像森嚴燈燭閃閃臺下早役肅立聞喚不孝婦某氏進因戰慄跪下旋復喚至後殿神之尊嚴與前殿等階下齊聲喊報不孝婦某氏到忽聞殿上者曰有人在此控汝矣婦見階下跪一老婦卽其姑也因記前事未及答又聞殿上者曰暗地勒殺汝姑是汝一人自爲事乎婦自揣不能賴因答云事誠有之殿上者曰汝當何罪知之乎因拍案喝曰此乃彌天大罪在陽世當凌遲處死在陰世當墮地獄五百年後方得超生陽世之罪另有處置汝若能將此一段罪案普告世上一人得知免汝地獄一日之苦汝切記

之又告云此事汝夫雖不與聞但夫綱不振既不能制於生前復不能發於死後以致母死非命應與斬決汝回去便見分曉也階下阜役同聲吶喝大驚而醒因歷述前夢如繪未三日婦即得惡瘡遍身潰爛自頂至踵幾無完膚叫號四晝夜而死其夫同月亦旋患斷頭瘡而亡

徐惕庵太守武進人由部曹出守山東萊州府剛毅不阿到任時所屬平度州有蔑倫案民人羅有良與其姊夫張子布素不睦羅凶悍多詐子布出外密鬻其姊子布歸索婦不得鬪焉母趨勸有良毆子布仆地悶絕懼殺人罪蹴母腹斃之大呼曰布殺吾母鄰人至布甦恍惚不能記憶羅先赴州呈告子布毆死其母平度州某以毆死妻母論罪徐覆鞠曰吾

勸戒錄選卷八 件慢

辛

訊子布鬪時方跣足而有良納鐵裹鞋今伊母腹有鐵器傷是有良蹴也以蔑倫覆詳徐素釐直官部曹時中丞亦京秩與徐有隙謂其有意見長故翻成案大怒仍照州詳定案而以徐固執己見失入蔑倫重罪特參革職拏問徐聞信星夜赴州私訪實係有良踢死州士子及羅張左右鄰亦具切實甘結保案無枉不三日委員摘印至置徐濟南獄徐遣子培京控而以州衆切結附入特差大司寇胡季堂侍郎姜晟赴東鞠治抵省中丞臬司實告案誠如徐第平反通省承審官皆須反坐星使不得已婉言於徐許案結後令諸君集資捐復原官仍照原擬定獄而有良出獄矣甫出時方晴晝無纖雲忽空中雷聲隱隱有良仰視若有所見回身欲入門者阻

之有良曰尚有所白於是入供殺母狀歷歷如繪乃繫羅釋徐既出軍民觀者數萬遠呼曰徐青天擁之去

山陰昌安門外某村有某氏子者素習其母咸豐壬子春子染病甚劇母日夜扶持目不交睫子感且愧誓曰我若再嘗我母當白日殛死厥後疾瘳故態漸作是年五月初十日復辱詈其母時天朗氣清忽赤日中起片雲震雷一聲攝某氏子於通衢跪而殛斃萬目共覩咸爲咋舌云

咸豐元年七月望日四明地方某姓妯娌二人議姑之膳上下半月輪供其日小房當中元祭祀其姑過去幫忙至午推姑往長房去膳長媳以今日小房有事便不留飯姑飢極復到小房見孫兒輩食飯即將菜蔬撮喫孫大呼姑奪吾食小

勸戒錄選卷八 件慢

酉

媳往視之果然遂於大眾之前衝撞其姑姑不勝憤懣遂至堂後僻處縊死後至廿一日堂中作篋場篋匠聞臭方尋見其姑屍已將腐當日成殮至下午天雷擊死兩媳婦暨次子於庭前

毛葩堂曰浙東新渡北滕華邨趙二自幼頑劣長更驕橫素不孝母酒後更甚一日雷電大作攝趙二至庭前即求痛改前非并乞其母代籲母以後嗣惟此一子對天哀告求免雷轟一聲復將趙二擲入室中從此堅信母之當孝痛改前非矣至今近鄉之人尚呼爲天打阿二三云此道光五年六月十八日事

回道入曰吁天下不孝何紛紛也求其略知順親者亦復寥

寥汝亦知今日揚州城雷誅朱氏子乎子三齡喪父母寡撫孤茹苦窮年及長業成衣常忤母母病篤不惟不延醫調治反罵母曰爾只推病爛炊竈下耳誓不絕聲而出母伏枕望子可憐舉目無親思一勺湯水不可得氣憤而絕子歸見母死了無半點悲慘狀異哉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子哉時雷府天君陡起霹靂擊逆子於門世間不孝子見之亦心悸否乎吁孰無父母試問身從何來竟不回頭各想耶人心愈迷天心愈怒吾不禁淚下千行矣時道光己酉六月初五日進賢東北鄉某媪有三子俱納婦家漸饒夫沒再醮於鄰邨子亦三後夫復沒生計蕭索婆媳常覓食近邨前子莫之顧問一日前長子他往婦憐其生夫之母也不忍以句待私與

勸戒錄選卷八

片慢

五

米一斗錢百文適子遇諸塗詰母錢何來母佯曰某叔貸我歸問之叔曰無之問妻曰無之再三逼詢妻無以應遂撻妻復來追母母見來狀凶橫密置錢米坐塘側子奪其錢米置母曰汝豈吾母哉父死時割心再嫁不顧吾兄弟今若此吾亦難顧汝母搥胸流淚躍塘死時道光己酉三月明日子耘壟上雷掣跪母屍前大震一聲殛死徐白舫曰母雖再適總是爾生身之母怒奪錢米時陌路見之亦復裂眚道光廿九年秋秀水陳星槎孝廉泉言為婺州秉鐸因公晉省舟經蘭溪聞傳有雷異一節蓋即數日事也因誌其詳云城西有某家兄弟兩人早經分爨長勤儉持家漸臻富有惟艱於子嗣次無行終歲遊嬉幾至不能度日一日嫂懷孕將

產弟欲圖兄家資重賄穩婆諄囑之曰如男也則死之臨盆果得男穩婆私將繡鍼刺其頂甫經落地啼聲遠絕而產婦不知也未幾白日無雲風雷暴至乃弟及穩婆俱震死而小孩仍蘇其髮際鍼已脫出始知其故是時產家未免褻穢雷神不克直達天表於是灑掃屋宇焚香送雷神於門前大樹之巔形如鶴非鶴似雞非雞觀者如堵喜食豆腐遠近皆來供獻虔誠禮拜十餘日後杳不知所之矣此天道最近者道光戊申四月不記日期温州府城內夜大雷雨次日聞人言有一貧民常詈其母是夜忽雷穿其戶提不孝子至院中刺其脇衣盡焚其母求神不死次早人見不孝子跪其母前叩頭不已蓋自是改悔矣雷神殆憐其母孤苦而姑恕之

勸戒錄選卷八

片慢

六

耳

道光乙酉史望之宗伯督學閩中按試泉州天晴無雲忽聞震雷一聲疑有異少頃競傳雷擊一婦於東門外婦素不孝此日午刻方雷初起隱隱有聲其姑向天呼曰天阿天阿我自晨餓到此時媳婦尚不與我飯言甫訖雷即下擊腹中兒手穿婦腹出蓋婦方娠未娩也人有冤屈事當雷動時泣訴俗謂之攔馬告故其應最速謝方齋榮棟時在試院襄理親聞其事孫汝舟濟以癸未庶常選授安徽太湖縣有循吏稱以湖邑四面沙灘逼河每年黃梅雨發水漲入城募築一隄為障邑人因名孫公隄至今便之道光八年有邑民劉黎者以其兄

旺生被人殺死具控不知兇手為誰指驗則屍在一山竹林內山係富民黃氏產因拘黃氏兄弟集訊茫無頭緒而劉黎催呈指為旺生偷竹被黃氏殺害為詞公未之信再三研鞫終無確據因齋宿城隍廟訊必以夜正集訊聞神座前琉璃燈繩斷落地公疑正兇即劉黎或因黃富自戕其兄而思有以誣索也然事關逆倫無舍兇手拷問屍親之理屢審終不得商且暫緩之遂通稟緝兇案乃閭越歲餘劉黎忽作竊賊為人拘送縣中公覩其姓名知為某案屍親因示差役於二更後帶訊是夜月濛微雨風特厲公甫升座即問以作賊幾次供俱含糊繼之以刑劉黎忽閉目直供曰太老爺小的哥子是自己殺的公曰神燈示兆懷疑已久至是招承為滿堂

勸戒錄選卷八 忤慢

七

所共聞因置竊案於不問令其一訴說遂得此案情由甚矣城隍神威靈顯赫報應昭彰宜其享一方血食也緣劉黎者業銅匠兄旺生素癡駘仰食於弟有嫂某氏將出之給兄赴黃氏山中偷砍竹作擔物用已隨其後比至山兄已將竹砍倒削去枝葉劉黎即謂兄髮生蝨我為兄捉之兄因伏懷中引首向之劉黎拾砍竹刀連砍其頭而斃棄屍山中又以黃氏殷富意在索詐遂向縣中呈控事隔兩年冤魂不散因神明炯察吐露真情當其開目直供時安知非旺生陰魂被神攝到故問以竊案而供在命案也公得其情即釋黃氏兄弟而酬神焉夫為民父母伸冤理枉本其職分然非公一誠之感齋宿神廟則神亦未必遽行示兆此案當稟報緝兇時

甘受無能之誚卒得水落石出以慰冤魂即謂鄭重民命不肯草率了事可也或曰劉黎戕兄實以與嫂有姦則公亦聞之特不欲節外生枝再敗一名節而增一案犯則其存心忠厚處也今其長子吉門兆枚孝廉已中辛亥順天舉人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次子元枚三子延枚俱以讀書世其家云

秦州黑林溝萬山環抱中多虎患有夫婦借老母幼女築茅舍以居種田為業一日侵晨鄰婦來乞火甫推門入見其母仆地下一斑白虎蹲其旁鄰婦失聲疾走兩扇扉仍閉蓋門楣敲側故扇自闔也歸告家人於是糾合鄉人持械往擒先穴牕窺之見男婦並死東牀上其西牀惟幼女骸血汚淋漓

勸戒錄選卷八 忤慢

六

知虎在室中為所食也顧扉閉虎不得出眾亦無敢入良久計無所出遂報官飛傳獵戶烏槍繩網相將馳至乃取網蒙其戶牖外以長竿刺其扉扉闢虎躍出網亦陡落虎在網中糾纏顛覆四足陷入網目愈肆咆哮移時力盡而踣乃縛之得生捨焉然後入室檢視男婦皆齧死幼女則虎所食餘惟其母子無傷痕營救復甦訊以原委蓋子與婦素忤是夜虎入院婦覺恐食其藉遂推其夫出視夫已醉酒不欲動因趣其母視之母病瘳未及答婦乃怒罵幼女促其母出母不得已力疾啟門而虎已突入以故驚倒昏不知人卒竟無損也是時觀者數百人僉曰衛母而殺不孝此俠虎也殺之不義官乃比照擅殺罪人例杖虎八十縱之深山時乾隆四十

八年八月十五日事也

道光初年閩有兩明府通省皆稱其無父無兄無父者荊州駐防以大挑令來閩署某邑父以參領年老乞休攜所愛變童就養子舍父每出門呼與夫閩人必先稟命於子領之方能駕輿而出否則必罪閩人一日方鞠獄父急欲答拜過客閩人弗敢上堂稟白父即命童往呼與少頃父事畢查問何以不先稟知何人爲呼與閩人以童對大怒立命執至即訊囚所叱責甘父遣僕再三乞情勿許厲聲命褫褲杖將下父情急出阻之某拍案大喝曰誰敢吵鬧公堂令侍班者強扶之出竟杖童甘父大哭帶童出署即歸楚合署喧傳上官亦知之無兄者沐中乙榜候補令某權某邑其胞兄由原籍來

勸戒錄選卷八

性慢

九

勿納兄囊無一錢寓客店襪被外無長物店主疑其詐僞欲逐之不得已跪宅門冀弟收留某峻拒之兄忿欲投縋閩者白之某亦不在意諸僕糾錢十餘千始涕泣徒步去一時徧傳余以爲告者過也述此事者亦云初聞人言亦不甚信後過其幕友某云確有此事聞某未第時曾受兄白眼一朝得志故報之耳然此亦小人之爲也未幾無父無兄者皆因案罷歸無父者中途溺水死無兄者墜車折臂後成廢人儀徵汪近垣上舍客漢鎮爲汪福茂主嵯務道光某年夏月方與客博飲忽陰雲晝晦大風雷電交至舉坐皆驚諸轎役正聚席而飯忽一巨霆有轎役蹲縮卓底衆以爲懼雷之故牽之出昏迷不醒見其半邊有烟熏黑色並有古篆數字不

可辨識洗滌不去人咸訝之移時復醒但自悔責而已後細察之方知此役向不盡孝道是日清晨父以無米向索役方與父爭詈而出故立時示警以懲之又同時江中鹽艘亦爲雷擊木寸寸截數萬莖皆光澤如刮磨者祇一霹靂既示警於人又示幻於物天工神巧殊不可測此汪君在漢口目擊者

姚英溪曰某太守原籍會稽寄北籍由編修出守閩之延平旋權首郡調繁泉州聲華藉甚駸駸乎強臺直上矣太守胞姑適某氏孀居在籍道光丙午夏患瘧頗劇其母即太守祖母歿已多年疴作時忽附病者之體言曰汝病無害交秋自愈毋亂服藥也惟某孫在閩居官任性妄爲輕聽匪人之言

勸戒錄選卷八

性慢

二十

禍將作矣某孫者太守小字也且言其爲翰林時舉家寓都門原籍無人逢年節並我忌日從不祭祀姑念其貧也今爲外官仍復不祀累我屢次奔波遠涉枵腹而回似此蔑棄祖先其官豈能保乎未幾果有某貲郎過郡與人爭寓相毆之事貲郎巨富在路張紅蓋乘四人肩輿太守聽信幕丁論其僭妄索詐數萬金貲郎恃有都中大僚爲之奧援堅不與以致激而互控被劾解任賊未入手而吏議褫職矣由此觀之祖宗祭享之事不可不信子孫追遠之意更不可不誠按此事余館芝城同事陳君午莊爲余言之蓋太守之姑特囑其夫姪某來閩視太守與陳有舊密詢太守居官究竟如何因述及附體事其時貲郎一案甫兆巒端太守素荷憲眷揆度

案情極重不過降調未必遽干嚴譴也不意賁郎拚費多金密置郵傳將婪索情形屢次走達都下上臺不能袒庇祇可據實嚴參以致牽涉多人太守削職外幸無餘罪旋客死粵東年未及五旬耳

吳蓮芬曰吾邑程甲爲遺腹子賴其太夫人艱苦撫育以至成人入泮中舉以大挑試合蜀中當其挑後竟不回家卽由陝入川余已覺其非是然猶得謂寒士路資不易措也及其太夫人患噎膈證卒程丁憂回余聞其回當卽奔趨往唁意其悲慟必有不欲生者乃伊見余略言伊太夫人病死情事卽縱談川中宦況心大非之謂此人天良喪盡斷不能保厥終也服闋後補金堂令以濫刑褫職回家後數年病卒遺一

勸戒錄選卷八

性慢

三

妻二子二媳咸豐三年賊陷揚城妻子及媳皆淪賊中餓斃已爲若敖氏矣

江邑廿七都吳佛殿寺前有朱某夫婦樵採爲業朱及遺二子長廿餘歲次甫六齡婦因家貧無依贅陸某爲夫焉陸無嗣勤懇懇撫朱子如己出迨稍成立遽忘養育恩兄弟黨惡欲將義父迫之使去父弱子強其生母力爲勸解置若罔聞亦無如何一日掘山遇雨避入薜蘿叢中一聲霹靂二人伏而碎其腦屍骸焦灼如燬朱氏宗枝從茲斬絕其生母猶痛哭之見者皆稱快焉或曰此人忤逆罪固當誅然猶顯著者也當不若是之速且慘以衆所聞尙有密謀欲殺義父之意故天不稍容耳此語諒足信同治二年六月初九事

不孝之罪上通於天故世之不孝者往往明正典刑幽爲神殛吾嘗聞通都大邑窮鄉僻壤之間每有孝子順孫之家或遇水火而無恙或逢瘟疫而不沾或遭旱潦而不害在在有之此殆天所以示勸耶更有百歲善終之後冥王敬之諸神佑之或升天堂或生富貴雖數見於果報諸書未能目覩然其理斷不誣也又嘗聞古今之事間有忤逆子媳生於深山窮谷之中而族鄰不敢言其非官吏不能正其罪者往往藉雷擊冥罰以彰其惡或變豕猶留兩足或變牛僅存一首或遭雷擊尙有餘息使明言其罪或遇冥罰以爲畜類猶顯書其名最奇者直隸昌黎有一鄉民家父母俱存子孝媳逆家酷貧婦已有孕一日雷電大作婦一足陷地中如釘定者掘

勸戒錄選卷八

性慢

三

地至足底卽痛不可忍及分娩後雙足更陷入地已及腹僅能乳哺兒逾周時婦遂盡陷入地其家掘覓尸骸竟不可得蓋天曰其子孝又赤貧無力再娶故令其媳生兒育兒至周歲後不乳可活方使其婦陷地而死此天所以懲不孝以勸孝者真可謂彰明矣今所傳宜興王阿二家一事更屬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王阿二者宜興東鄉人也母猶在堂妻丁氏時嘗其姑待如奴婢如是者十餘年一日忽然仆地見二鬼卒拽之行黃沙迷目至一城中有大宮殿上座一王者嚴刑審訊聽之皆不孝罪案訊至丁氏言其生前忤逆該罰轉輪爲牛鬼卒乃以牛皮加其身令投生郇勝全家其色全白甦後詳語其夫並屬伊死後須急往郇家買歸阿二應允遂嚼

舌死既殮阿二尋至郗勝全家果於是日產一白犢遂以十
八洋買回畜牧已三年矣前歲夏間天熱阿二納涼於牛棚
之左朦朧睡去夢其妻至與之交媾而醒其白牛逾十月而
產一男狀貌魁梧惟頭有兩肉角不類初生者好事者稱之
重卅六斤半鄉里皆以爲妖勸阿二殺之阿二不忍遂鳴於
官官查其與人無異仍令養育不必擅殺俟長成再行安置
此事與昌黎事同一生子於雷擊陷地之時一生子於冥罰
變牛之後或阿二所爲亦尙有可取者故令其變牛之婦仍
爲生一子以延其後歟不然何其奇也此見天道公而恕也
不孝之人必欲懲之以示戒稍有一緩可原者猶必巧爲之
圖以勸將來必欲使天下不孝之人皆化爲至孝之人而後

勸戒錄選卷八 件慢

三

已此天所以爲天也人可不自勉勵以仰副天心仁愛哉

沈旭庭曰江陰鄉人某男子平日無惡不作一日提籃買菜
回家行至家門空場上脚如縛不能行旋陷土中數寸一時
閒陷沒至臍人拔之痛欲絕鋤地更痛口不能言三日滅頂
而地無痕迹可尋亦地滅一證也此同治初年事按鄒渭清
觀察云同治庚午秋在汴垣見地陷一婦事甚奇舉之足爲
世戒汴城南卅五里某村婦待姑素不孝夫以貿易外出家
惟一姑二子一女一日姑與婦在家午膳門外忽來一勾媪
係同村同族老年貧苦者姑心憐之欲與飯又恐觸婦怒因
乘婦赴突室卽潛以己盂中物盡與勾媪自再盛之婦見姑
食之速已心疑及至外觀勾媪遂怒詈姑曰我赴屋後爾盂

中尙累累未幾時豈果食罄耶爾以餘粒與賤勾我卽不許
爾再食遂以姑盂中所增飯覆之門外並以足蹂踐之姑見
此情景憤甚反身入室自縊死左右鄰畏婦悍潑莫敢誰何
三日後勾媪復至其左鄰乞食左鄰媪謂曰汝尙不遠避耶
某婦之姑因汝而死汝尙敢逗遛此閒耶因爲詳述之勾媪
乃仰天喟然曰某氏姑因憐我而死我又何生爲我以一死
報某氏姑矣遂赴塘自溺未幾霹靂作將勾媪提起而埋不
孝婦於覆飯之處兩足曲跪沒入地中凡數寸婦惟鎮日呼
號痛苦不能食亦不能稍動四方來觀者日數千人有憐其
飢欲以油餛與之不能近身蓋離婦三尺許卽覺地熱如焚
有以穉稗挑與之迨食畢穉稗已焦黃如灼如是五日一夕

勸戒錄選卷八 件慢

四

大風忽不見此婦而地如故余幼時嘗聞諺語有天誅地滅
之說後見雷殛以爲天誅是矣然未悉有地滅事今述此節
不特可戒世之不孝者且可徵天心仁愛而故示此顯報也
合觀之可知地滅之說誠然

蘇賈張發祥有孫素忤逆私僕婦而殺其僕事祕無知者發
祥知之盛怒逐孫孫因厲一劍常佩腰間若將刺刃於大父
者癸巳六月孫外出距家里許遇一白衣老者謂曰子非張
某耶子家有急事遣我妻于路宜速歸詰之忽不見張急
奔歸喘吁入門解衣弛帶亟問老者何人家中無知者語未
竟霹靂隨之雷鉞從肋下貫右足心而出背有硃書數字人
莫之識佩劍飛著屋壁數人拔之皆不出發祥自拔則應手

而下嗚呼雷神顯赫如此此道光年間事

某甲嶧縣人遷居餘杭夫婦二人僅生女二以農爲業種田六十畝一夜居廬失慎四壁本多積草迨醒已無可救甲將二女曳出而身已被火又返曳其妻妻曰我早欲逃不能轉動誰將我縛之翁姑亦在此諭不許去勉拖至院而火隨之甲無可如何遂逃而妻焚如甲體已多火傷兩臂焦黑痛苦萬狀惟未死耳宣言曰人謂我向無大錯惟不孝人多不知父母固衰邁我聽其力役不之恤率以宿食進猶不能飽父母之財我不留餘地嘗以貼補用盡此尤我二人大罪我妻不但不諫且加甚焉今我二人罪定燒死神明以不孝之罪世人多不留意命我連日喊言不孝種種令人知之俾各改

勸戒錄選卷八

忤慢

妻

悔以輕減我罪我初不信我多喊則人多聞知身痛頓減不喊則益痛呼號五日夜而死其女大者亦死一女十二歲爲其父甥收養乃向幫工做田者光緒六年十一月江小雲觀察向其買米卅石甲與其甥送至留下至其家被焚情事其甥達於小雲小雲責以不應言舅氏惡其甥泣然曰我舅氏遺命如此云若不轉言其死後之罪尙無已時也小雲爲之悚然回轉告於余云

灤州榛子鎮有王叟者以鬻果爲業子名馬頭年十九素極不孝所爲多不法事父母偶爾勸戒不惟不聽甚則反遭毆罵故事果藏地窖每夜分別生熟之等差最熟者先售最生者從緩爲可暫蓄不致壞爛也同治甲子二月十七夜漏二

下叟與子入窖選果甫出陡見火起黑煙充塞窖中急同下撲滅皆爲煙熏昏仆於地鄰舍趨救將父子先後昇出須臾父甦而子殞矣是蓋天之罰不孝也葛少莪司馬所目覩因函寄子筆之以爲不孝者勸

嘉定民有叔姪分田而耕者其中適閒他姓田二畝叔姪皆欲得之或謂其叔曰某姓田四十金可得叔許之又謂其姪曰某姓田汝叔已許四十金矣姪許以六十金則又謂其叔曰某姓田汝姪已許六十金爭買矣叔又許以八十金展轉至百餘金卒售於叔其姪銜之適寶山獲海盜姪賄盜誣扳其叔正懷金出戶衆莫知也天忽作欲雨色霹靂一聲擊其足親戚咸探視之謂何罪遭此天譴某但連稱活佛其姊婿

勸戒錄選卷八

忤慢

妻

某謂之曰凡雷擊者有虧心事輒對衆宣告則不死乃自吐其實今其人尙在右足已斷挨杖而行其姊婿子則舟子也程文學默軒自城歸得之目覩者此咸豐元年五月事

紹興山陰縣屬余渚鄉有盛翁者以力田起家頗溫飽生二子授室矣妯娌甚和然皆凶悍無人理輒以厲色對翁姑姑臨沒時對曰汝二人將來必同死落棺材且定遭雷擊後翁有族姪某喪婦棺費無所出翁爲代賒一具約其姪以秋收後歸還而二逆婦不以爲然日詬誶之翁以語子子亦屢次禁止然子皆業農朝出暮歸二逆婦是以無憚翁偶夜渴思茶進以鹽滷翁積不能堪日日欲短見二逆婦不惟不懼且罵詈日甚忽一日翁命其孫駕舟赴柯鎮買生鴉片數錢就

茶肆中吞之歸家孫以語母母尚未發言其媪直前訶之曰
童子何知再言當死棒下孫故童穉噤不敢聲不逾時翁遂
毒發矣子故在田呼之歸以爲中暑號泣棺殮而已又旬餘
天忽大雨霹靂二逆婦死其子尙謂二人素無大惡是必驚
死非擊死姑俟其醒不爲移動詎知夜未二鼓雷又大作復
將二逆婦燒爲焦炭其長媳則錐自頂穿至喉而出其次媳
則錐自腦後穿至耳根而出羣視大駭細詰來由其孫遂將
始末一一道之二子亦恚甚欲將婦屍焚棄經衆勸阻然以
溺愛故恐其冥中受苦爲延僧道誦經懺罪誦至夜靜忽起
微風繼且大作燭滅風定壇中法物一無所損惟不見二逆
婦木主及接魂幡此事在庚辰四月朔日翁服毒日距其姪
勸戒錄卷八 作慢

三

媳死纒二七二逆婦被擊日距翁死亦適二七造物若刻其
期以相報者深可畏哉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戒暴虐一百五則

楊雪菜曰粵東某總戎虎頭燕頰辟易萬夫而說禮敦詩居然儒將工擘算書所到名山輒有磨厓大字有滌研圖卷名流題詠殆徧每出必以自隨惟性嗜狗肉廚中無日不烹狗如常人之饜雞豚所過輒有羣狗嗥之官建甯鎮時以巡閱至崇安登武夷山適日晡宿於九曲舟中營弁殺狗以供遂呼觴大嚼次日登天游觀甫入殿門瞥見金光一道遽仆地不語眾弁掖之起則渾身癱軟如無骨者視之氣已絕矣觀中道士蔡元瑩曰此座上王靈官顯威也凡食狗肉者從不敢入此殿某以大人故不敢阻耳舊傳被王靈官鞭者全身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骨節皆碎觀此乃信

甘肅藩署有大堂而無二堂大堂之後為大院院前即大庫每年西北各省協濟新疆餉銀數百萬皆由甘肅轉輸故藩庫規制崇宏甲於各省庫前有鴿子數千每月支庫中銀若干為飼鴿糧間有深夜無故近庫門者鴿必叢集其身碎其頭面而後已其遺卵或墜地皆相戒不敢拾取相傳為守庫神鴿不知始自何年也家大人莅任後聞老庫吏言乾隆末有方伯某值元旦朝賀早起具朝衣朝冠在大院登輿適有陣鴿屎污其朝冠及補服旋退至內室滌冠易衣而出則督部已先至方伯大怒甫歸署即呼銃擊鴿傷者百十頭復減其糧剔其巢毀其卵越數日而案頭硃筆為鴿銜至空中

擲下既又銜其帽頂擲於客前既又銜其朝珠散委於地最後乃失其印大索兩日於鴿糞中得之如是喧擾者月餘日而方伯遂病又踰月竟以賊敗家大人曰此鴿屎之污人或知其將敗而警之或乘其衰氣而弄之自非偶然乃不知恐懼修省與物為讎庸有勝乎又曰此鴿去來無定聞我未到任之前藩篆係伍實生廉訪兼署伍在臬署接印鴿即隨印而往其畱守藩庫者不過百十頭追我接印之日乃全隊歸來然則不但守庫而兼守印矣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家大人陳臬山東時司刑名者紹興岑可樓老幕也為述乾隆末在平縣有一奇案云山西平陽合朱鑠者性慘刻所蒞之區必別造厚棚巨椽案涉婦女必引入姦情杖妓必去其小衣以杖抵其陰使腫潰曰看渠如何接客妓之美者加酷髡其髮以刀開其兩鼻孔曰使美者不美則妓風絕矣語同寅官曰見色不動非吾冰心鐵面何能如此後以俸滿推陞此間別駕挈眷至在平旅店店樓封鎖甚固朱問故店主人曰樓中有怪歷年不敢開朱素復曰即開何害怪聞吾威名當早自退妻子苦勸之不聽乃置妻子於別室已獨攜劍秉燭登樓坐至三更更有叩門進者白髮絳冠老人見朱長揖朱叱何怪老人曰某非怪乃此方土地神也聞貴人至此正羣怪殄滅之時故喜而相迎且囑曰少頃怪當疊見但須以寶劍揮之某更相助無不投首矣朱大喜謝而遺之須臾青面者白面者以次沓至朱以劍斫之皆應手而倒最後有長牙

黑臉者來朱以劍擊亦呼痛而奔朱喜且自負急呼店主至告之狀時雞已鳴家人秉燭來視橫屍滿地所殺皆其妻妾子女也朱大叫曰鬼弄我矣一慟而絕店主報官立案後兩年余佐在平幕時曾親檢其卷閱之

吾聞乾隆末虧空之案發於福州將軍某公司章奏者爲吾郡林樾亭先生喬蔭士林耆宿也時閩省吏治極做倉庫皆空某公鎮閩日久盡知其詳而先生文筆既雄敷陳詳盡奏入大動上聽立授某公爲閩督使窮治其事遂成大獄踰年某公以丁憂回京先生亦赴部謁選見故太傅朱文正公先生本文正公高足公於其來謁私叩之曰某公與大獄汝何不阻之先生曰勸之不從奈何彼謂虧空於理應辦不料清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三

查決裂至此耳公曰汝代人捉刀固不得已若某公好殺斷無好結局且靜觀之時樾亭先生在内城主某公家在外城主先叔祖太常公家此語親爲家大人述之無何某公授四川總督以教匪偷渡嘉陵江失機伏法樾亭先生時甫選四川彭縣調江津旋被檄委辦藏務卒於西陲邊外

仙游辛生者素有文名並工刀筆凡邑中健訟者皆歸焉以此積有餘貲每遇歉年戚黨待炊者不能沾丐一粟衆忿之年過四十無子禱於神願以畢生福命易一子夢神叱之曰汝所作訟牘變亂黑白破人產詐人財多矣逃禍不暇尙望子乎辛曰業此多年悔之已晚如何神手書放下廚刀立地成佛八字示之辛覺而汗下立誓改轍雖啗以重金不顧反

爲人排解息訟前後竟如兩人如是者年餘復禱於神夢神諭之曰汝近來所爲甚好但汝生平尙有惡業獨不自知乎因手書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出蚌胎十四字示之辛心領其意悚然而寤而不知此二句所從來時先祖資政公掌教金石書院辛故院中高才因以夢質公公曰此黃山谷詩句神若曰果能分粟濟貧自不難得子耳辛乃罄所藏以施濟平糶如是者又年餘乃夢神告之曰汝年來積善已達天曹觀音大士行將送子與汝矣踰數日果夢一白衣婦人抱一嬰孩自對岸來正思往迎突有大牛橫亘於前白衣婦人遽回身去懊恨而醒悟爲平日食牛肉之故因合家誓戒食牛後果生子且游庠矣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四

孟瓶菴先生戒殺本於家傳嘗輯古今戒殺事爲一卷名曰廣愛錄中有數條皆吾鄉數十年間遺言近事因彙錄之云張惕菴先生甄陶有家政須知一卷中一條曰古人不常殺生亦不皆食肉觀戴記無故不殺之文知不常殺生也觀文王七十食肉之政知不皆食肉也今市肆品味甚多何必更多宰殺以求備物食者甚甘死者甚苦縱云敬客亦當稍存愛物之心也按此語通達和平可使飲食之人無所藉口今先生長嗣經邦已中解元成進士矣又云何念修侍郎逢億言蘇州有一鱈魚麵店獲利數倍於他店其法以鐵鉞環釘蒸籠上使鱈魚環走自剝出血以和麵味甚美後數年晚出忽不歸其子沿河岸覓之行數里已死於水將負歸見鱈魚

數萬環繞其腰腹間此亦報應最顯者也又云陳劍城給諫

化龍言吾鄉前輩張元悶先生

遠

有和曹秋岳開籠行序云

秦景天自連江籠鷓鴣寄曹曹悉放之作開籠行余和之結語有開籠放入青霄去還爾悠悠天地身之句余每讀而慕之世人既以雞鳧爲常饌而於野雀鴿子鷓鴣鴉鶉之類復掩取無遺以爲適口或謂之野味或謂之山味又謂必生拔其毛方得淨盡慘酷不可名狀登俎無幾而罪業有邱山之重矣給諫爲此言時旁有哂其迂者今給諫二子皆聯科登鄉薦又云余己丑歲在成都得疾醫云必得鹿胎合藥方可速愈巡檢潘某謂取之松潘半月可得余函止之後復患痰喘醫者欲製霞天丸以牛肉熬成膏合半夏粉可立效余以

勸戒錄卷九 暴虐

五

家世不食牛亦不從然余病亦尋愈也大凡諸殺戒中耕牛最重余曾另編戒牛集覽一卷昔程子嘗謂客曰甚矣小人無行也資牛之力老則屠之客曰老牛不可用屠之猶得半價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俗不善所致也此言從本原上說來大有關係有世道人心之責者不可不知又云先君子於畜犬冬寒必爲擇寢處之地死必以錢雇人埋之壬辰二月先君子病亟犬忽奔突入牀下驅之出流淚不止此侍疾諸人所共見者孰謂畜類無知哉又云畜產自牛犬斷不可食外驢馬肉亦不可食往在都門見西城某術術鬻驢肉者云傳之數代然面狹而長宛然

驢形也至馬肉則皆病而不堪乘騎者始就殺食馬肉者往往患馬疔瘡又瘟疫盛行之年得病死者皆係素食牛馬之人何苦爲口腹而受此苦報哉又云余官京師生日有同宗某餽一羊廚人問殺以宴客乎余許之遂出門泊歸僕人告曰羊已殺腹中有胎余甚懊悔遂不能下箸壬辰歸里爲兒子成婚時先君子早已戒殺舊交十數人公送羊酒先君子曰此不可卻受而畜之鼓山湧泉寺先君子慈心及物處置得宜如此又云有好食鼠者家甚饒故納鼠於倉廩中恣其食肥甚乃掩取之炮炙以爲美味此暴殄五穀而兼殺生者也後其人死於水先祖朝議公一生持殺戒常勸人不必畜貓一日立門外有數鼠疾走衆欲撲之朝議公力阻而止衆

勸戒錄卷九 暴虐

六

譁然笑以爲迂闊書生也先君子偃臥時鼠或窺牀簀間器物一無所毀嘗謂人曰吾家百年不畜貓我不害鼠鼠甯殘我物乎此雖小事亦所當守爲家法者也又云少聞長老言有一縣尹喜食鵝掌者熾火於鐵片之下籠鵝令跳躍其上久之兩掌漸厚乃取而烹炙之又繫羊於樞令庖人封脇以手取其心後患惡瘡展轉牀蓐乃死時人以為報應無爽云黃霽青先生嘗語家大人曰道光丁酉夏予於南園觀疊石見一螳螂飛撲奴子笠簷上雙螳怒臂若欲搏擊然奴將捉而殺之時木瀆賣花人顧姓在旁搖手戒勿殺曰物有知也安可與之結怨對耶予聞其語異而詰之顧因言數年前伊戚王姓者嘗以花木易米往來湖廣一日橫船漢陽村落間

忽來一小青蛇沿跳板作叩頭狀王異之尋緣墮入頭鎗泥中而蟄因其非毒螫者聽之後返棹至江甯之浦口國繫纜則蛇出仍緣板登岸回顧叩頭如前狀益詫異隨其所之蜿蜒半里許瞥入道旁人家籬下匿不復見越日聞有人爲蛇嚙斃者心知其異往視則一少年衣冠甚都倒前蛇匿處似營縣奉差人也其僕方往來無措叩之知斃者策騎過籬下鞭忽墮勒馬俯而拾之一小青蛇突出嚙其指噉然失聲滾地呼痛頃之遂絕而蛇跡杳然矣視其所嚙右手食指青黑而腫似中毒甚深者王不勝歎異歸以語願者如此願因所聞推以儆奴子耳 按小青蛇卽俗所謂青篠蛇我鄉人家屋宇及田野阡陌間所在都有非如赤練寸銀之毒也從未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七

聞有嚙人至死者漢陽小青不遠千里顛求附舟擇地潛匿若早知其人必由此路有墮鞭之事欲得而甘心者苟非積讎宿怨曷至此願世人多結善緣勿留孽果乃或謂此段公案適然遭逢若雷出地奮觸之者斃亦安知天下廣大人物蕃庶胡爲而適然遭逢耶盍亦思其故矣

新安富姓某者商於江右性淫暴嘗偕客游松門途遇浣女娟好命僮僕促入叢林深處欲污之女滾地哭罵抵死不從某將縱之去有劉姓客者趨縛而輪污之慘死林下女家得屍控於官捕兇久不獲遂寢其一子蠢而劣年廿一女美而慧年十八未字同伴入山採茶雨驟至失伴獨立巖下忽聞石壁中有喚其閨名者大怖石中曰汝無怖我山神也女

父客中逞暴污一良家女致死女已訴之冥司將報之汝身觀音大士念汝母賢淑日誦經呪甚虔且長齋戒殺發大慈悲令解汝厄汝父作惡不悛大厄將至汝當速歸此非善地也女踉蹌冒雨行尋見女伴聚立山亭旋有四五惡少至指女笑曰不在巖下何故狂奔至此飽眼而去女始悟非善地之言微神言幾遭狂暴誦觀音號不絕歸白母母歎且泣曰以汝父素行何事不爲神佛豈欺人哉自此戒律彌嚴女亦誠心奉大士其子未婚常梗母命一日爲人所誑謂世間惟太監最樂因自閹而死未幾某歸妻以女之事子之死詳告之某仰首呵呵曰婦人畏鬼信佛乃欲以冥報嚇我如有地獄吾將徧歷所謂刀山劍樹者以廣見聞何懼之有妻哂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八

曰以若所爲恐十八重地獄盡當奉屈一游但恐流連忘反不能再入人世耳某怒乃析宅而居僅月餘遂病目見前死女子或立榻前或坐室中若有所俟者凡數夕女又引兩青衣械一人至則前趨縛劉客也某悽愴不勝呼妻女至前慟哭告所見乞爲誦經懺悔言未終忽聲喘如牛大叫我去我去而死後有人從江右來言劉客於某月日自刃而死甚慘正某死前一日也徐柏紡曰庶女一呼雷霆下擊此女正氣噴薄百折不回可憐可敬猶恨強暴之報遲遲竊謂未快人心也此嘉慶年間事

嘉定西城外三里曰青岡墩其旁有土地祠相傳爲宋梁狀元顯常著靈異時城西有應童子試者其妻晨起盥沐失金

指環意婢竊之鞭撻數四懼而逃之祠匿神座下夜聞叩門聲老嫗出啟之一叟也嫗曰歸何晚曰頃在城隍司註弟子員冊四方各舉士人以薦我將以城西某生進躊躇未果司訊之我以某縱妻枉婢竊環對司仍命註名於冊曰待某不校除之未晚也嫗曰然則環果何在曰爲鴨所吞耳婢聞之喜狂奔至家以實告遂剖鴨得環某生悔而謝過是歲果遊庠

江西有某縣令王姓者酷烈任性禁賭博尤嚴有富家孤子方十五歲爲奸徒誘賭輸銀一百兩索取甚厲孤子之祖母不得已鳴於官王以重刑責奸徒詎將責孤子其祖母願以金贖王不許卽以責奸徒者責孤子斃於杖下其祖母見孫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九

已亡觸壁而死孤子之母聞之亦縊死未幾王得行取將登舟忽自呼曰我已離任不須叫冤眾視無人王曰二婦人一少年王旋患頭痛口鼻流血而死王亦一子方迎柩於家亦患頭痛其母合藏於壻萬某家萬與同牀臥至半夜覺有手入被中其冷如冰旋縮出口曰誤矣萬亦大懼送之歸至中途亦口鼻流血而亡夫犯賭非無罪以童子被誘薄責之可也然一時固執任性其受報如是之慘況用刑而誤者乎竊謂尊長首子弟被誘賭博者審實免責其子弟法良善也徐觀察又言合泰安最久所治與兗沂交界山莊多窩匪者一日緝獲窩犯某提訊之曰父某祖某補佐雜有年升縣令有年升州牧復捐升郡守有年現有祖母在堂親戚亦多紳

宦有現任爲寅僚者卽前任茲邑者亦其至戚伊亦曾進署中署中人亦尚有能識之者次日其祖母踵至詢其子曰某某現有職銜託其妻子於友而之楚游矣妻妾尚有五人子女七人終日仰屋匪類竊得贓物利其可以窩留而俵分之所起贓物甚多輒梯繩鞭刀械悉具問其何來曰竊盜某某之物向藏寄吾家至有不忍究詰者豈其先代爲官卽如爲盜而獲此報歟抑縱盜害民亦合有此報歟否則治盜或不免枉屈報及其子孫歟署中有老幕賓曰吾曾親見其父由首劇升州牧緝捕最有能聲想多枉濫故有此果報云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十

者俱勸人溺之人信其言溺死其女者已不少無何己之五子連天其四存者亦瞎目未幾莫死於瘠絕而復甦哭告家人曰適奉拘至陰司冥王大怒曰古無命學亦無義敗婦祿之說自漢唐時因外國請和親而難於辭絕故託是說以塞其求各命書中已論及爾全不識乃敢妄言況此女卽使將來果敗亦是注定者縱能淹死一女又要生出一女故凡算女命者但當以好字應之免其遭嫌難嫁纔合天理豈可我於簿上放生爾於口中判死乎姑押回陽廣傳此說庶世人咸知改過或可略減罪孽也徐柏舫曰此余近年眼見之事徐柏舫又曰乾隆四十年乙未長沙農民米上西農出見道旁置一小籬內貯女嬰併布一匹銀十兩附生年月日一

紙此蓋勢必難留作此曲全之術令遇者或收回撫養或送入育嬰堂俱可詎料米竟沈女於河取銀布以歸未過百日爲震雷擊死吁殺人取財有不上于天怒者乎

家大人在浦城作停葬錮婢厚殮三說以寓勸懲沈蔭士師見而喜之嘗謂恭辰曰此三篇文章大聲疾呼不但有益浦城偷俗頽風到處有之特浦城爲甚耳然余聞浦城溺女之風亦甚於他處憶道光丙戌公車報罷南旋至浙同舟中有浦人忘其姓氏談次詢其家中眷口云有一子三女因歎息曰吾浦罕有二女之家若余之三女同邑每詭爲異事蓋浦俗嫁女必用蜜浸菓品以多爲貴至少亦須數百瓶此物無買處必須家自配製又極費事嫁期數月以前卽須備辦殫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七

日夜之勤窮工極巧天時人工一不相湊色味便差壻家往往以蜜浸精麤卜來婦吉祥與否貧寒之家慮遭嫁之難而舉女不敢多留者半由於此予婦行居次生時亦將溺之適其母舅至再三勸解乃勉留之因是感誓生女雖多不棄云予告之曰君舉於鄉行詣卽當爲一鄉表率今旣育女不棄足以勸慈將來嫁女務先捐此蜜浸陋習以塞禍胎爲一鄉示儆則功德必非淺鮮也其人聞之頗以爲然今不知此風尙仍舊否余曰近日浦城溺女之風稍差而蜜浸之習未革然余長姻祝東巖太守本有不用蜜浸之議余伯姊卽其家冢婦近日嫁女孟家獨排衆議不用蜜浸省卻許多葛藤近聞有嫁女之家其家長亦立意不用而婦女輩仍於背地偷

送者陋習固結如此今浦城大小讌集以及新正款客新賓登門無不需此家大人但捧杯一拱從未沾唇蓋亦本無滋味可耽也大抵溺女之風起於吝財吝財之弊由於厚嫁蜜浸特其一事而作無益害有益舉國趨之若鶩實不可解且近聞有一新婦在家因竭力配製蜜浸致成癆疾者是誠不可以已乎

嘉慶戊午科浙江鄉試二場次日有士子發狂疾監試蔣觀察令供給所李照磨押令出號狂生自言本年元旦夢一京兆人披髮浴血言爲其父枉殺報在子孫黜其科名不許應試今甫脫稿此鬼卽來作祟言次跳躍叫號無所不至適顧見海甯張令言父臺救我細詢之始知其祖嘗爲顯宦父現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三

作令直隸該生學業素優者也乃帶出號舍飲以米湯漸就清爽求復入號李照磨引至至公堂爲朱倅者所阻求之至再始准入而蔣監試忽大聲曰遲矣出示其卷已書廢卷墨蹟猶未乾也遂扶出次日主司調取二場卷殆首場已中式矣一事枉法遂致後人不振爲民牧者可不慎哉

新建漁人獲一鼈特巨背列八卦形觀者異之勸釋放漁鼈而復曰猶是鼈也竟烹食之越日復漁於江鼈羣無數繞舟浮游衆漁競前捕捉遂致爭鬪前獲巨鼈之漁斃焉而鼈羣散矣噫鼈而有文非凡介矣顧不能猶豫且之醢豈智有所昧哉老杜義鵲詩云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漁者見報於其族類可爲妄殺者戒甚矣怨毒所歸也此嘉慶己卯冬事

乾隆末蘇州忽傳有飛蟲夜傷人互相驚惕譙鼓未起家
閉戶兒童見莎雞蠶蛾輒嗷然啼泣既而畫圖傳視好事者
指爲射工以是妖由人興黃鸝坊有張媪者寡守妾遺腹子
時年十五因見螳螂驚癇而死媪悵悵日購螳螂搗殺以祭
一日所市螳螂千百置籠忽聞籠內作兒哭聲媪駭異開籠
審視忽見兒現形曰娘勿殺螳螂冥司以兒好殺蟲蟻傷戕
生命今母以兒故又殺螳螂至萬計罪業深重罰兒化螳螂
五百劫矣語罷牽衣大慟媪撫之乃一螳螂在衣側首凝視
而已

李鼎和云臨清黑巨川祖業甚富有質庫陸陳諸行巨川性
侈而復色荒時招青樓至家命其婦巡酒婦不勝忿歸母家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與之絕未幾黑之田產俱屬他人未幾行店亦屬他人獨餘
住室其家人勸之曰家已如此所恃者只此室可直數百千
錢耳再勿浪費或尙可終餘年巨川曰謹受教但性嗜食未
嘗自禁衆曰徒食尙可給也自是巨川每日必至王老餃子
店食餃子其食但取其餡少許餘則棄之王老每拾其餘暴
於日中令乾以米團聚而藏之無何團滿再易一團無何巨
川之屋盡入於腹矣遂爲丐每乞食至王老門王老卽以所
暴之餃子食之無何而乾餃亦盡巨川遂餓死夫巨川以一
小人暴殄至此死其自取而其敗家毋亦其祖致富不以其
道歟獨王老拾其所餘儲爲他日之食其用心殊可嘉矣
姚伯昂先生云某太守廣州人鬚多連鬚人稱之爲某鬚子

綽號雙料曹操兩任徽州太守其初任財尙不豐再任人傳
其有納賄故入人斬決一案其人處決之日署中卽見其人
羣放爆竹以嚇之某亦尋告歸其歸也赫然一大富翁矣至
家鬼亦至某日呼其名而丐其恕罪焉鬼不去擾之甚常命
家人具酒肴饗之鬼或醉乃不擾少頃如故某固多鬚一日
得怪疾鬚之孔生瘡一鬚一瘡百計不效於是糜爛及頸及
喉而頭脫家中以金五十倩皮匠縫其首皮爛不受鍼線乃
以猪皮聯之及入棺頭復脫無可如何但納諸棺而已出殯
日旌旂耀目道必歷大浪坡二浪坡三浪坡出巷而後至大
街三浪坡有磴道道固寬而平也殯至此紼忽斷棺墮地若
輾轆疾轉直及巷口棺止蓋開其首復出巷口至大街尙有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西

一箭之遙其首忽又若球圓轉至大街乃止觀者如堵豈冥
冥亦有臬示刑耶此乾隆末年事黃兌楯 安泰 親見爲予言
之猶慄慄畏人也

蔣伯生大尹 因培 云山東試用薛大尹 定雲 無錫人一日坐
公館中方食湯麵忽有一卒至前問曰爾姓薛乎曰然行二

乎曰然卒曰我老爺令我喚你薛曰爾老爺爲誰答曰見便
相識薛欲俟食畢往卒曰歸食未晚也薛遂不覺隨之去至
一座落見一官衣冠與州縣等卒然問曰你爲薛二耶薛應
之心方怒其官相等何乃遽如此相呼上座者訶曰見我何
以不跪輒令牽下掌責甘薛又念能責我者官當勝我然不
自知所觸犯何事乃大稱曰大老爺乞查明卑職以何事犯

責上座者亦大言曰爾何人敢稱卑職耶薛乃述現為試用知縣上座者推案起遽前謝過因問何人相請至此前卒跪以對乃大杖其卒卅令送薛歸出門回視則里中土城隍祠也比到公館其麪尙未冷而兩頤遽腫乞假十日乃愈是日薛之鄰居僚友有長隨薛一暴卒蓋緣誤勾踰日而土城隍祠忽燬於火薛未半歲亦卒蓋其精氣已委頓俗所謂火燄不高故鬼卒得以近前而上座者不暴其罪遽行施刑致無辜之人誤被掌責聰明正直之謂何宜其旋受冥罰矣

徐受天吳中閩門人嘗於市上遇擔糞者傾污滿身徐念擔糞窮民諒不能賠其衣履含忍欲走擔糞者反誣其撞翻揮拳大罵掙脫而鼠狗追逐里許衆爲之不平徐狼狽至家更衣浣體妻孥怨悵以爲不祥徐亦怏怏無知之何至半夜忽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十一

聞叩戶聲甚急啟視之則擔糞者恂恂而前囁嚅不語徐訝曰吾不責汝賄衣履毆我罵我忍而避之亦可已矣奈何又負夜而來答曰吾與君有宿世仇日間以君相避我恨已消今我已死我家貧無棺以殮君能殮我請卽解此仇若得更恤我妻子且當報德矣言罷大哭燈光慘碧相對寒慄徐已戰慄聞其爲鬼益懼因曰當如汝言擔糞者遂告其姓名里址大嘯而去徐次日往訪果如其語遂厚殮之并貽其子十金營小貿販以贍母嘗以此事告人曰苟逞一時之忿不忍辱遠避則擔糞者死於吾手吾已縋首市曹矣

漳州鄴山書院卽前明黃石齋先生講學地也院門前有六

堆廢墳夾雜當衢乾隆間掌教黃某子名衍賦性桀驁年幾弱冠矣出入間以廢墳礙行走嘗以靴尖踢諸墳上久之踐如平地白骨暴露一日適友人見之急以善言勸阻衍稍知悔無何歸家娶妻竟不復記憶明年產一男週歲餘其妻又胎孕生男如是連舉六子衍喜若狂及漸次長成日習賭蕩始猶盜取小物賄償戲債繼則搶奪強分無所顧忌衍反懼其兇終不敢一言叱責家貲破耗殆盡子由是多病亡其存者亦莫知所之矣戚友勸衍螟蛉一子衍泣言從前毀墳夙孽適符六子之數宜受此報養子恐亦無成未幾夫婦相繼歿矣夫無主之墳有力者崇而封之無力者從而掩之乃矜恤同類之道惡可以枯骨無知視若草芥耶卒之我能使鬼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十一

一死再死鬼亦能使人有嗣絕嗣嗚呼報亦慘哉

焦孝廉妻金氏門有算命者過召而試之瞽者爲言往事甚驗乃贈以錢米而去是夜金氏腹中有人語曰我師父去矣我借娘子腹中且住幾日金家疑是樟柳神問是靈哥兒否曰我非靈哥乃靈姐也師父命我居汝腹中爲祟嚇取財帛言畢卽捻其腸痛不可忍焦乃百計尋覓前瞽者數日復遇諸塗擁而至家許除患後謝以百金瞽者允諾呼曰三姑速出如是者再內應曰三姑不出矣余前生姓張爲某家妾被其妻某凌虐死某轉生爲金氏我所以投身師父爲樟柳神者正爲報此仇故也今旣入其腹中不取其命不出瞽者大驚曰此乃宿孽我不能救遂逃去焦懸符拜斗終於無益

每一醫至腹中人曰此庸醫也藥亦無益且聽入口或曰此良醫也藥恐治我便扼其喉藥吐而後已又曰汝等輒求我尙可若用法律治我先嚙其心肺嗣後每聞招僧延巫金氏便如萬刃刺心滾地哀叫且曰汝受我如此煎熬不肯自尋一死何看性命太重耶焦故南昌彭文勤公門生彭聞之欲入奏誅瞽者焦不欲聲揚求寢其事而金氏竟以此斃矣此乾隆四十六年夏間事

許畫山青陽堂文集中有江西某傳一篇蓋近事也故諱其名傳曰江西某積惡兩世矣成進士家居需次念所以自饑者乃改行期年而雙目盲憤然曰吾積惡而第積善而盲是天果不欲吾爲善也不然何天福淫而禍善也卒爲惡如初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七

自是得良醫而雙目豁然矣某素以文字自雄者也以瞽廢及復明故技畢作終以爲某壽序坐蜚語棄市時乾隆甲寅四月十一日鄧苑華云鄧江西南豐人許子曰當其第也是禍之基也及其瞽也是福之堂也天將以瞽薄其罰某不悟卒以兩目易其元悲夫書之以爲稔惡者戒

杭俗嘗有不葬其親死以火焚之收其骨置於缶而瘞之相傳太倉王二尹署諸暨令因公在武林夜暮城閉泊舟候潮門外時明月如水平清露未下登岸獨自散步見有夫婦相持痛哭旁有一叟慰藉之曰江干有瑜伽會且去索杯酒作樂答曰烈火之慘卽在明朝念之戰慄復何心飲酒耶因詢之叟與夫婦忽不見視其側有三棺暴露於道次日進城

謁上憲出見二棺架火焚已燼因乞諸上司嚴禁火葬之俗惜政雖慈而令不行也

嘉定匪人王喜羅徒罪遇赦歸卒不悛乾隆辛卯春有販菘者虧其本欲自經主人憐之更與之貨使牟利焉以補其不足販者載至嘉城易錢六貫反棹由祁里龍德橋宿焉喜竊之販者仰天而呼泣數行下曰天平余之命蹇一至此乎歸家仍自經月餘喜盜犬爲豢豕者所毆斃家人收瘞焉越三年有黑犬突至喜墳且躍且吠以足抓泥發其棺齧骨至碎委諸水而去疑卽向之販者託以雪其冤也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六

蘇州富翁某性兇暴妾生一子愛護甚至娶媳時演劇宴客者累月偶怒一厨子以足踢傷其小腹是夕歸自縊家惟一母畏其勢不敢較後其子成婚未踰月忽見厨子立牀前遂驚癩以死今姑諱其名云

寶山李某居殷家行性好狹斜地瀕海繞宅種竹以捍潮患羣鳥巢其間某方數歲卽作火槍以斃鳥後遂畜馬置架日與兵爲伍從事於獵鳥之被其虐者不下數萬迨年五十餘晨起忽以雙手掩額呼曰啄甚痛未幾掩其頸又未幾掩其肩背後徧體交掩旋作呵呀聲手足攣拘類鳥將死狀數日而歿

嘉定南翔鎮民蔡六自浦東來居白鶴寺前以屠狗爲業乾隆末年春薄暮屠一犬盛於缸以水鼓氣去毛而犬頭忽豎起盡力齧臂遂委於地呼痛不已或以棒格之齒堅如鑄不

可起至死後釋越數年里之岡南有曹昇元者亦常屠狗一日狗於盎中猝躍高尺許齧昇元項潰爛二三月晝夜叫號乃斃

浙江平陽縣村民某夫婦二人素行善事中年無子禱於神甫得一男其婦未產之先一月村民以事須出外留洋銀十元付婦備生產之用婦藏之櫥中次月婦娠得男延穩婆收生穩婆向婦乞一舊衣為謝婦曰我不能下牀汝自向櫥中取一領去穩婆開櫥適見銀遂暗竊其五而去次日其夫歸檢銀失其半婦知為穩婆所偷第三日穩婆以洗兒來向之索銀不承遂至口角穩婆懷恨暗以小鍼插入兒髮際兒啼哭不休既而奄奄一息婦憤極而縊幸鄰婦急救而甦是日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九

天氣清明忽陰雲四合雷電交作穩婆某跪於門外手執洋銀五元鍼一枚自首余實竊某洋銀不應將鍼刺入兒顙門今拔之可活也言方已竟擊斃尸外矣於是喧傳其事達縣署並據地鄰報縣收埋時知縣事者為浦城劉寶樹

鍾琪

年前家大人掌教時舊徒也此道光廿四年夏間事是冬實樹引退歸里因得聞其詳云 寶樹又云平陽縣內有某氏兄弟二人家頗饒裕妯娌不睦妯有子姪尙未育年屆四旬懷孕忽喪所天妯恐妯生男而分其產也乃謀諸收生婆某曰若女則致生之若男可致死之願以洋銀十二元為謝資及產男也收生婆某於斷臍時將手指掐入兒臍中立斃產婦痛兒不育遂自經因謀產而頃刻殺二命雖假收生婆之

手實則某妯殺之也越日晚雷電交作收生婆某與某同時被雷擊天以二命償二命天之報施不爽如此然則平陽之收生婆甚可畏哉此廿四年七月十四日事也

泰州鄭姓者其父工刀筆積有貲鄭世其業性素乖張無惡不作私一婢有孕其妻知而責之謂事既如此只得納為妾鄭不承且辱打婢並云其孕不知從何而來遣之去婢歸其家為父母所詬謂行此無恥事仍為人所擯棄何以為人婢忿極無以自容遂自縊而鄭自若也其妻知婢之死責夫昧良喪心泣告曰吾此後尙能靠汝乎鄭厭其絮聒以腳踢之適中其腹妻亦有孕痛楚之下亦自縊其妻父在揚州鄭以其女產亡報妻家亦不之疑一日鄭到揚州經紀隱為績絃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三

計也住興教寺是日午後大雷雨鄭適在乘除聞雷聲即面有戒色忽霹靂一聲而鄭死矣時同在寺者一賣畫一小道士均被震而蘇此道光廿六年六月十三日事余正隨侍邗上故知其詳如此

咫聞錄云廉州合浦南康墟有宰豕為生者曰於臨宰時見豕之畏就刀斧大聲呼號心起不忍恆欲棄而不為然一家八口舍此無以為養而止之迨後子已成童令學別技得藉餬口即輟業茹素誦經聞雷聲起每食必齋著漱口跪誦雷經俟雷收聲而止如是者八九年未嘗稍懈一日早起正出門忽鄰居老婦向屠手招似有事相告屠乃過去閱無人焉但見旁舍母豕產畜咿咿喞喞正欲呼老婦問以何事頓

時頭眩目黑仆跌於地覺魂入於小豕之腹欲言不能思此乃殺生害命之報轉世爲豕從何解救因想世俗念經可以消災於是默念雷經四十九回忽聞雷電交加霹靂一聲將豕身擊斃魂轉於身老婦驚而出視曰穉已產矣鄰屠何睡於階也呼之不應老婦曰頃被轟雷擊死乎胡爲不擊死於其家而擊死於子庭乎亟呼其家人至方大哭問屠已蘇而起詢其故備悉前由老婦曰子何時來吾並未招子也無不駭異此嘉慶四年事今已閱廿年適有自廉州來者述其事知屠白髮蒼蒼猶存於世於此可徵天道昭昭矣其初手招者非老婦乃母穉也其魂轉胎爲穉者殫其屠豕之惡也屠默理經而感動伏雷者彰其從善之心也茲延壽於耄耄者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三

取其洗心革面也過則勿憚改誠至聖格言歟

于蓮亭曰大興方氏昆仲三人孟司馬仲布政司理問季太守世代簪纓孟仲相繼歿各遺一子季獨存官於浙因家焉延師教其姪後因爲其太翁卜葬堪輿爲擇一穴夜夢一戟冠博帶者來謁云子所點穴乃吾墓可另覓佳城必有以報堪輿不信次日開穴果係古墓司事者夢夢竟將遺骸拋棄荒野葬後堪輿暴卒方氏二子俱少年俊才偶至西湖掃墓甫登舟忽遇狂風舟遽覆救起俱斃太守乃名孝廉晚年潦倒抑鬱而終竟無後

僧允中俗姓張號蘊輝長洲舊家子兄芝岡先生中乾隆辛丑進士蘊輝嘗從受業讀書不成遂出門習錢穀游幕湖南

有辰州府瀘溪縣黃某者延司錢席嘉慶元年苗匪滋事地方官競欲立功每得苗人不辨是非曲直輒殺之黃適獲得張有一案七八人正欲辦理適刑席友他出遂交蘊輝屬稿蘊輝力勸不從卒具詳論斬後一年苗匪平黃卽死年未卅耳至十九年秋八月蘊輝偶至揚州寓一飯店夜夢有兩人持去至高門大戶若今之督撫衙門見一少年坐堂上兩旁吏役肅然如訊獄者蘊輝竊自念豈有人訟我耶何爲至此回頭忽見黃黃亦熟視蘊輝若不相識者蘊輝意以爲必是虧空案破故累我也頃之呼蘊輝名上坐者曰苗人張有一案汝所辦耶蘊輝始豁然記其事供曰大凡刑錢兩席辦案總聽東家做主如此案當時原勸過東家不從非我罪也上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三

坐者曰汝屬稿詳上官豈能逃避相持者久之上坐者遂目一吏曰暫令還陽若能出家行善亦在可赦之列蘊輝不敢再辨但見黃痛哭已上刑具矣前兩人復掖之出忽黑暗不辨道路且雨雪交加滿地泥淖一跌而醒遂於次日收拾行李買舟詣高旻寺削髮爲僧蘊輝與錢梅溪相善嘗自述其顛末於梅溪求爲筆記家大人在揚州游高旻寺亦曾見其人

錢梅溪曰余姪媳楊氏于歸後生一子一女忽發狂登牆上屋如履平地一夕作吳興口音云大娘娘我尋汝卅年乃在此地耶婢姬駭之因問尊神從何處來有冤孽否答曰我本某家妾主人死時我方懷孕大娘娘必欲以內姪爲後及分

媿是男也大娘伴喜不意於三朝洗浴時竟將繡鍼插入小兒臍中卽啼哭死我因兒死亦自經方知其故已告之城隍神不日來捉汝矣言訖乃大笑不數日楊氏之狂益甚伏地呼號若被刑者然未幾遂死余家尊長云如此案情亟應早與了結乃遲至卅餘年可見冥司公事亦廢弛也余曰案雖遲久不至漏網鬼神公道自勝人間

少年性情浮動賭力賭食稍不自慎往往自戕其身不可不戒也嘗聞吳門有饒團一物饒和糯米衣以芝麻以油扎之但滯膈膩脾不能多食有某甲體極壯實自謂善食饒團某乙見其氣盛言大因激之曰汝能啖至百團當於虎邱備燈船相邀某甲諾之任意大嚼食過五十餘團毫無難色旁觀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三

者或爲詫異或爲擔憂某甲意氣自雄及食至八十餘團已覺勉強漸有不能下咽之勢某甲因必欲踐言竟將百團食盡當時止覺胸腹膨脹通身爲之不適繼則愈脹愈大堅如木石苦不勝言同人見症危亟召其家人至彼時有名醫薛

一瓢者字雪白與葉天士齊名葉以天分勝薛以學力勝薛署掃雪堂二人兩不相下實莫能軒輊之因共扶掖至薛處告以顛末薛診視逾時曰是不可治也六脈均伏腹中凝結已如銅牆鐵壁攻之

不力則不效攻之太猛正氣必立脫而亡卽速回家料理後事可耳衆謂束手待斃蓋姑再求葉天士薛曰吾所不治之症葉亦不能治也但姑往叩之衆復扶至葉處葉言悉如薛亦辭以不治衆嗒然卽退將出門葉復招之曰汝曾叩之薛

某否衆將薛言備述之葉曰吾固曰不可治也然則尙欲何

往乎衆曰薛言不治君言亦如是是真不治矣送其家待死而已葉沈思良久曰死馬當活馬醫可乎衆許之葉遂進內煎藥不移時出一盃白如米泔而黏曰先服此當有繼進之藥服畢踰時又出一巨盃色甚黑而濃厚葉令盡服之少頃腹微動旋大解繼以瀉愈瀉而腹愈鬆比瀉止腹輒惟覺人疲餘無所苦矣蓋某甲之症惟有攻之一法但急攻則人不克當緩攻則人不及待薛與葉皆知之葉惟欲與薛爭名必待薛辭以不治之後始敢放手治之治之效則名愈歸己治之不效亦可告無罪於人葉固因醫致富者其白色藥則以真參四兩煎成防其驟脫其黑色藥則用斤許硝黃等味濃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三

煎以成衝牆倒壁之功噫亦神矣向使薛辭以不治而不再叩葉則其人死叩葉而葉不問及薛則其人亦死不治之症葉竟肯治之但一時乏四兩真參藥必無效則其人仍死噫亦險矣然則人何苦輕與人賭食而不惜自戕其身哉 又聞服鹽滷者令人腸斷而死但飲猪油卽解吾鄉有一人知此訣嘗與人賭服鹽滷因而取勝者多矣一日其人晨出門

囑妻煎猪油以待蓋又將與人賭食鹽滷也傍晚其人忽歸急索猪油其妻適將猪脂煎成方出鑊也難以入口大呼腹痛狂跳不止逾刻而死是與前之賭饒團均可爲炯戒者也浦城周某素性長厚人或稱爲癡翁夏日與客對弈忽一貧士咆哮奔來曰止欠汝息銀二千何必更令管家逼我某尙

囁嚅其人即大肆罵詈毀壞棋局某溫諭之曰汝欲告我乎
即濡筆付免票其人急謝去坐中客皆歎某盛德某曰此人
貌兇言很恐激成意外之變故寬免之及日晡忽報是人死
於厨時客尚在坐共詰其故乃知其人因債逼無措服毒而
來意欲圖詐因感厨翁之意急歸覓糞清解之而藥性暴發
已不及解矣某乃對天謝客亦大加敬服或曰此翁非真能
憐貧忍辱者特能以智免禍耳癡者固如是乎

錢梅溪喜言孽報皆近事也嘗云常熟黃草塘有須姓以屠
牛爲業每殺一牛必割其舌食之以爲美味一日將屠刀安
置門之上方忽聞二鼠相爭仰面看之刀適落其口中斷舌
死 又云魚行橋有一獵戶打鳥無算後患病醫藥無效輾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三

轉牀褥忽夢神告之曰汝嬰病愈須將稻草紮一人用汝平
日所著衣冠披之中藏生年月日挂在樹上將鳥槍打之病
便可愈也及醒乃以夢告其子命如法行之詎鳥槍一發大
啤而絕 又云余近鄰有薛慶官者以屠羊爲業家頗饒年
四十餘忽得病病愈後面成羊狀嘗以三百金往安徽從陽
耀米死於江中不得其尸以空棺歸葬一兩月後有人見薛
背一包持一傘從後宅周打鼓橋自行自哭蓋鬼復還家云
又云楓涇鎮有沈二者好食狗肉生平殺狗無算乾隆丙
子歲沈抱病甚篤昏迷中見羣狗繞牀爭噬其體號呼求救
臨死時自投牀下兩手據地作犬吠數聲而絕 又云襄東
有無賴楊姓者以攘雞爲食其術甚秘人莫知也其後楊背

上忽生雞毛一莖乞人拔之痛不可忍因自言此係偷雞之
報也 又云湖州南潯鎮有小戶人家婦顧氏者貌頗美適
有縣役某催科至其家伺其夫遠出突入內室舉手摸其頸
顧大驚旋入房泣語其小姑曰此頸忽爲男子手所加豈可
洗乎遂縊死其小姑亦不知縣役爲何人旁無覺者越兩月
某役偶乘舟過南潯忽見顧氏上其舟役忽告舟人曰吾前
日不過以手摸其頸何遽死乎遂投水適遇來船縛纏其頸
不能解立時流血死舟人揚其語聞於小姑其事始白而報
應亦奇矣 又云長洲有徐某者富而慳親友借貸每拒弗
見也其子年弱冠頗思幹蠱往往延接或私自周給之其父
大怒以爲不肖俟其見客時持杖撻之欲以絕其往來未幾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六

其子病醫藥難施或云獺肝可療也乃重值購一小獺取其
肝未及服而獺鬼來索命云殺吾子療爾子豈天理所能容
乎奪其藥去徐某百計禳禱卒無效其子竟顛癩以死而家
道落矣
貴州黃兌眉上舍云貴筑有某某性嗜鱔每飯必具年近六
旬矣一日赴市買鱔揀擇肥大者賣魚者令其自取某指袖
裸臂探手缸底摸之忽羣鱔湧起競嗜其臂幾滿痛絕仆地
羣鱔纍纍懸臂間齒皆入肉亟呼其子至擡回家中以剪斷
鱔身而鱔首緊啣不放一一敲落而臂肉盡脫長號而絕合
市聚觀咸以爲異有爲之戒殺生者
高維城曰嘉慶乙丑年子家雇一工人會稽縣東關人也年

約五十餘以其姓徐僉以老徐稱之性頗勤一日忽日高未起怪而呼之良久始啟扉兩足蹣跚若不勝痛楚者詰其故老徐頻蹙曰我廿歲時在東關市開麪店麪之名色不一而鱸麪獨擅名聞間每日殺鱸數十斤如是卅年積三千餘金後值桐油大賤傾資囤積爲居奇計不料購未數日遽遭回祿資本盡喪不得已歇業爲傭昨夜夢鱸無數內有二大鱸怒目直前分齧左右膝痛極而醒比曉欲起不能動履以故遲遲視其膝紅腫如癰時子家製送萬靈丹治癰疽及蛇蝎傷皆驗取而敷之腫漸消痛亦漸止以爲妖夢不足憑特兩足適生疽耳一日又閉戶堅卧如故呼之不起破窗入問老徐泣然曰吾其死矣夜夢兩大鱸復至各於舊處復齧今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毛

大痛徹心不能復生矣再用萬靈丹治之不效遂呼舟送還其家旬餘遣人往視已潰爛見骨又數日死
乾隆末年重九日未曉潤州沙陷人皆死於夢浮沈如萍前五夜漁者見黑衣吏向江檢一黑籍問之曰殺報也宜速好生投黑籍於江而隱沙客皆曰此地居人好殺產女多溺之日摘螺穉子學持刀剖蛙蚌者父母獎其能有孔穉者戒殺年七十猶鸞續放生於姑勸慈於媳勸孝見人則諄諄曰婦螺救蟻俱是陰德勿以善小不爲也衆皆怒子死一孫方歲時忽瘧攜孫避瘧於尼菴乃免

處州府温太守聞人顧某忽抱病自批頰罵曰負心人乃在此耶太守怒親至其房叱曰何物野鬼敢入公署崇人顧卽

起立向太守一膝曰小的不敢小的有下情上稟太守曰汝係何鬼有何冤孽答曰小的徐忠京師人向與顧某相好同跟江西瑞州吳大老爺到任時有陋規五百兩顧欲背主分潤小的力阻渠乃攜銀呈主人曰徐某欲私分此項經某奪回主人借事將小的撞逐小的細細打聽方知爲顧中傷只得收拾回京至浙江省抱病兩年流落不能歸時顧適在藩司閣往尋之拒不見一日遇於途渠昂然乘輿不顧小的攀輿與語卽令從人痛毆并將小的押起小的受苦不過遂投縶死今始尋著斷不饒他訴畢作叩頭狀時刑名朱某亦大病嘆語喃喃朱倚父在撫幕播弄是非視賄重輕定罪出入久爲合署切齒太守因問鬼曰現朱師爺病亦有鬼耶曰朱師爺處皆積案被刑怨魄也未幾顧死數日後朱粹嚼其舌亦死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長

道光甲申山左鹿明府逸其名在廣東順德縣任內緝獲盜犯數名時方奉 功令首先拏獲迭劫盜首一名準其引見選官會候補縣馮某因案降爲巡檢正在順德緝捕刑幕諸某與馮同鄉急欲爲某復官適首盜痕斃諸某請之居停將他盜案二起亦捏作該犯糾劫歸首獲於馮具文詳辦奉准部覆凡粵東盜犯行劫三次以上例應斬梟者雖病故亦須戮屍經廉訪委員至縣會同起屍斬訖將首級懸竿示衆時諸某僅一子年十餘歲愛若掌珠甫數日其子忽患惡疽卽俗所稱脫頭疽也初如粟粒漸大漸潰自言某盜爲祟後

自頸潰至喉間脫然而下如刀截然諸某悔恨欲死已無及矣旋卽舍幕而官任蜀中府經歷未久卒於官蓋起意行劫一次罪止斬決既伏冥誅卽得保首領今添捏糾劫二次致奉斬梟是該犯戮屍非其罪所應得實諸某爲之也其不報之諸某而報於諸某之子諒以其命有官祿耳荏苒之輩罪不當辜尙能爲厲況平民耶吁可畏也

有瞽者娶妻吳氏有年家赤貧勢難兩存乃鬻妻鄰邨士人得賣身錢四十千妻別時置錢密室殷勤囑咐而後行外無人知出門後頻歸視故夫月必兩至爲其櫛沐每入密室摩挲所置錢嘗以儉省爲助其西鄰書館有施名由者行四館中稱爲四友聞其錢藏密室欺瞽不見踰牆竊之每日醉飽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三

酒肉一日瞽市米摸索青蚨已盡飛去矣疑婦攜去卽至其家瞽婦涕泣且誓天已晚瞽者不能久留婦送出門婉慰之者再瞽者至家憤妻財兩空哽咽無訴遂縊死婦聞之匍匐來省未至扼吭死道旁或奔告士士盼婦徬徨比得耗搥胸痛恨曰予孤寒舌耕愛先人不祀勉積脩金而有室家乃因此連喪二命罪歸予一人氣塞而絕館中黃生振聲問三人接踵死謂同學曰錢祇數十千耳而死非命者三天乎天平盜錢者乃很戾若斯乎時四友有慚色恐事洩露計詰朝回家是夕大雷電擊死四友其師傷雷火黃無恙方知盜錢者卽四友也師不之察故雷火懲之瞽者家龍津三邑接壤或云臨川人又云崇仁與樂安其師魏姓時道光癸巳七月

萬翁忘其名居吳郡角直鎮以營販謀生因運蹇多失利家以漸貧有子名福來者年甫弱冠已授室矣萬翁性最暴富與妻反目兒媳有過詈與撻俱曾不少貨旣而衣食益窘乃悉罄家產又從親友告借共得百五十金令子出門作賈臨行囑之曰利不倍無還家一去逾年杳無音耗翁詣卜者卜之卜者曰行人在外保無恙惟翁數中不吉家中恐有事宜從慎翁聞言愕然時當歲事將闌鬱鬱過除夕元旦各寺拈香順與親友道賀姻家留飲薄暮始歸所居固在陋巷中入里門忽覩一紅裳女子冉冉前行翁方疑比鄰無此人急尾之卽已推扉入己室促步相隨見妻與媳同在廚下作羹湯徧覓紅裳了無蹤兆翁心愈疑旣乃剪燭進餐翁媳共坐忽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三

階下劃然作聲則其媳所捧盤匱失足盡碎媳素懼翁嚴面色如土翁絕不介意命媪助之掃除且令媳共席而食故爲歡笑以安其心媪顛簸不安意仍惴惴飯旣畢媪斂具入廚又命媪攜燈送之媪纔返室復聞廚下劃然有聲媪嗚嗚泣趨視知條器於釜釜與器觸手皆破翁笑曰此鍋用已久固當易新者極意慰媪詞色愈和媪初不料得此於翁也感泣涕零奉侍倍謹越三日翁又瞥見紅裳人飄然啟戶去追視之已入東鄰薛氏家翁驚詫不已明旦遙聞哭聲則薛氏婦與夫口角於五更自縊死矣翁自是痛懲前性面無遠色口無疾言未幾福來亦回因所置貨適逢價昂獲利無算由是父子互爲經營家庭雍睦不數載富甲一鄉

保定賀氏子應童子試場中以代倩事發被繫其父禱於鬼神乩言爾子今歲合得一衿因去年偕其母章家索債咆哮助虐口肆惡言至章家婦幾欲自盡以此折除并當受官刑也父問之信然夫一衿甚微陰曹且以此爲黜陟誰謂功名不從陰騭中來耶

嘉慶辛酉科江南有李生者應舉不第與其友王生叩於茅山睡和尚和尚不知何方人與之語輒睡言人休咎皆中旬月閉目問之不言無人時或自言曰可憐可憐兩生素負才屢遭擯斥將老矣登茅山大哭跪和尚前乞一言而後起和尚開目徐顧李生曰子婦三溺女弗禁壽且夭折得男亦殘疾不才尙念富貴乎謂王生曰子刻於財冒於色者生自陳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三

無之和尙曰資金於人息乃加五生不承和尚曰貧者特遲債耳併息於本歲兩易券然乎王生自謂未嘗犯淫曰豈必身犯哉窺之目淫也戲之口淫也詠之筆淫也思之意淫也特所犯小耳和尚遂閉目不復言

嘉慶沈某爲四川瀘州牧後洊升太守其人素稱慷慨親友盡受其惠一生行止似無虧缺唯自奉太侈在任時服御鋪陳靡不華麗每日常餐或鴨腦或魚脣或雞酪或鹿脯必須兼味殊不知菜止一味已殺生數十日復一日以數計之生靈豈止萬計彼直習以爲常歸田後購一大廈蒔花種竹疊石疏池隨在精雅別有一室四壁圍以玻璃若水晶宮然其奢侈如此晚年飲食烹調尤較費於前十數年後家景中落

遂成顛疾凡物不論精潔污穢盡欲入口甚至煙壺茶杯隨手撲碎卽放口中亂嚼以致傷命此道光壬辰癸巳年事殆亦好殺之報歟

餘杭黃秀元素精瘍醫嘗曰數年前有一人攢眉呼痛袒而來視之瘍生於背中一大者如覆盃數十小者環繞之勢已將潰余曰嘻此百鳥朝鳳也瘍其不可爲已問平日作何生理曰晝則火鎗獵鳥夜則毀巢取其宿者十餘年來貨此餽口余曰殘忍害生宜得此報嘻瘍其不可爲已爾能對天自矢從此改業我姑爲爾療之其人唯唯如命醫治半月餘所患若失後果不復蹈故轍改業爲賣菜傭至今尙在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三

於外爲魅攝至山寺塔頂上家徧尋無獲半月後忽自歸家人詰其由女曰魅攝去時迷悶不省魅去始知身在塔上無門得出繼而魅以果餌酒漿飼我曰與汝有夙緣不爲汝害窺其意殊不惡漸習因亦不畏前日魅去我啟塔扉散目冀得見熟人呼救見西邨口爲三叉路來往人多魅居其中見與人或揮其帽或拘其裳擲掄爲樂而人不見也未幾有一叟攜幼兒蹣跚而來魅避至十數步牆隅下復向幼兒四拜俟過十數步乃敢出俟其歸細詰其故魅曰我所戲者皆居心不良之人彼老叟者三代誓不食牛犬神且敬之我安敢犯此小兒將來爲大官有政聲可不敬乎我聞言之下遂私心默祝自今誓不食牛犬且勸合邨同奉此戒旣而魅色變

曰我無害汝汝何變心我曰聞汝不食牛犬神且敬之之言特向佛誓此願耳魅曰夙緣盡矣欲送汝歸今不得近汝可自返也指示塔門一嘯而去我由是禮佛再誓神志頓清由塔而下倩香火人送我至邨也家人由是奉戒此邨竟無復有食牛犬者

刑友某在兩湖制軍幕道光中年趙金龍之亂事平逆黨盡誅戮遺嬰孩四百皆在襁褓中一日制軍問某曰此皆叛逆子孫照例應坐然俟及歲後遣戍難久待奈何某方與客爲葉子戲漫應之曰俟及歲後遣戍爲時既太久且叛逆之種留之亦慮有他患令制軍悉於較場撲殺之呱呱者宛轉號啼目不忍睹或謂其辦理太過某亦悔亟止之已無及矣未幾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三

接家言獨子年十九已入泮某月日暴卒計其時正誅戮叛嬰之日也後廣置姬妾卒無嗣

道光甲申乙酉閩中嵯網大壞南路某幫虧課尤劇商人斥革監追無人願接某幕友方司泉郡刑席積有硯租加以稱貨姑違例合夥認充因幕兼商半藉聲勢量裁各署規費漸有起色其鹽斤向由泉郡運永春州夥友又係永春州委員多年需次州牧一切委任故兩處歲省頗多不數年已獲利至十餘萬窺幫務將做乃設法辭退各擁厚資歸里幕友子且登賢書同人莫不豔羨方購鄰壤充拓舊居掘土數尺露白骨累累不可勝計或勸其掩埋另覓隙地某憤然作色曰余以重價購地並非毀滅他人墳冢何害焉且多年朽骨未

必靈設有再買仍然余屋遂不築耶盡棄諸野版築將與其妾方抱病大作鬼語音聲嘈雜詈其忍心害理屋成必不容爾安居某竟不以爲意體素健自此精神日形憔悴往往無故仆地家中細弱亦多啾唧不安其子孝廉先卒某亦旋卽物故屋雖落成人口寥寥鑄閉不敢居矣

浙人某以甲榜任江蘇某邑頗著循聲其封翁戀田園之樂厭官署煩囂雖近便不願就養鄰有供冥役者俗謂走無常翁與交好無閒力懇其探查子祿鄰初不允繼念翁素緘默勉許之曰但冊籍有主掌之吏不易竊窺請勿限時日久之得報且賀曰昨浙江司冊籍有所改除吏他往未收竊窺賢嗣官階至大五十後由廣督晉冢宰十年致仕前一名卽署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三

中西席某由鼎元累官大學士幸祕焉翁唯唯西席本名諸生兼戚誼翁由是函囑其子勉爲好官且囑西席益加善視年餘後忽向翁稱可惜翁不解叩之戚戚然若有難言之狀翁頓微悟笑曰得毋余將死耶死生有命人孰無死且余已周甲何諱之有鄰曰否否壽正長無慮也曰然則何謂鄰欲言而止者再翁固詰之欲獻曰賢嗣今不妙矣語又止翁大驚再三問鄰終不言翁不得已長跪以請鄰扶起顰蹙而言曰曩以語君故幾獲重咎若再言恐彼此皆不利君必欲知其事速往賢嗣任所密查汪二命案可也翁乃輕裝微行至子任所不入署就東門假寓細訪之誠家人勿使子知密訪數日果有汪二者一母一妻貨錫爲業恆擔往縣前一日因

與西席之僕爭價口角僕故無賴又恃官勢既毀其盈擔之物且自碎其衣捏作傷痕哭訴其主翁子不察虛實遽杖責汪二押令償衣汪二以貧餒博蠅頭養母妻猶不給安能當此无妄之災情急赴水死母妻不知所為相繼自縊通邑咸代抱屈翁子聲名由是頓損翁既訪確潛回與鄰晤商欲覓高僧作佛事懺悔超度鄰曰冤重無益也於是亟為函令子作退計適有薦擢司馬之信戀棧未決翁無可如何未幾西席之僕白晝為鬼索命自戕翁子與西席皆知是前冤憂悸悔恨先後成患心疾不治而死鄰人亦不久遽卒想終由漏洩所致噫輕聽膚受之愬鹵莽折獄以三命抵三命誠為平允而兩一品亦並削除鄰之所以連稱可惜也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事

北方多狐崇然善遇之亦不害虐之則為禍甚烈會稽某以讀未成入都依其舅為部胥者謀考供事博微名舅寓有小樓狐居之彼此相安有年矣舅以某初至恐不知而觸犯也預為諄戒如見有如貓者幸勿捉搦蹂躪蓋小狐常晝出游行狐與人兩不忌也某漫應之一日舅他出某倦倚於牀突有如貓者過其旁兩目睽睽然四視某因夜來牀頭窸窣有聲不能寐疑卽此物為擾恨焉某素殘忍適煙具在手猛擊之碎其首而斃舅回家人白之舅大加訶詈卽躬率詣樓下令稽首謝過求宥某雖不敢違心益恨焉舅囑將小狐瘞埋某潛剝其皮投諸溷舅回則以埋告越半月舅往部一叟造門操紹音云與舅同事有事相訪問某何時來入京何事某

具告之叟頗致殷勤且誇其少年誠謹考就必善能當差此時尚無傳考消息當為留意另覓機會以免守候無期談半日方去某俟舅回述之都門同類甚多舅亦不甚在意越數日舅又出叟復來談次問某到京曾游覽否某答言無伴不識路故尚未出叟言 皇都勝地不可不遊異日就供事後恐無暇今日余無事盍同一游某欣然遂偕出歷數次並邀館中小食某辭叟笑曰將來游處正長彼此同鄉勿吝氣力邀共食又至一處亭臺壯麗叟言此處最佳登樓眺望尤妙遂攝衣而上恍惚叟不見覺所登非樓如履屋脊又聞人聲喧沸某霎時昏迷寸步不能行但癡立衆以鉤連槍拖曳而下乃在阿哥所屋上也嚴加訊鞫語無倫次忽啼忽笑遂以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事

瘋癲突入 宮禁問擬斬決入獄後醒時自言如是舅知之惟駭痛涕泣懼干連未敢認三日後正法始知狐為報讎嘉慶十一年見邸鈔

仁和陳博會新洛氏云人物一理生死同情好生惡死不獨

人為然物亦然也余惟記先府君秋裳老人素有腸紅證因無他苦姑且不治道光壬午冬疾復作適有人傳一方方用鱈魚數條活剖取血以素米鮓和丸吞三次無不愈者老人聞之欲覓鱈時天寒不得逮次年正月病增劇神形委頓諸藥莫效因急欲覓鱈試之余偶立門首忽有賣魚者過視擔中竟有巨鱈二尾既買進忽轉念曰此巨鱈實不忍死之奈如老人之恙何因私祝曰爾有靈能佑我老人疾就痊余卽

放爾姑畜廚下次早問疾乃曰不覺已減其半又次日竟全愈二鱸尚畜缸中一日驟雨二鱸躍出無從尋覓越半月余夢有人告曰鱸已從簷出急須放於河不然恐人見而殺之不惟傷彼命且食之害人也明日忘之晚家僕蔡福患急痧余診其脈六部俱伏疑爲中毒旁一僕笑曰彼不聽我言故至是是將巨鱸烹而食之矣急取紫金錠及青果汁投之僕病漸痊余乃大悔忘卻前夕之夢懊恨竟日是歲五月余忽得奇疾瘡痍並作臥牀如死諸藥莫療自揣無生也一夜又夢人告曰前嘗中尙有一鱸不早救之恐不免於殺及覺亟覓得之遂放於河時癸未年五月杪也病不覺自此漸鬆至甲申春痲證竟愈行步如常惟瘡疾難瘳終日兀坐心如死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七

灰眠食看書外無一事也一日偶檢案頭龍舒雲棲淨業合編知念佛能起沈疴一句彌陀可滅八十億萬生死重罪遂猛勇一心念佛日夜默誦無閒夢中每每念醒日間除念佛外翻閱淨業合編中有師子峯淨業文與蓮池大師戒殺放生二文默念無輟並立願將此三篇鈔寫多本徧送同人因名之曰正助淨因六月適子卅歲誕辰卽以此書散之親友旋又患時證病危急甚老人已爲余具後事矣惟一息尙存復往仙壇虔禱蒙降乩云急服誠應丸卽見其證之名其時已諸飲不受惟此藥則下咽三四錢至次日忽口中吐出一蟲如蛇狀口眼悉具頭圓尾尖一時音出便能言又次日復嘔一蟲如前較小由是神氣漸清胃次開爽瘡疾瘳而外感

又轉爲瘧更月餘新舊疾並痊噫三年疾苦一旦霍然方知放生念佛竟可起死回生子若信心不堅恐難望生矣老人云仙方內有雷丸一味專治蟲因是蟲出而證愈云

杭州邵氏巨族也有僕婦某氏來傭工其箱篋內多金銀飾物衣服亦新潔不類貧苦小家婦異之一日天氣寒極內外已臥移時樓窗有煙熏氣主人驚起查檢至僕婦臥牀見婦已燒死徧身黑如炭兩手若捆縛狀而牀帳及衣褥皆無故不知火何自來也急喚其家人來並無異說皆曰該死賞以棺殮細詢之方知此婦曾爲某家傭主人作宦在外家有主婦積蓄頗厚此婦陰以火焚其屋主婦亦被燒死乃竊其衣飾而去人不知也故未死前數日常自語云冤家來了神蓋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八

疾其陰惡藉寒夜熏籠之火以自焚而死云

嘉定張某有名醫之號信之者多慣用石膏誤殺一人深以爲悔然亦不便語人雖妻子無知之者逾年張亦患病延徐某診定一方而去臨買藥時張自提筆加石膏一兩清晨服後索方視之驚曰此石膏一兩何人加耶其子曰翁親筆所書何忘之乎曰頃所服藥內竟石膏乎曰然張歎曰吾知之矣速備後事可也作偈語云石膏石膏兩命一刀庸醫殺人因果難逃過午而卒

解元徐建策陰險鷲毒爲諸生脅詐取財無惡不作人咸畏之旣領解愈貪很隨地生波不可測度嘗至衣肆欲以賤值強市貴物肆人語稍侵之恨焉越數日使其僕持番銀百元

詣肆選衣詭云某主人欲購此以足疾不能來故押衣去看定議價肆中以銀有餘也付之徐隨將各衣領拆開鈐以名號圖章仍還之云尺寸未合俟足愈親來選也又數日進一紙於縣報被竊開列衣服數十事縣委捕衙勘驗裝點宛然候差緝半月後復呈縣云贓物現懸某肆驗之已確余衣俱有圖章暗記可拆視也縣提驗良是遂坐衣肆通賊消贓事雖白而所費不貲矣又某戚薄徐爲人偶自言一生懷刑畏法足迹不至官府徐以其謂己也思陷之僞爲錢券數紙使其黨伺戚入茶肆與同卓飲恩恩遺於地戚果檢得之則先至錢肆語之曰某人作爾店僞券將來取錢矣少頃果來店人遂執以鳴官幾受責幸知好僉呈保辨得釋翌日徐謂之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无

曰懷刑者乃拾遺不還取殃耶戚始悟徐所爲諸如此類害人不可枚舉後以包訟斥革遣戍死於戍所

湖南某觀察以舉人大挑江蘇知縣初到省署甚後官鹽城與余戚楊秋嵐先後任蹤迹頗密故知之最悉蓋自任鹽城後宦况蒸蒸日上歷太守至觀察辦糧臺賞戴花翎署兩淮都轉加二品頂戴數年閒不但宦途順利擁有巨資僑寓邗上遂以票鹽大得其利膝下多男一家眷屬席豐履厚人望之真所謂富貴神仙戊辰余於李采臣都轉處同席見之正四十許人也其長子爲同鄉黃太守婿後聞觀察及其數子均暴亡頗以爲異其知之者告余曰此中有因果言之誠堪警世也因觀述云觀察長子某早保候選府三品銜鹽務一

切轉運事悉歸主持籌劃家務算無遺策觀察愛其才言聽計從聘太守女以年幼未成婚太守人素忠厚一日郡署失銀五百查知爲老僕某所竊遂被斥逐旋懇太守推薦太守曰念爾多年服役爾自尊主但能收錄薦之可也老僕卽以觀察爲言遂薦之往亦甚信用無何其子與太守女成婚已歷數月老僕以蜚語密告其子曰小的在黃家多年女之不貞頗有所聞各顧聲名爲是並云先令其歸甯斷不可再接回也女已有孕子亦不以爲意深信僕語不疑而不知僕特爲竊銀恐女發之女實抱不白之冤子早有寵妾亦明慧以爲千金之子斷無此事向夫主力辨其誣大加呵斥而退女歸甯多日欲返其子堅拒之不獲卽囑其弟代作休書與太守言其故太守憤極卽往理論無如觀察以子言僕言先入不能挽回又相持數月女誕生男向觀察家報喜且云彌月必回家觀察一家置若罔聞女彌月後知事不可爲一夜扼殺其兒遂亦自縊身死而觀察未之知也其蚤卽運到觀察家爲厲觀察見之呼曰你們說不接大少奶大少奶已回來矣女卽借觀察言曰我只要大家到案耳此時太守處人來已傳說昨夜事知女已死遂排香案告曰此總是我家誤聽人言之故現先爲爾立木主奉祀卽接爾柩回來勿論何房得子先爲爾嗣並爲爾大作佛事超薦雖萬金不惜也未幾觀察倒地女卽借言曰此全用不著我的心迹須明也連日觀察長子次子相繼亡其老僕早病在牀但呼口痛不止又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无

99

103

次日其三子死則從旁下石者也是夜觀察忽得暴病次早身亡又數日其次媳亦死惟老僕遲至月餘而死日夜喊叫不絕徧身腫爛說者謂先受冥刑也大約觀察不應絕嗣故以幼子延其宗噫亦慘矣余謂老僕固爲罪魁禍首其長子亦太昏憤背謬輕信讒言或曰女實貌寢尤不應薄德似此其次子三子以不干己事冒昧妄爲不能勸兄又不能引避會其妾之不如故妾獨存而二人莫怨若觀察者身爲家長實可破除衆論獨斷獨行先接其婦歸來痛責其子嚴懲其僕爲婦陪罪何事不可挽回哉而乃以先入之言爲主以致不堪收拾故陰司亦莫寬其罪也此爲同治十一年事相傳揚州速報司極其神靈其信然乎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望

丹徒安港江面有老龍聚族以居生息蕃衍沿江漁者嘗捕得龍大如盆以獻富室趙某趙甘之厚予之值漁者益百計捕龍得卽獻趙恆獲重利以歸如是以爲常越歲餘趙忽夢至東嶽廟與一人對簿銳頭肥軀自稱江中老龍訴趙以口腹之欲殺其子孫不少嶽帝問趙趙具服漁者獻龍狀帝因責趙曰老龍窟宅於此有年素不爲行旅害彼漁者何知爾素封家不知放生惜福乃反縱其饕餮多殺生靈陰律不能爲爾貸趙哀求改過且發願如蒙釋回當戒殺放生凡牛犬及不常見之物永禁不食以贖前愆陳乞再三乃命薄子杖責以洩老龍之忿杖訖復諭之曰一念之善鬼神福之爾果能戒殺放生永禁牛犬自有善報若仍恣肆如前不爾宥也

因命鬼役導之出及醒兩股青紫腫痛數日杖而能起不自隱諱述以戒人遂舉龍龜龜鼈及牛馬驢犬之類合家戒食又不惜金錢買物放生數歲之後家資益富財雄一鄉

道光廿五六年間川中咽喉甚熾有所謂蔡煌天鐙竿子母豬油等人大小不下數十起橫行擄搶漸逼省城潘木君先生秉臬後認真緝捕解省者日以百計已無暇按律定擬木君坐城隍廟卜諸神可宥者陽答不可宥者陰答得陰答則立行杖斃境賴以安其時有丁通判史知縣仰承憲意橫緝暴訊不問真僞肆行殺戮丁後於坐堂皇時忽瞑目向外曰我就來卽垂頭而歿史後得徧身疼痛證皮肉青紫而歿灼然知爲陰譴潘之意在除暴當其凶斲方張其勢不得不嚴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望

而丁史則其意在爲能吏陰律之辨公私蓋如此其審按潘木君後游升中丞死於雲南回匪之難

粵匪跨江踞瓜鎮大帥集舟師於焦山以堵其由江入海之路有李某者本艇船舵工積勞得把總行恣肆恆有南塘夜出事丙辰冬有翁媪自揚州攜家南渡駕舟揚颿下駛經李舟旁李招致其舟託盤查爲由率其徒入艙搜緝傾筐倒篋得銀二百餘兩金銀首飾盈匣盡沒入之翁媪不伏爭索再三李惕以威翁懼請捨首飾而還銀不可請盡捨之而薄給行李資又不可翁勃然曰世界反覆豈遂無天日乎反舟解纜李慮其控己也因爲好語以紿之曰吾特與爾戲耳然日暮攜取不便請俟明晨盡歸原璧遂維翁舟於舵樓之下至

晚鑿空以沈之翁全舟及兩子溺斃者十一人當是時李同舟廿餘人其不預謀者五人耳餘皆從而染指焉有水勇某甲素奉三官道教非遇戰陣卽日夜跪頭船底諷三官經聞是事以爲非私念曰此必有顯報耳其黨皆誹笑之翌日李訪友於他舟驟患頭痛急喚渡歸至江心忽停橈不前李詢之舟子指李船曰君不見船頭有雷神怒目而立乎李大怒叱爲妖言毆之舟子不得已鼓楫而至李甫登己舟霹靂一震而斃同舟人見雷發船頭皆趨避於後艙雷復大震劈舟爲兩截其後截及人皆溺焉前截仍浮水面時某甲尙誦經於頭艙聞雷聲屢震出視見李斃而船僅存其半因呼前渡舟救之前截亦沈其不預謀者五人早爲雷提至對岸沙灘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聖

移時始醒詢之曰當雷震時亦隨衆奔匿恍見金甲神挾之以行如夢如醉初不知其何以至此也丙辰夏丹陽北門外有卒五人同行赤日之中雷震驟起斃其三人其二人皆無恙或詢三人平日所爲二人惕然曰今日始知雷震可畏也此三人者平日從軍所至專以發掘墳墓爲事不慮其上干天怒也自粵匪擾亂以來弱肉強食比比皆是攘貨物如探囊等人命於刈草如某弁者豈少哉況一舟之中若者善若者惡又孰從而辨之異乎雷霆一震涇渭立分同惡畢誅無辜罔及誰謂天夢夢哉

同治癸酉秋張子青尙書來遊西湖其在蘇撫任內曾推恩及先代又敘同年甚篤頗蒙垂青一日與高辛才江小雲兩

觀察合讌之湖舫夜以繼日談論頗歡因述其所聞往事云陝中趙藹南大令壯年無子以道光戊子鄉榜大挑一等補直隸河間知縣妻某氏陰很而妒有妾不相容幾於無日不鬧藹南將妾遷外另居妻雖不願而無如何其屋卽與但司馬宅爲前後鄰眷屬常有往來適正月初旬藹南赴省趙妾往但太太處拜年但太太知其久未入署謂拜年必不可已愆惡其去但借以己車送之往比入署妻出見亦頗歡寒暄久之款待備至並留飯焉又久之酒肴至遂請入筵隨從僕婦頗黠聞有變卽掣趙妾後衣教以戒飲蓋已知置毒焉故每舉杯僅及唇而止趙妻再四強之責以無禮迄不肯飲遂直前將妾之髮捽及地怒不可遏順手以榔頭很擊其首血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噫

出擊猶未已經家人勸止趙妾已暈去其僕婦遂扶歸輿輿夫以滿身血迹有難意令將己衣兜至頭面既免血污又可避風一氣馳回但府而但司馬慮有人命不令下車押令還其己屋及夜而妾斃命矣未幾藹南自省歸妾家已控府藹南欲寢其事遂赴府婉求商以己意謂妾家自可以貲安頓求免辦案郡伯允之踰日忽有肅甯令闖入府署言女鬼附身迫令告病謂其前生居官斷案人命無償冤莫大焉惟念我今生尙孝貸我一死者則索命蓋卽孫翹江大令一事已載前錄者也河間守駭曰數十年冤鬼尙靈爽若是此亦一人命也可含混了事乎遂背前言將案詳出而趙妻入獄矣是時直督爲訥近堂先生謂宜照例嚴辦欲置之死地覈諸

律案尊長置卑幼死只得遠戍凡在婦女於案結後例得取贖故凡袒其妻者皆以不死可贖之語慰之並言不過獄中遷移數時即可出而無事耳乃久之未出趙妻忿恨所不待言一日以手搥胸自罵每一搥胸即有血自胸溢出左右拍則左右血出未幾瘕死獄中咸謂死時狀極似其妾則冤鬼附身索命無疑也

西洋人火輪船出入通商各海口裝運人物船各有名而命名最喜誇大有名五雲車者有以省為名者如山西直隸四川滿洲之類余均坐之以窘於川資不得已也甚有名為總督者且有名為皇帝者其後改為黃帝雖換其字猶襲其音以為雄然要皆貿易取利而已獨有所謂拜佛火輪者其輪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妻

機上標有銅物隨機俯仰如拜佛狀因以為名辛酉冬髮逆陷紹興各邑甯波人皆逃避郡城東門外瀕江左右為商賈貿易大馬頭東曰江東西曰江廈列肆房屋以數千計拜佛火輪瞰各肆皆罷閉無人過問縱火焚燒江東江廈盡付一炬所燒店屋民房及屋內什物其價不知幾百萬金矣渠意以賊至後此地皆為所有而其船不數月間在大洋中失火焚燒淪沒羣知當日喝令燒江東江廈者獨不在船謂倖逃天譴矣迨甯郡克復後其人常跑馬城中恣肆自得一日於府學前躍馬過橋橋忽斷人馬俱墜而死孰謂天之獨恕元兇耶

家大人曰嘗聞阿文成公與和相待漏間談偶言日用之費

文成曰子每日庖中所需魚肉園蔬非四車不可和曰子亦如之此外尚需肥牛一牽不如是不給也夫太牢至重之物非大祭不用和相歲椎牛三百餘計柄用十餘年非萬外乎即此宜其敗也聞有高僧嘗勸其取諸市勿特殺和亦從之數日庖人告曰市上物皆注水易縮味淡遂殺如故蓋特殺則皮毛骨角皆利也故以此給之和相之愚而可欺豈泥於不察雞豚之言歟亦足見當日豪侈矣

蒲城令某公久戒殺生而夫人性暴戾復貪口腹日以屠戮衆生為快時值誕辰命庖人先期治具厨下致羊作隊雞鶩成羣延頸哀鳴盡將就死公觸目憐之謂夫人曰爾值生辰彼屠死地尚祈夫人種福夫人詎曰若遵佛教禁男女殺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異

生則數十年後人類滅絕天下皆禽獸矣汝勿作此老頭巾語我不受人欺也公知不可勸解歎息而出夫人一夜熟寢不覺身入厨下見庖人磨刀霍霍衆婢僕環立而視忽魂與豬合為一體庖人直前繫其四足提置大木椀扼其首持利刃刺入喉際痛徹肺腑又投入百沸湯持毛刮骨痛徹皮膚既又自頸剖至腹下痛極難忍魂逐肝腸一時迸裂覺飄泊無依久之又與羊合懼極狂號而婢僕輩嗤嗤笑若無所見聞者其屠戮之慘又倍於豬已而剖雞宰鴨無不以身受之屠殺已徧驚魂稍安老僕攜一金色鯉來魂又附之聞一婢喜呼曰夫人酷嗜此正在熟睡速交厨中剝作魚圓以備早饌有人遂除鱗剔膽斷頭去尾其除鱗則如碎副其剔膽

則如破腹及置礎上錚錚細刺此時一刀一痛幾若化百千萬億身受寸磔矣極力狂呼始醒小婢進曰魚圖已備夫人可早膳矣遂立命卻去回思怖境汗如雨下明日屬罷宴公細詰之具述前夢公笑曰汝素不佞佛若非受諸苦惱安能放下屠刀也夫人但搖首不語自此斷葷茹素同守殺生之戒云此嘉慶中年事

同治六年夏江山有東鄉樵夫入山採薪路見一嬰孩身邊繫布二疋包洋十元年庚一紙樵夫明知私產遺嬰取其布及洋竟將嬰兒生理之晚告於兄兄責之翌日同兄採薪復到埋嬰處兄嗟歎未已忽雷電大作兄驚伏樹下霎時不知弟所在須臾晴霽覓之擊斃巖下矣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聖

江山城南路陳地方有農人性嗜殺戕物命最多同治六年五月荷鋤至田野見巨蛇目瞪舌出農人追殺之農年已四旬外止有一兒甫八九歲是夜兒夢蛇咬驚覺晨起寒熱交作舌出寸餘作蛇狀半日即殤

陳炯齋曰英德令陳寅不習吏事莅任數年簿牒堆案漫不省視民有來訟者命隸繫之不詳報亦不審結兩造人證苦於拘押守候先後波累竟斃四十餘人其間罪應死者什之二三而無辜者含冤入地矣後有被案者逸出赴省計於大府始禡職定罪擬發軍臺事聞 上以所擬乖謬著將陳寅於省城枷號三月滿日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爲草菅人命者戒命下衆皆以手加額頌 天子聖明情法兩申而過陳

寅前者靡不指笑唾罵以爲快事在嘉慶四年十一月子老友竇向榮曾目擊爲予述之

各省軍務未完糧餉不繼司農籌策首重捐輸其中弊竇多端不可枚舉吾鄉有某甲某乙久居縣幕本好干預公事因有勸捐之令借效殷勤並思染指鄉民某年已衰老家僅小康世代力農未登仕籍甲乙勾通劣紳胥吏串詐不遂強報殷實勒捐三千金茹痛勉輸其半以爲未足拘繫之鄉民素安樸陋足迹未履公庭布衣菜飯溫飽有餘一旦被羈囚受偻押之苦又無端耗費多金積憤成病比保釋而已淹淹牀褥歸家數日即死甲乙等侵匿數百金大小股派分甲所得獨多遂捐未入旋權某邑尉鄉民死之日尉即患癩疾闖入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聖

縣署擊鼓持刀不省人事以檻車昇至省不識妻孥自言有冤鬼隨之與之食不食隨處拋棄時至街市攫食爲人毆傷如是月餘竟斃於路乙本抱病同日亦卒先後祇數刻耳此咸豐二年事特不便言其地其人耳

蘇州有某甲不孝其母辱詈毆打習以爲常又有某寡婦積銀百餘兩將寄店生息以度朝夕爲某乙某丙所窺竊而瓜分之寡婦失資鬱鬱以卒人皆知乙與丙所爲畏其無賴不敢言而某甲母亦竟爲子磨折死三人者皆藩伯執事夫役壬寅夏敵氛惡大帥自浙至蘇當道設軍需局於滄浪亭亭鄰郡文廟李藩伯以事至局執事人役散憩文廟前大樹下時赤日一輪青天萬里忽風雲怒捲雷電奔馳旣而霹靂一

聲甲乙丙同震死是年余正隨侍在蘇撫任次日即有人哄傳云

汪調生曰壬子秋旋里應試經吳江申塔鎮舟子指岸上人家曰是家一月前父子爲雷同日震死今絕矣詢其何以致干天譴舟子曰是家亦操舟者今春自外歸忽有多金問舍求田不復理故業有詢致富之由者詞多恟怙久之其事漸露是人父子駕舟往來於松蘇間去臘有客伴二人自上海雇其舟至蘇囊頗厚其子頓萌惡念密與父謀道經泖湖中夜殺之棄其屍攜資歸自謂蹤迹詭秘人無有知者而不意天鑒不遠也死之日萬里無雲其子在田其父在市相距里許忽霹靂一聲自田中提其子至市門父子對跪於地視之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四

死矣背上皆有朱書篆文十餘字人無識者

海甯東門外一尼庵師徒七人多不潔巨室廚役某嫻焉買笑追歡揮金如土久之力不支廚於柴米多所侵盜遂被逐某固異鄉人也海甯無投足地念與尼往來久因攜行囊往庵中爲暫住計尼見其行囊尙厚允之未逾月衣履盡歸質庫囊空如洗大遭白眼某度不可留忿然辭出一日清晨適住持挈其徒一人入城羣見庵門大開一犬傷刃斃於庭驚呼徒衆無應者入視之一尼斷頭死殿上再入一死川堂中一死後殿院中皆身被數刃其一偃臥牀上首殊矣更覓其一得之香積厨中與佛婆俱腹裂死急鳴保鄰同入查檢衣物一無所失知非爲盜來者時州守爲王百期先生明察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辛

善斷聞報往驗默思此非姦殺卽仇殺驗畢訊住持曰若庵中有無男子往來諱言無之復詢四鄰以不知對公籌思間有小女子晚公而笑公密令役攜之上霽顏問曰汝幾歲矣曰十歲又問爲誰氏女指階下一人曰庵鄰某吾父也卽喚其父上曰若女端厚有福可繼爲吾女暫攜之去不數日卽送歸勿慮也汝亦同往遂命丁役輿送至署囑夫人善視之及晚公旋署入內夫人已爲女易妝見公入女拜跪如禮公因屏侍婢問女曰頃若晚我而笑何也女曰我不笑翁笑某師太謊爺也公曰何事謊我女曰渠庵中常有男子往來而曰無非謊而何詢以所往來者何人初不敢言強而後告曰有某司務者宿庵月餘每往庵中採花見之數日前大鬧而去曰某去後近曾復來否女變色對曰昨午見其來庵後跟四五人皆奇形惡狀令人驚怕不知其何時去矣公默念殺尼者必是人矣遽出喚帶二尼入叱之曰有某司務住汝庵中汝何諱言無尼色頓變曰某住庵中月餘誠有之然數日前已去矣詳詢其姓名鄉里卽標籤往捕役持籤出卜於城隍連夜持燈出東門未及數里遇一人惘惘來迎叱之曰是某司務否曰是也擒之搜其身得厨刀一柄衣褲皆有血迹鎖之歸命尼視之果某也質明帶訊如夢初覺曰我何以在此旣而歎曰冤孽纏身休矣遂不待研詰盡吐其挾仇凶殺之由且曰此冤孽也復何辨我自尼庵出寄身城外破廟中昨殺尼後卽思遁至乍浦下海行未數十里迷路不得進遇

一人拖之曰汝欲往乍浦須從我行隨之狂奔一晝夜遙見燈光其人曰向燈光行去卽乍浦矣從之遂被縛非冤孽而何研詰再三矢口不移案既定某照殺一家三命以上例陵遲梟首其二尼以賣姦故的決還俗而賞義女之父此道光壬辰夏間事

某生者浙杭諸生從蔣一亭學申韓術小有才放誕不羈道光丙午蔣君就上海咸雲崖觀察幕某生秋試後謁師於道署出其闈藝徧示同人意甚得也會署有請仙者降乩爲夏涓如先生某生叩問功名大書前程頗遠惜爲口孽淫孽折除盡矣速改行尙可延年否則冤鬼將至尙冀科名耶某笑曰仙人乃作此老頭巾語耶旣云冤鬼請問是何因緣乩復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五

書曰汝必欲明言耶十年前荷池洗硯事尙憶之否生色頓變叩首默祝又書曰冥司申報桂宮黜爾名減爾算故予知之從此力悔前非尙可挽回萬一徒事禱祈無濟也衆視生面色如灰乩停後有詢生以仙所云者生慨然曰挑達之行慚負人鬼敬以相告願有志者以予爲戒耳先是某生嘗讀書始母家姑有豔婢生調之未得閒夏日偶攜硯條於荷池適婢以採荷踵至四顧無人遂與調笑婢亦不甚峻拒入池畔小亭而私焉自此得閒卽會而婢孕矣歲暮先生解館生亦歸家及拜年往姑留之宿人靜後婢忽至謂生曰蒙君厚愛紅潮不至者三月尙始終眷念得以長抱衾裯君之惠也如將見棄亦不敢怨但求速覓良藥以免敗露感且不朽生

慰之曰我已以情告母將從姑索汝我必不爲負心事汝勿過慮婢泣謝是夕復留與亂而不知生無意娶之也及歸竟置之亦不復至姑家婢朝夕懸望音耗俱絕未幾腹益大爲姑所覺不勝拷掠始吐實姑素愛生遽令人召之至將以予之生堅不承且曰淫婢不知與何人亂乃敢污饑我拂衣竟歸姑信生言復嚴拷婢無以自明及夕自縊死生亦不以爲意不虞仙之發其覆也旣以語詢者因謀所以自讎衆多勸其折節爲善且延高僧爲婢追薦生頌之自是豪氣暫斂然未及一月故態復萌信口雌黃怡情花柳仙語度外置之矣明年竟以吐血狂死死時侍疾者咸見一女子披髮立牀前云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五

丙辰秋大軍雲聚丹陽大帥向忠武公薨於軍怡悅亭制府自常州赴軍護帥事有廣西標弁六人奉翼長令迎謁而歸道出呂城所坐船與民船競六弁倚勢持刀躍入民船以刀背毆一人下水並搜括舟中銀物民船人號呼求救呂城團練民人方騰集兩岸接大帥未散聞水面號聲遽奔救六弁持刃死鬪衆疑爲盜併力禦之格殺三人其三人已就縛時萬衆騰沓刀棍齊下不復可以理喻遂卽斃之惟長夫二人得乘隙逸歸奔訴翼長翼長大怒嚴飭丹陽縣緝犯擬抵時令丹陽者爲某司馬攝事一年瓜代已有人矣忽遇此巨案且責令獲犯結案方准交卸司馬懼甚懸重賞以購犯不二旬獲犯五惟金阿德一犯未獲時翼長必欲一命一抵缺一

不可而阿德兄本充呂城里長以解犯在城遂併下之獄與五人者同正法於市案結司馬交卸旋省甫至省寓即病寓中大小皆見一無頭鬼隨一長鬚人往來廳際易簣日有僕婦某自司馬臥房出見長鬚者攜無頭鬼直入臥內僕婦大呼撲地守視者聞聲驚救僕婦醒而司馬逝矣事起倉卒司牧者能據理以爭為民請命上也即不然調護上下化重為輕使生者無冤死者折服猶其次也若置民生於不顧惟權勢之是徇哀此小民控告無所馴至駢首就戮身雖死而心未死其為厲也宜哉

太倉沙溪鎮陳大開豆腐店為業連溺四女所生四子長者廿三歲幼者十三歲於道光廿三年兩月之間皆出天花而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五

死出花時陳大夢中見四箇小女索命其妻發狂而死陳大被賊殺死一門竟絕又上海大東門外王家背角海運局門口張勾頭之妻腹痛難產十餘日不下至六月廿一日腹中兒破門而出怒目而視仍舊縮入母腹中張勾頭妻大呼痛殺至廿二日死據云張勾頭妻生七女皆溺死故有此顯報此同治十年事也

醫家張祥麟字玉書有聲於時求治者踵相接日得金無數家頓裕而供饌之盛可擬貴官尤好殺生雞鴨魚鼈特殺以充庖者無虛日蝦蛤等更其小者凡遇時鮮異味必先嘗為快一日出見河豚責問廚丁何不市庖謂此似越宿物或不宜食張怒曰此我素嗜爾何知迫往市得六尾烹以進張

呼弟與子同食食時極口稱美獨盡一器有頃子覺唇上微麻告張張曰汝自心疑耳我固無他也遂乘輿出診診至第二家忽謂輿夫曰速買橄欖來河豚果有毒果至初尚能嚼頃之口漸不能張輿夫急昇歸入門但呼麻甚扶坐椅上僅半時許氣絕矣初死面如生旋聞腹鳴如雷徧體浮腫色即如青旋繼而黑則七竅流血焉同治丁卯二月三日事也弟與子食幸不多張歸時均已吞糞水得不死初以其餘饋戚之同嗜者顧某時正欲食聞張耗即命棄去工人某曰生死數也食何害遂私取食食且盡少頃自覺舌如鍼刺口漸收小知有異急自飲壺中湯飲已大吐遽昏絕悶二日始醒時有一貓又食工人之餘即腹膨如鼓死按談苑言河豚瞑目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五

切齒其狀可惡治之不中度食多死棄其腸與子飛鳥不食誤食必死登州瀕海人取其白肉為脯先以水淨洗復浸之暴日中上壓重物須四日乃去所壓傳以鹽再暴乃成有李太守者製不四日即去壓俄見其肉自盆躍出其性烈如此以故毒甚漏脯東坡直得一死之言本是一時戲語人奈何以口腹易軀命哉若張醫則由恣意殺生所致耳昔人言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余於是物亦云

余筮仕武林卅餘年專向人談因果娓娓不倦誠以人有生死世分陰陽此乃必有之事不知者每不相信良由放誕恣肆任意妄為多不經意也不知人生善惡一一受報而出生死為尤甚余於勸戒各集中屢載之皆確有可信者光緒

丁丑南昌梅筱巖中丞啟照來撫浙相信其說一日出此紙示余曰此何青都轉兆瀛自錄病中情事一則卽此知人命應慎重也據何云道光戊申四月一日病中夢至一所殿有王者上坐呼余至案前擲一巨冊令閱冊面大書刑部主事陳玉麟七字余夢中自以爲陳玉麟卽余也展冊一閱恍然記憶冊中王二和尚一案是余定讞者王者問王二和尚是從犯何以擬斬余曰王二和尚已入室雖未搜賊而退出把風事後又復分贓是與正犯無異所以擬斬王者沈吟半晌云且退再議余遂醒余知王二和尚在陰世不服斷矣可畏哉

江南蘇州僻鄉有一富者酷嗜田螺一日螺眼適掩於食氣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五

喉管口噤食難延請名醫所費不貲迄無效驗不食者七日矣奄奄一息舉室惶惶禱神立誓一家永戒田螺並戒殺生迨彌留之際俗所謂走方郎中卽祝由科是也經過其門家人邀問告其得病之由醫云此極易治也向取鴨數隻倒掛飯頃受取鴨唾半杯煖送病者飲盡口開其病若失後遂戒食若非家人禱神誓戒焉能不期而遇此祝由科設祝由科不至性命危乎殆哉人有善念天必從之誠非虛語

山東六客賈於蘇歲暮雇王姓船作歸計由海門發猝遇盜舟一客躍入水中死餘五客及船戶母妻子女皆殲焉盜駕其舟去榜人王姓當承攬時以探親不在舟中廉知其事赴常熟縣呈稟緝盜杳無蹤迹忽海門旅店有六人投宿一人

起甚早赴海門廳自首劫殺山東客事海門同知審訊縷述原委無稍隱且云旅店有盜黨五人同知乃發兵役捕之五盜尙冥然高臥也拘繫至署方欲狡飾自首者大呼曰我爲鬼物所憑事當敗露矣遂各吐實俱置重辟先是山東某客家中有一妻二子夜靜聞叩門聲起視固無人某子忽作父言曰吾與五人俱遇盜吾赴海死五人都被殺截頭斷足死甚慘五人約予同附盜體以發其奸予不能久留盜卽日可獲矣言已遂甦方疑信間而江蘇捕盜咨文已到東省其事大白

鄰渭清云錫山某副戎貌甚秀傑羣以大器目之庚申髮逆陷城某副戎避居蕩口鄉時城逆四出擄掠各鄉皆集團勇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案

禦之蕩口鎮團勇尤爲强悍善戰髮逆畏之不敢犯因是四鄉之民歸如市然須與鎮民素相識及有安人作保者方得出入其間否則近村之民亦必疑爲賊間而斃之團首某公頗恣殺戮其中死非其罪者比比一日某副戎帶勇出巡見有鄉民四人村外過卽擒之來以賊謀報團局某公不加細鞠遽命斬之四人極口呼冤且稱有人可保不之聽某副戎持之急且迫某公須速殺勿惑於衆口時惟旁觀多人代爲嗟歎而已後某副戎投營效力官至副將因多病告歸家居十餘年頗得林泉之樂室惟一婦一幼女年逾四十尙無子嗣已卯夏其女忽告某副戎曰門外有囚人四將持刀入殺爹娘告吾甚明某副戎以爲魅語批其頰數下其女仍哭辨

不已明日午刻某副戎之夫人忽狂呼心痛死又明日辰刻某副戎亦呼心痛死家惟賸一七齡女子耳女之所謂四囚人卽昔日誤殺之四鄉民無疑殺之權雖操自團首某公而擒之來以致死者實某副戎之力某副戎官不甚顯而又絕嗣冥冥之報已爲不爽不意夫婦同時得狂疾死又於其女口中歷歷道出則鬼神之欲人信而知戒也

鄒渭清又云義興某生軀幹雄偉有英發氣工詩詞帖括時以才子目之家惟一妻一女境窶甚然飲博自放且待室人甚薄妻某氏恭順承顏傾其匱以遂所欲猶御之厲庚申避亂居泮溪仍逞性所爲家苦無給甚至鬻婢以供博賭戲妻亦無怨言值歲荒生計索然妻謂之曰一室相守同歸於盡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五

不如君渡江謀館猶可延生得資寄歸妾亦可繼往是妾與女均可望生也某是之妻又盡脫簪珥助之行臨歧囑曰家無升斗儲君審之矣君去苟得生幸早來還毋任妾作飢死鬼某唯唯既過江設帳於鍾吾某家境稍裕竟忘其妻有便足南下恣恣其盡室以行亦不之省所餘館穀惟日嗜杯中物兼呼盧喝雉消耗之而已並不以潤家中數月絕音問妻女竟窮餓死某又續娶於鍾吾伉儷甚篤不似前之很虐矣甲子秋試金陵死婦竟尋某於號舍某狂號欲絕賴執友某極力勸解許爲立主禮佛事始免又恐礙後婦旋置不問死婦復尋至其室附繼妻身大加責讓繼妻自縊死某亦患膈疾不食數日死當其續娶之時夫婦年俱壯盛望嗣頗切數

年不能舉一雛人人謂若敖之餒是負心耶惡報矣不意神重其罰且夫婦雙死以昭厥罪也可畏哉

鎮海鄉有某姓兄弟四人皆出洋捕魚爲業前月杪船將進口駛至鎮海關外崑亭洋面相離數十丈外遙見一出口船滿載貨物而來恐被相撞預爲聲喊某氏兄弟偏不肯讓故意將船橫駛致將出口船撞覆內有一人漂浮水面手攀船沿求救船中一夥問諸四人此四人恐救起後必多支節令用刀斷其一手是人猶能一手牢攀又被一刀始隨波逐浪而去迨六月初四日四人與夥聚談忽霹靂一聲將五人攝至庭前兄弟四人先時擊斃惟夥直言前情不諱言畢亦死又慈溪駱駝橋某甲在門首買楊梅忽被震死端跪不仆手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五

擊一紙包雷火弗燕驗之乃砒霜也俄而其妻聞信出外對天大罵雷又旋轉頭上始戰慄跪告曰是嘗欺弟婦少寡姪幼弱將圖吞其產逼令弟婦再醮因不從乃設計誣姪婦無以自明當夜雉經死死後家產又不能到手昨又忽萌惡念市得砒霜欲買楊梅梓之將毒胞姪也言畢雷乃收聲又江東大河橋某甲向撐駁船爲業日前下午在招商局對江所泊船避雨霹靂自空而下甲卽殞死掌上洞穿一穴衆皆莫明其故驗其搭膊中有英洋六元洋票數紙正在驚疑之際江邊忽浮出一屍傳得此屍卽某館行之學徒是日早起出外照票查對搭膊中洋票店號圖記相符始悟此學徒必被甲所害也又西河營地方一老嫗在門前看兩幼童拋錢

相戲旁置青蚨一千戲畢恩恩去嫗拾之而仍在門前倚立少頃一童奔回不見錢詢之老嫗置不理童一時情急恐為父母嚴責遂躍河而死次日便霹靂一聲將嫗攝出門外手擎大錢一千登時氣絕以上皆庚辰六月間事也

咸豐初年東臺縣鄉民某姓一兒祇四歲父遠出母之胞兄吳某時來往其家一日兒忽失所在徧覓之已溺於河衣服及臂上金鐲均失去母赴官呈報屬吳守兒屍及驗屍飭埋吳已先颺去俄傳某鄉飯店捉一殺人賊則吳也蓋吳於素所愛甥一時覷其臂上金頓起盜心以兒能言遂溺之遁至某鄉腹餒就食店中為設二盃筵吳曰我止一人焉用兩店中曰現有小客同坐豈不食者耶吳驚問其狀正與甥同悻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堯

絕欲行店中人視小兒已無睹因加盤詰吳盡吐謀甥事執而鳴之官正其罪小兒無知識乃能自洩其冤其魂抑何靈歟

平湖縣乍浦鎮有巨紳從木業起家擁資二三百萬勤勤懇懇能脫市井氣有大家風惟於飲食素所講究無論宴客及自奉珍味交錯尤喜購負諸雀置諸鴨腹食時以箸撥開鴨腹諸雀羅列其味鮮美異常名曰百鳥朝王不知傷殘多少後患發背生一巨瘡四圍小瘡無數延醫診視咸曰此百鳥朝王也雖扁鵲復生恐亦難治晝夜呻吟延數閱月瘡潰竟不起其食報如是夫所食與所患名正同冥冥垂戒可不微懼乎

齊子治曰三弟學斗號小麓少時好射箭家居買小龜懸於對堂屏門為射的射死無數戒之不聽庚申之變賊陷蘇城三弟以首飾金珠寶石價值數千金藏於臨頓路陸氏廢園陰溝中上有蕪穢瓦礫覆之弟陷危城苦守不出多半為此閱數月園地忽出一龜仰天不走忽來兩小長毛賊年幼見龜便欲捉之龜走入瓦礫中兩賊撥開瓦礫不見龜復起石板搜之不得乃得珠寶攜之以去三弟因此窮乏嘗謂余曰乃吾射龜果報也兄其記之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李

咸豐戊午四月初賊至衢州西門外某村執某甲不即殺率至村外半里許一土堆欲手刃之有賊夥勸止某甲恍然有悟蓋年少時伊鄰家有一犬欲噬人伊率至村外半里許一土堆殺而烹之是廿餘年事今率某甲之賊亦廿餘歲疑此賊即此犬轉世念循環報應於是持齋念佛戒殺成善士云愚謂此賊前身是犬今身是賊賊身與畜身無異所以此仇終不能報噫人謂某甲之幸也吾謂某甲之能悟也

無錫蕩口飯店中有客人身懷洋銀四十元飯罷出店遺失銀包在店店夥某見而匿之客轉尋不見因向店夥索取許以十元酬贈店夥答以不見留客喫點心出買毒藥潛置麪中客將下箸忽然腹脹方如廁天頓昏黑霹靂一聲店夥手捧銀包跪在客前已被雷擊死矣麪變黑色始知其置毒殺客也同治元年事丁錦帆口述

蘇州元和縣鄉名鄧巷蔣姓聚族而居有蔣某嗣母素嫉蟻

每逢夏月觀蟻聚處輒以熱水澆之家中搜滅無遺鄰里間有蟻穴亦必持水往灌不憚煩也年逾六旬肩上一瘡並無頭腦時痛時癢若蟻蛀者醫家莫名何證後瘡忽自潰內有蟻無數皆蠕蠕動以手拂之卽痛不可忍輾轉在席者廿年以迄於歿此咸豐七年事

嚴槐亭

思忠

鎮江進士官浙江有政聲同治庚午知嵎縣事

有盜夜入衙署先殺其一妾一女嚴覺呼從人聲未已而刃割於胸矣天明盜仍踰垣出左持印右持刀浴血行市中遂被獲問之曰我只殺二心人問何以入署曰騎馬出入問何人指使曰數歲時有和尚教之問其姓曰龐新昌人向以剃頭爲業問有何仇曰向不認識亦無仇隙並拘內外廝僕認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空

問皆在夢寐中不知其何以入何以出也事聞嚴 旨究追盡法懲治邑人思其遺政爲之服喪並立廟祀之嗣其同年某曰嚴少時從父徐州教官任署中有狐熏穴得其二殺之其父未之知也夜夢白髮老人泣告曰公子殺吾愛女並妾誓必以報父興呼而責之令跪讀一經越數日乘父公出復水灌火灼並獲老狐殺以洩憤此事嚴在署向友屢言之嗜殺者可以戒矣

常州府城外地名橫林有羣塘數頃瓦雀棲焉村中王姓者作大網佈置羣開放鷹毚之雀羣入網中卽收網而歸用大石壓斃售之市中擅其業者數年其人甚悍有觸損其網者卽毒詈竟日以是人皆惡之後得一疾徧體疼痛醫治不效

延數日將舌嚼盡七竅流血而歿

永康應邦潮素業攻木同治六年正月七日縣衙籤飭官作潮不赴是時縣令王景彝因公上省委捕廳胡宗仁理其事胡聽縣差唆弄卽時捕邦潮至笞之無數手足撈拷三日鵠面鳩形見者莫不悽惻越月餘而斃告官官不理其妻上訴又不得直乃陰控於邑城隍神不數日捕廳暴死差役王某亦暴病且發譫語云今受城隍重譴無可抵賴但痛楚難受早死爲幸逾日亦死縣人爲之一快觀於此孰謂陰律無稽哉永康應敏齋方伯云邦潮子族人余聞而述之於人爲世之爲官爲役者鑑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空

保舉至二品者見女愛之娶爲妻越數月又納二妓爲妾入門後某使妻爲婢服事二妓少不如意三人撻之身無完膚割肉釘頭無刑不施妻尙未死再以火鐵條通其陰遂斃時鮑將軍過安徽省城夜夢一少婦渾身血污跪訴冤鮑寤訪查並無此案里人謂其母曰安慶省城大吏皆與汝婿通聲氣告狀無益今有鮑將軍過境速去訴冤母從其言馬頭告狀鮑卽親往驗其傷慘不可言定讞立斬其夫二妓逃遁追而斬之時同治七年五月廿七日事也吾友余澤夫攜眷過安慶泊船適見此事與余言其顛末如此惜未知其姓名也同治癸亥我軍攻紹興諸將屢奏捷每俘賊至輒發善後局委員訊之果屬老賊卽行正法如實係被擄被脅者每給照

令回籍殺者不知凡幾釋者亦不知凡幾矣一日者訊賊有人喋喋自陳確係被擄涕泗交下情景逼真問者憫然已欲生之矣忽肆中童子送湯丸入署見之驟呼曰此賊是殺我一家者官驚問之則童子父向設肆於紹城中亦賣湯丸城破時此賊殺其父兄而繫童子去爲之服役賊中所謂小把戲者也童子乘間逃出乞食至甯遇父之同業收留之今適遇之耳相質之下賊俯首無詞當即驅出斬首嚮使童子是日不入署則此賊遂倖逃顯戮矣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斯言信然

媼夫力農者也某年六月十八日偕其鄉人力於田天忽陰雨霹靂一聲從空飛下駭而伏雷止起視一人長跪泥中知

勸戒錄卷九 暴虐

奎

已爲雷擊斃則村人施其方也散髮突睛舌拖出數寸面目黝黑可畏背爲雷火焚焦隱約有磬字兩行不之識其妻聞信奔來審視哭而訴曰爾死固已晚矣先是去歲有陳某者年四十餘家甚貧盡將衣飾鬻於市糴米粟以歸餘資將作小經紀爲養贍計途遇施見其荷擔獨行知可以力奪也詭曰老者負戴不易盍代勞陳對曰素乏相知之雅子胡爲者強之堅不肯與施怒出刀猝刺之斃盡擄所有棄其屍於亂岡中陳某食指四人妻母某氏養於聳者也妻某氏爲繼室年尙輕子女各一皆幼候陳歸舉火日哺未至頗驚疑且餓甚貸米以炊明日妻忽作寒噤則愈驚夜夢陳歸渾身血污哭訴被劫至死狀倏醒夢益甚又明日倩人徧覓得其屍審

視致命處刀死顯然願無力鳴官祇得乞棺艸殮葬而家無生計朝夕不給於供妻母痛甚急不擇步蹟於道不數日死女字於人爲童媳其妻悲慟過情私念此呱呱者何恃以生取剪刺喉死子無乳字旋僵連斃四命慘不可言其方初尙遠颺繼聞其家已無人莫子毒也安然回里歸後鬼附其身病大作謔語時歷數不法事妻聞之竊計曩所攜歸之物與之符恨其不良時相怨詈其方怒飽以老拳者屢矣今被雷擊死妻雖不肯明言而事已傳於外葬後雷復擊開其冢棺前和脫於地屍骸竟爲狗食零肢碎骨拋棄道旁妻未終喪卽再醮去

勸戒錄卷九 暴虐

高

四香筆記云吾邑桃溪某常屠牛道光元年四月初十日正午忽陰雲蔽空甚雷者人雷火繞身面焦肉捲號痛垂絕火灼處蛆動肉中自抓其肉片片啖之大聲曰牛肉好喫否肉盡聲嘶遠近奔視數月乃斃此殺牛雷焚其身之報吾邑五都葉某業宰牛暴病死越日復甦脣腫大呼病甚蹶然而起將出戶妻女止之不聽至村市刺刺向人曰閻君命我苦勸世人切莫作惡似我冥府酷刑不比陽世語未終嗚咽淚下沿門告畢蹣跚而返其女候於戶遠見之呼母曰來來爹歸矣何牛而人身也母訶其謾語趨視之某已踵戶首仍人也登牀復死此道光初年事吳錫蕙云嘉慶廿五年上高縣大旱禱雨城隍廟有請沙鷺者神示云天降旱災由漑田用牛骨燒灰故旱繼以蝗若能禁止可回天怒衆於是勒石

永禁甘樹立沛此燒牛骨灰旱蝗疊災之報劉大昌述云嘉慶十四年十一月廣豐巷村劉姓二人見人郊外埋自斃老牛掘而烹食之突患惡疔滿身腫潰前後狂叫而死徐蓮麓述云豐邑四十八都農家徐璋兒強有力半生不知湯藥能肩穀三石而行了不見重一日飽啖牛肉腹脹死時嘉慶十三年八月王念菴述云道光十五年豐邑涪溪某酷愛牛肉適里人約拜靈山李真君祠甫出門外見水濱牛腸一具拾而烹食之乃逐眾去行未半突患絞腸痧斃於路戒牛錄云宣城庖本淑祖父不食牛至嘉慶歷有年矣一日庖嬰疾醫以牛腦合藥向有餽牛肉者則以給僕自謂無罪夢冤服緋衣神叱曰汝豈食牛者耶何腥聞若是庖以未食對神命從

勸戒錄選第九 暴虐

奎

官檢簿曰汝雖未食牛然藉病破戒且以啖童僕當奪壽念汝有悔心能勸百家不食牛當還汝算庖默念世人信戒者少設有餉牛者奈何神微哂曰瘞之土可也只恐念不堅何憂行不廣庖寤筆其事而勸世此破祖父戒奪算之報玉歷鈔傳崔夢麟記云棗強縣人楊彩招嘉慶十四年三月中旬患寒疾恍至東嶽府府主命鬼役導觀陰曹刑法剖臆炙背哀號震耳見一人身騎牛背鞭牛人即喊痛自道生前酷嗜牛肉之報因果實錄云歸德醫生尹某延請之家非牛肉不下箸暴卒入冥府遇有同里殺牛者跪堂下見尹來指曰他不喫我不殺尹跪對曰他不殺我不喫爭辨不已冥王拍案大怒曰牛竭力耕田以養汝汝忍殺之食之究竟食牛之罪

與殺牛等汝亦知多喫多殺少喫少殺不喫不殺殺牛者著卽打落地獄汝在陽世好食牛肉且誤用方藥醫死十一人罰汝爲牛十一輪迴償藥死十一人命孝感林嗣麒還陽述之此嘉慶末年事陳半癡述云道光廿年婺源某隨眾朝九華山見殿壁粘戒食耕牛圖啞然笑曰我卻不能不食牛肉言未了仆地流涎不止眾知干神怒也禱地藏王座前頃稍甦然已神癡矣四顧狂觸眾真輿中過天寶村憩其族人館中館師適歸因鍵其扉其夜脫繫室中書几葉榻狼籍徧地似角觝蹄蹴狀比抵家家人齋醮齋戒不食牛肉許每歲七月晦日神誕虔拜九華逾旬神漸復憐然起曰我苦矣我犁田十餘日矣蓋神攝魂附牛體距謁廟時恰半月也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奎

造福錄云樂至縣羅某幼卽戒食牛痰火證藥餌罔效醫者勸戒食牛肉持期望齋羅曰牛肉已戒廿餘年矣醫復授以大士救苦經羅信心持誦病尋愈一日眾約往寺拜佛中有勸食黃牛者謂牛補脾吾儕只戒黑牛黃者是祭祀肉况寺中馬王會年例殺黃牛汝不聞上山齋下山開平羅從之寺旁有牛屠專殺牛不辨黃黑拜佛者回家必市肉羅亦市歸食之是夜疾大作復延前醫備述之醫歎曰疾不可爲矣常人戒牛後且不可再犯况拜佛持經者乎罪尤難追速懺或可少延此道光十九年冬月事次年春羅作牛吼死道光二年五月閒有住温州郡城附郭上河鄉牛販忘其姓名牽一水牛路過小南門外雙蓮橋下牛忽怒目而視販遂

逃避牛尾追之勢甚猛追至虞師巷下岸南畔小街內邱姓家牛用角觸販遂腹破腸出人已倒地牛遂從該巷東畔車橋下而去忽走回復至販被觸處見販尚有氣息用角再觸數下而去乃牛恐販觸未死去而復來耳牛雖蠢然亦有知也嗣聞土民將牛送養於仙巖寺寺僧嫌其老而無用售於大羅山被賊竊宰分食之寺僧病時日喊牛來索命兩腳爛斷而死此當日溫郡紳耆所共觀城鄉百姓所共聞者一時傳為奇談至今溫州老輩能道之余於光緒丙子禁牛人為述如此

陳子莊云桐鄉沈茂亭司馬寶樵早歲乏嗣好施不倦晚年得二子人稱作善之報嘗為人言伊叔曉滄先生炳垣作令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卷

時因公赴省發審局有盜案未承太守命往鞠之盜一見先生即呼曰公非曾任新陽縣沈青天乎曰然賊哭曰吾家門首堆積稻草不知何時人以摺匣藏吾堆中今官以搶劫摺差指匣為憑入吾死罪夫吾果為盜搶得摺匣當藏之家中即不然亦且燬以滅迹安有置之門外草中示人共見之理先生研訊再四知為被誣即白之太守請為昭雪太守以原問官張某持之堅不肯置力第曰子能平反斯獄甚善然嗣後不得真盜當惟君是問先生遂謝去不復再審越一年先生任蘇適當午飯有僕人自外至曰今日市中決囚搶摺差之盜犯已正法矣先生聞言不覺吐飯滿地次日乃知是日張某亦當午飯忽無故立起大呼仆地死

楊國棻四川人由大挑知縣分發湖南署黔陽縣官聲甚劣髮妻早逝妾周氏賢而勤知書達理生二子一女又娶駱氏本某刺頭之女店中有一小夥駱與通姦嗣依楊為官親即其弟也人以舅爺呼之楊奉委他邑會審駱與其弟在公館演花鼓戲周以倘被上司風聞不雅相勸駱不理之一日駱與姦夫調戲周適撞見駱強拉周共坐談心周正色斥姦夫而返由是積恨愈深適有老僕母死未殮泣向周求幫周念其為兩代老奴不忍卻之雖火食尚質衣以供不得已取手中金釧借給楊歸駱先以周與老僕通姦並金釧亦給之為言楊不分皂白輒呼其舅令石匠砌成土牢將周活埋其中久始停棺城外教讀某見二子含有淚容向其盤詰深得實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卷

情作檄文徧省城傳貼徐廉訪澤醜聞其事傳楊進署以詞挑之楊詞色甚厲結請開棺相驗有傷願甘坐罪無傷決不干休還請大人慎之等語徐固忠厚長者聞語未免猶疑迨送客轉身適見大蛇繞其堂上頭下垂若呼冤者徐遂私祝曰如果周氏冤魂頭即向上我為伸理蛇頭隨即向上向是夜復夢城隍神帶一女鬼前來遞詞開棺之意始決次日回明陸中丞費瓊一面派員將楊看守押往城外屍場是日天氣陰霾愁雲四起棺材本薄斧落旋開觀者無不潸然涕下徐廉訪指楊曰手握石灰裏腳踢散鼻孔流血眼不閉睛此非活埋而何旁有一小女屍楊答曰周婢也蓋日日哭泣其主亦被駱毆死者大憲皆厲聲向楊曰忍心害理如此尙有何

辭比卽差提駱氏適已先期自縊內舅乘隙潛逃卒爲冤魂纏住行至湘潭被獲楊擬職駱定纒首周氏奉 旨旌表嗣二子聞俱發迹教讀某登賢書楊歸家未數年窮苦無聊抑鬱以卒

邑有瘍醫某技甚精遠近爭就之一日有老媪挈其子到門求治危證也某出視之曰事急矣索青蚨千始肯授藥媪曰我寡人倉卒豈能辦此倘荷矜憐俟子愈令其爲傭以償否則先子我藥我歸設措決不敢負再四哀求某堅不與乃涕泗去多方乞貸如其數復來求治則已不可爲矣謝而遣之未幾死媪旣痛子死復自悲年老無依斂子畢亦自觸柱死後數日某方爲人治病忽雷聲隱隱起空中俄而辟歷一聲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究

煙氣滿屋驚視之已震死座上矣夫醫而索直原不爲過近今之世求如柳州所書之宋清何可多得然如某者則太忍矣慘報固宜

鍾笠雲曰家僕周仁仙游人嘗言其鄉事三因代錄之興泰鄉董姓業屠牛娶妻舉三子矣人勸改業彼以鄉中業此者僅一戶善獲利忍而弗舍未幾董卒家遂貧妻至行乞二子相繼殂妻攜其少子改適後竟無耗鄉人以爲戒迄今無敢業屠牛者鄉有農黃姓家畜一牝豕有年屢生豚獲利者夥矣後以豕老不育宰而啖之遂病豕附黃身作人言謂吾償債已訖至老何不少憐乃必戕吾生而飽吾肉是忍人也吾得而報之黃乃輾轉牀蓐坐以不起鄉又有董某以善掃田

雞起家連舉二子皆不育妻亦繼歿家業漸落後從人言改業存心行事悉從長厚繼娶又得男復成家焉

甚矣折獄之難也必求過案了結不留一事遇訟速斷不刑一人豈非難之又難哉故聖人亦不能使世無訟而但責人聽訟並不能使世刑措而但責以慎刑豈非上理不可求而僅望中人以下之治哉孔子有言片言可以折獄夫折獄僅須片言其不用刑可知也會子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謂宜哀矜勿喜於已得情之後豈可妄用刑求於未得情之先乎古人有言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可知訊案用刑卽令得情尙恐不實何況不得明呂叔簡編縣令所著各書而於用刑一事諄諄告誡其所最爲留意不肯輕於用刑者職員也年老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考

也婦女也有職之員公言之則刑不上大夫私言之則傷其類年老之人公言之則當體恤私言之則恐難當婦女之輩公言之則遇事不應提私言之則宜養其廉恥故三者有犯杖笞之刑例准收贖所以施法外之仁也是以有職之員僅可詳革不輕刑訊年老之人留寬無嚴婦女之輩若非淫悍不必加刑非故示慈以免禍也今之爲民上者非不知此其所以知之而復蹈之者大半爲下所頂撞耳昨閱邸鈔廣夏二公奏結成都守令刑責紳士龍雲一榮龍雲幼喪父母全賴胞兄廷獻教養成人乃雲旣登進士爲縣令築室買田而其兄廷獻失業向求扶助雲旣不允遂控府縣官斷雲給兄養贍雲又不從以致再控夫以雲爲紳士賴兄成立乃竟忘

恩負義府縣據實詳參雲豈有不畏之理乃逞怒一時縣既責其手心府復加以掌鬻反致雲子京控各得部議豈非咎由自取乎又聞近日京控各案往往有妄刑年老之人以致氣忿身死地方官因之得咎者又有友人昔為浙江縣令醉後嘗至濫刑一日有嫂叔互控家產者適在醉中怒其嫂之言忤掌指二十嫂曰吾守節廿年未遭此辱今無故被責心實不甘我死後必有以報太爺回家遂自縊官有二子頗聰慧一歲之中相繼而死卒竟無後此咸豐末年事由此觀之而刑顧可輕用耶大抵世之急於用刑者不過欲案能速結耳不知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其畏刑誣服多矣嘗見老吏斷獄於命盜各案亦嘗熬審數晝夜不輕加一刑及定案後招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三

供至院從不翻供因無刑逼可以藉口也故願世之執法者勿輕用刑不但免禍且可求福也豈徒有職年老婦女三者宜戒哉

浙東鄉某氏媪巾幗中傑出者嫡出子明府某以拔貢官江蘇知縣頗有政聲庚申髮逆陷某縣明府殉於任得優卹媪以子貴亦加級請夫人封邑之指紳先生皆重其子以及其母焉某氏宅適當邑孔道媪巧於營利因構精舍數椽便行旅棲止又廣置青衣治容妖飾以餌過客往來巨商達官皆樂就之有婢丹桂豔名噪一時媪居為奇貨欲借以作錢樹子不意桂花貌冰心雅不願遂媪所欲媪日加箠楚桂不能堪竟仰藥死羣婢見桂玉碎珠沈莫不惴惴焉承順恐後媪

由是結大賈聯貴介聲稱益盛會邑令又屬年家子里中搆訟者但乞媪一言馳書於令便可如意數年間擁資巨萬結納衣冠且販夫走卒皆以媪言為重遠近數十里無不知有某老太者當郡城未復時媪已雄霸一方凡婦女逸自賊中者鄰里必送歸媪處聽媪所命媪曰某婦售某家某女嫁某子莫敢有違然有父兄先白媪欲領歸而媪果諾之雖經強暴迫取媪亦能保使完璧此其偶示義俠有足多焉一日者媪夜由外歸忽見數人牽曳之入門卽跪拜曰爺毋動手便隨去勿苦我及號哭曰丹桂爾亦敢虐我耶如此禁縛我實不禁乞爺少寬家人見其聲淚俱下知其異卽扶使登榻終夜呻吟喧呶呼痛乞哀不絕如是十餘日始就死半載後嫡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三

之仲子忽夢媪泣謂曰我福澤本厚且當生一貴子以樂暮年因惡迹俱削去其律科以油鑊刀山諸苦惱必身歷一過再付畜道轉輪三次方得消愆幸生前尚有完人名節數事可抵更賴汝兄力求冥王始減去二世為畜今罰生某村某家為豬有白帶繫腰足閒者卽我也子速持回免再受屠戮苦感子孝念矣子寤而異之試往某村覘其信否則某家豕欄中果於是夕產豬六內一頭四足及腰有白毛一縷如環見子至卽伏足下不去子遂以重價購之歸朝夕飼之今日成龐然大物鄰婦偶過戲呼曰某老太猶嗥嗥搖尾作躑躅狀似人之相問訊者此同治初年事

王旭初云吾郡某生其族强大生把持武斷多行不義縱其

鄉人截途搶劫而生坐地分贓嘉慶戊寅入關與余母舅陳禮畊先生同號舍禮畊母舅爲號軍所侮某生爲不平懷盛氣持銅煙筒奮擊之適中號軍額上血流不止昏仆於地號軍火伴稟監臨因召生至堂上諭之曰爾是讀書人吾不刁難你號軍如不死吾亦不究若死則命須爾坐也仍令歸號作文後號軍竟不死是科某適中有名填榜時拆彌封監臨見是某生謂主司曰此人若中式必多事也遂抽起以他卷補之間者咸謂天道不爽焉後屢試不中復緣事褫革衣頂不能開復而卒

余於道光丁未攝篆溫郡其時溫處觀察某道府署相去數武內眷亦偶往來府署司閤於淦者杭人最善趨承觀察甚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七

喜之求薦於觀察未之許也余以憂去任觀察署都轉一再不已至於三署不久升廉訪予雖起復官運踴躍比咸豐丁巳某已升方伯於淦求內子薦於方伯夫人甚信任之於淦本開錢鋪遂與其同行中開阜康胡姓者出入藩署向方伯領出銀三萬生息方伯用度本奢隨時取用按月不下二三千金數年後於淦錢店不能支持又私向方伯夫人處挪出以應約有二萬餘金之多而方伯不知也後夫人屢向於淦索之久無以應歷年餘方伯忽奉召入都合署倉皇失措常時有賣花婆孫姓者交易首飾玉器等件至是孫姓者逼取欠錢而方伯夫人於次日吞煙身死遂喧傳方伯太太被一賣花婆逼死而不知其中更有他故也先是在溫處署有婢

秋菊被責無以自明吞煙幾死氣息僅存夫人曰此最可惡不可救他其實一灌得吐可活也久之徑死夫人亦頗自悔至是日吞煙羣聞呼秋菊聲不絕豈竟來索命乎夫人故後方伯喪沮就途逾半年更授西安方伯又調中州皆優缺也未久與某藩司揭參而去復又授江西方伯未數年病故總計廿餘年外宦所入頗豐大半敗於揮霍至今其家潦倒無以自存予卅年前已知其必至此地也今年甲戌冬余仍需次道缺忽聞人來報曰某大人姨太太來拜蓋曾素識面者以女流業經登門只得見之絮談及去任情狀知方伯於浙藩將行時向夫人云我們此次入都費用不貲所存銀均歸爾究竟共存若干夫人言語支吾比開廚則僅存八百金又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七

問其餘則詭答以每箱四百此數十箱皆是也而不知已爲於淦陸續騙去此夜已服煙次早救之氣已絕矣其事合署無人敢言而於淦竟得置身事外此戊午冬事至庚申春於淦以錢店倒閉亦吞煙死則某夫人之爲厲也明甚其姨太太之來則爲謀窳竈故據云當時受恩者不乏人湊集若干即可回京不知事過境遷况已歷數十年大劫之後其舊好幾如晨星零落卽有其人而世態炎涼轉眼不顧良可慨也錄之可爲居官好奢者戒有二子均劣一爲郡守現均身故後嗣不振不待言矣

光緒壬寅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勸戒錄選卷十

福州梁恭辰著

儀徵吳氏選

戒忌刻四十七則

李許齋方伯

廣芸

之獄主持者汪稼門制府

志伊

激成者涂

淪莊太守

以翰

左右委諾者王晚馨撫軍

紹蘭

當獄急時李

本可自明而涂承汪意指必欲周內其事當堂拍案訶斥聲

色俱厲李不能堪遂自裁奏入 上震怒發二星使勘實其

事李清望久著聞吾閩人感其德政有副貢生林光天者倡

義合數百人訟其冤星使據以上聞獄遂白涂謫戍汪王皆

罷斥為民間人快之王一生宦蹟不離閩省自知縣至巡撫

皆汪一力扶持而上故感汪至深過於迎合以有此錯汪則

自命甚高大有喫兩廡特豚之意而一意造作羣稱為假道

學自以此案敗聲名驟衰將去任時署中至白晝見鬼云

陳海霞標吳江人歷司桂林撫署刑名在家大人幕中最久

與余為忘年交嘗言其同里某氏適邑中趙某趙私一僕婦

有身氏故有子知其故乃匿僕婦於內詐為己孕俟其產而

留撫之人鮮知者後僕婦所生子名平章中某科舉人選嘉

定教諭氏得封如例而已所生子則夭亡久矣向使不留僕

婦子宗祧不遂斬乎天所以報不妒者如此 海霞又曰有

浙中皇甫某乾隆某科進士為某邑知縣罷歸來主吾邑笠

澤書院皇甫故長者授徒有方吾邑人士亦親愛之暮年殊

困頓有一子已登賢書暴卒惟老夫婦兩口寄居吳江亦相

繼沒嘗語人口吾平生有三快意事而因一事錯誤致受惡

報此生無復他望雖悔曷追言之可為戒也吾少年時步游

郊外見一麗人心殊愛慕後娶婦歸即曩時所遇之人快意

者一會試放榜日隨眾往觀苦短視不能及遠又人眾擠不

得前瞥見地上遺一眼鏡試帶之與眼恰合一舉首見己姓

名正巍然高列快意者二其年吾子初應鄉試即登賢書快

意者三迨吾為某邑知縣有門生某有才無行中鄉榜後嫌

已聘妻貧誣以有外遇此女適病鼓脹指為有孕控於吾乞

斷離吾信之拘此女訊於公庭不容置辯女性故烈袖出刀

自剖其腹急救不及遂死於是事上聞某門生抵罪吾亦坐

是失官心殊惴惴無何吾子白晝觀女來卒死今吾夫婦老

而無依行見為他鄉餒而之鬼報亦酷矣聞者無不酸鼻當

官者輕信之弊至於如此可畏也哉

乾隆末年吾閩虧空案發州縣伏法者廿餘人藩司以驚怖

死臬司以冤殺七命為人舉發時甫擢陝藩已起行復奉部

文追回正法道府俱視職督撫並奉 旨逮問入京 純廟

震怒廷訊日施大刑越日押赴市曹以正國法一時觀者如

堵則皆傷重橫臥車中奄奄一息矣此家大人公車在京時

所目擊也當日總理清查局者為某方伯素來天性峻刻勾

稽出入皆就現虧為斷又以迫促了事就中應劃應抵者皆

未及詳慎分清撤局後總計庫款乃浮出數十萬金而死者

不可復生矣有古田令塔倫岱者由滿洲文舉人出身官聲

本好虧項皆有款可抵當時未及查出遂擬絞決人尤冤之

方伯旋以丁艱歸已過嶺將上江山船忽見船頭約有官銜
繳燈七八對最前一對上書古田縣正堂字可辨心訝此閩
員何以送出浙界又何由徑入我船及登舟乃並無一人問
之僕從亦無所見由是得心疾鬱鬱以死

林于川先生兩化先祖資政公戊子同年也性剛直司鐸甯
德有某生家頗裕所爲多不善先生屢戒飭之某生銜恨誣
先生以他事控於府太守全某與某生比先生面訴於太守
詞又慙恒太守恨之某生欲因此逐先生乃獻洋銀五百於
太守控先生得贓送省委審委員又袒護全守訶斥甚厲先
生曰此事若不得直我當京控亦訶斥委員甚厲大府聞而
惡之上下鍛鍊成獄遣戍烏魯木齊此乾隆六十年事踰年

勸戒錄選卷一 已刻

三

全守亦以遭罪至時先生以嘉慶元年遇赦釋回戒行之日
全守適到先生具舊屬手版到門問起居並稟明即日東行
於手版中夾呈一詩賤云五百花邊亦小哉忽將名教埽塵
埃好還天道君知否我正歸時汝恰來全某正早餐閱之且
噎且吐暈倒於地幾至不起

常州某觀察富而多吝嘗買一菜園反覆播弄欲減其價賣
者情急愈加刻剝其子在旁甚不過意乃大言曰大人可稍
增價使兒輩他日賣去亦可得善價其父愕然自此稍悟後
觀察死其子改從厚道反父所爲因幸保未敗此子可謂幹
盡其觸機片言真足醒世矣

蒲城吳世熹式丹祖舫齋尚書母舅也尚書家本有恆產其

封翁率英爲邑諸生勤於讀書不善理生計而世熹工營運

常販鬻蘇州輒得利封翁因出己貲求世熹代爲經理二人
親串本相得世熹慨允之浦產諸物茂至蘇州者如茶葉蓮
子香蕈諸物獲利頗厚而爲封翁代運者每不得利世熹所
自運者倍獲如常封翁初不爲疑世熹則大以爲歎乃另定
章程一年劃爲兩次以祖貲悉歸春運以己貲悉歸秋運是
年春運盡細秋運極贏次年易己貲爲春運以祖貲入秋運
則又春贏秋細再次年仍祖春運而已秋運而春細秋贏又
如之浦城人常以爲笑柄於是世熹語封翁曰君非商賈中
人可不必事此但專勤本業盡心課子所有生計吾當任之
時吳家日起富甲一鄉乾隆丁酉尚書舉於鄉世熹令封翁

勸戒錄選卷十 已刻

四

挈之進京長途資斧京居薪水悉爲籌備次年尚書遂成進
士入翰林改刑部世熹皆厚資之歲以爲常後尚書請於朝
以侍郎任內加一級一品封誥贈世熹浦人榮之

侯官某孝廉曾與家大人同受業於林暢園先生茂春之門
體貌豐偉文筆亦雄傑羣以遠到相期先舉拔萃科復登鄉
薦某科以公車北行於江南舟中夜夢一金甲神求其護助
曰汝若救我我必救汝醒而忘之午後見漁舟以一大赤鯉
求售索價二千某許以千錢不諧而去忽憶夜夢急令舟人
增價售之先爲鄰舟所得已斫其項批其鱗矣同人皆誚讓
之某由是驟得心疾遽卒於京師家大人曰凡爲民物所託
命之人其器量未有不宏且大者此魚坐不知人而遂無以

自救魚負人欺抑人負魚也

南雅先生曰吳中李滄雲會譽以貲爲官分發浙江將赴任

其子之乳媪忽仆而起坐呼滄雲曰吾名場不利資志黃泉

爾捐官亦好貪廉之辨爾自知之但須知爲官而貪民尙有

生路廉而刻則民之生路絕貪固不可廉亦宜廉於己不可

刻於下古今清白吏子孫或多不振正坐刻耳滄雲唯唯受

命媪甦茫無所知其聲口絕似乃翁可見前輩義方之訓死

尙拳拳也

有關中某孝廉久病不起日臥牀褥一日忽夢關帝告之曰

汝明年中矣明日即可起身詰朝遽能起商之母曰縣中水

脚銀先已領用奈何徐思之曰父在日有某人欠銀若干父

勸戒錄選卷十忌刻

五

許其不追矣今無所出盍控縣追之於是呈縣理前欠縣爲

嚴拘追付既上公車放榜不中疑之往前門關廟求籤籤云

我曾許汝事和諧誰料修爲汝自乖等語大抵神無誰語所

以應中不中者卽是強追許免之銀爲傷天理而結人怨也

長洲蔣鏡齋溶茂才日講性理侃侃經無一語與人阿合

其書齋臨河因鄰有少女隔水而居欲避嫌疑齋窗終歲局

閉雖炎歊鬱蒸終不敢有同學彈破其紙將窺之卽赤頰詞

斥年廿餘病死先是郡之武廟文昌閣結有惜字社諸士子

捐資雇夫四處收拾字紙每日朔司事者彙焚之士子畢集

拈香亦藉以會友或出近作文互相就正鏡齋每至眾以其

迂恆鮮問答有龔浩庭者尤不以鏡齋爲然恆輕侮之鏡齋

忿懣期期艾艾不能吐一詞相報眾爲之譁然笑解鏡齋既

死有友在社語及鏡齋爲人雖迂闊不合時宜亦自不爲惡

使人盡如此幽冥當可不設地獄浩庭曰無間地獄正爲此

輩而設彼對河鄰有少女終歲閉窗豈自制其邪萌哉安知

非其私偶而吝與同儕見耳將再有語忽面色如土向空鞠

躬屈膝喃喃引咎惘惘如癡吳俗人言或遇祟批其頰可以

甦醒眾競批之兩額紅腫良久始定因告人曰忽見蔣鏡齋

謂我誣其私鄰女力曳去投質文帝余再四引咎幸渠卽釋

手若被曳去性命休矣

桐城光孝廉某行五卜葬古塘馬家玉屏菴左地鄰方氏墳

地師曰此地若葬大不利於有墳者之家其家必絕改卜之

勸戒錄選卷十忌刻

六

便光曰但期我吉何必問人家之絕不絕也葬之方氏兩代

孀居只一子年十五未數月而天將死呼曰我死終不放光

五也時光在城內寓其戚李宅日中出溺久不返其僕異而

覘之口喃喃若辨葬地事駭入室奔告眾人趨視已仆地氣

絕矣有弟游幕浙江龍泉署未半年亦亡此事有戚何氏先

懲惡之一年何氏子亦亡一念之忍至於此極人其可徑情

直行乎

粵東仁化縣有羅氏雙節婦例應入祀廣文需索不遂屢次

阻格邑令洪某詢其故廣文曰祠在文廟婦人不應入也邑

令日向所祀者皆非婦人耶遂入祠越日邑令赴鄉催科止

羅氏村午後把門役卒見二媪飄忽進索之不獲邑令適夢

二媪來謝從祀乃知貞婦之魂不能泯也未幾廣文暴卒
番禺某甲家素豐出外貿易惟其婦獨處孕數月矣有從叔
嬖異居而貧常往來及分娩邀媪接生既產媪告婦曰育一
女氣已絕不能活也其婦疲乏中亦不及審視媪以絮塞口
將竹筐置之棄而歸忽家所畜犬嗅跳入房口牽婦衣似欲
其外出者婦異之強起隨犬行里許犬忽躍田塍下以腳爬
地露藍色布一嬰置筐內肉溫而動男也驗布知所自產抉
口中絮抱歸遂呱呱發聲陰念媪惡意不敢揚越數日媪偕
叔同至始入戶犬撲向叔很嚙之傷足正呼急間忽霹靂轟
然婦出視則叔媪均斃於庭各有字在背篆文不可辨遠近
喧觀或知叔夫婦謀產絕嗣倘非天誅或別將肆毒殆巨測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七

也

廈門蓮坂鄉某者年廿二性謹厚力穡人也門口一井出泉
不涸鄉人待食此井者數十家道光丙申天不雨幾九閱月
聚汲益夥某厭喧呶疊次哄阻眾皆以水火細故不與辯亦
不怪也質貿然往來如故某倏生惡念將牛糞暗施井中蓋
使食者惡此味而他取也明日潮退時族中二人招某赴海
同漁忽平地起雷擊某死而同伴俱無恙一念之毒即禍及
身吁可畏哉

福州有張姓者佐幕有年於道光辛丑十月應霞浦令董公
錢穀之聘挈眷同行到飛鸞渡船家以當官差必欲攬載多
人而後開船是日行人適少遂欲延至次夜方開而船中各

嗷嗷不已不得已於二鼓後開船約行廿餘里暴風大作水
手咸請於舵主曰風勢甚猛須落半篷否舵主曰我本不開
船渠等必欲行若不將全船覆在海中亦不見我舵工手段
言未已忽篷桅隨風而折此桅若折於左則船必隨左而傾
折於右則亦隨右而覆乃獨望後壓倒適擊舵主之首而腦
裂矣於是船以無桅亂旋舟中人齊聲喊救倏又一陣風船
隨浪起屹然不動視之已擱在沙坡之上至次晨另換船而
渡焉

婺源某孝廉負時望鄰邑聘修縣志有公舉兩婦人節孝者
兩日不嫁易耳奚足為奇擯之不錄乾隆癸酉赴春闈過
泰山下宿旅舍夢兩婦人執手相向曰我等茹蘗飲冰所得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八

僅此虛名何物狂生乃謂易而黜之耶今得請於帝矣某驚
覺告之同人咸以為妖夢不足憑及入闈三藝方成即將騰
清忽見前兩婦人入署之曰今科本可掄魁入翰苑因爾妄
肆雌黃革除已盡尙望終場耶執其筆不得下乃狂呼徹夜
自碎其卷而出

直隸齊觀察由詞垣擢任雲南迤南兵備道素喜談文道光
甲申嘉平由任所攜二妾晉省乙酉元旦同各大憲朝賀畢
旋寓蟒服而坐若有所見立命家人往請首府首府者佟鏡
堂先生景文也言有要事奉告不移時太守至詢稱某年山
西事發有某某在此地省城隍于忠肅公前控告公命人來
請對質不能不去蓋某年山西省查辦虧空我時為隨帶司

員議以虧空一萬者限一月繳逾限即擬正法其不能繳而尋短見死者以我立議不公虧空一萬者只予一月之限虧空十萬者反寬十月之期致令短見而心實不甘故來此控請質訊我因一時之錯遽至於此我死後託將我眷屬安送回籍並望徧告同人遇事體重大者切勿混出主意言畢而逝張鏡容鏡本雲南人時適在省聞齊觀察忽死詢得其原委如此

無錫鄒劍南媳顧氏娶三年矣有妊生子不數日顧氏病下體潰爛日夜號哭忽自言曰姑娘恭喜首產麟兒今日特來索命毋見懼也聞者驚詫強問之顧曰余病不起矣余未出閣時與嫂本無嫌隙只因藏過其金細一隻以致嫂呪罵不

勸戒錄選卷十忌列

九

止後吾母許其賠還嫂欲必還原物適因嫂小產服藥暗將鹽水攪入血暈而死今事隔數年嫂亦乘我產後來索命且日夜坐我牀中藥餌皆被其吹噓豈能愈乎及將絕復醒數次自云已到陰司訊問拶兩手夾兩足痛極難忍矣家人啟視之手足青紫如被刑然此乾隆癸丑五月事錢梅溪聞而筆記之

馬禹平浙東賈人也挾賞周行蘇揚漢口佛山間數年間雖無所虧折而所得亦無幾見同邑張賈生意日盛踵門請曰賤意欲與君合本共作以學江湖經濟何如張曰吾雅不慣與人合作難如尊命馬曰吾欲借鄰壁光以照漏室合作不可附驥而行若何張許之遂約日同詣佛山因物少出色價

亦過昂張曰捲裝空回則損往來行費惟有洋錫一項途中不怕風雨且可稍沾蠅頭利以抵川資於是各置洋錫千五百塊買舟分裝開則同開泊則同泊誰知過十八灘馬舟擊破藉張舟人力拯其命搶獲行裝而洋錫已盡沈於水矣張曰他物失水多半無成錫無礙也倩人沒水撈之即得矣吾候子同行焉馬曰吾此驚不少得失已盡付之於命子爲我耽延心實不安且未知何日可以蒞事請先行遂自登岸賃地鳩工編篷結廠因請張行張不得已揚帆去馬與灘上人約有能取灘底錫一條者酬金五錢眾皆躍水沈取而獻三日所沈之錫已如其數而灘上人猶紛紛入水撈取馬仍納之十日乃盡檢其數多踰四倍裝運至江南售之盈資五六

勸戒錄選卷十忌列

十

萬先是張早歸里告之馬家舉室驚惶越日馬亦欣然抵家細陳苦中之甘令勿聲聞於外遂詣張告慰自後馬無往不利富竟十倍於張蓋十年前有巨商過十八灘擊破巨舟客及舟人無一生者所沈洋錫不少鄉人不知值馬亦破舟故儘撈儘獻耳夫馬遭沈舟之劫心已灰矣孰知劫之來即運之至孰使之沈新錫於舊錫之上且不沈張舟而獨沈馬舟可知富貴利達之事有數存焉彼癡心妄想者亦可憬然有悟矣

乾隆丁酉科龔懷青太史大萬姚佃芝主事梁同典廣西鄉

試首題爲斯民也二句某房考得一卷欲薦之忽夢人曰此人三破人婚姻不可薦某以夢不足憑遂薦之主司亦頗賞

其文某夜復夢曰此卷係抄襲陳勾山舊文陳勾山稿中現有其文薦而不售衣巾尚在薦而或售據新例必除名汝雖無大處分何苦害人耶某以兩夢告主司謂我輩識得陳勾山文字足徵眼力之佳若置之前列恐遭磨勘附之榜末或無妨也主司竟中之及到部磨勘官亦夢如前遂以抄襲除名蓋不中無由除名中而不入夢亦不至除名主司報施至於再夢三夢不已亦可謂不遺餘力哉

嘉慶初某制軍督兩廣民有結社滋事者制軍欲以逆案定罪與刑名某商之某以多殺無辜力陳不可制軍意不憚旁有主奏摺者迎其意曰欲辦此亦無難卽爲草摺呈上制軍稱善擬於明晨拜發矣其人歸家方入臥室忽仆地口中吐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十一

血家人往救始醒曰適見金甲神以鞭擊吾背不得活矣速達主人令毋進摺也及至衙署已二更時內宅鑰已下候明往告摺已行矣其人越宿死

李悔齋名誠丹徒人初號竹虛以晚年有所悔於心更號悔齋也悔齋以申韓學游雲南歷佐大邑刑名性苛刻凡治爰書不肯少開生路嘗語人曰生者漏網死者含冤如之何可輕縱蓋其心必欲置人於法而後快無何三子天其二所存一子年十九甚聰慧忽患目疾遂以瞽廢悔齋歎曰予何罪而至此時有徐恕堂者向與悔齋訂蘭譜聞其言規之曰閣下手中一枝筆最宜慎此筆作孽易種福亦易救生不救死之說雖近於迂然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古聖賢好生之德

豈不可法歟求其生而不得數語歐陽文忠公所以昌厥後者何如閣下胡勿思之悔齋大悟痛自改過易苛刻爲仁慈事事留意救人越數年移幕鎮南州三人破一盜案先後獲犯九人訊供應擬死罪者四人悔齋以內有二人可從未減主人初不以爲然悔齋爭之益力卒從其言二人得不死是年瞽子生一孫悔齋壽至六十八歿時已得曾孫矣善機一轉頓贖前愆冥冥中固非不許人自新也

汪龍莊曰乾隆年間江蘇有幹吏張某治尙嚴厲縣試一童子懷挾舊文依法枷示童之嫗友環跪乞恩稱某童婚甫一日請滿月後補枷張不允新婦聞信自經急脫枷童子亦投水死夫懷挾宜枷法也執法非過獨不聞律設大法禮順人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十二

情乎滿月補枷通情而不曲法何不可者而必以此立威忍矣後張調令南匯坐浮收漕糧擬絞句決蓋卽其治懷挾一事其他慘刻可知天道好還捷如枹鼓故法有一定而情別千端準情用之庶不干造物之和

某太守貌魁梧年十八以資郎爲離尹旋改捐邑宰選某令以能稱調首邑擢司馬捐輸太守花翎年甫三旬聲華藉甚司道唾手可得矣先是堂兄某陷粵逆有年矣賊頗信任授偽職太守原籍被賊攻破眷屬幾被擄賴兄多方護之得無恙且爲衛送來閩又年餘兄脫身逃歸徑投太守希免叛逆之罪太守駭甚欲留之慮有人知欲拒之亦難免疏縱之罰會垣耳目既多又好任係緊要之途尤易漏洩然竟大義滅

親公然出首捫心亦覺難安展轉籌思毫無良策而署中左右已有切切私語者太守疑懼益甚知此事斷難兩全與其兩皆有害也不若先圖脫己之害於是以前二百金與之再三陳說不能容留之故令其趕緊逃出閩境一面密語首郡恐干失察之咎首郡立即遣人掩捕於郊外弋獲訊實隨即正法臨刑知為弟所賣誓必報仇索命太守素肥健食量過人自其兄被戮神貌沮喪有異常時未及一年值除夕飲燕忽稱胸膈作痛欲臥入戶大聲叱僕稱其兄在此何不送茶僕入無所見太守已神氣昏亂就枕即痰湧醫至氣已絕矣以上所敘據事直書太守歿時情形亦係傳諸隨侍之僕論者以太守此事雖若忍情然既身列仕途即不能顧念族誼報

勸戒錄選卷十忌刻

十一

答私恩此舉亦屬無可如何鬼似不得而離余則以為太守之以怨報德其心實欲脫己之罪遂不顧兄之性命而陰假他人之手以殺之居心如此險詐人可欺鬼可欺乎鬼之怨毒實在於此然亦幾經審度事勢知已罪無可道而太守之謀尚有一線可原所以雖索其命猶不致陵虐也此咸豐七年事

桂丹盟言聞諸金陵汪芝亭觀察 曰乾隆末杭省有某制軍者幼貧賤鬻果餅以生時至某翁書塾遇講書輒竊聽西席怪問之能述大旨言於翁留伴兒讀并出資養其母不十年蜚聲庠序聯捷入詞林拜和相門下揮霍逢迎悉出翁橐計用數萬金矣游升廣東巡撫時翁已故其子但博一衿家

道中落詣署求助萬金義無可辭居數月將歸乃云萬金攜在途中不便恐招盜不若向浙撫兒會為便其子曰甚善寫成兒票當面看明囑與籤固封付之及攜歸投謁浙撫辭不見傳諭即代薦館其子詫云我有萬金兒票如何以薦館了之遂鬧至宅門撫軍怒發縣付學戒飭乃知發封時已易函矣其子憤甚數至杭州城隍告狀三年無應驗鬱鬱而終乃粵撫升兩湖制軍晚駐舟鄱陽湖口眾官稟見手版內有杭州城隍某申飭巡捕次早上手版時已經留神檢點及送上時又復有此於是請見大舟旁有一小舟竟有一官員出來上制軍船稟見行禮坐定制軍問杭州城隍到此何事云有人控一案被告姓名與大人同問所控何事城隍備述之問

勸戒錄選卷十忌刻

十二

此真否制軍云是真如何辦法城隍云是真就要拏問登時制軍七竅流血死城隍亦不見矣抑此制軍氣燄正當盛時鬼不敢近而城隍親拏之理或然也

某學政性嚴毅清刻視學江蘇有富某童兼祧三房者倩人頂替事發學政照例嚴辦提調學官再三求免不允疑其私賄也荷校轅門其妻恥之怨懟其夫夫無顏撞柳而死本生母以痛子故自縊妻悔恨吞金死三房遂絕嗣學政祇一子年將冠已入泮遽卒竟抱伯道之憂願可恃清而刻哉

謝方齋曰考試一事有心之過固不可為無心之過亦當自檢夫無心則已不能知何由自檢亦惟於言與事慎之而已前在泉郡試院閱一童卷頗佳擬取第四時督學史宗伯依

原擬取焉及覆試宗伯攜卷怒曰此卷係汝所取文理與正卷不符查此童曾於歲試時取進因覆試不佳扣除今科試暗中摸索復取之可見此童尚肯用功心甚喜乃覆試又不符必須又扣除也汝於備卷中擇一卷補之余思此童兩次不符必有故又思取進兩次皆扣除若無弊恐有性命之憂因接卷詳閱則紅勒帛縱橫皆滿余曰此硬傷也題爲其心曰童爲康安敦此童上下文全然忘記故所說皆不著題但正場卷甚佳姑請再試一次以定去取何如宗伯以余言爲然而疑終不釋即傳詢該學教諭據云該童係兩代守節上次扣除其七旬孀母三日不食該童曾發癡癲今若扣除不特本童喪命其母亦必不能生若謂槍替傳遞必得有錢可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十五

辦該童一貧如洗自上次扣除無館可就不能謀朝夕何能辦槍替可以力保其必無然則何以不符曰該童覆試下文不能記心恐復扣矜持過甚文愈糾纏不清耳宗伯遂不另易而該童從此得館聘妻俯仰有資居然成家矣向若扣除一言之閒兩命莫保豈非無心之過耶此亦默有鬼神祐之先是諸幕友到試院謝獨後各住房已滿甚有兩人共一房者獨賸一大房謝卽下榻其中心竊疑此寬敞屋何以見遺迨試畢同事問曰住房安否謝曰甚安一友曰上次歲試居此房者皆見紗帽紅袍白鬚老人出見故此大均不敢住謝曰余實不知非膽壯也十日十手鬼神無乎不在豈獨此耶一宦家子遠遊滇南與中丞某公有舊留居於署款洽頗優

夏日苦暑偶與諸友談及鬼事以銷炎悶正喧笑間中丞適至曰諸君喜談鬼乎曾見鬼否曰未也中丞曰吾曾見之昔吾在粵西郡守任時同鄉同年某公爲鄰郡司馬情致綢繆音問不絕未幾司馬病歿我卽解囊厚贈遺僕送柩及其眷北歸方將兩月一日陰雲慘淡時已申未忽外投一刺上書司馬名大驚問之司馬對曰某亦心駭已自屏後窺見某業立待於堂簷下余思幽明迴隔不能相見今既遇之必有因也卽開門請見形神笑貌恍如昨日曰世上人在情在兄則生死如一運我骸骨遣我使各安故土真有義也特來拜謝余曰君已應修文之召何由至此對曰上帝念我一生不欺簡爲江右某郡城隍茲由此去感君特深故不避嫌疑來見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十六

余曰聰明正直爲神閣下誠無媿庸碌如我者終當何如對曰兄居心行政可質神明將來壽逾七旬功成萬里節鉞之任夫復何疑但嗣後心無過細用無過儉以養中和是弟所望於兄者余曰敢不終身佩之言次茶至嗅之而不飲立身辭去送之大堂揖讓上馬從者如雲行至儀門大風陡起轉瞬不見卽專人赴江右某郡訪問知是府城隍廟大殿見新開光未久詢之士人云極靈顯嗣後無聞焉余今七旬有二屈指計之已廿年自忝擢封疆以來恆思心無過細用無過儉二語實爲居官良方故勿論廳堂私居及旅傳舟舍必書此二語於座右上下內外不議我爲刻者皆良友箴規之力也中丞去後一友曰夙聞大貴之人鬼神避之今白晝鬼相

周旋豈中丞不得謂之貴乎宦家子曰鬼神可概論哉陰陽無二理邪正分兩途使司馬而為邪鬼將避正之不暇何敢分庭抗禮相與話舊乎如司馬者既以誠實得受正神之位我中丞居心行事不愧鬼神陰陽雖隔五道自同故得此二語即為終身藥石是其來即以報中丞之德也又何疑焉次年冬中丞以疾終於節署宦家子為之清理公私並送柩其家焉

統兵大僚前總督四川時華陽令恆裕為其心腹欲擢資州而是缺未出適州吏日以擅受得財為人所控臬司逢督惡令鄭知州往訊不實其贓不止遂將吏目擬絞州牧鑄級資州於是出缺恆裕於是升官吏目之罪本為應得倘不因騰

勸戒錄選卷十忌刻

十七

缺而然似此微員不過略繩以法其餘未必皆以法繩之謂之過當可謂之冤枉固不可若此則謀缺害命直與強盜同科矣乃恆裕赴都甫引見即得痰疾未一月客死旅店中小人枉自為小人也

歸安費公起家縣令官至臬司公正而廉不受私謁既司憲柄遇事執法無所委曲老而無子致仕後自反仕宦數十年而清白一節何以得絕嗣報遂具疏城隍廟自訴是夕夢城隍神遣吏請去至則見神降階迎入坐定謂公曰頃見公訴詞頗悻悻故特請公至一決之公不愛錢不徇情此心實可對天然公司憲有年平日所恃以尊主庇民者何事願以賜教公曰無他惟事事照例辦耳神笑曰公之無子正坐此照

例辦三字公愕然曰然則例不可用乎神曰不然公儒者獨不聞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乎愚民無知誤陷法網若事事照例民何以堪且公總司憲柄能保州縣必無誤入耶況又自信太過案有近於疑似者公一斷之已見其中豈無無辜被戮揆之聖人罪疑惟輕之旨似不若此水至清則無魚公太刻因而無子公所自作無怪天道也公默然頗自悔神復慰之曰公一生清公正直將來與余有同官之誼俎豆一方何藉子孫為因復遣吏送之歸公寤後求子之念始息竟以姪為嗣臨終見臥榻前似有呼冤者叱問之則陳臬某省時有匪犯六人罪不必死而公執法以入之者公自知不起遂索衣冠服之而卒後相傳為某郡城隍云

勸戒錄選卷十忌刻

十八

汪調生曰嘉慶初盜橫行江浙洋面奉旨嚴拏為崇明協鎮楊天相所獲提軍陳大用飛章入告倉卒未會制府銜制府某貪而忌銜提軍之獨奏也思有以中傷之會奉旨交江督審明正法盜因以十萬金賄制府制府受之決欲翻案適揚州太守自侍御外擢謁制府語以是案情有可疑太守曰綠營習氣多誣良邀功是宜詳察制府即以是案屬之時盜執口稱係良民以捕魚為業為協鎮所誣服太守先入制府言信之竟以誣良為盜定案制府立出盜於獄而劾提臣協臣請褫職治罪竟殺楊於海口提軍以縱庇屬員革爵遣戍楊死之明日制府出行香將上轎忽叱從者曰楊大老爺來若輩何以不傳稟遽反走若與客偕行者至花廳初作拱

揖狀口喃喃若與人爭繼復作相搏狀又以兩手自批其頰頰盡腫良久忽曰我不合得盜金真汝以死我該死我償爾命又以手自批其髮復曰無扯我去我去遂以頭觸廳柱腦漿盡出而死一時無不知為協鎮索命逾年盜忽至山東巡撫衙門投到歷供在江南被獲行賄得脫狀東撫不欲與大獄誅盜而諱其事惟揚州守竟以功名終蓋太守素正直其審此獄也非有意迎合制府徒以任京職久諳聞外省緣營遇事畏葸好誣良邀功且以偏執之見致成冤獄其過實出無心然功名卒不顯且楊死之歲太守生一子桀傲不馴竟敗其家是亦報也太守與余有年誼常見其自敘年譜猶以此案為平反云噫辦案顧可存成見哉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九

有巨族某君赴都謁選自江右挈妻子奉太夫人至揚州適族兄某司馬為南監掣同知因寄其孥於署而身自入都未及選卒於京邸時太夫人年已高其妻將臨蓐多病凶問至司馬謀暫祕之俟某妻婉身彌月後再行以聞司馬妻某氏自正室沒後以房老專內政聞是議獨持不可曰各分門戶安可以凶喪久住人家遽往以實告且促令賃屋另居以便設座成服司馬雖咎之然業已言之而事已行無如何矣越數年司馬以薦擢大郡隻身赴任留屬於金閭俟進止當是時太守年逾強仕循良之考冠於三吳開藩陳臬指顧可期某氏既攝內政儼同敵體是歲為某氏卅歲生辰至期方張燈設樂徧受親戚賀儀自鳴得意不知太守未及履任行抵

袁浦遇疾暴卒先某氏生辰一日而凶問至矣子姓輩咸謂宜俟過明日再行揚出而選君之子適在蘇獨持不可曰此何等事安有弔者在門猶可張樂受賀者乎竟入內以凶信白某氏而身首先易服舉哀眾亦惟有除燈綵易服舉行大事矣是事口語相尋不過數年間耳至今猶傳為口實嗟乎女子小人不明大義往往好假正論以自便其私彼受之者一時雖無可置辭而銜心刺骨亦已久矣投種於地待時而發語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信夫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十

徧沾節省帑金巨萬時惟鄭君祖經與某某所查獨寬以是忤撫軍意不得保而以精覈蒙上賞者七人次年七人者相繼無疾卒鄭君以前海運勞自南匯丞擢升江都一子以孝廉入中書某某亦俱無恙時先中丞正在蘇藩任余隨任在署故知之悉先中丞嘗曰辦賑一事以無私為貴與其能刻不若能寬蓋此時何時也性命呼吸之間稍一從刻死生因之顧可迎合上司膜視民命哉

嘉慶時有林判者潮之漳林鎮富人也自幼饒心計所居濱大海常運牛酒糗糧出港遇盜艘即互易所劫貨物歸而售於通都大邑輒獲厚利如是者數年積鏹累萬乃自造巨艦輜重疊疊游賈海外諸島國後至一國酋見之偉其貌與語

大悅因以女贅焉生一子判思歸省女爲請於酋夫婦因得
偕來瀕行酋以國中珍寶贈者甚腆女約歸見判父母當復
返中途判萌異志一日蚤起至船樓呼女出觀海上巨魚從
而擠焉女落水死判歸不復往於是良田廣廈肆意經營復
循例捐監司職銜以貲雄里煊赫一時官其地者皆垂涎焉
兵備道某遺以執扇馳一介致書從貸金十萬判弗與遂成
隙日思所以中傷之而未有間會其家屯積貨物甚夥因謀
加以私通洋盜罪招之飲就座執之急發兵圍其第盡室所
有悉抄出之附會成獄其兄太守伍亦波累焉事聞 上發
星使來鞠某道適權廉訪使以前書在判手懼其訟冤亟詭
辭請於大府曰判黨甚眾勢洶洶將劫獄不便宜行事恐中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三

變大府領之遂請 王命斬之比星使至判死三日矣誠虧
心之報也後某道子無故忽客死粵西擯屍大路隅里長斂
錢以葬某不久亦去官卒無後

武進令某爲南匯縣時值己亥庚子鴉片煙禁嚴吸食者死
地方官一月獲十五起者立予升階時裕忠愍公巡撫江蘇
督辦嚴厲令迎合其意兩月間報獲百餘案裕大喜爲之請
加同知銜時以半年戒除爲限限內無死法而所獲既多大
半斃於獄越數年令自武進調元和得卓異赴都引見駸駸
有駕五馬建雙熊之勢舟行至清江浦其家人在前艙聞令
大言若等有話好說勿動手時所坐爲常州花船船妓與令
素有染疑其相謔也繼復聞呼叱聲又言我輩尙不應死何

忍置之死地家人異之同趨入視見令顏色沮喪作手撐足
拒狀衆入始定曰幸汝等來不然殆矣問以何事又默不語
或勸請病假折回不可至王家營病大作所言皆與人憤爭
時其子從行遂決計奉之南歸晝夜趨行及常州之奔牛病
已瀕危忽以兩手自握其舌大叫而死汪調生曰藉人性命
以益功名於心何忍若盜劫人則王法所不容捕而誅之果
實心爲國除莠安良誰曰不宜又或地方捕盜官吏因案搜
擒在官爲舉職奉公在盜爲情真罪當盜死於法何敢仇執
法吏然爲民父母不能教養其民至窮而盜則從而駢戮之
哀矜勿喜仁者猶有憾焉若境非本轄官非有司事非因公
徒以覬覦遷擢越境購拏就使賊真盜確一念之私盜已得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三

而仇之況其中更多不實不盡或張冠李戴或鼠竊狗偷本
無死法而羅織成之遂至負屈含冤俯首就戮死而有知不
於獲盜遷官之人是仇而誰仇乎卅年來所見以此遷擢者
大都質者在室弔者已在戶書之以爲有位貪功者做

泰州某生年廿餘娶妻極悍妒生與媵婢通有孕妻疑而驗
之婢不能隱詰與何人私畏不敢告裸跣拷烙體無完膚號
叫聲嘶旁觀皆爲楚惻生如不聞也者值妻倦臥婢求一言
爲解生憚河東吼置不顧婢不能堪乘閒投繯死生鬱鬱不
自安攜僕赴揚州寓興教寺時值盛暑與寺僧對弈天忽晦
冥雷電交作某神色大異推枹疾去甫至後殿霹靂一聲已
震死觀者如堵僕始言其隱此道光丙午年六月事也余謂

婢雉經自亡按陽律某無死罪然忍人之心同於虺蝮能無
于天怒哉而悍婦孀後於咸豐十年遭賊亦拷烙備至而死
杭州沈雋甫明府有口才錢東平表親也錢薦沈入雷營當
文案沈有才能雷器重沈以恃才擅改章程錢斥之一日沈
潛錢於雷曰錢有異志不殺將不利公矣雷與錢議事不諧
雷退竟命張小虎刺殺之逾年沈自嚼舌頭說話不清到上
海就洋醫醫愈又逾一年沈復嚼舌根而亡人謂譖殺東平
惡報也

鄒渭清云丁丑夏錫山北鄉季姓子年十七讀書城塾一夕
大雷雨中忽覩火球一團曾在書室眾皆眯目而季子不知
所往塾師急遣人覓之見其跪於後園中雨淋漓衣履盡溼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三

近曳之不能起細視已氣絕頂髮蓬鬆中有洞一如豆大猶
縷縷出白漿左手有刀圭一握驗之鳩也急報其家父母踵
至母哭曰癡兒真爲此耶予前言戲之耳爾真爲此耶泣不
已旁有知其事者因爲眾詳述之先是季子之父有一叔家
頗裕抱伯道憂季父涎其資百意承順叔有意以之爲嗣所
有家財悉付之季父藉以營運頗稱小康數年後待叔情意
漸衰叔覺之以季父爲不可恃將別圖焉謀於戚某代覓一
姬季父夫婦頗有愠色以叔意所向莫可如何未期年姬竟
產一子季夫婦遂視姬母子如眼中釘叔又因有子不能不
作日後計遂屢向姪索還所與季父意猶可不過胡賴支吾
耳其婦則常很詈曰非此妖婦老特未必如此無情會當鳩

殺此甯馨看老特尙能快意否季子習聞之心以爲可行也
遂日向對門藥肆中詳品所藏百草藥肆人謂其欲習神農
因詳示之一日見白信必欲乞少許肆中人堅不與季子曰
吾家鼠子毀物甚欲借此毒之耳給些子何害遂與之不意
其竟以此喪命季婦本懷妊因痛子情切歸卽墮胎至今尙
無嗣而叔子則已頭角嶄然真成甯馨兒矣豈非天道哉

劉文正公統勳見事每高人一等而持正不阿故相業稱隆
焉相傳嘗大考翰林題係僻典通場無知者惟一卷知之公
未置高等眾皆爲異公曰殿廷之上肩比膝接其人又皆同
館素相親好一人知題苟一開口眾人皆知而竟祕之是何
心術考文原爲取士此人可令得志乎卽此一事識度可見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五

矣

陳子莊曰海甯查公瑩映山先生以吏科給事中督貴州學
政科試苗疆取一土司子入泮撤棘後土司率子謁謝美如
冠玉公有一侍者貌亦娟好一日辭公去疑而訪之則兩美
必合也公一笑置之至次年鄉試後揭曉土司子竟得解公
謂中丞曰此人上年我甫取之入學筆下甚平何能作此等
文試傳訊之一到卽款伏係倩浙江湖州某舉人頂替入場
中丞大駭然以罪名重大頗思消弭之察公顏色不懌未遽
言擬再爲周旋此日適有他事須奏升礮發摺中丞聞之疑
公以此事上達已若不陳懼干譴責遂連夜繕疏入告次日
詢公所奏之件並不因此也二公俱大悔恨疏上得 旨審

實照例正法兩人遂駢首死事越廿餘年公歸道山後有湖州姚孝廉年廿餘文名藉甚會試報罷後留京與先大夫同客查小山比部有圻處比部即公嗣子也孝廉爲人恂恂篤謹獨與先大夫善一日微疾握先大夫手曰吾將以後事累君矣驚詢其故歷舉前事蓋土司子控於地下以查公有疑其誘侍者一事心近於私當有挾嫌之罪孝廉則某舉人之後身將往對質先大夫問何以不早發覺則曰科場舞弊例應斬本無可言學政摘發弊竇亦是其職冥官以究竟事本因公故待查公數盡之後始行提訊若查公誠無此心則土司子亦不能再有異說第某不幸前世因之橫死今世又因之夭死耳語訖痛哭次日遂卒此事比部本不知之既詢公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五

隨往貴州老僕則信有此事而此中曲折不能如孝廉所述之詳噫孝廉既予轉生何必又令之再死且前世以孝廉罹禍今世何爲又予以孝廉或曰孝廉轉生以前生之福未盡而其天死則其數已盡特借其自述以明此中因果耳孝廉名某字某隱之可也

台郡太平縣有富翁崔姓積金卅萬三子皆不肖揮金如土翁慮子之敗業也商之族弟蓮山蓮山係道光乙未孝廉少與翁同窗共學者識見高卓能斷因代翁畫計曰但早爲計兄財卅萬將九萬分與郎君將六萬自爲生養殁葬之費其餘十五萬爲善樂施散之鄉黨鄰里能如是當免子孫凍餒之虞矣翁然其言已而不能行因循姑待未幾長子次子入

都捐官揮霍十餘萬金幼子在家效尤未一星終家財蕩然如洗三子凍餒竟如乞匄而翁死不瞑目悔不聽弟言然已晚矣大凡世之銖積寸累而成巨富者斷不肯施捨一文於貧之其故何哉蓋其入自艱辛出自鄙吝殊不知天道循環極嗇之家必有奢兒財貴流通且勿論悖入悖出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玉滿堂子孫無福消受廣種福田子孫庶食舊德余故曰積而能散乃長保其富者也願世之富者能知保富之道不在垂裕後昆而在好施樂善則富可長保而子孫必昌盛矣請細思之勿蹈崔翁之轍

揚州某僧欠鄉人銀一百兩鄉人欲訟之出借券示某文學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五

蓋欲藉以爲援也僧早知其與文學善已向哀求文學遂於借券上私添某月十幾日錢已還訖此券作爲廢紙凡十五字謂鄉人曰子非善訟者不能爲汝援出券還之鄉人固不識字亦無暇啟視也入城竟控諸官官曰錢已還訖如何健訟鄉人力辯其無以券示之鄉人知爲某所賣細訴顛末官曰爾不識字乃不識字數多寡耶豈有添註十五字而茫然罔覺者鄉人無以辨遂被責某入秋闈薦而不售批云文短十五字蓋定例必滿三百字某止有二百八十五字也所短字數適符所添字數

錢東平豪放不羈揮金如土有俠客風作討逆檄文頗著名曾起粵東義民燒洋人房屋恨所遇非人矜才使氣口不慎

言卒至取禍死於雷公鶴皋之營錢與雷在萬福橋營中本相得後論事不合輒忌之一日邀錢飲命張小虎刺殺之張乃虎頭之子亦錢引薦入營者錢冤未伸雷旋革職當時同儕中竟無一人救之奇哉然自髮逆犯江南我軍無兵無餉東平首爲釐捐招勇之策駐防萬福橋保障裏下河十餘縣地皆其功也及至克復金陵吳越皆賴釐捐助餉之力以成功由此觀之東平亦有功於國矣而竟以無事刺死此中必有因果耳或曰卽首創釐捐之策已造業不小其取死也又何疑哉其言亦有見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三七

得瓜種豆得豆正發明此旨耳道光丙戌冬余甫十二齡自浙奉母之楚次武昌青山水淺泊中流舟子以家近各歸省留老弱二人守之五更向盡北風肆虐並泊三舟擊撞簸揚殆不可堪余舟存大鐵錨滄鄰舟齊舉墜之期得共保而鄰舟利在巧避各以斧斫纜颺去風力猛甚二舟竟被石撞碎余舟亦纜斷漂去纜兩箭許有大鹽艘二泊江心相離二丈餘適入其隙頃刻而安又辛亥三月攜家之官兩淮泊蕪湖江口浮圖下口內並泊二炭舟夜半聞呼救聲則一炭舟火發人皆驚逸鄰舟亦以斧斫纜逐流口外下游桅檣林立余舟在焉同時驚擾懼延燒乃火舟曲折而下一無所絆旋即燬盡昏黑中聞斫纜之舟悲號慘切漸漸聲滅度已覆溺矣

此皆余所目擊者無援人之心頃刻各罹其禍此二事可爲心地心田之證

新市鎮李翁饒於資將嫁女於屠家壩胡氏出赤金數斤召匠人製妝奩中物製畢權之幾少其十之二舉室大譁謂匠人竊金也議欲褫其衣搜之匠人初亦嘵嘵置辨已而面赤不復發一言適翁自外至笑曰金旣就鎔豈無消耗汝輩亦太無理取鬧矣以好言慰匠人遣之匠人歸其夕卽死蓋匠實竊金每夕必攜少許歸是夕亦藏少許於身邊聞將搜之亟納之於口而不圖爭辨時誤吞之也設非置而不校則匠必死於翁家其家且執以與訟矣人生處世大度又曷可少哉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三六

上虞某村婦將臨蓐夫自外歸晚聞二女鬼倚樹問答一曰爾何之曰將往薦橋索某婦曰索之云何曰是與我有夙孽將以九月八日產先是其家齋醮禳我我於初三入候之曰爾藏何處曰婦房中有大廚可藏廚中有縣可墊坐曰冤可解乎曰尋之三年始獲冤深不可解惟尙需半月耳時甫中秋也還相問曰爾何之曰卽在此地託生將往矣語畢各散夫急歸甫入門聞呱呱聲婦方產一男甚安健深喜己之無恙而憂某姓之不祥也距里許時往覘之事聞於某姓防之甚九月三日某婦將往烹茶忽仆於地姑掖之起手中茶具不動婦面已變色頭痛若劈急扶入房臥婦旋解衣袒於牀姑誠曰天甚冷爾將產宜保重速著衣婦忽瞠目直視曰誰

要你多事姑曰我姑也爾何敢然復厲聲曰爾是誰誰是爾家婦我乃冤家也繼盡弛下衣露體立信其遇冤鬼咸憂之求神建醮日夕隄防晚閒窗外臺階上鬼竊竊語夫某凝神諦聽乃歷數前生產婦爲小姑身爲嫂讒構萬端愆愆其姑異常陵虐徧體鱗傷最後姑勒之小姑從而加功將繩數放良久始斃其命冤痛至深圖報久矣徧尋始獲願得而甘心焉豈祈禱所能爲力耶婦自是終日昏狂舉止大異初七腹大痛神氣少清至晚痛忽止笑不可仰明日產一男胞衣隨下產畢歸牀乞姑於大廚取粗紙作墊益狂笑旋作呵欠聲曼然以長如是者三翁聞之急入視已僵矣少閒腹中作響啣喙不絕聲半晌劃然而裂血液如注蓋棺後臭聞於外四

勸戒錄選卷十

三

鄰爲之掩鼻云

樓子云自來興大獄者雖爲朝廷整飭紀綱實則大傷天地之和其人必終身坎坷甚則已亦不得其死以余所聞咸豐戊午科場案上自宰輔下逮優伶駢首者若而人竄逐者若而人褫革鐫級者若而人誠爲數十年來一鉅案當時首發其事者爲御史孟傳金先是榜發後孟赴宴文昌會館聞衆人談聞事次日卽具摺入告事下廷臣集議尙書肅順又從而鍛鍊之獄遂以成正考官某相國素與肅不協肅有意多方周內某相竟擬斬棄市之日肅揚揚得意曰今日殺人了後三年肅以跋扈謀逆伏誅孟旋以他事撤回原衙門行走抑鬱告歸晚年復出浮沈禮部十餘年年近七旬以事牽連

被劫褫職交刑部傳訊竟以躑躅終其身未始非興大獄之報也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勸戒錄選卷十

三

勸戒錄選卷十一 福州梁恭辰著 儀徵吳氏選刊

戒淫邪五十三則

王葑亭通政友亮語余先叔祖太常公曰國家巨富有南季北亢之稱今殆無復知者余居金陵外兄羅履堂自江北歸為言泰興有季家市居人三百餘家半為季氏相傳市乃其先一家所居環居為複道每夕行板六十人蓄伶甚眾又有女樂二部穉齒韶顏服飾皆值巨萬及笄或自納或贈人有修撰某得其一百方媚之姬涕泣廢殮謂弗若其主家所養乃遣之此與鈕氏觚賸所載畧同余幼隨先大夫山西平陽任屢游城外亢家園中設寶座蓋康熙中嘗臨幸焉園大十里樹石池臺幽深如畫間有婢媵出窺皆吳中妝束也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十一

相傳亢先世得李闖所遺輜重起家康熙中長生殿傳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銀四十餘萬他舉稱是雍正末所居火凡十七晝夜珍寶一空計余往游時亢已中落規模僅存今則蕩然無人園亦鞠為茂草矣余聆之太息曰盛衰相倚天也而人事居半焉當兩家盛時不思殖德以培其後驕奢淫佚如出一途轉瞬之間漸滅殆盡今季氏尚知課子有登第官侍御者其家雖替子孫猶得藉儒業自存亢氏以讀書為苦日惟聲色飲博是耽迨乎困窮束手無策憂傷短折遂致餒而此非父兄失教使然歟世人崇貨殖薄詩書觀此可憬然悟矣按葑亭先生為太常公所述如此太常公自述弱冠時就婚山西亦曾游平陽之亢園尚可想其梗概

及道光間家大人過平陽亦欲往一游倩導游者則土人以斷垣叢篁毫無足觀辭矣

家大人曰余十一歲即隨先資政公游學廈門館於廈防廳署東人為漢軍劉某時臺灣林爽文滋事軍與梗阻留滯三年始歸廈防廳為吾閩第一優缺海舶屬集市塵殷賑官廡尤極毫奢大堂左右設自鳴鐘兩架高與人齊內署稱是署中畜梨園兩班除國忌外無日不演唱館中學徒六人二弱冠餘則十三四歲不等無人不佩時辰表者十三四歲者遇歲時必盛服頭上必紅頂花翎腰間必荷囊素帕即日與梨園子弟相追逐但一近書館門輒為資政公所呵禁不令入學徒在館中尚知嚴憚一出館門則無所不為東人常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十二

令司閹者縛其子至館請施夏楚而內東旋入館面求寬免以故學徒皆無所顧忌余每望而畏之資政公常飭之曰汝輩不必畏他亦不必慕他此古人所謂統袴子弟也杜詩有云統袴不餓死若此輩者十年後吾真恐其餓死也後東人以軍功擢嘉興守入覲和珅知其在廈防缺久索賄四十萬不應遂撫其冒功餉狀籍沒之余初次公車至京訪之已散居各廟廡蕭條無以自存後余官京師再訪之僅存一名四格者與其生母僦居草屋中藍縷不堪余每月以制錢二千資之復令其以傭書津貼其筆法尚是資政公當日所授也迨余出守荊州荊州將軍某者宗室公也與劉有親誼余猶因將軍寄資之未幾余擢淮海監司去將軍亦物故此後

遂不知所終

浙有張氏子年少解音律素行佻達每值清明中元婦女野祭夜哭時輒窺伺竊聽樂此不疲意蓋希邪緣湊合也後於七月望夜乘月信步入曲巷聞有哭聲達戶外悽惋絳鞞知爲新孀傾聽良久魂蕩神怡因其地去家近亟返攜所吹簫至哭猶未已乃當門負牆立鼓唇按指覺烏鳥聲入孔相應方快適間忽若有從背後批其頰者所吹簫墮地如裂遽負痛抱首歸氣續如縷向其妻述先後所遇曰吾平日以此爲樂豈知今乃遘大苦耶視所批處由紅腫而紫爛不日竟以此殞其妻每臨哭必先覘戶外闐其無人乃發聲惟恐有人竊聽似其夫者顧不能守未終喪而醮矣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三

道光甲午湖南鄉試有士子題一律於明遠樓下云千里來觀上國光卷中暗被火油傷半生只爲淫三婦七屆誰憐貼五場始信韶顏爲鬼域悔從驀地結鴛鴦寄聲有志青雲士莫道閒花豔且香可爲淫人閨闈者下一鍼砭時楊雪樵先生官湖南爲予述之如此

林于川先生云平湖某翁者老而鯨一子充驛卒婦有姿色門列酒舍聚無賴子賭有貴人俊僕數過其舍翁悅之遂以婦餌有日矣僕欲長據其婦與翁謀殺其子適子從驛晚歸促之行不可因堅留之婦不敢泄僕已賄里中酒徒具兇械匿於家至夜翁挾殺酒與子飲且酣匿者從背後奮大椎擊之躍起丈餘腦裂血淋漓不死婦惶恐早匿樓上翁乃以繩

繫頸命婦勒之婦不可因揮繫樓上劫婦引之自以兩手勒死先是無賴中有某甲日夜從翁舍賭忘歸其家束之嚴昏夜不得出翁詰知其故曰豈有男兒受制婦女哉乃誘賣其婦甲既得金遂縱賭無忌金隨盡甲既失婦又亡金乃大銜翁早知翁與僕情是日見往來耳語狀疑之伺夜潛從窗隙窺之自其始飲及行兇之形歷歷在目晨起即揚於衆且首官貴人密以札與令寢其事衆怒闐然因斂錢付甲馳杭城鳴鑼沿街賣新聞爲官所執問得其實悉置之法令亦以匿情枉法論死蓋令事發時貴人親詣令誘懷其札故令欲分其罪而無從也夫某翁窮兇極惡不足論奈何居民上者徒懾於貴人之勢而縱滔天之惡以殃及其身哉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四

乾隆間徽州黟縣有男子娶婦後父母俱亡弟幼兄嫂育之兄營生於外後弟年長兄自外歸嫂置酒慰勞之呼叔同飲席間先敬叔後敬其夫兄惑焉終一宿凌晨即起顧謂妻曰我財貨他處須往發必半月始歸言已而去嫂謂叔曰爾兄向日還溫言絮語家人契闊固應爾爾昨歸後神氣索然劇可疑今我還家視我父母必爾兄歸而後歸也箱篋皆封鍵叔爲我謹守房戶可也叔諾之送於門夜臥更餘聞叩門聲甚急起出訊之不辨何人啟戶裸婦也急欲閉戶而婦涕泣跪檻前云有急難非君嫂莫救曰嫂已歸寓家中只我一男子不可留也婦緊持戶乞憐不已無奈解衣遙擲之令衣入宿嫂空房已乃喟然曰我一男子而深夜納一婦人何以自

解且渠無衣天明又將何以遣之於是鎖重門而出嫂父家不遠夤夜往告之使歸與之衣而遣之嫂曰夜已半我不可歸時嫂父在堂曰若然叔亦暫留吾家晨當同歸善遣之叔遂歸鑰於嫂自寢別室嫂弟聞而生心遂竊其鑰而往倉忙入戶不及鍵與抱臥適兄夜歸推門已啟側身潛進感重門伏於房外聞穢聲怒甚操刀入盡殺之奔告於妻家曰爾女與叔通我皆殺之妻父曰爾何言女與叔咸在是悉呼至兄愕然曰然則婦何人嫂與叔齊述夜間事兄憬然曰誤矣然則男何人嫂環顧一家不見弟急索鑰不可得曰是必弟不肖已爲刀下鬼矣羣奔至家驗之良是而不知婦所從來無何有殺姦逸其妻者喧傳徧索導之使驗曰嘻是也幸代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五

殲之矣乃共聞於官令各掩埋而釋之 黟縣又有姊妹二人所適夫家相去不遠每歸甯妹常便道至姊所邀與俱歸暮宿姊所習以爲常一日將祝父壽約同往姊置饌候之日晡不來謂其叔曰此去涉嶺路艱勢難久待我先往妹至留宿我空房中待旦而行可矣良久妹至叔迎門述嫂意止之款而宿焉薄暮未暝叔不耐臥反扃其門游於市過日間沽酒肆呼與語問何客來須置酒叔告之故肆人曰然則子不便歸留此共酌可乎叔諾之於是列佳肴美醞長談暢飲叔沈醉隱櫃而臥肆人竊其鑰悄然往入門瞰空房戶牡以錐剔之妹聞戶有聲曰叔向端謹何忽有此舉計牀後有板扉潛啓而逸匿於柴室叢中肆人入戶登其牀虛無人也日

縱他遁我且伏而伺之月微明見屋間有婦匍匐而下擁而納諸牀事已詢婦曰吾某鄰婦也乘閒思竊其物爾音非叔果何人乎肆人述其由婦曰素識也可頻來肆人患其擾惡而賊之潛歸叔猶然酣臥也納鑰呼之起曰天將明矣黎明倉皇返適妹自柴中出讓叔曰汝何遽無良剔我戶牡叔力辨其無妹舉脫牡爲證叔訝而入見尸於牀曰此鄰婦也何自來哉抑孰賊之乃鳴之官官驗訖詳訊夜來情狀曰是必有異立拘肆人嚴鞫之吐其實乃定罪案而叔之無辜以雪妹亦免於難以保其身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六

吳中彭蘭臺孝廉 希涑 芝庭尚書孫詠我京兆封翁也嘗手輯廿二史感應錄摘敘正史中果報之事足以啓瞶振聵讀者並可收溫史之益適所親朱蕉圃 海 喜游戲翰墨著有欝燕園傳奇頗傳於世封翁斥之曰此桑間濮上之詞最足壞人心術雖係假託名姓然宇宙之廣必有相同誣人閨閣之愆萬不可追吾鄉尤西堂太史侑雜俎中僅載鈞天樂弔琵琶黑白衛登科記尙有數種豔情麗事匪夷所思曾因才鬼降乩告以冥中削祿以西堂太史根器才望猶未免於冷宦不遷子孫不振吾曹可不知所做醒哉後朱亦潦倒終其身文闈中遇鬼索命事往往有之然多見於鄉場而會場鮮有之甲辰會試余二場坐西闕字號十一日同號皆聞鬼叫十二日戌刻忽聞有人縊死蓋號字六十八號即闕字前一號也次日余於辰刻即交卷出闈見西牆下擁擠多人其屍正

由牆頭弔出而尙未詳所以縊死之由後於三場遇吳碩夫
駁昌 卽二場同在號字號內者據云其人爲閩作梁甘肅人
年五十三歲自入本號後嗟歎之聲不絕並自言聯奎何必
苦苦尋我豈竟不能緩至場後云云次日神色慘沮薄暮向
號軍云我不久卽死你速請都老爺來話甫畢奔至巷末廁
舍中將帶向頸上一套登時氣絕同號者見其題紙上書一
詩云迢迢萬里爲何因只爲高堂有老親寄語三江諸舊友
休將戲笑認爲真款云一塘楊聯奎未定草又見其卷上寫
四語云刀筆殺人者三雞姦致死者一此卽經文請大人正
法又聞此人係慣放重債者罪惡多端一死不足蔽辜而天
必死之於耳目昭彰之地吁可畏矣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七

楊雪椒先生喜言科場果報事嘗告余曰乾隆癸丑間陝西
一舉子應禮部試於號舍遇鬼驟發狂疾衆拔出歸寓鬼亦
隨至自以首觸壁皮骨皆破避至外城鬼又隨之乃手書天
網恢恢疏而不漏八字付其友以刃自刺死 又曰安徽宿
松令朱某分校江南鄉闈得一卷擬首薦夜夢神人謂曰此
人不可中手書一淫字示之次日忘卻以卷呈主司初加獎
賞後忽抹險阻二字朱請曰中卷有此二字者甚多似不應
抹卽命朱洗去及洗而墨蹟漬透數層矣竟被擯 又曰漢
陽諸生蔡某少有文名後值試期不肯進場其友詰之蔡曰
吾少讀書某處鄰有好女每浴時常隙而窺之自是每入場
雙目輒瞭然罔見出則如舊遂坎壞終其身

林梅甫州牧 靖光 宰直隸定與時將赴任所距城廿里北河
店楊椒山先生墳塋坐在焉林拜禱墳下云惟公忠國愛民某
甫蒞茲土誓以廉愛立心如有稍涉貪殘惟神鑒之地方公
事力有不逮之處惟求神靈默助適天晚卽宿公墳祠中而
迎接之吏役俱不知也莅任未幾有貢生某呈控伊鄰某雞
姦其子六歲幼童血衣具在該犯已聞風遠颺貢生疊次喊
稟援律請辦四捕無蹤及尋至鄰境見一人貿貿然來形迹
可疑詰之卽鄰某也遂鎖拏抵縣當堂直供不諱林本欲開
之謂貢生日汝子現無恙雞姦六歲幼孩必無之事汝子將
來或有成就豈可污其終身貢生堅執不允鄰某亦堅認不
移不得已據情詳解旬日卽正典刑訊時問其旣逃何以復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八

返據云行至某村途遇一六十餘歲老人身頰而長青臉白
鬚呼其名曰汝非某處人乎吾特爲汝而來幸勿隱也乃以
實告老人曰汝事幸未釀命官司已息汝家父母囑我傳信
與汝回家可勿慮也不料甫入境卽被獲察其所供形狀卽
祠中所拜忠愍像也立志爲好官者其陰得神助如此
吳人薛端書 楷 自城西夜歸途次小憩桐橋關上遇一阜隸
繫囚先坐見囚啜泣不止隸頓楚之意覺不忍從旁勸解隸
曰此南濠牙儉吞負客錢盈千累百適逃時猶在狹邪淫樂
居然一牙戶空拳赤手享用埒素封誰念客之履艱涉險撤
妻子以性命博此阿堵物今冥司判爲山東道上驢押之往
生又冥言行遠路生前以客資揮霍如糞土今日獨無一紙

錢餉吾沽杯酒尙淹留不肯去耶端書竦然起隸囚俱不見矣

嘉善縣北門內有殺尼姑術莫知其所由名相傳街中嚮有尼庵一尼先與屠者私復有他好屠如姦乘夜入室殺之希滅迹支解其屍納諸袋負而出北門將沈之河時尙五更也門者詰之以婚家供神所宰對遂混而出至弔橋瞥觀黑而鬚者持刀立橋心懼不敢過往返躑躅數次天漸明鄉人入市者見袋口血漉漉下詢之如對門者言顧神色慌張類有異強解所負視之一光圓女首四肢分截駭爲尼屍也號執赴官一鞠吐實按律處斬而燬其庵人遂以殺尼姑名術云按北門外柳州亭有關聖廟黑鬚持刀者蓋周將軍之靈路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九

截淫兇俾無漏網足見神威顯赫矣

朱孝廉雲錦言仕宦場中多嗜鴉片煙者或因疲於案牘食之振起精神游蕩者皆爲花柳場中之助若花柳場不但男子食之婦人亦有食者朱嘗於蘇州宴會間聞李老妓言食此之弊甚詳其言男子初食此煙房中可以鏖戰且勇加數倍婦人食此者正可與敵及其久也男子勢日縮漸至於盡不但不能戰且并其戰具無之婦人食此久者亦以房事爲苦有強之者則苦況尤不可言狀此弊恐人未能盡知也故記之以示警

乾隆間京師有宦家子年十六七聰雋秀麗遇社會觀戲不覺夜深途中求飲民舍其家惟一少婦卽留小坐流目送盼

言其夫應官外出須臾日方歸男婉女媚遂相燕好臨行贈以金釧泣囑後勿再來次日視釧銅青裏滿似出土中憶念不忘復至其地並無屋宇徘徊尋覓突有亂髯黑鬼批頰厲跟踉奔歸鬼亦隨回以是發狂譫語吐陳前由父母詣墓設奠埋釧其子忽瞑目曰我婦失釧疑有別故因無確據僅鞭責鬻賣今汝還釧可知爲汝所誘此何等事可以酒食錢帛謝過癩癩兩月竟以不起諺云姦近殺鑽穴踰牆之事實以性命相博雖幽冥奇遇禍患亦復如是可不慎哉

余侍宦袁浦時聞幕友沈香城康言乾隆末年山陰陶某年十八無父母兄弟從戚習幕戚死流落淮安充某邑刑胥遂賃屋爲家買幼婢執炊情如父女越數年稍有蓄娶妻時婢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十

已及笄妻欲賣之陶某不忍乃贈奩具嫁一民壯並常恤其家陶某疑妻妒亦不與言年餘邑署前過一星士推測富貴壽夭多有驗適公暇過而問焉星士決其立冬日必死爲之憂疑不釋妻勸慰亦不解迨秋杪陶某雖無疾而憂甚妻日恐或有無妄之災盡赴縣乞假勿出戶且邀平日故交爲伴陶某從之招友歡呼暢敘流連晨夕至立冬日幸如故及更餘客皆半酣主人連日酬酢極困憊因留客再飲自退內室少息逾時忽聞其室轟如雷電衆驚而趨見陶某頭面俱破血流滿衣披髮奪戶出衆共追之行甚疾竟投河而沒打撈數日亦無尸獲莫不以星士如神謂陶負前生宿孽也陶某妻無所依卽再醮某甲平日與陶某交好者皆聽之而舊嫁

民壯之婢一夜夫供役未返忽聞鬼哭聲漸見陶某謂曰我
爲人謀死含冤莫伸爾當爲我報之婢驚啼鬼卽滅告於夫
不信未數日民壯復路遇陶某浴血而前責負往日情不代
報冤遂以夫婦所見狀稟白本官適某進士爲今年少有治
才極留心民隱陶某舊住屋尙無人居住勘之壁脚有未淨
血痕周視內外徘徊半日覺房後地有鬆處命畚掘竟得陶
某屍拘究其妻乃知所醮某甲素善泗水少卽私通嫁後仍
往來先囑星士惑之並詭陶某每至二更神倦不可支必就
寢乃藏某家乘機殺死自穿其血衣披髮蒙面奪戶投水妻
勸招故交飲酒爲伴實使爲證囑陶某賣婢亦礙見甲來耳
立拘某甲到供無二遂同置諸法凡謀殺親夫詭計百出未

勸戒錄選卷十一

十一

有如此之周密者卒之鬼能鳴冤賢令尹又能實心查勘人
可欺天可欺哉

家大人在蘇州時與尤春樊中翰爲文字交聞其家有諸生

尤敬庭

世綸

者爲西堂先生文孫淹通經史蒐覽百家年七

十餘掩卷誦離騷猶能倒讀所著作刻意於古以是不遇賞
音潦倒一青衿家綦貧居葑涇西堂先生之遺宅蕭然不蔽
風雨授生徒餬口恆無脩石儲盡日鉛黃斐几間不改其樂
親故來往從未以貧故言一錢曾述其早歲讀書南禪寺時
寺宇荒廢榛莽四圍陰雨晦冥鬼聲達旦寓齋比舍有軒三
楹頗幽潔一人賃居未幾病頭痛死後復居一人病心痛死
越數日一壯夫來傲其居半夜又呼頭痛死從此人目爲凶

宅敬庭獨以賤值賃之卽攜琴載書於其中夜分忽有叩扉
聲啟視有少女妖冶眩目進而斂衽訊所來曰妾鄰姬也見
妒於妻常苦鞭撻知君無室不羞洩露之嫌宵夜私奔願侍
巾櫛既正拒之且疊疊誨誠而女終不去乃盛氣呵斥之而
滅次夜門未閉女又來出黃金語曰知公義丈夫盜得主人
鏹奉以爲壽但請設方略脫羅網又拒之且以金擲棄門外
謂曰書生不解預人閨闈事毋饒舌乘女門外取金卽扇戶
回視女仍在室化一醜鬼猙獰踞牀曰我實鬼也得神仙術
食生人心腦至七具可復生故以財色誘餌之爾便心如木
石不可誘我豈不能力取耶伸一掌如巨扇前來猛撲惶窘
聞遂以案上書亂擊之卽應手而滅及明走告宅主掘地得

勸戒錄選卷十一

十一

白骨一具徧生黃毛申有司火之始知向之頭痛心痛死者
皆此鬼之祟噫觀此可見非禮之色非義之財莫不與身命
相關彼前之心痛頭痛死者職是故耳

吳有金媒媪者奔走巨室晚年家甚豐鄰里呼爲金太婆便
佞口給與人貨售珠翠無不成而壘斷其利猾於牙儉一夜
自提竹絲燈從葑涇歸家路遠步蹇微雨復來正惶遽間黑
暗中突出一人擊其袂曰金太婆還我碧霞犀手串來金大
駭舉燈矚視殊不識認而面色黃瘦雙眼落窠相對慄慄肌
生寒粟答曰子爲誰未之見也我何時取爾碧霞西碧霞東
耶其人卽怒而毆燈亦撲滅金狂呼強盜殺人地鄰救命又
遭土塞其口聲嘶不響披髮相掙撞毆愈急良久一人前勸

云已矣爾妻不思改適人彼亦無由得爾物先是某豪有少婦孀守三五年金爲之媒再醮婦以碧霞犀手串酬之聞此語始知爲鬼叩頭乞命少頃巡更者至見金槍地哀告狀如癩癩呼甦送歸從此不復敢爲孀婦媒再醮圖重酬矣夫少年嫠婦苟不爲飢寒所迫儘易守節撫孤卒至再醮失身其爲花婆惡媪圖財誘惑之蓋十之四五也古人設立家誡不許三姑六婆入門所慮深遠矣

廈門庠生楊城積學士也嘉慶年間應試闈首場初九夜方兀坐構思忽燭影搖紅幾於撲滅者再一綽約女僧揭簾入攀城肩俯闕曰誤矣卽抽身去城駭甚俄聞鄰號有陵許聲有啜泣聲有乞哀聲旣而闐寂若無人城語衆共趨視之則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三

某僵臥死矣度某有淫行必始亂之終棄之以致飲恨九泉慘報若此楊生謂汚辱佛家弟子世多忽之豈知爲禍亦烈實不可不深思炯戒也姦淫官婢早有天譴明條狎暱名娼不免風流罪過况玷釋教破禪規頓使清淨法門變作煙花境界孽由自造悔其奚追自愛名流萬勿謂阿堵通神何事不可作也

吳中有陳生者居費門少聰穎能文年十七其父遠官依外祖以居延師課讀師亦甚器重之一日晨起泣謂其師曰昨夜夢亡母告余曰汝三世前罪案發矣明日冥司當提訊聞鐵索聲卽去第囑家人毋哭毋移尸尚可還陽否則不能轉也師聞之叱曰是嚳語耳至次日將晡生自謂聞鐵索聲師

無聞也一霎時生已死矣舉家皆驚師亦駭甚因述所夢並囑勿哭之語閱三時許始甦生自言量絕時被二役拘出胥

門外見一廟引入跪階下與一女鬼質辨知三世前係諸生有同學婦新寡與之姦並誑其財物致憤鬱死訴之冥司削其籍轉生爲乞丐其鄰有某舉人者恆周給之於是諸惡丐亦求索於舉人不遂欲相約焚掠其家生陽許之陰洩其事於舉人及期請丐譁然至舉人家已有備成就拘縛投諸火而生亦與焉冥冥中謂已償夙孽矣冥司以生有報恩善念卽將舉人枉殺事奪其祿籍與生判今生可登科官五品而前世所私婦不服屢控東嶽神不已東嶽神判曰且察其今生倘再有罪孽不妨提訊另科可也近因偶萌惡念遂被拘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四

執生對婦力辨是和非強且係婦先來奔婦執以爲誘姦兩造爭不能決冥司怒乃命一鬼取孽鏡來與婦照之果得淫奔狀婦無辭可辨冥司遂判婦入犬胎生免作丐而不許爲官有號哭跪求於側者乃生亡母也冥司曰汝子應削籍不許識字急命鬼持湯來將灌生口其母又哭傾其半僅三嚥口甚腥而腸欲裂矣乃放出羣鬼爭來索賄其母又力爲支拄之臨別母再三囑曰汝回陽速行善事三百條尙可游庠耳推之而醒病月餘始平復後此生力行善事不數年果入學其師王君壽祺以其事詳告於人云

常州胡某與鄰婦相悅目成已久未得其隙聞其夫外出隨與鄰婦密約至家一會而礙其妻在室也適胡某欠其妻母

四金遂勉力措金交其妻送還之妻因天雨不肯出門胡逼之前往而鄰婦敗節矣不料妻至中途而甚隱身枯廟中猝遇惡少強污之又遇其戚撞破其事遂播於衆胡亦微聞之不敢深究天道報施未有如是速者吁可畏矣

南昌羅某精於命理所推乾隆間各造多奇驗自推命運無大祿籍惟庚子科可得一榜與王某同學推其命謂畢生無中理己亥冬館鄰有孀婦少年美豔不能自持初挑王力拒之繼挑羅羅詫爲奇遇遂頻往來庚子秋王某登鄉薦而羅落孫山矣羅方疑命理不靈豈知冥冥中有默爲轉移者乎

汪棟香 福臣 勸燬淫書徵信錄云上洋一童子少孤三房僅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五

一子大母以下甚愛之稍長束髮受書卽不爲無益事一日閒步過書坊就而問焉問何等書最快意適觀書賈曰快意適觀者莫如風流詞曲童子曰何謂風流書賈以其童駭也卽取濃情豔史示之童子遂賃觀焉閱甫半喟然曰世間有是書乎我必燬之翌日復往書坊大索風流書籍主人出數十種與之曰官人要者逐漸來賃可也童子曰我欲盡買此書主人曰我賃此書利息無窮安肯讓爾獨買去童子強聒不已主人曰我今有急用爾能備卅金來我便盡售與爾童子歸奔告大母母以爲需用經史鬻釵釧與之遂買焚於書館中家人以告大母母大駭而礙獨子未之責也次早拾字紙灰得元寶兩隻持以獻母母轉悲爲喜越數日童子得劇

證羣醫束手已待斃忽作神語曰汝命運平常未應得第今汝以髫年杜絕淫書免世人受無涯孽報上帝實嘉乃心賜汝福相他日功名大顯無負初心也語畢酣寢及醒形貌頓改周身皮似蛇蛻而病霍然空中音樂嘹唳鶴聲盈庭異香數日不散此道光丙申二月事 汪棟香又云乾隆末年桐鄉一士好閱淫書搜羅不下數十百種有子少聰俊每伺父出輒搜篋中取淫書觀之從此纏綿思想琢喪真元患癆瘵卒其父悲慟不已相繼卒又某邑一書賈好刻淫書及春宮畫像易於銷售積資至四五千金不數年被盜席捲而去兩目旋盲所刻諸板一火盡燼及死棺斂無措妻子離散此皆編造淫書之報也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六

汪棟香曰施耐菴成水滸傳姦盜之事描寫如畫子孫三世皆啞金聖歎評而刻之復評刻西廂記等書卒陷大辟並無子孫蓋水滸傳誨盜西廂記誨淫皆邪書最可恨者而西廂記以極靈巧之文筆誘極聰俊之文人又爲淫書之尤者不可不燬又曰西廂一書成於兩人之手當時作者編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之句忽然仆地嚼舌死後半部乃另一人續成之按乾隆己酉科會試詩題爲草色遙看近恰無吾鄉有一孝廉卷已中矣因詩中有一鞭殘照裏句主司指爲引用西廂記語斥不錄其實此孝廉並不記得是西廂記語特平日風流自賞口吻自與暗合暗合尙受其累況沈溺於是書者耶

紅樓夢一書誨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後其書始出相傳爲演說故相其公家事以寶玉隱其公名以甄真寶玉賈假寶玉亂其精摹寫柔情婉變萬狀啟人淫竇導人邪機自是而有續紅樓夢後紅樓夢紅樓後夢紅樓重夢紅樓復夢紅樓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諸刻曼衍支離不可究詰評者尙嫌手筆遠遜原書不知原書實爲厲階諸刻特衍誨淫謬種其弊一也滿洲玉研農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嘗語家大人曰紅樓夢一書我滿洲無識者流每以爲奇寶往往向人夸耀以爲助我鋪張甚至串成戲齣演作彈詞觀者爲之感歎歔歔聲淚俱下謂此曾經我所在場目擊者其實毫無影響聊以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齒冷也其稍有識者無不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七

以此書爲誣饒我滿人可恥可恨若果尤而效之豈但書所云驕奢淫佚將由惡終者哉我任安徽學政時曾經出示嚴禁而力量不能及遠徒喚奈何有一庠士頗擅才筆私撰紅樓夢節要一書已付書坊剞劂經我訪出曾禱其矜焚其板一時觀聽頗爲肅然惜他處無有仿而行之者那釋堂先生亦極言紅樓夢一書爲邪說談行之尤無非踏躡旗人實堪痛恨我擬奏請通行禁絕又恐立言不能得體是以隱忍未行則與我有同心矣此書全部中無一人是真的惟屬筆之曹雪芹實有其人然以老貢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更無人稍爲矜恤未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

錢塘汪椽香

福臣

曰蘇揚兩郡城書店中皆有金瓶梅版蘇

城版藏楊氏楊故長者以鬻書爲業家藏金瓶梅版雖銷售甚多而爲病魔所困日久不離湯藥娶妻多年尙未育子其友戒之曰君早經完娶子嗣甚艱且每歲所入徒供病藥之費意者以君金瓶梅版印售各坊人受其害君享其利天故陰禍之歟爲今之計宜速毀其版或猶可晚蓋也楊爲驚悟立取金瓶梅版劈而焚之自此家無病累妻卽生男數年間開設文遠堂書坊家業驟起人皆頌之其揚州之版爲某書賈所藏某家小康開設書坊三處嘗以是版獲利人屢戒之終不燬某年某月借其子到蘇子因他事先歸某在寓中忽病將不起同人送之歸竟死舟次飛報其子其子奔至見屍面腐壞蠅蚋紛集血水涌溢竟不能殮但以衣蓋屍而已諺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八

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而某以印售淫書竟至如此結局較楊氏聞言卽燬者其得失爲何如哉某既死有儒士捐金買版始就燬於吳中自是蘇揚兩城無此壞種流傳人心爲之一快矣

臺灣唐某家富饒本以販糖獲利羣稱爲饒叟中年死於瘵妻尙少女無子有族姪某常往來其家年少美丰姿覲覲唐叟之產百計挑其妻遂遁焉並慫恿其妻告於族人立己爲嗣已據其室居之不疑矣族人有私議之者亦有囑胥役齮齕之者某皆以重賄消彌之值陳辦之亂全家遭戮其姪某獨橫屍路衢云

徽州程某精堪輿術名聞四遠吾鄉林某延之相地林某惡

人也奸盜邪淫無惡不作程某爲卜一穴真穴也程某於定穴後夢郡城隍召之入廟令其毋點此穴醒而惡之既復以爲夢幻難憑復貪林某重利仍爲點穴未幾陰雨晦冥三日夜震雷一擊而穴破矣程某遂潛逃未到家而死林姓亦寢衰僉謂陰地不如心地好相地者每舉以爲戒云 按此吾鄉近事嘖嘖人口者初亦不知何家觀因果錄始知爲林姓亦未詳其何郡縣也

鎮洋某公弱冠游庠忽一夜夢二青衣持束叩牀下曰冥王相召公曰我豈數豎耶日非也有案欲相質耳遂隨往至一殿王降階迎揖分賓主坐王曰公有宿冤須作兩種報公前世致人死今世償之此爲直報託生公家破公產敗公名冤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九

盡乃解此爲曲報公將何從公沈思曰願得曲報王卽傳呼令上一女子浴血伏階下王謂公曰細識之他日相逢毋相拂也公遂醒旋大魁由文學侍從受封疆重寄垂卅年撫陝時太夫人攜一婢月兒至卽夢中人遂納之寵專房惟意所欲時幕中羅致海內知名士月兒招之款昵公亦不問後隨某孝廉逸去公悉發其衣飾并私蓄資之令去人皆服公大度而不知其有宿因也

咸豐王子浙江朱某入闈三藝俱脫稟俄見前所私女子舉帷問曰君文得意否今科中選矣妾有詩奉贈盍爲我錄之朱神色昏迷展卷代錄其詩曰詔否花陰立月時倚欄偷賦定情詩者番親試西風冷冰透羅幃君未知黃土叢深白骨

眠淒涼情緒渺秋煙何須更作登科記修到鴛鴦便是仙末書吳門細娘題於浙閩鑾院錄訖倉皇投卷出卒於肩輿中此事山陰金蘭生纓茂才所目擊者爲余述之如此

山西賈容某自維揚溯舟上漢口路與舟婦通啖水手以重利推其夫於急流中佯呼救不及尸亦無獲竟納舟婦爲妾甚嬖之後賈以資捐納知府選楚省某郡攜眷涉江風猝毀舟被救均得生而妻及子女溺焉求其尸惟妻尸不得招魂設奠而去先是舟人墜水也遇救不死流落安慶爲人傭久之以捕魚爲業操舟江上一日見一婦附板漂流拯之莫識爲買妻也訊離毀舟處已三百餘里遂留宿漁舟久與相狎若夫婦焉蓋買妻恨其夫溺愛於舟婦故亦安居不言其由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十

來也未幾賈以賕罷籍其家不得歸奴僕星散僅存舟婦及小僮流寓安慶欲覓僕姬爲役舟夫賈妻往投相見大驚俱未明言是夕賈與舟婦悔恨同縊舟夫賈婦亦於是夜遯矣此嘉慶初年事

凡勸化最足動人者莫如演做好戲王陽明先生曰要民俗反樸還淳宜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故點戲者務要點忠孝節義等齣如糟糠剪髮尋親泣杖蘆林看畫代殺別弟度蟻還帶硃砂記雷震報之類見者每多感泣比尋常勸化之功勝過百倍此真潛移默化莫大陰功萬不可點淫穢小戲敗俗傷風爲害極酷要知

臺上演戲臺下有無數年少男女聚觀其中暗受害者不勝言抑亦不忍言人亦何苦以一時意興造此無窮罪孽哉至於花鼓淫戲爲害更酷俗語云灘簧小戲演十齣十箇寡婦九改節浙西某縣某鄉於道光廿五年時曾演此戲八臺一月內本地寡婦再醮者六人其中有守節十餘年子已長大亦一旦改節欲留不可者一人又有一官家女年已廿三歲尙未許配因此隨跟班逃去此害之顯然者也其他少年男女因此受害者指不勝屈桑濮之風從此大盛思至此而猶以爲不急之務乎近見蘇郡京口皆有勸弗點淫戲單傳貼各廟宇極爲悚動感化者衆操風化之權者能奏請俞允嚴禁教習演唱違者科以重罪並將淫穢傳奇刻本盡行銷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三

燬庶人心風俗可以還消其功當不在孟子下千秋俎豆豈不宜哉按勸化以表彰幽潛爲急蓋激濁揚清鼓勵廉恥所以感人者最捷晚近人心不古無所觸則不奮故凡地方中遇有孝子悌弟貞女節婦宜捐資代爲請獎或請於縣府及學憲處或記以詩文傳序或建總坊或立扁額或於社廟總以彰明倫理爲斯人勸祠即未請旌者皆可送主入祠宇之側設立孝子節婦公祠旌表邀同人朔望拈香春秋致祭庶潛德幽光不致終於埋沒觀感之下當必有人人奮勉者李二曲先生於所居鄉建祠立節孝公祠自此一方百十里間無然必禁演淫戲乃可保全蓋請旌勵節不敵演戲誨淫若不嚴禁則朝廷旌揚大典敗以二三優伶而有餘也風俗之害真堪痛恨有心者當知所務矣

竈君勸善文於嘉慶己卯夏五月廿日戌時李坤華口述者也坤華係江蘇太倉州寶山縣月浦鎮人父母早亡入贅朱氏是年三月十三日忽見一鬼排闥而入厲聲一呼霎時尋滅是後屢屢纏擾至五月十九李獨臥鬼竟近牀曰江先生吾尋爾久矣特來索命李曰爾錯認了吾姓李非江與汝何讎鬼曰非今世乃前世讎也吾徐州府沛縣人姓陸名殿臣爾前世邑庠生爲吾近鄰姓江名元之曾私吾妻事泄吾妻投水死吾畏爾勢不敢鳴官但索葬費爾竟置之不睬吾恨極回家抑鬱而死本即欲圖報緣爾事親盡孝廣積陰功樂行善事未能下手今祿籍已削轉生此地特來報冤不汝貸也李大驚趨出闔幃取刀望空亂斫家人急去其刀問其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三

故李將前事訴明須臾又悶絕倒地鬼借口曰爾傷吾二命怎肯休也或叩之曰此事幾何載矣曰六十五年又問爾妻何不自至曰尙無替代不能脫身李岳父朱永祺具衣冠拜叩許送冥資一萬四時享祀勸其寬宥鬼不允永祺又焚香禱於竈神並誠意哀祈李至天明方醒醒時所述情由與昏迷時言語無異且言冤鬼不久應投生去今夜必來報讎永祺卽於是日虔誠祭祀多化冥貲至戌刻李又昏倒言曰萬惡淫爲首爾壞吾名節傷吾兩命言畢舞蹈作闖殿狀按之不住久之乃曰竈君傳喚速去速去頃刻竈君亦卽借口示鬼曰查李坤華前生曾作善事轉世應中進士早登祿籍官至侍郎緣有因姦致死一案上帝已奪其壽算削其祿籍並

罰江氏子孫七世貧賤矣曾經定案今李氏惟此一子不應絕嗣爾不得仍此滋擾著卽具結回籍鬼爽然若失歛歔長歎曰吾不遠千里跋涉至此過一百七十三處衙門進見費盡千辛萬苦今奉竈君押令回籍冤不得報但報冤有三有當世報者陰世報者來世報者直至七世方休今茲不報又待來世矣無可奈何乃具結收錠臨行將李當胸一毆大哭而去李閉目片刻起索筆硯或問何用李曰竈君有勸善文命我代書李遂將訓文朗誦兩徧隨錄衆觀之真寶訓也但願世人遵依奉行轉相勸戒勿負司命諄諄訓諭一片慈心定然轉禍爲福矣嘉慶廿四年六月朔日月浦里李坤華記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三

浙人某業儒頗正直欲爲童蒙師不可得父母蚤死無伯叔兄弟因甚自念非出門無可謀生有感任黔中巡檢乃擬攜典鬻徒步拮据往依之至則一年前已罷官回里矣某流落不得歸棲破廟與一二殘僧縛竹蓋茅賣字兼課二三村童藉以存活村有副貢曾任訓導者邂逅遇之喜其能官音繼知乃江浙人兼賞其字體端好恨相見晚欣然邀作西席按月脩金八百文約日赴館黔俗重巫覡村近苗蠻尤尙符呪有道士某者能禍福生死人合村敬畏之有酒食必延爲上客座中咸加禮焉慢之禍立至某赴館日道士先在座見客傲不爲禮神情岸異及就席首讓道士亦不辭公然據上座某大不平勉就次位席間主人盛誇道士法術高妙座客亦

交相諛贊不去口某益不服斜睨微哂之道士有怒容自言某人因敬我故使生意順遂某人因忤我故使事業顛倒語未已某不能耐大聲斥其左道惑衆天必不容道士大怒拂衣起主人極意周旋道士不顧復戾之狀見於顏面大步而去同席咸出追之堅請還席主人亦再三章挽道士且笑且罵忿忿作色揚長去不願衆皆嗟歎主人搓手跌足愁歎不已謂某曰君不知此人手段利害歷述其某村中某某等皆以觸怒致禍幾瀕於死盛禮哀求始蒙寬宥請速整治衣冠我與君負荆踵門謝或可挽回萬一否恐卽有奇禍某固直強笑曰死生有命如欲余俯首乞憐於妖道萬萬不可主人太息曰君剛愎如是不聽良言誠所謂不知死活者余不忍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三

見君亡也請仍歸寺無累我且立囑某親筆作絕命家書留爲異日之據某曰余孑然一身家無親丁毋庸也主人遂親送回寺寺僧已知其事堅不肯留主人不得已仍與之歸愁容可掬某乃謂主人曰余數千里奔波至此不幸獲罪妖人以死數也亦命也雖然豈肯束手待斃今夕請君早歸內室不必管我乞借米一斗燭十數枚問曰何用笑曰彼自是邪術有法禦之主人喜曰君亦有法術耶答曰無之姑爲備而已恐未能效也主人入以燭米付之日既暮乃以米就地列爲八卦自坐其中手易經燒燭而俟約二更間庭中簌簌作振翻聲窗頓闐欵一巨鳥入大倍於鷲鉤喙長距直撲而前近八卦不敢動某高舉易經向之且朗誦不輟三舉三卻鳥

遂去少頃又一物來形若虎豹毛青綠色奮爪張牙如將搏噬近八卦亦卻步某如前法抵禦數拒數撲物亦退稍久則一奇鬼闖入長丈餘青面赤髮手執雙雪刃腰束豹皮吼怒咆哮狀極可怖勢將近身某急以易經投之喃喃然高聲朗誦物觸易經仆地而倒燭之則一紙人長二尺餘某隨手折置卷中自此寂然天亦就明倦極伏几而臥主人啟戶出視某無恙大喜正詳問間聞叩門聲甚急啟視一婦人痛哭入云道士乃其夫也不合誤犯先生被擊傷腰膂跪求乞命某乃出紙人厲聲叱曰爾夫以妖術害人取財天道難容假手於我爲地方除害惡貫滿盈尙望活乎婦人急伸手奪之某固拈不釋紙人齊腰斷裂爲二婦人大哭馳歸問其家人道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五

士於榻上已狂吼一聲死矣乃嘉慶初年事也

某甲初行勾繼作賊後乃巨富子孫有登仕籍者稱封翁焉初邑某氏家素封三世孀居有姊妹三人夫皆死無子嗣且絕幸季婦有遺腹未產共冀得男以歸宗祀值清明日赴鄉墓祭二妣俱行道遠往返須三日獨季婦以有孕不往留一媪伴之某甲偵知之乘隙往竊踰垣入見季婦與媪持燈出視門戶甲遂匿季婦室婦坐燈下觀書媪侍側有醉狀促婦睡婦曰若自闔戶往睡媪遂虛掩其門而去俄頃有一少年推門入某甲疑爲同道而訝其衣甚楚楚婦見少年入驚呼少年遽抱持求歡婦堅拒呼媪媪不應少年見婦不從出視中刀示之曰不從血我刃婦叱之曰家世清門不能受無賴

子汚欲殺卽殺少年以刀加頸逼之某甲憤極驟出從少年後奪其刀還斫之倒婦戰慄不能出聲某甲遽開門大呼捉賊四鄰畢集問賊何在若何人甲迫於義憤忘己之爲竊來也及是始悟笑曰我賊也然現有更甚於我者請從我來因引衆入婦室惟見一人臥血泊中燭之西鄰某也傷輕未死衆詢其何以來默不語並繫之官少年反誣婦與某甲姦而已以捉姦往甲曰我賊也誰不知婦卽不貞安肯與賊姦不信可問婦因縷述夜間事並歷供積年行竊案以實之乃嚴梏少年始吐實蓋是晚媪受賂通謀密引少年實已室中偽醉睡耳官遂論少年及媪如律旌婦貞義甲而釋之甲出竊如故一夕竊於鄉鎮爲事主所覺而逃聞有追者忙投絕地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五

倉卒間見一破廟踰垣入將匿於神案行急誤撞旁侍土偶倒地已亦從之而倒忽所觸土偶自地躍起青面赤鬚持刀叱甲曰若何敢撞跌我遽前揪甲欲殺甲力與撐拒忽聞殿上訶曰是人保人節操全人宗嗣陰德浩大上帝已予以厚福鬼卒何敢崇之有人掉青面者去復喚某甲上曰丹墀下有巨金錫汝叩謝而起恍惚見丹墀下金積如山趨下階一跌而醒仰視天際疏星三五默憶神言循階而下徧地尋覓得康熙大錢一箇以爲鬼侮已也亦姑拾之辨色而行尋至村落見道傍有賣熟山芋者以所得大錢買食之旋有老翁亦來買芋食已卽去遺一搭連甲見之知爲翁所遺啓視中儲黃金二巨錠番銀百餘制錢數百文出入帳目四冊上載

未收銀數巨萬恐爲賣芋者所見遽掩之私念此豈卽神所賜耶然老翁失此簿何以收銀雖神賜不可受因復坐以俟久之賣芋者曰若出一文錢久坐不起將寄宿耶甲曰尙欲買食因出搭連中錢數文復買之翁果倉皇來遽詢曰我適遺一搭連還我甲笑曰不因翁物我早行矣因舉以還之曰原物俱在惟借用數文買食山芋翁旣不啟視亦不致謝惟曰敝居不遠盍偕往甲從之至一大宅門外木植堆積如山翁與俱入至中堂揖甲言曰余楚人也設木肆於此有年矣各邑木肆皆此間分出資本數千萬強半賒貸皆載適所失簿中幸君歸我否則殆矣請以千金奉酬甲堅辭翁見其意誠因詢其向習何業甲忸怩曰無所習復詢其家有何人曰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三

落拓一身未有家室然則何以爲生曰不敢欺我賊也並述姓名翁瞿然曰曩某邑殺蕩子以保全節婦者也此舉可質神明今復見利不取光明磊落衣冠所難君倘不棄盍從我遊甲喜諾遂依翁以居甲頗識字翁命之代收帳目出入兩年勤慎精密且無私毫苟且翁老無子竟以甲爲子攜之還鄉因離鄉久鄉人無知其僞者及翁死遂據其業子孫蕃衍有舉於鄉仕至觀察郡守者至今爲楚巨室

山西知縣朱

應杓

卽初錄敬惜字紙坎泉先生之孫也幼隨任江蘇器宇不凡文字俱可觀咸以翰苑期之應童試每前茅院考多以他故黜自亦莫解後雖援例以知縣銓選然志在科名不願就也咸豐元年春回杭掃墓時已廿九歲抑鬱

不得志聞天竺觀音極靈步行上山祈禱比返心魂無主嗒焉若喪未夜卽和衣睡似夢非夢若有人招之去行路輕快似至城隍山巔忽進一大衙署令外坐候頗覺陰氣逼人少間聞傳請朱大人愧不敢應有人強拉之行已見有花翎紅頂官出迎以賓主禮相待言今日大士念爾孝思傳爾來看善惡簿隨有人持簿示之上書朱某某三大字下爲夾行小字瞥見首行書十九歲入仁和縣學第三名後註某年月日據江蘇吳縣詳該員二夜連宿未破身妓女三人覆查無異實屬縱淫前程削去視之惶恐不安逐行看去廿四歲中丙午科本省鄉試第五十四名舉人廿五歲中丁未科會試第八十四名進士 殿試二甲五十一名卽用山西知縣廿八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六

歲起復補定襄縣知縣卅一歲升澤州府同知卅四歲升澤州知府四十一歲升河東道四十三歲升山西按察使四十六歲加布政使銜四十七歲轉山西布政使下注一季二字正疑何謂轉何謂一季其目隨注到後行持簿者已將簿奪去然自此以下亦如前之因犯淫全行削盡而非妓女也蓋某容貌俊雅旣登富貴之場復處繁華之地少年不檢遂不免墮行耳紅頂者大加申飭以爲斲喪祖父陰功並謂儒釋道三教皆有魔此亦儒教之魔往往功名愈顯魔障愈深若能忍片刻歡娛卽保終身富貴爾貪色欲失富貴矣以目前論因汝尙孝母當有十八年實任官科名無望如不悔悟後不堪問連稱可惜可惜某慙汗交流不禁大哭家人以爲夢

厲喚醒之身冷發顛口不能言直至曉方克出聲徧告親友
誓改前非遂決計棄舉子業赴部投供一日見知縣缺單內
有山西定襄縣自知必選此籤舉果然到任後勵精圖治頗
有政聲未幾調繁並加升銜計其時正升知府之年後雖屢
欲升遷總有蹭蹬然於升道升臬加布政使銜之年分或疊
晉頭銜或保舉升階暗相符合至四十七歲乃慨然曰我不
久於任矣果然無端望誤同官皆為之稱冤而不知其夙因
也至轉藩司一季之說彼時適值藩司開缺廉訪帶兵在防
以雁平道兼理三月亦有明驗可不畏耶世間如朱某者正
未知凡幾不自罪已轉欲怨天惜無觀音城隍偏示以善惡
簿若朱某能得神明示戒正彼有可取之處所有情事皆其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表

自述藉以勸人消罪良可訓也時為光緒二年余在金少伯
員外處與朱某相遇故得其詳

道光三年吳門有逆倫重案將請 王命提犯出則男婦二
人也知為因姦謀逆重案時官廳有自徐州解案來者述其
致死破案之由因得盡聞其詳逆婦徐州人有姿色夫死依
姑以居姑年邁目雙瞽婦居不能貞乘隙與鄰右某通兩
情繼縊有婚嫁之約鄉里皆知惟礙其姑不能逞二人姦情
如火媒孽遂生顧念以他法致之死形迹易彰家有小樓遂
引姑登其上而去其梯轉於樓下喚姑姑不知梯已去倉卒
蹈空遂殞絕於地婦復其梯而故號呼乞救迨鄰里聞聲四
集姑已不能言咸以為下梯錯步咎其媳不為扶持而已初

不疑其有他也自後遂與姦夫晝夜往來無復顧忌而死者
顧屢現形為祟婦恆命小鬟至市市冥鏹市人見鬟來頻速
戲問之曰汝家日日市此何為鬟初不答後日益狎習一日
收其資而弗予貨曰汝家究何以日日市此弗告我無楮錠
給汝矣鬟為不得已者而告曰無他一日不燒紙錠我老奶
奶即出現耳又小語曰老奶奶生雖雙瞽死而有靈甚可怪
也市人奇其言因窮詰之祕弗以告遂持冥鏹去明日復來
雙眸含淚告市人曰昨若久稽我我奶奶謂我必在外饒舌
撻以重杖又曰奶奶尚可某相公兇惡更甚昨非老奶奶有
靈我斃杖下矣市人復細詢其故某相公者即姦夫某也是
日婢歸婦謂其久稽操杖責之適某自外至謂婦曰此婢必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幸

與人饒舌若久留之必誤我與若事非去之即責之遠方遂
奪婦杖代之責杖欲下忽若有人掣其肘還擊之者杖凡三
起皆反擊其肩復聞姑靈牀震動遂棄杖而去婢既盡以杖
已事語市人又掩泣曰老奶奶死得苦我今亦不復為之隱
矣因盡吐其實事遂顯露道路喧傳徐守及邑令畏其案重
不敢發適林文忠公觀察淮海廉得其事飭縣拏獲並置之
法

李某常州人以巡檢需次閩中充督轅巡捕有幹才白皙鬚
鬚眉甚口總督阿公林保深愛之會有相士來曾識阿公於
微時者也阿公館之巡捕房令李某為之推轂未兩月獲干
金相士深感之瀕去李餞之謂曰此來得多金繫誰之方相

士謝曰公賜也曰僕有事奉煩君將行總督或問君省中何官最貴君第曰僕則拜德多矣相士諾之比行阿公果如所問對曰歷觀巡撫以下應富貴者多然無逾於李某將來功名不下於公云云阿公自是待之厚一日謂曰我欲拔擢汝而汝官太卑今方開事例我資汝二千金汝可捐通判赴選我再爲設法李遂捐通判入都候銓阿公指名奏調卽奉旨發往福建差遣委用到省後人皆知爲總督所屬意者門如市李亦呼吸風雷大作威福矣未幾以獲盜功保升同知又未幾阿公遷去瀕行密摺保薦得旨以知府記名旋署泉州府陳冠山擢洲場鹽大使正其所屬新歲到府賀正本舊識也相待亦最款洽越日省中有候補通判謙山俞君益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三

者以公事至與陳大使亦舊識遂同寓寓固距府署不遠也俞往謁李李訂翌日晚筵並延陳大使次日聞升礮聲以爲太守且來答拜俞亟衣冠以待而久不至遣人探之云太守出門遇鬼回署矣明日仍不出又明日俞往視之李延入臥內曰正欲召君當以後事相託俞詢故曰前日出門忽見數人攔輿擊我我呼隸執之不見乃知爲鬼入夜卽見冥王提往質訊緣有人控我十款我俱不承冥王甚怒昨夜復訊杖鐵棒百痛甚姑承一款因啓衾視俞兩股皆作黑色遂令僕開箱取錦軸畫展之乃一美女俞驚問何人曰不肖事何必言命取火燒之歎曰所承卽此案也俞出與陳大使言之共相歎詫越日天甫明李遣人邀俞並陳大使執手流涕曰死

矣昨夜冥王尤怒拷訊極酷最後竟炮烙我我不能受已盡承矣今日不能過日中所以亟請二君至者牀下尙有三千金奉懇持作扶柩及歸孥之用歎曰人當安命美色何爲我命本合作知府因急於求進機械變詐多造惡孽致天天年可惜可惜數日後當有部文至矣切勸諸公居易俟命以我爲前車鑒可言訖遂瞑李本魁梧潔白比殮時縮短如童子通體顏色焦黑如桴炭知炮烙之加非虛語死之三日部文到省奉旨以李某補授泉州府知府此陳大使在場所目擊而轉述諸其子子莊刺史者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三

字不差精神矍鑠望之如神仙中人曾中堂擬奏爲人瑞又卷房失火見魁星跳躍卷未傷火亦旋息有八十歲老人場中文成交卷忽發病身亡適有幼子同號得以送終亦一奇也吾兒功成場中見一士子文寫三藝未畢忽大書天理二字又書忽然錯了四字再畫蘭花一叢復以墨汁灑卷以發癡擯出號去又見一士倮體赤腳奔出頭門口稱賊中慣掘冢剝屍衣致有冤鬼剝我衣履逐我出去不許我作文云又聞程笠青六十九翁說前有上江士子四人各帶一僕到江甯租寓租金四十先付十金後搬行李進寓寓東見四士人後有一少年美婦隨入駭之因謂四士曰我租考客不租眷口君等攜一婦女來何也四人曰本無婦女爾獨見之

是大不祥我等遠回故鄉不應試矣寓東送其出門回家見鬼婦猶在堂屋怒謂房主人曰我萬苦千辛方尋得冤家討代被汝說破機關我我不能報讎今日定取汝命以雪吾恨房主人曰無怒士去不遠汝去索命何遲之有女鬼曰噫場屋中奉命伸冤可以索命彼聞爾言懼而回去不進考場萬難下手必索汝命以雪恨房主苦求許以齋懺即將十金超度乃去翟懷卿云場中有以竹籤籤心者有以刀剖腹抽腸者有斷臂者有在場病死者不一而足由是觀之士之無品敗行者入場卽遭顯報平日間可不守身如執玉哉書此爲習舉業者戒並勸喪檢者改行率德焉

梁溪徐洪饒於財而好淫凡小輩如姪孫媳婦皆淫之鄉人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三

惡之曰此子將來不知如何死法西寇到無錫徐遣其眷出外鄉避寇獨自守家寇至村探徐身懷煙具煙膏知其富索金金盡取之先斷其左右臂繼則兩足再斬其首而死人快之謂亂倫之報毫髮不爽矣沈旭庭同知梧與齊子治同客吳陵寓中長夜閒談因述亂中親見之事如此

山東林秀才長康四十不第一日有改業之想聞旁有呼者曰莫灰心林驚問何人曰我鬼也守公久之并爲公護者數年矣林欲見其形鬼不可再四言鬼曰公必欲見我無怖而後可林許之遂跪於前喪面流血曰某藍城縣市布者也爲掖縣張某謀害以屍壓東門城內磨盤之下公異日當宰掖縣故常侍公求爲伸冤且言公某年舉鄉試某年成進士言

畢不復見至期果舉孝廉惟進士期爽焉林歎曰世間功名之事鬼亦不免誤報乎是夜聞空中呼曰公自行有虧耳非我誤報也公於某月日私調孀婦某幸未成姦無人知覺陰司記其惡而寬其罪罰遲二科林悚然謹身修行逾二年成進士受官掖縣抵任巡城見一石磨啓之果得屍立拘張某訊之盡吐殺人情實置之法乃嘉慶年事

乾隆某科當塗黃勤敏公左田鉞入闈坐某字第一號薄暮見號門外一女郎頻來窺覷訝之以文場那得有女子至此試危坐以覘其異更析初報女來益數似欲進號而不敢者公素有膽略迫而察之果一女郎亂頭粗服而姿色妖麗頗帶怒容心知非人因大聲叱問何處妖魅到此女頻蹙曰妾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三

抱沈冤請命於帝特來尋第幾號某生索命尙書公請賜垂憫無阻妾路幸甚公念某生爲同鄉社友倘放女去性命休矣又以女稱已尙書公膽益壯遂謂女曰某生係我故人有何負汝女靦然曰妾某氏父佃生田徵租嘗至妾家屢以遊語挑妾會生失偶指天信誓聘妾爲繼室妾信爲真勉從之來往年餘屢促通媒妁但漫應之妾旣體孕又力促之生遂絕迹不來且論婚某氏置妾不齒無何妾將分娩父詰知其由往告生堅不肯承父歸呵責妾力疾自踵生門將面詰之生預戒門者拒勿爲通妾進退無歸乃投繯死女且泣且訴並曰人孰無情似此薄情郎誓必報之公曰汝言固是然冤宜解不宜結論生負心不特汝銜恨九原卽聞者亦無不髮

指但係我友又不忍坐視不救我今善籌一調停之法必使服汝心汝肯從否女曰公試言之曰汝與生以怨終固以恩始生固難宥汝須念當初恩好姑寬一線當令生對汝書券約定場後負荆詣汝父請罪仍定翁壻並請汝骨歸葬其祖塋立爲繼配所娶某氏生子先祧爲汝子某生倘貴顯誥典當先及汝並請高行僧道諷經超度似此庶可稍紓汝恨汝意云何女俯首沈思良久曰妾當一遵公命但未免徼倖薄情郎矣公乃呼生至驟見女翼公肘下駭欲死公先數其罪次具道其調停之法問生允否生擊齒諾諾連聲應曰謹如公命並向女叩首乞恕女麾令起曰君休矣非遇黃公妾與君一重公案不知幾世方能了結也場後公恐負女督生往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美

農家訂翁其餘一如所約是秋公與生俱捷後公官大宗伯某生官至河帥女封夫人按勤敏公與家大人有師弟之誼嘗絮談及此而終不肯道出生名亦前輩厚德莫及處無錫有蓄猴者其妻與人私惡其夫居家不得暢所欲因與姦夫同謀殺夫埋屍於園其殺夫情狀猴獨見之猴遁去到官衙見官坐堂猴哭訴之官謂猴曰汝有冤乎猴點首再三官發籤擲地猴銜之前奔差役從之至婦家猴指婦以手式令差上鍊旋引差至埋屍處指示之差掘地得屍又引差出門至姦夫家伸臂攫姦夫衣差遂并繫之人犯到堂猴手舞足蹈學姦夫淫婦殺夫埋屍狀官嚴訊得實按律誅之余謂猴固靈敏或亦冤魂附之歟

嶺南多盜而沿海諸郡縣其藪澤也始則劫財他物棄擲不取漸而衣服器具劫掠無遺近則遇男婦少壯者亦掠去男子脅之入夥或令駕船不從者殺之婦女囚繫俟其父母與夫備貲取贖視貌之妍媸定貲之多寡焉海陽有金姓者饒於財妻王氏被擄有幼子方離乳晝夜啼不止因挈子挾貲赴盜舟求贖匍匐而前盜魁曰汝妻頗艾留供驅使無饒舌以取禍金涕淚如縷糜而其子啼號更慘盜亦爲之惻然謂曰念汝子幼姑許贖然須卅金不如數汝亦無望生旋金解囊以獻因引赴鄰舟其婦方與羣盜鬪葉子戲喧笑聲達於外盜魁曰汝夫汝子覓汝來矣賀汝完聚骨肉其速歸婦若罔聞鬪葉子如故也盜促之再四不顧因引其夫與子入艙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美

金見婦泣而呼子則疾趨至膝持其裾而泣羣盜之與座者均淚下婦愠曰家中猶存姑與嫂乃專賴子一人撫子乎脫子死將奈何盜魁曰汝歸否宜一言決毋令呱呱者煩聒也婦蹶然曰此間樂不思歸矣盜因呼金抱子出還其金且倍其數曰累汝遠涉此六十金娶婦有餘矣金不受抱子長跪乞哀盜怒令羣盜挾其父子登岸入謂婦曰汝夫與子已逐去汝無牽挂洵足樂也顧汝夫婦結褵數載而子實汝所出揆諸情理宜出送諄屬數語略盡夫妻母子情婦因出至舟首未開言而盜自後斷其頸投屍於海曰此等不義婦恐龍鼃不食其餘也時盜舟林列齊聲歡呼海波欲沸噫盜豈無道也哉昔晉懷宗后羊氏爲石勒所得寵之專房醜詆其夫

聞者莫不惡羊后無恥無義然懷宗被擄遇害國破家亡勢難完聚而勒方崛起兵強勢大不得不逢迎固寵所語未必由中也若其時懷宗不死國猶可爲羊后未必便委身胡羯出此無恥無義之言彼金氏婦者兒夫當前頃刻間骨肉可重聚顧乃忍棄其夫與子而曰此閒樂不思歸盜乃聲其罪誅之殊快人意噫盜尙有道哉

岷縣李某家有一妻一弟已娶婦一幼子赭寇之亂盡室遠避寇退相率先歸入己室則巨酋曾館於是所餘銀物尙多從此擁資稱富有矣村中張陳吳虞四姓無賴者知其家人無多咸覬覦之糾黨十六人突於晚間塗面持械破扉入兄弟大聲呼救皆被刺死幼孩驚而啼亦刺斃兩婦殼骸乞哀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七

皆以物室其口縛而淫之傾筐倒篋盡擄財物分藏身畔而去出門不數武雨傾盆大作霹靂聲甚厲電光左右相迫逐連擊三人斃於道一人躲於樹腹中雷電隨入擊之斃道旁有陂塘水頗深此十二人皆善泅水奔伏水底以避之少間雷止天亦晴霽悉登岸探死者身畔皆空無所有藏者麥稈灰也回探各人身畔亦然羣相震駭謀曰天怒至此我等恐不得生不如速奔言未畢雷又大作悉數擊死無一活者所奇者李宅盜去後兩婦遇救得釋檢視財物已合浦珠還如未被劫者然亂後鄉曲之虎而冠者往往恃劫殺爲生官法有所未及橫行無忌自此以往匪類稍稍斂戢行稱坦途焉雷之顯靈如此

余與包松溪直牧交垂卅年每至邗上必主其家回憶道光年先中丞公居南河下與松溪比鄰常承送給酒食余兩子亦時常過從甲戌夏挈長孫以公務至邗復相聚四交代期人所難也其長子小溪主持家務次子小松文筆頗超庚午癸酉兩科均得而復失然以小松造詣來科必有可望者與余同舟赴金陵縷言閩中異聞多關果報據云庚午科有某者交其卷於鄰舍看守自云我去卽返旋有一人來索卷自言我乃某之兄鄰舍詰以三代其人對悉符遂與之後某歸向鄰舍索卷則以令兄攜取告之某大詫異謂並無兄大索不獲後聞鄰號喧傳廁中檢得一卷已破爛不堪其爲鬼之報怨無疑又鎮江綉鋪延師嚴姓薦一店友年餘虧空十餘千實以家計不足故耳時嚴欲赴鄉闈東人向師曰君所薦友頗有所空奈何嚴曰此人不可用矣當索其虧項而絕之友卽擬擋以還又以辭出無可贖家愈加慙憤遂於八月十一投江身死十五卽入闈向嚴索命嚴出闈曰亦卽病故此皆庚午小松所親覩者又癸酉科聞得鄰號某者素長於文脫稿頗得意於卷後題詩云一二三四五明遠樓上鼓姊在家裏眠我在場中苦徧示同人衆目共覩遠喧傳於外非鬼爲祟而何更有安徽某士子以十六歲入泮時父死尙未終喪先經其庶母勸其緩應小試不聽後與其生母共謀殺之比入闈卽於十二日自刎而亡此亦癸酉闈中小松所自覩者誰謂文闈無果報哉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表

福州南臺某洋行某姓買辦子甲人頗聰敏年約三旬喜作狹邪遊曾與某妓有嚙臂盟數年前甲以大婦性妒慢作歸計給妓妓信以爲善杜門絕客一日聞甲已納寵妓卽仰阿芙蓉膏而逝知者無不歎惜未及半年甲偶被其父面斥一事心常怏怏不樂每告友云某妓常侍其側意欲尋仇人亦不之信無何神魂昏瞶竟暗攜煙膏登城隅吞而畢命人咸謂某妓死因爲情癡而甲失信於妓不及一女子遠矣天道巧於報應固如是乎此光緒七年十一月事

江南某生客遊艤舟江澗登岸獨自游覽信步至一蘭若園其無人見內殿壁板所畫山水人物甚工以手摩挲不覺巧觸其機壁上門忽洞開內有婦女數輩正與髡奴擲倒爲戲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竟

瞥見生叱問何人生大駭急趨而出僧徒三五人躡迹馳追將生挽回生泣哀求曰乞師慈悲恕我無知誓不饒舌僧衆叱曰汝自尋死地尙望生耶一僧曰縊之便一僧曰縊之不如烹之較易滅迹生聞而殼棘料不能脫再三哀之曰小生冒犯自知無再生理求師慈悲賜全要領其功德勝於浮屠合尖矣一僧曰我佛慈悲姑念無知其言也哀將來送活佛生天可耳僉曰善遂將生髮剃淨幽諸密室飲以瘡藥日給淡食不入粒鹽百日肌膚肥白如瓠且腰腳柔輒不能行立乃於郊外架木爲高臺謂某日活佛肉身跌坐臺上涅槃示寂藉火化以生天舉國男婦聞之扶老攜幼不遠而來皆香花頂禮瞻拜祈禱一唱百和舞蹈若狂郊外距邑城密邇邑

令某公健吏也耳其事率幹役數人微服自往謁察見臺高丈餘一僧戴毘盧帽面白皙如滿月身披五色袈裟跣足坐榻上閉目淚泫泫下如雨臺下僧衆百數十人各執魚鈸鼓磬笙簫琴阮旌旛羽蓋循環旋繞喃喃經懺衆男女從其後同宣佛號一體膜拜臺前後左右置薪芻間雜旃檀紙帛高等邱陵待時至舉火送活佛生天公疑活佛生天復何流淚豈尚有塵緣難割耶初固疑其妄睹此益信亟遣幹役馳白主僧曰邑侯聞活佛生天歡喜無量親來拈香諭衆暫緩舉火僧衆素知公威嚴不敢有違皆答曰邑主肯賜降臨爲我佛光僧等曷勝榮幸理合敬候公亟反署盛設儀仗而至僧衆合掌前迎公問活佛何在主僧笑指臺上謂跏坐者卽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罕

是活佛並詳述其平日清修高行公嘖嘖稱歎謂今日天刑活佛生天恐未能遽登極樂界暫請改期何如主僧答稱此活佛自訂日期未便擅改公笑曰活佛未曾留意憲書下官忝主一邑合爲改正明日天赦日生天最吉請活佛在邑署暫住一夜藉使署中細弱得遂瞻拜主僧答稱活佛功行圓滿卽絕口不言又肉體尊重不使行動礙難進署公笑稱我自法乃不由分說命健兒數人將活佛昇至署中僧衆不敢阻止又莫測公喜怒殊切疑慮活佛既至署中公命安置內記室夜半潛自研詰第見其涕淚交併言動俱絕心知有異因問能作字否似點首命將筆硯至活佛胖軀臂不能舉惟以指蘸墨書紙上約敘顛末公閱之大怒命活佛安心藥

食調治俟差愈牒送回籍翌日諭寺僧齊集臺下毋許擅離
又密牒騎尉督營卒多人乘僧等出後園寺窮搜果獲婦女
多人所藏金珠衣物頗多僧眾齊至公笑曰活佛有命請主
僧替代生天主僧大懼跪稱知罪公叱左右將主僧縛擲臺
上又指主謀助虐數人謂當追配亦命同縛擲臺上叱令舉
火一轉瞬俱成灰燼僧眾環視面如死灰觀者聞知其事同
聲稱快公命將餘僧各責諭令蓄髮歸農其婦女各歸親屬
乃將寺改爲義塾卽變易其金珠衣物以資膏火云按浙人
信佛余官杭州卅九年似此得道成仙者不下數起亦有被
官知之節擊而逃者大約皆此類也可哀也已惟我輩入寺
若徑情闖入須防不測此種事在在有之可不戒哉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聖

彭小峯孝廉 喬雲 湖南人任甘肅禮縣兼攝秦州篆時初一
日赴廟行香大踰橋旁叱之不去祀畢登輿犬向前銜其衣
向外拖曳差役扑之彭急止且隨之行走里許見一飯店犬
奔立於門前若跪迎者彭進店犬入臥房以足伏地扒土若
指示內有冤枉者呼役掘土二尺許得一男尸年約卅餘七
竅皆血迹訊知爲店主母與姦夫謀斃其夫深夜埋藏滅迹
仍與姦夫夥開飯店並欺鄰里以夫奉調入營請其內弟蕭
同照拂故鄰里無有知者一鞠成招照律擬辦臨刑日犬亦
先到法場若某婦者真犬之不如矣此道光廿八年四月間
事

懷慶郭君迪 世讓 之祖自某處貿易回行李不多腰纏頗富

雇小車一卽俗所謂二把手也第二日屬俟黎明行而未五
更卽促之起旣就道荒僻特甚數十里無人煙天又昏黑不
可辨且疑且懼與夫似已覺之者笑而慰曰客何必爾耶客
囊中所有一望而知設將行不利於客青天白日豈無僻靜
處何必昏夜待吾輩近來已不爲此幸勿以夜行爲疑聽其
言知舊爲綠林豪益懼然無如何姑聽之行數日非特無惡
意且甚殷勤乃沽酒勞之從容叩其改行之故笑曰吾兩人
向者自恃勇力匹馬縱橫燕趙之郊非一日矣某年間糾伴
七人將至某處行劫行至一處天已晚見山前茅屋數椽四
無居鄰屋旁一女年可廿餘偕其夫轉轆轤汲井以灌地姿
色甚媚同伴中一人揚鞭言曰今夜宿此何如衆會意雜然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聖

應曰諾遂共赴之解鞍憩息以待日落凡吾輩見色而起淫
心謂之採花犯此未有不敗者以故人定後五人者往而吾
兩人留林中以待已而念一纖弱女子驟遭此強暴不知其
作何狀乃潛登其屋後山靜聽之五人者早已排闥入而室
內略無聲息方疑訝間忽聞女子語云汝竟高臥不起亦太
懶矣男答之曰汝一人有何不了事耶少間男又問共得幾
人女以五人對男曰明明七人何乃五也是必尙匿其二於
林中吾當起與汝往共了之遂見聯袂去吾兩人大駭俟其
去遠潛至室中偵之血流滿地五人者俱身首異處矣乃知
此夫婦乃劍俠者流吾兩人得保首領者幸也於是棄行李
馬匹趁其未回越山遁從此洗心向善不復萌往念云

友人薛環泉少尉遊會垣某甲宦裔也家素裕少娶某氏中年艱於似續傭婦某氏黠而有姿甲私而暱之恣所欲至爲秦其眷屬戚友勸納妾已有身傭婦故譖之謂妾有私遇甲不察贈妾於鄰右某及期而誕男也貌酷肖甲識者咸知爲甲兒甲深悔之索諸鄰不與歲餘家人借兒觀之笑貌聲音與甲莫辨然已謂他人父矣甲後復置妾卒不得男業亦漸替可爲淫佚者鑒

李老三浙某幕友弟工楷書寓相國寺左寺僧倩其手書妙法蓮華經七卷並囑代燒香者寫疏有某茂才妻及女詣寺祈願女貌姣好老三爲書疏熟識之私焉兩情浹洽矢志靡他無何女孕父覺欲置之死母以家醜不可外揚且議酬其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望

私願父頷之未幾生有子矣嗣某友爲乃弟論婚大姓親迎有日女父偵知怒墜姦計逼令女死母大不忍意李有約必踐令女抱子登門白白女至適彩輿初到賓客盈門兄因問弟弟不承驅之門外女無以自明投河死逾月新婦循俗禮回門老三在家忽遇天雨雷電交作恍若繞身心虛甚思飲酒以壯膽挈壺行沽忘卻其蓋沽回見女鬼抱子尾追入門以壺拒之鬼忽跳匿壺中攜至內室知不可飲而雷聲轟轟心慌愈無所主遽以巨盃傾酒一飲而盡胸腹大痛手足地厥鬼作人言數責負心半夜斃同居顧姓大鹽商也有老女僕長齋持佛夜夢老三跪求超生醒而復夢如是者三問曰我一貧婦何能超汝之生曰我現投老姆爲豕也曰豕有十

餘何者是汝曰我因寫蓮華婦驚覺起告主人回家行至夢相符諦視果兩手未化同三豕似無地自容踟躕不安餒養豕因失乳不數日死老王旭初云庚子江南闈中頗大聲呼曰奈何四人毆我也登藍榜者亦復不少一海小廊迴合曲欄斜遙指紅樓風雨隔牆花是必於溫柔鄉者戒

勸戒錄選卷十

直隸保定府有村居某氏婦而性淫甚傭工數人無弗與妄言笑婦惡之又恐窺已隱子他出密令一傭人往而媳呼婦怒乃自往與傭工人共故孱弱兼以貧富不敵第索以資冥福出殯日搭臺演劇近諸村非不憎婦之淫哀媳亦徒抱不平耳直督那釋堂卽其村中人先數日以事回婦曰吾在村觀鬧熱耳遂備

解遲延之故也太夫人聞之怒召那督入責之曰汝總督直隸全省乃境有烈婦而令銜冤地下乎那督詢得其故出卽令保定府及清苑縣馳至其村縛某氏婦及傭工人偕來一訊咸伏由是生者按律定罪死者馳摺請旌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勸戒錄選卷十二 福州梁恭辰著 儀徵吳氏選刊

戒褻侮十八則

余秋室學士集文采風流甲於兩浙初榜下未得館選以纂修四庫全書積勞擢至學士余少時聞其名輒以爲古人後乃知家大人公車詣京時曾及見學士嘗因問私請曰先生書法精妙乃爾何以不得鼎元學士笑曰此我生平一故事微君問亦將告君記得丙戌科榜下歸班時有廣東吳某者來訪因延入吳曰君其出恭看書耶予怪之吳曰我亦犯此罪過去歲曾大病夢入陰司自念母早寡予以遺腹撫成立今先母卒母將無依痛哭求閻王放還待母天年王取生死簿閱之顧判官曰彼陽壽尙未終何以勾至判官曰此人出

勸戒錄選卷十二 褻侮

恭看書已奪壽算王命取簿則一冊厚寸許籤書出恭看書四大字王展閱至予名予方跪迎案前叩頭哀泣因得偷目視冊果減壽二紀予之上名卽君也君名下注浙江錢塘人壬午舉人丙戌狀元以下祿位注甚長乃於狀元字用筆勾去改進士二字王謂判官曰彼死惟以母爲念可謂孝子且世間不知此罪最重犯者甚多無以勸諭盍放之還俾流布人世有則改之可以自贖冀罪冊中人不至太多亦可貸壽一紀然此十二年中亦須示薄罰毋令其自適也於是判官以筆點予頭痛甚大叫而蘇則已死去一晝夜矣今頂間一疽醫亦罔效大約卽判官點處也時予聞吳言方愕然痛悔誓改前愆當發誓願之時正四庫修書 詔下徵召之日也

楊雪椒光祿慶琛在山左藩任聞其幕賓云每歲泰山進香

時士女往來如織有男女二人於半山僻處苟合旋爲人撞見方思逸去而下體已聯爲一欲強分之痛不可忍既而觀者愈衆有識其爲某處人者告其家往視之則嫂叔也其家人急以被裹二人昇回活埋之夫人生一舉一動皆有鬼神鑒觀况名山顯赫之區而敢不顧倫常肆行淫穢得不受此惡報乎

新安汪某者天資穎異過目成誦八歲能文但自恃其才侮慢師長一日呵欠口中忽跳出一物形如人指汪曰汝本狀元因侮慢師長陰司已削去吾亦不隨汝矣言訖不見次日翻卷不識一字窮餓終其身

勸戒錄選卷十二 褻侮

湖南瀏陽縣有歐陽生者爲人輕薄與某生同塾讀書時某生新娶歐陽生以某生所娶新婦如何美貌與伊熟識往來常與相狎某生素性迂拙不知其戲已也歸與其妻尋事吵鬧因此不睦其妻亦不知所由來後某生聲言以妻在母家閨門不謹其妻無從剖白卽投繯殞命同塾聞之皆以戲言誤事共咎歐陽生而歐陽生以同窗戲謔不爲介意旋亦息事乾隆戊申秋聞歐陽生應試入闈係某字第一號因號外嘈雜與第八號某翁調換某翁因茶水近便亦卽應允是夜三更後忽有女子牽簾入訝曰何號是而人非也疑訝聞旋卽退出徘徊簾下作嗚咽聲某翁知其有異因詰之曰汝有冤相報欲尋何人何不告我我當爲汝計之女以歐陽生事

向詎且言歐陽生今科當中故來相阻以報夙冤某翁云此乃戲言誤聽並非有心可以原諒但汝死固冤令其超薦七七四十九日道場何如女曰此自可從但歐陽生爲人無信翁曰我當爲汝謀之留女少待翁即往告歐陽生日某生妻某氏來尋汝矣歐陽生聞言失驚暗不能語翁因爲慰解告以今科必售出場後當作七七道場方可解釋歐陽生唯唯翁恐其無信索寫契據一紙回告女鬼某氏見字半信欲翁作保翁爲寫一保字將紙燒化女即垂淚敘在謝曰只是便宜了此人後生出場卽爲作道場及榜發果中式是科首題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歐陽生錯寫夫子聖矣乎磨勘罰停三科以一舉終其身

勸戒錄選卷十二 藝侮

三

徐上舍本敬負才不羈好作歇後語每以經文斷章取義或涉穢褻曾在某督學幕中作集四書歇後詩曰拋卻刑于寡妻來看未喪斯止因四海困窮博得七年之病半折援之以手全昏請問其目且過子游子夏棄甲曳兵而走才大心靈可以概見乃竟偃蹇不第未及中壽死家貧無子弟又乏嗣無可繼孀妻刺繡餬口每念宗祧無望屢欲自戕一日忽見形謂其妻曰吾本名列清華位應顯要皆因褻瀆聖經祿籍削盡尙有餘譴冥王以吾好作歇後語乃罰絕後幸祖宗有陰德不斬大宗吾弟將有子也善撫繼子勿戚妻涕泣欲與語倏滅影明年其弟學生二子乃以一繼嗣焉朱蕉圃海曰褻瀆聖經冥罰如此之重余於童年曾集四書句戲作男

女居室題文卽此罪案其隕越先緒千里飄蓬艱苦備嘗坎珂不遇功名惟送人作郡家計則假貸爲生豈非孽由自作尙有目不識丁之子殆猶祖父之澤不斬其嗣歟悔及噬臍但向隅一哭而已

安溪李家婦某氏某翁爲邑諸生去世已久家中書籍盈架氏生兒甫週歲每值兒下便輒折冊頁拭穢一夜適夫他往氏閉戶睡醒失兒所在欲起尋覓忽被雷震死明日族人出操作路經氏門見呱呱小兒知爲氏子不解何故擲置門外遂抱入懷及日卓午門仍緊閉不聞人聲衆破門入驚視冊頁成堆皆沾穢物氏尸在焉每怪世人拋棄字紙踐踏無忌上下天怒如氏者可勝道哉不知朝廷非字道不尊官吏非

勸戒錄選卷十二 藝侮

四

字事不治士民非字名利不成是故天下不可一人不識字卽不可一日不敬字又道光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同安洋宅陳姓者累日賭輸移怒賭具之害盡投糞缸中薄暮某過其地被雷打死并碎糞缸無一人知者是夜大雨傾盆漂盡污穢及天明衆視某尸橫地見賭具尙在破缸之底紙牌葉葉可數方悟爲不敬字迹之報也

臺灣鹿港監生林某富累萬金生性嗜賭暇時輒攜數百金入賭場金盡乃已繼見累次失利每欲出門必默禱家中神明然仍賭輸如故數年間黃白物已幾幾乎罄矣忿恨禱祝無靈將供奉諸神金身持斧斫碎由是妻兒相繼病故奴婢多辭去一日下鄉收租因索租太急被佃戶某冷語相侵快

快而歸越數日某佃將至林家謝罪林某適遇諸塗恍惚間見某佃率十餘人手執兇器不可迫視疑某糾衆殺已急拔小腰刀向某佃當胸一刺某佃不及防卽仆地死林睜目諦視竟杳無一人始知爲鬼物播弄然悔無及矣鄰右恐相累扭送地方官至今繫獄候決此可爲慢神者戒也

余秋室學士以出恭看書折去狀元事載戴堯垣春水居隨筆余於前錄中亦詳之在揚州時晤錢梅溪先生亦談及此事且云據秋室先生言陰府有出恭看書一冊厚至寸許可見世人不知而犯者甚多記得雲間有蔡禮齋者爲侍郎鴻業之孫總憲馮公光熊之外孫通才也最喜在窰桶上看書鄉試十餘科不中後以援例作江西縣丞候補南昌窮苦殊

勸戒錄選卷十二 藝侮

五

甚有長子甚聰慧未婚而死禮齋亦旋沒余嘗勸之不聽其一生困頓又安知不如余學士之折福耶

錢梅溪曰揚州有某齋商女甚美嘗游平山堂遇江都令未避時令已醉認此女爲娼又不由分辨遂答之女號泣回家其父兄怒欲白太守是夜夢神語女曰汝平日將舊書冊夾繡線且看小說曲文隨手置牀褥間坐臥其上陰司以汝福厚特假醉吏手以示薄懲否則當促壽也女醒告其父事遂寢後痛自悔改以夫貴受封

揚州有倪瞎子者孑然一身寓舊城府城隍廟每日爲人起課得數十文以此度日每遇風雨無人來則枵腹過夜一日有商家小夥發財偶攜妻妾入廟燒香輿從甚盛倪聞之心

動竊於神前默祝曰彼爲下賤榮耀如此我本故家飢寒如此何天無眼神不靈也是夕忽夢城隍神拘審神曰爾何告狀彼命應享福爾命應受苦俱有定數敢怨天尤人乎殊屬冒昧著發儀徵縣責甘板倪一驚而醒其明年冬倪有妹嫁儀徵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時忽腹痛不可忍遂開門欲出恭適遇巡夜官問之不答遂褫其衣責甘板其甥聞而出辨已杖畢矣神之不可瀆如是

金陵董文恪公其先德已詳前錄當未第時貧甚應拔萃朝考入都徒步襤被自負而往至邗上遇一舟天時尚熱力倦求附載榜人爲請於艙中客許之公坐舵旁朝夕朗誦不輟榜人私語艙中爲巨紳某公子兄弟赴京應試者勿擾之公

勸戒錄選卷十二 藝侮

六

讀如故艙中客方以飲酒度曲爲樂果厭之兩少年出呵問爾何人公具述名姓並言將應試遽嗟之曰爾寒乞如是亦欲赴試求名耶狎客等從而和之公怒其輕薄不能堪負氣奔岸又走數百里勉賃小車抵都朝考列一等授小京官旋鄉會試聯捷中探花授職編修數年京察由監司游升蜀中方伯某公子兄方以貳尹同官一省憶及前事不自安謀引退公聞之召之入見好言慰之且詢其弟已死蓋當日倨傲狎侮之狀弟爲尤甚耳公笑語之曰韓信不讎胯下之辱余豈不逮古人勉爲好官勿以往事介懷也此事公爲閩督時嘗自述戒人且云當時以負重徒步遠行至今左膊逢陰雨時輒覺酸痛

杭州某翁由蕙業起家生四子翁歿後各授卅萬金伯仲季皆謹守叔性豪侈初入貲爲員外以不得乘輿改知府又不屑手板隨人復就郎中駕部需次數年終以仕途拘束棄之遊游吳越勝地紛華靡麗隨處流連嘗往來蘇揚寓青樓與諸純袴博一擲千金無吝色勝則盡爲校書輩奪去一月率耗萬金又嘗攜美妾泛舟西湖榜人屢目之爲所見某遽曰爾愛彼耶卽與爾榜人殼棘大慙某正色曰余非戲言囑艤舟令其領去榜人知其駭也跪啟曰小人家徒四壁區區微業何以謀生某曰彼珠翠滿頭值千金貨之尙不足耶又解金條脫並一洋表擲與之其妾涕泣不願去某搖首閉目曰緣盡矣不能留也揮之去妾憤憤登輿觀者如堵人人駭詫

勸戒錄選卷十二 蕙侮

七

由是得瘋子名值初度置酒湖上聖因寺寺故通行宮撤其壁移祝 聖壽龍牌處演劇爲狎客密報有司將治以大不敬賄數萬金始得無事如是揮霍資產蕩然諸昆季乃各勻五萬與之巨金入手侈態復萌未數年又費其半冬日至吳門游靈巖驟遇雨雪命一僕覓肩輿一僕市餅餌雪愈甚皆不至飢且寒鴉片癮又大作倚石壁僵凍而死或曰是人無大惡胡乃至是有知之者曰是人最惡佛入寺見禮佛者輒非笑謗毀經懺道場戲侮尤甚雲棲爲蓮池大師安禪勝地戒律精嚴葷酒禁絕嘗挾妓攜酒內往諠浪宣淫無所不至以肉汁灑佛面僧不能禁去後內外熏洗三日殆因觸怒鬼神之故歟子則曰某狂縱如是雖不侮佛亦斷無好結果況

又污穢佛地乎

杭州有吳舉人者一日同數友憩鹽橋蔣相公廟同人緡閱感應篇吳在旁挪揄曰此等語僅可紿愚夫婦耳豈我輩所宜看語甫畢旋仆地嘔血盃許詢之云見背後鬼判大喝一聲心膽俱碎不三日死此張鼎玉所目擊者吁可不戒哉錢塘樊光壽誌善惡果報圖後曰道光癸未秋表弟朱福曾曹守曾有刻惜五穀惜字紙及旁載各地獄善惡果報繪圖勸世予初以地獄渺茫不足信繼以惜字刻字不免躊躇多費錢鈔行之無益嗣因子言不果行甲申春正月三日子忽夢至文昌宮傳呼樊某進見子匍匐階下見有鬼判厲聲傳命樊某爾旣不信因果何得阻人善願予方剖辨生平無此事又厲聲曰爾忘善惡果報之事乎況爾素不謹言故采芹改遲十載頻遭喪偶輒見窘迫若再任性狂謬汝年促矣果能發願刊行勸得千人以上者不特前愆盡宥自有福報子卽驚寤冷汗浹身然予尙以夢幻無憑且以新年游戲徵逐不以爲意一日忽吐紅三口是夜又夢前神怒飭曰爾悟過稍明後又迷誤爾病繼之矣次早急告兩表弟以故子因發願持齋七日囑圖并敬謹貼說兩表弟亦隨展轉勸助竟得旬日圓成伏望善男信女廣爲勸導黏貼壁上朝夕警戒行之歷久自有報應其不信者可卽以我爲鑒是爲勸

勸戒錄選卷十二 蕙侮

八

幕中案牘餘閒偶以博奕消遣不致曠誤公事有時欣然一聚此或在不可之列而賓主聚賭則不可也乃有某廉訪不

甚留意公事數至幕室與諸友爲葉子戲每局必邀刑友入
座刑友本酷好此又以其多貨從不欠賴其妻性喜儉心弗
喜也其夫勝尙可敗則不免詬諄且出貲頗難適兩日小敗
方在曉曉勃谿廉訪又至笑謂其刑友尙敢一戰否友強應
之突聞簾內大聲作越語長聲云大音人情音倒要請教音大
人二字音請我音哦哩師音西音爺音來打音黨牌音爬音箇呢辦公事箇
同上呢廉訪聞之掩耳疾趨而走以轉身太急爲門限絆跌倒地
亟爬起神色駭然吐舌搖首十數日不敢至衆皆竊笑其夫
趕入內室扭結相毆怒而移榻於外或謂其妻太過予謂其
夫本有不應妻何尤焉廉訪每語人曰此生平第一大釘從
此可戒賭矣

勸戒錄選卷十二 藝侮

九

杭州舒園本金氏別業舊稱金衙莊地極寬廣高臺曲館水
榭風廊夏日納涼尤爲勝境武林諸園莫大於此近園有麪
肆一日客觀荷坐久呼麪餉之進麪者十數齡童子徘徊不
忍去僕訶之始怏怏出頗自悲因誓曰他日得志不有此園
非夫也問者姍笑之童子歸終夜不寐展轉尋思欲償此誓
非讀書不可於是辭肆主投身某宦爲書童伺塾師課讀輒
潛聽默識之備貨盡以買書暇卽閉戶讀有時向師質疑問
難頗能領悟或作破承小講呈師批改亦有思路問其父作
何生業含糊以對常問師如欲小試能否無礙師曰爾雖微
賤並非契賣爲奴果真有志上進能完篇予係廩生願保爾
入場無人攻也僮大喜服役之餘絕不外出發憤用功主人

亦喜其好學命伴諸郎讀半載成篇師益爲盡心指授是年
適小試開履歷始知姓舒父爲府學諸生早卒叔不能養八
歲廢書遂入麪肆至是竟入泮次年鄉試未售益奮勉下科
卽中式春闈聯捷以卽用知縣發江蘇補六合令其師以老
明經不應試爲之出貲捐教職以報焉六合有膏腴名爲令
十年引疾歸年未及強仕人怪問之笑曰宦途風味不過如
斯余將尋泉石煙霞之樂正須及筋力未衰時耳時金氏中
落一子將遠宦園林無主願賤價典質以五千金典十年數
載後金氏子卒於官家益貧人口益少復予一二千金竟爲
舒氏之業距在園立誓時未卅年而身享林泉之福且四十
載可謂有志竟成矣然此並非陰謀巧奪全是一番苦心孤
詣故上天亦爲玉成之至曾孫不能守又典與某氏後且屢
易其主零星典售園亦日就荒蕪道光丙午余到杭欲覓寓
所則索價二千金以東偏近城門夜間難於防範不果購得
至咸豐十年作軍需局今則爲四間別墅規模一新常爲燕
飲聚集之所矣四間者萬篋軒吳曉帆兩方伯濮少霞許緣
仲兩觀察也

勸戒錄選卷十二 藝侮

十一

道光廿年余居蘇城西麒麟巷一日大雷震天頃刻雨霽聞
城中雷擊一小子因其覆飯陰溝故遭雷擊可見米粒不可
不惜也記之以警世之輕棄五穀者
俗劇演斬包勉一齣狀包孝肅以鋤刀戮其姪事本不經鄉
愚傳爲故實有蒙師訓村童十數輩師出外衆童戲演是劇

時正暑令各童皆赤體遊嬉疊兩卓爲高臺一年長者扮孝
肅坐其上昇場上鋤草刀使兩童扶一童伏而受鋤忽師從
外入坐者自臺躍下正踏鋤背童身分兩截上半截幾斷撲
其師而走師驚死師妻方有妊從樓上驚墮亦死一時之戲
竟傷數命殆各有冤業耶戲無益戒之哉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序

子年二十有四得文帝慾海迴狂寶訓讀之不禁起而歎曰淫之孽海深矣帝君所言何若是之勤懇歟遂付劄劄以廣慈教當是時猶未有註也越三載同里諸君重鐫帝君全書搜訪遺珠採及是訓予復捧而讀之倍深悚惕惜無註解參證難於感發因不揣燕陋摭拾聖典賢書古今成語逐加疏註俾世人了然於目快然於心不自知其油然而興起焉註畢且拜手稽首於帝君之前以自責曰琳乎藐爾小子安能會帝君之心乎將無穿鑿附會以失帝君之微旨乎然琳曷敢蹈此也夫一人之私言不能窺帝君之寶訓也天下之公言斯能集帝君之大成也琳何敢自作聰明惟欲萃此緒餘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序

一

以爲同志規耳又自責曰琳乎爾胡弗明白顯快以直解其辭乎靈弗慮爲士人所知者或爲愚蒙之所未解乎然琳非敢忘此也蓋世之知此戒而能言者固在於士人而旋戒旋失自言自蹈者亦莫甚於士人或爲綺語士人之慧業也或命風流士人之遺行也反不若愚且魯拙且樸者可以稍緩其責也又自責曰琳乎信乎孔子之言戒之在色矣不又聞先自戒而後可以戒人乎爾年未三十保無業緣相湊乎其能槁爾身死爾心以自處於愚乎何嘵嘵然能言所言而不能行所言乎不且與旋戒旋失自言自蹈者等乎琳乎爾果能乎抑不能乎然琳非能也亦非不能也琳之所以註是訓者不惟戒人抑亦自戒也琳願彰帝君之化而表帝君之心

將我之望人同歸者人亦將勉我以共進也夫乾隆甲午仲秋望日皈依玉斗弟子錢塘邵志琳拜撰
光緒庚子年九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序

十一

孽海茫茫首惡無非色慾

遏淫說曰惡孽惟淫為最蓋人淫念一萌便是邪緣湊合種種善願由此消種種惡念由此起雖未有其事已獲罪無限況顯蹈明行罔知忌憚沈淪孽海莫挽狂瀾故森羅鐵榜必以淫為萬惡首也
塵寰擾擾易犯惟有邪淫

王大契問蓮池曰弟子自看師戒殺文遂持長齋惟色心不能滅奈何師曰殺是苦事故言戒易色是樂事故言戒難但戒之既難犯之必易紅塵苦海擾擾凡夫安可畏其所難而忽其所易也

呂祖戒淫文曰世人淫罪易犯即平昔經經以道自居以義自守以正人君子自命者猝遇邪緣不能定情鮮有不失足污地沈身慾海中矣

礪山帶河之人坐此亡身辱國

楊持菴五思一曰思敗亡妹喜亡夏姐已亡商褒似滅周飛燕亂漢玉環亂唐以帝王之福而一耽美色遂至身危國亡況常人乎人能思敗亡之慘則不能不遠色

繡口錦心之士因茲敗節墮名

呂祖參同經曰淫之一字舉世易犯而豪貴文士其惡為最從古聖經賢傳諄諄誡淫深為剴切蓋淫之為惡喪人名節虧已德行受害無窮流毒莫甚不必顯有其事始謂

之淫凡創為淫詞造作淫具起一淫念述一淫事皆是淫機未除淫根未斷若妖冶在前而一心不亂一塵不染者世有幾人

始為一念之差遂致畢生莫贖

高中憲家訓曰自妻妾而外皆為非己之色淫人妻女妻女人淫夭壽折福殃及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此身如白玉一失脚即粉碎視此事如鴆毒一入口即立死須與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吁可畏哉

何乃淫風日熾天理淪亡

朱文公曰人之大倫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是以

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歸後世倡為邪說謂之出家修道妄希來生福報於是血氣既盛情竇日開不婚之男無不盜人之妻不嫁之女罔不肆為淫行官司縱而不問則風俗日敗悉繩以法則犯者已多此雖其人不能自謀亦由父母不能為兒女計慮久遠之罪也豈若使其年齒尚少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聘從便婚嫁夫夫婦婦各遂其欲豈不美哉

王倩修曰墮胎之惡全由藥術每見郡邑鄉鎮輒有醫人於通衢狹巷徧布招帖賣藥攫金煽惑男女服之者不但傷胎兼之害母且奸民恃此私奔苟合益長淫風為民牧者宜嚴責里甲禁毀招帖時訪其人懲逐遠方則一可救

嬰兒之命一可杜邪淫之風功莫上焉

以當悲當憾之行反爲得計

孫畏之曰嫖字有二體一從闕言入門便敗也一從嫖取女票勾人之義妓家雜色蒸淫毒入肺腑染之者小則痼疾大則喪命余所見聞有聾其耳者有半身不仁者有四肢癱軟膝直不可屈伸者有病久骨軟如筋者有病蠟燭瀉瀉去其陽者有痿其陽至終身不舉者有鍾毒於妻至妻終身不育者有毒發在喉聲啞無音者有當額下垂若痛者有發魚口下體迸裂者有毒發在趾漸漸脫落至腰而五臟皆見者有惹毒於妻妻生瘡腋下而死者有惹毒於妻所生子女徧體無皮者種種不可勝紀當悲當憾莫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三

此爲甚猶自謂得計乎知命者其戒之

而眾怒眾賤之事情不知羞

內典云女色於人是眾苦本障礙本殺害本憂愁本達者遠之

戒色編曰淫念從幾微而起遏淫之法必從幾微邪念方起時便知可恥可畏則旋撲滅矣其可恥可畏之訣有四曰律極重報極近趣極淡名極醜昔伊川先生曰吾以忘生徇慾爲深恥意深遠哉

刊淫詞

帝君天戒錄曰造作淫書壞人心術死入無間地獄直至其書滅盡因其書而作惡者罪報皆空方得脫生

袁了凡曰取淫穢邪書惡狀及謗語焚化者得子孫忠孝節義報好閱淫詞小說將此等淫穢書與聖賢書並貯者得子孫淫佚報翻刻淫詞小說惡狀販賣射利者得子孫娼優下賤報

遠色編曰一勸文人凡士子富於才華筆耕謀利若能纂一部古今忠節孝義事實既可積功亦可獲利何苦無中生有造此淫詞成人之惡不有人禍必遭天殃 二勸梓友凡係淫豔書傳誓不受梓則淫書不絕而自絕技也而進於道矣子孫必然讀書識字昌大門閭也 三勸書肆夫開設書林以取利耳試思何書不可獲利而必藉此壞人心敗風俗等書以覓蠅頭計亦左矣萬懇絕此淫書概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四

不發刻并不收兌所謂積陰功於冥冥獲福利於昭昭也

四勸書賈五車汗牛間闕道路大率聖賢典冊居多若雜貯淫書穢褻經籍必遭天譴蓋思關河險阻千里求利不祈神佑反干天怒竊爲諸君危之 五勸閱閱舊家藏書以教子孫若將淫書一概什襲流傳後代是爲祖若父者教之爲不肖爲禽獸也 六勸畫家勿畫春宮世間惡事未有過於此者將使天下識字不識字之人一概心醉神馳同入禽獸之域吾見擅此技者大都斬然無後蓋其畫幅流傳不知惑多少子弟壞多少閨門卽絕嗣不足蔽其辜也

談麗色

青細雜記曰談淫污之事最易動人淫心敗倫亂俗皆自
我一言啟之罪與淫惡等

不可不錄曰禍從口出中菁之言不可道也古之人拒
奔女而不向人言還納妾而反贈以金何其厚歟今之人
見善而疑聞惡而信一聞閨中醜事不問親疏不審虛實
轉相告語以爲新聞至使人夫棄其妻父斥其女甚或此
婦無顏對人投繯自盡噫談者之津津而彼生則含羞死
則遺臭冤鬼有知不來索命乎即使事果真確在此女不
足惜而其夫其父母其翁姑以及其兄弟姊妹祖宗子孫
孰無體面與我何讎而必出其醜乎語云有一言而上干
天地之和有一言而折盡一生之福者非有奇禍卽有奇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五

窮慎之慎之

目注道左嬌姿腸斷簾中窈窕

帝君蕉窗十則首戒淫行未見不可思當見不可亂既見
不可憶

呂祖曰不但搜人妻女乃爲淫也一舉念間稍有所慾便
是淫邪又曰見好婦女時時注念刻刻存思廢飲食而形
夢寐謂之想淫見好婦女言語輕挑口角逗引恣諧謔以
動心情謂之語淫見好婦女有心疑視著意偷觀眼目射
而神魂飛謂之視淫見好婦女假託慙歉詐爲周匝飾禮
節而圖媚悅謂之意淫若此之類雖在席不交形骸未接
而淫心已蕩淫惡已彰止恨無便可得無隙可乘耳陰律

實已著之豈得無罪哉

王石隱曰淫字說文云近而相狎之意使狂童淫女一處
南海一處北海豈能成淫惟其密邇故成私也旨哉言乎
遠色之法有二別嫌明微彼此相隔以身遠也不看美女
制其目以伏其心以目遠也

或貞節或淑德可敬可嘉乃計誘而使無完行

呂祖戒淫文曰幼婦少女貞心未固烈志未堅狂且朝而
引夕而誘食物投其所嗜衣飾迎其所好容止笑貌得其
歡心心非木石不能無情邪腸一輒苟合遂成於是玷門
風壞名節淫罪滔天天地斷難寬縱者也

黃黎乙閨箴曰婦人淫孽終身不可湔浣故淑女名媛守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六

身如玉容不得半點瑕疵倘遇狂且當下投梭峻拒自然
不敢再犯陰律婦人犯淫永墮畜生道其可爲失身無恥
之事乎

戒淫編曰世間邪淫之緣隨處可起或瓜葛不禁往來或
鄰右偶觸聞見皆當以禮自持防意若城若因貌言相接
遂爾動情設計此之謂墮落坑塹自陷陷人終身爲無行
之人矣

若婢女若僕妾宜憐宜憫竟勢逼而玷乃終身

施愚山曰臧獲婦女多被凌逼與主人薦枕席以爲分固
然耳試思此輩皆良民或以貧鬻身得金無幾或因室勢
投充未得身價既役其身復亂其妻女作何消受及亂而

生子則淪主爲僕使此子事我之子是兄弟相主僕也萬
一生女有色已復亂之是父姦其女也已之子姪復亂之
是兄弟姊妹相姦也聚麀宣淫廉恥一喪後遂不可窮詰
遠色編曰污婢者有十害強姦殘忍爲其父母咒詛一也
主母見妒毒加鞭撻弱命不保二也或父子聚麀或兄弟
薦枕骨肉相讎三也方孕則毒藥下胎母子同斃四也既
產則溺棄嬰孩人命如戲五也婢別有私情主人罔覺他
人血脈承繼祖先六也懷孕而配下賤親生子女降爲奴
僕七也始則誘騙作妾繼則得價遠賣萬一失所必至投
繯自盡冤魂相報八也得寵之後搬弄是非家中不得安
寧九也主人一死婢女改嫁致母子相失十也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七

既令親族含羞尤使子孫蒙垢

絕邪論曰穢行易著醜名易彰古人云殺人者殺其一身
淫人者殺其三世蓋敗一人之節遂使其家上而父母翁
姑中而夫下而子女一或聞知恥懸眉頰痛徹心脾人卽
至無良奈何殺人三世以快一刻之慾哉
閨箴曰婦人倘有醜行于歸之夕何顏對夫知而被出連
累父母受辱親族棄賤此身必致流落卽或夫家愛惜體
面隱忍不發亦爲丈夫所鄙廢置終身非罪大惡極也哉
嗟嗟總因心昏氣濁賢遠佞親

省心錄曰經云一切惟心造夫心爲身之主宰變動不拘
靈蠢迴判昇天入地毫釐俄頃克治則精瑩澄徹如玉映

水壺何處塵埃可到縱之則顛倒縱橫如風中落絮飄揚
到處黏留此養心之所以莫善於寡欲也

閨箴曰婦女邪淫每由三姑六婆乳媪侍兒所誘或由變
童俊僕出入內室及男親女戚往來歇宿并入寺遊山參
僧禮道而起爲夫若父者嚴行禁絕邪淫之竇亦少塞矣
尤在男子不狎變童不私僕婢使牀第之間情好無間且
平日語言舉止毫無褻慢淫豔之書不置案頭一以古今
節烈之事演述化導令所見所聞皆有規矩此又端本澄
源之道也

豈知天地難容神人共憤

語云暗室虧心神目如電人當慾念初萌須思感應篇所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八

謂司過之神在我傍也三台北斗在我頭上也三尸在身
竈神在戶日月三光在天記錄者有之嗔怒者有之十日
十手森然並集其可畏如此則雖慾火如焚不覺頓熄
陸桴亭曰色之所在動天地感鬼神學者能察識乎此則
不期謹而自謹矣又曰人能嘗知此身之重則自能不淫
於色

道書曰凡人苦志修行諸罪俱可消解惟曾破處子之身
者後雖道高行滿不能開釋必受過惡報方可成真

楊誠齋謂好色者曰閻老未相喚子何急急自求押到

或妻女酬償或子孫受報

陰律云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朱子家訓曰見色而起

淫心報在妻女試看好淫之家不報於妻妾即報於女媳
醜聲外揚汚人聽聞古語有云勸君莫借風流債借得快
時還得快室中自有代還人你要賴時他不賴誠至言也
若人欲免此酬償請鑒速報錄云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
妻乃可

絕嗣之墳無非好色狂徒

冥律載姦人室女者得絕嗣報此陰誅也若未有子而因
姦喪命方新婚而繼慾天亡以斬先人百世之宗絕絕祖
宗百年之祭享罪無異於滅門者若夫狂徒漁色溺嬰類
多絕嗣此既殺於前自不能有於後矣又或通有夫之婦
懷孕生男雖明知爲我子而未可認死之日繼子踴躍親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九

子旁觀其報與絕嗣等

畜德錄曰世人無不急於生子亦知生子之道真精交媾
氣清精濃溶液成胎故少慾之人恆多子且易育氣固而
精凝也多慾之人恆少子且易天氣泄而精薄也譬之釀
酒然斗米下斗水則酒濃且耐久其質全也斗米倍下水
則淡三倍四倍則酒非酒水非水矣其真元少也今人徧
御妾婢精氣妄泄邪火上升邪火愈熾真陽愈枯安能成
胎伴而生子亦不能育或殤於痘或殤於驚痘者熱毒驚
者熱風毒者父母之真精不足風者父母之真精不固也
過此二關稍通人道便有火症虛損怔忡五癆七傷等症
皆由於邪火熾而真陽虛色慾逞而元精竭也

妓女之祖盡是貪花浪子

施愚山曰今舉世習爲不怪者無如狎妓一事謂既酬以
金淫不爲害且無論破家傷身能保妓不孕乎孕而產則
子女娼矣予在京邸聞一孝廉狎張氏妓生子妓知爲孝
廉種也人皆目笑爲龜兒孝廉羞不肯認悔恨無及是父
子相失也嗟乎今有人於此罵其子女爲娼優者必怫然
怒攘臂而起矣以淫色之故乃使祖父相承之血脈自我
而亂且淪爲娼而晏然不自知也豈不傷哉

當富則玉樓削籍應貴則金榜除名

黃家舒曰邪緣偶值猝然動念之一刻謂王法不及加謂
清議不足惜謂名節不必顧惟有報應二字庶幾足以制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十

之就報應中又惟功名一念大足奪之試想豔冶當前不
納不亂不過片刻能持可以馴致登大魁享祿壽福子孫
否則縱情任妄轉霎成空嚼蠟而禿功名滅祿壽近毆殺
思之可畏而竟付之不思耶

笞杖徒流大辟生遭五等之刑

居家格言曰語云姦近殺洵矣然言近殺尙是緩辭予以
爲姦則未有不殺者其夫知覺忿怒操刀則殺同姦嫉妒
利刃相加則殺因姦致死則王法殺之幸而漏網則冤鬼
殺之數者免矣色癆沈痼虛症百般盧扁難醫則司命又
殺之男子以有爲之身置之必殺之地豈不愚哉

大清律載因姦同謀死親夫者男斬女凌遲 謀殺親夫傷

而不死者男絞候女斬決 因強姦不從將本婦殺死及其夫父母親屬聞聲赴救姦夫逞凶殺死者斬決 強姦已成本婦及本夫父母羞忿自盡者斬候 強姦未成或但經調戲本婦及其夫父母羞忿自盡者絞候以上三條俱 獎 輪姦婦女孩童者爲首斬決爲從絞候 強姦十二歲以下十歲以上幼童幼女者斬候致死者斬決雖和姦亦同強論絞候 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妻妾或配與子孫弟姪家人者絞候 親夫於姦所親獲將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 姦夫拒捕刃傷應捉姦人者絞候 因姦有孕用藥打胎以致墮胎身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和姦各杖一百枷號一月 抑勒妻妾子女與人通姦者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七

杖一百 縱容妻妾子女與人通姦者各杖九十以上各

本宗犯此者俱於應得罪外再照服制從重論不復細載 奴僕及雇工姦家長妻女

者斬決 姦家長之妾及期親伯叔母姊妹姪女者絞

候 姦職官妻者男女俱絞候 職官姦軍民妻女者革

職杖一百 姦囚婦杖一百徒三年強姦者絞候 僧道

尼冠犯姦杖一百枷號兩月 官吏生監挾妓宿娼飲酒

杖一百爲民 男女定婚未過門私下通姦比照子孫違

犯教令律杖一百

地獄餓鬼畜生受三途之苦

帝君天戒錄云姦人妻女玷人閨門在地獄中受苦五百劫方得脫生爲騾爲馬又五百劫乃復人身爲娼爲優設

謀造計姦宿寡婦尼僧敗人操履在地獄中受苦八百劫方得脫生爲羊爲豕供人宰殺又八百劫乃復人身爲鴛爲啞爲五官四肢不全之人以卑亂尊以長亂幼敗壞綱常在地獄中受苦一千五百劫方得脫生爲蛇爲鼠又一千五百劫方得人身或在母胎中死或在孩抱中亡畢竟不享大年皆此罪報深可悲也

從前恩愛至此成空昔日風流而今安在

世人好色多由貪迷恩愛自號風流豈知雲收雨散轉眼卽空故心經云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呂祖指玄篇曰歎世凡夫不悟空迷花戀酒送英雄春宵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三

漏永歡娛促歲月長時死限攻弄巧常如貓捕鼠光陰猶似箭離弓不知使得精神盡願把身屍葬土中

日乾初揲曰古有賢者當淫念勃發時以手置火不堪動

楚淫念遂息如不息則澄心冥坐視身如死又神往故人

之墓自思曰此人在世如我我來日在墓如彼淫樂何爲哉

與其後悔以無從胡不早思而勿犯

呂祖參同經曰更有一等才智之人明知世事皆幻繁華

易盡一切所有咸歸於空無如愛慾難除愛情難割雖欲

強制旋踵卽迷正知正見無由得開譬如杲日障於雲霧

自性不明修身迷惑及至物消形化始悔從前晚矣晚矣

格言曰某幼見文昌戒淫文惕然自省而力制其心視此事如砒霜毒藥毫髮在身卽爛其皮毛以至筋骨幸此生無邪緣之湊深荷神明默相更盟於正神之前願我累生嘗如今世操心稍有不誠提撕我於夢寐之中再有不誠警覺我以疾病之苦立願深切以此砥行以此貽謀世世子孫閨門無失德則幸甚矣

謹勸青年烈士黃卷名流

黃孝直曰論語云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聖人之於色無時而不戒也禮庶人非五十無子不娶妾其不二色可知男子三十而娶其不雜色可知諸侯不娶境內其不奪人之妻可知先王以分至日閉關其清心寡欲可知乃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十三

孔子概不之及特提出少之時戒之在色一語誠重之也抑畏之也蓋人之方少猶草木之有萌芽也百蟲之在蟄也草木當始生之日而逆折其萌芽未有不摧折者百蟲當藏蟄之會而忽發其肩藏未有不僵仆者聖人提醒少年使其力制色心悚然自愛以保養柔嫩之軀少年時能於此色慾一關把得牢截得斷他年元神不虧氣塞兩間立朝之日精神得以運其經濟立掀天事業真人品真學問皆由於此卽使不成大器亦得以盡其天年不致死於非命此少年所當猛省也

迪吉錄曰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更當節慾蓋勞心而不節慾則火動火動則腎水耗散水不能制火而火愈熾則肺

金受傷金又不能生水相剋而傳變爲癆瘵必至夭亡發覺悟之心破色魔之障

楊持菴曰人非禽獸皆具覺性乃貪淫之人真性迷惘特未之思耳余嘗思聖賢同此心性而舉念邪淫皆緣惡孽深重色魔爲妖此非我之本心乃我之魔障也魔障其可縱乎人能思此魔障之害則不敢不戒淫

遏淫說曰眼光落面妖態攢心有慧劍焉曰忍而已矣曰很忍而已矣饑不食虎餐渴不飲鳩酒忍之說也蝮蛇螫手壯士斷腕很忍之說也

芙蓉白面不過帶肉骷髏

潘仲謀曰防淫之念須要慧力試思今日之明眸皓齒二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十四

十年後雞皮鶴髮甚不堪相對也百年之後皮囊臭腐甚不堪嚮邇也再思今日之淫行卽明日之死徵人至於死而雄心灰矣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達摩祖師皮囊歌曰尿屎渠膿血聚算來有甚風流趣此皆洞徹理境之談也請自思之

美豔紅妝乃是殺人利刃

呂祖詩云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凡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催人骨髓枯慈受禪師偈云女色多迷人惑總不見龍麝暗薰衣脂粉厚塗面人呼爲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是美豔紅妝不特革囊穢惡且如利刃之可畏焉

王硯堂曰從來邪淫一事非盡出於男子而半由於婦人
婦人但圖男子之歡男子殺身時彼不顧也損壽折福時
彼不顧也貌則妍而心之狠毒與虎狼何異倘能一眼看
破有目挑心招者卽默念曰彼非愛我也是陷我也且非
豔姿也是毛角也則慾念庶可息矣

縱對如花如玉之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

一人患好色問王龍溪先生先生曰有人設帷帳一所指
謂汝曰此中有名妓汝褰帷就之乃汝妹汝女也此時一
片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
作真耳他如雞姦少艾頓忘齒誼請亦思淫其幼者何異
我子我孫淫其稍長者何異我弟我姪父事兄事之謂何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五

而淪污若此一轉念間當必汗流浹背翻然愧悔矣

未犯者宜防失足

蔡子之曰凡人最易失足只在豔冶當前勃然難制之一
刻試思閉目不窺坐懷不亂不過片念能持便可以登大
魁致顯位光祖考庇子孫較之半世青燈僅博一第者事
半而功倍今幸孽緣未湊正宜愈加防範方免失足半途
許太史曰古來三教之書每多同異而惟戒淫之語說罪
過說冤讎說果報不謀而合如出一轍可知此事萬不可
輕犯也英雄豪傑他事儘有執持而獨於此事失足者比
比皆是惟能有慧力有定力有忍力立定脚跟方可以入
聖賢之途

會行者務早回頭

袁了凡曰感應篇云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亦可轉禍
爲福夫改過最難日復一日因循不覺但塵世無常肉身
易殞一息不來欲改無及故第一要發恥心思平日所犯
不可對天地鬼神便是庸凡豈不慙愧第二要發畏心天
道昭明我犯淫惡將來沈淪地獄何日出頭豈不可畏第
三要發喜心夫一息尙存雖有罪惡猶可改悔古人有一
生作惡而未路移心易志遂得善終者正如千年幽谷一
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識得此意如毒蛇嚙指速與斷
除無絲毫凝滯又如溺海登岸遠刀兵而得衽席豈不快
哉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六

更祈輾轉流通迭相化導

過淫說曰夫淫報既重則防淫之功自當不輕普願人吐
舌上之青蓮揮案頭之彩筆表章感應輾轉流通刊刻訓
文迭相化導或羣坐危言或密室苦口毋畏擲揄毋避迂
腐宛轉勸誡救拔淫迷豈非贈人以言愛人以德之君子
乎

戒淫說曰一戒處女閨秀豈容玷辱一生名節攸關六親
體面沒遮欄結定冤家不散縱使臨婚瞞過隱微羞恥難
安痛纏心骨怨如山蒙垢千秋莫澣 二戒寡婦人孰不
思偕老可憐獨守空房夫靈惟願婦爭光方遂九泉餘望
假使乘其失耦智欺勢壓淫孀敗他苦節惡彌彰難免兒

孫孽障 三戒尼姑彼既修行離俗豈容強合調情窺他
孤寂壞他名穢及佛家清淨神目昭然如電地方百計相
乘官刑私禍勢堪驚真是墮身陷穽 四戒乳媪兒既託
彼鞠育晨昏乳哺恩多宗祧嗣續賴調神豈得行姦恥辱
況彼良人遠隔望他守節休疏莫言同室不妨汚勸爾早
些看破 五戒貧婦人有饑寒困厄我當周濟爲先逞財
乘急肆行姦勢必家貲耗散縱或王章幸避難逃孽報循
環阿誰能保後昆賢更恐穢行不免 六戒婢女育女皆
期得所守貞待字于歸只因窮苦兩相違骨肉親情如水
莫認階前之草休貪桌上之杯百年難保舊門楣祇恐後
來不美 七戒僕婦僕婦雖然下賤含羞懷恥心同入牢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七

無奈強相從穢孽一般深重彼卽楊花水性我當嚴正家
風古來義僕幹奇功都是主情感動 八戒怨女寂處深
閨春怨狐奔妖媚迷人勿云來就可通情神正於斯勘審
玉印逞姦削籍紙窗遠色登瀛須臾得喪係功名何弗操
持堅定 九戒娼妓淫賤無如妓女何分清濁瑜瑕須知
君子愛身家莫愛祖宗血脈彼既依然無損我終志穢行
差且傷財物誤生涯染毒罹疴禍大 十戒幼童夫婦原
爲正理龍陽乖舛倫常誤他行誼暗羞惶自己品行先喪
浪費錢財無益被人毆辱難當我身也要養兒郎何不反
觀自量
必使在在齊歸覺路人人共出迷津

昔人題迷津寶筏集曰慾海茫茫無涘狂瀾不可收直須防
失足及早猛回頭身向迷津度源從覺岸求慈航占普濟
莫自墮中流

則大惡既除眾邪自消

蓮葉居士曰斷慾有十種利益反是有十害一身心清淨
可免奇禍一正念歷然異諸禽獸一氣足精滿寒暑不侵
一目光華舉足輕便一禮神對聖無慙愧色一歲省藥
餌所費之貲可以周濟貧乏一屏絕女子小人了無牽戀
一讀書作字俱有精采一脾胃強健能消飲食一本地風
光自有真樂

靈臺無滯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六

一草堂曰凡人邪緣巧湊時若被顛倒沈迷失足敗行空
花一過便成嚼蠟兩敗俱傷人孰無一點良心還問行邪
纔畢之後暗中尋省有不自悔自恨者乎中心恐懼疑惑
舉止踟天踏地卽此便是生人地獄若能當境執持慧劍
斬斷片時之後神清氣爽心廣體胖舉止安泰卽此便是
極樂境界不必說到報應地位也

世榮垂遠矣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宏覺禪
師曰祖宗積德理應食報於子孫則遂有夙根深厚之人
託生其家以享現成之福祖宗積惡理應殃及於子孫則
遂有夙根淺薄之人託生其家以受波累之苦若是享福

者非倖受苦者亦非冤各有前因人當自反耳苟糟糠是
守罔希司馬之挑土太其心勿效登徒之行何患世系不
榮榮華不遠也然又不可因望報未至遽生退悔報速者
其福小報遲者其福大人惟業業兢兢如履春冰如蹈虎
尾殫修厥德以迓天休將子子孫孫受福無量矣

好生救劫編

好生救劫編序

兵戈之劫慘矣哉或百餘年一見或數十年一見羅其禍者斷脰折支肝腦塗地甚或全家被戮闔境遭屠聞者心酸見者股慄竊嘗怪天心好生胡爲坐視而不一拯救乎平心思之非天不仁由人自取耳蓋天心好生人物一體天不忍縱人殺人天又何忍縱人殺物上古之世稼穡未興茹毛飲血不得已也中古聖人既開耒耜之利乃於殺生一事大爲之防觀於諸侯大夫士無故不殺庶人年六七十方得食肉自上及下一歲之間一家之內殺生幾何故其時天地清明干戈不作民生熙皞咸登仁壽之宇何其盛也降及後世人心不古縱口腹之欲逞殘忍之私遂至普天之下人人嗜殺日

好生救劫編序

日戕生習俗相沿曾無有覺其非者積之既久慘毒之氣薄於太空聚爲惡劫殺人如草莫可拯救人知斷脰折支肝腦塗地人之遭斯劫者深可哀憐而不知此狀此形自物受之者千百年來無日無地不遭此劫也同此血肉同此性命同此痛苦人固無辜物亦何罪以殺召殺自然之機而又何疑於天乎嗟乎末俗昏迷誰爲喚醒平時重人輕物恣意割剝恬然晏然有進以戒殺之說者不斥爲謬必笑爲迂今大劫臨矣人之遭劫而死者無異屠豕刲羊之備極其慘矣卽未遭劫而死者終亦不知何如亦岌岌乎身寄庖廚命懸刀俎矣當此之時猶不惕然懼翻然悔亟思拯救之方乎欲救殺運須除殺業予深憫焉用輯斯編以愛物之方行愛人之術

閱是編者誠能當前猛省舉以自戒轉而戒人傳播流通俾人人各全惻隱之心斯舉世悉釀太和之氣兵戈永息仁壽同登豈非生斯世者之大幸哉苟或見而不閱閱而不信甚且故爲高論而駁斥之是編也苦心盡泯固不足惜竊恐斯人之淪於劫運者將無術以拯救之也悲夫咸豐甲寅四月八日常存敬畏齋主人謹序

好生救劫編序

二

好生救劫編卷一

好生者天地之心愛物者聖人之教世人不察悉習為故常誠知戒殺放生非涉於異端實衷諸至道雖欲安於習俗其可得乎韓明理第一卷

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

又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鳥獸之不義尚知避之况於人乎

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好生救劫編卷一

程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程伊川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蹠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又先生養魚記曰吾觀古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汙池魚尾不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也

又先生與客語為政先生憮然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

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所致也

朱子曰人心若仁則萬物在吾生育之中

又語錄曰天地一無所為惟日以生物為事人念念在好生利濟便是天地也

又仁術詩曰昔在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徧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穀觶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觀此益知程朱之學真聖人之學也世人動以愛人為重愛物為輕轉謂戒殺放生為煦煦之仁不過拾昌黎唾餘

好生救劫編卷一

陋矣程朱本領較昌黎何如後人見地又較程朱何如今程朱不以愛物為輕而言之肫切乃爾則世之務為高論而謂禽獸不必加恩者適成其為庸俗之見也夫

真西山先生戒殺文曰不殺生者所以存仁愛也夫禽獸旁出性命同稟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情有巢穴之居有飲食之念愛憎喜懼何異於人又如牛之有功犬之有義雁之有序鯉鱉之朝斗此等之肉何忍食之至於羊豕皆由前生造孽變作此身我食之孽根即種於我即云牽於世俗有所未便但少食三淨肉漸入佳境可耳

王陽明先生曰人物原同此一氣奈何以同氣之物而忍加戕虐也哉

薛文清公曰須知已與物俱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

袁了凡曰天地人不可動一殺機一念慈祥卽是太和滿宇宙

鄒元標曰上帝之德好生爲主苟能好生日日神明臨汝若未能然卽頂禮名山崇敬神佛亦有何益是猶不體親心不依親訓而曰吾將爲孝子也有是理乎

商文毅公曰廣放生之功以同人善化人樂善爲第一得人心肯次之強人出財又次之

又曰凡遠庖廚者爲君子充遠庖廚之心必不殺一物而後卽安養口體者爲小人極口體之欲卽日用三牲猶爲不足

好生救劫編卷一

三

天下有仁心偶萌之小人未有殺心未斷之君子與其心安於忍毋甯世笑爲迂

石天基曰世人多殺生亦曰物原供人之養殺之不爲喪心耳愚謂殺生者卽不謂之喪心實可謂之忍心亦不咎其忍心當咎其貪口腹之欲而失仁愛之心

張文貞公曰余奉長齋放生是非我者各半亦知三教聖人功用雖異其仁慈愛物體上帝好生之心則一乎淺見者妄輕佛老豈佛老好生而吾儒尙殺乎白樂天有放生議眞西山有不殺戒顏魯公隨所守郡立放生池八十一所蘇東坡晚年極喜放在杭州奏修西湖以續放生池數公節義文章彪炳千古使事在可緩數公其肯爲乎彼不信者豈識見

反過數公平

劉松喬曰人家一戒殺而庖廚無屠宰之慘則家人婦子目不覩斷喉剝體之狀耳不聞哀號乞命之聲使仁心常固而乖戾之氣不萌將見一堂皆雍睦太和之風豈有父子憎嫌兄弟戕賊夫妻反目者乎

唐翼修曰仁民愛物同一不忍之心忍於害物則必忍於害人不忍於害物則待人可知矣成湯推解網之心以及人故仁覆天下齊王不忍一牛之穀餼充之足以保四海使白起能有愛物之心則長平四十萬人可以不坑矣故愛人愛物同一仁也

高忠憲公家訓曰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能惜福

好生救劫編卷一

四

紀慎齋曰世人不但傷生害命的藝業如屠釣漁獵之類斷不可做就是人家廚饌中若無故傷生習以爲常一種乖忍不祥之氣便漸漸日積月累令人隱隱不覺所以富貴人家或不能長久或遭意外禍患蓋卽此口腹一端傷生不少不祥之氣所鍾者已大也豈不可怕

史大成先生與吳檢討書云夫人居心好生如行春令根柢中暗地發生日後自然榮盛好殺如行秋令枝葉間暗地彫喪日後全歸消落

于鐵樵感應篇注云中庸盡物之性各安其飛鳴飲啄之常耳無故傷害之有損於物無益於我此等事我輩未必身爲之然或游獵嬉戲以一時高興而啟無窮之殺不可不戒至

僮僕之頑健而好事者多樂此尤宜嚴禁此好生之淺而易行者也

屠隆戒殺文曰萬物並育各得其所人之養生五穀蔬果足以取給不爲不厚豈有人生日用盡資萬物之命以爲養者今人縱不能長齋茹素擇已死之物一二種如佛家所謂五淨肉者稍資饑口以漸減除是吾所望於世人者也

陳蘭芝曰祭祀燕饗非牲牢無以致敬事親養老非食肉不爲甘旨以及冠婚喪祭禮之所在宰殺不能盡廢也若夫窮口腹之欲爲殘忍之行或一餐而殺數命或一羹而害百生是亦不可以已乎亦不仁甚矣

洪文科曰古云節飲食以養身吾獨怪夫嗜滋味者恣意烹調不厭不休飽矣乃啜茗檳榔以消之夫任情饕餮又憑他物消磨是何異揖盜入門伏兵剿殺直以吾腹爲戰場損傷多矣

好生救劫編卷一

五

鄭暄曰有一等沮善者見放生則曰人爲重見施利則曰賑窮親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完一件而後做一件耶洪州廉使問馬祖曰喫肉是不喫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此論極妙有志之士可以自決所從趙宦光護生品云人有聞道歡喜第恐守戒不堅因之狐疑退縮者愚則以爲今日受戒明日破戒勝於不受今日持齋明日食肉勝於不齋今日放生明日殺生勝於不放何也蓋一日行慈是一日福業一日殘忍是一日禍胎也

王龍舒曰凡殺生以恣口腹則口腹之慾何厭放箸之後滋味已空而殺業具在

柴紹炳曰吉凶賓祭禮或難廢而羅列牲牢窮極水陸以彼哀慘佐我歡娛侈費傷生尤有識者所痛懲也

蓮池大師曰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種種果種種蔬菜種種水陸諸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鹽之酢之烹之庖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知覺之物而殺食之也哉

又戒殺文七條

一曰生日不宜殺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己身始誕之辰乃父母垂亡之日正宜惜福持齋廣行善事何得頓忘母難殺

好生救劫編卷一

六

害生靈以誇一日之宴樂事

二曰生子不宜殺生凡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不思一切禽畜亦各愛其子慶我子生令他子死於心安乎夫嬰孩始生不爲積福而反殺生造業亦大愚矣

三曰祭先不宜殺生亡者忌辰及春秋拜掃俱當戒殺以資冥福殺生以祭徒增業耳夫八珍羅列安能起九泉之遺骨而使之食乎有仁孝之心者當知所以饗親之實不在虛儀也

四曰婚禮不宜殺生世間婚禮自問名納采以至禮成殺生不知其幾夫婚者生人之始也生之始而用殺理既逆矣况婚禮吉禮也吉日而行凶事不亦慘乎

五日宴客不宜殺生良辰美景賢主嘉賓菲烹菘益饒清致何須廣殺生命窮極肥甘杯盤之饜飫無多礎几之冤號曷忍靜言思之食不下咽矣

六日祈禳不宜殺生世人有疾殺牲祀神以祈福佑殊不思己之祀神欲免死而求生也戕他命而延我命逆天悖理莫甚於此夫正直者爲神神豈以飲食私我乎命不可延徒增罪業智者不爲也

七日營生不宜殺生人爲衣食故或田獵或捕魚或屠宰以資生計不知殺生營生鬼神所殛種地獄之深因受來生之惡報莫斯爲甚何苦而不別求生計乎別求生計亦食亦衣未必其凍餒而死也

好生救劫編卷一

以上所列似拂常情達人覺之當以爲確論倘能全戒善莫加焉否則量力減除一事則消一孽減一殺則杜一冤積養慈心漸入佳境更望展轉流通遞相勸化能勸一人不殺如救百萬生靈遞勸至百千萬人善果無窮矣

文昌帝君戒士子曰人生最好是爲善最害是殺生殺心一萌諸惡並起茂叔窗前草不除生意自可想也吾籍中所重罪惡莫如殺業吾願士子立心仁愛勿犯殺生之罪

又帝君戒殺文云勸人戒殺是第一件功行戒殺止殺故戒殺者不徒救物還以自救好殺召殺故好殺者既以殺物卽以自殺勸人戒殺非但救物實以救人非但救人實以救己關聖帝君示偈云一遇鼎烹猶已爲牲如刃加身鰓鮓頓形

一遇弋矰猶已爲禽如物哀鳴望救於人一遇綸繩猶已爲鱗如游釜鷲供人饗飧救度眾生自離火坑予物以生自證其真

孚祐帝君戒殺文云世人不惜物命圖彼甘美資我貪饕一日之中一家殺一命百家殺百命以致盈千累萬殺氣血光上昏天日天心好生人心好殺積慘既久聚爲惡劫所以災傷刑戮盜賊刀兵殺人如草此自然之公案也富貴者筵賓肆設羅列珍饈一食萬錢一盤數命廚中痛苦堂上歡呼積孽既久以致破敗家門甚或斬絕宗嗣一身死後三尺孤墳半盂麥飯不可得矣此自然之因果也彼疾病者正宜惜福延生乃不知寡慾保精安希滋補日殺多命以活己身豈知

好生救劫編卷一

八

殺物療生反促年壽卽不速死淹延牀第晝夜呻吟以受活身地獄此自然之報應也至於父母新喪人非上聖平生豈無過惡正宜素食爲之懺罪何可殺害生命增彼地下冤仇子孫新娶所望後嗣昌盛若殺物過多生理先傷欲求世代繁衍其可得耶雖禮不可缺亦當樽節惜一命是惜一福正爲子孫計耳至遇誕辰尤宜念父母艱難蔬素持齋以報罔極不宜戕傷物類上干天和冥冥之中減算削壽試問可慶乎可弔乎賓朋乍至不殺生款接不過謂我吝耳要知我非吝物實乃吝福尋常餽酌彼此俱無罪孽利孰大焉至於祭祀獨不言戒殺者何儒教聖人深言不豐不潔爲不孝豐之一字與不殺相反吾不可辨其是非雖然地下祖父果來食

人間肥腴乎明德馨香祖父享之方爲無盡再思之可也吾願普天下人人存心不殺自然天地清甯刀兵不作富貴久常疾痛無苦子孫繁盛天公公案生死因果陰陽報施皆不必言矣世人其勉之

好生救劫編卷二

理道雖彰矩矱未立貿貿者曷由遵循取前人嘉謨懿行
明示師資平易中庸易遵易守非敢以空門戒律苦人所
難也輯存矩第二卷

夏大紀曰昔先王之田也開三面而驅之順驅不逐逆驅則
殺所以愛天物不惟務獲而已也是時田者張網四面合圍
以殄天物於是成湯出田命去網三面曰欲左者左欲右者
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復古制也

魯孟孫出獵生獲一麋御者巴西憐而放之孟孫曰巴西尙
不忍於害麋豈忍於害我子乎舉以為公子傅
孔子君賜生必畜之

好生救劫編卷二

子鈞而不網弋不射宿

高子羔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夫子稱其質美

齊宣王不忍殺穀觶之牛孟子嘉其仁心

子產畜生魚於池而歎其得所

周茂叔庭草不除人問其故曰要與自家生意一般

程明道為上元主簿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宿鳥取其竿折

之教之使弗為及任滿停舟郊外聞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

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

程伊川書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養貓見其响沫也不忍

擇其可生者百餘養之作養魚記

伊川為翰林講官時見哲宗憑闌戲折柳枝進曰方春萬物

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帝喜從之又聞帝在宮中盥吐漱水必
避螻蟻問有諸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曰推此心以及四海
帝王之要道也

唐太宗觀魚內苑見魚躍問侍臣曰魚將乳也帝惻然命止
網

宋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躑道左怪望之左右對曰今日
尙食殺其羔真宗不樂自是不殺羊羔

宋仁宗嘗夜飢思得羔羊蒸食羣臣曰何不令有司進之帝
曰朕乃偶思恐為定例故甯忍一時之飢不忍啟無窮之殺

宋高宗紹興十八年悉詔郡縣置池一所命曰放生
宋孝宗詔婺州市牛筋五千斤侍郎李椿奏曰一牛筋才四

好生救劫編卷二

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為收前詔

金世宗曰亡遼日屠羊三百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食時

嘗思貧民飢餒猶在己也

明太祖當齋時禮部尙書牛諒言古禮凡大祀齋日宰犢牛

為膳太祖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

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

明孝宗時劉大夏奏光祿日辦供膳殺牲數百上即敕裁革

徐節孝自少戒殺見蟲蟻惟恐踐之

顏魯公隨所守縣郡即立放生池共八十一所咸乞御示以

垂不朽

趙善應家居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

所也

沈觀知杭州禁捕西湖魚鼈

蘇文忠公竄海上將母遺簪珥盡買放生

文忠又曰余少不喜殺然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鱓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餉鱓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庶幾萬一便不活愈於煎烹也非有所覲但以親經患難不異物類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文忠又謂黃山谷曰某昨買十鳩中有四活卽放之餘者作一盃羹今日買魚數觔以水養之活者放之死者烹之雖腥羶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耳山谷曰善哉從權之說乎

好生救劫編卷二

三

海忠介公生平不殺生日惟市肉半斤以奉母自奉對客恆以菜有大賓至則加鱸魚一味雖有大故亦不殺也終身儉素如此

商文毅公曰予五六歲時卽喜生惡殺見有觸蛛網者脫之見有赴燈火者護之廚有活魚投之於水一日偶聞宰猪後凡遇目如聞其聲遂此永戒及備位中書事關民命百計矜全皆本五六歲之心爲之

高忠獻公曰供客勿多餽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

沈培木曰人於戒殺一事苟能猛勇力行大可超出孽海或不能戒亦當誓戒幾種以漸擴充

屠隆曰僕少犯殺業近聞大道盡行懺悔然又念自己不殺生而復以之食人已則欲脫其愆而乃陷人於罪是尤罪之大者故自後宴客亦不殺生濁酒園蔬閒用自死小鮮暢情歡敘良友賢朋想能體諒其不諒者雖自此得罪所不辭也程基曰凡燕客者市肆魚肉品味甚多以充俎實儘自足用鄉落山間無處市買鮮肉卽醃物亦可適口又何必宰牲畜求備物哉昔人云食者甚美死者甚苦况有飽而不能食者君子有敬客之心不可無仁物之心也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謫外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文分爲三十束每日費用不過一百五十文嘗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若能節儉亦是惜

好生救劫編卷二

四

福延年之道又鄭仲亨日以數十錢懸壁間用之率以爲常不可逾數嘗曰吾生平貧苦幸登一第苟不知足務求快意必減子孫之福矣

唐翼修曰士庶之家除貧者不必立例外富貴與中家日用之豐儉當立有準繩富家五日一肉每日一小葷中家十日一肉閒日一小葷此爲適中之制過豐過儉非所宜也或謂余所言過儉非中道者余曰不然昔杜衍爲宰相每食惟一飯一菜軒轅輓爲兩浙上憲每三日一食肉人終不敢謂二公儉不中禮者二公所得之俸悉以周宗族親朋欲飲食少豐而不能觀二公自奉若此則余所言非過儉者

又曰凡待客最難適中過奢則犯侈汰之病過儉又招慳吝

之嫌薛文清公瑄魏尚書驥其待客也雖大官至止一肉一菜酒三杯而止劉忠宣公居憂楫齋公過之留飯飯惟麥精菜惟糟魚一味而已余謂三公清操絕俗他人雖不能學然待客亦當立一定之規待同里近親密友菜惟三色酒六七行款留遠客或四菜五菜酒聽其量勿過勸若喜事宴客菜或六或七佐以二麪八碟半醉而止客多者酌加一二品至於會新親宴長官事在從宜不拘此例然亦勿流於侈可也倪畚香曰飲食所需切勿輕用魚肉若每膳必腥一見蔬菜不能下咽此惡習也須以蔬食菜羹習慣自然覺得澹泊中自有真味

昔郭文麓爲郡侯嘗自言曰吾蔬食則喜肉食則不喜子弟

好生救劫編卷二

五

當以此爲法

覺非曰餽送儀文人情不免世俗動輒用雞豚生魚之類受者充塞庖厨一時豈能盡食炎夏頃刻餒敗即在隆冬食物過多不過供人暴殄耳餽者枉費金錢受者有何濟益徒令眾生多遭剝剝之慘殺業日增良可歎也余意可送之物至多何必拘於口腹卽用食物如茶筍果實之類亦可備禮既不殺生又可久貯我不枉費金錢人亦可取實惠設都會之處彼此交際盡皆如此所全眾生不可數計此亦美風俗之一端也

陳頤道蓮花筏曰殺業之重惟富室鹽商及官場爲多以譙客及送席爲常事也余昔在邗上爲水陸往來之衝貴賓過

境送滿漢席合雞豚魚蝦計之一席幾百餘命其實受者並未寓目更無論適口矣余以餅餌茶果酒脯等物代之受者適用不受則尙可存以待他日之用每月以四五次計每年所全數千命矣至於譙客殺生更甚故余有句云堂前歌舞開筵日厨下刀砧瀝血晨紀實也嘗終年不譙客招飲者亦婉辭謝之余立心如此

周士安萬善先資集略云人而居官則日用烹飪賓朋燕會所殺尤廣是以往昔賢有司隨在設放生之池不時懸禁屠之榜誠恐事權既去有善願而無善力耳普勸當道仁人速種善緣乘機作福爵尊者諭各屬以禁屠位卑者請諸憲以止殺惠澤一時福資後代否則何異入寶山而空手回乎

好生救劫編卷二

六

又曰刀杖殺生顯而易見言語殺生微而難知卽如卜人占病妄曰某神爲災遂使愚人殺牲供獻又如誇美烹調令聞之者轉相做倣以及見人戒殺放生而曰不必甚且非笑之者皆言語殺生類也所貴信善留心戒之

又曰人情莫不愛子而不知用愛之方卽如延師教子以膳師故往往宰殺眾生以供之假令一歲傷千命十年卽傷萬命積之久久子弟雖有大福亦削去矣况福澤未厚者乎如謂殺膳不豐恐拂師意則當以殺生所費增其脩脯師當亦欣然相諒可以保子弟之福澤矣

紀慎齋家訓曰我今諄戒子孫除大祭大賓等事不能盡廢烹宰此外惟事老親者隨時酌用旨甘等物若平常無故宰

雞鴨等物充食便是殘忍當痛戒之

又曰大賓大祭等事亦只可酌用猪雞鴨鵝此外非人家常用之飛禽走獸俱不宜用致少年子弟妄動殺機至於牛犬尤萬不可用古人尚有燕賓客不忍烹殺多預備海乾如蝗蛤等類以代雞鴨者何況牛犬肆行宰殺干怒鬼神且世間可充庖饌之味不少何苦必用此耶

俞偉戒殺記云人如於食肉未能盡斷願漸次除去殺心一見殺不食二聞殺不食三專爲我殺不食四家無事殺不食如是既不廢常食於眾生亦無殺害意一身既戒一家效之一家不殺一鄉效之其爲功德不可限量

唐翼修曰凡存心放生者放不可稍遲恐物不耐其困也放生

好生救劫編卷二

二

不可假人恐物反受其害也放不可有定期恐貪利者因此預捕也放不可有定地恐貪味者探此往取也惟於目覩之頃隨意買放曠野之間隨處遠放則放生而物得生矣

胡嘉棟曰世人有財則以放生爲主無財則自己戒殺之外仍用善言解諭親朋鄰里令各存惻隱處處留心亦口頭之大功德也

陳薦夫曰凡人一年之內手所誤傷足所誤踐傷殘物命不知凡幾苟能委曲防之亦可養吾不忍之心

又曰草木盡屬生靈蛾蟻都關佛性或毀垣而發蟄或覆巢以毀卵以至棄糞聚蝥積水生蛆珍玩魚鳥致物以飼我雖無殺之心彼則有死之道皆宜避忌預護生全是謂不放之

放

又曰凡放生者隨緣量力無以殺小爲無傷無以放少爲無益無憚勞而阻善念無爭價而廢善緣一物非寡眾生非多肖翹非小馬牛非大一文非不足萬緡非有餘所謂有物生放盡於是矣

唐翼修曰鉤簾歸乳燕開牖出癡蠅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作此詩者專教人以愛物好生之方乎昔宋哲宗傾水必避蟲蟻曹武惠葺牆恐傷螽蟴皆教人愛惜物命心何仁也余薄德人也安可不仿其法行之

願體集云清明拜掃之時正百蟲振動之候往往就地焚化紙錢土內蟲蟻盡皆炮烙甚有延及他處則傷生無算當令

好生救劫編卷二

八

墳丁備一焚紙盆不獨保全生命在彼且有鏹灰之利惜物命文云飼金魚者細蟲之屬日以萬計飼鶴者細魚之屬日以百計至如撲蝶投蛛捕蟲喂蟻因戲而殺蓋非一端以彼痛苦博我歡娛苟有仁心奈何如此戒之

趙宦光曰人家如奴僕潑熱水蟻蛭之類多有所傷亦宜戒之至於小兒嬉戲殺螻蛄及捕飛螢鳴蟬蟋蟀之類更宜嚴禁蓋非惟傷生亦恐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之道

蓮池大師放生魚池事宜一宜放魚蝦蚌蛤螃蟹等一螺不放池之內以池有青魚喜食螺一黑魚鮎魚汪刺等最害好魚須另放之一不得洗油膩糟糠等物入池致魚食之死一不得多買草料防獺及惡鳥爪食

施愚山感應篇注云凡魚既死將子取出切勿損壞勿著鹽水攤放稻草柴葉上候水略乾以草和泥或新荷葉包之淺埋之泥沙間免爲魚所食但不可離水數日其子盡活物命之多放生之易無過於此有惻隱者宜行此法

李重舒曰釋教令置蠶於棉絮久亦餓死惟置青草葉上經宿露露則化爲青蟲飛去

趙宦光護生品云如見有物方殺而力所不能救者卽須誠念往生呪以拔之於人之莫可救者亦然此無法之法不救之救也

見人捕魚鳥者一心專注其人不起別念對之默念佛號十聲或百聲念曰南無多寶如來南無寶勝如來南無妙色身

好生救劫編卷二

九

如來南無廣博身如來南無離怖畏如來南無甘露王如來南無阿彌陀如來如是虔誦捕者終日無所得也 行路蟲

蟻常恐踏傷默念呪曰唵地利日利娑婆訶二十一徧隨所去處不致傷命 清明日取柳枝七條浸淨水中將燈草同

浸虔對盆水持念南無慈悲救苦觀世音菩薩一千徧燈草浸一日至晚取出陰乾不曬夏日用以點燈飛蛾自不投入

又用草一莖或稻心長七寸許雙手拱執淨口念呪七徧曰波利瑟叱護生草救度眾生無煩惱念畢將草橫置燈盤上卽無飛蛾撲入 又臘月內用雪水浸燈草曬乾收用則無燈蟲亦驗

好生救劫編卷三

縱欲殺生本無一是執近似之說者每有以文其過而便其私為逐一辨正俾無從置喙庶幾羣疑盡釋而信守彌堅矣輯辨惑第三卷

問仁者當宏濟蒼生憐貧恤寡親族尚少朋急何反加意禽魚終屬小慈非關大道曰仁民慈物原有後先拯溺救焚那分疏賤且人有倫類尚可救援物只呼號誰為解脫蓋施濟可俟異日而奏刀已在臨時可見救死更迫於解推誰謂放生無關乎大道

問世不殺生則鳥獸充滿矣秋獮冬狩聖王所行殺亦何害曰獸有茂草魚樂深淵並育並生何妨何礙今蜀不食蟹楚

好生救劫編卷三

不捕蛙未聞楚蜀之鄉純為蛙蟹所聚聖王之世鳥獸魚鼈咸若豈慮其充滿耶秋獮冬狩之行雖所不廢合圍掩羣之戒亦有明徵

問鱗鬣未舒網罟隨及既難逃死奚用放生曰凡在有命總屬無常倘以物命難延不妨烹炙亦將謂人壽幾何便可誅夷乃獄中必死之囚牀上臨危之病醫者猶欲留連於旦夕刑官亦必輾轉於秋冬况眼見其生即手援其死不敢必他日之終免於死亦惟求今日之得全其生此謂釋氏之婆心亦即吾儒之仁術

問眾生罹死最多此會放生極少救一漏萬奈何曰立達求仁不事博施濟眾矧茲物類恩豈能周但令就刀者忽翔雲

漢游釜者倏返江湖睹此生全覺奠安之在我逢茲解脫如重恙之去身只欲慈悲何言挂漏

問買魚蝦而開漁人之利贖鳥獸而起弋人之貪費財放生反為多事曰漁人弋人彼既擇術不仁何處不可轉售不因我之買物放生而始為其事亦不因我之不買物放生而遂改其業也是彼之貪利非我啟之我之放生乃以消釋其殺生貪利之罪耳有識者當自辨之以上陶望齡

或謂自親及民自民及物等差既別緩急宜分不知禍莫甚於危亡施莫先於救艱民非創痛之深情猶緩於湯火物受刀礮之苦劫更慘於刀兵向涸轍而驚心忍吝一杯之水過屠門而大嚼誰聞半夜之聲

好生救劫編卷三

或謂一方之內一日之間所殺甚多所放甚少以此準彼曷能相救不知大旱之年一渠之水亦可活數畝之苗大寒之日一領之裘亦可甦一人之命但使願力堅定何慮功德難周

或謂居常食肉此日放生一暴十寒於事何補不知右手扶人左手扶人扶者之恩稍可抵夫扶者之毒千日謗佛一日念佛謗者之罪猶或消於念者之誠惟當舍舊圖新豈可順流不反

或謂釣弋之事聖人弗廢佛教戒殺儒豈其然不知聖人不全斷殺順凡情而立權教也聖人不忍多殺重物命以葆仁心也所以見殺不食隱傷共雉之非無故不殺特重賜生之

畜人宜法聖以體天毋妄援儒而闢佛 以上彭紹升

或問世間有一等微細衆生宵形既陋論命較輕是可殺否
曰物無巨細總屬含靈凡有覺知誰非同體誠愛人者不矜
乎物豈慈物者獨忍於微試看救蟻而撥魏科拯蠅而脫重
辟則知天心等愛不棄肖翹仁術溥流孰宜偏執故殺一微
細衆生無有是處

或問世間有一等定業衆生長備家珍永無釋路是可殺否
曰排空縱壑尚可優游棲架食牢無能解脫彼已自少生趣
我何更肆殺傷况羣棲族處不異於人一被擒縛子觀母戮
而魂暗傷牝視牡亡而情倍惻見其生旋見其死不忍謂何
聞其聲竟食其肉惻隱安在故殺一定業衆生無有是處

好生救劫編卷三

三

或謂物殺方得轉生早離苦趣答曰信如子言乞丐病人苦
矣何不殺之早令超度乎彼畜生苦報未盡若便殺之不免
再爲畜生重受宰殺惟其報盡不待殺自死斯免再爲畜類
耳

或謂禽畜受殺乃欠債還債故無罪業答曰既知夙債必還
萬一錯討反成欠債奈何奈何

有人勸老者戒殺曰余衰年不能不資肉食耳其人曰卽此
便可推廣慈願矣老猶愛命未老之肉先受刀礎於心安乎
人固樂生欲以肉補物豈獨樂死而甘以肉補人乎請試思
之 以上周士安

或曰人但要好心何必戒殺曰心好無過於慈乃將同有血

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痛癢之物戮其身啖其肉天下之凶
心慘心狠心毒心莫此爲甚好心恰在何處

或曰大仁無事小慈何在戒殺曰仁者宏濟蒼生豈以小慈
而遂廢之古聖人仁民而愛物又曰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
如謂執此而遺彼大仁豈若是歟

或曰細命似無關繫何必戒殺曰殺防風汪罔與殺孺子嬰
兒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要知物命雖細皆知貪生畏死如蝦
螺等物有數物不足充一羹百命不足供一飯者何忍以口
腹之故而殺命致無算耶 以上海剛峯

或曰戒殺是乎非乎曰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大惡曰殺
明矣吾人體天地之心隱其惡而戒奚爲非是

好生救劫編卷三

四

或曰佃漁割烹創自聖人若云不忍見殺古聖王何不早爲
禁絕乎曰上古衣食未備且禽獸逼人故聖人不得已而教
民撝取禽獸以充飢遠害耳自民居奠定衣食飫足之後聖
人卽存心愛物因嚴爲之防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
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且魚禁鯢
鱣獸長鷹麋鳥翼鷄卵蟲舍蜚蝻其爲殺也彌寡矣則知稼
穡之利既興聖人未有不以殺生爲戒者

或曰罪孽報施似矣願證之事實大抵謬悠有饗養終日而
榮樂有淡泊一生而枯瘁者曰釋氏報業通三世而言不定
見在然罪福避就原爲中下立說若上流長者直問此心耳
夫口腹甚微性命事大以口腹而殘害物命於心安乎不必

計報施也

或曰恣口多殺仁者惻心此於事理誠然乃釋氏則又廣之及於細微蟲螻動須將護抑過矣曰此慈悲充類之盡也充殘暴之盡極於斬艾人命而不憐充慈悲之盡及於將護蟲螻而必謹習慣自然何分巨細緣一念之忍不忍耳記曰凡有血氣之類勿身窮也其謂是歟以上柴紹炳

或謂天生萬物本資人食養如不食之生之謂何曰天生萬物與我並育並處天何嘗記署萬物曰某某悉以供人之食養者耶即如虎狼遇人則食天豈以人之命供虎狼耶

或謂出財佈施勝如戒殺放生答曰因果各自有報佛言佈施得富饒放生得長壽今世有福有壽者前世能作福兼戒

放生救劫編卷三

五

殺放生也有福無壽者但作福不戒殺放生也故雖廣修萬福不可不慈心愛物爲享福之基

或謂放生之功何爲莫及答曰人見人飢寒病苦危亡極力扶持者十人中尙有三四至於物類每日細微之命何足深惜求其能放生者百難得一乃人人所不肯爲者我獨憐而買放之則救人之所不救其功誠不可及矣况愛物者必不忍害人充此一念善機更引而不窮乎

或謂所放之生終被後人捉取亦有何益答曰放生功德不必究他後來卽一放頃已得圓滿勝果何以故譬如重囚臨殺暫赦還獄明知死在異日且喜今朝尙生彼物得放亦復如是况豈無漏網而幸脫者乎

或謂所放之生旣已損傷恐終難保全答曰事雖難料然使其善終不猶愈於生切活煮乎痛苦之餘何忍更加以慘毒垂危之救其功更甚於平時但令十全其一已勝他物之立斃矣况所全不止乎以上屠隆

或謂仁民而後愛物今先務愛物何也答曰天下事有自源以迄流者亦有自流以溯源者蓋仁民易愛物難不忍於害物者必不忍於害人况布衣無生殺之權力量惟能及物乎或謂殺生者爲王法所不禁蓋謂理所當然也答曰旣云當然則何爲旱乾水溢而官禁屠宰乎可見上之人亦知愚民平素窮極口腹暴殄天物有以感召夫水旱不時者故一遇祈晴禱雨必首禁屠宰也以是觀之人若不妄屠宰必能感召天和奈何拘於習俗而不思之

放生救劫編卷三

六

或謂燕客不得不殺生答曰若平日真能戒殺人亦自可相諒况世間佳味頗多何必苦殺生物乎噫取彼至切之生命享我閒泛之人情造自己身後之罪愆娛他人一時之口腹是亦不可以已乎

或謂祭神不得不殺生答曰天地仁慈好生爲大神明正直惡殺爲先殺物命以邀福天神必無此理若以詔祀淫昏其能挽回天怒乎

或謂需此養生者不得不殺奈何答曰苟可以滋生而不戕物命如所謂五淨肉及東海石首之屬何遽不足以通其窮歟或謂殺生藉血肉以補精益壽虎狼豺豹之年何曾勝於

猿猴麋鹿哉黃帝素問曰膏粱之變足生大疔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爛腸之食益知養生卻疾不賴鼎烹也

或謂藉此營生者不得不殺奈何答曰愚夫殺物以求利是猶盜賊殺人以劫財所得甚小所失甚大且世上生業甚多不殺生者豈盡餓死彼業屠者何嘗富有乎蓮池大師曰人若無生計甯丐食耳造業而生不如忍飢而死也

或謂我已戒殺故未嘗自己操刀聽他人爲之何如答曰然則世間枉受官刑者何以不恨阜隸而反恨官府乎以阜隸雖執杖而官府爲之主也故教人殺與代人殺者惡相等罪亦相當

或謂案頭肉非爲我殺買之而食何罪答曰縱非爲我殺但

好生救劫編卷三

七

喜食其肉則同其殺緣先德云一日持齋不食肉則世上殺生我皆無分如無人食屠者亦不殺矣屠者爲殺因買者爲殺緣因緣具足方成殺業

或謂好殺者必短命今反得長壽何也答曰放生而壽短命自短也若不放生則愈短矣好殺而壽長命自長也若知戒殺則愈長矣經云種長壽因得長壽果種天命因得天命果彼好殺而反長壽乃其前世福厚消折未盡故暫饒目前頑福耳三途苦報其能免哉

或謂梁武帝始創放生之湖祭祀以麩代犧牲然反餓死臺城何也答曰武帝正坐殺生報耳屠齊之子孫臣民以代有其國而冀蓋愆於水族必不然矣且淮堰之潰傷害生民十

餘萬口乃區區麩牲市仁達摩所以斥其全無功德也雖然如是不仁以得天下然猶御宇五旬享年八表安知非放生所致乎

或謂眾生至廣今區區放得微命幾種何足爲慈答曰凡有血氣痛苦則一我起一念慈悲救災恤苦永爲萬劫慈悲之種所救之物當死得活必大歡喜永結萬劫歡喜之緣是救一物卽具最大功德何況救多物命乎

或謂力行放生果得福報否答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一念慈悲救一物命是一念上合天心矣念念慈悲日日放生久而不息則念念合天心矣念念與天合我心卽是天心成佛由此可期况人世之福報乎

好生救劫編卷三

八

或謂貧人雖欲放生其如無錢何答曰無財力者亦當廣說善語種種勸化見放生者隨喜讚歎常發大願願我財力充足廣行救濟其有不須財者隨處方便功德原自無量也或謂釋氏之徒無戒行但斤斤於戒殺其言亦不足信答曰是不然豈可因士人不肖而輕孔子君子不以人廢言豈得因其徒而輕其教乎况上帝好生理應仰體與釋氏分毫無涉也

或謂故意放生則是著相不殺不放一切無心爲妙答曰諸佛菩薩皆係積功累仁而成豈可空談元妙經言見死不救忍心坐視名曰隨喜殺不肯放生獨非犯殺戒乎

或謂網罟制於伏羲似古聖已開殺機矣答曰古聖蓋因獸

之傷稼設爲網罟禦之也非捕之也故曰佃曰漁皆有田字
在中此說本之王槐亭發千古所未發可謂大有功於世道
矣或曰神農始爲稼穡網罟將奚爲曰古雖未稼草木之實
猶稼也况人畜以強弱相勝設爲網罟使獸畏而避之但教
民遠其害非教民食其肉也捕而食之後世之流弊也非聖
人之意也

以上慈心好生摘要

好生救劫編卷四

惻隱之心人所同具嗜欲蔽錮習焉若忘舉可悲可憫之狀曲為提撕必有視刀匕如親嘗惻然動其不忍者嗜殺之風將不禁而自止矣輯啟慈第四卷

晉許真君少時好獵射一乳鹿其母鹿望見即哀號奔出為舐箭傷比至家乳鹿死母鹿亦隨死乃剖母鹿見腹中肝腸寸斷真君大悔遂入山修道

桓温入蜀至三峽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撫其子一號氣絕剖視其腹腸皆寸斷温怒黜其人

好生救劫編卷四

河南潘樾好獵入山見一母猿射之中臂猿度不能支遂抱其子飽食之乳猶滴木葉數片感餘乳置子旁聲嗚嗚然若教子取食狀大號而氣絕諸子環視亦嗚嗚號泣不已

鎮江錢參軍部卒獲一雁籠之舟尾有一雁隨之哀號籠中雁伸頭大呼空中雁忽下二雁交頸而死

江北人射一雄雁烹之其雌飛視不去釜蓋一開遂投入釜中同死元好問將二雁同瘞作詩輓之名曰雁邱

雲南安甯州趙某宰一母牛既縛入室取桶其犢在旁將刀銜入石罅屠覓刀不得鄰人告其故屠不信取刀置原處隔窗視之果復然趙大悲悔遂入華山為道士

邠州屠者安某將剖一乳羊縛上架其羔忽向安前跪零涕安驚異遂置刀於地去喚家僮共宰及同遽失刀覓之乃為

羔銜至牆下而臥其上安頓悟釋之而自投身為僧

韓忠獻公判相州日庖人驅羊欲殺之內一羊奔出公前跪鳴公曰非乞命耶羊伏若謝狀公即親書一牌曰長生羊繫於頸令不殺後宴客不用羊

蔡君謨未遇時喜食鶉一夕夢褐衣老人數十輩來乞命覺而異之詢廚中有黃鶉數十放之自此不復食鶉

眉州鮮于氏因合藥碾一蝙蝠為末及和劑有數枚小蝙蝠圍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為之灑淚

學士周豫烹鱸魚有鞠身向上而以首尾就烹者剖之腹中有子乃知鞠躬者護其子也周為慘然由是戒食鱸

好生救劫編卷四

紀慎齋家訓云水鮮中如蛙鼈螺蚌蟹蝦鰕鱧等類凡無鱗者斷不可供廚饌雖有故亦不宜用蓋無鱗之魚最難死故

其死最酷與宰牛之慘皆仁人所不忍言又凡此類每一餐殺害至數命或數十命是亦不可以已乎凡此等情形未曾提破所以食之不覺自此提破心中便慘然不忍何苦為一刻口腹使家人操此惡手乎痛戒之痛戒之

宰鰻舉刀亂斬寸寸跳動見之令人股戰

烹鱸傾入沸湯極力跳躍上衝釜蓋其聲極慘

烹蟹之慘與烹鱸等湯火既熱釜中狂奔疾走其聲甚急少頃方寂然亦有先用箸點死而後烹之然一點之下足為之

自落慘痛如此又有蒸蟹法其痛與烹蟹同但縛其足使不能動耳醉蟹亦然而一時不能速死其痛當更甚至若醬蟹

無不腰斬時兩鉗八足俱捧住刀口劃然一切分爲兩截足猶戰動不已

烹蝦先剪去其頭尾與足中段之身猶跳躍醉蝦移時不死往往上箸時猶動

水雞頭隨刀落猶以兩足抱空處皮既剝下全身猶跳且形體如人忍食之乎

花鱸魚等性最久剝腸之後移時不死鍋湯漸熱往往游動刮魚爲丸往往肉盡露骨半身猶動

剝蟹剝蚌俱屬極刑至慘至痛

龜肉雖無烹食之理亦間有食之者聞得甚慘自方鋸及殼中剝出以至烹時終日不住牽縮

好生救劫編卷四

三

野鴨一網兜住俱活活搥死與絞犯無異

火銃打鳥鐵珠入腹卽殞命與戰陣時人遭火礮無異若鐵珠入他處當銜食哺雛時猶能忍痛迴顧其巢而後墜下

牛最有知其性如人將宰時淚落如珠其聲嗚咽頭既落兩目猶睜視不瞑見之真令人心酸

羊性剛很臨刃時未嘗悲號然死則目不瞑與牛同猪最蠢然畏死甚於他畜就縛及飲刃時哀嚎之聲震耳慘不忍聞

凡當痛苦時必大聲叫號聊解痛於萬一而宰雞宰鴨必緊握其頸而割之並不能少有呼號此痛直入骨髓

以上各條若一一設身處地思之真不能下咽矣

高忠獻公曰凡物一般皮肉一般痛苦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何等痛楚我卻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略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人心乎

蓮池大師曰人人愛命物物貪生何得殺彼形軀充我口腹或尖刀剖腹或利刃刺心或剝皮刮鱗或斷喉劈殼或滾湯活煮或鹽酒生醃可憐大痛無伸極苦難忍人何苦爲口腹故造此惡孽結此深仇乎

又曰予見屠肆中生置鱸蟹蝦蟹之屬於釜中而以百沸湯烹之彼衆生特力不敵耳弗能作聲耳若力敵則當如虎豹嗷人若能作聲冤號酸楚之聲當震動大千世界人縱能逃現報而千萬劫中彼諸眾生決不輕放

好生救劫編卷四

四

柴虎臣曰口腹事微性命事大今以口腹之欲恣行烹宰使其殼斃刀匕踣躅庖廚哀聲未盡驚魂早飛畢命須與流血狼藉燔剝裂裂炮燒煮炙楚毒酸痛莫可名言在我但得一時適口而酷虐物命如此目擊心傷果能安乎

沈培木曰人物莫不貪生畏死奈何不念物之死而宴然殺而食之哉試思我被強人繫縛將利刀割喉刺心斫支剖腹痛乎不痛設身處地思之則悲憫頓發感於器皿恍見痛狀含在口中常覺血腥自然齒不忍嚼喉不忍咽而慕素淡之味矣

劉喬松曰今人殺心未斷惡孽日增或一餐而斃數命或一羹而傷百生或貪脆美而使活物受無量之苦或取肥嫩而

令雛胎遭烹炙之慘無論報應何如試一冥思胡忍殘毒至此也

俞仲寬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當其被擒執時前見刀杖乞生無由旁見親類欲戀不得抱苦就終含悲向盡或慘受屠割或生投鼎沸種種痛苦徹入骨髓今人或小有損傷便言痛苦至於殺物則恣意慘毒不生憐憫何不想之甚也嚴紹庭曰世人恣意殺生謂物與人異耳試於執刀捕捉時回頭一觀觀彼眾生逃竄飛逸投冥入隙登天無梯鑽地無孔與人畏怖王法聞有擒追魂飛魄震者有異無異觀彼眾生黨類相憐棲啄相並割一雞則眾雞驚啼屠一猪則羣猪不食與人被執向官闔室悲痛眷愛難捨者有異無異觀彼

好生救劫編卷四

五

眾生臨縛被刀宛轉悲鳴冀或見釋與人臨刑就戮哀號乞命冀或見赦者有異無異觀彼眾生血灑命斷聲猶汶汶時或動掣與人含冤就死迸眼努脣手足牽引者有異無異諦審熟思不必別論報復即令當下一念終無有殺生是處周士安曰余嘗過屠門見屠者攘臂執猪持刀相向猪則大聲長號恨無地可入忽爾縛臥几牀尖刀刺心聲以痛極而轉低眼爲血流而緊閉此猪夙世爲人時豈無父母寶之如珠玉妻孥愛之如腹心今爲屠手戕之如草芥前生惡業到此方知此日屠兒殺因又種

又曰刀兵之難世人殺業所招也普天之下不過雞鳴時即有無量無數狠心屠戶手執利刀宰殺眾生片刻之間閻浮

世界幾萬萬生靈頭足異處積其尸當過泰山之頂收其血可赤江水之流覽其狀慘於城郭之新屠聽是聲悲於難民之號哭如是無量無邊所結冤仇皆我等口腹所致則口腹作孽豈小耶昔高僧有偈云千百年來碗裏羹冤讎如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

樂生編云良辰美景人逢之而色喜物遇之而心傷人於此時骨肉團團珍饈羅列物於此時母離子散魄震魂飛故節日殺生最爲殘忍苟能於操刀之頃驀地回光一照雖嘉肴在御當必黯然神傷

好生救劫編卷四

六

泗沾頤一如擁木而啼銜刀而泣冀從旁解免者以起死人而肉白骨矣則萬物生死之情痛苦之狀不可不知也曾魯公觀畫鷹獵兔詩云雖是丹青物沈吟亦可傷君誇鷹眼疾我憫兔心忙豈動騷人興惟增獵客狂鮫綃百餘尺爭及製衣裳范文正歎曰眞仁人之言也

蘇文忠公詩云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溼剝腸彼交痛未死神先泣物有千般苦人無一念恤請君力放生斷殺以杜業

周思義詩云一指納沸湯渾身驚欲裂一鍼刺已肉徧體如刀割魚死向人哀雞死臨刀泣哀泣各分明聽者自不識助庵道人詩云有命盡貪生無分人與畜最怕是殺烹最苦

是割肉擒執未施刀魂驚氣先築喉斷叫聲絕頭倒三起伏
魚髓無聲類見死睜兩目掙命噤几間張口不能哭念此惻
肺肝何忍縱口腹

孚佑帝君戒殺歌云我書戒殺歌奉勸世人讀物類形體殊
豈甘遭慘毒利刃刺肝心尖刀剖胸腹皮掀肉顫搖喉斷身
顛撲血濺滿碇几悲號動牆屋鰓剝向盤旋魚烹猶跳躍大
痛何可伸極苦難逃脫觀彼盤盂中億萬生靈逐

孚佑帝君戒食牛歌云君不見牛耕土曳步前奔用力努又
不見日當午血汗通身涎沫吐世間畜類多無如他報主可
恨貪財農心很如狼虎見他筋骨衰賣與人烹煮割下頭剖
開肚血塗鐘皮鞭鼓骨銼簪肉作脯當日耕田難不難今日

好生救劫編卷四

七

分身苦不苦吁嗟乎牛代人耕誰不睹殺而食之喪心伍我
今降乩普告人戒此方堪對佛祖

嚴調御詩云萬族皆畏死牛死更悽楚夜聞鼓刀聲雙跪淚
如雨哽咽不能言知死乞向賈賈怒奮椎擊刺碇信刀斧皮
血委地鮮生剝嬰萬苦赤漚已肉身蠕蠕動肺腑頭角雖搶
地中情未肯俯魄大命難絕心恨兩睛努筋膂餘跳戰爨薪
已成脯饒口涎箸邊冤魂泣中釜烹犢母念兒割母兒思乳
離離原上田猶是犁下土試看食牛報昭昭盈萬古

慧道人醒世歌云世人生兒如掌珍心心常恐兒難育不幸
少時疾病亡聲聲哭出親兒肉畜生亦有母子情犬多護兒
牛舐犢雞爲守雛身不離鷓因愛子身常鞠物殺我子恨如

何我害他兒不怨毒世人夫婦願齊眉綢繆無限情交篤有
時恩愛不到頭最苦形單與影獨鳥有雌雄迭相呼獸分牝
牡羣相逐雙魚比目必同遊孤雁分離不獨宿人貪滋味美
喉隴何苦拆開他眷屬畜生痛苦盡如人只差有淚不能哭
試把他身比自身何待閻君判直曲

好生摘要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好生非無謂也物之將
死其哀號痛苦亦自有聲有淚但我輩血肉凡胎耳不能聞
目不能見耳惟上帝能聞之知之亦惟具天眼天耳之聖人
能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故備燭此哀號痛苦不啻倒懸之在
躬而速望人之一救也於此而能救護之真是天地喜歡神
明樂幸豈直所放之生感恩戴德於無盡哉

好生救劫編卷四

八

陶石簣先生好生文云好生惡殺人之本心世徒以口腹之
慾而勇爲殘殺亦積習不自覺耳有戒殺者反笑彼爲釋氏
之訓非聖人之教是亦未考於聖教而猥以習見論之也禮
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夫
天子之尊大夫之貴皆無故不殺生則有故而殺者無幾矣
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見生聞
聲君子咸不食之則不出於見聞而食者亦幾希矣聖教如
此何嘗教人曰取無故不殺之物而殺之以爲饗殮乎堯舜
之世鳥獸魚鼈咸若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嗚呼此豈殘殺能
致之哉喙動之物莫不有性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鴻雁
有兄弟雖鳩有夫婦牛爲人代耕犬爲人居守此其仁義何

可勝數而小人或且不如也反曰殘而啖之可乎鹿斃於矢其麕反顧戚之射者未能不憮然也鷄將就烹感主人以轉轂之詠聞者未能不動心也射鳥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入市則一市之狗皆噪彼物豈甘就死哉而悍夫忍人乃誣物爲無知旣曰殘而啖之儒者又重佐其燄至誣爲聖人之教甚矣迂儒之與不仁之甚者也曰若是則與釋氏何別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吾知天地之心而已又何嘗外聖人之教哉

好生救劫編卷五

惑念既祛慈心大現尙何假禍福以示勸懲然常人之情不勸則不興不懲則不畏爲下乘說法果報之說亦警世之微權也輯徵報第五卷

邵子曰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

嚴紹庭曰順物之性者生之則人之生機亦在是違物之性者死之則人之死機亦在是機者吉凶禍福之先見者也

柴紹炳曰凡人心本乎慈所至皆好生而生氣聚之故往往轉禍爲福心安於忍所至皆好殺而殺機隨之故往往化吉爲凶天道人事若合符契

隋李士謙善談元理一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曰佛經云輪

好生救劫編卷五

迴六道無復窮已此卽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

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鯨爲黃熊杜宇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鶴小人爲猿彭生

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龜宣武爲龜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祐前生李家之子此皆見之經傳非佛

家變異受形之謂耶客不能難

楚孫叔敖見兩頭蛇殺之曰無留以毒後人也歸告其母母

曰汝決不死汝將死而有救入之心殺一命而救無窮之命非大陰德乎後果爲楚相

昔一比邱與沙彌在山中知沙彌命餘七日令其歸省八日

早來道逢大雨侵蟻穴沙彌決水救蟻歸家八日還山師告

以命應盡以救蟻故增壽八十餘年沙彌卽更勤修得阿羅漢果

温州蕭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隨父帥蜀設宴例進玉筋羹蓋燒紅鐵筋鑽牛乳穴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爲饌震知之遂白父索食牌乞判永免此味由是他官多效之已而夢神謂曰汝有陰德不獨免天可望長壽後果至九十餘

練塘郭暉性仁厚有無賴子每至夏買藥藥魚藥名雷公藤搗汁傾上流二三十里內魚蝦盡死暉每年買藤燒之曰吾力不能救物焚此亦可免數百萬性命後享高壽子孫登第范軍婦患瘵疾遇人授一方用雀百頭飼以藥至三七日取

好生救劫編卷五

其腦服之卽愈范如數畜雀婦曰以吾一人殘物百命甯死不爲開籠放之病亦旋愈旣而生子臂上各有雀形如畫

徽州高懷中業鱸麩日殺鱸數千一婢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鱸從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高店被焚婢逃出爲火所

傷因臥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火瘡盡愈視之瘡處堆汗泥而地有鱸行迹始知向者所放之鱸救之也高感其義遂罷

業

緡雲管師仁少時元旦五鼓遇大鬼數輩狀貌獷惡叱問之

曰我疫鬼也今行疫人間師仁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也問何故得免曰不食牛

太湖間民多業網釣獨沈文寶全家好善見獲禽魚者必買

放後值疫疾有人於黑夜見街坊兩瘟鬼各執旗一束語云除沈家放生外餘排門並可插旗其民居三百餘家疫死過半獨沈全家獲免後享高壽

宋曹彬所居堂室敝壞子弟請修葺彬曰方冬百蟲所蟄不忍傷其生來春驚蟄後爲之可也後爲大帥子孫貴盛無比胡僖當省試謀徙僻地得潘氏園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將焚之僖曰以我一夕圖安傷數十萬命不忍也亟還故居迨入試思窘甚忽蟻聚筆端文思泉湧而出經義立就遂得薦

隋侯往齊國路見一蛇困於沙磧首上出血侯憫之以杖挑放水中後回至其所見一蛇銜珠向侯侯不敢取夜夢腳踏

好生救劫編卷五

三

蛇驚而覺乃得雙珠徑寸潔白夜有光明可燭百步故世號隋侯珠焉

萬曆己酉科應天府學李鑑祈夢神祠夢與楊應文同中楊名下大書祖父陰功浩大六字更畫一牛像在傍揭曉果與楊同中問其前代陰隲事楊曰某家不宰生食牛已三世矣明太祖時袁柳莊善相術一朝士抱幼子求相袁曰此子十六歲恐難過朝士憂甚後遇一道者言其故道者曰惟有大陰德可挽定數然陰德須機會莫如放生隨處可爲朝士放生數年凡有益於生靈者無不捐貲廣布所全物命不可勝計迨其子十六歲竟安然無恙

明池州舒生舉一子而遭寇亂賊至劫其妻子去舒生輾轉

流離間關至楚餓道傍欲死一兵擲肉飼之少嘗一齧驚曰誤矣余聞先人云吾家久當乏嗣以不食牛犬故七世單傳今雖死奈何食牛犬乃探喉哇之而氣絕恍惚見北斗星君命之再生曰戒食牛犬者無奇厄汝勉之吾行當佑汝使汝妻子完聚遂甦遇官艦縛之令挽緯夜半號泣驚將軍夫人夫人蓋舒生妻也其孤尚在黎明夫人隔簾詢其姓氏大詫卽告將軍泣訴本末將軍義之還其妻子贈以金帛舒生拜謝載妻子還故鄉撫子成立以上戒殺放生報

晉桓愷師事陶宏景共修仙術一日有二仙童騎白鶴從空下曰太上命召桓先生陶屬桓曰某修道亦甚勤至而淹滯上昇得毋有他過乎願爲訪之越三日桓君密降陶室告曰

好生救劫編卷五

四

君陰功至矣但所修本草以水蛭蠱蟲爲藥功雖及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滯耳陶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另著本草三卷行世以贖其過十二年始解形仙去

宋番城有屈師者買得魚塘至冬築小堰於外將竭澤取魚見大鯉越出堰外復跳入如是再三迹其所爲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窟中不能出故往來且銜且徙甯身陷死地而不恤也屈慨然決堰出之棄其業後病死神語曰汝漁者而能改業有放生之心延壽一紀歸語世人勿殘天物也京師許儼捕魚爲業忽一日身赤如火痛若炙煮自云見火車燒身有百萬魚蝦攢食其肉乃於神前誓戒殺病旋瘥家亦漸裕

徐仲子好焚獵一日被火燎指痛甚因念我一指尙如此痛彼鳥獸痛當如何遂折弓矢誓不復爲日誦金剛經懺悔後享高壽

元一富翁無子百計以求終不能得聞太獄真人判事極靈因往叩之判云汝前生殺業頗多使物類不能保有其子孫故今得是報今欲懺悔惟放滿八百萬生靈方可贖罪若誤傷一蟲一物須多放百命以準之挽回造化此爲第一良方翁大感悟卽於神前誓戒殺歸家廣出貲財以放生所放未滿八百萬卽生一子子後以孝廉出任

湖州翟節五十無子繪觀音像祈禱甚至其妻方娠夢大士以盤送一兒妻欲抱取一牛橫隔其中竟不可得旣而生子

好生救劫編卷五

五

彌月不育聞者告曰子酷嗜牛意謂是歟節遂悚然立誓合家不食牛後又夢如初妻抱得之乃生子成人

金陵朱之蕃爲人謹愿未第時夢神語之曰今年狀元當是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黜之汝家世德與彼相等但彼三代不食牛汝父子獨未戒此倘能早戒狀元屬汝無疑矣覺語其父父不信明夜父夢亦如之次早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是年果狀元徐止得二甲第一

杭州醫某買螺令僮挑放僮私食之數日後徧身生瘡與螺眼無異百方不效主心異之間日得非所買螺未放耶僮不敢隱乃令典衣買螺如前放生瘡遂愈

交河孟兆祥領鄉薦患脾疾將篤夢至冥司主者曰若知爾

命將盡乎又知爾祖父皆以脾疾終命之故乎孟不敢對主者曰爾祖父多殺生命故有此報孟叩首求釋主者曰汝祿尙遠大今宜戒殺放生仍刻夢中語勸人可贖此罪孟許諾而醒誓戒殺並刻夢覺篇行世後登壬戌進士官銓部 以上改過報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射中之猿拔箭卷木葉塞其創復哺其雛哀鳴而氣絕芝歎曰我違物性其將死矣俄而卒

唐張易之爲鐵籠置鵝鴨於內中起炭火盆貯五味汁鵝鴨遠火走渴卽飲汁表裏皆熟乃死昌宗活欄驢於小室熾炭置汁如前昌儀取擗釘地縛狗足於上放鷹活啄其肉肉盡

好生救劫編卷五

六

狗未死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抽腸後易之昌宗被誅百姓鬻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折雙腳抉取心肝斬首通衢

蘇州徐某家甚富每宰割生物只取肥美處餘則置之不用殺害極多萬曆甲戌元宵設席賞燈正欲舉箸忽腹脹如廁失足飽糞而死

太和年間光祿廚欲宰一牛牛淚下如雨屈膝向屠跪屠竟殺之屠者忽狂走每日作牛吼食草少許以頭觸物月餘而死

徽州程氏兄弟宰牛爲業一日弟進圈有牛長跪下淚弟不忍殺之告兄兄不信殺而烹之未熟鍋內火噴出房室盡燬

仍不改業其子忽胸生一毒五臟皆見見人必哭曰吾父殺

牛胎累於我半年方死其弟改業後以善終

東海某家喚屠人宰牛屠者跛倚門側偶以牛刀剔耳垢忽

風吹門轉激刀貫耳自右透左慘毒宛轉逾時而死

秀州陳五好食乾鮓製最佳人競往買後得疾跳躑牀上徧

體俱爛妻言夫存日製鮓法甚慘今其疾宛然如鮓死時

蜀民李紹好食犬嘗得一黑犬畜養頗厚一日醉歸犬迎門

號吠紹怒取斧擊犬其子自內出斧中其首一家惶駭捕犬

不知所之

蜀民李貞家養狗名黑兒因醉持斧擊殺之貞後與鄰人白

昌祚爭競昌祚醉以斧擊貞死焉時昌祚年十九與殺狗年

正同昌祚小字黑兒冤報顯然

杭州方湖每歲暮執刀爲人屠宰積數十年矣後入京師醉

行長安街正踉蹌道中大車猝至碾開胸腹肺腸盡出宛如

破猪狀

杭州邵某業屠一日著履立櫬上持鉤收肉用力過猛撓倒

墮地鉤穿掌心虛懸不能脫家人急救血暈仆地叫臥二十

日而死

楓鎮顏復初業屠致富每宰猪不令氣絕用鹽水灌入猪心

以槌徧體槌之後得疾徧體痛楚令家人以木槌槌之又索

鹽水飲之如此三日夜一死轉如猪聲而絕

京師某屠羊爲業積數年後遭火家業蕩然妻子相繼死

某憂鬱而死死之日口作羊鳴

蕪湖張三以賣熟食致富一子年十二歲患肝症頭不能仰

痛楚呼號忽見無數雞鴨等畜索命嘔血如注手足搖搖如

物被殺之狀而死不一年家遭回祿產業蕩盡一門死於疫

杭城有鬻燒鵝者姓馬人呼爲馬爛頭後足下患一毒爛入

骨口內時作鵝聲兩手入沸湯始快皮膚剝落儼如鵝掌數

月卒

長沙陳某性嗜雞每日必食三隻忽夢雞無數圍繞一雞飛

啄腳面驚醒覺痛不可忍逾年潰爛見骨而死

德興陳姓弋獵禽獸年不改業一日入城見賣紙鬼臉者

買歸分與六孫嬉戲六孫戴之家畜獵犬數十隻見之以爲

野獸爭前搏噬擊之不退一時皆斃

錢塘翁祿每盛夏林木茂盛時挾弓矢彈射飛鳥作羹爲食

後中風不語咿咿作鳥聲右臂拳曲顛掉如鳥折翅狀二年

而死

唐咸通中有人涸池取魚獲龜甚多悉剝其肉載龜板鬻之

忽徧身患瘡痛楚異常須大盆盛水舉體投水中稍快逾年

五體團縮漸成龜形肉爛而死

昔一僧好食鼈以冷水養之釜中於釜蓋鑿一穴水漸熱昂

首求出卽飲以五味汁未死而味已調矣僧後睡失火延及

其房煙燄迷誤牆有圓窗聳身欲出纔露首遽爲梁壓身不

得出牆之外爲醬園救火者無措卽以醬汁代水淋漓入口

逾時而斃

有富民好食髓每殺伺其首出以竹夾頸殺之有子數歲極聰慧一日在園中探首籬叢爲竹夾頸死

富陽趙二以捕魚爲業一日頭痒不能忍取梳齒痛刮終不快意呼其婦提髮搖頭以手助力至腦脫而死

蜀人韓立善作釣鉤爲業積有年矣後食魚鯁喉成瘡頷脫而死

吳興某賣鱔爲業後生惡瘡每瘡孔中有鱔頭形偏身纏繞痛苦而死妻子相繼餓殍焉

溫璋爲京兆置鈴索於廳前使冤得達偶聞鈴聲迹之無人有一鴉集其上璋曰必有覆巢取雛者既得其人因杖之

好生救劫編卷五

九

錢塘呂五市炙鰻每置鰻滿斛中投鹽醋飲之令味入骨始加刃不數年忽胸腹燥渴但思鹽醋伏枕上時時呷之胸爛腸潰而死

建炎中謝亮經漢江晚泊見岸上蟻纍纍不絕入水悉化爲蝦迹所從來乃自小塚中出詢之居者云向一翁居此三十年以煤蝦爲業死數日矣此其葬處也始知蟻食其屍復還蝦形云

彭和尚性惡蟲蟻火燒湯潑不可勝計一日病篤蟲蟻滿牀周匝其身痛不可忍因遷於別室牀之四面俱用石灰圍繞蟻又自空飛來卒爲所害臨死七竅皆蟻掃之不去四方聞之傳以爲戒以上殺生報

常熟福山鎮鄭姓善鳥銃四十無子改悔誓不再爲遂生一子甚聰慧七歲入塾偶因師膳乏饌復用銃打鳥日復一日其子忽患痘偏身紫泡每泡內有黑子如鐵砂哀號而死金見星於康熙甲子誓戒殺生後因兒患瘡家中殺雞祈禱兒病中常見雞爲祟病久不愈逾年兒出痘頭面不起竟死以上戒而復殺報

明季蜀人嗜鵝其炙法以火燔鐵格置鵝於上火炙鐵熱鵝蹀躞其上逾時掌盡腫殺而食之其掌脆美特異後張獻忠破蜀因疾禱神許獻朝天燭報謝及瘥命斫婦人足高積如山而燔之殺人無算

揚州利擅鹽筴最稱富庶飲饌之精甲於南省烹炮割剝雞鴨魚蝦之屬一席動殺數百命稽之歷代史傳每逢兵革之世其地無不受屠者

好生救劫編卷五

十

王洋帆曰昔賊匪蜂起死亡枕藉李秀才培德謁二仙觀林道長問生靈何辜遭此大劫道長昂首歎曰世人殘忍成風宰殺孽重積之久久大干天和故天降此饑饉繼以刀兵收錄人民以填物命耳

嚴紹廷曰明季有王居士謁小洞天尊者叩云舉世盜賊縱橫干戈擾攘億萬生靈遭此大劫願吾師垂金臂救之尊者曰惟有戒殺放生可免耳以上殺劫報

明江山縣朱愷字壽仁忠厚力學其家不食牛犬三世矣少失怙體羸善病啜牛湯即瘥因貧課徒鄰村得束脩八金歸

途避雨古廟見壁上黏二紙一殺牛果報一食牛果報讀之詞旨慘切慚汗彌襟憮然曰吾今二十九歲尙未入泮必食牛肉之故也况違祖宗之戒不孝食有功之畜不仁恣口腹之欲不義觀茲果報而不痛戒不智犯此四罪大禍且至矣尙何功名福澤之有卽叩禱神前誓不食牛雨霽將行適村屠尤光宇入廟朱問何來云近買一瘦牛慮虧本特來求籤問牛何在云在廟外朱出視之牛雙膝跪地淚下如雨朱惻然心動問其值云七金如數付之尤嫌色低復索三錢朱益之既成朱乃大書神明放生四字於版懸牛項遂解鼻繩縱牛去是歲游泮贅於鄉中王賢家王固望族也一日樽酒間與翁談放生事忽蒼頭報門外有牛項懸版麾之不去朱出

好生救劫編卷五

十一

認之果是已所放生者令引住後園空房先是鄉有積賊渾號人獼猴者素稔王家因窺女妝豐夜傍牛住空房穴牆而進徑至朱房囊捲衣飾將出牛突入闖倒匳案聲甚厲朱驚醒大呼有賊盡室亦驚呼賊懼趨牛腹下過牛怒舉蹠絆囊時呼聲又急賊棄囊而遁王翁視囊物無恙甚德牛繩鼻住牛空房由是翁家永戒不食牛肉已而雨夕賊復至破後園扉見牛若怒狀因前被牛敗隨牽牛出拋所懸版售屠獲四金適朱代翁收債經屠門瞥見所放牛印其由屠以實告牛向朱跪泣如前朱又買之另懸一版大書雷電放生四字復解繩縱牛去越數載館古田富室鍾寬家近村有盜鍾甚恐朱代畫策繕高垣以備忽小童報來一牛項懸版久立館外

朱瞿然曰是吾放生牛也素靈警盜將至矣遂與鍾述翁家禦盜事迨三日盜果至持刀放火鍾梯望之火光中睹牛怒叫衝擊如飛旣輒披靡盜竄牛憊死旁橫二屍燭之尤光宇人獼猴也送縣捕餘黨盜悉平鍾德牛瘞之碣表義牛墓由是鍾家永戒不食牛未幾歲值大比朱赴秋闈卷落歸安令某房閱朱卷不愜意置之夢牛跪地且哭且求覺而覆閱文殊不佳曰是必有陰德強薦之竟中揭曉謁房師師問何陰德朱曰無之再問朱述近年放生事師歎異因告前夢及聯捷南宮房師亦有異兆選授商邱令有政聲嚴禁屠牛備示所放義牛顛末婉勸部民多化之後擢顯秩乞歸養母享年九十一朱年九十六子二俱登仕至今子姪蕃衍焉

好生救劫編卷五

十二

有士人某性慈其親串家犬生四子以爲不祥將棄之河某見而乞歸養之一日將暮忽聲如風雨草木披靡震撼山谷遙見大蟒身如車輪目光閃閃直趨某將加吞噬四犬徑奔蟒登跳扼其首競噬之蟒死某無恙

鳳陽賈某販猪爲業內有一猪甚馴似識人意者甚愛之作樣猪每猪結隊行此猪爲前導參養十數年矣一日至宿州徐溪口憩逆旅主人利其金殺之投尸晉井人莫知也鬻猪於屠逸去屠追之值州牧出猪伏輿前號若有所訴官異之命役隨所往奔至晉井側而嗅探之得尸詰屠曰不知問猪所自曰買之某店者往喚以久出告猪突入其室噉店主衣不釋捕至一訊而服猪送廟日給粟升許牧陞任去新

任者不復給僧憂食之呼豬募化豬點首若會意狀懸袋豬項導入市眾皆樂施次日豬即自往已給者不復討未給者守之不去眾曰此豬道人也自是風雨無間有以豬道人呼者即搖尾奔至給瓜果不食欲人併入袋中負歸人益奇之垂三十年僧賴以活乾隆戊子豬老斃僧以棺葬廟後表曰義豬墳

衢州里胥催糧某家某貧無以備餐有伏雞擬烹之里胥恍惚聞見桑下黃衣女子向前乞命且曰自死不足惜不忍兒子未見日光耳胥驚異至屋側見一雞伏蛋其家將宰力沮之後再來乃抱雛見胥踴躍有似感恩狀既去行數百步一虎猝躍出忽一雞飛撲虎眼胥獲免

好生救劫編卷五

十三

萬曆二年無錫縣秦貞中年無子時屆蒲節家人將宰鵝貞見羽毛潔白冠足如珠偶動慈念遂不宰送至北禪寺放生越三年貞夢鵝來謝曰蒙君不殺在寺聞講誦金剛經特來報恩貞醒妻腹痛遂生子名夢奇聰明清秀年十二入泮李昭煇應試秋闈主司晝寢忽悟見一卷在枕前閱之平平令吏置架上復寢睨視有碩鼠銜其卷復呈枕前如是者三勉錄取之李榜後來謁主司問其故李曰先人陰德不可知但三世不養貓耳主司曰此鼠報德也李來春聯捷江南諸生某夜夢環介胄者長跪請曰詰朝有難在公某友家幸垂憐往救生驚寤亟起造友家見一奴攜竹籃入問何物曰市得魚充早膳耳前視則活鯉也向友白其故放之江

中踰年渡揚子江陡遇狂颶飄船至山下石傷船底瞬息將沈眾呼號莫措咸謂無生理矣頃隨風鼓浪而前若有物負而行者水盈舟行益疾竟達於岸回望之見一巨鯉搖尾而逝

李景文常就漁人貨其所獲仍放水中山景文素好服食火煉丹砂積熱成疾疽發於背藥莫能療昏寐中似有羣魚濡沫其毒清涼快人遂獲瘥

鎮江邵彪久未第夢至一所見大釜煮蛤蚧皆作人聲呼彪姓名曰汝之不第以此故也彪遂念南無阿彌陀佛蛤蚧皆變成黃雀飛去彪醒痛戒廣勸世人後乃及第官至安撫長洲韓侍郎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喜放生乏錢每早

好生救劫編卷五

十四

起必持帚掃兩岸螺螄盡放入水中有時忍飢掃踰數里如此者四十餘年不倦隆慶丁卯侍郎赴鄉試夢金甲神告曰汝祖父放生功大從此累代貴顯當先令汝入翰林享一品榮後仕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品服曾孫治萬曆丙午舉人沐宗正壬午舉人六世孫葵康熙癸丑會元狀元

南康狄相圃太守署中桂花廳酒次述閣學汪巽泉先生主講豫章書院時予造訪焉偶談及果報先生曰善惡報應揆諸見聞灼然可信因言登第後一日假寐書齋夢二童子明臚王貌各手擎紅紗燈一盞至曰府君請見子問府君為誰不答導之前往不覺隨往至一潭側縱廣不知幾百畝也幽深靜綠寒氣襲肌二童履水上如步康衢子錯愕接踵黯黑

中恍惚殿宇曲折歷數重階陛二童置燈兩旁瞥見甲士森立王者冕旒危坐鬚眉蒼古予前揖之王曰汝汪某乎曰然曰汝曾戕生命數萬知之乎予曰夙世公案惘惘未悉現世惡業自信無戕生靈之事王曰非前身事也盍思之思之久不得曰辱承明問愚實未解王又曰且細思之當自悟思之又久乃曰憶總角時館師外出曾偕諸友嬉戲捉獲青蠅無算去其翼聚於高垤圍之引蠅蟻至亦無算乃以火著硝磺突衝其圍蠅蟻灰飛一時滅歿互爲拍手笑樂得毋是乎王曰是也知罪未予曰童子何知希格外原宥王曰既知懺悔急宜努力當日同害物命諸童福命較薄俱罹冥誅汝本臚唱第一人因此降爲一甲二名仕途得意中時有拂意事

好生救劫編卷五

五

近交命運五年中少亨衢行且入佳境矣勉之忽驚悟先生饒州樂平人嘉慶丙辰榜眼官至大宗伯以上錄太上寶筏呂祖寶訓云汝欲延生聽我語凡事惺惺須恕己汝欲延生須放生這是循環真道理他若死時你救他你若死時天救你延生生子別無方戒殺放生而已矣壽光佛偈云放生贖命事雖庸無限陰功在此中一歲積成千種福十年培養萬重功已赴網羅遭困厄將投湯火近驚忡臨刑遇赦恩無及彼壽隆兮爾壽隆黃山谷戒殺頌云我肉眾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判自揣看何如又云勸君休殺命背面復生贖喫他還喫汝循環作主人

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大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數年郊復遇僧於途僧大驚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性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不然蝻蟻之物皆命也郊徐思曰憶北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惶迫我編竹爲橋以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當首捷公終不出其下傍人議曰一歲豈有兩狀元及唱第祁果首名時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郊改第一祁改第十

好生救劫編卷五

六

童子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不意被梟鳥搏傷蒙君救護今當奉使南海不得奉侍矣卽以白玉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至三公當如此環也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果應白環之數四世三公清白無比及楊震葬時有大鳥隨之蔡伯喈云此黃雀感恩而至者也晉桓愷師事陶弘景共修仙術一日有二青童騎白鶴從空中下弘景接之青童曰太上命召桓先生陶囑桓曰某行教修道亦甚勤矣而淹滯上昇得毋有他過乎願爲訪之越三日桓君密降陶公之室告曰君陰功至矣但所修本草以水蛭蟲爲藥功雖及人而害及物命以致淹留耳陶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另著本草三卷行世以贖其過十二年

始解形仙去

藏經云昔一沙彌性仁善常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豈宜戕殺其母不信曰設令有罪我當代汝沙彌他日煮油誤澆其指因白母曰願代兒痛母曰痛在汝身我何能代沙彌曰目前之苦尚不能代况三塗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

晉書載毛寶爲豫州刺史軍人於武昌市買一白龜來獻寶放之江後中原大亂趙季龍兵寇豫州官民赴江者皆溺死寶披甲投水如墮石上有物乘足而行及登岸顧視則所放白龜也

孔愉山陰縣人路逢賣龜者憐其渴買而放之羣龜得命至中流頻回首後愉以討華軼有功封侯鑄印紋有龜形回顧

好生救劫編卷五

十七

狀毀而更鑄龜紋如初凡三鑄不得易印工以聞愉悟放龜之報遂取佩焉及愉卒有龜銜樹種於墓上堅勁如鐵至今其樹爲龜銜樹橋名龜回橋

至元間有孫總管赴韶州任江船忽爲風飄至一巨山登焉見第宅如官府狀大殿上貴官端坐侍衛甚嚴旁一門守者皆狼牙鬼面猙獰可畏不許進曰此獄也陽世殺牛食肉者皆囚於此孫之舅在生時好食牛肉因以姓名問鬼曰汝舅食牛肉六百斤罪不可宥孫進懇貴官並問已前程序官云爾舅罪惡至重爾亦以食牛減祿只滿韶州任矣孫求懇再三誓願改過官云汝地多食牛肉汝能勸諭五百家不食則庶幾可爾孫拜謝而去登舟回視已失山所在矣及到任首

禁宰牛並廣行勸諭越半年夢舅曰爾禁殺牛已勸至七百家功德浩大神明交贊我得昇天汝得增福矣

嘉興盛肇好食牛肉一夕有青面人叩門送一帖云六畜皆前孽惟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看畢人帖皆不見肇由此合家不食牛肉累世富貴

昔有一酒工但見蒼蠅溺酒中卽取放乾處以紙襯之收其溼蠅以得活如此日久後爲盜所扳誣獄既成主刑者援筆決判蠅忽聚筆尖塵去復來判筆不得下因疑有冤呼盜再訊果知其枉酒工得釋

會稽陶石梁張芝亭過大善寺見鱗魚數萬陶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弱兄爲倡首募眾成之何如張諾捐銀一兩募湊

好生救劫編卷五

十六

八兩買放之至秋陶夢神曰汝未該中緣放生功大得中今科榜發果中私念曰爾時我雖發意實賴芝亭贊成奈何功獨歸我數日南京錄至張亦中

白龜年曾入仙洞得素書能辨禽獸語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之談適將吏驅羊三十羣至庭下中一羊鞭之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中有羔將產候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驗之既而果生三羔

徐中行弱冠登鄉薦遊天目山遇僧相之纖悉畢驗且曰公終身爲舉人知縣耳徐曰吾不願爲舉人官僧曰惟陰德可挽回定數但陰德亦要機會蓋爲放生隨處可以盡力必極多爲貴徐諾之然貧甚經歲所放無幾越九年復訪此僧相

之日未也一日有以三十金求文者徐乃買放水族不十日三十金盡後僧一見驚曰公何遽陰德滿面乎明年必第矣遂登庚戌進士官至方伯

後漢李信純家養一犬甚愛之一日信純醉臥荒草中太守出獵縱火焚草犬乃入水溼身近信純數步內將草盡爲浸溼火遇溼而止犬數入水病甚死信純旁信純覺而知之痛哭負歸具棺衾以葬太守聞而義之名其塚曰義犬

唐文宗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劈不張者帝異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因問羣臣或奏惟政禪師深明佛法乞詔問之帝詔師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卽現此身而爲說法帝

好生救劫編卷五

九

曰菩薩身以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觀此爲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大悅因詔天下寺院立觀音像

唐天寶中丹徒漁人劉成李暉載魚往丹陽販賣泊舟浦中李他往劉遠見船上大魚振鬣搖首稱阿彌陀佛劉驚奔於岸俄聞萬魚俱跳躍念佛聲動天地劉大恐盡投魚於江李至不信劉卽用已財償之明日於荻中得錢萬五千題云還

汝魚值

縣令潘公禁百姓不許入江湖漁捕犯者加罪後榮陞去任水中大作號呼之聲如喪考妣人共聞之莫不驚異

商人楊序者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救活億萬命方可免

耳序曰旬日之間安能救活億萬命神曰魚子之數最多何不買魚放之序醒卽每日買水族中之多子者放之逾旬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壽可延矣後序享大壽

宜興陸某繞宅皆茂林修竹百鳥咸集不許獵人彈射遇雨雪寒凍之時取米穀散布林中以餉之順治三年一雉家以逆黨陷之於衙門嚴訊時械擊共千人眾詞積案忽百鳥盈庭喧噪震天及訊至陸一鳥飛至案頭銜所誣首陸詞一紙而去羣鳥始散問官驚異刑訊陸之讎人知其誣而出之陸構義鳥亭於郡中以識其異今在毘陵城下

好生救劫編卷五

十

大鼠無數羣聚叫噪焉急救得甦蓋其家素不蓄貓此婦平日嘗以米穀供鼠食鼠感其恩故斷其繩也

元祐閒長沙郡人養一鸚鵡偶見僧念阿彌陀佛卽隨口稱念旦暮不絕因以與僧久之鳥亡僧具棺以葬之俄口中生蓮花一枝人爲頌曰有一靈禽八八兒解隨僧口念彌陀死埋平地蓮花發我輩爲人豈不如

金秀才淮人也冬月掘地偶殺一蟄蛇蛇死時怒目視之越旬日金手肱間忽生癰疽有赤蛇一條從瘡口出金知爲殺蛇之報乃向天地悔過永戒殺生久之方安

宋帥曹彬所居堂室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冬牆屋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忍傷其生候來春驚蟄後爲之可

也後爲大將一人不妄殺子孫貴盛無比

宋侍郎王敏仲喜放生有邪見者教云放生則善相不殺不放付之無心爲妙敏仲生疑以問法華禪師師厲聲叱曰公大錯豈可落空見耶面前木頭皆是無心著幾箇木頭能救得世間一箇苦眾生汝急懺悔邪見之罪敏仲駭汗發心再放百萬命因遇蛤蜊數十斛悉以買之誦經持呪投之中流夜夢文殊菩薩現金色身慰諭曰我憶往昔劫亦曾生蛤蜊中但堅汝心救眾生苦敏仲駭異因著文勸世

程氏夫婦性嗜鼈一日偶得巨鼈囑婢修事時暫出外婢念手所殺鼈不知其幾今此巨鼈心欲釋之吾甘受箠耳遂放之池中主回索鼈對以走失遂遭痛打後感疫疾家人界

好生救劫編卷五

三

至水閣以俟命盡夜忽有物自池中出身負溼泥塗於婢身熱得涼解病乃漸愈主怪不死詰之具以實對主不信至夜潛窺則向所失鼈也合門驚歎永不食鼈

太湖之間村民多事網釣以佐生業獨沈文寶全家好善遇所獲禽鳥必用錢買放眾笑其癡沈獨爲喜後值疫疾人有於昏黑登廁者見街坊兩瘟鬼過各執旗一束語云除沈家放生外餘排門並可插旗其民居三百餘家皆染疾死者過半獨沈全家獲免後享高壽

宋朝吳興太守王襲之素不信佛好賓客惟事宰殺曾養雙鵝於庭前夜忽夢鵝口銜一經卷取而看之皆說罪福報應之事明日果見是經遂大懼永不宰殺

屈師於元村遇一赤鯉買放之後夢龍王延至宮中謂曰君本壽盡以君救龍增壽一紀

劉子嶼吳江人冬月竭蕩取魚水放將半見二大鯉越出壩外復躍入如此再三子嶼異而觀之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窟中不得出故二鯉往來跳躍且銜且涉而救其子盪身陷死地不恤也子嶼慨然歎息乃去壩放魚越二年鋤地得金遂致大富

李冲元將殺一鮎忽憶先夜夢一皂衣嫗曰妾腹中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亦生妾死五千子亦死敢望哀憐特貸一命元遂放之立意戒殺後於水際得珠以成富族矣

好生救劫編卷五

三

鱸滿缸低徊不去嘗自語云打殺打殺店主不解其故疑以爲顛每笑之一日師忽大聲曰打殺也顧不得了店主習見不復顧師急掇缸傾鱸於河店主大駭痛毆之眾人問故謂曰打亦何益共糾錢償之師乃免打後即忽開悟遇人疾病以手按之輒愈信香雲集然終好放生每日買放數金計其所活不啻億萬陰功浩大果證西方

京口周千秋在樞曹管米米蟲糾結一簸揚落地則羣蟻聚撮之無何雜至則蟲與蟻俱葬雞口其夫人沈氏憐之令奴子每將簸揚先鋪蘆席於地事訖即聚蟲於糞中併貯糠糶於糞爲蟲之糧滿則更貯別糞初第謂姑緩其死且不忍其爲雞蟻所殺耳乃至秋皆羽化而去初沈夫人消渴病甚醫

皆袖手勢已待盡千秋因此事慰之曰豈有生百萬命而身自夭折者後病尋愈且更生子

張從善年十四被魚撥刺傷指痛甚自思我傷一指痛楚如是羣魚別鯁刮鱗剖腹斷尾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自後不復傷一物享年九十八壽

錢塘名士鄭圭病中夢舉人陸庸成過訪時庸成已死數月矣儀從感於生時問陸授何職答曰冥曹觀政因出二書以贈一則湖廣孝義圖一為放生戒殺書鄭視放生書云此雲棲大師所刻公在冥途何以得此答云冥主每遇世間嘉言善行必紀錄且頒布遵行惟恐人之不信受也君能奉行此二書病將愈矣既寤病果漸減因傳其事以見庸成樂善一

好生救劫編卷五

三

念至死不變大師導善功德不惟世人奉持即冥主亦甚瞻重如此吁可異哉以上善因

文昌帝君書云有元秀者家貲巨萬已生子四人其餘諸妾所出不問男女皆淹殺之一日夢中見十數兒輩來追殺人賊秀大驚起兩手兩足已為牛蹄展轉於牀大叫三日頭斷而死陰府申聞天曹帝大怒曰性根不壞方得人身天人誦章始離母腹愚人何不節慾嬰兒有何罪愆揆以正條倍於故殺即將元秀永錮地獄處以極刑四子悉皆天橫家財盡行籍沒又命下酆都別置一籍收錄此等罪惡差北方飛天神王統領將兵巡行天下有似此者許便宜行事押赴酆都地獄以正其罪

女子郭引鳳年十四歲被攝入冥見王者坐殿上下列數百婦人各有小兒號呼索命乃有因多孕而毒胎者有因家貧而溺殺者有因視兒不謹而死於非命者有因缺乳而死者有因無男而厭多女者王者一一詰問備受苦楚引鳳復生具白其父因大書天南寺壁以為誠信

冀州有一小兒年十三喜採巢取卵以煨食之一日有人喚云彼處有佳卵可同我取即牽之至桑田忽見道左一城城內花街繡戶笙歌喧鬧兒怪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喝令勿言因令進城中城門忽開惟是空城滿地熱灰碎火烙足不可忍小兒號呼跑至南門其門又閉復走至東西皆如是未至即開既至即閉時村人採桑者見此兒在田中號泣奔走以

好生救劫編卷五

三

為狂疾歸語其父父至呼之兒始應聲倒地城灰俱不見矣父視其足膝以下焦爛如炙兒語其故及再視之仍是桑田更無他異抱歸療養膝以下遂為枯骨矣

魯山令元汝之公庭判事胥隸畢集忽鵲銜草衣墮庭前元遂立命役物色之果有人脫草衣上樹覆巢取雛元命答之鎮江華回子父子宰牛忽仆地作牛鳴臥病月餘額生雙肉角長寸許死時人皆聞牛尸氣此其報也

太和年間光祿廚欲宰一牛牛淚下如雨或令換之屠者不從操刀直前牛乃屈膝而拜伏地不肯起然竟殺之屠者忽狂走失常每日作牛吼食草少許以頭觸物月餘而死光祿官上其事於朝因詔天下無故不得宰耕牛違者杖八十充

徒罪

蜀郡金華寺僧人秀榮院內多松柏生毛蟲無數榮怒使人掃而埋之或棄於柴堆其徒又取曬日中供爨數年榮死時寺內有僧死而復生語其徒曰某到陰司見秀榮荷鐵枷坐烈日中有萬萬毛蟲繞啞其徒大懼不數日亦發背死餘姚溪塘朱某屠狗爲業勸改不從後被火已躍出復投入爲火所燎急赴溪水中皮捲肉露宛如一新剝狗痛楚狂走繞城市叫呼一匝而死妻媳俱死瓦礫中髓腦血肉炙博有聲一家俱燼

泰州海安鎮姓韓者自幼屠豬忽自爨百沸湯傾滿宰豬大盆解衣就浴妻力阻不得遂入盆中輾轉皮肉潰爛不知痛

好生救劫編卷五

五

楚且自拔其髮語妻曰若箇豬頭還有毛不潔淨人不買也隨卽死

菜市橋楊某店以賣羊肉爲業店主婦親自操刀後家業漸饒此婦往五雲進香肩輿而上山峻路險轎少欲從輿中跌出直墜崖下竟爲齏粉而死

羽林軍士韓金生平好彈射鳥雀暑月坐廟門檻上乘涼因取箭鏃刮耳適狂風吹轉廟門其箭穿透兩耳血流如注而死

蘇州薛氏小兒屢升樹杪覆巢取卵雛一日上樹不期先有大蛇啖雛匿於巢中兒驚視張口蛇竟入兒口遂死

杭州婦人某氏素兇悍遇蟻循行廚竈輒用火燒之死者不

可勝計後生一子方懷抱令臥牀上離房有故頃歸見牀上一黑團驚視之則其子也已爲羣蟻攢嚼死婦痛兒亦暴卒宋徐僧保自幼便能釣蛙每年恃爲養身之計殺時先截其首蛙已剝斷爲二嚙草跳躑久之方死至二十六歲夏秋之交病甚困輾轉於牀不能愈但咄咄自念曰今年壞了生意爲之奈何竟死未入棺之前身自腰下忽中斷如蛙被剝之狀

松江方愛橋燒鵝擅名父子分爲二鋪值歲暮子宿父家而夜半火發烟氣內攻父子俱不得出並死四肢張開徧體焦爛宛若燒鵝之狀

唐天祐中建慈和寺治地畢每爲蚯蚓穿穴一僧以石灰水

好生救劫編卷五

五

澆灌殺蚓無數未幾其僧徧身奇癢抓破成瘡挑之各有蚯蚓在焉爛至肉盡骨露而死

正德間應天一舉人家巨富善食肉每食必數斤月宰三四豬宴集賓旅忽一夕夢城隍謂汝多殺不戒當變汝爲豬舉人不信且謂人曰城隍管閒事殺豬何罪卒不戒越半載暴死既殮聞棺中有吱唧聲開棺視之變爲豬矣江南人士悉知焉以上惡果

好生救劫編卷末

柴紹炳虎臣氏勸婦女戒殺編云殺生二字罪坐所由多出男子其間本於婦女者正復不少蓋婦女職司中饋刀匕是供魚鼈膾鯉大抵盡關其手此爲見生致死聞聲食肉慘尤甚焉世間閨閣慈柔惻隱者每饒性成而亦有溺於習俗恬不省察者抑思人生得女人身五漏之體劣於男子若復多害物命夙愆未洗惡業又加嘗觀女流每易感癥瘕勞瘵胎產諸患根尋其理殺業與焉昔峽岫摩羅巡乞至一人家適婦以難產求救摩羅歸問佛佛言汝可於產母榻前抗聲曰我從賢聖法中來未曾殺生兒聞此言無不產者摩羅如教兒果誕生又法師梵臻夜坐見一婦人哀懇曰請師到家師

好生救劫編卷末

從至其門見數人界此婦牀上大刀斫之如泥少時復活泣曰妾生前善作鱸今受此報師爲授戒遂得超脫嗟乎殺生還報不殺度厄罪福彰彰秋毫非爽矣抑更有進者兵革之世婦女罹殃荼苦尤甚或全城遇掠或闔家繫累死別生離誰非孽報耶蓋有情之類眷屬無異至於突遭屠割俯就烹燖存雌去雄棄子全母銜冤蓄恨飲泣吞聲天道好還出爾反爾徒以信宿輪迴改易軀殼倘令慧眼觀之正如投桃報李耳夫閨閣賢達自能戒殺放生造福無涯允臻善果倘在中庸以下積習昏沈吾願慈母賢姑喆夫孝子苦口緩頰曲陳罪報感觸天性庶幾聽從愧悔使門內殺業永消冤仇不立凡諸疾苦疢橫殃禍流離俱可禳解矣豈不自他兼利也

哉

海虞顧雲鴻撰雲棲大師戒殺放生文原序云戒殺非佛氏意也儒先聖人意也上古之世民未知衣食之原與禽獸混處盡力以相角幸而勝食其肉衣其皮不幸不勝糜其爪牙者亦不可數矣聖人既教耕稼以爲之食織紉以爲之衣弧矢重門宮室以爲之衛民得免於禽獸之害而亦不復藉乎禽獸之利聖人常不忘與之並育而不傷故龍蛇至變悍也虎豹犀象至猛暴也禹與周公不過驅而放之遠之而已不盡其類而殲之也聖人之意蓋常主於不殺而民之習於禽獸之利害者以爲殺則利不殺則害則未可以不殺令也於是爲制禮以重之曰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

好生救劫編卷末

無故不殺犬豕必有故而殺殺者蓋寡矣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捨羣伐一草木非其時曰不孝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齊宣王不忍一牛孟子盛稱其美以爲可以保民致王以是知聖人之意蓋常主於不殺也惟令以不殺之不得故爲禮以防其淫而世之淫於殺者因曰殺固儒先聖人之教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因俗行化導民不爭而曰獵較固出自孔子豈不悖哉蓋吾觀五代之亂寇賊聚人爲糧頭會以當升斗老羸者並骨舂之如破糠覈埽皮掉乳誇爲美羹嬰兒無知貫糊爲戲至今談者魄悸魂搖肝腸痛楚而當時之人恬不知怪何罪何讎酷毒如此佛氏冤業報應之說當自不誣卽不然亦其人習於嗜殺如世人之

習於宰屠耳今夫鳥獸失喪羣匹越日踰時反巡故鄉回翔
鳴號躑躅踟躕而有人心者乃聽其宛轉礎几之上跳躑湯
鑊之中曾不動色鳥獸之視今人何異今人之視亂寇平鳴
呼一飽何甘眾生何苦報應果信行遂及身即使不然所習
如斯惻隱安在亦可懼矣且夫居今之世與古之習於鳥獸
之利害者遠不相侔今之所日事宰割者雞鶩魚蝦生之既
無害於人而其所戲相踐撲者螻蛄蠅蟻殺之又無利於己
夫人惟利害切身不可化誘耳非利非害習成殺機既戕物
生又傷我性嗚呼亦可止矣此聖人可以不殺令民之時佛
氏乃應機闡教故曰戒殺非佛氏意也儒先聖人意也嗚呼
聖人以禮立戒佛氏以戒維禮今人恣餐以踰禮又借禮以

好生救劫編卷末

三

毀戒亦殘賊縱肆甚矣夫破習莫如戒救殺莫如生假如亂
離被掠之民有大力者破其械繫出之刀鼎還見親戚啼笑
相持讚歎歡喜何可勝道應死之物放縱天淵復反林藪何
異於此又有導師說法窟中開其慈心永不嗜殺投戈釋劍
復見太平抑何善矣世人戒殺普濟有情蠢蠕蠅飛物物得
所豈非天地大生之德聖人一體之意乎嗚呼有人心者念
拘執之苦思曠蕩之樂究報應之因通禮教之旨戒殺如赴
殺放生如脫生庶不負雲棲老婆舌耳嗚呼戒放至易生死
至悲可不念哉可不念哉佛氏因果已具雲棲所陳余論其
合於吾儒者如此

會稽莫晉撰生生編原序云宇宙間祇此生生不息之理散

布爲生生不息之氣通天徹地亙古亙今無有窮盡故曰乾
以大生坤以廣生生之謂易苟無生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物之生各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在乾
坤謂之元在人則謂之仁仁者人也有此惻怛慈愛之意方
是人無是心即非人也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生氣所勿
貫即生理所不存仁者以萬物爲一體生理同出一原即生
氣無分彼此而或者謂戒殺放生說本二氏吾聖人初無此
教噫是何異於借六藝以文奸哉夫生民之初未知樹藝不
得不茹毛飲血以養生其端既開豈能復禁中古聖人爲之
植百穀百蔬以裕民食是即不戒之戒不放之放也犬豕牛
羊無故不殺何嘗不戒殺乎禁鯢鮪長麇麋翼鷄卵舍蜚蠊

好生救劫編卷末

四

何嘗不放生乎宿肉常珍惟以養老則未老而肉食者鮮矣
有膾無脯不貳羹蔬則雖士大夫食不重肉矣禽獸魚鼈不
中殺不鬻於市則物無未成而夭者矣食時用禮不得已而
以生道爲殺猶理髮者所去少而所全實多也猶植木者芟
其繁正以助其長也猶鞫囚者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
皆無憾也曾謂古聖如天好生之仁反不如釋老乎哉今誠
能搏節愛養如是何必更言戒殺放生苟未能然則莫如戒
殺放生最得聖人之仁術此生生一編所以推廣孔門之至
教也蓋吾心生生不息之理與萬物生生不息之氣觸處相
通故周子不去窗前之草程子常觀盆內之魚爲與胸中生
意一般耳若戕物之生以厚我之生一變嘗有限之甘庶類

受無窮之苦每食而刀几皆腥殺機滿目既飽而橫陳噉蠟
惡氣填胸徒參養此幻軀漸斲喪其真性哀莫大於心死未
有不反促其生者也語云甘脆肥濃腐腸之藥又云寡欲薄
味壽命彌長養德養身原非兩事世人縱不愛萬物之生甯
不自愛其生乎試閱此編惻隱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桐城姚瑩撰戒殺文云人雖殘忍不能生而殺人其始必有
所由以漸至於日滋月長而後殘忍之性成蓋機之萌也早
矣殺物者殺人之機也苟充無欲殺人之心則吾有取於釋
氏矣戒殺放生之說是也世之好辯者有三難焉一則曰物
無知也一則曰婦人之仁也一則曰此浮屠氏法非先王之
教也噫可謂不思其本矣天下之物惟死則無知耳苟蒙血

好生救劫編卷末

五

氣而生未有無知者也然即使無知而我不惟其義惟其知
是天下之蠢蠢者皆可殺歟夫知之有無物非得已也業不
幸而無知矣從而加之以殺何物之重不幸也所謂婦人者
謂其知愛而不知勞能養而不能教耳或縱惡養奸噬臍貽
患故謂之婦人之仁豈必殘忍而後爲丈夫乎世之殺生者
殺之吾不知其罪舍之吾不知其害也至以戒殺爲浮屠氏
法非先王之教則尤有不得不辨者亦嘗觀天地所以生人
物之本乎原夫乾坤端倪陰陽兆基氤氳摩盪黃白萌芽天
地之亭毒本無心於人物猶父母之胎孕本無意於男女也
及其既生而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類分焉謂之大獸之
屬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

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類分焉謂之小蟲之屬
其於天地皆父母而子育之耳於是蠢蠢蠕蠕各求自飽弱
者肉之強者食之互相吞噬血走肉飛當斯時也人以虛靈
之性獨含二五之精固已得氣至清秉生特厚矣然倫紀未
立政教未開則亦混混沌沌無以大異庶物故食肉衣皮木
居穴處爭奪相殺同類相仇逮乎後聖有作立之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以紀其倫定之上下尊卑貴賤長幼親疏以
辨其分城郭宮室以安其居水火木金以備其用七禮以制
其節六律以導其和而特憫其戕生殺物之慘也故教之種
五穀以爲食治絲麻以爲衣政教既開民物大定然後跂行
喙息蠖飛蠕動之倫各得其所而不相害自是萬物皆賤而

好生救劫編卷末

六

人獨貴天心亦有所歸矣然彼萬物者同受天地之氣而生
特以蠢頑不如人道之立固猶然天之所憫惜而同在字育
者如父母然有賢子俾立室家爲之長帥其愚不肖者有益
矜之矣安得賤惡而殺之哉虞書曰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商
書曰鳥獸魚鼈咸若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
物魚躍又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自古聖帝明王皆體
天地生物之心仁及庶類萬物各得其所夫然後天心順而
風雨時地氣暢而蕃育息人情洽而四國和萬物得而鳳凰
降麒麟遊龜龍假瑞草挺夫惟好生之德有以洽乎上下幽
明之際也然則古者祭祀賓客與夫饗殮之饋先王不免牲
殺何也曰此先王之不得已也蓋血肉之食可以充養氣體

人非有清心內養者十日不肉食則面有槁容百日不肉食則體或飢餓聖人不強人以所難故爲酌中之制食有常性物有常品取有常時製有常法不求遠物不珍異味其於祭祀賓客也於己之養有所加以致孝敬也推聖人之意豈不以爲有餘憾哉故禮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其樽節也如此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鴻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其愛養也如此且以聖人之功德於民物大矣其口體之奉祭饗之儀所必不能廢者天地民物亦皆樂有以供之而聖人猶樽節愛養之如此故天地咸被其仁而

好生救劫編卷末

七

感其誠但見其生而不見其殺今無聖人之功德徒藉口古禮以濟其貪殘豈仁人之心也哉甚矣人之惑也惟其不惜物命果於殺戮日習既久不覺其慈祥愷惻之意漸以悖亡而剛強暴戾之心潛以滋長一旦殺人不難矣爲其機之先動故也嗟乎禮始諸飲食古聖皇教民稼穡其功最盛於萬世者非徒穀食之良民以無病也自農事興而天下萬世之物命賴以全者鉅矣儒者誦法先王不能從其最盛而爲樽節愛養之斯亦可矣顧不察天地所以好生之心而以戒殺爲浮屠氏病是所謂好辨其名而忘其實者也亦終於不仁而已矣

嘉善吳遇坤禹人著戒殺說云或問子戒殺生然則食市肆

已殺之物與自死物者可以無孽乎曰如之何其可以無孽也藉非有食之者則市肆不得售市肆不得售而人亦何利於殺之雖魚鰕蟲鳥自死之物而非觸於網罟則彼不得死非有食之者而彼亦何自而麗於網罟也哉然則如之何而可以無孽也然則其孽奈何曰自我殺之而食之者此當以折半科罪者也今夫一人之身而日食肉半斤以終歲計之約得肉二百斤以五十斤抵一豚是爲一人而歲殺四豚也以折半科之是猶歲殺二豚也推而至於一月而殺數十豚與夫一日而殺數十百命者不可勝計也究亦無以異於其自殺之也然則其孽究同乎曰自我殺之而食之者既以

好生救劫編卷末

八

全科罪而比之於律則又所謂不往抵銷與收贖者也人既殺之而我食之與其自死而食之者既以折半科罪而比之於律則又所謂往抵銷與收贖者也雖然有人殺之而我食之而無異於我殺之者速賓之肥牡獻具之脯脩其罪當與我殺同科何也爲我殺也有人殺之而人食之而無異於我殺之者千人之俎百人之餼僮僕飫珍羞走卒厭梁肉此亦當與我殺同科何也亦爲我殺也爲我殺而我不知其罪半科而可以抵銷與收贖者也爲我殺而我知之而不禁之其罪全科而不可抵銷與收贖者也若其堂索珍庖家侈異饌而爲何曾之鯽魚舌爲張昌宗之鵝蹠爲徐可範之饈驢爲郝處俊之無脂羊肉又者爲韋巨源之食單爲李德裕之食

譜爲段文昌父子之食經食品其罪十倍科之百倍科之而與於不往抵銷與收贖之甚者也不往抵銷與收贖奈何曰天道貴人而賤物其能功德及人者雖有所傷殄於物而天亦必報之以福雖福十而孽一而終不能銷去此福之十之一以抵彼孽之一此不往抵銷與收贖之說也今夫富貴而惡終者一父祖之子孫有富貴者有惡終者有累世富貴一朝惡終者今夫賓廚仙館雞豚邨社太平豐庶懽洽醉飽然而兵寇奄至赭地千里髻亂不遺此豈盡稔惡之宗而逋逃之藪也哉殺劫之所積也昔者大業之江都天寶之長安五季之洛陽至元之錢塘明季之蜀皆以繁華之極暴殄狼藉劫爲墟塵故嘗論享數世庸人之福者亦當受一世惡人之

好生救劫編卷末

九

報而欲避殺劫者其必自戒殺始哉

嘉善吳遇坤禹人著戒殺後說云梁武帝用釋氏法宗廟去牲薦以蔬果長齋爇飯垂四十年卒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骨肉相圖用底滅亡昌黎論佛骨表極詆之此世所藉爲戒殺生者口實者也愚按梁武有滅族之罪三廢絨巴陵王而殺齊諸王寶暉以下六人罪一三築淮堰前後死者數十萬罪二自起襄陽遂與兵事相終始所勝敗殺傷亦亡慮數百萬罪三吾猶疑所報之未足以蔽償十一而謂戒殺生者之反因得禍有是理乎雖然梁武晚年悔殺之效則亦既有明徵矣夫昭明太子旣前死而昭明之子嘗稱帝江陵凡三世三十有三年蕭琮人隋蕭瑀降唐是後若嵩若華若復若儉

若鄴若真若做若邁凡八葉仕至宰相略與唐相終始雖魏晉南北朝已來繼世之主未有若是之富貴長久子孫全安者也以爲侯佛致然乎則魏之宣武齊之文宣陳之後主不嘗佞佛乎爲此則獲福爲彼則獲禍又何以云夫因殺而懺佛懺佛而又不悔殺而謂可以資福銷禍者是佛爲天下罪人逋逃藪矣梁武身負滅族之罪而卒以有後而大昌於唐者斯悔殺之效也今夫不悔殺人而口誦慈悲者武曩之禁屠是也於仁爲悖悔殺人之過而至於一切斷殺者梁武之蔬食是也於仁爲愚然而梁武不愚不足以回天且梁武之有後者仍在不殺人耳執馬僊碑袁昂而釋之則猶知教忠也吉玆請代父死則因而赦之則猶知教孝也復立寶義爲

好生救劫編卷末

十

巴陵王而立元交爲咸陽王以主魏祀則猶知存亡繼絕也一置獨孤園再赦天下三立贖刑法則猶知卹民也遣使求成於魏而魏不許則其不欲窮兵之初志固可原也晚年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其悔殺出於誠然雖姑息之政不勝其弊而活人則旣多矣殺人大惡也活人大善也而二者不能相抵而報有先後梁武殺人之報旣往而活人之報方來此天道也載考梁武八子天胡獨於昭明太子之後而獨厚報之蓋昭明天性孝謹寬和容眾赦過宥獄賑視饑貧是其身亦種有善果焉此所以梁武之惡報諸子受之而善報則昭明之身若子若孫獨受之也令昭明不蚤世而繼位則身與弑禍矣故昭明之蚤世亦其能

以善自免也此又天道之可知者也夫釋家多附梁武又不能證其福禍之所以然遂使報應之理不明愚特論之爲戒殺後說云

吳興周宗濂輯推仁節飲食說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情所最懼者死原夫胎生卵育凡有知覺運動者其好生惡死之心與人無以異也禮曰君子無故不殺生庶人無故不食珍蓋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此卽推仁以節飲食之說也夫螻蟻亦貪生命當物之將戮之時被縛呼號情狀極慘是故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君子之於禽獸誠有不忍之心而且肉食者腥羶臊穢濁氣填胸蔬食者甘潔芬芳清味適口有識者宜自審也况乎宰魚必除鱗甲若若陵

好生救劫編卷末

十一

遲烹蝦已剪頭鬚猶能跳躑物雖細微命則一也人奈何以片時口腹之歡使物抱無窮之戚耶或有從而辯之曰天生物以養人物之爲人所食亦固其所果如君言我恐百年之間不幾禽獸充滿宇宙乎余應之曰否否爾不見天地間水陸二族極毒之生靈如馬蟻蜘蛛蜈蚣之類俱爲人所不食從未聞填塞街市亦謂自生自滅理固然也更以深山之草木譬之荆棘交橫人迹罕到若照熟山比較起來豈非其中草木無人斬伐直將上衝霄漢無有底止者乎此自生自滅之理無俟煩言而解矣世人每於婚嫁之事類皆廣招親朋大張宴飲余以爲可減者減之蓋能少害生靈實積福無窮也至若初生子嗣莫不筵開湯餅門慶懸弧而爲父母者誰

弗冀其子無災無害福壽永康乃欲冀子之生而先戕物之生於理不甚悖乎卽如父母誕辰滿座賓客羅列珍羞爲子者不吝資財固屬盡孝之道然吾謂殺生以慶父母壽不如放生以益父母壽之爲愈也迨至居喪正宜修冥福以妥先靈不宜侈豪富以重其過雖素羹饗賓亦不失爲禮也平時饗飮日給尤不可輕戕物命種種之冤率何以縉紳之士殷實之家以世間難得之福消磨於杯盤之中美饌佳餚縱恣自喜卒至福盡災來而不之省吁良可慨已余之爲此說者非欲世人斷葷茹素之謂惟願勿貪口腹共發慈悲隨時隨事而撙節之既不傷天地之和亦且延子孫之澤其獲報豈淺鮮哉爰引前輩格言以證鄙見之當否諸君子幸毋笑

好生救劫編卷末

十二

吾迂云

光緒辛丑年正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自由女請禁婚嫁陋俗稟稿

婦女贊成禁止娶妾律之大會議

婦女贊成禁止娶妾之大會議

失名

修律大臣會議禁止娶妾問題。有贊成者。有反對者。而其結果。當必以娶妾為是。禁止者為非。惟女界開通中之個人。聞此消息。欣然贊成。特派傳單。東請一班閨秀。開大會。研究此問題。屆時赴會者數千萬人。異常踴躍。公舉自由女為臨時主席。先由會長宣佈開會理由。主席登壇。畧謂。婚姻之制定。自義皇不過一夫一婦。并無妾媵。名詞厥後。唐堯以娥皇女英下嫁。有繆遂為二妻之祖。然當時平體相待。亦無所謂妾也。夏殷德衰。人主流於逸欲。遂以女戎賈禍。已開御妻妃嬪之階。周代尚文。其制益燦然。大備朝廷。倡之於上。草野自行之於下。於是嫡庶分而名分嚴。歷久相沿。成爲習慣。始尚藉口於嗣續。繼惟貪戀於歡娛。左擁南威。右抱西子。在男子樂則樂矣。其如不平等。何。今國家有禁妾問題。實行與否。雖未可知。正宜乘此時機。要求政府。尊重女子之人格。上相有調燮陰陽之責任。當不敢忽然置之也。故請各姊妹到來。一爲研究等語。茲將議案錄下。

卷三 禁止娶妾之大會議 一十二

六 香 飽 叢 書

一 禁妾問題。不獨於大婦有益。於侍妾亦大有益。蓋侍妾平日備受大婦之苛待。已屬屈鬱不平。一旦湯網宏開。正如非洲之放奴。各尋生路。不必受他人氣。可否將此意宣佈爲人妾者知悉。使有贊成。而無反對。請公議。衆議應速行宣佈。

一 大婦贊成禁妾。並非因吃醋問題。蓋存一點慈愛之心。尊重女子人格起見。同胞姊妹。宜認定此宗旨。庶外界不能以蜚言中傷。衆贊成。

一 凡事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各姊妹贊成此舉。自當設一禁妾會。籍束丈夫。不得再行娶妾。以身作則。然後人多樂從。衆贊成。

一 此舉事體重大。當聯絡女界。要求政府。以達目的。衆贊成。（電文如下）北京憲政館王大臣修律大臣鈞鑒。閱報知朝廷擬定禁妾律。女界會議。贊頌王大臣文明。請速定切盼。自由女等電稟。各人議畢。茶會而散。

自由女請禁婚陋俗稟稿

失名

稟為婚嫁陋俗大碍自由乞切實禁革以維女權事竊吾鄉女子出閣怪象固
 多新婦回門燒猪尤重禮循來往本好事之所為無判貞淫乃解人之強作遠
 稽古籍近攷歐風婚禮無此明文辯例遂為傳見賤夫作俑純是褊心習俗移
 人是前惡劇夫國家律例弗設專條閣閣英雄不拘小德眼孔豈宜太小面皮
 尤要包羞日蕭牆之隱患一生祈席之危機偏伏其成蜚言誤聽蠅玷妄加既
 無卻扇之情遂作回爐之貨蛇影胎忌幾同問道於盲雀角敗爭遂致富堂出
 醜閨房曖昧即有錢難買證人鄰里沸騰恐無頭祇成公案妄攬老青之號不
 知厚顏慘蒙不白之冤可憐弱質甚或愛憎頓易藉勢吹求搨搨已窮借題擴
 塞憐人私德快已陰謀煽平地之風波等親家於陌路有甚求全之段是真無
 恥之尤顧此泯絕良心僅居少數太璞既堪問世無瑕不易戮人但念女權墮
 落繞出生天俗例奇嚴宜留餘地方今新風輸入貿易亦講自由好事既諧實
 備豈宜太甚雌風苟競小節奚拘矧斐緒為淫婦之稱臭猪亦賤媼之號借為

卷三

請禁婚嫁陋俗稟稿 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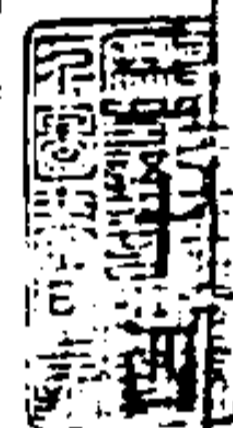
六 香 苑 叢 書

取締實不雅馴而其利於男子之專制侵及他人之自由尤非文明之正軌也
 伏乞備論鄉愚禁揚家醜虛文既革惡感全消從此內外平權共樂男家女室
 便宜行事無非王道人情切候鈞批長勝私祝謹稟

璇璣碎錦

璇璣碎錦序

新編卷第



紅友向居五雲莊之南園余時奉母子反哺菴相界一衣帶水花時月夕文讌為歡丙午夏紅友製璇璣碎錦一百種鏤心刻骨窮極工巧即蜃龍海市帝釋花冠無足取喻是歲蔚馥夏若昆季相招同過梁溪將請序于霓峯先生聞有知交晤語時時拈示展閱裝潢精潔縱橫聯絡閱者不能讀讀亦不能竟惟有嘖嘖健羨而已一日開篋竟成烏有相視惋惜者久之所幸者有副葉五十種藏之于余滿擬歸時紅友

昭代叢書

一集

璇璣碎錦序

一

世楷堂藏板

出家中殘稿追摹繕寫仍為全璧不意其內子痛女情深返魂無藥遂埋玉于地下矣紅友傷逝無聊家徒壁立乃作客四方之晉之燕之粵舟車水陸卒卒無暇及此大司馬三韓畱村先生愛其才依劉最久在肇慶著詞律二十卷傳奇四種空青石黃金甕風流棒念八翻及香艷詞二帙皆大司馬分俸成書然則紅友之心神告瘁矣其寓予札云邇來腕若枯荻心如燥泥非參苓所能療予謂果爾紅友將不久迨扶病歸行至泮江歿于烏榜嗟乎紅友余尚忍

言之哉疇昔之日刻燭分題拈華選偈鵝籠山頭一片石吾兩人坐臥嘯歌于其上不知幾朝伊夕也短

簿祠前一江花浪片帆南挂清淚盈襟此景此情依然如昨也而今已矣祇有翦紙招魂于亂峯落照閒矣殯歸旅泊河濱淒其觸目中郎有女猶續父書孰意紅友所遭竟至是哉自爾錦囊嘔心之句散作殘編斷簡而余所藏副稿五十葉被一秀水僧發篋存亦十之四五後于翼藩吳君處復得三十四種尚屬紅友手筆參以余之剩副湊集六十種歲丙寅余遷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序

二

世楷堂藏板

錫采山山鄰徐若曾為余錄一副稿適陳次山將之都門作別山中索余寥廓集泥絮詞託言代子請序于輦轂名家兼借璇璣碎錦一閱閱竟即還遂一并挈之而去屢次致訊相索言失之于長安邸舍矣原稿尚在若曾處若曾獨行山中身膏暴客之斧自是余息意此書如廣陵散之不復在人閒矣甲戌秋予孫定沙彌謁余于梁溪之長壽院手捧一緘曰此璇璣原稿也謁所從來係若曾室內見寄開函狂笑喜不成寐者累夕嗟乎初本百種失矣幸存副葉五十

種乃五十種仍失其半復得三十四種得而失失而復得者幾歷歲年今幸復歸于余仍然六十種惜乎尚有四十種之不復再見也豈化工之巧紅友發宣殆盡造物者視之不欲悉傳人世耶抑金仙有言一切有為夢幻泡影紅友已空諸所有任其或存或亡而予之惓惓于此反多罣礙耶然予終不忍忍置者重傷紅友之慧業自爾遂寂寂人間也且恐他日有人以璇璣全稿寸組尺幅裁割攘為己有也致訊亦聞主人俾速付梓廣諸同好并了芍藥欄當年一塵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序
卷第三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公案也泥絮道人宏倫謹述

璇璣碎錦

宜興萬 樹紅友著

選目

鏡蒂	顛倒鴛鴦	多麗碑	分飛鴻燕
錫朋	六稜品字珠	柳帶同心結	
九轉丹	同心梳子	交枝方勝	
連理箋	百念齡	雷文印	
壘翠峯	一垣星斗	玉衡	
土圭月影	合蒂梅	長命縷	
連環方結	錦障泥	五雜組	
重重綺窗	陽關壘	桑籃	
天度小浮圖	碧泉瓶	百花屏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四

世楷堂
藏板

鏡 蒂



鏡蒂 竹枝詞
 七言四句
 楚山如沐曉蒼蒼
 目斷長沙木落黃
 借問相思多少
 泪恰如流水下瀟湘
 湘字左水右木
 右為目沐與目泪
 與木相與水皆合
 成湘字為沐右為
 目木帖為相益為
 泪左為水全為湘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五 世楷堂 藏板

絲 蛛

清俱夢淨塵咏上池
 人清無寂皇義等且間泉石樂
 心境無寂皇義等且間泉石樂
 漏外掩虛名傲且宋野
 遠遺五力肅傲且宋野
 春十二田歸谷穴器員禹冠為漉酒巾
 風二頃昏令采水度刀懸擬
 特不窮中寓筆千章樵薪共
 有情不窮中寓筆千章樵薪共
 貧作病新學酒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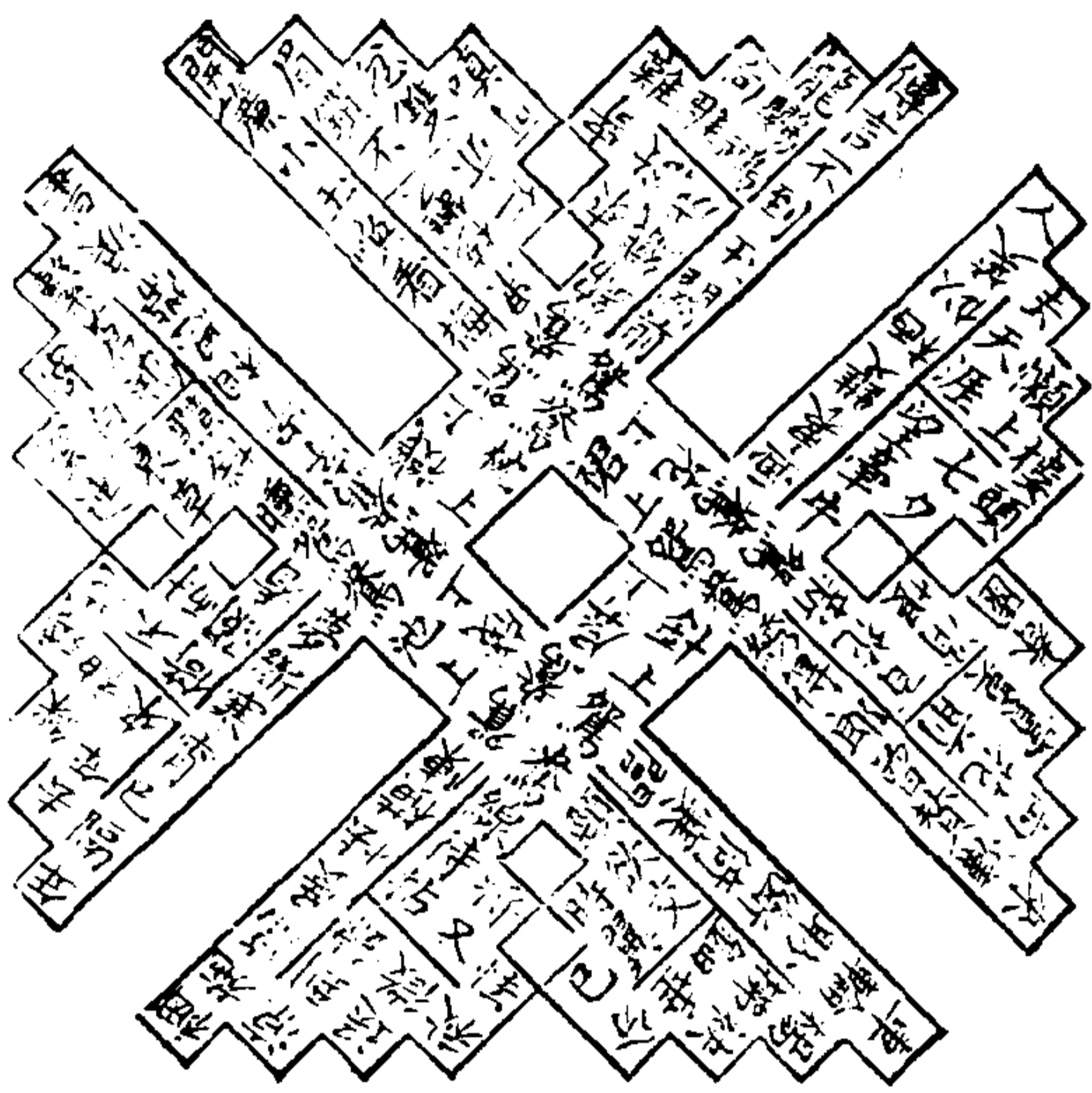
蛛絲 高隱吟
 七言律一首
 吾廬掩戶寂無人
 空谷歸田二十春
 和令香奩窮不
 諱江郎綵筆老逾
 新呂度刀作樵薪
 斧貢禹冠為漉
 酒巾曠傲每尋泉
 石樂功名已等陌
 頭塵
 人境心偏遠春風
 特有情諱言貧作
 病新學酒為名
 斧共山人出中從
 野叟行樂天池上
 詠塵淨爽俱清
 且外遺田二頃奩
 中寓筆千章作賦
 擬為屈宋尋間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六 世楷堂 藏板

夔 鴻 飛 分

霜風蕭瑟拂簾鉤
 花洲瀆刷羽三雁
 夢原堪旅泊湘長
 宿郊衡州雲晚鳴
 群黍到盡無影過
 寒秋里萬書聯畫
 塞葉榆綠遠落樓

顛倒鴛鴦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七

世楷堂藏板

分飛鴻燕 詠鴻燕

七言律一首

霜風蕭瑟拂簾鉤
金雁長鳴過畫樓
木落遠辭榆葉里
塞土寒羣宿夢洲
水濱刷羽三湘晚
日影聯書萬里秋
禾黍郊原堪旅泊
白雲無盡到衡州
天女窗前絮如簧
試曉聲尾分金翦
翦羽振紫衣輕解
舞偏多態能言最
有情關姪甘寂寞
莫受漢宮名

顛倒鴛鴦 閨情

七言絕八首

難向雕籠鸚鵡傳
言不到玉關前
鴛鴦枕上鴛鴦
夢夢斷寒宵已隔年
年去年來綵袖殘
花不耐倚闌看
鴛鴦機上鴛鴦
錦錦織成來欲寄
難嗔忿雙眉鎖不開
簾小玉喚看梅鴛鴦
裙上鴛鴦繡繡得
郎曾讚歎來來
來向花前賞暮春
園消恨百花新
鴛鴦花上鴛鴦
果果核雙仁亦可嗔
分袂垂楊拂鈿車
輪盼斷倚寒閨
鴛鴦牋上鴛鴦
字字相思帶淚書
書繫蒼鴻寄白雲
雲連衰草黯斜曛
鴛鴦池上鴛鴦
頭頭欲交時翼已分
秋送微涼到錦裯
施席展怯橫陳
鴛鴦屏上鴛鴦
畫畫裏雙棲似笑人
人去天涯懶上樓
樓頭七夕望牽牛
鴛鴦針上鴛鴦
線線待拈將又怯秋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八

世楷堂藏板

三麗碑

春深 夜曉聞 語聞關 弄玉 轉清從來 紅兒 女鮮題 葉偏能 小字工
解吸 真向誰 含多少 弄玉 人名記取 紅兒 家人似 紅玉兒 家在 樓中
暗吸 醉試飛 花散葉 弄玉 蓮湖恨 紅兒 猶客思 秋娘綠珠 行誰許 交遊
雲中 明君 去湘山 遊散小 青 世湖邊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問來 書試評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欲訪 無雙 成見手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永巷 龍鳳屬 文君妹 思如水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何如 樊素 道東院 結彩瀾 念德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芳名 麗華 字雙耶 西施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小榻 麗華 字雙耶 西施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春詞 情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遊今夕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詩准付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街蹄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弄玉

玲字品棧卯

碧沼萍滄色暮
 燕叢紅○頓春沸
 舞涼芳間更歸守歌
 斜簾月草紫欲錦揮鷓
 風珠衙白露縮詩戲金綠
 急影鬧峰紗亘絃手玉釧樹
 夜深房曲帳垂花架滿紅紛翠
 响音調苗柳飛落篆籠薰黛
 前○吹弱對窓點重○粧
 熄進風卧西日苔埋停
 雨枝鷓鳴簷上階鏡
 小霞處迷春曉暗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二

世楷堂
藏板

錫朋 柳枝辭
 七言四句三首
 煙裏紅腮桃浥露
 色拂小池風前舞
 影影上階除蕙縷
 絲織黃金階上影
 露露浥桃枝欲嫁
 誰
 搖蒼玉檻邊絲
 誰家檻玉蒼涵
 中
 青眼柳含煙
 偏憐柳眼青青
 香
 長窺月閣高垂

秀字枝交

未歸金鏡破
 宿香籠繡
 鳳雙慵倚調
 深愁怨
 音笙玉
 花梅伴
 獨影開
 色綠
 山色
 福山
 無難
 分有續
 聽鮮人

昭代叢書

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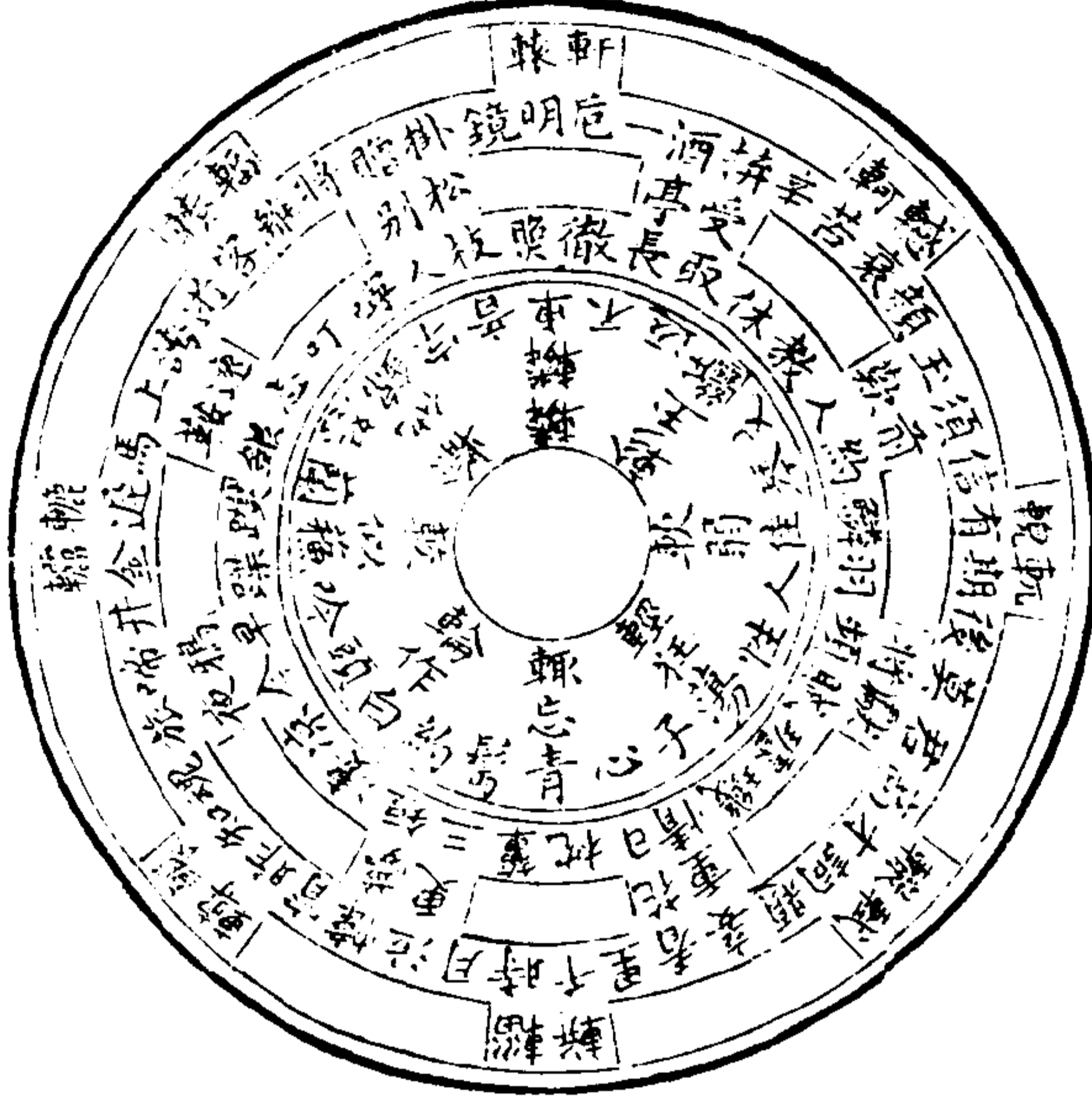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六稜品字珠
 虞美人三調
 春景蜀情
 低垂柳弱風枝小
 處處迷春曉
 暗階苔點落花對
 飛花對
 臥鵲鳴簷上
 日窗西
 處處小枝風
 弱柳垂低
 落點苔階暗曉
 春迷處處小
 枝風弱柳垂
 欲歸春暮錦詩
 戲綠樹鶻歌
 暮春歸欲
 縮低草欲歸
 碧芳色
 滄滄滄
 色頻更
 紫間紅
 暮春歸欲
 縮低草欲
 歸碧芳色
 滄滄滄
 色頻更
 紫間紅
 帳曲房深
 五言絕六首
 舞燕碧叢芳
 草露低
 碧芳色
 滄滄滄
 色頻更
 紫間紅
 花低露歸春暮
 錦詩戲綠樹
 鶻歌暮春歸
 欲縮低草欲
 歸碧芳色
 滄滄滄
 色頻更
 紫間紅
 月漾簾珠影
 鬧蜂衙
 舞燕碧叢芳
 草露低
 碧芳色
 滄滄滄
 色頻更
 紫間紅
 帳曲房深
 五言絕六首
 舞燕碧叢芳
 草露低
 碧芳色
 滄滄滄
 色頻更
 紫間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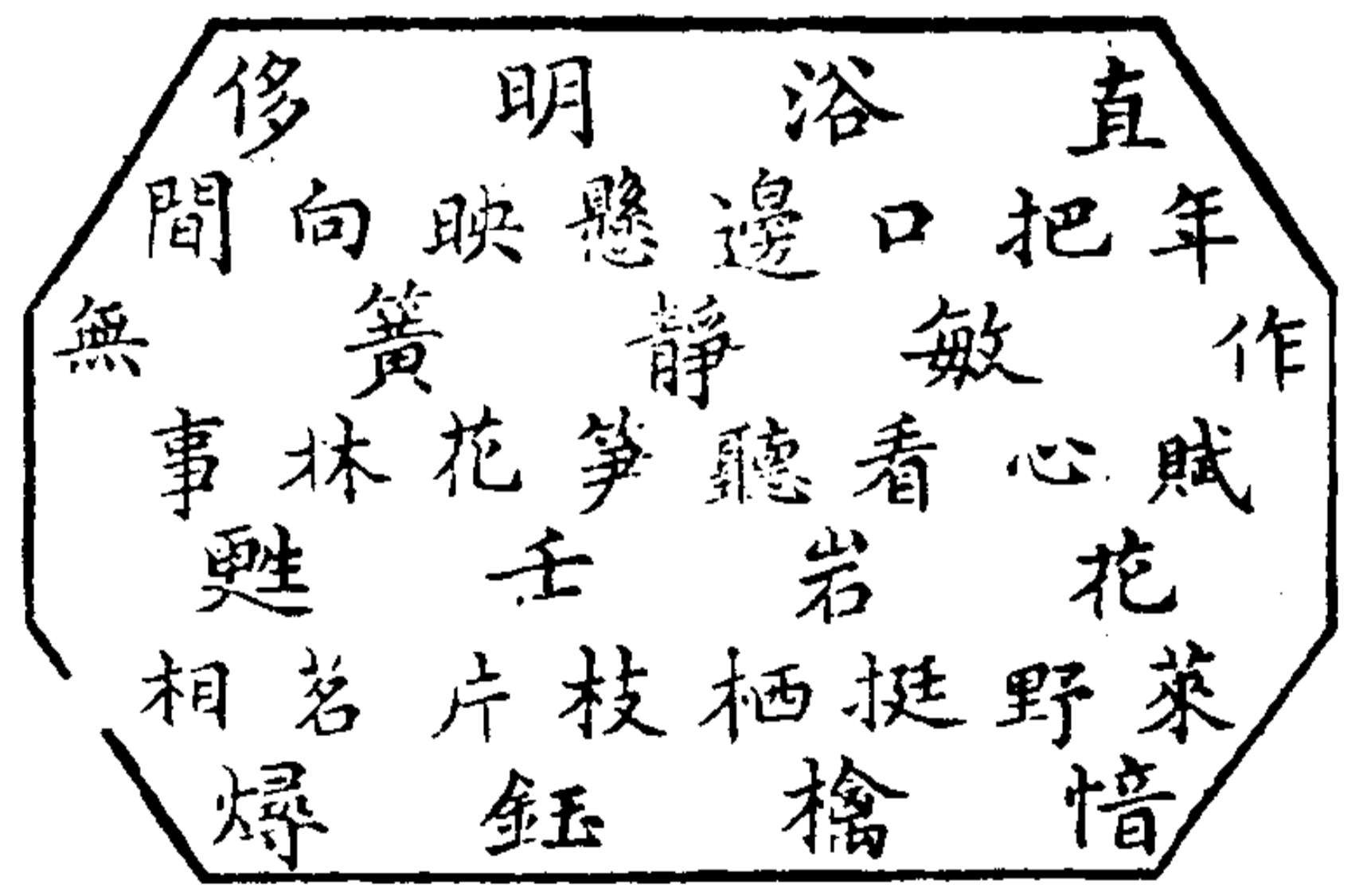
輪 車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五
世楷堂
藏板

同心 七言排律一首 秋閨吟
四出金花映月黃 隔簾相對試秋芳 云鬟縮得妝方
就鸞鏡簪來影亦香 水榭荷殘斜日遠 山窗竹翠晚
風涼月圓有約還京洛 霜落無書寄梓桑 女媧木蘭
征木葉郎輪銀雁返銀塘 凡看仁智虞唐錦 都為蘇
蘭一斷腸 六言絕句一首
花正全枝得雨 柳將殘絮隨風 約信久誣蘭閩薄情
智術誰同
中瀛字分爲四 云水月女凡六字各列一聯之首
腸芳香涼桑塘六韻先只借用月方日京木唐六
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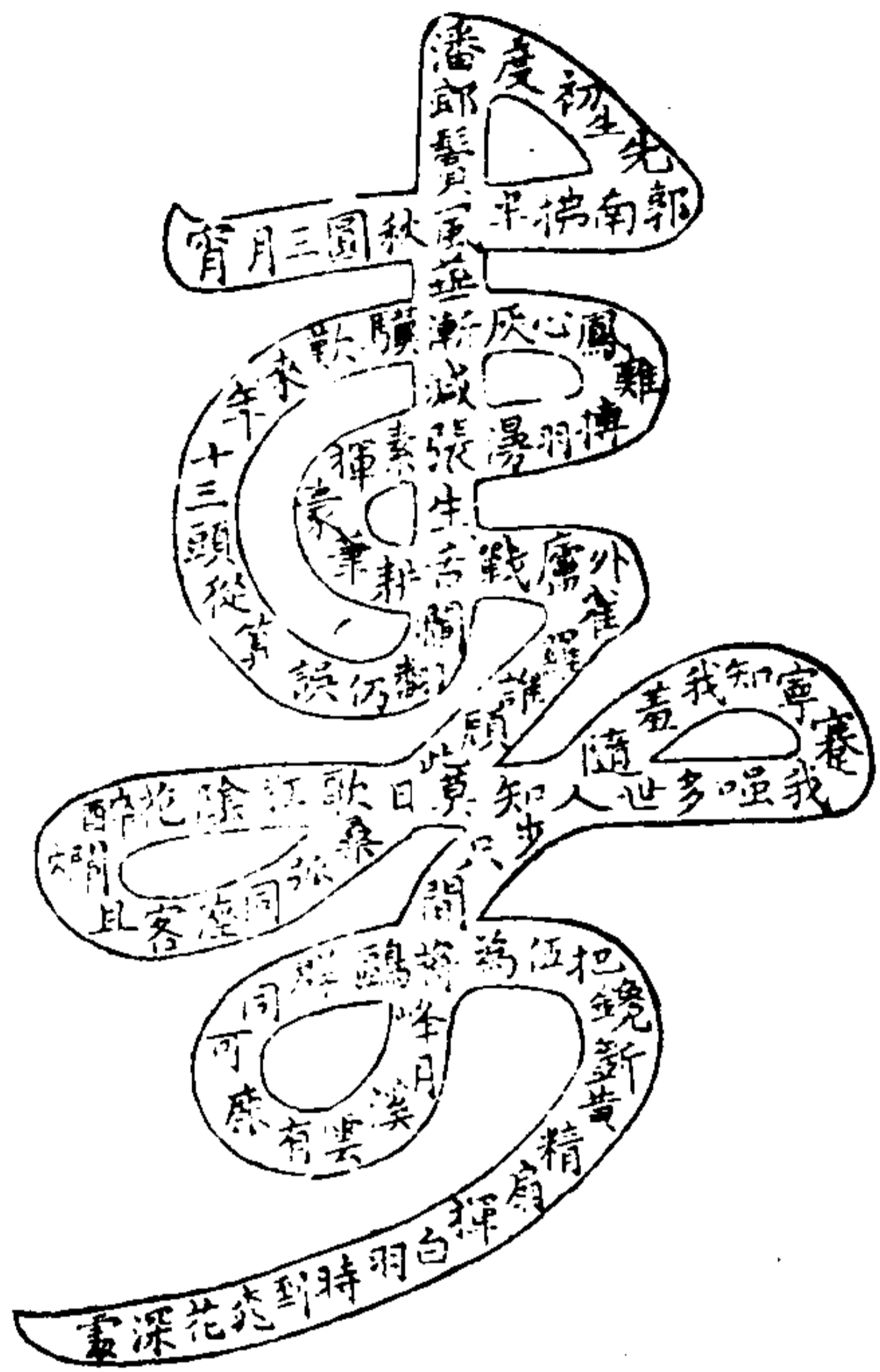
菱 理 蓮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六
世楷堂
藏板

車輪 七言排律一首
軒轅明鏡掛松枝 照徹長亭酒一卮 輻輳客遊誇遠
志叮嚀人別贈 將離輓金井啼鴉早 蹀躞銀鞍上
馬遲輓轉昨宵幃 夢短淒涼今夜旅 魂知輜軒千里
看花日枕簟三更泣 月時軾轍才高君 獻賦塔璣情
重妾題詞軌輓有信須前約 麟羽頻將莫後期 輾軻
苦辛拚受取休教人歎玉顏衰
麟麟車不返軫 玉斷文琴軟弱佳人性 輕狂蕩子心
輓忘青鬢約輪作白頭 吟較似蘇蘭怨輪他錦字音

百念令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十七

世楷堂 藏板

連理牋 山居詠
十年作賦草萊音且把文心化野心谷口每看山挺
大水邊爭聽石栖禽月懸青筍千枝玉日映黃花一
片金多向竹林生苔火人間無事更相尋
寫浴明侈敏靜簧花岩玉甦惜擒鉦燭十五字合

百念令

鏡門無夢足餘年
岳粧異似頑仙陰
潘冠烟咏間接共
生衲烽中原樂賭
任醉起鼓聲志圍
髮同高眠樹篇棋
泉茗煮燒常外墅
齊物何妨偈六如
於行看唱步虛空
甘麝書歸南畝閒
覺塵樹讀相樂身
漸揮種經牛樵青
貧談聽出龍溪鏡
餘甜黑事舊冠裡
賦陵猶惜未逃名
作同酌晚風清瀆
惟醪耕里鄰家約
音皎躬心安最掉
塵月事巖采有看
絕春烹共笋情花
聲烏聽節聯徑落
映斜扶醉過芳堤
柳學稼道宇低隣
花謀溪鳥多情寂
莊懶清起問自冥
却亦對屋茅在春
處身兵譚罷啼無
題有賦問幽愛語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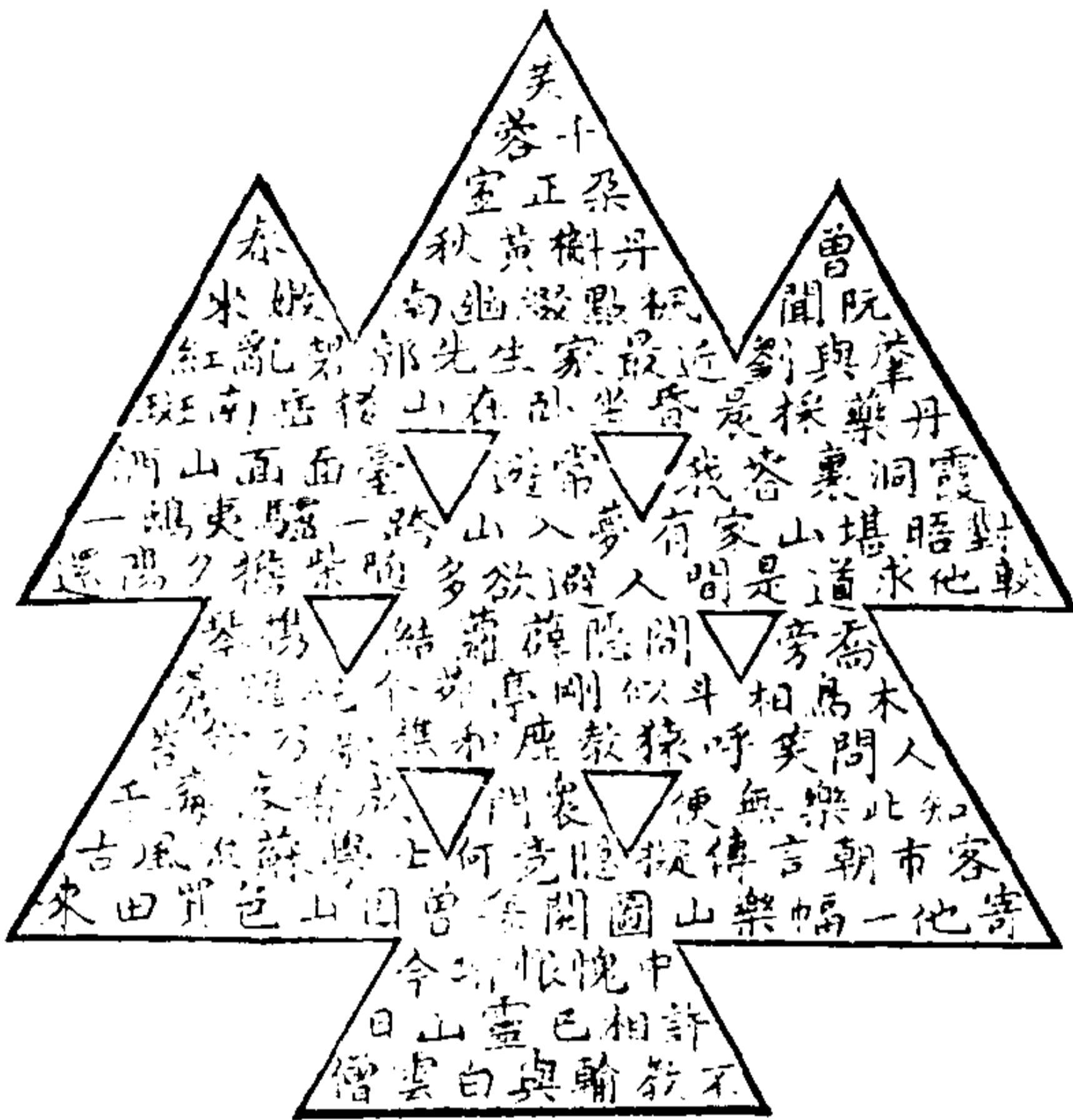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十六

世楷堂 藏板

百念令 自壽
夏雲峯一調
宵月三圓秋風半拂南郭先生初度潘郎鬢風華漸
減張生舌瀾翻仍誤算從頭三十年來歎驥漸灰心
鳳難搏羽漫張素揮毫筆耕舌戰盧外雀羅誰顧
此日桑弧同座客且爛醉花陰狂歌日暮知人世多
啞我蹇寧知我羞隨人步只閒將峯月溪雲有鹿可
處同羣鷗將為伍把鏡斷黃精扇揮白羽時到桃花深

墨翠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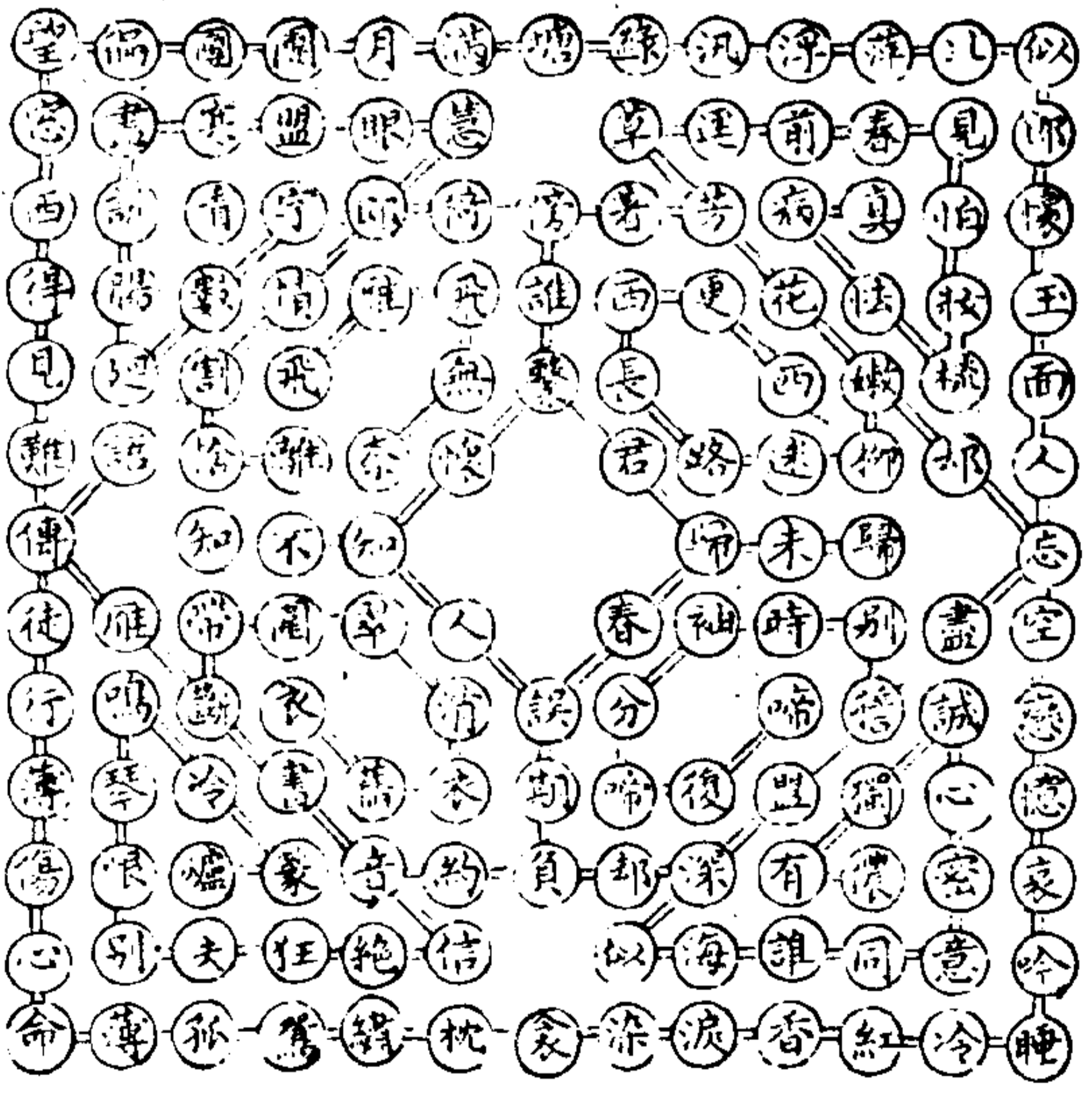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元
世楷堂
藏板

雷文印
七言律
四首
詠懷

中原葦鼓起烽烟
因詠間棲棄志簫
竹樹眠高同醉
衲衣冠裝異似
潘岳鏡山陰共
賭圍棋墅野
外常燒煮
茗泉白髮任生
耕井里鄰家
最無情青筍
共烹春月
心安采蕨事躬
耕井里鄰家
最無情青筍
共烹春月
皎白醪同酌晚
風清里約棹
看花落草徑
聯筇聽
鳥聲耳絕塵音
惟作賦武陵
猶借未逃名
塵相牛經種樹
書日歸南畝
樂樵漁龍出
聽談揮
甜餘麋行看唱
步虛丘壑間
身青鏡裏衣
冠舊事黑
起閒茅屋對清
溪水鳥多情
自妨偶六如
有懶心謀學稼
道寧低人憐
寂寞春無語
吾愛幽閒賦
字從中螺紋讀
至外卽用中心
讀起四字爲
四篇首

墨翠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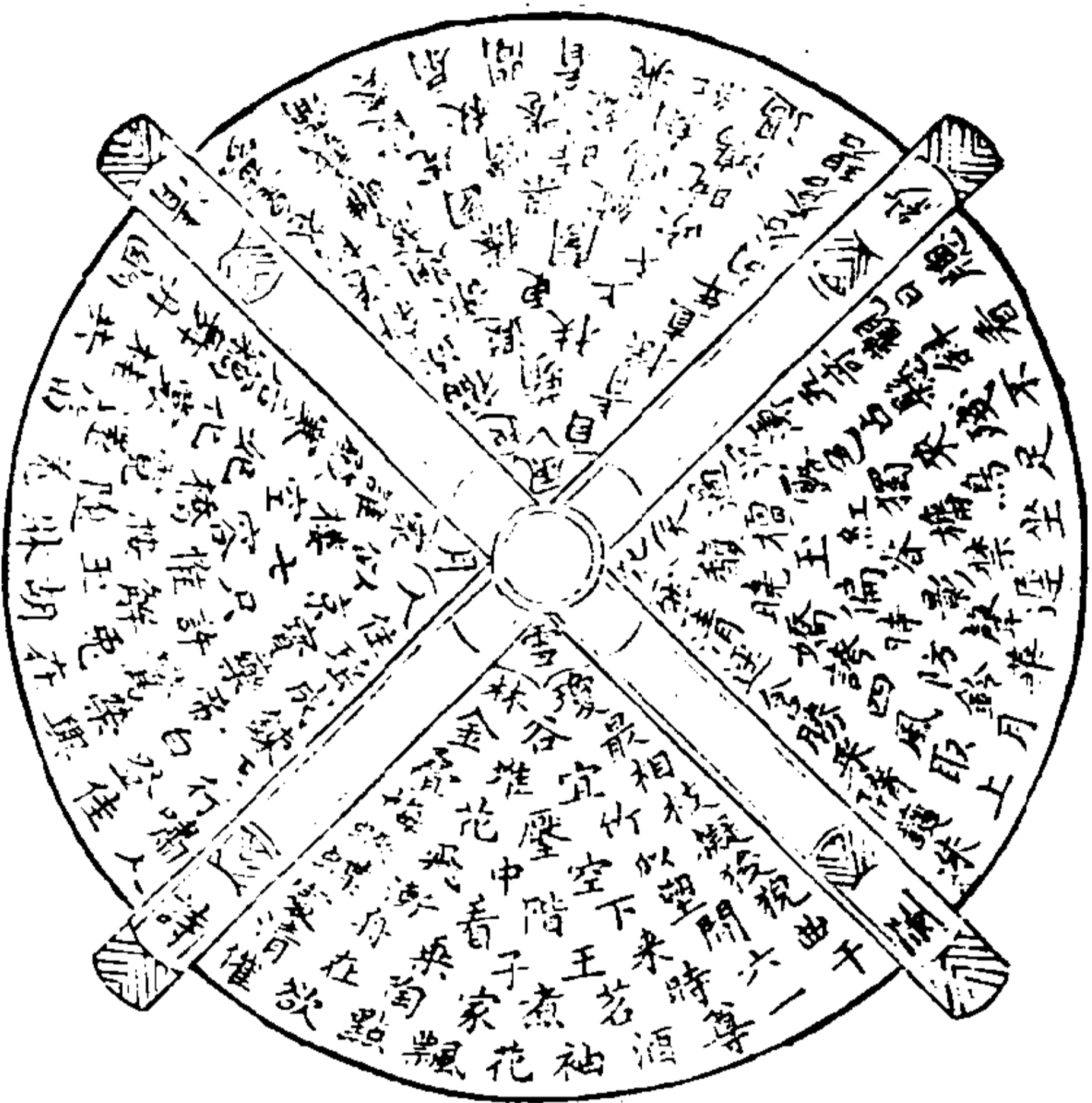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元
世楷堂
藏板

墨翠峯
山居樂
七言絕
七首

芙蓉千朵正宜秋
黃榭丹楓點綴幽
南郭先生家最
近晨昏坐臥在
山樓
春來嫩碧亂紅
斑南岳樓臺面
面山酒一鴟夷
驢一
跨多隨柴擔夕
陽還
會開阮肇與劉
晨採藥丹霞洞
裏春我家山堪
晤
對較他求道是
閒人
臥遊常夢入山
多欲避人閒
隱薜蘿結箇
茅亭剛似
斗呼猿教鹿和
樵歌
擔琴攜硯視
蒼苔欵乃歌
成看落梅千古
風流蘇學
士會因山色買
田來
道旁喬木鳥相
呼笑問人知
此樂無便擬
傳言朝市
客寄他一幅
樂山圖
鹿門懷隱竟
何曾每閱圖
中媿恨增
今日山靈已
相
許不教輪與
白雲僧

五 衡



一垣星斗 閨怨 南鄉子四調

塘綠沈浮萍比似郎懷玉面人忘卻嫩花芳草徑前春見怕妝梳怯病真○真
病怯梳妝怕見春前徑草芳花嫩卻忘人而玉懷更似比萍浮沈綠塘
塘滿月圓團扇望窗百得見難傳語割情郎慧眼盟盡訴腸迴數字看○看
字數迴腸訴盡寒盟眼慧郎情割語傳難見得西窗望隔團扇滿塘
袞染泪香紅冷睡吟哀憶空忘盡誓盟深似海誰司意密心誠獨有儂○儂
有獨誠心密意同誰海似深盟誓盡忘空戀憶哀吟睡冷紅香泪染袞
袞抗纖鴛孤薄命心傷薄行徒傳雁斷書音信絕狂夫別恨琴鳴冷篆爐○爐
篆冷鳴琴恨別夫狂絕信音書斷雁傳徒行薄傷心命薄孤鴛繡枕袞

長相思四調

歸未歸君繫誰傍著芳花嫩柳迷路長西更西○西更西長路迷柳嫩花芳著
傍誰繫君歸未歸
歸未歸春誤期負卻深盟誓別時袖分啼復啼○啼復啼分袖時別誓盟深卻
負期誤春歸未歸
知不知人誤期負約音書斷帶團扇消衣舊衣○衣舊衣消翠團扇音書約負期誤人知不知
傍誰繫懷知不知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玉衡 詠風花雪月

七言律四首

起自青蘋徧迥遐扶搖直上更歌斜送題際閣千年
句吹綻梁園萬樹花雕虎嘯時鳴曉谷蒼鴻翔處捲
秋霞羲皇清夢蒲葵扇閒看飛紅過碧紗
天然清馥過沉檀曉徑含嬌玉露溥五色紅偏誇勝
采四時春獨占奇觀懸來旛影防風墮護取鈴聲禁
鳥殘斜日紗窗看不足坐遲華月上朱闌
瓊林金谷最相宜堆墨梅花雁竹枝擬似空中飛蛺
蝶新看階下塑狻猊閒來王子乘舟處清在陶家煮
茗時六曲闌干一尊酒袖花飄點欲催詩
人家誰似住瑤京樓殿寒空七寶成鍊藥只容妃后
竊化橋惟許帝王行白鸞解按霓裳舞丹桂還隨玉
兔榮登嘯詩人佳興在胡牀羌笛共幽清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土 美 月 景



合 蒂 梅

鏡晚臨初罷猶黃
試粧約及昔回昏雀
寒望來親揚未月言伴
清睡遠太醒見砌小衣長
起慮蒼坐雁人落五芳絲金
貴開遍問香書英寒瘦履匙款
香蕙半吐小枝探傾券酒盃腸斷
帳臺空寐寒聲橫閣羅歎絳式
短浴霜和鼓瑟聲空囊未替
孤吟月角情淚景懶成歛
眠已哀薄郭涵落我遂
塔長嘆狂五下空玉
疾式燈殘隱遠塘

昭代叢書

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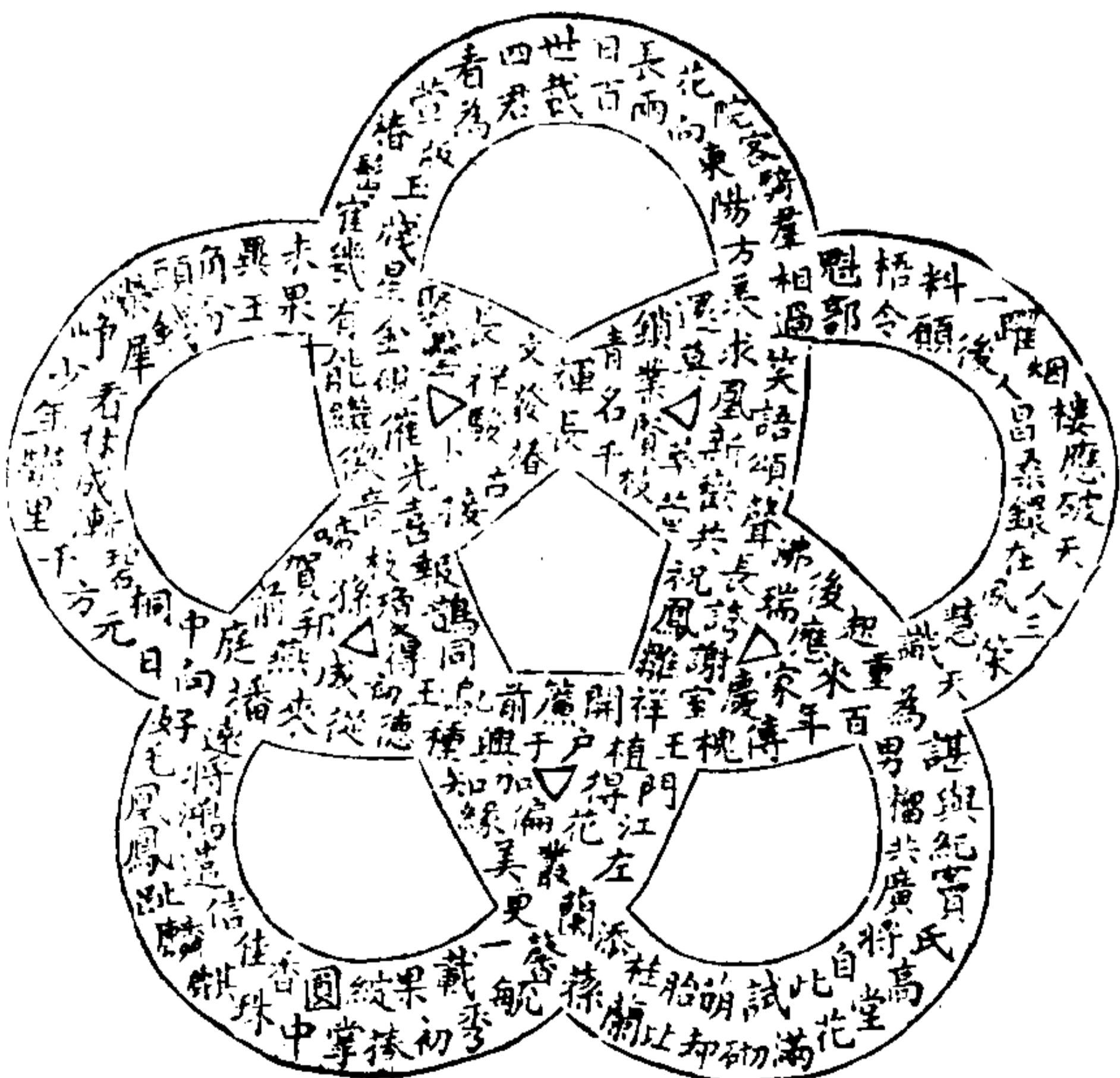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土圭月影 詠月詩
七言律一首
湖上 腫腫兔魄幽光明忽散一天秋
釣圓 從今期漾玉毳霞郁桂芬雲外落
中收 憑闌深夜看逾朗何處笙簫作勝遊
以首 月字作題湖腫明眺期朦月在左
挑旁 如勝朝朋等在右腫眺之月俱不用眺
字平聲音

長 命 縷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合蒂梅 寒宵吟
七言絕十二首
梅枝小吐半簾香 影照清寒試鏡妝
來去雁書音問 偏開窗曉
望遠山蒼 蒼山遠望 曉窗開 偏問音書雁
去來妝鏡試寒
清照影香簾半吐 小枝梅 梅枝小吐半簾香
帳紙孤眠法
夜長哀角鼓聲寒 寂寂臺階 映白月如霜
霜如月白映階
臺寂寂寒聲鼓角 哀長夜怯眠 孤紙帳香簾半吐
小枝梅
梅橫雪影落空塘 遠夢殘燈 一夜長 哀角鼓聲
愁淚灑才多枉
嘆薄情郎 郎情薄 嘆枉多 才灑 淚愁聲 鼓角
哀長夜一燈
殘夢遠塘空 落影雪橫 裁成未 繡紫羅囊
囊羅紫繡未成
斷腸坐閒傾倦 閒坐懶 裁成未 繡紫羅囊
囊羅紫繡未成
梅英落砌 月昏黃 繡罷初 臨晚鏡 妝來去 雁書
人見未回時及
約記隄楊 楊隄記 約及時 回未見 人書雁 去來
妝鏡晚臨
初罷繡黃昏 月初落 英梅 梅英落 砌月昏 黃繡
罷初臨晚鏡
斷腸玉酒倦 傾寒玉 小苔衣 綠點履 痕芳 芳痕
履點綠衣
苔小玉寒 傾倦酒 盃腸斷 欲吟長 伴鶴黃昏 月
砌落英梅

重重結綺窗 閨恨

七言律二首

晚日閒門立看編舟江水鯉魚難
心長悵言詞
苦足趾多移目泪酸凭几颺風燈
火暗裁衣明月剪
刀寒千重山岳人何在香馥金釧
水沉焚癡疑遊子愁心
石砌林森鳥鵲羣手摩金釧水沉
焚癡疑遊子愁心
切占卜說言信口開羽扇車輪人似
粉木桃玉玖女
如雲蓂衣花草雖佳境錦帛紅系稔
念君
每句前六字逐字借半讀先讀全字
故第一行自上而
四兩句則先讀半字後讀全字故第
一行自上而
下次行自下而上三聯同首行末聯
同次行至左
幅一首則又先半後全為首聯亦相
開而下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易 關 豐

柳柳色色青青滿滿城城煙煙雨雨
春春光光
送送遠遠行行君君向向燕燕山山
路路前前去去
旗旗亭亭芳芳草草青青無無數數
山山翠翠水水
潺潺湲湲行行路路難難時時往往
還還多多是是
名名場場客客行行急急寧寧論論
山山水水程程
千千百百人人戀戀芳芳春春不不
似似君君家家
有有老老親親長長倚倚門門望望
君君馬馬到到
金金臺臺下下桂桂花花香香報報
高高堂堂正正
屆屆稀稀齡齡壽壽春春酒酒遲遲
君君衣衣錦錦
傾傾金金斗斗沉沉春春風風人人
共共醉醉融融

陽關疊 送華小那燕遊

長短句二百字

柳色青 柳色青青滿滿城城煙煙
雨春光送遠行 遠行君向燕山
路前去旗亭芳草青 旗亭芳草
無數山 山翠水潺湲 翠水潺湲
難時時往還 往還多是名場客
急行急寧論山水程 寧論山水
人戀芳春人戀芳春不似君家
親家老親長倚門 長倚門 望君
馬到金臺下 到金臺下 桂花香
堂高堂正屆稀齡壽 正屆稀齡
遲君衣錦傾金斗 遲君衣錦傾金
風春風人共醉 遲君衣錦傾金斗
人共醉融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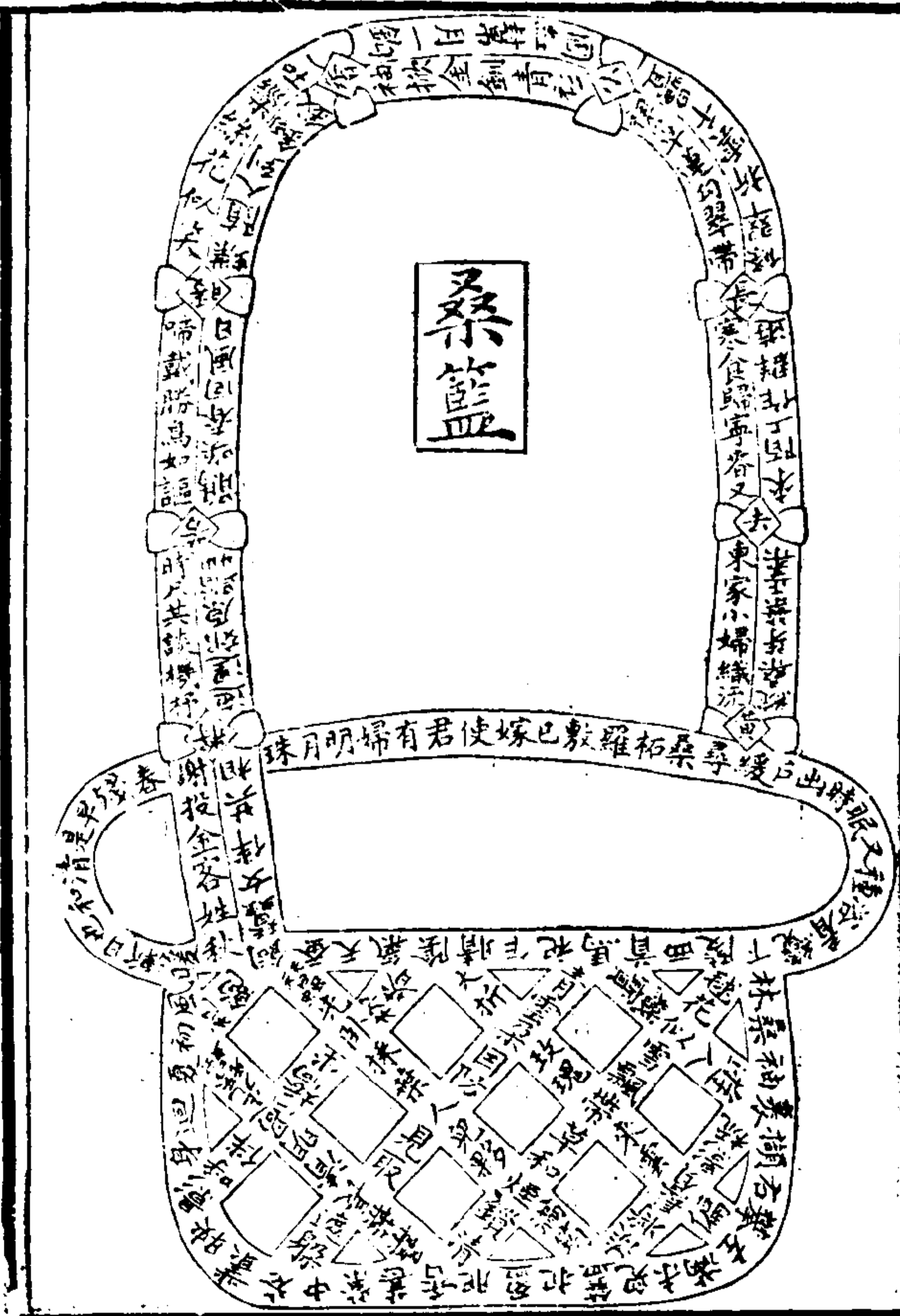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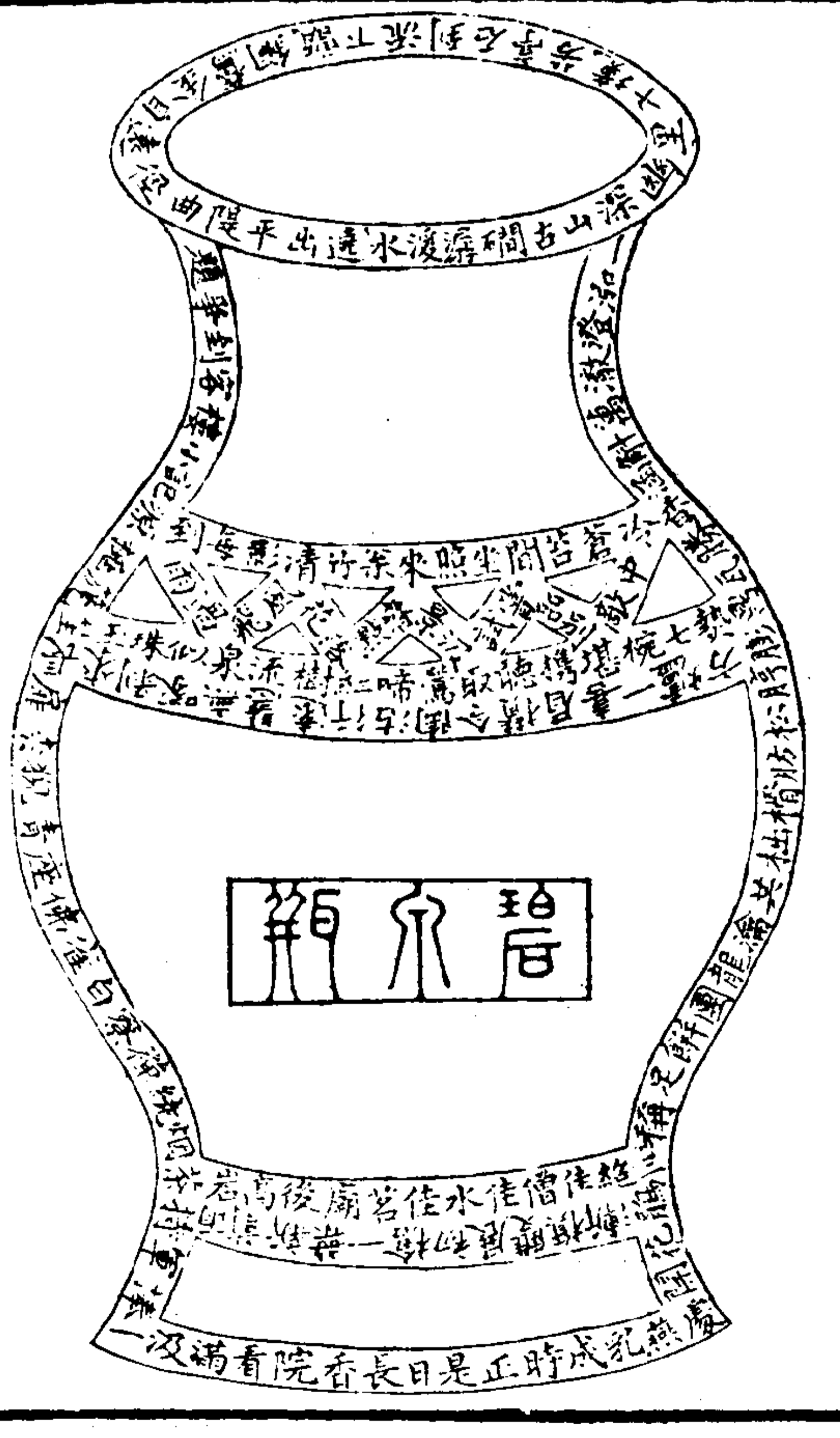
桑籃採桑人
 七言律二首
 飼蠶女伴共相將
 暖蝶隨人到細香
 帶長寒食歸寧春
 黃綻桑芽菜正柔
 如謳芳時只共談
 御街行一調
 飼蠶天氣陰晴乍
 出戶緩尋桑柘羅
 春殘早是清和也
 紫萸香肥盈把籃
 花似雪飄帶草和
 初祀飽餉先臥採
 梳裏飽餉先臥採
 花叢映影呼伴過
 昭代叢書
 丁集
 卷第三十四
 三
 藏板
 世楷堂

天度小浮圖



天度小浮圖 詠月詞 橫行之字讀過角即向上月字轉下
 月華澄澈最娟娟
 南樓逸興嗚嗚傲
 賦手誰能及斗轉
 別玉人何處月中
 沁園春一調

開廣寒宮八萬四千
 問銀蟾幾株丹桂
 樣冰胎引惹得人
 常圓人非肯壯把
 十二珠闌騰騰飛
 銀牀轉輪金井碧
 誰將滄海一輪冰
 欲上瓊樓問玉京
 俗慮讓問僧生公
 昭代叢書
 一集
 卷第三十四
 三
 藏板
 世楷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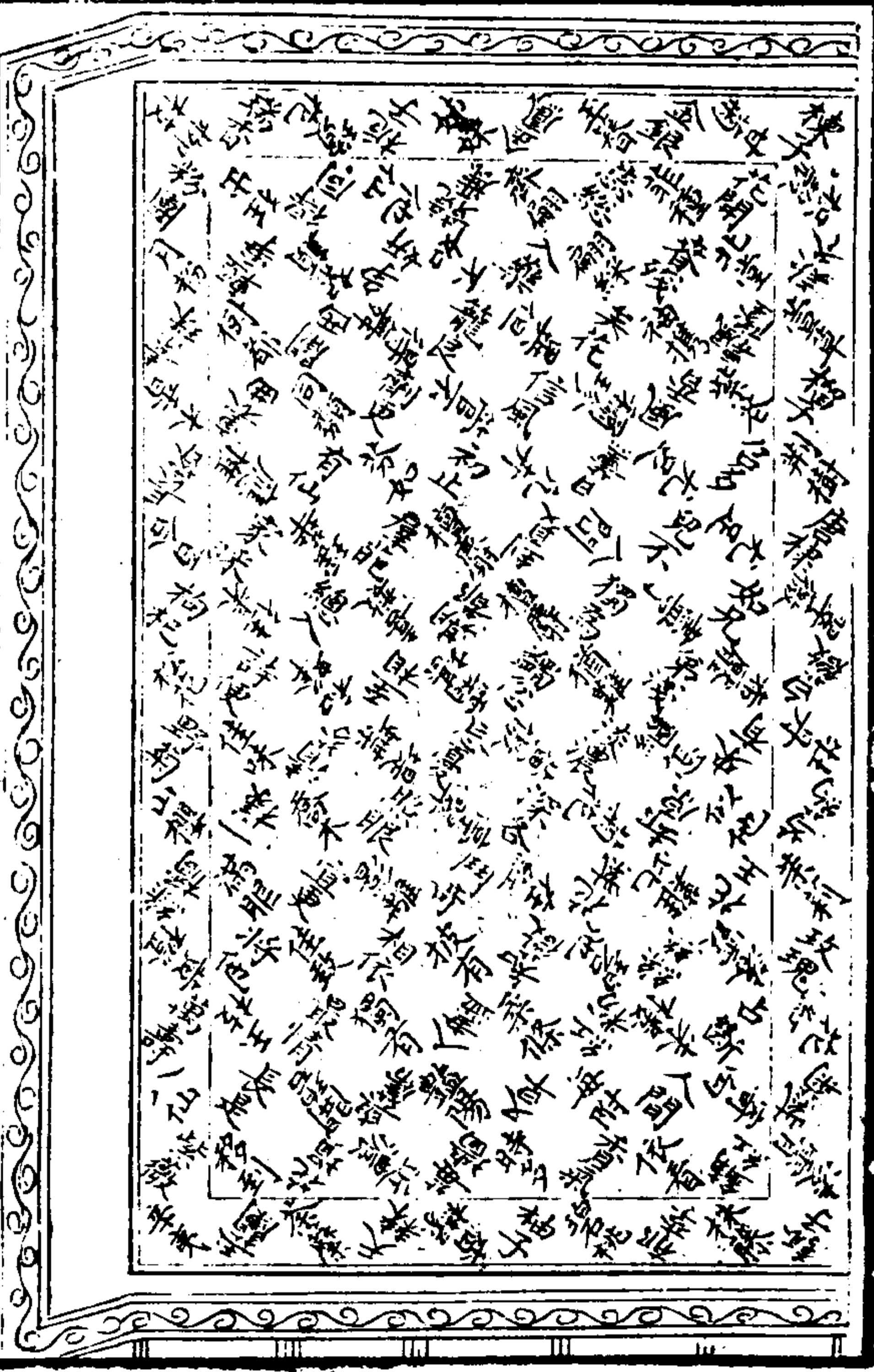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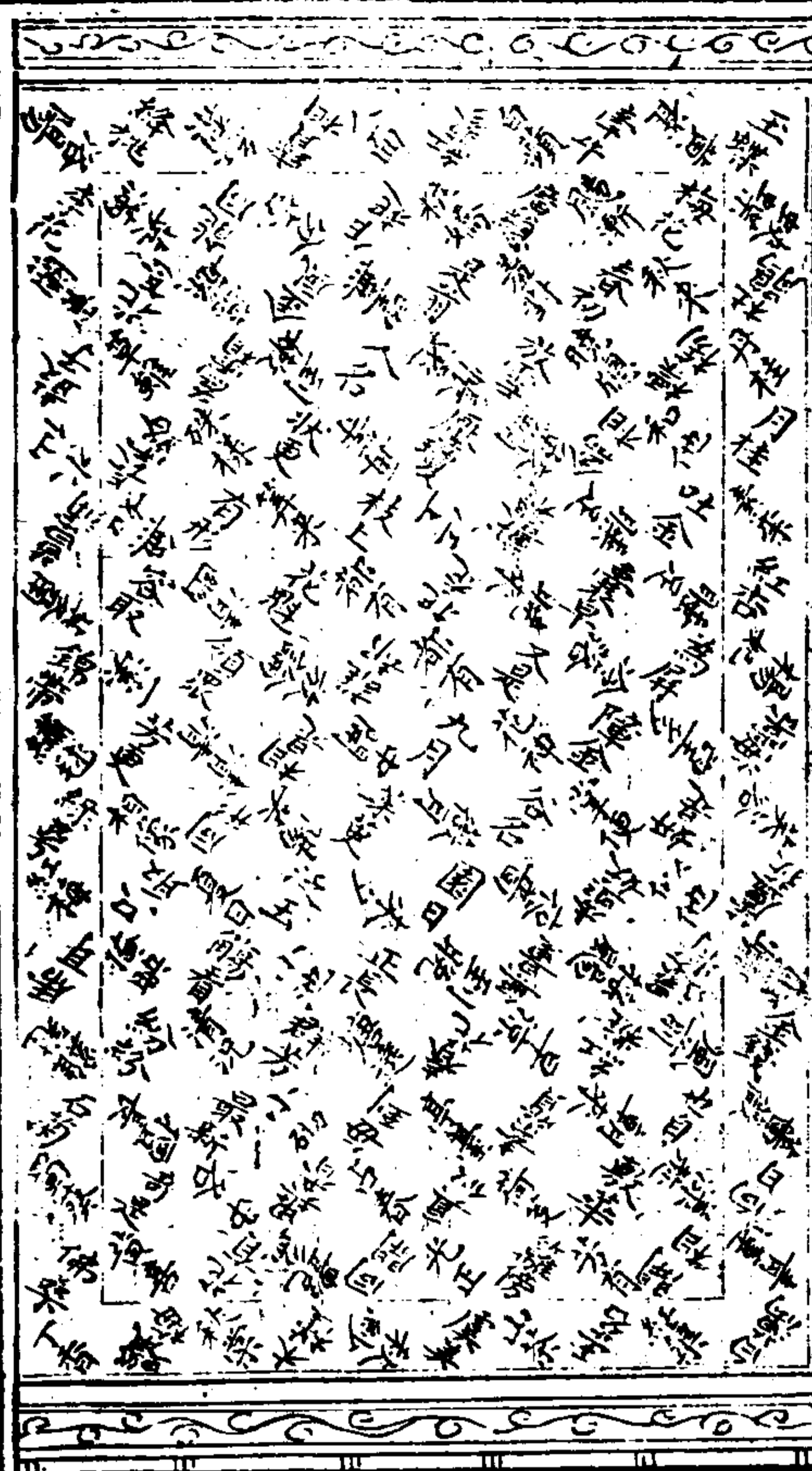
碧泉餅 遊石亭等躋上人汲澗水煮新茶作

供賦此記事

深山古 百字令 一調 出平隄 曲徑遠 自金鷺 銅甌下
流到石亭 芳境十 里幽深 一泓澄澈 萬斛函香 冷蒼
苔開坐 照來松竹 清影 每到雨過 泉飛風清 花落
紅點春 來景汲 取試嘗 間品別 堪散中 滯香勝 瓦鼎
彭臍松 肋滑 柚共 淪龍 團餅 足稱 三絕 佳僧 佳水 佳
茗
廟後高 巖雨前 新葉一 槍初 展雙 旗漸 賜花 開處 燕
乳成時 正是日 長香院 看滿 汲一 捧軍 持茶 煙繞 禪
寮白雀 佛坐青 靄方 葵七 椀堪 攜聽 取無 慧遠 行沽 陶
似珠玉 笙篴 桃源 記小 樓客 到爭 題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世楷堂 藏板

百花屏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世楷堂 藏板

百花屏 南曲二套 詠百種名花

步步嬌 玉蝶梅花春初放 雪壓瓊枝上 花魁領眾芳
更綠萼 紅梅掩映 清況小 砌占春光 正山茶玉茗開
相向
山坡羊 日蓄薇風前 搖展夜 蓄薇月中 開放論清幽
無如水 仙鼓子 花怎能 同寶相 人面妝 嬌羞對曉窗
和他素 柰紅杏 為屏障 金谷名 園日正 長羣芳 最新
奇是佛 桑丁香 蠟梅花 有異香
五更轉 每到春 花無量 極妖妍 是海棠 楊妃睡 足睡
足鮫 錦帳 遠望無 分杏紅 梨絳 桃李花 蕙草 雖殊
樣算來 都有都 有花神 掌便似 他躑躅 金錢也 自敷
華籜 傍
江兒水 虞美秋 紗豔盆 中各擅 長雞冠 虎耳只 取同
形相是 誰卻把 走獸飛 禽相標 榜杜鵑 蛺蝶 黃雀牽
牛廣總 是前日 小池塘 更有形 容收錦 帶繡 毳相像
黃鶯兒 夏日小 池塘 更有形 容收錦 帶繡 毳相像
蓮漾趁 朝來早 涼到晚 來夕陽 共清 清一溪 菱角 青

滿長露為霜金風乍起紅蓼白蘋颺
琥珀貓兒墜漸秋來丹桂月桂吐金囊早又是九月
真似素質紅妝
尾聲還將蘆花芙蓉望多冷落曉來江上再等到嫩
蕊繁英滿洛陽

步步嬌前調
便野菊山櫻滿眼住致獨有豔陽時多碧桃郁李鋪
紅紫

山坡羊菊花紅落霞難比菊花黃傲霜堪喜數瑤華
應推木香素珠輕爭得同扼子姊妹齊翩翩絲袖攜
紫花刺樹唐棣如兄弟淺淡濃深各鬪奇相依最情
長是紫薇辛夷玉蘭花頃與篔簹
五更轉人盡知薇花紫卻原來有白薇翠薇尤足尤
足稱珍異但不知他仙瓊花瑞香粉團月粉樹都同
類芬如檀麝檀麝猶難繼怎似他茉莉玫瑰占斷人
開香氣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世楷堂 藏板

江兒水 柚子香樣近濃開碧玉枝黃橙綠橘一様清
芬至相期都到夏日薰風香飄墜款冬枳殼甘菊金
銀蕊總入藥籠良劑更有仙家採枸杞松花佳味
黃鸞兒 喬木影離披有柔條每附依看株藤瓠子凌
香奇向朱樓碧池在紅亭翠堤蝶和蜂往來百合長
春裏曲闌西爭妍競麗金鳳玉簪菲
琥珀貓兒墜 種北堂萱草欄子召多兒不獨為調忿
忘憂照眼宜更將他萬壽入仙移到茶蘼天棘莓牆
又早紅粉絲絲
尾聲 花王芍藥牡丹希塵盡了人間凡卉管不得舞
絮顛狂出柳枝

附 碎錦補圖 震澤 楊凌霄 樊舟

兵貴精不貴多織錦迴文特此體之權輿耳雖
讀法至千餘首詞義牽率多亦奚為厥後鞏鑑
龜形諸製畢備踵事增華愈巧思絡繹矣抑未
人奪天工也自得紅友先生璇璣碎錦一書鬼
斧神工出神入化夫乃歎技至此乎觀止矣亟
與沈子紉芳參閱之紉芳請姑置抄句就圖索
讀暗合為貴賄先悟而中多者勝蓋兩人什得
其七八云因歎才大如海心細如髮非先生誰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世楷堂 藏板

與歸而自有此書以來鹵莽滅裂者卷未終而
攢眉掩之鮮不藉口于游戲小技矣低回久之
復相與評騭品題軒輊次第不忍釋手紉芳曰
披其沙則金之精愈見匿其瑕則玉之瑜不掩
曰雕曰琢良工故不示人以樸也請議改則如
藥籠之多閑字棋局之少一行是也請議增則
如象棋羅經之必當有是也請議汰則如八行
葫蘆之無他謬巧是也余曰子不讀泥絮師之
原敘乎璇璣輓劫碎錦飄零百圖無破鏡之圓

六十類萍蓬之聚幸而存者未忍并其名而逸之篇之亡者抑可按其數而補之煉五色于天修七寶于月殆余兩人之事也夫且余以為有詩而後為圖詩恐添綴有圖而後有詩詩不單行蓋天下之物皆可入圖而紅友之圖不原皆字雖亦容有不必盡拘泥者而續貂尾以獅子威儀補笙詩以壁中絲竹神明存人此意自可發凡起例也初芳日善請先製四十題以補百

圖之原數而各分其半并書之以為緣起

昭代叢書

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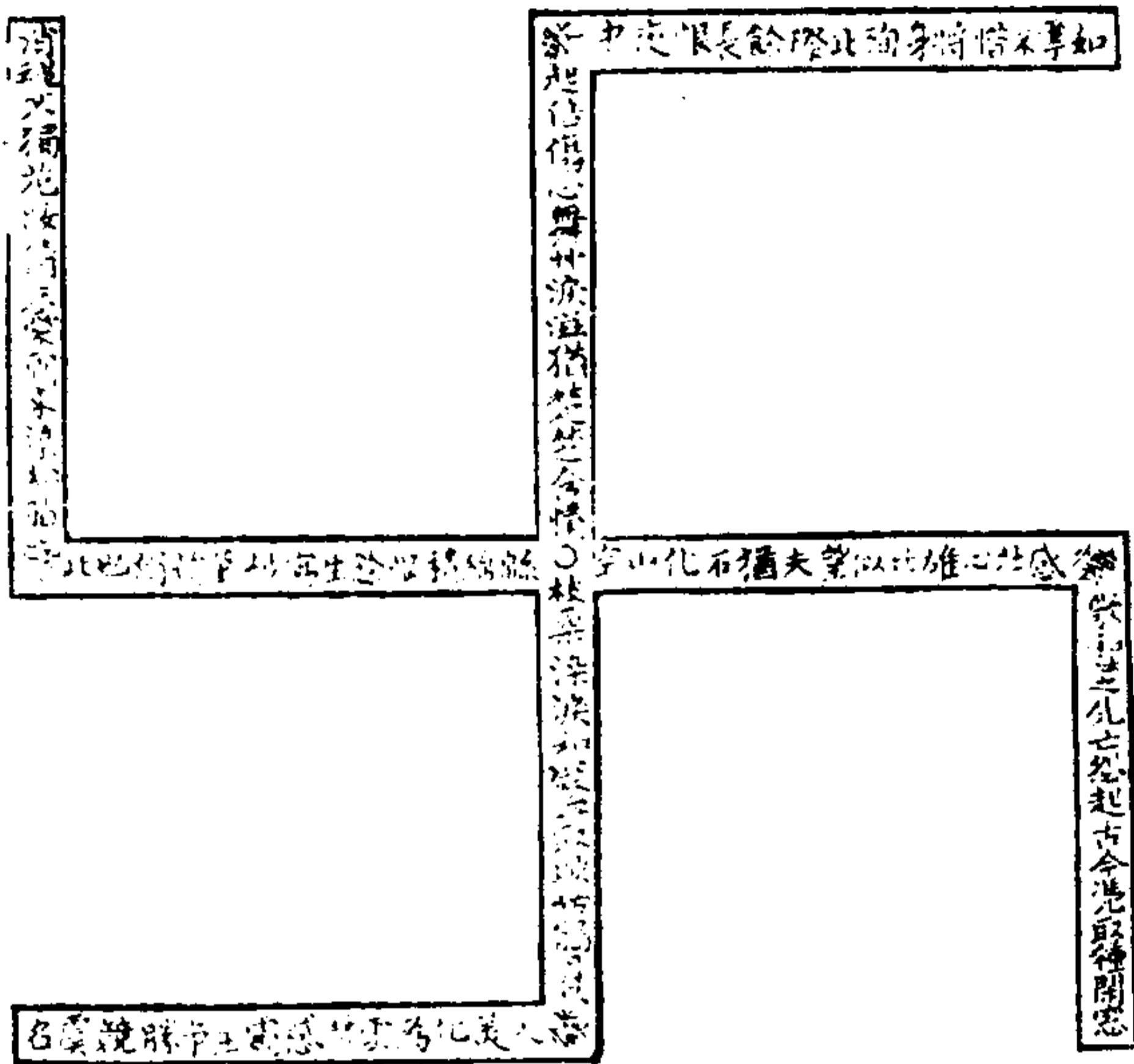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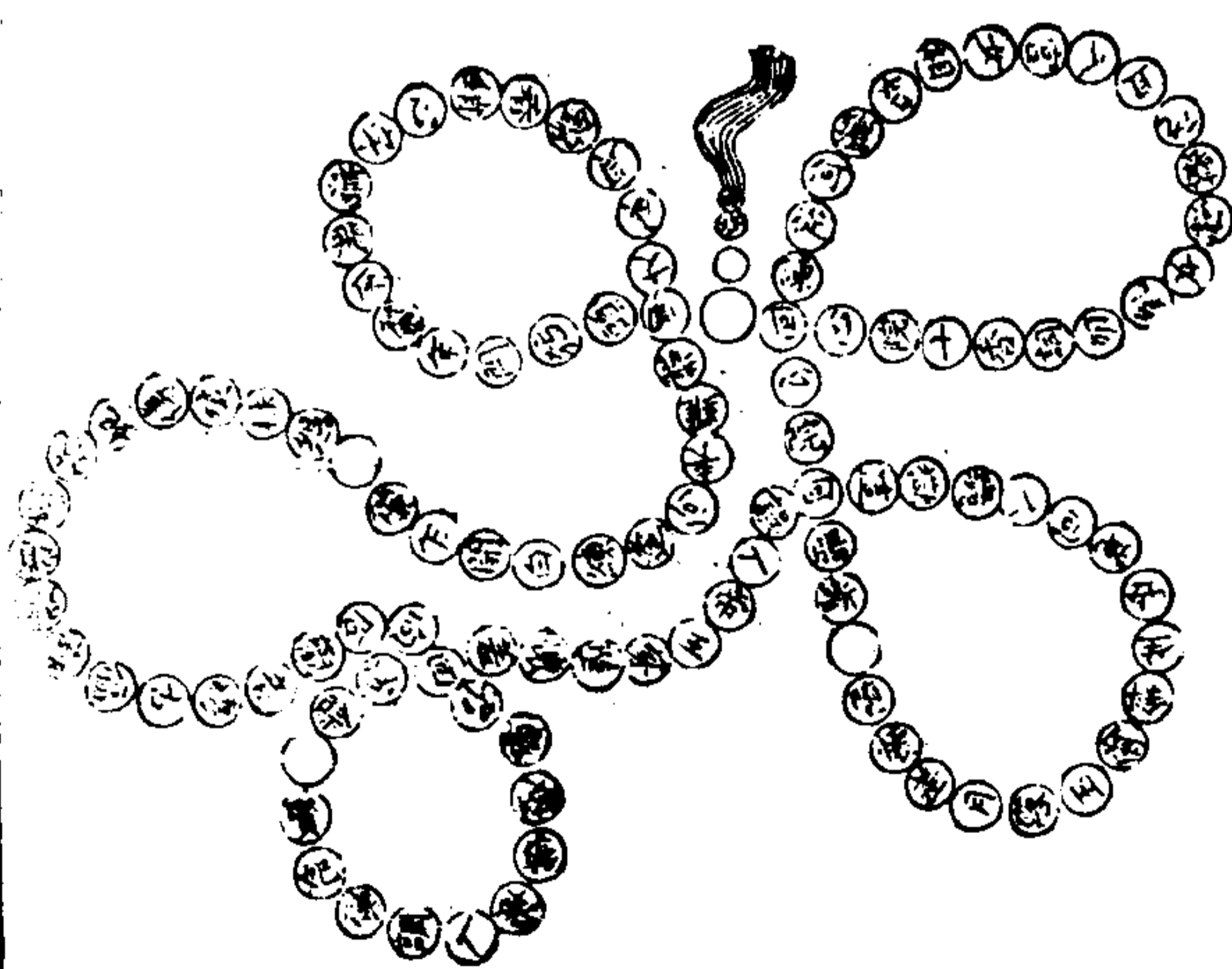
世楷堂藏板

回

卍



珠心回



昭代叢書

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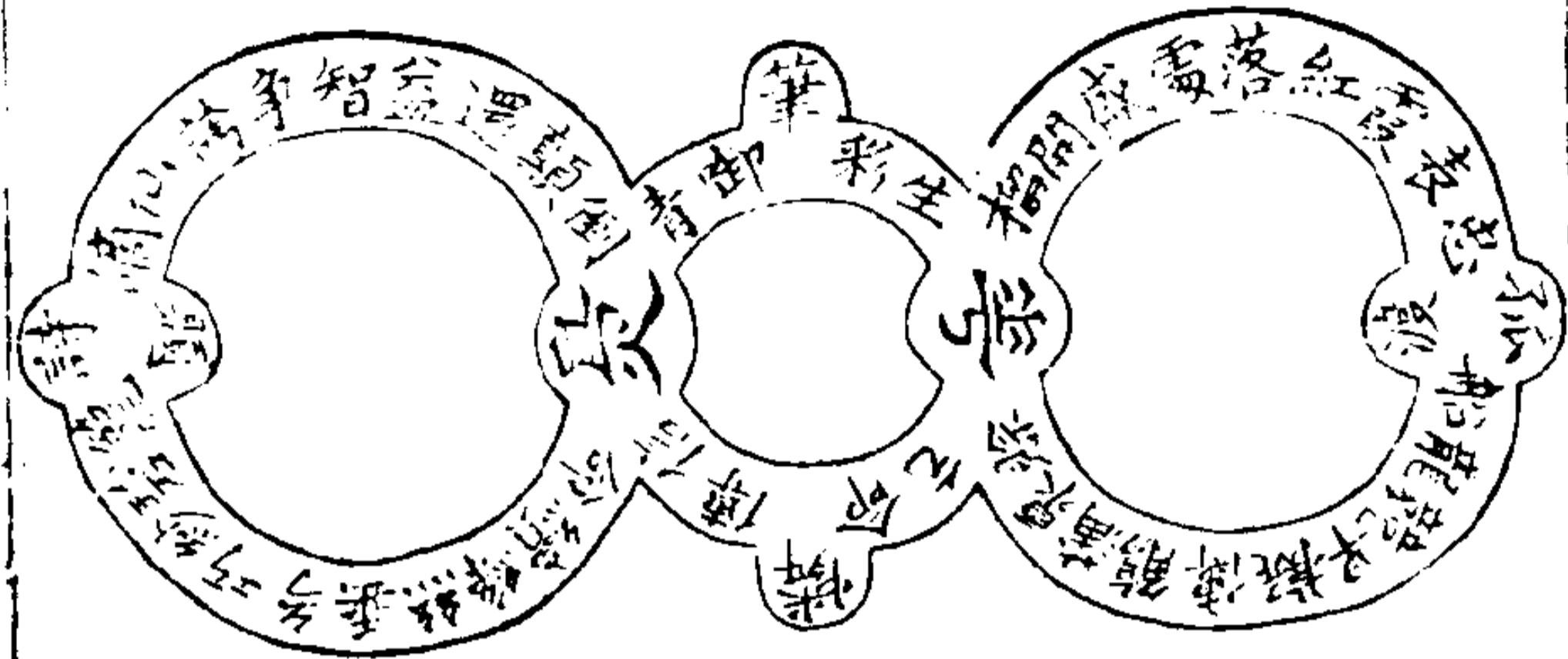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三

世楷堂藏板

已字 虞美人 題虞美人畫
如花不憐人美化為雲夢感霸王爭勝競虞名
草淚滋猶楚楚含情○枝柔染淚和凝血取映啼鵲
月只憐人美化為雲夢感霸王爭勝競虞名
名虞競勝爭王霸感夢雲為化美人憐只月鵲啼映
取血凝和淚染柔枝○情含楚楚猶滋草舞心傷
倍起歌中夜恨長餘際此殉身將惜不花如
消魂不獨花妝倩只愛朝來染粉脂從此也娟娟筆
妙寫生餘積恨絲絲○空山化石猶夫望似比雄心
壯感懷歌和楚先亡怨起古今憑取種閒窗
商開種歌憑今古起怨先楚和歌懷感壯心雄比
似望夫猶石化山空○絲絲恨積餘生寫妙筆娟娟
也此從脂粉染來朝愛只倩妝花獨不魂消

端 易 齋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同心珠淚 題芙蓉錄
同心院 同心院 詞四首
亂女豫讓仇且入宮女相如獵何
從諫回 心院 詞四首
斷生世竟同人 龔獄這回誤入帝
王家 墮懷 差回 波 賒
賢如 傳調 入 彈 箏 變 錫 名 回 向 合 觀 音 懷 古 偏 誣 貶
趙燕 賢 如 傳 焚 叔 怨
飛 簾 乍 開 白 練 遙 何 來 羅 織 回 文 成 貝 錦 香 銷 心 字 蕩

屏 瘳 吟



昭代叢書

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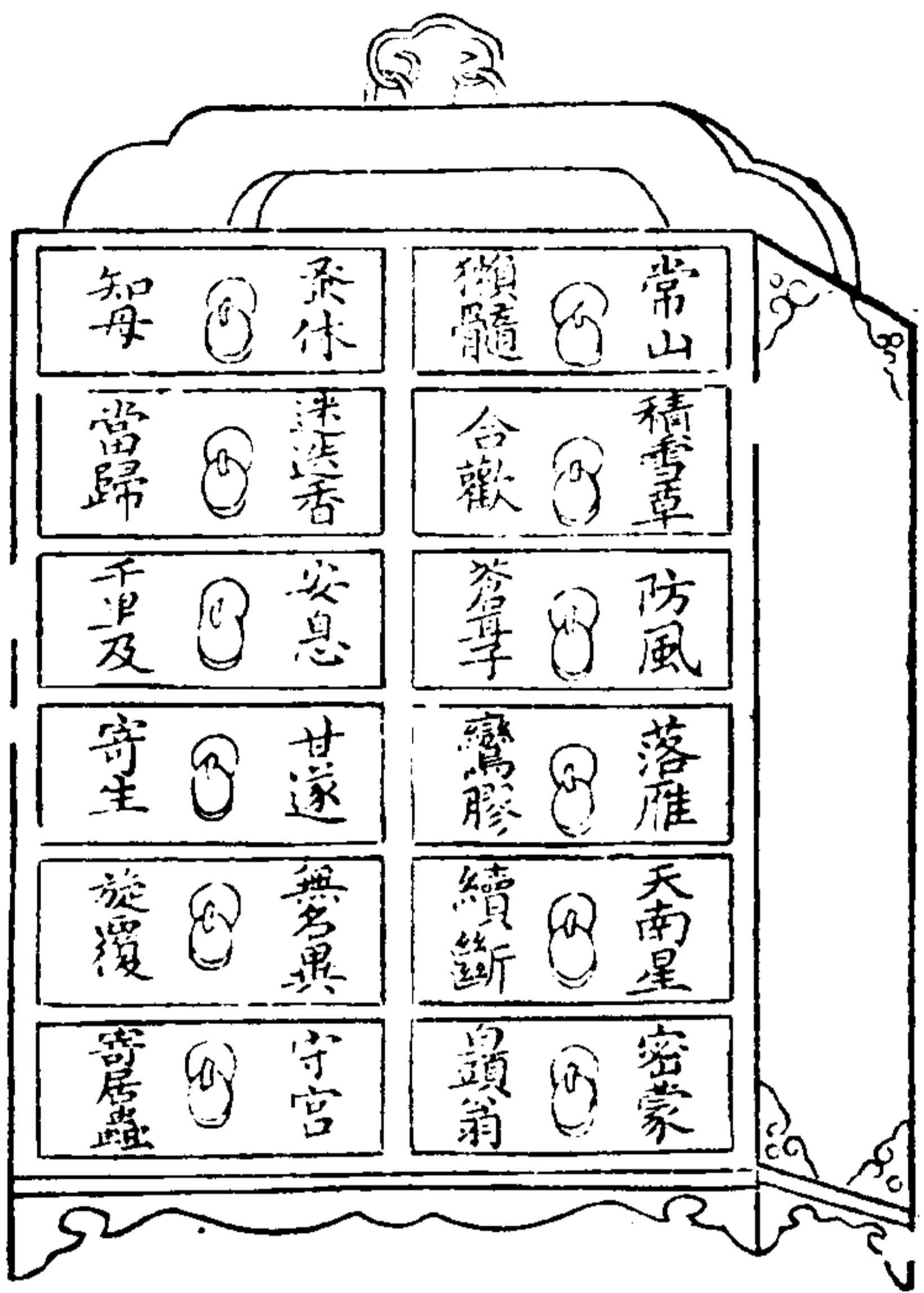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早

世楷堂 藏板

端陽文勝 午日辭
七言絕四首
花生彩筆 卿青鳥 命續絲絲 垂幻巧 紗碧籠 詩題 謫
仙誇爭 智益還 顛倒
命烏青 卿筆彩 生花
鳥信傳 憐命乞 花 榴 開 盛 處 落 紅 霞 表 忠 孤 渡 船 龍
鏡早擬 傳鴈 蒲酒 除
賒酒蒲 鴈傳 擬早 競龍 船渡 孤忠 表霞 紅落 處盛 開
榴花乞 命憐 傳信 鳥

龍 藥



昭代叢書

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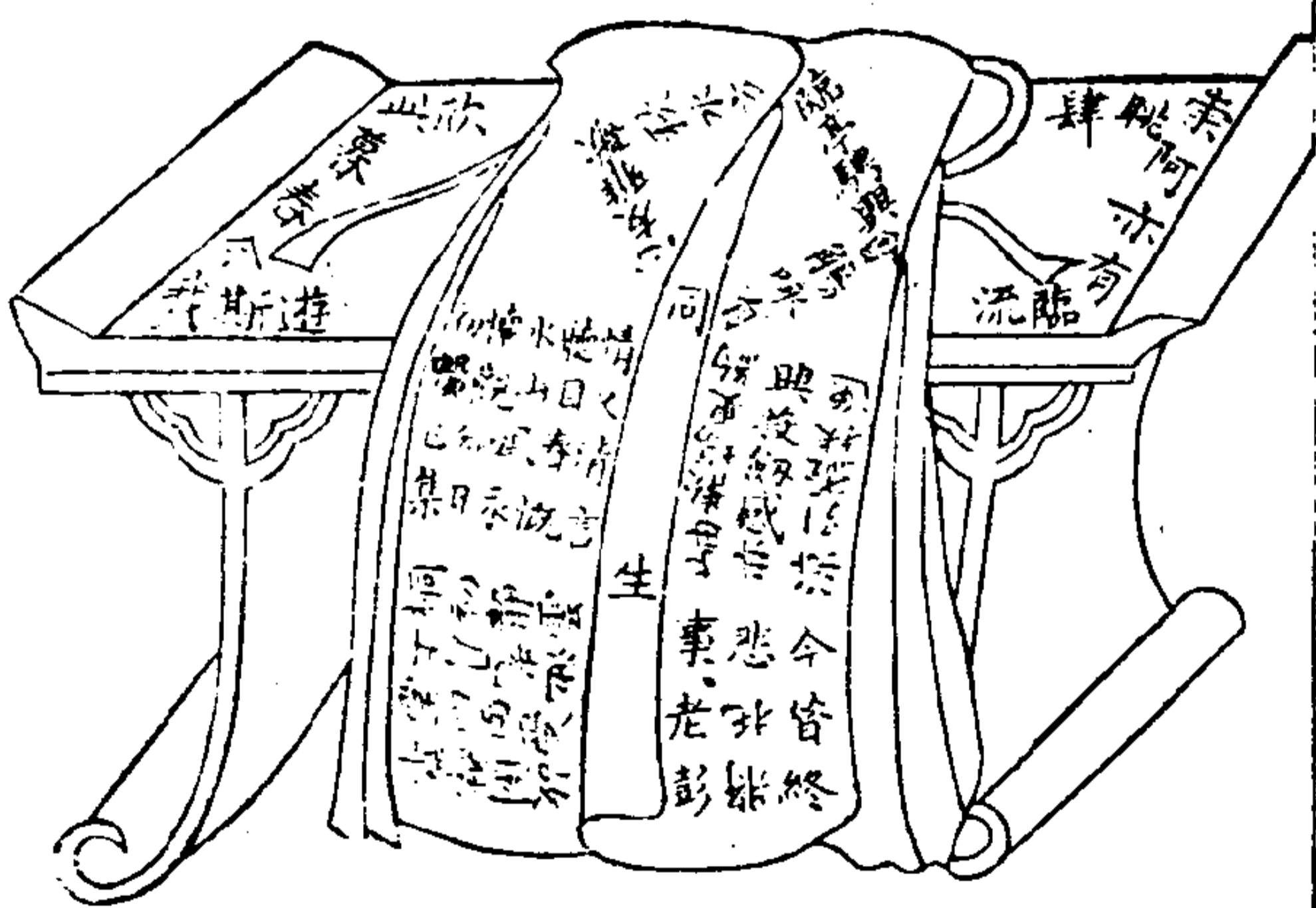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心字團香 閨情
 同文疊韻 七言絕八首
 簫聲一度合鶯黃 綠柳垂臨溪水香
 雨挑燈且去聽更長 柳更聽去且燈挑雨露露
 時泥色嬌香 水溪臨垂柳 庭一縷香嬌怯最憐當坐
 續吹聽到乍昏黃 長愁破得幸棋排久坐當
 久挑棋幸得破愁長 庭中長愁破得幸棋排久坐當
 憐最法嬌幸得破愁長 庭中長愁破得幸棋排久坐當
 簫弄且須手盥香也 會何處擅才長嬌姿豈意含疎
 影挑戰詩殘菊黃 黃菊題殘詩戰挑影疎含
 意豈委嬌長才擅處何會也 香盥手須且弄簫
 簫次聽去且焚香盡 醉酒難消夜長嬌色映時煙似
 時映色嬌照影 夜消難酒醉盡香焚且去聽吹簫
 芳時憐借徑花明酒中且教倚玉笙何處難禁傾雨
 耳頻聽垂柳亂啼鶯

練 裙 紫 几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四

世楷堂 藏板

藥籠 藥名詩
 七言律一首
 常山積雪草 防風落雁天 南星密蒙 續合歡 蒼耳
 子鸞膠 續斷白頭翁 蚤休迷迭 香安息 甘遂 無名異
 守宮知母 常歸千里及 寄生旋覆 寄居蟲

練裙菜几 集王右軍法帖

四言絕一首 集蘭亭詩句

肆眺崇阿亦有臨流欣此暮春今我斯遊

謝萬 孫綽 王羲之 王肅之

五言律一首 集蘭亭敘字

歸亭騁興會 觴詠有同情 聽水懷初暢 觀山目又清

春風知已集 日永慨言生 事事悲今昔 終將托老彭

故園結草堂 四面受池光 月上桐初靜 雲生岫亦涼

引杯扶逸興 投劍感歡場 更約同心友 雅歌秋水方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聖

世楷堂 藏板

翠 澗 流



開綴瓦鏤文 迴樹倚
簾霜院深槐 井颯時
怯簷小隱 雲幾風看
對陰總水 叙驚寒瘦
曉陰開 桂裏心 瑟影
寒雨雪 點庭階 瑟標
嚴策集 香爐 賦 炭 添

衍波箋 擬韋貫宮中曉寒詩

七言絕四首

開簾怯對曉 寒嚴篆裊香 爐獸炭添 梅影瘦看時 倚

樹迴文鏤瓦 綴霜檐 瑟寒風 殿井槐 深院小窗閒 擁

陰陰雨雪 點庭階 瑟寒風 殿井槐 深院小窗閒 擁

袖心驚 幾處 噓冰 叙 擁閒窗 小院深 槐井 殿風寒 瑟

瑟階庭 點雪 雨陰 陰 擁閒窗 小院深 槐井 殿風寒 瑟

檐霜綴 瓦鏤文 回樹倚 時看瘦影 梅添炭 獸爐香 裊

篆嚴寒 曉對怯 簾開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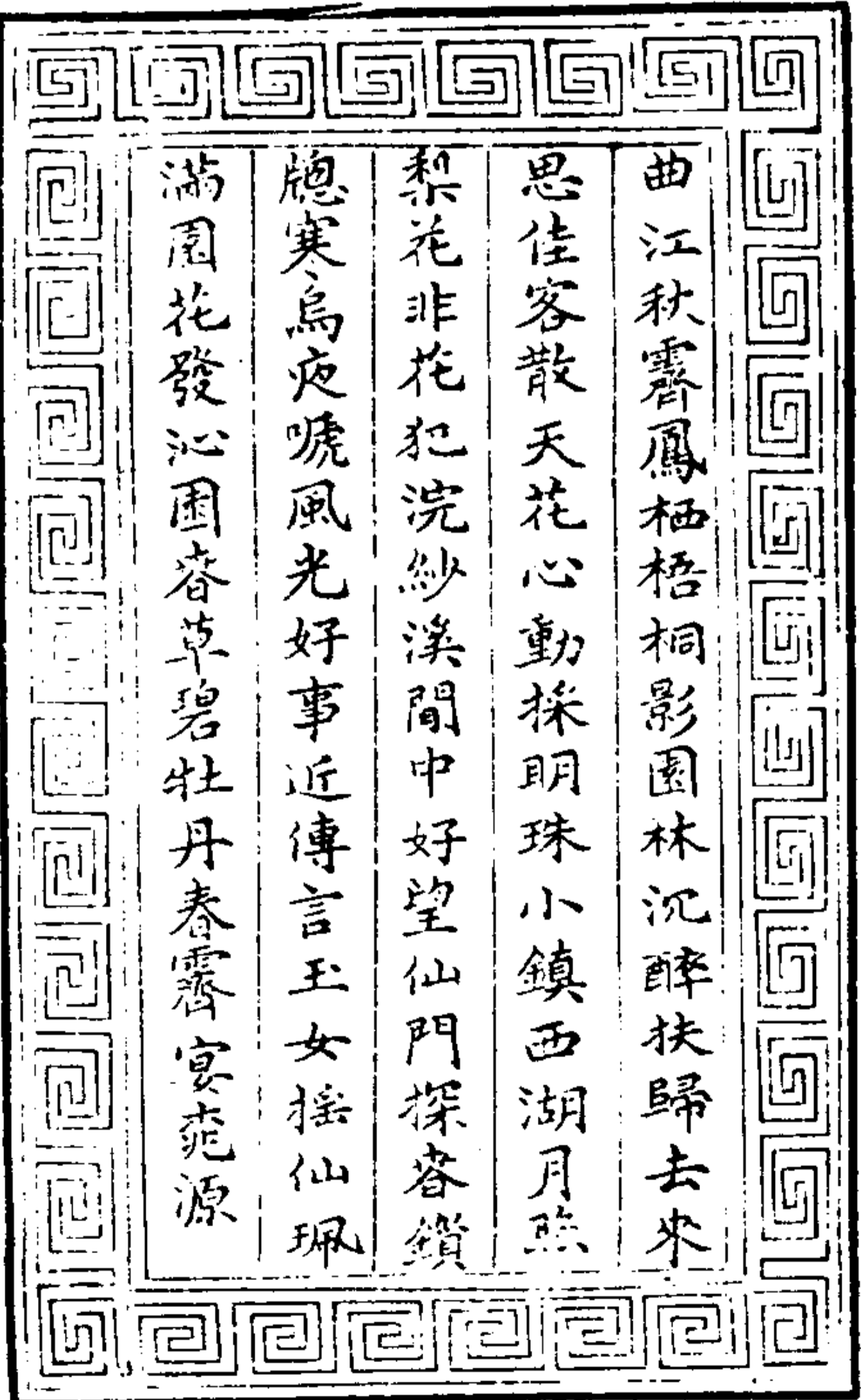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吳

世楷堂 藏板

閑 田 絲 鳥



曲江秋霽 鳳栖梧桐 影園林 沉醉扶歸去 來
思佳客 散天花 心動採明珠 小鎮西湖月 照
梨花 非花犯 浣紗溪 閣中好 望仙門 探春 鑽
總寒烏 夜曉風光 好事近 傳言玉女 搖仙珮
滿園花 發沁園 春草碧 牡丹春 霽宴 苑源

烏絲曲欄 詞名詩

七言絕三首

曲江秋霽鳳樓梧桐影園林沉醉扶歸去來思佳客
散天花心動探明珠
小鎮西湖月照梨花非花犯浣紗溪閑中好望仙門
探春瑣窗寒鳥夜啼
風光好事近傳言玉女搖仙佩滿園花發沁園春
碧牡丹春霽宴桃源

釋名

曲江秋 秋霽 鳳樓梧 梧桐影 園林沉醉

醉扶歸 歸去來 思佳客 散天花 花心

動採明珠 西湖月 月照梨花 花非花 花犯

浣紗溪 閑中好 望仙門 探春 春瑣窗

風光好 好事近 傳言玉女 玉女搖仙佩

滿園花 花發沁園春 沁園春 春草碧 碧

牡丹 牡丹春 春霽 宴桃源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吳

世楷堂藏板

原跋

憶辛未夏得紅友先生璇璣碎錦一書百圖僅存
六十餘方製題并為敘以發凡擬與初芳各補二
十圖筆墨匆遽都未卒業闌珊愁置嗣余遞刻萬
一集例不附圖僅載其中虞美人二詞閨情迴文
七言絕二首而已不意壬午秋初芳竟長逝故友
筆墨皆作廣陵散觀今歲搜輯生平與初芳倡酬
之作得交情集八卷而初芳擬圖渺不一得則余
之補圖又例無贅入嗟乎余與初芳以互批才人

命續仙源定文字交而初芳逝後續仙源且為妄

庸子沉匿并余之評而鶴去何有此圖僅存遺筆

一跋在余文後日樊舟得紅友迴文碎錦擬與初

芳共補之特約課帖括未暇為也今讀此文非第

四十幅不足補即現存之六十尚當焚之嗟乎此

亦一識矣抑余重有感也紅友不可作矣即序紅

友之泥絮師亦絕足空谷今初芳又逝誰復替人

為能補之者則余製諸圖不可不檢存于交情集

外爰略為繪寫將河清俟慧心人云癸未中秋樊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吳

世楷堂藏板

舟附客自識

續跋

乙未秋次兒復吉叢書新編將卒業商附向時補
圖于璇璣碎錦之後重理舊藁並足前題老至頽
唐依然狡獪故態追溯辛未得紅友先生圖閣二
十五年即輯交情集搜初芳補圖而不得亦十三
年矣爰示次兒人誠不可以無年抑進銳退速亦
即初芳早世之識乎餘興未已拉雜生感填憶故
人本意詞漫得八闕脫藁仍付次兒誦抄差自得

倫常一樂

集罷文情文成數萬伊誰讀澆殘宿草殉焚琴腹
痛州門哭○咳唾當年珠玉到而今飄零法曲瀟
湘長逝芳草無初仙源莫續

何況騷壇分題製錦成通負珊瑚摧碎補璇璣未

借澆紅友○我亦三分將就辛未補圖在殉君亡

廣陵散又鹽車駿死初芳原醬瓿亭荒錦機斷久

午未當年人琴頽慟山河藐獅弦斷絕漆投膠瘡

跳鯨居老○一紀只今又到問江花才何如了多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兕

世楷堂
藏板

生結習料理名山重重不少

直息交遊鶯鳴空谷無遺響鶴鳴占和辨書香一

脈淵源想○偶為叢書搜訪錦璇璣補圖孤賞棋

迷前劫夢斷幽尋灰燃技癢

只笑雕蟲幼而好賦進乎技抹塗三五阿婆會負

煞吾家事○染翰陳韜草制得名兒巧思有幾儘

抽獨繭任忤大方故人已矣

壯不如人不知老至猶抽騁平頭我屈爾英年早

啖紅綾餅○手版簿書自分一燈青且教細論借

光毅魏侍坐臯比躊躇粉本

自赴修文長剩分拈題二十生平鼓興易闌珊差

惜無收結○晉塵粵西搜緝初芳所著晉人塵粵

叢小瀟湘何時附刻翦遺淞水樂臥鈞天故人長

憶按初芳自箋註小瀟湘集余嘗合選儷體金

石上精魂三生一笑存公案持螯浮白始酬詩雖

戲寧河漢○慧業夙根誓願責逋來前因了判有

能領取重補餘題後身君券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
卷第三十四

李

世楷堂
藏板

璇璣碎錦跋

宋桑世昌輯回文類聚 本朝朱象賢又為之補自若蘭璇璣以下採集略備然至紅友碎錦而其餘幾不足觀所謂鑿破七竅混沌死自爾難為真宰飄零殘缺良有由也此書原存六十今止遶其半與類聚所收互有異同後附家君子補圖共為一編以成合璧抑余聞紅友著述最富若石燕居新說陽羨書生口譜南州叢載海航錄素馨花譜諸種皆足供茲選所取材乃竟散失無一存者可喟也夫丙申夏日震

昭代叢書

丁集

璇璣碎錦跋
卷第三十四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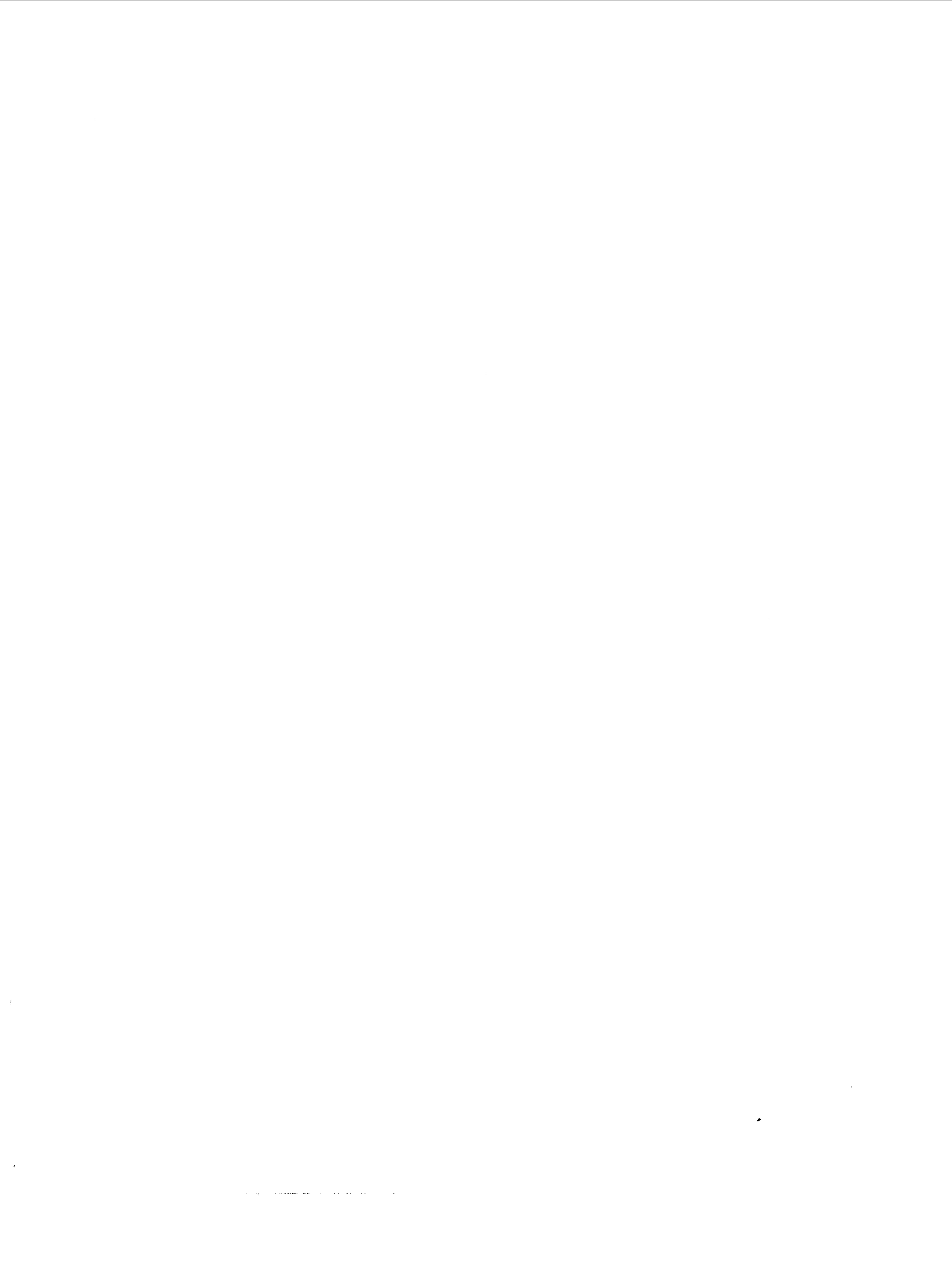
世楷堂
藏板

澤楊復古識

孫揆嘉肇初校字

度

詞



度詞小引

嘗讀漢書至東方生與郭舍人以隱語相詰難未嘗不憤懣欲死夫隱語即甚深微亦當使人可解何至如孔雀經楞嚴咒竟不曉所謂耶若夫黃絹幼婦之辭則明白而易見然自古人出之遂為佳話使制自今人幾何其不笑為淺率耶九烟黃先生作小牋四十幅每幅載度詞四條以行觴政中者賞不中者罰瓊筵射覆真足以益神智而長聰明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豈足多乎夫文人慧業何嘗之有其大者為持

昭代叢書

別集

度詞小引 卷十一

世楷堂藏板

世鴻篇經天偉論而其緒餘亦無妨現狡獪神通著一二小品以相娛樂譬之天地既有五嶽四瀆以奠封疆而于一泉一石之微亦必極其曲折玲瓏之致既有松榦栝柏以供材用而于一花一草之細亦必傳以馨香艷麗之姿非好勞也亦古今靈秀之氣自有以結撰于無窮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今之度詞何以異是雖然以黃先生之才不能效東方曼倩避世金馬門高談雄辨于人主之側而僅與二三知己作此冷淡生活不誠令鄧禹笑人哉心齋張潮撰

昭代叢書別集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懋德 翠嶺 校

度詞

上元黃周星九烟著

昔范文子退朝武子問其何暮對曰有秦客度詞于朝大夫莫能對吾知三焉其古今射

覆之祖乎然鞠窮庚癸之呼已登聞于左史而壺齟拍塗之語亦明載于漢書下逮六朝

昭代叢書

別集

度詞 卷十一

一

世楷堂藏板

讀曲之歌唐人藏鈞之戲咸增華而鬪巧遂月異而日新余嘗謂隱語一途不過兒童小技然必須親切有味為佳如其浮泛支離徒供軒渠何益余夙有此意適遭同心偶按籍以命題爰操觚而從事牋分四十幅倣玉峰剪葉之規圖計二百人作金谷侑觴之具是皆因物肖象順理成章義必取其圓通音悉去夫假借簿名點鬼雖有類于盈川戲異牧豬或無譏于士行若和惱公五十韻堪憐長

吉芙蓉之詞誰能醉我六千場聊寄子瞻芳
菊之句云爾桃葉渡童知子漫識

林間多暇集知己數人談讌竟日酒闌燭跋

之餘輒取古人姓名為隱語以供射覆中者

舉大白酌之不中者罰以苦茗亦閒居樂事

也或曰日月如流何乃做精神于無用余曰

然不猶愈于今之呼臬盧鬪葉子者日汨汨

于錢刀場中而不知止乎昔中郎黃絹之詞

北海蛇龍之句千載而下猶然膾炙騷壇彼

昭代叢書

別集

度詞卷十一

二

世楷堂藏板

恨我不見古人正恨古人不見我江山風月

主人題

第一牋 奉首座及高年者

金仙捧露萬年長 上古人二字

泰伯遜周為紂王 戰國人二字

不是桂花即菊花梅蓮蘭蕙不如他 漢人二字

婁金到午宮木德甚葱籠 宋人二字

第二牋 敬善音律客

寂寂長門有異人 春秋人二字

危峰猶在望緩步已山屐 戰國人三字

兩人名同姓各別姓雖各別也相連一個在太白腮

畔一個在子房髻邊 三代漢各一人各二字

漢家子弟隸梨園 六朝人二字

第三牋 有妾及廣交者各一杯

清簾疎簾方坐隱不知一葉下銀牀 戰國人二字

唐堯在上樂洋洋靜對空潭日月長 六朝人三字

玉門西如天上朝也望來暮也望 唐女人三字

周武有亂臣握手如雷陳 宋人三字

昭代叢書

別集

度詞卷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第四牋 奉詩酒友女客陪飲如無女客擇座中與前代美人同姓者代之後做此

鳩鵲枝頭拜大人浮海堪同勇士行 上古二人各二字

淮陰行事果乖張 戰國人二字

往來韓魏中間幕如入尋常百姓家 漢女人三字

雖有桃葉其桃根堪配綠珠與紅玉 唐人二字

第五牋 富翁一巨觥女客陪唱

白虎關前虎子蹲 戰國人三字

素縷銀瓶令人消魂 漢人二字

良嶽峰堆百尺高 六朝人二字

童子六七人復有友五人只道三人中有一人誰知
還有二千五百人 宋女人三字

第六牋 奉苦吟客

他家做知縣與我有何干 三代人二字

丹砂染就一猪兒 戰國人二字

東海有樹蔭十洲獸羣三百大于牛 漢人三字

寅卯合戊巳人稱美男子 唐人二字

第七牋 住近神廟者飲

遙想兩兄堂上坐多應白晝對青春 三代二人各二字

臨代叢書 別集 度詞 卷十二 四 世楷堂 藏板

香滿羅浮富貴家 漢人二字

纔經函谷逢高鳳又過邯鄲遇士龍 三國二人各二字

兵部燈籠掛滿街 宋人三字

第八牋 文士及善卜者各一杯

宦室雲仍能跨竈 戰國人三字

長安多空宅城外樂熙熙 漢二人各二字

有女辟繡不織絲贏得餘光分四壁 唐人三字

堪嗟羸政庭前樹蒼翠何曾似夏商 宋人二字

第九牋 奉佞佛及從戎者

兄在朝鮮國弟在臨淄城 三代二人各二字

分明稷契臯夔輩却恨生當戰國時 戰國人二字

翰林新鑿放生池 三國人三字

侯家五代君恩重博浪椎秦豈顧身 宋人三字

第十牋 兄弟多及年最少者各一杯女客陪乾

三日嬰兒甫離懷天邊黑豹送將來家中有片花花

板好似軍中抵箭牌 三代三人各二字

識得還丹顛倒用乾坤良與豈相離 戰國人二字

柳梢星月照黃昏 唐人二字

臨代叢書 別集 度詞 卷十二 五 世楷堂 藏板

白也固飄然到處堪容膝 宋女人三字

第十一牋 夏月生辰者飲女客陪乾

姓也是姓名也是姓姓也像名名也像姓其名無人

名其姓有人姓姓是有人名名是無人姓 三代人二

潮陽嶺外寄書來 漢人二字

一片軟牛皮件件用得着 唐人三字

生在石榴花下性格不兇不詐 宋女人三字

第十二牋 奉富翁及吹唱客

六朝書裏齊梁紀 春秋人二字

鳴金收隊後不禁往來人 戰國二人各二字

並轡紫陌觀光上國 唐人三字

石季倫西班宰相張茂生翰苑鴻儒 宋二人一二二字

第十三牋 奉秋風客及衣冠華麗者女客陪飲

糊猴皮作外郎袍 春秋人三字

手挽千鈞弩口含百沸泉 漢人二字

忽然冷忽然熱冷時頭上煖烘烘熱時耳邊悲戚戚

三國女人二字

咸陽道上閒馳逐正是機雲入雒年 宋人三字

昭代叢書 別集 度詞卷十一 六 世楷堂藏板

第十四牋 敬詞賦客

擺齊隊伍以待暴客 春秋人三字

金匱中藏傳國璽新亭風物異前朝 戰國二人各二字

雲裏轟轟星斗明 六朝人二字

城外小兒衣冠齊楚樹下小兒輝映台輔 唐二人各三字

第十五牋 好神仙者與女客對飲

三朝堂下洗孫兒 春秋人四字

怪道身如乾蝙蝠昨宵辛苦在河梁 戰國人二字

百拜感仙師門眉已盡披 六朝女人三字

兩人姓同名却差鬱鬱惹惹氣色佳一在河南一寒

北三千年是舊冤家 漢宋各一人各二字

第十六牋 喜結盟社者一盃

準備衣書報上司 春秋人二字

觸藩之羝進退可憫東園小侯花紅似錦 戰國二人各三字

漢殿班頭吏部郎 唐人三字

本是東吳智將今為大宋端人 宋人三字

第十七牋 敬旅客及善醫者

乳哺呱呱只想娘 春秋人二字

昭代叢書 別集 度詞卷十一 七 世楷堂藏板

八駿齊驅六駿先散一駿在旁觀者不見 戰國人二字

子美致書退之別來幸俱無恙有人附報平安却在

山陰道上 漢一人六朝二人各二字

日暖千家雉堞紅 唐人二字

第十八牋 合席猜三元奉飲

自起開籠放白鵬 春秋人二字

不是娥皇即女英如何不號君夫人 漢女人二字

上有叔度千頃下有說詩匡鼎中間兩代蟬聯有甚

冤家着緊 三國二人各二字

除却歐蘇韓柳外當時豈少大家文 宋人二字

第十九牋 好議論者飲仍與女客喝兩拳

千仞岡頭去採薪 春秋人二字

不信此鄉風俗美果然良儒勝沙門 戰國人三字

二美名同姓不同妖穠富貴都相若一個兒雲嶺巫

峰一個兒筵開東閣 漢六朝二女人各三字

冬官堂上掛真容 唐人三字

第二十牋 喜手談者飲

三世春米營生兒子不知去向 春秋人四字

昭代叢書 別集 漢詞 卷十一 八 世楷堂 藏板

猿猴坐命宮那復怕刑冲 戰國人三字

落花滿地無人掃半夜敲門不着驚 六朝人二字

緇衣館裏魯朱家 宋人二字

第二十一牋 善奕善書者各一杯

契爾靈龜爰謀爰咨 春秋人二字

三世家傳稱美善當場却是阿郎贏 戰國人三字

雒陽年少在蓬萊 唐人二字

民以食為天通場第一篇 宋人三字

第二十二牋 奉多髯客

兩人姓同派又同中間名號却不同善哉善哉兩人

中一箇西班牙一箇東 春秋二人各三字

東方既晞顛倒裳衣 戰國人二字

羊裘收拾夕陽邊 唐人三字

吳門孔子驅車處憑眺時時見倚衡 宋人二字

第二十三牋 喧嘩者一大觥

不須尚緘默且自得逍遙 春秋人二字

肆中學得烏龜法 漢人二字

冬日盈堵竹不寒 唐人三字

昭代叢書 別集 漢詞 卷十一 九 世楷堂 藏板

四人姓同名不同夏官堂上鬧烘烘一箇道田單破

陣一箇道董卓移官一箇道廉頗刎頸一箇道孔明

火攻 春秋一人三字漢二人一三字一四字宋一人三字

第二十四牋 同姓者各一杯

彭城病倒老亞父仙宮瘦損太真妃 春秋二人各二字

季孟之間一脉綿綿 戰國人三字

生在丙戌宮其人盛德復英雄 唐人三字

兩人同姓異名大家樵採為生一箇在咸陽古道一

箇在曲沃名城 戰國一人唐一人各二字

第二十五牋 歡笑者與女客對飲罰進

兩人姓同名不同不同之中又不同一箇是山頭飛
蟻一箇是田裏沙蟲 春秋二人各三字

塞外嗟君老荷戈 漢人二字

慮到心枯無點血何如拍手笑呵呵 六朝女人三字

彌天網裏且潛身 唐人二字

第二十六牋 敬遠客三五

二十長亭行過半小奴辛苦負詩囊 春秋人三字

越阡度陌十九東西一南北 漢人二字

昭代叢書 別集 漢詞 卷十一 十 世楷堂 藏板

兩人姓名俱不同姓雖不同字却同尊卑顛倒一家

中一箇兒鼈頭獨占一箇兒八面玲瓏 戰國一人漢一人各三字

滿引雕弧繞寨行 唐人二字

第二十七牋 開口者各一杯

四人二字一相同此字時時在口中吾父之孫兄及

弟九宮八卦盡皆通 三代一人春秋三人各二字

朝家封禪稱東岱樵牧何人敢上來 春秋人四字

芳蘭已變盡極目盼天涯 漢人三字

學挽強弓未十年 唐人三字

第二十八牋 如作佛事者飲

陰變陽女變郎水火未濟請參詳 春秋女人二字

分明孔氏老門徒却似佛家大檀越 戰國人三字

丈二將軍舉鼎行 唐人三字

宋公次子久羈楚邸 宋人三字

第二十九牋 好花鳥者飲

兩人姓同名不同不同還有一半同東山紅西山紅

前頭掛着一張皮後頭跳出錦毛蟲 春秋二人各二字

曹瞞空僭妄元只是嬰兒 漢人三字

昭代叢書 別集 漢詞 卷十一 十 世楷堂 藏板

楚天雨後見明霞 唐人三字

甲乙之鄉可以逃亡 宋人二字

第三十牋 同宗者俱一杯

俛首綠楊間貽金不用還 春秋人三字

兩人姓同名又同中間行派却不同總是大房親骨

血二叔三叔鬧烘烘 戰國二人各三字

會得濠梁樂趣叅來道妙無窮 唐女人三字

新莽親排八陣圖 宋人三字

第三十一牋 敬江湖客

太僕兼銜管太常剛剛走失一羣羊 春秋人三字

不知醫藥何來忽然沉疴脫體 漢人三字

行路難風波苦九向九背從湘帆三朝三暮黃牛牯
六朝人二字

一聲方啓蟄花發十千番 唐人三字

第三十二牋 好龍陽者巨觥

只道陰陽不顛倒如何離兌總稱男 春秋二女人各二字

洪澳家家綠竹陰 漢人二字

囊中不費一文錢賞盡清風與明月 唐人三字

昭代叢書 別集 度詞 卷十一 十三 世楷堂 藏板

右軍寫道經字字如金石 宋人三字

第三十三牋 合席數花嬌女狀元郎飲到三十
三止

前房接後房生個好兒郎 戰國人三字

眼底桃花驚半落從前深悔念頭差 漢人二字

一派峰巒無限好幽禽相對更頻啼 唐女人三字

兩人並轡入皇都 宋人二字

第三十四牋 姓名中帶鳥獸字面者飲

萬物兩間皆並育何嘗盡被虎狼餐 戰國人四字

河橋有鳥獨高飛 漢人二字

是人不是人一分似獸二分人雖是二分人又非冠
帶老成人 唐人三字

阿瞞欲迎曹嵩徐州凶問已至 宋人三字

第三十五牋 坐右席者俱飲女郎陪乾

萬頃良田一夜耕 上古人二字

青龍門外歲朝寒 漢人三字

分明是柱下老子却疑作海濱太公 唐人三字

二美姓名相亞一字微分兩下好座閭闔城倚人還

道不大不大不大為甚姐兒都嫁 六朝一女人宋一
女人各三字

昭代叢書 別集 度詞 卷十一 十三 世楷堂 藏板

第三十六牋 奉仕紳大孟女郎陪乾

點點飛鴉入手中 戰國人二字

紅雲一朵郎官列多是黃金博得來 漢人三字

三人姓同名各樣三代相傳乏主豈一在天分一在

田一在朝中假度量 戰國二人漢一人各三字

地介齊滕非水國如何平地起波瀾 唐女人二字

第三十七牋 好絲竹者巨觥女郎陪乾

東邊隴上日初升 春秋人三字

百畝元來授一夫 戰國人二字

三美姓名各別稍頭一字無差一箇兒芳草天邊半
缺一箇兒瑩瑩白玉無瑕大名喚爛更光華不在公
侯之下 漢二女人各三字

梁鴻與孟光不着綺羅裳 三國人二字

第三十八牋 奉醫卜客

呂雉當筵忽發狂手擎鐵柱驅牛羊 上古二人各二字

生在午年午月緣何不做男兒 戰國人二字

趙之西魏之北幸無災祲并兵革 六朝人二字

兵占知賊至尅應果無差 宋人二字

昭代叢書 別集 唐詞 卷十一 古 世楷堂藏板

第三十九牋 合席分班猜將拳飲

吾語汝 戰國人二字

生芻之下人如玉 漢人二字

思兼三代是周公 宋人二字

忽然間四國兵爭未知他彼此輸贏只見那夫差呵

挺戈攘臂信陵呵偃旆回營平原呵貫糧席捲祖龍

呵虎視羣英 戰國一人六朝一人又戰國一人宋一人各二字

第四十牋 闕

手握兵權樞府坐于今不必避廉頗 漢人四字

有時放有時收終日不離太守頭 三國人二字
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六朝人二字
一篇錦繡呈閭闔何異卿雲映景星 宋人三字

昭代叢書 別集 唐詞 卷十一 古 世楷堂藏板

度詞釋

第一牋

盤古 ○豫讓 ○黃香 ○狄青

第二牋

宮之奇 ○高漸離 ○李耳 張耳 ○劉伶

第三牋

奕秋 ○陶淵明 ○關盼盼 ○王十朋

第四牋

巢父 許由 ○韓非 ○趙飛燕 ○李白

昭代叢書

別集 度詞卷十一

六

世楷堂藏板

第五牋

西門豹 ○汲黯 ○石崇 ○李師師

第六牋

伊尹 ○朱亥 ○桑宏羊 ○杜甫

第七牋

叔夜 叔夏 ○梅福 ○關羽 趙雲 ○司馬

光

第八牋

公孫勝 ○京房 郭泰 ○盧照鄰 ○秦檜

第九牋

伯夷 叔齊 ○虞卿 ○太史慈 ○韓世忠

第十牋

微子 箕子 比干 ○甘羅 ○楊炯 ○李易

安

第十一牋

伊尹 ○韓信 ○韋應物 ○朱淑真

第十二牋

蕭史 ○畢戰 許行 ○駱賓王 ○富弼 文

昭代叢書

別集 度詞卷十一

七

世楷堂藏板

彥博

第十三牋

申包胥 ○張湯 ○貂蟬 ○秦少游

第十四牋

列禦寇 ○匡章 陳代 ○雷煥 ○郭子儀 李光弼

第十五牋

子濯孺子 ○扁鵲 ○ ○衛青 衛狄

第十六牋

申詳 ○羊角哀 左伯桃 ○劉長卿 ○呂蒙

正

第十七牋

子思 ○馮驩 ○杜康 韓康 嵇康 ○陽城

第十八牋

展禽 ○虞姬 ○黃祖 禰衡 ○王曾

第十九牋

高柴 ○淳于髡 ○陰麗華 張麗華 ○司空

圖

第二十牋

昭代叢書 別集 度詞 卷十二 太 世楷堂 藏板

公孫杵臼 ○申不害 ○謝安 ○鄭俠

第二十一牋

卜商 ○公輸子 ○賈島 ○米元章

第二十二牋

臧文仲 臧武仲 ○白起 ○皮日休 ○蘇軾

第二十三牋

言游 ○卜式 ○溫庭筠 ○司馬牛 司馬遷

司馬相如 司馬光

第二十四牋

癰疽 疔環 ○魯仲連 ○狄仁傑 ○蘇秦 蘇晉

第二十五牋

微生高 微生畝 ○終軍 ○盧莫愁 ○羅隱

第二十六牋

百里奚 ○田橫 ○孫叔敖 叔孫通 ○張巡

第二十七牋

子牙 伯牙 叔牙 易牙 ○公山弗擾 ○蕭

望之 ○張九齡

昭代叢書 別集 度詞 卷十二 太 世楷堂 藏板

第二十八牋

南子 ○孟施舍 ○高力士 ○范仲淹

第二十九牋

陽虎 陽膚 ○魏無知 ○南齊雲 ○林逋

第三十牋

柳下惠 ○孟仲子 孟季子 ○魚元機 ○王

安石

第三十一牋

司馬牛 ○霍去病 ○江淹 ○雷萬春

第三十二牋

南子 西子 ○衛青 ○白樂天 ○黃庭堅

第三十三牋

屋廬子 ○晁錯 ○崔鶯鶯 ○馮京

第三十四牋

浩生不害 ○梁鴻 ○牛僧孺 ○魏了翁

第三十五牋

神農 ○東方朔 ○李商隱 ○蘇小小 蘇小

妹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第三十六牋

烏獲 ○朱買臣 ○公孫龍 公孫丑 公孫宏

○薛濤

第三十七牋

左邱明 ○田單 ○卓文君 王昭君 ○呂布

第三十八牋

風后 力牧 ○馮婦 ○韓康 ○寇準

第三十九牋

告子 ○束皙 ○王旦 ○吳起 魏收 趙括

秦觀

第四十牋

司馬相如 ○黃蓋 ○山濤 ○文天祥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十二

三

世楷堂藏板

跋

度詞之道製之者與射之者孰難曰製者難射不過期于中耳製則必期于佳夫安得而不難試聚數文人于此出一謎與之射中之者必有其人指一物以爲的使各製一謎則無有能之者且製而不佳尤屬無味也夫唯製之佳是以中之易耳今之度詞不誠爲黃絹幼婦乎哉心齋居士題

昭代叢書

別集

粵詞跋
卷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聯

莊



檀几叢書卷二十四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梁溪 顧 彩 天石校

聯莊

天都張潮心齋著

九萬里而南九萬里而上。笑鸞鳩斥鴳。那識榆枋之外。別有天池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歎朝菌蟪蛄。不知晦朔之全。寧惟上古。

巢林不過一枝。飲河不過滿腹。誰能越樽俎而代庖。

壘者無與鐘鼓。盲者無與文章。自爾驚河漢而無極。

仰神人於姑射。惟誇冰雪肌膚。訪廣成於空同。何有見聞耳目。

適百里者一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矧鴟鵂能無積厚。駢於足者無用之肉。枝於手者無用之指。

况仁義其可多方。塵埃野馬生物之以息相吹。蟲臂鼠肝造化者將子奚適。

手有不龜之藥。善於用大。何難裂地而封。樹有蔽牛之形。托於不才。自可終天而壽。

形槁木而心死灰。嗒焉喪耦。黜聰明而墮肢體。今也坐忘。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地賴何殊。天籟為舟則沉。而為柱則蠹。散木不異散人。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吹萬不同。咸其自取。左臂化為雞。右臂化為彈。時夜鳴。奚任乃所求。

泉狙。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末年徒昧乎堅白。無莊失其美。據梁失其力。黃帝失其智。乘成皆在乎鑑。揮。

秋毫大而泰山小。殤子壽而彭祖夭。斯為樞始環中。殺博塞而臧讀書。蹈死利而夷狗名。均是凶羊傷性。

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六合之內。外聖人付之自然。德兼於道。道兼於天。萬物之紛紜。古者足於無欲。

771

螂蛆甘帶。鴟鴞嗜鼠。孰知正味之真。井蛙語海。夏蟲語冰。自致大方之笑。

我固非魚。因濠上可知其樂。羊寧慕蟻。笑卷婁自有其羶。

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炙。雖然早計。何妨妄聽。

妄言鳧雁續之。則憂鶴雁斷之。則悲。任彼自然。奚必論長論短。

夢飲酒而日哭。泣夢哭泣而日田獵。夢中占夢。誰為大覺之人。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以心而聽。以

氣齋是心齋。適合集虛之道。

夢栩栩覺。遽遽不知誰為莊周。誰為蝴蝶。樂欣欣苦

痺痺。孰謂治於夏桀。治於唐堯。

無厚入有間。恢恢乎遊刃有餘。蝴蝶為莊周。栩栩然蒙人不覺。

批大郤。導大窾。官知止而神欲行。庖丁解牛。何處有全牛。可見連以羈。編以棧。前概飾而後鞭策。伯樂

治馬。誰能知真馬難存。

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澤雉豈願樊中。入火不熱。入水

不濡。真人能全世外。

與天為徒。與人為徒。與古為徒。齋其口。猶齋其心。見

杜德機。見善者機。見衡氣機。既其文。應既其實。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鬼神將來舍。又何有於坐馳。安

寢不夢。踵息淡淡。生死已相忘。豈待言夫嗜慾。

兩喜多溢美之言。兩怒多溢惡之言。傳其常。毋傳其

溢。論異則肝膽楚越。論同則萬事皆一。視其異。盍

視其同。

藏舟于壑。藏山于澤。還逢有力之人。竊國者侯。竊鈞

者誅。斯乃聖人之過。

桂可食。故伐漆可用。故割用以無用。為善人莫能知。

雁以不鳴烹。木以不才終。才與不才之間。唯其所

處。

鑑明則塵垢不生。竅鑿而渾沌以死。

真人息以踵。眾人息以喉。故古者莫知其極。魚處水

而生。人處水而死。故先聖不一其能。

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之氣。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霖雨忘十日之貧。

神為馬尻為輪豈煩更駕耳無聞目無見乃可長生
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莫逆於心何妨相視
而笑君子交淡如水小人交甘如醴無端以合則
亦無故以離

遊方之外者臨屍且相和而歌國蝸之角者爭地亦

歷旬而戰

赤水依珠得之者駢惟象罔天池羊角遊之者乃有

鵬鵬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問桔槔何如抱甕為福先者斯

有

為禍始論感應惟在循天

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皆以無為而妙其

用瓦注者巧鉤注者憚黃金注者殫蓋以外重而

有所矜

譽唐堯而毀夏桀不如化毀譽於兩忘彼飼蟻而此

飼鳥何妨冥彼此於一視

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笑讀書徒守古人糟魄所要

者輕而所任者重歎彈雀何煩隨氏珠璣

至仁則無親若以相親為仁問虎狼豈無父子太覺

乃知夢苟識占夢為妄信蝴蝶不異莊周
仁義者先王之遺廬止堪一宿詩書者古人之糟魄
何事可傳

鳧雁雖短續之則憂鶴雁雖長斷之則悲長短何勞

夫蒿目鴟羽不以日浴而白鳥羽不以日黔而黑

黑白寧待夫憤心

無君於上無臣於下憫憫之樂事過於南面而王乘

亦不知墜亦不知醉者之墜車所以犯害獨異

呼牛謂之牛呼馬謂之馬有其實何妨受其名入獸

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比於狂是以免於患

子步亦步子趨亦趨子馳亦馳若奔逸絕塵未免墮

乎其後以心復心以耳聽耳以目視目能暢和抱

德居然無所親疎

以陽名陽以陰名陰無難夏日造冰而冬日舍鼎鼓

宮宮動鼓角角動何妨廢一於室而廢一於堂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

陽春秋以道名分至若百家之學譬猶耳目口鼻

不能相通庖丁之解牛病瘼之承蜩沒人之操舟

梓慶之削鑲大馬之捶鈞汜消子之養鬪雞彼其
純氣所存任夫驚懼死生自然無懼

臭腐神奇天下無非一氣茶蹄魚兔得意可以忘言
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吹劍首之一映羨大魚
於任公子之釣何妨坐東海以三年

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化爲臭腐一氣之所以相通小
人天之君子君子天之小人戮民之所以獨異

螻蟻稗穉瓦甃屎溺言雖每下莫非至道所存殤子
彭祖秋毫泰山物即不齊究與我生爲一

善養生者若牧羊唯在鞭其後耳爲天下者如治馬
可不去其害乎

運斤而鼻端之至可除羨匠石郢人之各臻其妙弄
丸而兩家之難以解歎市南空僚之獨冥乎言

畏影惡迹而影與迹猶存曷若處陰處靜得手應心
而心與手自喻所以不疾不徐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况卮言之日出何妨因曼衍以
窮年九竅胎生八竅卵生歎吾生之有涯不啻若

白駒之過隙

附聯騷

名曰正則字曰靈均淵高陽之苗裔壽比天地光齊
日月遊重華之崑崙

衆嫉蛾眉誣善淫不禁謫諫余傷佗僚寧溘死敢忘
靈修

朝發蒼梧夕至縣圃聊逍遙以相羊理令薜荔媒因
芙蓉憚狐疑而容與

代序歎春秋恐美人之遲暮先鳴怨鴉鳩悵百草之
不芳

製荷爲衣集芙蓉爲裳幼卽好茲奇服落英可餐墜露
可飲生惟飽此瓊粳

徙倚遙思羨往世之登仙而化去媮娛遐舉覽方外
之荒忽而自辱

二女御九韶歌湘靈鼓瑟羨南疑之音樂何妨容與
而徘徊漱凝霜吸湛露高據青冥憑崑崙之標巔

能不獻欬而涕泣

望美人兮忽而逝徒目成於蕙帶荷衣思公子兮未
敢言每寄懷於澧蘭沅芷

采薜荔於水中。寒芙蓉於木末。心不同而思不其歎。
斷冰積雪。徒怨媒勞。蛟何爲乎水際。麋何爲乎庭
中。沉有芷而澧有蘭。望北渚秋風空。愁帝降。

玦解江中。佩捐澧浦。采芳洲之杜若。聊爲下女之遺
穢。百畹樹蕙。九畹滋蘭。畦留夷與揭車。還哀衆芳之

飲石泉。臥松栢。思公子兮徒離憂。盤宿莽。寒木蘭爲
美人兮傷蓮暮。

駒之昂昂。鬼之泛泛。生斯世莫辨去從。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用君心何勞。龜策。

行吟澤畔。已蒙世俗之塵埃。憔悴江潭。何救衆人之
濁醉。

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依然此一道。滄浪沐必彈冠浴。
必振衣。祇贏得十分皓白。

世濁則掘泥揚波。衆醉則備糟歎滴。羨聖人之獨無
疑滯。蟬重而千鈞爲輕。瓦鳴而黃鐘毀棄。嗟讒口
之偏善高張。

擬合德諫飛燕書

擬合德諫飛燕書有序

延陵吳從先著

成帝既傾心合德。日遠正宮。飛燕輒命官人。召輕薄少年。載以繡駟。淫酒無度。合德憂不測。日夜惶恐。上書諫。

婕妤臣合德。致書皇后。姊陛下。臣聞日以陽德。月以陰德。升墜之間。天地晦明。故皇后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晦蝕之際。后避宮。減膳樂。濯心磨神。以示失德。而坤象改。繼古今以來。影響不償。勿謂深宮。何異大廷。勿謂長夜。如月之明。勿謂玉石。火焚而焜。母儀天下。后德惟人。臣竊見帝堯。試舜。俾之皇英。後宮作式。萬國玉帛。垂裳拱手。而天下以清。朝觀時巡。風移俗改。實賴贊襄。于二女。臣伏思賤時。合絮擁背。姊似形影。即或雪夜。獨出花陰。久冷。臣惟含息待命。不敢私有指擬。何也。以身之託者。輕也。及召見別宮。試之錦帳。臣之驚怖。震隨震心。而竟有三日之愛。迨于流丹。離帝之儔。姊甚。而臣之戴天深。此時知陛下。乃天授。非復人間血肉也。後宮寵眷。篤厚彌年。貴為皇后。矣。人主之心。何常專。

卷三 擬合德諫飛燕書

十一

五 香 鮑 遺 書

定。龍無外幸。而皇后不鄙臣陋。重錫珍寶。持節召入。豈期皇帝比翼比目。卜畫卜夜。且逸萬幾。以慰深宮。臣非不時勤帝念。勸進后宮。而帝意未解。終見遲留。然臣之心。有如日者。近聽赤鳳之歌。卿雲之舞。即陛下能自為樂。而臣之深心。婉曲憂死。誠恐他人乘其間言。故臣從容于皇帝曰。貴人姊性至妬。且善虐。萬一天有所不聽。臣之骨亦粉矣。及皇帝親以日盥。而臣之怔忡稍定。夫豈薄于陛下哉。第臣之願。未能久住。臣之愛。豈得長居。天威罔臨。逆鱗偷鱗。臣有疎辱。伺臣隙者。借以投奸。斯何日也。臣願陛下。教二女之聖。全兄妹之懼。翻然一新。勃然自艾。尤孚有終。不使九疑。專美。斑竹。徒聞。臣德幸甚。

古
今
青
白
眼

三
卷
西
泠
鄭
琦

光緒乙酉
六月梨成

古今青白眼序

古今青白眼三卷余家舊有此書十幾年前失之族子廷玉以此本見借因窮日之力寫一本以原書還廷玉是書亦類纂之流而昔人實未有及之者惜注不明載出處少間當爲檢核且可廣其所未備也嘉慶十二年丁卯夏五月江都里堂老人焦循記

古今青白眼卷上序

一

傳見叢書

古今青白眼卷上

江都徐石麒又陵父輯 儀徵吳丙湘校

一錢太守

劉龍居官清正將去任父老各持錢送行劉

百紙參軍

杜暹為參軍吏以紙萬番為贐暹受其百因

三日僕射

周頌為僕射頗以縱酒失事因罷去人號三

四時仕宦

傅游藝媚武后一歲遷官歷衣青綠朱紫時

三豹御史

唐王旭李全交李高為御史皆嚴酷時號三

七松處士

鄭薰隱嚴植七松樹因號七松處士

五柳先生

陶潛作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詳其姓氏宅

古今青白眼卷上

傳硯齋叢書

七字舍人

宋呂洙既貴每見賓客不過數語時號七字

八磚學士

唐李程性懶入直常遲日過八磚乃至因號

三旨宰相

王珪為相唯諾而已初見上曰取聖旨有命

宰相

四其御史

郭宏霸討徐敬業有抽其筋食其肉等四語

十錢主簿

武后大喜因授御史時人號四其御史

三耳秀才

後魏宗室元慶智貪鄙異常十錢亦取因號

五斗先生

張審通入冥復甦額生一耳人號三耳秀才

五日京兆

王績飲酒五斗作五斗先生傳

張敞為京兆尹被劾罪吏慢之曰五日京兆

三影先生

張先作詞有押影字者三語皆佳時號三影

五殺大夫

百里奚在秦稱五殺大夫

三紅秀才

唐應子和詩句三紅字皆佳時號三紅秀才

六一居士

歐陽修以書錄琴棋酒並己為六因自號六

兩脚鬼鵝

東野賓王號兩脚鬼鵝

五字舍人

裴休號五字舍人

三歲神童

宋蔡伯禧試童科未三周時稱三歲神童

古今青白眼卷上

傳硯齋叢書

一座顏回

謝尚八歲神悟風成或稱一座顏回

再世希夷

宋陳濟守正不仕晚樂仙道人稱再世希夷

五言長城

劉長卿能詩自號五言長城

青錢學士

張鷟文猶青銅錢萬選萬中號青錢學士

白衣先鋒

薛仁貴稱白衣先鋒

黃驄少年

裴果乘黃驄陷陣甚勇人稱為黃驄少年

白蠟明經

董方九舉不第號白蠟明經

卓雕御史

王志愔為御史剛鷲時呼卓雕御史

白衣宰相

令狐洵子高倚父勢招權納賄人謂白衣宰

白頭尙書 梁武帝謂袁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尙書

黑衣宰相 宋慧琳道高履貂裘與朝廷政事孔顛歎曰

白衣尙書 鄭均為尙書以病告歸朝廷賜尙書祿終其身時號白衣尙書

黃鵠少師 後魏郭祚為太子少師太子尙幼祚持一黃鵠奉之諺者號為黃鵠少師

白兔御史 唐王宏義為御史嘗恨一賣瓜者詐言園有白兔令人求之瓜田踐損號白兔御史

白馬將軍 魏龐德每戰常乘白馬號白馬將軍

青牛道士 封君建好道入山嘗乘青牛歸能療人病人號青牛道士

白衣御史 宋何祥嗜學好古善激揚人物時號白衣御史

黑面大王 宋尹繼倫嘗敗走契丹契丹主每出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

古今青白眼卷上

三 傳視齋叢書

赤牛中尉 後魏元仲景為御史中外肅然每駕赤牛出入人目為赤牛中尉

黑稍將軍 六朝于栗磾好持黑稍號黑稍將軍

青箱王氏 王准之四世中丞朝廷傳章或之青箱世號青箱王氏

黑王相公 宋王德用面黑如漆號黑面相公北虜畏之常呼名以懼小兒

錦繖夫人 唐寶實妻洗氏凡戰必張錦繖未嘗敗北號錦繖夫人

鐵面御史 宋趙抃號鐵面御史又吳中復為御史上前爭事不已時人謂之鐵面御史

鐵面少府 楊王休為府尉善鋤豪彊號鐵面少府

金舌和尚 唐有僧三召不至乃截其舌以進上命焚之化為金舌因號金舌和尚

高陽酒徒 陸生往見高帝時高帝甚惡儒生門者不納陸生日吾非儒生高陽酒徒也

漆園傲吏 莊子稱漆園傲吏

淮海長鯨 梁湘東王既破侯景羣下勸進王曰淮海長鯨雖已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

襄陽短狐 謂梁襄陽王蕭詧

三河領袖 裴駿忠義可嘉崔浩日為三河領袖

山中宰相 陶宏景隱茅山武帝每有大事必往詢之時號山中宰相

方外司馬 王暉仕齊為長史不累世務號方外司馬又謝奕為桓溫司馬常岸幘嘯詠號亦同

關西夫子 楊震號關西夫子

江左夷吾 王導號江左夷吾

江東步兵 張翰善文號江東步兵

古今青白眼卷上

四 傳視齋叢書

江南夫子 宋蔡用之上萬言書上喜以示諸學士曰此江南夫子也

北門學士 元萬頃几朝廷擬議表章密使參處因號北門學士

北郭先生 廖扶習詩書工風角號北郭先生

南州高士 徐穉號南州高士

竹中高士 張鷹隱居王右軍造之鷹避之竹中一郡號為竹中高士

遷城小娘 郭璞女精地理璞欲遷下菰城女勸之曰不如因故址損益之人號遷城小娘

草堂居士 魏野屢詔不出號草堂居士

大樹將軍 漢諸將論功馮異獨屏樹下不言號大樹將軍

花蕊夫人 費氏女以才色入後宮蜀主嬖之號花蕊夫人

驄馬御史

桓典為御史常乘驄馬時人畏之謠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餓虎將軍

魏元暉侍寵食縱號餓虎將軍

餓鷹侍中

魏盧昶貪鄙號餓鷹侍中

瘦羊博士

甄宇為博士詔賜羣臣羊宇獨自取瘦者

落雕都督

北齊斛律光射雕雲表號落雕都督

射雕都尉

魏宗室幹射下雙雕都尉

雙雕侍郎

高駢一矢貫雙雕人號雙雕侍郎

鳴鳩和尙

鄧州僧日食二鳩食訖從口中飛去號鳴鳩和尙

鵝鴨諫議

趙霈因祈雨上言禁屠宜並禁鵝鴨胡致堂曰可謂鵝鴨諫議

古今青白眼卷上

五

傳現齋叢書

魚頭參政

魯宗道為參政忠鯁人目為魚頭參政

雞冠秀才

張審通額生肉耳人號雞冠秀才

朝陽鳴鳳

唐高宗時中外以言諱者二十餘年李善感始上疏諫時稱朝陽鳴鳳

大頭龍驤

秦符雄拜龍驤將軍頭大而足短軍中號大頭龍驤

說法馬留

呂惠卿貌瘦言時好以手指畫時人號之說法馬留

湊氣獅子

邵篋高鼻捲髯以殿上泄氣出知東平人號湊氣獅子

清白宰相

杜衍為相苞苴貨殖不敢到門時號清白宰相

忠孝狀元

宋眞宗祝日願得忠孝狀元遂得鄭獬

聰明小兒

唐盧莊道年十六擢第太宗謂為聰明小兒

磨稜宰相

蘇味道為相依阿取容處事嘗持兩端人號磨稜宰相

跋扈將軍

梁冀專政漢質帝目之曰此跋扈將軍也

無愁天子

北齊後主高緯好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

解事舍人

齊濟為中書舍人論駁詔誌皆援古誼號解事舍人

獨立使君

裴俠清慎奉公與眾同謁周文帝帝命使別立以表異之時號獨立使君

伴食宰相

盧懷慎凡事推讓姚崇時謂之伴食宰相

和事天子

唐崔珣彈宗楚客中宗使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號和事天子

救時宰相

姚崇為相齊濟謂之曰公可謂救時宰相矣

記曲娘子

韋青妾紅紅善歌敬宗召入宮號記曲娘子

古今青白眼卷上

六

傳現齋叢書

被葛先生

臧榮緒好學隱居教授號被葛先生

織簾相公

齊沈麟士家貧織簾讀書後入相歸人稱為織簾相公

賣履舍長

蜀先主少貧賣履為業故曹操嘗罵之曰賣履舍長

縮蔥侍郎

侯思止食籠餅必令縮蔥號縮蔥侍郎

斗酒學士

王績待詔門下省官給酒日一斗號斗酒學士

閉戶先生

漢孫敬閉戶讀書嘗入市人指之曰閉戶先生來也

補唇先生

唐方干缺唇有司不肯與科第後遇醫補之號補唇先生

入鐵主簿

齊許鎬達於從政以其能斷號入鐵主簿

天子門生

宋王奇未第帝見其詩召見因許殿試號天子門生又高宗自拔趙達號亦同

小兒學士 梁宗慄少聰俊鄉里呼為小兒學士

天公宰相 元安童掘得白金以散貧者人稱天公宰相

卿子冠軍 宋義號

麴部尙書 汝陽王李璡喜酒自號麴部尙書

有脚陽春 宋璟所至愛民恤物人稱有脚陽春

皮裡晉書 梁劉諒好學尤悉晉書故事號皮裡晉書

半天朱霞 梁劉訐博學能文劉峻稱之日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

雲中白鶴 劉訐幼稱純孝劉峻稱之日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

照天蠟燭 宋田況以德化民民不敢欺號照天蠟燭

古今青白眼卷上

七 傳現齋叢書

水晶燈籠 孫道夫知蜀州遇事明察號水晶燈籠又張中庸號亦同

杜園賈誼 孔文仲對策有痛哭流涕語執政出之陳澤曰真杜園賈誼

熱熟顏回 陳澤少時通率少檢及舉制科驟為樸質號熱熟顏回

火迫鄧侯 唐源休受朱泚偽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笑之日曰火迫鄧侯

尿汁諸葛 宋南渡有郭某為將自比諸葛嘗誦三顧頻煩兩朝開濟之句未幾敗於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人謂之尿汁諸葛

小冠子夏 杜欽杜郭皆字子夏欽自為小冠以別之人稱欽為小冠子夏

大冠子夏 杜郭

小范老子 范仲淹守延州夏人相戒日今小范老子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大范老子 范雍

伏獵侍郎 蕭吳為侍郎嘗稱伏獵為伏獵張九齡日豈有伏獵侍郎

歇後鄭五 鄭繁好為歇後詩及為相自歎日歇後鄭五作相時事可知矣

了了令史 戴法與好學為尙書令彭城王覓了了令史得法與為記室

得得和尙 僧貫休入蜀上王建詩有萬水千山得得來之句因號得得和尙

酒甕飯囊 稱衡日苟或可與強言飯皆酒甕飯囊耳

酒囊飯袋 馬氏奢借無才能時人謂之酒囊飯袋

龍駒鳳雛 關鴻謂陸雲為龍駒鳳雛

金昆玉友 梁王琳二子銓錫孝行齊名號金昆玉友

古今青白眼卷上

八 傳現齋叢書

冰清玉潤 衛玠為樂廣瑁時人稱之日婦翁冰清女瑁玉潤

南阮北阮 南阮貧而才北阮富而無學

梅香寶臭 梅詢喜焚香寶元寶經時不浴時號梅香寶臭

丁瘦盛肥 丁晉公疏瘦盛文肅公豐肌時號丁瘦盛肥

河東三鳳 薛元敬與兄收弟德齊名時稱河東三鳳

濟北五龍 漢紀昭戴所徐晏夏隱劉彬

江東二虎 宋楊億王鼎王偉

臺中三狗 何晏鄧颺丁謚

燉煌五龍 晉索靖張彪氾衷索紉索永俱馳名海內號燉煌五龍

荀氏八龍 荀淑八子號荀氏八龍

洛中三嘏 劉宏字終嘏兄弟三人號洛中三嘏

南北二玄 張玄謝玄

潯陽三隱 周續劉遺民陶淵明

睢陽一老 應曜

關中三傑 宋程伯道張山甫朱光庭皆為主簿以才名稱號關中三傑

香山九老 白樂天等

鉅下二卿 漢馬嚴馬敦

江西三瑞 宋蕭定基之政事彭齊之文章楊丕之清操號江西三瑞

古今青白眼卷上 九 傳現齋叢書

新昌三奇 宋彭淵林洪覺範鄒元佐

吳中四士 唐包融張旭賀知章張若虛

南山三友 宋高惲張堯計勃

涼州三明 漢段紀明皇甫威明張然明

龍眠三李 宋李亮工李伯時李元中皆有才名同舉進士號龍眠三李

北京三傑 唐魏谷倚富嘉謨吳少微皆為主簿以文齊名號北京三傑

北朝四爵 北魏高濟邢穎李熙游雅

兖州八伯 晉人阮放郗鑒等八人任達好酒號兖州八伯

睢陽五老 唐杜衍等

竹林七賢 山濤嵇康劉伶阮籍阮咸向秀王戎

竹溪六逸 李白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徠山終日沈飲號竹溪六逸

宏文三少 李嗣真劉歊徐昭同入宏文館昔年少時稱宏文三少

寺中二絕 魏宋世軌蘇珍俱為大理寺號寺中二絕

元祐七老 朱光庭等

大厯十才 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李端司空曙崔峒耿偉夏侯審苗發張大厯十才

建安七子 阮瑀陳琳孔融王粲徐幹應瑒劉楨

至道五老 宋李昉等

上庠三傑 宋何大正等

古今青白眼卷上 十 傳現齋叢書

一臺二妙 衛瓘索靖俱善草書號一臺二妙

芳林十哲 沈雲翔等十人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內

離垢先生 劉慧斐於北山構園名離垢時人稱為離垢先生

傳法沙門 王安石既罷相韓絳呂惠卿二人守其新法諱絳號傳法沙門

護法善神 謂呂惠卿

補履先生 李德川舉進士不第著補履書十卷皆雄軀之旨時號補履先生

枯松太保 王建平東川諸將爭功惟王宗裕立枯松下未嘗自伐時號枯松太保

神仙童子 唐元嘉少年聰敏號神仙童子

公非先生 劉貢父生時自次其集藏之私諡曰公非先生生及死其次其文亦私諡曰公非先生

冷面寒鐵 周新剛直敢言人稱為冷面寒鐵

鬼面夜叉 唐御史李全交酷虐號鬼面夜叉

布毛侍者 道林禪師有侍者欲參佛法師取布毛吹之侍者遂悟號布毛侍者

浪子宰相 宋李邦彥

賣國牙郎 宋王時雍初在蜀為市伍人謂之牙郎及金人立張邦昌時雍贊成之都人因號為賣國牙郎

賣國吳牙 宋吳开事同上

啼哭郎君 金將曷魯撒嘗為曲端所敗登高望其軍哭金人謂之啼哭郎君

白水先生 宋劉勉之所居有白水人號白水先生

古今青白眼卷上

十一 傳記齋叢書

由寶尚書 宋許及之諂事韓侂胄嘗往上壽過門已閉及之從門闚下俯而人時稱由寶尚書

儒林丈人 曹髦謂裴秀為儒林丈人

文籍先生 曹髦謂王沈為文籍先生

聖口學士 元黃潛文章敏妙凡朝廷大詔令多出其手京師呼為聖口學士

黃頰小兒 崔稜謂齊文襄

癩兒刺史 後魏瀛州刺史崔暹

被駭刺史 宋益州刺史垣闕

黑面僕射 後魏元欽

桃弓僕射 齊郭祐

銅山大賊 李義府

促船使君 唐橫州刺史郭氏

地藏菩薩 史思明 李光弼

人頭羅刹 唐御史李全交

侏儒郎中 唐兵部侍郎常慎

金牛御史 嚴昇期為御史巡江南凡事入金則彈又性嗜食牛江南人因號為金牛御史

美唐博士 唐楊景

判語博士 王仁裕

驅驢宰相 王仁裕為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雙驢入事終日追逐時人號曰驅驢宰相

古今青白眼卷上

十二 傳記齋叢書

麻膏宰相 崔允

曲子相公 晉和凝

軟餅中丞 蜀韋根

風月主人 蜀歐陽彬稱風月主人白居易貶江州日今得青山綠水中為風月主人

猢猻待制 王補子閔字

風流骸骨 王梅運瘦極而有風致朋輩目之為風流骸骨

紫袍主事 唐韋君素

三覺侍郎 趙叔問為侍郎善睡又厭賓客常掛歇息於門人呼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時也

三照相公 范覺民作相白如冠玉每旦起及裏頭帶巾必攬鏡自照時謂三照相公

書中申韓

趙子固謂姜堯章為書中申韓

澗上文母

陳情自號澗上文母人有里人子從之學文而好修飾容貌舉止妖嬈人號澗上文母

風流宰相

王儉嘗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

白馬三郎

五季閻主王知審

六籍奴婢

劉蕡謂文中子為六籍奴婢

牧羊羯奴

顏杲卿罵安祿山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耳

焦磯娘娘

蜀主遣船迎其妹行至焦磯溺水而死人號焦磯娘娘

狐穴詩人

唐喬子曠作詩好用僻事人謂之狐穴詩人

小斯楮公

齊何戢

古今青白眼卷上

三

傳視齋叢書

文章李益

唐李益能詩有文名時有貴家子與之同姓名時人恐不能辨遂謂益為文章李益

門戶李益

貴家子為門戶李益

三鹿郡公

袁利見性靈率方堂謂袁生已封三鹿郡

不櫛進士

關圖有妹能文嘗謂人曰有一進士但不櫛耳

白衣卿相

盧暉進士自號白衣卿相

四明送老

賀知章

生色鬪體

金陵官妓有極疎瘦者府君朱世英謂之生色鬪體

溼活居士

有朝士飲不擇酒內不擇人時人目為溼活居士

赤脚仙人

宋仁宗幼時著履襪即命去之常跣足而行宮中呼為赤脚仙人

抵授賢良

謝崇舉賢良方正誤以禮受為抵授劉安世曰唐有伏獵侍郎今有抵授賢良

賣絹牙郎

韓金吾家欲買柳氏婢見主人買絹親與評價鄙之曰吾豈忍伏事買絹牙郎

牛頭阿婆

周興為刑官推囚殘忍法外苦楚時人號牛頭阿婆

逆流蝦蟆

周張元腹大脚短項縮眼凸吉項目為逆流蝦蟆

文場元帥

唐元宗謂張九齡文章自古無比真文場元帥也

惡咏薄徒

宋高英秀有口才好指人詩病為嘲笑人號惡咏薄徒

會稽二清

越州名僧清江清書時號會稽二清

東陽二乾

婺州名僧乾後乾輔時號東陽二乾

雙桐沙門

僧瑜擔薪欲焚身請僧設齋忽房中生兩桐樹人號雙桐沙門

古今青白眼卷上

古

傳視齋叢書

崆峒夫人

隋煬帝喜吳絳仙擢為龍舟首據號曰崆峒夫人

賽桃夫人

元順帝妃小娥者體白而紅著水如桃花帝曰此天桃女也因號賽桃夫人

聰明神仙

宋徽宗呼林靈素為聰明神仙

梅仙祖師

唐僧坐化於梅樹下香開數里號梅仙祖師

京師三穢

唐王怡為憲臺之穢姜暉為吏部之穢崔泰為黃門之穢時號京師三穢

解事僕射

唐劉仁軌

錦衣西席

明桂廷珪館於錦衣門達家私刻印曰錦衣西席

翰林東牀

明松陵驛丞甘棠洗馬江朝宗之婿私印曰翰林東牀

鐵史先生

元楊維禎進正統辨人咸稱為鐵史先生

長鬚方正 劉瑜舉方正對策高第人呼為長鬚方正

落水三公 宋褚淵墮水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大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墮車僕射 王儉

斲窗舍人 楊滔為中書舍人時催作制詔令史將鑰匙出無本可檢乃斲窗取之時號斲窗舍人

書樓張家 宋張正為戶部侍郎子郁為郎中世尚儒學號書樓張家

當世仲尼 唐王起為太子侍讀文宗題詩於笏以賜起又詔畫像於便殿號當世仲尼

天子私人 陸贄入翰林德宗親愛之凡幸臣大議贄常居中參決可否時人以為天子私人

翰林六絕 李邕號翰林六絕謂義烈英邁正直辭辨文章書翰也

呈身御史 唐韋澳為御史久不調其兄勸謁中丞高元裕澳曰恐無呈身御史

古今青白眼卷上

去

鐵肝御史 劉頊上疏忤王安石坐貶蘇軾送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號鐵肝御史

中林蘭蕙 五代吳似以後弟為金吾將軍循禮遜見重朝廷韓熙載潘佑稱為中林蘭蕙

一路福星 宋鮑于仇為京東轉運使司馬溫公語人曰此一路福星也

湘中琳瑯 晉羅含與謝尚為方外友尚稱之曰此湘中琳瑯也

卓雕都督 唐王志愔

今之董狐 吳兢

今之韓愈 韓魏公薦歐陽修曰修今之韓愈也

一代龍門 晉王衍口中雌黃朝野謂之一代龍門又唐韓愈皇甫湜德望為世所宗號亦同

南金東箭 晉顧榮人稱為南金東箭世貴高門

人中騏驎 宋徐勉有才望徐孝嗣見之曰此人中騏驎必能致千里

水北山人 唐石洪韓愈詩水北山人得聲名謂洪也

水南山人 唐溫造韓愈詩水南山人又繼往謂造也

中興三明 晉諸葛恢荀閻蔡謨俱字道明號中興三明

楊家三喜 唐楊憑與二弟凝凌大厯中登第俱有重名時稱楊家三喜

何氏三高 何點兄弟三人並棲逸號何氏三高

飲中八仙 杜甫作飲中八仙歌謂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李白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

方外十友 唐陸餘慶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

文章四友 唐李嶠蘇味道杜審言崔融號文章四友

古今青白眼卷上

去

酒家南董 王績著酒經李潛風曰君酒家南董也

呷酸節度使 唐李景略

不利市秀才 唐相國夏侯孜

切木枕措大 唐仇士良謂學士崔慎由

不解事僕射 有老婦陳陳於劉仁軌誤陳戴至德日本欲投解事僕射此不解事僕射也

奉勅晒朝士 袁應中有才而貌寢蔡元度引薦哲宗見之曰太晒晒朝士

奇俊王家郎 王迥美姿有才不謹狎邪輩歌入樂府曰奇俊王家郎蔡確薦之神宗曰此乃奇俊王家郎乎

古今青白眼卷中

江都徐石麒又陵父輯 儀徵吳丙湘校彙

獨眼龍

李克用眇一目號獨眼龍又閩王延稟眇一目亦號獨眼龍

兩足狐

楊再思諂事武后戴令言號為兩足狐為作兩足狐賦

五總龜

殷踐猷博學問無不知號五總龜或謂猷與顏元孫章述賀知章陸象先五人相聚故云

九尾狐

宋陳彭年好刑名性奸諂時號九尾狐

千里駒

苻堅以從子朗為千里駒張東之謂李嵩亦云武后謂李業亦云邱仲字叔父稱之亦云

兩面羌

唐西羌內附又吐蕃因號兩面羌

萬人敵

張飛 李晟 關雲長

古今青白眼卷中

一字師

鄭谷改僧齊己詩數枝為一枝以為一字師蕭楚材改張詠詩獨恨為獨幸亦曰一字師唐李

四皓詩

方干改不為臣為不稱臣曰拜為一字師曾吉父詩云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裏

近題詩

韓子蒼改中為深裏為冷吉父謂子蒼為一字師李相讀春秋誤一字有小吏正之因號小吏為一字師

三語掾

王太尉問阮瞻老莊與聖教異同瞻曰將無同遂辟為掾時人謂之三語掾

萬石君

漢石奮父子五人皆位二千石時人榮之稱為萬石君又馮揚八子皆二千石亦號萬石君

八斗才

曹子建

萬石媪

嚴延年兄弟五有吏才俱至大官時人謂其母為萬石媪

三珠樹

王勃與兄劇勉皆有才名蘇易簡稱為三珠樹

一谷柴

武行德膂力過人負薪自給里人號為一谷柴

千丈松

庾亮謂和嶠森森如千丈松

一條冰

陳彭年屢官清秘人號一條冰

五經庫

唐房暉遠博學牛宏稱為五經庫

九經庫

唐谷律那淹貫羣書褚遂良稱為九經庫

三戟張

張儉兄弟三人門皆列戟號三戟張

百六公

張籍博學湘東王策問百條籍對缺其六號百六公

朱萬卷

朱遵博學號朱萬卷

溫八吟

溫飛卿為文不起草每賦詩一韻一吟而已號溫八吟

古今青白眼卷中

張三影

張先詞中有三警句皆押影字時人稱為張三影

任五經

蒲尚母任氏知書里中呼為任五經

韓潑五

韓世忠少縱酒不檢人呼韓潑五

趙倚樓

趙嘏詩長笛一聲人倚樓人傳誦之號趙倚樓

陳驚座

陳遵字孟公時列 有同姓字者每至人門人皆驚動號陳驚座一云遵善書則一座皆驚故號陳驚坐

會開門

會亮知鄭州道不拾遺外戶不開號會開門

王鐵鎗

五代王彥章常使鐵鎗因號王鐵鎗

杜武庫

杜預博學號杜武庫

張尋龍

張次賢上言八盤山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時號張尋龍

羅擒虎

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多方捕殺號羅擒虎

安沒字

五代安叔千無學時號安沒字

元才子

元稹有詩名宮中呼為元才子

高賴子

五代高從誨以荆南三州介三大國間所向稱臣諸國謂之高賴子

廖駮子

廖克順面青江南李氏謂之廖駮子

蕭夫子

蕭穎士資性敏捷對策第一天子稱為蕭夫子

張曾子

漢張霸年數歲知孝謹舉動合禮人號張曾子

袁佛子

宋袁紹知臨安理訟清簡道不拾遺民呼為袁佛子

古今青白眼卷中

三傳硯齋叢書

邊佛子

南唐邊錡克建州俘獲俱全號邊佛子

邊羅漢

邊錡守長沙務全活人號邊羅漢

邊菩薩

邊錡克潭州市不易肆號邊菩薩

邊和尚

邊錡為節度使好修佛事號邊和尚

董閻羅

宋宦者董宋臣招權納賄人稱為董閻羅

張嫦娥

陳後主寵張麗華作桂宮居之置白兔藥曰其中謂之張嫦娥

雷尙書

王導幸妾雷氏頗預政事蔡公謂之雷尙書

潘將軍

楊大眼妻潘氏善騎射嘗指謂人曰此潘將軍

孔獨誦

孔休源每有建議以所誦記隨機決之任昉號為孔獨誦

華獨坐

華歆每大會眾不敢失言飲食不亂號華獨坐

貝獨坐

漢桓帝宦官專橫貝瑗號貝獨坐左信唐衛徐瑛皆有號

左回天

左信

唐雨墮

唐衛

徐卧虎

徐瑛

梅河豚

梅聖俞有河豚詩劉原父戲之日當呼為梅河豚

鄭鷓鴣

鄭都官有鷓鴣詩號鄭鷓鴣

郭雀兒

周太祖郭威少鷓其面為飛雀人呼為郭雀兒

李八百

蜀人李某不知其名年八百因號李八百

古今青白眼卷中

四傳硯齋叢書

賈長頭

東漢賈逵

秦長脚

秦檜

范長頭

梁范岫

朱落雁

五代梁朱漢賓號朱落雁

蘇扛佛

會昌中命毀佛寺有蘇監察袖一佛以歸號蘇扛佛

薛出油

宋薛尹南京尚嚴猛人號薛出油

薛春遊

薛口後知成都隨俗出遊因自號薛春遊

來嚼鐵

唐來瑱為潁川太守屢破賊時人謂之來嚼鐵

鮮明珠

鮮氏女有色入宮時上問以眉間缺谷曰實劍圖無缺明珠尚有珠因號鮮明珠

長鬚公 許慎遷尚書鬚垂至帶號長鬚公

長髯公 許慎

黑頭公 桓溫謂王珣曰王掾當作黑頭公又諸葛恢亦稱黑頭公

蒼頭公 沈慶之好戴狐帽每出軍蠻人見之曰蒼頭公來也

黃鬚兒 曹操子曹彰

白鳩郎 徐憲居喪極哀有白鳩巢其戶因舉孝廉人稱白鳩郎

白虎吏 王業為刺史卒有白虎來喪既發又踰境去號白虎吏

青牛師 封君建嘗乘青牛能醫死人復活人號青牛師

白馬生 張湛常乘白馬好直諫光武有恠容每曰白馬生將諫矣

古今青白眼卷中

五 傳碑齋叢書

白雲翁 鄭澹

小靖節 宋陶子駿能五言詩人稱小靖節

小東坡 趙達文似東坡時號小東坡

小由基 陳堯佐善射人號小由基

鬼董狐 干寶作搜神記劉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女相如 煬帝謂吳降仙曰卿才調女相如也

女學士 宋延芳五女若華若昭等以文學名德宗召問經義稱女學士又陳宮人袁大拾號亦同

女博士 魏甄后九歲時便喜書史言當作女博士

女校書 唐妓薛濤

通明相 翟方進號通明相

清白吏 或勸楊震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

聰明尉 魏奉古為雍邱尉下筆千言號聰明尉

耐久朋 魏元同與裴炎號耐久朋

疾雷將 唐鄭政為節度募兵五百號疾雷將盜不敢發

渴睡漢 呂文穆有詩曰挑盡寒燈不成夢胡旦曰乃一渴睡漢

粥飯僧 李愚為相多迂濶帝目為粥飯僧

強項令 董宣

監驛兒 王衍又南未廢帝

古今青白眼卷中

六 傳碑齋叢書

比肩人 吳陸東美與妻朱氏相愛行止不離時號比肩人

長嘯公 范鎮有長嘯却胡賦胡人呼為長嘯公

春夢婆 東坡既貶有老媪謂之曰學士視往日富貴如一場春夢人號為春夢婆

多田翁 盧從愿作官多置良田帝目為多田翁

守錢奴 客謂鄧生為守錢奴

贅世翁 趙宋王樵號贅世翁

入幕賓 郝超

殺公掾 周震屢為諸府辟辟者輒死號殺公掾後魏舒辟之無恙

着翅人 後周韓果破稽胡胡人號為着翅人

筆頭公

古弼頭尖號筆頭公帝謂之筆頭奴

司花女

袁寶兒

來夢兒

韓俊娥

轉蓬隊

劉昶子居士黨與有力者號轉蓬隊

嘯嘯翁

寶鞏言若不出口號嘯嘯翁

桑苙翁

陸羽自號

太牢公

李德裕謂牛僧孺為太牢公

蜜翁翁

張師雄好以甘言悅人號蜜翁翁

詩家奴

廖融謂僧為詩家奴贈之詩嘗曰且圖彼帶詩四方也

古今青白眼卷中

七 傳硯齋叢書

香案吏

元微之曰我是玉皇香案吏

謫仙才

李白高才賀知章見之曰此謫仙才也

聖小兒

祖瑩八歲能誦詩書人稱為聖小兒

顛長史

張旭

香孩兒

宋太祖初生滿室皆香時呼為香孩兒

髯參軍

柳超為桓溫參軍多髯號髯參軍

短主簿

王珣為桓溫主簿短小號短主簿

飛將軍

李廣守北平匈奴號之曰飛將軍

內宰相

王琚眷注獨異時號內宰相

真將軍

周亞夫部伍嚴肅漢文帝幸其營歎曰此真將軍也

拳夫人

鈞弋夫人初生兩手皆拳及入宮武帝開之號拳夫人

大毛公

毛亨善詩經

小毛公

毛萇善詩經

南鄭相

鄭綱家昭國坊南號南鄭相

北鄭相

鄭餘慶家昭國坊北號北鄭相

大鬚孫

孫覺

小鬚孫

孫洙

大鄭公

鄭述祖父子皆為兗州刺史民歌之有大鄭公小鄭公之號

古今青白眼卷中

八 傳硯齋叢書

小鄭公

大南郡

劉之昂劉之遠相繼為南郡太守士民懷之稱之為大南郡

小南郡

劉之遠為小南郡

小萬卷

朱道度號萬卷時有朱昂亦博學號小萬卷

小比肩

陸東美子陸宏與妻蘇氏亦相愛人號小比肩

行秘書

唐太宗出行有司請載書太宗曰虞世南在行秘書也

算博士

駱賓王為文好以數目字作對人號算博士

點鬼簿

楊炯為文好用古人名人號點鬼簿

周禮庫

李涪博學禮樂之事號周禮庫

經史筒

許懋博通古今號經史筒

沒字碑

崔協偉儀表而不識字人號沒字碑

秃角犀

唐杜棕出入將相未嘗薦人時號秃角犀

蛾眉班

唐兩省供奉官謂之蛾眉班

無口匏

宋李沆為相或議之為無口匏

下水船

裴延裕文思敏捷號下水船

急灘船

張洎為學士號急灘船

豐年玉

庚元康為豐年玉

荒年穀

王穉恭為荒年穀

古今青白眼卷中

九傳見齋叢書

折襪線

蜀韓昭博羣藝而不精李台瑕曰昭藝如折襪線無一條長

釘座梨

唐崔遠才貌俱美時號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裏頭水

後唐趙光逢以文行知名號玉界尺言其温粹而方正

玉界尺

趙后妹合德

溫柔鄉

楊妃

解語花

楊妃

肉屏風

楊國忠冬月令伎女圍之號肉屏風

肉臺盤

南唐孫晟每食不設几案使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謂之肉臺盤

肉腰刀

李林甫嫉賢妬能多所陷害眾謂之肉腰刀

玉筍班

唐蔣凝美丰儀朝士號為玉筍班又李宗閔門生多少俊號亦同

霹靂手

唐裴灌為司戶不理曹務案積數百刺史趨斷之灌一日而畢時號霹靂手

蜘蛛隱

龔舍見蛛網蟲因歎曰仕路之為人網亦如此遂挂冠去人號蜘蛛隱

麒麟植

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植

餓鴉隊

隋劉昶子居士不循禮法結黨三百人趨捷者號餓鴉隊

東翅鷄

李諤應舉敏勤絕人號東翅鷄

失窟鼠

唐蘇徵舉止輕躁朱元一日為失窟鼠

不睡龍

錢鏐作警枕號不睡龍

獨擊鶻

王素升臺憲風力愈厲議者以為獨擊鶻謂眾官皆退而素猶獨爭也

古今青白眼卷中

十傳見齋叢書

詩中虎

羅鄴

遼東豕

東漢彭寵自伐其功朱浮曰以子功論于朝則遼東豕也

羊公鶴

晉劉遵祖因殿中君薦於庾公庾與語大不稱遂命為羊公鶴

殿上虎

劉安世面折廷諍人目為殿上虎

飛白虎

李克用十五從征摧鋒陷陣軍中目為飛白虎

驚蝴蝶

北齊魏收性素輕薄人號驚蝴蝶

伏不關

伏湛清靜無競號伏不關

生張八

北都妓女舉止生澀人謂之生張八

談天衍

鄒衍迂濶而宏辯齊人目為談天衍

雕龍吏 吏也文具難施齊人謂之雕龍吏

天口駢 田駢好談論齊人謂之天口駢

錦繡堆 謝廷浩以詞賦著名號錦繡堆

詩天子 王昌齡云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

詩宰相 杜甫詩宰相

凌霄花 馬慈明因勸李密歸國而死唐主旌為忠臣門

車丞相 田千秋年老朝見得乘小車至殿因號車丞相

大錢師 懷素善草書伯祖惠融禪師先時學歐陽詢書

小錢師 世莫能辨時號大錢師小錢師

古今青白眼卷中

十一 傳硯齋叢書

肉飛仙 北史沈光驍勇輕捷能啣索上竿透空而下號

三不開 五代馬奇入相臨事不決時號三不開謂不開

聰明泉 殷仲堪與遠公談易遠公愛其博辨曰君辭如

李常在 在姓李人世世人見之不知其名因號李常在

塵垢囊 林公謂王文度為塵垢囊

白鸚鵡 韓偓與兩使會棋兩使將負姚坤即以手壞之

釣鼈客 王嚴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鼈客

得霜鷹 張元曰蘇味道如九月得霜鷹

被凍蠅 張元曰王慶方如十月被凍蠅

范履霜 范文正喜彈履霜操時人謂之范履霜

楊三畏 楊畏在熙豐則從熙豐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

小子房 楊拔書生多智孟珙稱爲小子房

劉青茶 劉壘居官清苦人號劉青茶

楊剝皮 五代時閩人楊思恭善聚斂國人苦之謂之楊

王夜叉 宋王德曉勇過人呼爲王夜叉又王夔爲都統

肉簡牌 宋楊愿爲中丞希秦檜意以舉劾人號爲肉簡

李鐵鎗 李全

廉孟子 元廉希憲好經學嘗讀孟子聞召卽懷以進世

古今青白眼卷中

十二 傳硯齋叢書

不吠犬 宋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同爲言官無所諫爭

滿朝歡 宋章鑑爲相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人目爲滿

洪佛子 洪皓全活飢民甚衆人稱爲洪佛子

細眼奴 文中子謂房元齡曰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爲

羊鼻公 魏徵

長鬚公 魏許慎

僞荆卿 唐甄弋

酒可郎 唐節度使王詔鼎

醉部落 唐倪若水

癡宰相 楊再思

足穀翁 唐宰相韋育

僕僮兒 漢劉誅謂李業

盲宰相 關播

畫狀元 明吳偉工冊素武宗癖之稱為畫狀元

千里駒 劉德 曹休 傅咸 劉曜 張敷 蕭暎
王規 劉杏 王茂 任昉 袁昂 袁曜
馮翊 王潛 崔昂 杜果 李孝伯 元文

遙 李嵩 李榮 符朗 成王千里 張乾
威 邱仲孚

任職相 後漢杜林

古今青白眼卷中

傳現齋叢書

真宰相 武后謂杜景佺為真宰相又憲宗稱李絳亦云
真宰相 後魏于栗

黑稍公 崔日謙

白鬚公

逍遙公 後周韋瓊帝呼之日逍遙公

一禿翁 川吩罵寶嬰日一禿翁

望火馬 宋皇祐間士人多馳驚請託有一人號望火馬
言其奔趨不暫息也
亦皇祐士人號日遊神

日遊神

鐵補闕 唐楊貽德號鐵補闕

杜荀鴨 有富家子杜四郎為詩比杜荀鴨時號杜荀鴨

尹佛子 尹正善為都督公平仁恕時號尹佛子

張羅漢 張元善畫羅漢時人呼為張羅漢

賈尉遲 南唐賈崇

曾夫子 曾子固

李貓兒 南唐李德柔任大理持法甚峻時號李貓兒

王癩獺 王熊為澤州都督刑法苛刻時人歌日前有尹
佛子後得王癩獺
道士李壽儀善畫人呼為李水墨

李水墨 薛口美姿貌性復和恕人號生菩薩

生菩薩 薛口美姿貌性復和恕人號生菩薩

老博士 唐宣宗喜觀書晝夜不休宮中目為老博士

古今青白眼卷中

傳現齋叢書

飛將軍 宋靖康中有李生者慷慨有節氣名震一時號
飛將軍
張康節為御史彈論不避宰執時號真御史

真御史 張康節為御史彈論不避宰執時號真御史

真內翰 歐陽修

小許公 蘇頌文章出眾制誥多出其手時人以此其父
環謂之小許公
黃憲父為牛醫戴良母謂之牛醫兒

牛醫兒 黃憲父為牛醫戴良母謂之牛醫兒

鐵笛仙 楊廉夫

小吳生 馬和善畫人物甚佳時人目為小吳生

娘子兵 唐平陽公主初聞高祖起兵乃自招集亡命以
迎軍號娘子兵
韓侂胄所幸三夫人者號滿頭花

滿頭花 韓侂胄所幸三夫人者號滿頭花

草上烟 京東有驛卒善行名爲草上烟

金剛杵 薛保遜

索鬪雞 李林甫狼狽面無和氣國人謂之索鬪雞

笑面虎 王公口性和平居常嬉笑而能手刃掘墓之人人謂之笑面虎

文中虎 謝希深以啟謁楊大年大年嘉之日此文中也

人物志 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諸族譜虞世南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稱五經笥今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一棚鶻 歐陽永叔余安道蔡君謨同在諫院時號一棚鶻

五經笥 任彥昇

大宛兒 賈復稱其子

古今青白眼卷中

傳現齋叢書

白眼兒 王衍呼裴逸

鐵小兒 長孫業諸子

黃面兒 唐楊儉蘇時

牧羊兒 李信

活卦影 日者每畫人物以寓吉凶謂之卦影好爲怪異米芾嘗俗帽朝衣怪誕不常人目爲活卦影

行中書 楊虞卿

猿頰郎 武后之高祖武居常頤下下鬚浴人呼爲猿頰郎

錦衣奴 梅聖俞呼謝師直

李鐵面 李倫爲開封尹執法人號李鐵面

高手筆 陳希閔任刑官非其才每秉筆支頤半日不下府吏目爲高手筆

羊公鶴 女子試鶯能作獨自舞宋遷求其一舞不可得因號羊公鶴

耿聽聲 宋人能聽人聲知人休咎故號耿聽聲

屨三點 江西名醫以三指點問知人受病之原以此得名

殺虎張 元張興祖一發踏虎生拔虎鬚人號殺虎張

癡漢子 唐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癡漢子

張鐵山 張俊敗李成于筠州乘勝迫至江州成絕江而去因呼俊爲張鐵山

小尉遲 宋呼延贊以武勇爲衛士直長慕尉遲恭之爲人自稱小尉遲

三舍人 宋蘇頌李大臨末敏求同知制誥以封還詔書落職天下謂之三舍人

古今青白眼卷中

傳現齋叢書

六君子 宋太學生陳宜中黃輔林則祖曾唯劉敞陳宗上書攻丁大全士論稱之號六君子

四先生 宋陳襄陳烈周希孟鄭穆道義相友號四先生

四學士 宋秦觀張耒黃庭堅晁補之皆遊蘇軾之門號四學士

山谷臣 齊願歡被高帝徵既至稱山谷臣

花見羞 五代劉鄩侍兒王氏有美色號花見羞

柳篋子 唐柳琛博洽人目爲柳篋子

方三拜 唐方干嘗謁廉倅誤三拜人稱方三拜

書中虎 李陽冰篆字人不能及號書中虎

連底清 宋連庶字君錫爲人清修孤潔故當官人號爲連底清

連底凍連庠字元禮庶之弟其清介與兄不異而加以嚴肅人號爲連底凍
張生鐵後唐張敬達性剛時人謂之張生鐵

古今青白眼卷中

七
傳碑齋叢書

古今青白眼卷下

江都徐石麒又陵父輯 儀徵吳丙湘校彙

卧龍 諸葛亮隱隆中龐德公稱為卧龍

飛豹 晉王彌膂力過人號飛豹

卧彪 魏李崇為將所向摧破號卧彪

瞎虎 後魏谷楷眇一目性嚴忍號瞎虎

雕龍 劉楨才學超羣人稱為雕龍

繡虎 曹植七步成詩號繡虎

蒼鷹 鄧都為中尉行法不避貴戚號蒼鷹

古今青白眼卷下

白豹 唐李全為御史嚴酷號白豹

黑豹 唐王旭為御史嚴酷號黑豹

赤豹 唐李嵩號以上三人共號三豹御史

祖龍 秦始皇

鳳雛 龐統

虎癡 許褚勇力絕人而癡軍中呼為虎癡

卧虎 後漢董宣號

喜鵲 唐竇參為相子申招權受賂凡有遷除申先知之

水族 唐鄭注本姓魚時人稱為水族

魚鄭 鄭注

龍文 裴宣明二子并有逸才河東人呼長子景鸞為龍文

驥子 裴景鸞

杜彪 梁杜弼膂力絕人號杜彪

韋虎 韋叡勇果魏人畏之稱韋虎

顏彪 顏延年性褊急肆意直言號顏彪

李貓 李義府柔而害物時號李貓

程彪 陳程文季為將號程彪

臧彪 臧厥守晉安政嚴厲人號臧彪

古今青白眼卷下

兩鳳 北齊崔陵與弟仲文同日受拜時稱兩鳳連飛

五龍 賈禹均五子號五龍

雙鳳 隋魏餉二子並有才行世稱雙鳳

五狗 唐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為武三

雙鸞 何朗奢豪與王齊同為侍中時人謂之雙鸞

兩虎 廉頗藺相如稱兩虎

五豸 唐何唐禹唐詔唐介唐叔相繼為吏時號五豸

二龍 許邵許虎人號二龍

三龍 蜀李朝兄弟三人號三龍

五鳳 宋白賈黃中呂蒙正李至蘇易簡太宗皆拜翰林承旨號五鳳

四龍 李脩四子皆中狀元時稱四龍

六虎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時號六虎

六龍 卞紛兄弟六人並登台輔時稱六龍

三狗 魏王謐馮默何時人呼為亭中三狗

七龍 崔徹兄弟七人

三蠹 梁思韓陸驗徐璠人號三蠹

九龍 北齊王昕兄弟九人風流醞藉時號九龍

二驥 劉噲王謝世稱二驥

古今青白眼卷下

三 傳現齋叢書

十龍 魏張魯有十子時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溫恭

三虎 賈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號三虎

一龍 管孟華欽邴原三人為友共號一龍欽為龍頭原為龍腹孟為龍尾

一鶚 孔融薦禰衡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

聖童 任延年十二通三經人號聖童

神父 鮑德為廣南太守人稱神父又宋澄為汝陰令亦號神父

聖相 宋李沆

神君 喬知明為縣令百姓號為神君

素王 孔子作春秋邱明傳之杜預曰孔子素王邱明素臣

素臣 左邱明

清卿 袁聿修為太常卿號清卿

清郎 袁聿修為尚書號清郎

屠伯 漢嚴延年論囚流血數里人號屠伯

漫郎 元結稱漫士及有官人呼為漫郎

媪相 內侍童貫得幸為太尉與蔡京內外相倚人稱京為公相因以貫為媪相

隱相 內侍梁師成權重內外附之號隱相

香尉 漢雍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號香尉

倦僊 辛孟年七十與麋鹿同羣號倦僊

古今青白眼卷下

四 傳現齋叢書

醉尉 李廣夜行逢尉醉呵止之廣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行況故耶遂稱醉尉

慈君 張潭為和國令民愛之號慈君

計相 張蒼為相主郡國上計號計相

飛將 單雄信事李密號飛將

仙尉 漢梅福為南昌尉因葬棄官學仙號仙尉

黯伯 唐常袞為相世謂黯伯言黯黯然無賢不肖之辨

睡相 徐光溥論事為李曼所嫉後遇會議但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睡仙 夏侯隱登山臨水亦閉目美睡人號睡仙

癡姨 符承祖用事姻親皆附之惟目姨姚氏不然因目為癡姨

醉髡 詩僧可朋自號醉髡

瘦相 王欽若項有小疣人目為瘦相

髯奴 王褒奴

鬼才 李長吉

內相 陸贄為翰林時號內相

花姑 魏夫人弟子善種花號花姑

木聖 張衡馬忠善刻削之巧好木聖

穀伯 晉江泉能多食號穀伯

花師 宋單父種牡丹能變易千種號花師

古今青白眼卷下

五 傳 硯齋叢書

梅妃 明皇宮人江氏好梅因號梅妃

木妖 唐內臣戎師競治宅第時號木妖

草聖 張旭稱草聖

草賢 崔瑗善草書王隱謂之草賢

書仙 唐妓曹文姬工翰墨號書仙

詩豪 劉禹錫善詩白樂天推為詩豪

書聖 衛協張墨號書聖

畫聖 楊子華畫馬于壁每夕必蹄齧長鳴人稱畫聖

棋聖 嚴子卿馬浮明號棋聖

易聖 唐衛大經精于易號易聖

漢聖 劉臻精于兩漢書號漢聖

貧翁 蜀有箍桶者善易程子與談有悟稱貧翁

醫翁 薛翁賣醬於眉邛間善易程子與談服之號醫翁

鍼神 魏美人薛靈芝妙於鍼工號鍼神

釀王 汝陽王李璿自稱

酒民 皮日休自號

鐵漢 李遵諗外柔內勁稱鐵漢

玉人 衛玠

古今青白眼卷下

六 傳 硯齋叢書

卯君 蘇子由己卯生東坡嘗稱為卯君

女宗 宋鮑蘇妻聞夫更娶外妻委順不妬宋君表其閭曰女宗

充隱 桓元僭位恥無隱士使皇甫希隱山林徵之不就時人號為充隱

莽伯 史籍肥大號莽伯

瑣伯 羊昞狼戾號瑣伯

猾伯 張嶷狡妄稱猾伯

召父 召信臣多德政民稱召父

杜母 杜詩為南陽太守民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終童 終軍棄繻出關時年甫二十時號終童

傅聖 傅僧佑父子俱為山陰令頗著能名號傅聖

張顛 張旭醉後以墨拌髮作草書人稱張顛

米顛 米芾

杜父 杜預守襄陽激水灌田民獲其利號杜父

賈父 賈彪為新息長民貧多不舉子彪按治其罪數年存活數千因號賈父所生

余佛 余崇龜守江州舉家蔬食祈雨有驗民安樂之號曰余佛

趙鬼 齊嬖倖有趙姓者號趙鬼能讀西京賦

郭尖 後魏郭景讓善事權貴時呼郭尖

陳母 陳世卿亦知廣州奏免計口買鹽之害民歌之曰忍父陳母免我二苦

古今青白眼卷下

七

傳現齋叢書

薛婆 唐薛訥與契丹戰甚怯懦虜中呼為薛婆

蕭娘 梁遺蕭宏禦魏去怯不敢前魏人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只畏江南有韋虎

呂姥 呂僧珍嘗勸蕭宏知難而退魏人故以為呂姥

書癡 竇氏子弟皆好武惟竇威尚文諸兄笑為書癡

錢癡 晉和嶠富而吝號錢癡

水淫 何佟好潔一日澡洗十餘過人號水淫

酒吃 焦遂口吃不能言醉後輒酬答如流時號酒吃

書淫 劉峻博學人號書淫

寶精 王處回初甚貧有相士曰此寶精也後當大富果然

地癖 唐李愷好植田產人號地癖

梅精 唐江妃好梅明皇謂之梅精

妬癡 李益防閑姬妾過嚴人號妬癡

瓶隱 申屠有涯常攜一瓶時身入瓶中世號瓶隱

金穴 漢郭況賞賜金錢甚盛人號金穴

水鏡 龐德公謂司馬德操為水鏡又衛瓘稱樂廣亦同

書廚 齊陸澄博學不解文義王儉目為書廚

學府 傅昭仕梁博極古今稱學府

智囊 晁錯 樛里子 魯匡 桓範 杜預

古今青白眼卷下

八

傳現齋叢書

詩窖 高仁裕著詩萬首號詩窖

書庫 隋公孫景茂射策甲科號書庫

書麓 唐李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書麓

羅鉗 羅希夷

吉網 吉溫

腰鼓 沈中仕齊為中丞與兄淡深名有優劣世謂腰鼓

醍醐 穆員和粹號醍醐

天閻 魏李庶無鬚人謂天閻

鬼幽 何晏

鬼躁 鄧鳳

滑八 唐口漢通中官宰相每議事使漢達之無不遂呼為滑八

琴聰 僧思聰善琴東坡謂之琴聰

蜜殊 僧仲殊辟穀惟啖蜜東坡謂之蜜殊

孝泌 江泌性孝族有同名者人稱孝泌以別之

懶瓚 胡瓚大師號懶瓚亦曰懶殘

易京 漢京房修易號易京

短李 李紳形短號短李

小陸 陸雲

古今青白眼卷下

九傳 硯齋叢書

小鍾 唐鍾紹京乃鍾繇十代孫工草書號小鍾

小杜 杜牧之

大戴 戴德

小戴 戴聖

大任 米任攷任後東坡號為大任小任

小任 任攷

大秦 唐秦景道與弟暉俱精漢書時號大秦小秦

小秦 秦暉

雙珠 孟景與弟頤并美丰儀人謂雙珠

聯璧 元魏韋孝寬獨孤信為郡守俱有美政人號聯璧

雙璧 魏陸暉與弟恭之并有時譽時稱雙璧

泰山 何點兄弟三人并栖逸世號點為泰山

東山 何遜為東山

小山 何求號小山

人彘 呂后斷戚夫人手足置廁中號曰人彘

帝犯 契丹伐晉卒於道國人剖腹實鹽數斗謂之帝犯

人螭 紂

人虎 李微

古今青白眼卷下

十傳 硯齋叢書

人梟 李定不喪繼母時謂人梟

雁臣 北魏南遷以北方酋長畏暑聽其秋朝春歸謂之雁臣

鴉軍 李克用軍皆衣黑號鴉軍

竹祖 隴西有人百餘歲遇死人輒取竹管中藥救之人稱竹祖

桐君 嚴州有人結廬桐下人號桐君

醉聖 李白醉後為文未嘗差誤人目為醉聖

筆仙 汝穎高士每夜作筆十管過此雖官府督之無報也後數十年見者顏色如故時謂筆仙

老慳 劉秀之性儉宋武帝目為老慳

女表 羊緝之女佩在母亡不飲食三日而死鄉號曰女表

和鼓 曹利用掌樞府馮寵自恣張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時目之為和鼓

肉几 明皇時有黃胤兒性頗機慧帝常凭之以行謂之肉几

鷄師 有人見病者持鷄咒之令鷄入病者之所鷄死則病者瘥人號鷄師

壁龍 柴紹弟有力能越百尺樓時謂壁龍一云壁飛

大髯 陳惟寅

小髯 陳惟允

癖王 盧仝自號

怪魁 陸龜蒙自號

碧鶴 韋詵以女妻裴寬寬瘠而長時衣碧族人皆笑之呼為碧鶴

古今青白眼卷下 十一 傳現齋叢書

李錐 李世哲傾巧事人號李錐

吳猱 吳含靈為道士居南嶽經旬不飲食好睡俗呼為吳猱

睡王 契丹主年少每夜酣飲達旦乃寐口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筌相 宋陳升之初附王安石及拜相即求解條例司世以此議之號為筌相

肉譜 唐李守素天策府倉曹通世姓之學時人號之為肉譜

伏鸞 鄭文

隱鴿 陸雲

阿母 何承天

麒麟 宋武帝

鬼婆 武后

愚相 袁盎呼申屠嘉為愚相

儒相 公孫宏

顛童 齊鬱林王

貉奴 陸機

僧傑 隋僧敬脫善作方丈大字號僧傑

醉龍 蔡邕飲能一石人號醉龍

豪友 長安富民王元寶等競以延致名士為事每科場時文士咸集其家人目為豪友

癡賢 唐張方同精神不爽而抗疏論時精彩昂然人呼為癡賢

古今青白眼卷下 十二 傳現齋叢書

酪酥 穆氏兄弟四人時因穆贊俗而有格謂之酪穆質美而多文謂之酥

乳腐 穆賞于兄弟最凡因號乳腐

冰山 楊國忠號

亞聖 張景乃張芝弟亦善草書芝為草聖人因謂景為亞聖

狂奴 王冕遇豪客輒呼酒悲吟人目為狂奴

范寬 范中正為人豁達大度因號范寬

續命 北齊淑妃馮小憐以五月五日進御因號續命

顧屠 顧子敦肥偉號顧屠

季劍 季瓚為人俊爽人號季劍

贅叟 元結初逃難入山稱浪士漁者呼為贅叟酒徒呼為漫郎

筆虎 李陽冰善篆竇泉謂之筆虎

髯鬪 楊存中多髯而好逢迎人號髯鬪

鐵嘴 五代賈偉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高強儕輩不平目為鐵嘴

聖君 晉曹摅為縣令歲令縱囚歸省父母至期相率而還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三豪 宋杜默豪於歌石曼卿豪於詩歐陽修豪於文世稱三豪

四傑 韓范富歐人號四傑

三君 漢陳寔與二子紀謙並著高名時號三君

八友 齊竟陵王子良與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為友并以文章見親號八友

古今青白眼卷下 主傳現齋叢書

謫仙 李白高才稱謫仙

醉虎 謝靈運飲至一石人目為醉虎

光緒十一年春暑假宛平劉君建伯所藏鈔本付

梁六月十九日覆校畢丙湘記

江都嚴寬甫鐫

傲兀遺山論詩絕句

做元道山論詩絕句六十首

垓下淒涼雜楚聲美人名馬總關情高歌自是文人事却為英雄寫不平
故鄉歸到樂如何雲氣飛揚感慨多一代真人推巨手沛中留得大風歌
房中雅製屬紅顏古穆深醇不可攀道蘊若蘭誇綺麗也應低首向唐山
千秋創體柏梁臺各不相聞各寫懷已是會人堪絕倒不妨曼倩又詼諧
聲自蒼涼味自和河梁附答感人多雕章琢句都無用後事何從更揣摩
別離重疊感行行疏越朱絃盡可聽却似曲終人不見眼前留得數峯青
經中詩接羽林郎絕妙歌辭陌上桑舊曲演來新意少笑他優孟慣登場
五噫歌罷四愁新自寫情懷是率真此調只堪時一見後來刻畫又何人
拉雜長篇激楚聲東南孔雀善言情若非絕代文人筆誰識蘭芝與仲卿
金戈鐵馬看交馳鼎足英雄角力時不道老瞞風雅甚還龍橫禦賦新詩
諦入當塗漢業灰建安風氣一時開仲宣公幹皆能賦終讓陳王八斗才

做元道山論詩絕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日飲亡何寄此身阮公胸次本天真詠懷忽露憂時意莫把踈狂笑酒人
潘陸爭誇琢句工可憐靡靡墜宗風當年誰握如椽筆一代騷壇左太冲
坎壈悲歌郭景純遊仙詩盡堪存絕憐當日精風墜荒塚江邊獨石根
五柳先生趣本奇不關人力動天隨王儲章柳終難肖絕後空前見此詩
慘澹經營別一家謝公風調獨高華自從蠟屐登臨後山水千秋屬永嘉
逸氣縱橫筆力高定推明遠是詩豪黃河一瀉能千里比似胸中萬斛瀉
小謝新詩孰與倚亦饒明艷亦風流驚人好句知多少能使青蓮憶不休
家令當年頗有名江郎水部漫相爭為何八詠樓中住偏囊翻新讀四聲
機聲唧唧意遲遲絕妙情文絕妙詞只解歌行推李杜可曾熟讀木蘭詩
綺麗由來不足珍陳隋詩筆屬何人評量心折惟開府春水桃花句有神
昔昔歌成格調低頽波難挽正途迷不應天子還爭勝妬殺空梁落燕泥
六代淫哇古意亡更從漢魏數吾唐曲江伯玉真高蹈感遇篇篇各擅場

青蓮才筆劇縱橫炯炯長庚萬古明粵髯淵源遠可溯鮑參軍與謝宣城

杜陵詩法考宗工今古騷壇一舉空莫道後人工變化有誰能出範圍中
左司摩詰擅風流前數襄陽後柳州各有精神真面目漫分誰劣與誰優
長句篇篇轉韻精高岑王李擅歌行初唐略備當時體風氣才開調未成
次山宗法本陶公質樸依然見古風雅調不求諧俗耳自臨幽澗撫焦桐
絕妙黃河遠上詞旗亭畫壁酒酣時諸公曰會吾寧妄笑指雙鬢是可兒
中唐七律數隨州秀麗風華筆力迥接武後來惟夢得一篇懷古有千秋
詩成厨嫗亦教知才大何須用典奇不分當年長慶集却將白傅並微之
吏部才雄氣亦豪精神遠與少陵交誰知前輩虛心甚推獎偏能列孟郊
昌黎東野開新奇險韻爭矚力不遺把讀未完頻咋舌為他瞠目立多時
張王樂府變新聲別調彈來總可聽造物生才原不測又從昌谷洩精靈
翻新競巧意如何皮陸同時和韻多別有錢郎工送客不勞三疊渭城歌

做元道山論詩絕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雪嶺松州句亦奇義山懶祭未容蠟後人只愛緣情作誰解韓碑鐫俚詞
長句吾尤愛老坡風流絕世古無多別從李杜昌黎外更發驚才浩浩歌
豈真淺率不成邦說到坡仙意早降我愛洛翁宗杜老人言詩派衍西江
南渡何人號大家劍南翁最有聲華當時不解誠齋叟愛作兒童捉柳花
鍾靈合在秀容間集錄中州見一斑莫笑金源文物少遺山詩直接眉山
虞楊范揭舊曾譜斷獄辨花妙可參獨有王孫嘆流落又將哀怨賦江南
樂府惟君許自吟風流放誕作生涯門前桃李如林立艷絕誰開老鐵花
郁離子是漢留侯鼓吹興朝振末流並世何人稱勁敵青田而外有青邱
湘江春草綠茫茫莫忘茶陵一瓣香偏是後人輕老輩翻教比作夥願王
信陽北地盡能歌秀骨豪情兩不磨解道高徐無絕響醉人心處不須多
華泉名與李何齊歷下談詩路不迷看到弁州如泰岱一峯橫絕萬峯低
抵掌高談岸角巾山人流落老風塵同時一任分門戶五字誰如謝茂秦

幾人草際泣秋蟲都傍當時數巨公偏是升菴差附會自成一隊不雷同
黃門高步據詞壇玉鑄金作大觀一掃鍾譚餘習盡憑將隻手障狂瀾
詩才詩筆總難全阿好何能賺後賢底事廋山老宗伯一生傾倒獨松圓
風華穠郁妙相關曲折低徊似轉環若問梅村誰舉似麝香應在白香山
療雨蠻烟海盡頭嶺南三老儘風流更隣後起傳佳句柳色依人欲上樓
北宋南施兩詩老愚山畢竟謂全殊獨工五字真清絕消受漁洋摘句圖
路人蠶叢造語奇談龍輕薄亦堪嗤爲何耳食紛紛者詭謂明湖秋柳詩
曝書亭集浩無涯學富才豐格律諧到底不曾刪綺語教人指摘譏風懷
午亭遙比午橋莊健筆雄才接混茫休議唐風太寥落世間得髓又天章
別裁僞體有誰如綺語淫詞一例除留得後人津逮在江南一個老尙書
心餘排冢簡齊輕一代龍門竟擅名無那雲松才萬斛不留餘地一齊傾
平生心拆兩常軒風骨稜稜似謫仙前後觀湖推絕作故應欽手到前賢

做元遺山論詩絕句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一枝斑管論千秋放眼終當據上游海內何人主風雅莫教滄海更橫流

元遺山論詩絕句漁洋仿之久已膾炙人口近小倉山房亦有此作半屬懷
人之句客歲石芳帥嘗以此題試平陽士竟無作者昨與雋三先生語及先
生便欣然援筆立成六十章揮毫繡纈醉墨淋漓摩遺山之鼎而拔漁洋之
幟時方刻先生續尤西堂明史樂府適竣師曰是可與樂府並傳也因附刻
之癸酉立夏日滬城劉汲跋於太原使院

問蘇小小鄭孝女秋瑾松風和尙何以同葬於西泠橋試研究其命意所在

懼內供狀

戲擬青年上政府請弛禁早婚書

代某校書謝某狎客饋送局帳啓

春人賦

問蘇小小鄭孝女秋瑾松風和尚何以同葬於西冷橋試研究其命意所在

招招舟子

嗚呼綠楊春雨。扁舟鳴。漁父之。榔黃葉。秋風滿路。懸。樵夫之。擔。甲芳魂於何處。
明月三更。話舊夢。於當年。暮烟一縷。馮小青。本為情死。李香君。尚以名傳。而况。
檢點香車。盛稱油壁。纏綿。靈舫。別築歌場。若蘇小小。者非足增色。西湖揚。徽北。
里者耶。考其墓址。是在西冷橋畔。石柱欲圯。戶坏。封。凄涼埋玉之。瘡。惆悵銷。
金之窟。荒唐杜牧。已醒揚州。落拓香山。空談。浚浦。指江山。而。屢幻。問城郭。以皆。
非數百年來。幸留斯塚。孰意。結。蘭中之。件。雅願。效。顰。聯。方外之。緣。亦。思。接。武。附。
姓名。於。惠。墳。留。事。跡。於。穹。碑。孝女鄭氏。實。彰。彰。者。溯。其。鏗。釜。晨。炊。鳴。機。夜。績。首。
雖。鏗。鏘。而。不。飾。手。已。龜。而。忘。疲。一。畝。相。依。自。傲。黃。花。之。節。十。年。不。字。羞。題。紅。葉。之。
詩。女。本。湘。人。瘵。此。未。久。踵。而。起。者。厥。惟。秋。俠。秋。以。不。羈。之。才。罹。無。端。之。獄。紅。線。
久。居。於。記。室。文。姬。何。憚。乎。征。塵。詎。知。緹。騎。來。催。竟。目。為。鈞。黨。遂。令。爰。膏。驟。定。同。
殉。於。市。曹。天。果。圓。如。人。真。愁。然。桐。城。吳。芝。瑛。女士。乃。携。其。柩。而。卜。葬。焉。松。風。雖。

卷二 旂載衰問一則

二十八

六

集

沒亦傑。寓學以禪。得解脫。於剎那。付身。驅於。泡幻。長宏。血冷。已登。無上。之天。先。
軫。元。歸。預。卜。大。幽。之。宅。厥。惟。和。尚。亦。託。西。冷。愚。謂。一。節。之。長。固。宜。取。善。三。代。而。
下。不。外。好。名。鄭。有。表。貞。之。心。秋。寓。呼。冤。之。隱。而。松。風。則。學。人。提。倡。釋。子。繼。承。是。
可。慕。也。不。誠。傳。耶。惜。乎。鑑。湖。東。望。已。返。靈。樞。秋。社。暮。開。僅。存。尺。碼。荒。亭。落。寞。榮。
陽。之。聲。價。如。何。隙。地。迷。糊。普。陀。之。名。譽。老。矣。而。獨。此。蘇。小。者。一。隄。常。駐。百。劫。不。
磨。薄。關。盼。之。樓。臺。笑。薛。濤。之。門。巷。莫。說。吳。人。黃。土。富。偏。歷。桑。海。奇。觀。願。留。老。衲。
青山。永。澈。悟。彭。殤。小。劫。

懼內供狀

失名

伏惟陰盛陽衰巾幗之雄可畏女強男弱鬚眉之婦堪憐稟坤而乃以乘乾夫網已墮治內更兼乎正外妻道何隆風斯下矣豈世間多燕趙佳人教且同焉實字內少昂藏男子慨往古而已然歎近今之更甚某本儒生家傳閱闕自備美如城北豈期配在河東號閩內之大將軍自他有耀怕老婆之都元帥舍我其誰非關南國人柔倍見北方風勁鳩盤茶踞白蓮台上膳脂虎臥紅錦幃中一言觸惱分明太歲當頭片語加噴儼似山魃破胆抱衾獨宿存殼棘侍飲食時切悚惶奉令承教早等綸音諭旨之嚴言聽計從恪遵婦倡夫隨之訓破罵總莫妙粧呆動怒又何妨陪笑出必告似哀猿唳月反必面如怒馬犇槽可駭者平時聲若洪鍾到裏前而不聞其響可憐者縱爾勃然盛怒入房中而忽改其容誠何心哉良有以也兼之娘子每抱采薪之憂卑人獨斷割股之孝茶湯自進不同保母之煩呼藥食親調豈比梅香之偷懶體心着意痛癢相關敲背搖肩殷勤曲盡宜乎恩威並用罰兼施奈何慈悲心不捨半毫冰霜而居然

卷二 懼內 狀

二十七

香飽 集

終日縱使盈盈秋水但常見金剛努目之時如何淡淡春山不曾有菩薩低眉之日燈影下誰教你屈體蛇行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人面前可畏他大聲獅吼庶幾改之于日望之更可憐者立法尤嚴設刑備至大門門使丈夫之驚魂墮地小棒槌乃娘子之扑作教刑馬桶蓋製就圓枷儼似中軍之帽裏脚布權為長鍊竟同綿線之尸綉房中一箇罪囚即夏禹泣之而奚益黑夜中渾身疼痛縱文王視之而徒傷欲討饒既慮鑽隙相窺將高喊又恐隔牆有耳無奈啞氣低聲學吞炭之豫讓攢眉咬齒等刺股之蘇秦古公何罪竟罹无妄之災陽貨邀恩常感不學之德瓠犀牙如此鋒銛長頸邊時隱着一箇紫印麻姑爪遺股利害瘦臉上早現出幾縷紅斑以云困頓不亦甚乎若謂風流未之有也將登山臨水總是驚心弔魂之場卸宴客娛賓尤多蹇後跌前之恐九子寃時時作伴羅刹女刻刻相依既難為孟嘗君之秦地私逃亦徒為齊景公之牛山隕涕頗情願削髮而心阿彌或告之吁無所禱也恨不能腐刑而為閹侍彼將曰噫于女安乎是以生死均難進退維谷從未得吐氣揚眉之日恆抱此囚首蹙額

之容。此懼內之真性良然。真怨慕之苦衷莫解。不得已而傳之管城子。猶未盡我形容。無可奈而寄諸楮先生。庶得知于苦楚。聊以蔽拙。不敢書名。人各有妻。觀之莫笑。供狀是實。

原評 極情盡致非過來人不能道

卷二 懼內 狀

二十八

香飽 集

戲擬青年上政府請弛禁早婚書

失名

政府王爺大人座右敬稟者竊以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盡人皆有况我輩養精蓄銳年已成丁正宜婚姻及時得遠製造國民之目的倫或遇之又久始准成婚竊恐電力既足之餘無所洩發其願違禮教者將如桑間濮上矣其假冒維新者謬稱自由結婚矣種種怪劇固不勝言即或人言可畏畏子不敢畏子不奔而男則目送手揮廢精神於無用之地女則春心暗動抱疾病於深閨之中甚且男與男同居斷袖餘枝以為樂女與女相處迷離撲朔以為歡將見情實既開色心莫遏凡此弊端當較早婚為甚政府此舉名為強種實則弱種而已如謂壽元短折體魄不壯皆歸咎於早婚然則男子之貧而久練女子之自願不嫁者必將壽遠彭祖體堅金石矣何以若輩並不聞有特別之壽元之體魄也昔英儒哲學家斯賓塞爾有言曰男子二十女子十七八年已成丁體格一定而不變可知體格既定牀第之事必無碍其衛生今乃限以廿四之期母乃太不近人情乎哀哀諸公其亦幸而過此

卷三 請弛禁早婚書

二十一

六 香 龍 齋 集

時期耳然回思少年時其急於求匹之心想亦與我輩相等胡為情遷境過不記憶竟強人以所難也至謂男女早婚有礙事業然以朝中大老任大責重自應愛惜精神乃諸公當垂暮之年猶且左擁右抱而我輩血氣方盛竟不能卜室家之好何其責人則嚴責已則恕耶嗟夫人非草木誰屬無情色慾關頭最難看破彼夫世間腐物生而天閨猶有育不忘視瞭不忘履之心况當弱冠之年正好及鋒而試而乃故為限制不得一逞其悻悻欲動之雄心豈非一般青年之大不幸歟區區之忱尚祈原宥務求如越王當日辦法丈夫二十不娶女子十七不嫁罪其父母庶幾標梅迨吉不怨愆期青年幸甚大周幸甚隨池潘墨無任傍徨待命之至支那一份子青年全披露

代某校書謝某狎客饋送局帳啓

失名

綺。窻。沈。愁。金。闥。寫。恨。團。圓。天。上。惆。悵。人。間。歎。經。頭。之。不。來。怨。客。心。之。易。舛。買。脂
乏。力。供。薪。誰。人。環。綺。障。於。花。叢。築。債。臺。於。香。國。金。釵。耿。其。欲。拔。錢。樹。鬱。其。將。枯
茲。者。春。鳥。忽。來。飛。蛺。蝶。送。賜。婢。媼。感。德。巾。櫛。銘。恩。異。域。金。錢。與。恩。齊。而。俱。下。殊。方
鈔。幣。隨。咳。唾。以。借。來。頤。百。琲。之。真。珠。香。塵。待。步。受。一。規。之。青。玉。嘉。惠。難。酬。妾。聞
醴。泉。無。源。流。膏。靡。既。漢。川。有。女。贈。珮。亦。仙。遂。使。姊。妹。開。顏。鄰。家。歡。笑。起。南。都。之
頌。禱。勝。北。里。之。歡。聲。從。茲。瓊。笈。珠。囊。藏。孔。厚。琪。花。瑤。草。枝。葉。皆。春。稍。淚。千。行
感。裴。公。之。心。印。瓣。香。一。炷。拜。管。氏。之。留。胎。妾。惟。有。對。月。輸。誠。臨。風。泥。首。化。蓬。萊
謝。恩。之。雀。白。玉。四。環。作。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妾。再。拜。

卷三 校書謝饋送局帳啟 二十五

六 香 鮑 叢 書

春人賦

古漢書易順鼎實甫著

易實甫觀彙駢文詩詞數百首。古勁鮮新。善為才語。行卷中曾用題文體成。春人賦一篇。今為分其順讀倒讀之文。左倒讀文云。

曉鶯啼。多花開。半如意。憫人春掩。簾脂流。常添淚。卯醉。尋開。午眠。衣膩。少寐。愁眉。多香。病肺。早唱。驅香。暗啼。蛾翠。樓上。樓中。夢。愁。有。迎。歡。新。送。幽。燈。剪。輕。斷。釵。敲。重。兜。竹。雲。涼。壓。花。雨。凍。不。整。銅。螺。罷。吹。簫。鳳。臥。玉。擎。雙。舞。香。倚。共。又。或。落。月。催。歌。留。春。約。舞。錯。諱。穿。針。寒。驚。換。紗。樂。選。名。佳。茶。嫌。味。苦。削。翠。華。圖。么。紅。按。譜。謔。轉。多。嘆。疑。生。偶。語。莫。怨。遲。歸。誰。知。久。佇。鐘。歇。嚴。扇。藉。藉。靜。塵。掠。借。驚。篋。拋。停。羯。鼓。薄。裝。雲。軟。圓。瓊。月。來。姪。仍。夜。下。客。有。春。迷。紗。籠。似。隔。佩。響。先。歸。遮。身。紫。蝶。逗。語。爭。鵬。車。引。塵。香。榻。礙。波。微。斜。光。碧。岫。散。影。藍。漪。噴。如。陣。鋪。花。似。薰。衣。喧。呈。團。蘭。淨。烹。湖。練。蓮。想。跌。雙。桃。羞。頰。牛。圍。東。青。踏。浦。南。翠。玩。乃。若。燕。忽。簾。窺。狸。將。錦。覆。幔。霧。遮。眠。廊。霞。轉。步。扇。去。眸。圓。絃。低。指。逗。恨。研。筆。柔。顏。描。管。瘦。怨。亦。

卷二 春人賦

十一

香地 遊 處

成妝。慵先。罷綉。踏踏。懷春。沈沈。睡。畫。院。曲。鶯。調。欄。空。鳴。門。至。乃。集。啼。夜。靜。絮。戀。春。殘。嘶。橫。愛。水。壁。復。柔。煙。常。愁。怯。花。并。坐。移。愛。鳳。借。瑟。倚。雁。續。琴。彈。廊。西。住。妾。精。束。住。款。斜。定。珠。量。查。將。珥。贈。屋。暗。愁。眠。樓。危。怯。凭。足。態。頻。看。真。香。久。聽。綠。媚。烟。凝。紅。娟。日。觀。穀。料。身。齊。花。安。鬢。稱。六。尺。黛。屏。二。分。鏡。一。抱。憐。腰。雙。飛。想。翼。立。向。香。憑。逢。偏。夢。隔。窄。襪。藏。春。寬。妾。占。月。夕。夕。朝。朝。花。花。葉。葉。石。白。谿。清。牆。紅。水。碧。

順讀文云

碧水紅牆。清溪白石。葉葉花。花朝朝夕夕。月占。灸寬。存。藏。襪。窄。隔。夢。偏。逢。憑。香。向。立。鳳。想。雙。飛。腰。憐。抱。一。鏡。嬌。分。二。屏。鸞。尺。六。稱。安。花。齊。身。料。穀。觀。日。娟。紅。凝。烟。媚。綠。聽。久。香。真。看。頻。態。足。凭。怯。危。樓。眠。愁。暗。屋。贈。珥。將。查。量。珠。定。斛。款。住。東。牆。妾。住。西。廊。彈。箏。續。雁。倚。瑟。借。風。鑾。移。坐。并。花。怯。愁。當。煙。柔。覆。壁。水。愛。橫。塘。殘。春。戀。絮。靜。夜。啼。簾。乃。至。門。鴨。空。關。調。鶯。曲。院。畫。睡。沈。沈。春。淺。踏。踏。綉。罷。先。備。妝。成。亦。怨。瘦。管。描。頻。柔。箋。研。恨。逗。指。低。絃。回。眸。去。扇。步。轉。霞。廊。眠。遮。霧。幔。覆。錦。

將。狸。窺。簾。忽。燕。若。乃。玩。翠。南。浦。踏。青。東。園。半。頰。羞。桃。雙。跌。想。蓮。練。湖。寫。淨。蘭。面。呈。喧。衣。燕。似。花。錦。障。如。鏡。綺。藍。影。散。岫。碧。光。斜。微。波。礙。襟。香。塵。引。車。鵬。爭。語。逗。蝶。聚。身。遮。歸。先。響。環。隔。似。籠。沙。迷。春。有。客。卜。夜。仍。姪。聚。月。瑤。圓。款。擊。裝。薄。鼓。羯。停。樹。篋。借。掠。麻。靜。鷓。籠。扇。嚴。獸。輪。仁。久。知。誰。歸。遲。怨。暮。語。偶。生。疑。噴。多。轉。聽。譜。按。紅。么。圖。摹。翠。削。苦。味。嫌。茶。佳。名。選。藥。絲。換。驚。寒。針。穿。諱。錯。舞。約。春。留。歌。催。月。落。或。又。共。倚。香。篝。雙。擊。玉。瓶。風。簫。吹。罷。螺。釧。整。不。凍。雨。花。壓。涼。雲。竹。兜。重。敲。釵。斷。輕。剪。燈。幽。送。新。歡。迎。舊。愁。夢。中。夢。樓。上。樓。翠。蛾。啼。暗。青。驪。唱。早。肺。病。香。多。眉。愁。黛。少。膩。灸。眠。午。閒。尊。醉。卯。淚。添。常。流。脂。釀。捲。春。人。惱。意。如。開。半。花。多。恐。啼。驚。曉。

卷二 春人賦

十一

香地 遊 處